



# 叢書集成續編

## 第一五一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明

馮侍郎遺書八卷附錄三卷	明 馮京第撰	四	明	一
蘭易上集	宋 鹿亭翁撰、明 簞溪子校	四	明	九
蘭易下集	明 簞溪子(馮京第)輯	一	二	二
蘭史一卷		一	七	七
簞溪自課一卷		二	四	四
讀書燈一卷		二	七	七
三山吟一卷		二	九	九
簞溪集二卷		四	四	四
附錄三卷		五	八	八
王侍郎遺著一卷附錄一卷	明 王 翊撰	四	明	八
喻園集四卷	明 梁朝鍾著	廣	東	一〇三
祇欠庵集八卷附錄一卷	明 吳蕃昌著	適	園	二〇五
中洲草堂遺書二十三卷首一卷末一卷	明 陳子升撰	粵	十三家	二六五
澹生詩鈔一卷文鈔一卷	明 高應雷著	雲	南	四三七
四照堂文集十二卷詩集四卷附校勘記一卷校勘後記一卷	明 王猷定撰	豫	章	四六九
	民 魏元曠撰			
	民 胡思敬撰			



化碧錄一卷……………	明 曹大鎬撰	貴池先哲	六一九
懷葛堂集八卷外集附錄一卷附校勘續記一卷……………	明 梁份撰 民 胡思敬撰	豫 章	六二九

Wt 9/101

馮侍郎  
遺書



四明張氏釣園開雕

序

秦虎狼也申包胥欲復楚往乞師依庭牆而哭日夜不絕秦伯哀之卒出師而楚以復壽鏞曰楚不為秦滅者倖耳包胥之哭可功可罪者也當明清絕續之交在日本未覆幕以前寬永享國三十餘年母后承之其子復辟改元義明承平日久畏言兵革非有逞於中國也馮侍郎京第效申包胥故事往乞師撒斯瑪王聞長崎王之拒也曰中國喪亂我不能援而使其臣哭於吾境不亦恥乎議發各島罪人以應夫各島罪人豈足以救明

馮侍郎遺書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亡而卒區區者不吾界其幸我喪亂之心古今一也侯朝宗曰君子當寂寞荒涼之際情不自禁吾知侍郎之所處儻所謂情不自禁者乎雖然侍郎固血性男子也自其曾祖莊軒先生受業王文成之門講學以靜坐養心為旨諸父都御史元颺兵部尚書元颺世稱大小馮者東林之巨子也侍郎內承諸父之教出則師事戴山漳浦二先生退與復社諸名士上下其議論節義講於平昔恢復矢諸惴忱中興十二論今雖未見其文而當日慷慨其詞直陳殿陛冰霜凜凜其氣象猶恍惚挹

之矣壽鏞曩取檀几叢書中簞溪自課讀書錄二書讀之已深識其為人及觀族裔孟顛所編遺書復錄諸家所作事狀益見其志之大才之奇境之困遇之艱侘僚仰天拔劍斫案一隅山塞隻手支撐雖冒萬戮而無所怨者也嗚呼國不自立而乞鄰以拯之固忠臣義士無可如何之舉而豈其有濟哉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後學張壽鏞序

馮侍郎遺書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馮侍郎遺書序

明兵部侍郎慈谿馮公輔監國守山嘗乞師日本不獲歸而為建夷所醢其遺文不傳其墓在馬公橋歲久亦漸湮民國與其族孫貞羣以事之墓所得同時舉兵者董給事中墓求導者更蹤迹之而侍郎所葬在焉已又從諸書錄其遺文得蘭易蘭史鞠小正序及雜文三首詩如干首蓋未能幾什一也明之末孝安思文宅東南皆支一歲獨永曆帝保其巖阻延祚至十餘年監國魯王之棲翁洲視南京閩都益傾蕩矣然視前者猶少

馮侍郎遺書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久則曩有生之心而今期於必死也方侍郎東乞師也固逆計無必成理然明季數當為是自建夷初叛勢裁如米粒黑子經略熊公已嘗欲結韃靼以掣之及永曆蒙塵於緬晉王又用暹羅之師侍郎所期亦猶是令三者一有就事之成敗未可知也然卒不獲其效以敗身亦與俱死致命遂志侍郎蓋與晉王同視經略之死於吏者為得所矣國亡百餘年漢人喑噎無敢道其事者獨全紹衣數稱述之及乎諸夏廓清建夷革面距侍郎歿時幾三百載卒能得其筆著與其神之宅斯蓋皇漢

種族之靈所馮非一人之事也貞羣既集其文復錄諸家所作事狀以附於篇亂世之文以譎奇見志與承平異宜讀其書者不得以義法繩也民國十三年五月章炳麟序

馮侍郎遺書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馮侍郎遺書目次

敘錄

蘭易卷上

蘭易卷下

蘭史

簞溪自課

讀書燈

三山吟

簞溪集卷一

馮侍郎遺書目次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簞溪集卷二

附錄卷一

傳記 遺事

附錄卷二

酬贈詩文

附錄卷三

簞溪府君著作存佚考

馮侍郎遺書敘錄

全祖望馮侍郎遺書序

馮侍郎簞溪集已不傳而其所為蘭易二卷蘭史一卷

鞠小正一卷自課一卷真至會約一卷先贈公書庫中

有之或曰侍郎中興十二論尙有存者而求之未得乃

鈔得姚江黃氏所作墓志吾鄉董戶部次公所作簞溪

始末皆并入焉蘭易以十二辟卦為經故附之以十二

月令而又有十二翼為傳託言受之鹿亭田父其言蘭

草今生大江以南者皆非屈騷所樹所紉然如漢高奮

馮侍郎遺書敘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跡徒步系統三代天下所君則即真矣何偽之有必將

求所謂九畹十畝者而種之皆反古之僂民也其言之

憤而怪如此蘭史先之以九品之表有本紀有世家有

列傳有外紀有外傳以為使非蘭而擬於蘭者隸於蘭

焉其言又與蘭易相反鞠小正託言陶公所著謂陶公

以秋九月為正即不奉宋正之微旨黃者魏統之色也

晉所受代子滅則思母故宋運當用魏德勝之抑鞠之

為言窮也華事至此而窮則其言更誕而無微嗚呼屈

宋之悲鬱亦嘗荒唐其詞以自抒寫而侍郎之寄意則



綏入於無何有之鄉而出之亦已過矣自課一卷國難  
前所定讀書之程也真至會約一卷則其諸父都御史  
所爲而侍郎定其約者也附以上吳尙書箋則己丑所  
作也先贈公題其下曰此其晚年手定之稿及覆審別  
本果稍異焉侍郎之被戮也黃氏墓志以爲別將王昇  
來降請導軍以往侍郎以病不能行在灌頂山中昇竟  
得之高氏雪交亭集亦同而云不久王昇亦伏誅獨董  
氏所記謂出於麾下陳甲旣降復歸侍郎推心不疑遂  
爲內應被執於仗錫之三官寺予參考舊聞則墓志是

馮侍郎遺書 敘錄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嗚呼以侍郎之梗命聖朝不得不戮之以警多方而  
要之亦諒其心故降將卒遭丁公之誅侍郎有知其亦  
可以瞑目矣鄭後學全祖望序

劉城三山吟序

世不乏文人也文人而敦行植節卓然拔萃者十不得  
一二爾有行節矣內蘊王霸之略外挺將相之姿真堪  
救時濟物出爲世用者百不得一二爾逮吾友馮躋仲  
始兼之矣躋仲所著作古文詩詞制舉業無不才奇學  
正遙集千代獨步一時陳同甫所云文中龍虎也至其

秉道嫉邪淵淳嶽立蓋與其鄉之司空劉先生家之少  
參太僕兩先生同車合軌兢兢乎廉恥禮讓之閑焉客  
歲余與躋仲並在北都值胡入犯烽火達甘泉余憂默  
無能吐一語躋仲口畫戰守兵食機宜指示勝敗得失  
情形一如百戰宿將老謀祕算使用其言便可請纓磨  
盾痛飲黃龍焉者借當路莫能知也躋仲亦遂閉門不  
通貴客謂余曰咄嗟此非布衣說劍時耳已遂與余後  
先出都逐隊諸生試復淪落此爲躋仲命不蚤遇邪抑  
斯人斯世未得遠平治也昔人有自擬管樂者有秀才

馮侍郎遺書 敘錄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時身任天下者今以視躋仲定復何如此寧獨一文人  
與一節行之士而已哉三山吟爲秋試被放徜徉京口  
時作躋仲笥珍輒矜慎不肯示人臚盡余遇之南都探  
囊見詩音節氣體開元大曆而下無所受之以此稱文  
人不遂當第一邪然其中欣慨交心古今紛會有歌有  
泣可觀可興皆見之乎詩鐵甕城如斗大三山片石爾  
經其歎詠卽似乍得一古人擁膝高嘯其間山川與爲  
不朽者矣因強其付梓以便徧授躋仲有同里執友陸  
文虎萬履安董天鑑劉瑞當黃太沖昆季皆躋仲所許



一輩人知予有言不為阿好者也池陽社盟弟劉城伯  
宗拜題於南都靈谷寺齋

柴夢楫三山吟後序

嗚呼此我邑馮忠隱公之詩也公生有異才於書無不  
讀特慕古奇士非常之行年十三補邑博士弟子員試  
輒高等二十五從其從父留仙先生備兵南都都人士  
請為選函雅兵餘二房墨家絃誦也又刻其所評隲史  
漢二書嗣乃從撫軍天津值邊警公為授略行間而兵  
大捷者再從父為疏其功賜之進士以臺省用公勿受

馮侍郎遺書 敘錄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面陳容臣就科甲試至再乃允其心豈榮一第而蔑  
視臺省耶蓋其生平自負爾爾逮歸而玉步改矣遂南  
走三山間歷十餘載終齋志以慘死悲夫此三山吟者  
夫乃公流離道左跋涉山川說惶恐歎零丁為血染楓  
為淚枯草之句乎使當時不允所請得假之兵事正未  
可量豈僅以詩見哉今公亡而詩不亡讀其悲憤激烈  
之詞則見若踏足長鯨沖碧海而飛舉天半也讀其軒  
昂俊爽之詞則更若攜手玉簫躡危峰而吹徹月下也  
至其憂思感慨愁怨徘徊則又如隴頭水之嗚咽秋夜

雨之淒其使人魂銷腸斷不忍竟讀不勝涕淚之浪浪  
矣雖然不見公辭陛之後乎彼衣緋而佩魚者比比如  
故即擐甲而韃囊者亦比比如故公顧甘心斷乃頭而  
不屈乃膝何耶夫少陵輞川特以從蜀之餘流連慷慨  
情見乎詞人謂其忠不忘君若公固未邀抬遺右丞之  
半級也其忠不更出王杜上哉楫之居遠公四十里年  
後於公二十載不能親見公而幸讀公之詩壯公之志  
惜公之才悲公之遇感公之忠而因以序公之詩嗚呼  
詩不亡而公亦不亡彼星日之昭風雷之激金石之凝

馮侍郎遺書 敘錄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伊誰為之耶我邑不乏忠義士如劉公而強城陷自  
到沈公其旋具衣冠請死即布衣葉茂卿亦自沈於河  
今日而有謝皋羽其人乎挾是詩登釣臺之畔折竹枝  
擊巖石而一一歌之我知公必按長劍掀髯而來之三  
尺頭上矣同邑後學柴夢楫謹題

王家振題三山吟

士挾其持危濟變之才不幸而不為世用其光氣終不  
可埋沒卒之斷脰剖心以馬革裹尸為究竟此非天之  
厄之乃所以成就之也予讀簞溪馮先生三山吟忠憤



之氣流溢行墨雖寥寥數十章生平志事略見於此使  
得早假尺寸柄天下事未可量也而乃徒手空拳流離  
山陬海澨間思挽崦嵫之景賈太傅之流涕申包胥之  
痛哭一腔熱血不灑之白草黃沙不止論成敗抑末矣  
其詩有池陽劉城伯宗同邑柴夢楫岸公先後二序述  
其行誼頗悉迄今二百餘年騷人墨客憑弔今古未嘗  
不以殺身成仁許之非天之成就而何谿上詩輯採詩  
十二首末一首爲是編所無知簞溪詩固不盡於此劉  
伯宗云三山吟乃秋試被放徜徉京口時作今他作不

馮侍郎遺書 敘錄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得見讀是編者宜其以瓊璠珍之光緒二十年甲午縣  
後學王家振題

續甬上耆舊詩

全祖望曰馮公少遊學於鄞董陸萬諸先生之襟襖也  
及國難而後軍府亦在鄞之西山故列之寓公子嘗爲  
公墓碑卽錄之不別立傳

谿上詩輯

尹元煒曰簞溪詩豪情壯志感慨激昂怪偉絕特奇變  
迭出近體雄渾頓挫直摩浣花之壘爲吾邑詩人獨闢

門戶前此未之有也亦由其遭際時難矢志不回故感  
憤之懷見於詩者如此

馮本懷曰簞溪奇特白衣雄放二公詩要爲吾邑有明  
一代詩人冠冕非止爲一時後勁也簞谿間有流於僻  
澀處而白衣悲壯淋漓之中時不免麤厲猛起之氣亦  
由其時勢使然

馮侍郎遺書 敘錄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蘭易目錄

卷上

天根易

卷下

十二翼

蘭易目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蘭易卷上

海寧蔣氏別下齋鈔校本

馮侍郎遺書一上

宋鹿亭翁著

明簞溪子較

天根易

夏易連山始於艮也殷易歸藏始於坤也周易太極始於乾坤也蘭易始於復故曰天根萬物本於根根本於天天根本於復天且有根而況於萬物乎況於蘭乎

三三復蘭十一月卦也天根大始蘭退藏於室元亨

蘭易卷上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繫曰知用知藏易之道也藏蘭勿用又何咎也蘭然後可大亦可久也復者易之終始君子藝蘭以自考也

三三臨蘭十二月卦也納日自牖吉

繫曰日至自南向之有喜也自冬至於孟春澆可已也天煦土乾澆有之矣旬以為期微潤勿止也

三三泰蘭正月卦也陽道將長與蘭俱開

繫曰春日向陽乘時也時有餘寒復閉置也莫不仁於春雪葉之災也厥性好風宜高臺也臺高不過五



尺充陽方來也向南倚北左林右野居之宜也

三三壯蘭二月卦也見風霽凶

繫曰霜雪既消出於中庭也庭廣多陽庭狹多陰必有方也蟲囓其葉不亦傷乎削竹為箴除去殃也油帛以拭之法之良也灑用鱗羽之瀝亦可以滅形也束之從橫風之防也蛛網必除蜂埃必除除穢之象也

三三夫蘭三月卦也有風自西來吝

繫曰去寒就燥必位乎其所也灌水汲於河且貯雨

蘭易卷上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豆麻皮鱗及毛羽也漬之為肥三春之所用也灌則四注勿灑乎上也上灑之致葉黃也茗汁以滌之黃去而復常也

三三乾蘭四月卦也香升於天利見

繫曰水清濁有宜慎勿用井也三日為期夏之正也灌必未明或日未升也再灌以曬黃是為經程也

三三姤蘭五月卦也辟暑雨小有悔無咎

繫曰自夏徂秋恆避日也雨三日以往宜入室也雨往日來驟致下熱也傷根及葉乃大有害也肥以救

溼亟不敗也敗葉必翦自治也

三三遯蘭六月卦也陰伏於下不為水困

繫曰六月維暑何可當也水亭涼架各於其方也華大盛則衰來茲窮也長兄去弟大有功也

三三否蘭七月卦也蠹去溼出利貞

繫曰秋陽維烈蔭之為貴也毆蚓有術溺中甚快也其後用水未悖也

三三觀蘭八月卦也壅灌以時華落氣滋

繫曰熱則用水涼則用肥至於八月有事也花退澆

蘭易卷上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培自此始也焚牛之骨用其灰肥之尤也

三三剝蘭九月卦也分羣類族元吉

繫曰上畏隕霜下蟻食也投骨餌之類慕意也是月何晦分種亟也三歲之叢根可折也根老者芟少足惜也其種篋如以三為節也宿中新外根各有合而相得也揜土欲淨不欲實也盆底竅之風氣不相塞也革履芒屨做勿棄也燒土種之以為鋪層也

三三坤蘭十月卦也萬物終始藏於天根

繫曰陽月華胎灌宜肥也戒之為分種後時也陰往



陽來氣含滋也藏于月窟復於天根是為陰陽之樞機也

簞溪子曰蘭易一卷受之四明山中田父書端稱宋鹿亭翁著按郡縣志山有鹿亭今迷不知處無問作者姓氏矣要是宋代隱士易道盛於宋授受明而家學眾不意更有蘭易如此蘭於萬物一草也而書可謂易豈卽萬物各一太極之旨邪但其書都不言象數直說事理此固宋人之為易也與其文擬易辭似善易者用韻亦然俗學鮮能通之所論種漑之法簡而盡近而不穢他

蘭易卷上

四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日入四明為鹿亭接山林將絕之統稱異代弟子此書其顯門之業也抑今蘭草生江南楚越閩中者皆非屈騷之所樹所紉然天地開闢幾萬千年真蘭既微而此蘭晚生幽谷乘時為帝氣味卓越始知世間有王者香正如漢高奮跡徒步系統三代腐儒嗷嗷猶為蘭著真偽之辨天下所君則卽真矣何偽之有如人言甘者名菊苦者名蕙今菊為時所尊貴者皆不必味甘有黃華也他若布有綿花可代表絳器有倚卓可代几席茶可為飲棗可蒸酒毫為筆煙為墨魚網藤竹為紙可代簡

漆書可代版鏤之類周孔以前豈曾知此耶凡後今之制勝於前古者多矣必將求所謂九畹十畷而後種之皆反古之僂民耳夫屈公嘗不解有梅不闔梅以見遺騷經為嫌也君子隨時育物愛養之道於蘭必盡心焉故有取乎此書

古易氏贊曰麟仲著論極言英雄與盜賊不同蓋方正統未定真人未出時此自有王有霸不可與僭竊篡逆同條而論如遷史列項世家陳志鼎分三國魏文貞請為李密立碑是也今人於此一切追書黜之

蘭易卷上

五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為偽朝不使英雄裂眼地下邪其論議動賊流俗如此然此正其是非不詭聖人處今復為蘭草辨去一偽字略同此意抑蘭自此坐得正統矣

貞羣案清四庫存目云蘭易上卷附口訣二條蘭月令十二章不知誰作今觀其文淺薄不倫恐係他作羈入因佚之

蘭易卷上

馮侍郎遺書一上



蘭易卷下 海寧蔣氏別下齋鈔校本 馮侍郎遺書一下

明尊溪子輯

十二翼

養蘭之道備於天根易明者述之以時措之宜也然  
蘭之性情德業有書言所不盡者竊嘗折衷百家之  
說以衍其義凡為傳十有二章是為易翼

喜日而畏暑

蘭以冬春之日為慈父母以夏秋之日為暴王苛政故  
冬月只宜置小室南窗下無風則開窗納日而盆宜標

蘭易卷下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記四向輪轉曬之來年花始四發蘭出庭中宜架木棚  
上糊葦箔卷舒常使陰多於日夏秋炎陽宜謹覆蔭

喜風而畏寒

風有陰陽故有溫寒之異蘭常欲通氣以宜鬱除溼然  
而冬春之風皆其所畏諺云藏遲出蚤枝葉不保藏蚤  
出遲冬春有時十月盡收二月盡出雖避氣寒亦避風  
寒也然南北富視地氣及節候為之消息不可一例風  
雪人知隄防而不知春風之害凜於冬風春雪之災酷  
於冬雪每見嶺南諸花來中土常以蚤出受春風而萎

春雪一點著葉即枯故斷自清明始可出也至辟寒之  
方向日為上策一法用蠟渣糝根旁不止祛寒且大補  
益一法用鹿糞壅之取其最煖二法宜擇一用之圍以  
草困覆以糠麩此下策矣夏秋受風畏搖折此須插竹  
架束可焉

喜雨而畏潦

雨為百花酒少則病渴過則病醒春月多雨蘭斯困矣  
時方吐芽傷溼即有不秀之憂宜以人溺和水解之補  
瀉兼用蘭之良藥也凡四時雨多即宜用溺解溼蓋溺

蘭易卷下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性燥能去根下積水耳雨三日以往為霖驟則加苦覆  
久則移入室中避之

喜潤而畏溼

養兒寧飢毋飽養蘭寧乾毋溼俗云若要小兒平安常  
帶三分飢寒悟此可以養生可以格物保蘭經云蘭根  
中多水可經半月立春後每十日以肥水一灑土上以  
春宜壅也四五月間雨潤即不可復灌盛夏新秋雖天  
時酷熱土內未燥不可傷於澆灌故夏月無雨亦以三  
日為節七月即視土燥而後澆不定限三日九月後旬



尤當慎灌恐一夜冰凍不可救也冬月驗視土潤卽不須水若燥則待天氣和暖晝日南窗以冷茶或洗面水雨水微灑之蘭以每夜受天露爲上澆水次之花時入室尤忌澆水惟不可久隔雨露五六月後卽宜移出澆肥水時盆底洩出落水匱中則汗濁宜於架上通作水路歸輪於一缸則又爲惜水法耳若砌臺安盆尤宜此法

喜乾而畏燥

灌法春月肥水十日一次夏月清水五日一次盛夏三

蘭易卷下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日一次但覺筍葉枯瘠卽以肥水助長麻膚水爲佳秋八月時根葉失水漸見枯黃卽宜用大肥水

喜土而畏厚

閩人口訣云種蘭宜淺土深難展瓦礫墊半枝枝蕃衍蓋盆中半截實以碎瓦則土少下虛雨過卽乾不致傷溼根不下行花葉自茂一法用螭螺淨殼一法用水淨炭此較瓦礫皆更玲瓏也又當置一竹籤時時插入疏根使土常鬆適宜

喜肥而畏濁

養蘭之法全在鍊土土經煉過則助其肥煖空地濃糞澆其上仍以鬆土之□□一法梅糞又澆翻轉又曬待其乾極乾篩過調水作雨處俟冬至後隨盆大小酌尿淬之乃打碎破草鞵放廁中浸月許日所熱氣每種以十刀細剉碎鋪蘭根下以土□三分和勻藏於碎更覆土面防雨濺渣滓□取山上蕨根連市火燒屋土篩過極細用之乾草約三四層過於燥一取山上黃土煨過火氣易透煨後模槌碎篩過各一半和勻種糞澆入如此凡日煨過之土宜和以潮用糞有火燒處水衝若人糞爲過熱總宜露中散泥煉如土法一可用也下雨則覆以草薦恐取出拌黃泥曬皆愈久愈佳隔年預製更妙之聽其日暴雨黑土最佳蘭驟移失性此土用園土七分打以陰氣助之則滋潤易長然其三分和用若不發至萎弱者有之大抵沙伏中用鬆土撒去其濁燥而亦可免於蟻蚓蓋之曬數日加雨後取城市溝壑中爛泥曬□碎爲灰置無餅再暴乾燒火煨紅取出以□加之一法用更用豬牛骨燒灰冷水淋□□水中汰淨以分之鍊土四分沙三分骨灰□用瓦甌打極陰室三月

蘭易卷下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後方可我植一法口新荀或取城土取之曬乾打碎每層鋪以然屋有石灰恐發火煨之或以麩糠藉土使篩細及鑄鍋土鋤細用清糞和入曬乾再以之最易發生或數番乾收藏用一法取山上太肥糞宜用羊浮泥再尋蕨苗暴乾復以前共火氣穢氣方法收舊草鞣浸尿桶中日久肥煖盡散耳此乾煨過擊碎鋪地用濃糞蓋一說山巖縫中淋雨三月後收起聽用一法積年流聚陰溼碎收乾羊糞或鵝糞加以沙失於收曬氣寒土堅硬再加沙入一法六月土之劑肥煖鬆細四義盡之離

蘭易 卷下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土入盆非肥無以補天氣離南來北非煖無以輔地氣鬆則通氣而利水使苗易以發細則疏溼而去寒使根得以培灌溉用諸肥水無純用肥理清水以雨水第一貯久綠色更佳池水河水次之不可用井水以性寒也惟冬月可用以此時井水煖耳然不必用之肥水只用人溺若人糞以水和之二分糞一分水宿則更佳或用燻雞治魚屠宰諸湯或以雞鵝等毛浸之或用皮屑浸水和以人溺半月後用之或麻膚或豆餅或生豆皆以浸水俟臭過用之或用豆末泡熱入罈亦俟臭過可用

此皆肥水可代糞者也盥浴等湯亦佳用肥節候十月一次十一月一次芽生五寸亦一次花開後一次初種時一次初發芽時慎不可用總之每月須肥視其根葉消息多者約二三次立夏後即止至秋冬復可用八九月花退泥薄宜加壅灌壅宜肥沙及用牛骨灰鋪壅一層最肥併絕蟻蚓之入或用麻膚拌肥土薄鋪一層亦最滋茂且除生蝨之患牛骨焚灰說見前喜肥論中要將水乘熱淋去火氣研細始用聞蘭宜牛骨灰其糞稻穀亦專用之此殆土性然也灌用前浸毛羽諸水或半

蘭易 卷下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糞半水凡用肥須於入暮盆冷沙土燥白時次早即必以清水解之使肥下根則發篋無蔓衍之患

喜樹蔭而畏塵

此蘭本名幽蘭故雖喜日煖亦喜樹蔭酷日暴雨狂風樹皆能為蘭禦之耳惟最畏塵埃及糠芒諸屑尋常淨掃地勿使近確磨若見飛塵當洗刷去之即水匱中水面亦不可積塵恐蟻偷渡也有蛛網亦須除去

喜煖氣而畏煙

冬月嚴寒室中不嫌有火氣但不可逼火及入地炕之



室耳性最畏煙溼炭且惡之亡論竈突野燒矣

喜人而畏蟲

傳曰男子種蘭美而不芳夫婦女猶能以自然之性合蘭之天而況於君子體風騷之遺得哀樂之中者乎故蘭雖生於幽谷然喜得人護喜受人賞喜附人煖氣凡南方畏寒諸花雖窖藏或不活惟著人臥榻後者無恙此以知人氣之煖能禦天氣之寒也且人所居兼有火氣耳若蟲有六為蟻為鼠為蚓為蜘蛛為蝨為小蝸諸蟲蘭根最甘鼠喜食之故冬不可暗藏土窖蟻不為大

蘭易卷下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害而花蕊一點甘露珠名為蘭膏人所不可多取每為蟻啖滅去精英故必水置高架以絕其渡有蟻則以羶骨貯蛋殼中引去之有蚓則以人溺淋去而後用水解之或云十月始可淋溺他時為之傷蘭蜘蛛喜結網葉間當去蝨點生葉上是蟲之窠蟲形至微目不可見能食蘭精氣致焦枯二月時陰晴不定雨後日出急宜遮蓋若溼葉見日即生白點如瑁玳所云鷓鴣斑也用竹鍼輕剔去不盡宜用麻油和黛或研蒜和水皆用新筆蘸洗之或魚腥水及滄蚌蜆湯頻灑之或取菜麻油調

溫湯候冷以青絹布蘸洗之或舍絹布用髮或舍油用冷茶或以水一碗入油一盞煎過冷一宿待天將雨遍灑葉上雨下則油注及根蟲乃盡落或夏用皂角秋用爐灰浸水既為灌肥亦專殺蟲遇一盆生蟲即移他盆遠處此蟲能度好葉上防之如防癆蟲也凡風氣不通則氣鬱而生蟲故宜時用竹籤疏之如洗竹法又若花葉萌芽時有小蝸蟲及小蟲食之須察視驅除

喜聚族而畏離母

凡蘭之分不得已也極盛則分極衰則分皆不得已而

蘭易卷下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分也盛者根滿小盆淺土急宜易也衰者根爛溼沙蟲穴急宜除也人言蘭比朋友以交結蟠密為樂然極嫩脆稍損折則腐必用鐵椎向外輕擊盆裂用雙手捧出撥去溼土爛根須輕便詳慎漸漸疏析性躁手重者不可任此事或將盆入水俟土化根出或出盆後用水浸根濛去宿土此二法皆散氣洩精拙法也又有以刀切作幾塚聽其斷者自腐土中此法益為癡猛矣分法或以三行為一盆或以蘆頭五新五舊為一盆盆底用碗碟一隻覆眼後用頭髮或石灰鋪碗四圍或用木板炭



遮眼網以頭髮總以通風洩水土不內出蟲不外入爲度鋪訖用麤沙填平卽以爛草鞵一隻置沙上方以三篋聚之須蟠插安妥互相枕藉使舊篋在內新篋在外作三方向卻隨其勢四面圍繞虛其中外爲灌溉發生之地然後糝極細肥土以實之土齊盆口高一分許中央漸高如覆盂狀又有深種淺栽之說初下根貴深壅土後漸提起搖實則土入根中而無空虛積水之憂矣提葉欲總搖盆欲緩不可太高使根盡出不可太低使根不舒不可旁高中陷使根積水腐萎蘭名露根草性

蘭易 卷下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喜深根齊盆口則瀉水面易發也盆面以瘦沙少許覆之種畢以新汲塘水雨水灌之以定其根分後不可驟曬宜置樹陰或西檐下夜間受露日以水點灑之止可一次半月後方灌肥水始可向陽舊說春秋二分後皆可分今定以秋盡冬初爲候或云寒地宜於春分後分之似通用益不欲貴重根滿難分付諸一擊也不欲大以便於移賞遷藏也不欲深以蘭不宜土厚也

喜培植而畏驕縱

培植既多法矣然不可太惜枯葉急宜剪腐根急宜斷

二月花太蚤十月蕊太過五月萼太多皆急宜摘除凡此所以善養蘭也葉盡黃則於臘盡正初用茅火焚之留下體寸許至三四月盛發如初種蘭之道三日不彈琴則手生荆棘三日不視蘭則盆受霜雪矣正與郭橐駝種樹異法彼乃治大國若烹小鮮此乃敦學如術蛾子君師之義有不同也

蘭易 卷下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蘭易卷下

馮侍郎遺書一下





右紫品一十七種

莊觀成

濟老龜山李通黃殿鄭少黃八夕陽

判講舉

魚鮓葉大馬大

周染雲嶠

施同

惠知

客

玉莖

朱

觀堂

主

名弟

弱脚

青蒲

玉小

娘

蘭史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右白品一十九種

樹蘭真珠伊蘭蘭草蕙草含笑風蘭山蘭

花

玉蘭木蘭朱蘭澤蘭

蕩蘭馬蘭

右外品一十四種

贊曰九品無下下者苟為蘭則皆王者香也不然則猶為王者之香之類也下品已過抑之故闕之以處夫同乎猶臭者焉

蘭本紀

建蘭 建蘭以福建得名而楚粵山谷皆生之莖葉皆

肥大蒼翠然種類甚多開時亦異故有春蘭秋蘭夏

蘭冬蘭四季蘭之稱江南蘭止春芳楚蘭皆春秋再

芳春芳者為春蘭色深秋芳者為秋蘭色淡但壅培

得法花常不絕又有素蘭石蘭竹蘭鳳尾蘭玉梗蘭

諸名春蘭花生葉下素蘭花生葉上秋蘭一莖四五

花葉同春蘭開於秋月取根煎湯服為催生勝藥吉

州人用之又有獻歲蘭元旦開花報春蘭先立春二

日開花皆奇品也紫莖青花為上青莖青花次之紫

莖紫花又次之餘不入格然細分花色有深紫淺紫

蘭史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深紅淺紅黃白綠碧金稜諸種今內品止分紫白二

種而紫嘗為先又不可以前說定也沅澧所產花在

春則黃在秋則紫而秋芳勝於春總以葉短莖長花

挺出者為佳其產逾幽深則莖逾紫惟玉梗莖白如

玉耳花可點湯以鹽梅乾醉取汁名曰梅油用浸鮮

花臨點湯時先以熱水滌過乃投茶盃花色如新

山蘭 江南諸春蘭皆名山蘭寇宗奭所謂葉如麥門

冬而潤且韌莖長一二尺四時常青花黃綠色中間

瓣上有細紫點一莖一花花比常建蘭稍大香最芳



烈又建蘭一種名山蘭者一莖七花綠色瓣尖薄而  
狹莖紫色葉細短而潤惟冬月開之建蘭有名冬蘭  
者即四季蘭何以名冬若冬蘭當以名此種耳又有  
九節蘭山蘭之別種也浙粵山谷多有之一莖八九  
花葉細長蒼色不甚綠黃山谷誤以為蕙者故一名  
蕙蘭種法悉芟去淨根用便溺瓦器打碎漂淨鋪盆  
底用山土沙土一層鋪雜矢其上又加沙土一層鋪  
頭髮其上乃將煉土與沙土各半拌勻種之勿以手  
築實置盆大樹下通風無日處平時只澆清水惟梅

蘭史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雨天一澆糞歷年彌盛可勝建蘭

杭蘭 惟杭州有之花如建蘭一幹一花葉比建蘭差  
大有紫白二種皆黃蕊最香豔性宜見天不見日種  
用黃沙土或以水浮炭實盆之半種之上覆青苔則  
花盆茂澆用羊鹿矢水或燐雞鵝諸水頻灑水花盆  
香

蘭世家

陳夢良紫一莖十二華紫色花朵最大三瓣尖竊碧葉  
長三尺許深綠色葉梗微柔背作劍脊至尾梢處減

薄斜分變細色芳豔婉媚為眾花冠希得其真種種  
宜黃沙細潔無泥者此種最難養忌用肥稍肥即腐  
爛灌宜清水

吳花紫一莖十五華盛者歧生至二十華色深紫莖紫  
苞紅花朵差大葉最長勁而綠種宜赤沙泥頗好肥  
宜一月溉一次

金陵邊紫花色如吳紫瓣差小幹葉並如之葉尖兩金  
線綠邊半葉之長為紫花奇品種出長泰陳家未廣  
也

蘭史

五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潘花一名仙霞紫一莖十五華紫色近蕊處深紫同  
於吳花莖亦紫色葉如吳花但差小潘氏於西山仙  
霞嶺得之故一名仙霞種亦宜赤沙泥不喜肥宜時  
灌以清茶

濟老一名一線紅俗名了蘭白一莖十二華葉似施蘭  
差長得氣則生歧故名了蘭潔豔為白色冠種宜薄  
渠黑沙泥和以糞壤或用糞鍊土種之盆內草鞵屑  
四圍鋪種性愛肥隨所灌溉

龜山俗名綠衣郎白一莖十五華碧色莖尤深碧花常



並蒂葉綠而瘦薄種宜河沙糞壤或山澗下流聚沙泥盆內用草鞵屑同濟老澆宜半肥

魚魷一名趙花白花最瑩徹一如魚魷沈之水中不復

可見葉亦勁綠種宜山下流聚沙泥性最潔不可澆

諸肥水

玉莖一名雪蘭亦名玉瓣玉梗白花白如雪故得雪蘭

之名其莖如玉又名玉莖蘭此種至貴不可易得為

白蘭奇品

李通判白一莖十五華白色雅淡為最種宜山下流聚

蘭史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沙同魚魷澆宜半肥

葉大施白華白色葉作劍脊甚長而不甚勁直種澆同

濟老

惠知客白一莖十五華色白竊紫瓣尖帶黃花體清瘦

而簇簇圓整葉肥綠頗弱種澆同濟老或用河沙淘

去垢塵下用麤沙並和以糞種之

蘭列傳

趙師博本名趙十四紫一莖十五華蓓蕾甚紅開時變

紫特豔葉亦勁綠種澆同金陵邊每半月一用肥

何花紫一莖十四華紫色苞紅花朵倒垂葉蒼色種澆

同金陵邊每半月一用肥

大張青紫蒲統領紫種澆半月一用肥同趙何

淳監糧紫蕭仲和紫許景初紫何首座紫林仲孔紫莊

觀成紫皆下品種澆隨意

黃殿講一名碧玉幹西施白一莖十五華歧生或二十

餘華亦有二莖連理生者莖瘦而長花白色竊黃萼

半開合葉綠色柔細而勁厚每葉下有一菱者

馬大同一名五暈絲白一莖十二華碧色中多紅暈花

蘭史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差大間有昂首者莖勁直半葉之長葉高聳肥厚種

同惠知客澆同濟老

鄭少舉白一莖十四華白色最瑩潔葉瘦長而疏散謂

之蓬頭少舉其種不一以花葉多少柔勁別之白花

易生者惟蓬頭一種種澆同濟老或用糞鍊土上覆

赤壤

黃八兄白一莖十二華白色莖甚長然最弱葉綠而直

略似鄭花種澆同濟老

周染白一莖十二華白色與鄭花相似莖則短弱種澆



同濟老

夕陽紅白 一莖八華白色瓣上凝紅故有夕陽之號種

澆隨意肥潔

觀堂主白 一莖七華花白色聚如簇葉不甚高種澆同

夕陽紅

名弟白 一莖五六華白色似鄭花葉最柔長然新葉長

即舊葉枯種澆同上

弱腳白 一莖一華綠色瓣上如鴛爪長二三寸葉瘦長

二三尺冬深始華香甚清遠莖短葉細種澆同上

蘭史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蘭外紀

樹蘭 色紫花萼蕾纍纍如細珠攢簇其瓣最微與真

珠蘭全同但有草木之異每歲夏秋交始華萌蕊甚

久而開止五六日輒謝然異香可愛置衣笥中歷歲

如新芬芳不歇亦可合諸香製服葉色綠沈似桂橘

性畏煙與霜喜煖分栽於有枝處截一節去皮以鐵

刀斜剝開使得生根置竹筒埋乾土中日灌以水生

根即去筒入盆

玉蘭 九瓣白竊碧叢生一幹一花皆著木末並無

柔條香味似蘭故名冬結蕾莫春開花澆以糞水則

花大而香花落從蒂中抽葉特異他草木亦有黃花

者最忌水浸寄枝用木筆秋後接之花瓣揀淨拖麪

麻油煎食味美

眞珠蘭一名寶蘭俗名魚子蘭今或稱金粟蘭 花紫

色萼蕾如栗瓣作桃形嫩莖叢生如珊瑚枝花著枝

間纍纍如穗折之簪佩香氣甚烈北粵中牙香捧香

名蘭香者皆此花蒸爲之也葉能斷人腸葉似茉莉

蔓生喜煖畏寒與樹蘭形性皆同但有草木之異四

蘭史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月內節邊斷二寸種之即活喜肥忌糞澆以魚腥水

十月中收無風處以盆覆土封之木澆勿令乾

木蘭一名木蓮一名廣心一名黃心一名林蘭一名杜

蘭 樹似楠高五六丈枝葉扶疏葉似菌桂厚大無

脊有三道縱紋皮似板桂有縱橫紋花似辛夷內白

外紫四月初開二十日即謝不結實亦有四季開者

又有紅黃白數色其木肌理細膩梓人所重十一二

月採皮陰乾出蜀韶春州各異木蘭洲在潯陽江

其中多此木



伊蘭一名賽蘭 蔓生如茉莉花小如金粟香特馥烈  
生蜀中

朱蘭 形似蘭色深赤瓣亦大每瓣有三三黝斑五月  
中開色豔而淡葉闊而柔

蘭草本名蘭詩云秉蘭是也此與澤蘭正楚辭所云蘭  
也葉似馬蘭故名蘭草生下溼地故名水香大澤蘭  
蘭澤草煎澤草煮水浴風故名香水蘭其葉有歧俗  
呼燕尾香婦人和油澤頭或夏月采置髮中令髮不  
墮故名省頭草又名女蘭生都梁山又名都梁香又

蘭史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俗因其花形名孩兒菊入藥名千金草 生水旁下

溼處二月宿根生苗成叢紫莖素枝赤節綠葉葉對  
節生有細齒與澤蘭一類二種嫩時並可採而佩之  
八九月後漸老高者三四尺開花成穗如雞蘇花紅  
白色中有細子但蘭草莖圓節長而葉光潤有歧根  
小紫五六月盛以此別異也

澤蘭又名虎蘭虎蒲龍棗根名地笋與蘭草通名水香  
都梁香孩兒菊俗名風藥今人稱大澤蘭即蘭草小  
澤蘭即澤蘭也或云家詩者為蘭草野生者為澤蘭

2

亦通然二種自是不同入藥氣味並異 根紫黑色  
如粟根二月生苗高二三尺莖幹青紫色作四稜葉  
生相對如薄荷微香七月開花帶紫白色萼通紫色  
亦似薄荷花三月采苗陰乾與蘭草異者生水澤中  
及下溼地葉尖微有毛不光潤方莖紫節七月八月  
初采微辛乾之亦辛禮佩悅蘭莖楚辭初秋蘭以為  
佩雜粉藏衣書中辟蠹此與蘭草皆古所謂真蘭也  
可佩可藏可浴可食功用甚多而弗在中上者其性  
姿族類只是人臣之極貴者耳以擬至尊便覺有田

蘭史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舍翁故態

蕙草楚辭所云蕙也一名薰草一名黃零草又名零陵  
香古以生零陵者佳一名燕草亦通稱香草 生下  
溼地葉如麻兩兩相對莖方常以七月中旬開花至  
香三月采苗陰乾脫節者入藥最良山海經云浮山  
有草麻葉而方莖赤華而黑實氣如麝蕪名曰薰草  
可以已厲是也陳藏器云薰乃蕙草根今人呼為廣  
零陵香者乃真薰草出廣融宣等州至多吳人亦盛  
時之以酒灑製芳香益烈

蘭外傳

含笑花 花如蘭形色俱似開不滿若含笑隨卽凋落  
生廣東

風蘭一名桂蘭又名髮蘭亦名吊蘭 生浙溫台山中

花白色竊黃似蘭瓣小分許莖長三寸一種花紅色

黃邊紫粉心者最佳出閩粵不土而生懸挂簷前無

日照處性喜風故名風蘭墜之以髮故名髮蘭挂在

水上卽得水氣升蒸亦時取下水中浸潤之

蕩蘭 葉似箬花紫形似蘭而無香四月開與石榴紅

蘭史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同時生海島陰谷中羊山馬跡山諸處有之性喜陰

春雨時種

山蘭 生山側似劉寄奴葉無極不對生花心微黃赤

亦入藥用此與前閩越所稱山蘭絕異以名同得附

品末

馬蘭一名紫菊 葉似蘭而大花似菊而紫故得此名

俗稱物之大者爲馬也生湖澤卑溼處二月生田赤

莖白根長葉有刻齒狀似澤蘭但不香爾南人多采

灼曬乾爲蔬及饅頭餡又莖高二三尺開紫花花罷

自口細子此草亦絕非香種以蘭之命名取似所出  
故附之

蘭史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蘭史

馮侍郎遺書二



尊溪自課目錄

日課第一

旬計第二

月要第三

時會第四

歲成第五

課法四則

讀書三要

讀書作文六字訣

尊溪自課目錄

作文一字訣

附自課庵銘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尊溪自課 王暉檀几叢書本

馮侍郎遺書三

明慈谿馮京第躋仲撰

日課第一

一日十二時晝夜平分之以卯正四刻台酉正初刻為一時故率計六時而立課或以八時為斷聞之人生於寅恆言一日之計在寅是時至寅即當作矣亥迺人定而為定昏是戌未盡猶未宜定也一日之功必始於寅終於戌詩云夙興夜寐其在是乎合計一日得九時七十二刻寸陰分陰苟無虛度即性鈍齒長皆不足致恨也漢食貨志所云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注以為每日半夜為一月增十五日則是一歲得四百四十日假使寧越十五歲即二十二年有半功矣凡課以至簡為主常以其功什之三為課使有餘力如資性可萬言者只以三千言為率然課必滿程始止誓心師友鬼神日不足以及夜繼之夜不足以申旦繼之非疾勿休非君父之命勿奪所課既足輒益其功以多為貴不復程限

旦明寅 溫已讀書課誦以篇計每背誦如千遍

朝明卯 念未讀書課誦以行計每授如千遍

尊溪自課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蚤食辰

課同卯時

或須酬應人事對賓朋即撤此時為之過此

下簾謝絕若入山閉廬禮俗之事一切都廢

禺中巳

鈔書以字計 每行幾字鈔凡幾行

正中午

飯罷臨法帖以字計 眞篆百字行草倍之

日昃未

學射發五乘 於野則射於室則學張弓

日旰申

作詩一篇 日課一詩此陸放翁法

日暮酉

著文一篇 大篇以戌繼之

黃昏戌

任意觀諸部書定課如干葉增課無限

東溪自課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或佐以飲酒如蘇子美法晝勿飲酒妨功有

賢人至則以講論代讀誦遇燕席先畢課乃

赴不則夜歸補之邱仲宗以中宵鐘鳴為限

蘇子瞻雖醉歸必觀書至三更以亥子丑三

時偃息比之古人終夜不寐者已為惰矣

旬計第二

旬計以浹旬課十日也

誦過某書如干

作過某詩文如干

不及輒補其數毋俾過旬

月要第三

月要以彌月課三旬也

壹如旬計

時會第四

時會以一時課三月也

誦過某書如干成誦者如干篇

歲成第五

歲成以一歲課四時也

東溪自課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計其功諸書脫忘詩文草抹棄者不入計帳

各得共如干篇簿錄置案上除夕以牲醴果餌

勞書籍研筆之神訖即自臨饗之為五臟神作

供焉此賈島法也

一分歲法

歲朝治經史

自正月至四月為歲朝

歲中治詩賦

自五月至八月為歲中

歲夕治舉業

自九月至十二月為歲夕

二分時法

孟月治經

仲月治史

季月治詩賦

三時為三番

三冬



治制舉業

三分月法

奇月治古文詩 偶月治制舉業

四分旬法

上旬治經史 中旬治詩賦 下旬治制舉業

課法四則予皆嘗試行之有效蓋功必分治者貴精專也大氏遠科場用分時分歲法近科場用分旬分月法學者惟所取擇其在仕學去舉業別治他功或專通今事可焉若專門治舉業者非課所問

讀溪自課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讀書三要

讀書有三要一曰日有成課朱子讀書法云寬著期限緊記課程夫今日作明日輟雖一覽萬字一目十行終何益成課有功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木錐穿石鐵杵作鍼不爭寡博遲速但觀克成若何耳一曰讀書不加鈔書古人讀書皆經手鈔蓋有三益一加簡練一備遺忘一兼學書法不為家不蓄書也凡讀經史其義欲全部貫通其文欲逐字採掇有全鈔有摛鈔此巾箱自備本也一曰通一書畢始治一書讀書之患只是愛博

不精欲速不詳蘇子瞻教人看漢書作數次讀各以其類求之學成八面應敵是也朱子云讀書之法須從頭至尾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前句時如不知有後句此言極為簡要

讀書作文六字訣

子幼聞師訓六字曰熟讀書多作文蓋書熟讀則自明文多作則自工此雖不資師友可也古人讀書每授數百遍句句分明朱子家訓論此最詳所云讀書眼到口到心到是也

讀溪自課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作文一字訣

嘗論作文有一字訣曰改草本既成宜粘著牆壁時時就觀改之旬日後詳定始脫草此歐陽文忠公法也

附自課庵銘

銘曰吾以黃卷為師輔以筆研為朋友以丹黃為講論以誤書難字滯義為榎楚以四庫為畋漁資糧以環堵為天地六字古人與語古人與處蓋此庵更始於秦火之餘代有主者至予而又一易主於是安居而自課焉吾又何恨乎寡儔而鈔侶邪

讀書燈目錄

宋宋昂桐油子

齊顧歡宋延之松明

晉葛洪薪

梁劉峻麻炬

漢任末蒿

梁劉綺隋沈恆荻

齊顧歡糠

宋康節邵子花豬油膏

晉車胤螢

漢任末月齊江泌星

齊孫康梁范雲雪

漢匡衡鄰壁

漢劉向太乙藜杖

讀書燈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簞溪自課

簞溪自課

馮侍郎遺書三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讀書燈 全祖望續甬上耆舊詩本 馮侍郎遺書四

明慈谿馮京第躋仲撰

讀書至無燈可謂窮矣晉沙門釋慧遠遊學出家釋曇翼每資以膏火之費其故事乎空門人有此好事其亦賢哉因思古來代燭之物夥矣擬其事圖於燈幕上而以韻語記之

宋朱昂桐油子

侍郎住衡山三年拾桐子不用阿爺千文錢買斷九經十七史

讀書燈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齊顧歡宋延之松明

五粒松脂明晝耕夜自讀與公接燭夜無眠吞取燈煤寫妙墨

晉葛洪薪

上山苦薪艱入市苦紙貴書中自有九還丹莫患仙人不識字

梁劉峻麻炬

邱中舊有麻縛結以為炬火燒鬚髮知不知何不焯草困如許

漢任末蒿

任公隱蒿中夜以之自照茅庵荆筆俱有餘掉頭不應天子詔

梁劉綺隋沈恆荻

惜荻如惜陰珍重寸寸燒不見吳兒載滿船沈塘南畔飯鐺焦

齊顧歡糠

食糠不解肥燃糠那有輝男兒努力癡點半田中黃雀食稻飛

讀書燈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康節邵子花豬油膏

先生夜讀易煎和失稀脂此法須知加一倍記取聲希味淡時

晉車胤螢

挽戈日有窮練囊螢無恙案頭乾死車公憂何不食字為服望

漢任末月齊江泌星

皓月暨明星在天得氣清蕭然無復煙火氣中夜相看眼共明

齊孫康梁范雲雪

對雪持酒杯何如手方冊行賞負笈峨嵎巔六月不消  
千巖白

漢匡衡鄰壁

東鄰東壁餘貧女夜見逐匡生善偷鄰不妬殿上說詩  
然官燭

漢劉向太乙藜杖

天公甚愛書吹火驚天祿安得青藜化燭龍徧照寒士  
暗中屋

讀書燈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讀書燈

馮侍郎遺書四

三山吟目錄

北固山

金山

焦山

京口送別瑞當正則二子兼懷自昭

小雪日集微詠樓

邸報見除書家太常少卿弼叔轉南太僕卿

贈丹徒君鄭于耕二首

夢溪

三山吟目錄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峴山

黃山

臨食四贊 有序

坳尊歌 有序

破車歌贈錢開少次朱雲子韻 有引

贈程穆倩

飲微詠樓懷潘無隱

周仲馭儀部致其賢祖贈公祀鄉賢錄輒為誦述

遲見袁臨侯少參不得



黃鶴山

蓮池

杜鵑臺遺址

米南宮墓

蓮華洞

招隱山

唐頽山望月

贈周伯高

伯高索題壽張媪畫

三山吟目錄

楊文襄故宅

王在明自楚避地喜過其家

喜杜退思比部至

蒜山

揚子渡口感懷

北固山後觀石壁同沈茂叔家正則沛祖兩叔

北固石颿峰上僧舍同周松如民部王在明共話

晚坐甘露寺禪房同無聞上人

李卓吾酒杯

一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宗忠簡公墓

徐信之招集

贈紀介公

重贈紀介公題卷軸

赴劉子約飲正逢其太夫人初度

夜招劉長公談易

京口別諸子

漫歌留題崇福觀

同程穆倩發京口至南都道中戲柬卻寄潤州詩酒

三山吟目錄

諸友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三山吟

慈谿師竹居林氏寫本校映紅樓王氏藏廡齋吟屋鈔本

馮侍郎遺書五

明慈谿馮京第躋仲撰

北固山

蜿蜒峴首到孤涯地脈橫分出一枝萬里江流歸壑處  
五州煙火暮鐘時米顛禪寂臨池絕謝邊功成釣碣移  
莫問蕭梁離合事古來北顧攬人思

梁武登山改北顧為北固

金山

登山無奈愴人何望望煙波況最多戰壘繇來防鐵甕  
仙槎從此到天河有僧莫遣遊城市無事相招共柁歌

三山吟

一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試問江心石上月幾能載酒醉藤蘿

焦山

焦金兩山一江裏喧寂仙塵跡迥然秦帝東遊空萬里  
漢京西建幾多年真人無待蓬邱去大隱偏留芝嶺傳  
家有孤峰未割據不向蝸廬眠處眠

久欲住四明山中補嶺故志不忘

京口送別瑞當正則二子兼懷自昭

時劉瑞當赴淮家正則赴南都自昭在里

數子同心異軀骸一出入俱無不偕今年槐黃並黜落  
誰肯先舉負陳雷共舟連枕到京口遠遊如此良亦佳

忽然臨歧意色惡西趨白下北汎淮我望大江不成渡

執手彌月於斯乖同為別離我送子何況家山回首哀

平生蚤結入山願幾兩布襪青芒屨那知途窮向車哭

閉戶不可迷天涯駿馬飢懶蹶道路飽驢萬里多驚材

可憐吾家真驥子至今毛骨風塵埋遊能傷人白頭蚤

孤棹相將歸去來飄蓬湖海何足恨無奈關情一酒杯

小雪日集微詠樓

錢開少馭少伯仲招集潘江如微詠樓時楚黃

陳交甫在席患賊在楚久正聞楊相國率禁旅

三山吟

一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南征

大風木落空林蚤小雪杯寒溫酒頻把蓋偷閒今日事

枕戈戮力異時身西來江水猶流血北去風塵漫汗人

樓上不堪同極目短歌長嘯各沾巾

邸報見除書家太常少卿弢叔轉南太僕卿

太翁昔作南太僕年過半百又七歲叔今兩為南北卿

年未四十方鼎貴貴非所羨年力強立功立事足神智

南曹半閒馬更閒出為清卿許靜便此來拄笏看牽馬

好在環滁山水間醉翁去後誰人至子父接踵登清班



嗟我無才困貧病一畝園蕪憂國政比者著論曾過宋  
歎恨調停兼邪正臣轍有言高后俞一時國是稍稍定  
元符大誤別一番建中靖國國愈喧繇來一網空人國  
鳳麟易逝豺虎繁苦畏飛章爭水火豈知捲舌趨一門  
寒心孤立方自此只此與亡難具論書生泥古轉迂絕  
讀史至斯輒感咽今時明盛時異宜將順不違何論列  
歷載簸揚天路淨羣議方和官府悅八年侍從多匡繩  
幾月太常愧素縞知叔局影無徒久乞外自安潘生拙  
但聞回首戀聖主流涕銜恩辭北闕田野未得中朝詳

三山吟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太平何象新施設於古治亂當何代帝駭王馳孰同轍  
待叔來南咨所疑更注歐陽朋黨說

贈丹徒君鄭于耕二首

赤鳳青雲萬里孤借棲雄緊試丹徒勳名尙說桓元子

元子任丹徒刺史有政績禮樂須觀漢大儒京口酒佳只飲水石頭

城近每飛鳧敢誇門戶稱衣鉢或許應劭北面趨于耕鄉舉

出家張叔門

挾書初謁鄭康成窗外青青書帶生仙吏乘風來嶺嶠

齋梅待雪臥江城虛堂靜遠階前鶴永夜分明樓上更

他日司徒歸德里東山仍問子真耕于耕別號東巖

夢溪沈存中隱居

何處佳溪夢裏尋黃蒿滿地碧蘿深著書歲月猶全宋  
奉使山川未代金一壑一邱尙繫命官遷官謫肯關心  
須知魂魄應留此咳笑時聞出遠林

峴山近名九華

出郊度陌去追攀放眼開眉只此山北眺蕪城淮月渺  
東觀滄海島雲閒樵歌白苧行松杪波湧青蓮上岸間

臨江石山如案為問祖師誰卓錫苔龕揚得好碑還寺有潘無隱新立濟

三山吟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川禪師碑

黃山

在峴山右志云下有高安寺今廢為茶庵

不怕石頭路來登山上石他山患石少此患多如磧遠

觀殊磔可近狀頗突兀瘦醜無此姿堅頑有許骨樵父

莫通徑隱居鮮買宅鳥雀嗔下行猿鼯怯飛擲我遊探

奇勝伐山學謝客棘刺縈巾袂汗流交杖舄雲深競叫

呼草短失攀掖跼足疲一筇嚙齒墮兩屐架巖得虛危

碎礫見硯砥撒星拾夜隕伏虎摩箭沒斷鼉猶帶距蝨



燕未生翮參差敷華蕊圓缺應月魄色先春苔青斑亂  
秋葉赤每疑江波湧去作魚龍射或者巨靈過留此掌  
若蹠歷歷多怪松困輪不盈尺老以千春秋少者殆數  
百俄然得重臺當是神仙窟其險高絕塵其廣容數席  
解衣各坐臥對奕羅酒炙江山至斯聚天地從此割長  
嘯方一聲晴空聞雷霹萬樹忽生籟鳥驚墜磔磔煙波  
夕陽西萬里流不歇呼鷹來雄風回雁落大澤拱揖五  
州山峰腰抹雲白回首峴山寺畫圖燦丹碧登眺何豁  
然盤桓亦奇適快哉十日遊無如此地劇三山虛盜名

三山吟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見此氣都索古來爲名誤遊覽類倉卒輸余性癖久山  
荒始開闢

臨食四贊

有序

在禮當食不歎四食有樂不樂皆不敢爲歎而  
曰贊者禮也京口米美菜佳肉賤可粥可齋可  
散然千里思親不免遊子之感故通食淡作四  
贊

人日食大率北土日再南土日三而南喜食粥  
蚤莫用之考飯乾糞水飧厚館薄粥卽北人所

用皆飧與餽爾非粥也夫寬中以養胃養食者  
不肥饗食者亦不肥故補胃之藥粥有其名不  
聞飯也古人隱退輒語躬耕此以躬耕爲貧  
賤之極致正如王介甫言世間何處無魚羹飯  
也生大江以東窮者至無卓錫地於何覓一脔  
半椀而耕之耶故得坐而食粥並爲布衣享用  
矣吾郡土俗特異日三飯乾中人之家始暮一  
粥約敕家人改從通例旣足省費亦以是養氣  
之輔先焉作粥贊

三山吟

六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稽古燧皇鑽火初因石生釜又生甌當時豈便解蒸鑪  
但糜自可食之正吾生有腹今負之龠米升湯寄此命  
茅屋寒風欺儒褐唇龜齒戰舌縮硬此時一甌煖玉酥  
醉鄉日出丹爐迸炎窗吟苦茶煙絕口乾呀呷倦眼瞑  
此時一甌屑玉漿冰雪瑩入心脾竟土如黃金米如珠  
私耕無田官稅橫舉家食粥肯嫌貧顏公猶帶干祿性  
一生抱書飽粥眠太平無事身無病

平旦清明之氣雖腸腑亦潔除焉輒進葷腥極  
爲滓穢清虛故蚤膳止宜蔬豆之屬事佛者饒



不能斷肉惟蚤膳暫撤號為蚤齋儒者吉禮致齋方事鼎俎以養氣體近世齋之為素食者皆悖也此特居凶變之禮然耳故今之蚤素不名蚤齋凡素食以菜為每菜以齋為君宋人咬得菜根百事可做遂為佳話范文正畫粥斷齋遂為佳事所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也齋字俗作齋作菜齋贊

貴公齒白細編貝我少鬮然半黃缺攬鏡此豈食肉相盤腴只合菜根齋林鴉喚起宿夜飢龜腸怕見臊臙涸

三山吟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江南千晦比封君我比附庸割數堊青釀作菹黃作齋生計年年菜吐葉持杯咀咽帶露莖放筋狼籍南山蕨嫁娶未了田宅空累纏正坐頭上髮莫遣羊來踏菜園有妻無肉累少歇更無俗客來攬嘗鼻嗅手剗口咄咄先生此樂誰見之清風披帷月窺闥

食物今古異宜者多若古人祭享日用必有牛犬今因道家所厭恆戒食之六畜毛五羽一而豕為毛最下周禮春宜羔豚四穀惟稷宜豕月令孟夏以彘嘗麥八珍止有魚豚古人之用豚

亦罕矣今天下牢膳豚輒儼然上品不知自何時始諸禽獸肉各有補益惟豚大為本草藥食所輕有肉無筋多食輒發風動氣昏人神智而肉故絕寡風味然俗皆好食之者非以其易參多慙耶寒士不辦得他肉而無處不逢豬肉既與人同食不得不與人同味作豬肉贊

古來嗜好癖更佳惟有肉食傳最罕東坡居士愛燒豬英雄欺人飽莫管未曾作計身後名何如卽時肉兩盃世無不瘦復不俗梅鹽只可移玉版東鄰竹院西鄰庖

三山吟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迎我作賓肯兩袒口厭藜藿嘗倔彊忽佞蘇公頗類誕風瓢吹耳急洗煩日買豬肝事不簡昨朝大嚼今朝無依舊青山落酒殘生當鼎食死鼎烹鼯鼠笑人腹難滿全身須就蟻蝨謀莫待肥尻加雕篆

漢書呂后與高祖攻苦食啖如淳注食無菜茹為啖師古注啖作淡淡謂無味之食也此蓋謂徒有一盃飯喫都無鹽豉耳帝王起布衣貧可至此予士庶也生長貧賤與老母嬰嫠相守荒餒困頓之日久矣進未能致鼎鍾以祿養退不



能營力如茅容郭巨日致甘膳之奉身嘗辭膝  
下則獨使食貧婦以井臼事姑而已夫漢祖夫  
婦貴爲帝后不忘貧賤時母子至親方其苦淡  
念相憐當何如也行遊所至一味之甘心感萬  
里作食淡贊

慈烏母慈雛更孝三年飛啄鬣秃尖使烏爲子定何似  
生人愧此城上黔臣母闕養臣無食飢烏畢逋啄雪檐  
辛苦一飯千珠粒水晶難致盤中鹽園菜價高野菜惡  
藻根澀硬芋苗蔽老人努力不成咽投杖恆持剔齒籤

三山吟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高門野雀巢畫戟有肉如陵竈下饜孟嘗已去馮煖劇  
抱劍未往各生嫌以茲旅食嘗嚙指孤駒惡秣安須籍  
何時詔出大官饌御廩珍果手自拈

坳尊歌  
有序

暨陽周伯高得紫石一拳於綺里子山中腹背  
凹凸試以注酒妙香大發酷類犀觥大氏石之  
奇在形與色不聞以氣味其有氣者亡過能口  
水而已蓋自有宇宙香石故事自茲始己卯冬  
至京口借觀留飲嗅弄數得賦以贈別不足爲

伯高和庶石能言其答我哉

商山何在摩赤霄紫氣蒸爲芝草苗羽人手掇付仙庖  
糝麟臙鳳肉不臊四老食之一老饕攫取正得凝露苞  
裹以荷裳先遜逃歸臥綺里頗幽寥與芝獨結歲寒交  
一日辭芝踏雲躋弟子何人抱芝號芝歎墮地解天弢  
化爲一石形礲礲筮以藏之數在爻千九百年契合要  
欲出不出逢伯高風雨夜至萬靈邀果然山破胎坼腰  
石得之一朵紫豔猶春翹依舊花香嗅不銷辦銜鶴啄  
春雨後一頗小凋蕊遭蟾蝕劇爬搔足知神物非怪妖天工變化

三山吟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毋已勞卻疑綺老蛻骨毛摩拏誰敢馬箠敲生前百好  
都煙飄終留魄礪後人澆實獲我心作酒槽絳腸蒼腎  
皆堅牢氣味猶帶漢宮醪肯使化土沒塵蒿我住黃公  
故邑郊黃公墓在子邑南四明山麓黃綺通家事未遠見之驚拜喜  
更跳魍魎汗面竦背尻無復衣冠覩漢朝東流況復卯  
金刀君且痛飲注逍遙芥舟萬里汎堂坳

破車歌贈錢開少次朱雲子韻  
有引

開少輯同人見贈之作爲友聲集雲子爲唱後  
皆依韻時開少方以尙義蒙難避迹初還作破



車歌助爲悲歎

十二時中車轉軸踏地人間太行曲破車莫待補桑榆  
多買豨脂恣所如三山突兀峙吾子浩若中冷味風旨  
波上出煙岫出雲長噓清淑寫斯文意氣如山指江水  
此身生爲君父死只今猶作菰蘆棲飢能驅人走東西  
潤州太守褫金紫一郡上書市無紙大呼奮袖唱義聲  
欲叫閻闔天王明丈夫忠孝性自足喔咿事婦羞粉綠  
推車不轉寧焚輪斷頭何知有舌存崎嶇世路今猶古  
方穿那作交衢舞寒江迫夜濤怒揚拔劍斫地歌悲涼

三山吟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與子吟詩醕子酒霜風落盡郵亭柳

贈程穆倩次開少韻

程詩畫並  
入妙品

霜岸孤舟泊雲房賦客來江風因雁急尊酒爲詩開坐  
煖屏圍菊茶香蜜口梅槐君影亦好畫我貌難裁

飲微詠樓懷潘無隱

謝樓雲臥俯山城踰脚三山牀下橫高枕當年千賦草  
深杯今日一經程琴亡風入哀絃泣竹在月來孤屐聲  
衛玠無年沈約病著書如許竟留名

周仲馭儀部致其賢祖贈公祀鄉賢錄輒爲誦述

周侯通籍始今皇建元初予叔廣父者後輩從前驅彥  
英符昌運龍虎各驚據至今一榜士名姓豔人呼周侯  
驥南國彪怒出門間籬雲萬里闊氣蹴百錢鷺維時天  
地霽日月方並蘇禁中靜灑掃高桐蔭天衢棘藜易芽  
蕪未幾煩芟鋤周侯投袂起職禮效臣愚始疏論易名  
忠死千秋模九原肉義骨炯炯丹血孤旣乃援正直請  
劍斬短狐雷霆褫冠笏被歸山隅三茅窮谷隱六籍  
竭淵漁鳳穴羣鳥集龍門眾鱗趨道風之所扇吹噓動  
八區賢從介生甫門中蔚大儒布衣雄世久今始光鄉

三山吟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書先達爲簡臣風雅寄銅符我容諸子在壇席布玄珠  
傾崑見瓊寶所價高璠璣璇源有自出賢祖含蘊殊青  
箱傳禮樂幾人得膏腴蠶者猶富貴益知詒厥訐俎豆  
久乃定孰敢倉卒諛巖巖孟巖公奉主拜鬢除父老圓  
橋觀死生皆色愉感歎動中懷欲告偏囁嚅是非千古  
事毀譽吾誰於孔顏各言子疇能令親疏春秋踞龜筆  
霜鉞擬不如內魯微定哀賢親並諱諸季友存孟仲忠  
厚道非迂君子用心至念茲助歛歛本朝史未就志在  
明褒誅此筆不敢假當與周侯俱



遲見袁臨侯少參不得

袁為稅監劾降秩行仲馭儀部來遲之北固既  
聞袁竟造門而去余亦失悟悵然賦此

世屨趨滑稽袁公最礫砢持方而納圓往往道相左直  
道當固窮非因命坎圻公昔校晉士鑄人剖歐冶太行

西至河鐸響千里播曲臺主學政當時臣叔也廣甫水

鏡獨稱公品題妙貼安將歸示子弟樂此手自寫汔今

多士卷玩予未釋把獬豸化構杌磁直何蕞直隨師就

獄門羣弟如赴火嶽嶽吳中丞抗奏彈讒者夕上朝復

三山吟

三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官蹈舞驩區夏誅凶舉元凱此後風絕寡快觀聖明政

非公獨身荷維揚國咽喉中監寄關鎖淮濟溯直沽鞭

筆屬偵邏建牙雙戟門威虎誰言假公乃昂然來孰肯

為其下強笑面猶噴半揖西向坐即用劾疏語出逢奴豎軒

爭道行黠叵犯公鹵簿中便遣赤棒打阿瘡走哭訴此

官健莫惹誣公得遷謫是福本非禍吾友有方生方名元仁

南國子生洪洞劉聞然中丞迎為賓師同閭遊同社於予人外交愛醜無

取捨琢篇全學子渠玉子迺且授經向河汾從游講席

夥公從弟子文淵源識大雅物色得吾友廻軒過於野

握手談胸懷日斜肯駐馬吏俗牽常儀下土風日墮纓

綬互沾沾布袍更瑣瑣陳蕃格孟博如公故足哆勳名

方崇隆風節仍瀟灑文武在攬結此心無不可每代吾

友感愧歎顏尙赭寧知海東雲其下更有我北海知劉

牧擬議似亦頗兼葭思伊人臨風耿獨瀉

黃鶴山

鶴林寺在焉亦名戴公山寺有唐宋斷碑劉寄

奴井寺外為米南宮墓

橘黃酒綠遊黃鶴新釀江濤手自攜春雨鋤新碑字出

三山吟

三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秋風草老墓門迷寄奴田舍空觀井戴老風流尙聽鸚

醉醒緩歸暝色好深山卽在近城西

蓮池周子讀易處

周子愛蓮如愛易易通蓮說兩篇書風流那有大儒癖

同異無嫌諸佛居秋水荷香留枕簟春山草綠到階除

自家生意圖前畫憑向乾坤問舊廬

杜鵑臺遺址在鶴林寺外

杜鵑花爛赤城頭劉阮家家跨鶴遊偷向人間終不久

仍歸閨苑合無憂子規啼罷空臺暮蚊蚋飛來野菜愁



何事重尋股七七神仙蛻骨亦長休

米南宮墓

在黃鶴山北米友石太僕修理後今荒坵僅存

眾香國裏去何年喚汝伽藍公失言鐘鼓自鳴貪作佛  
芙蓉無主定為仙披袍欲拜瓊瓏石洗硯重登書畫船  
可怪牛羊偏獐獬一抔幾變豆麻田

蓮華洞

山在峴與招隱之南迴龍之東志不載此洞

客潤月許日無日不山行嘯侶命籃輿筇屐得暫寧出

三山吟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郭七八里山淺愧林垞樹寒無鳥啼但聞殘葉聲稍深  
見翠篠色過煙嵐靑云此八公洞高士皆弟兄漁樵老  
一處大隱無姓名或云梁太子行宮貯娉婷長門已多  
怨況乃友猿鼯要皆俗傳疑莫更惱山靈遙望招隱石  
杖策同攀登崖广皆鮮異名傳無足稱當時選書人實  
亦小書生使之主六師豈必斬淮鯨英雄難為後霸業  
常無成生子恆惜惜守文不知兵作帝身無終為奴讀  
佛經麪牲絕血食豈待餓臺城天意失三慶蕩舟墜前  
星眇兒頗似父土囊殞虜營香爐因果妄捧詩慟行刑

六朝代已邈歎息無多評坐久更下山霜風所至清踰

嶺東南去放杖行步輕有洞名蓮花正作蓮花形覆花  
仰面看分別瓣蕊莖斧鑿誰雕鏤一一皆瓊瑩其外悉  
花嶼菱芡吐奇英石屏十許丈見客如舞迎其上小石  
洞扣之聲訇訇可以當溫谷辟寒氣欲蒸苦遭老髡俗

蓮花因排撐塗泥墁牆壁蝸牛徒自營一龍駐五馬始  
開天日晶今太守程侯名峴尚有養牛欄架屋壓瑤瓊思借蹇  
帷威趁去酒肉僧語罷聞松風山靈笑而聽洞前連理

梅覆蓋已亭亭用此識僧罪善護花將萌

三山吟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招隱山

一名獸窟志云故戴顓家玉蕊為李文饒故事  
有昭明太子石案存

掃雲無復戴顓家野草何知玉蕊花山下長江收作帶  
洞前老柏髡為叉枯藤絆石蕭梁物活水燒松陽羨茶  
欲向煙蘿便買隱牽人楮墨事爭差

唐頽山望月

月色上方好城隅得此山水浮煙靄合雲過雁聲還客  
夢鐘兼動漁船鷗與閒不須遠汎艇坐嘯俯江關



贈周伯高

馮子還生漢周郎好在吳御窮猶蠹簡髮亂忽此鬚倒  
篋詩皆好遊山屐必俱出門慎攜手世路正崎嶇

伯高索題壽張媪畫

祝年寫起五鬣松雙鵲來棲蒼徑遠足知隸畫皆凡夫  
所見塵俗盤礴了豈曾夢見三神山弱水東去萬里渺  
瓊枝珠蕊不知名鞭螭控鸞導青鳥列真所聚王母尊  
紺髮紅顏皆不老阿母今為學士孫芝根原出瀛洲島  
有孫有子玉樹林階下青蔥踏雲躡都忘甲子加亥首

三山吟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丹臺日月無昏曉何以酌我紫霞觴從母請受錦囊道  
我有十二玉樓圖不畫人間禽樹草喚取飛瓊捧玉硯  
白雲百幅為母掃

楊文襄故宅

姚崇事業竟紆身徐勣兒孫豈乏人當日門庭原傳舍  
於今將相幾名臣智囊借去除宮狗威斧親行清塞塵  
卻笑東齋老柱國默然茶罷太逡巡

王在明白楚避地喜過其家

十年求友常量飢如肉一盞飯數匙今者始得飽摩腹

鼎烹太牢啜無遺燒以醇醪有氣味羞將蘭桂無差池

殺核百家無不有片言發藥療狂癡我友謂誰楚王子  
滔滔江漢勞遠思子為君宗自英少我方剪髮從塾師  
夢尋輒走四千里到今浹紀無見期九疑高高三湘闊  
何如一見王子來我適薄遊子避地此會豈非天假之  
子從圍城挈家走衣裝猶帶戰血悲翦紙未招旅魂至  
驪然見我破兩頤妻子無恙安足道但願新知無別離  
為我開尊剖雙橘洞庭家釀含春滋捐棄琴書及田宅  
艱難攜此酒數瓶欲求良友共嘗此只此高率俗所蚩

三山吟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酒未嘗黃州美正如不識子須眉一朝見子飲子酒  
終夜把臂持屈卮醉語不忘故鄉亂養虎已作飽鷹飛  
磔肉腥臊寧足食那救白骨堆蒿藜空聞檻車徵督師  
當年推轂者為誰九州難鑄用人錯廟謨只許軍容知  
八面長圍築不就驅向伊洛復奚為况乃大旗炤粉靨  
笳鳴掩耳帳中窺莫更謾人作兒戲此舉軍國繫安危  
與子拭涕復狂叫拔劍斫壁東西馳賊何時平須作相  
待我龍鍾無已遲子指我口且飲酒舌存須避蘇君時  
天為蒼生作遇合我能潦倒當追隨欲買山中著書處



說汝四明山大奇望汝匡扶事都了相將入山勿復疑

喜杜退思比部至

時杜丁大憂以避楚亂寄南都

故人天上至遊子客中過別後看無恙情來喚奈何單  
衣新挽雪同枕夜橫戈吾曹皆曠野盜賊爾么麼

蒜山 一名算山

曹操樓船蔽日來周郎一炬悉成灰孫劉從此三分鼎  
瑜亮俱稱十倍才戰血醜江猶赤壁虎皮坐幄竟青苔  
二翁亭畔休歸去多少英雄喚不回

三山吟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揚子渡口感懷

津亭楊柳不勝攀官渡行人自往還烽火乍驚南北戍  
笙歌猶醉楚吳鬢波聲水國蛟龍窟戰氣樓船虎豹關  
自古咽喉須重鎮蚤移幕府控江間嘗議撫軍駐吳門當移京口

北固山後觀石壁同沈茂叔家正則沛祖兩叔

山後石壁峰巖皆佳新築小庵鑿放生池於其

下適茂叔隨張叔來自都門正則沛祖自淮其

舟過京口同遊

山前見纍土山後見石立高崖背陡竦孤峰手對揖天

公斧劈成龍鍾身僵蟄鳥下目睛眩猿緣曉爪澀千歲

藤薜枯四時煙嵐溼始盡此山奇俯仰看不給無須著

宮殿那得開梯級緬想臨江時倚舟摩嶽岌念此竟大

佳金焦非所及何當掘桑田依舊潮痕迥於斯鑿方塘

庵宇初營葺辛苦活數魚魚在池中泣大壑去我咫尺

拘無因入釣鉤本易避作獺方見執出聽策策聲區區

噉數粒安得西江來縱身遊响吸非魚我知魚人魚此

苦一斯人沸鼎中矯褐救當急何繇見天子要以時政

十本蚩宰相村亦恥權謀習房杜與姚崇三賢兩皆失

三山吟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善學古人長鼎鐘庶可拾莫教豺咬魚變理道已畢願

視三子笑徐言苦翕翕時宜略如斯郡國多憮悒三子

遠道來陌頭裏瓊笠攜手殊惘然衝霜歸郊邑有山願

共遊韉馬屢相繫莫愁行路難箭羽紛未戢我知當世

事俱在敝書笈且作遊山人山志同校輯時司土者將

余請家太僕修之

北固石颯峰上僧舍同周松如民部王在明共話

僧是空爲雪浪弟子不下山數年矣

言尋衲子閒得伴松寮靜空澹野雲心留連山鳥性香



熱浮琴清風寒發酒勁歲暮南徐各通遊何日竟

晚坐甘露寺禪房同無聞上人

葉得霜輕墜又飛無情有恨點人衣客留秋老穿芒屨  
僧定翠微掩竹扉石磬聲收鼓角斷寒雅影帶鉢釘歸  
每來靜掃蒲團坐支許於今各杜機

李卓吾酒杯

月夜過王在明飲出小兒杯良工古物也云是  
李卓吾日用器龍湖留別楊定見者在明從楊  
換得余手之感涕極醉而歸

三山吟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龍湖昔是焚書臺李生王霸縱橫才開口輒罵張白眼  
佯狂不受世人哀舉世爲公憤中蝨忽然薙除不耐櫛  
左手搔頭右手哦誅討千秋一丹筆當時國賊方乘權  
妖言變起朝野譴飛羅幾鍛四海郭畫獄遂踏彌天觀  
先生無山不歸隱投老流離寄食窘讀書種子絕東南  
方公族赤李生勿穆皇敷仁四紀中雷霆下逮老禿翁  
天地雖寬出門窄宰相無才才不容七十老翁李北海  
何緣求貴得死罪偃月堂中笑裏刀多少忠良骨化醢  
天下皆癡公獨狂生憎老死兒女牀好頭頸還自家斫

公醉後自摩頂輒有試刀焉能殺余終偃彊少小遺編之識恥病死亦其語云 不離手那知口澤其尊酒莫學罵人有如卮哭向王郎  
盡一斗持卮對影成三人但見影醉寫公真公死猶生  
太平世九京可作難重陳

宗忠簡公墓

李綱初罷岳飛少壞汝長城天謂何不夢家山歸白骨  
空招魂魄過黃河鷓鴣春恨年年在松柏陰森夜夜多  
死去九原猶裂背小朝廷已議求和

徐信之招集

三山吟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載論文避此才暮雲尊酒一時開交逢林下形俱外  
路盡江南首重回卻病著書增七發信之小病新痊憂天觀象  
失三台時慧掃中台月下歎望賞題也識徐元直雞黍殷勤國士  
推

贈紀介公次惲道生韻

騏驥阻江河何如一窾木松栢雖良才無匠不改樸牆  
桃載酒多誰問深山菊天運浩如海梯米沈難漉三復  
感懷篇介公自著凡三十首一悲唐衢哭有才定無命奈此白日  
速高士忍飢吟骨相差食肉太息先生貧贈之薜荔服



重贈紀介公題卷軸

咄嗟人情惡而令交道難風波翻筵次矛戟脫舌端誓  
且誰能信甘飴終鮮歡能無恨張耳未免思王丹斯世  
皆爾耳此方更瀾漫兩子有劉紀劉謂長公老成羣所安劉  
耳竟遺世劉近病耳紀心惟默觀汎然遊鄉曲古道天與完  
我懷本無我中容卿輩寬獨為海鷗鳥何知梟鵲謹無  
須兩梭墮自屏眾溺攢子志誠吾道往來最盤桓各指  
心肝語無盟何有寒

赴劉子約飲正逢其太夫人初度

三山吟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劉叔子家迎急客袁夫人所拜真仙千春進酒瞻珠帔  
萬里縫衣廁綺筵負米慚歸滄海上開尊喜對大江邊  
與君肯向南陔老只待東征御錦軒

夜招劉長公談易

劉名夢震所著有默庵易學

劉向去我久六經誰與談易為天地奧說者書如山寥  
寥四聖後幽室無人探九家空分門京管苦闕斑晉代  
雜壯老王何逸以還宋賢精義學象數偏未諳疇從龜  
馬始親見羲皇顏猗與拈鐵撻敲枕十年間蠹魚嗜碑  
碣鑽研徒自慚散籤斷眾簡丹墨稍訂刪擬為繫前傳

聊以擊蒙頑傳經念不易猶自封破函予所著繫辭前傳未行世北

來到南徐書囊不復擔鴟孤鮮可語口如馬在街塵尾  
挂帳鉤牀頭寢晝酣牆東聞劉子注易常閉關開門肯  
見我歡喜出一棧畫圖幾百个苞義皆微覃濂溪分異  
派牝牡同一園形模爭豪末後來居先班推移一太極  
要如轉連環縱橫無不合萬象真海涵畫前更有點周  
孔竟誰參只此包無極莫待一生三天根窮搜拔月窟  
細鏟鏡河洛皆後出黃鐘於內含玄經腐醬甑卻笑賣  
苓慙子伴堅塞耳聊以遠塵凡我筆子乃舌詰難無不

三山吟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堪申且常失寐欲去祛仍摻常恐我汝渴蓄茗薦雙柑  
感子心貌古昌歎有回甘非我叩鐘鳴子終老默庵操  
矛方入室與子鬪冰藍我歸日月邊易道從此南

京口別諸子次韻

周伯高還江陰程穆倩還南都王在明過揚州  
錢開少往靖江子向南都赴滁久相聚驩一時  
惜別共賦

莫戀尊前別須尋夢後思江山京口合歲月客心馳慟  
哭臨歧路飄零送臘時將離還自惡分手各留詩



漫歌留題崇福觀

君不見高皇定鼎於金陵三山香火方崢嶸賜田萬頃  
供佛僧又不見肅皇玄修醮大內虜降真仙天語對陶  
生病死蒙恩賚秦漢唐宋各盛衰民風風偃常從之大  
都佞佛勝諂道怖死人多貪生少代元帝出西方人狐  
鳴彌勒抹紅巾將相一人嵩山寺形如虎病眉眼異聖  
朝有道崇儒書外道舍弘未屏除黃冠骨癭黑衣胖釋  
迦微笑莊周歎君不見觀中道士典羽衣坐餐清露同  
鶴飢不如僧鉢能錫飛何時畫井四民肥瞿曇聃耳逃

三山吟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同歸一道同風無是非

同程穆倩發京口至南都道中戲柬卻寄潤州詩

酒諸友

少聞京口酒幾被新語誤老兵定羸人容易謬題譽濁  
過膠牙錫釀甚齶齒醋決水長江流難滯腸胃酣苦辭  
惡酒來懼然脫繫捕醉遊憶江山回首因北顧遠別難  
為歸他鄉易如故悵望潤山高猶見城雲暮夜息款段  
橋朝驅款段步出門寒月白炤我裘破絮俯驚驢無首  
始覺埋深霧行行角巾斜屢望道邊樹所悲驢背溼霜

薄化為露華確傳蹶急丁零聽鐸訴誰憐烏啄瘡但擬  
馬知路汝飢奴當芻汝倦客少駐驢鳴答我言感公肯  
存注幾年賦癡骨類我不見怨筆罵多妄愼默默無告  
語樂哉今日騶努力願僵仆恨我非驪黃漉汗慚恩遇  
鳴罷更長嘶喜躍轉惶遽同行有程生駭聞怪其故世  
無介葛盧覆謂予言督程生坐肩輿與子憊而呼足使  
陶亮安將毋并春怒子後我愧先驢難為人助疾驅入  
帝城人驢各散去來朝必重過道里同記注寄謝諸故  
人敢忘舊歡釀速醞十斛醇歸途還治具此言如見負

三山吟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恐敗酒中趣寧留建業渴不向潤州吐

三山吟

馮侍郎遺書五



簞溪集目錄

卷一

懺舌詩十四首

磨兜堅祠迎神詞六首

寄李研齋

過半塘翠邏菴弔石樓先生十韻

卷二

鞠小正序

與吳霞舟書

簞溪集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皇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進柱國光祿

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鄴僊馮公行狀

簞溪集卷一

馮侍郎遺書六上

明慈谿馮京第躋仲撰

詩

懺舌詩十四首

不幸好辨矢口以直指阜畫素吹夷囁蹠逞其雄鋒連

挫坐客何以改之為橫棱尺

不幸好談清言于于屑玉細唾炙輶疾驅塵尾松枝奪

人自誤何以改之為無口瓠

好為強聒覲面箴規交淺言深口是心違未聞良藥強

簞溪集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而施何以改之為含膠飴

好為尙論故紙是瀆經疑史糾手誅筆戮夢與鬼爭追

訊舊獄何以改之為封固籠

不幸為文纂言萬軸不飽枵腹何以改之甘酒肥肉沒

字是助

不幸為詩叉手吟成喪我鬚莖何以改之一往沈冥樂

在無聲

乃耽教誨弟子成羣鉤黨可畏何以遣之勇撤桌比捲

堂而退

乃嗜諫爭處士橫議廟堂所懲何以噤之吾無與焉以  
待時清

不幸好哭途窮路歧徘徊一慟賦而分馳何以善笑面  
破韡皮旦旦解頤

不幸好罵輔以白眼牙關劍戟爲禍不淺何以導諛承  
顏忍澠人人稱善

尙捫我舌弗生抵突孔子大聖有取木訥三復白圭斯  
爲明哲

曹公漏言自咋血濺賀敦刑死引錐刺子中散獄中幽

董溪集卷一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憂志恫

使口如鼻祇宜斂氣使口如足所至縮縮使口如瓶何

言可聽

鄭賈程朱輯傳簪箋遷固李杜皇皇大篇綴名勝達繫  
籍聖賢何以師我曰磨兜堅

磨兜堅祠迎神詞六首

潭潭先生人貌而天古之傳者多以立言爾獨異是以  
不言傳默如瘖如其中塞淵

在漢得之司馬德操是爲冰鏡故以靜妙伏龍鳳雛都

不足道

更有焦生煮石爲糧蝸牛廬舍問答都忘舉世無耳先  
生括囊言亦不解祝嘏殺牂

晉有阮公精通玄理眼存青白口忘臧否兒輩蛙鳴空  
脫塵尾

泊乎隋唐有醉之鄉子仲長子宜君宜王臣視河汾奴  
視薛房把杯陶然不言含章

愛此數公三緘苗裔我師哲人異代同契黃金鑄像周  
公遺制奉之配食諒同臭味春蘭秋鞠薄言設祭以禱

董溪集卷一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吾災以養吾氣

寄李研齋

在昔慚溫嶠於今恨趙苞國讎與家難都逐螭灘潮上  
續甬上青舊詩

過半塘翠選菴弔石樓先生十韻

攀葛巾方冑披煙策乍攜橫岡盤磴路斷峽吐迴谿篠  
合孤亭窈松深一谷迷昔賢曾寄傲今我獨含悽此地

悲青草當年感白雞

先生歿於辛酉

琴亡秋水咽客散夕猿啼

飲慎浮瓜澗逢樵載酒隄茅堂全壞處桂樹半萎吟誰



問山中月空翠石上題吟魂招可下只在翠微西

詩上

簞溪集卷一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簞溪集卷一

馮侍郎遺書六上

簞溪集卷二

馮侍郎遺書六下

文

明慈谿馮京第躋仲撰

鞠小正序

予每從市肆閱書歲乙亥得鞠小正一篇於淮西市題曰晉陶淵明著其言簡而數似為晉宋人作世之推求鞠故實者必稱淵明然則種鞠東籬下故能究其理而盡其法者也其書以秋九月為正儻亦不奉宋正之微旨耶鞠記黃華本諸夏正抑黃魏統之色也晉所從受

簞溪集卷二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代子滅則思母而宋運故當用魏德勝之爾又鞠窮也華事至此而窮其歎身與國之窮乎淵明之俯仰感興於一鞠有以夫古人之意不必如是然是乃古人之意也其大小注論種植法甚詳不定為誰注然後之愛鞠者求之此一卷書足矣古人為學祀先聖先師若以陶為鞠聖得不以此書為鞠師也哉他時三經業成當倣茶竈祀桑苧翁於籬次畫葛巾遺像庶幾與鞠並蒙其福焉

經義

與吳霞舟書

延平拜延台教不知天翻地覆一至於此從海上傳行  
在諸同朝行止不能一一具詳然得承老先生道候安  
吉天留一个臣以佐中興正如瞻烏皆散有鳳孤翔一  
不爲少吾道因之未喪斯文於焉不墮不孝生平宗依  
之私倍萬恆喜者此也聞主上眷知晉秩大宗伯此位  
清華甚爲得人賀不孝嘗爲浙福前事言今日之事軍  
中非朝中也但當務立軍不當務立朝廷官府但當備  
三軍六軍不當備百官也天子以三尺在馬上何暇垂  
旒裳鳴黻珮耶故今日五禮當先講軍禮而後及其他

寶溪集卷二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可耳然禮莫先於名分莫大於君臣其次莫嚴於華夏  
老先生出其腹笥叩其囊智能以禮佐戎卽是以禮佐  
國於中興乎何有如蕭梁中興畢竟以元帝爲稱首彼  
蕭督者至於借北狄以傾中國豈非梁武之罪人耶漢  
室光武中興劉盆子以百萬眾降曰待以不死天子以  
國爲家國統所在卽家系也宋至中興爲高宗而傳之  
孝宗雖家天下平有官天下之義焉此宋祚之所以靈  
長也凡此皆禮論之緒言率意及之以供塵尾發揮可  
乎君子愛人以禮祝進事吾君退交吾友老先生以其

精者潤色中興以其緒餘陶鑄弟之頑樸可也仰藉台  
庇得再同朝攜手皇路甚善願不孝已是溫太真以下  
一流人不復可入第一流長與門牆辭矣

雪交亭集

皇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進柱國光祿  
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尙書鄴僊馮公行狀

公諱元颺字爾毅別號鄴僊曾祖變贈中憲大夫祖季  
兆嘉靖甲子科舉人仕工部司務卒官累贈南京光祿  
寺少卿父若愚萬曆乙未科進士仕至南京太僕寺少  
卿贈太常寺卿累進階正議大夫事見神宗實錄及襄

寶溪集卷二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陽志母淑人顧生子二長子元颺崇禎戊辰科進士仕  
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公其中子也繼母姚淑人無出  
庶母張安人生季子元颺以五經中崇禎癸未科進士  
釋褐兵部車駕司主事馮於浙郡望最高其先縣婺州  
始遷於慈谿金川鄉吳越入宋時始祖禮部尙書文直  
公叔和至公爲二十四葉孫公生五歲喪顧淑人祖母  
錢太恭人撫之天質若穎絕異常兒讀書瞥見不忘攬  
筆成文齒少於其兄十二歲一切以兄爲師友愛周旋  
未嘗暫舍凡所誦習從兄受取其所銓評者以故古今



鄙什累句公率不經目年十八補邑諸生二十一兄弟同舉於鄉行卷文妙天下一時謂之合璧天下稱之曰大小馮君二十五成進士當選庶吉士公年少有才名館閣爭欲羅之公避往西山不就試以三甲願爲令選授廣東澄海未之任丁父艱服闋赴京正逢逆奄擅權鄉人有欲以在平處公者在平田爾耕里也一日再詣公云第往滿歲卽領銓矣當路大賢也而何疑焉公謝絕之補廣東之揭陽公性本弘恕爲治尤崇德教昔太常公守襄陽九年視民如家襄陽人至今誦之爲羊公

寶溪集卷一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後一人公政事承其名父風流其士民親愛之都絕去君民常分於時海盜劇甚閩廣騷然前後七犯邑城公倡屬守禦有備賊每攻失利而退先是城臨大港賊舶乘潮直入舉檣擬樓堞公爲投石築七星堆堆成賊舟不復能前已而賊或平或降公助臺司經理有力焉山寇僞贊明王者流突入境公屬疾遽起就與率甲往勦之一日夜破其三營俘斬五百餘人賊遁去建文起書院初祀韓文公以陽明弟子季公本高忠憲公攀龍已下脫一千三百六十餘字身外也併糾及吏侍郎田惟嘉時相聞

之憾公次骨五年南禮部郎周君鑑以建言爭內遣事除名公疏言年來中外小大諸臣湯開遠郡吏也金星耀世皆也華允誠等部曹也黃道周等詞臣也皆以言自效而名爲言官者寂無一言臣愧滋甚願得罷臣言官還鑣原職又上愛惜人才疏以講官姚希孟言官趙東曦獲罪外謫請留之並不從八年烏程以舊怨逮故禮侍郎錢謙益給事中瞿式耜時大獄猝起意在羅織中外皇駭羣謀盤牙布伏不可解公所以左右消禦之者百方乞事解竟不知縣公力而錢瞿未至獄烏程遂

寶溪集卷一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去位公於二公爲後進固素無周旋者九年倪公元璣以讒去位公疏救之併追論烏程擠逐文公震孟之罪皆不納十六年都御史劉公宗周爭繫治給諫姜埰行人熊開元事而僉都御史金公光辰乃救解劉公上震怒將同得罪公言今日此請臣實與宗周共約云皇上未嘗罪言官下詔獄請且乞付刑部當共入諫必得請乃退但宗周次當先言語太切直繇其平生切直性成僚友間面斥人過固當屢責臣以佐樞無狀也今若以此罪宗周臣應同受其罪上意稍解兩公竟罷去又上



嘗言劉宗周崛彊公對青宮正須育德若使兼領宮僚專侍東宮左右朝夕進規最爲稱職上首領之而不能  
用公平生於扶進正直抑退衰惡以身殉之當人患難率蹈危傾資非所計既多隱德而事亦甚夥不勝紀武陵相公總督山永時上平賊策請凡天下有曠處所令悉聽民開採以散賊眾公極言其非謂此乃聚賊非散也遠罷之武陵奪情起復除兵尙書旋入閣檄天下兵八面尾賊爲盡賊計援兵至者數多少期日先後悉不問糜餉二百八十萬功竟無成時上當朝以兵餉出入

董溪集卷二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贏絀數至八十五萬爲憂公面論兵食合一所以足國之道此八十五萬缺餉非所憂也退復申奏爲言兵部但知責戶部之餉而戶部不知問兵部之兵出入安所稽覈卽如勦餉一說初議用兵十二萬故措餉二百八十萬通計一年食今據所報兵數不滿八萬則已溢餉百萬矣更去來先後計日計兵其數豈止此哉又況邊餉爲數至五百七十餘萬之多其積弊不知凡幾所謂覈餉不如覈兵之明效也武陵聞之與其黨初甚窘已卒寢其議然諸閣臣皆思齟齬公而其道無繇會公都

諫秩滿當陞京卿以太常少卿起事閣臣格之久不行已而除命竟下故太僕寺卿史堃以言官追論其巡鹽贓賅二十餘萬捕治之史蓋宜與初執政時腹心也言官爲南科臣張君焜芳張亦浙東人史乃獨心疑公辯疏橫誣及之閣臣擬旨削官付外推上遽令駁改特詔不問而史既死獄中籍其家公在戶科時戶部議生財以天啟間科臣周希令曾言應天等七府地方孳牧草場有原額六十萬頃之說規遣重臣經理其事公特疏爭之云按會典嘉靖十年差御史勘定七府草場共地

董溪集卷二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五千五百三十一頃有奇內堪種地計止二千四百一十四頃餘耳再考萬曆會稽錄所載七府官民田土全額爲頃不及五十萬牧地卽在其內何乃反有六十萬頃或訛畝爲頃相傳成誤乞先敕南京屯馬御史會同所司覈實然後施行疏入上悟從之七府吏民得以不擾公嘗憂國用建議請重錢法以爲國權今之銀不以權錢而舉天下錢運之北自北散入西北邊勘復之於南故雖江海易竭也夫銀自不足而錢自有餘南錢十  
四文當銀一分是百四十萬止爲百萬也北錢固宋當



一錢則周之母錢也而一文止爲一無子錢以分之是  
二百萬而止爲百萬也今加派二百八十萬通欠日多  
莫若置銀取錢錢十文卽爲銀一分北錢以五當十南  
北錢得互輸于母通行則加數益多名爲取之而實與  
之雖曰加徵謂之平錢法可也貪吏無所得耗盜賊苞  
苴無所得輕資擅山而鑄則無窮之源也宋乏錢而用  
鈔此難爲行今乏銀而用錢豈難爲哉庶於皇上不忍  
加派之意仰成不小部議不能行又嘗因邊餉不繼疏  
論錢法以爲生節之道無如邊腹並鑄一法塞上乏錢

寶溪集 卷二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局錢行之不遠而部發金日出郊畿稍南以窳局錢  
而私鑄益多今楚地設有錢局矣竊議九邊皆可鑄而  
因已行之法山海爲先各布政司皆可鑄而酌水陸之  
會臨清爲要山海聽人輸餉如中粟例給以鹽引或開  
事例而管口卽舊兼鼓鑄祖制以錢事屬兵部則將卒  
皆可彈壓矣臨清軋廠一差事簡任久可使兼攝而貨  
艘往來皆令附載銅受價先以廠銀爲銅本以鑄息補  
還俟錢息多卽軋費可除蓋錢有五弊鑄不得地一也  
設專官二也乏銅本三也銅不易致爲姦商耗四也上

礙局錢下違民用五也行臣之說五弊悉去而邊可實  
國可裕在內則齋盜無憂在邊則屯種有本其利且無  
窮惟敕部斷在必行已部議竟停廢之使公輸錢鑄錢  
議得行必可足餉減賦奚至加派之外無財用他日且  
議及鈔法也聞一中涓言御屏上黏有八疏皆經濟事  
而公疏得二通焉上嘗因省歲恤獄公在刑科上疏請  
頒繫一日出刑部獄者二千餘人尋更上疏請復刑部  
大小參之制且言入獄諸犯大抵笞杖徒流居十之九  
而幽繫病染動與死鄰非有死法而就死地固法之所

寶溪集 卷二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宜更也請自今永著爲令凡罪不至死及事非追道者  
皆須分別保候不許一概入獄如此則令甲謳頌歷千  
萬年矣優詔報答而有司奉行卒無能將順德政者公  
在太常以前司禮王體乾匿所上孝靖孝和兩太后册  
寶於私家得罪伏法乃令駙馬都尉鞏永固攝行補獻  
以兩司禮奉將册寶往奉先殿前故有五門中有神門  
神所繇道也次左右爲帝門又次左右爲王門駙馬當  
繇王門入不可從司禮後而兩司禮者亦不肯僕事駙  
馬意欲別行人自帝門公與執爭傳語往來久之公言



少時聞神廟孝事兩宮每二輦並行不可有所去就常  
分手扶輦中門而進司禮亦聞之否耶司禮曰聞之公  
曰此卽今日司禮奉行故事也兩司禮當各扶冊寶與  
直從神門入爲宜司禮不得已從之又問拜跪班次公  
曰祝文無司禮名駙馬拜於殿下司禮侍立殿上太常  
讀祝司禮納香王冊寶於神座前訖駙馬拜而退司禮  
乃四拜殿中奉祀丞奉帛從入殿可以贊禮駙馬太常  
俱不復升殿此儀注也事畢司禮初意色甚惡至是悅  
服上聞之亦喜念補獻無故事而公倉卒禮成協神人

雙溪集 卷二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意願謂司禮曰禮臣有此解事人因貸兩司禮銀四百  
兩先一日司禮從禮部移文太常取制帛二具獻兩太  
后而不言當合告祖妣將用此註誤禮臣公知之以宮  
禁有搜閱法潛繫兩帛於臂而入已司禮先篋帛果噴  
責太常乏祀事公從容言此司禮失取帛帛故在也今  
奉祀丞舉進之司禮以故氣奪云陞南京太僕寺卿公  
與諸當軸不合屢乞外遂除此官寺署駐滁州賊屢至  
滁飲馬於江公上疏以爲守江南者必守之於江守江  
者必守之於江北滁和二州其阨險也請設兵置將建

環山營從之其築隄濬濠開敦文訓武二堂濬柏子潭  
築墨雲臺欽欽亭其上修歐陽陽明諸祠大正書院建  
寶宋齋各有碑記存性樂林泉在揭嶺無事每多游涉  
至滁愛其佳山水南太僕故爲仕隱公神情所關搜隱  
輯廢豐山苻溪之間往往多新蹟矣父子先後居是官  
太常有祠在醉翁亭西公生祠在琅琊遷南京通政司  
使通政司職掌通達下情特受民詞送所司奉行隨卽  
奏聞故事嚴重牽連輒破家而多因私口請枉陷富良  
又府部各官司濫受詞訟贓賄公行公惡之至卽請禁

雙溪集 卷二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絕詞訟願自臣通政司始凡南京輕事赴訴五城重事  
直赴北京投進南諸司一切敕斷奏依立石民間誦之  
陞兵部右侍郎兵尙書陳新甲伏誅公攝之晝夜條覆  
諸事疏日數十通積弛爲之一張時賊再攻汴城築長  
圍汴困急報久不通公爲特設候騎遣間謀運糧餽之  
始獲致城中奏章得其情狀屢檄援兵渡河總兵劉澤  
清先以數千騎渡河軍壘成將議次第置營以達於城  
而諸將逗撓不進賊來急攻兩日夜澤清亦拔營還公  
議更置保督保鎮馳往受代奏請未及行而河決汴城



已沈鳳督部將廖應登李自春汪正國等以罪檻車徵久不至公固慮其有他密請於上制令一切營將有罪援送次傳非宜準臺府得在所置獄奏上取進止因亟移教各軍府俾遵後令皖幕府止有兵五千人以三將領之已乃聞李汪二將皆擁兵自衛洵洵將為亂廖守桐城潛遣人迎賊張獻忠獻忠兼程赴之而廖比知事得寬遂不納賊急攻城既無內應復潛兵出掩賊走之桐城獲全及鳳督疏至始言事不橫決而國法仍伸以為中樞操縱得宜也請合關寧登津四鎮及閩海水師

東溪集卷二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統以大將圖搗口巢北聯朝鮮為復遼計逾年軍成而關外失三城尋盡棄不守矣禁旅統於中官置勇衛四營公以其所統猥多飽食無用請依萬曆四十二年制額萬人為準俾留兵萬四百有奇供陛楯函簿以一萬一千餘名併入京營操練以資居重而調防鳳陽八千人中官率禁旅暴悍難制總督屢言其不可用公令就改之遙隸京營別受節制上皆從之京營招置降夷聚族郊畿殆萬人議者咸有李文達于忠肅諸慮而患驟動無名公因勸督募兵未足遂請佐以夷丁及新除大

同延綏諸將使分將數百人往號為親兵資給優遺之一時肘腋害除初建議時訛言囂然上為數日廢眠食中夜三五傳旨公執議甚堅已廷斷從之夷眾帖然撓者讒不得行左良玉初岬於朱仙鎮收潰卒入襄陽軍情叵測遠近危疑臺臣有請以良玉委秦督誘殺之如賀人龍故事者公密疏保良玉力排羣議不用特撫慰之用良玉請用李猶龍監其軍良玉感涕誓以死贖前踣議南都防守俾閭巷悉置柵行保甲法各舉一人主閩門事清察流土姦良而以巡城御史分駐五城督察

東溪集卷二

十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以原守城市兵卒營東西長安街及雞鳴山虎踞關清涼山諸廣虛處江上募通泰水兵補造戰船足額分堠會屯江外則以蕪采營兵進守和之昭關操江都御史移鎮采石浦口營兵進守滁之關山馬鞍山提督將軍駐浦口及增皖撫兵事皆施行然公素羸多病以七月十二日受事至十月六日病作得代公臨事明敏觸手輒了無所凝滯於國家典故政事大小利病無一物不諳悉究徹每於上前應對如流他人語吃塞輒代之言倪公元璐嘗語人曰我號為曉事然在上前上或默



然每患思竭馮公辯如決溜能令上問能令上答終日  
言乃可不厭十五年九月六日上召朱成公吳恭順侯  
五閣臣及吏戶兵三尚書並馬遊西苑遊畢宴於明德  
殿公以尚書與馬皆下馬殿前上臨門南向閣臣侍於  
階諸尚書立階下上命公前公辭以侍郎不可躋尚書  
著次上曰無嫌而遂進復命之前乃復進至參諸相公  
列次上攜公手語及祖父兄弟世受國恩兄撫天津弟  
領貢舉上曰知卿固世家宴畢與公論兵事甚久共閱  
御馬得佳者百餘匹出營中所制火箭以示公公爲辨

筆溪集卷二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良楛於是中樞虛宁久上意已心屬公公以多病不  
堪劇任遂力辭尋病發隨舉侍郎劉餘祐攝理已乃用  
張公國維張公踰年以口故去位中旨特簡用倪公元  
璐於戶部使理財公於兵部使治兵一時兩尚書眾謂  
得人上喜語於朝曰昔堯命四佐舜有五臣平治天下  
固無庸得人多也與倪公素同志稱金石交遂一意口  
口臺弊取平生所言兵食合一之說奏行之二部互置  
司專官參總兵餉公至戶部堂與倪公聯坐面命胥史  
參稽帳籍羣胥初逃匿不至公大怒詆責之天子聞而

嘉焉於是察得浮餉三百餘萬兩耗蠹百端杜窳幾盡  
兵部選用軍將請自各軍副將以上繇廷推選擇參遊  
以下督撫舉薦於搜羅責成爲宜上允從之而兵部請  
寄賄鬻諸實遂絕吏人緣此往往皆求斥戶掾至相欺  
爲呪咀焉然訶事者猶僞爲求官屢袖金門下徘徊不  
得通而去謝病後始知之或謂此皆有所受命云武事  
旣積蠹壞甚文武封疆吏類不得其人公嘔心振飭規  
模欲次第一新之上亦倚眷恩數異常密旨一日夜數  
至兵事深祕公條上輒焚藁草亦未嘗爲知識言之在

筆溪集卷二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四十六日及病中所上三百五十七疏具有錄目公  
自誓以破賊爲己任請以孫督師傳庭堅壁潼關專辦  
李自成左良玉堅壁襄陽專辦張獻忠西應蜀北阨闖  
東顧鳳皖鳳兵隄淮保定兵隄河俟尅期會師而不可  
浪戰須賊飢困無所掠突土團聯結旣成所用降將劉  
洪起李際遇李際期等閒謀得畢施乃議進取以漸蹙  
之首以催戰爲戒謂自遼難以來二十餘年喪師口寇  
覆轍宜爲深鑑屢於上前與廷臣質爭云皇上若必以  
戰速爲利遲爲鈍請先收付臣獄一戰而勝斬臣可也



及奏頻上言之甚力以白高兩將不可任手書叮嚀諭  
孫督戒以勿速戰輕戰更付一擲則決裂不可復支持  
宜厚集兵力多貯糧芻致賊而毋致於賊迺公謝病後  
言官交章復請催戰以逗留罪孫督勒令出關豫中餉  
不具足軍興倉卒進兵賊轉誘之前自九月十三日至  
十七日復大寒雨車陷泥濘輓夫多凍死糧盡師退兩  
將先逃師遂大潰先是公以舉人王真卿聯結河南土  
寨獎順誅逆有成效公病中本部竟奏用真卿爲車駕  
主事以遂前功以試御史趙譔經理滇黔土司病稍閒

蘇溪集 卷二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猶保任進士陳丹衷副將成大用續往粵西經理土司  
擬悉發其果銳以勦楚蜀諸賊以撫口舊將張致雍經  
理口口口用馬市餌之使貳口先殺口使口口無  
馬則可坐困併任口口口經理口口口謂口本不強也  
以西北諸大部落合之故強散則弱矣又修舉茶馬法  
使行大僕苑馬養種馬選用士人優其事任度五年牧  
馬可成施設皆具有條貫比謝病一切事都廢已舉朱  
之馮撫宣府欲遂任以總督病中猶請易置宣府大同  
暨河南陝西保定各督撫官凡公在部不滿兩月而病

以病假四閱月而允放得歸公去未幾而倪公亦以鈔  
法不行解戶部矣蓋公少嬰氣弱形質羸立骨見衣表  
其令揭陽時遇疾垂殆士民奔走營凶具乃復生遂患  
眩暈崇禎四年十月監光祿在寺中寒暴疾篤甚獲痊  
然夙痼緣此屢發五年十月十九日蚤朝侍立文華殿  
門忽踏仆折齒殞絕禮垣傅君朝佑自東班趨西就地  
抱持之宗人儀制司郎中起綸自下趨前出袖中薑咀  
納諸口有頃始活乃掖之退上坐視亦惻然不言御史  
糾儀特命不問後屢以病乞身不得遂六年奉差南京

蘇溪集 卷二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病予告八年奉差河南復以病請不許九年冬十二  
月逢長至節習儀靈濟宮拜伏地不能起扶救得蘇已  
歷太常太僕通政無歲不因病乞休並不許還朝以攝  
樞務病作旋愈比掌中樞任遇既隆乃以匪躬未嘗一  
夕解衣寢素有便血疾至是下旬日間幾以石許計  
困臥百許日兩足枯萎遂尪瘵不可復起遣醫賜瓜果  
相屬太醫視脈者亦以不可醫報命九月二十二日上  
手敕溫諭卿忠憤才識足濟時艱但今有恙須調朕豈  
不念目前寇口機宜亟藉中樞調度或卿稍資調理或



暫舉賢自代朕佇望奏報卿密奏俱經覽過殊合軍機  
委宜次第施行公承旨猶昇疾至部與署樞侍郎張公  
伯鯨共盡諮商時因關外二城失守復議檄天下勤王  
公謂口冬月大舉野無掠食偵聞口口死口口立其子  
而口口爭立故亟取四城自効此來必止八酋一部之  
眾勢不能久且中後所以內應破中前所繇黃詩棄城  
逃臣料寧遠兵將必能守此一城無事張皇專憂口今  
惟當誌飭關內河北諸軍俾三輔有重防兼備口寇則  
急務也乃罷檄公臥理旬餘日滋憊困卒不可自勉強

尊溪集 卷二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遂舉南兵尙書史可法都御史李邦華自代而廷議推  
起復都給事中張縉彥爲兵部添設侍郎上超用之尋  
竟改本部尙書矣凡公所營綜端緒自攝理者已漸紛  
更營將參遊以下官遂復連牘啟事縉彥至竟不事事  
聞賊入城時縉彥固偃臥部中不之知也初上厲聲語  
廷臣云問賊欲北渡則云守河問欲過河則云守關問  
若出關則云守城樞臣處分如此可若何羣臣愕眙不  
敢對豈知戰兵盡調赴真保守兵以靳給糧不遣登陴  
併一城之不守以與賊也公歸里猶事藥餌聞變慟絕

蓬跣匍匐至會城願與疾從義旗之勤王者久之知不  
可得則日夜北向叩頭與其兄津撫右僉都御史元颺  
相抱叫絕呼天呼先帝願一死從地下以得蚤赴溝壑  
爲追隨殉難諸人之後又復徧走西湖關岳于諸公祠  
祈死有病不肯復藥元颺於九月朔日卒公悼君哀兄  
悲憤彌至兄病時一切扶持撫摩湯粥圍榻皆公躬親  
之未嘗以病自怠兄死強起視含斂猶能手書相訃重  
九日病遽篤次日黎明卒遺命吾死將上見先帝白布  
裹頭及身不得以袍服斂及無用浮屠法家人並從之

尊溪集 卷二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生萬曆二十六年五月癸卯卒崇禎十七年九月乙  
未年四十有七斂之日手足柔軟屈伸如生蓋公歷官  
中外自縣令於天啟六年赴任廣東崇禎四年除授戶  
科給事中五年巡視光祿六年差齎糧長敕諭往南京  
養病八年起補兵科差封周府九年轉禮科右給事中  
至京轉刑科左給事中十年奉差巡青十一年巡視京  
營遷戶科都給事中本年陞太常寺少卿十二年陞南  
京太僕寺卿十三年陞南京通政司使十四年陞兵部  
添設右侍郎十五年轉本部右侍郎又轉左侍郎十六



年陞兵部尚書以五月二十六日至部七月十二日病  
作出部病中夢囈語皆爲軍國故呻吟喘息纔屬不忘  
口占奏章時時密封上之天欲戡賊則公將不病公不  
病則必不去公不去則國事庶不一償至此數當中圯  
將相無人公在位日綦淺然殫智竭忠百年極壞欲以  
數旬幹之而不可得既上下鮮應憤慨兼懷以此重增  
其疾未幾抱病去國可以無死然追念口寇禍深君國  
淪喪求死得死卒如其志海內知與不知皆痛惜之公  
爲令以禦寇功奏最己巳口始入犯薄都城公聞之與

雙溪集 卷一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郭庶常草檄募士期其赴難當事以山海寇並發遽尼  
其行在諫垣條論口寇事宜皆中機要故素以知兵其  
推嘗疏言誤事諸臣意本蓄縮而曰時不可口志在便  
安乃云才不能任急則過爲張皇緩則口從頽弛以臣  
愚度今時勢妄謂口必可滅賊必可平患任事無人耳  
古人不具論如近日經事皇上者徐光啓詞臣領御史  
練兵孫承宗閣臣屢在疆場苦竟其用必有可觀何至  
當食歎無將才如皆悠悠失幾淬厲不前臣雖至陋願  
策驚鈍惟皇上所使執政以大言罷之九年口入塞破

昌平陵寢震驚公累疏條畫戰守狀及請令兵尚書張  
鳳翼親率師禦之因以護陵謂鳳翼人雖庸甚而其官  
曰大司馬且中樞數年將帥皆其所用使之自贖誤國  
計必忌生張公受命未出軍以憂懼卒又疏請上親征  
云口盤踞陵園援兵不赴司馬束手臣乞皇上赫然一  
怒發憤親征非敢効澶淵孤注之舉也蓋六飛親駕師  
徒必綿互數百里今賊近在百里之內則執獲屬之前  
茅中權自不待動而口氣已奪是乘輿未出國門而坐  
奏不戰屈人之績矣上不許已追咎所言不用云口見

雙溪集 卷一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居庸有備卽舍居庸鞏華有備卽舍鞏華京東有備卽  
舍京東而西以趨良涿我不先護陵使入陵後不先救  
昌平使破昌平不先隄沙河使過沙河又復日緩一日  
不邀不擊賊顧居南而兵顧居北天下豈有逐口入內  
之理今大兵集涿乞速遣分援間道急擊奉旨約飭而  
已將士卒無用命者十一年廷推陝撫太宰商公以公  
堪辦賊公亦慨然願往而上念公多病特見留十二年  
口還至津霸聞公自請擊口願得授兵萬人以副將黃  
得功及火器若干具付臣臣馳往必破之朝議方主不



戰疏入留中佐樞日宣大拔兵至城下謀易總督執政  
借此欲出公以公名上上雅知公體不能塵霧特改用  
孫公晉其本兵柄病日屢疏請出往督師謂臣身既病  
正可得在軍輿載以死自效惟中樞無臥理法下有脫  
簡缺五  
百三十  
公過首善書院有感而作詩曰維貞皇帝神授  
符赫然浹月追黃虞君臣羞道桓文事詔出明光徵大  
儒有臣元標首應詔誰並進者臣從吾一時諸儒相繼  
入王道蕩蕩民所趨貞皇雖逝嗣皇少譬之日出時未  
晡聰明要自天所植鬼子未向人挪揄諸儒謂可睹上

寶溪集 卷一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治一往霍霍開荒蕪請為天子建書院揭以首善天之  
衝漢唐宋代何足數升堂入室泗與洙當使亂臣賊子  
懼如陸有軌水有桴豈無贖鼎相錯列能由是路亦吾  
徒越歲壬戌策進士臣臆蒙與諸臣俱二十為學志方  
壯晨起盥漱遵修途少焉諸儒次第入鳴鐘擊鼓聲淳  
于衣冠肅對寂未語森若披古賢聖圖儒者寧盡闕世  
務憂天往往多訐謨有時抵掌說忠孝秋風蕭颯吹眉  
鬚乃知名教自足樂炤耀萬古焉可誣鬼子見此氣沮  
喪蠅聲相逐紛胡盧讒之天子語橫甚曰宋之敗繇程

朱曰今多事豺虎亂衰衣博帶何其迂輔臣向高為此  
懼手自伏疏震青蒲誰為此言告陛下當付之吏法當  
誅天子寬仁置勿問忍見白日舞妖狐於乎諸儒死不  
恨魯尼鄒孟誠何辜長夜慘澹鬼子嘯天地反覆無事  
無乙丙之際不可說故老欲哭徒嗟吁丁卯八月聖人  
出讒者慄慄憂頭顱湯網吞舟倖不死又聞奉書東降  
奴臣臆再入問書院門外細草閒啼鳥聖人豈不重經  
術時危未暇陳蒼珙竊見京師富梵舍口語以嘔拜以  
膜亦有高閣祀天主譚兵治曆喧齟壺獨使書院屏弗

寶溪集 卷一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臣臆敢復借微軀卿雲縵縵天子都諸儒靈爽應未  
徂大道經天終有孚幸甚為念臣區區公詩體佳處固  
絕逼杜陵也歲甲戌予假在里與小子讀經山中集子  
弟結九業社身為都講而屬小子為都授以羣經諸子  
古史今典詩賦字學兵略音樂及山水遊各為一業聚  
徒分侶卷部皆有程限剋日課較條教精簡不肅而成  
為門庭良法當與胡安定並傳爾公去任後以敘擒劉  
超功加太子少保敘平賊袁時中功晉宮階一級蔭一  
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訃聞敕予祭葬卹典公娶夫



人奉化鄔氏生子二愷愈府學生娶翰簡沈公延嘉女  
愷憲聘御史向公北女女二長嫁給諫阮公震亨中子  
府學生廷蒞外孫四人次嫁工尙書張公九德孫縣學  
附生鴻遵卜兆於本縣德門鄉之王界嶺將以明年乙  
酉某月日甲子葬公而今臘之二十二日先權厝於北  
郊其孤礮石以待附槨之文垂諸不朽以小子爲公知  
且知公者從公遊日久當悉公本末使代其草具行狀  
將求海內之大人君子與公同志同道者而爲之誌銘  
顧公立朝至慎密平生未嘗以奏草示人而小子私所

尊溪集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記識荒略未及向知交間採詢見聞實多疑闕輒牽率  
如左以授孤於廬次謹狀崇禎甲申臘月朔日小子姪  
京第躋仲泣涕拜稽首狀

馮太保文集

尊溪集卷二  
馮侍郎遺書六下

馮侍郎遺書附錄目錄

卷一

傳記

高宇泰雪交亭正氣錄傳

光緒慈谿縣志傳

遺事

黃忠義日本乞師記

黃忠義四明山寨記

周容浮光杯記

馮侍郎遺書附錄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卷二

酬贈詩

劉宗周用韻寄懷馮躋仲兼呈留僊津撫

董德偁步劉念臺先生韻贈馮躋仲

吳應箕馮躋仲京第寓戶部園郭孟白萬程招

同涂石丈世琳移尊亭上

吳應箕花枝詞爲馮躋仲納姬作

黃宗義憶舊事

黃宗義紅葉本事詩 七首之一

張煌言送黃金吾馮侍郎乞師日本

全吾騏日本乞師使者返棹四首

董守諭庚寅十一月十四日哭馮躋仲社兄十

首 有序

董德偈和不了道人哭簞溪子八首

李文纘哭簞溪子和次公韻十首

萬泰哭簞溪 有序

徐孚遠哭馮躋仲

張煌言輓馮躋仲侍郎

馮侍郎遺書附錄 目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高宇泰哭馮躋仲詩四首 有序

黃宗義三月十四夜夢萬履安及亡友陸文虎

馮躋仲

馮愷愈榕堂漫識 八首之一

全祖望甬上擬薤露詞 浮光杯

蔣坦擬明末溪上十三忠樂府和從伯炯作 有序

董守諭五哀詩之一 馮司馬妻葉氏

全祖望甬上擬薤露詞 相公裙

酬贈文

陳宏緒與馮躋仲

卷三

簞溪府君著作存佚考

馮侍郎遺書附錄 目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馮侍郎遺書附錄卷一

九世族孫貞羣編

傳記

雪交亭正氣錄傳

鄞高宇泰 元發

馮京第字躋仲慈谿諸生博學閱覽居平好談經濟國難後入閩上中興十二論隆武帝召見大奇之授職方主事改御史視師浙東至衢而虜兵渡錢塘公乃之舟山與肅虜伯謀為興復策多不合意怏怏從張名振至崇明應吳勝兆為颶風所漂僅以身免乃從安昌王乞

馮侍郎遺書附錄 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師日本舟中且拜且哭旬有餘日卒致其血書日本人為之色動然其師竟不出丁亥十二月初四又從攻寧波不克於是去舟山至吳興聚眾數千亡何又敗又渡錢塘入四明山中依王翊翊以兵付之京第倚山為城立老寨於杜畧練兵數月頗有可觀而督撫蕭起元下令教團練逕攻破杜畧團練從而犄角之積兵甲數屋盡為所得翊走天台京第匿民舍以免明年翊兵復盛京第亦收拾殘卒自為部京第自負經濟然欲以承平體待其士卒不為人所附故往往致敗監國在舟山授

副都御史升兵部右侍郎虜先繫其家屬母尹氏徙燕妻葉氏自縊子頌年十五斬於市妾二沒入官營為妓建義受禍之慘未有若京第者也虜兵破四明山寨購京第甚急其將王昇降附欲致京第為功謂口口之曰馮侍郎人莫知其處獨昇知之耳引騎往得之鶴頂山中京第已病甚固山金礪以攻山寨駐寧波京第見之不肯跪田雄在側掠之仆地明日遇害時十二月十四日也未幾昇亦殺

貞羣案此下有與吳霞舟書小雪日集微詠樓

馮侍郎遺書附錄 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宗忠簡公墓諸作編入集中不錄

檠菴曰日本乞師其謀始於周崔芝芝少時往來日本以善射名父事撒斯瑪撒斯瑪者日本一島之主也黃斌卿之至舟山崔芝以都督領水師乙酉冬告哀撒斯瑪願假一旅以助恢復撒斯瑪許之許助兵三萬軍需戰艦一切不資中國俟芝自往受約於是芝益市錦繡珠玉奇物與斌卿合謀將以丙戌四月十一日東行而兵部尚書余煌寓書斌卿以叛將吳三桂之用虜為戒斌卿遂阻芝芝怒而入閩其明年監國封芝為平夷伯



於是芝復理前約日本待芝不至其意寢衰所遣使又多商賈不能得其要領故日本之師不出及定西侯名振應吳勝兆之謀馮躋仲同往至崇明遇海嘯喪其軍殆盡於是躋仲同安昌王至日本乞師先是歐羅巴國欲行其教於日本其教務排釋氏中國之所謂西學也日本倭佛乃殺歐羅巴之行教者歐羅巴精火器所發能摧數十里舉國仇日本駕大船置火器向其城擊之日本謝罪大船始退退一日而躋仲至長崎島日本新遭外國之侮聞外國人至一切不聽登陸躋仲遙望而

馮侍郎遺書附錄 卷一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哭晝夜不絕會日本之巡方者過長崎收血書達其國主躋仲還舟山而使斌卿之弟孝卿從商船待命孝卿出入妓館不為所禮遂不出師日本初用洪武錢後鑄其國年號而不敢銷毀藏之庫乃助孝卿為軍需舟山始行洪武錢

光緒慈谿縣志傳

馮京第字躋仲號篋溪少負高才下筆數千言內承諸父元颺元颺教師事山陰劉宗周漳浦黃道周與於復社元颺撫天津有祥子嶺按地在密雲縣志本明御史及一統志作嶺子嶺

敵功京第與焉毅宗錄之未用唐王稱制聞中京第上中興恢復十二論授職方主事改監察御史海東逸史作崇禎十三年進士誤又云授行人改禮部主事福王立以原官召未赴南都亡杭州繼陷乃從里人沈宸荃等起義紹興監國按浙東南至浙東陷聞隨亡京第將起兵於家擢御史為大兵所捕脫身入翁洲就威虜侯黃斌卿時大兵定江南吳中豪傑猶出沒太湖以翁洲為外援故兵部尙書陳子龍輩說松江提督吳勝兆歸南而以帛書乞翁洲應之斌卿志在自守不欲往富平將軍張名振與京第善京第勸之行至崇明颺風覆舟盡喪其軍京第等

馮侍郎遺書附錄 卷一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皆就執中途得脫歸翁洲平夷侯周崔芝少時往來日本與撒斯瑪王善日本三十六島各有王國王以大將軍總制各島撒斯瑪於諸島中最強崔芝時以水軍都督副斌卿守翁洲因撒斯瑪王乞師於大將軍許之斌卿使其弟孝卿副京第往日本成約至長崎不聽登陸京第於舟中朝服拜且哭凡十有餘日會國王遣人巡境見之取京第血書以去句餘上音注篋溪侍郎再乞師日本望島而哭淚盡繼之以血日本人見者撒斯瑪王聞長崎拒京第曰中國喪亂我不能援而使其臣哭於吾境不亦恥乎言於大將



軍議發各島罪人以應京第先還除姚縣志朱之瑜與京第偕行至長崎許

發罪人三千京第先還已而事不行之瑜遂留留孝卿俟命長崎多官妓孝卿

日夕酣淫見輕於其國但致洪武鵝眼鏡數十萬報聘

洪武錢者日本於明初入貢所鑄後用本國年號鑄錢

遂封其錢於庫至是以充幣京第乞師不得責斌卿令

以奇兵西略寧紹台三府會鄞評事董志寧職方華夏

以帛書通侍御李長祥職方王翊而乞師翁洲京第大

喜強斌卿以師入先一日降紳謝三賓發其事城中有

備長祥翊志寧俱亡去夏等死之時太湖尙未靖京第

馮侍郎遺書附錄卷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乃之湖州起兵武康天目山中擾歸安烏程諸縣屢敗

復歸募兵谿上與翊合軍守杜嶼全祖望撰張侍郎夢

寨大起其時先後立營者曰馮家軍則簞溪京第

也曰王家軍則篤庵翊也○時夢錫與京第合軍大兵

以團練軍破之翊走天台戊子冬翊以天台之援至復

與京第合軍杜嶼南疆釋史翊以四百餘人亡入天台

之翊謂部下曰官兵非團練為導則山形險惡未易窺

也乃由天台至四明擊散鄉眾之團練者兼旬中隨道

收合得萬餘人京第亦出己丑明年監國自閩中至健

春再破上虞走其知縣得其印 明年監國自閩中至健

跳晉京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是冬僧湛微自日本來

言於蕩胡伯阮進曰得普陀山寺慈聖李太后所賜藏

經為聘日本師可得也進以告名振時名振以定西侯

當國乃合疏請召京第為使以澄波將軍阮美副之國

王聞之大喜已而知湛微偕來則怒初湛微在長崎狡

獯自尊大以其為中國人也逐之日本法不殺中國僧

有犯則逐再犯則戮及同舟美欲殺湛微京第曰此中

原之不幸也乃放諸荒島載經還復與翊合師西山回

風洞中浙中拘京第家屬以招之不至將羈其家屬於

京京第母尹年高妻葉勸尹自裁毫不省葉夜半縊錄

其子頌京第仍不至尹徙燕道死得京第妾令作書招

馮侍郎遺書附錄卷一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妾不可京第日東望臨河泣必繼以血自是性頗厲

御下漸酷京第本儒者將略非所長又頗以門第自重

視山寨諸洞主蔑如也諸洞生有欲殺之者以京第忠

且一門受禍原之京第自喪母茹素不近媵妾與士卒

同甘苦日再餐惟一鹽所部有擅取人瓜壺者殺無赦

寒則解衣予卒自裹片絮忍冷得一粟必與卒共之故

所部憚其威亦懷其惠翁洲以山寨相犄角得偷安而

孤忠為國王翊王江京第三人而已監國再加兵部侍

郎兼官如故屢挫大兵庚寅十一月十一日大兵扼大

郎兼官如故屢挫大兵庚寅十一月十一日大兵扼大

郎兼官如故屢挫大兵庚寅十一月十一日大兵扼大

郎兼官如故屢挫大兵庚寅十一月十一日大兵扼大



蘭四出搗山寨京第已病信麾下王昇言移營仗錫病甚入灌頂寺昇數月前已約降至是引大兵至十三日械京第見金礪挺立不屈鞭箠雨下罵不絕田雄從旁掠之仆地明日行刑大帥畏其罵銜以枚劊其心醢之從者都督張元以下五十人亦罵不絕以死全祖望撰鵝鳴先生神道表先生入四明山道巖參侍郎軍事奔走諸寨間庚寅侍郎軍殲先生亦被縛侍郎之嫂先生妻母也匿於其家又跡得之待死牢戶中有大將部下卒願得京第一肩一臂食之許焉因負去葬之鄞城北袁鈞鄞北雜詩注引續耆舊傳馮侍郎臂董給事志寧頭皆葬周公橋最張後陸宇燁葬王侍郎頭於兩冢間鄞人稱三忠之墓

馮侍郎遺書附錄卷一

七 四明叢書 初園刊本

元河南人王昇竟以叛其主將不忠伏誅先是京第愛簞溪山水之秀因以自署欲就隱卒以兵入山中亦天定也全祖望撰墓志京第教子有法頌聰敏酷肖與母葉並赴獄大帥欲留之不可葉縊之次日與職方楊文瓚同死於市蔣炯書馮貞婦事引續甬上耆舊傳諸子没人勳貴家鄞萬斯同贖而歸之全祖望撰萬貞文先生傳

遺事

日本乞師記

餘姚 黃宗羲 太沖

周崔芝號九玄福清之榕潭人也少讀書不成去而為

盜於海其人饒機智儕輩皆聽其指揮嘗往來日本以善射名與撒斯瑪王結為父子日本三十六島每島各有王統之其所謂東京者乃國主也國主曰京王擁虛位而已一國之權則大將軍掌之其三十六國王則如諸侯之職撒斯瑪王即薩摩於諸島為最強與大將軍相首尾崔芝既熟日本故在海中無不如意私行至家為有司迹捕繫獄三年賄吏得解乃變姓名為盜如故久之招撫以黃華關把總稽察商舶乙酉秋思文皇帝加水軍都督副黃斌卿駐舟山其冬崔芝遣人至撒斯瑪

馮侍郎遺書附錄卷一

八 四明叢書 初園刊本

訴中國喪亂願假一旅大將軍慨然許之約明年四月發兵三萬一切戰艦軍資器械自備其國之餘資足以供大兵中華數年之用自長崎島至東京三千餘里馳道橋梁驛遞公館重為修葺以待中國使臣之至崔芝大喜益備珠璣玩好之物以悅之丙戌四月遣參謀林甯舞為使期以十一日東行將解維而斌卿止之曰大司馬余煌書來曰此吳三桂乞師之續也崔芝怒而入聞福州既破鄭芝龍劫眾議降安昌王恭梘尚書張肯堂侍郎朱永祐忠威伯賀君堯武康將軍顧乃德皆言



不可雀芝涕泣而謂芝龍曰雀芝海隅亡命耳無所輕重所惜明公二十年威望一朝墮地爲天下笑請得效死於前不忍見明公之有此舉動也抽刀欲自刎芝龍起而奪之後數日芝龍竟去丁亥三月雀芝克海口鎮東二城乃遣其義子林臯隨安昌王恭楨至日本乞師不得要領而還戊子御史馮京第謂斌卿曰北都之變東南如故并其東南而失之者是則借兵之害也今歲無可失之地比之前者爲不倫矣斌卿於是使其弟孝卿同京第往至長崎其王不聽登陸始有西洋人爲天

馮侍郎遺書附錄 卷一

九十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主教者入日本日本倭佛而教人務排釋氏且作亂於其國日本遣兵盡誅教人生理於土中者無算驅其船於島口之陳家河焚之絕西洋人往來於五達之衢置銅板刻天主像於其上令人踐踏之囊橐有西洋物卽一錢之微搜得必殺無赦當是時西洋人復仇大船載礮而來與日本爲難日本講解始退退一日而京第至方戒嚴於外國京第卽於舟中朝服拜哭不已會東京遣官行部如中國巡方御史禿頂坐籃輿京第囚致其血書撤斯瑪王聞長崎王之拒中國也曰中國喪亂我

不違恤而使其使臣哭於我國我之恥也乃與大將軍言之議發各島罪人以應京第先還日本致洪武錢數十萬蓋其國不自鼓鑄但用中國古錢舟山之用洪武錢由此始孝卿假商船留長崎待命長崎多官妓皆居大宅無壁絡以綾幔分爲私室常月夜每室懸各色琉璃燈諸奴各賽琵琶中國之所未有孝卿忘其爲乞師而來者日夕酣淫見輕於其國其國出師之意遂荒矣己丑冬有僧湛微自日本來爲蕩胡伯阮進述請兵不允之故且言金帛不足以動之誠得普陀山慈聖李太

馮侍郎遺書附錄 卷一

十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后所賜藏經爲贄則兵必發矣進與定西侯張名振上疏監國以澄波將軍阮美爲使上親賜宴十一月朔出普陀十日至五島山與長崎相距一程是夜大風黑浪兼天兩紅魚乘空上下船不知所往十二日見山舟人驚曰此高麗界也轉帆而南又明日乃進長崎凡商舶至國例撥小舟讓出入名曰班船阮美喻以梵筵乞師其王聞之大喜已知船中有湛微者則大駭初湛微之在日本也長崎有三大寺一曰南京寺中國北僧居之一曰福州寺閩浙廣僧居之一曰日本寺本國僧人居



之南京寺住持名如定者頗通文墨國人重之湛微拜其位下湛微所能不若其師而狡獪多變乃之一島名賤泉者其島無中國人往來不辨詩字之好醜湛微因得妄自高大惡札村謠自署金獅子尊者流傳至於東京大將軍見之曰此必西洋人之爲天主教者潛入吾國急捕之以其爲江西僧逐之過海日本不殺大唐僧有犯法者止於逐再往則戮及同舟湛微欲以此自結於日本阮美於是始知爲其所賣也遂載經而返然日本自寬永享國三十餘年母后承之其子復辟改元義

馮侍郎遺書附錄 卷一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承平久矣故老不見兵革之事本國且忘武備豈能渡海爲人復仇乎卽無西洋之事亦未必能行也

史臣曰宋之亡也張世傑嘗遣使海外某國借兵陳宜中亦身至占城借兵崖山旣陷兩國之師同日至遂不戰而返今日之事何其與之相類耶忠臣義士窮思極計海水不足較其淺深徒以利害相權如余煌者眞書生之見也

四明山寨記

餘姚 黃宗義 太沖

四明山在漢晉以前通謂之天台其後分裂天台以爲

四明蓋周圍八百里連山疊嶂谿險之極唐咸通元年裘甫之裨將劉從簡率壯士五百奔至大蘭山據險自守諸將共攻破之大蘭山卽四明之心也則四明之爲山寨也舊矣丙戌六月浙東師潰某時率師渡海規取海鹽海寧二城報至而還十日遣散餘眾願從者歸安茅瀚字飛梅溪汪涵字叔二帥以五百人入四明屯於杖錫某意結寨固守徐爲航海之計因戒二帥聯絡山民方可從事二帥違某節制取糧近地二十日某令二帥守寨出行旁舍山民相約數千乘二帥不備夜半

馮侍郎遺書附錄 卷一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焚杖錫寺士卒睡中逃出盡爲擊死二帥被焚丁亥餘姚人王翊王江聚兵於沿海爲黃斌卿內應斌卿攻寧波不克而去翊遂入四明山中戊子三月破上虞殺攝印官浙東震動建虜合兩郡之師由清賢嶺入義師屯丁山以待之待久而弛按甲空營虜師驟馳之義師狼狽失措一時爲所屠者四百人有孫說者聞丁山敗救之中流矢死直立不仆御史馮京第自湖州軍破亦聞行至四明與王翊合軍杜舉守關馮牙軍容甚整虜撫勒兵東渡下教鄉聚團練攻杜舉破之其別部邵不倫



亦見獲京第匿民舍翊以四百人走天台依定遠將軍  
俞國望翊謂諸將曰是皆團練之罪也虜兵雖健我視  
其銳則避之懈則擊之非團練爲之向導彼敢行險地  
如枕席乎然虜兵團練豈能相守吾卒雖殘其破團練  
尙有餘力乃自天台至四明擊破鄉聚之團練者隨道  
收兵一月至萬餘人而京第亦出己丑春又被上虞走  
其知縣得縣印當是時浙東山寨蕭山則石仲芳會稽  
則王化龍陳天樞台州則俞國望金湯奉化則吳奎明  
袁應彪皆擄掠暴橫而平岡張煌言上虞李長祥又單

馮侍郎遺書附錄 卷一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弱不能成軍惟王翊一旅蔓延於四明八百里之內設  
爲五營五內司王江則專主餉勸分富室單門而下安  
堵如故履畝而稅人無不樂輸者平時不義之徒立置  
重典異時巡方訪惡徒爲故事翊所決罰人人稱快浙  
東列城爲之晝閉胥吏不敢催租縛民惴惴以保守一  
城爲幸皆薦誠講解翊計天下不能無事待之數年庶  
幾爲中原之應也自上虞出東徇奉化虜師方攻吳奎  
明奎明力不支而遁虜師追奔至河泊所翊猝遇之而  
戰虜師大敗六月上駐驛健跳所分使使山寨拜官授

翊河南道御史王江戶部主事左副都御史某上言諸  
營文則自稱都御史侍郎武則自稱將軍都督未有三  
品下者主上嘉其慕義亦遂因而命之惟王翊不自張  
大僅授御史御史在承平時固爲顯要而非所論於今  
日諸營小或不及百人大亦不過王翊一部今品級懸  
殊以之相臨恐爲未便大學士劉沂春禮部尙書吳鍾  
繼皆以爲然定西侯張名振持之不肯下初諸營迎表  
皆因名振以達獨翊不關名振名振不樂曰俟王翊之  
來吾爲上言之也翊朝行在覩其軍容陞右僉都御史

馮侍郎遺書附錄 卷一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翊曰吾豈受定西侯鈐鍵哉山海久不寧有爲建虜謀  
者曰此皆失職之徒所致苟招撫而官之鮮有不願解  
甲者矣會稽嚴我公知之僞爲告身銀印曰請自隗始  
遂昇以都御史招撫山海湖州柏裏甫會稽顧虎臣皆  
降我公將渡海發使者入四明山中翊之前營黃中道  
曰嚴我公動搖山海寧可使之達行在哉烹其使分羹  
各營敢受招撫者視此我公踴躍遁庚寅三月翊朝行  
在陞兵部左侍郎八月破新昌拔許山九月虜師將攻  
舟山惡翊中梗金帥由奉化入田帥由餘姚入會師大



蘭山帳房三十里遊騎四出以搜伏聽者翊避之於海  
馮京第以病不能行匿鶴頂山為其降將所致害於寧  
城辛卯七月翊還山中所留諸將降殺且盡二十四日  
大星墜地野雉皆鳴為團練兵執於北溪過奉化賦絕  
命詩入見海道海道請觀絕命詩授筆於翊其詩結句  
云平生忠憤血飛濺於羣虜書畢擲筆以撻海道面徑  
出虜帥將會定海繫翊以待每日從容束幘掠髮修容  
謂建虜曰使汝曹見此漢官威儀也八月十三日虜帥  
畢集陳督訊之翊坐地上曰毋多言成敗利鈍天也汝

馮侍郎遺書附錄卷一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又何知劉帥注矢射之中肩田帥中頰金帥中脅翊不  
稍動如貫植木絕其吭始仆從翊者二人亦不跪掠之  
則跪而向翊羣虜見之皆為泣下曰非獨王公忠乃其  
從者亦義士也王江之母為金帥所得以招江江削髮  
為僧見金帥於杭問訊而已安置省城母以天年終江  
買一妾其妻日夜勃谿鄰居無不厭之江憐妾而黜遣  
其妻妻攘袂數江登車而去聞者莫不薄其為人一日  
江出鄰人以其妾在不疑既而不返始知向者以術脫  
其妻也江既得逸遂與張名振引師入長江登金山遙

祭孝陵題詩痛哭丙申江復與沈調倫聚眾四明山聲  
勢浸衰調倫見獲被害江亦病創而卒自此十有九年  
山中無事甲寅冬復嘯聚半載而平然皆偷驢摸犢之  
賊徒為民害其父殺人報仇其子行劫寢失其傳矣  
史臣曰四明山本非進取之地某始之欲塞焉者亦如  
田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之意不意後遂  
踵其陳跡割裂洞天雖然王翊之死於田橫何遜焉

浮光杯記

鄞周容 茂三

馮侍郎遺書附錄卷一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餘一規唇傷半米缺矣而每一注酒則珠光上浮朝紅  
夜白如沐日浴月焉之西夏余曾捧杯敬酬者三戊子  
春黃帥使人之徐市島為楚申胥以杯費島主人卻之  
雖同袍不賦而餉遺優渥不啻百牢且輸洪武錢千萬  
以返未幾翁亂黃兵死此杯遂不知何真矣嗚呼發出  
於窯無情物也亦安所感受而熠燁如此豈其得日月  
之精華厚歟夫宇宙內人物草木何一不受恩日月者  
而獨此杯也耶或者晦冥昏濁之運徧於人心特留此  
燭火餘明於一器乎用費之意亦示以一器云微不忘



兩曜可卜金鏡未必終虧銀灣未必終蝕也吾特恐翁  
亂後或爲愚夫悍卒所得驚其光怪翻疑爲不祥而按  
劍者有之然神物之成必有所爲應有山川星斗遙相  
呵護故去而復返杯之靈也不欲以中原之祥瑞夷爲  
屬國之玩具也異日當出用於世余將設衢樽徧邀世  
人而酌之使飲光含輝庶幾曉其晦冥滌其昏濁以還  
於化日霽天則此杯也者殆猶銀甕出而榮光見矣因  
爲之記至於島主人卻杯厚餉遺不可謂島中無禮若  
洪武錢所繇則商於彼者爲予言昔洪武間以錢賜貢  
使無所用於其國故貯至今日而來歸凡此皆事之可  
記者也

馮侍郎遺書附錄 卷一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馮侍郎遺書附錄卷一

馮侍郎遺書附錄卷二

九世族孫貞羣編

酬贈詩

用韻寄懷馮躋仲兼呈留僊津撫

山陰

劉宗周 起東

平生惜知己不如君知臣知臣鑑臣素世人何貧貧避  
近逢吾子肝膽濯修筠遺我去國篇猶然謀致身齷齪  
羞當世援我鄒魯淳迂闊遠事情所至多參辰但恨學  
古疏敢云磨不磷束髮際清朝賡歌良可因漸依日月

馮侍郎遺書附錄 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光自謂攀龍鱗持祿既兩月慷慨氣未伸負此司諫職  
豺狸盈簪紳帝曰汝辜哉虛子召蒲輪老臣泣隕首士  
爲知己徇臣死不足惜滿目傷荆榛失路日已久倏爾  
裘葛新回首天尺五仍復留河津感茲舊游地棲棲如  
蔡陳胡騎方狐狡漢兵多鼠馴烽煙斷南北積骸枕水  
濱桓桓馮開府忠義冠人倫提兵疾風雨往來畿輔頻  
勞苦不言功謗書傾高旻亦有馮仲子介馬撲胡塵在  
昔淝水捷內舉不避親賦詩可卻敵請纓豈猶人青山  
尙無恙還我折角巾披髮欲何往蹈海空自淪舉世皇



皇者爲此七尺珍，慟突摧天柱，長嘯斥地垠，終當攜手去，封侯未可逾。劉子全書

貞羣案詩中所云去國篇今失去

步劉念臺先生韻贈馮躋仲

鄞董德侗平子

大節昭星日，責惟子與臣，在家傳令子，在國誦嘉賓，勁中松柏心，飭外竹箭筠，毋欺不負學，自分竭乃身，慨茲藝林輩，舌銛心弗淳，升斗皆君祿，報國何參辰，膽赤刃可破，玉堅磨豈磷，事君猶事父，卯角已書紳，腥塵徧江北，半載道絕輪，渡河抵濟上，瀾野徒荆榛，卸鞍訪夙識

馮侍郎遺書附錄卷二

二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促膝話酸辛，膚功懷吉甫，蔽芾滿河津，退師樽俎上，雄憤爲我陳，不料京畿外，屯營尙沸塵，桓桓馮夫子，士卒甘苦勤，三戰熊羆勝，盡由籌幄人，從此搗巢穴，鏖吹壯綸巾，仰止高山近，斯文幸未淪，欲圖國士遇，侈言席上珍，愛物天垂憫，除殘地裂垠，聞雞輒起舞，擊楫敢逡巡。續甬上者舊詩

馮躋仲京第寓戶部園郭孟白萬程招同涂石丈

世琳移尊亭上

貴池吳應箕次尾

南國司農也有園，一枝遙借帝城偏，鳴鏢並立花邊馬

好事能移沼上筵，豈有星光臨雅集，難言龍臥淨烽煙，明時不用歌燕市，慷慨觴飛雨後泉。樓山堂集

花枝詞爲馮躋仲納姬作

貴池吳應箕次尾

窈窕花枝醉後持，絳紗紅蠟已低迷，已知賦筆能干象

暫屈西軒試小眉

遠山黛色有還無，似與輕煙寫一圖，馮郎不會猶憐意

肯便輕舟去五湖。樓山堂集

憶舊事

餘姚黃宗羲太沖

十二年來入舊京，當筵屢見共知名，燒殘一紙風波惡

馮侍郎遺書附錄卷二

二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寧使人疑是有情

吳次尾馮躋仲陶英人事○南雷詩曆

紅葉本事詩

七首之一

餘姚黃宗羲太沖

小窗風味絕塵囂，未畫幽蘭香在毫，一紙風波投絳燭

只因曾與其登高

陶英人座上吳次尾馮躋仲出一紙欲拘顧媚余引燭燒之○南雷詩曆

送黃金吾馮侍郎乞師日本

鄞張煌言玄著

中原何地足依牆，惆悵徵師日出方，龍節臥持多斧客

魚書泣捧豹衣郎，黃河北去浮青雀，滄海東迴獻白狼

佇聽無衣萬里外，繡弧應復挂扶桑。奇零

日本乞師使者返棹四首

鄞全吾騏北空



海外賦無衣飄零亦可悲卻聞高廟幣尙重夏州夷事  
類占城香心懸背井癡悲風何瑟瑟落日黯長崎日本  
中所貯洪武錢數十萬助  
軍於是海上諸營皆用之

墨寶鎮三車九蓮重白華遺臣仗佛力玉軸上星槎計  
以無聊拙人從萬死賒到頭終不濟帝釋亦吝嗟時以  
太后所賜補陀藏經  
為幣然終不得師

一代膏肓病都緣咕嗶儒科名成黨部帖括豈兵書不  
道鯨波遠還求雁塔儲從今非進士未許任包胥時以  
無甲第出身  
者故不出師

馮侍郎遺書附錄 卷二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落照實堪哀浮光賸有杯誰人撲燭火重與振昏霾漫  
道扶桑盛寧知牝唱衰空餘萬斛血為逐海潮回日本  
后臨朝而衰即覽承之妻也浮光杯詳  
見吾友周容所為記○續甬上耆舊詩

庚寅十一月十四日哭馮躋仲社兄十首 有序

鄞董守諭 次公

躋仲死於市國人憐之者半予二十年好友畏  
吏不能枕其尸設位哭之於家嗟乎吾子事畢  
矣亦復何恨所恨者諭徒能哭子耳

君亦了吾事予將悲後生鱗枯肆狸爪翻鍛侮曷晴自

足爭今古何當論敗成鑄金范誼士誰敢諂虛名

昔聞子山棲臂血點點丹泣與干猿續身將一葉單飢  
餐鹽裹飯衣削絮寒雖死心猶苦明山石自酸

奇羞天下事不死丈夫心有膝還如鐵吾頭已付礎錘  
鉗苦君父冰雪老胸襟矯矯猶龍性哀哀無鹿音

慈顏破九泉果不負訣言誓廟還元氣臨河傭血痕躋  
著誓廟文以母  
故日臨河泣血 二馮高品目六子其忠魂華王屠痛下

西山淚悲歌北斗昏

夫子命云瘁彼天不可稽從行無架閣樹觸少鉏麕以

馮侍郎遺書附錄 卷二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胃罟網能無悔噬臍人謀失舟楫一水黑雲迷

賦物皆如識簞溪寫我憂君傳蘭正統世識鞠春秋鹿

易仍存宋柴桑不系劉著書關氣節草木砥中流躋仲  
簞溪子著蘭易鞠小正託言宋之  
鹿易晉之陶潛其後卒蒙難溪上

擬漢萬言策揮毫華岳凌軼唐三山吟排墨雲霞蒸檄

自寶王刻書同賈傅矜空餘著作手淚盡讀書燈己卯  
有三山吟成  
寅著讀書燈

溪上多君子傷心獨我徒君才原跌宕劉晉自廉隅前

死遭纜鼠今亡痛哺烏兩賢欣有託餘耳是庸奴劉瑞  
當小



字曰晉瑞當屏  
於訟而憤死

愚忠是吾節欲殺奈君何報國雕蟲誤謀身碩鼠多生  
之無氣節辱甚亦么麼金石豈不堅芝蘭香風過

烈烈婦氏葉錚錚頌作孤心寒百口盡天喪一門扶名  
棺麒麟舞才窮鵬鳥呼無能枕尸哭深夜醉屠蘇續甫  
上者

舊詩

和不了道人哭簞溪子八首

鄞董德偁平子

惜死非無故六年瞬息生世心原異面天目未描真盡  
是衣冠種獨為君子成寧同文信國異代拜嘉名

馮侍郎遺書附錄卷二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壯髮留還白傷心苦膽丹投醪懷百旅灑淚誓三單遠  
路貽親瘁高山逼帝寒可憐柴市北孤谷晚風酸

楚漢猶難判偉哉陵母言可誇心共盡誰與劍同痕燕  
水應埋骨明山自斂魂夜來天際望斗極未全昏

名全身匪昨世事竟難稽不願身為鶴寧求人放鷹空  
餘顏守舌競惜鄧侯臍山鬼時相喚追蹤烈士迷

多才世欲殺自昔為君憂骨傲爭霜月風高託素秋不  
教天祚宋空使世知劉第恐矜為善芳名只獨流

傳說中原事山光水色凌同舟還搏擊有意說歌蒸夫

子千年淚壬人一旦矜大星中夜墜何處亂漁燈

在昔持牛耳誰為賣國徒息存留好友軀在託偏隅一  
自凋如葉皆成逋若鳥人心劇盜賊何必罵傭奴

日月自不熄身名豈遂孤寸心列祖降一室五倫扶已  
證仙城迴還驚厲鬼呼故山雨露在何日問昭蘇續甫  
上者

舊詩

貞羣案天鑑先生和不了道人詩謝山采其八

章入耆舊集尙缺二章末由訪求

哭簞溪子和次公韻十首

鄞李文纘昭武

馮侍郎遺書附錄卷二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日月甲申後賢人悔吝生天平授馬腹識者憎鷹睛隻  
手將安辦連飛總莫成有身寧齒劍祇為惜空名

縱云疏劍術奚忍負燕丹風櫛完絲纓雲餐隻影單虎  
韜應讀憤勞面亦驚寒一沒有餘喜旁人強佐酸

昔讀帝城嘯從知烈士心革羈馳萬里顛骨飽千礎大  
義真擎日兒曹各捫襟斯文今併喪誰續谷中音

走筆追三策垂書擬萬言匡時原不腐墮甑已摧痕落  
落冠裳侶哀哀義烈魂名山留國史忍聽世途昏

卻悔從頭誤惟知共古稽講帷尊白鹿託國訪蒼鷹戰



伐爭雞距羶腴割蟹膾紛紜無定吾道豈當迷  
談兵怒一擊劔骨寫千憂未殄慕容部仍災大有秋生  
何愁報漢死豈失依劉寸碧寒溪水那曾向北流  
文章冠海內百尺未云凌風雨蝸郊集煙霞層閣蒸君  
才爭欲殺鬼物故堪矜吾自了吾事孤懸暗室燈  
獨於人世裏高揖古之徒李密羞亡命駱丞悲喪隅歐  
刀看雅雅碧血叫烏烏門戶安庸計遺編付段奴  
闔門皆就死君死復如何野客吞聲細秋原哭燹多皇  
天應鑑未鼠輩尙存麼一酌寒山血孤空子夜過

馮侍郎遺書附錄 卷二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與子甘霜舊金陵氣韻孤縞冠一日繫沙社百年扶黃  
口遺兒泣酸風野木呼莫談當世事兀坐仰屠蘇續用  
上者

舊詩

貞羣案鮫埼亭集朱金芝忍辱道人些詞云哭  
馮詩輓簞溪侍郎作也今檢不可得附記於此

哭簞溪 有序 勤萬 泰履安

簞溪之死逾年矣驚魂未定哭之無聲今當其

死日書此一慟

吁嗟乎當年君卜簞溪居今日君從簞溪死一山突兀

立乾坤磨削英雄竟如此廿載從君筆硯游高文老學  
非凡儔一目萬古空章句生平事業期封侯自昔中原  
被兵燹書生戛戛懷同仇直北陰山曾立馬塵高十丈  
汗兜鍪恨不長驅絕大漠歸去狂號百六秋封狐羿殪  
翳白日麟鳳離披化蝗蝻浙師不振閩帝殂萬里孤航  
陵險出國書紙上血光殷痛哭一聲海水立嗚呼此事  
已千古成敗偶然何足數兒年十四早斷頭烈婦之屍  
蟲出戶八十老人空倚閭欣然畢命辭漢土白日墨墨  
沈陽光山鬼啾啾啼夜雨枕戈飲血空谷中大聲呼天

馮侍郎遺書附錄 卷二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夢夢雲雷晦昧星辰徙三戰三北非人工淚盡血枯  
病憊憊一死遂成胡兒功吁嗟中原冠帶紛如雲已將  
心膂託新君揚眉結義豺狼羣書生斬殺何足云正氣  
猶存此名士生不封侯死於市雞林賈客購文章龍伯  
國人傳姓氏英雄生死史所書焉能垢面蒙頭狎蟲豸

簞溪簞溪雲荒荒一草一木忠魂藏申胥已死趙苞亡

其光爲日氣爲霜千秋萬歲殊未央寒松齋  
詩集

哭馮騰仲 華亭 徐孚遠 閩公

君家十朱輪一時競鸞翥君方好雅游俊才足馳驚武

君家十朱輪一時競鸞翥君方好雅游俊才足馳驚武

君家十朱輪一時競鸞翥君方好雅游俊才足馳驚武

君家十朱輪一時競鸞翥君方好雅游俊才足馳驚武



皇開總章披圖選民譽廷對敷治安逸才遂當御造膝  
必曰俞屢觀溫室樹握節監度遠乘槎冒煙霧鞋服方  
臨戎鑿輿已移駐單車揖上將胸懷那得吐惆悵滄江  
雲寂寞使者暑壯志鬱嗟義讜言大相忤揮手謝主人  
西陵從此度號召里中豪空山麾白羽非無平林兵天  
顧尙猶豫遂使凌風姿慘淡枋榆小昔余游金陵攜手  
長干市泊來旅昌國驚喜話情慄擺脫君如鷹廓落我  
如瓠剛折柔乃存生死兩回互掩袂悲若人何時薦椒  
絮釣璜堂存稿

馮侍郎遺書附錄卷二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輓馮躋仲侍郎

鄧張焯言 玄著

一夜烽煙五丈原文星早共將星昏埋肝尙擬扶宗社  
灑血何辭賤廟門同穴先悲梁上燕覆巢暗泣峽中猿  
只今大樹還零落異域誰招馮母魂躋仲妻縊子戮母被沒入故云○奇

哭馮躋仲詩四首

有序

鄧高宇泰 元發

子讀躋仲三山吟多請纓仗劍之言躋仲嘗於  
山東亂餘出已資開荒數十頃將因此漸廣為  
後日屯兵之用遇國難乃已後此之事乃其緒

餘至乞師日本蓋其計無復之者也志亦壯哉  
枕戈戮力異時身疇昔狂吟種夙因片語根苗長不斷  
此身還作再來人首句卽三山吟中句  
三百年來養士名乞師海外一書生迄今潮漲山城國  
猶作申胥痛哭聲

君家司馬早知幾去國全身亦掩泥幕下當年餘恨在  
啼鵲應向白楊西謂尙書鄭德

擒王射馬久論文二十登壇世所尊莫道神龍竟見尾  
亢龍厲尾亦殊羣續甬上耆舊詩

馮侍郎遺書附錄卷二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三月十四夜夢萬履安及亡友陸文虎馮躋仲

餘姚黃宗羲 太沖

月落楓林飛鬼車音容忽見是非耶簞溪有骨隨流水  
環堵無人泣稗花剛得寒松留歲暮又驅飢火逐天涯  
存亡此夜來相聚病榻蕭然兩鬢華簞溪躋仲尸拋江已死寒松履安則在嶺南○南雷詩曆

榕堂漫識 八首之一

慈谿馮愷愈 道濟

簞溪卻守小灰溪絕壁攀藤夜拔旗負卻黃冠多少恨  
不知南八是男兒精堂詩鈔



甬上擬薤露詞

鄧全祖望 紹衣

浮光杯 管溪侍郎再乞師日本望島而哭淚盡繼之以血日本見者為之傍徨不忍

去詳見日本乞師本末浮光杯者當日乞師之幣也

厓山陳丞相乞師占城君乞師不可得野死蕩游魂哀哉鄭思肖猶望占城雲更聞張樞使別自致援軍失期僅一日瓣香遂以淪堂堂神州地乃乞外藩存落日暗窮海海鷗亦聲吞志士為國家不以成否分成即為包胥否則更何論不見東倭使鶴立東倭門倚牆晝夜哭海水與血渾猶道浮光杯二曜終不昏句餘土音

馮侍郎遺書附錄 卷一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擬明末溪上十三忠樂府和從伯炯作六序

錢塘 蔣坦 藹卿

兵部侍郎馮公諱京第字躋仲津撫元颺之從子也初從津撫有牆子嶺功思陵錄而未用南都亡入閩授監察御史閩亡乃以浮光杯為幣乞師日本不出歸湖州天目山擾烏程歸安間尋與王烈愍合軍守杜壩再乞師日本卒不得要領而還軍回風洞會母尹北徙妻葉自縊死子被戮公仰天良久拔劍斫案而起再加兵部

侍郎庚寅大兵取翁洲先洗山寨以重兵扼大蘭公麾下王昇約降執公於灌頂寺械見軍門支解之人竊得公臂葬馬公橋與王烈愍同墓焉

妻死矣子死矣吳鉤一聲斫案起妻既死子既死身不殺賊更何俟天目山前鼓不止霹靂驚天血流矢是何師哉虎貔士能使侍郎敗如此馮侍郎爾居翁洲之上杜壩之隈鹽匯險阻金塘崔嵬亦足樹營柵利刀戟與東西王合軍出胡為一戰再戰志不決乃向日本乞師

馮侍郎遺書附錄 卷一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求哀乞師之幣浮光杯乞師不出杯載回一杯豈為彼國重侍郎侍郎拙哉馮侍郎爾計亦太苦爾計雖苦事何補爾不思日本去此幾千里彼所強者恃礮耳受盟未雪城下恥安能出礮使助爾況聞西洋之人厚貌多異謀盤殮猶且生戈矛不見真廟全盛日倭寇歲擾東南州幸哉不出師一朝師入肆流毒乞師之咎誰任之馮侍郎爾事無補志可矜殘山一角爾力撐昔戰牆子嶺爾勇人競稱曷為湖州一敗爾師無還兵零丁乃作海上行妖言空復聽愚僧其時沈王盡已矣一死



刀劍一海溟四明口旅苦戰爭旌旗絡繹刀槍鳴甘露  
寺前竟口絕恨無匕首誅王昇頭可斷不可撓心可臨  
不可搖青天在上白日高怒氣夜作蛟門濤上天下地  
臂一隻年年鬼哭城南橋城南橋頭滿楊柳南渡君臣  
其衰朽同時死者五十人不如一臂侍郎有息影庵稿

五哀詩

鄧董守諭次公

馮司馬妻葉氏

葉聞有司將繫之夜半起告姑曰事急矣惟死可以不受姑老又念身弱欲令緩之葉曰婦無不可聽訓於姑獨此不可命也即投閣不死卒自縊達旦而操之者至矣暴尸七日盛夏其容如故

馮侍郎遺書附錄卷一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立身失蚤智屈辱悲何言老嫗猶不免何惜閨中媛故  
知夫人心急策驅驚轅胡弁忍如狼比鄰森維樊老幼  
相羈縲狀若几上豚夫人前長跪致詞痛且溫豈不戀  
君姑豈不悲饗飧歧路失所斷辱至不及奔良訓有經  
權焉得顧慈恩決絕投危梯搯吭聲猶吞死目尚未瞑  
逮者已在門蚊蠅惜香骨七日聞芳蓀吾獨恨馮子班  
馬相弟昆但嫩能文耳機略非所論當途競延賄黃金  
慳暮昏遠戍可兵劫伏甲爽煙屯坐失幾微間終天恨  
勿諉衰門幸有婦聊亦慰忠魂續甬上耆舊詩

甬上擬薤露詞

鄧全祖望紹衣

相公裾馮侍郎葉夫人殉最烈而其二妾更奇大帥逼令作書招侍郎二妾曰頭可斷書不可作即作亦無用也

妾家夫人烈何如斷妾頭不能強妾書強妾書不能挽  
我相公裾公其休矣置妾書句餘土音

酬贈文

與馮躋仲

新建陳宏緒士業

當世名流卓然足自表見者屈指不過二十輩其餘率  
多樊英殷浩聞其姓氏或亦赫然與之狎處往往使人

馮侍郎遺書附錄卷一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咎其傾注之過

周亮工尺牘新鈔

馮侍郎遺書附錄卷一



馮侍郎遺書附錄卷三

九世族孫貞羣編

簞溪府君著作存佚考

繫辭前傳

三山吟注

慈谿縣志著錄

佚

三山吟 夜招劉長公談易詩云擬為繫前傳聊

以擊蒙頑傳經念不易猶自封破函原注余所著

繫辭前傳未行世

評隲史漢

三山吟後序

佚

柴夢楫三山吟後序曰公年二十五從其從父留

馮侍郎遺書附錄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僊先生備兵南都都人士請為選函雅兵餘二房

墨家絃誦也又刻其所評隲史漢二書

晉書補

天益山堂刻孫批史記序

佚

唐書草本

天益山堂刻孫批史記序

佚

馮元仲崇禎丙子刻孫月峯批評史記序曰余族

子躋仲年少老於史學於諸史都有論著其修晉

書補唐書草本已是可觀而史注瑩疑則史漢先

已成書抉瑕指謬悉通諸家之滯此班馬不可

一日無此知己也以無資未得便附此本行因復

志於此

浮海記一卷

續甬上耆舊詩 三藩紀事本末

南疆繹史 小腆紀年

南天痕 明季紀

事勢數移鈔本見增訂叢書舉要 慈谿縣志著錄

未見

續甬上耆舊詩

全祖望馮侍郎墓碑曰公所著

浮海記一卷其自敘乞師之事也

中興十二論

續甬上耆舊詩 慈谿縣志著錄

鮎埼亭

未見

續甬上耆舊詩

全祖望馮侍郎墓碑曰閩人奉

唐王稱制公上中興恢復十二論

鮎埼亭外集

全祖望馮侍郎遺書序曰中興十

馮侍郎遺書附錄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論尙有存者而求之未得

蘭易一卷

經義考作鹿亭翁天根易

清四庫全書 子部譜錄類存目 浙江圖書館目錄別

下齋鈔校本

鮎埼亭外集

存

蘭易十二翼一卷

經義考 清四庫存目

鮎埼亭 外集合上為二卷 浙江圖書館

目錄 慈谿縣志著錄

存

蘭史一卷

清四庫存目

鮎埼亭外集

慈谿縣志 冊有葍籟析氏不暇懶齋珍藏一印

清四庫存目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是書上卷為蘭易一名

天根易題宋鹿亭翁撰朱彝尊經義考載其自序

存



云蘭易始於復故曰天根又載馮京序云蘭易一卷受之四明山中田父書端稱鹿亭翁著按郡縣志山有鹿亭今迷不知處無問作者姓氏矣要是宋代隱者云云此本已無自序蓋傳寫佚之其書以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十二月卦爲蘭消長之機每卦各綴以詞其文如彖下又各繫以詞其文如象傳備述出納栽培之法蓋戲仿周易爲蘭譜耳又附口訣二條蘭月令十二章不知誰作下卷爲蘭易十二翼述養蘭宜忌十二條題

馮侍郎遺書附錄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簞溪子考經義考載馮京序此本題曰簞溪子則簞溪子即京也其序稱鹿亭翁爲宋代隱者則非宋之馮京當別一人而同姓名矣末爲蘭史一卷亦題簞溪子撰首列蘭表依漢書古今人表例分列九等而下中下下二等闕而不錄次爲蘭本紀所列凡三種次爲蘭世家所列凡十一種次爲蘭列傳所列凡二十種次爲蘭外紀所列凡九種次爲蘭外傳所列凡五種蓋鹿亭翁戲擬經京既戲擬傳又戲擬史也其蘭易爲詞人狡獪之作與

易義本無所涉朱彝尊列之擬經門中殊乖體例今並改列之譜錄庶存其真焉 慈谿徵文錄曰是書爲馮躋仲侍郎京第所撰京第號簞溪四明談助謂簞溪即今之皎口全謝山句餘土音簞溪簞詩註慈水馮侍郎愛此溪欲投老焉而不克又馮侍郎遺書序詳載此書并鞠小正一書其曰鹿亭翁曰陶潛者皆其所託名也經義考中亦曰四明馮京第序提要中脫去第字蓋傳寫之訛也

馮侍郎遺書附錄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鞠小正一卷 續甬上耆舊詩 經義考作陶氏潛鞠小正 爲本 鮑琦亭外集 慈谿縣志 未見 錄著 續甬上耆舊詩 董守諭哭馮躋仲社兄詩曰賦物皆如識簞溪寫我憂君傳蘭正統世識鞠春秋鹿易仍存宋柴桑不系劉著書關氣節草木砥中流 經義考 朱彝尊曰鞠小正一卷四明馮京第躋仲得之淮陰市託名陶淵明所作其書以秋九月爲正月序曰秋九月者鞠之乘時行令也故建以爲正謂之履端其終以秋八月始平榮卒平將發



終則有始華之久與天地四時爲無窮也又有注論種植之法頗詳殆卽躋仲游戲之作爾

鮎埼亭外集 全祖望馮侍郎遺書序曰鞠小正

託言陶公所著謂陶公以秋九月爲正卽不奉宋

正之微旨黃者魏統之色也晉所受代子滅則思

母故宋運當用魏德勝之抑鞠之爲言窮也華事

至此而窮則其言更誕而無徵

簞溪自課一卷 王暉檀几叢書二集 鮎埼亭外集 慈谿縣志著錄 存

鮎埼亭外集 全祖望馮侍郎遺書序曰自課一

馮侍郎遺書附錄 卷二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卷國難前所定讀書之程也

讀書燈一卷 王暉檀几叢書二集 續甬上耆舊詩 慈谿縣志著錄 存

續甬上耆舊詩 董守諭哭馮躋仲詩注戊寅著

讀書燈 案戊寅爲明毅宗崇禎十一年

眞至會約一卷 鮎埼亭外集 續甬上耆舊詩 慈谿縣志著錄 未見

鮎埼亭外集 全祖望馮侍郎遺書序曰眞至會

約一卷則其諸父都御史 案諱元聰 所爲而侍郎定其

約者也附以上吳尚書 案諱鍾繼號霞舟 箋則己丑所作

也先贈公 案諱吾騏 題其下曰此其晚年手定之藁及

覆番別本果稍異焉

續甬上耆舊詩 全祖望馮侍郎墓碑曰公未丁

國難時嘗與諸父都御史居里中作眞至會以爲

溪上飲饌之盛窮海極陸食案恆至五易每易以

百品遂有羊固之癖閭巷浸淫相效乃斟酌損益

裁乎其中立爲程度而以眞至名之谿上燕饗之

禮爲之一變

帝城嘯 續甬上耆舊詩 未見

續甬上耆舊詩 全祖望曰公所作有帝城嘯在

馮侍郎遺書附錄 卷三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甲申以前

三山吟一卷 續甬上耆舊詩 四明志微 慈谿縣志著錄 存

續甬上耆舊詩 董守諭哭馮躋仲詩注己卯案

崇禎十 二年 躋仲有三山吟 劉城三山吟序曰三山

吟爲秋試被放徜徉京口時作躋仲筇珍輒矜慎

不肯示人臘盡余遇之南都探囊見詩因強其付

梓以便徧授 案映紅樓王氏藏斷齋吟屋寫本三山吟卷第下有己卯冬月四字又其

目末有遊焦山遊金山二行皆注未刻

據此三山吟曾於明崇禎間刻布行世

簞溪集 續甬上耆舊詩 鮎埼亭外集 殘



續甬上耆舊詩 全祖望馮侍郎墓碑曰篔簹集

散佚不完 案謝山馮侍郎遺書序曰篔簹集已不

尊溪集選蓋後訪得者又案董守諭哭

馮躋仲詩注躋仲著誓廟文而今亦不傳

都凡十有六種存六種殘一種佚四種未見五種世

有藏公遺書者幸乞見示當續補焉民國二十年三

月馮貞羣謹記

馮侍郎遺書附錄 卷三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馮侍郎遺書附錄卷三







王侍郎

遺書

四明張氏釣園開雕



序

嗚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能逆觀此諸葛武侯之言也侍郎死之日坐地上曰毋多言成敗利鈍天也嗚呼何言之相似也夫四明一寨非有祁山六出之兵長升雖才更乏裹中五千之餉無衣感賦裂帛傳書局脊一隅前仆後繼經營五載死速生遲泊乎將星墜芒出雉雒野大事既去絕命有詞從容束幘掠鬢謂兵士曰汝曹猶得見漢官威儀也氣嚼張巡之齒魂過宗澤之河英雄之結局如斯君父之寄語猶在朱舜水

王侍郎遺書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弔之曰寧可含恨而死不可視息而生豈庸人而識之比肩而遇之有意而為之非其時而不為之者哉嗚呼誠可謂侍郎之知友已讀侍郎詩曰鼎革從來有忠臣何代無一身存正氣百折不糊塗又曰守禮樂綱紀舍肝腦身軀留身復留事全髮莫全膚然則珠襦玉匣華表黃腸彼庸庸死者其肉其骨至今有存者乎收其頭而卒葬焉亦各盡其義而已固非侍郎所期於後之人也若其遺著則烈燄鐵骨不容銷磨者也豈可以其少而忽諸因馮君孟顓之纂劄以傳後蓋所以慰侍郎

者在此也抑侍郎忠矣先侍郎死者曰蔣士銓右良也其弟翊完初也從侍郎死者揚州石必正餘姚明知也後侍郎死者其女字餘姚黃百家見於慈志者也因並書之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後學張壽鏞序

王侍郎遺書序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侍郎遺著目錄

詩

七月廿五日奉川詩

七月廿八日寧波詩

八月初一日定海詩

八月初九日定海詩

文

八月初十日祭右良文

八月十一日祭弟完初文

王侍郎遺著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侍郎遺著

雪交亭正氣錄本

明慈谿王 翊完勳撰

詩

七月廿五日奉川詩

五載功未成一朝名已立平生忠愛心無愧對天日慷

慨入黃泉神魂隨帝側可憐母與妻相向空庭泣千古

綱常事真傳惟我得勢窮事不偶身死殉社稷多少未

了事誰來代我職嗚呼大丈夫須繼天立極

七月廿八日寧波詩

庭翰時作

王侍郎遺著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向作天中柱今為堂下虜相逢白眼看一劍空隨我寄

語堂上人再思而後可誰無君父心時事胡其左談笑

且從容今日得死所平生忠憤血飛濺於羣虜

一作飛灑若紅雨

八月初一日定海詩

天何生我遲何復死我速生遲不遇時風塵慘滿目人

民化犬羊紳士變禽犢死速志未酬英靈炤四瀆願生

天外天襁褓免胡服戎馬待髻年與君仍逐鹿功成兩

世名事定中華福忠孝總關情時人望予哭

八月初九日定海詩



鼎革從來有忠臣何代無未聞夷猾夏能帝我皇圖當  
日文丞相躬垂萬世模一身存正氣百折不糊塗三載  
生非倖千秋名豈沽歷年已數百此志何相符守禮樂  
綱紀舍肝腦身軀留身復留事全髮莫全膚冤矣幼弟  
死痛哉老母孤嗟乎妻弟婦寧忍去從胡鬼神爲我慟  
河山草盡枯寄言諸君子幸勿常嘻吁

文

八月初十日祭右良文

壽鏞案右良蔣士銓也見海東逸史嘉善諸生

嗚呼右良生於名族而長享世祿髫年入泮更喜武功

王侍郎遺著

二 四明叢書

新圖刊本

聰明穎悟詩書文藝慷慨激昂忠孝節義實古之善士  
今之偉人也憤國步之多艱痛父仇之未復與不佞翊  
一見而投交共三年之馳逐風霜雨露晦明寒暑惟我  
右良朝夕止宿嗚呼右良始以義成既以義合卒以義  
死舍生取義惟右良得之其不爲右良愧者鮮矣況右  
良乃浙西之豪彥苟忍棄不佞翊而飄然早去非惟可  
以得生而且可以自雄不第可以自雄尤可復計恢勦  
事也惟右良不忍棄不佞翊而去遂至陷於非命嗚呼  
痛哉右良之身膺刑獄實不佞翊有以致之也此不佞

翊重負右良而右良仍無負於不佞翊矣茲負不佞翊  
者皆得生獨不負不佞翊者偏得死死生之報抑何顛  
倒嗚呼痛哉不佞翊負天下之重望負君父之知遇負  
祖宗之世澤負老母之鞠育其所負多而死也固宜右  
良始終合義生死不負故悲悼也更切吾弟完初先右  
良死十七日其被禍益慘不佞翊無從奠哭昨乞得一  
金僅易牲醴冥資臨風拜祭惟右良與完初共鑒此心  
而徐以待我第右良復先不佞翊去六日寧不憾不佞  
翊不早與之偕行乎然右良完初死後不佞翊尙得以  
一牲告虔於冥冥中待翊身死之日誰復爲悲號痛哭  
也嗚呼惜哉血淚交流靈其有知速來享之

王侍郎遺著

三 四明叢書

新圖刊本

八月十一日祭弟完初文

壽鏞案小腆紀年翊走海隅囚其弟翊招之不屈死

吾弟生於辛酉之五月初一日而吾父死七十日矣余  
甫五歲病骨伶仃吾母之憂辛勞瘁祖父母之愛養珍  
惜極人情之所未至及余壯頗不事家業吾弟勤於學  
復能知農其不甚爲窮所困者惟以吾弟賴焉江干後  
邵氏事敗購予急予方在海累吾弟刑獄者再軍興吾  
弟繕衣甲器具以佐軍中之不逮實獲其助今七月十

九日爲逆民所弑時余初解兵故不克卽爲報復但聞  
信慘傷志意憤亂廿四日亦爲鄉人所執與吾弟相繼  
殉難於國臣道則無愧於家子道則未善也傷哉吾母  
生不能事矣祖母浮屠死不能葬矣吾弟之冤不能雪  
矣惟所恃者則繼起之豪傑君子耳余欲爲吾弟傳以  
紀之而復爲桎梏所苦神枯心裂何復措詞姑序其略  
以待後之賢達同志云爾

王侍郎遺著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侍郎遺著

王侍郎遺著附錄目錄

傳記

高宇泰雪交亭正氣錄傳

邵廷采東南紀事傳

翁洲老民海東逸史傳

勝朝殉節諸臣錄

乾隆餘姚縣志傳

光緒慈谿縣志傳

遺聞

王侍郎遺著  
附錄目錄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黃宗義陸周明墓志銘

全祖望明故都督江公墓碑銘

贈言

張煌言輓王完勳侍郎

高斗樞弔王少司馬

董守諭七哀詩

林時對哭殉難諸公詩

李鄴嗣秋哭詩

朱之瑜祭王侍郎文三首



王侍郎遺著附錄

後學馮貞羣孟顛編

傳記

雪交亭正氣錄傳

鄞高宇泰元發

王翊字完勳餘姚人少而自負視先輩至同舍無一人當其意者好為大言浙東建義翊自募一旅不肯屬人派糧不及其軍軍且散同事楚人舒益生故新安王客王自新安至益生遂以軍屬之然王亦無分地可賦軍遂散司餉者案尺籍翊所破召募之金無抵將罪之而

王侍郎遺著附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浙東兵潰乃渡海依黃斌卿斌卿倨甚馮京第以隆武御史與之抗禮斌卿不悅翊不肯下為斌卿欲害者數矣翊知斌卿不足藉乃聚眾四明山四明山連三府八縣翊往來乘隙口孤守口其城外之田賦一歸之翊已而為督撫蕭起元所敗明年擊破團練其兵益盛監國議加右僉都御史定西侯張名振欲其恩出自己曰需之以俟翊至詔授福建道監察御史虜欲伐舟山翊從中梗之於是先圖山寨金礮由奉化入田雄由餘姚入會帥大蘭山設帳房三十里遊騎四出其鋒甚銳翊

入海謀與王朝先舟師襲攻杭州而名振擊殺朝先翊

知海上將敗復還山中乃山中所留諸將降殺且盡七

月二十四日大星墜地野雉鳴翊將家丁數十人謀至

天台夜宿奉化小晦亭為叛民所獲送至寧波府守曰

何苦為盜答曰改面事仇者盜有所在矣翊徒跣而立

海道王爾祿使翊鞮翊坐伸足命左右結之爾祿曰聞

爾能為詩授筆使書之翊立書一詩畢乃引其筆以搗

爾祿遂出是時虜將圖舟山部院陳錦且至繫翊以待

翊每日從容束幘修飾儀範飲酒賦詩八月十三日陳

王侍郎遺著附錄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錦田雄金礮劉之遠召見門者喝跪翊曰吾平生未嘗屈膝於人況在犬羊乃坐地上於是之遠注矢射翊中肩不動雄中頰礮中脅皆不動左右絕其吭始仆

東南紀事傳

餘姚邵廷采念魯

王翊字完勳浙江餘姚人為人樸重年四十邑無知者

丙戌浙河師潰翊見邑中孫熊起義者皆弗就意感憤

獨行舜江干自語因私求士家貧授經以所得館穀量

貲分給人感其義不為輕俠行丁亥結壯士十八人起

於四明之下管奉魯王年號浹旬得千餘人乃東傍海



鈔掠發辯士至舟山說黃斌卿同攻寧波寧波諸生華夏以帛書來告內應無何夏等謀泄斌卿至寧波後期斂軍退翊遂入四明先是丙戌之役浙東潰兵散走山澤率以布代冑裹首號爲白頭兵歸安茅瀚海溪汪涵首以五百人入四明屯於杖錫寺山民苦輸餽夜半焚寺二帥死麾下無一免者及翊至軍令明肅見者皆悅遂結老若休兵求將簡練戊子春入上虞殺攝令戰勝而臥清兵夜乘怠還襲城翊出走己丑三月再破上虞走其知縣得縣印是時浙東山寨蕭山有石仲芳會稽

王侍郎遺著 附錄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陳天樞王化龍台州有金湯俞國望奉化有袁應彪吳奎明所至民多亡避而平岡張煌言上虞李長祥單弱不能成軍惟翊一旅蔓延於四明八百里之內任褚九如沈調倫鄒小南等領五營毛明山等領五內司九如用法嚴而屈己讓能憂時憤發帳下士或戰傷矢卽以所乘馬馘之己執鞭以從故最得人死力調倫爲沈國模兄子夙向義小南亦書生以故翊軍中多故家相聚講求義烈親故在邑不願留者禮遣之明山翊而敢死擐旗摧鋒議事翊前侃侃面折軍中呼爲毛金剛清

督撫提鎮以鄉兵四起軍不能久相持且山險未易攻也下檄環四明寧紹台三郡村落團練自爲戰守於是民始攜貳清兵踰清賢嶺入鄉兵屯下山以待之待久而弛清兵驟馳之死者四百人有孫悅者聞丁山敗救之中流矢死直立不仆御史馮京第自湖州軍敗間行至四明入翊軍屯於杜嶼爲團練所破別部邵一梓見獲縛致上虞寸磔仰首罵不跪劊及臂脛乃倒獨呼高皇帝及關亭侯一梓膽勇冠軍旣死山中奪氣翊以四百人走天台翊謂諸將曰是皆團練之罪也鎮兵雖健我視其銳則避之懈則擊之非團練爲之導敢走險如平地乎吾卒雖殘破團練尙有餘力自天台返入四明擊團練破之隨道收兵民荷鋤從至萬餘京第亦出勢復大振翊謂京第曰吾始事託此將以待天下之變而勢不可猝出今與我犄角惟舟山我滅則舟山無援而舟山危我亦無援欲去經略中土此固大言人不信前余公煌書生黃斌卿又無謀國誠故沮乞師日本之行今誠得包胥其人痛告日本以討亂復仇興滅大義使發兵二道一趨南京一指天津則天下擾動我悉山中

王侍郎遺著 附錄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島中軍以掃江東西淮揚以南可坐有也日本事成割諸島與之夫大海天塹孰與長江彼豈能與我爭中原哉且今之地譬如博人以此爲注於我何失京第如其計往說斌卿斌卿使弟孝卿同京第走長崎長崎島王初以西洋天主教人爲亂不納京第卽舟中哭拜不已哀動唐夷又因東京行部官致血書撒斯瑪王王與大將軍言之議發各島罪人師起有日矣會京第返而孝卿假商舶留耽官妓見輕其國日本卒不發兵京第恐斌卿兄弟敗成謀遂與絕翊渴冀賢將爲攻取陳天樞

王侍郎遺著

附錄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薦前威北侯劉穆故將劉翼明武勇絕倫重幣卑詞往知其急義乃給拘其友翼明一來翊布腹心弗敢遽留明年辭母妻入山凡在山中一年屢爲翊擊退清軍翼明游歷諸營曰俞將軍文而有禮陳將軍勇而義然俱不及王公厚有大將才又曰惜王公後時脫以此軍戰曩日西興江上豈不能奮飛取杭州哉翊眾號一萬實八千任戰者三千以王江司饒履畝稅富民皆樂輸無強諸所決罰人人稱快自翊起浙東列城爲晝閉吏莫敢下鄉守令爭薦誠講解己丑自上虞東出徇奉化清

兵方攻吳奎明追奔至河泊所翊猝遇之而戰軍退其年魯王次健跳授翊河南道御史翊朝行在陞右僉都御史已蹕舟山再入朝陞兵部侍郎尋晉尙書大帥患山海久不寧有爲謀曰此皆失職人逋竄若招以官可立解會稽嚴我公鷲猶士也聞其說亟造爲告身銀印曰請自隗始遂授都御史招撫湖州柏襄甫會稽顧虎臣皆降我公將渡海發使者入明山翊之前營黃中道曰嚴我公動搖山海寧可使之達行在哉烹其使分羹各營敢受招撫視此我公踉蹌去庚寅八月翊合俞國

王侍郎遺著

附錄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望陳天樞之師復新昌北越餘姚拔許山紹寧道梗諸帥議大舉將取舟山惡翊反內地乃分二道金礪自奉化田雄自餘姚會搗大嵐游騎四出搜伏旗幕三十里翊避之於海京第病不能行匿鶴頂山爲降將所致死於寧城翊兵日蹙猶大治海舟期身往崇沙而以西事委翼明從東陽義烏收合金衢嚴豪俊順流下錢塘會褚九如從弟素先乘翊小敗劫饒金北去眾心搖散翼明及裨將陳虎侯朱伯玉亦聞行亡抵家九如逃入天台爲道士氣結死辛卯秋七月翊還山中所留諸將降



殺且盡二十四日大星墜地野雞皆鳴爲團練兵執於北溪過奉化賦絕命詩在繫日東曠掠鬢修容謂守者令汝曹見此威儀也八月十二日清帥畢集定海陳督訊之翊坐地上曰毋多言成敗利鈍天也劉帥注矢射之中肩田帥中頰金帥中脅不動如貫植木絕其吭始仆牙將二人亦不跪掠之則跪而向翊見者爲泣下曰王公忠宜從者義也王江之母爲金帥所得以招江江削髮爲僧見金帥於杭問訊而已安置省城母以天年終江買一妾其妻日夜勃谿江憐妾而遣其妻妻攘袂

王侍郎遺著 附錄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數江登肩輿去聞者無不薄江爲人後江出人以其妾在不疑旣而不返始知向者以術脫其妻也江旣得逸遂與張名振引師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題詩痛哭丙申復與沈調倫聚歙明山調倫見獲江亦病創死小南亡命後二十年有遇之於金山寺爲僧者自翊被執後一月清陳錦遂圍舟山舟山破魯王出奔廈門論曰金堡言江北不知有弘光江南不知有永曆甚矣人之識小而蔽也尺寸之外無覩悲夫以王翊之賢而鄉閭呼以爲賊夫又何怪焉翊頭懸寧波城樓爲毛明

山所盜祀於鄞人陸周明書架周明死其弟開篋乃見此與人求王琳首書其義甚烈又何以異哉

海東逸史傳

翁洲老民

王翊字完勳號篤庵慈谿人後居餘姚少孤爲諸生有智略魯王監國翊與慈谿諸生王江同起兵海濱與江上師爲聲援授兵部職方主事浙東不守翊渡海至舟山說黃斌卿攻寧波許爲內應爲降紳謝三賓告變及斌卿以舟師至遂爲北兵所敗翊乃入四明山結寨於大蘭居之戊子三月破上虞殺其署縣事者浙東震動

王侍郎遺著 附錄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御史馮京第自湖州軍破亦間行至四明與翊合軍杜魯守關禡牙軍容甚整北帥勒兵東渡下教鄉聚團練攻杜魯破之京第匿民舍翊以四百人走天台謂諸將曰是皆團練之罪也北兵雖健我視其銳則避之懈則擊之非團練爲之嚮導彼敢行險地如枕席乎然北兵團練豈能相守吾卒雖殘其破團練尙有餘力乃自天台至四明擊破鄉聚之團練者沿道招集流亡一月復至萬餘人而京第亦出己丑春又破上虞新令逃去得其印當是時浙東山寨蕭山則石仲房會稽則王化龍



陳天樞天台則俞國望金湯奉化則吳奎明袁應彪千里之間屹然相望然皆擄掠暴橫而平岡張煌言上虞李長祥且耕且屯獨不擾民又單弱不能成軍惟翊一旅蔓延於四明八百里之內設爲五營五司翊主兵江主饒勸分富室單門而下安堵如故履畝而稅人亦無不樂輸者平時不義之徒立致重典其所決罰人人稱快浙東列城爲之晝閉胥吏不敢催租縛民惴惴以保守一城爲幸皆薦誠講解翊計天下不能無事待之數年庶幾爲中原之應也自上虞出東徇奉化北兵方攻

王侍郎遺書 附錄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吳奎明奎明力竭而遁北兵追奔至河泊所翊猝遇之而戰北兵大敗六月翊朝行在拜右僉都御史會稽人嚴我公以招撫至浙湖州柏襄甫會稽顧虎臣等皆降我公得渡海發使至四明山翊之部將左都督黃中道烹其使我公遁去庚寅三月復來朝進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八月破新昌拔虎山進本部尙書右副都御史明年春北兵將攻舟山惡翊中梗乃分二道一由奉化一由餘姚會師於大蘭山帳房三十里游騎四出以按伏聽者翊遁入海復還山中所留諸將降殺且盡翊徬

徨無所倚二十四日至北溪爲團練兵所執是夜大星墮地野雞皆鳴過奉化賦絕命詩有平生忠憤血飛濺於羣虜之句在獄中每日從容束幘掠髮修容謂守卒曰使汝曹得見此漢官威儀也八月十二日會訊於定海翊坐地上曰毋多言成敗利鈍皆天也汝等何所知十四日行刑羣帥憤其積年倔強聚而射之或中肩或中頰或中脅翊不稍動如貫植木洞胸者三尙不仆乃斧其首而下之始仆年三十六從者二人一曰石必正揚州人一日明知餘姚人皆不肯跪掠之跪則跪而向

王侍郎遺書 附錄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翊又有參軍蔣士銓嘉善諸生在軍三年山寨之破他人皆去士銓獨從之初五日先翊受刑賦絕命詞翊在獄爲文祭之而北人見者無不泣下曰非獨王公忠也乃其從者亦義士也江母爲北帥所得以之招江江削髮以僧服見安置杭州母以天年終江復與定西侯張名振引師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題詩慟哭丙申復與沈調倫聚眾四明山聲勢浸衰調倫見殺江亦傷箭而死先是休寧人趙立言以餘眾棲四明山中與江山諸生李國楹約取江山戊子正月朔立言將三百人攻



克之國楹失期不至明日北兵大至立言迎戰殺數人馬躓墮水死子楨恨甚至國楹家欲殺之乃爲北兵所執與國楹同死

貞羣案南疆釋史南天痕均有王公翊傳與以上

兩傳大同小異不重錄

勝朝殉節諸臣錄 通蓋烈愍諸臣

兵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王翊餘姚人魯王航海聚眾

四明山兵敗被執不屈死 見明史及輯覽

乾隆餘姚縣志傳

王侍郎遺著 附錄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翊字完勳初從軍西興無所知名西興師潰翊歸餘

姚私求壯士家貧授經以館穀量資分給人感其意魯

王在海上遣人授翊御史使舉兵翊結壯士十餘人起

下管轉相號召浹旬得千餘人發辯士至舟山說黃斌

卿同攻寧波寧波諸生華夏以帛書來告內應未幾夏

等謀泄斌卿至寧波後期斂軍退翊遂入四明與張煌

言邵一梓李長祥等分營互應而翊軍最強以王江司

餉沈調倫毛明山孫悅領部卒兩破上虞殺攝令得其

縣印於是大帥檄四明村落結團練自爲戰守大兵踰

清賢嶺攻丁山翊卒死者四百人孫悅戰歿御史慈谿

馮京第自湖州軍敗開行入翊軍屯於杜壩爲團練所

破邵一梓亦戰敗於下管翊乃自天台收兵還擊團練

破之收散卒隨道招集得萬人使京第乞師日本將會

兵由海道入長江會斌卿弟孝卿敗其謀遂與斌卿絕

攻奉化不克戰於河泊所還入四明順治六年魯王次

健跳翊往見加右僉都御史次舟山再見加兵部左侍

耶時嚴我公爲招撫使招湖州柏襄甫會稽顧虎臣降

之我公將渡海發使者入四明山翊部將黃中道邀殺

王侍郎遺著 附錄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翊謂京第曰今與我犄角惟舟山我破舟山無援舟

山破我亦孤事未可知然豈可負乘桴之望哉明年破

新昌越餘姚拔許山紹寧道梗大兵將取舟山惡翊反

內地乃分兵二道金礪自奉化田雄自餘姚會搗大嵐

翊戰敗京第被獲於鶴頂山翊至北溪爲團練所執過

奉化賦絕命詞軍府庭鞠之翊不屈總兵劉進忠射之

中肩田雄中頰金礪中脅不動如貫植木絕其吭乃仆

毛明山暨鄞人陸宇燝購其首葬之王江及調倫俱戰

死於四明山翊執後一月舟山破魯王奔廈門 勝朝殉節諸臣



事蹟○案舊浙江通志翊見附傳

光緒慈谿縣志傳

王翊字完勳○南疆釋號篤庵五歲而孤已成諸生好

言兵○釋史與王江俱諸生有智略翊尤彊毅畫江之役御史王正中兼知

餘姚縣事集鄉兵從孫嘉績熊汝霖於江上疏薦翊為

職方主事○二字據盡以軍事付之江上破翊與王江

結寨大蘭山據之○釋史翊結主寨於威虜侯黃斌卿

守翁洲鄞董志寧華夏謀引其兵會山寨以起事告翊

使會李長祥軍定浙東許之刻期相應為人所首事遂

王侍郎遺著 附錄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潰○釋史降紳謝三賓密以告捕夏等入獄斌卿以舟

多○釋史降紳謝三賓密以告捕夏等入獄斌卿以舟多○釋史降紳謝三賓密以告捕夏等入獄斌卿以舟

軍避之丁亥十二月也戊子正月以軍還三月破上虞

殺署縣事者浙東山寨故御史李長祥軍上虞之東山

故翰林張煌言軍上虞之平岡故都督章欽臣軍會稽

之南鎮蕭山石仲芳會稽王伯龍陳天樞台州俞國望

金湯奉化吳奎明袁應彪及浙西之湖州柏襄甫應之

小寨以百數○釋史千里之皆招集亡賴不能無鈔掠

惟長祥煌言翊三寨不擾民而李張二軍單弱不如翊

所部雄○明殉節諸臣事迹翊以沈於是大兵平山寨

以翊為首提督合寧紹合三府軍由四明清賢嶺入翊

屯丁山以待久而備弛大兵猝至翊敗喪其卒四百人

大兵不能久駐山中翊得復振與馮京第合軍守杜隩

提督選四明團練為導破翊杜隩關口別部邵不倫見

獲○按原作翊獲其別部邵不倫據四明山寨記及明

別部也謝山以為官兵之別部誤矣 翊以四百人走

天台俞國望沿道招集流亡至萬餘人○海東逸史翊

練為之向導能行險如枕席乎然北兵團練豈能相守

王侍郎遺著 附錄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我卒雖殘破團練尚有餘力乃至四明破鄉聚團已丑

春復破上虞浙東震動軍既盛設五營主兵翊統之設

五司主餉王江任之山中田耕且屯餘則履畝而稅無

橫征富室則量為勸輸下戶安堵如故有罪者按而決

之無枉於是四明之租賦訟獄不之官而之翊○逸史

義之徒立致重典其 且為之耳目浙東列城晝閉長吏

有通私書者時聞中徵師於浙以翊故浙師不敢盡出

是夏徇奉化大兵方破吳奎明追奔至河泊所猝遇翊

兵失利六月監國至健跳翊致貢拜河南道御史副都



御史黃宗義上言諸營文則自稱侍郎都御史武則自稱將軍都督不肯居三品以下上嘉其慕義亦因而授之惟王翊不自張大而兵又最多今品級懸絕非所以獎翊且亡以臨諸營大學士劉沂春尙書吳鍾巒皆以爲然而定西侯張名振方當國持不下秋朝王晉右僉都御史是時王以翁洲爲行在大兵畏山寨諸營乘其後不遽下諸帥議招以高官解散之會稽嚴我公請行

王侍郎遺著 附錄

十五 四明叢書

新昌拔虎山○釋史作挾虎嶺○明殉節諸臣事迹作許山○逸史進本部尙書右副都御史

將軍○聖武記金礪提督田雄仍用團練爲導會大蘭

降諸寨○聖武記總督陳錦與礪雄等先剿山寨以除內顧用鄉民爲嚮導翊累戰不

能抗以親兵入翁洲辛卯秋大兵三道下翁洲翊請集

散亡爲援七月還山中諸將殆盡父老勸招兵榆林白

溪聞乃出奉化二十四日有大星墜故寨野雞皆鳴是

日至北溪與參軍嘉善蔣士銓並就執神色自如賦詩

不輟○釋史過奉化賦絕命詩八月一日至定海海道王爾祿請觀

絕命詞援筆書之每日從容束帙掠鬢修容謂兵士曰

使汝曹得見漢官威儀總督陳錦訊之翊曰毋多言成

敗利鈍皆天也羣帥聚而射之洞胸者三如貫植木不

稍動剗額截耳不仆斧其首乃仆年三十有六從者揚

州石必正餘姚明知皆不肯跪掠使跪則跪向翊并死

其旁○逸史又有參軍蔣士銓嘉善諸生在軍三年山

史見者無不泣下日非獨翊首梟示寧波城故副使陸

宇燝都督江漢以奇計得之藏陸氏書櫃康熙癸卯宇

燝以事被籍其女屏當所棄故紙得錦函發之見首宇

燝弟宇燦哭曰此侍郎首也得不得有司所錄天也去

王侍郎遺著 附錄

十六 四明叢書

翊死十二年矣乃東蒲爲身葬之先是丁山之敗孫說

救翊中流矢死亦直立不仆翊弟翊少以耕讀助翊理

家事大兵嘗囚翊以招翊不顧乃殺之全祖望撰墓碑翊女字

黃百家自有傳

遺聞

陸周明墓志銘

餘姚 黃宗義 太冲

司馬遷傳游俠以鄉曲之俠與獨行之儒比量而賢夫

俠者以布衣之俠與卿相之俠比量而難夫布衣然時

異勢殊乃有儒者抱咫尺之義其所行不得不出游俠



之途既無有土卿相之富厚其所任非復閭巷布衣之事豈不尤賢而尤難哉十年前亦嘗從事於此心枯力竭不勝利害之糾纏逃之深山以避相尋之急此事遂止其時周明與其客以十數見過皆四方知咎之士余閒至其城西田舍復壁柳車雜賓死友咄嗟食辦余既自屏周明亦不相聞問然頗聞其喜事益甚江湖多傳周明姓名以爲異人嗟乎周明亦何以異於人哉華屋甫田婚嫁有無人情等爾亦唯是胸中耿耿者未易下膺人見其踵側焦原手搏彫虎遂以爲異雖然周明

王侍郎遺著 附錄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布衣諸生又何所關天下事而慷慨經營使人以俠稱是乃所以爲異也周明姓陸氏名宇爛鄞縣人也祖某父世科大理寺卿母某氏配周氏崔氏子經異經周婿萬斯大少與錢司馬讀書慷慨有大志司馬江上之事周明實左右之祥興航海其諸臣風帆浪楫棹遲金鼈牡蠣之閒非內主之力則亦莫之能安也癸卯歲周明爲降卒所誣捕入省獄獄具周明無所詿誤脫械出門未至寓而卒周明以好事盡其家產室中所有唯草薦敗絮及故書數百卷計聞家中整頓其室得布囊於

亂書之下發之則人頭也其弟春明識其面目捧之而泣曰此故少司馬篤庵王公頭也初司馬兵敗梟頭於甬之城闕周明思收葬之每徘徊其下一日見暗中有叩首而去者跡之走入破屋周明曰子何人其人曰吾漁人也周明曰子必有異無爲吾隱其人曰余毛明山曾以卒伍事司馬今不勝故主之感耳周明相與流涕而詣江子雲計所以收其頭者江子雲者故與周明讀書錢公之將也失勢家居會中秋競渡遊人雜沓子雲紅笠握刀從十餘人登城遨戲至梟頭所問守卒曰孰

王侍郎遺著 附錄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戴此頭也者卒以司馬對子雲佯怒曰嘻吾怨家也亦有是日乎拔刀擊之繩斷墮地周明明山已豫立城下方是時龍舟噪甚人無回面易視者周明以身蔽明山抬頭雜儔人而去周明得頭祀之書室蓋十二年矣而家人無知者至是而春明始瘞之昔李固之死汝南郭亮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其屍南陽董班亦往哭固殉屍不肯去纁布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彼皆門生故吏故冒死而不顧周明之於司馬非有是也一念憐其忠義遂不惜扞當世之文罔所謂尤賢尤



難者不更在是乎初周明讀書時有弟子訟其師師不  
得直周明詣文廟伐鼓慟哭卒直其師而後止昔震川  
敘唐欽堯爭同舍生之獄以爲生兩漢時卽此可以顯  
名當世在周明視之尋常瑣節耳獨恨不得司馬遷以  
拾之余因萬斯大而論次僅以答周明曩者之一顧也  
銘曰

或駭其奇或歎其拙茫茫宇宙腐儒糾結

明故都督江公墓碑銘

鄞全祖望 紹衣

錢忠介公之起事也幕下列將較盛於張熊孫沈諸家

王侍郎遺著 附錄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其中多健者而忠介所恃莫如江都督子雲都督諱  
漢其原籍爲南直隸徽州府休寧縣曾祖某祖某父某  
黃山巨室推江氏而多以商籍入浙都督山是家錢唐  
膂力雄捷視瞻瑰偉居然將種也相傳都督之生太夫  
人夢有金甲神臨之故都督生而不凡亦頗以此自奇  
丙戌擊家而東詣忠介軍門請自效忠介大奇之拔置  
諸偏裨之上授以都督僉事總兵官忠介故未嘗習軍  
旅在江上每日戎服登舟鳴鼓放船都督指麾旣畢則  
畫諾焉及浮海至長垣再出師七閩震動樓船幾下福

州都督之功爲多馮侍郎京第之乞師日本也願得都  
督同行忠介遣之旣歸曰東師必不出也聞者不信爭  
叩之對曰他日請念已而日本果愆約忠介旣卒都督  
旁皇無所之而太夫人尙在鄞乃變姓名來歸因定居  
焉日與諸遺民賦詩以寫其磊砢每語及忠介則淚淋  
淋下辛卯姚江王督師梟首城西門陸副使宇爛謀竄  
取之訪於督師之故卒其人曰非得江都督事不諧副  
使亟以情告都督曰請以中秋日待我城下時都督家  
居幅巾深衣不執弓矢屆期忽紅笠披短後衣縛袴挾  
健兒數十揚揚而出家人駭之而城禁方嚴都督徑登  
之守者以爲關東新將也趨叩頭惟謹旣見所梟首忽  
怒目視曰是吾仇也亦有今日乎拔刀擊之首墮城下  
遂循雉堞周行縱覽濠水守者隨之廩廩而副使已拾  
首去是日也城外方競渡遊人目炫無見者都督之出  
奇應變大略如此都督旣居鄞無以自給種蔬爲業諸  
遺民竭蹶周之四壁無長物惟餘忠介所贈寶刀一具  
而已病亟先贈公往視之都督咄咄曰金甲神不靈耶  
先贈公曰神或卽錢王二公之讖也都督歎曰然則吾

王侍郎遺著 附錄

二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望矣於邑而瞑都督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  
葬於某鄉某原其銘曰

桓桓神勇布衣從戎故人其誰宰相魯公魯公既死朱  
烏哀號誰憐蕉萃為賦大招

贈言

輓王完勳侍郎

鄭張煌言 玄箸

憶君被禍草閒來慷慨論兵未易才薄海誰堪師畫邑  
下江應許畫雲臺星沈漢壘貪狼耀風競胡營戰馬哀  
伏劍猶聞歌正氣心懸陵母亦悲哉

王侍郎遺著 附錄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弔王少司馬

鄭高斗樞 象先

元鷲何夢夢徘徊俾心痲龜亂復何時壯士幾人在王  
子懷國仇飄怒振羣餒天步方百熾雲雷淹窮海棘矜  
效前驅迅舉摩敵壘鏖戰徂三秋盤空卓巖峩勝負百  
相償天驕關初愈奸民作虎俟英人墮眾紿銀鑄對諸  
兒昂藏氣猶磊萬死矢驅狼白刃安能改笑談轉從容  
如飴頸血灑此血暈成虹飛天生光彩貽彼堂上人齊  
斧應有待淫毒亂天經未死神先瘞

七哀詩

鄭董守諭 次公

兵部侍郎督師王公翊公被兵難萬摧至死膝  
不可屈金劉二帥立公  
於庭發箭射穿公胸者已四五矣公立  
不仆斧其首下地始僵死焉真鐵漢也  
山嘯豈得已君讐奈我何天亡寧罪戰陣死不投戈氣  
嚼張巡齒魂過宗澤河能令烈燄盡鐵骨任銷磨

哭殉難諸公詩

鄭林時對 殿賜

慈谿王公翊公辛卯招集山寨與翁洲相應約  
恢沿海諸郡縣被獲解省死有致  
命詩云五載功未成一朝名已立平生忠孝心  
無愧對天日又云談笑且從容今朝得死所  
腔忠憤血飛濺於羣虜公授命前一夕有  
大星自東來墜於地人見之皆為駭異

王侍郎遺著 附錄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倉卒平林初合兵大呼徂祖結同盟無衣感賊來瀛島  
裂帛傳書射郡城義旆遊歸猶自奮大星先墜使人驚  
繼天立極真男子對簿題詩淚縱橫

秋哭詩 五首之一

鄭李鄴嗣 森亭

百戰孤臣獨枕戈天家養士竟如何再殘社稷留門戶  
未盡河山重甲科碧草已迷柴市月啼鵲應對海門波  
遺詩更有從容句堂上諸君讀幾過此為王篤庵司馬  
作也司馬畢命詞  
有曰為語堂上  
人再思而後可

祭王侍郎文一

餘姚 朱之瑜 魯瑛

維大明永曆八年歲次甲午八月戊午朔越十有三日



庚午知友朱之瑜謹以羔羊酒醴之奠致祭於明故忠烈知友經略直隸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前河南道監察御史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贈某諡某完翁王公之神暨耐祭明故殉節先師禮部尙書前廣東廣西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僉事竇翁吳公之神自注諱鍾繼號稱山直隸無錫縣籍武進人甲戌進士明故殉節先師吏部左侍郎前太常寺卿吏部考功文選清吏司郎中主事刑部清吏司主事聞翁朱公之神自注諱永祜別號爰啓直隸上海人甲戌進士日辛卯年九月瑜少子自舟山來謂先生授命於七月

王侍郎遺著 附錄

三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廿六日是瑜去舟山未盈月而先生死矣瑜遂以七月廿六祭先生也去年是日爲先生之家大祥瑜以是日至日本次日始得登陸既已招魂於萬里之外而又逾其期吾虞先生之來格也難矣深用爲憂幸日本之閏爲六月於次月之日始得陳牲酌酒而哭也今正從日本來得定西張侯臺手書並先生就義之詩文讀之忠壯從容乃心王室先生之鬚眉翁張生氣栗烈愾然如再見光儀也詩四章參錯失次或有其題而無其詞或有其詞而無其題瑜未敢舉辭以就題也八月十日十

一日連有弔祭之文則死非七月廿六而稚子之傳訛也明矣然祭右良者有文而無敘未知右良死之狀死之所死之日也於弔完初之文而推之完初之死以七月十九云先十七日則右良被刑應在八月初六七也復云右良先不佞去六日似已知臨刑之日在十二三也而十一日弔完初更不言次日臨刑終不知先生果於何日死也無已吾欲以十五日爲先生升逝之日其日天空月霽況先生之襟懷而天下皆仰皆見想先生之風采然而不敢者屈原之死以端陽則薄海內外咸

王侍郎遺著 附錄

三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投黍而祠之揚旌鼓棹而招之而先生之死以中秋普天且爲之飲食燕樂也既已傷先生之志而又乖天下忠臣義士之心故於十三日爲位於交趾之旅邸陳牲載酒而哭之曰殺羔羊其角如栗爰列雞豚殺菽有飴羔備卿大夫之義而雞德具虎臣之質鹿能觸而蟹有匡鯉之鱗也介而豕之蠶也剛是足以明先生之志必不爲先生之所吐也先生之於朋友也臨風而祭而瑜之於朋友也越國而招其哀痛一義也先生乞得一金易牲而奠而瑜今日之祭雖不腆也實備四國之物其



足與之言白黑較短長哉草皆莎茅而靈芝顯水盡魚  
蝦而蛟龍尊鷓鴣燕雀比翼而飛而鸞鳳雛希世而  
一見犬羊豕稱羣而數而麒麟騶虞曠代而閒生理  
則然也使忠臣者天下皆是則忠臣安足貴哉是以漢  
之丞相三公接跡於朝而蘇武以使臣耀冊晉之賈石  
裴張赫奕於時而嵇紹以待中傳芳唐之節義盛矣最  
著司農擊笏睢陽碎齒宋之敗亡極矣猶有世傑秀夫  
文山疊山然則忠臣者生於斯世爲於斯世際遇何時  
竭節何時幸則爲郭李不幸則爲宗岳寧可含恨而歿

王侍郎遺著 附錄

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可視息而生豈庸人而識之比肩而遇之有意而爲  
之非時而不爲之者哉瑜與先生初遇於翁洲相見最  
晚相知最深言論舉止未嘗有毛髮之閒然而平時談  
燕都未嘗以節烈氣概炫之口舌若解揚之相要約也  
先生早知事之不可爲於累捷之時嘗記翁洲頽垣廢  
址之間屏人靜對與瑜咨嗟歎息而道一日爲醜虜所  
執從容暇豫賦詩作文別母別婦弔弟祭友屹立如山  
肩背爲鵠受二十餘矢而不屈亦無怒罵囂張之氣可  
謂整暇可謂貞烈矣瑜不量事之不可爲而志不肯已

今春乃爲交趾國王裔瑜下拜穹廬而不屈通國震怒  
霜刃相擬十倍於蘇中郎虞常之按瑜延頸就戮談笑  
而婉拒之曰瑜徵士也不可以拜亦無詬詈求速之情  
修表修書辭君辭友將從先生於地下一識荆於蘇嵇  
段張文謝諸君子而往復十日而事定而怒衰該艘稱  
爲好漢子國王讚爲大人高人不獨我交趾所無如此  
人者恐中國亦少至如文章議論揄揚喜悅不可悉述  
或又乘機構陷亦不得死此雖小國殊無大觀此雖小  
故非關大節然亦不辱於君父不辱於中國不辱於先

王侍郎遺著 附錄

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生先生之知瑜最深而見於事狀明白者今者至再矣  
蓋棺之論不可預曉然大概可知也已故曰忠臣者水  
到渠成適然之數非有意而爲之也若夫有意爲之豈  
不願爲吉甫召虎高密固始顧獨一常山太尉之足願  
而子卿之足效也哉志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又曰人  
之相知貴相知心今日所陳而奠者無羔羊朋酒炮鼈  
膾鯉之豐亦祇擷南國芳芹代西山薇蕨挹潢汗行潦  
方汨羅澄流耳先生其歆之哉吐之哉雖然文丞相之  
髮與齒義士於燕市懷歸卽王琳之首與骨朱瑒猶從



梁朝乞葬先生之死六年矣先生之髮今蒙誰氏之棘  
先生之骨知白何野之原白水之真人不與金陵之王  
氣不復使宵小之議常伸而浩然之氣久鬱天也亦獨  
何哉嗚呼尙饗

祭王侍郎文三

餘姚 朱之瑜 魯璣

歲次戊戌九月謹以炙雞絮酒之奠爲位於日本之旅  
次致祭於明忠烈知友經略直隸兵部左侍郎兼都察  
院左副都御史前河南道監察御史兵部職方清吏司  
主事贈某諡某完翁王公之神暨附享明殉節先師禮

王侍郎遺著 附錄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部尙書前廣東廣西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僉事  
霞翁吳公之神曰辛卯年兒子從舟山來未知忠孝大  
節其於先生之死也聞焉而未審道焉而弗詳甲午年  
張侯臺書至得先生之文之詩已知先生全節之日非  
七月廿六而終不得其真謂先生節烈氣概大略彷彿  
之已故擬八月十五日爲位於所至之次而哭之奠之  
故前之所以弔先生俱鑿鑿而爲之辭今年從交趾抵  
日本是月尙在舟中肝腸摧裂十六夜遇故人楊巨鵠  
於客邸道先生遇害之慘且烈也道先生志意之堅且

整也道先生大歸之安且肅也雖在逆虜亦知愛慕而  
欲生全之而先生不可也亦知感發而咨嗟稱道之而  
先生弗屑也故知先生之死乃先生自殺之非虜所能  
殺之也先生自磔之非虜所能磔之也且此忠義壯激  
之骨非先生滅虜必致虜滅先生而後已必然之勢也  
無疑也挺然直立□□本部院言言必不降自注矢叢  
肩以至剗刃肉盡絕不出一叫呼傷痛之聲骨肉未必  
有所收淺土未必有所入此亦天下之至酷烈矣此亦  
今古之奇男子矣瑜聽之淚緣於眶瑩瑩然堅忍而不  
欲滴瑜於先生之死也卽艱窘也無歲不祭卽倉皇也  
無祭不哭平居思念猶且淚淫淫下今者所聞死事之  
慘十倍於前而翻不哭者何不敢哭也不可哭也昔來  
歎爲公孫述所賊傍蓋延伏地而哭不能起來俟叱之  
曰虎牙何敢然刃雖在身獨不能勒兵斬公耶使者中  
夜中要害且死故呼虎牙相爲戮力王事耳乃效兒女  
子弟泣乎其言至今猶生也瑜思自古及今生之必有  
死猶晝之必有夜也而死得其所猶夜之復旦也旣已  
得其所矣而又悲其形體之不全此凡庸碌碌之見耳

王侍郎遺著 附錄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士庶人棺衾單薄宜乎速朽然珠襦玉匣華表黃腸其  
肉有至今存者乎不收者以飽鳥鳶收者亦飽螻蟻卽  
不言肉與骨其墳墓松楸有至今存者乎高者夷爲丘  
垤卑者湮爲原隰惟此氣磅礴天地惟此名昭回古今  
河嶽日星歷萬載而不磨耳天之所以生人氣爲精而  
形爲羸臣之所以事君忠爲上而功爲次先生旣已得  
其精者上者而又何病哉異日者儻可得也必不因此  
言而忽也必不可得也亦不必專以此爲恨也瑜去年  
二月十七日生前拜疏有十日之內逐日殺人莫不先

王侍郎遺著

附錄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梟其首從而鵜肉殖肝夷風慘刻惟以張威示知草菅  
使臣驚懼臣死之後骸骨無敢收取自爲鴟鵂犬豕之  
所咀嚼臣亦不憂等語可見保身惜命原非志士之心  
忿痛悲啼未盡良朋之義今者所寓多忌諱不得已假  
館陳觴杯沙酌酒不可哭亦不敢哭也幸有高曠不以  
爲嫌慨然相許得申其意日仍其舊月逾其常性桎不  
具豚肩不掩先生其忻然而來歆之乎嗚呼尙饗

貞羣案魯瑛先生有與釋獨立書云不佞於人一  
字不肯輕與吏部左侍郎朱問老老師也止稱殉

難戊戌年間其死時依回本年八月遂削其配享  
及今細問無此事而後復之禮部尙書吳霞老老  
師也自經於學宮止稱殉節惟於王完老私謚之  
曰忠烈稱曰知友不佞自稱亦曰知友可知也若  
猶之庸人不佞豈肯一字假借之哉讀此則侍郎  
之忠烈先生之風義兩見之矣

王侍郎遺著

附錄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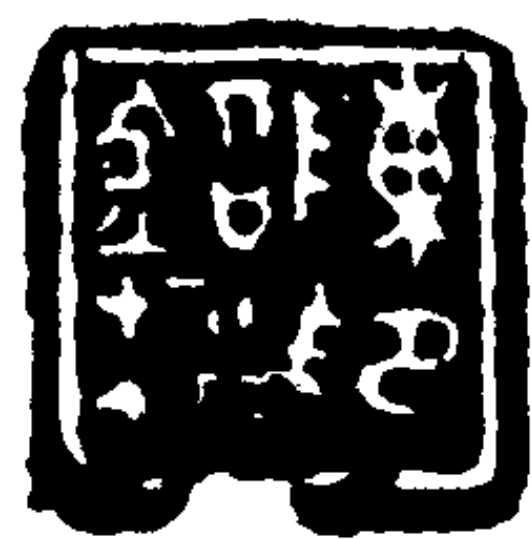
王侍郎遺著附錄



徐氏南州書樓藏原刻本

喻園集

陳銘樞書





喻園集序

明社已屋。廣州淪陷。梁公未火赴池自沈。氣猶未絕。清兵入室。叱公削髮。公大罵。被三刃而死。其大節凜然。可歌可泣。久已垂之南疆。伏史矣。顧公之太節足傳。公之文章亦足為世矜式。昔惠士奇督學廣東。於粵之古文家。最推許梁未火與胡金竹。蓋氣節文章。兩俱無憾。公不必以文鳴。其文自足千古。喻園集刻於康熙時。自乾隆朝奉令銷燬。故名列全燬書目中。當昔文網嚴密。畏罪者不敢私藏。故藏書家絕無著錄。光宣之間。余注意搜藏焚毀各書。而此書罕覩。民國後。因續修番禺縣志。神游夢想。皆在鄉先哲遺著。精神感召。竟於員岡購得此集。員岡即梁公未火鍾毓地也。此集為崔弼孝廉舊藏。余輾轉搜得。因與舊

喻園集序

鈔本黎忠愍蓮鬚閣文鈔並貯南州書樓中。此雙忠遺著。霄壤間殆無第二本矣。近年神州陸沈。佗城失陷。余南州書樓關於廣東文獻之部。多已移度港中。葉子遐庵有廣東叢書之刻。余亟以此兩集付印。俾後之讀者。知禹山正氣。亘古常存。民族精魂。自有不可磨滅者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夏六月徐紹棨序於僑港寓廬

明贈禮部尚書國子監司業諡文貞梁公朝鍾傳

後學黃佛頤撰

梁朝鍾字未火。號車匿。番禺人。父士楚。官貴州參議。幼孤。依舅氏霍子衡。儼負奇氣。好讀書。善文詞。喜談兵。豪議論。四座辯不決。輒掀髯揮塵。定之。性不能容人。雖尊貴亦不少屈。都諫陳熙昌族人。攘朝鍾祭田。遺書譙讓之。昌得書大驚。折簡造門謝。朝鍾為童子時事也。縣令張國維試士。以朝鍾冠。深器重之。袖其文以質昌。昌稱道不輟。由是名聞嶺表。時熊文燦鎮粵。善僧空隱。朝鍾曾師之。文燦因空隱識朝鍾。延為子師。一見歡若生平。崇禎十年。文燦總理九省師討賊。揭朝鍾出嶺。時空隱居廬山。朝鍾與文燦謁空隱。論討賊事。文燦主撫。空隱謂流寇非海寇可比。宜慎之。文燦內逆其言。寄孥安慶。留朝鍾經紀其家。而文燦提師西上。決計招降。明年果降。劉國能張獻忠。九月。文燦次襄陽。有雙溝之捷。賊頗懼。降者益多。分

喻園集傳

處於鄖均。朝鍾憂之。為書與文燦。謂勦撫一機。有環中之應。一覲則解甲數萬。少紓則勦掠。又若雲屯鳥飛。往時謂倚勦則傷撫。倚撫則傷勦。迭出迭困。愈理愈亂。惟廣搗謙。念念無忘本師囑。本師謂空隱也。書詞隱約。意不主撫。時張國維巡撫應天。朝鍾與書云。目前江北雖無賊。而蓄銳於桐柏。避雪於陸渾。如闖格。猶八四大股。審若真心乞降。求地安插屯種。須盡散其徒夥。今每營尚留數千。雖云宣力。實用自衛。使生疆場殊日之憂。誰執其咎。理臺持不可。理臺謂文燦也。朝鍾意既不合。旋上荆襄。託以鄉試南歸。途中寄書文燦。謂齋聚七年。割別一旦。詞旨吞吐。復云。左師盛兵渡樊城。張獻忠已挾張雲嶠入老鴉山。鍾料渠必不及左師前撥。撥兵先走房竹。探大軍後塵密邇。將竄巴夔。此地雖萬石巘。鳥行猿道。然彼能往。我亦能往。獻忠力疾馬疲。兵無餘勁。將必死於道路。若坐守老鴉。四絕無援。一鼓成擒。如攫己物。料獻忠雖愚。必不至此。蓋已知文燦必敗。時十二



年六月也。九營賊果反。文燦逮死。朝鍾歸粵。著書自適。崇禎十五年壬午。舉孝廉。癸未。中進士乙榜。甲中。燕都陷。悲憤幾絕。初。朝鍾之居皖也。撫軍史可法。馬士英。光祿阮大鍼。皆下交。乙酉。可法薦之南都。不起。閩中來徵。又不出。時語客曰。我頭有刀痕。寧見否。客訝之。正色曰。今日事行將及矣。削髮求生。必不爲也。甲戌。廣州擁立。授翰林院檢討。自計曰。時急矣。官死。不官不死。孰若官之。姑以一日盡生平乎。人或以爲賀。鍾曰。事至此。誰獨惜者。鍾求速死耳。當弔之。何賀也。立朝四十餘日。丰采嚴正。未嘗以倉卒廢典。兼兵科給事中。賜笏。尋授國子監祭酒。疏辭云。書生拜官一月。而爲人師。天下後世。當謂臣何。不敢奉詔。改授國子監司業。聞惠陽破。與子衡約必死。十二月十五日。廣州陷。十六日。整冠帶北面成禮。復拜辭家廟。時城中人俱已薙髮。獨鍾峩冠博帶。往來里中。見者驚愕。或諫鍾無子。宜少遜爲後計。鍾不爲動。屏家人赴池。水淺不能沒。鄰人岑端賢踰牆救之。

喻園集傳

二

鍾曰。若愛我。幸拉沈我。其僕繼至。氣已絕。僕扶起於屋之東廊。覆以長被。少甦。兵丁入室。被三刃而死。著有輔法錄。家禮補牋。日紀錄。喻園集。殉節時年四十四。族人以衣冠葬於其鄉。員岡正面岡。桂王贈資政大夫。禮部尙書。諡文貞。

喻園集序

記昔癸未之試。易春期于焮榜後。予同朱子近脩馬子晝初買舟南歸。於時金風颯然。木落水波。意感蕭楚。適隣舟有觴相接者。問之。則梁子未央。弼臣也。予與未央弼臣

序一

俱列名榜之副。未央則又予同易之一。房子先赴禮部。就閱闈卷。主司批墨視諸雋者。無殊無故。見落其中之由。初不獲知。有以詩分房者。未央之同里族人。也語未央。故最志未央。為予言予輩之自甲而



乙者在易一房南卷凡四子居二  
未央居三經本房選覆再三主司  
之裁見有成案矣先發榜一日晚  
本房袖四南卷求錄主司不從仍  
再三強之因隨手取四卷以易未  
央憤憾于私曲之蔽公也予與近

序二

脩諸子復相勸慰之自滄州道中  
朝行夕泊晤語決旬率以為常偶  
一日遂相失不可復覓逾年而革  
代之事見粵嶠吳門相去五千里  
干戈阻絕音問益不相聞及己丑  
之役予始隨軍南來詢未央則先

于酉戌年間殉難歿矣未央博學  
弘詞倜儻好奇計多有志聞粵  
城初下時兵不一而未央獨抗  
顏求死稱節最烈無何得見弼臣  
述若兄事果然弼臣言未央死無  
後有著書若干卷里中賢者哀其

序三

志為之授梓以先成兩卷示予囑  
予序予閱卷中詩若文豪逸有勝  
氣一如未央其人欲為之詞又自  
慚薄劣苟然疑泉下知之謂我玷  
也憶昔聯舟諸人近脩方外晝初  
山中弼臣亦長齋以禪悅終老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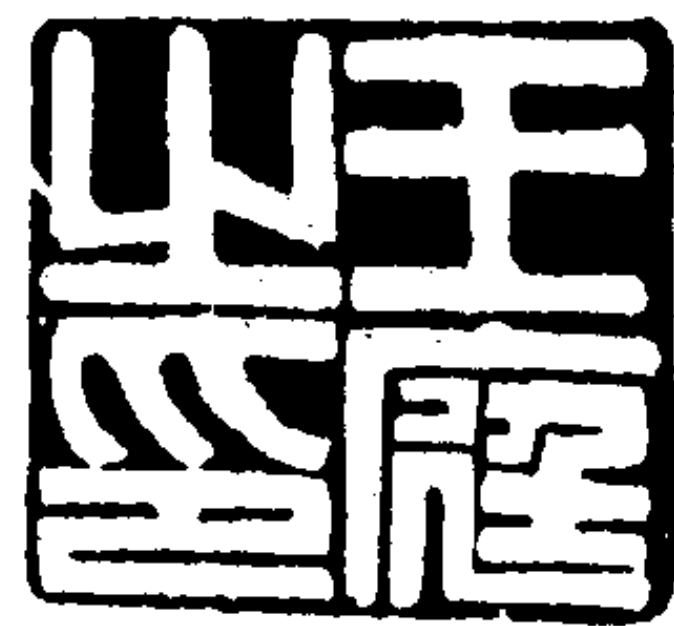


獨鞅掌郡書伍絳灌或未可得乃  
匆冗稽時欲搦管完前諾且又未  
暇也又無何而弼臣歿未央稿刻  
全否未知何如廼為之言者并無  
其人矣予竊念而感之乙未夏五  
子適量移府江治裝西行檢筭見

序四

未央之刻兩卷者不覺自失古稱  
開篋沾臆語非徒然予又將如未  
央何哉因不自嫌薄劣竊附異苔  
同岑之義無端為弁之詞貽諸同  
好以酬曩約若未央之才自能不  
朽于言不必道也

樵李王庭言遠題



序五



傳

南海門人王鳴雷述

公諱朝鐘字未央號車匿廣州番禺人也父與基與基父元炅俱名文學元炅父士楚舉孝廉起家縣令從戚將軍繼光討倭有功擢貴州叅議公幼孤依舅氏霍倣儻不羈豪氣自舉好讀書善文詞尤喜談論稠人廣坐遇事畱難公揚

傳

省掀髯援古証今事皆立斷狀性不能容人之短直口快心慈意剛腸雖在尊貴未嘗少屈人以是多畏之都諫陳熙昌族人攘公嘗田有司莫聽平公遺書譙讓之昌得書大驚折簡造門謝公公尚為童子時也縣令張國維試士以公冠深器重公袖公文以質昌昌稱公不輟繇是公名聞于嶺表矣公感懷代謝

俯仰閻浮人世無常生死事大隄心祖

道痛絕腥葷與季父文學克載同郡孝廉陳學銓張二果曾起莘為法門交後陳公蚤亡季父與張會二公皆棄家為高僧會即今天狀和尚也督府熊文燦聞公名延為子師一見歡若平生燦芟粵寇以功晉大司馬總理九省之師挈公出嶺登匡嶽訪道黃崑既而用師襄

傳

鄧畱家皖城以妻子托公公視其奴之騎蹇者輒鞭之如鞭已僕後辭歸中途幾為熊僕所殺燦之死法不以其罪公誓必引白其冤日報知已猶後耳寧恐見朝廷失法哉歸粵著書門人日進精言性命旁及百家懷古情深激揚奮勵聽者多為感發壬午舉孝廉癸未中進士乙榜知京師單弱憂形于色甲申燕



都告陷悲奮幾絕已而歷數朝紳某必死某不必死後皆不爽初公之居皖也撫軍史可法馬士英光祿阮大鍼皆下交公乙酉南都三人用事欲薦徵公公辭不出閩中徵公公又不出時語客曰我頭有刀痕寧見否客訝之公正色曰今日事行將及矣削髮求生鐘必不爲也丙戌廣州擁立授公翰林院簡討公

傳

三

自計曰時急矣官宜死不官亦宜死寧如官之姑以一日盡生平可乎人或賀公公曰事至此誰獨惜者鐘拜官求速死耳當弔之云何賀也立朝四十餘日丰采嚴正未嘗以倉卒廢典型也兼兵科給事中賜笏尋授國子監祭酒公疏辭云書生拜官一月而爲人師天下後世當謂臣何臣死不敢奉詔改授國子

監司業聞大兵破惠陽公與舅氏霍約必死下見先帝十二月十五日廣州城陷十六日公整冠帶具香燭北面成禮復其祖居拜辭家廟時城中人俱已薙髮無恙獨公峩冠博帶志氣昂舉往來里中見者驚愕或諫公無子宜少遜爲後計公不爲動也友人與公鄰居素善勸公爲僧公不應屏家人赴池水淺不

傳

四

能沒鄰人岑端賢踰墻救公公曰若愛我幸拉沉我我大明臣子義不可辱公僕至氣已絕僕扶起於屋之東廊覆以長被公少甦兵丁入室叱公削髮公大罵被三刃而死同時殉難者大學士東莞蘇觀生自縊死太僕寺卿南海霍子衡與其子婦九人赴水死孝廉南海梁天爵亦赴水死霍公之舅氏也公著有

輔法錄家禮補牋日紀錄喻園集成一家言

余因續修番禺志欲求此集久矣精神所至竟于員岡崔氏搜得此書為崔鼎來舊藏今入南州書樓惜卷一缺庾天子六十又一序王君明作壽序共二篇其他尚有字已漫漶無從鈔補者此孤本難得吳澹庵師已選多篇入廣東

傳

五

文徵矣 民國廿二年秋徐信符識



較刻喻園集同社姓氏

謝長文伯子甫	張燾之子晦甫
何士琨文玉甫	馮履禎圖南甫
唐楷德庸行甫	馮大璉璽若甫
何士堦文若甫	霍若初修甫甫
楊昌文憲卿甫	羅安國闇公甫
吳龍楨勿菴甫	陳子吳申君甫
梁起蛟用廷甫	鄧騰芳潔林甫

姓氏

黃開熙鳴芳甫	羅賓王敬叔甫
龐瑋爾珍甫	崔振千上甫
關廷選起臯甫	莫芝蓮襄采甫
梁湛然醒人甫	曾大節雪巖甫
龐建楫伯達甫	李夢貴叶先甫
崔汝魁粵斗甫	崔采石師甫
葉向暘寅甫甫	顏養氣英震甫
馮夢兆望若甫	張喬達百淇甫

葉秉重嚴公甫 楊大進翰序甫

彭鈺崑玉甫 湛子雲漢度甫

潘毓珩葱石甫 薛始亨劍公甫

王邦畿說作甫 劉奇蘊享侯甫

麥廷賡盛際甫 吳如祈眷甫甫

劉其玉峻白甫 張鳳翔象二甫

麻胤光元昇甫 梁殿華弼臣甫

龐年爾齡甫 尹治進右民甫

姓氏

馮濟春子光甫 陳賓王牧止甫

黃奇光秉昭甫 葉逢暘世穎甫

李象豐炤生甫 薛起蛟炤萬甫

黃香喬發先甫 薛聯桂忠達甫

曾大壯伯正甫 盧奮升爵甫

關賢祚帝毓甫 麥樵蔭若甫

方茂猷時亮甫 任一泰仲階甫

麥侗之六甫 英上卓今甫

姓氏

何澹文水甫	伍俊亮熙載甫
吳羽先用儀甫	謝昌齡永叔甫
關毓穗甫田甫	伍雲英出岫甫
蕭敏政人叔甫	蕭然文叔甫
尹源進振民甫	謝項齡正叔甫
黃挺華協先甫	張承選倫最甫
周讚庶煥甫	何錫英全伯甫
梁宗圖義倩甫	周鴻若卓漱甫

三

陳葆孩慎錫甫	霍道濟起生甫
何九潤澤三甫	陳順孩慎則甫
陳僉錫慎生甫	梅龍翔儀修甫
霍師朝介生甫	陳奮龍雲叔甫
徐士彥聖甫甫	蕭士璋壯臣甫
莫以寅休倩甫	霍復之傳生甫
花遇春毓秀甫	蕭安吉夫甫
莫馥葵日芬甫	霍學濟志生甫

姓氏

湯進建孟甫	莫鳴陽離人甫
莫有常立方甫	陳于熙群皞甫
李國寧甫	陳亦芳華一甫
馮允升見大甫	黎國光宁光甫
馮虞績杲郎甫	叔坤元彥永甫
弟瓊之佩甫	弟朝鎰龍孫甫
弟朝鑣未艾甫	

四



較刺喻園集姓氏

山 萬虛閣自甫

山 湛修妙湛甫

祖 元虬公御甫

祖 元鯉公濟甫

祖 元公壽甫

叔 應龍彥生甫

叔 國誠彥忠甫

叔 熊飛子甫

叔 國維彥秉甫

弟 龍躍長青甫

弟 朝錡未可甫

弟 朝錄未信甫

弟 朝鏘未彊甫

弟 朝鋌未璞甫

姓氏

五

較刺門人姓氏

李雲子子龍甫

羅玉藻宅崑甫

劉鳴泰大來甫

李龍子子雲甫

程必煥文先甫

鄭逢泰無否甫

王鳴雷震生甫

吳 獻幼更甫

余龍翔佑生甫

黃吉士藹臣甫

張國紳子書甫

馮元起允男甫

湛汝礪應金甫

霍永祚業千甫

萬之泰介眷甫 張審鵠孟發甫

高應選曰簡甫 崔 植培生甫

崔鍾興曰遐甫 李 暮澹遠甫

陳錫胤嗣安甫 張振驤超郎甫

崔官素曰瑚甫 溫逢秋潔文甫

蘇 美忍木甫 會 淙訶衍甫

梁文郁質先甫 李昭素安仲甫

黃廷璉昌運甫 黃廷珪玉生甫

姓氏

喻園六

陳良柱胤侯甫 馮 璋彤璋甫

龐嘉耄祖如甫 劉國探 甫

兪園集卷之一目錄

明番禺梁朝鍾著

序

孔閣藏書自序

李伯熙先生詩序

叔子師詩序

楊杲生詩序

李玄緝詩序

卷一錄

兪園一

茅岡江北族譜序

夏閻如上書群議弁言

贈言冊小引

陳生刻定命冊引

壽天泉蘇公序

謝君器六十又一序

庾天予六十又一序

王君明作壽序

卷一錄

兪園二

壬午廣東易一房同門得士壽序

監司唐梅臣平海寇序

廉州張太守奏績序

程郡丞壽序

順德王侯奏績序

東莞林侯奏績序

香山顧侯平寇序

新會李侯最績序

吳侯壽序



兪園集卷之二目錄

明番禺梁朝鍾著

書

與熊心開理臺書

復熊心開理臺書

上熊心開老居士書

與熊心開理臺書

與張玉笥老師撫臺書

卷目  
二錄

兪園  
一

復張玉笥老師書

與何象岡相公書

與陳秋濤宗伯書

與伍國開僉憲書

與門人熊遜木書

與門人熊遜木書

祭文

祭張荊公師兄文

祭麥仲函先生文

祭黎臣哉顯孫兄弟文

祭霍始生表弟文

祭林秀才文

祭李以觀師兄文

祭戚屬從母文

卷目  
二錄

兪園  
二

兪園集卷之三目錄

明番禺梁朝鍾著

碑銘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恪韓公神

道碑

霍玉屏先生偕元配陳安人墓誌

銘

崔二白墓誌銘

卷三目錄

兪園一

表

擬

上特發內帑銀三十萬兩

命兵部速發寧遠等處贍軍增防更

諭戶部詳商邊餉經久長策群臣

謝表

擬

上命大將軍徐達等分布士馬規取河

北州郡諸將各率馬步舟師大

會臨清進攻元都克之群臣

賀表

雜著

姓書榭記

募建華首臺疏

脩古蒲澗禪堂疏

募脩蔣家菴山門疏

卷三目錄

兪園二

募建羅浮雲水菴引

雙谿侍者募戒因緣

揜骼題辭

賀葉直指鏡歌

題蔡逸菴小像



喻園集卷之四目錄

明番禺梁朝鍾著

詩

五言古詩十首

七言古詩三首

五言律詩二十四首

七言律詩二十八首

五言絕句十四首

目錄  
卷四

喻園

七言絕句十八首

六言絕句四首

雜體二首

喻園集

明番禺梁朝鍾著

吼閣藏書自序

余鄉中新樓上舊有藏書皆王大父宦四方時所層計十架架上安寘經類子類史類集類一一釐整令壯童一人熟習蹄頭每抽一卷閱竟即收復原帽書雖盈千部而位剝如廟堂器鄉中有穉

文集

喻園

學蒙師或習古記者來借便不肖與備糝蠶令就讀耳于令通少經少史讀至半月多瑟瑟思去久者一月而已自後王大父僑居會城貢院前一水迢濶執不能挈簾以行只取宋元雜錄與酒瓶竹杖相伴間下渡遇風日晴麗輒出簾中怪事攤述渡中人長幼鼓掌破頤率以為嘗自後或來或往而書半居城中

半還鄉園書魄不屬遂有星鳥意屬王大父捐館大父伯仲恨遺喻墨不忍簡視止誠家間時時呵衛嗟乎自書聞悶一閣令見者深麥灰之歎豈人為之哉大父昔以鈔槧相傳自壯角至壽總矜肘一經子史漢唐制雅皆自己硃汗所定今遺墨已陳音徽如旦嗣後先君與二叔父稽古性成丹山礪壑無不奉典

文集

喻園

籍以從憶某年叔父謀書羅浮山盡將鄉樓中所藏書擇其善本奩置十餘簾居未幾一夕風雨暴至有賊數十盡室晶晶以行書筮舁至大澤盡弃漲水中遲復取樓上書副本者裝製成帙辟塵幾擁護後數年儻居霍氏合簪樓盜藏復甕中五鼓并衣械筮盡負去所歸然剩者則往年城中之半耳雖有善本如



房註管子文選蘇氏三劉等書皆宋元  
間板然多不能全部逮先君游建安略  
覓幾十種率新鏤之板枝讐不當十篇  
定錯六七字先君於書未能遍讀書極  
喜貯畜省中所貫龍湖老人及申壽種  
論樂借人翰人匿之不肖還先君無懟  
每云書若讀善亦宜俾善讀者知之故  
家中遺書余哭日落明季僅存二樹余

文集  
序

喻園  
三

年十七家戶衰替擔荷重大抑又善病  
母氏見讀書輒下憐涕語他年月所習  
異事分咿嚶半席偶一日狎視遺籍見  
米糝塵滲入踈罅書為眯目大自感歎  
遲數年外傳始糞除一室潔庀几案得  
矣孰使友生過從一月不開卷不知為  
憂乎壬戌春移居雙福齋營結小閣安  
冊其上書與余始獲安宅制義之餘晷

刺不肯相疏直書運日興歲必增數帙  
只恨囊中無錢每闌入書肆歸便神駛  
累日今年感一二知己憐余書慳以幾  
種見惠捧得之喜不可言因感其事追  
憶先後造一書目李龜年說天寶遺事  
感慨係之遂歷數曰某書可惜某書展  
可惜全者既單一冊不全者乃多於全  
者六分之一今棄其不全者另僭之全

文集  
序

喻園  
四

者集編令後人知書至余手尚有此幾  
種耳余非能讀書者雖終日肱繙指畫  
尚不能十葉然性無所適適於他器古  
今玩則輕獨羅羅若若墳典充盈須神  
色慙賴料後人溺好何必似余書聚書  
散實自聽之

刻李伯熙先生詩序

先生沒七年余始存其詩敘次刻之余  
莊事先生凡十一年而先生沒先生每  
云吾五七言律詩力追踪先民而未為  
時所賞如鍾少時每聞先君所哦詩必  
以為古詩後始知總哦先生詩先生詩  
為先君推賞至此先生為余番禺人生  
有異徵長即負大名聞萬曆戊戌先大

文集

喻  
五

父洎先君送所厚縣大夫出竟會先生  
于郵亭齋足中一見即心折歸遂納交  
先君嘗云伯熙吾之師也先生讀書不  
多而筆下竄富書不經讀有述之未半  
即知其大凡雖申毒之言猶然好施樂  
赴人之急喜談經術而言多難行如建  
議欲盡易天下公庭執教杖者皆以問  
右子弟為之貧而負撻者當無大劓迂

濶率多此類能為大言雖已亦知必不  
可行尚云世有三代之英予執此合之  
矣余每抑之余因語先生以出世事先  
生始而弗余信及余與亡友陳全人早  
委宛欲言之而先生已死矣今錄其詩  
若干首傳于世聊識一嘅焉

文集

喻  
六



叔子師刻詩序

先子生平尊事伯夫子無他人勉年始  
益以伯熙先生謝伯子叔耳鍾少年失  
怙伯夫子撫如子教自德行文章至飲  
食侍立之微亦皆怵怵之鍾自二三童  
子師外獨師伯夫子亦未有兩師嘗憾  
未能闔閭伯夫子誨以負伯夫子以傷  
先君之心伯夫子識最湛學最奮而遇

文集

喻園  
七

合未訓諸襄伯夫子頗平然康之以斯  
知伯夫子之造也伯夫子訪仲安先生  
於豫章仲安先生亦鍾先子之所畏也  
伯夫子歸南越以遊之所屬歌咏示孺  
子曰小子亦聞詩乎其未耶鍾讀而適  
適然驚曰鍾行莊事伯夫子三十季未  
前聞伯夫子矢詩今矢詩也而負奇若  
是伯夫子九審若之何今茲而示之伯

夫子曰孺子盍言其餘既聞命矣述而  
識焉嗟夫惜也先子不獲見伯夫子之  
詩也

文集

喻園  
八

楊杲生詩序

余戊辰歲與曾宅師麥木公家駿叔讀書楊將軍山房書幌蕭森群樹燕立楊將軍喜見文士嘗躡足余戶外聞其中聲頗雜他事即却步若諸子商略文行輒使兩股為瘦其嗜學如此今少將軍杲生其伯子也杲生有嚴父初不教之弓矢使治博士家語是以杲生於儒書

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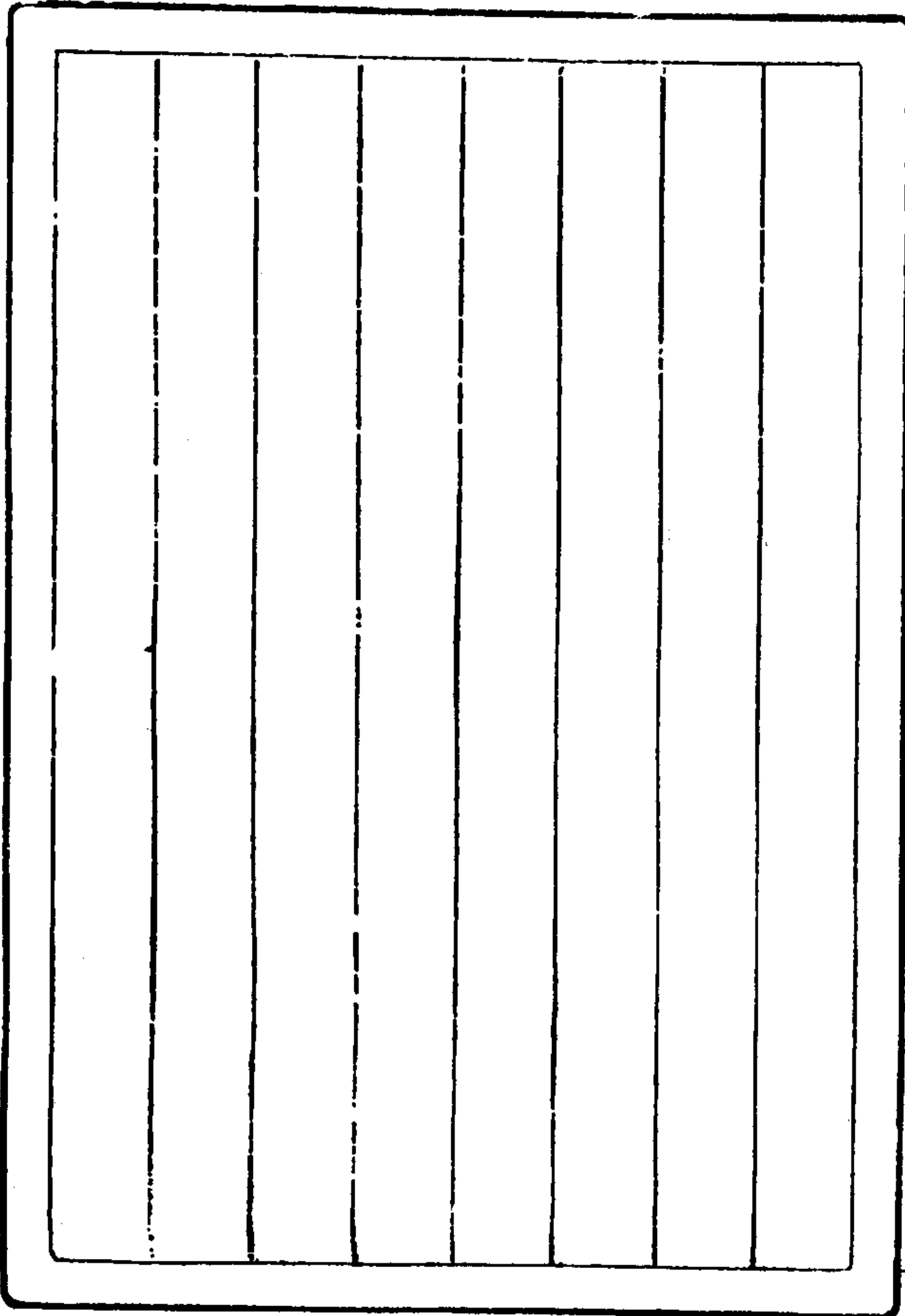
喻九

多所諗識將軍每訓伯子云昔杜當陽薛雞林皆為名將而當陽以春秋雞林以易皆平分東魯之席藉今托體良家子而鼈鮭青葙除畫支干外悉倩人問墨險有如是兒正使父祖捻腕伸氣耳嗟夫有父如此宜伯子今能以分葩之文為執金吾白眉矣杲生近刻詩饒有款置不必定肖雷乙鼎壽亦自成商

韻句不肖鍾弁一言於首簡余乃追憶其先將軍嗜學訓子食報如此獨余同宅師兄昔居山房時皆矢志圖進取其使志行為楊先將軍所窺僅僅十年事宅師以計偕取道歸宗一旦薙髮為苾蒭弄舍元殿如脫屣不肖入世出世兩未有成寧特愧我宅師且弁愧我杲生矣因序杲生詩聊附一幀

文集

喻十





茅岡江北族譜序

番禺多梁姓云余曾問諸父老父老六  
聞諸先世中原梁氏惟最繁南渡來于  
閩廣稱小康諸宗敷土而居繇是東南  
樂郊群趨之他族尚然矧吾庶宗乎今  
越南梁無慮萬宗宗不必一水木而諸  
宗之或麗一城郭一聚落源厥所自胡  
然僂之室又扶其種子時聲氣相屆甘

文集

喻園  
十一

苦相酬濡濡然迥若异焉因知先王繫  
姓辨族道或出乎此也番禺東折瀕大  
海背隆山有曰茅岡曰江北兩族號腆  
初來自閩當宋高宗紹興間五世析二  
演公名禮者抱偉聲李忠簡昂英以子  
妻之為茅岡祖名義者亦同舉茂才別  
居江北故祖於江北其耳孫某師事陳  
文恭獻章有惇懿君子稱則梁氏之能

大造于厥宗不自二三世層矣語有之  
曰彌有樸遯流聲愈伏其言可思也今  
梁氏滋大矣過此以往引榮名無終期  
焉不允言哉族人廷瑚者以隲行世其  
家慮先代譜帙佚無傳介紹余門人陳  
子勻余一言以釋余所聞不能記有弁  
者質也夫

文集

喻園  
十二

李玄緝詩序

昔人有云詩不游不奇非詩人游游不  
奇陳全人舊賞予言謂司馬子長當時  
西不盡櫻蘭東不涉滄海南不憇笠澤  
北不止魏鹿其文雖傳未必不在文園  
枚叔之下杜子美京兆散儒耳遭世亂  
離麇足襄鄧後益拓武於巴夔廊陝漢  
邠之間雖詩疑鬼神謂天資玄駿實亦

序文集

十餘三

胸次間瀟集富也李玄緝昔以諸生有  
聲為竹湖鼓海人士祭酒既而累挫名  
場始弄去帖括家言挾贊北入燕以詩  
文謁長安諸貴人諸貴人引至坐上南  
人口多馱凡問對多不能敘其思若叶  
韻稱詩玄緝則引筆伸意恒如覲面語  
諸貴人以此益重之已而得拜鴻臚簪  
筆入侍講幄繇是見聞益竑敞比以親

老乞歸諸貴人知不可留祖帳陳東都

門使樂工歌白駒三章于馬前當時以  
為榮道經關里登泰山憇金陵止西子  
湖探禹穴而後歸故玄緝有所游游必  
繫之詩比還海上之明年始以生平所  
付奚囊者悉以付于梓人今其詩具在  
山川夷險人情濃澹讀其詩可知玄緝  
之游復可因玄緝之游之奇而思一旣

序文集

十餘四

所游之山川人情以稽玄緝之詩為有  
餘為復不足蘓子瞻云如見所夢如悟  
前世吾謂古今人之為文能肖斯語之  
半者已足傳矣玄緝勉旃自愛心如落  
澗後流者潔莫年之述每薄蚤歲之所  
呈心與文互相似也咄咄玄緝今所未  
集者為遺何物湛思以求期月之遷玄  
緝之能自為

縣解不俟錙銖尋丈而計  
之矣玄緝勿泄泄于予言



夏閻如上書群議弁言

地利難言也記鍾初入宛雒門人汪叅將瑞楨逆余於宜城宜城即鄢陵晉楚治兵地瑞楨使江黃滇西黔南諸武士效進退刺擊於鍾馬前因語余云古兵法云失傳進退虛實道盡矣今兩軍交爭止問地道相勝負人心堅瑕因之願語同官周都督云吾夫子弱不勝衣然

文集

俞園十五

每策兵家信絀多奇中使人輒思賈誦余因問鄉羊子成濠泗江北諸寇遠霍六出者必逸於司空原桑落洲我師無能成毆除何也楨云治兵必測孔道今重兵不舍鍾離一步壽春坦乳待寇哺爾賊何得復集乎噫瑞楨知兵者更一年餘副大將軍戰譙邑以身殉之鍾每為揮涕兩遭喪亂以來絕口不言天下

事曲阿夏閻如就鍾語出懷中所刻諸議示余余異焉今索一感憤時事者不復難也閻如久敷中外孔道著晰宜其動中機勝莫有尼圍中州豪傑如君者正自難得余因問閻如今天下所謂據項背者不宜輕言若止就跨腋間商步伐何異撲鼠穴中心思明甚矣願無人向勝善中引腕聯臂而辨疆寓坐使

文集

俞園十六

後世英雄咲人閻如勉旃南交小康且勿便安神孫春陵兆興矣勉事贊贊使余得頤卧百尺樓上吾豈不重念閻如乎因念舊懷聊述引愾云

贈言冊小引

已卯初秋余歸自襄鄧過大庾嶺小憩  
大樹下時道上行入如螳語音差雜見  
一人佇立半度汪遠廣顙蓬髯望若神  
仙中人余驚視旃因問君來自某所曰  
廣州余曰吾亦廣州人也因問余歸奚  
自余云自樊城聞余云姓梁即云君非  
梁未央乎襄樊事云何熊總理司馬健

文集  
序

喻園  
十七

否賊何時始平余語之故采因問君何  
適荅云丞趨白下自弄博士語已兩度  
庾矣家國齷齪會當傾中原殊快事澆  
此盆壘公歸勉旃毋使風塵咲人余顧  
問君何時始歸應曰無定其諸冬杪春  
茁乎比冬君果歸問君奚囊若何笑曰  
浮山一片石楊子一斛水要使作光恠  
滌痴癡耳余笑云弟從吳門走鄆郢幾

五千里過宋大夫墓經雌木蘭亭求一  
斛水一片石正自難君於余多矣因出  
篋中投贈詩句如倒困君且讀且歌顧  
余云此一斛水一片石君試道水恠味  
石恠重揀別得出不負嶺頭樹下譙君  
數語否則某負墮豈不應在真人前矣  
皂白耶余云浮山楊子疇人不過必如  
兄恠品第恠携挈大衆餘餒自己果腹

文集  
序

喻園  
十八

兄真可眇睨童貢以南牂牁以西齷齪  
戶牖諸子陳元龍淮海之氣未除餘子  
瑣瑣安足道則我秉冲之閱人多詭世  
熟出其拓落不羈之致宜乎吳下阿蒙  
不堪吹秉冲劍首而顧欲取某也投詩  
某也屬染裝潢成帙俾目前時有浮山  
楊子之湍者兀者焜其几席又必屬梁  
子一言以信大庾嶺頭樹下數言秉冲



誠有心人哉秉冲敦行讀書有聞于時  
踈賞結客真有古之孔文舉陳太丘風  
區區嶺以外誠不足以闡秉冲余何幸  
于無意中結識一高士敢不臚其因緣  
以告秉冲并告天下之尊吾秉冲者

陳生刺定命冊引

今世所稱人生辰支干綜滙按論以徵  
先後塗轍多難盡縣論或少有所試驗  
微心者又從是源求蠹測務欲積少規  
多積昧規明以為嘗雖一州郡一市井  
所便業者無慮千百人言人人殊曾莫  
得其指歸有識者病之儒行中如陳白  
沙先生識叛臣李士實於為方伯日宵

坐語一一卒驗近如表坤儀遇孔文谷  
指畫生平無爽毫髮後妙轉造命孔語  
乃弗靈又虞德園問雲栖蓮師果可前  
知否師咲不應則固問之師出一簡曰  
必用相困請以三年後茲日啓若不及  
期發必罹大災園秘為奇後三年叶日  
大集賓從啓闔如時手發曾無他異只  
述此日某某咸在約略述啖果蔬蔬護

而已園始愧服南向稽首引訟如上三  
哲皆不以支干生尅利病紛縣揣過此  
者或有所見或少所見曾何道之出乎  
陳生無逸少治子平家言為一時石羊  
城命者祭酒香山何相君初舉孝廉生  
為言某年成進士直史館入政府果如  
其言都人士謂其豫識宰相益尊禮生  
生頓謙孫不敢當云此幾偶事予他人

文集

二 喻園

造不必盡言言券且嘗云什苟券伍已  
足稱命府一日生過余余難生生益不  
獲制言余因舉表公威辨貌期生死榮  
辱若神有授其法者則云密室喪其視  
九十月俟生白以五色線使辨之辨之  
得即可出以眠人萬有盈而勿爽也陳  
生笑曰藝與道游者藝稱孤道無與立  
非公宵言某不藥也退而奩所舊刺干

支之說持以問世羸踪而攬步可謂云  
爾舍徒而築虛未之或知也余不能欺  
陳生陳生恐以其藝負天下後世已乎  
陳生勉旃

文集

二 喻園



壽天泉蘇公序

神仙一塗至於無底極太上夙植姿德  
灼然清虛之馳芟夷塵空放乎莽渺最  
焉馮陵四王朝飲玄圃夕宿蒼梧次則  
飲沈瀝履風雲究其從來茹盈氣嗇燥  
精順保自然而無私百馱焉內閱者外  
必輕僂僂乎歸繫其所也過此以往踔  
蹈妄行以為幾于大方能經鳥伸將迎

文集

二 喻園

嘘吸疲役形神以為日月困用力多矣  
而功施不爛雖使踰上壽伍甲乙自積  
德累仁之夫儉取造物以縣厥大年劑  
齊而觀視彼勞弊曾不能以一瞬抑末  
矣以予所聞蘇天泉翁夏夏乎難幾焉  
吾聞附羅勾漏列仙甯生世固有擁妻  
子湛家室矚然塵埃使俗之  
能窺其意之所存若是者謂  
然不  
川內

疏者不依乎道而道逼而歸之以語吾

翁人曰唯唯又曰否否何也謂翁少負  
荀異之姿胸沁墨潘當此時使翁踞高  
位厚祿翁奚絲獲實不見樂已賈耽身  
閱名場志妙凌舉謂翁怯心醫藥假草  
木之滋以為已榮縱能絕疴胡以驟遷  
于修曆不聞韓康伯孫思邈自藥藥人  
專行而託乎道絲上而疑則否絲下以

文集

二 喻園

晰固唯然固貳矣有告於不佞曰翁之  
際奇矣疇昔游石室徜徉乎帝鄉百神  
之墟有伊異人語翁曰吾奇子也子可  
以負道其知所飲乎曰無之異人者曰  
春夏秋之交雨沐百卉之鬚眉如貫珠  
也子以盎盛之充載而弗遺啜葭漿烹  
麥黍水與火際百卉與澍雨際子扈天  
地萬物之精際子當自此超焉千龜以

為期地行之仙子繁多讓翁受而力行之今也杖于國矣而有嬰兒之色得全乎卉漿是真百星周而未止也或曰翁鄉遂之人者耳胡所遭如是不佞曰子不知翁之惡秘乎翁宣慈惠和與物無競損已貲急周親遇橫侮不直弗與較尚恫恫乎其傷之若是者其際竒應爾或又曰翁之德玄吾既聞之矣夫內外

文集

二 兪園  
五

之福難兼有兼也者古之人誰是不佞曰斯其所為竒也翁配夫人德齊壽齊竒有兩丈夫子六淑息女丈夫子積經術克文章行且閭閻其聲稱富貴將逼人文孫曾孫且繩繩如引千丈鳶六壻蘭雪杜蘅其芬可馨也固竒然聞翁孝友天際襁褓失怙及今尚羸其哀思人易至乎年至七十好學不勸曹孟德袁

伯業豈得而美于前哉以至子史百家天經地理浮屠老子之書固弗辨晚而約衛生之言以自給翁所藏多矣不佞昔歲皋比陳于翁伯仲之戶望翁如含譽魁杓武翁如足之依蹠影之依形翁每謂小子可迪嘗惠施誨之不佞今日去草蓑始試為仕不敢忘翁疇昔高誼謹稽古今之殊同以與進翁之疇者先

文集

二 兪園  
六

耳語其概翁之久視寓下茲之言旭日竿影耳于翁何有哉洪崖拍肩小子庸詎饒舌乎



王君明作壽序

物之畸者薄而濇奇物之重者碩而濇奇是皆是也今天下無脛而走庶尹卿士爾夫庶尹卿士疇自得之曰吾不知吾不知抑豈知有負物而流者乎若是則當世稱有德而逸者胡弗舉焉舉者何以言揚之如不足盡故孔多其辭焉誰能當之曰有王君明作繫當之公世

文集

二七

家之子也而有令德公少孤先人有文夫子四人公其季四子共依一母四子盡厥母之蚤悲鬢髮也視色而注目焉視聲而注耳焉清温之所云無數于寒燠在君子以為難而若容與之蓋其天性然也明發聿懷四子所同也天顯孔念公所獨也放而於內媼外戚高於公者曰大人先生文相敬也夷於公者曰

比閭鄙族交相有禮也卑于公者曰子姓臧獲亦交相襄也折于鄉人之爭爭微焉周於鄉人之窶窶蘇焉以此自殖殖厚矣以此殖人則何必升階游天衢而後為有造於世也公雖起閭右號素封然身帥恭儉不敢侈于物必不敢上人敬樂賢士如將不及繇是宗鄙戚氏之子貧而不能庀于學者公多為之益

文集

二八

來脰以此士多豫附之會春王縣大夫舉鄉飲酒禮令曰茲禮也幾亡矣酌漿脾膾之謂何而因之以為名因之以為利益其慎也乃詢于與人與人亦無如之子咨于鄉校士曰匪之子莫與歸乃及于縣大夫式閭則公長者惟無愧斯舉也公有子矣稱丈夫者三人矣聞聲于類宮後此者庶尹卿士其所自至

也或曰此丈夫者三人皆國材也後此  
登于庶尹卿士非三丈夫者賢也孰賢  
哉使毋其瀆誰與粵者無其瀆而有是  
粵者此山澤之更老能習誕此總總斯  
士哉故曰非三子賢則皆公賢也豈為  
公賢公之令考貞毋其詒之毅也蚤矣  
公始杖于鄉其戚子某者丐不佞一言  
為酌者引歌吾聞公所居梧桐二山高

文集

二 喻園

千尺泉流萬委詩之九如歌大年也予  
亦舍此無可歌矣因遂為之弁

壬午廣東易一房同門得士壽序

代

不佞戴乎牟公之弋士也壬午之役  
皇上詢眾謀引士氣廣制科額東粵益  
以六人實異數于時直指使君仰知  
聖天子嘉予元士意闡內外劾愆視昔  
幾蓓蓓厥殷重之而公以名李狎主經  
房所取八士闡既撤詢所謂八士為何

文集

三 喻園

人曰梁子朝鍾余子開泰莫子芝蓮謝  
子鑛劉子奇蘊袁子康侯陳子賓王吳  
子奇遇梁子為余執友子善稱詩詩在  
元封開元間腆古文辭每云季周後文  
勵再苑于史遷曹氏父子屬句諸葛公  
乃遣意無闕差不枯耳其持議自上如  
此可想其為人也余生久樹旆文陳為  
余兒畏友與梁子同席而讀同爨而食



今歲寄余書云長裕文日奇當令叔父  
引領南武再屈一指泮河江水通于浪  
陽春恩平高梁之水滙焉代有畸人莫  
子謝子繇此選也聞其富聲于擿鉛學  
士尚之劉子陳子吳子年最少文心確  
確然以暉吉都人屬耳而目之乃若表  
子者督學吳筠若公所首拔士也嚮科  
牘出余讀而駭焉至徙二席問奇句猶

文集

三喻一

云未足盡九審也噫斯八士也微公不  
能知微八士不足稱我公之知余乃有  
闡稽矣闡稽云何虞書曰好生之德洽  
于民心蓋言刑之允乂也公李廣州務  
持寬平諸凡出湛庾子祥生公之施仁  
于岸獄者亦云久矣誌矣增江當負水  
上游民獷戾公適署期月民讐士景他  
善狀不可悉數若惇重文學之士厥亦

有閱意公于制士如尋勵弱冠書升成  
進士又三載試理初下車余國人士宜  
若何聚心焉其奉為日月懾于霆電宜  
公以子惠良于民式化良于士雖曰公  
誼至也抑亦吾民若士有以宣公之心  
乎惟專澣潔于有位至馬不徧糧衣不  
徧紈身高爵也奉如窶儒也有耳者聽  
之有目者睹之余奚樂康譽公者若是

文集

三喻二

則公之早得士也不必以八士昉之也  
讀公所贊于八士曰吾願吾子為凱也  
元也吾無樂吾子為尉也及也今天  
子從諫弗拂下善齋肅正人登庸士士  
屏逐平成天地從欲嚮風旦莫遇之八  
士者日襄于羽畀聖讒說能優為之附  
厥長風以稔雲天公之弗祿八士之弗  
祿也公若高山大川為其喬卉風雲者

森森然衆矣美矣夫尚矣言是月也適  
公皇覽揆之八士句不佞之言附于得  
士以壽余字下于公為歌之詩曰鴛鴦  
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以  
是為公嘏告

文集  
序

兪園  
三三

監司唐梅臣平海寇序

監司唐公之入清吾欖海也蓋自治粵  
憲時也粵海導自浪水所謂達牂牁下  
離津會番禺南灌于香山欖海當德會  
三邑間四面巨浸川增條條貳焉鄉年  
不淑之民乘人獲秋穰及舟矣乃剽而  
有之氓以為大厲頽旋遏旋起歲有加  
去歲不佞聽與人之懇詒書少司馬中

文集  
序

兪園  
三四

丞直指御史張網羅以俟盜竊不得行  
今年春王群不逞飲血于海壖誓曰遏  
予掠禾吾屬肯甘心死貧單乎此海外  
之為遂為鄙苟無備吾皆得而有也乃  
衄血鄉兵必其二率又舍舟而陸夜露  
兵傳火日結袂侵市余曰此虜所必至  
也亟遣一人絮書聞頽令會令公方將  
髦士入省試聞予言入白於公時公方



更攝巡海篆公驚曰若屬衡行至此乎  
迺授方略顧令云汝速往矣吾出兵不  
過三日可集然須寬協從則戎首執自  
孤吾兵南過其入海北控其逋陸凡謐  
謀逆機多所不縷舉顧令公既受公命  
一宿至公兵符達攬再宿至公且以貳  
大將軍之兵繼之不三日兵果集賊不  
能遁令公申令須協者歸舍一撻而赦

序文集

三  
五  
兪園

不必浚求也于是賊欲逸者初以一夫  
試不忍戮其後歸而撻而赦者實繁有  
徒焉顧令公躬飲舍稽閭甲自昧爽至  
日中不遑暇食民始安賊之所主者無  
能蔽於其口巨室臧獲至與鄉校弟子  
同一轅渠魁遁山中相次就繫是役也  
自公蒞兵符至獻醜無過三浹日而令  
公盤桓谿上亦三浹日有奇令公云微

唐公指授之法某似不能制機如神也  
事既平鄉之父老子弟旦暮待不佞于  
門曰桑土再有寧宇伊誰之功余云顧  
君侯勲也然皆唐憲公之勲也父老子  
弟曰若卑耳賤耳其頌言不能入憲公  
之耳爾吾子身為大臣其有言天子  
猶腴重之况其他乎益亦昌言唐公之  
功余語之曰微父老子弟言余靡忘之

序文集

三  
六  
兪園

然必自父老子弟之言而後余言以昌  
知唐公之功匪不佞一人私之言也今  
攬上一隅耳前此弗靖晝日墮戶高者  
登墉如待敵至卑者挾篋宮率妻子入  
保崇隄之上今日者農荷鍤事南畝如  
故賈民居肆貿遷有無如故惟我父老  
子弟於此難默默也不佞友唐公非一  
日矣公負材閎甚稱詩得古人風公往

年監蒼梧軍恒致郵於予中必介諸什  
使人歌而懷焉博物君子也者孰知其  
圻父爪牙厥猶克壯至於此哉唐公九  
淵其以吾攬為鯁桓之止水耶令天  
子蒿目中原脆思者定之佐允文允武  
舍公誰歸公將入佐樞機矣幸以不佞  
今茲之言自繹思乎余不佞順父老子  
弟之請獲以一言矢諸衢塗不敢多後

文集

三喻園

先之頌凡以慰吾父老與子弟也公聞  
余言必以不佞言為善頌善禱

廉州張太守奏績敘

太守張公以武功多先帝時則有二  
若乃轉餼糧碩倉廩專城以宜拊綏猶  
掇帷賦水爾崇禎丙子以司農尚書即  
治粟鍾離屬秦寇殘塗山擾龍亢中都  
執且岌岌公授兵登陴書達莫府謂湏  
疾馳一介走汝陰譙邑期某日救不至  
亦揚兵云銓慎鄉勇子弟已荷戈執戈

文集

三喻園

至矣聲漸振寇不敢出大別一步論功  
得賚銀幣戊寅虜入三輔時公方捧檄  
歸京師鉅鹿上谷在在虜騎相屬公行  
達渤海舊城監司郡刺史就公問方略  
若何公云虜未嘗不畏中國兵乃郡縣  
望風潰故得至此問粟若何戰守庀若  
何則曰幸不單也公選精騎數百出待  
肆廂以老弱分隸堞墻旦偃旗鼓如若



無人夜則四隅謹噤者無火及有列炬者燧烟中聞無人聲虜歷諭他處即能繕禦且俵俵然餒怯獨望高陽城殊異攻力懈矣數日盡去使者推美公功謂公以郵人扞蔽疆城何異魯仲連也先帝益嘉歎公屬冢宰紀公秩賚銀幣有加當其時人謂即俾公以職方中丞視師待虜中國必得志乃銓衡用人者

文集

三  
諭園

或不出此公乃一守俞元再守合浦為吾合浦則何幸也謂廉當海南而北雖治功即顯九真象郡當中原多難豈非疴者在吭腕而刀圭乃及於躡踵可乎若夫廉之德公何其有極也民有贏糧走千里倡和者八九十人言於御史大中丞直指使者其言曰天下多故自衽席一鄉一邑始矧郡已乎天下而能知

公庸公於廟堂則權緩急請以中樞統鈞易吾守萬一未或振公且未可以常監州司敘我公督按使君至不能重違廉氓意第慰之云鳳陽臨淮河間鄒平之勲海以內外人習知守賢朝廷庸詎不諭今茲能大用守可決冊其不能却廉氓怙天子亦奚忍以裔衣而薄冠昂乎廉氓者謳曰五袴今載歌隊荒

文集

四  
諭園

蒞崇族逆悖善良墾草治壠工橋梁高城峩峨庶無恇淑我子弟恥靡狂氓之矢音惟能言者哲爾怙者多慙彼叩心者忡忡乎辭無從寧詎在歌乎惟廉氓固如是是其質也不寧唯是天子方思異才襄定中州使督按使君上公治狀無涼其言亟俾我公獨專師武公三五試皆既者諸猶寧憂不允塞彼縮於

一隅盈章於天下在廉氓故無所軫顧  
乃哂彼八九十人走千里上狀者適足  
為公光耀爾氓也何知又何不可讓休  
之有

文集

序四

程郡丞壽序

宣明公祖來貳廣州守惠和之聲不俟  
朞月上與下咸誦無斁于是番禺令缺  
矣御史中丞直指使者暨諸藩臬長老  
與守謀僉同謂舍貳守莫可使乃即敦  
篆趣之蒞及受事鄉之數月以積弗集  
諸事公肆坐終日百務畢舉耳之所聽  
目之所睹心思所頤畢手足所揮運曾

文集

序四

不以星周也期躔也挾旬也所欲鳩者  
已鳩矣所欲振勸者已振勸矣不佞聞  
而異焉曰世豈有如是救敏者乎有語  
不佞云公之於州邑之政直如舊農善  
疆槩樂工善糜輅蓋不自貳守始也當  
筮官初得粵西靈川令靈川辟處夙號  
難治公拊綏長猶民至今嘉賴因是晉  
守永安去靈川數百里耳聞當代時靈



川民上書乞留永安民上書乞蒞岷與  
岷至相爭一令上司益異視之為吾廣  
則又何幸乎廣之民初不一一知公之  
於靈川於永安也公之宜貳郡不宜他  
郡貳吾郡謂非天造廣乎不然政非繁  
洽重休焉致而飾之使未暮月而誦也  
既暮月而誦莫增也得毋謂朝者盈莫  
則縮已乎然則廣之士若民得以誦引

文集

序  
俞四  
三

公於勿替也不佞可以賡訪落之詩矣  
其曰紹庭上下陟降厥家言有似續也  
言有永終也則一日矣而百年一月矣  
而京侏歲之又何疑於公抑不佞庚有  
禱也政鏗急者宜濟之舒政記者宜濟  
以巖然有云救世與及子孫則延促別  
焉公能自庶績嘉予猛寬使執國之秉  
分千里而居陝者匪異人任惟有道者

歸爾公之以廣州與番禺紹靈川永安  
而四也後此非重大郡分監司攝左右  
方伯專斧鉞干城貳六卿尸冢宰大司  
農司馬皆於是焉積以登不佞展其禱  
頌引其年月倘必不異人不殊政厥又  
何辨於鉅小久暫也五月日適際公誕  
生諸孝廉先生者蚤悉索一言可頌公  
者屬厥言不佞不佞在公寓下誼無可

文集

序  
俞四  
四

謝乃以適所聞見為進觴者先孝廉先  
生願謂不佞之言質而僂於道也不佞  
固不佞無他言

順德王侯奏績序

合肥王公治順惠三年矣公少年高第有能史稱上下愛戴之殊其原本經術可述也今世業儒業者自鄒魯傳疏外不及知顓思時所尚截流而赴之多不知其繇來幸而得則展轉授受矜為捷取是以治原本者益寡焉公弱負大志知讀書手不釋卷有所見即錄錄而彙

序文集

四喻園

之日積月盛既成書矣故其為文奇無今人語而甄陶其迹類古人而古人初未嘗有是言近日文章動稱江左江左諸名宿初游淮淝者得公文歎為不可及淹留定交而後去携歸江左人人孫為弗如繇是公雖為諸生而名重於公卿及丁丑成進士房牘行博士弟子無論識不識皆競相步趨故丁丑牘出稿

嚮時阜關沿剽者以公為宗文運一新

四方風焉公之力也以同進士出令吾順德公未至嶺外人士先習公文者恨不見其面今得快觀矣公為政不易俗而治而民安之公嘗云民喜事官求新皆非世之福去其太甚古人慮此熟矣無旦夕之譽而有百年之思者伊何人哉公三年於茲矣昔譽者半不譽者半

序文集

四喻園

及今而不譽者皆化之且莫已若此曾奚俟于百年此第言人民耳未詳於士今士之見而悅公者不止一順德也即順德之士亦未必一一皆見公也順德居廣州之南在順惠之左右者若南海番禺東莞新會香山人人讀公文人人願受知於公祈得一見耳寧必皆有求於公哉公知之自科歲兩考外彙季試



而五矣故每一試童子奔走邑門車闐  
闐不可行信息至者千人春糧至者數  
百人三月聚糧至者數十人公試之識  
其甲乙有不及列于乙焉其遇者欣欣  
然有喜色其弗遇者自咎曰學實未至  
而徼幸見親可乎吾得見公矣歸而益  
繹思於公之文不至者或終可至耳間  
闕跂跂無所遇而歸卒無怨公者公何

文集

俞園  
四七

以得此於士也豈以原本經術表章六  
經有大功於儒者耶抑其治去太甚無  
擾吾民惠化竝遠以至是耶凡此皆廟  
堂之上持經國大業者之所為亦必憲  
乞父老久于世故者之所知區區草野  
童子何從而知之此某之所謂泚然而  
思而終不得其故也諸童子求某一言  
為公奏績慶其曰通國之薦紳為之文

學為之童子獨非人乎某且藉諸童子  
而問於公公無不知幸以語我

文集

俞園  
四八

東莞林侯奏績序

司徒樂正登及俊民公孤卿貳升厥長  
吏古大下也天子不下堂而措天下於  
掌上其道繇遠適同風吏民相習福斯  
造于一寓而聲名躋越萬里海隅唐廷  
一葵以不佞觀于我翁林老父母有足  
多者廣之有東莞潯國也六擾具四種  
優焉蓋東自負水出西自浪水入會于

文集

序  
四九

番禺東莞間民循而好義諸凡蒞斯土  
者易于弋嘉頌而歌樂只者往逞得乎  
天性之甘非異人與之也公以少年甲  
科高等出為合浦令海南人戴若珥景  
他日莞令關中丞司馬御史請于朝謂  
莫合浦令最其人年少更事三公材也  
制曰可公遂得改東莞於余里門近矣  
越有人從東方來輒云諸令之伯惟莞

爾不佞語之曰憶公成進士時與予語

于京師恒移日朗滋秀韞乎尹苟達精  
神先見于山川矣其人是其質是也其  
燁燁于動容辭服間內與外謀故政與  
學謀然後知公之淺于歲而湛乎術職  
有自生哉公為政顧尚簡劾日者天  
子方以四事課外吏而東南民力蹶矣  
公躬率恭儉為士民倡于時瀋粟敷于

文集

序  
五十

繕征固圉公所謂以自勸自綏者其思  
荼苦其神頤畢三尺之外兩心之扶非  
優于才而單於識者未有能濟者也公  
發奸摘伏動稱神明神叢宰室千古同  
慨公獨能秉自淵塞曲施彌明蓋所應  
者積少而所感者積多則公之幾者吉  
先也都人士衿青臺笠望懷我父母界  
之師資繫曰不亟而公善能愛士爰有



嘉慶育于穎粟藉有非種芟崇雖行矜  
閔如竭則公之義以承恩恩以之齊義  
也縣有長老其自嗇夫而上卿尹而下  
巨室之慕輿人之謀交口而叶寧易易  
得謂公凡有興作務協衆趣衆之所惡  
莫先黎民之懼衆之所欲不干堯舜之  
譽公是謂大臬也壬午秋公縣大夫之  
政報成中丞司馬直指上封事達于

文集  
序

兪園  
五一

天子今而後與向者之美合矣上焉者  
色喜下焉者引快焉曰彼上大夫不為  
吾莞謀今此循良毳冕朱黻蔽珠之淵  
人受之吾莞何慶之有今為其時其人  
熙哉此一日之樂土非上大夫之賜孰  
賜我乎公初報最後此 天子急心膂  
即庸侍從惟此日始太宰急諸臣之復  
萬民之逆惟此日始司馬急疆場使秉

爾鉞專乃征惟此日始始也者矢也書  
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矣不佞  
聽都人士之誦其諸夸言積少而質言  
之積多乎公亦蘄念旃

文集  
序

兪園  
五二

顧父母平寇序代

不佞藏心顧君侯不自入海寇防也若  
自入海寇防也其來自雲間進士名籍  
甚都人士舉其所為羔雁業畏狙神工  
沿而海上予子弟怨誦法何後也不佞  
與同人竊謂高文無與儷又何多乎蒞  
政旬日適初城者復隍君侯疾且策于  
余余為君侯難言及余使者再返命則

文集

諭園  
五三

見君侯授書規丈載鍾辟堙已有成緒  
不佞聞而驚曰日之役也補前人闕難  
再鳩僇民貨與力難而君侯康民頽已  
民惻其病乃覆養從事五挾日而有成  
不佞與同人竊謂闕材無與儷又何多  
乎壬午春王攬谿寇起不自壬午始也  
攬谿四面海川塗襍群不逞之民茫萑  
苻以居往歲稼未成輒出剽掠四方民

患之會有愬於余余閱語君侯君侯疾

愬於憲邦諸使君余厚佐其精以賞力  
捕者去歲殫穗無半莖入於賊賊計詘  
始謀大為不靖以鄉兵為口實揮鄉兵  
繫賊入邑要而戮于海上遂大盟于海  
孺血飲矣白日挾刃入市自乙祖已凡  
五夕呼火傳兵相屬蜩蟬羹沸幾幾乎  
半易其良時君侯方將鄉校弟子歲比

文集

諭園  
五四

者入省予適閱語之君侯即來余語君  
侯此大事也余桑土十萬指昭仰一人  
今乞師四集所撲滅易易耳哀此不臧  
疇恐駢夷耶不惟其虔劉惟其康者是  
以難也君侯領之乃蒞止先拓為久居  
謀一夕湛思起曰吾得之矣明日昭揭  
于市曰賊多協從非爾岷始心爾速歸  
見汝父母妻子予撻汝教汝予若失汝



誠汝始畔去未晚也令甫達歸者蘩蘩爾渠魁者知衆將解遂絕迹以軼于是子衿者為高閔伴者始無所隱群從解而歸乃予我君侯既得領曰此非一日二日所藉以安者也氓之不淑非有咎則為佐佑隣里不能相式以致斯極比詢之果其所為編櫛戶者或越十間焉或越百二十間焉君侯乃曰果若此

序文集

五園

奚恠其然哉于時躬履飲舍窮街悉闢乃再編櫛戶一街為幾櫛一櫛為幾舍至于十乃周焉一舍有不淑出入者其九者代辜繇是動作默語相達後此欲為不淑孰與之不淑者凡君侯治櫛盜三挾日而賊悉平民悉又乃不縱一盜不枉一民不餐一飯於百姓不假一語于徒胥滿志善兵而歲之能至此乎君

侯與不佞終以不得若渠為憾不佞再厚其糈賞力捕者及按於賁禺深山果得之罪人斯得勲全全懋不佞語其子弟州里人曰此君侯勲也予桑土萬億無疆之怙也吾桑土萬億無疆之曆之民其無忘顧君侯旃余語君侯曰今之世人才在天子輦轂間所引領推轂者四方人士式望焉以為不可幾及文武

序文集

六園

吉甫克猶方叔夏夏乎繁崇稱之顧傾心不一二人一人不一二事吾父母也蹈大難成鉅功永大精勇休之德湛入九淵明并出十日矣斯修能也沈幾者也斯殷雷者耶天下雖大以吾父母儼而隲之父母必引孫焉惟不佞景世久觀人多矣誠無父母儼父母問其言也益引孫焉吾謂父母母遽為予言然

請嘗識之異日者賡颺庶績其於人曰  
文武吉甫也克猶方叔也謂鄉之一二  
人者匪其人匹也一二事者匪其事也  
也以予今日之語附諸君侯今日之孫  
不亦快乎予言其終弗舛乎或曰君侯  
尚有太公其人蓋逸于材者也有妣滋  
泉諸緒其子肖而傳之今且未艾云噫  
有父有其子有其食糈天方授顧又何

文集

序  
五七

羨乎

李侯最績序代

古昔盛時州有十二師以外薄海建五  
長自後南北漸多外幅高眦于中幘吾  
粵逾嶠而南湯湯丕之新會當廣州南  
服西漸庶海民夷囂處鄉稱難治為令  
者毀譽初無所隲頽能定齎而化澣法  
以康亦云又矣雀翁李老父母繫足多  
翁閩漳產也壯歲成進士國門之業海

文集

序  
五八

內諸生宗諸祭酒初蒞吾新邑跡其所  
以治大都去太甚爾邀樸無市异一時  
人士弗窺其際及他事悉晰克舉救庀  
振育無少後諸人而愒乎時者遠近始  
驚殊之諸如治盜投匭惟一切陰中者  
與顯傲者咸不獲售其姦而夙盜巨憝  
初如不知其姓名已而他所擒馘輒中  
冊而弋人以此益不知其神寓潘焉惟



興學較與諸生相視適適然肝鬲若見  
繫忘其為縣大夫師父母者有雜他所  
干請雖不峻拒卒未始少行其言使其  
人愧懼而已癸未冬楚寇薄連粵人無  
固志新當三郡孔道屆萬山中諸不逞  
伐木揭竿幾岌岌翁冒矢石繕城守修  
戎器鼓鄉勇且急馳羽書乞偏師至盡  
殲群醜黎洞石灘之功雖百世寧忍忘

文集

序九

之再造新邑綏靖廣都南戶翁績懋焉  
於是郡伯監司直指少司馬大中丞僉  
謂翁全粵勲無兩匪獨生新邑也惟颺  
言於朝適三載報政期合先是壬午論  
秀翁儕列主司所得士數人皆當世知  
名士其黃生某等不佞族諸子也句不  
佞一言以壽翁不佞喜曰如翁治以古  
倣不為詡喜斯漢吏式也今記聽聞矣

如其法如其人吾復何言乎當翁之始  
來不惟更始惟仍俗不惟驩涉惟醇游  
雖敷諸文藻浴以干戈弗驚方虛不入  
闖闖行乎其畔而蠲乎其庭焉則或疑  
之矣噫今而允若于翁者又何能勿替  
引於後乎如翁者真可語治矣 新天  
子求賢如不及恬中戡外惟湛才是跋  
翁即以治粵者統鈞天下不貫殺以為

文集

序十

武功不品夸以彰文德予我蘇平消世  
之餘珍不佞且為吾粵首祝翁抑又聞  
之中葉以季民慤以微戮不可試誘而  
就于中人而已惟斯之論非去太甚之  
甚言乎稱翁行能歸於大道老臣商國  
之言固如此也中朝人士英誼者總必  
有知翁者翁勉之矣



吳侯壽序代

遠在唐虞盛治官以颺賢已任士以自  
明為功群后德讓罔以爵祿名譽名相  
薰好惡怒賞允歸蕩平人奚恩誼之與  
有自是以還鄉舉有帥里選有董士誥  
於不知已而伸于知已酬恩報知政靡  
有極夫繇疏蘊而予人士繇青衿而予  
偕計吏繇舉孝廉而予之侍史予之諸

序文集

六諭圖一

轉郎中秘行人寺博外而郡推州刺史  
縣大夫繇是而漸有帥漸有董庶于卿  
貳公孤而止焉其為報恩酬知真無弗  
既已不佞癸丑分禮闈始也爰舉王子  
九蓮王子九蓮來治吾番禺乙卯列鄉  
闈爰舉霍子有馮霍為文敏適大孫勉  
齋適孫吾聞諸父老云昔父敏正德癸  
酉舉鄉第二人甲戌舉禮闈第一人於

主師皆不稱門生列名後學而已其後  
文敏復主嘉靖己丑禮闈諸進士問故  
焉曰予昔弗獲師吾舉者予敢私主舉  
于諸子乎逮敏齋成進士執門人之禮  
恪于其師或讓之曰子忘子之先君法  
乎何師人也勉齋云吾先君子無失道  
術隆則從隆道污則從污瑕則安能敢  
不師時乎論者謂渭涯勉齋父子稱道

序文集

六諭圖二

咸于攸當則故無損焉有馮文行中贏  
數上公車乃以乙榜諭教清流一時諸  
司咸尊事之會永定關令中丞柱史使  
之署縣大夫適當論秀有馮自詡知人  
鄭重得某翁吳老父母冠軍當是時文  
好若魚水若雲龍若手足腹心家人父  
子其數年有馮竟以壽州守歿矣其子  
舉孝廉者亦隨之家秉日落遺藐諸孤



躑寒不堪言去年翁乃成進士來蒞吾  
揭陽甫下車使人走千餘里問有馮遺  
孤若何家緒得止筆否乃斥金錢若干  
為師母氏少備滌襪讀翁所予書使人  
淚涔涔下有馮諸仲子又藻輝其父兄  
珣質復過之思所以歌咏翁父母者句  
不佞一言不佞耄矣猶能憶文敏勉齋  
遺風乃親見有馮父子繼起一時而脩

文集

六三  
喻園

短如此世間福德相遇之故其果有天  
乎抑人定足以勝之耶昔衛宰穀臣未  
始托妻子于郈成子也成子繹其意而  
報之食其妻子析宅而居孔子美之曰  
知可以微謀仁可以托財者其郈成子  
之謂乎朋友師資賅存一揆翁父母修  
念高行以至於此異日寅亮天地弼斯  
一人報恩酬知專覃深於君父安知不

自為童子時報所知者始乎翁父母勉  
矣堯舜神禹貴為天子而石戶農瞽光  
諸人引植提挈弗遺餘力故顯庸則朱  
虎夔龍而善藏則石戶瞽光一性沁之  
其又奚諛焉不佞於斯蓋重有感矣

文集

六四  
喻園

與熊心開公祖理臺

二月十日附稟張選後日夜佇聽捷音之至望眼欲穿二十七日黃懷寧送史撫院書云連接塘報賊為大兵痛殺奔竄無路數日不敢舉火鍾聞喜甚三月初四見一單左總兵遂平四子大捷老本首近千級降關索焦贊二梟混十萬羽翼孤矣似與前書合然終以不得一

文集

喻園

家報為懸懸初六日史撫院牌回府云一斗粟折入江北已遶桐城皖上宜繕備城守衙中不無震驚此日環皖皆大水賊必不能踰練灘一步黃懷寧令護廂堅壁尚自嚴密似可無憂鍾料此賊必真陽受衄四散奔竄若信地諸將衝口相扼困之一處以供老居士之麀糟為力不易易耶史道老六安近有一捷

倬賊遊魂無復甦固扼衝之効兵患不宵向前耳十四日孫秘書傳邱報兵部為用兵宜知彼已 旨意嚴切鍾為之神惘以老居士精神全斂盡安于封疆閩粵功成自傷髀肉復顧掃清中原鍾謂居士之心可以動天地乎明主而言者局外沒心輒相刺責雖未能短任事者氣或能亂張機之意耳居士其為之

文集

喻園

何衙中嚴慎安樂炤嘗三公即學業亦如嘗都無煩遠慮只析老居士宵寐自愛凡遇有逆室事亦需忍耐自慰一平懷以應之千里郵書搦管九轉伏望垂察此書既成復得一報云賊有三股入蜀洪制院引兵自劍閣趣撲若其自夔門而出必逸于房竹鄖西迎勦恐不可旦夕緩若已知賊來奉節方始駐樊則



無及矣近日兵力何似所募石耶平茶  
二土司何為至今未到倘有回翰乞并  
及之

復熊心開理臺

盛价至皖接居士手教及諸疏岑閨中  
得此喜動雙輔又得盛使備述軍前情  
形儼如削躬虎竹左右聞賊已蹙一隅  
以聽勦撫釜魚檻獸乞降當是真心此  
日賊勢已沮秦中老本十年來未傷一  
人于办者今已累累授首徧大地皆逼  
脅已逼脅皆元愍降不勝降雖殺亦

不勝殺鍾為居士計幾窮矣人命可惜  
天怒未回前此勦撫二機有環中之應  
若一刃則解甲數萬少紓則剽掠又若  
雲屯鳥飛往時謂倚勦則傷撫倚撫則  
傷勦此迭出迭困愈理愈亂書生無識  
真不諗我老居士作何決拾矣居士書  
云到此地只得隨亂求理憂應變無心  
待感是則是矣有宋益無菴我朝王

伯安亦妙此意惟先著數惜物命定心  
水廣撫謙在居士自治爾至念念無忘  
本師囑累阿那畔裏覷得較親自是壑  
捺不住鍾每想居士湖口深宵殺奪得  
候寧患信息浮沈最奇者是元戎鉦鼓  
之間偏饒國王水草之牧借道魏韓施  
纜度筏霜雪彌冬春光滿地亦在老居  
士自為甘心非鍾所能助喜也衙政井

文集

喻園  
五

井似鍾過為剗切人心易濫難滴不與  
振拔漸當狎而生恣孫武子試女兵行  
法自吳王寵近始鍾受老居士命治家  
也敢畏憎嫌以貽人內顧憲大公即近  
來知讀書信因果鍾邇日閱藏遇灼然  
事語之輒深畏懼菩提資種將來比蔭  
天下吾幾望之矣孫益卿沐遠惠謝不  
去口因張選先回光山暫付數行盛使

月杪來又詳報耳

文集

喻園  
六



與熊心開理臺

鍾於老居士既稱出世之友則不宜外  
闡道情中薄理契因思古人交蘇李而  
別河梁為千古第一難堪事若超然而  
論則云同在華藏間楚西粵南審似隔  
面紗殼具二者而論華藏平沉非鍾所  
及若河梁洛淚滌魄摧心疆屬支吾鍾  
尚未甘盡呈敗罅不然受恩深重如鍾

文集

喻園  
七

廣聚七年割別一旦苟非先幾湧澣此  
日襄署出門老居士掩面欲涕三公即  
傾淚如餘沫鍾非無心者不知作何孔  
悲矣四日午刻登舟即疾走十餘里長  
江之人不解漢上水淺過船盤淺次日  
始行到承天欲一晤方仁老述居士殷  
重之意屬聞其方在京山啓行回郢未  
有期遂不能待沿塗聞人云左師初八

日大師渡樊城張獻忠已挾張雲嶠入  
老鴉山鍾料渠必不及左師前撥塵兵  
先走房竹探大軍後塵密迹將竄巴夔  
此地雖萬石嶺岷鳥行孫道然彼能往  
我亦能往獻忠疾力馬瘦兵無餘勁將  
必死于道路若坐守老鴉山四絕無援  
一鼓成禽如櫻已物矣料獻忠雖愚必  
不至此此時想居士必引兵於穀城光

文集

喻園  
八

化之間以為左帥相接後武楚撫移襄  
鄖治扼漢氣合而功集賈詡決勝負饒  
舌奇中鍾何人斯亦復為此言耶舟到  
漢口舟人治綆具因得扁舟渡江登黃  
鶴樓禮無影塔望鸚鵡洲漢陽雲樹益  
切憇惹廿一日始到蘭谿即趨貴府聞  
江北隔里左鏡二賊又逼麻城人情洶  
洶巴河一帶已多移家登舟湍川震隣

恃有備耳鍾於廿四早携賤媳覓小舫  
乘雨水半晝至蘭谿上船計六月杪七  
月初可至粵此行點頭點額惟遇眠與  
微或微小弋當偕張曾兩兄取路汴唐  
更賀飲至不審鍾行後三公即留襄婦  
斬作何付托居士四方之身兒女情羶  
恐難膠柱幸稍自泮渙勿過相繫也滄  
川家政每日費錢僅三十文司徒反盤

文集

喻園  
九

之風將于老居士復觀可羨可羨如夫  
人引愛賤媳錦鈿蘭畹無異鍾于吾老  
居士比日割臂哀及門內鍾不覺為之  
怦怦緣尔而疎不諗何時再見

上熊心開老居士書

鍾自襄鄧歸日閱邸報彼中事體薄知  
梗概十一月時聞老居士謝重累久勞  
之身得少試其熟睡康飯豈不大快乃  
人言洊加終不獲免然鍾久揣有此事  
此時上有天日前有祖宗功罪難明昭  
應弗舛鍾惟持此自慰旦莫耳二月杪  
陳文煥回持居士正月十八日舟中賜

文集

喻園  
十

書知道力堅凝聖賢患難之素我師恐  
辱之行此身覩得破此時用得着鍾竊  
意聖主雖懷不測之怒然臆十年奔走  
疆場之勞廓清鄒魯關粵之伐厚順人  
言薄懲一失老居士雖孤踪賈援儻無  
死法讐仇可化為同氣或能早徵原宥  
不俟鍾之禱也鍾今季家食如昨後盈  
千指屨滿戶外悖行育文樹裔過日並



忘書生困躓之苦獨是道力撓弱推聳  
不前日用紛拏洗刷更積近聞麗中師  
弃累超俗二巖祖心真乘三子邁往絕  
望鍾出處維谷念此忽忽如不欲生荆  
妻去冬所產復得一女先人一脈尚未  
有所屬然今秋來春尚有一孕待媿可  
望生子得此綫綫吾事既辦所念青松  
白石負薪引水不於我師洎諸兄之歸

文集

喻園

安歸乎居士書云輕重遲速一聽聖明  
處分苟遠獄吏將何所之鍾謂舍密通  
至人逼拶餘習計莫善便或憂患彌明  
康夷就晦事不可料愚者饒舌豐干鍾  
責人終無已矣大哥昆仲盡留蘄水實  
厓某念大哥氣宇不凡當自能成立家  
叔嚮依張玉筍老師轅下聞其近欲入  
蘄祖候大哥不知曾踐諾否星巖諸僧

粗豪或有之飲酒啖肉恐無是事鍾察  
之誠之亦云屢矣文煥入京肅此非甚  
欲語不敢冗陳

文集

喻園

與張玉笥老師撫臺書

大姑山拜老師書儀後九月杪即隨熊公祖入皖渠穀敵雖在皖亦晝夜賴底一月而後行此時重兵尚在麻城近日賊耗在楚者遁于隨州在豫者竄于光羅禁旅自六安發者入麻之初未諳地利為賊所抑禁旅係夷漢降卒多上谷雲中健兒乃亦遭一蹶賊之眾真未

文集

喻園  
十三

可當目前江北雖無賊而畜銳於桐栢辟雪于陸渾如閻隔徧八四大股審真心乞降然求地安插屯種願盡散徒夥每營止留數千自云宣力實用自衛使生疆場殊日之憂誰執其咎理臺持不可賊又星鳥今所請有馬邊兵漸次將至春水方生勦局朝氣四面張羅中權遮擊治平之幾總決于三月表矣鍾此

行也實為兩人別老師十年有二矣教

育恩合恐遠逾于星周家母弟橫經建鄴別復兩歲乃里過半萬便當朝止夕來然理臺全副家乘中置皖上人以妻子相托細末保察當十倍于其家又分領江北兼護家口留江上者尚滿百人胥鍾約束句曲秦淮誰禁吾足所以寸步不獲過門限去粵之兩願至今尚未

文集

喻園  
十四

酬也近知老師堵防浦六駐師句容與皖益邇川原相距誠不在多鍾初受顧理臺家累不得不並挈鍾之妻孥八口遠携一家粵蜀幸相視無間所居阮集之光祿第園林阻峭引舒心目鍾得下捷讀書儘自適志前聞江南抽兵又堵潛泰何因復變前議老師自句趣宿不過數日藉此獲一見豈非殊慶

然恐無是事也



回張玉筍老師書

六月廿七老師賜書至無所不極於獎賞傅翊自幸夙有浚合能取十二年既散之心武忽為鍼之投磁函之受蓋此豈人所能為哉三四讀老師書悉近日調兵遠堵之苦不勝為攢眉四隅不派勦餉朝議原慮鞭長匪馬腹所及無餉故無責為寬四隅寔嚴備于四正舊冬

文集

諭園  
十五

魯撫遣叅將賀君堯駐瓜州江撫自引師相待黃梅雖四隅乎然山東江西兵力既盛取道復不遠此兩撫不受勦餉而道里延袤風及牛馬無舟楫風波之虞更番征戍為力易易今江南無勦餉吳淞健兒生長江水越在千二百里外藉令江南水兵可登陸遠堵則老師當日竟當派入四正南條七十四萬之金

錢江以南已不越折衝而代故裂江南

之地分皖撫盡前日吳撫征繕之餉付皖軍則老師此日已如謝董家督不與人共稷籌自不與人計出納理臺留皖水時與鍾言之詳矣前後往復諸咨及札已不敢厚望聲援于吳門蓋為此也近日漢南之二十八股闖蹋天倒戈後得其生力舞陽真陽遂平光山四子五

文集

諭園  
十六

戰一斗粟混十萬曹操過天星之眾已就撲殄僅及半歲過中廓清而責備者未嘗一日去諸口當守疑勦者皆粉功撫者定反側攻擊狙詐廟堂甚于綠林短任事之氣操建瓴之勢倘非皇上並用日月霜霖之炤滋天下事操管者能敝之矣楚西六股盡竄均州深山過夏間理臺已取道宛雒入襄鄧若有法

能擾其方憇深林使復逸於溽暑夏水  
滿澤道路多阻則賊盡繫矣然理臺兵  
雖云三萬隨棗泌陽江北荆南分去五  
之三數千里疾走不休恐絕力仆耳賊  
已盡西猶促老師浦六潛泰之禦適楚  
北轅能久迂乎鍾云吳淞兵已出者尚  
宜蚤歸未行者無動為也傅東老昨傳  
一報謂固始復受賊近日塘報實無根

文集

險園  
十七

枉經屠州邑驚魂日夜風霍皆兵如今  
歲三月有數騎偵於桐城明日詔裔人  
歸守城賊以三十騎焚樅陽羽書入皖  
上下倉皇晝夜狗路已似圍繼三匝鍾  
雖知賊已遠而言無所施時語懷令黃  
君云且莫驚恐先疲百姓萬一守已懈  
而大賊全師以來皖不固矣聞者不為  
鍾言然郡城既忡四落奔竄居民棄室

薄水爭先取渡舟中之指可掬也後過  
半月卒無半騎邇年遠近憂形不謀而  
合真可歎也老師南天半壁潤州土賊  
復生豈可遠離閭門一步鍾月初特遣  
一卒至軍前已詳述吳淞水賊巨測劫  
餉造銃敝老師萬不能分顧信地外一  
步于彼中措庀糗粟接續行鹽不憚征  
繕以會時事心殫力且究矣云云過辱

文集

險園  
十八

老師腆賜謝私非險墨所宣急促裁稟  
惟冀齋炤耳



與何象岡相公書

十日前始得拜讀師相叔父賜書以霍舍表价先歸新邑方達會城也初九日昧爽乃聞神京失守主上自裁之報此刻心卷腸腐僂昔人云淚洒冰天魂銷雪窖寧足相喻此種光景鍾在長安時與羅敬叔黃協先弼臣弟諸子憂之已熟方冀高廟神靈湛惟默祐可幸

文集

諭園  
十九

萬一乃不幸賜言中矣今南中建立新主史道老馬半老遂居然江左夷吾新亭之淚可復洒乎此二老鍾在秣陵皖公日曾以楮墨作忘年忘執之交此日匡人心過疆寇大非易事不解二子者能為桑榆之收否耶粵中人情叵測椰永雖暫無警然全蜀賊血過半貴竹正邇粵西左崑山即能不為賊所惑江

黃乃為國家所有聞其頗感懾于表臨侯近乃消其跋扈事果可知庶幾南州福耳近概直有如此搦管一刻神髓泗沱知叔父定有同慟也

文集

諭園  
二十

與門人熊遜木書

不肖鍾以草蓑下士過辱令先大人老  
公祖殊格之遇重以性命方虛之契世  
間恩誼他所弗及繇是駢挈妻孥許以  
馳驅險阻康夷輒與旅處記己卯夏別  
于襄陽賢喬梓昆弟揮淚如雨不肖厭  
以道懷涕縮于腕比歸蘭谿賢母老夫  
人泣決賤內子僂丈夫有加焉及汪都

文集

二書  
一園

護還襄城後從此音問斷矣令先大人  
就逮舟次皖水時在庚辰正月八日奩  
寄不肖一書猶謂萬無他患嗟嗟直道  
無援機穿能殺人老公祖必不得免矣  
蘭若鬚眉一再見夢款語如生平不肖  
曾紀之中有云未央有心人亦知天上  
人間必無無因之既而謂我仇遣意前  
戮我者乎不肖自有凶聞以來感世悲

遇嘉以知己朋好之戚忽忽捫悟幾無  
生緒每欲覓一使人寄思哀忱且亦欲  
少知賢昆仲比歲光景慮有陸沈終不  
復得壬午之役與上公車至南都阻虜  
寇暫還兩渡彭湖觸思悼懷涕深江水  
癸未夏杪又適北潯比日知鄂黃一帶  
盡次焚燹不禁為尊閔家口昆仲興居  
為大憂每念云高門受既已酷皇天綏

文集

二書  
二園

眷二三君子必有默祐知必無虞雖時  
有訛言都不復信以冬歸而袁吉失守  
不肖躑躅窮塗性命已如炎韉飛雪幸  
而得還故里今年初何叔鑑晏聖俞孟  
傳是入粵乃備道足下近况碌惡至此  
且云昆弟離去岌岌不可復保豈天道  
果不可問耶抑亂離之後往往生於刀  
鋸焚焦之餘不肖言迂實未絕望比日



傳是一書并貺尊函知鄭大將軍垂誼  
舊好萬里勸駕舍泥塗而就康席不肖  
且喜且悲喜者蓀枝一蘂悉屬君恩悲  
者播越一家僅存當戶使我十年廿載  
閱此昇乖猶可言也僅此五稔邁若奇  
窮我衷伊感實同躬受彼蒼者天胡可  
謀哉屬傳是特有使命遠自雄州囑不  
肖覓一急足仰候賢履不肖乃於韓文

文集

喻園  
二  
三

恪公今年伯所得一伴貫導漳潮先詢  
興居果有康居之信此後廣漳相距可  
以相聞動定矣願足下盡以五季別緒  
仲楮和盤且輟怛思慰吾積憾傳是端  
有良鳥擇木之思知情關至好可以造  
茅埋礎知足下定有審處也薄芹濂漁  
聊將窮故麾存之聞公即荀慧益足識  
喜小物奉笑并蘄鑒諸諸有欲言楮將  
關矣尚圖他致

與門人熊遜木書

閩粵接壤不應脩阻至此去歲春初遣  
人達安海詳致足下一書其人至長樂  
遇寇梗以歸又泝北江俟於章貢者數  
月終不能達而返其後足下邁發西根  
入粵不肖哦篋頭詩讀遠惠書如見故  
人感今愍昔景光不一一而愴落月屋  
梁高原風物真不足喻此猶在南都未

文集

喻園  
二  
四

失守前事也此後宗社不康閩越雖復  
小又然山海警發故鄉無尺寸乾淨土  
使非鄭大將軍邁迎春陵之駕先聲者  
定閩粵之禍正未有已矣不肖自兩遭  
來亂以來每歎士大夫無湛識高學輒  
爾悞人家國因矢誓讀書六年方出雖  
復未老要知所得必不郭自後杜門謝  
客縱在城市如居屢屨以此不獲致問

足下邇來動履以鄉人回述足下近况  
不肖每聞言攢眉足下邁人間所未有  
之難父母兄弟戮辱云極其有托而逃  
支離華月不肖豈不知足下之意聊比  
于蹈足東海披髮入山乎其牢騷潦倒  
他人不能諒者惟不肖能諒且效楊用  
脩縮雙髻返雙白眼推小鹿車悲田院  
句人一錢如六詒時乎然不肖竊有以

文集  
書

諭  
二  
五

讓足下也尊府君生足下三人兩弟竟  
不可問矣既福死生之故三世繫縷如  
田檻中抑達者瞠目一觀有總恩讐悉  
同目瞽不肖昔在皖上簡閱尊府君所  
付申毒諸書每與足下兄弟恣論恩果  
報復尔時足下兄弟尚少間亦能舉一  
隅復我我時為解頤歲月雖遠想足下  
尚能記憶也足下為目前改悛謀念此

身關於熊氏不輕一切銷燬神采敗圯  
名行之事當遠如毒蠅又足下思感念  
鄭大將軍數千里相求出危塗而入安  
宅所云酬恩報知己各各有一相盡之  
道幸勿騁少年豪傑過自亢棄遺知己  
之惜不肖所以卷卷于足下非止有馬  
扶風鄭康成之誼念與尊大人世出世  
間交好無兩人不得不願盡忠告于卿

文集  
書

諭  
二  
六

也山川脩阻寄言為難念之念梅啟門  
人歐陽子入京之便附此八行歐陽子  
亦世間有心人也幸異目存之餘未他  
及



與伍國開僉憲書

鍾言三世湛陸如沆環海乃至人衣襪  
不濡整躬出沫寧盡人人似老氏所言  
無死地乎於此見得親切自後入廛逼  
俗如孕優鉢天之所護人誰戕之如我  
老盟翁生平瞬目葩文橫肩師武骨追  
琢于不手之龍意方虛乎不怒之舟乃  
數年以來備盡艱阻皆從古賢哲所未

文集

二七

經營之事而卒能奉七尺而歸礎磐置  
之此不通于三世而言得乎自台駕過  
歸盛鄉鍾每當永夜寒濤時輒閒坐樓  
中繹思縷言取今昔聞見深研默案此  
中函蓋水乳未易分淄瀛也許我春初  
為入林之遊以其餘令之身將澣衣於  
經國將澡躬于不朽之文非嘉我良朋  
繩乎塗高何由見之惟我老盟臺且無

避遺鍾于言思之外也家叔更生昨十  
月十三日在永泰埠復寄一字回只阻  
金川數驛便可康平到家想老盟翁所  
願聞也附寄詩扇一柄貧兒無可為敬  
知在邴原能予我爾

文集

二八

祭張荊公師兄文

嗚呼 舟中一別師兄明日同和尚  
二巖師兄下彭蠡還匡山弟挈妻孥南  
歸匆匆作半日語耳兄云別弟後當遡  
漢沔晤洞然師兄弟秋試利當亟  
趨蘄黃吾必俟弟及宅師至始北上嗚  
呼十一月某日兄化于廬山計至矣弟  
聞計如不欲生非為兄哭也兄大信大

文集

祭文 一園

願大行大證此時當生兜率若欲再臨  
悉土兄亦行止自由居阿鞞跋致之地  
兄百歲與四十奚別而弟之抱痛則為  
弟哭失祿姆也為今茲群動哭失祿姆  
也祖道沈謝百年嶺以南惟甚師兄親  
承阿師法旨乃不恡流布展轉提獎弟  
于諸兄弟中氣不肖又自增冒縛師兄  
每見弟哀慙餘于教誡弟自嘗云此生

不趨正履負吾父垂訓恩不謹身致疾  
負吾母湮育恩不發畏生死趨涅槃負  
和尚荊宅兩兄之恩今已矣勿復言矣  
兄不死弟猶不肖豈兄死弟乃繹兄遺  
言大生慚負橫加奮迅耶每念至此使  
人緣俱盡嗚呼師兄天眼徧瞻六虛  
無刻不集目弟懷矣盍相弟耶若之何  
終相弟耶則弟之慟何日已耶

文集

祭文 二園



祭麥仲函先生文

維皇十五年五月仲函先生病病于五  
羊通家朝鍾得侍湯藥者數日以他事  
逾縣比歸凶問至矣越四月其社人咸  
就朝鍾商所以誄之於是鍾乃敢以未  
帛旨酒陳詞以哀之曰嗚呼天乎先生  
誠未可死也幼負大志自耻名不出州  
里乃擔簦負笈就博都人士遊人見之

文集  
祭文

喻園  
三

者望風旨緒論知非嘗人曲商經世業  
無不推席就語都人士願謂鄉屬意汝  
曹乃竟不相侔至使異人爭弋高名何  
善弱耶如先君子固中一人亦早化去  
其後先生譽抑奇巡狩使者監司縣大  
夫日夕下詢文事吏方則叔邵文峻品  
實膺之乃數奇藉一第家以結客尚義  
邪桑土似少蝕然畜學急病使嶺以

外聞其人如汝南有叔度所盈多矣先

生未老尚能再圖顧忽忽景衮自竊疑

豈亦知遂終枋榆耶幸也有子伯子初

從伯師游鍾眊弱弟既而先生屬鍾眊

之鍾眊之猶伯子果然業累拔鄉國士

矣論秀書升倚僂國步固旦夕遇之使

先生可少俟目可瞑嗚呼痛哉此鍾所

以語秋風而齋洩也抑鍾猶有說於此

文集  
祭文

喻園  
四

死生之說索訶泥洹出入升降之殊蒼

素辨之昔者陳全人之喪曾大士宅師

警而超然鍾尚覲然以俟此二子皆先

生畏友鍾曾頻以相告而有聞未繹與

積誠而未寤所爭幾何鍾匪饒舌先生

應悔其不亶厥志矣嗚呼痛哉生芻弗

虔惟祈宣鑒文情之外



祭黎臣哉顓孫兄弟文

崇禎甲戌冬友人黎臣哉顓孫兄弟卒于水于時其友梁克載梁朝鍾曾起莘方從師學出世之學或因甚改春克載入曹溪朝鍾入嵩臺署中不獲以辦香為文哭之乙亥秋八月朝鍾起莘恭以束帛遣哭曰兄弟死以水及半年過矣春夜時朝鍾夢入一大第類如王者宮

文集  
祭文

喻園  
五

見兄弟冠儒冠衣青衣如待事者語之曰爾兄弟死時值鍾方學道曾念及爾死生之際世間萬事皆假惟學道始得力當神識出殼時最勝康樂氣勝明白不然伊周事業顏閔德行皆或不免搖撼二子勉之矣語已而寤以兄弟天資英明行事襟懿為吾鄙白眉性命一塗雖未嘗少蹈大方鍾莘與兄弟交臂數

載曾未以半字相商雖鍾終身之恨然

時實為之即如陳全人生平有志了生死乃日過一日南歸之後鍾欲言而隱者再一夕過鍾吼閣欲語矣須臾有他客至遂以他語易之遲數月死矣死之夕闍闍念佛說偈若其狂心未盡旋生世間雖般若之種決不失然載福載智一塵不空三十年電光石火復為萬劫

文集  
祭文

喻園  
六

生死根苗臣哉顓孫爾昆仲自視根器學力較全兄何如而尚若此此豈可不懼若在世人之見謂昆仲負大才而富於年堂上有兩親相內有少婦有穉子又同日死於水謂其既最烈以鍾莘觀之昆仲之禍皆不及此威音以來兄弟之死于衽席水火刀兵者多矣桑榆之收今尚幸未晚也



祭霍始生表弟文

崇禎辛巳季春九日始生表弟就殉地  
下其表兄梁朝鍾方有西河之痛不及  
哭含歛次月四日乃以藝香燭果再哭  
柩前嗚呼痛哉始生有祖母有母有衆  
弱弟一一皆待吾弟綜理我壯厓母舅  
身後事悉為吾弟荷擔萬万不可死竟  
死矣弟病于客冬凡數易醫試輒不効

文集  
祭文

喻園  
七

予竊竊然憂之然私謂我從高外祖文  
敏公澤未斬兩代太母母氏節孝慈厚  
無匹脩德于天天必佑相矧始生一身  
繫霍氏匪輕則死轉有潛轉者竟不爾  
爾痛哉始生昔在乙丑弟年僅十四與  
若讀某文於友雲山房見弟風氣脩道  
知非嘗人歸述狀於敬孺人孺人云三  
哥自少時即知敬其祖母且爾龐矜操

行總人所難有佳兒應爾及始生癸酉

舉於鄉歌食革婦與陳全人曾宅師羅

拜敬孺人寶龕外予涕眵出睫恨敬孺

人不見僅八年而始生死後全人六年

耳嗚呼始生今何往邪試思全人歿後

宅師以大事因緣一旦蠲父母妻子入

道弟子宅師為同籍鮑管當時驚怖其

行乃年屆三十就簡琰摩生卒孝友義

文集  
祭文

喻園  
八

烈之志與春華並綻茫茫索訶出首何  
時改勝易眉一場潦倒予固知之乃以  
先人胤嗣未窀浮湛人世丁世孔憂條  
條無好緒能譙弟者未能踰于弟望懼  
而哭傷弟且自傷爾弟有英爽寧諗之  
耶

祭林秀才文

於戲伯珩何棄閻浮提之亟原死生之  
故從威音那畔以來生諸南洲者必復  
生於雪嶺之四旁雖有萬弗爽不觀舍  
利弗語須達曰汝見精舍蠹否昔毘婆  
尸佛時此蠹已生於斯逮我鬱金猶無  
能脫于一類又旣夜多尊者問守唾沫  
鬼汝於此城住曾幾時鬼曰我居此城

文集  
祭文

兪  
九園

見七返成壞矣即是而推人人天天亦  
復爾爾哀哉伯珩泉路茫茫會今寤身  
何地執因果而論伯珩儒服讀書啟重  
周親腴友肄文肝鬲明櫺鬼趣旁竄似  
可勿憂然生平未聞大道縱知而脩之  
弗力與弗修同升而墜沈而旋興茫茫  
索訶何時是伯珩安樂之日念之懍懍  
未死者與弗生者宜同大憂矣若云伯

珩讀古力學未究厥用為其感又謂伯  
珩有子荀惠長大成立亢宗祺門為其  
幸皆兩際語耳生芻在隙聊同世人唁  
傷之矩也哀哉

文集  
祭文

兪  
十園



祭戚屬從母文

嗚呼二三子奈何從海濱哭太君耶則以太君有令子子有聞孫雖藏於馭賈之間猶高于士大夫遠甚矧其聞孫方將擯鉛為博士弟子業祿貴錚至可以迂時夜鴉多視哉然謂太君寔治諸太君恂恂孺于子孫臧獲均所愛于賢士嘉賓均所敬諸孫色養孔備太君不

文集  
祭文

諭  
一

之喜聞其有仁師畏友之益則驩杖敦于頤夫太君世非逢衣者何為其與儒家之婦之風相上也則其老而歿也二三子涉大水赴笑匱下如子之鄙也似孫之鄙也則太君既少食報矣然太君自克食德弗以世後先榮之令子皈心乾西以馨為養當太君病革卻刀圭莞簟其心注然以泱泱樂邦之可質筏而

將西渡也惟已弗勤他人是勤終弗及

鬲令子腆信太君委維湛痛之忱云胡不旣哉乃屬續日令子齋思鼓導所以若太君念策太君之趣者磁鐵琥芒式相召也他日已離索訶進梵輔切利而上咸不可知有心者寧鑿于時小子之格饗者毋庸緹齊醫醢毋庸韭麥蠶卵惟俎莢豆豆太君哀小子而降之七耶

文集  
祭文

諭  
二

祭李以觀師兄文

李以觀師兄以庚辰臘八日長謝人世其同門弟函徹恭以瓣香敬告嗚呼痛哉年月駛逝疾于東流憶散木麝首于時師兄與弟各挾一早莫之運斲乎絕壘空以遊乃兄既入匡裕山弟度庾次晤兄江湑所談皆道路苦瘡狀耳予時心計經一次爐鞴而楮拙不然斯已矣

文集

喻園

比弟至黃巖與師兄同甚夫此事如命矢中的與；視其機始張師兄與弟皆非所恃皆非惜慳于趣武者乃以愛染湛洎始影響于宗祧紹續以文其偷心噫弟與兄此念果能宰人乎目前勝友一龍者覺而緇夔者至而歿彼可以歿今古松之二華首之一就其奮迅頻伸要皆可頡頏竟以一割一繫漸分霄泥

痛劇師兄今何止耶弟揣兄入泉後果

然稱心闡念祈生安樂雖琰摩弗能違若其葩藻業緣甘再覽躉于情胃計兄必復生因地昌啼竹馬外傳可約日待此時或弟覩然俗脩然苾芻敢于儔朋中目之曰此予友李以觀耶總總眷屬戚疎咸配淺湛愛欲而出氣散木扃便同岐路所以古人求友之切廢厥寢寐

文集

喻園

嗚呼孰謂弟之知謙于人哉一日未至臘祝網漁棲巢弟概然一喙儼然挂諸壁今日赴哭致誄明知弗存聊爾爾為



太子太保榮祿大夫禮部尚書掌  
詹事府兼翰林院大學士文恪

韓公神道碑代

今上八年五月日講官禮部尚書兼翰  
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教習館員韓  
子緒仲卒于官其同官林季艸以聞  
上為震悼俾禮部議卹典宜從優所部  
稱例上請卒得賜祭葬易名有加

文集  
墓碑

諭  
園

禮嗚呼韓緒仲墓宿草矣不佞某昔在  
公車緒仲已入讀書中秘于時鄂社喁  
喁雷同相應不佞與大宗伯李伯襄於  
緒仲稱忘勢交乃癸丑伯襄入己未不  
佞入不佞邀然無文雖使查險廩如屬  
索韃寧止辟緒仲三舍厥後或出或處  
聲氣孔嘉雨澤互資即無逾于進取始  
而緒仲施必先誼必陳太和披諸同人

願忠掖于吾黨不佞頡頏兩彥似昂三  
足苟綜中道而論俛我于緒仲則燭火  
之麗重明猶弗止也洎癸酉不佞官政  
府緒仲適以禮部尚書充實錄總裁  
來京師明年開館緒仲以湛密心行健  
挺筆矢諸凡臚稱言行本諸博大昌明  
要以表揚祖修垂裕嗣聖抗擢之  
間會歸于敬天匡民其所以播馨翰墨

文集  
墓碑

諭  
園

溥利乎典章者繫云極矣緒仲生平大  
槩層積于忠順孝友昔為先刺史當戶  
侍官于廣陵湘沅之間綜畫民事妙傳  
廉吏心刺史鱸庭更獲良友就養無方  
宵寤罔變歌樂只以懷明發者緒仲曰  
能刺史弃官歸里門內外家秉緒仲執  
之其誨仲季也刺史故巖時佐之易稱  
淵思于堊文型履者使人人見賢父兄



之心則幾矣緒仲駢愛于兩弟也仲季之子則猶之子仲季之能夷其清平其惠神明之通使緒仲不獨為君子此人所難而已曷乎易言之噫微獨仲季緒仲殖護殼翼人才雖使九州之廣四天下荒推其樂善與安之志殆群動皆視若昆弟者也其立朝大節莫著于天啟之季當逆璫盜柄欲致緒仲緒仲冷然

文集  
墓碑

諭  
三

應之璫憾焉欲中緒仲會善緒仲者誠之曰一去即深其懟矣若即長林閔壑碩無所逃于天地間今惟有乞官于南遠壬弗惡以巖庶幾無以為疚今世所傳緒仲官南禮部時璫孽遲一見于媚人之祠緒仲終不可則或拉之遂絕馭而去其稱韓子迴車斯善持節履者也緒仲逮事主上以聰明睿知神聖文武

藉令家陶高而戶陟扈有臣若此罔能益厥錙銖而緒仲昌明于人才攸係主心孔彰之猶導諸講幄厥注思于警歎動止者奚翅以厥后為天地神明焉太上格心吾于緒仲無間言矣藉令假之年天壽平格化醇庶績緒仲之量豈孫碩膚學半者哉云何呼吸恒化箕尾及之官府內外驟棄股肱之良世之所謂

文集  
墓碑

諭  
四

大哀也若董董謂緒仲曲施仁于鄉黨宗族義田有加鄉塾有表所以興利者渥遠害者默惠身于人不樂尸其名教贏于後庭克稱厥實以此托緒仲之德恐無能加于不佞所舉忠順孝友之上矧在國史有紀墓門有誌家有狀墳有碑不佞之表能其大者謂得厥大者則其他可麗以傳也語云修德必報今緒



仲有子其超然以遊者儼然蛻累于利  
聲榮辱之外其繩緒仲之燕者咸願得  
其先人之絲綸而繹細之仲子已屆其  
緒矣不佞少綜先躅末陳後武猶之表  
其大者夫不佞與緒仲腆重于初終之  
交猶欲為古人之言也

文集  
墓碑

諭園  
五

霍玉屏先生偕元配陳安人墓誌  
銘

鍾王大父往與玉屏公文好昆弟酒設  
杖履時時左右手且居同里閉鳥雀相  
望公往為王大父言予從子孔步趨規  
矩吾輩皆未及因令見客王大父嚴敬  
使諸兒故王父得肆文猶保姆也遂為  
姻媾使先君壻諸霍蓋自先君卅結時

文集  
墓誌

諭園  
六

已成言之逮先君日落母氏挈鍾還食  
外家外家後先典故日側聞諸舅一夕  
歸舍中得玉屏公墨瀋敗紙中有堅及  
兒女媾者悠悠數十年事如在旦夕然  
鍾生長外家衣食之後耳多目瞶類聞  
官保公事公當 肅皇帝時允一乃德  
陟黜幽明載諸恒史他未具論至其孫  
謀協臧垂誠無斁即姬公盤盂几杖繫

有永官保中道殂落朝野利疾百不  
賴諸子繼武曰勉齋瑕曰復齋珉  
曰誠齋珉曰粹齋璵曰芝山璵曰玉屏  
瑞 勉齋成進士官江西按察司僉事  
齊洎公皆舉孝廉粹齋無祿公初知  
江西袁州府分宜縣謫河東鹽運司經  
歷陞靖江府審理卒於官此公陸沉進  
賢顛末也公生周歲官保歿時勉齋公

文集  
墓誌

兪園  
七

當戶生母老太孺人襁褓公南歸數十  
年家政煦煦弱者為卯壯者毅之久而  
門以內外無間言則勉齋誠齋寔繫之  
渠公年三十二始試南宮則 莊皇帝  
第二論秀為孝廉十九載萬曆己丑紹  
十天官筮仕得分宜宜固巖邑往巖相  
為桑梓瘦浸淫無改為公政廉殺一受  
繩先公先加惠民有不淑寧視之博薦

紳弟子有弗韃銖鏹即無所容會某直  
指按江右初欲首剡公公弗私見直指  
且銜因別授語購家集姑以是嘗之公  
乃奩數摺以進率無款曲直指遂多方  
廉公狀公雅為州里鄉達所崇覘者率  
不可授辛卯冬入覲銓曹無異同直指  
假道中臺公遂左乙未倅鹽政故事齧  
有羸輒堂倅相割入橐公不可主齧者

文集  
墓誌

兪園  
八

慮公品閎美清亦卒歸嘗帑矣中外爍  
貴者視齧市為膏沐邑而郵廉無所資  
主者不却則倅應受其殿明年主齧者  
遣公輸餉關內寔陰尼公又明年出為  
靖江審理凡郡邑貳弗右于直指監司  
及宰皆俾疏附于藩為直藩即有優異  
例弗齒于銓間有藩輔封名于朝莖莖  
崇及冠呼祿不逮矣以公廉直方博使



之直喉舌論度支盡厥所長奚遽出父  
兄後顧未縛衣冠自壯至老身不曲江  
烏用廉名不鈇置烏用直惟公自待易  
盡嘗謂人曰以瑞篤守先訓步履弗嬉  
顧行藏勿可壘時位道德既了然不相  
入若使怨尤所伏即乘田委吏能自白  
乎當時服其明達戊戌就審理過桂林  
多佳山水諸侯王雅尊公所之輒從酒

文集  
墓誌

喻園  
九

脯歌笑塵拂終日人比之史丹鄭圭留  
西藩又十年丁未九月卒于邸舍訃至  
五羊仲子袒括以赴奉公輜及季子歸  
生十一年矣公元配陳安人按察司副  
使陳公善女莊懿著于閩內宮保公訓  
婦子賢名不欲出閩蓋其慎也今闔棺  
而論將定矣初公赴齏俸留安人備筭  
臚子舍安人安之公喪歸撫臚子急主

所生三十年無修短語緊賢乎陳安人  
卒于崇禎己巳年八十有七踰公壽十  
有八卒未春仲公季若初孫蒙駒天柱  
奉公及安人藏沙水岡鍾等久師武季  
子雖屬大父行季子顧匿而引之以銘  
屬鍾辭不獲巖命也無所遜墨公王大  
父厚一大父華皆贈資政大夫禮部尚  
書王大母徐大母梁皆贈夫人父韜資

文集  
墓誌

喻園  
十

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謚文敏嫡  
母區鄭皆贈夫人公四子長禔生員娶  
歐陽先公卒次若裡生員娶蕪繼林次  
若祉上殤皆嫡陳出次若初生員娶劉  
庶陳出即吾黨巖事修甫氏也女三長  
適陳殉節以死次適羅次適仇孫五人  
蒙駒生員蒙驥早出嗣禔出天柱生員  
裡出蒙驂蒙驥初出曾孫五人師渭師

浩師泮師洵駒出帝眷柱出銘曰能武  
厥令考夙夜無忝匏繫乎服采一德罔  
僭孫子胡式乎式乎題桓澤及十世皆  
可傳豈為子孫高風可師後之總總者  
皆方流之川

文集  
墓誌

喻園  
十一

崔二白墓誌銘

二白崔公即世已久崇禎壬午冬始以  
馬鬣封之封之而待誌待銘匪他人屬  
筆則方鄉人朝鍾其所屬筆矣公諱業  
字從暢別號二白遷員岡祖之十一世  
孫也父觀泉以隱德呼于鄉閭縣大夫  
聞其名予冠黻人以為榮母林氏生丈  
夫子二公其次子林沒繼以陳乃生叔

文集  
墓誌

喻園  
十二

季子公事後母咸得其驩心母亦憐之  
愛公過于所產少失恃能為孺子號嘍  
比長見母氏舊妾媵與之言言多不能  
終初治博士弟子業若有所覩屢試有  
司有司不獲弋公乃棄去治家人生產  
家日豐取觀泉公上世之業信拓之厥  
業孫子無疆惟裕公引之矣吾聞人患  
不成耳當世取一瞻足壙畝之士於世



無補况其下焉者乎然有外負文澤內  
虧累于一室驕語前躅余亦竊竊然比  
憂之如公者即無赫世譽乎要亦賢矣  
非謂其能予子孫以貨幣之之謂也公  
生于弘治戊午十二月廿四日卒于萬  
曆丙子七月廿三日年獲七十有九配  
安人沈氏仁儉如其婦行良配也生于  
弘治丙辰八月初七日卒于嘉靖庚戌

文集  
墓誌

隄園  
十三

四月廿九日副室吳氏實生二子大賓  
大行皆肖公子也女二人長適沙灣何  
次適新亭屈今孟冬六日歲公于獅子  
嶺之原銘曰康夷其貌衆禧所覆如聚  
沙堵群履忻就式厥子孫富而能究不  
誣令窮以獎天輳

擬

上特發 內帑銀三十萬兩

命兵部分給寧遠等處贍軍增防仍

諭戶部詳商邊餉經久長策群臣

謝表 崇禎十五年

伏以

佩玉蓋於師干誰結春雲浮豹尾

渙金提於農父欲高夏屋壯龍城割

文集

兪園

一縷

宗彝六師挾纊酌五漿

神漢七步緹清疇予恤而爪牙維莽

除而蜂螫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竊惟有內寧者有外患詒

後樂者詒先憂鄭瞞之種自西戎

久矣生憂中國獵狝之傳自北翟

曷嘗日靖殷邦允姓居於瓜州逼

我諸姬入我郊甸至今為梗誰人

生此厲階匈奴牧於漢地費吾金

帛屬吾和親似爾言甘惟我自貽

伊戚去病屢出酒泉郡烽火夜徹

長安藥師威達葉護城盟會早商

頡利浸淫炎宋集受憑陵祚啓

本朝迭興

聖祖一驅始夷禳幕朵顏已暨於四封

文集

兪園

三犁盡破穹廬追貆願承乎六服

逮於萬曆之末爰有遼陽之愁老

女嫁於北門十宗積怨花藥爭於

東市廿載尋戈始焉蹂我前屯已

殘一面今將困吾寧錦累此三單

三岔河上不牽旅順之師鴨綠江

邊誰護覺華之臂殷憂雖劇孔固

及時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劼忒文德

焜耀武功

親閱黃帝蚩尤虞氏苗民之戈兵

躬歷神禹馮夷成湯陽侯之水旱

言行平準乎

天地可決巽怒之必回

惇誠流峙于山川即

文集  
墨表

諭  
三

嘏禧之致至惟是建州之孽實為腹

裔之憂我出則歸我歸則出彼能

誤予以多方羽奴為敦導奴為教

戒宜間奴於既合日者松杏之劔

諸臣既不獲謝其辜即今寧遠之

防

聖人其曷敢愛厥惠榆錢匝地風輕細

柳之營青蚨蔽天日健蒲稍之馬

首山之望旨酒褐父爾呼癸庚王

門之念征衣較尉誰稱戊己乘軍

以廬舍蒔軍以瓜花起軍以醫藥

狼居胥北絕聞楊柳之吹爾防烏

龍江爾防海蓋套爾防九連城醫

無間南難滿葡萄之飲百人可繫

其白馬五日定走其烏孫雖云先

零之盪平猶須克國之屯種縱令

文集  
墨表

諭  
四

燒當之殄滅繁煩段頰之經營幹

蠱者甲以三悔乾者用其九必圻

父與干擗聯而為二臂俾司農與

司馬合而為一身掣河東長蘆鹽

鹵籌盡置塞上運芻相易不煩權

吏法在充碩其九邊教兩河三輔

良家子俾領蒼頭擊斗共聞無俟

徵兵法杜獎庸其五細臣等知而

不欲言謂之隱言而不能行謂之  
憊今茲

主憂臣辱誤不欲再誠不敢輕發其謨  
謀一處效而他處景從一邊安而  
九邊率輦惟是

高呼卑應筮惟以初誠不樂相尋於故  
事伏願  
早膺第福

文集  
墨表

兪園  
五

永篤鴻禧

王者必世後仁則去殺勝殘乃肇端于  
厥半

天道星周始變則數過時可實逾歲於  
其三悟前此之壘出河清寔為殷  
憂啓

聖之兆觀今日之禾嘉麥秀知是  
考祥旋吉之初臣等無任云云

擬

上命大將軍徐達等分布士馬規取河  
北州郡諸將各率馬步舟師大會  
臨清進攻元都克之群臣  
賀表洪武元年

伏呂  
續陞龍于豹尾闐闐鞠旅動宵田  
駕天駟於鷓味璿璿師干揚大陸高

文集  
表

兪園  
六

旻閏碧光燁戴匡之星重填王塗  
氣鞏禹疆之軸

萬歲呼嵩而至地三軍驟馬以馳人日  
月庚明山河再覩臣等誠懼誠忭  
稽首頓首上言竊惟齊州肇十有  
二上膺天市營並幽冀乃帝王世  
守之中原周爵等五塗三下貫地  
維涿易虜嘔乃朔北舊封之門戶



秦制上谷漁陽之塞為我龍城樂  
浪之左肩漢嘉蠡吾渤海之藩用  
碩東垣中山之大腹司馬羨魏百  
日而馘公孫鮮卑煬秦一紀而旬  
漳水和龍始併索頭虜苑馬載毆  
獺宇文頡利盟會唐宗范陽顏劔  
夫安史沙陀不虞長主鄭瀛竟付  
于保機振振羯鼓滿黃沙花簇洗

表文集

喻園七

粧鸞閣淥淥鴨江吹黑水弓移阿  
骨龍堆及諸蒙古有字端盤陀石  
上生鐵木逮至濶台夷守緒金蓮  
川上曳銀青開平銅馬築黃金已  
兆紅頭之瑞石鼓丹墀收紫草久  
識西方之懸金口河開帖木客與  
龍舟崇似生於石眼白蓮香裊山  
童朱殷狸首勢復始于樂城黃裏

將必輟轅殷勤  
天步青穹何以繾綣鄭重人乘  
帝子降兮魚濮正在鍾離汝潁之間  
真主肇自虹丘乃出塗山大別之下七  
金擁地八寓齊雲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天佑作君  
象垂則聖

表文集

喻園八

有堯舜禹湯之憂勤睿詰  
氣復全於倣落權輿  
陋漢晉唐宋之創肇開闕  
惠真極於林丞駿夏茅盈仙穴實為  
水木源柯宿預晉疆斯乃  
洽渭陽涖  
生自御明之貺光燭莊周之蝶山  
感為喬嶽之求香貫柳生之龍塋館

甥開府羅熊桓撥于濠梁羽士秦

陀

天嶽風標乎顛顛方其渡江伊始采石

密邇姑孰兵出海牙之

方悞我鳩茲甫定

甄已建於上游及其達淮先驅邦溝

逼處海陵

力握士誠之喉徐聚暨子何為彭城

表文集

喻園九

既歸

聲誕粵於北戶波晴鄂渚漢旌夜落

洞庭湖島遶蘇臺吳塵宵沈平望

驛惟兩慙而貫首斯四海以朝宗

征虜冬入大河霜葉廣陵誰降元

龍淮海之氣都督旦馳川雒薰荷

伊闕疇誦申伯山嶽之禎楚越胥

次庭平甸侯南服宋衛今茲耆定

綏靖東陲迺

敷命於虎臣爰誓師于多士元戎十乘

出淇水威共峙於太行匡王六月

定西河武日襄于魏鄴平章宵遁

父老策杖子弟荷戈次第聊城之

下僉院朝禽舳艫雲屯曠騎呈奏

迢距館陶之墟臣徐達從無棣而

及晉條臣遇春繇魯陽而遶顛頊

表文集

喻園十

瀟瀟潞水旒旗颯曳木蘭舟奕奕

檀山韜韞縱橫沙磧馬

天垂重霧執字羅于伏道精騎晝匝都

城殿逸雙狐駮虜主于禁門家累

宵奔朔漠北平秋色白浮光明月

之山督亢夏穰孔水湛調琴之溜

薊門重覩帝堯封涿鹿式瞻昭烈

貌臣等適



龍躋鬣備

鳳歛毛警周穆為崑崙之升前有造父

後有商商參伯為左奔戎為右共

弋宴樂于瑤池似黃帝為并州之

游輔曰力牧翊曰風后襄曰山稽

弼曰天老長得融晰于華胥祈招

之詩不必仰陳于

聖主服形之治思以攷告於

文集

喻一園

興皇四極寧九河澄十藪清表裏山川

歸正域三階燭四輔旭七政煜緯

經辰象麗

皇明伏願

德全全昌

知終終譽

同堯安安乎析因夷隩景爾殷分申

正

類舜粟粟于明達闢詢葵茲文武聖

神

延為億兆京侯之曆年

紹此來弟仍雲之孫子

撫五辰而凝五福都鎔吉康

格天壽以亮天工侯救祺福臣等無

任云云

文集

喻二園

姓書樹記

憶萬曆己未春初大姨母子余錢二百八十板一姓書樹中可容兩漢書耳下為匾探可藏險糜十片鼠鬚三四種板木匠為仕周年逾七十引墨定筭錙銖不爽喜談舊事每嚮余與表弟霍階生云猶及以藝事先少叅公先少叅額廣結髯過乳真貴人也省中即某宦良今

文集

喻園一

孫子式肖若某某者雖盛一時後當衰願即君勿學匠人中竟有達義者如此余幼年無錢輒需之大姨母此外衣食我無筭矣猶記戊午冬余縣病幾不起大姨母三子先敬孺人止余一人姨母中夕露泣曰人必不可更死請以余二子易一甥先敬孺人聞之心益腐明年春病尚未霍然元夕前思一豆花色布

袍問敬孺人孺人不忍云難方專措間連兩夕大姨母一媪至云畀余物余驚喜急解襟中果有豆色袍一領喜欲雪涕今大姨母下世越十年矣崇禎庚午深冬余乃用錢若干著漆著銅較姓樹上始可頓書籍勒此志不忘也

文集

喻園二



募建華首臺疏代

余素不晰鬱金氏之訓遂聞劉胤平先生親承博山宗旨余曾手書宗教答響朝夕搜授渺若泛水無津涯其後余甥梁未央隳心祖道時向余言言或弗深矚及余官南都甥僑寓皖上致書余云甥視此身世渾如嚼蠟卒得皈依至人獲聞大道旦夕歸故園粗了家具黃

緣文集疏

喻園一

嶮半席是甥休歇地獨念阿舅深重恩無可報以茲相勸假饒官一品佩金魚臨沒時一段狼藉英雄漢子決不任忽略至此阿舅念旃余頗其言又明年余入居司農尚書即署聞諸子皆以少季科第弄其儒冠服伽梨余益壯其事比聞異人為誰空隱老人也老人湛智豈余能窺其萬一其能使諸子捐榮若弄

敞屣因思古德語云此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若是則老人之造淵宜乎諸子之若列子見壺子矣諸子之芟茅附羅構華首也蘄乎分歸宗之席也歸宗之席可分則老人必歸勾粵佛法最盛于唐餘潤於宋中衰于羯胡我國朝禪道佛法將必有力負之而趨老人豈伊異人乎西乾稱唐長安為摩訶支那廣

緣文集疏

喻園二

州為支那為佛道所從起附羅華首臺為五百羅漢戮力斯地又踰四五百年而後再隆于諸子天之所興誰能廢之是役也天與人協從猶龜筮之習吉然所謂人協從者是謂鳩工者助厥土木之貲積寡是多即使播齒頰馨楮墨罔非檀波羅蜜中事余幸生同是時敢不慇懃嘉尚使世有過量福智大人負華

首楹桶而趨祖園布金四禪映眼其在  
茲乎其杜茲乎

文  
集  
緣  
疏

餘  
園  
三



募脩蔣家菴山門疏

法月居士寓皖將一年矣所晤諸僧規  
其能發大心不甘芭籬香火者一炤恆  
若二子外指不多屈居士嘗語一炤吾  
子似非無意斯道者盍亦乘盛年求明  
師好友決擇此大事莫待栽松再宿石  
上三生箭機少差佛世難值舍此不急  
而終日為人行飯度粥招嫌冒謬固非

文集

喻園  
三

自愛者且亦將甘心輕薄一生耶炤云  
杲自鄂渚渡江止皖水緣屬而居三逾  
年于茲矣杲寧不知拖泥帶水逐影絕  
軀何時能究竟微居士警策杲寧不戒  
既有鬲誨益策開如轟之心越自今冬  
即思貫草矯泛彭湖度大庾上華首依  
止至人第此菴刹宇茸莽山門倚樹為  
闔縛茅入扉嚮負末願殊難委之以行

今所費無幾即可辦美庶不枉冬夏兩  
三與雲水昆仲於此經行笑語委瑣宿  
諾欲藉以酬之居士許我杲即欣然負  
簷而西無餘恨矣居士曰是固不難予  
雖瘠處自聞吾子貞寔之語怦怦如動  
且與子多方圖之慮必有報子炤曰居  
士不王汝杲誰王汝杲者異日微惠金  
粟臺山得路今日皖公一段因地無央

文集

喻園  
三

年嘉話蘄以一茨門為蒿矢居士念之  
哉詮以後先之語為募金者弁言則過  
其為陳福與藝福者言則忠矣諸上善  
人睇居士斯意庶有豸乎

募建羅浮雲水菴緣引

宗門至今日不是顛顛即入刑鑿昔壽  
昌師翁求人半生莖莖遇煨熟蘋漢子  
租道得一向黃金增色恁地入範師翁  
便收拾行市墜布旛及至我博山老和  
尚三十年自弄鼓笛求半截人搖鈴打  
鼓了不可得難道佛法剛湊岑閒便索  
罷休古人云不道無禪只道無師如今

文集  
緣引

喻園  
小

挺拳厮詈幾與牙層相似有肯向深山  
甌洞外似為人內實造已鹽椒菹菌是  
甜是辣一盤百雜食早眠遲斯等人已  
若龜毛兔角若予所聞晦杲師著寔使  
人疑聞杲公得法於博山得恁麼信息  
便想泛彭廬度章貢過大庾越五石千  
選萬敷得一塊附羅土便想收拾草鞋  
掛起鍾板耕田博食為大衆廣說法耶

想晦公定有堪為人語發付諸信心者  
不佞博地凡夫無所稱闡晦公腦袋後  
摩醯別眼自能揚之

文集  
緣引

喻園  
小



雙谿侍者募戒因緣

當佛雙林間諸天人弟子問佛法漸末當以何為師乎佛言當依戒法為師耳不肖身入苾芻叢垂二十年過量希特別有縣曙而委瑣繫量苾芻之漸不如舊奚翹一二端止也復公高足曰知有甘服勤任澹泊者閱七八歲一旦欲習為沙弥法鄉予大然師皈依茲志也使

文集  
小引

喻園  
小引一

人深感動有萬劫窮生之慨知有勉旃上下天人胥相引慶彼善法堂諸天子所攢眉解頤要是何為乎思之思之毋負我

揜骼題辭

通三世等威而論則今之人高自軒潔與夫纍纍陳屍于原塋者所間爭之人必謂語悖甚噫此世之人所繇不聞道而世之人所宜亟于鄉道者乎昔嘗不輕菩薩長跽無息辰雉之前人訝之曰安知若之紹正真出索訶者不先為吾師資者乎審如是則吾之所哀于陳屍

文集  
題辭

喻園  
一

原塋者又可不加意哀矜其思揜藉薦歲者乎不止如是此吾鄙之所以有斯舉也使區區辟徼福御報之名世間寧復有可率行之善或曰斯婦孺之仁耳人患不仁耳婦孺吾甘心為之矣

喻園集終

喻園集

五言古

明番禺梁朝鍾著

擬古

几上散梁肉乃憶園中蔬爰處無事事  
思寒風雪車人意未可信欲急姑徐徐  
不見令人思久狎必致疏君子語結交  
當使交有餘黏情已菴散彊合終不如

詩集  
五古

喻園  
一

微霜河畔草能同二月初世路躡足行  
閉門且讀書

出身事征戰幽州萬里遠秋初雁已飛  
柳條四月苑可憐樓上婦肌膚日漸減  
此日得相聚寧復羨華衮人生趣不同  
區區重飽煖農夫終歲勞一盤豆麥飯  
夫婦日相守牽牛歸日晚聚散各有原  
無用頻商忖

鴻鵠只兩翼千里戾天飛萊竹聞殷雷

出地如發機既云有倫脊上下互相依  
不有卿相貴萬姓食不肥居上無令德  
子孫百世非葉繁驅車止孤樹宿鳥稀  
高明皦如日昧爽東方晞光落崦嵫間  
無能續朝暉汪汪大海水百川胥與歸  
我昔蹈南溟順風趨遠島天濶海色青  
月明如日杲海上見大魚顛可百人抱

詩集  
五古

喻園  
二

歸來十餘年時時向人道因嘆世上人  
幾多慵下老家貧身未貴出門苦不早  
聞人談名山亦云誅茅好庭下弄小孫  
天陰收爨草保得六十歲親戚訶天保  
贈張平符督學晉三楚觀察使

附羅砥南極高可近青天牂牁萬里流  
疾走滙百川昔有宋南和芳業芬花田  
夫子踵前武文藻春華鮮敦行自皇古



丰肌蓬瀛仙湛識罔不達湯湯浚審淵  
經術焯六虛治法絕黨偏減登如可還  
緊曰能比肩文章信含譽紫府不衡銓  
海溼鰓鱗品獲游清冷泉沐浴此蕭艾  
遂欲俛蘭荃感恩與知己逝哉三生緣  
寒衣秋江許臨岐劇潛然

黃巖謁空老人效寒山子體

紅泉出竹間蒼岷縣古樹中有鬱金山

詩集  
五古

喻園  
三

一室萬法聚臨濟有三玄仰山無四句  
昔世修何因今朝劉得遇  
匡廬萬仞高松聲千里濤竹影空中嘯  
危樓雲半幬消沮終入室契濶莫相遭  
明明知是漣絕哺又長號  
誰非切生死成虧繫修福昔與佛齊肩  
今甘佛奴僕何為戀妻孥棄師在深谷  
深譚不能久傷心欲痛哭

夏口

數騎羅陽出來日長荻林從來無遠遊  
安知山水音陵谷幾遷變方能成古今  
驅馳過夏口涯缺江流侵落日水歸東  
行行不可尋慷慨復何益且活百年心  
贈何都護

海上有豪傑居然為世英高足蹈一世  
鄉里尤相驚人謂其胸中具有九有兵

詩集  
五古

喻園  
四

瞋目為語難泉奔九河聲吮子收士心  
爭吏門成城三度入長安飄然萬里行  
石梁與鄧鄴海內引足橫猶然伏鵠卵  
析羽弗建旌丈夫未遇時負氣真難平  
辟若天下馬弭轍誰可形未遇九方皋  
沙丘且嘶鳴出處胡可思醉譔爾且賡  
梅花落殘雪春至枝枝榮  
七言古

同張荊公曾宅師劉觀復王飛侯

屠劍冲夜登滕王閣

角聲夜落清波動月影秋痕探盡棟萬  
里烟火烏夜啼昔日風流成昨夢南浦  
西山自古今崕添新石江流浸行藏欲  
盡今宵燭一夕疑人千歲心

贈陳全人

先生古之天民歟歲則可卷行則舒不

詩集  
七古

喻園  
五

欲斯民終缺陷遂先置身在唐虞蒼生  
日望安石出吾道伊賴虞卿書豐州長  
林何足數雨霖天下皆耕鋤

難婦述

車匿戊寅居皖城楊柳春風春鳥鳴無  
那杏花落如雨杜門乳書金剛經司馬  
此時定豫楚欖櫓夜落飛狼星門外兒  
童語異事宿松縣解流賊至四為男子

一婦人娥眉雙鬢青絲墜所由擁婦入

睇予衣衫胔薄形顛顛垂肩見人不舉  
頭浴淚如海非春愁問家何方經賊虜  
欲言不言聲悲柔傍人催促至三四雙  
目頻頻視所由漸言家住南陽府丈夫  
姓焦事農圃賊過黃池是去年知殺丈  
夫與吾父妾命狼藉萬死中鞭撻戮辱  
回回股如今賊敗走四方去冬窮蹙潛

詩集  
七古

喻園  
六

山箴此日身口不相顧步步棄婦大道  
傍同行五人皆非賊遊兵虛落梨花鎗  
傳聞光山舞陽捷一夜疾風掃黃葉斬  
馘大半是陝西往歲報功多逼脅若使  
乘時盡肅清數月平原無馬獵車匿聞  
之發長嘆 聖人興邦自多難因思賊  
起丁卯年天下破殘止過半總然往世  
造惡因不生承平生卷亂世間最苦是



女子容易悲啼難歡喜亂離婦女散彩  
雲無限官家擄為婢迂儒動輒責伊人  
何不守貞烈烈死女子夙世造業深生  
死根本起于姪情癡一日甚一日惟想  
愈升情愈沈倘思修道求解脫早悟三  
界惟一心君不見焦家阿婦夫已剛強  
賊寧容伊守寡自從冬月擄到今悲歡  
且辨真與假諸如此類千萬人獨我見

詩集  
七古

喻園  
七

一田二姐

五言律

自九江乘風已入湖風忽易還泊

湖口再登石鍾山題僧雪笠壁

前秋維戰艦兩叩石鍾山練若三江表

戎行幾日閒時來移舴艋數定再登板

霜雪凌春草僧非舊日顏

再過彭蠡末伏阻風將旬日忽雨

來風轉半日遂過湖

八日阻湖口南風天氣清樹濃三伏日  
潮白九江聲驟雨歸帆險輕舟撲浪行  
鄱陽程幾百盱眙到吳城

同熊總理心開舟師過漳江時張

荊公曾宅師扁舟來自廬山

西山依去棹江水白銀蟾廬阜幾年思

毫光計日瞻晴波喧畫鷁皓月帶黃巖

詩集  
五律

喻園  
八

相見無餘語名香竟夕甜

黃陂縣經黃祖舊戰場時段遊擊

有百餘騎護予行

百里無村舍農深草木鋤堤連西苑馬

水聚武昌魚舊壘三江上叢憂四月初

烽烟歸未得眇眇欲愁余

憶檀谿

初歸粵與汪祥麟話又明年熊  
心開死矣

半月襄城路山川滿目迷後聞都護語  
知已渡檀谿遙憶歸鞭處微沙沒馬蹄  
叩門抱長慟忍入邵陵西

隨曾宅師登小姑山時張都護侍

行

一柱窺江漢彭湖靜不流晴添吳楚樹  
壁滿古今愁日赤鴻濛上波青杜若洲  
乘風懷討虜石畔淬吳鉤

詩集  
五律

喻  
九園

皖上西城樓與懷寧令黃位兩夜  
酌時賊再赫縱陽離皖城三十  
里

縱里又已火桐城未解圍五更霜滿樹  
十月逼寒威遠客青州夢埃生嵩賴衣  
六安師武在寧望救兵歸

喜更生三叔至皖道從西粵湖南  
居半月促之入蜀投伯潛叔江

津令

昨夜皖公雪餘寒夢五羊遺金薄桑上  
殘臘過瀟湘南國故交盡西征轉戰忙  
巴彭有兄弟且理蒯緱裝  
三人行萬里秋草鬢絲黃跋涉家山遠  
兵戈主僕康愁傾仄步酒月落石巢霜  
但得吳鉤在從戎入二陽

蘭谿取道入蘄水與都護汪祥麟

詩集  
五律

喻  
十園

偕有襄熊心開總理

幾年石室雨一半盡蘭谿此日翰山色  
春風憶馬蹄麥漂橫水渡花落廟前泥  
征戰何時盡深林倦鳥栖

縱鶴

因依唱鷓鴣都盧向九臯聽從今日斷  
聲似昨宵號子于雙谿樹零星蕉澗毛  
墓田招墓地歸或自蘭湖



贈陳全人

與君聯袂始踈月  
嵌空林屠狗鬪雞意  
寒灰枯木心江河  
日汨汨冰雪夜沉沉  
擠破軍持句商量  
直至今

贈霍階生表弟

襁褓托渭陽  
相隨雁翅行  
櫓車爭飲食  
竹馬定行藏  
鄭重居身訣  
難涉世方  
微君不及此  
吾亦未應忘

詩集  
五律

喻園  
十一

贈劉乃運

之子有奇尚  
何能老一丘  
客邊寒煖夜  
生計短長籌  
意氣孔文舉  
精神李鄴侯  
春宵三月夢  
一半到循州

送區啓圖入京補官

祖帳及秋風  
談兵語未終  
且將三戶政  
再集九邊功  
桑土寬民力  
鶉賁待詰戎  
故山收將士  
相約薊門東

讀書三十載  
一出事循良  
瑟瑟餘風木

忡忡屬職方  
如何班定遠  
亦似杜當陽

秋水人千里  
征衣浥早霜

出門家計輕  
此念尚難平  
四塞滿烽火

中原無重兵  
閭閻添歲盡  
泉石諱時清

獨有栖栖者  
風霜萬里行

送周仲謨遊海北

夏景行將及  
扁舟向雁湖  
舊城秦郡縣

詩集  
五律

喻園  
十二

新綠漢藤蕪  
野戍春雲在  
離亭落月孤

故山秋色好  
須待插茱萸

相親殊未久  
忽爾便離居  
四海丈夫志

三春孝子廬  
去時沙草密  
歸日岫楓疎

烽火長途有  
平安但寄書

夜酌方聖羽于石巢詩以勉之

客自蔣山至  
吳門夙有名  
為文卑俗尚  
持議近人情  
燭燼開簾雪  
雞啼落月聲

丈夫姑用世恩怨莫分明  
與爾五度話益勞夜夜鳴有人能富國  
真可不談兵季子終難賤袁閔勿待清  
為君布肝鬲須早學無生

題崔雋鴉白鶴函

五臺冰雪色餘影入丹青玉露飛縣圃  
梅花滿洞庭羽衣三疊曲松謾兩函經  
華表歸來後緱山鳥姓丁

詩集  
五律

喻園  
十三

夏六月同羅季作徐巢友黎美周  
集陳喬生綏延堂敵得蕭咸二  
韻

十載此重聚寧知歲月遙似因於越客  
始得故人邀濁酒薰風度長歌柳葉飄  
仙湖有千頃宜引海南潮  
入戶解衣坐主人應不凡結交澹於水  
下食不疑鹹燭剪空庭葉風添當暑衫

無生有佳話窗草寢中菱

七言律

海珠寺

南漢城邊菰葉落流花橋下水趨東煙  
籠碧樹春分後月浸寒江子夜中潮上  
石沈僧語歇笛殘人去蠟燈紅分明一  
幅蓬山景吹入鷺潭影自空  
素馨花謝有人愁開盡芙蓉歲歲秋幾

詩集  
七律

喻園  
十四

片錦帆迷海燕千條銀浪吼沙鷗分開  
碧水鮫鮪室隔斷青山玳瑁樓何似粵  
王臺上客松聲終日送行舟

苦雨

六月將完春雨來庭前蓮花帶沁開驅  
蝸盡上至高樹使我不敢行青苔江海  
已滿酌瓶鉢垣墻欲倒驚霆雷貧民無  
食事增繳緣木求魚有後災



題紅拂妓戲呈陳全人

商入廣陵隋業終佳人青盼已成空水  
流紅葉三分異膠斷朱絃七軸同江海  
未清奔鋌鹿簾櫺不鎖失驚鴻似君橋  
畔朝煙好半鏡誰猶在越宮  
西京郁李不知愁人逐秦淮汴水流只  
道銀屏蔽越國誰疑金屋貯吳鉤朱蹄  
駁馬傷鉛粉青嶽黃河怨白頭莫負宮

詩集  
七律

喻園  
十五

袍燈下泣蛾眉有淚灑神州

初秋與道脉沁公雙谿坐月

山月中分白草亭長松風轉度流螢微  
雲曼曼一峰起流水涓涓兩澗聲傑閣  
危樓看露柱靈花異草折空瓶谿邊竹  
戶何人入夜讀金剛般若經

九日廣陵薛浮陽酌予于永昌寺

寺臨大江有浮屠高百尺額

慶陵手書不知先帝何緣南

顧此剎固異數也

風滿長江四塞孤東南天地半荆吳開  
尊蘭若醺平樂斜日芙蓉待畫圖乍識  
姓名疑廣德久傳詩賦動江都招提遺  
墨蒼梧遠尚憶龍鬚落鼎湖廣德姓薛西漢大儒  
宜城縣宋玉墓  
山色谿聲馬上增古墳一半屬鄢陵路

詩集  
七律

喻園  
十六

隨雲夢春風滿月入湘潭秋水澄野鳥  
欲依楊柳樹繁花盡結款冬藤菜蘋江  
漢悲寒食過客清明淚不勝

泊樵舍與荊公宅師談金輪舊事

有感

未將顛頰向伊呈剛道鋒銛劈面迎一  
滴未消巴蜀雪寸機方動晉陽枰太行  
方疊疑山出黃木千尋障海泓為問金

輪阿育塔莫疑因果煞分明

同熊心開楊海門張荊公會宅師

劉觀復入黃巖謁空和尚道開

先寺寺石壁有吳道子鑄觀音

像王伯安平宸濠紀功文

湖上金風滯鼓鞞征衣秋水淨禪栖雨

花初地紛龍藏落葉空林駐馬蹄指月

畫師深碧蘚凌烟司馬記丹梯紫雲如

詩集  
七律

喻園  
十七

蓋雙峰頂縹渺黃巖托杖藜

長至後十日蔣吾翮吾章葉孺菽

仲含錢次倩阮維壽諸兄弟集

石巢夜飲時孺菽方至自太平

予亦將歸廣州矣

鍾離久客賦歸與衣步青尊逼歲除

癖人疑玄晏迹黑顛君見穆陵書清秋

貝葉明蕭寺殘臘雕蟲到石渠四顧神

州談去處後時音問托江魚

上已前十日微雪夜酌石巢示熊

伯子檜仲子栢季子椿司馬心

開原籍蜀瀘避亂寓楚三子兩

母一瀘一蕪時生陟岷之歎詩

以慰之

家山封樹夢新林鞠旅衷歸未忍言細

柳朱旗看白日長鏡青史度黃昏蜀山

詩集  
七律

喻園  
十八

楚水愁予室萊竹寒松誓自存未減匈

奴司馬病知無桑土及兒孫

子少閭單自爾憐庭過閩外路三千洞

簫作頌吹新月烽火絨書寄舊年薄雪

勿悲黃草興幃燈姑讀白華篇同雲若

散桃花水已望春耕到甫田

階生仲階兩表弟歸自秣陵時母

舅以司成即移北御史中丞務



携九表弟北上階生兄弟挈家  
南歸過予皖寓予招同三祖寺  
集一日便歸嶺

落葉秋風兩岸聲泊舟城缺月三更共  
憐萬里分南越豫擬千官拜北平幕府  
初筵看舞劍空林終日似班荆早寒道  
上看新雪尚憶鍾離有外甥  
干戈無恙皖公秋開盡芙蓉建業舟虎

詩集  
七律

喻園  
十九

觀春官趨北闕雁行秋色近南州程催  
彭蠡歸應早累謝樊城始自由春酒老  
親兄弟壽翔風莫上五層樓

陳大將軍以牧別僅一年聞其上  
書乞隨熊大司馬西征詔未許  
明年解兵歸白下阻風安慶寓  
石巢二日  
師干鷹起橫秋別豹尾凌霜去此邦似

傅六師收虢略何無一旅過三江雞啼  
月落催寒渡劍氣江聲撼夜窓衰寵衛  
青歸似得樓煩雖走未曾降

安慶已卯元日

去歲椒盤望太平迢迢封樹雨春正虜  
無一矢留三月賊止千人繫九營黃燭  
平明呼北極白環兄弟祝西征兒童未  
作百年慮長日華林爆竹聲

詩集  
七律

喻園  
二十

過興都方仁植撫軍中丞時護

顯陵宿重兵于郢聞予與熊三  
郎至遣騎相逆詩以投贈

十年秦寇尚披猖特簡中丞舊職方三  
楚撫軍當漢沔七旬司馬定荆襄知留  
劇孟參乘傳久料韓櫻再陸梁定遠欲  
歸歸未得夷陵花老鬢如霜

將出皖留別楊六符沈乃功唐聖

俞徐譽星黃位兩薛浮陽汪當  
世諸先生時予將入襄歸粵  
船傍垂楊別緒生煙蒙春樹雁歸聲群  
公縞帶遺吳錦幕府青絲唱渭城幾樹  
烏啼趨夏口何時馬首望西京江南江  
北如相憶千里高樓待月明  
初至襄陽與熊心開總理夜話  
虎帳銅壺夜氣清羽林十萬靜無聲單

詩集  
七律

喻園  
二

于冬入殘三輔藻上秋成繫九營勿慮  
衛青終失寵無勞賈誦更談兵吳山楚  
水年餘別殘角空階盡月明  
歸自皖上道脉沁公沒二年矣九  
月掃雙谿墓始哭之  
岑谿日午已微曛竹院無人住白雲屋  
後土深新獸跡厨前瓦落舊烟薰樹飄  
黃葉為誰掃石咽寒泉獨我聞聚散去

來知昨夢猶披衰草哭孤墳

初夏同韓猶龍入循州訪劉乃運

兄弟白雀峰峯為蘇子瞻舊遊

地故人陳全人曾止此感賦

承游東湖月滿船江城夜色已堪憐長

宵風雪知誰在零落山丘又幾年穗石

人稀花易老鶴峰山近淚如泉令威他

日歸華表定在循州古樹邊

詩集  
七律

喻園  
二

送麥木公還新寧讀書

昨夜微霜見雁飛芙蓉花盡菊花稀北

風動地千峰瘦秋水連天一棹歸閉戶

三冬田氏易高堂九月老萊衣緘書為

報而翁道此後吾多住翠微

夏杪同黎君選徐木之謁壽何相

國延居寶綸閣

牂牁秋水和歌來初醉橫汾賜酒杯似



有餘醪傳湛露莫疑絃管走殷雷人歸  
半渡千江月客就中分八斗才丞相久  
知能下士公孫東閣為誰開

夏仲同何旦兼同年飲顧公綸父

母舟中夜話

薰風微度扈江籬潮滿中洲酒半卮三  
事公孫依衆母九潘壺子有吾師當歌  
柳葉波侵渚表裏雲山話皺眉欲挹江

詩集  
七律

喻園  
二  
三

流寄懷抱乘槎誰更問支機

夏雲晴樹暗江花海甸豐林入暮鴉燭  
近大官千日酒潮平桑土萬人家星移  
玉尺依銅柱蟲就銀燈護碧紗子莫  
愁歸道杳平津只在水西涯

送何無他游清江

微雲薄酒送朝暉一夜秋風宿鳥稀度  
嶺入江皆北向蕭灘來雁盡南飛莫愁

月暗凋銀燭却恐鳥啼濕短衣四壁千  
金都不問梅花含蕊望君歸

乙酉及門五子得雋

吳幼更 程文先 必 獻  
王震生 鳴 雷

萬曆年之泰  
張孟垂 國 紳

秦樓簫管待公車雁影江雲得報書花  
近上陽籬菊冷馬遲長樂岍楓疎經師  
北面慚蓮勺高第南征近石渠好向橫  
汾咏魚藻杜田容我賦歸與

詩集  
五絕

喻園  
廿四

五言絕句

孝感縣過董永墓

春草綠不盡遺踪近郭門孤墳幾株柳  
啼鳥不依邨

馬蹄傷古城道上雨初晴石瀨千年滴  
墓前流水聲

雲入高原暗春風吹客衣經過孝子墓  
封樹我將歸

寒食添墳土重陽幾度秋北邙山上月  
盡照古今愁

數勸學詩寄錡鏹諸弟

讀書須識義務本重耕田無行卿與相  
不值半文錢

孝悌勿沽名沽名終不成世人易欺罔  
鬼責未曾輕

少年初未知事理相背馳于今始明白

詩集  
五絕

喻園  
十五

養子欲經師

內無明父兄外無好師友縱然辦做人  
終虞不長久

一部廿七史成敗與興衰明知而故犯  
欲將歸咎誰

至親者兄弟繇親始及疎親疎少顛倒  
箕豆會興訶

刑于是妻孥行道惟丈夫一身叢怨嫉

庭戶始乖痛

寧貧而禮義毋富以縱淫天道必不爽  
長眼看時人

人皆知道德性命豈精詳今知孔孟外  
別自有主張

入世蕙蘭畹出戶必留香古聖超三有  
一具白肝腸

七言絕句

詩集  
七絕

喻園  
二六

與陳全人夜坐憶在天關西園小樓

樓

月到中庭自異明滿階蠶影雜花行相  
看深處雲千褶判出尋常一段情

稔岡竹枝詞

微風疎雨走村翁禿老無枝幾樹楓兒  
童昨日迎春騎炤見門前溪水紅

清明前後雨如絲壓紙人家庭未歸橋



上點殘烏柏燭燭花粗滑淚如泥  
四月江頭盡種秧一春無事此時忙幾  
多筐盃大堤語辛苦長途為送將  
鄢陵道中汪瑞楨諸將各率千騎  
來逆

詩集  
七絕

喻園  
二七

來誰唱涼州曲行盡垂楊間莫茄  
阻風湖山縣與仲父登山闌入舊  
祠同應坐上人久談約來華首  
堂  
夏雲空燒不成雨修竹長林思縱步清  
香果落對江雲歸舟易失湖邊路  
老僧兀坐渾無俗花落荒祠竟日間鷺  
直三千華首路與君拉換石鍾山

長至後葉孺致至自太平偕諸子

集石巢夜飲

霜落蘆葦姑熟還青萍白酒月灣灣頻  
呼衣薄客不去剪燭開窓雪滿山

贈金蕙元

薄衣粗食任騰騰知爾前身或是僧無  
意相逢東嶽廟為予詳話五臺冰  
半世雲山事未差江城何戀杜陵花

詩集  
七絕

喻園  
二八

窓風雨烏啼夜許我三年定出家

咏梅壽何母

漢水湘江盡月清玉痕簾外浴春星羽  
衣歸莫應縣圃萬里香塵憶洞庭  
謔母何年今鳳車紫雲香霧到扶胥天  
關滕六知何地醒盡晶魂臘月初

題画

晴雲晴樹習朝暉野寺疎鐘宿鳥飛日

出湖南望湖北春江烟裏幾人稀

題画兼寄友人

灞陵山色動秋風開徧黃花九月中每

憶江南帶霜樹夕陽疎葉渡頭紅

只在湘江沔水丫美人行煥七香車湖

西亭畔調鸚鵡欲剪春雲寄杏花

已邛秋歸自皖上偕羅季作省先

考妣墓口占

詩集  
七絕

喻園  
二九

先子當年欲學仙令威歸去已多年橙

黃橘綠山陰道墳在梅花千樹邊

石屋曾樓馬鬣封青山無恙繡芙蓉每

思小築長干寺日夜幽明三百鐘

六言絕句

莫春阻風黃梅界同楊海門監軍

段明宇遊擊涯上散步

逆風三日百里繫纜洲邊日隕借問路

人何處江州對面黃梅

融煙遠出深樹幾人縱步開行竹篾茅

屋一士鄉塾兒童先生

枳樹為籬半畝日斜漂麥谿邊天涯萬

里歸客路上猶聞杜鵑

未到潯陽江口無端幾日南風回望吳

山日莫高低樹樹烟籠

雜體

詩集  
六絕

喻園  
三十

題蔡逸菴小像

鉦鼓建節的恁麼付諸青松白石一肚

子經緯剛道虬髯如戟太公滋泉胥八

十畢公勛業百十七又道韓范方召似

澣墨渠儂自有丹青筆丹青筆類上三

毛終須寫不出

門人

鄭逢泰手錄

喻園集終

龐嘉奎編次



祉

金

彙

集





原敘

昔人之論三不朽也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明乎德之不必兼功功之不必兼言得其一足以不朽矣而孔子又曰有德者必有言則言與德又若是合乎故古來忠孝節義之人雖武夫賤卒必傳其一二言以立訓後之觀者亦樂得而稱述之惟恨其少不病其多而況理學之儒博聞之士其德固足以垂不朽而其言尤可以示後世乎先兄仲木幼齡穎異走筆數千言十六補諸生弱冠遭國變慨然有殉君父之志伯父責以爲人後之義乃不果於是杜門謝客棄舉子業銳志於聖賢之事發爲古文詩歌皆至性所流不效兒女嫵媚態而洋溢充滿如長江大河機勢浩瀚又如生龍活虎不可捉縛雖蘇氏父子亦不多讓詩曲折俊爽悠然竟遠絕非凡響所及乙未正月二日丁嗣母查孺人艱三日水漿不入口晝夜不絕聲寢苦枕由杖而後起比三月而葬復嘔血數升遂困憊不起至明年丙申正月二十五日卒於喪次年僅三十有五臨歿之日猶與諸弟講學不輟曰吾志在先公年譜後敘行在闕職三儀以不終喪爲不孝戒殮以喪服三月卽葬嗣父母冢側凡事悉遵家禮無一語及私事嗚呼兄可謂得正而斃者矣可謂節孝兩全者矣卽無文章之美非所謂立德者哉然後世思其人不可見庶幾於文章見之存其文正以存其人也從弟復本

祇父庵集目錄

卷一 疏 書

上先臣死節疏

上南都議郎蔣公書

再上議郎蔣公書

上鄭廣文書

答崑山徐氏兄弟書

答彭子仲謀書

卷二 序

朱近修文稟序

澄懷草序

易箋後序

送同社諸子北上序

壽屠母六表序

宗人母子杖履圖序

先大夫年譜後序

卷三 記 議

青山孝子祠記

新葺谷水吳越王廟記

鳳嶺亭記

畫記

永安湖先祠增祀議

立義田議

卷四 傳 行略

漆者包君傳

先司寇公行略

卷五 墓志

滇南黃將軍墓志銘

叔父兵部主政府君墓版銘

瘞義士銘

沈林墳志

卷六 祭文

哭張母哀詞 有序

歷代雜錄

祭澱水城隍神文

祭亡友朱君備文

祭朱天虞先生文

哭山陰先師文

再告山陰先師文

卷七 雜著

寡女賦

擬修漏刻進表

擬進古鏡表

古劍銘 有引

西巷草堂隨筆小引

三 通圖叢書

勸葺文昌武安合祠疏文

重葺井亭疏文

治土穀神廟說

卷八 詩

四言

短歌行

五言古

雜詩

古意

過七里瀨同從兄步謝康樂韻

凍湖吟

歷代雜錄

七言古

答南屏豁堂長老

前有一尊行

五言律

入招隱寺

南湖曉坐

夜登北固山用壁閒韻

哭史相公

哭凌侍御

哭杜司農

除夜懷東谿朱子頌

四 通圖叢書



再經雞山酬開美祝子

送客曉發

七言律

梅花次巢友韻

縣南十里塘

舟行次韻

臥疾■羅館

禾中送祝子就檻車

城西作

答彭仲謀次韻

吳市重逢陸大有贈

蘇東坡集

五

通國叢書

登姑蘇城樓

題子胥祠壁

陳雨臺武科進士繇先大人門下昔甲申子白先狀於

金陵同謁武部不達留別秦淮酒樓經亂久別今已

丑再遇吳市出酒其醉因有此詩

恭謁孤山忠烈祠次吳駿公先生韻

偶至湖上

夏日假館水南竹鳴外舅示讀亂後諸詠次韻六首

喜右吉閣伯歸自閩中

陸冰修兄弟見訪屢不值以詩報謝

五言絕

盤事

七言絕

初夏浴鶴亭卽事

祇欠庵集目錄

蘇東坡集

六

通國叢書

疏書

上先臣死節疏

原在太常寺少卿殉難贈兵部右侍郎諡忠節臣吳麟徵男  
 浙江嘉興府海鹽縣學廩膳生員臣吳蕃昌謹奏為臣父殉  
 國孤忠已著守城勞績尤彰謹瀝血泣陳始末以明聖恩以  
 表臣節事臣父太常寺少卿吳麟徵捐軀殉難中外著聞臣  
 哭泣苦藁恭讀聖旨屢獎忠義嚴催部覆及吏禮二部具覆  
 復邀天恩臣父諡贈祭葬建祠與倪元璐等同日奉命命臣  
 惟有感泣呼號粉骨誓報復念廷臣之例請皆止及臣父姓

祭案卷一

通圖讀書

名而實跡未詳將何以明大典之不虛而受者之罔媿臣敢  
 不以臣父從容就義及生平梗概泣告我皇上臣父原官吏  
 科都給事中久推前官於本年三月初七日始奉旨時逆寇  
 狂躡已達雲中先帝召對廷臣共策兵餉臣父言京師之營  
 卒羸乏不足當賊惟有忠義可鼓乞召百姓父老痛切喻之  
 使人人固志請罷斂助之議又建議勸戚宦寺之居在郭者  
 屯置諸守戍并給糗養士卒妻孥使無內顧又有百官環守  
 諸說俱不行時邊外督臣議徙寧遠守關門挑銳遇寇捍禦  
 京師臣父獨疏其事復為樞輔所阻寇突城下臣父守西直  
 門短衣戎服與城卒寢食手施礮矢十七日賊騎至同守者  
 以為難民輒欲啟納臣父不可率家奴載石塞門十八日懸

賞募士縋城殺賊百餘人禽十餘人賊勢稍卻至暮分馬步

來攻愈急臣父聞道夜行叩關至午門欲入為舊輔魏藻德

力挽止之不得已還西直門次日黎明德勝門陷矣賊充斥

滿路而西直堅塞無恙獨聞礮聲終不能破賊遂舍之從別

門入逮賊去後至五月初七日自內發掘西直始啟此先臣

坐門之勞績可攷也臣父於賊入之時守者竄去即自經城

下家奴哭持不釋擁至城左三元祠臣父舉首視屋梁曰吾

終此矣遂列坐奴子於前委曲陳說大義言平生口諫之志

恨不死於君前微吟宋臣文天祥詩自掉尺帛投縲而逝所

遺絕筆痛二百七十餘年宗社移且失之久居諫垣無所匡

救戒以罪服殮作家書惟待恢復憂江南耳此先臣就義之

祭案卷一

通圖讀書

孤忠可憫也痛哉燕雲之變日月已昏上有先帝之烈下有  
 臣父與諸臣之忠光昭大義先臣何憾特臣為儒學弟子聞  
 訃不死日夜慟哭匍匐奔迎幸已歸櫬因前後歸人之口得  
 詳死事顛末方敢據實上聞又臣父之生平由天啟壬戌進  
 士任江西建昌府推官補福建興化府推官訊獄釋囚全活  
 最多窮姦不避豪貴司稅不手一錢兩入鄉閭所取皆知名  
 士屢舉卓異行取吏科給事中歷兵科刑科至掌首垣議屯  
 議餉論銓論賦痛切疏陳掌計拾遺進賢退不肖文武兩闈  
 拔士得真才絕去朋黨依附二十年孤立獨行雖見知於先  
 帝實屢危於輔臣且請整飭留都授司馬節制之權以為應  
 援身請危疆行內外兼轉之法以弭盜賊皆今日之痛悔不



行者卽至危迫之時而寧遠之徒惜乎已後使諸臣盡如臣父之畢力效忠諸門盡如西直之堅塞不拔則禍寧如是烈乎此臣父之勞瘁孤貞更有異於殉難諸臣者也嗟乎臣父不得留其身以佐皇上中興之業矣而臨歿之日撫躬引罪自視朝服旁有語忠烈者臣父正色曰人臣致君國一旦如此尙言忠烈乎此臣父志豈有他望雖聖世教忠大典日錫而臣等又體臣父報國寧居人先邀恩願居人後之義但仰天慟哭終未敢以私情請也茲遇殊恩例頒優卹然後敢碎頭泣謝更陳私悃者謂就義之烈諸臣所同也捍禦之勞臣父所獨也伏乞皇上憐臣父勤苦率先之勞特行敕部申議以志不泯兼付史館永垂來世則死者得慰而生者愈勸臣願捐養母之身荷受陷陣死勸忠義以報皇上以從先臣於地下臣蕃昌臨疏不勝哀痛激切待命之至

上南都議郎蔣公書

十月八日孤子吳蕃謹流涕泣血再拜寓書於兵垣議郎蔣公閣下孤蕃匍匐痛哭於長安市上凡三旬餘日求白先大夫勞苦慘烈狀會卹旨適下再疏格不得上退伏店中席地搏額出血以明感報然則謝天子德慰先人心者講求沒世恐無一當焉又安敢私有訾議以蹈不測之死哉獨蕃所稟專鈍凡受詔旨與冢宰宗伯司馬諸公之章議於死節臣明示以等差優劣較然者日夜熟復而探索之竊不得其故乃刺血繕書伏大明門下者三日日暮必痛哭返計終不得達

飛來廣卷一

三 通國叢書

一二先大夫故舊宜伯叔事者皆戒門以絕聞吏怒不可近已而哀號中夜竊具始卒嗚吾不平於先生左右謂先生新躋華要宜延天下人士譽方急宜視寒士賤子不遠又於先大夫有通門雅故宜念辱爲治下吐悉寒門狀嫌疑宜弗避又會城營接見孤蕃於其平生非爲無已之乞者宜無所不亮故敢盡其狂囋焉議者之意以爲死節諸臣生列官爵崇者報亦崇之子子孫世蔭卑者報亦卑之子子一人蔭別諸臣爲大臣者半庶僚者半又於庶僚擇一二人謂死有更烈蔭等大臣於大臣擇一二人謂歷任未久蔭等庶僚嗚呼此孤蕃之所不能解者也夫蔭者人子所避而不敢言如蕃與二弟益也坤也皆列諸生奉父母師保訓妄冀自致名位孤姪孝貽去葆衽未久非以父死爲利者可知矣所痛心嚙齒者先大夫不見棄於先皇帝侍言帷幄強直有聲爲外吏十年侍從十年晉階卿士見重忠蹟不能具論如癸未之請授南司馬史公可法節制應援京師請召大將邊軍捍禦寇難其說雖不見用其功雖至今存可也天下後世皆惋歎泣下以爲當時之臣無如先大夫忠者寇至之日舉國悲愕無計先大夫請下罪己詔蠲租布誠款動壯士心請養軍士於城外母恐百姓請百官擐甲帶兵練禁卒率之一決戰守當時之臣無如先大夫勇者蓐食西城手執敵矢募士縋城殺賊凡數百人風雨半夜徒步叩闕下欲爲天子畫計而不可得當時之臣無如先大夫勞者德勝門陷賊駢馬而入矣先大

飛來廣卷一

四 通國叢書



夫受命城下西直土石堅好歷三四五月至六月二日始發之使八門盡然安有今日當時之臣無如先大夫之有成蹟者天乎先大夫豈以一死自靖者哉而議者并不使同於一死自靖之報此忠臣義士所當叩天椎胸而泣者也匪躬無尊卑之殊率土無親疏之別以受恩深淺論之小臣之死尤難於大臣以奉職勞逸論之小臣之報更繁於大臣今反以生時恬退之操減死際節烈之義不能解者一凡大官皆其人營營苟苟以圖之者也營營苟苟之臣必不能仗節死義其非營營苟苟以得之者雖非大臣亦能仗節死義欲諸臣內懷死義之概而外營爵祿之大以預爲後人旌獎地諸臣不能也昔者九卿六尚書五府四等其爲大臣無限固當論

其死不死不當論其大不大今獎大臣乎獎死節乎抑何以處夫單人匹士愚夫賤婦激烈之忠乎不能解者二太常大理同卿貳也以凌公爲大臣以先大夫爲庶僚不能解者三王公庶僚也何所據而列於大臣曰城守也先大夫不嘗奉命守西直乎不能解者四一以城陷死王公居其慷慨一以城未陷死先大夫居其從容其爲忠則同其爲城守則有異其爲位亦有異以城陷者賢於不陷守不足貴歟以待御之死賢於奉常大臣又不足貴歟不能解者五若云朝廷之爵宜惜則一榜數百士三年而一見一選數千人一年而數見豈病其繁寥寥忠節二十人三百年而一見不以爲少反以爲多國家於未見之賢才畀之厚秩而弗辭以已著之大節

付之廷疑而不決不能解者六比來以不次羅列奇士蓋勸忠耳今有以死明忠者而反疑之而錙銖較之何哉耶官登朝功司上殿出其袖中成疏一日進罪人幾何人一官加蔭子幾何事何制不亂何規不紊而獨於死忠之臣動援成例不大謬耶不能解者七嗟夫痛哉國破殉國加於殉封疆一等帝死殉帝加於殉國又一等三百年來酷烈大禍固不能援前例以爲名又何忍虞後例之再見今在廷所引斷者何經傳所吝惜者何心事哉不能解者八天下方多事與之始最宜以死節勵天下之心又宜以守城勵天下之人事大難既作豈宜爲臣子敘賢勞名教所關正不敢以倉皇遺事實如蕃疏所云死所同也守所獨也議者旣以死節爲得

已又以守城爲無稽不能解者九議者已不能知某公之忠加於某公又安知某公之忠不如某公殉國一日安所優之劣之而某諡以忠某諡不得忠某表其生平而曰正某略其生平而概曰節某并節不可得而曰愍不能解者十贈官一也或三級焉或一級焉或原官長垣而止署爲右給事曰長垣未久也或原官司農而遽稱爲內閣豈內閣已久耶誤耶大典不當誤黜陟耶死忠矣不當復黜陟不能解者十一蕃又聞同難之孤有謁宰相而陳乞者宰相矍然曰極欲厚尊公後事所患死節者太多恩不可濫耳嗟乎宰相之言如此天下事可問耶則將應之曰使明公在當日爲新朝惜名器乎爲先朝立綱常乎彼且何以應之從逆之人竄亡南國其



有門戶黨援者近且日引之入班行飽厚秩糜司農奉直無算胡不一爲吝惜而於虛名追贈之典斤斤然論之豈死節諸公尙可恃大官以負朝廷耶抑且慮其起而與今日之臣爭升降耶不能解者十二嗟乎今之臣皆先帝之臣也於今日從龍之人惟恐其不公卿於殉國從龍之人惟恐其得厚報全秩者不知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乃蕃微聞封章密劄之閒近且有以燕京之失爲非不幸者而天子不聞有雷霆之聲宰相不聞明斧鑕之罰將視先帝爲何如主嗚呼痛哉又何怪乎報仇之師不出而獎忠之典愈後也嗟乎公卿躡足而待禍患之及矣夫使大仇未報而徒求暝先大夫目於表揚之典先大夫之所不許也先大夫幸事先帝之日尙恐名位不後於人而今顧求加於新朝愛惜之舉先大夫之所不許也孤蕃休矣不復言矣非先生知愛之深亦不敢縱及於是意者中興要務之陳或以大禮諮先生者聊一采之助之此先生盛德事也非孤蕃所敢望蕃流涕再拜

再上議郎蔣公書

孤蕃拜書以來吮筆韜墨刺指斷舌無所復言昨日從鄉人借買驢之費與通濟門主人約明日行矣行且荷鉤戴鍤築墓而廬之以終其身頌先生之德不敢以疏遠異也復蒙惠書卒讀悲感涕泗橫襟下地不忍不報書旨云報政於死節諸臣不宜有所異同斯言是已而有未盡孤蕃之意謂異同不可無也異其所宜異則不求其同同其所宜同則不求其

祭禮卷一

七 禮部議書

異夫論人臣於他日所謂人人殊論人臣於死忠之日所謂殊塗同歸從大端而論之可以概其生平論二十人於一時曰二十人猶一人也特其服官不能不異故在他時則贈蔭與謚皆有所宜異在今日則贈不能同其蔭與謚皆不宜所有異夫贈者何王者思人臣大節悲之壯之就其生平之名位而加隆焉旌之也位高者高之位卑者亦高之則高者無以致其旌曰無等故因其爵第品秩大臣庶僚之議所當屬太宰定之雖均加榮焉而大臣之級與庶僚之級仍異異而不嫌其異者此也今獨於李倪諸公皆三級之其餘皆一級之如施公副御史也贈左御史副之於左一閒爾即不死忠亦當贈江右吳公已長諫事僅加同少卿諫官之長無升同卿者今且降其原秩爲右給事而以同卿予之是降之也非贈也先太常贈少司馬亦一級也以大臣而三級之以庶僚而俱一級之此所謂宜異而反同將焉用彼太宰哉且卿寺之正與少不遠也而贈心少侍郎之左與右不遠也而贈必右執政之爲朝廷惜名器能盡如是否乎蔭者何王者悲人臣大節不得返死者而用之故求其所生謂去賢者不遠猶能體乃父之志命司馬仿漢羽林字孤之義存孤兒姓氏必世及之者謂臣節至不可磨滅使世世帝王皆知之王者用其子如其父嗣王用其孫如其祖以明其事不朽爲忠臣之子孫祝悠長也諸公殉君之志同殉君之事同殉君之日同則中興之獎禮宜同今執政但當云臣分宜然死不足以塞

祭禮卷一

八 禮部議書



責築錄其一子足矣又何以或禫之世或不禫之世安所別  
某之死宜不朽某之死宜速朽乎又安所別某之子賢而孫  
又賢某之子賢而孫未必賢乎又安所別大臣之子孫皆賢  
而庶僚之子賢而孫不賢乎此不足以分諸公之義烈不足  
以定諸裔之升沈徒令君恩有隆薄之嗟而後世延等殊之  
議耳所謂宜同而反異之者也司馬之過也諡者何王者思  
人臣大節悲之子之易名使後世得而頌之惟其事有同有  
異惟其人亦有同有異宗伯得而異同之必當焉而後已此  
常典也而今日諸臣有不俟論列者則死事昭然矣累二十  
人而同予之正爲其死也非因其生平故其事同其人遂不  
能有所異其大端同其生平亦不當有所異所謂大端者扶

植綱常有死無二忠莫大焉遭國烈禍捐軀死義烈其甚焉  
今於死節之臣皆諡之曰忠烈於忠烈之詞臣四公者皆冠  
之曰文忠雖有聖人復起以爲不盡則可以爲不公則不可  
若云當詳其生平亦二十人所甚願然而取評於朝黨采譽  
於鄉曲求長於政行獵美於文章人各一一論列之窮歲累  
紀而不能決非所以慰忠魂於旦晚與其異而不當不如其  
同也今諡倪劉二公獨曰文正以取正而斃焉之義則諸公  
之死獨不可云正乎諸公之生平不正而能死乎先大夫之  
諡忠節以朝無知交若云一節云爾又何爲金許吳三公者  
同一節乎何以見三公之與先大夫出處語默無一不同必  
不可以他言別乎陳公申公其死同義何以并無忠節之諡

而忠愍之謂乎孟公進士從其父死天下稱其忠孝乃無忠  
與孝之諡而曰節愍取何義耶既不得其人而論列之又  
因其事而公子之或加隆而反替或以貶而代衰惟宗伯意  
所在安在其能奉天子詔慰忠臣孝子於冥冥之中哉自是  
以後天下爲忠臣孝子者寡矣可以無論矣孤蕃泣血上書  
不能見白於天子不足鳴哀於執政所遇同難諸孤則汪子  
觀李子善長馬子玉許子祚芳王子之柯之栻其餘未獲  
一見或遼絕數千里外冀覩面目問其室家事恐沒世不可  
得然區區所陳正公義也先生因其詞識其肺肝焉則知譏  
譏者不妄不宜以非時之鳴槩斥耳又如使者閒語相期約  
云云者孤蕃不敢當也蕃移寓承恩寺僧舍時同舍郎西江  
李君者跡予悲鳴而哀之欲爲一申其說於時宰相亦如先  
生指李君宰相之客也其告語蕃甚昵蕃思而堅謝之中  
夜起坐念西華門非書生暮游之地先大夫不當生私謁宰  
相之子憬然汗流恐爲天下丈夫男子笑故詭辭寒疾反辱  
殷問悸不自寧敢以誠告願先生恕之先生姑舍是更教以  
歸臥草土不負先大夫之道不勝幸甚孤蕃再拜

上鄭廣文書

蕃自羈貫以來爲父母所過望不事鋤鋤而受楮筆束髮遂  
奉典謁嘗淹寓西泠知會城賢長者聞先生名耳與心叶將  
奉縞帶焉以明先世同籍之好而中夏忽傾人士漂沸蕃且  
嬰大故矣三年泣血正林沈絳廢痼知橫宮有康成在而不



能躬執灑埽之役屢欲奉書輒自迷止尙冀一振槁骨拜覲  
仁表茲自形神日脫且盡而志氣益盡然落矣悲乎古人所  
云願一言而死蕃聞工無技則弗工商無資則弗商士無文  
章則不得而士也蕃雖少事章句師孱鈍不能通詮疏早歲  
出奉祭器遠嚴父之懷漸越常矩其視經傳若奉大吏面從  
心違樂窺有韻之書好爲無稽之論有司試誦帖括應故事  
耳或怪而前之願未嘗有知己也其爲文之基不堅不深故  
一經風雨震盪如泥沙委地莫可收召幼小時時嬰疾早涉  
人務一切狼藉神理外蠲不自保嗇天地崩陷北向慟絕絕  
已復甦不知其他時最忘生一切死事爭先爲之行跣悲號  
灑血燕路血凝障其口淚下蒙其面手申屈觸豺虎中新闕

新闕

新闕

舊幣纏吾雙足蓋去死也不可以呼吸既而上書南國舟碎  
汨沒持家避兵鋒鏑雨下負土封樹淚湧成冰又賤患多危  
苦在夜夜常宵臆一氣上引焮焮神欲留之激成喘噎遂不  
能道隻字牀案閒物指點舛亂令觀者皆駭泣夜分氣自迴  
注則痰飲血沫相擠下地二童子爭易盛器常不能給悲乎  
此其人尙堪起之牀榻屬以文章者乎爲文之資既荒且頓  
如彼爲文之質又瘳且殆若此在明之末儻如援引世卿之  
榮眇睨茵鼎之側已足爲卿大夫辱此蕃所不能自欺以欺  
夫當世者也或譽之曰子無乃從先公莫應科舉之戒乎蕃  
且媿汗下蹠而謝之曰否否夫人子苟可以發明先人名行  
於今日北極南溟足繭可及執鞭傳遠身賤不辭而況功名

之塗筆墨之業顧不足矚拾表揚昭明萬一孰與夫仗田未  
之梵梵同草土而寂寂乎使蕃力尙可竭必不甘爲蓬蒿之  
鬼如彼逐日月犯霜露奔謁上第孰非人情今特以愚陋枯  
朽伏匿泥淖而盜父命以爲高名如策病馬踣蹶之乘以駢  
於蒲梢天駿之後曰非不前也乃不欲也此雖王良伯樂言  
之誰能不掩袂笑履者當世不可欺而欲以欺吾死父乎且  
蕃請諡之役有議曹蔣君欲援蕃爲羽林郎期夜半於西華  
門候見丞相蕃竟以疾辭之人生勉其所可爲委其所不能  
爲不待籌計自決決於寸心不欺寸心則不欺死父不欺死  
父則不欺當世此三者蕃所且晚持以入地者也夫使隕墜  
神魄者數年千仞一絲在牀如客而動心餘喘竊意分外幾  
何不爲牀頭候鬼所怒嗚呼已矣存姓名於舊序辭糜餼而  
守祠可以操其寸心下報先子矣死生之際所願僅止於此  
謹流涕叩頭布於座右惟先生鑒之

答崑山徐氏兄弟書

蕃等自經喪亂以來悵然失圖不自極節以異民伍內隳家  
緒外替朋規斷髮工林捧鉏隴首未足以自掩慙痛何況重  
聯倫好再廁饗會而隨聲文誼之舉哉坐此往年雖羈鶴市  
復涉鹿城函恥於心暴怩其面素所聞名聲淑慕見義哲不  
敢求而識之抒其胸懷去來君子之鄉如入空山之徑劃然  
獨嘯髣髴與亡家伍子寄成梅生通其靈爽而已既而躡登  
太史之龍門縷布家人之燕語猥蒙尊大人開襟雪腑款愛



良深中夜篝燈飲酒濯足一話先朝故事飛涕橫案至今耿耿何能去臆兼以情緣有涯未見君子繫我勞結猶然在寐潛公到門遠辱瓊問累千餘言批宣世講之素放誘理教之實宏思遐古緒正流今厥旨良厚嗟乎久矣微斷音絕今日何日而聞此言將維既頽之稊而砥方沸之匯耶展復三四感悸交作古人所企植根芳苑濯秀清流君家昆友誼固應爾特蕃輩二三子不幸庸昧未足語此耳雖然敢不由茲轉自慙勵竊謂友朋之樂樂於扶道其競聲聞者如飛藻布霞旋當漏決縛推采謝歸平清真且凡才智明敏之士必有所趨溺比來禪學紛靡交道靡曼多喬首以思無所霑足而制書之菁華既竭漸窺程朱之言有能立高而呼會見飄舉以

卷之三

通園叢書

集物窮則反本疾痛呼天此正學一振之機也足下其有意乎不孝蕃等以中丞忠節爲父以山陰劉子爲師尚復委蕭濡歷爲世姍笑矢當鞭辟奉教有道今有願而問我蓬藿之中則以先人遺集先師人譜贈之願未嘗他及一言也四方鏡盤玷席之事肇自賢哲寒鄉狹郡亦欲上埒名國同席故人自有出而主之者然而蛙鳴蠅響哇咬盡發其盛可喜其流可慮休耶咎耶不知何祥頗非私心所樂惟敦崇舊實摛文載道以上續乎性命之旨泚此洪忍之媿斯其同志乃蕃日夜所願慕見足下其何以貺之也屬者同人惠書方擬修答而敝邑諸子適有寄問藉以相當悠悠我心略盡此紙容布嗣風非敢後也客秋尊大人來游西湖聞卽鼓棹追對乃

去旆發不能半暑約裝之僭尙及見之殊悵歎也幸爲一道意日月逝矣心傷悴矣攜手之期邈焉未可許也苟爲相念各敬爾儀

答彭子仲謀書

兄目青不更作耶凡見疾患之頻仍聞作者多繇積火所召目之積火在足厥陰經足厥陰者肝也肝蓄感憤而目掌緝閱二者於兄不能息又過之願自覺也疇昔之夕弟復中肺寒息責不休非四三夕不可平不答昨書以此且兄有前教樓樓千言懼滋騰口之愆慚鮮降心之實逡巡且止未有以酬欲俟異時筆札之勤或就帷屏之暇窮其指歸一報知己耳至如詰問之詞誼無不對請因片紙略及之兄書大抵頗

卷之三

通園叢書

似司馬遷之於任安楊惲之於孫會宗柳宗元之於許孟容特爲感激之文寄其夸邁之氣如聞彈箏擊筑之奏於酒酣髮豎之時不待師曠蔡邕之聰而知其將返變徵爲中宮化焦傷而和曼也弟捧手而俟之矣蒙兄垂詰謂弟居今之世不知所讀者何書而講者何道也弟敢敬對曰自此而往欲畢其餘齒以讀者六經四子猶布帛米菽頃刻不可去之書欲因之師友以講者朝食暮息於造次顛沛須臾不能離之道其他大指正無殊於兄之教我辨邪正晰義利之數端蓋聞之非艱惟蹈之艱故且讀且講之耳獨疑我兄既已昌言正道以教我矣又旁及古今人物短長異同茲洋洋者灑灑者非講道讀書之事而何乃又自處於我非言道者夫道不



早襄大事奉先忠烈大夫之體魄亟卽於土而揆形質之盈  
虛奉宜人之可否虞而後除尤合乎義屬者念兄病甚乃竊  
竊焉勸之亦媿姑息之私也辱問城甌之役顧非弟可揣斷  
者若弟可揣斷則請如縣令之罰弟之義所不可毛釐借於  
今者榮耳至於辱則大小短長隨其所被多當恬然受之矣  
逞辭丐貸動違其心古者直不疑償同舍金劉寬下車歸牛  
皆不辭一日之汙而養終身之潔其意可師況處眾濁之日  
乎又如兄邇處僕夫爭道之事事雖細有君子之風尙事功  
者便多驕競之舉務文辭者亦有誇詡之言兄皆無有近乎  
道是以可貴也相見之期愈遠望益之意良殷初擬率爾數  
行不覺傾倒多字用勤目力過矣過矣占辭倩攬病夫常態

祇欠庵集卷一

七

通園叢書

悵悵何言

祇欠庵集卷一

序

朱近修文稿序

秋風既往乃退而葺舍城陰舉薛就帷分川繞畝東嚮而嘯  
 若反有適於中者忽授尺二牘為近修書近修予兄也閒處  
 相謂云天下十二州州有賢人濡首燕幕敷文飭服如古人  
 練將須世之康穰是為甚易鵬壁歎息顏不受瘁行不受控  
 遠擗而高翔是為甚難午之役近修遇其難予遇其易然則  
 近修適乎余適乎雖然東指日沈西顧雲散不俟一日豈有  
 子晉之純默王桡之沈幾濡而不進向何芳杜之開顏而井

蔡震登

通園叢書

深之無惻哉自今以後欲令近修能忍榮予能忍寂忍之難  
 易又有異矣吾知富貴之難冒險迫涉修遠謁權位不得呼  
 天而已乃書生一瓢瓜耳以誦帖一紙取之雖云瓊冊丹函  
 何能斷然信之其為計也近於妄至白粳同賈於黃金元火  
 平題於赤水若以為同金而治罇治成則罇異於鉤同土而  
 陶罍陶就而罍殊於瓦越人之樂罇未可信也秦人之樂缶  
 亦未可信也必曰和氏之所懷伸於為大官璽屈於為泥沙  
 侶嗚呼是誠工人也知形質而已故近修之第相與慰苦勉  
 勞已而愁勸遇與不遇各有所難易焉不然淪汨窮簷伸書  
 馳歎徒以文章等世人之毀譽豈予兄弟之心哉

澄懷草序

仲謀之序道庵詩也曰詩非能窮人也詩之工莫踰於窮亦  
 其時為之也予申其說曰詩固不可以窮人人亦不可以詩  
 窮人之不可以詩窮則又豈可以時窮哉吾將進道庵之詩  
 而言無窮焉夫人之俯仰天地睥睨萬物何者非吾性情之  
 所有則其涼煥榮落與屈伸窮通順拂枉直莫不有自然之  
 期吾亦與之為自然期亦何思何慮之有思慮且不可得又  
 安得有韓子所稱不平之鳴而與蚤蠶草土爭偪億之概乎

天地賡而人自隘之萬物同而人自異之貴賤順逆之故自  
 然而人自營之不營於道路則營於筆墨吾見人之自窮於  
 時而非時之能窮人也道庵天懷駿發取慕高遠闊視一世  
 雖不諧於世而公卿大夫之賢者多願交之道庵且去市門

蔡震登

通園叢書

而返村墅奉尊公先生之教以傳其令子歲時入城訪一二  
 故人其詩非陶靖節之恬澹杜少陵之誠懇不吐於口而落  
 於楮也則上下千古其樂無窮其詩亦無窮迴視世之衰章  
 纓緋何啻埃氛之末而區區遇合之故豐約之殊豈足以動  
 道庵之心哉不然道庵之所謂道者何道也非大易所云身  
 之否而道愈亨者乎奈何云時窮而人亦窮人窮而詩亦窮  
 也此可以論古今之詩人而不可以論我道庵之能無窮者  
 請以質之仲謀以為何如仲謀我師也必有以教我若夫道  
 庵之詩夸邁古人橫絕四海自有能讀而論之者不待予辭  
 之贅矣

易箋後序



年家世父希園沈先生箋易一編既竣業則以授小子蕃也  
曰宜有一詞以贊其成蕃汗下逮踵謝不敢已而命之固固  
辭弗可乃拜手稽首而識於簡終曰嗚呼聖人之爲易博矣  
大矣先生窮二十一史及本朝之文爲一書既閱千有餘卷  
進而研於經履本朝之休明顯晦至七十年避亂者又十載  
退而發於箋其指遷矣精矣蕃小子庸劣烏足以知之無已  
則請誦先生自敘之文曰當戊子之春日讀易一卦焉終則  
復始凡以見吾聖人同憂共患難之心而止富哉言乎斯先  
生所以箋易之大較也而千古讀易之法其必歸於是矣夫  
易憂患之書也書之憂患述於商周詩之憂患肆於小雅春  
秋之憂患寓以定哀而易乃異甚乾之一畫潛龍也坤之一

三

三

三

畫履霜也則三百八十四畫之辭皆謂之憂患可也故吉一  
而已凶悔吝者三之是以貫通夫時義也時者孔子二十篇  
之第一旨也義者孟子七篇之第一旨也孔子之時義之時  
也孟子之義時之義也然而有其時非其義不可以爲義也  
有其義非其時亦不可以爲義也故大易之詞合言之時義  
之不可兼是以憂患作憂患作而後時義之故無不該然則  
憂患之時豈中古而已乎自包義氏其啟之矣處憂患之義  
豈九卦而已乎自乾坤而括之矣嗚呼以憂患言易而其无  
方无體有如此况乎其概於憂患之餘者乎古之人以象數  
言易者邵夫子也以義理言易者程夫子也以卜筮言易者  
朱夫子也粵若三夫子其旨淵其文烈而憂患之故若有所

遲而未盡發則先生之箋於是乎出夫先生之學易非有殊  
於三夫子而以其時當天命訖錄人運漚微之久卒奉身以  
歸林壑戒懼臨之者去三夫子之事遠甚時之異義之所以  
異也以先生之義歷先生之時宜乎通憂患之深獨有協乎  
元聖而非爽揆諸前哲而無慙矣由今以往學易者其稟承  
於先生之教無窮故不自蕃嘗奉遺令於先君子矣讀書者  
明義理而已通世務而已夫觀象玩辭者居之事觀變玩古  
者動之圖義理之切孰有近於易者乎世務之變孰有深於  
憂患者乎蕃竊不自料竭否困之餘年求損益之要務謹奉  
几杖而從就先生之書驗之處憂患之實先生其必有以擊  
我蒙矣若夫鉤深探賾幽贊宏推鑿博大之中而理邃精之  
極非小子童窺之所知必有過乎善讀易箋者

四

四

四

送同社諸子北上序

浙之西海東谷口蕃家焉遠於家近於家奇文章端聲行歎  
然肯爲蕃友者二三百人篤好若手足者六七十人數年來  
舉於鄉號孝廉而義愈固操愈慎者二十餘人崇禎癸未中  
土被兵摧毀無完州一人焦頰於上百執事議擬守勞辱於  
下屬輿輓輓遮道路司徒太常不暇擢土南宮試寢矣鄉舉  
士之不出門與出門中道迴車者纍纍自春徂夏青齊道通  
宗伯請檄羣士偕來奏藝更期仲秋同黨之得叩金門肆掉  
鞅者掛轄交轡再就燕路平生知好不相期別而擊舟以來  
者十去者之數於時炎風烈旭激宕中渡長裾短袂會於蘇



門上道訓勉進用之業下及行役勞苦之情盈八九十席寄詩函書道勸勉者相及於路然舉頌賀聲其若富貴無相忘之語不聞也酒列三五解脫巾襪恣酣舞焉或持觴而立曰屬者筆硯儕伍相與嬉弄文墨自爲歡娛耳干進之事果夙講乎文爲國華行爲世澤文靡行弱詞雄道壯願諸子厚自愛母曲材以求公卿憐也和者曰豈惟是哉更有大者東髮誦經好言官長得失今身將及之呼唱朝立奔走老稚催科爲功折獄如戲食鼎臥茵以亂國步其忍爲之已又北向飲醉大言率爾者曰文章之氣力可以驅亂否乎今天下失太平二十年疆屬擾乎西北赤子舞於東南病民者交集於中不可詰誦操毫伸簡之人不知何所爲天子增益大政一歲

賦大慶卷三

五

適園叢書

加周官三之一以致傑士孰可負乎藉令天公變節上林擊鼓八月杏開公等曲江罷歸尙欲折花馬頭賦詩命酒循故事鳴得意顧不虞天下大度者溺冠而罵壯夫捧腹而笑哉於是行者曳裾而踞曰諾且拜送者送者答拜明日慨然分袖去願末座吳蕃紀其詞送者不勝載則載行者之姓氏以志友盛朱一是字近修海昌人周宗彝字五重硤川人王庭字言遠長水人沈端字子餘硤川人與五重爲鄰朱嘉徵字岷左桃里人近修之從兄也葛定辰字爰三海昌人張孫宏字幼安龍山人郭演字疇生語水人吳輅字幼輿吳爾壘字吹伯皆語水人岳瀚字天水亦語水人曹元方字介皇禾城人魏學濂字子一郁之章字光伯魏里人陸上瀾字芳洲沈

日昆字平光東湖人自游閩而別道至京師者一人張標字嗣留海昌人移疾不行者一人葛定遠字辰嬰爰三卽其弟也侍父疾不行者一人蔣熏字丹崖長水南村人喪不行者二人徐元榮字道力朱昇字方庵近修之兄也皆海昌人自京師南歸上書忤旨不就試而適來遇者一人祝淵字開美龍山人

壽屠母六表序

猗歟盛哉今日良會小子蕃踞而捧大斗進屠氏堂上母請以爲壽則又願堂下曰屠子幸有母也屠母亦幸有子也是以壽也蕃常聞之屠子崇禎以上其府君早謝也家如滌子在抱而母將銖無裳鬻無脯日飲泣而月遷播如是積十有

飛魚集卷三

六

適園叢書

暮當是時屠母幾不得有其子崇禎以降戎馬來牧屠子奉母出走轉側於海竄於谷南嚮而望母正荼苦屠子亦幾不得有其母今日者家雖不改其舊而母則子撫子則母掖稱六十壽以號於鄉族何如其幸乎然而知者方且由其母子之幾不有而必其終相與爲有者何也蓋人生欲致報於其母者莫若壽其不敢取必於天者亦莫若壽自他聚散榮落之事皆所共受之天而可期與我長久者道已爾願非人母之所易知也人孰無母母或難與知道則所爲聚散榮落之事不得不徇乎母所知徇乎母所知多乖於道乖於道其取必於身爲長久者自悖之矣屠母則不然嘗矢危節如嗜焉悅二人以禮爲辭周賻以義爲而不敕子以困荒植也不敕



子以安敗名也不敕子以飢畔志也其非聚散榮落之可動  
審矣則所爲長與久者實膺諸其身而屠子之所以壽其母  
不羨金節牙羽之貴緹益綺憶之厚乃召其故常與論道講  
義百餘士趨而進翼而退曰此吾母所許也則屠母之於道  
至矣足以自壽矣屠子守母之旨則於道庶幾矣其於必長  
且久者可進而必於天斯足以壽母矣然則蕃何容爲異辭  
亦曰屠子幸有母也母亦幸有屠子也是以壽也不亦宜乎  
雖然拜其母無以勉其子非古也拜友之母不能念吾母而  
舉以相勉非情也小子蕃有母其被教於母尋恆不可計凡  
大端則三進焉亦自崇禎以上蕃方孜孜營利祿母則曰利  
祿非可營也視若祖若父蕃拜受命而所爲營不衰崇禎以  
降將辭制舉未決母則曰善哉宜辭視若祖若父蕃拜受命  
而後決久之蕃遂志聞於道侈談其目於母之側母則扶榻  
起而坐瞿然曰若其心之乎抑口之乎恐若心不如其口云  
云也道不可口也亦視若祖若父蕃亟拜於牀下涕泣無從  
而垂焉感吾母之愛子愈進而愈迫也願蕃奉母無狀不能  
似屠子然請由屠母之訓行轉而自勉則由吾母之言亦可  
以勉屠子由屠母之訓行與吾母之言又可以推而勉今日  
良會論道講義之士而天下之母子皆得其道以壽倚歎盛  
哉是爲屠母之澤施無窮也於是來壽母者皆悅各奏歌詩  
以紀之

宗人母子杖履圖序

卷之二

七

適園叢書

平原吳氏族小而聲大隱漱谿上有賢母而壽曰王先令尹  
公司寇公之從大母先中丞公司馬公之從曾大母母有子  
賢曰處士少梅先令尹公司寇公之從父先中丞公司馬公  
之從大父歲己丑處士臻老矣而母壽登大期谿上人偕其  
族相率圖母子杖履以爲吉祥復載酒崇蔽羅伏堂下屬宗  
小子蕃修酌者辭蕃頓顙酌大斗奉母與處士遞飲仰而歎  
曰嘻乎休哉盛事歟人之恆言曰大樹百根大人百歲種樹  
者涼種德者長今習聞處士善致壽以處士知母自致壽與  
致處士壽處士谿上一布衣能奉母教茂孝直循友敬淵然  
穆以會於古渙然諒以諧其俗柔惠里舍人以爲父尊視襟  
帶人以爲傅不惑於顏不排於胷其視單赤之不足也愴愴  
曰如吾饑目鈞敵而靡贖也怏怏曰非吾徒嘗哂於南門塗  
手塚足不自嬾息以爲食者天也母且挈餉循數頃而食之  
或齋於鄰寺膜跪諷貝不自告勞以爲佛猶聖也母復爨菜  
潔香水以佐之急人之乏類麥在舟通人之用類器在井咸  
革狂野望廬而歸簡略貨財焚券爲義谿上人於是無疏與  
戚無賢與不肖咸德處士與處士母不寧惟是處士善處族  
方諸大夫聯鑣天門笏重戟累處士飲然退讓大夫之座族  
之人長幼項背相望處士歲不數數見及諸大夫與國事消  
息公子食貧矣囊藉力充其家者爭引避甚且仇詬處士慰  
藉排解之月數數見於是族無疏與戚賢與不肖咸媿處士  
德與處士母之德爲不可幾及然而人之不可取祈於天者

卷之二

八

適園叢書



壽也天之不可取所於人者德也處士與母致德天致壽交相成也孰曰不宜昔者有聖箕子北面陳書以攸好德與壽考康寧錯舉爲五福論建極曰而康而色子攸好德蓋謂建所錫大歸在乎德苟舍德其於爲福未嘗有也今七十處士心貌皆若童子而百歲母者齒足以咀鹽梅明足以手鍼纒尚猶自食力過於壯夫來者春秋豈隸首所能算記乎箕子涉患難通吉凶故取其言例處士母子則驗因處士母子盛德與箕子之言壽例處士母子嗣後福當益驗請識杖履圖之端以爲券誰歟操是券者司寇之孫司馬之子

先大夫年譜後序

嗟乎不孝孤蕃昌奉述年譜草略具久之將出以示人又不

勝掩面顛涕泣而言曰天乎痛哉蕃昌深自揆量不能服從大人地下銜哀隱痛羞視日月爲人臣子何忍侈言君父死節事狀且志愴無文世所姍棄謂如傳大人無文不如其無傳也既而伏藁長思之大人不幸爲明忠臣丁國祚遷沒策書埃滅耳目荒蕪將使振古之烈消於邇聞蕃昌幼不聞道猥多悲憂以嬰心胸之災驟承大故肝腑摧毀坐令寢加中夜頻發則一氣上逆倚牀喘噎指畫代語山川藥物無所申效彌增雜患神不自識一旦謝苦席百事便已悲乎生爲兒男加二十已四年不克自樹立明先人教令茲罹禍難僅就大人成烈著行鋪致大槩聊備遺忘非蕃昌然誰當然者謂如傳大人無文猶愈乎無傳之無文也然則又安能須筆墨

染綴求娛人而誤時月哉憶昨赴難之日北向求大人喪關阻豺虎之間號咷斷骸之域日迎鎬鏑夜託魑魅嘔血臨河蹙踵穿裂望見奴子如我弟昆憑欄擗車悅見吾父悲乎痛哉當此之時死賢於生及拜遺令而讀之屬以自持委託良重大人桐棺不固墓石未封血帛空存遺文未輯焚燹母弟引首蒿萊當此之時生賢於死夫何兩際不下仰天躊躇成乎視息固將有以焉爾泊乎殯歸北壟書拜南都褒忠之詔初頒采風之章屢上舊京睽絕姓氏消譌生死臣僚謗譽交出大人名聞中外逾久益章卹明五典之全贈被三世而極人臣之榮於斯號盛雖然未足以爲慰也其時蕃昌披哀泉曳帶索棲止市門不能援引時貴剖心上書旣已無復覽省出而踈蹠江壘北首長號有時跪泣橫塗問訊行旅嗚呼唯先皇帝之陵寢何以安乎青宮凶問果乎否乎宗廟圖書亦有存焉者乎文祖鍾簴淪爲草莽淮渚之師不出殺漚之寇愈張當日之君臣橫骸故國灑血空城足以昏天地感異屬而不足以勸後死諸公恢中原申大義大人持炯炯寸心侍帝天上需以瞑目者果何時而可哉故曰未足以爲慰也且蕃昌雖不孝區區之私亦欲身遇中興之朝一旦鏤心曲訴吉凶以干賢將帥帶甲荷戈鼓金關西一飲賊血而飽遂使膏塗中野骨播沙壑無所吝惜人生不幸至求死所尙猶如此其難乎不如其速返而負土石開玄堂立廟門肖德像與鄰翁父老伏臘奔走子孫酸泣以春以秋庶幾大人形魄無



恙蕃昌立焚制舉書終謝人世事操鉏鋤以歸墓田入承老  
母歎出事黨里無過狂惑偃蹇以須死亡雖已重違其初心  
猶足以明吾梗略慚不自解云爾悲夫偷生以來何事不爲  
而於年譜之述多需滯乎乃追時悼事拮据實闕疑若涉淵冰  
罔知攸濟唯恐有所損益以貽先人羞蓋嘗挑火長宵灑血  
成瘵而不自知其能終之者也終之將有以廣之則乘故國  
尙有遺老世家多采舊文烈禍之去聞覩未遙大義之在襟  
懷易發學者聞家所在成列於大人生平皆樂得論列而補  
究焉雖小子困頓不聊言說無次固辱君子長者矜憐之末  
矣於是將事鉞木以布其書玆日之且然香薦水先焚藁本  
以告大人痛哭拊地而申其說

記議

青山孝子祠記

東海青山之麓有孝子祠神爲東晉吳公猛也然不以孝祀而以仙祀予稽行事曰孝子云傳曰至誠如神夫孝合德於天著義於地宜過於神仙一等今歷祀數百年於青山者又傳所云放諸東海而準者也故予曰雖祀仙亦祀孝也傳記所載公字世雲武寧人乘白鹿車入山人以爲仙其童子時不驅蚊蚋人以爲孝予又聞父老言公嘗持丁義符水活人傳弟子旌陽斬孽於海反風濟舟畫水而渡於澈也夢寐示

祇欠庵集卷三

通國叢書

靈廟湧甘泉愈人痼疾公蓋以仁爲孝者也王將軍稱兵上游一木破天公譚言微中大逆沮折於澈也世廟時島夷薄城公給之勝及敗焚祠火不難夷駭而走蓋以忠爲孝者也故稱公者曰帝曰神仙曰真君神烈真人予該之曰孝子是猶尊孔子不外乎先師豈果佛之儒童仙之帝君爵之王侯足榮孔子哉嗚呼人受天地之命以立子受父母之性以生能通乎父母之性者即達乎天地達天者喜怒哀樂可以率天下萬物忠之德剛而其道順氣近於天孝之德順而其理剛氣溥於地合於天地者其氣可以萬國其神可以萬世天地亦倚人而不窮者此也故孝子之祀於青山至今日也夫青山祠有大功於天下蒼生者一一使求學問者知人生日

用事理之常造其至者可以存其靈於千百世一使求神仙者知竭秦皇漢武之力不能得者得之俛仰咫尺之間嗚呼尙矣無以加矣守公之祠黃冠者陳行謁而言曰年年春夏之交東西南北貴賤男女然香謁公繞廟阡陌數里皆爲拜席經亂不衰神之靈起人死生覺人迷惑不可思議海上潮汐溢湧高數十丈劉青田公云此地當產神仙宜大壇以填之及祠立海不齧城神之靈全生民於枕席反鹵阜而土壤又不可磨滅今從先生之說將無二者猶不足述與予曰兩存之或識其大者或識其小者耳然識孝子大乎識神仙大乎必有能辨之者黃冠拜手曰善請因先生之言以爲祠記乃書而授之石

祇欠庵集卷三

通國叢書

新葺谷水吳越王廟記

谷水東海之支水也其流環山而入閒畦而出羣峰之秀鬱焉宜爲漱流枕阜者所適居也比者大輿頽傾區夏紛沸山海之隅征檣成埃上下基設舉目愴然西矚吳山東聆越水作而歎曰嗟乎安得賢者一旦樂有此土而使吾黨鉏鋤遂無恙乎父老曰昔之人已有思之者故濱西海鄰湖流有錢武肅王鏐廟在焉考王受命於唐乾寧二年其孫歸命於宋太平興國三年初封吳王再封越王三封吳越國王鎮臨安者百餘歲拔棘剗寢閱吏施刑所以爲一方高枕計者良久其時谷水之人三四世行不必選日居不必設門擁藉鋪靡以暇日聚談中原戰鬪之事如觀獅兔以彼怒慘供我烹叫



誠不知有身親之爲創也非忍也其遇厚幸哉夫人生不逢  
亂離何知承平之權不經大亂又何知偏安之適今吾所遭  
禍亂方沸雖有腹臘社會誰能長與父老兄弟載酒捧脯登  
王之廟歲或一至焉知其事者則擊額出涕曰王哉王哉可  
復生否退而分坐舉餽益不能終觴而醉已歌且相泣也寧  
不悲夫廟僧某者欲埃鏑鏑之際稍稍爲王葺故廟且治廟  
後地事佛及文昌武安可與王共長久者若干椽謀父老父  
老曰昔谷水之人立廟思王於太平之後喜也今谷水之人  
葺廟思王於奔蹙之際悲也喜不若悲之易感而能觸也人  
不厭其勸無何廟工成請予題歲月於石因詳其地與感葺  
之意

秀州無谿山有者皆聚於武原之澹未嘗與遠特具湛秀環  
海瀧湖可三十里而廣嘗傳青田劉先生過而歎之曰此繇  
天日渡海以來天下奇山第二枝所歸也其數之百有餘峰  
分視之約有三境一爲湖尊高陽山爲羣山之長鷹窠雜籠  
荆鹿之屬如羣從之圍繞中養千畝泉亦箕然亦網然一爲  
海號秦望者之半跨海欲涉麓沿爲塘日出於頂雲迷其足  
青如牆者牽以環之一爲谿其長六里皆列山爲屏繇舟入  
郭水道如綫谿之北泊櫓最峙谿之南翔爲鳳凰首翼具動  
狀迴顧湘墅供飲啄焉蓋三境者羣秀眾美迴踞於水層峻  
盪擊相與倚伏乍細乍圓可續可裂游人數武而改其目得

其一不知有它幼負山中薪賣者至老未能數其勝四方之  
人知有澹而來者行赴湖上必經鳳凰山山有嶺數丈而平  
堪枕且臥憑石而坐披草劇木西可以望湖自高陽以下諸  
峰指點盡之東觀湖則秦山以至海外翠黛差池供極目焉  
北視卽爲角里谿鼓舟而行者出入橋岸眉髮照映如在其  
掌予嘗登此喜而叫曰是足以略盡澹之勝已乎樵者應曰  
行將亭之無何或施力或鳩鎔或有佛居之左右伸一椽樹  
竹搖綴與山水益生發土人皆樂其成屬予爲記夫以一席  
地收擷諸秀者計得矣且自有浮屠土木之事豈眞其鬼能  
感動之哉亦存乎人情歡樂肯爲耳屬者荒穢積年所兵鏑  
徧鄉谷城闕寺刹一切圯廢而此山尺地聊復布置與閒散  
之士品論泉岫是卽山川之祥也酬山川之祥擷湖海之勝  
志人情之暇於是三宜乃書而載諸石

書記

本朝畫師仇公英畫漢末蔡文姬出塞入塞事爲十八圖圖  
具山川蒼茫微鄙險眇風雪慘裂人物悲怒及氈毳穢麗牛  
馬蹏嘯蓋各極其狀覽者知畫與不知畫皆爲之歎息或曰  
此豈趙氏孟頫所爲而英擬之者耶趙辨髮曳足而登乎人  
之朝宜其別覈形器探會神貌者特悉不然者英生世廟年  
嘯傲江左風物全壯目不經旃戟足不出太原安所傳其情  
狀如此乎或曰昔議郎以深奧經學託事祕館尙感私遇而  
動容負生平之書文姬女子作詩首憤天常之亂其見似出



乃翁上且漢祚既衰京州崩蕩兵甲符幟歸於私門而尙能以中國之勢令及外夷奪異域之寵愛無敢多求然則武帝之威神四百年未亡而漢之爲漢其視後代爲何如耶故畫既載左賢羈幘甲騎馳驟之強武而終歸之元冕緋裳蕭蕭四牡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此非趙孟頫之所知也是圖也藏於禾城項氏百餘年戎馬入浙幸不亡復藏吾友朱子朱子假余數月覽之巖能記憶東而奉歸既而不忍其歸也道其狀效韓愈之文爲之記畫第一寫文姬被執略爲議郎之家廳事凡幾棖桷軒庑皆辨爲柏二樹在庭爲門柳數十樹衢術相向懸帘與幟者二家胡人皆鐵甲馬亦鐵甲人下馬負盜立坐於庭執姬於前金鎧朱裏一作而露刃者史所云

蔡文姬

五

通圖叢書

左賢王也又如左賢者亦金鎧朱裏一人坐樹下凡剽金齒璧皆陳其前胡人或牽馬者刃而前者射樹上人者鈔且出者共舉物者逐避兵者持姬者自左賢與姬外凡二十有七人爲帶甲馬脫甲馬凡二十二漢人仆者縛者樹上者目視刃者負而走者漢婦負子而走者凡十一人畫第二寫西出關王騎願姬姬騎且俛扶銀鞍如不勝騎者導騎二人蓋騎二人騎且牽姬乘馬一人執旃弄笛舉鞭臂隼挾弓矢從樹間出者凡十有七人旗蔽其面者一人皆騎不騎之馬一畫第三寫主之賀得姬坐於膝酪肉甚具侍者六人胡婦二人從帳後出者二人姬辮髮雙垂於背籠紗爲冠矣後皆然馬垂鬣帳外者一羈者一嘶且脫者二畫第四寫姬獨望登高

陵仰首南引抱琴之女一人畫第五寫王並姬坐前設二七侍者二人女二人涉草白事者一人幘外主焯胡婦一人坐治肉酪當突者三人牽馬一人坐而藏鬪者二人爲馬三爲牛三牛則三角者獨角者斑者畫第六寫借望王與姬立王有所指如相語狀姬拱手聽侍王胡人一人侍姬女一人抱琴一人凡五人畫第七王與姬重幘坐王與駟卒語姬垂其首左右坐者或弄琵琶或箏策或歌或背坐或先起凡六人數里之外望可見者風雪踔叫馬二引首嘶者二見背者二騎而歸者一羊臥草中者六立者四人執樂器者五執酒器者二侍立者二侍且語者一牧馬與羊促坐且騎者三胡女侍者一凡十八人畫第八寫曉塞幘數重疑王姬方臥胡婦

蔡文姬

六

通圖叢書

扶簾而候者二人胡人吹角者四人考鼓者三人牽馬方出者二人以鞭指者一人理鞍者一人抱鞍將上者一人帳外欠伸者一人張口呵者一人出帳籠手者一人帳中啟視而未起者一人爲馬四爲人十有八畫第九姬手斑管拭紙於膝視置地侍女二人捧琴一人王獵數里外人騎可望而數也王騎而立從騎三人一負囊一負壺一臂隼前馳者二人一鞞鷹一逐犬又前馳者二人一伏馬一彎弓射飛雁帳外敲坐者一人將入帳者一人畫第十姬乘朱轡游山中從女三人子二人褰裳而指者一在抱者一抱子者一人抱琴者一人畫第十一寫漢使旌節從山隅見漢車在帳外胡人下馬叉手聞於姬者二人扶姬出左右手者女二人抱琴者一



人攜二子者二人帳中偶語女三人王騎獵兩山之間與王  
同立馬者一人兩手持鞭立馬背馳者一人擎兩手墮馬左  
馳者一人一手鞭騎一足墜馬右者一人夾馬馳者一人下  
馬攀鞍立一人畫第十二漢車在帳外王坐帳外姬坐帳內  
捧羹女二人帶弓侍王者一人帳外作食者一人面如墨汲  
水於遠谿者一人帳外立者一人行者二人塗面者一人撫  
塗面者一人仰首笑者一人畫第十三寫餞別王出席哭姬  
哭掩面一兒牽姬衣一兒抱牽姬袖凡胡女九抱兒者一人  
痛哭掩袖者二人低頭者一人哭甚於姬者一人相向背姬  
哭者三人牽哭者袂作勸慰狀者一人凡胡人二十四捧別  
竿至者二人捧酒者一人同行者一人皆哭牽馬盛裝待王

式之畫卷

七 隨圖畫書

騎者一人掩面王後者一人與漢使語者一人立漢車東愁  
眉者五人立車西欠伸者一人鞭二駝者一人牽馬一人立  
馬閒者一人捧盤食漢使者二人指點者一人牽馬道上者  
四人從而走者胡兒一人凡漢人四執蓋一人與胡人語一  
人拽馬先出者二人漢官騎者三人漢旌節列道右胡旆列  
道左行李數兩牛三一斑者畫第十四漢與胡人騎雜見王  
與漢使並轡行王黑蓋使者青蓋王愁眉騎而前導王者胡  
二人如漢使者四人皆騎騎持節者一人持旌者一人負刀  
劍及鐙擊壺行者漢共八人執蓋者漢一人從王而騎者胡  
三人騎而牽駝者胡一人騎而策者胡二人姬乘漢車前後  
顧盼者漢五人持五色旆騎而追者胡六人行山道半見者

胡二人漢馬七胡馬十九負囊馬二空馬二駝二畫第十五  
皆胡人騎北向王緩騎回首導騎二人從王前後相顧緩轡  
或從而後者廿二人凡爲馬廿四負酒器帷帳之馬三爲執  
轡五在王後他姬爲長髻朱角抱姬子者一人姬子騎者願  
王嘒畫第十六皆漢人騎姬在車負車者二牛雙角一斑一  
漢使騎者六人或執旌節或執雉尾皆朱衣黑緣冠黑或負  
或導者十七人皆黑衣朱緣冠朱漢馬六皆南向畫第十七  
及城下停車飲牛於河漢使二人一坐三立共六人汲而飲  
者牽馬而立者共四人侍車者三人侍使者後三人執蓋者  
一人絡馬者一人凡十二人凡馬六畫第十八寫姬入門姬  
掩面哭相持而哭女二人女倚女背而觀者二人拜者孺子

飛之圖畫卷

八 隨圖畫書

一人自內出老者一人升階女一人女自外至者三人反出  
者一人白髮幼小扶杖至者十人指客入者一人指行李入  
者一人負裝者二人擔者三人抱胡琴者一人漢車在柳下  
牛立於側一斑者一獨角者使者坐前屋飲一人對飲者一  
人侍者一人坐門外階兒或倚囊或臥或撫足或隅語或拜  
於地共十三人牽馬者一人視行李者一人持牛韉者一人  
道左來者二人揖於道者二人一冠帶一士服負物而從者  
童子一人行道於觀者十一人攜手二人偕一人負經一人  
道士裝者一人賣薪者一人負擔一人賣餅者一人買而食  
者二人凡門戶垣壁榭斗階石與第一圖不爽市門之帘幟  
如故而庭樹加拱焉其傳十二年盛衰離會之狀畢具總計



之左賢之見於圖者十二其貌未嘗有異姬之見於圖者十三其貌未嘗爲容姬之子見於圖者八則漸加長焉其爲胡人者一百九十五胡女四十其貌未嘗有同其爲漢使者二十有三貌特莊貴有別其爲漢人七十二漢之男女六十其貌未嘗有同其爲胡馬凡一百三十有七漢馬凡二十有二各有其態其爲器物兵具凡數百事各有其俗博雅者不能名也畫既十有八絹不能以丈計而爲人共四百三十三人爲馬共一百五十九匹爲山川凡數千重爲人以寸或過於寸或不及寸或遠望漸沒而毫髮不相假俛仰曲盡爲馬稱是爲馬之鞍韉籠褱錦組燦爛極工爲山川濃淡層疊水草深淺迴注不等而霜雪居多善畫者歎其爲人一手足衣幘

非十餘染不能如是爲馬之毛鬣蹄跡亦非十餘染不能如是爲山川工於山川者不能及也不知凡幾何歲月而後成嗚呼神矣固不可以無記

畫自唐閻立本吳道子以來未有不工而能傳者宋元以後或好爲山水木石之觀亦不能盡其致行筆設色不講至於士大夫號其畫爲士夫而畫之義亡矣仇公英非士夫耶而獨極其渲染經營之慘淡不知日月之久以使其藝之必傳非有近譽重賅之可欲而爲之專篤如此則凡學問求申於後世者何獨不然哉蓮谿中憲蔣公有壻十餘人蕃與朱茂凋與焉歲時相見二人睥睨嘯傲不與他壻同調蓋志尙士也所有仇畫余既爲之記文多冗字然猶手書數通以遺善

畫者喜畫之義不盡亡也且聞是圖初繇項氏轉質富人家富人既禾城人亦知愛舊物與項期某日某刻過此不納金至期項無以致之語朱子朱子亦貧謀及所游授客往富人局其戶辭以他去客懷金辱食其門下門三日啟富人將辭之客伸指而數來宿之刻乃輾然相與笑而授畫夫歸趙氏璧者不能不灑血濺柱而得齊狐白裘者亦辱人賤行事也斯畫之足貴不在裘璧下而客以談笑屈人謫數之巧禾城圖書地朱子宜有此畫而客亦奇人也

永安湖先祠增祀議

永安湖雞山之陽有永思祠者先大父司寇公之所勗立也公於熹廟之末引年休政優游永安湖者十年不敢一日忘朝廷恩推所以得被斯恩效勤勞於天下抒盡直於四朝則繇乃祖乃父與乃兄之教命故起閣於湖濱上勒三世典誥之文而爲三龕以祀贈光祿仰峰晴谿二公與蕭縣心沂公之主而身奉祭器爲文以記之名之曰永思使後世子孫推本功德百世不遷非如家祠宗祏之親盡而祧與後死者可代而躋也祠成明年辛未司寇公以疾不起而公之子先嗣父綠巢先生毀瘠不勝喪三月而殉焉悲乎且未有後也又明年壬申伯父中丞公齋祓以告而立不孝蕃昌爲綠巢先生後受司寇公祭器又三年乙亥有司上司寇計於朝詔子祭葬使者銜命以臨則蕃之本生父忠節公從京師還親治喪攝哭泣位率嗣孫受天子弔而葬司寇公於祠東壘附錄



巢先生於祠西壘禮成語蕃昌曰公之功德至盛光於前人  
以傳後世其誠吾宗百世不祧之祖哉且祠絲公立而汝嗣  
父實佐以襄事不可以不祀於是與蕭縣公之子雉先先生  
議合仰峰晴谿二公一龕虛右一龕以奉公主而以先嗣父  
配食焉久之甲申忠節公殉先皇帝難明年乙酉中丞公亦  
歿於家留都再陷大故頻仍從父雉先先生繼卒焉其時子  
姓方流離閭窳俎豆之事幾不終守既而洪忍視息慚無以  
見先人於宗廟如是者又久之距有祠以來二十有餘載矣  
嗚呼痛哉蕃昌蓋嘗感泣而思之我先人自天台徙澈以來  
傳十餘世忠孝之緒至司寇公始大見於朝中丞忠節二公  
皆承司寇之志有盛德烈節垂於無窮宜有專祠以昭世守

飛公履歷

二

通國叢書

今子孫計窮斯禮未備而永思首祀仰峰公爲繼始祖之大  
宗則由公視之司寇爲孫中丞忠節爲曾孫其親同其德同  
而從祀之典未及恐非仰峰公愛其所親之意也且體司寇  
公所以追祀仰峰晴谿之禮則中丞忠節亦有達泉巨源二  
公在援忠節公所以配食綠巢先生之例則蕭縣公亦有雉  
先先生在皆不可闕於禮也今議以正室三龕仍祀仰峰晴  
谿蕭縣三公以存司寇之舊而東廡面南爲一龕特祀司寇  
公而以綠巢雉先先生配焉西廡面南增設四龕並祀達泉  
巨源中丞忠節四公以見同宗之能以功德著與善教其子  
孫以功德著者皆得登司寇之堂爲世世子孫法也於是出  
戒工師斲木於祠具龕龕具將有事忽憬然悟而起曰悲乎

殆哉蕃昌幾不能無貽悞於先人夫蕭縣司寇二公者皆達  
泉公之從子也吾聞文廟之禮以德不以序然顏曾配食於  
堂上而乃父路哲次羣弟子之列識者以爲譏今一堂之中  
從子居左而先從父食是烏可以安先人哉然則奈何必也  
合次其位而分著其義焉曰以正室第一龕祀光祿仰峰公  
此司寇之所以報公教命也左第二龕祀光祿晴谿公此司  
寇之所以報公教命也右第三龕祀司馬達泉公司寇公之  
從父中丞忠節二公之大父體二公之心法司寇之志所以  
報也東廡者昭也其第一龕祀蕭縣公此司寇之所以報公  
教命也其左第二龕祀司寇公此中丞忠節二公所以率後  
世子孫思公之功與德不可磨也右第三龕祀司馬巨源公

慶曆彙登

三

通國叢書

司寇之從弟中丞忠節之父亦體二公之心法司寇之志所  
以報也西廡者穆也其第一龕祀中丞公其第二龕祀忠節  
公蕃昌之本生伯與父所以率後世子孫思二公之功與德  
足以繼司寇不可磨也第三龕祀太學綠巢先生第四龕祀  
太學雉先先生蕃昌之父與叔所以率後世子孫思二先生  
爲蕭縣司寇之孝子且佐司寇襄事以有此祠者也已乃臚  
載其意於牘以告於諸父宗黨諸父宗黨皆曰善後議有加  
再告於兄弟朋友兄弟朋友皆曰善後議有加然後具祭服  
列祭器卜日味爽出請於從父宏度氏率諸弟益相坤金謙  
牧鼎象履和復本漸羽從子孝貽曰夔爲龍敬奉主人祠如  
後議既再拜而合酬之復敬獻以前告曰嗚呼悲哉蕃昌大



逆不孝生不可以執宗廟糞掃之役旦夕死用自絕於先人而過此以往以蕃昌爲戒者有能奮發卓立修德樹義以遵守諸先人之教命而光大之則貧賤可以無媿不然雖顯貴而多文未可以與於斯祠者也今日之事非小子蕃昌敢有所增益亦猶行司寇之意而已矣奉諸父宗黨之所可而已矣其前後議甚具謹削木登版樓之廡壁以示後人癸巳三月丙辰之朔丁卯日

立義田議

嗚呼痛哉不孝子蕃昌之罹先妣喪也是在今乙未之正月蕃昌昏憤不知有他實賴諸昆弟克相以行事則弟謙牧之力爲多既而謙牧再持酒脯操書致來奠於殯所自讀告辭

形文廟集卷三

十三

通國叢書

陳不能持喪之故末曰請以昔者諸父公議受析於先祖考之田其尚存者納歸蕃昌襄喪葬事蕃昌哭告以必不敢受蓋相持號泣者移日謙牧解益堅越三月孟夏之七日蕃昌耐先妣於先考之舊封事畢又旬有餘日則愴然起曰謙牧歸田之舉尙有以處也返之不可諉之又不可奈何然則斯田也先祖考之遺田也亦惟推行先祖考之志而後可非蕃昌之所敢私嗚呼痛哉蕃昌幼而奉灑埽役於祖禰之廟嘗從澉湖之湄而謁祠諸父曰是爾祖司寇公之所構也以爾始受封爵之高祖而爾先曾祖配焉著其義於祠記名之曰永思蓋於時薦之餘復寓崇德報功之旨以迪後人爾祖之志宏遠矣小子識之既而又歲有頒卹宗人之粟若干鍾

入聞命於吾母曰斯爾祖爾父之所以厚同本也不寧惟是爾祖既祠始封之祖於澉湖猶將有事營始遷祖之廟立宗人之義田舉古人敦本睦族之政而年弗待矣然而宗之人孰不知爾祖意者茲典禮之未備者也小子識之嗚呼蕃昌之服斯義於膺也垂二十年寤寐而思庶幾乎一日者推始封之祖有祀而上邇乎始遷之祖推小宗之子孫藉教養而旁施乎合族之長幼則我祖我考之志章矣雖千百世其永思可也斯固蕃昌之願也微謙牧之讓畢世其猶當圖之今也謙牧之舉殆先蕃昌而圖之矣庶幾我祖考之意乎亦曰爲人孫子者當如是乎乃展謙牧之書致而覈之凡歸田共二百三十五畝有奇蓋謙牧始生命名於崇禎辛未與蕃昌同有爲後先祖考之議崇禎丁丑諸父宗人推本先祖考之遺意同受析田各五頃其後謙牧甫冠昏受事會喪亂徭役彌重飄搖風雨經十年所廢鬻無虛日虧田已過其半與蕃昌寥落廢著之槩又同嗟乎此豈謙牧之過歟而今謙牧之意以爲歸之安不能全而歸之爲不安故盡蠲存田今也不獲已而遂成其讓又進而成其繼志之孝則蕃昌之鄙敢請於叔父擬畫其田爲三施由親始也則當先立高祖以下本支之義田百畝歲奉祀始封之祖而儲其餘以爲教養本支孫子之需從而推廣之再立始祖以下合族之義田百畝歲奉祖始遷祖而別儲其餘以爲教養合族長幼之需夫教之道不可不有塾也設宗塾以教宗子弟皆從事於學而後賢

形文廟集卷三

十四

通國叢書



者踵起不肖者觀而革也專以三十餘畝之田供之夫如是  
先人之典禮其略備已乎使世世孫子謹修其法而善守之  
是我先祖考之澤無涯也是謙牧之義不匱也命諸叔父是  
叔父之仁其溥也蕃昌亦何與焉若夫詳求令則以宏先志  
以裕後昆實惟宗黨賢長者我叔父以至諸弟所有事蕃昌  
略啟其端而已草具條例於左

詳載經始錄

傳行略

海鹽吳蕃昌仲木著

漆者包君傳

包君者不詳所自并逸其名居燕都之城西以漆爲業甲申三月十九日丁未寇陷德勝門太常吳公守西直門門不拔賊充斥城闕不知帝所在太常擐甲經於其守家奴子堅持哭擁公至道左祠祠曰三元太常乃坐家奴子而陳大義服角巾青衫投纆以從烈皇帝祠之東西鄰不避賊而來哭拜者數十人有聲最哀者厥指之曰此沙穀術術漆者包君也時爲太常視歛設衾斬木海昌孝廉祝君淵也曰吾不忍忠

梁虞齋

通國叢書

臣之爲君國死而不棺也包君亦泣曰吾小人也亦不忍忠臣之爲君國死而棺速朽也請析瀉塗髮固公之櫬乃荷一器走尋故鬻漆所賊獲之令治馬芻脫還漆盡復入賊中受數創往返不倦工竣不受一錢且負其子來坐櫬左與太常之家奴子言予雖賤工乎亦聞大義今忍須臾爲忠臣役耳非樂生也飲之酒輒醉既而去宿於晉井之側人不知所謂四月晦夕賊夜遁縱火殿上然太廟光燭西城包君起而呼曰休矣吾家天子祖宗一燎已乎吾屬將不免矣遂躍入井中其子牽之不及明日鄰人入井得骸太常之家奴子亦聞而奔哭爲斂手足瘞之城墻託其子於鄰長者六月太常櫬去京舉過其地已薄草離離矣歸以告太常之孤北向酌而

哭之遂傳聞其事

孤子吳蕃曰嗟乎包君義士耶忠臣也昔者豺狐入國天宇

晦黯申大義者范文貞公諱景文倪文正公諱元璐李文忠公諱邦

華王忠端公諱家彥孟忠貞公諱兆祥施忠介公諱邦曜衛忠毅公

諱景朱忠莊公諱之馮蔡忠襄公諱懋德凌忠清公諱義渠周文節

公諱鳳翔馬文忠公諱世奇劉文正公諱理順許忠節公諱直成忠毅

公諱德金忠節公諱鉉吳忠節公諱來甘王忠烈公諱章陳恭節公諱純

德陳恭愍公諱良謀汪文烈公諱偉申節愍公諱胤胤孟節愍公諱章

明與先忠節公文臣僅二十四人嗚呼已耳衣裳委地不可

復振而匹夫匹婦之屬不失其守者有人求姓名不詳所傳

聞布衣揚一作湯文瓊賣菜備及通州童子吳門許秀才諸君

梁虞齋

通國叢書

不可謂非忠臣也包君豈其倫哉包君之義義於固太常櫬包君之忠忠於殉太廟災故又曰忠臣也家奴子告予曰安福術術有酒家翁賊入之日盡發所釀婦子八人痛飲之且爭死焉屍懸五日無與解者嗚呼忠哉又同於包君之忠夫大節不朽爭乎日月豈待記姓名而後傳否乎今之奉中興詔以襄忠掖義爲職者方且循官爵之崇卑衡資級之深淺尺寸而製市之如彼匹士單人上無故舊之引援下無子孫之丐貸不足以辱章議明矣悲夫

先司寇公行略

嗚呼我諸授資善大夫正治上卿刑部尚書吳公年六十有九卒於里舍時崇禎改元之四年公引適休政已十年所天



子首靖權璫之亂論定方下詔擢拜先朝老成忠直以自輔  
公實與焉守官以計聞帝恫傷獨太官食三日特予嚴祭一  
壇發司空泉貨營窳石於其鄉宗伯庀器史臣爲詞檄遣參  
議臣陳以誠代致祭卒簡三獻且訪錄其後禮也越十有八  
年其嗣孫蕃昌始得伏泣醇土稿思長鳴具公行事如左公  
諱中偉字境虛號生白其先實天台胡氏爲宋修簡公諱宗  
愈之後四傳至古庵公諱澤寶祐元年進士生四子其季均  
五公諱忠始遷澈焉易姓吳是爲公始祖又四傳而爲翠峰  
公諱崑爲公曾祖崑子仰峰公諱芸贈大中大夫光祿寺卿  
爲公祖芸子晴谿公諱霽贈大中大夫光祿寺卿娶周淑人  
少壯豪達學書不成觀禮頰宮恥不與周旋列出且歎曰吾

齊履齋

三

通國叢書

已矣不令子若孫以是爲家者如此水矣終其身不過頰宮  
乃教長子諱之英者舉孝廉授蕭縣令教次子成進士爲司  
寇是爲公公自爲童子莊靜特立矩步出人如成人受經  
於塾師警悟或出入下而勤於誦習發爲諸請敏者不逮家  
故單乏鄰寺鐘鳴則光祿公起躬削菽爲漿以自給飲公漿  
趣向學公甫七歲跪且啜泣曰何時已大人勞苦乎無何羣  
弟子爭爲文成章師獨授公以比耦公曰寧能待邪直自爲  
之特奇拔出羣弟子上師大咤稱神異賀光祿光祿喜厚期  
之矣公既克與兄蕭縣公同讀古今書縱發大義以其餘爲  
經生言每炎熇涸凍光祿輒左右坐二公而身御鑪搖扇以  
督之不敢或廢輟里少年且困光祿以它事家濱餒死者屢

而臆脯爲師友設不少貶二公益仰天奉書涕泣且暮求慰  
光祿之望公爲諸生志行益高文益奇晉江蘇公持浙中學  
政舉公第一蕭縣次之同日食餼於邑郡邑始大譴稱東海  
兩吳子爭欲識其面公遂客禾城項于王氏交天下名士尤  
善九疑李公寓庸黃公羽皇宋公君與朱公或出其文有公  
所未讀書語公大慚夜不目承睫以習復未讀書恐見姍同  
舍誦不敢成聲嘗以顛觸庭柱血濡柱被面不自息踰年諸  
以文誇公者皆轉師公又奉公端行孝讓以爲典則游南雍  
奏藝少司成臺山葉公異而求之曰奇士也進見之又禮敬  
避立曰嗶嗶儒也公始以蕭然匹士見重葉公及乎立朝相  
與有成德論交者兩賢之公爲進士宜授中行時北中行無

齊履齋

四

通國叢書

虛席公以母老求南司副冢宰楊公選郎南公皆不可曰此  
遷客地也公可自留悔邪公泫然出涕曰進士爲母乞南何  
悔使進士不得盡一日歎者非大悔乎必遂請而後已公之  
爲使初奉冊益邸王有餽公固謝王使者曰大夫求金不且  
辱天王命乎尙璽張公爲正使既納尋反之曰吾淺丈夫矣  
乃蕭衣再拜請執弟子禮速潞潘之役皆折衷舊典正其沿  
僭制度無所徇縱繇是名聞公爲學政慨天下文義隘頽已  
久評隲寄左右客主者署名而已公得貴陽數千卷兩目盡  
之所莅荆莽萬里登跋礪阻衰采賢少動以古疏哲義相導  
文聲繫於上京中丞青螺郭公特殊禮公曰尙能武備乎以  
責陽兵事屬之公爲兵使者時威清毛口諸夷酋相仇康不



解中丞御史遺官勸不受議發兵公輟然曰此獷悍小患安  
事軍糧數萬乎試收輯不殊竈上騷除耳即飛檄呼兩酋受  
約束酋手公檄果相顧曰吳公至矣乃駢膝集庭下公坐堂  
皇面縛而數責之酋搏頰皆服死罪得贖遣歸則流涕去先  
是公嘗巡歷桃花平陶諸洞酋營之長具禮輦獻馬下以爲  
公猶他大夫耳必且受將卒責奇技上貝虞無以應公悉  
謝卻一無所需酋長大驚頃之酋望事逮於公庭竊計不可  
犯者必不可解尤震懼欲死及公亭平一按於法閱實申覆  
當罪而止酋喜忭舞已復感泣相傳戒毋撓公令故終公在  
官諸洞夷屬如臥溼薪焉公爲憲副視湖南具別上游要書  
力飭明紀簡復伍洗甲械使亭無埃火鄉噪解民橫宮士且

飛交慶雲

五

通國叢書

飢敝失色公復推公緩千緡立衡永屬九邑橫宮頃畝歲計  
楮以調寒峻頌德者剗石立廟面江而祀並於峴山之碑其  
巡西江問大患曰宗人衍而無覈也公取宗人冊而平之廩  
食詭支者案典芟剗就均單弱者曲貸布惠時其尼悉心牢  
密旁緣者不得侵宗人惜伏民咸以爲便治建南適歲凶多  
瘠公悴力爲救諸大夫庫有餘緩而諱不言公泣以請不得  
劫以奏聞集數千緡矣會鄰省輓漕有泛舟過者類有餘粟  
爲市公身爲賈席行轉展致粟以振飢郡卒以弭禍公爲粵  
臬粵寶玉鄉也公至不能道異香美木名字進禮牒者輒推  
抵地屬吏多感公意滌洗貪鄙一歸于淨久且膠手相戒如  
公在其側直指王公以疏聞曰清固可以動人今司臬者二

百年來未有也當是時國家屢屓於邊廣寧淪陷震驚神州  
司馬檄諸道援應先後議兵諸大夫選驍畏怯動以居守爲  
辭公當席憤叱甚遂請身督行陳芻糗甲楯皆親竭計畫牛  
月而具拔故將陳九德統三千五百騎誓戒以行同官皆醺  
酒相慶於署公師倍道趨上諸省軍無能躡及者裨將請檄  
馳京師奏期以明獨先公不可曰司馬法貴神迅豈得先著  
行部使敵偵聞之邪且事實實有濟耳及師抵榆關敵先卻  
公全師還裨將又請曰盍抵城下告成事可邀上賞公笑曰  
命師之日孰不曰吾有公事今幸不辱師可悠悠鯨職守乎  
且吾不能希賞求祿如鄙夫所爲乃鼓旋師削平蓮寇斬首  
數萬而還沒齒未嘗自伐粵大夫復議整舟師入海之津萊

變慶雲

六

通國叢書

計取奇效公立爭曰習南海者不習北海真若輪直於遼便  
制府不納委餉入逝波者數萬訖無成功香山島夷主番舶  
往返磐牙屯落數十年姦關者教之忽築青城城窺內地一  
省皇據制府急屬公問之公乃集部署諸將嚴兵待之先馳  
一牒敷悉利害繼以兵往夷聞公甚熟三日盡毀內城無敢  
譁者島有紅夷大敵可備邊公始購致數十事進於朝後邊  
吏禦敵屢藉以奏誠言功者不及公我存李公僅稱述之粵  
積進餉至二十餘萬公任督促一歲至十六萬民不爲厲解  
司者俱用平衡使解吏自程輕重轉齎授受封識宛然巧吏  
皆旁瞪視之變色上下銖毫無所私庫有委庫六萬額曰膏  
薪故事方伯所常需公約事裁節無所藉臨行封識之曰以



俟後人可補置課左右以請曰例也公叱退之同署客謂公  
今思歸田未有植杖之地宜爲子孫慮不飽且安知嗣公者  
以還官家否耶公再三謝曰寧誤在人公歸道所經涉有驛  
使戒車仗曰官於尊者學爲賈耳知者得大賈愚者不失中  
賈吾聞吳公不耐名錢然姑數十擔具以俟及公至一二敝  
裳垂垂然不能數人負驛吏散其徒輒大驚惜或舉文石香  
木奉公贈問里故舊公曰吾鄉山中石更佳木菁菁愈美耳  
道路爭傳以爲高論凡公爲政早夜以民豐碎爲臥食安仄  
稽察刑法蘇雪徭戶除大患窮大開之令朝裁於心夕流爲  
澤而性度恢然居子純温者黠胥諂士欲擬公愛惡希嚮所  
爲渾然終不可得故養民於無事之日恆多且其時當神廟

庶民

七

通國

未大夫士上尊爵命下隆奉秩無弗優養宴盛而公獨轉側  
民士計畫軍政憔悴三十年奔走數萬里循階以官無躡等  
之恩程口而飯絕肢腴之潤誠不知帝城有貴人可蒙其力  
者廓賢也小黃門捧以從莫敢仰視者公不能堪輒申手麾  
指怒見於面賢目小黃門撤之百官益驚及日宴罷公適更  
衣獨不送別前客復造公曰奈何忘所屬邪公笑曰耄矣往  
者氣迫不能自持耳客謂公當謝罪公卒不謝罪魏良卿者  
賢兄子也爲大官丞請公邸其家公不可曰丞者吾屬主則  
敵矣安所擇禮乎乃以賢贖致意要公公不答良卿意庭謁  
公必爲己示殊禮而公又夷然坐見之始大據尚膳監王體  
乾以檄索懷寧太子四喪膳米幾半萬斛公列祖宗制於手

蔡

八

通國

版嚴辭以折之吏且白公體乾賢黨也蓋少予之不者取奪  
其手矣公曰妄發官粟當奪不事貴人亦當奪均奪不如從  
吾守終無金斗與公再爲廷尉賢之私人相與羅織忠正糾  
結枉案半付金吾半抵司寇公一意申拔善類踞席竝鞠與  
上官爭短長不少撓挫日中未決輒占筆句塗之或寬設權  
計俾獲奏理全免者亦成戚晚張氏與太守劉鐸事連下公  
特冤之飢不及餐袖上刊章亟請於周春臺徐海石僻正亭  
三公謂鐸蓋天下知名士執非其罪張氏天子貴戚特註誤  
中之今天下節烈相激將有匈匈起者明廷奈何使人專仁  
義耶三公無以折則詭曰縱舍外戚恐非法公笑曰孰與夫  
善事貴人者乎座客聞者咸咋舌引避三公陽許之須公移  
疾并日救斷以報賢命公鬱鬱不自意得竊歎息曰此日之  
過吾載其半乃引疏自投劾焉藁具納司匭司匭公坐而舉  
手賀曰屬者羽檄雲委寧遠告援廷臣行錢自便規脫邊事  
太宰拊髀忽有所受者旨追論公平粵寇績將以撫軍屬公  
幸甚然公是疏得旨以免幸逾甚公俛而焦思遽矍然起曰  
是哉戎壘乞乞去宗廟曾幾何舍此而引歸非辭難乎人  
臣之義不辭難乃索還其革命果下拜公中丞大夫治兵勦  
北胡日受敕關中左門又明日整師於野幢旗蔽郊賢尋得  
偵騎告圍解者復中各之司農崔公宣言於朝曰吳公履屣  
不下牀榻吾屬罕識其面天下安有避人將帥乎潛奪之與  
聞鳴泰旨自中發外廷不知公受敕幾十日矣解鎧脫劍重



歸寺門朝士難堪之因竊竊叢風議太宰無以謝乃啟事擢  
公少司寇以曹思誠次之次竟中點尤自昔未有之舉蓋特  
示以意不測大廷震警累氣屏息爲公慮不免矣公爲少司  
寇凡三舉始受命謝恩闕下金吾許浩然頹公退朝詬公袍  
衣失制聲特厲公不首迴顧拂版徐行神氣優整不爲少動  
翼日庭再議之多是公竟不獲中浩然賢夜半客也當時國  
事紕繆令行私庭朝立南北部黨以鉤挂名人漸成尤隙道  
路倬儼以目受意標俊直之士清介疾惡者曰東林其徒因  
而慕襲正義激揚直聲賢者多託足以扶之而浙鄉先輩曲  
折要塗別以寬厚老成自號稍納垢垢時士君子益重足一  
跡躊躇不可下應對僚友亦惴惴如臨絕壑而公懷抱灑然

蔡集卷九

九 通國叢書

常爲大聲雜以土音時時駭動廷府不知忌諱小吏刺布移  
告如織公如弗悟也者而獨以樸直自晦一不染其鉤致焉  
會內外計典初罷而詔旨屢勸廷臣自陳休致沾戀固固者  
持不忍發而黨士與世爭沈浮盛衰又莫肯引退公獨自憾  
中懷壅隔無毫末裨於國家且黨禍將作蔓衍中書或非正  
命乃引年上書間以刺駁時政期於感悟不可則去識者謂  
以忠義爲懷恥見纓紉明決幾先鑒別禍表者盈庭之眾公  
一人而已公首疏稱羣臣方隅人我之見熙攘構關之私不  
貽國家大禍不止司馬鞭腹而談兵如圖畫之餅司農仰屋  
而輓餉成漏水之危廟社封疆將安所賴以無事乎再疏臣  
家胄單寒父母見背半生所依倚者六十六之兄望斷脊令

之眼束髮同辛苦者六十一之婦悲興屢屢之歌臣獨何心  
能久耽榮寵乎三疏稱保邦制治實圖未然憂盛危明必防  
其漸茹戒履霜豐憂日昃不宜狃目睫而忽肘腋之禍戎伏  
於莽寇在於門不宜侈榮觀而忘根本之卹除邪所以安正  
影響及於無辜反快邪人之腹搜括所以濟用輻輳贏於數  
倍尙爲竭澤之謀公私物力有限豈可以取千取萬爲海內  
無盡之藏祖宗法度有常安得以通變權宜爲經行不做之  
道墨輔去席未寒假虎私門愈熱升沈懸於主爵旁撓閣部  
之權威福操於聖君妄啟苞苴之路太阿竊弄羽翼漸成皇  
上豈其尙未聞邪臣去國孤蹤頓行髮卽卽以當尸諫可矣  
其危詞深論言人所不敢言如此書連上公席棄禁中待命

蔡集卷十

十 通國叢書

夜起引燭循髮拊心以歎且涕泣下曰吾腹有丹者才在能  
默默乎吾願爲素者種種非君象乎逮傳旨下姑留視職如  
故越日宰相畫公名掌中密諮於賢曰是落落士也本不事  
黨林特言懇切忤人意殺之無名恐無以厭服天下奈何賢  
良久曰不如爲好語錮之且風異我者銓曹多候賢憂私放  
問薦劾何人一日以請賢僅云陳九疇宜遷亞卿吳老拜宜  
逐歸里銓曹頓首奉兩言去於是越日發公第二疏下部奏  
奏上詔疏清恬可嘉以大司寇歸焉公既去國旬許上設朝  
遽問白髯侍郎何在左右對以實帝爽然移時蓋班行上卿  
多致良藥藻飾毛髮以示強壯而獨公不欺帝以是識之其  
時楊左諸公被枉陷相繼捕逮質樞傾朝銀鑄載路公且壻



門潔餐以待嘗專問御史李公應昇於獄中倡助其枉職而賢終需次舍忿未敢發願有帝之一問故也公之辭國手筆做羸行同遷謫或背面爲發太息竟無敢餽祖郊原者繇涉道途莫或識辨嘗與倅吏爭路吏笏公從者公急引車避之不求其姓名過淮陽詣太守署門太守許公令典公同里同志飲公酒酒酣太守誦公上書不負所期縱言國政墮圯莫可維挽則爲之泣下公亦泣泗涕橫案已而公復需酒強笑曰還吾老友吾聞淮陽棘鼓聲高魯辭爲我購致之吾與猶子十餘人工元宵搥歸將以爲娛耳抵足遂臥明日太守上書自免去敝湖借遁焉及公下世爲公誄誄成太守亦卒嗚呼號曰同志非乎公之內行髫而至孝七十永慕屢蜡嘗酸

承慶齋

十一

通國叢書

哭泣以之事兄如父兄歿而毀築廟南山身親瓦木祀兩世光祿配以蕭縣議禮者以厚歸之受顧淑人於農峻而賓敬白首不以獨子置姬媵嘗問疾於董生貧者疾革董曰一女未字公曰願以爲子婦董乃瞑卒以爲子婦公之居里恆以惇禮明義扶進後士士有闕失零涕勸戒反覆不輟期遷善而後止自道生平上啟君父入接婦孺外對賓客胸懷直向未嘗有同別游公門者以爲良然故在官有歸書舉激之人咸得讀也尤嗜恬約不爲觀聽飾家人治第稍做公還自楚恚不欲居故舊勸挽而後入通門之士或藥石進者猶謝卻之曰未之道也州郡候牘非邑利弊民困阨事歲不一二發卿大夫多恭謹讓事州人度某弊非公莫敢言往往如民所

望凡故人宗黨吉凶緩急之故若嬰其身樹澤播義不可勝紀然訖無所資既質易啟懷存不盈銖兩率藉廢囑以供歛殯晚歲健履富於聰明之用而居簡習勞先於羣從匹夫賈暖進而講敵人無淑戾默以化之四方士大夫亦相與訊訊海上以公無恙爲世輕重焉熹宗皇帝棄萬姓公跪而臨焉退而毀如在光祿之疾內服麤苴經年不除遂致困頓不任起居人驚其義於時先皇帝新御大位宣行政德厭蹙天下殛逆賢於朝旌羣忠於墓在昔擅遷謫之操者無微不彰朝士相傾一時爭進公舒嘯山林亦鳴意暢故人皆嚮用以書抵隱所謂公當以疏自明孤迹者謂上迫欲樹者碩以壯廷序屬公意且久宜促舍人裝者公以書報之曰老臣當日目

承慶齋

三

通國叢書

刺兩姦實慮其禍國而身在閒曹心乎正鑿實未申搏擊之志沐浩蕩恩以禮去國其視聯刑結獄棺絮歐刀之士爲何如而遂以此復希進用不且上負吾君中負死友下及見幾明決不附權倖區區之心而喪之哉書達長安爭相習誦歎公仗正持重甘足枯槁其始終不欺有以度越時賢萬萬矣公以癸巳恩貢舉丁酉順天鄉試戊戌成進士除大行南司副居憂辛丑服除補行人司右司副冊封益藩癸卯復命奉敕諭葬潞藩再封藩藩丙午轉刑部福建司員外郎丁未督學政黔中攝貴陽兵備庚戌擢參議分守建南道癸丑升副使備兵衡永丙辰升大參守江西南昌己未升粵東按察司按察使天啟辛酉升右布政轉左布政癸亥擢太僕寺少卿



甲子升光祿寺卿乙丑晉大理寺少卿丙寅推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薊遼再歸理卿升刑部右侍郎轉左  
侍郎首疏自陳凡三上蒙恩允歸加銜刑部尚書致仕凡先  
後官階十有七轉生於嘉靖癸亥十月八日卒於崇禎辛未  
九月十五日年六十有九示以微疾縣尹行部及里問公於  
履會治大冊公曰占頃畝丁戶版籍了無艱誤尹以諸子弟  
優例請公曰此本朝堯舜之澤當與之永被毋中替也尹拜  
辭足未踰國公引綠巢先生掌書清心寡欲四言輟筆而絕  
故舊訣牀下與爲位哭雲奔雨泣來者凡數千人州里爲之  
罷肆封肉酸祭經旬沸地所撰章奏書問四卷鈔三國志修  
昭代名臣志若干帙藏於家公娶於顧封淑人克明大體家

祇父廢集卷四

五

通國禮書

無廢事先公卒子麟趾號綠巢少補邑諸生廩於邑轉咨南  
雍充太學生肄膺大故篤孝毀性不勝喪兩月而卒娶庠生  
惺吾董公某女再娶胡職方孝輟公震亭女再娶查貢士建  
元公大字女俱無出其宗人外嫻鄉大夫士謀於廟僉曰公  
所愛猶子教之成進士者福齋公今爲閩司李家人往還多  
道司李之仲子始教讓且早慧狀公他日持酒屬客喜且舍  
解顧綠巢先生曰是吾孫也先生臨曰幸甚客皆避席賀今  
非司李子嗣誰當嗣者乃走宗長者四千里持訃抵滄陽司  
李爲位南向慟哭告如前議司李辭宗人嫻黨再聚於廟曰  
禮不可一日廢家不可一日無督奈何長聞妻婦哭以貽公  
與公子怨恫哉復走宗長者四千里而請於司李司李再辭

則借司李之內兄朱彬來凡五達署焉司李就僚友賢者決  
久之然後具單車二兩愴然遺其十歲子歸明年崇禎壬申  
之冬十二月十二日吉司李之兄進士秋圃公時備兵毘陵  
以假還躬束帶率嗣孫告於公與綠巢先生之廟嗣孫入慰  
寡母出奉槃盥授衰杖就位答客拜越月以名聞中丞大夫  
上報天子命嗟乎痛哉是爲不孝蕃昌也蕃昌娶鄭端簡孫  
大學恕材女再娶武水蘇嵩蔣副憲英女曾孫恬貽曾孫女  
隱貽後五年公猶子繇閩司李拜天子諫臣給事左掖上書  
明公教愛得假歸視其葬躬服衰經率嗣孫匍匐迎予祭使  
者於路集守官奉璽書舉公之喪暨顧淑人合窆於雞山公  
隱居所樂也再耐綠巢於壘右然後抱錦救載槃器歸祭於

祇父廢集卷四

四

通國禮書

公與綠巢之廟告襄事也嗚呼我公端亮醇和神深氣厚具  
聖人之一體膺天子之重命出則植政豐時端紀貞禮退而  
行綜隱懿化感國人尤豔稱聞者義激儒躬臨戎有績直鳴  
閒秩摧惡方張嗟公之德可謂曰至夫何天不裕其後俾蕃  
昌不孝以承宗祧埽除之役今壯齒髮不殊鄉里兒勉而扶  
拾遺事不獲二三願弗敢隻字私進退以貽先人憾而志出  
愚下不足以揣見其端闕略荒昧罪何所辭復不自量謂先  
人被天子寵靈光大如此爲公卿大夫頌歎品目如彼不敢  
望學士君子爭相傳寫用光其書而片言單辭以爲九京慰  
宜非所恧迺敢磨礪勵鉢涕泣伏地以俟嘉命  
祇父廢集卷四



海鹽吳蕃昌仲木著

墓志

滇南黃將軍墓志銘

吾友畫者四明張生遠將寔其師黃將軍於武原之西垌則  
 曳策輯索而前曰生平滇雲種乎浙海者吾師也耶顧萬里  
 客也不可以無志子義之愍然哀之為識其略焉黃將軍滇  
 南人也名視字彤庭一名谷號松石其先從洪武初沐王英  
 闢地有功封於滇世爵為將軍軍豪健勇直尙意氣鄙貲  
 財少不多讀書早以父歿受爵於京師即盡散其家於故所  
 惻憐乏收其餘馬駝以北凡來京師之羈人怨士皆招而致

之酣酒分贈將軍善擊劍命矢為飛掣刺人皆八九中嘗市  
 良馬即委以厚金試馳之少卻大怒拔劍截馬斷其頭徐審  
 知果良復持馬大哭欲與俱瘞燕趙壯士聞之以此奇將軍  
 爭與之游屢滿尊盡而意小有拂一夕自遁去還滇中亡何  
 為人報讐罹於獄不能活託繪事得食將軍故營工於繪者  
 特非其所好而直指使浙右朱公泰禎巡滇能文章寶書畫  
 則購將軍獄中所畫悅之乃論出其事因以自隨及寇水蘭  
 鳥為亂將軍勸朱公以兵臨之身橫槊破陣所截割甚眾寇  
 平朱公與俱觀將聞於天子有以報將軍會父喪去官將軍  
 送客於朱公之鄉曰武原者久之悵然謂此鄉無堪語壯夫  
 事一以繪事交於人將軍為畫多所仿擬攷覈而筆與氣雄

不長於秀雋故圖山川不如吳中沈周圖人物不如禾中仇  
 英圖人影不如閩中曾鯨而獨長於貌蜀漢關侯羽則神宇  
 軒豁鬚眉奕然繖內以金鎧外染之冰殺鉤貫明歷煜煜生  
 采武原俗重元日重五家為關侯位以祭之率非將軍所圖  
 不貴朱公且以將軍畫游公卿間或因公卿而重將軍畫者  
 踵接於門月可致千餘金將軍於是極歡大散鄰之日所至  
 者夜未盡輒不能寐贈酒來得大罇立呼所知羅而吸之一  
 刻罇覆尤惡人談故鄉事問者唾之望見婦人疾走避匿以  
 為褻害平常與貴人語可否任咤喝而傭奴駟卒能飲酒者  
 多非所擇養歌客數人自和之為武原聲吳崑聲即吳崑武  
 原人不能過求將軍畫者遂多以酒與歌得之必伺囊置而

後請不然雖禮命重幣終歲無報過之易怒攬筆且終幘不  
 自意得卽裂紘素欲臥而騰帶不解卽自焚其衣推視染袖  
 卽起鞭視令立碎發人所遺為下鉞為朽錢卽投之沼中曰  
 我不可以罔人其生平豪邁不可詰屈類如此居久之有同  
 鄉人為四明令迎將軍抵其治既有贈又所趨治人就將軍  
 謀事將軍與語至私曲輒罵之不肖為言縣令私謂將軍人  
 非有所媿安所巧將軍將軍亦悟已而再就語再大罵之曰  
 吾終不以金多易吾曲直一夕遁去又訪同鄉某公於南都  
 某公勞苦之乘飲聞微規將軍宜思家者將軍復罵曰丈夫  
 意氣何所不合而必故鄉為一夕又遁去重歸武原其時朱  
 公已謝世而舊游公卿貴人多老而藏寶客蕭散歌客暗無



聲將軍髮白且目倦不能以筆墨動人時其困乏惟朱公子孫二三人而已然將軍無酒則臥有酒必召客欲盡客乃詭辭竊酒去明日還以飲之會世難作將軍輒據牀几欲傳人格鬪法嬰嬰神動其左蹠昔爲水蘭烏流矢所中老不能伸伸輒大叫而止聽者益哀傷其意焉弟子張生遠四明人從將軍於四明學繪又從將軍於南都并師曾鯨而業益進鳴於時亦家武原將軍前有弟子皆以驟怒不堪去而張亦三逐三徯其鄰奉之彌篤卒歸老於其室將軍生於萬歷戊子年六十有一其客此鄉之二十年方被醉向壁寢張率其婦舉食跪進如常再啟不答則誦而哭曰將軍亡矣喪之如喪其父卜宅於南垞人曰益葬之薪乎張不可期諸崇三尺武

三

通國叢書

原之人皆送之曰嗟乎非特將軍烈丈夫其弟子亦賢人也昔者先忠節公嘗壯將軍以酒屬之曰圖畫之事豈可以慰將軍乎然吾聞唐吳道子宋李公麟工爲鬼物飛走狀而寤寐恍似之其所交浮屠氏曰危哉不如畫如來菩提然則畫蓋因人之所好而人又因所好而遷焉故君子慎所業也將軍好狀關侯非其勇烈特類歟而神淡於侯且數十年久矣其不爲世醜離男子雖百歲後可知也將軍大喜謝知已遂飲盡醉嗚呼今蕃志將軍何以易此乃銘之曰降於彼淪於是將軍氣靡不止魂焉歸魄焉徙將軍神託其指瘡則舖枯則瑜遠也義真其徒陵變那谷遷那蕃之文不可磨

叔父兵部主政府君墓版文

明留都亡之四年歲戊子十一月喪我兵部主政玉書吳公於隱居之室公舉崇禎十六年癸未鄉貢士授江西布政司理問乙酉弘光改元題補萬年縣知縣升饒州府通判監國魯元年丙戌拜兵部職方司主事特賜誥印參江東丞相軍事歸書甲子者二載蓋公始終爲明臣其卒也無疾人傷其暴公猶以爲後矣嗚呼傷哉公諱麟武字玉書晚號耐庵自弔也讀書好觀大節貞愷爽達以氣自任議論雄豪折人而服生平不爲隅滯累其胃懷坐有所思立而告人宗人姻友無不樂親公謂公襟抱如霽雪之映物行已篤於倫義奉職明於政事涉變堅其志節其行已也事大父母父母以孝事兄撫弟推於羣從以愛父貧不以殺志尙兄貴不以長驕音

四

通國叢書

壯補郡學弟子已而試上列屢達於闈雖不受鄉薦能自致名諸生中司馬公喪兩兄在宦躬衾稅舍襲須兄奔歸則喪之麤杪無不具禮鄉士大夫咸稱之數襄大事任勞苦已而貨財不少避兄欲蠲之則泣以請曰此自盡也既兩兄馳驅王事內外就官省臺使者監司守令轆踵接於里公左右應對無闕節崇務峻介成兄之潔且振宗里沐姑姊率羣從講禮力學祛陋敦雅彬彬成名家之風焉居城堞雉傾盡人虞盜多思轉徙官無問者公慨然謁備兵大夫指畫利弊大夫許下縣葺公又請毋爲繼貪吏大夫試委公公受命而退步亭堡壕池丈尺之數召父老於廟集議圖之炎熇蚤夜不少廢工成則公家金不足半出私貸以補之閭戶頌其功不朽



矣而諸大夫縣長者凜凜敬禮號奇士其奉職也繇從仲兄  
闕大計於京師私歎息曰墨風熾矣殆將胥溺丈夫居廡臺  
倅史可以自見安能久須科甲如河清石爛乎遂就國學試  
上第積貢踰年授司幕江右幕以刑爲官公之政高明而不  
替其密寬博而不失其肅恢然示俗以容斬然示法以闕昔  
者先司寇公兩任西江忠節公嘗爲李曹中丞又三歷治兵  
復持憲於其鄉其鄉之君子小人習聞吳氏之政謂公弗隳  
家聲焉省有宗人祿稍數萬石宗支衍庶善譚華藩司又譚  
觀察乃議公司之公手擯數目閱實盈縮書於署門井井無  
所隱宗人心忭服至屢求委公中丞曠昭歎曰異哉吳子之  
政委視新建篆建劇邑也公申滯擿伏一滌夙穴時兵事殷

焚燹錄

五 通國錄書

繁督趣軍輸文牒雲委公一一以整應之不厲民左帥良玉  
行師渡楚經途縛令牟索勢熱如烙縛南昌令欲縛新建甲  
士騎者排門而入公衣裳坐堂上望見卽大罵投印觸其胷  
面縛甲騎謁於舟帥敷陳其害曰國家以民爲本出師安養  
之今駭亂流穴蔓不可支非帥罪乎帥勞悴致討羣賊未能  
以功聞而縱贖剽掠先自陷於法何計之得帥大悟束身稱  
罪於中丞之門中丞曠昭又歎曰異哉吳子不可久下人遂  
延公入北面揖之致禮異等州郡長莫與鈞敵疏聞上京謂  
公才不可以偏佐屈姑先以百里試補萬年令萬年大不能  
百里歲供賦爲舊令所忽積逋盈萬公按覈戶書計民頃畝  
之略當百緡者三十緡蒙上罰當銖兩者半銖兩子上賞墮

嬾者其可避關然爭趨公又酌酒插花於堂飲敏者嬾者益  
愜一月置餉皆足中丞曠昭復大歎曰誠不可以百里限吾  
能量之乎再請於朝以饒州別駕事屬之事方泄大難作撫  
軍中丞棄軍遁僚友多欲降焉或說公不可乃給公以中興  
師將及屬迎之公任其役及出會城而監國之令果以東浙  
聞矣公遂棄官而南西江之民南望吳涕經旬焉感於一方  
者如此其涉變也方監國之師畫江而陣荆國方公國安義  
興鄭公履謙屯兵浣汜復拜熊公汝霖爲行在大丞相時赴  
義公曹者咸趨將帥以進而公率妻子抵會稽獨謁丞相涕  
泣陳事丞相袖上其書詔優答之授兵主政參丞相熊公軍  
公固辭井上兩兄報國狀詔賜一門忠孝幟以號其軍敦促

焚燹錄

六 通國錄書

視戎事公不獲已盡解裝束具糗芟自食軍士寢蓐營列中  
王孺人手治飯飽之鼓舞待西渡俄而大軍潰國主浮江不  
知所在同事復降或就縛公舉家登舟涉海祝曰吾君未亡  
當從事得濟者風南向吾父母未葬當歸以有待者風北向  
既而北風作公乃歸斷髮遁隱於澱之北山嗚呼傷哉夫公  
既嘗博達好施與居官無所營又飄泊無家可耕之田不盈  
頃妻子泣寒剝腹無以存活變少定夙昔故人多嚮用勸公  
出者書日至公不爲動與家人講鉤鉏之業客善謾罵時事  
妄言外聞如何者接之甚歡手滌茶器以飲之或坐而命酒  
初知其訛不甚怪既而酷喜訛言指畫天地書禱夕卜如有  
所期於是積悲憤病奪心腑而人不覺入自外歸譚笑甫輟



一呼登牀煮藥未熟形神絕矣傷哉宗人姻友號泣相向無不訝其無疾傷其暴而蕃知公之心以爲已後嗚呼豈誣也哉初公之從政西江中丞送之江上攬袂別曰汝明敏足了一官第毋曰公緩輕民將捐死以趨命戒之哉故公往往持上檄需索者止不行固執清儉以蘇民力先忠節公履忠以死遺書曰弟好妝排不可以處亂公卽剗削浮華誠於所事不屈危難卒汝汝以沕蓋儀兩兄之良行盛節以入行已敦其倫出奉職施于政終涉變歸以節求無忝於所生者公之志乎其何能渙忍久視於世乎公曾祖芸贈光祿祖震父中任皆贈司馬家牒封爵詳先忠節狀中司馬公元配王淑人生公兩兄中丞瑞忠節徵繼黃淑人生公暨公弟士公娶於

梁彙登

七

適園叢書

查生長子鼎象再娶於王生第三子同野初難於嗣查爲公畜副室周生第二子成虛第四子升邑及女一人長卽配於查餘嫁娶未有定公生於萬曆甲辰十二月四日卒年四十五謀以次歲殯公於澈湖鳳山西向嗟乎志墓違尊者事也然公他日嘗語兄子蕃曰傳我者以真耳不貴高爵欺我靡詞誣我蕃慙者也其識之蕃敢不承乃涕泣書略授弟鼎象載諸墓版俾後之君子言忠者哀公志焉

瘞義士銘

澈東門大義男子劉舍人居貧秉執自異不諧於俗築土室龕佛而事之謹聞變將及憂之疾作問其欲曰殺人以飼我當愈人憫然侈笑之後兵至澈澈人聞竄盡劉以家世嘗食

邑百戶粟號舍人義不當避天大風雨城下獨披紙甲厲白挺以戰鄰人還收其屍於滄田受刃未殊猶凜凜有格鬪狀吁嗟乎既三載義而瘞焉吳蕃銘之曰  
吁嗟乎劉叟水既走垂角首三台有千尾口支田剖生弗苟葬不偶願速朽吁嗟乎劉叟

沈林壙志

子之僕沈林者生某月日年垂六旬卒某月日子哀而瘞之飲馬山以某月日志曰林澈人食於先司寇公以老子及見之髮蒼蒼稀髯焦欲白矣而凡家之重大勞苦役主人遂循未行者林身請之羣僕委廢畏避者林獨肩之大小百務無不畢力焉故於其病吾注藥行禱如失其手死而痛之謂家

梁彙登

八

適園叢書

無人林身短且小僅三尺智機過人登涉便利少時臂隼入山望見禽舍隼自逐登隴上樹捷甚於隼所獲爲多又善手搏嘗衣短褐刺腰譏笑市上長大衣冠人不殊粟囊衣掩耳市上人不與之搏輒仆且明於大義侃侃好正論區別中理面折人過人不以爲恨市上有公事或鬪爭者多折衷之林擬手申喙擁眾而譚聽者初殊忽之詞半竊歎終則驚異傳說自笑其徒長大具衣冠也林又以不妄受人一介致酷貧拜主賚子不宿於囊遇永安湖水閘宜塞則昇土塞之道路傾坡者與石平之橋木朽者買易之於百工匠之技無不究竟其略能兼人之長樹德於公而無矜色娶婦死不再娶與其兄同居斷飲茹菜力耕漁於鄉歸兄之棄產十餘畝娶



兄子之婦數人形槩然瘠小而所至踞上席尊爲長者人不敢慢今年以負土治菴損其力遂不復死之日哭泣咨嗟傾百里遠邇人嗚呼林雖小人亦仁矣哉子臨其喪爲之掩涕曰嗚呼大故以來吾淚枯其目姑自遣以過傷痛久矣不能不出涕漣洏於林之死也亦有以感我乎我葬司寇於雞山林董其役葬嗣父於司寇之祔林董其役扶忠節之喪林同難焉葬忠節於泊櫓林又董其役吾慎終送死求無憾乎誠信者成林乎是賴吾安得不涕躬視殮已而治壙所以報也鄰人幸其善葬私語曰豈徒然哉林平生嘗云吾死願得厚棺今驟卒市上無厚棺將無負乎或告青山祠道士豫治匱木過於貴兒及成以狹廢舉濼之人無不以爲狹垂數十年

祇欠庵集

九

通園叢書

矣試度林之身以往適足以容道士異而薄售之天生林設一林棺林小而仁者則棺狹且厚甚豈非巧於報歟因并志之

祭文

哭張母哀詞 有序

張母朱氏明州張子遠之母也年七十五今年春正月卒子以畫交遠十年而進於道篤於文辭之友而遠羈於武原母絕於明州越東海水殆千里焉母之凝眸北望窮日而息不知幾何時而至於長暝不復視也豈不哀哉會張子心動奔省甫達寢所其距母舍楔僅一旬張子搶地呼天求死其兄救之使活江東之俗以逾月不葬為慢遂曩大事奉魂帛歸虞於武原禮也張子噉泣而向余告終天之痛也弔張子者

祭文

通國叢書

無不欲歎向余告張子終天之痛也而不知誰為之者則余實有罪焉余敢不自暴其罪以解孝子之責乎事在去歲張子當大暑熇烈過激辭余不釋荷而立曰吾懷母急將迎之余傷其臆汗而神悴持其踵曰姑止今夕吾將送子於錢塘乃飲之酒篝火而裹糧以遲明發須臾聞海上流艘夜薄登岸鹵奪塞城三日城啟而張子疾作逾困余因脂其舌以進曰海有兵不可渡內地有人海兵不宜渡即渡矣子病未可以衝炎去母病未可以衝炎來俟疾間兵解炎退而後可強之俱還武原及秋復有他事亦如余之善阻者而張子之行始至今日嗟乎人之生死聚散誠若有命疾痛搶攘非余能召之然使當日直推其踵冒火燒血追母子之歡於萬一顧

豈有今日之悔何計不出此而今數余阻之之日則正其母倚闥申首之時也不亦悲乎然則張母有孝子而不能及未暝之訣者由其子之不擇友所致也故孝子不可以不擇友也且余昔者喪父張子之導余以禮者昏扣而曉促之何張子之以我父為父而余不能以張母為母也余何受人之德施而報之以姑息也夫人之責人明而旁觀清比比矣余旁觀責人尚猶如是其乖也其自治於倫紀之中者益可推也余誠大罪人也夫久而慘怛震煬不能自釋乃哭以辭兼自訟焉嘻乎張母之德吾聞其仁以慈兮張母之節吾聞其貞以义兮德孚於里閭浹者稱兮節摧其玄髮歷霜鬢兮上承姑妣靡纖釁兮下撫僕御罔苛責兮誼比於古媛今則僅兮

祭文

通國叢書

有子而孝修己忠信兮操藝以給致貲贖兮歲輸於家充甘潤兮朝睇乎春潮夕泝夫秋汎兮雖人事之有際亦天植之多吝兮嗟飄風之搖樹亦何如其瞬兮披蒼蒼而濛濛孰可問兮貽振古之大憾非繇夫輕聽兮悲乎哀哉負母於冥冥中殆無窮兮水之縣縣山叢叢兮日焚熇熇江沸轟轟兮謂慎疾與謹危猶子道之正兮孰知自此隔幽邃兮盍持子以義策而進兮生不獲登堂以挹斗死無以臨喪而酌觥兮余誠自反而無禮非過死其安容兮

祭泮水城隍神文

崇禎癸未六月某以水一甌草一束拜神之前某匪守土不能犧牲方禱不敢屠命惟以潔衣冠肅心志為敬民之茲活



時宜畏世事賣田結舍匿名氏蒙蠲垢束書不讀以求長爲  
激之人宜如是也嗟乎子非僅激入也然以激之人而哭子  
已言其可悲如此也嗟乎誰之咎也

祭朱天虞先生文

嗟乎痛哉先生逝耶先生之教澤未遠也某等之哭先生以  
與先生之孫渭津文水二子有同社之義故雖然社之事今  
之時際隨盡矣使朋友之道墜於苴壤扶而存之責在某等  
古之人言交不可期而必其至者德業也不相期而憂其至  
者過失也有勸與規而止矣今之人不講講者意氣焉肝腸  
焉非不善也而其本失之故以爲如雲者或覆雨焉以爲如  
雪者或似土焉則非意氣矣非肝腸矣所以如雲如雪者幾

通國叢書

通國叢書

何不日相淪於所規之塗而乖欲勸之事哉某等自與二子  
爲兄弟愛其文而賢尤愛其能率乃祖乃父之教今年春同  
社壽乃祖父而慶之不幸秋未乃弔乃祖也嗟乎先生逝耶  
二子無祖矣又同社之痛也先生躬履仁義力拓中正信於  
國人化其宗屬使四方號武原爲仁者里君子鄉者賴先生  
存也凡與先生之孫交游者先生愛之以德皆如其孫故曰  
同社之痛也而況二子哉雖然二子有父在教有切於祖者  
有祖之遺書在祖之教亦莫切於書者則何患乎無祖患不  
率乃父之所以事其祖與忘乎祖之教在書而已矣二子不  
至是苟至是然後同社之責起焉同社之愛二子有言能加  
於二子家學之上則爲詭友有言可出於二子家學之外是

爲淫朋勸者在是規者亦在是二子雖無同社之爲友可也  
此古人交游之本意也甚無以友爲今之人而徒意氣肝腸  
之沾沾爲也先生之靈實聞此言乃敢漉酒崇脯再拜稽首  
而告先生以報先生之教愛者有如此先生其許之乎亦何  
以默牖諸子之衷而進於此乎嗚呼痛哉

哭山陰先師文

時維昭陽大荒落之歲正月朔戊辰越念有五日壬辰門人  
吳蕃從其同門友陳子確渡江以南轡衣蒲伏而哭先師皇  
明殉難御史大夫念臺劉先生於山陰古小學明日會先生  
之辰再具酒醑而哭之不忍去也宿於廡抵二月三日庚子  
山陰諸同門友張子應鼈以下四十餘人共舉春仲之奠則

通國叢書

通國叢書

蕃又從而哭於後嗚呼凡止旬日申三哭而情不能以少寫  
也則見於辭曰天平痛哉何不肖蕃之奉教於先生不能終  
一日而痛慕悵悼將不勝其百年千載而無窮也悲乎蕃之  
不肖不克承祖父之教命而略知嚮往先生者初亦震於其  
名而已矣崇禎庚辰之春告於父兄父兄許之奉贄而叩焉  
先生疾命朱子昌祚見之授曰新說辭之歸癸未之秋再渡  
則先生已赴先帝之召矣甲申罹國大難先忠節死之亦猶  
先生之志也而蕃摧毀之餘慕見先生逾篤所問訊於祝子  
開美往返傳述者爲多已非徒震於其名矣坐服喪不可以  
出其冬十月誼當上書南都告先忠節死事狀始一遇先生  
於姑蘇隱山於是曳衰索緝苴竹以前謁蕃哭先生哭之蕃



拜先生扶之蕃輟孤子淚而引弟子之敬先生許之且勉以  
終身之圖坐不能以終一日而蕃之汗浹背而泗垂踵也有  
若死而復生者數焉蓋先生之言實有以奪其魄而中其膏  
育者然也天乎痛哉蕃自此知所歸矣未嘗一刻不以先生  
左右爲懷而國大難又作矣先生死矣遲之十年之久而後  
得哭先生於廟先生其終不可以再謁矣悲乎蕃之所以致  
痛慕於心胸而悵悼無窮者又豈止於百年千歲而已耶蕃  
故嘗震於其名而謁大人先生者也漳海之黃公會稽之倪  
公婁東之張公皆嘗拜其言奉其威儀非不足以少振懼其  
私而未能使蕃之汗浹背而泗垂踵也又嘗放而溺佛老之  
微言繇陽明龍谿之旨以漸返求乎朱程之緒論又非不足

祇履錄卷六

七

適園叢書

以少端一其趨而亦不能使蕃之汗浹背而泗垂踵也則如  
蕃者又何可以一日不立於先生之側以少挽其小人之歸  
而今已矣推之同人之資敏於蕃者志堅於蕃者又何可以  
一日不立於先生之側以益進其高遠也而今已矣推之天  
地之所以爲心生民之所以爲命往聖之所以爲學來哲之  
所以爲教亦何可以一日無先生存而今已矣自今以往其  
同乎蕃之痛慕悵悼乎無窮者又豈止於百年千載而已耶  
天乎痛哉蕃於是益知所歸矣奉先生之遺文如在先生之  
側而已事先生之賢子若孫與同門友之所得於先生之教  
如在先生之側而已豈徒沒世將充有生之無窮至於百年  
千載痛慕悵悼以長奉先生之教亦如在先生之側而已嗚

呼悲乎先生之側敢妄言乎先生之側敢多言乎則有伏地  
擊額以鳴蕃哀告蕃志如是而止矣

再告山陰先師文

嗚呼大哉先生之學慎獨而已矣先生之教慎獨而已矣先  
生之道所以續千聖之絕學而不媿開來哲於萬世而無弊  
者慎獨而已矣繇不肖蕃之所窺而淺言之天之所以爲天  
人之所以爲人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六經四子書之所以爲  
六經四子書皆可蔽以一言曰誠而獨者誠之體也慎獨者  
誠之功也秦漢以降堯舜孔孟之道將墜於地有宋諸儒起  
而明之有若周元公之精程純公之純正公之正至於朱文  
公而大矣先生所歎爲卓立天下後世之儒矩者朱子也朱

祇履錄卷六

八

適園叢書

子之遵周程而發堯舜孔孟之旨者其大端曰居敬曰窮理  
爲之說非不要且詳焉久之學者日狃於聞見誦習之常文  
章功烈之末又相驚沮於異學之高遠而下士乃自卑其道  
若以爲不可幾性命之微者則儒之爲儒亦何以自拔於狂  
疑之世哉有明姚江王陽明子實怛然憂之仰而思所以震  
羣倫之長寐追二氏之久假而良知之說出焉一時才智之  
士曠而聽疲而立曰然則儒者之學果若是其甚捷而易歸  
者乎陽明子曰然夫陽明之功如投丹石於垂殮之日其爲  
力也專其爲效也速固已不能復諱其餌食之難嘗也既百  
餘載四無之教滋駕天泉之上而大旨替消生徒類多悠悠  
坐論窈然如清譚之入勝而禪者又喜其似濬爲說以亂之



不知者以爲陽明禪耳是豈陽明之真也哉以是天篤生我先生於山陰以救之先生默以識之問學不倦躬行心得者四十年始有事於朱子之學繼有契乎陽明之學既有疑乎陽明之學終有合於朱子之學而端慎獨之旨以著其功終歸於誠以合體於天而堯舜孔孟之道復大著於天下矣夫朱子亦嘗詮獨而不專言獨者也然其所謂居敬若以凜其獨窮理若以充其獨讀書尙論處事者所以通其獨無往而不涵養省察者無往而不慎其獨也先生專言獨而合主敬之功若曰卽慎以爲功合格致之事若曰卽慎以爲事也苟體吾獨而讀書無往不洽苟澹吾獨而尙論處事無往不達苟體吾獨而涵養省察無往不得其本而易爲功蓋朱子分言之而先生合言之朱子博言之而先生約言之亦猶朱子之志也至於先生恆德大業之奉朱子典禮制度之遵朱子臨難夢寐之遵朱子是亦朱子而已矣然而先生又有不苟同於朱子者朱子亟言敬若在格致之先而內外有兼修先生亟言慎獨以貫敬與格致之要而動靜無二事朱子之言意以爲心之所發有善有惡而先生以爲卽心之所存有善無惡凡能卽存卽發卽人卽天知其所止以止於善者皆慎獨之極功也如是而意還其誠矣格致之義無餘蘊矣且大學中庸皆言慎獨朱子於大學則淺言意於中庸則深言中學孝遂各岐其旨先生合意與中爲一而卽意以明心卽中以明和而二書慎獨之旨遂不謀而合若曰格致者大學之

慎獨也致中和者中庸之慎獨也其要皆歸於誠而止然則此非先生之言也曾子之言也子思子之言也自千年至於今惟先生能言之也藉令朱子復生於今之世又安得不心折於斯言而會歸其有極哉甚矣學之不可以無本也夫如是而後知陽明之言良知將以爲本孟子乎則孟子之所謂良知乃自然之知覺也必兼之以良知將以爲本曾子乎則曾子之所謂致知乃入德之功用也必先之以格物然則陽明之言良知所以自狀其得則至矣猶未擊乎聖賢立言之全指又何怪授受之紛淆而其趨流日下也哉嗚呼千百世而上千百世而下蘇蕃之愚不肖得聞而知之者朱子也見而知之者先生也宋儒之道至朱子而始大明儒之道至先生而始成蘇朱子與先生之言而求之堯舜孔孟之道猶天之可以階而升也其他由陽明子而上邈於慈湖橫浦象山諸公不猶孟子之嘗聖夷惠乎而願學不在焉蕃於朱子與先生之學殆無閒然矣嗚呼悲哉奈何天之不可祈也而國祚淪矣先生死矣先生之爲學終始其身而爲教之時不能半學之日則道之行與明皆有不能如朱子陽明之久者天也雖然今先生有賢子賢過於朱王之後人遠甚而門人弟子特不聞有如黃直鄉王龍谿其人者相助以大昌先生之教於身後雖喪亂之遇若或限之又烏可以不相勉也悲乎蕃也尤庸劣無狀聞教之日寡不能與於門牆之有無而今日者徒以告先生而西歸也則不敢不以所窺陳之如此曰

先生之學慎獨而已矣先生之教慎獨而已矣先生之道所以續千聖之絕學而不媿傳來哲於萬世而無弊者慎獨而已矣嗚呼獨之時義大矣哉

祇欠庵集卷六

祇欠庵集卷六

十二

適園叢書



雜著

海鹽吳蕃昌仲木著

寡女賦

風雨獨居窩窩無偶微聞鄰女之泣怛然心傷述其辭以唁之兼自況也為賦寡女焉

夫何南鄰之女寡兮晝闔扃而悲吽憑東風以汎瀾兮雜寒蟲之蕭騷欲自鬻而躊躇兮望良人其迢遙悼天難於下里兮嬰災之飄搖被戶牖者此離兮矧無主而獨嬌顏華煜以葩發兮黃絲青而委髮曆笑宕於夫容兮目澄漾如秋潮吹頌簫而登臺兮織窗錦以縹緲謂君子其我溯兮詎蹇修

祇欠庵集卷七

通閣叢書

之見拋留日月如杼箭兮慙風物之銘銷泣汎汎於蓼莪兮負纂纂之桃夭當夫芳草告歸紫燕降庭紅叢照爛碧徑菲芬游絲繫我白日兮嬌鳥譜其新聲涉湛水兮心如波登楚山兮夢有雲臨高樓以睇大陌兮目極遠而含情深花雖落兮重發如今年色已謝者不可復鮮良辰去兮孰我憐色姣好兮不如前發孤號於羣笑當聚樂而獨牽蟬翼削其麗馥兮匳鏡淪其光妍僵寶瑟兮推秦絃臥玉笋兮垂湘簾已而明月下兮卷牀西風吹兮羅裳虬漏起兮蘭膏涼嫫媿珠而宿春兮猶縫衣以借光白露濡夫葭艾兮秋葉振乎蛩蟿首獨搔而肱欲垂兮腸九迴而心靡傷稽柏詠之不幸兮纏樛附之難忘茲未字以十年兮曾不識夫姑嫜箕帚設而不操

祇欠庵集卷七

通閣叢書

兮雞大老於其鄉問誰盟以永矢兮拊中懷而蒼茫彼術衢之繡轂兮輪相擊而騎穰穰秉玉燭以及時兮舉合歡之醕觴競組帳於牢席兮懸香纓於雁行或鬢髮之街售兮締百年於農布曳葛襦乎葦門兮修田儲夫疇路聆和鳴於灌木兮視噉喙於泅沂亦薨薨其螟蠓兮皆蠹螭而相顧謂朝生其暮實兮猶魂袍於新故吁嗟乎念昊天之弗聽兮心天天而淚不收雨春濡兮夏黶雲朝合兮夕牟四節流兮代馳三星落兮時浮情無涯於縷戀兮年豈我之駐留雖矜質豔而希貴兮嗟薄命之不猶如禕禕之被日角兮蘭菽飾乎宮幽履玄墀而登彤庭兮德翼夏而配周遭政事之愆忒兮援主辱而臣憂如釵雀與簞象兮冠昭陽之寵游賜疆環於上苑兮結香佩於芳洲猶怨帝輦於長門兮悼君恩於東流薤海棠以潦驛兮碎琵琶而青北如采瓊樹於名妹兮勝青琴於貴侯惟有目者悅已兮豈抱珠之空投亦老道紅於表巷兮生擲綠於明樓爰卷蓬帷而太息兮甘華實以長愁攬今物之不諧兮數古事之悠悠送鸚鵡以入樊籠兮曾不及夫飛走推瓊瑣以雜珠珉兮亦何悲乎未剖擗營菸之叢資兮隨芝蕙以共朽鞭青陽而西陞兮瘞紅粉於東阜誰玉匣與金盃兮與土壟而爭久況就姆傳於婉孌兮避門闕之山斗被海鳳之拆圖兮餐大官之餘糗嗣微音於衰冑兮勉靜潔之允守願單影以自惜兮指姮娥以為友期姊妹之共匿兮或見金夫而不有非不知託命為歡娛兮吾思羞吾之父母



擬修漏刻進表

自昔披圖得歷浮來綠甲之龜御錄乘時仁見蒼鱗之鬣雲  
紀著官始臨河而刻玉鳥司成象爰登殿以吹銅句陳方照  
夏翟成雙閭闔初開春絃正五恭逢陛下天衡垂古地軸乘  
新當八風之登室玉律調鐘適十日之經天金精動宿以此  
二十八宿共集紫微於帝庭三百餘年不爽玄夷於天籙圭  
晷二郭已著天官之治煙埃八代無煩太史之明正南正北  
為職尊於虎門二至二分舉事稽於龍闕何取夏后之器不  
貴恭王之官猶以銅壺載刻詎且籌差玉管吹音久而穴燥  
爰鑄毫釐於金閣稽銖尺於玉池三數沐以登堂十沸炊而  
定制原夫漏刻之設體係轅氏官號挈壺夜分日以短長水

承慶錄卷七

三

通鑑叢書

共火之明晦花綴金龍之輿浪自翻為經緯泉吐玉虬之乳  
金以鑄其衣冠銅鳥知渴日飲數升珠馬能奔宵飛千里無  
羽而箭有玉為壺載地成車浮天若葢雒陽有城上之鐘列  
觀百步長樂應宮中之鼓刻擊三更陰蟲吐霧長電走而乘  
天累黍測毫幻鬼入而通妙若抽絲於繭不輟流微數莢於  
冀無關運算欲識百秋之縮先窺五夜之盈縣象著明雕李  
尤之箴維皇作極鑄陸倕之序共紀導水旋風之法皆揚擊  
刁聚木之奇然而達人揆景悵士悲時耳悼捷聲眼驚流盼  
不識有扈之失正庸罪義和之罔聞水東逝以不還玉南羅  
而無舛抱箭之手欲脫扶輪之人已衰騰波一滴若決江河  
注海千層不舍晝夜堂榭移乎秋月髮鬢凋於春花雀臺鶴

舞但知枕上之星鳳沼鸞歌詎問樓頭之影吹笙殿上開元  
空負沈香夜火擊鼓宮中上苑難開芍藥晨花此猶太守之  
銅尺虛稱於始平而明皇之玉簫終咽於灞水臣某憂亡典  
刻思斷司辰左右之見豈遜殷鑒登設之悲有如鮑遠仰釐  
天曜近審泉流金徒在右金胥在左重分動靜之官銅史在  
下柱史在上始盡踟躕之狀變律改經小儒捧長衡之制登  
臺升庫天王傳寸管之祥俾彼驗風受吏來島氏於海中驚  
候迴恩起鰲倫於土底身叩玉階之雲霧技通金甌之風雷  
何殊坐以窺天無任慙而入地

擬進古鏡表

臣聞赤羽明奇瑤珍入座白環奉命符瑞登朝新懸朗日清  
光發自黃埃遠播和風微飾呈於丹閣始元武之明珠光芒  
長在致赤城之大寶障翳重開矧茲二象懸清位竊陰風之  
裔五金著瑞光分秋鐵之綱明操良史之書正堪涉目直似  
賢臣之諫無所逃形是以莊周著性不將不迎賈誼談功无  
藏无執伏遇陛下文明在御峻潔成名據太陽之照錫玉流  
沙決萬事之鳴聞鐘洛浦蜀郡緣山俄化幽塵作鳳壤陵深  
土忽飛藍水如龍耕夫驚半夜之雷長史鑄一潭之月二寸  
漆險獻來明闕十年玉匣賣與靈臺從此蓬萊宮裏不愁鱗  
脹興雲揚子江頭無問鐘寒不雨昔自祝融祠祭軒后迎神  
素書一紙降祉開元環字七枚留光天寶巖石成精氣漲白  
龍之洞江星得鯉口吞黃鶴之樓若耶谿上歐冶營形石室

承慶錄卷七

四

通鑑叢書



山中豪成知相秦政亡金入魚成喻夏王失玉噬獸多懸銀  
花九寸金薄三頭石季龍之三臺鄧伯夷之羣影剔鬚眉於  
右座別神怪於深山銀頭蓮鎖深宮疏太子之龍黃絹單衣  
幽室呼道人之鹿開戶爲歌字以上清仙子臨軒必召號曰  
壽光先生大珠成器片玉分瑩采似晨星光同暑雪無非有  
心好醜取象光明至於殿當仁壽如圖妃姬之容宮入咸陽  
并露臣寶之膺粉黛工施白玉照摩挲之面元青遺贈黃金  
繫宛轉之繩菱花有影愁看漢水清波桂樹無枝悲見秋空  
明月夜籌未歇晨角先吹已登長樂之臺忽墮昭陽之殿鱗  
挂明窗絲來魏闕鳳飛清曉舊是秦宮灰飛瑋瑁泣拭珊瑚  
丹楹元殿君恩不是東流白髮朱絲人夢暉如長夜悲鸞欲

飛天集卷一

五

通園叢書

舞青鵲能飛誰家同夜月何處得秋霜請看飛上青天又恨  
蕤歸黃土寸陰宜競殷鑒如斯某等才非耀物職合依光恩  
自空來窺同井底掘金煙之潤拔元錫之輝九華燭好不施  
永夜之筵百合花開長傍大庭之席玄冥蒞座絳氣登堂玉  
水爭嘗銅山其恥謂防過可同於衣冕豈封侯欲列於容成  
奉表以聞齋器而獻

古劍銘 有引

有明東海吳生買劍內之鞞韜含笑而數之曰身長三尺面  
闊雙寸赤霄大篆神勝空立影不可畫也龍門伊闕割天地  
傷霄鳴曉擊主人亦亡精莫與存也昆吾峻嶮吳江杳深砥  
石不足乃號媼神吟弗足聽也光泄赤蕙彩效清水駿馬千

匹千戶二都直不終市也汜萼釋冰封腴擊鮮上天下淵畏  
爾盤旋巧不宜悉也寒瀨老矣倚維青龍四方有兵指赴在  
空英不能自拔也呼太乙神夢與人語星斗下搖忽住忽走  
魂在人手不可脫也歐冶磨花鏑於若耶之谿沼吳之功不  
及采薪之女勞誰可紀也今日天下一民生萬天子戢威  
神區域韻氣海水無怪虜虎伏而蝟蝻死佞臣退君子以仁  
衛鞏無斃血刃無祭肉知其所勞示其所安敢戒壯士參而  
不喧書生之懷安用若哉若其規我曰弗倚柱弗擊鋏弗涉  
江弗解於蘆弗按於階弗大醉毋大呼子遂答之以銘曰  
天下青兮神芝生雷飛魅驚兮花蓉水津氣不乖兮魂乃獲  
拜怒蛙兮壯士來行吾俱兮隱子偕

飛天集卷一

六

通園叢書

西巷草堂隨筆小引

吾鹽今古詩篇某未嘗盡讀也而全書選書不勝記初出於  
鄉先輩名下士爲多自朱西村朴陳句谿鑑以來布衣山人  
之詩過於鄉先輩與名下士某家先中丞先忠節暨諸父皆  
工詩不與鄉先輩名下士社先伯子伯載接侯及某與諸季  
皆學詩亦不與布衣山人社非自取曠異特澈里深僻去邑  
遠畏奔趨碌碌先累詩懷耳申西鞠凶鋒鏑驟起至丙戌春  
末某以避蜚語禍遷居邑城之西巷閭舍已淒清矣而故舊  
詩席反加增焉郵傳贈寄過某之門者日百餘箋元白之簡  
與鞭鐙相錯嗜甚矣然邑詩家有做俗絲來已舊以詩遺人  
者絕不欲人之細讀受人之詩者亦絕不肯細讀但用整箋



工楷習某作呈某教某某具草題號章記光采煜煜使人不敢不響再拜手授之則再拜手受之拭壁高黏之如式書答之久而鱗彙羽疊新銜於故齋無隙壁終聽風雨蟲鳴剝落而已蓋此戶如是若問某作某題某工某拙且不能道何論規謫交攻之益哉某嘗兩譏其不誠然不誠於請益之失小不誠於受益之過大某既不敢輕以詩投人而齋中壁上觀聊復爾爾今特取其最工心所愛喜堪多讀者別彙次而手錄登之謂之隨筆耳目所及悉入其列患難以之俟時之平饒木刻竹以傳盛美譬之蒲芟棗炙一人之嗜或偏然而不自嫌也且俾後之慕今而痛無傳者某得出而誇之亦猶補亡逸詩之意乎比日過周鹿野齋中散帙露詩尾代匿甚固

飛塵卷一

七

通園叢書

強而誦之則半村郭山人詩也詩最堪讀而可喜愛者顧半村老於邑邑之知詩與不知詩者皆未嘗得見其面知其姓氏某始叩門求之乃巷西鄰也相向落落無人閒語詩所好也五步之內非芳草耶若所稱鄉先輩名下士與夫山人布衣之名噪州都者亦有專集行耳何待某之錄哉首筆半村之詩焉隨筆之旨在此矣

勸葺文昌武安合祠疏文

文昌者天上列宿真人而武安關公一人閒氣血男子何以並茵坐而共鼎食也則爲凡士子言之耳文事求所司武備求其至文昌武安不倫而倫之也西來化人璇宮琳宇徧天下其徒則草衣樹宿貧藹必耳二神所主文武二進士途或

者云文昌如人閒衡文學士武安則提場御史比也故上自公卿下逮州秀能事人閒富貴人尻高首下負獻琮璧金貝萬萬鎰者分萬萬之一以贈二神二神幸矣况二神實陰主其所事富貴人能使事人者爲人所事豈可結納廝役纖介以求所欲而反失主宰大人之歡乎然則二神之富宜甲於諸神而於澈獨否澈海門寺有合祠者余過揖之輒歛歛欲涕下云夫澈城褊矣不乏讀書學劍之士何以使文武並墜於地耶豈澈之士殊乎求榮慕利之人情抑慳且窳不願爲上交或能擇冷熱乎意者澈之先鄉大夫致高顯者生平不以事人閒富貴人得之故其風存後之士黨引退無諂獻之資乎既而寺蕪苾某不忍出告人曰二神之責施於澈人士

飛塵卷一

八

通園叢書

良易敗椽朽茅欲掩面者扶之白龍紫額久塵則拭之章逢初甲整之白駒赤兔僕馬失次者牽而立之則已矣何傷乎予聞而歎曰然也人生承事而輸其敬者要各有其司譬如百官之師帥表長從州郡屬問奉秩所出在上不嫌爲貪在下不足爲佞百鬼之桑麻土穀憑農夫婦索歲時常祀舉之非以示奢廢之足以成恨故裁之禮義所必輸揣乎職業之難辭則雖君子樂聞之矣今文武合祠者非同人責而誰責乎非諂也非求富貴而爲之也不可與事富貴人者同日語也同人相謂曰澈之守先哲風不可以諂聞莫吳子若病且廢而無事乎富貴之求者又莫吳子若也今之言然則其事宜哉



重葺井亭疏文

北山丙舍之西遵麓徑漸廣來當兩峰之間翠屏方窮石馬未起以斷為續乃通行人巨隕在中廣野在下遠望州都近達闔市子省先人松檟往還必憩於此不獨子憩其東西來者南北返者赴縣而不循海者趨角里而不緣谿水者皆解褐岸裹息荷投負相與枕藉憩而歎息勞苦於此焉夫暑不復信而寒寒不復信有暑飢渴不復信人閒之有飲與食則此地之人情然也僉謀為都聚志成城自此地之有行人若千年而有廟廟不因乎佛而因乎人情之自然有廟立而後有井井成而覆之以亭皆勞苦飢渴之情自成之耳今廟者井者亭者不加盛而浸衰幾不足為此地有無而東西者南

氏之重葺

通國叢書

北者不見其益而日多蓋今遠邇城郭時有事朝鹽者或暮寧方絃讀者或耕荷習燕臥者或奔走又有自昔人情之所無者且其勞也苦也飢渴也寒而甚寒也暑而甚暑也則甚於往時不啻倍蓰而求所以憩之之計者詎可緩哉吾誠不能不望於長者也戊子之夏子以病廢藉又自匿宛轉木榻不獲親工壟者一月矣然夢寐神思飛馳北山不殊乎與東西飢渴者歎息赤野時空長老道心人也謁子謀所以新之其不獨一人之情也明矣其感乎自然而亟成之者決矣乃力疾書其槩以為勸

治土穀神廟說

廟鄰於吳子之廬者頽防且盡吳子俛以入揖其神而數之

曰神哉一寒至此乎嘗見他神雕臺盤殿虛空凌轟此何牛壁葦土也他神大山名川以俎以豆此何燈火經年絕也他神奔走宰臣士女羅列拜跪此何山鬼畫舞奔奔也他神衣黻裳金飾體魏巍然丈夫列於官吏皆壯男子此更皤然老人髯寸身尺庭無吏倅農女牧豎得以侮之寒哉神哉可慨也已吾聞士爵於王王有喜怒神爵於帝帝不偏黨神殆羈臣遷客之流歟然此荒鄙有神也久神之為德於鄙人也近神掌農事風之雨之禱呼必應以康乃穀以奠乃土竊恐彼居殿宇享鼎豆者徒飾觀耳報政當出此神下神加於民近取於民廉不知帝亦曾陞陟之使得高爵廣土否也雖土與木微聞歎息矣且廟之東西南北數十里父老婦女習神視

稷庵集卷七

通國叢書

聽睨神狀貌自小兒學語即呼為公公如家之高曾然比者多援禱大利游施遠宇競華侈夸大以結他神歡而不之土穀焉卽俾頽以防是猶日設筐篚餽遺尊官泛酒椎牛以醉賓客而不知家之長者餒且寒人情繼富趨貴交遠略近亦無往而不然哉出號於眾曰今為神昂其屋潤其衣治燈火滌泥土銖衣寸貝足以報謝風雨而已毋曰其容貌祿位之不如他神而忽之毋曰其非上帝之所眷寵而薄之毋曰比昵褻近督責之所不及利階諂府世情之所不齒而與眾舍之

稷欠庵集卷七



祇欠庵集卷八

海鹽吳蕃昌仲木著

詩

四言

短歌行

素琴在御白雲在牀今我不學日月其亡解一三十無聞吾何

足觀顏子賈生各有攸安解二鳳凰於飛九圍八垓麟來西郊

疑祥疑災解三團團紈素戚然傷秋庸知狐貉以暑為仇解四萬

鍾而外司爵無動百歲以往司命何恩解五冠不厭高衣不厭

深靈臺一寸解六標古今解六

五言古

祇欠庵集卷八

雜詩

八月湖水明玉露霑衣輕芙蓉謝殘照葭揚秋聲上有孤

行月下有單棲禽客旅安所託感慨餘哀生誰能乘少壯

勉有所成振衣就明德拱手辭浮名春風富努力秋氣多悲

情悲情不復振年華非可爭

窮年不足用此俗非我從脫屣下泉壑飄搖若飛蓬汨羅既

已拙長沙不為工天子良易事難以媚三公惡女無不仇好

女晦其容無為瓠瓶伍將使木石同魯連乃飛兔老子其猶

龍

不材天所全貴寵為禍媒感恩多悲傷報命知所歸聶政謝

車騎侯生與腸席一旦捐此軀以酬公子急雖為烈士心困

苦易見德鴻鵠冲天飛飛飛不下來朝經魏文闕夜度燕昭

臺君餌豈不甘負恩非本懷貴者雖自貴於我何有哉

明月麗高雲丹花藉芳隴人生利名閒多與易為寵驅羊斥

敗羣立苗去非種物類良亦然獨居豈無恐嗟子樸櫟材不

足當世宥慚無親仁質差有疾惡勇竹柏餘青芬桃夭不旋

踵求我同心人千年已枯冢

出門臨大驛貴賤爭馳驅凡馬或善走何必驥與騏馬卿雜

備保朱叟身樵蘇一朝繫印綬百惡皆蠲除榮華照篇冊卓

爾異形軀遂令負乘兒亦自夸鄉閭絲來環佩玉誰復辨珉

瑜

暮霞接朝旭殘星挂東壁風淒發楚際月落沈秦極譙鼓亂

車鐸橋鐙半明息行行莫為阻掩涕相催逼男兒志千里誰

能入堂席一挂朱絲纜再授黃金勒願君游四國好德如好

色

關河滿風雪白楊日蕭疏一望數千里瓦礫皆名都殘骸自

撐拒飢鳥啄其顛荒煙蔽平漠榛莽亦焦枯借問仗劍人獨

行何太孤豈不念存活國難焉可誣忠義一朝盡地下相招

呼

生無歡怡日安能久居此窮鳥一奮飛哀聲繞千里朝為傲

裘客暮拜武安君洛陽有兄嫂側耳聆車音掩首下至地蒲

伏為多金今日去隴頭明且迎新侯貴賤一朝異覆水東西

流游子思故鄉悲歎不能忘山川豈殊舊人面有低昂



吾愛單衣士相以長裙婦炊黍轉東皋曳紫返田路棗實垂  
庭陰傾醪藉鄰父犬吠眾山響蟲鳴一谿暮門有徵士車屑  
屑憚回顧鶴書銜袖出傳餐動閭戶榮名謂足樂反失鬢眉  
故長爲人所憐暫爲人所慕

古意

沈沈陌上桑灼灼桑中姝桑濃不掩姝惜哉當路衢盈盈當  
路衢藉藉傾樵芻謬令五馬車回首成躊躇謝君五馬車各  
自東西馳君鞍屬君馬無復別離時使君縱無婦羅敷自有  
夫羅敷縱無夫不嫁如君夫

良家好女子少小如珠玉長袖倚春風芳聲振幽谷承恩登  
漢殿奉詔納金屋始知宮門草迢遞千里綠買賦動君心買  
畫動君目黃金豈殊眾何時越沈屈不如東鄰女蓬首事農  
牧日午始餽糜閒行過谿曲

過七里瀨同從兄步謝康樂韻

良辰怪幽獨驚湍發奇眺積樹懸清溜落雲挂危峭數尺鼓  
哀楫舉首指碧曜虬飛駭孤客禽棲合長嘯求悟在力靜尋  
幽適境妙何以見古人秉心受時消使者覺敗裘高士堅枯  
釣上有中興主採絲卻悲調

凍潮吟

潮畏寒不來客當寒未回潮與客俱斷始知寒可哀夜半潮  
忽至舟發語如雷客臥在霜店聽潮心百摧客既消息離潮  
亦難爲期莫作商人婦莫嫁弄潮兒但化白雲飛青山不相

違時游江海端專送客船歸

七言古

答南屏豁堂長老

南屏山川美無極古雪丹霞映泉石兩湖明月不可攀還住  
峰前比顏色豁堂拄杖最高嶺萬籟千聲從此出我欲從之  
破白雲躡躡秋戀弄秋日昨嘗放漿出西泠虛空墮入湖煙  
碧惆悵歸來葺故廬重理藜牀向枯壁

前有一尊行

酒光醉人起歌舞晝短夜長無自苦姓名不得通九州况復  
懷人在千古皓月西行京雒中登臺照影麒麟空五陵花發  
如天上玉釵珠鳥今無蹤惟有清尊久相對使我顏色長春  
風踟躕不飲欲何待黃鸝拂水雙柑紅

五言律

入招隱寺

碧天懸若葢危插萬山斜泉溜將軍冢臺荒太子家夕陽僧  
未飯鳥道客驚車招得何人隱嘗游醉吏譁

南湖曉坐

芳野日光新看雲落淺津煙平村屋飯風起客牀塵碧草連  
洲上紅沙隔海垠無人春自足輸與水邊鄰

夜登北固山用壁閒韻

山互江南北由來今古情俯看潮萬里獨與月同行雲樹沙  
邊火風檣岸下笙船頭聞客語疑是越中聲



哭史相公可法

安危憑一手天壤孰為支辛苦羣凶畏存亡萬國思隻身逃陣血中夜換髻絲宮闕迷江霧空勞勸出師

哭凌侍御駟

傷心三不負萬里僅相聞公奇子書有上不負君中不負師下不負心之語蓋大人癸未禮闈所得瓦解愁騎騎孤城祇一軍衣書歸漢節襟淚動燕雲表奉御史印歸江此日英雄盡誰爭尺寸勳南聞者哭皆失聲

哭杜司農士全

尚書聞復老高節迴江南公以司農歸隱三十年蘇共西山盡棠猶東海甘嘗為武原令半生簪帶冷垂白羽旄酣回睇風塵裏諸公太不堪

癸癸集卷六

五 通國藏書

除夜懷東谿朱子頌

殘髮三年後高歌此夜同孤鴻垂暮雪百雉起邊風人返江湖外春歸落木中但知謠俗異莫遣酒杯空

再經雞山酬開美祝子

送子清谿月當時鴻雁歸今嗟芳草地長與故人違雪冷青蠅散林空白鶴飛山陰回首裏同此一霑衣

送客曉發

雞唱牆東樹烏曉城上樓客心如落月催去不堪留白雪關河色蒼雲海嶽愁知君早行意一笑挂吳鉤

七言律

梅花次巢友韻

意氣橫奇看不盡忽驚書卷十年塵會須買妾同君字且莫求官伴爾貧日裏冰痕明化縷雨前蘇甲細隨春秦川仲子無書屋訪著高株便是鄰

煞是愁新眼邊明游絲飄斷夕陽晴弄弦半曲月孤墮吹笛一聲霜五更欲墜帽檐兒拍手忽飛酒盞客關情清谿卻為防狂折漲過危橋不好行

與君相識未遺詩步步深山靜可思薛障幾重無酒店雪糝數尺斷腸碑年過五百今逢我寒徹一番還遇時若道名高欺富貴東風何用著花為

縣南十里塘

癸癸集卷六

六 通國藏書

海上行人道里平青山遮住暮潮橫連城荒草黃雲亂夾岸鹽沙殘雪明漁老浪中仍路熟舟從河渡自風輕紫飛龍臥尋常有最近村家都不驚

舟行次韻

飢歲新愁不雨天霞消風細晚蕭然茅檐農飯爭青麥荻岸漁炊折白煙客裏單衣當草蓐村中薄酒祇山泉相逢不忍即歸去水澗行遲百里船

臥疾 羅館

一庭鄰樹葉斑斑布被匡牀思未閒秋恨何須長信殿故人堪比敬亭山新敲橡栗分狙供半下高簾待鳥還誰謂清吟能愈疾詩懷渾不稱愁顏

禾中送祝子就檻車



慷慨出門君豈狂姓名珍重玉螭旁一封書似歐陽激萬里  
名知唐子方秋水自攜清露供襄止周易莊子二書棠花相傍白雲長  
弟仲儀負之繇來道學多癡淚二百年餘國事荒

城西作

城西做舍壁麤完康竈頽坏足自歡家物新從市上得酒懷  
初覺難時寬尋花閒放投絲蝶開戶先扶帶雨竿幽事欲關  
禪理近逃名有意學瞿曇

答彭仲謀次韻

空山渾淚破巢居家國沈淪七尺餘雞犬無聲荒里戶鶯花  
如霧惜居諸三秋飽歷風塵味十里虛傳生死書愁絕輕身  
渾易事不堪霜鬢泣柴閭

吳市重逢陸大有贈

西風暮雨下滄浪短鬢黃花並有霜一問故人多宿草再來  
歌地滿衰楊焚餘魯壁經猶在島外田橫客未亡還取青尊  
盡疇昔月明重與向山塘

登姑蘇城樓

梅福當時去不回我游吳市獨徘徊宮迷野樹樵歌起城繞  
征旗戍角催東望山隨瀛海盡南飛鴻自洞庭來寥寥客思  
無人共新月堪邀入酒杯

題子胥祠壁

吳相祠前起越吟支天霜樹百年心臨風烏雀門長夜欲雨  
龍蛇壁自陰劍影浮江空白首蕭聲殘巷託清音招魂不返

家何處漢水蒼蒼恨轉深

陳雨臺武科進士繇先大人門下昔甲申子白先狀

於金陵同謁武部不達留別秦淮酒樓經亂久別

今已丑再遇吳市出酒共醉因有此詩

回首清淮碧酒尊躊躇同候羽林恩獻書不稱中興旨帶劍  
空過司馬門君臥吳樓高百尺我歸秦海只孤村重逢月冷  
秋江夕互洗壺觴照客魂

恭謁孤山忠烈祠次吳駿公先生韻

羣公大義足千秋尊俎空林俯夕流歸鳥泉聲嘯落日斷雲  
峰影度高樓西冷風雨悲江左南渡衣冠憶汴州清議尙存  
荆棘裏遂令一死重山丘

野壑爭鳴萬木秋

野壑爭鳴萬木秋登臨此日淚空流園陵宿莽迷千里俎豆  
風塵共一樓怒馬乘潮浮海國愁鷗嘯血下江州歸魂不辨  
湖山路封草連天沒古丘

盡日東風麥隴秋湖橋春漲接村流祠憐孝子芝當戶山託

通翁鶴返樓白簡何心還故土黃冠無意去神州相看地下

聊相傍廢廟淪亡況一丘

大隄煙月已先秋坐聽長江嶺外流飲馬風輕臨野渡吹笳  
雲散近城樓絲開部黨冤千古漸釀狂氛覆九州登望不堪  
人事異中原白骨徧成丘

晴湖千頃白蘋秋獨立無人影自流月色秋同平樂堡鐘聲  
疑是景陽樓空傳若水成孤節亦有睢江殉一州更慕關西



楊伯起夕陽殘骨委林丘

雨蟄龍蛇四壁秋此山從古弔清流忠宣祠外鶯啼樹武穆  
墳前月滿樓心事略同扶大義中原重見屬幽州舊游車馬  
馳驅盡薇蕨萋萋獨此丘

亭空鶴去幾春秋獨有梅花照碧流吳地山川新戰壘宋家

宮闕舊歌樓渡河重下千年淚斷舌徒爭百二州大鳥青蠅  
多散盡拂衣從此慕浮丘

烈帝憂危十七秋辜恩率土似崩流昭陵夜月移吳沼內苑  
春風入塞樓起舞曾無劉越石放歌多有賈循州披鱗攀馭

同游處江北江南芳草丘

憶昔濺濺河水秋招魂千里下黃流身依父骨東齊道夢繞

愛慶堂

九

君恩北闕樓負土初成穿舊隴上書空欲顧南州衰忠幸有

高賢在終託山農守故丘

偶至湖上

不因游興卻辭家積雨停舟正落花河上風高春似海樓頭  
客散夜聞笳門非處士誰栽柳宅是公侯已種瓜回首山山

芳樹盡更從何地憶繁華

夏日假館水南竹鳴外舅示讀亂後諸詠次韻六首

再拜高堂見古風千秋雲物一谿中談經畫靜心逾密說劍  
宵深氣更雄豈有文章憐李漢漫因貧賤愛梁鴻園林正遇

春暉後寸草無心盡藥籠

極目蒼蒼萬里思二京雲斷夢何之還當杖策論交日猶是

垂簾講易時羣從過庭皆過末良朋入座亦莊施間來共倚  
谿橋立天外青山對賦詩

三十藏名身已閒更拚長策向青山鳴琴夜月能傳志斗酒  
春風足駐顏舊事家聲留瑣闥早聞辭賦滿江關門高史學

兼傳女十志雄文未可刪

故友多成華子魚蕭條人外獨離居秋風白帝悲殘壘芳草  
王孫返舊廬顛倒衣裳餘短髮消亡經術爲焚書魯連沒後

無同調不敢臨文怨棄予

吳宮花草自堪憐綠水猶聞唱采蓮海市樓臺連壁壘江城  
燈火雜烽煙雲飛大澤追秦鹿月到空山照蜀鵲滿目波濤

無遠近不知何處野鷗眠

愛慶堂

十

但愛朝霞與夕曛北山無事更移文彎弧海外爭斜日把酒

峰前對落雲一望昭陵迷故國十年遼水泣波臣愁心欲託

孤舟去是處風煙跡隱淪

喜右吉簡伯歸自閩中

雙劍南飛隔歲華漫憑長鈇唱無家煙雲入坐依修竹鳥雀  
迎門對落花且喜張騫歸八月不教司馬滯三巴無勞問訊

征途事蓬鬢星霜信可嗟

陸冰修兄弟見訪屢不值以詩報謝

海南征鴈惜離羣况復秋聲不可聞百里盤餐慚巨伯一時  
詞賦賴機雲全身正擬龍無首避地還愁豹有文乘興絲來

多命棹每逢霜雪倍思君



五言絕

蠶事

燈火夜離離桑枝滿筐碧長宵伴再眠婦鬢如絲白  
女為悅己容士為知己死功成潔且白立槁深山裏

七言絕

初夏浴鶴亭卽事

桐花初吐燕歸巢卷幔荷亭草樹交浴罷清池一雙鶴雨餘  
斜照滿林梢

祇欠庵集卷八

附錄

吳東發續澈浦詩話二則

家孝節先生諱蕃昌字仲木貞肅仲子司寇嗣孫貞肅殉明甲申之難先生出入江淮戎旅閒逆喪以歸遂棄諸生業撰貞肅年譜自敘其後以見志著有祗欠庵集若干卷中有哀大樹詩曰我愛東家樹風霜萬古含暮霞喧鳥雀晴月滿江潭故國今誰在愁人何以堪長天空度影揮涕過城南卽物興哀流連不盡先生嘗師念臺先生癸巳後與張先生楊園及從弟志仁講求程朱正學務見諸躬行作日月歲三儀以自範又爲闕職三儀使家人遵守焉墓銘所謂惟日尊華德義時懋命賦有恆志業未究者蓋語其實也銘爲楊園先生撰

卷之八

七

通國叢書

孝節有自敘詩十章其一曰三月國已破五月浙始聞六月詳邸信七月歸家伴家伴與幕客四月離燕京八月兒出門哭走江淮營七月淮水赤八月淮水清兒嘸一何苦大地秋風鳴含殮不獲視賴我賢友生扶歸不及奔聞解盜賊旌執紼多義士泣拜送其行孤兒尙得活抱父歸止坐云云賢友生謂月隱先生事詳貞肅年譜及月隱所著貞肅殉難實錄其曰義士者按年譜云奴子所能記憶者天津故人路君某孫君某故帥方君歟兵送三十里臨清兵部郎凌君駒持門下士服率義旅恢中原親送五十里東昌舊武臣許君某遣送三十里戴家閘宋君某李君某開河間中君吉君某言君

有婦亦擁兵屯河濱各送所轄五十里濟寧故總戎李君者發五十騎闢河道導行五十里南陽書生吳君某聚義師送五十里是也又云當是時中原州郡數百所皆歷寇騎燔沒箭戟如林骸骸撐拒行人閒走竄伏脫死毫釐閒耳經過故壘文武舊吏擁轄俟命類相保聚自名一軍望見舟懸素旆書死節位氏者傾數里許爲算食供具緣岸再拜啜泣而送之亦有豪強丈夫因聞爲據建鼓標幟以要歸人奴子皆匍匐出其戲下泣告以故多發符羽旗志之屬馳送數十里或自督啟開交關而止以次復然避難隨之者皆得出所謂解盜賊旌者以此又有柰者包君感泣請爲貞肅塗楫自負器轉側兵刃中求柰數被創幾殆事竣亦投筭井以死孝節爲撰傳嗚呼忠義之感人也如此而人性之無不善亦可見矣年譜序包君傳俱見集中而哀大樹詩及自序十章未載何耶殆編錄時值禁網密以涉忌諱去之侃叔世其家學必猶及原藁謹志以俟攷

卷之八

七

通國叢書



祗欠庵集六卷吳蕃昌撰蕃昌字仲木海鹽人父麟徵明太常卿殉國難諡貞肅仲木出入江淮戎馬閒扶匱而還事嗣母查孝敬盡禮及居其喪水漿不入口四日既殯食粥不茹菜果寢苦居廬不脫衰經比葬嘔血數升哀毀不怠故多病至是彌困比及小祥卒於喪次師事山陰劉念臺癸巳後與張先生楊園及從弟志仁講求程朱正學務見諸躬行作日月歲三儀以自範又爲闕職三儀使家人遵守焉屬續前一日猶與諸弟講學不輟著有祗欠庵集八卷楊園先生爲之銘有曰惟日孳孳德義時懋命賦有恆志業未究者蓋語其實也吳侃叔續澈浦詩話中有仲木哀大樹詩五律自敘十章之一爲今集所無恐遺佚亦不少今與月隱先生遺集並

祗欠庵集

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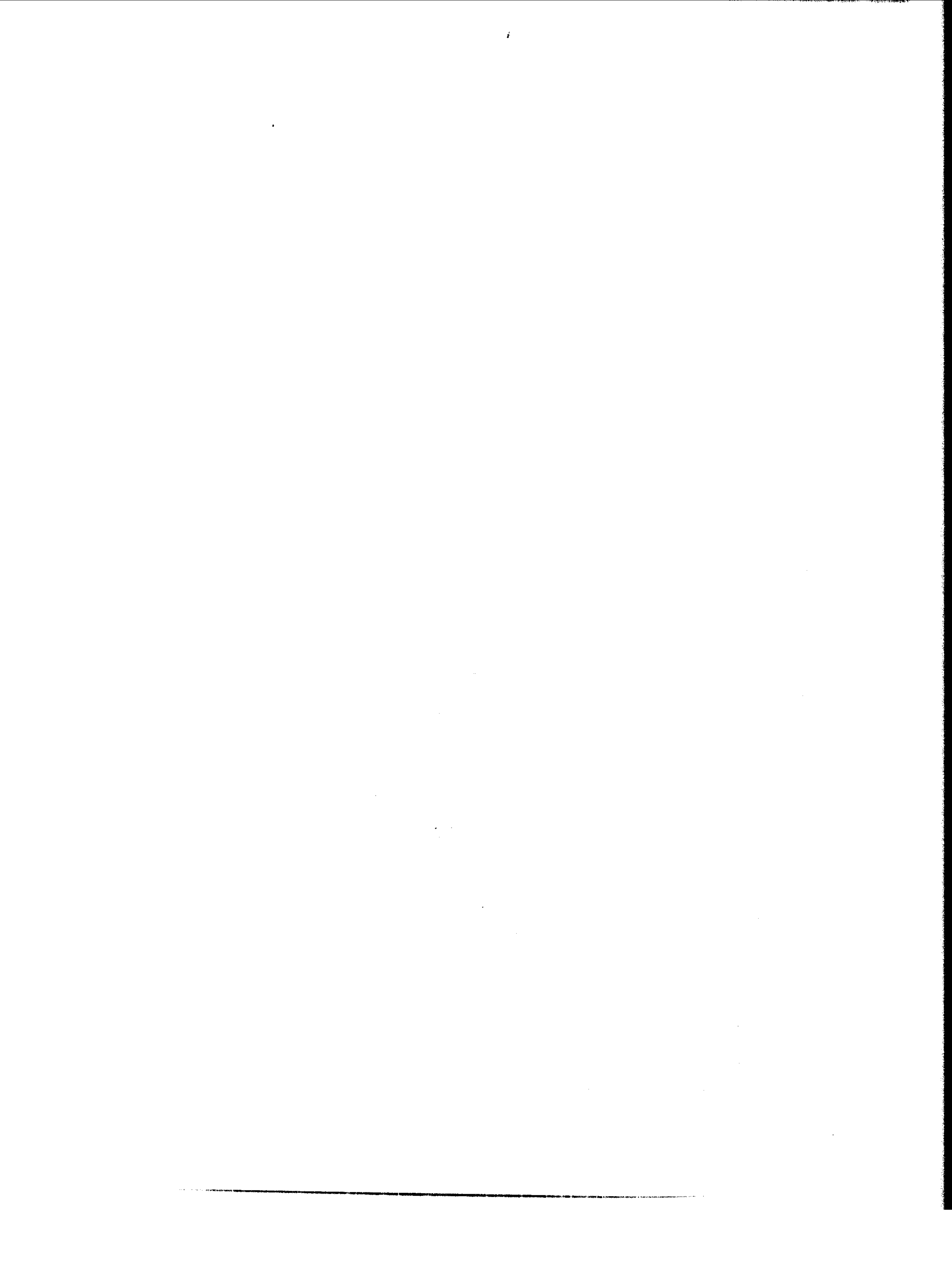
通國叢書

刊以爲孝義之準則云歲在柔兆執徐相月吳興張鈞衡跋





中洲草堂遺集





中洲草堂遺集目錄

卷首

序傳

卷之一

賦

卷之二

四言詩

卷之三

樂府

中洲草堂遺集目錄

一  
詩書軒校本

卷之四

五言古

卷之五

五言古

卷之六

七言古

卷之七

七言古

卷之八

五言律

卷之九

五言律

卷之十

五言律

卷十一

七言律

卷十二

七言律

中洲草堂遺集目錄

二  
詩書軒校本

卷十三

七言律

卷十四

七言律

卷十五

五七言排律

卷十六

五言絕

卷十七

七言絕

卷十八

葩經體附

卷十九

詞

卷二十

曲 名嶺飲

卷二十一

琴操

中洲草堂遺集目錄

三 詩雪軒校刊本

卷二十二

雜著文

卷二十三

硯書

卷二十四

疏草焚餘 嗣刻

卷二十五

四子義 易義 嗣刻

卷二十六

中洲說詩 嗣刻

卷末

采摭羣言附錄

集外撰述 俟刻

識名廣編

風雅之道至今日發明無遺蘊矣返觀明代前輩優孟漢唐之衣冠而性情不屬關吾粵之蠶叢者人皆知功在羅季作鄭湛若陳中洲王說作諸公實則哲匠經營固已搜剔元微森羅眾妙也滋味親嘗方識

中洲草堂遺集目錄

四 詩雪軒校刊本

甜瓜微蒂口性情溫厚音節和平雖然才不可不奇調不可不高也有時空諸所有有時實諸所無有時高唱入雲有時舟迴蕩漾有時天然頽放有時簇錦攢花閒或嗜險驅奇畢竟雅人深致總於溫厚和平意旨不爽毫芒是之謂中洲先生之詩云爾古今奇書莫尚於史記柳子厚以潔之一字蔽之嗚呼盡之矣予嘗萃中洲草堂賦詠若干卷循誦迴環信其行遠而傳後蓋言之極其文也文之嘉評移贈他賢不合舉之以况先生似乎確切先生長予一十五歲忘



年交好今往矣披閱遺集追思故人不勝山陽之感  
先生聰明絕倫才思斐亶妙解聲律擅名詩歌聞其  
少與黎板橋投膠壯與薛剛生同研自丙午丁未以  
後多半與予及陳元孝往還唱酬題詠其躊躇滿志  
之作怡然自得其間有羣心未愜者卽碎其稿再四  
更易必求遺貌取神令元孝與予激賞而後已請述  
其大略則生平與遊與偕以虛受人無矜倨狀概可  
知己故其詩前後已刻未刻體格屢變悉皆工妙也  
集中十數字句或日久蟲蠹所傷或當時敲推未定

中洲草堂遺集目錄

五

詩雪軒校刊本

寧聽其殘缺不完不宜以臆見妄補

同里梁佩蘭藥亭氏編集并識

中洲集序

三

詞林資序班列先後隔越余於南海文忠公禮先一飯握手傾肺腑若兄弟然喬生則南海之弟余以爲南海弟猶吾弟也山河遷謝日月逾邁南海藏血化碧墓木已拱余與喬生周餘夏肄參辰阻絕寥落於江雲嶺樹之間年家子黃與可念我八十耄老度嶺相存攜喬生手書及詩集見朕展念吟諷泔淫漬紙不能收嗟乎銅馬競馳金虎橫噬九嬰暴起十日竝出心窮填海力盡移山原軫之歸元如生霽雲之斷指猶動千秋而下表

中洲草堂遺集卷首

一 詩雪軒校本

裏憑弔靡不骨驚肉飛髮植毛豎而况於同官爲僚邪許飲助大廈竝壓橫流胥溺者乎又况於一死一生冥明長慕恨不得抗詞同日舐面視含者乎讀喬生之詩而想見其已事慟哭誓師創殘飲血既已怒爲轟雷笑爲閃電矣炎風朔雪唐天儼然傳芭伐鼓楚祀未艾陳庭之矢集隼而終楛周府之玉化蛾而能射自悼之章七哀之什長懷思陵永言金鑑魯陽之落日重揮耿恭之飛泉立涌豈猶夫函書習井但懺庚申慟哭荒臺徒傳乙丙而已哉若其學殖富有才筆日新以風雅爲第

宅以騷選爲苑囿繙繡悽絳蒙榮集翠南海盱衡告余有火攻伯仁之嘆固無待於余言也老人冬序百感交集薄寒中人酌羽可餉荔枝酒醺然命筆寒燈青熒窗紙窸窣如有神物下瞰封題輟簡趣寄喬生爲我寫一通焚之文忠墓前以當大招斯余之志也夫

歲在壬寅陽月五日漏下二鼓虞山蒙叟錢謙益書于絳雲餘燼之東廂時年八十有一

復陳喬生

附

陽月七日謙益再拜

草木餘年偷生視息老歸空門但以禪燈貝葉息心送

中洲草堂遺集卷首

二 詩雪軒校本

老羽可來得奉手書及扇頭佳什不謂高明元覽尙憶東吳菰蘆中有此長物巡檐顧影且感且嘆新詩累卷出風入雅所謂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詞家之前非復昏忘所可評隲吟咀之餘乘興作敘文一篇方寸五岳吐茹不能聊亦伸寫一二借他酒椀澆我塊壘也有心者讀此想亦爲悲歌忼慨泣數行下耳道隱如在海幢可眎彼一嘆也寒窗蕭條草次命筆南鴻多便時佇德音

舊序

詩三百篇皆可歌可誦可舞可弦古者太師世其業以



教國子成童以上胥往學焉誦則習其文歌則識其聲  
舞則見其容弦則寓其意所教樂無非詩者故詩學素  
明夫人而能爲詩後世教曉雜學多鹵莽卽以詩取士  
僅乃掇青紫爲媚世之資已乖采風遺意况乎墨守專  
經稍出緒餘浮聲游響一入仕宦塵務縈心偶有興會  
不脫轉換套襲之語宜乎退讓未遑若且囂然自負曰  
得岸舍筏矣曰登峯造極矣浸淫於今一鬧之市羣逐  
之鹿舉國若狂胡顏之厚一至此哉弟喬生氏少通制  
舉義卽以詩問予予未有以應也不數年而善調詞曲

中洲草堂遺集卷首

三

詩雪軒校本

又不數年而擬文選諸家之賦疊疊數千言以彼其才  
咸有感宜歌雍舞勺習而生巧椎輪大輅踵而增華張  
融不因循寄人籬下祖珽自成一家風骨非夫胡寬之  
營新豐優孟之貌孫叔者矣毋論識者酷嗜其神駿縱  
不識者未嘗不驚怖其江漢焉安用爲兄者之私言乎  
吁嗟命也先君以幼弟遺予予多不逮又生多患以爲  
弟憂凡予礫格不能懇之口者而弟往往寓而爲詩故  
自他人所見之爲宋豔班香者而自予讀之皆有蓼莪  
鶴鳴之深意夫鶴鳴徹天鐘動山應物誠有之况微辭

相感動哉揚子雲雅慕司馬之賦爲甘泉羽獵以擬之  
後悔其少作乃云雕蟲小技壯夫不爲彼所謂壯夫之  
技法言太元君子尤訾其僭經孰與文似相如之爲本  
色者以弟年力充而有餘俱不可量使有進者安知無  
後悔雖然凡物之情之貴之賤不可以恆例也蒲葵六  
角一操王謝之手而時價暴踊陳顯達之誠休尙曰麈  
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卽取於前燒之若詩  
若賦不宜爲顯達所賤亦豈屑爲時尙所貴吾且以喬  
生之集爲玉律金科可乎亦嘿然未有應也

中洲草堂遺集卷首

四

詩雪軒校本

崇禎戊寅上元日兄子壯撰

中洲草堂詩刻原序

答崇禎壬午陳子喬生與余締社於僊湖同社諸子方  
銳意舉子業余竊眎喬生翩翩然有建安芙蓉園之想  
制義之暇輒復稱詩其伯氏文忠公修復南園五先生  
故事喬生則已奮袂登壇名流且避席矣方是時喬生  
聲華籍甚芥視青紫爲故物海內俊傑無不思與投分  
者所著書無慮數十百種文忠則謂其詩可孤行云久  
之喬生筮仕鳳池會七閩軸折端水播越復拜右拾遺



蓋喬生才與遇俱無足憾適阨者時耳於是喬生乃益大肆其力於詩上凌漢魏下轢三唐擷六代之菁藻何李猶儉叶正始之元音鍾譚如鬼顧憲與余晨夕商榷近刻成又屬余曰爲我序之余於俗人有荒唐之目久已杜口一切茲何容喙焉閒嘗縱觀洪永成宏以迄于今天下之詩凡數變矣獨吾粵猶奉先正典型自孫典籍而降代有哲匠若黃文裕門下蘭汀瑤石崙山諸公暨李青霞區海目背項相望其他未易枚舉彬彬乎曲江流風於斯爲盛蓋其人雖具雄才絕力而不敢顛倒

中洲草堂遺集卷首

五

詩雪軒校刊本

衣裳孰與公安竟陵輩狎主齊盟則蛇豕蹂躪矣斯亾國音哉夫溫厚和平之訓衰而後露才揚己之風作必也正大而可則敷榮而麗質湛深而副情發響而若奮諸陽斂奏而若抑諸陰庶幾哉才術化爲性情無媿作者矣喬生之才惟能坐進乎此也余何足以序之亦聊述吾粵之未嘗變者請質之海內云爾丁酉初秋同學弟薛始亨序

陳喬生傳

羅浮道士薛始亨

予旣作鄭湛若傳以示陳子喬生喬生讀之曰子更宜傳我予笑曰君年與志業俱未艾何亟焉豈以予樂道人善哉喬生曰以子善於知人心而尤知予心也嗟乎喬生知名於世久矣其進也不可謂不遇而獨以予爲知其心何哉始喬生尊公與先子同年於予爲年家喬生年十五以制義應童子試郡司李樵李顏公俊彥行太守事賞其文典古拔之冠一郡目曰十六邑之奇童遂爲郡弟子員每督學試士輒雋錄於二十人中十餘年省試文過高不售聖安登極詔薦士以明經舉第一

中洲草堂遺集卷首

六

詩雪軒校刊本

明年隆武改元於閩因赴闈拜中書科中書舍人使粵而閩陷奔謁行在於邕州拜吏科給事中遷兵科右給事中繇此觀之遇耶不遇耶其先公以名進士起家官都諫喬生繼之兩世青瑣亦粵之美談也孰爲不知喬生者或謂喬生少一第嘗自遜夫恭謹固萬石流風也然世之第進士者不少才孰與喬生卽喬生家世自其曾大父大司空洛南及從祖京兆天遊先公都諫伯氏文忠其第進士者尤不少顧獨以一第爲喬生少耶嗟乎世之訾忌賢才類若此矣寒門而才則輕其閎閎



閱而才則矜以科第若夫閱閱科第而又才也則汚以  
曖昧之內行而已矣以喬生之負材雄跡而免於汚亦  
已幸矣一第之少田舍翁之談無足怪黎美周曰喬生  
天人也其幼時從其先公宦遊自浙而京師未幾使冊  
楚藩繇齊魯而南踰江漢而北喬生未嘗不待所經水  
陸萬餘里過古名賢遺跡必低回詢考夜則以語大夫  
人嘗過孟嘗君養士處慨然太息於是見者咸異之尊  
公亦許其志操時六歲童子耳平湖劉尙書有人倫之  
稱一見嘆曰使吾得子是人足矣及讀書一覽輒誦雖

中洲草堂遺集卷首

七 詩雪軒校本

世貴而力學刻苦被服操履尙雅素卑跡諸統袴必反  
其所爲初操觚爲文覃思湛深憤悱不自得一夕夢自  
跡其胸前有一孔洞開徹背驚寤而文遂大進嘗有大  
志伯氏文忠弱冠及第爲翰林編修閒於都諫邸試教  
以詩占對應聲而就於是伯氏曰阿季且勝我卽人亦  
以爲季方難弟也夫依乎學問者人也通於魂夢者天  
也馴乎年長者人也啓於童蒙者天也非天人而何學  
士方公以智曰喬生才子也粵人鮮解音律而喬生能  
吳歛世所後九宮十三調曲盡其妙又善鼓琴詩媿顏

謝畫法董倪卽以餘技爲印章亦追秦漢非才子而何  
美周與喬生友善持其詩文延譽兩都吳越間一時賢  
士大夫從數千里外想喬生之爲人往往寓書通聲氣  
嘗先於乃兄乃兄尤友愛之曰吾第五之名不虛也方  
公震孺直聲震先朝憲粵日峻厲簡酬接惟得喬生若  
平生迨撫西粵病且死遺書以後事託焉喬生終其事  
無少憾其篤誼如此天下大亂美周赴死虔州喬生遂  
入閩筮仕非其志也志所以不獲騁者時也文忠公旣  
殉節死最烈復籍其家喬生以同產竄避艱虞萬狀太

中洲草堂遺集卷首

八 詩雪軒校本

夫人又春秋最高喬生夜則枕席有涕泣處日則遇人  
不敢顯其戚容恆不意自全所以獲全者天也端水草  
創衣冠附勳鎮如響喬生守正無所倚上深鑒其忠小  
人嫉之而閒無絲入乃假以使事出之喬生旣東而粵  
會再陷追西轍不及流落山澤間爲詩多悲慨爲變雅  
之音或以爲三閩澤畔拾遺夔州不是過也薛子曰否  
否屈原哲王不寤少陵野老何知亦非倫也如以詞則  
發情止禮言之者無罪喬生有焉嗚呼喬生以予爲知  
其心殆謂此耶殆謂此耶喬生非不遇主而不遇時所



謂能者天而不能者人耶。崦嵫未迫，汗漫期遊，使文而有歇後之體也。吾以傳喬生可矣。

前監察御史掌河南道印吳郡李模

僕始令東官南海，陳文忠公偕其尊人，都諫方以直節里居。僕以通家子，脩刺門下。時喬生先生尚幼而才名噪於一郡，予未得見也。其後見黎美周於京師，持先生所爲詩文相示，而張天如、黎博菴復數稱道先生爲人。一時賢俊引領，願交書郵車轍踰嶺而南，無不問先生

中洲草堂遺集卷首

九 詩雪軒校本

之廬者，雖文忠之門或不及也。壽春方公直聲震天下，於人少所推許，而獨傾心先生及撫西粵病亟，千里相迎，以後事爲託。予聞益敬而慕之。乙丙之交，嶺海阻絕者數年，先生以明經薦起，讀中祕書，給事黃門，而文忠美周後先殉節，桑海變遷，向所謂文章意氣之士大半爲不朽之人，其一二存而不變者，則又銷聲匿影，塊然伏處，自謂與先生無復相見日矣。辛亥先生入黃山，書原訪熊魚山方密之爲方外之遊，二公宗門中所謂槩菴藥地者也。槩菴法字先生曰智山，而問予姑蘇自稱

智山道人，予以文忠與先子同年成進士，見先生執禮卑，先生則謂美周其骨肉至交，而出予門下，亦執禮卑甚，相與一笑，謂與先生相期數十年，乃不獲彈冠吐氣，相見於鳳池青瑣，而曳竹杖躡芒屨，嗚嗚緒語於東吳菰蘆之中，殊可歎也。因追論往事，屈指故人相樂也已而相泣。距今三年，先生之年六十矣，粵中同人寓書具門命，予一言爲先生祝，嗟乎！予與先生相期之久，相慕之深，及執手相勞，欲言滿臆，尙不能出諸口，况能言之數千里外哉！然念予始知先生先生幼而予已屹然巨

中洲草堂遺集卷首

十 詩雪軒校本

人，忝爲民上，今先生且六十矣，鬚髮皤然，予之摧頽益可想見。今昔之感，橫於中，又若不能已於言也。天道六十年一周，三十年而一變，而古者以百二十歲爲上壽，先生自視前此三十年，與今三十年相去何如也？先生數游多見異人，讀異書，卽不得仙於百二十應得之年，當不至有所減損，吾又烏知先生後此六十年復將何如也？先生有子甚慧，能讀父書，曾爲予道之，試令誦予文於側，先生當爲擊節引滿。

陳中洲先生全集序



余幼喜聞父老談南海陳氏節烈之事骨鯁之概華國  
之文恨生年大晚不得親爲執鞭以誌欣慕之意髫年  
偶遇一人於途中高額廣頰清揚美髯氣度雍容饒有  
晉人風致目送久之同行友人曰子亦有異於彼乎此  
陳中洲先生杲菴先生季子秋濤先生介弟也余既聞  
所聞而慕又見所見而欽然時藝業未成聲氣之所弗  
及無因緣相見弱冠始知爲詩有傳誦余文君典琴二  
律於先生之側此二題先生開社曾拈因大見稱許絲  
是親承教誨得讀全稿大都製雅言文冲融有度清發

中洲草堂遺集卷首

十一

詩雪軒校刊本

中間以鏤金錯彩先生長世家值國運昇平之會父兄  
炎盛之時旣攻經義以舉明經中拜官黃門則又進思  
補衮乃復攻諸體襍文細及彈琴度曲蟲篆渲染非其  
才分過人學力精敏何以致此夫詩以言志先生之志  
亦可觀矣前爲烏衣子弟洎爲蘆中逸民欲語不能欲  
默不得竄憂沈鬱益努力於文章宜其囊函填積令人  
目不周賞矣辛亥度嶺浮江變爲清虛超脫洗盡鉛華  
波瀾獨老今其存者殺青繕寫日就剝蝕令嗣臣張能  
世其學而家累酷貧不能盡梓檢齋集中如劔公大鴈

藥亭翁山諸公各有評本臣張偕余更加較訂審擇從  
來攻文之家雖靡體不兼然往往各踞偏勝近日辭流  
其於長篇四韻兼長已寡而於騷賦則茫不知其泮岸  
矣蓋賦盛於漢昶於魏晉靡於齊梁至唐而絕傳矣先  
生諸賦獨擅魏晉風格不墮唐人止十逸其二三古體  
詩今體詩各逸其半寧嚴毋濫擇其通首精神氣味完  
貫以取古人者取之至若詞曲雖屬緒餘然其匠心慧  
舌久矣擅名吳下附綴卷末見善戲謔者之不失爲有  
斐君子也夫集之傳於世也令人讀而苦其多不若令  
人讀而惜其少嘗觀往古名人全集多有不堪吟誦之  
作消穢簡篇此豈古人意哉無亦其名旣盛後人旁搜  
其生平絕不經意之作並入集中以爲大備不知其爲  
集之累也今先生之集異是重光大荒落之歲春仲望  
日古岡後學黃河澂謹書

中洲草堂遺集卷首

十二

詩雪軒校刊本

中洲草堂遺集卷首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一

明南海陳子升喬生著

賦

紙匣賦

吳大帝觀於闔閭之城得美玉焉思所以藏之將謀爲匣未審其良迺召閭門布衣而問焉布衣對曰臣之爲匣也非雕非髹似木似漆初柔後剛外文內質疊之層層渾成爲一叩之角角輕清而實主上得無意乎帝曰善爲我致之對曰主上必欲致之則取紙膠東徵錦西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一

詩雪軒校刊本

蜀綾挑九寡之絲素製梁王之竹椒死羽陵之蠹香榮日本之幅絹漬鶯溪牋浮鴨綠於是縹楮護角紺油脂腹裏貴達表骨堅稱肉然必按以魯般之尺裁以并州之刀碾以須水之璞刷以中山之毫磨以沙魚之皮光以霜蟹之螯其匣乃久而不散也臣先期一月必齋必戒始勤其手以集厥塊繼苦其心以觀利害察於神鬼而左右不礙通乎造物而青黃胥配故臣之匣精微敦厚不櫻於物使物長壽窮綺返素知新尚舊伯鸞不憎西施自陋苟非其人業不輕授帝大喜乃匣美玉號布

衣爲韞玉先生以爲藏器之善惟布衣獨也

四面石章賦

印章之便者莫如四面矣六則妨持兩則罕變酌於行藏四始盡善若夫青田壽山美石勝玉淨比茶心潤同卓熟磨之方正角八面六隨手皆安平心各足罔事螭蟠奚容斗覆或方孔橫通或混沌不竅貫組何傷待銘亦妙小匠既治名公始制述訪甘寅東何雪漁邇推陳元水魏石牀祖述秦漢旁按書契龍信蠖屈鳳儀虎勢或蟲籀以閒斯冰或齋堂以參名氏或陰文而配陽字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一

詩雪軒校刊本

或衝號而隆私記油硃璀璨鐵筆神麗緩用勤拭披文游藝故足貴也彼夫刻意龜馳殫精縮鈕不解六書徒作矯軼玩物喪志亦孔之醜吾無取焉

狨賦

忍戾強梁原於啖食有物維狨食猴有術羣猴遇狨惴惴其慄頰眦而跪欲走不得狨隨舉手捫猴肥否相肥拾石識諸猴首瘦者麾去肥不敢走再三選擇取一肥好使向溪河飲水滌腸猴受狨命自亨自湘狨徐啖之如薦圓方客狀斯事撫類成章其辭曰虎欲噬人不避



賢豪巴蛇噉象鯨魚吞舟彼彼食猴何其不勞苛政之  
行甚於猛虎卽且甘帶鴟鴞嗜鼠彼猴飢彼何其太苦  
慄不敢走一何威也拾石識肥何裴回也選而取一抑  
何廉也滌之而啖又何快也騰躍跳敖嗟爾王孫獸心  
人狀胡不相存人搏獸兮獸相賊獸食人兮人相食彼  
食猴兮爲彼德疇食彼兮天是職

鴈賦

可敬哉其不亂羣可思哉其感乎風人可異哉其應時  
而來賓可憐哉其棲棲之客身斯踏沙而泛水迺負天  
而亂雲雖鳳凰其稱瑞吾獨最憐乎君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二

三

詩雪軒校本

士不遇賦

已卯之歲陳子下第客曰董公仲舒士不遇賦委約悲  
愁維子之故乃賦焉曰欵士亦何嘗不遇哉維北有斗  
南殷其雷吾行卻曲我馬虺隤本四三之珠乘兮千十  
百之金臺金旣委而入無珠亦賤而同埃寢矣因而向  
築卜何爲兮在枚孔何歎於莫知屈胡悽於無媒季子  
之金何處卞和之玉歸來詎十年之不字兮將八斗之  
非才乃有志學小成髫年新進洛下方如終童亦僅解

鳩車以試遊尙犬子之慕蘭折榮桂而舉手拾名芥於  
一瞬絢綵衣而倚虹粲花帽而如薜莫不向潘車而擲  
果思秦壻而求順至若馬途猶識龍性終昂名呼伏生  
弟視馮唐方戚戚于泥沙何躑躅於康莊嗟飯牛之日  
暮喜釣魚之鷹揚經字晦而騰燄筆花老而聞香亦或  
來故舊而相慰聚兒孫而引觴若夫金張許史王謝之  
子一身沓拖千金舉趾驥驥相生麟麟繼起日填日篋  
維喬維梓決江河兮莫禦光日月兮相似世復世兮聲  
薄雲子兮子兮誰不聞忠與孝兮可立家富與貴兮將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二

四

詩雪軒校本

事君繫簪笏之纍纍令冠蓋之紛紜守經而食德樂  
耕道而深耘若乃蓬居甕牖百不自聊薪難積桂葛已  
辭貂推分逼寸困夕愁朝一旦登天平生始標卒曩債  
之可還眇昔誓而誰驕植東方之榮槿較梁生之噫謠  
藉白茅兮用可重惻井渫兮心伊劭本有多材多藝亦  
達亦果洛疇盈右河圖溢左列錦合綦雕龍炙輶熟嘉  
實於靈苗班韡萼於移朶字出入兮千金句葳蕤於珠  
顆伯樂相駿鍾期知音白雪高和凌雲上林奏新語兮  
倅萬歲窺石梁兮抗千尋增國寶於中祕曜席珍兮璆



琳啟菁華而名世揚羽儀而蓋簪駭夫瓦釜雷鳴魚目  
相蔽海畔逐臭門下之羸晉如鼯鼠小狐汔濟竊神珠  
於睡龍貪癡骨之一蛻魑魅魍魎兮輒逢人盜亦有道  
兮穿窬勢吁嗟乎止水疇鑑稱異焉衡黑白在目雅淫  
從聲惟古樂之宜臥然婦燈而極明徒使人磨晨功於  
淡日礪夕試於嚴更務鎔金而鍊石用編貝而連瓊胡  
周人之質璞詎招虞之以旌於是揚嘲沓至古弔徒爲  
擔簦乘馬彼雄此雌無誰甲而誰乙靡大兒與小兒腹  
便便而若此志嚮嚮而何之苟依依其可得亦壘壘兮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二

五

詩雪軒校刊本

過時僕生海濱匪曰操舟柏梁堪上虎觀能遊華語先  
春清辭遣穉骨凝幹會鳳噉鸞啾不狎天以驚人胡上  
怨而下尤誠哉母令憐於愛我兮不使快於所讐重曰  
肝膽可同辨鬚髮荆人獻璞夫何別富貴難求從吾好  
胡嗟方枘與圓鑿薄寒中人志不平逍遙神佳命所成  
委回婉約不可撐龍驤千里無畱行坎坎伐鼓鐘長鳴  
嚶嚶其志成吾生

小硯賦

片石如掌出自端谿温侔崑壁潤勝澄泥水巖紫雲硯

惟此珍誰其琢之專諸巷人堂似坳而非坳池既鑿而  
未鑿底欲剗而不剗邊務擴而卽擴石丈之孫墨卿之  
季嘗攜遠遊光我篋笥必也奇文庶幾無愧况以研幾  
載道之器

盱思賦 并序

子升生長南越永籍世德爲孫少於諸昆先奉  
常厥育偉三而閒五爰少伯氏侍郎十有八歲  
仲氏早世先奉常亦用次魄比于列星於茲以  
來春秋二八而子升三十有一歲矣惟先奉常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二

六

詩雪軒校刊本

仕歷三朝惠民諍政排璫慮蠻海內正流交要  
於靈存談烈於奏著繫稟大王父大司空之範  
則且王父有炯志讓風匪固繫遂子升芥軀忝  
于父祖遷延矜序何所奮其軌武故作盱思賦  
以吐結遘懷其辭曰

肇媯祖之大孝兮嘉嘏裔以邦公閱雷麓以神興兮協  
君娥而絲重歷周漢而偉燬兮顏穎川曰仲弓際明龍  
而南處兮廬善鄉焉里仁眎滙流之西壤兮度山勢乎  
石門朔曾祖之鼎秩兮入冠佩於南闈考稱叔而再少



兮敦讓節而寡存挈賢書而登弁兮橫兩丙而光國垂  
墨綬於當湖兮挹清泉以安酌民母仇夫愛僑兮甘雨  
興其頌束旋報政而庸良兮聳青瑣而就列鏘筆笏於  
七諍兮喻繩木惟言賚薦國寶而與立兮似嬰釋夫越  
石秉天垣而贊庶兮鼓采疇於兵食外籌師以靖堦兮  
內誠蠻焉參巢璫播惡而螫忠兮繁虎俚而教猱曰不  
直而奮義兮將長禍乎誰咎叶爰書臯以入謨兮憺不  
測其安聊厥毀德以疊退兮計刈毒初未怡遯山連於  
箕舍兮丁睿輦之乘時憫微生方三五兮悵莫究其所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二

七

詩雪軒校本

謂侯主孝於遙京兮倚慈氏而中昧輟禮觀而惕訓兮  
敦文籍而強志念徽劬以若焚兮震峻谷其如墜繫五  
鞠而暨躬兮咨地木以定名德積小以高大兮章七祀  
而覩生非憤釋而孤夢兮曾自察其洞明昕寤異而游  
想兮藝循循而有登躡里舉以執經兮超郡策以微聲  
亮同人之无咎兮載中車乎遠朋嗟慮已以揆勢兮時  
淵闕焉其茂貢下獻璞而輒別兮宋資甫而無用蓋余  
齡月計其初逾兮弗孟明之悔也既結裝以訊駕兮疇  
廉德而邁也窮與達其倚伏兮時與命其誰何季敝貂

而戚侮兮犬濯疊於輿閣壹重歎於哀命兮鴻瞻京而  
噫歌滑肘俄而生柳兮惠舌吐而據梧驂驪不可以執  
鼠兮騰蛇厄於螂蛆期弗獲於呂暴兮乃恓岫以自娛  
蠡嗣慮而竊事兮秦師赫夫號胥般殫工而木羽兮罔  
攸得夫元珠固無爲而自致兮亦底精而成圖墨阿旅  
選其榮威兮嬰蚡舟盪其賓客劉數痛於交響兮翟揚  
誓於羅雀張感雪而廣愁兮賈臨湘而輟泣茂彪辭而  
介貞兮展竊都夫謙植嘻方桷曷園鑿兮慙鳧短而鶴  
長善哉敷爲瞿所兮喇不侔於寄桑詎執中以效莫兮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二

八

詩雪軒校本

胡競瑟而詔箏叶彼上下之虛眎兮徒若是乎蒼蒼盤  
穆纏余髮積兮固裸錫其已然元鳥鳴於九臯兮長離  
戲於丹山奠青瑤與素威兮躡明月及琅玕翹端曲於  
律呂兮鏗清飈而宣絃師旻墟以藻繪兮拂峻洌以翩  
剡夫皇極之是誠兮象一本爲終慕雖爻畫之參差兮  
追矢砥而無斲叶藥勿勿而含英兮厥藏知惟垂露樂  
肝贖以遐諏兮濬交源而疏流喜風悅夫博犬兮稗節  
苾乎南州黯長揖而藐戟兮雲善笑而謁舟融始直彼  
鼓狂兮瓊則妃夫史鮪苟懌顙而區隔兮叩雖對而被



讐使牛哀之化虎兮逢搏殞其安尤嗟青蠅之玷素兮  
蟻又含沙而射我豳孟門於折闥兮漸騷騷其蹴火狸  
獲踞而正坐兮謂仁麀之不可恫鬱邑其罔飛兮不斬  
物而屢忤謂羣淑為非情兮欲葩局又加以不豫抗重  
猷斯充耳兮宗佃嬉而憎岐曩輸肫以同患兮曾不急  
而相攜小誚誹而大詈兮恆甚恥於事倪固睨運將誰  
對兮盍逍遙於我鄉肅具茨之清軼兮登三籟之玉堂  
靈告予以勿眩兮寶永貞而自康鏡明哲於良連兮溷  
芴穆於珥莊誠通塞之莫專兮聿保思為巨進膠與漆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二

九

詩雪軒校刊本

其必合兮金土銷而必覺厲報德而不貳兮雖粹修於  
叢紊面非醴而時頰兮亦不刷而勁鬢率考志以卜涉  
兮庶符脗乎同心覲時至於元契兮掖華要而綏吟亂  
日三才易六萃則乘兮信德自古旁匪增兮昭琴石斲  
何營慮兮準厥剛柔順吐茹兮眈一不失曷百媚兮大  
澤綆網中有豹兮班征著訓允輔信兮有翔輓軌酣通  
人兮

夢馬山賦

此予在潮州夢遊馬山作也夫馬山厥名伊古

予世居於斯矣今且入市雜為培塿其安足遊  
乃近日鄉縉紳新創書院凡鄉事聚議歲時燕  
餞咸於焉定子弟得與焉因斯夢也據地撫時  
揚風致戒命曰夢馬山賦彼子雲執戟作九州  
箴安仁西征嘆三才道良猶是爾

遡南中之端理兮麗番山而名馬憩五羊之神躅兮萃  
八桂之芳叢北連朝漢之鬱蕤兮南直跨珠江晚佗  
嘉之踞跳兮瞬張龔之起伏歷世變而稠室廬兮煙芸  
芸而少木於是乎雙門擊鼓而測漏兮魏樹塞平方牧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二

十

詩雪軒校刊本

事郡靈以協祇兮又艘輪軒之肅肅爰集厥議兮縉紳  
先生相為公館兮高栴大楹冠裳偉碩兮是履是視凡  
民利害兮敬告當事嗟予行之不逮兮慙忝德于先世  
追篤實以尚賢兮循家食于子弟做清風繫諫議兮自  
大王父惟大司空修鴈序而超領兮皇新眷夫侍郎子  
以璧盪而放於潮州兮懷近鄉而屢顧結雅夢以綴情  
兮疇同心而異路步清渚兮瞻天南越平流兮創巖巖  
歷家世兮睇衆林鋪周道兮獻信箴箴曰隆隆馬山神  
聽卑兮視履其旋好惡齊兮孟門太行徒嶮巖兮考父



循牆莫敢侮兮誰則靡先亦待後兮微躬告慙思正古兮

壺盧再醉賦

賦至於唐厥體掃地矣因再過博羅俱被強醉漫效數語非同酒誥之作也

若夫壺盧名山滑稽在腹突已若黔巾不及漉彼沈酗于有邦若泔澣之聚族既醉於二參軻冒遲於三宿二豪催侍側三閭強吸醕頓令纓絕於楚國更甚水厄於吳兒吏部盜甘招偏罰鄰家之釀鴻門死將避還來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二

七

詩雪軒校刊本

壯士之厄能不效鷄鳴之宵度尙欲戀牛飲而不辭也乎

廝養卒奇服賦

彼夫名隸霍家身奉梁公亦有御依晏蓋孤藉臯春守門之狗啣葉之蟲日忘其陋自躡之崇於是沐猴而冠丁子有尾輝彼文繡相奪朱紫綴玉於首跋雲於履繁翰音之登天飾土偶而泛水店類蜚龍之骨篋盛愛馬之矢實繁其媒有加重臺拾瓦礫而金丸起噓酒幟而銀瓶開亦可愛也伊可怪也

避賦

側乎嶽巖風遷海鳥色舉山雌夫人皆是所遇或歧故

有辭爵仲連仲連避爵遯山介子介推段生踰垣干木漆

園不仕莊周伯鸞息炊梁鴻於陵汲水仲子烏

喙徒鑄其金形范蠡青儲莫報夫黃綺四皓客伺竹林

安道徐福童潛海市秦皆彼有雕檻之榮此懷一枝之喜

至若車中范雎橋下豫讓雪塞李陵桃源漁人憎

虐漁人憤薄李陵待讐豫讓感恩范雎尙矣乎衮衣居

東周公射鈞奔魯管仲馬十乘之忽違陳文子田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二

七

詩雪軒校刊本

一成而甘苦夏少康闕裏學鷄鳴孟嘗蘆中謝漁父

伍員避鮑軒渺兮王孫椎張良璧乘休兮大夫殺百里

虞避猗與嗟嗟莒太史齊湣王魯朱家季布愛玉於璞

滋梅在葩仰寒雲兮色黯望飛鴈兮羣斜苟頓拂其羽

翼願長佩夫兔窟

西江歎逝賦

印幼矜以求侶兮膠投漆曰黎卿謂黎美周迨年長而

遙懷兮方倩蜚其來并謂葉地禪師本姓猗方高而黎

遠兮允虎步而鳳鳴黎甘於九死兮黎殉節方歸於無



生俾予子然其孤而莫扶兮若鼎足之兩傾吁嘻嗟嗟

八桂之山兮板橋之鄉黎所生 皖伯之國兮浮渡之陽

方所生 二子生此兮尋之茫茫緬曩紀之丙戌兮奉皇

華於東路遵章貢之江滙兮聞旌旗之顛仆嗟美人之

奮厲兮憺成人其必赴越五五之變遷兮五五謂自丙戌至辛亥二

十五年也 畱闈士於青原山名原叶 吾將叩丈室於祖庭兮

證十喻於法身迴洞從其遠在今羌失之乎萬安縣名安叶

伊真切 夫何二子之委脫兮後先而棄予吾既躡之以騏

驥兮又望之乎浮圖攫拳閃爍乘比獅象兮啞呻滅沒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一

三

詩雪軒校刊本

挾此龍魚寒風颼颼振於林木兮皎月濯濯臨於天湖

方皇磅礴噴以充塞兮瓊瓏銜洞虛以空諸鬱悒憤懣

號以歛歔兮冰激炯定息寂而如如諄曰吉兮嶺兮二郡名

交卜其鄰德可以不孤兮獨吾慙桑戶之返真

匏冠賦

匏形本圓冠以象天匏中先虛冠以如愚匏有苦葉冠

以甘節匏發清音冠以行吟况匏瓜繫乎星辰吾冠之

可以切雲也哉

雲賦

淮南王與八公登皓景之臺悠然有雲自東南來王乃

舉裏而裏之揚空而歎曰雲乎仙俗並見高下同模一

洪一渺孰知其圖有一公粲爾危聲曰此獨仙人之雲

耳俗人烏得而見之矣王曰夫雲者天地所蒸山川所

起近而是遠亦是也高而是卑亦是也寧獨仙人所見

哉公曰君不聞乎雲從龍風從虎聖作而物觀聖之不

作則胡覩焉王曰夫雲將烏覩哉對曰其來緜緜其至

翩翩儻俄忽頃變不可言率若軒轅乘乘黃既若夏后

龍一雙又似周王服八驥光彩色艷形容遑遑彪炳鴻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一

四

詩雪軒校刊本

濛扶搖翻飛散岸襍瀾飄幌布帟逾顛順送抵眈相逆

左右支離悻悻脈脈於是熒曜著神皎魄凝精喬嶽與

氣流漢為聲足以開闢乎九重之門卷舒於六虛墜墜

乎八方之辰鑠東維飾西清班碧落奠元疆栽瑤草蔭

扶桑武元鳥翼飛鵬故仙人之儔居之以為宮過之以

為旅輪之以為軒駕之以為駟冠之則冠佩之則佩身

之則身趾之則趾故惟學道之士見之必空同懽暢顏

開目朗軀輕意遠陵高欲上翫鬣初至裴回顧望忽焉

不畱不勝遐想此所謂仙人之飛雲也王曰果哉予心



壹之矣若世俗之人詎無見乎公對曰夫世俗所見塊  
然有物揚砂剪土壘境寥虛陰陽齟齬煙火燻燻汚塗  
淤瀘若戀而留又競不駐散合同虧展轉相遇招之則  
來送之弗去故世俗之人往往見之必旁皇眩惑睚分  
眦隔朝夕溝洫夢寐相索螻蟻慕羶蠅嗜粕楚楚蚌  
蚌終身爲客此所謂俗人之走雲也

放鯉賦

汎珠江之混濛值漁人之下罟獲頰鱗之巨鯉方春孽  
其已苦漁人載喜予心惻然先令放鯉後償以錢信囿  
圍以洋洋期朝江而暮海予於汝乎何思汝於彼乎何  
罪嗟數罟之莫漏慎過河以无悔遺口腹以心生衷眎  
虛兮道在

海人賦

海中之人南越有產族會而微形小而短食魚臭腥與  
獺爲類眩而走旱安居半水蓋有鮫人惟買其絹海人  
見人遽然而逃居人斯網參爲奴僕智寡用同口默心  
服亦甚泉鬼將昏掩目橫立小伸其形若蹙中國夸口  
殊詭紛紜聊以陳賦比於所云其辭曰熊狙猩兮狝猴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一

詩雪軒校刊本

猿獮鬻鬻兮猓獠徂濡尾狐兮負塗豚觀海人兮形所  
存海有犀兮河有馬魚有牛兮雀有蛤怪海人兮人不  
化樓臺窟兮射沙蜮夔罔象兮飛狂獠揚鬻颯兮達鬼  
國水軍謀兮驅鯨擊善海人兮蒙無識

水中之鳥賦

彼何物兮泛泛蓋形稱於楚辭毛暎波而綠粲足亂水  
以紅欵既遊汀以伴鶴亦遵渚而連鷺青萍夕照魚藻  
猶小口燿隨資身家何渺風水之搖或入其中明月微  
光若出其表意水仙飛鳥以謁東王馮夷祝杖而返西  
江湘君覓其魚珮龍女拾其明璫故應有此妙物以相  
將而相羊也歟

柑賦

僕遊江左思歸嶺南何物朶頤鄉園之柑觀夫萍非渡  
楚橘已踰淮荔憑踵美蔗讓全佳買蟻巡根聽鸚傳色  
括囊留胎分房藏核石蜜勻屑水晶凝液壯則紋麤甜  
須帶凸繫四會之擅名連沙埠以滋植產炎土而宜寒  
沃文心而已疾奚必殼剖陰陽細載辛香調羹合散充  
店資商始識柑德之良哉當其團團綴樹顆顆連陰晨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一

詩雪軒校刊本

霜作幄夕照浮金風搖稍動水映如沈思園叟之所務  
幽人之所尋也慎全碩果言返中林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一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一

十七  
詩雪軒校本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二

明南海陳子升喬生著

四言詩

雜詩

綃幃高廓華燄輝熒眷連嘉友據于中庭興仰天文燭  
月迴星流睇神簡抗東仙靈盃操芳實盃挹蘭醪忘情  
宿鳥觀理飛螢納氣揚歌笙簫間聲麗襟約帶疏髮紆  
纓矩從心欲雅絲志成樂以境通大善無名

自悼詩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詩雪軒校本

有虞之裔曰我邦家世有合德為羽為儀逮我曾祖於  
大司空贊我聖朝如嶽斯崇祖宰于湘謙謙君子德言  
其盛政曷維久亦越我考宰登夕即隆隆瑣闥疑疑封  
章封章伊何擊彼璫逆仇冒雷霆匪休放斥威聖乃思  
乃復厥猶家門仰恩逝命不畱嗟我總角哀禮莫符伯  
滯京師仲先蜉蝣母也是戒汝季而孤念汝所生汝修  
汝圖執經就業兢兢不已爰秀一鄉漸名四海我之奮  
懷如葩斯敢徒掇菁英不數粒米冉冉三十始冠明經  
鴻之方漸駕言徂征紛紛百粵濛濛雨京罔遂觀光曷

錯幽情乃如八閩八閩有穆弟邇絲綸曩遙鼎王銜命

趣餉披荆度榛使循東路寇逼西濱章貢二水胡越萬

里我生險阻日維茲始甫解歸驂狂氛載南園廬易主

咫尺巉巖維伯念止天地崩頽豈無苟生中心弗能成

敗利鈍非逆所裁風雲冥漠肝腦蒿萊嗟我處諸誰為

之受嗟我竄諸誰侮我母有甚漆身胡顏之厚人亦有

謠變于子丑豫章風駛端水雲從翛翛垂羽掖垣是登

山甫補袞曷躡前蹤析薪負荷曷克以繩彼蒼者天莫

知其極城復于隍否終又來嗟嗟同生餘此一身昔恥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詩雪軒校本

梁肥今憺孤貧何以甘母斯苦斯辛何以為人且天且

髡宗族閒關敦于母黨昔也同堂各謀所往西河卜子

爰喪厥明我其奈何母心之傷萬乘難匹夫焉據自

國徂家職此之故既平匪欣弗陂用思承我壽嘏無諼

我慮

離合

先生官姓名隱語效孔北海為之  
蓋兵科右給事中陳口口之云也

一邱若共稻斛方均矧敢多又餽口垂綸吏首化爭當

串以親何人高臥阜臨東津孔公乙夜與斗斜鄰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二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明南海陳子升喬生著

樂府

大牆上蒿行

飄風無不怒號草昧雷雨自我天造衰替一何莽莽中  
心獨苦鬱以陶角春風爾商秋今我憫默復何謀人生  
居天壤閒歛如隕葉乘奔流我今憫默復何謀擇君肌  
膚所適遐不探君性命所存冬譙曲房温密夏當臨遠  
水清淪牛馬作走我將復何謀不及君美哲風雲雞人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詩雪軒校刊本

唱鶴蓋詣門上有九重不測之蒼天今我安往謁夫帝  
下有九州環流之瀛海今我安往濟所屆遐不汎覽流  
觀遵君所邁淬我玉研今爾何爲自摧藏功德安可量  
溪飛鸚鵡峽走羚羊神龍四顧睛注中央聖賢所務變  
化無方辟凶殃醇雅致福祥帝鴻之篆媧后之章太公  
之匱宣尼之堂璠璣之匣紫雲之房傳稱往昔咸自謂  
要且玅曾不知君研良雅無當佩長劍之陸離犀渠爲  
衣冠以雄雞載驅載馳敵萬人揮斥安邊陲班生投筆  
終童棄繻蘇卿之節伯也之及亦自要玅胡寧舍諸考

黃鐘闌幾衡東儲甲觀西蜀元亭操彤管播金聲詠歌  
王風辭若蘭馨知彼通塞不出戶庭釣巨魚如大鵬與  
真人遊息蓬瀛奉觴北斗有酒如澠今日樂誠可稱樂  
未央爲樂當自強富與貴如朝霜何爲自悞使爾心傷

短歌行

有酒盈樽嘉賓在門直須延坐庭光已昏悲當用歎辱  
亡齒寒魯酒伊何圍彼邯鄲瓶之罄矣惟壘之恥人生  
何爲憂來不已蕭蕭暮風吹我欄櫳悲滿君懷醉顏不  
紅交交好禽枝閒好音胡不如鳥人各有心鶯嬌始簧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詩雪軒校刊本

燕狂以旰斷鶴續鳧云胡短長琴則可歌笙則可吹惠  
而好我與子同衣

猛虎行

露不擇狹斜室疲不策果下駘果下豈難驅下流每見  
推指遠躋北地厲駕肅輿臺耳亂幽崖風目驚腐草埃  
昆疑搏猛虎子勳棄黃能憊流聚漁罟詭野多獵媒援  
涕不勝言去去陟崔嵬高步應龍俱長嘯鳴鳳諧吾生  
既自惜不樂觀所哀如彼千仞桐何爲才不才

燕歌行

同區啟圖區叔永徐木之歐壺公師  
黎美周秋濤家兄智海上人社題



朔風瀏瀏天漢橫歲聿云暮鴈流聲明月皎潔霜雪盈  
遠道萬里隔關城念君翩翩獨遠征中夜不寐仰列星  
君懷意氣入帝京賤妾無言不敢情不得爲塵逐君行  
憂來短歌引秦箏哀絃亂柱不能成梅花發枝吐鮮榮  
芳草因時藉百英南金西土各有情妾獨無端轉璣衡

擬青青河畔草

疎疎原上竹悠悠想空谷空谷不可想夢寐接形象形  
接翠帳中忽覺在遙峯遙峯且隔岫躑躅阻婚媾輕舟  
知長川松柏知山岬上堂各自炫誰肯相爲期客從西  
方來遺我雙白鷹呼童臂白鷹翼有細篆綾長跪讀篆  
綾中竟何稱上言各努力下言利得朋

長歌行

離離牆下桑枝弱根何強春風鼓萌蘖列樹爭輝光恆  
懼時雨歇蘊隆嘉穀傷秋水喜河伯如何猶望洋少小  
不好學大莖嗟面牆

梁甫吟

驅馬齊西鄙縱觀聊攝城城中有暮燐云是燕將靈念  
既與燕隙終不就齊廷風爲增慨歎日爲照幽誠一矢

激兩端三軍帥自傾誰能出此策高士魯先生

精列

精列一何細音響越區藩虎嘯與龍吟雲興而風旋虞  
帝解民愠穆穆撫五絃鄒生吹陽律陰谷以弗寒吉甫  
吐清風周公悲東山仲尼寶絃歌有德者有言德音我  
所慕小言良足歎

游絃

抽園客之絲鳴君堂上琴今我要列子冷然而御風居  
世何爲自齷齪勞生以鞠躬君有酒食且飲食我樂伊

何任

薤露 丁亥十一月

皇祖卜世久所遺誰最忠先帝昇鼎湖數子攀厥龍殉  
死乃無穴號呼而且從鼎缺於磨室京畿置南邦多見  
以不怪棄之如轉蓬家袞奮海隅樹幟思得朋力盡軀  
以捐憤怨塞蒼穹嗚呼復嗚呼豈惟漢義公

行路難

君不見上蘭門前特棲鳥一歌一嘯千門曉南飛越鳥  
北征鴻有雛自遠翩來同相調嶰谷千竿竹教上龍門



百尺桐承露盤前弄明月萬年枝上舞春風遙遙鳧鴈  
昆明水細細條柯馭娑宮曾陪儲后承華側每見皇帝  
鳳樓中朝朝夕夕共翻飛今朝今夕不相依昔託字尾  
願爲妃一朝兩意隔房幃自言多姿萬翠羽不念比翼  
朝朱暉霍家池上鴛鴦散梁冀門前鶴蓋稀獨憐抗志  
矢金石毛羽摧藏俄見譏

我奏瀟湘二妃之寶瑟西母白雲之仙謠易京君明之  
龍笛秦臺弄玉之鳳簫君家堂中旣浩侈洞房複帳留  
相調中有一人字白雪鳴蟬兩鬢鳳皇翹未許千金韓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五

詩雪軒校本

挾彈徒逢十八賈登朝寶帳三千萬阿那使君五馬蹀  
躞驕珊瑚懸鉤出海底自言寡向上宮要妙聲絲竹迭  
無閒羅帳忽已從風飄翡翠窗疎眉語度蓮花帶弱精  
魂搖繁郎區區復叩叩荆王暮暮復朝朝金卮滿飲稱  
旣醉思君此事非松喬人生壽命當有盡焉如靈匹望  
河橋

妾薄命

靡靡復厭厭新歌昔昔鹽花外芻尼嗚月樹鏡前喜子  
挂春檐京雒三千萬寶帳廬江六七十箱簾不逢荀奉

倩芳年徒自淹

鮑照京雜篇云寶帳三千  
所玉臺新詠作三千萬

樂府新題

雙鏡辭

照鏡欲照雙雙鏡莫當窗窗前花復柳鏡影殊難偶一  
鏡見妾容雙鏡見妾背鏡尙見妾背妾面郎安在雙鏡  
亦徒然破鏡飛上天

傷歌四首

山有高原樹有叢人情不倫何縵縵我欲出門誰可同  
無多結交少年雀不因人熱童子鴻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六

詩雪軒校本

樹有叢林山有原人情不倫何翻翻我欲同人愁出門  
皎皎素絲在所染營營青蠅止于樊  
青蠅青蠅白壁玷投界豺虎非所厭人門各媚三婦豔  
迷陽迷陽傷吾行渡河渡河爲公念  
若有人兮非世情願欲矯舉吹雲笙天不可階仙難名  
漁父濯之滄浪水美人贈以瓊瑤英

祀何仙姑樂章

飄羅兮練浮靈紛葩兮遷絳跌請阿嬰兮招鮑姑桂饌  
兮蟻醴煮白石兮清水故宮兮歸來源源兮不可以期



右迎神

靈不可兮棲遲丹鶯湛兮雲以霽無瓊食兮珍果君不  
可兮奉母鸞笙兮鼉鼓渺緼緼兮獨不下右送神

射鳥曲

射鳥射鳥何射射燕射中燕姐燕妹得見燕能內視我  
身趨健班班捕獺狸飯鴨得療饑有不射射必中細聽  
宮中歌赤鳳

李將軍

李將軍霸陵尉我方飲歸爾大醉爾蒙虎皮我後臂後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七

詩雪軒校刊本

臂能射山中虎况發北平大黃弩霸陵尉莫怒呵李將  
軍爾奈何

佛山曲

莫打佛山鐵且看佛山月看月見天心打鐵徒苦熱解一  
人言佛山近我言佛山遠西水阻重重勝於腸九轉解二  
佛山那見佛神山那有神東望高臺在誰為魁結民解三  
佛山大墟口西水浸上田裏飯張魚笱解四

飛蛾篇

飛蛾勿飛飛我言汝可通高者聶月蟾下者銜燭龍蚌

能吐珠輝螢能照飛蓬彼皆愛光輝不知汝懵懵欲爾  
投燈來頃刻罹厥凶汝智自不周汝力自不從汝今勿  
復飛勸汝慎先幾飛蛾懵不服飛飛復促促促汚金  
鐙草草笑蚊蠅

楚吟行

南越之能詩者莫若廣州廣州多詩而人人能  
以詩按聲而歌則莫若五羊城城中歌詩淒淒  
婉婉甚清以長號曰楚吟蓋音之動人以悲而  
委約悲愁極於騷些南越故楚地延迤而南所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八

詩雪軒校刊本

自來矣其音出於十七八歲麗姬及繁華子以  
簫和之尤綿邈可思也予故作楚吟行被諸管

絃

越王臺下水泠泠白雲山高高且清昌華苑中飛溼螢  
當年美人字素馨虞園古樹搖孤亭六榕虛塔風簷鈴  
鶯槎杏矣海上星蒞醬雖微聞漢廷簫韶南播森球鉦  
微辭能賦騷可經十七八歲女妖姬繁華之子色晶瑩  
承顏悅目效體形轉喉迭齒從心銘幽深翕關行復停  
宛轉綿邈似不寧洞簫相和鏘玎玎指間密語通玲玲

石泉濺濺飄蜻蜓蒼龍向月吟滄溟羣鶯飛飛亂柳汀  
孤猿立木愁山屏仙羊剌剌來揚靈陸郎乘騅排芳扇  
越人楚吟君試聽澧蘭沅芷非獨醒勸君犀觥斟醪醕  
舒神導氣延百齡

况操

况操不知所指或曰弟遠懷其兄之作也

晞子長望森何寥莽無難予之况也倚

韓山操

陳季子不得志東遊潮陽登韓山感韓公之遺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九 詩雪軒校刊本

蹟乃援琴汎徵而作是操

厥山惟韓兮夫地惟人夙昔矯此志兮何遂巡乎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四

明南海陳子升喬生著

五言古一

古意

撼撼園中樹上有最枯枝不惜枝葉落但傷筋骨衰編  
籬引豆根豆生籬已摧人生不乘時奄忽欲因誰  
張樂會嘉友四座列嬌婉盈盈揮玉箏嫋嫋歛青管微  
微溢清唱飛飛激素霰此曲何所來毋乃絲駒撰曲終  
不可得聽者宜見雋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四

一

詩雪軒校本

續成語四首

片玉可以琦奚必待盈尺匹夫可以豪奚必待正席深  
山一羽衣衡門一逢掖高風薄叢林清歌散泉石相者  
皆舉肥我心痛如刺  
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施施樂其間飄飄觀彼粲厥  
中靡所蘊卒與犧牲豢寄言少年客毋令居所慢  
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遊衆人皆疾足羌余獨淹留蟋  
蟀入我牀鴻鴈何哀愁友生日以遠將在東山頭亮哉  
宋大夫四序獨悲秋

平流鼓怒浪靜樹振驚飈渺哉風動人美惡殊相搖樞  
機在言行天地遐不遙子綦隱南郭三籟日蕭條

闡意

桃水手輕盪衫襟短欲涼翠芝填後結都是可憐粧鏡  
影殊難已襄回顧四旁

合江樓禊日蘭亭體二首

白鶴高峙青牛獨馴假言居止懷哉暮春將離匪諱忘  
憂是珍桃實雅老桂酒陶真

山眉脩婉黛波潑漾輕縹邂逅虛異人翺翔望珍鳥曾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四

二

詩雪軒校本

史猶弊弊松喬詎悄悄欲從褰裳涉聊向江樓眺

五逝嘆 有序

五逝者皆崇品雅懷而於我乎知而歡焉者也  
以宦來粵者則方姚李其人也書問莫逆者則  
張同里少習者則黎其人也義有師事比肩之  
次情無命駕一室之別憶兩年所後先化殞予  
茲覲因裴回緩急淒其壹鬱故有此作焉

方巡撫孩未

震孺

方公實忠鯁偉業四朝顯馳駕使梟避熊車向鯨翦厲



辭過蹙軍緩帶安疑冕赤鳥虛几几匪躬終蹇蹇蒼梧  
魄遂昇八公雲且緬載歌方叔詩淚滿羊公峴

張庶常天如

博

天如今大儒讀書究根實汎愛引中上綜時相文質世  
史闡天官肇階僅庶吉腹馳董相獵家續延陵繡王惻  
珍遺文沒哀綿築室湛湛江上楓秋風自蕭瑟

姚侍御有僕

奇允

姚公激秋爽托契亦春藹風流暢西陵雨澤酣南海植  
善樂非疲鋤奸疾無待玉几問殊勤轄軒風欲采神振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四

三

詩雪軒校本

霜旄動氣增雲堞倍可憐山雨秋孤穴窺金鎧

李給事喬之

毓新

給事始郡理執法標潮州風噓走馬埒霜肅揭陽樓柏  
臺昂筆札等谷怖兜鍪多士推辨施迅諾赴勇絲駕言  
夕瑣振盪已朝露浮側身望於越摧心惟膠投

黎兵部美周

遂球

同衣我黎友蔚爲天下士精義侔易京賦心轢文似芳  
佩總南園彪命專東里勉茲彤簡授謝彼青蠅邇笳咽  
落梅弄魂衝九牛水琴德斯云亡號鐘吾已矣

代山人春夜閒情

麝月窺鴻寶春宵勞羽人蘭舒綃帳額粟凍玉杯脣仙  
女元名玉仙樓况是銀誰能徒服鍊今夕慕橫陳橫陳  
自不難芳情何絲殫花香三島路春動七星壇東桑八  
繭穉西桃百子團南林正蔚蔚北斗未闌干峯前神女  
戲海上卅兮歡彩女淮南鼎仙童魏帝九似靚蓮華井  
如逢積玉巒山花胡蝶蘂徑竹鳳凰竿竿舉鳳凰儀茗  
鮮翡翠嬉鴟眸屢以運龍駕自躩踞蜘蛛光細網靈蔡  
舞神著風環音若語雲步意彌卑天老終來教曼倩始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四

四

詩雪軒校本

甘飴詎愁烏兔駛寧遵牛女期七寶方諸液雙鸞蘇合  
脂飛遯多煩惑君來時見治

五子詠

僕交於天下賢豪亦夥矣今乃鬱鬱音問相絕  
逼窘之間忽思五子抗辭密論於是作五子之

詠

朱王孫仲韶

統緒

王孫耽歷學要妙豈汝泄一遊忽思歸得微合明哲索  
我先輩書蒿廬用編綴寶君梅花筆至今香不滅



徐徵君巨源 世溥

尺素書頻至南州徐子情書中論風雅古樂揚咸諷行  
年及四十出處定平生草堂今安否青天空月明

方簡討密之 以智

簡討慷慨人采芳自芬馥得時騰賈傳矢志托張祿醉  
搗漁陽鼓悲寫清商曲月明懷皖城天地渺一粟

陳處士元水 上善

元水偉虬髯誰薄歌魚客篆隸研秦漢昆吾切玉石好  
作五言詩直分王孟席醉臥越姬懷吳音戲相惜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四

五

詩雪軒校本

劉兵部及叔 肅

西蜀辭賦地劉生實清矯儒冠執使節抱璧能誇趙及  
我同在廷爾亦輝旛旒歸家誰負弩天闊蜀山小

懷白君益

燕人白君益俠氣追田劇談輕白璧雙諾少黃金百煉  
慨昔揚廷子矜猶自青櫻鱗本孤憤摺脅亦懷刑遙遙  
來戍越渺渺孤弦筍鷓衣自沓拖鶴蓋還膠轄高天月  
與雲比翼復離羣緩急誰能免悲歌殊憶君

為牽牛答織女和顏特進

白允戲窮桑吳生牽宵桂嗟非二哲魂弛張感天帝旭  
日遵始旦明星加有疇揚野不獨躔匏瓜豈吾繫徒啼  
大梁影久望長河滋方欣素節來恆懼奔龍逝伐鼓申  
服箱君其保神麗

依古

曠士想鯤遊大聖循穀食鴻歸臯氏春布就朱家匿平  
生失汎愛而我忽相得元豹韜南山紫駝犇北狄安得  
千日酒醉彼二心客

答亾可上人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四

六

詩雪軒校本

瀟湘殊不遠遠思在夫君靈洲少佳氣蒼梧空碧雲碧  
雲日復暮朱夏悠悠度何用持報君秋風吹瓊樹

感遇十八首

冬夜寒且慄孤燈燼環堵中坐一小儒咕嗶良自苦咽  
咽蒼蠅聲思為鴻鵠舉問君何所如蘇秦學王詡頂踵  
行濟世盍先刺其股七雄因以爭大野紛羊虎黑雲徹  
太空白骨相撐拄獨向人主前揖讓搖珪組方復笑窮  
巷終身守訓詁

簞食奔竄人金珠競王公羶蟻還相慕小大胡雌雄竊



鉤干國禁三晉爲周容得失如循環君看塞上翁方悟  
老氏貴栖心在虛沖

陸生居吳中鬱爲當世師吐言如洪鐘奮翼比長離聲  
華紹父祖出處關興衰戴淵投劍日周處刺蛟時自非  
君子者斯人焉取斯

歲星爲方朔爰侍漢廷中詆諧非謬理諷諫懷至忠西  
遊見金母東涉逢木公歸獻天子壽身與道相從恥爲  
入海客蕩漾無所終

僕本炎嶠士疇昔遊幽燕幽燕儼神都宮闕與天連青  
瑣復金馬簪紱何蟬聯策駿上金臺抗手懷高賢行行  
歷黍谷慷慨將談天南歸三十載此路空悠然豈伊道  
里隔苦寒不敢前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四

七

詩雪軒校刊本

百年能幾時何不逍遙遊欲絕塵土跡且居明月樓高  
情屬遙漠延睇舒層邱待我凌雲翔與子談九州  
信陵能折節四體詎無骨樂與毛薛遊中誠爲之竭天  
道直如弦相逢且自前昔爲貴公子今爲被褐賢天爵  
固恆在龍性非爾便

墨翟造木鳶三年乃能飛梓慶齊七日削鑲侔精微從

來絕世技寧寂中自揮至妙待孤賞甘爲庸俗譏

家本漢臺邊且談盧城事晉代昔陵夷循寇飄風至黑  
雲壓城堞白刃走官吏赤流溢通衢陰雨出魑魅龍驤  
雖云廉不鎮兵戈氣雖有高墉登射隼曾何利遂使江  
干客年年枚愁淚我欲歌此曲此曲辭未既

昔我思遐方詰曲赴羊腸猛虎嗥我前山魑窺我旁風  
沙亂耳目荆棘牽衣裳一行復九憩中道正彷徨積歲  
望歧路潛然中自傷焉知有雲術大鳥何翱翔非逢羨  
門子塵土空摧藏君今從我遊一舉橫八荒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四

八

詩雪軒校刊本

子羽不繇徑渡江能刺蛟子房若婦人椎秦翊漢朝不  
爲方有爲闔闔成昭昭應龍不常信危岑無長條周公  
才至美所貴乃不驕

秦王一四海四海復不一英雄各方起使者分途出阮  
儒虐黔首奚止長城卒大勢已分離猶然用權術觀其  
狂且愚曷云保已物獨有桃花源桑麻自森鬱

崇岡生椅梧陰谷繁荆棘世降道已微登庸皆邪慝聞  
有猴而冠亦見虎而翼正道自悠然多營轉促逼積邱  
畏蟻穴朽廈蠶蠹蝕邈矣夔龍儔天運良不測



趙璧羞燕石宋人嘲下和兩兩不相下塗人如之何一  
真必一偽較若千里多時無哲后鑒溟滓且同科  
元蟬抱木鳴帝江審音聲清響殊口給至聰非耳成百  
足虻不蹶無形風常征况乃含萬象元機不可名卷不  
盈一掬舒之彌八紘斯唯達士信庸夫鮮不驚  
西方金仙化寂滅性長存維摩有家室乃入不二門聖  
賢在憂濟於此未暇論嗟彼猥鄙儒譏駁徒囂喧操舟  
苦風浪如何笑輪轅儒術不自盡如何誘世尊

東家桃李顏日日登牆笑西第讌歌鐘往來皆權要北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四

九 詩雪軒校本

里習化居青蚨走相召誰識南山南案風答長嘯

炎漢昔中圯傷哉巨滔天浸淫及縉紳冠履紛倒顛詩  
書附瞋目與隸高比肩逐臭滄海畔攫金都市前何意  
鷓與鸞化爲鷹與鷗平生九鼎重蛻棄如蛇蟬遂滿槍  
攘氣寧餘仁義田空令獨行士愁望盈荒煙濯濯嚴光  
瀨垂竿方灑然

思舊詩

思舊者思黎太僕也太僕名遂球字美周以樞  
曹殉難于虔州得贈太僕

丹山串文羽華井駢高葉膠漆疇與期幸邇乃終泮顯  
允北正裔曩臻南園業偶席推儒珍偕佩蹇童鞮同心  
肇有言齊策得所挾

挾策貫能共誦讀相與研崇情排末流蘊志慕古先揣  
摩慎雙爵亦已絕韋編賦心合綦組麗則儔揚班氣越  
千畝根思漂百丈泉

泉流惟源濬疊疊克聲聞靈鏞警迤峯含珠納飛暈詎  
知榆枋捨願恣天地運所與四海賢盪鄙復祛吝惠而  
能好我不絕瑤華問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四

十 詩雪軒校本

瑤華誰不耽芳浦嬉以遨奇服自廉潔龍從出蘭皋新  
聲不定方雅琴中自操東日失明昧朝雲謔垂髻誰云  
聲色悞聲色方陶陶

陶陶未及已連嶠迭遘患卑洼漏蟻穴驚浸底懷山公  
言屬黃口變態與綺紈日暮登臺望風沙千里寒上京  
紛已遐驅馬遊近關

關路前致辭勞勞子何之凌秋進鑿凶慷慨趨危障新  
組行就列舊恩良不訾三命等浮埃取義終若飴招魂  
魂孰歸將麗太常旗

旗常子有垂紳服我徒點神宮邈莫倂豈復儲琬琰肝  
雲悵靄霽睇岫恍嶇嶮知我宛昨日蒿薤歛已斂一輟  
流波彈凝潛激西崦

贈朱光夜

弱齡學六書欽君契斯籀雖云糟粕去亦取芳潤漱  
昔十數公一一馳文囿夾轂問君家飛蓋相先後聞見  
遡淵源師資證紕繆削聖安郢容中微專羿殼丹青功  
莫展刀筆技聊奏世運淪荆榛晨星鮮耆舊雷鳴皆瓦  
釜相類成羸祝叶嗟君遵雅途抱璞匪云售拳霞雕斐  
案覽月吟圭竇慨歎念曩蹤慙慙重今邁玉塵清言揮  
霜鐘大音叩共闡名山祕振衣躋岫嶮

二鳥詩

嘗閱唐宋雜記得鸚鵡白鷗二事爰賦二鳥詩  
人情易亡故相背成久寒唐宮有鸚鵡遙問上皇安感  
恩金殿裏甘息隴山翰勿謂斯言細徽音長不刊

唐宮鸚鵡

宋室收死士何來一白鷗龍舟屬慘淡烏號悲莫攀負  
天迺無翼蹈海不知還忠魂附丞相感此淚潺湲

宋舟白鷗

題李太白像

詞林鳥歸鳳千載想斯人恩向汾陽重情連雲夢親少  
陵非匹敵小謝契精神甚矣吾衰也時無賀季真空然  
對遺像文采映千春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四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四

三

詩雪軒校刊本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五

明南海陳子升喬生著

五言古二

七哀

鬱鬱燕趙間荒墳遠相屬武靈非故宮尉佗自南矚翁  
仲款魁結石馬闕□服上有黃鳥鳴飛飛睨幽谷既避  
巨君猶復恥羣莽秃忽怪夷吾衽亦傷微管牧兩畿繼  
蕪穢陽爻嗟在六禹鼎何芒芒衆司誠覆餗魍魎見白  
日荆榛蔽元王道聞木偶言歎哉亂心曲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五

詩雪軒校刊本

燕趙不可遊言遵大海南海南多風濤水濁高雲陰方  
舟靡所屆湯湯迷山岑蜃氣爲樓臺帝閭遐且深下怒  
吞舟魚上驚垂雲禽陽侯仰天嘯淵客中夜吟我欲叩  
洪鐘蒲牢增哀音素女曳霓旃爲我拂劍鐔恍惚不復  
見悲風吹遠林輕世世何極魯連難爲心

詠尾生

浮雲無特操曠日中自持尾生赴梁下誓從女子期敢  
謂斷金謬鶴立埃音儀不惜久延佇所嗟子不來水盈  
何漫漫身復安所之人生不失信之死甘若飴梁柱有

堅心悠悠使我思

辛丑拜墓作

靈洲亘南海石門捷西山斯備衣冠氣而出清冽泉重  
華韜九疑媯裔流瀛壖茫昧逮有宋哲祖卜終焉屢分  
齊市宅亦歸京兆阡纍纍遡高會默默開雲元表碣儼  
斑駁楸梧蔚蔥萃聚族長茲守行道咸欲觀如何值喪  
亂動止睽故田奠塋封樹間垂涕翁仲前  
皇考終諫議歸根附初壟遙闕眷徂貞崇岡被嘉寵邇  
天壁若掛濯地木云拱吁嗟三十載陵谷皆頽豐防墓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五

詩雪軒校刊本

罷築室信陵誰守家歿德詎能朽生遯苦不葺霜露淒  
以零歲時罕一踵松柏摧爲薪荆榛何鬱鬱封堂憫今  
儉飛土欽古勇方灑黃壚泣疇將昊蒼捧

白髮三首

安仁美姿容掌珠寧忍墮優游散騎省渥丹照青瑣命  
駕出郊坰流輝生炙輶婦人連手縈投我以珍果四八  
欸二毛霜莖日已夥無復昔遨遊况乃多輶軻道逢擲  
瓦石何獨張與左

我聞夜交藤能使人首烏我髮從渠白但願一愁無此



藤不足寶不若樹護草

妾有盤龍鏡爲君照白髮  
照髮復照鬢繁霜不可邊染  
之不盡黔拔去還復發  
天運既如此惡之殊非達妾髮  
長至地甘爲老奴悅願君  
崇明德毋事此微屑囊鬚在  
船中士龍笑欲沒

贈薛劍公

東城倦昔塵西山檐今霧揚  
鏹非爽術戢翼有恆處與  
子兩世籍爰得平生遇  
挾策憫亾羊析薪從所務  
妍思茂春華貞心爛秋絜  
神理掇隋卞太音鏘威護  
方執黃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五

三

詩雪軒校本

牛革言終射雉譽聲微  
羣喙張浸廣頽波赴佳惡  
雖自知方圓匪獨顧申章  
對妙匠蘭言在無數

贈友詩

高臺迅風發吹我出巖城  
崎嶇偶干祿棲遲遂逃名  
廣居趨此隘巢枝謝彼營  
詎傷浮華歇恆懼無友生  
嘆川靚明月吟澤攬芳蘅  
願君懷妙善崇此千秋情

詠貧士

茂樹有來憩寒枝鮮見臻  
思爲千畝陰咄嗟空本根  
土膏不獨異嘗與桃李鄰  
隕葉隨狂飈已冬復望春  
處約

苦心志造草非小仁天地有傾缺  
君子寧憂貧

止酒

酒泉嘗戾止不止石與斗  
夜飲不止卯朝飲不止酉  
清不止堯舜濁不止桀紂  
墟不止胡姬瑟不止趙婦  
自從止一邱十事止八九  
所止嗟因人敢不自止酒  
時時欲止之既止還復否  
雖云止勿亂不止孔之醜  
止水有明鑑皇王止敬口  
援琴歌止息遷鶯止高柳

適吳詩送黃羽可

章甫將有資迺從南越適  
問子適何方泰伯古所歷  
興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五

四

詩雪軒校本

廢奚足云賢哲叢今昔  
文心言子祕樂意延陵  
析被裘無安睨棲廡有  
嘉靚彼觀隆四姓我想  
馳三益矧我夢寐勞匪  
伊朝且夕送送超庾關  
望望彌震澤海氣肅襟  
袂秋風迅帆席流霞爍  
雞陂寒月皓虎石允與  
素心人抗論通雲霓  
邂逅情或對應求理不  
隻無挾璵璠姿取笑  
飯與飯靚宜戰切音逆

增葺居室

唐帝勤茅茨原生樂桑樞  
寧殊貴與賤咸以約故  
優曰予仰先世廉潔崇  
厥脩開宅及晏子垂貂  
踰柁侯詎悟



板蕩時違彼康莊衢固志天山筮怍情箕穎遊局林遂  
創闢疊阜靡資樓棲遲亦三稔補苴仍一邱苟完師衛  
荆不貸希蒙叟循今有逸軌撫往無嘉猷恆束丈夫懷  
永與智者儔

哭容舍人

潛穎趨陵茗春秋歛崇朝英年遵鳳池鳳池悽沈寥環  
海既塵轉洪爐使金銷美人滅膏沐具思寤華宵宵華  
宵已冥魂兮爲難招重闔黯不處天路空遙遙何以致  
子哀涕泗霏寒潮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五

五

詩雪軒校刊本

隴西客

客從隴西來慷慨言城朔軍行踰迅颯陣立齊崇嶽將  
軍始建牙雜種謀崩角誰堪夜已中棲雞自咿喔

贈元孝

翩翩兩巢鳳巢破鳳各孤羽儀一不作雲海空提扶同  
聲復同氣我爾有是夫身從太邱衍名可竹林俱誰能  
道往事淚下凝爲珠每感風人旨傷哉大雅徂後死文  
未喪先民有遺模願言振高響金石同不渝

贈梁芝五

南園憶舊社西園見新作之子寤鮮榮芳菲倚衡若心  
輕進士舉歸以騷人託結客多鴻冥招予方雀躍於此  
諸素心匪徒麗金牘君家昔比部七子名輝灼今日西  
園遊中原但寥廓當杯申此章相厚不爲薄

予居客館主人養白鵬又有持山雞至並置籠中

山雞鬪擊白鵬損其毛羽予憐之勸主人斥去

山雞因爲白鵬作感激之辭

佳哉雙白鵬籠養君軒墀雄者能知白黑者能守雌自  
違林藪願戢羽感恩私不爭雞鷩食仍惜鳳凰枝殊族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五

六

詩雪軒校刊本

逞嘴距欲來將我欺非賴有心人安能脫羈危三謝主

賓意永懷雲嶠期

咏西洋顯微鏡

以鏡視小物皆成大形蝨  
蟻眉目皮毛靡不畢見

大道梁中天奇淫出窮海茲鏡西洋來微顯義兼在雕  
棘具猴體穿楊貫蝨曾何如造茲鏡微妙生其中蚊睫  
焦螟巢蝸角觸蠻戰以茲當少怪况乃多多見芥子納  
須彌毛間盈海水微今顯鏡中顯卻在微裏我目有神  
鏡我心超離婁拂鏡歸玉匣反觀將內求

失題



虎之逐人噬得物怒則專安人甚於虎所怒恆屢遷薄  
憇忽逢彼三反寧得悛知音既不存孤我伯牙絃彼哉  
復彼哉獨爲優游仙

我心本無爭嗟爾胡爲競啄腐向屠門慕羶從趙孟沾  
沾拾錙銖言色殊巧令徒勞颺颺姿入我方諸鏡不能  
界豺虎今日誰爲政我將棄君去去去存龍性

一世爲隸胥三生尙魑魅如何紳裾列而有隸胥氣霸  
陵訶李廣猶幸逢醉尉虛舟觸褊心不如卻相避

陽虎善爲富多金致賢聲諸侯敦幣聘都人望弓旌遂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五

七

詩雪軒校本

使里中兒效尤轉相傾俄聞懷璧夫無罪干國刑乃知  
金踴躍於人無定形不爲廟中犧必爲糞上英寄言素  
封子努力崇虛名

容有千金方藏之不肯銜自言服食功能令鬢不變解  
將白石煮以奉紅雲殿一身裂地封龜手從水戰

平生山水趣兼之雲物情有客貌魯儒規予毋外營文  
質不相宣茫昧求至誠詎知掇秋實所植從春英玉洞  
有神龍蜿蜒無畱行

淹畱忽白首慷慨思平生年紀方秀發天衢一何亨黃

鵠羽初齊裴回欲飛鳴致身何所期偉蹟光汗青追念  
古先業揚鑣抗羣英得志必濟世拂衣始辭榮奈何抱  
此願時過竟無成鳳衰逢接輿卻曲傷吾行功德屬已  
往立言吾奚徵端居發浩歌空有金石聲

別詩

六合爲廣廈各自開房居往來廊徑間焉得免行途我  
非無敝室之子靜且都幃帳容我寢飲食令我腴三暮  
斂心神凌晨拜前除辭畢不我拒勸戒成芳模寄言同  
堂子聊復充此閭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五

八

詩雪軒校本

居者思有行行者思所止不知誰主客對彼乃稱已轂  
輓天地間何由見真宰盆中環游魚磨上旋轉蟻我欲  
窮八荒拔山倒海水不就天人師旁皇莫爲理安得無  
住舍招爾同居此

訓韓叔夜

行子極秋氣盤旋竹房清邑宰來相存促膝非世情告  
我一高賢名家自鄢陵永嘉行罷秩貧勝南陽耕肝膽  
傾四海曠若雲山晴旅寺鄰咫尺奚容隔平生相見歡  
稱詩高譚金石聲我觀靡靡者俗尙紛營營非君激新



論誰能聞典型媿我客臨叩如君誠長卿傳音歸故林  
千里皆和鳴

贈趙雙白

海底雙明珠月暈含天色安能久淪沒當爲海人得一  
人得此珠懷之未敢出一人得此珠照乘行列國自然  
成剖符神彩暗相射願言各珍重崇此雙珠德

元墓山探梅

寒浦入輕舟春山引孤策煙開見飛鳥雪澹無行跡仄  
徑援山臂高根逗泉脈旁臨鄧尉卑迴望閭門窄日照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五

九  
詩雪軒校本

寺微紺湖涵梅盡白諸天恣花供大地成香席石壁張  
丹青茶山吸雲液悠然遂終日歸路思彌繹

客中詠二高士

有序

僕度嶺訪友於青原不遇遂如吳門還至南州  
乃哭之於萬安因作二高士詠以見意焉

踰嶺去桑梓吳門花發時出門仰天笑聊以當吾噫逸  
妻豈不戀求友興深思一過伯通橋夫君洵我師

吳門梁伯鸞

南州走冠蓋高士居亭亭吾宗不見君懸榻甘塵冥千

里爲有道生芻致惟馨我亦悅此風曠懷翻涕零

南州徐孺子

三子贈答詩

龍大夫名興惠字宛黃東方生名木字木公上  
人橋如弗本姓第五氏三人以詩贈答各八韻

我昔遊五嶽登高仰寰宇附孔上泰山攀葛吟梁甫封  
禪七十二其事在太古繼此徒荒唐秦皇與漢武綿邈  
予有懷飛龍居九五熒炳以輝煌聖作而物覩一人響  
圓方百辟分茅土子其從我遊高名錄天府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五

十

詩雪軒校本

萬古衆仙父卓哉何巍巍是闢長男宮出震凌晨曦燭  
龍銜焜耀扶桑挺歲蕤下顧世民子勞勞會瑤池伯陽  
度函關紫氣恆相隨吾祖事皇漢長與桃實期至道存  
元言餘用乃滑稽積小以高大沖虛何所疑  
宿世隨國貳入山求正覺豈以元舅尊而終縻爾爵仙  
菴對忍辱淨土崇極樂鷺子等誕身迦陵鳴在鼓幸於  
五人中得度自超躍淨名來妙喜不二非扁鑰龍卿勿  
矜莊東方休善謔版茲三世佛詔爾無生學

東方生

右橋上人  
答龍大夫



述交篇送郭臯旭還平湖

君家在平湖相識松江上風雪古招提羈離兩相向我  
謝孟嘗舍君將茂陵返攜我歸湖居解衣勸加飯平湖  
先子澤故舊情懽然繼繼相問遺郭生先禮賢寒夜風  
颼颼高齋四座稠臘擬吳門過春期粵海遊淼淼大江  
還遲遲玉山度我老子非少焉能任長路雪鬢滿頭白  
荔枝千樹紅歸人迎客子重為說南中八月高涼道山  
車碾秋草不嫌逆旅惡惟覺詩篇好折盡庾關梅還同  
北鴈來未尋蓬華地孤負菊花杯我昨過廬山白衣受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五

十一

詩雪軒校刊本

僧戒君從胎已齋旅食忘鮭菜我違五嶽願千里歸訓  
子君今納粵妾有子從此始王門一曳裾贈囊知何如  
千金何足貴所貴真南珠淞水白迢迢應通南海潮寄  
語湖中舊音書宵寂寥

答曠圓大師羅浮見寄次韻

悠悠濁世內屹屹青山上夜半觀日出空中聽雞唱繼  
衣弄大蝶朱鳳羣相向獨有水鄉人煙波坐惆悵

四臣詠

邱文莊濬

瓊臺峙海曲博奧窮寰宇史文繁復系經義衍循補論  
道殊恥今多藝亦侔古微特崇文朝星雲燦可觀

陳文恭獻章

白沙遡洙泗展副真儒名應龍能屈信天爵謝尊榮居  
樓符碧玉及門盡豪英遺範有餘仰吟寫胥神明

梁文康儲

梁公社稷臣玉鉉捧神器草詔可回天歸家惟隙地九  
廟鑒誠惻萬方藉元氣遠與曲江儔心同時或異

海忠介瑞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五

十三

詩雪軒校刊本

剛峯實無慾奚止金百鍊開府肅鍾山正冠是鐵面渡  
海激波濤昭天徹雷電權姦昔已驚頑懦咸追羨

擬作賈生適長沙詩

世傳賈生賦而無詩其適長沙也可無作乎漫

用五言補之

南赴長沙路側身思雒陽我豈黃髮人用輔長沙王

進帆石門懷古

盧城傷颯沓鬱水引游衍雖非千里駕發櫂自成遠郊  
原互盤紆洲渚迭溶演水波舫下割日影帆上轉截業



開一門澄鮮豁雙眼層阿蔓綠羅陰石滋斑蘚坎流知  
所止井汲當自選懷金泉靡堙不易心彌顯詎以朵頤  
龜取笑飲河颺亮爲江海人獨契蘧生卷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五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五

三

詩雪軒校本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六

明南海陳子升喬生著

七言古一

聽歌篇

柔風迴上座明月鑒中庭  
主客辭方畢惟知歌可聽  
珠江渡口名家子引商刻羽兼流徵  
合綦列錦賦家心流水高山琴士指  
江淹筆筆無窮周郎顧曲曲全美  
提綱清管與繁絃領袖朱唇復皓齒  
皓齒朱唇初出聲何來芳氣似蘭蕙  
遠想丹山鳴彩鳳近疑綠樹流嬌鶯  
雙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六

詩雪軒校刊本

眉靜悄相生月小口吹噓自食櫻  
低處看隨香水泛高時僅及畫梁平  
畫梁香水自高低欲尋歌影自淒迷  
空飛柳絮沾芳陌不語桃花爛繡闥  
莫愁本蕩石城漿夷光原住若耶谿  
綠鬢春風隨處所白頭溝水莫東西  
白頭綠鬢須及早當筵一曲今宵好  
下蔡曾因處子迷那鄲但惜才人老  
共戲田田唱采蓮人生纂纂聞歌聚  
千金一刻實相當尺玉寸陰為君寶  
歌臺舞榭且年年歌聲舞態值多錢  
過雲響遠合歡結凌波步引雙行躡  
雙躡雙結攜雙手一斟一酌傾一斗  
門前梧子見梧桐塘

上蓮花隱蓮藕客多齊  
士薄吹竽家本秦聲同撫缶  
自是嬌嬈御枕衾  
莫言臣妾親箕帚  
箕帚甘心事所歡  
衷歌罷一何歎  
可憐錦字秦中織  
可惜琵琶塞外彈  
主人有酒盈金盃  
頰眼低聲送寒暖  
彩扇輕藏尚自羞  
金錢慙亂無人算  
鼓瑟珠宮帝女牀  
吹笙碧落天鵝管  
楚庭滅燭笑纓紛  
秦帝卷衣憐帶緩  
卷衣君更歌緩帶  
奈君何  
共惜知音少  
歌時苦思多  
二六之車三五城  
聽歌車曜復城傾  
絕代佳人休獨豔  
勸君須識蘭臺英

懷芳篇寄徐子能 并序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六

詩雪軒校刊本

百草將奮姊規爰嗶羣女言遊倉庚輒應彼物也  
既欣欣於榮况人斯能忽忽無覩乎故倚蘭以思賢者  
靈莖以盼其君惟草之芳使人有會子能徐子姑蘇芳杰也  
為芳草吟凡三十首其處名儒博彥悉知而稱子居嶺南以視徐子亦猶沅芷澧蘭之感蘭秀菊芳之懷也爰推古情缺焉後和一出入義涉駢枝含瓊含珉文如蟲葉惟各脩吾佩爰思無斁之音共學夫詩庶幾多識之旨云爾



東吳繁綺會南越貝珍叢霜雪無論異英華且復同阡  
阡垂柳綠塢塢發花紅共識王孫路俱翻少女風王孫  
少女若相望知是君家難可忘時聞招客山中桂每見  
停驂陌上桑江南曲羨田田葉卷耳詩勞采采筐尋常  
遊玩木蘭檝特地棲居文杏梁姑蘇臺上眺朝漢海珠  
石望虎邱畔夫差勾踐幾興亡趙尉呂嘉誰治亂素馨  
骨已化西子魂今斷雲煙響屐心風雨花田汗花田古  
渡對羊城無復劉王歌吹聲皎蕤空施雲髻重清葩徒  
結彩燈明金屋調音歇鸚鵡雕盤止妬罷鷓鴣紅雪終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六

三

詩雪軒校本

宴帷空樹赤帝司方日發英已知前蹟成銷燼今日才  
華應疊進宋玉微辭或學師馬卿工賦非徒蘭當今鄭  
僑是茂先關西孔子添楊震咸從鬱水照衣冠况有羅  
浮聳顏鬢羅浮海上山珍禽相往還百花恣棲啄五色  
自斑斕能歌同氣鳥知止類縣蠻鷓鴣稱莫智山侶定  
非頑葛穉安期尋不得丹砂紫朮元虛色荷鋤漫爾掘  
黃精執笏真須朝紫極地靈風度曲江相天花香水曹  
溪釋綺思將分鮫女機元情每貪雲母液佳氣何氤氳  
家山仿白雲移華時共照蘭室更相薰不慕灌園節惟

追運覽勤接輿無用避植杖可同耘閒居商榷平生志  
問姓通名更何事欲學承蜩向丈人詎輕求馬從唐肆  
自信家鄉僻更僻莫道人間易還易一心閉戶將著書  
何慮出疆難載質四方顧盼多佳遊同心不少向蘇州  
最憶知人有皋氏從來文學記言游千金帶墓劔五月  
取薪裘季鷹步兵號元歎遂鄉侯酒城石城隨興矚皋  
橋楓橋水平綠六月涼風銷夏灣百花晴日歌春曲楊  
柳芡實信云美葦菜鱸魚我所欲赤松采藥已昇靈林  
屋取書殊不俗清江淡遠天蕩漾采蓮船雙雙悲鳳管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六

四

詩雪軒校本

點點匝鴟絃周郎今日顧子夜昔時憐因茲豔二八歡  
我客三千我所思今吳地好美人是處吟芳草偏是江  
南白雪多應知嶺外梅花早結客君懷燕薊地尋妹我  
羨邯鄲道紅塵青眼我能同赭白斑駝君自保芳草長  
百草芳萋萋路邊千里月青青河畔九迴腸蘭菊佳人  
懷自切芙蓉吾子隱相將雲字餘鴻鴈春衣襲鷓鴣遙  
同冠玉美相和鬱金堂

愛妾換馬篇

桃花粧上桃花轡飛燕身輕飛燕騎春風拂拂見胡天



麗影飄飄寧著地凌波不信水中移響屣休驚廊上戲  
芳草輕騰一似難花枝巧折仍何易公子王孫俱在旁  
佳人駿馬兩相當攜手舒眉相對樂將鬢脫帽眾皆狂  
不誇公子金珠飾不羨王孫錦繡裝只看裏裏吹紅汗  
只愛纖纖控紫韁須臾下馬顏微赭芳氣嬌情滿春野  
公子執之語王孫我有佳人爾駿馬羊城一笑胡爲乎  
燕市千金何故者多君騏驎借人乘應倩丹青爲君寫  
人生嬌貴建功難記得當年女木蘭今夜織機啼絡緯  
明朝跨馬淚闌干裝刀買箭錢教盡委線拋針衣不單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六

五

詩雪軒校本

未曾嬌婉從夫婿已見勛名制可汗驥不稱力稱其德  
未見好德如好色借問嬌妻奉倩情何如醜婦南陽識  
嬌姬至死在同牀老驥長思懸伏櫪請將所有易所無  
此意非癡亦非激王孫聽罷久無言手向雕鞍不忍捫  
知音祇爲逢鍾子舉鼎應還有孟賁粉粧西泣羞新主  
銀勒東嘶結舊恩急將馬去予攜妾無令長驅感懦魂

答張公亮揭陽慰子下第

丈夫身作楚人弓照乘泣別珠玉同咄嗟小兒怨秋風  
迷陽不生大道中三年一賦靈光殿唇市銀雲看成變

祇因錯認萬言書安得齊名三語掾琴張先生勸莫嗟  
陳孔緒白驕誰家蓬心待扶惟直麻行行采采幽蘭花

懷蘭引

予在潮州與客夜談罷遂取白樂天歌行讀之  
有是哉其爲是聲也明日申紙戲做其意感漢  
武之言故命曰懷蘭引字偶如琵琶行數

越羅織得吳蠶死裁向青樓懸近水有人勸道休洗紅  
請解樓西收向東東樓初日西樓夜夜月照人人在下  
樓前月明常人人樓後燈懸春自嫁中有一人字秀蘭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六

六

詩雪軒校本

不長不短千嬌婉依稀記是廣陵生意已傾城名尙亞  
送舊迎新未一年王孫癡迷公子顛顛迷態盡輕相對  
不愛貴人愛優輩一優自言最少年浪蕩梨園專取配  
不難借債轉將來金重身輕重數倍沈香海青作嬌客  
細幘連眉邊窄窄生涯向似櫂船郎典得銅街主人宅  
初來半月當從良池邊三十六鴛鴦鴛鴦別對應相避  
南北東西魚亂戲時嗔時喜真作伴莫往莫來終風霾  
賭去稍賣寒衣服窮來漸漸取金釵別有管間名阿滿  
此優掙牽情不斷須令逼下舊時人纔與重開新樣春



變雲起浪多齟齬可憐柔脂受擊楚朝朝暮暮太相煎  
驅去覓錢換米煮此何窳宰彼何濃狂且獨擁嬌芙蓉  
籠中鸚鵡不得脫戲作狢猴強挑撻悉心向人人盡哀  
客子將金欲娶回徒將此苦易彼樂虛言高價無力媒  
人家流蘇玳瑁牀幽窗團結龍涎香隱迴清淚背清炬  
知心問心一夜語三十年前張四名人人欲死村村爭  
於今子長孫善走相代擎茶上戲棚馮細從良初不久  
仍歌舊曲勸人酒忽然削髮變爲尼住向南郊菜塘口  
爲尼不久還作唱雙纏緊繫羅包首世上紛紜顛倒多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六

七  
詩雪軒校刊本

參禪大將從軍婦諸姬轉徙天運然獨有秀蘭人不憐  
日嗟日歎無休息歎到將軍聽不得一朝侍坐眾賓筵  
縛出優來面如墨情甘輸婦贖得生乞孃一言高座側  
鵝容罵盡還自羞從此人間不相識秋深有客來長河  
河上青沙盪白波車塵馬跡凝秋水知是軍旌歸路過  
上船武妓遮魚貫中有湘裙露寸半欲行不行怯路難  
須臾眾步相凌亂我聞客言方有懷暗缸朦月儘安排  
白日揚聲響高屋緩聲卻轉疑絲竹泚然飛鳩鳴一聲  
客舍門虛見山木

紅衲歌

我昔登山臨水高潔而光輝君看紅綾疊錦千鍼之衲  
衣凜秋嚴冬與之侶春寒采采皆芳菲南中四時花不  
絕披此但少雪花飛客謂以此遠遊更足以瓌璋與子  
期乎峩眉鴈蕩蘆洲與釣磯可憐此後觸世機出門栖  
栖資斧微就官隨班強者緋歸來天地交旌徽今日蕭  
條尚餘此青雲絕迹窮山裏狐白千金徒侈耳人間愛  
馬筐盛矢何爲長戚自令鄙君不見浮邱袖闊塵煙霞  
毛女衣單拾松子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六

八  
詩雪軒校刊本

越王臺

君不見越臺百尺雄城闕輦路傳遊百花發黃屋晴連  
漠塞雲青山曉挂秦時月龍川霸氣日蒼涼橫海樓船  
更渺茫北風吹散南枝鳥惟見平沙牧馬場

彈琴箕山秋月歌

張琴須張太古弦七弦直遡五弦前太和不遠陰明代  
飛遯長流洗耳泉南河未避虞鰲晦箕山明月斯人在  
當年帝德總如春獨有秋光澹相對琴音微微世莫聞  
罷琴惆悵月紛紛琴中不見箕山月羞向他山麋鹿羣



丹青引爲朱二文暉題真

芙蓉側理瑩鵝毛翡翠回波濯兔毫畫成如玉應名玠  
不覩甄妃訝姓曹拂石有聲聆泗磬種蘭將采問湘皋  
名士何妨矜獨立畫師惟肖羨同袍同袍袍色華春草  
同心心結嬌文祿待聘逢君席上珍迷邦笑我懷其實  
懷寶席珍從屈伸光儀物色總傳神扇中鸞影秦王女  
閣上麀圖漢代臣臣是素絲還繡像女貽彤管用書紳  
奇字近耽揚子宅微辭迴動宋家鄰宋鄰揚宅才情出  
花嶼薌林保昭質誰復羅胸有眾星誰能晞髮臨初日

中州直學遺集卷之六

九 詩雪軒校刊本

竹下走筆簡薛二

三年種得兩叢竹疎疎映我池邊屋安得涼生十里陰  
與君來往無三伏君家易知復難忘春自羅浮歸艸堂  
羅浮竹大堪爲屋屋上干雲從更長僻居兩兩辭城邑  
地闊天長莫羞澀時見醯雞甕裏遊幾何高士林中入  
我今懷君復畏人欲向竹林藏此身君來尋我乃相見

同話三山海上塵

詠鏡

漢皇露掌分青銅蒲萄神鏡凝粧紅照顏還照月憐水  
復憐空

張山歌

偶問山名識山姓張山若箇張君命未見畱侯松子遊  
今看仲蔚蓬蒿盛蓬蒿蕭蕭秋滿山長松之下水潺潺  
願君姓名皆不著杖屨因君忘往還

稚子弄促織放書齋中秋夜增懷便成長句

中州直學遺集卷之六

一 詩雪軒校刊

湘簾不捲知秋色中夜蕭蕭聞促織開籠稚子戲  
閉戶先生聽不得僕本雕蟲應律鳴誰家嬾婦及秋驚  
回旋秦錦教成字搖落幽風別有名此日銀河看渡鵲  
此時芳醕失聽鶯爽籟遙吹蠓螭寒寒砧不擣鳳凰城  
狹室青燈隔虛曠滿牀細帙猶無恙歌舞人矜卻月樓  
詩書婢笑扶風帳鄰客追遊息雀聲劉郎起舞懸雞唱  
那堪唧唧近牀頭那遣迢迢翻枕上壽鳥秋蟲歲歲聽  
每憐蟬兔晃中庭何事芸香辟仙書漫將紉扇撲流螢  
爲高生壽母



高恢善爭母宛在霸陵山圭峯作瑤臺松際梳雪鬢賢  
母教令子謀道不敢闕米從仲由負衣待伯瑜斑四十  
猶懸干祿身豈徒筆墨養慈親只今未老居東海還傷  
麻姑理釣綸

秋水軒行爲吳僧六虛作

君不見吳門文啓美愛過僧居濯秋水與畫小幅絳細  
起素楮淡墨如疊綺吳僧自有秋水軒我嗜此畫僧乞  
言君不見昔時盧鴻草堂能滌煩手筆落落磯翻翻

錦石山懷陸生

中洲草堂

卷三

十一詩雪軒

漢祖當日誅狂秦尉佗本

四疆人陸生儒者持

自娛黃屋遂稱臣南粵迢迢天咫尺佗爲東道使西席  
會同鮑結汎蘭舟爲禱山靈醞錦石使能不辱佗不疑  
天心人事皆有時君看錦石成千古請向山花折一枝

瓊蛸行

開君蒲萄之甕醅捧君鸚鵡之螺杯高堂促席方就飲  
美味忽自江中來借問嘉名名瓊蛸腹蟹從來景純說  
水經注就賦還成豈漏熬波與積雪季鷹歌裏想鮓魚  
謝監詩中等海月豐不必啖肥膿清不必采薇蕨欲食

飛魚不可期欲捕青麟海難越君今瓊蛸且須嘗佐以  
三杯喜興發憶昔朋從鬱水洲食如填壑飲如流此物  
時時可以致齒妃女唇甘且柔右倚靈妃左浮邱景純  
遊仙從我遊試將瓊蛸薦羽流蓬萊清淺湘灘秋天地  
微茫何不有有鶴九頭龜六眸二蟲一體相爲命瓊蛸  
登庖鱗自愁啄腐吞腥累仙道甘此未失爲聃周進君  
酒君下筯君不見何曾萬錢不稱心江水悠悠向東去

中洲

十一詩雪軒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六

中洲草堂詩卷之七

明南海陳子升喬生著

七言古

送一靈上人出塞尋祖心禪師

暫溪學者楚臣裔，貝葉蓮花卷荃蕙。經行忽感遠遊章，飛錫將窮沙漠際。極北霜多芳草無，彌天路斷月明孤。蕭寺何方來白馬，秦關空見落黃榆。十載飄零祖和尚，五門投老非為將。化鶴難歸表前收，瓶更在天山上。爾尋先覺歲方秋，鴻鴈南北遊蓮社。稱詩別

中洲草堂詩

卷之七

一

梅花贈遠憶羅浮，邊沙往銷金縷布。衲一肩神

到時好向故人言，知我愁心滿滄海。

高麗紙行

古之朝鮮今高麗，流風猶是箕子遺。範疇邈矣彝倫數，天下車書空爾為。我聞先輩曾出使，品服黃門有殊賜。鴨綠江浮使客船，鳳皇銜出天書字。夷君稽顙獻丹誠，國相稱詩揚盛事。我曾見此詩，聯綿紛可異。詩法初唐體，字得顏公意。勿言彼地遂無人，所學堪為中國臣。石渠虎觀誠深遠，河北膠東那等倫。此紙為賤空五色，此

紙賣方能幾，緡我愧當年。青瑣客滄洲，閒灑墨花春。

遊海目山醉後懷區海目先生

西江匯流南海濶，我家海曲甘樵漁。四月五月蕩輕槳，言遊海目嘗鮒魚。海目雙峯臨丙穴，江心萬族歸圓折。漫投糟餌釣吞舟，且奏鸞刀沃飛雪。君不見浮山來與羅山同，中有鐵橋仙路通。茲山亦足晞華髮，行當駐顏卻老明。方瞳君不見，九子山加九華號。青蓮居士心所好，海目區公擅此山。豈有才士香名人，不道勸君高歌快意遊。眼前富貴水東流，然來白髮三千丈。醉上

中洲草堂詩卷之七

二 詩雪軒

十二樓

崇禎皇帝御琴歌 有序

道人屈大均自山東回言濟南李攀龍之後其家藏百琴中一琴名翔鳳乃烈皇帝所常彈者甲申三月七絃無故自斷遂兆國變中官私攜此琴流遷於此又朱秀才彝尊曾言有楊正經者善琴烈皇帝召見官以太常賜以一琴自國變後結廬與琴偕隱作西方風木二操懷思先帝其人今尚存云壬寅中秋二三同志集于西



郊聞道人之言并述楊太常之事咸歛歔感慨  
謂宜作歌以識之臣陳子升含毫稽首長歌先  
成

夏后嶧陽桐不貢周王岐山久無鳳鳳去桐枯未足愁  
哀絃萬古堪悲慟悲慟兮如何先皇琴兮小臣歌小臣  
生在南邊鄙身比爨桐心不死莫提長劍定三關聊抱  
孤琴遊萬里瞻孝陵兮聆高廟之景鐘望煤山兮泣烈  
皇之遺弓弔金戈於漢北緡碧簡於山東山東濟南李  
家名家藏百琴傾百城百琴一一囊且匣出匣開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七

三

詩雪軒

琴使人驚鍾山玉暉九寡珥古來稀有此光晶腹一  
文翔鳳名龍脣鳳沼文相生曾經烈皇親手撫真龍手  
中翔鳳舞甲申三月便殿中七絃自斷琴心苦八音過  
密兆此時四海傷心情明主嗚呼烈皇御極十七載祖  
宗全盛金甌在外圖政教務嚴明內覽詩書備文采上  
有君兮下無臣宮絃張兮商絃改聞有能琴楊太常烈  
皇禮之如師襄承恩別有一琴賜得與翔鳳相迴翔一  
自烈皇登遐去太常抱琴山澤藏終身感恩成樂章恭  
貯賜琴居草堂虞帝薰風寂蒲阪皇英瑤瑟怨瀟湘天

下臣民如寡鵠長卿莫奏鳳求凰神京既不守寶器將  
何依絃歌鄒魯近毋乃鳳皇飛將軍披鐵鎧文士拂金  
徽共苦兵戈際誰知律呂微烈皇安兮琴肅肅臣不及  
鈞天侍宴調絲竹烈皇怒兮琴轟轟臣願得揮雲撥霧  
揚天聲但願見舞階格苗之干羽不羨彼登樓下鳳之  
瑤笙臣拜御琴長加額歸告當年碎琴客安得普天知  
此音中和樂奏無兵革

答俗人

天蒼地莽飄然一客虎變龍文鴻荒自闢南郭天籟東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七

四

詩雪軒校本

方星謫魚可釣兮爲任雀可羅兮似翟碎京市之胡琴  
語寒山之片石抗往古今論生平君不可兮知姓名四  
百峯頭春色在荷鋤獨往種瑤英

贈池陽陳君

莫求冀北馬當采江南蘋客來就我赤花浦舉杯先道  
池陽人池陽人客珠江久與我同爲太邱後十年故國  
滿干戈四海移家擇林藪南武臺邊願卜居昭明樓遠  
頻回首丈夫慷慨辭里閭斗大黃金當繫肘輕裘每憶  
鎮襄陽劍氣還看起豫章彎弓近抱嵩臺月擊楫遙衝



瀚海霜世間烏白馬生角書劍平生果誰學五十歸來  
鬢未皤飲醇御婦聊行樂排難惟思魯仲連詼諧頗效  
東方朔唾壺擊碎金屢揮堪笑時人皆齷齪我昔輕肥  
好浪遊黃金滿腰花滿頭曾中不染似皎月調笑往往  
酣青樓夫君此時便相識坎壈只今同失職嗔目語難  
非我心高山流水和雕琴騏驎繫足鸞鳳竄北禽日日  
欺南禽相期惟有幽蘭谷嫋嫋輕風吹素襟

贈表兄馮茂

與君爲兄弟異姓復連枝君是大馮君生於吾有媿虞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七

五

詩雪軒校刊本

帝南巡下韶石南天家世斯輝赫言陪八伯共賡歌向  
爾商瞿先學易學易精思還草元賦成吾欲獻甘泉甘  
泉烽火來萬里俄看荆棘上參天曉漏滴殘鳩鵲觀悲  
風吹斷鶴鴒篇鶴鴒歌急孤鸞竄可憐親友皆星散伍  
胥祇合避蘆中甯戚惟知愁夜半故舊淪亡有幾存中  
表行中君最尊甘爲貧士終逃祿曾列諸生亦受恩傷  
心思過烏衣巷迹難營白板門君年七十榮期似猶  
待華封祝男子自言御婦比容成莫是安儲有園綺憶  
昔風流鄰舍人雕龍繡虎負無倫世人妒才皆欲殺君

與相歡兒女親廣陵遺散成絕調山陽聞笛重沾巾端  
陽怨切靈均賦酌酒同吟舍人句君持竹杖且須停雲  
過西山雨如注

屈道人歌

雲中龍變化隱隱見其鱗支公與林師髣髴云一人方  
袍白足采蘭蕙僧伽未必非靈均屈上人天下士雜佩  
芳菲吾與爾遠遊高舉今在此只今吾見化鶴歸來之  
蘇耽誰解昨日出關猶龍之老子

二子歌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七

六

詩雪軒校刊本

皖城方子棲廬山番禺屈子遼東還裁書寄去客復到  
道氣往來天地間此時天地煙茫茫一鶴低迷雙鶴翔  
會須共集三珠樹莫惜參差道路長

五羊門

辛卯改五羊門爲  
五仙門感舊而賦

船維五羊驛車發五羊門曾建雙龍闕何來萬馬屯五  
羊原是仙來處自從羊去仙亦去仙人遨遊朝玉京幾  
時重到五羊城

沈香浦送澹歸上人兼寄元孝金吾

旌旆載孤客一灣復一灣沿澗欲指沈香浦輕橈聲入



水滸淺短，蓑破笠伴枯槁。山眉相顧，明煙鬢長風萬里。  
成夙往，鷗飛鳧浴洲渚間，依稀三見東海淺。嶽薛忽對  
蓬萊山，秦王此境何曾至。騶衍能知九州事，虞舜原爲  
天下君。至今偏有神仙意，蒼梧雲影明復微。瀟湘竹淚  
沾人衣，九成臺圯狐狸臥。瑤瑟龍吟水中破，禹陽二子  
笛聲殘。朱明梅花吹古寒，南武銷沈南漢絕。蒼苔滿道  
誰呼鸞，君不見素馨田近城西社。素馨花氣薰遊冶，素  
馨墓上牛羊來。當日人前面空，赭僕本豪華。澹蕩人奇  
情逸思超，無垠鯤魚木化北溟水。那知踏踏桃源津，十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七

七

詩雪軒校刊本

年九遷無定止，一生萬事隨流水。海畔還逢逐臭夫，污  
塵何處堪湔洗。曹溪分流香且甘，故人往結松間庵。此  
水直待夷齊飲，從他取盡石門貧。扁舟笑彼陶朱富，攜  
童入海期老壽。我不能同五百人，一死從田橫會當直  
入四百峯。師事安期生，向人貸粟不得飽。餐芝自可呼  
龍耕，五岳遙遙未遽躡。行行請避西山獵，同心不見當  
奈何。今夜相思浮一葉

四詠其一曰循東陵

循東陵兮懷故侯，圃秋瓜兮農之儔。我今安知羸與劉

夫君資我端章甫，文身斷髮將焉取。不如蟬蛻珪與組，  
身齊逸民此終古

其二曰望西山

望西山兮欽義士，采薇食兮餓而死。我向潁濱猶洗耳，  
夫君貽我辟穀丹。吞腥啄腐登仙難，不如觀化棲巖巒。  
強持一杯且爲歡

其三曰睽南郭

睽南郭兮希達人，闌三籟兮聞天真。我昔此居稱里仁，  
夫君助我雲連宅。燕泥忽混狐狸迹，不如囊牖門懸席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七

八

詩雪軒校刊本

天地蘧廬況爲客

其四曰吟北門

吟北門兮傷賢者，室人謫兮不我假。我有憂心不能寫，  
夫君贈我飛蚨錢。金珠奈此糟糠賢，不如敝屣卻牀前。  
商歌高入滄浪天

羅浮胡蝶歌送屈翁山之金陵同梁芝五陳元孝

席上賦

胡蝶來從胡蝶洞，南園先集羅浮鳳。鳳衰久作接輿歌，  
昨夜蝶酣莊叟夢。東家西家胡蝶飛，蝶黃蝶白爭春暉



羅浮大蜨真鳳子暫憩華堂還翠微屈生卻自翠微出  
欲走名都懷道術卜居未忍便沈湘修辭莫是身曾漆  
藻思如餐婀娜花翱翔遠食琅玕實神仙之侶不可羈  
還待憐才重惜之文章被服人尙愛況乃吐納生神奇  
送君鳳皇臺畔去去去逍遙君自知

醉中吟寄內

江城飛雨煙濛濛主人勸我杯酒濃綠槐雨滴白鷗飲  
蜜酒藤牀醉即寢山妻生日身在城白頭相重千金輕  
醉中笑看侏儒飽猶有東方割炙情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七

九

詩雪軒校本

飛奴行

以鶴寄書號曰飛奴相傳張曲江事

青天迷白雁滄海潛鯉魚雁不堪使使鶴飛飛行作  
奴飛奴何事事寄書山盤水曲雲路長相思不見愁參  
商吾不能如比翼共翱翔飛奴飛奴使爾騰空覓路衝  
蒼茫征雲片片晴景光鳥墜高枝影入塘鷓鴣屏迹鷹  
鷂藏繫鈴播遠聲如璜千里不聚三月糧爲君緘情致  
八行豈免陰霾昏復黑金眸獨辨遙林色高愁鷺搏低  
愁弋得歸始見辛勤力飛奴飛奴鳳則爾之主何必能  
言似鸚鵡且歌作書與魴鱖周公鴟鴞迨未陰兩曲江

海燕謝彼林甫吾聞飛奴之名曲江取去國難忘求友  
生山川間絕離情苦古今同一時千里如一家封書達  
庾嶺折贈空梅花飛奴飛奴吾將使爾行不由徑目不  
視邪然後寄聲東父遊紫霞

以詩代書呈諸公

我生澹蕩本無憂生產蕭然無所求楚楚攤書獨南阮  
栖栖環轍或東邱牀無阿堵何勞楸路有明珠怯暗投  
同異僅存黃馬論縱橫做盡黑貂裘幾回變態翻雲鳥  
只自忘機對海鷗豈知世事爭排擊水靜偏逢亂石激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七

十

詩雪軒校本

當年傾意盡江河誰是銜恩見涓滴一飯今惟感漂母  
百金可怪謀泔泔蝨賊傷苗越陌阡射工伺影含砂礫  
莫是豪強歸闕茸奈何貧賤招仇敵士龍父祖人所知  
司馬文章空爾爲意氣必須天下士風波翻自里中兒  
願同知己談深淺不厭旁人說盛衰儻逢晏子鞭堪執  
欲繡平原難買絲休言伏櫪年將暮剪拂長鳴是此時  
青霞子歌爲郭生賦兼簡劉煥之阿字澹歸二上

人

青霞子昔住丹霞山壯歲從師客南越家鄉回首古秦



關自言十六十七時脩真鍊氣尋希夷靜中虛室能生  
白坐使元陽含早暉參同契中頗紬繹未叩羲文窮大  
易丹霞謁請郁先生三絕韋編觀未盡要妙全窺太極  
圖緒言發揮二篇策侍立匡牀師返真彷徨濁世求三  
益舊友黃門久出家亦持錫杖開丹霞霞光照仙還現  
佛竝至珠江煙水涯我向珠江得居止主人意氣雲霄  
似出身戎馬心大儒鞅掌勤勞歸性理閒邀禪客恣高  
談排闥忽見青霞子座中復有阿首座舌長放出雷聲  
大一時四子三教同惟我贅疣添一箇青霞子丹霞僧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七

二

詩雪軒校本

多謝主人能得朋未可輕傳講德論恐令聞者如蒼蠅

南海神祠古木棉花歌

祝融煮海不得乾燭龍騰波金蠟寒紅旗捲日塵水戰  
向天欲插珊瑚竿海若森森坐鱗屋天池一勺酌靈木  
青帝行春輦且停望洋卻倚扶桑旭岬峨艚舶千萬檣  
赤文羽葆邀團光請搥銅鼓勸花發吾神飲酒吾人悅

贈沈耕巖徵君

原字眉生

前者淵明後者潛眉生老矣稱耕巖今人追古如一轍  
高名應向陵陽鏡陵陽之峯連敬亭卽令文脊棲瞿矧

宣城縱有元暉守那得徵君出戶庭我從廬岳趨黃山  
避暑吳淞秋始還江樓遠望不及往宛然斯人蒼翠間  
共是山林江海士寄書合倩琴高鯉告君舊事君應喜  
乞君書滿涇縣紙

露筋廟

蚊爲海水人爲魚人沈蚊海喙團膚嗚呼高郵蚊毒麤  
露筋女子誠丈夫毒物殺人無賢愚烈女豈爲高郵有  
此毒未必天下無蚊何易生人易枯古今幾多露筋徒

艤松江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七

三

詩雪軒校本

十日蘭橈拋草屨違山又向松江泊未歸猶覓四鯁魚  
長往須騎丹頂鶴吳月漸明風漸殷江邊一線是吳山  
不信天池飛翼畔高吟朗朗下雲間

吳歌可聽行

生平解吳語客裏愛吳歌吳江水流無歇歌起吳江  
君奈何浪船搖搖天向曉枕上詩成思未了忽然聽得  
聲滿江聲聲揚出江雲表疇昔聽歌歌必崑座中顧曲  
驚梨園老年放浪吳江下鼓柁惟尋漁父言君不見百  
萬黃金爭度曲酒闌人散拋絲竹江頭誰解聽吳歌信

日清音斷還續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七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七

三

詩子軒校刊本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八

明南海陳子升喬生著

五言律一

鶴舒臺

安期干楚罷跨鶴棄人間賣藥已前代遺祠空此山枯  
枝蟬自蛻晴海客借還不向金丹學勞勞元鬢斑

曲江懷張文獻

金鑑丹誠盡玉堂風度開南天相初入西蜀眷空來獨  
預防口計無傷詠燕才誰憐桑梓共吟破嶺頭梅南人作相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八

詩雪軒校本

曲江  
公始

西江春事

桃花水上新況復滿山春歷亂聞啼鳥清明爛醉人相  
思阻天末相慰且比鄰借問求桑女如何大路遵

翫月山池

雨霽山池晚悠然逢月明山中如此色天上有無情霧  
碎安期石風微子晉笙猶聞小橋畔農父話春耕

蒼梧訪綠珠太真遺跡

湘波流媚遠魚媵正愁人金谷何年入華清幾處春環

爲天上寶珠是掌中珍聊持墮樓思併起馬嵬塵

昌華苑五羊城西

南漢風流地芳湖曲帶潮芙蓉依殿脚楊柳近宮腰一  
往多疑塚千年不復朝空餘化螢草羃歷彩虹橋

遊峽山

軒轅二帝子弄笛開馬陽江岸扁舟客聞鐘到上方仙  
靈今聞寂雲水空青蒼欲遣愁心去猿聲嶺外長

西樵大科峯

樵峯七十二秀出一峯尊策杖觀朝日浮瀾動海門孤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八

詩雪軒校本

松生鳥外片雨落山根吾欲驂鸞去憑虛望帝闈

碧玉洞作

我有碧玉調匣琴無處彈登山見流水高調和皆難壁  
立一片雪風含白雲端羽人不可見環佩日珊珊

秋江夜汎

秋光楓葉動星轉客帆孤况復秋水至安知秋夜徂牛  
渚袁宏月鳴夷范蠡湖衰哀無所似空作水中鳧

江上懷所欽

六月三江水扁舟獨客思何勞遠天色不共小窓時一

枕清波聽誰家玉笛吹心藏山木詠搖漾與君知

詠陳思王

大雅黃初見詞林此鳳麟遊園鄴城客入寢雒川神竹  
帛思垂績旗章漫寵親相知零落早論定屬何人

伏波祠

遙遙漢交趾初識漢將軍偶爾明珠謫絲來銅柱勳春  
江激怪石夏木棲寒雲世鮮爰生笛勞歌如可聞

寄陳仲因

秋氣忽不解起歌還側身遠思西湖水高映胥山人飛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八

三

詩雪軒校本

雀少年劍釣魚公子綸瀾潮今正好急送梅花春

秋懷

山山木葉脫一為洞庭波今年春草碧今日傷如何四

愁看雪早七發屬濤多宋玉元生楚秋如羈旅過

殺氣到金天狼星見幾年賢良詔騎射經史仿貂蟬榆

莢連關暗花名渡海偏仍聞來陸賈應有逐居延

碧沚渺秋思飄鷺淡霧姿明璫一以獻玉佩解要之子

夜芙蓉曲秋風蘭菊辭卻看銀漢側牛女別經時

望孔林奉和瞿稼軒先生

嘗遊先聖地嘉木講成林今日宗周老遙同望魯心麟

來青草合鳳去碧梧陰想見宮牆色誰聆絲竹音

東臯觀刈稻同諸從兄

出刈東臯稻來同南阮人香吹三伏日歡洽八家鄰野  
俎堆蔬甲深杯注粟脣清風萬石在蠲恤詔方新

薄醉入山

尚有一樽酒山樓復數杯暝風送酣影明月正裴裒七  
不堪都釋一相思輒來迴谿值清淺觀海必瀾哉

流杯池贈陸岫青明府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八

四

詩雪軒校本

朱明山水一見陸郎心仙醴玉壺挈芳春赭白尋積  
砂應作竈通澗亦鳴琴笑我畱茲土何須白石吟

送曹彝伯還太倉

綵艇餐紅荔明樓宿白雲如何方繼綬天際忽離羣甲  
帳長途匝牙香夾被熏會吹吳地月佳氣一氤氳

牙香勝於沈檀  
吳人多知之者

贈歌客

誰能爲此曲毋乃古縣駒今夜尉城月攢風江笛紆宋  
人有章甫越地亦吳歛知爾丹山鳳高歌聞眾雛



七夕珠江汎舟同豫章黎左嚴陳元者同里黃逢

永黃季恆黎美周席上有贈

珠江指銀漢相見復相親往歲悲秋客都為乞巧人南  
流豫章水或有維川神深夜星前酌依依溪上蘋

吳楚行

揚州脩有此  
作脚韻響焉

神女驚臨楚西施粲人吳朝雲蒙澤芷秋露墜宮梧孤  
媚疑簷策龍文失屬鏤年年興楚些日日變吳歛

何印尼太常招同劉安世司馬陳忝生宮諭兩集

分得來字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八

五

詩雪軒校本

江樓散涼雨溶滴入深杯坐久月光動歌停花氣來動  
名驚下瀨詞賦笑陽臺辛苦天南事長安道更催

走筆詢家兄山中瀝水復滿幾尺

不厭山中水冬寒更幾深激流康樂詠魏闕子牟心牛  
馬虛遙淡鴛鴦下眾禽乘車堪借問漁父有拏音

夜度大艦口

水淡還牛馬悠然已望洋味鹽真澤國窮海詎荒唐夢  
減五更鼓行餘三月糧羅浮看浴日無樹即扶桑

更上四

戈船更鼓

何仙姑詞

雲母凝清覽仙姑渺碧空珮聲遺鳳穴綃影借鮫宮紛  
若神絃曲冷然少女風守雌長若此無處問鴻濛

寓潮戲集海味成律

海青窺瓦屋沙白露為霜玉贅長鬚國珠聯牡蠣房月  
姑能不字螺女亦名香何必遵伊洛方知貴鯉魴

龍蝦也月  
姑即瓊蚌

客遊懷黎美周梁漸子

漫遊消失意諸子復如何閉戶壁書滿傷時文選多長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八

六

詩雪軒校本

楸走馬引白石飯牛歌近世臨川劇寒煙弔尉佗

賦得鳴琴贈張公亮明府

朗朗琴張子鳴琴揭嶺間南徐下流水北固舊高山聽  
訟依桐響懷仙與鶴閑惟憐一綠綺掩抑獨無顏

月夜遲朱王孫不至

臨風孤玉樹明月七星臺清夜一何永碧雲殊未來虛  
空忘障闔圖畫入莓苔一室皆如水將予漫溯洄

梅花

彼美矜寒夜菲菲皎月痕遠中吹有色關外寄何言抗

手期瑤草高情命綠尊方知傾蓋地已見白頭恩

牛

呼名原一我占夢即三公紫氣伯陽至黃姑七夕中有  
人會化虎見月異屏風刺促因鞦韆長謠閣道東

有感

時事紛迴薄悲秋且禦寒纍纍看客印岌岌愛予冠國  
是談何易韓非說實難躊躇中夜起不耐斗闌干

南侍御謫藩幕至粵賦贈

參軍天子命謫宦越王城幕下皆言屈朝端有直聲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八

詩雪軒校本

微劉苑月寥落楚江蘅早入陳時事南中未息兵

篋中存張天如吉士所遺詩扇次韻哭之

道術期經世文章真史官夫君斯已矣揮扇涕闌干

詔王心惻遺言友道看朝華披可恨誰起楚臣餐

崇禎中有

旨盡刻天如所著書行世

憶銀尖有序

予有馬名銀尖因茲東遊上水難乘以贈里中  
人忽覩驛官所騎色同骨異悵然憶此遂識以

詩

忽憶銀尖好相懸玉塞春服勞常出眾未老別隨人水  
漲權奇渺天空翦拂新莫令街市上鷹犬逐浮塵

龍川

漠漠龍川水輕飏澗淺灘欲於風氣得已作霸圖看花  
蔓零離結鶯巢暖漢官斑驩自驕蹇客子動征鞍

自大埔度上杭

八閩初入路鳥語信鉤駟如馬填江石升猱逆水舟天  
雞虛倦客野老習通侯南北京何似須成萬里遊

蒼梧扈駕謁興陵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八

詩雪軒校本

舊邸瞻神廟前旌指孝陵松壇開虎拜桂海遡龍興羽  
衛千官導戎衣列聖憑他時天子孝文在泰山登

奉和瞿相公勞師全州見道上古松之作

不掩將軍樹言開召伯棠蒼梧生大道偃蓋復成行積  
甲龍鱗見投醪琥珀香軍心歡不已聲共舞風長

畱別劉及叔兵部

劉生爲我別何以寫銜杯一曲東平意相如西蜀才蒯  
緱懸錦水花筆掩蘭臺但斷憂時淚吟詩瘦莫哀

夜度梅林



卽不疲行役何方作逸民風林搖入暮沙水咽迷津遠  
籠翻芻狗低篷仰杞人江邊如禿節可共鴈來賓

題朱子潔小舫

五湖何處去一葉且經營猶可汎溪月將子同濯纓蘭  
幽期絕迹豆落悵歸耕倚棹或堪近桃花雞犬聲

賦得雲中辨江樹

已極扶桑影微依委杖林因波聞脫葉儻別卽傷心牛  
馬虛秋水猿猴隔楚吟安知如薺外不是八公尋

述哀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八

九

詩雪軒校刊本

心摧媧后石淚盡蜀山鵑自恨無容地誰還共戴天飛  
塵金齒路沈日點蒼煙願挽烏號射櫬棺會應弦  
黃竹歌殘雪蒼梧泣斷雲三年曾克鬼諸口乃無口逐  
日還何及呼天竟不聞定知圖籙祕哀痛爲斯文  
列聖恆如在孤臣尙苟生生年從萬厯往恨積崇禎流  
落捐軀免傳聞洗耳驚將來紀年月良史正含情  
雲沈六詔外天遠七盤西不義爲彭寵休屠無日礮難  
期大樹賞空使具茨迷他日還鐘簾如何慰鼓鼙

村社餉子酒肉

古樹小橋幽江村賽社秋恆饑雙稚喜多病一杯酬底  
事周人粟貧時曲逆侯縱金人語歇天外暮雲流

賦得花叢亂數蝶

梅花與李花相趁復相加大都多粉色子細認東家綠  
窗春有夢雕檻晝無譁不堪垂手伎爛漫舞茵斜

賦得風簾入雙燕

芳春蕩曉風雙燕向簾櫳爾是新還舊誰知雌與雄振  
襟鉤自上拂尾翦俱空似恨歌塵寂金塘泥正融

送人之牂牁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八

十

詩雪軒校刊本

居人殊鬱鬱送爾客何方白露將秋色青蓮愁夜郎沙  
分口鴈小天合楚雲長爲問牂牁水樓船何渺茫

贈景公峻兼訊陸參軍駿如

風月羈離際論交二十年吹簫還入市取醉不憂天鹿  
闕蘇臺迹羊孤海嶠仙芙蓉峯四百持照幕中蓮

招舊遊

游情向春鳥鳥語在庭柯我罷歸歎歎誰爲勞者歌青  
春將進酒白日倩揮戈何不還攜手高高藏綠蘿

巫山之陽香溪之陰明妃神女舊跡存焉

追和唐人



碧峯連枕席青塚隔煙蘿漢道寢微矣荆王如夢何遙  
知雲色冥夕想雨容多歡怨皆燕沒迴腸發浩歌江淹恨賦

代雲寡色

關氏留漢月芳草藉巫雲清怨獨和口微辭因奉君溪  
縈香縹緲臺駐夢氤氳不躡風流跡荒山空舊聞

楚漢風流事千年跡竝稀巫雲象神女塞月照明妃余  
欲登高賦征人怨不歸清秋如有夢應逐朔鴻飛塞一作漢

豔詩

南林蘇合彈西堰木蘭舟藻動文魚戲花飛豔婦愁遙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八

十一 詩雪軒校本

閒輕薄子新拜富平侯樹背無護草飛蓬兩鬢秋

雨中卽事簡在城親舊

細雨滋何限浮生澹不營碧苞防露筍紅吐拒霜英鶴  
髮來扶杖漁歌迴濯纓軒車任流水書此報寒城

石門吳刺史祠

石門之水清刺史昔年情日照龍驤節風高鴈翅城江  
河遮貝闕俎豆出芹羹極浦香沈盡西山薇欲生

展觀朱仲韶所畫梅花作詩寄懷朱兼精歷數

梅花開棊案嶺路未曾知偏是南州士孤芳勞我思青

山無半畝白眼亦多時君解軒轅歷崆峒何處期

寄徐巨海

南州徐孺子高臥有青山往日蒲輪弊窮年桂樹攀溟  
魚不得運霧豹迴無斑卻望羅浮色知子亦閉關

寄陳元水

吳王苑邊客顛領豫章江伊昔宰百里躊躇之一邦新  
篇寄金錯舊恨剪蘭釭赭白吾將爾驕時各自降

寄蔣南陔先生

南海神明宰歸吳賦五噫內廷雖一召末路歎多歧小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八

十二 詩雪軒校本

子亦鴻漸終焉同鳳衰因聲寄丹穴雛羽日威儀

寄徐子能

美人家何處百尺姑蘇臺麋鹿遊今日龍威書幾開迷  
離天末客放浪湖上杯遙知二毛落秋興倍從來

遊中宿望西樵懷家園所欽

出戶辭容邾征途重久要吟空峽猿夜夢變楚雲朝中  
宿將三宿西樵非兩樵沿江新柳色回首見攀條

灌園

磬折君勿嗤爲園勒注茲民生不置事艸木向榮時子



月餘清淺仙源動碧滋淮南洵汲井鍊藥更何爲

雨中彈琴作

飛雨灑簷輕輕絃逗雨鳴器冷因得法心語欲無聲水

泛中郎弄風將列子行徐收瑋瑁匣還見嶧峯晴嵇康琴賦

云器冷絃調

歲暮過海幢寺謁空隱禪師寄薛二

渡江爭淨域了自不關人息影入中歲生煙開早春啓

扉無一語踈踏愁書紳歸對同門友溪風萌綠蘋

寄一靈上人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八

七

詩雪軒校本

中洲千嶂月何處一龕燈獨坐曠無侶高吟遙對僧別

來雲共水空外谷爲陵待發秋江權松門最上層

卜築

九江邨色明三徑欲經營最喜池塘遍圓波連月生此

中有桑竹無以異蓬瀛誰信扶搖翼而甘擇木情

江邨

昔遊九江郡今寄九江邨禹蹟復何處佗城非故園鄉

關生死淚親舊歲時論那得深山入西風吹暮猿

題鄉事寄靜者

俗尙吾何羨鄉情君莫嘲魚花千里舸雜菜萬家庖競

渡黃頭出柔桑皓腕交惟餘讀書客高臥靜衡茅魚花亦稱芥菜爲雜菜

魚苗鄉人呼芥菜爲雜菜

山寺聽蟬

偶同高士出一路聽蟬嘶雅尙宜秋露何心憐夏畦晚

風清苑外茂樹翠微西復此令人遠依依飛鳥棲

奉題歐先生南圃

南圃人安節東籬菊吐英蒼涼開畫色閑暇讀書聲遠

水浮秦樹斜陽澹漢城所欣吟月下一傍古松行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八

八

詩雪軒校本

題朱子茂茅亭新成

中表過從好巢居又一枝金鱗雲錦爛玉樹月華披坐

卽頻呼酒行應爲采芝不逢堯與舜安敢望茅茨

濠上逢舊妓

驕馬幾時迎桃根豔柳營半生重入夢兩度總傾城日

澹青樓色笳悲子夜聲藁碣何可道山上若爲情

大厯琴

并序

予蓄古琴十年不知斲自唐代近遇故人蘇國

兆爲予言此琴向於郭家見有題刻大厯四年

四字今底池旁惟新漆一方蓋舊漆剝去字無  
存矣遂欣然知琴之歲投蘇以詩

端居珍所尙三歎少知音不遇丁年友那稱大厯琴徽  
明千古月匣向萬山岑最是同閑止商歌入舊林

家無長物琴硯特佳聊爲之詠

紫雲鸚鵡硯綠綺鳳凰琴靜者亦何有茲焉朋盍簪詩  
書敦宿好山水有清音欲解無絃趣惟操匪石心

城中寄懷某郎

想子中洲夜月斜春帳深新蛙亂欹枕起坐空橫琴子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八 五 詩雪軒校本

實同棲鳥飛翔惟近林春潮日來往因信平生心

英石硯山

英州小小石宛似文君眉一抹不加畫千峯何處移白  
雲侵半嶺清海或環之紫硯瑠璃匣緣情贈汝詩

朱子勳贈子墨揚瘞鶴銘喜賦

何代華陽逸遺音瘞鶴銘胎禽漠然化腕兔若爲靈勢  
挾雲螭駕圖分山海經羽仙將墨客無不棧天庭

贈陶大

君家原五柳知不重千金結客非遊宦移居爲入林天

風雙袖閣花雨一簾深長向東方倩高歌度陸沈

寄舊遊二三諸公

歲晏滄江雨空濛一望君校書猶馬隊臨帖幾鴉羣白  
雪從歌聚青帘引袂分王通歸老處知是戀河汾

舟夜聞鴈

春鴈不宿渚夜飛鳴向舟三江驚始旦二月重南遊且  
復韜羽翼誰能忘匹儔湖洞將倩爾明發見中洲

有所思 已下十二首用樂府題作唐體

賤妾對流螢良人備北庭金閨淹日月沙磧動風霆去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八 三 詩雪軒校本

寢縈蛛網歸書暗鴈翎君恩治第否天末不遑寧

關山月

邊月散邊霜長城月正長狼煙虛遠色驛火斷寒光北  
照惟依斗南臨一望鄉營門鉦鼓靜昨夜遁賢王

紫驢馬

國事勤元塞將軍躍紫驢都門一發跡千里去悠悠大  
漠風多逆長城水不流功成何用賞骨立視封侯

劉生

卿家赤帝後走馬黃雲間獨入咸陽市報讎時度關愁



將邊月遠臥對酒壚間傲盡王公席青春無綠鬢

折楊柳

離情相送送大道夾垂楊千里從茲遠一枝空折將結  
為腰帶緩吹與鬢絲長何必聞羌笛方知斷客腸

梅花落

隴右五歧路梅花寒竝飄春風上冰雪人迹澹溪橋白  
破口天曉香分庾嶺遙誰知金屋裏坐使玉容銷

從軍樂

南征忘苦辛百萬出咸秦破竹看崩角分茅掩沸脣箭  
穿無石虎車載有金人遂使光天下皆稱率土臣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八

十七

詩雪軒校本

明妃怨

物色歸驕口蛾眉鎮獨顰遷延上馬地決絕貫魚人箴  
策風相切琵琶語不真君王有飛將妾是玉關塵

古意

玉匣鳴琴出絲來是爨桐中含太古意側想先生風撫  
罷不成操知音人已空滔滔流水去悽絕對仙宮

難忘曲

花徑入檀郎君家不可忘交精飛過水反舌喚登牆南

國明珠佩東家白玉牀微軀何所託端在婉清揚

關隴吟

秦地雙峭阻周王八駿雄水流巴子國山壓隗囂宮榆  
細森關月梅春裊笛風寄言被褐者相助守山東

長安道

古樹咸原色繁華大道春長風與流水翠粲復龍鱗狐  
白逢公子鴉黃見美人蕭條道旁客歎息此情親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八

十六

詩雪軒校本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八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九

明南海陳子升喬生著

五言律二

上巳海目山禊飲

羽觴何處流飛渡羽人邱斗酒黃鸝語山枝青翰丹春  
叢煙霧氣波濤古今愁楚水長相接言歸芳杜洲  
海目更長望珠江雲水連因仍京洛事飄泊楚人船細  
雨滋平仲春風愁杜鵑當杯酬上巳何必問丁年

種柳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九

詩雪軒校刊本

池水如明鏡楊枝是細腰宅邊宜有此花外不堪飄昔  
在長楊苑因風拂灞橋西幾攀折今日撫柔條

無題

桃李自成蹊嬖姍竝上隄秦宮花底活周史月邊迷樂  
府能傳鳳天河恨報雞因君逢嫁娶端是不須啼  
不矜交甫佩不羨莫愁堂死認羅浮樹生憐西國香老  
來將藥卻憂至倩萱忘定有龜臺使餘桃泥漢皇

紙帳

素絲縫側理茲帳息深深一榻何高臥洞房非此心雲

封虛白室月在梅花林箇裏雕龍思天孫無自尋

春日與薛剛生期於崔千上江館崔子穀在焉因

并畱贈

門前楊柳色日日向通津一水過春雨三杯逢故人墟  
頭賣漿至座右勒銘新無使窮途淚關干纓上塵

鄉中有井出泉甘冽好事者浚而識之邀予為詠

玉醴浮雙井金瓶灑八公會當行汲去不是後園中改  
邑君莫問枕流誰可同冷然飲仙液雲水思無窮

過朱未央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九

詩雪軒校刊本

風流當日事矍鑠老翁心薄俗不相厚古歡遑問今垂  
簾障野馬出郭聽春禽始信朱公叔門稀鶴蓋陰

送元孝之楚

遠遊安可極壹鬱念平生背雒獨愁坐懷沙空此行疑  
山低晚黛夢澤轉寒旌今日黃鐘毀休高白雪聲

楚雲臺

昔賢期友地風義一何深雲豈浮車蓋臺非市駿金惟  
將素心合不作白頭吟吾與二三子欣然共入林

葵扇



岡州翦玉葵習習涼風吹自以白茅藉何煩朱粉施  
山逢逸少堦草問班姬亦有傾陽意秋來空爾爲

口號贈故人

萬里來又去如君忠信稀將離一以贈楊柳重依依  
余欲蹈東海西山猶采薇應知六月息風力使鵬飛

江漲雨甚浩然興歎

白馬濤方怒蒼梧雲正流臨淵歎今雨向若況先秋  
獨闕江上閣誰歸天際舟若爲藏羽翼深樹拂鳴鳩

賦得江海寄情人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九

三 詩雪軒校本

平生寥廓意持此結情親明月隔千里滄洲同幾人  
依依寒鴈渚淼淼落花津我獨乘桴去思君愁白蘋

何仙姑祠

纔近仙靈宅羣山翠黛浮欲餐雲母去君與鮑姑遊  
奏以湘江瑟觴之蓬島流空祠隔環珮明到玉峯頭

女 有玉

寄無可大師

平生皖城友當世白蓮師金策搖何處碧雲愁莫時  
月臨無盡界鳥擇最高枝同病還同老浮沈愧所知

人日送人之魯郡賦得堯祠

一尊君但飲策馬指堯祠萬古瞻如日孤臣正到時  
春堦數莫莢故國見茅茨借問巢由事今人那得知

元夕燈下懷所欽

情人曠顏色空此九微燈今夕始三五今年思舊朋  
愁聽火鳳唱夢到燭龍升春雪如相映山陰棹已乘

秋日贈別

荆棘參天滿君行思獨深不窮騶衍口至慎阮公心  
想到西荆日登樓罷歎音風塵重相見長袖拂霜鐔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九

四 詩雪軒校本

憶別 戲用 卦名

邑井觀魚處新豐策蹇時阿咸揮麈尾匡鼎解人頤  
荒徑睽三益臨風悵別離何當同旅雁過岳復相隨

憶黎君選十一丈

疇昔黎夫子居然晉代賢夜闌詩酒洽人去筆精傳  
勝事難回首餘生渺比肩城南悵韋杜莫問此時天

訪盧逸人卻寄

迷途問牧童虛谷見愚公百舌梅花裏二毛蓬戶中  
簷風清響鐵厨水遠邀筒別後千山外依依一畝宮

倩人寄吳越書

隔歲成書札春催鴈即飛八行緘字密千里訪人稀  
河艸通清夢關梅帶掩扉憑君計然策吳越見同衣

戌客吟

長城萬里遠久戌不知勞聽角單于小占星太白高  
何辭逐行幕不惜做征袍為報紅樓婦新粧認節旄

贈屈貢士儀部

憐爾高陽裔含愁向楚天八龍秋色遠一鶴下荒煙  
陋室且相聚悲歌誰為傳茫茫江海畔閒卻祖生鞭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九

五 詩雪軒校本

寄黎左嚴

登臺問梅信君有故人心老作南州臥愁連東海深  
好風通語默皦日慎飛沈相約關前路匡山且入林

喜偉公姪過

詠懷思對爾煙渚過秋鴻蔓草是今日竹林還古風  
但令奇字滿莫恨故園空舉酒復相勉黃金徽纒桐

三閭廟

汨羅沈自昔安問後人憐古廟臨湘水秋蘭薰楚天  
巫歌邠社鼓客至洞庭船慚愧生斯世長沙淚灑然

黃石公祠

素書傳孺子黃石是吾師何事穀城道披榛尋古祠  
風生雕虎嘯日落塞驢疲濟北遙遙去雞鳴何處期

仲宣樓

飄零千古意詞客望秦川亂世何如此登樓空復然  
浮萍逢落日遠鴈下寒煙莫問依劉事歸歟滄海邊

采石夜泊

千秋牛渚月清影照袁郎異代還高詠孤臣對舉觴  
江心飄斷梗天末見維桑何處瞻鳩鵲金波自渺茫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九

六 詩雪軒校本

黃金臺

此臺猶可上此意莫能酬駿足輕千里當年側席求  
胡風高鴈度燕關暮雲愁行子非干進長歌別薊邱

嚴陵釣臺寄關西故人

我來釣臺上懷古復沾巾不有中興主那為高尙人  
春波翻白鳥落日轉青蘋漫似狂奴態遙寄渭濱

入剡中懷賀監

乍入剡中路先令客望勞湖將一曲遠山有四明  
高賀監今何在謫仙寧獨豪荷花空滿浦惆悵發輕舸



寄林信卿廣文

增江仙嶺下君寄一瓊寒欲飽青精飯非耽苜蓿盤鳥  
吟山戶曉蟲篆竹書乾我有懷仙操橫經試一看余嘗遊增  
江禮何仙姑祠有詩似居從前作者之上

趙國子書至賦答

恍然開尺素之子抱邇城江海還逢校風塵誤上卿豫  
章俄獨老桑落念同傾此意難持報蕭蕭楚澤衡國子書云  
每一叫呼未嘗不思老翁

春溪獨往率爾遣懷

林香迎杖發一路落橙花復被鳥聲引溪南人幾家暄  
風吹日動細水向田斜卽事可深悔平生白鼻騮

贈張崑城曾青藜

故園吾作客罇旅子投誰杯酒執無地相逢空復辭月  
連徐孺宅花笑陸郎離雲海春還暮賓鴻方去茲

春暮

自徙江村逼誰令春色深泊如過屢空鏗爾奏長吟花  
落穿書蠹風驚下案禽袖中三歲字空見故交心

赤花洲寄朱生

中洲未歸客佇立赤花洲日動綠槐影聞君騎紫驪絳  
紗傳鄭子黃石待張侯肯以青雲器隨余汗漫遊

秋霞效駱丞

人驚洛川上秋在赤城隈散處皆成綺流時定作杯染  
江楓失葉燭野燒無灰五雲雖稍隔終是挾天才

寄林潛穎

往歲龍山曲尋君穿菊叢今朝漁浦上憶別對江楓四  
海懷知己千秋怯伏戎一從裘馬做棲息幾人同

感秋四十首 城中客舍作 逸十四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九

八 詩雪軒校刊本

秋至三城裏羈愁不可言香須薰宋玉絲欲繡平原座  
逼千金壽家懸一飯恩長裾經歲典誰道曳朱門

輕風吹禦寇舉步欲冷然那使扶搖翼而飛莽蒼天平

沙多鴈陣瀕海絕人煙揮手復歸去高齋疊嶂前

素交長逝矣心事與誰論望去虹蜺氣招來胡蝶魂浮

名孤竝駕清淚切啼猿攜手一相失吁嗟甘閉門

昔別重城出曾營三徑幽結茅恆苦雨種樹總宜秋去

去北山外盈盈南渡頭何當歸此地垂釣一銷憂

世態狂瀾倒何人結古歡心將日鼎鼎行怯露溥溥荆



棘生毫末干戈起舌端惟應萬峯隱差可一身安  
失我烏衣巷登君白玉除人疑跋珠履或亦候籃輿桂  
嶺秋偏蚤松窓月正虛茂陵家不遠何事倦相如  
平生矯俗慮不樂聞徵輸負郭田方棄未能歸舊廬中  
林行命酒欵案坐觀書仰止桐江客垂綸不羨魚  
晚世輕黃髮秋風凋白楊鶴歸千歲老雞唱二更荒大  
翼風難舉方舟壑暫藏睽迴潛出涕賢哲幾淪亾  
名流今特盛覽古覺才難請以市琴碎爲君杯酒歡道  
存不下帶心折一相看百尺琅玕實惟應彩鳳餐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九

九 詩雪軒校刊本

彩鳳舞炎方朝陽更夕陽蒼梧不可宿韶石但相望本  
與麤龍竝如何羽翼傷長歌潔心志芝艸秀齋房  
昔我居環堵江邨遠甲兵池風魚沫出林雨竹根萌天  
閣看無盡牕虛夢不驚全無近市宅唯此故園情  
未能拋故態毋乃是狂奴本自襟期一翻成今昔殊接  
輿解衰鳳伏樾想名駒老我湘江外陳詞問有虞  
青瑣先君職金臺屹古燕艱難依丙舍諫諍憶丁年自  
上元成牘空歸范蠡船海天迷阜帽何處擬遼田  
聞道凌雲構錙銖均眾材鳧飛葛合下騅駕陸耶來地

愛求砂近天教使橐回如何過結駟非爲華門開  
多年貧賤慣頗覺俗塵稀螺贏入筠管飛鷄戀葛衣何  
曾挾策出翻欲聚糧歸抗手謝知己毋令心曲違  
袁宏運租去甘與眾傭羣日爲千倉積非因五穀分舟  
中看皓月身外比浮雲偶爾成高詠偏教謝尙聞  
淚以劬勞下吟爲曾閱思未將封樹合空誦蓼莪爲絲  
舞三遷地庭趨七誨時最饒綸綉貴一倍負恩私  
一裘齊相做七葉漢侯傳世有勳華盛從來廉節全懷  
存鳴鳳曲淚展鵲鶴篇瑣瑣流離子如何遂勉旃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九

十 詩雪軒校刊本

開府方夫子當年骨鯁臣西人瞻節鉞南紀惜經綸是  
日數天淚遙摧報主身只今知己感往事總傷神  
同聲曾不少今日幾人存最想匡山衲多時阻笑言交  
惟天下士法是眾中尊卻謝三千客吾歸不二門  
欲採琪花去雲深不可知青天難矯翼塵世總低眉方  
朔何容易靈均有所宜金丹如可授會是別澗淄  
故人書不至邊鴈度梅關月色江湖上秋聲枕席聞霜  
清九曜石木落二樵山獨向南樓叫知予鷗鷺閑  
與子策龍媒言登南武臺長空一鳥疾遠水孤帆來自



古興懷地應高作賦才北風吹且緩目極秋雲開

昔日王孫路而今草已黃還家對鄉里拂面有繁霜磊

落生高興蕭條免慢藏浮家皆信美回首暮川長

舉世知名蚤中年學道遲識途傷老馬戢翼愧長離與

客吟風竹尋僧供露葵曠懷人境內何歎路多歧

南城起涼月今夜好長歌車馬喧漸息客心清奈何中

天下風露前月過星河有酒且沈醉安能憂思多

喜翁山道人歸自遼陽作

芙蓉南浦開開士玉關回萬里遼城鶴仍棲朝漢臺久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九

十一

詩雪軒校本

遊生古貌相對出新裁處處蘭荃意楚魂吟自哀

郊居答梁駟若陳元孝見訪之作

我憩西郊外入山殊未深不堪徵賦及幸有故人每金

磬答雙院木瓜寒一林還期同靜坐乘月在長吟

銅雀妓

驚鳥將顧兔夜夜起西陵玉筍隱然墮銅臺空復登歌

塵愁易積舞袖倦難勝寒絕當年寵漳河有斷冰

經漂母墓

淮陰成往蹟客子渡淮來旅食若爲進王孫還此哀春

流紫落絮古墓斷新苔向晚空相見城陰罷釣回

偉公姪至宿

寒宵共阿咸陋巷本居南雨氣侵殘夢雞聲發緒談家

風懷萬石春興待雙柑莫道天難問高高是蔚藍

禮誦後作寄道侶

十年傷白髮萬慮息金經春鳥鳴魚梵天花落艸亭高

堂嗟見背大塊實勞形爲寄潮音去宗風滿塔鈴

佛日東遊答歐奏孚陳皖公

西方傳佛日東去訪仙山五十未聞道江湖稀閉關蒼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九

十二

詩雪軒校本

煙奔急翼霽景媚衰顏君問逢迎意方將乞大還

度龍川

佗城遊不得孤棹上龍川豈挾千金囊而衝五嶺煙江

風吹苦竹津樹咽新蟬又策斑騅去無諸海國邊

五日龍川舟中時文暉先歸

百里仍秦縣千秋憶楚臣符開銀艾小粽裹綠荷新鄉

土能無戀愁思鬱未伸那堪觀霸氣臨水送歸人

因酒入訶林畱宿自公房

祇園甘露滴使我宿醒消獨自畱方丈諸天不寂寥行



蹤泥芳草吟興寫芭蕉已作逃禪客無煩折簡招

海幢寺阿字首座屢約相過未果作此簡之

隔江曾自度長約渡江人絕跡淹殘雨浮生閱仲春鐘

吟清水泛門迴白鷗鄰不到真空地梨花月漫新

澹歸大師自丹霞山至海幢寺有贈

多君駐白足結宇向丹霞依樹珠林蠹緣藤石徑斜閑

搖下山策方值泛源花可念江城客飄零似出家

移居

攜家似行脚重卜佛山居避寇圖中策呼童載舊書春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九

詩雪軒校刊本

風開甕牖夏屋謝權輿莫謂皆稠雜蕭蕭竹影疎

悵別仙湖里何期住佛山烏衣離亂後青瑣市塵間花

鳥欺容膝親朋勸破顏來逢脩禊日觴詠且宜閑

與家明敬

後於君學道實是愧稱兄巖岫有同適江湖嗟各行殊

勳閒料易俗事偶談清何故疎蹤跡騎牛獨到城

寄尹右民

蟬鳴江稻熟鷺食渚荷香送客東官去懷人夏晝長高

歌求伐木不遠得維桑門內論公道山公是弟行

七夕過李琬若希素兄弟齋中時有談祿命者

秋宵疎柳下羣坐見雙星獨作江頭月浮來滿戶庭候

蟲參語默天爵測元冥莫論紛紜事鄰簫細可聽

桐江方君

名之濤

及妻祝氏孝節詩

其弟求詩

七里嚴陵瀨三聲舊斷猿成仁身後事之死夢中魂白

日空軍幕青編美相門南來一鳴鴈猶感鶴鶴原

方君相國

之子生於申年其死也妻先有斷髮之夢

寄譚公子

南遊無贈蒙君本是南金自別過窮臘相思作會吟吟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九

詩雪軒校刊本

清臥薪骨文細浣紗心草屋稽山上懸知春又深

佛日至端州

疎鐘巖畔發孤棹峽中行是岸西方到茲辰大聖生望

農花雨急問禁竹房清旅食同僧乞依稀舍衛城

戲贈山中長者

往往山家語多君善住山券焚收責便租散課耕閑入

釀蒸蒼耳迎人使白鷗不知江水上那遣轍魚還

遙送孫無言自揚州還黃山

維揚不久客故里有黃山厭聽竹西唱欲怡松際顏鸞



高方解嘯鶴在更知還望以羅浮月寥寥天地間

雨中過離公房

禪房高柳色晴雨共依依我到不知屢所聞惟覺稀  
堂邀雲板食爐烘水田衣坐對煙郊晚噤噤沙雁飛

送人遊西嶽

山色淡無盡片雲飛向西身將落日上背指秋旻低我  
獨未得往三峯空有倪因君寄清夢寥絕問高棲

送吳熙申之潮州兼訊故將軍吳葛如家子時有

豫章之行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九

五  
詩雪軒校刊本

江南芳草氣蒸作嶺南雲更客江南久相逢對夕曛北  
風隨落鴈西第憶將軍我亦東林去山鐘使爾聞

將之吳越畱別親友

童年隨厯宦勝地祇諳名記得山川遍重為老大行  
垂楊縈越岸嬌鳥入吳聲誰謂家鄉遠逢人識父兄

赭顏當別酒不飲且先陳衣食堪生我妻孥暫托人迴

腸千水曲迎面衆山新肯厭一茅屋端居養性真

發舟言懷

叢花三月重百戲一邨喧靜者那同俗茲焉遂出門路

紆思逐鳥吟斷待呼猿已得無窮意當為別後言

獨自裝瓢笠還誰寵遠行人人嬉上巳物物得由庚話

就官亭短詩將客貨輕江風與山瀑初作枕間聲

過飛來寺

忽見飛來寺去心還欲飛前山青不已孤鳥白初微  
檣杪雜千樹帆陰封半扉冷然於此過風笛在漁磯

舟中示從姪孫寂珠上人

儒業痛非時沙門早願歸為君持一杖猶未著三衣  
船臥宵中密齋炊午後稀遠峯靈鷲色只待興如飛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九

六  
詩雪軒校刊本

泊樟樹訪屠夢破

岸上話將續櫓聲難久停欲攀彭澤柳一繫楚江萍  
竈隱硃砂暗門開樟葉青不嫌霜鬢老秋晚許重經

宿棲賢寺

聽得萬松聲如傳五老迎到門云舊識釋子晚經行  
怪石雲衣覆虛寮夜瀑明終期此禪寂安用昔賢名

遊萬杉寺

拄著茶枝杖龍鍾入萬杉石欹泉自咽山午日教銜竹  
筍挑中飯椽鞵下半巖老師渾坦率眼見葛藤芟

寓南康東觀贈章松樵道人

東觀同爲客南陽老鍊師玉京遺艸芥廬岳借茅茨泣  
鬼多將字饒人半在棋連朝漚酒出鶴髮僅如絲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九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九

十七 詩雪軒校刊本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

明南海陳子升喬生著

五言律三

逢鄧子敬訊郭天門先生家居有寄

中丞歸老處一片洞庭秋客至翻湖上湖光遠近浮天

風吹鶴擎海國憶龍舟若有離騷作知予賦遠遊南海端陽

競渡特盛先生會紀以詩

與彭海翼夜話

旅夜衆囂息與君談便長看詩雙眼大閱世二毛蒼簾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

詩雪軒校本

洞垂深影爐峯鼻靜香我行思隱遯休取賤名揚

過彭蠡湖

禹蹟停終古湖光盪至今涵雲四天影注瀑一山心垂

白浮孤棹飛鳥背遠林所思猶未見漁唱夕烟深

望九華

江南蓮乍動帆背一孤開水氣偏浮上山光忽照來地

增人峭絕雲合路紆迴明到池陽郡思君且上臺

石埭訪姚六康明府

白筇陂前路長吟問玉人琴堂時一望雨霽九峯新野

寺弛官禁江樓納客身還憑仙鳥力能使入山頻

同畢牧生蕭湘隱遊萬松菴

城喧時得避松為響颼颼復與行吟接因令旅思留維

新香火故結夏石堂秋看展華嚴禮殊無一字酬

逢沈從弱

憶打漁陽鼓風流自皖江忽然清夢斷消息寶鐘撞夫

子復解此難將宿習降相期鸞嘯處江閣對虛窗

石埭昭明太子廟

只在刪詩後斯文入選初能收百家作非但一朝書山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

詩雪軒校本

出菁華外江流綺靡餘何期向蕭寺野服拜仙儲

灣沚

江南山縣裏不省是江南野鳥啄亭木狎龍膠石潭照

魚松火猛驅魃紙旗慙今夜投灣沚心惟江月涵

灣沚宣州地水鄉連衆山蟬嘶溪木上虹飲嶽湖間帶

夢依垂釣囊詩應權關偏宜遠遊興浩蕩大江還

過句容作

微涼初貼地稍稍上行蹤遠樹漏人語斜陽明句容排

門詢葛令宿店倚茅峯明又催僮起馬頭聞曙鐘

蘭陵贈莊書采進士

蘭陵荀祭酒絳帳馬扶風豈敢一日長惟應千里同吞  
沙龍嘴現射日鳳毛紅不忘行吟叟絃歌或向東

贈呂半隱常博

巴江隱隱流豈是淞江秋君住湖山曲峩嵒天際頭雲  
松巢獨鶴沙嶼過羣鷗千里論膠漆真堪此處投

長興大雄寺聽吳仲徵彈琴

古寺過從密秋心不待言鳴琴匣裏出歌鳳指端翻獨  
作高閣嘯猶嫌鄰磬喧當攜畫溪上彈向老梅根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

三

詩雪軒校刊本

同朱五瑞吉人兄弟遊畫溪

君家兄弟好邀我畫溪遊一幅展松雪幾迴來隱侯停  
橈訪高閣過樹俯清流已得忘筌理持竿何所求

客長興時京口李司直自卜山買舟相尋

浮萍各自飄折簡不煩招知有五千字來從丁卯橋埋  
名已東郭訪古向南朝想借天人供禪房慰寂寥

鐵如意

新得鐵如意渾如來一朋斜根芝貼石聳脰鶴陪燈只  
許頻更僕何須叩默僧深冬還一捉心解冷如冰

張友鴻司李招飲竹深書屋王衡之工部適自白

下至

華堂屏歌舞深館特邀余饌倚商周鼎杯參甲乙書論  
心歡有素賞句訝無初更喜同聲至休令促膝疎

旅館折蠟梅花貽王衡之

敬致王工部孤心在蠟梅雖然經折了猶有未曾開東  
莞牙香片西洋蜜珀杯不堪鄉物奉客思為君裁

遊穹窿山上真觀聞施亮生尊師有嶺南之行畱

此為贈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

四

詩雪軒校刊本

真師請於帝應世住穹窿鎖院憑雷掣飛樓惹鶴狎神  
形符字凸鬼血劍花紅見說南行久多應遇葛洪

京口金山寺

歸逐顛船行金山下且停閒身無北顧道味在中冷雉  
堞分城出鯨鐘帶浪聽家鄉海珠寺髣髴似寧馨

金陵

六朝君莫問千古併生愁官似咸陽剏江勝雒水流鶴  
鸞何日散蘆葦颯然秋獨有秦淮月時時照客舟

往日南京事間時共爾論江來千萬派城啓十三門劍



佩留勳府戎衣在寢園興亡看六代何必遠傷魂

辛亥秋遇沈從弱於石埭遂往白門相期歸路訪

其安慶家居兼取藥地和尙近耗明年歸舟經

過乘風不及登岸爲之悵然

去歲曾相約春江草閣中擬聞清嘯足兼與老禪通破

浪浮楊子看山失皖公無由登彼岸人世易西東

歸宗寺戒後與記汝閣黎夜話

與師談娓娓渾不著綿藤戒後身知貴窮來願解宏春

將枯樹美瀑似石崖崩纔覺拋兒戲歸鞍倚大乘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

五 詩雪軒校本

開先寺留呈山鳴和尙

招提此林麓不覺過橋交鼯羸兼山負虹蜺落澗開衣

攤春草染杖發暝鐘催未敢酬言語山陽有殷雷

敷淺原

別有深深意舟行敷淺原水通神禹智山鑿謫仙言火

食參烟氣風衣燥雨痕不因飄蕩極那解卧林園

壽曾旅菴

鼓柁過滄浪看君正釣璜參差分老少一半共行藏古

意客心變壽春風滿豫章請歌新樂府惟採舊琴房

往還嶺上皆值佛日

佛日出梅關踰年佛日還有懷惟野老如願卽鄉山衣

逐緇流破鞭垂白馬閒如何盧行者歸路髮先斑

初發連州

歲晏窮千里心知戀本州山川交楚粵文藻憶韓劉對

雁方懷岳看雲卻背樓疎林晴可數寒鳥不妨投

中宿峽

舟過罕攀躋幽奇事可稽笛傳黃帝子環繫白猿妻古

跡分明在新松髻鬢齊老僧加久定期宿此招提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

六 詩雪軒校本

江上

水程天易晚客思此邊巡斜日鋪江面遙帆卸樹身休

燈窺岸燒息語會船鄰此去猶懸絕離憂近楚人

湟水舟中

臘近客都歸吾遊尙未幾楚萍催發跡江雪濺行衣山

僻僧孤往潭明鳥對飛陶潛偶然出母乃爲愁饑

送遠齋上人北遊

了得南宗義因人漫北行衣藏珠自現錫指雁新橫舌

底將蓮種眉毫鬪雪生遙知直署客休沐出都迎



寄潘子

南園舊詩社潘子此翺翔城樹標吟出渠花引步香縱  
橫輕白壁誰浪倚紅粧儻問離居者蟲聲滿草堂

夜潮

維舟偶終日不約肯重來雁翅城邊月虎頭門外雷岸  
高漁火上沙暗穀紋迴可是期神女非關行雨臺

贈脂落上人住景泰寺

上人吾族孫

常時住山意獨與老夫論眷屬恆相外雲峯覺爾尊向  
人求箬笠竝鳥過松門度得中餐飽疏泉注茗根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

詩雪軒校刊本

景泰繇來久訶林別一林無忘出家地終遂入山心金  
界何煩施白雲元自深城頭隱孤月後夜上方尋

廖昆湖太守見示胡沂菴太守邀過賞菊兼贈黃

菊一盆賦謝之作有和

黃堂返初服色尚映東籬相贈長生藥相輝絕妙辭登  
盆珍水土入醖謝糟醅欲併幽蘭采佳人倍可思

西疇早春

落落向春城欣欣出郭行生烟林薄色細水石橋聲茶  
甲塘邊摘秧船草際撐閒心亦何望歸去學躬耕

贈杜光生

對爾城南近來從路幾千一尋銅柱蹟罷飲錫山泉帶  
甲歸環堵家丁盡下田心肝緣若箇長泛左江船

送陳明敬遊西湖

西湖清徹底觀海眼猶懸二月千花浪三吳一葉船紅  
顏開藕際白業在鷗邊去去墮名得鳴夷未足賢

阮伯髦見過有贈

能言常不倦老益見精神篆必師秦相醫何讓越人疎  
杯偏熱耳選杖不扶身復此間相對溶溶竹嶼春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

詩雪軒校刊本

寄葉許山

水門山郭裏舊種掖垣梧示客書多祕隨僧禮半儒池  
浮蘇子舫家造葛仙廬莫更尋閒事如花鑷白鬚

送區公式同何景常之任溧陽

臨行資館穀贖得做裘回微雪飄長蕩閒雲到大坏尋  
幽知獨往望遠倩君催鑄劍前徽在羞稱筆札才

治子鑄劍於石屋山區與歐同

吳王使歐

唐倩明藜之潮州謁宋太守索子贈詩

唐勒遊何事東尋宋大夫披雲看揭嶺乘月過豐湖生



計愁鵬徙歸期約鯉趨丈人何足賴八口向人餽

江上

人間不得意江上往還來雨至潮初長帆歸烟未開荆

吳占利涉南北滿雲雷惟有殘僧苦茫茫渡一杯占一作聞

滿一作

綠茉莉友人朱意刻爲崖州廣文見之

茉莉白可摘崖州殊不然鴨江來細雨蕉葉漏諸天蜀

客綺相對石家珠可憐誰會簪雪鬢傳到素馨田

與郝載匡夜話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

九 詩雪軒校刊本

牀如丁字置夜與郝生談世故淡邊謝禪心囂裏參輕

裝分絮被歸計在松菴莫謬推師長知君青出藍

訪梁法師道院歸途遇雨東同遊林李二子

西郊雲偶集先雨謁東皇露馬踏風葉颺車候石房夫

君元始佐啓我玉函光歸路鷺塵息中峯鍊九陽

美斯姪謀同子歸營沙貝祖居詩嘉其志

爾念流離久慨然思本源能依先世澤卽見累朝恩天

籟空南郭清風灑石門縱令歸未得何敢忘斯言

同循州車世之咏一長命人得軒轅集唐軒轅集隱居羅浮

山年百餘歲宣宗召問之對曰徹聲色薄滋味哀樂不過德刑無偏堯舜禹湯皆登上壽者用此道也善飲酒百升不醉夜則垂髮盤中酒漉漉而出著太霞玉書習神仙事

荒塗紆逸軌抗手問軒轅獨有玉書要空留金闕恩韜

籜冠

相期竹林下相問竹皮冠况是蕭蕭鬢華簪非所安端

居崇樸素危坐對檀欒唯有湘江上三閭時一彈

落落

落落千秋賞此生殊可憐閒雲過白眼流水切朱絃物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

十 詩雪軒校刊本

熊久相軋文心終自宜可能如脈望食字得神仙

訪丹赧先生

屏居不肯出便老卽迷邦漁艇獨知漢鹿門原姓龐白

雲侵隱几雕虎過吟窗問我從何至一樽浮越江

賦得秋水寄懷友人

無限秋天色偏於秋水多風高太液雁月滿洞庭波最

徹莊生理堪邀孺子歌自從南浦別春去卻如何

詠蕭何

梅國超諸將收圖不取金無雙識韓信畫一付曹參名



益圖麟著功將汗馬深如何滅秦佐偏結故侯心

寄楊六翁

昔有吳都督英豪動海陬贈人揮萬鎰教妓舞純鉤小  
隊臨花塢高朋對畫樓邀予未曾往書此報楊侯

送體瑩上人之雲門

祖庭將重闢師命敢辭勞鶴過篷窗疾猿窺箬笠高一  
林寒獨往眾壑水相遭未覺睽言笑松風與海濤

呈宗和尚

頭白優婆塞隨堂近事初枯為秋院葉醒及夜池魚厥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

十二

詩雪軒校本

後曾何得於人總不如那分一燈影歸徹小窗虛

水仙花

一一孤根發藁藜翠葉新清琴彈此曲白露謂伊人蓬  
島何年別蘭堂幸可親安知芳草氣不是雒川神

詠畫竹贈劍公

何人操不律種就此林於不異琅玕色猶然篆隸書紙  
光依本質壁影蔭吾廬總覺非時尙高賢來伴余

自東安將之新州阻雨先寄潘葱石

千山身偶入十日雨淫淫狹室伏泉涌前途芳草深邨

烟遮騁望簷潘聒知音疲極津梁者新州去印心

新州國恩寺是六祖故居

無生向師學師是此中生樹覺菩提長山經獺獠行歸  
鷗臨寺黑激水叩鐘清我自虞園至維桑空復情

鼻天子墓

鼻祖何年帝荒唐得此名垂衣想韶石左肅弔佗城落  
月妖狐拜空山杜宇聲興亡都莫問榛草細烟生

示美斯姪

蕭然無舊業亦可賦新詩燕筑座間擊奚囊杖後隨雲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

十三

詩雪軒校本

霄勞夢想湖海引心期不見寒梅樹繁花雪滿枝

上巳蒲澗偕諸子

異地蘭亭會春郊蒲澗遊杖隨清瀑引觴帶白雲流旅  
食忽三月狂歌仍一邱何煩脩禱事靈境即蠲憂

宿城西與麥盛際

杜門新一出聽爾話汾州遠夢斷山驛冷烟生海樓得  
童吳語變開篋漢碑畱莫恨田方老還應教魏侯

寓華林寺颺風欲歸不果與天藏上人

風塘菱苻散魚鳥自相親天怒驅神物途危息老身所



聞歸夜梵不寐達明晨復見東窗裏前身自在人上人六月  
十九生  
日也

贈華林監院雷公

來城常作客向寺即如家佛子住纔去閒房飛供花江  
秋欣見葦野暮厭聞笳憶得前相送雲山各靡涯

荅陸導甫

陸郎金散盡蕭索對斑駁踏遍重闌草空餘兩鬢絲春  
芳一以歇陰雨况淒其世故還相見披襟似舊時

念珠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

三  
詩雪軒校刊本

烏木爲珠子黃山去日持得之云象罔智者見摩尼箇  
箇成圓果聲聲繞串絲君看白玉閒多半是從緇

寶象林訪在慘和尚

院隱一溪深無人不到尋食來船運米坐致地鋪金廓  
落全開面莊嚴總現心最堪增我戀房樹有巢禽

遊麻奢寶象林還至岡頭邨遇雨

復此泥塗跡真憐昨日晴彌天皆月色破地忽雷聲雨  
點紅魚吸風輪白鳥征惟雷法雲在烟樹失江城

同曠圓大師龐若雲諸子遊家牧止深邨別業

深邨好林沼况乃屬深春最是閉門者偏宜搖艇頻花  
繁初露子竹密竟遮人覓得青蓮種從來不染塵

水瓜架

庭淺怕天炎栽瓜欲接檐葉看新綠布花又嫩黃添澆  
水知含喜和羹足養廉此間方偃仰李下爲誰嫌時有瓜李

疑之

寄梁藥亭芙蓉邨居

夫君泥不滓避地入芙蓉况復乘一葉迴環江上峯充  
餐團瓣菊覆屋曳枝松見說沙汀畔分明好卧龍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

古  
詩雪軒校刊本

賦得明月照積雪

凝陰宵忽豁高下總晶晶冷氣能相盪空光只自盈梅  
疑無地落鶴見有身驚頭白繩牀上安禪故一行

聞天和尙自廬山歸雷峯喜賦

日照金輪峯遙瞻方丈容風生錫拄杖歸撥海門松忽  
慰三年別初爲兩地逢願教鼙鼓息齊叩法堂鐘

素馨鸚鵡

里中以素馨花串爲鸚鵡作燈以供犬士  
香國生毛羽飛來震旦遐分明鸚鵡鳥莫道素馨花被

雪心偏熱含輝影故斜迦陵音自足凡鳥慎無譁

花鳥恆相得今看一體渾粧成矜獨立慧極恥能言與  
月呈諸相因香託六根然燈紅一抹銜得覺皇恩

春山

一卧經殘雪新年忽改觀地將青草上天與綠雲盤深  
洞花應合高林鳥益歡化工如可肖安敢惜毫端

春帆

颭颭復幢幢吳江與楚江心存平水路樹閃側船窗馬  
走躡無一鴉飛翅自雙指南車在此春極海南邦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

五

詩雪軒校刊本

春岸

高深何所極春在小河濱水映融和地舟借蕩漾人遊  
魚聽黃鳥垂柳拂青蘋佇立忘言久君休疑問津

春草

綠草蔓平原風吹日復温遠鋪惟有色促立似無根藉  
此添花事多君護華門試從樵者去尋跡入西邨

春泉

千山渾一氣撥著卽淋漓靜到極深處閒來行汲時僧  
嘗猶待濾後挂始能窺別有真香意崖邊花自垂

春衣

染成茶色布裁作水田衣香草堪充佩垂楊近帶圍逢  
人問宜稱見佛合皈依卻語諸童冠都從點也歸

春屐

天晴亦著屐休笑嶺南人於道猶行古□□□□春杖  
聲間得得石齒漱粼粼不礙尊瞻視端然郭泰巾

春寒

得非寒士能春到怯逾增陋室風黏壁虛窗雨罩燈嬌  
鶯尋不見懶僕喚無鷹戲論調元事陽春一曲能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

六

詩雪軒校刊本

春燈

分光從一點點點是春光二曜懸中夜百花開此堂因  
心呈絕麗隔燄覺微涼照盡寒齋客君家不可忘

遠如期

經年彈一調道是遠如期未審邀歡地都爲佇立時加  
衣防玉體對鏡寫山眉萬事歸專一何當慰所思

湘管

不知將寸管何以問重華江岸斑斑竹千竿似著花野  
雲籠雜樹苔石點晴沙讀罷靈均賦含毫日又斜



端研

萬古雲凝處淵深不可知  
文心正如此山骨自多奇  
滴水波無極浮星影欲垂  
行吟皆屬汝憶得過溪時

吹簫

玉琴渾碎盡閒把洞簫吹  
紫鳳吟乾竹清商繞白髭  
行過吳市日賦動漢宮時  
總是洪鈞氣聲聲詎自知

相逢行

相逢君不見疎柳對黃昏  
水畔鴉頭被壚間憤鼻禪  
與雲兼送目爲草亦交魂  
未得通媒妁微私曷敢言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

七  
詩雪軒校刊本

觀鬪蟋蟀

蟋蟀盆中養無端敵勢成  
何殊鄒魯鬪信有觸蠻爭  
骨細楸枰子威張草木兵  
頗供閒者看物類幾時平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一

明南海陳子升喬生著

七言律一

追賦西苑

北極星辰傲太空宸遊輦路玉河通芻蕘雉兔歸文囿  
封禪麟龍足漢宮點點塵皆經御蹕條條草亦仰皇風  
當年犬子非園令會識朝端諫獵忠

聽百舌鳥

景陽鐘動曙光開丹鳳城中春色來遂有登牆能急喚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一

詩雪軒校本

多因出谷重相催臨風幾處生芳草度曲紛然倚落梅  
一入深林聊自語漢廷原有碧雞才

偶書所見

春星隱隱匹匏瓜日上青衣轉絳霞拾翠誤連書帶草  
避人偷折射干花鴛鴦也解棲胸錦蜥蜴何勞養臂砂  
枉渚欲遵鳧藻遠幾重帷帳倚素嘉

戊寅小歲和黎美周

聲華街鼓急相聞燭跋西園至夜分作賦不會逢武帝  
彈琴猶復看文君常時歌對吳閭月奇服香連楚澤雲

何處新知最相樂頡頏狂燕隔簾紋

三皇廟

三皇遺廟對荒邱靈氣蒼蒼至道留此日漸傳天地意  
儒生將訴古今愁圖書遠影連清渚未和春風滿綠疇  
憶昨騎驢過涿鹿正聞兵法破蚩尤

感諷

南越稱臣漢趙佗于今南海甚風波高臺尙在堪朝漢  
逝水如斯無渡河幾度狐貍聞國誦誰邊犀兕答城歌  
涉川濟世元多術寄語樓船漫戢戈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一

詩雪軒校本

書生無計取封侯羣盜紛紛欲效尤遂使陳琳無罪狀  
何論關羽有春秋風來巢鵲曾思起鼎沸江魚故自遊  
誰復輕身能報國麒麟圖畫日悠悠

江上彈琴得女道士韓玉靈書御寄

海上依稀望五城葦花飛處放船輕焦桐一引青鸞信  
秋水皆添白雪聲竹淚盡斑原鼓瑟鶴毛如絮未吹笙  
四百芙蓉青可攬只應知我已移情

中秋海上對月

三山長待駕鼉鼉九點蒼煙汎白波秋水極天臨海若



夜帆殊域見娉娥光生鵬翼垂雲小暈八珠胎映島多  
聽罷龍吟轉寥濶露華應墜故池荷

贈王季重先生

芝榮剡曲久懸車秋憲高文重石渠棋隱獨嚴司馬法  
扇題人寶右軍書長將宦興花邊過欲倚童顏海外居  
三十年來欽姓字朗然揮塵就蓬廬

先生嘗著弈律

邀瀑亭探得西字

一踏春郊信杖藜吾兄邀瀑有高栖招同桂樹山虛左  
漏滿蓮花日隱西射客御風驚履石琴歌流水夏迴谿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一

三

詩雪軒校刊本

欲窮康樂全山勝已羨開門第一題

贈吳魯岡恤部吳持張天如庶常書至

青蘋風起柳花垂漸下吳江落葉時遠札忽傳金馬署  
使君原重爽鳩司偶憐義士驂能脫長愛閒園席屢移  
爲報虎邱明月道石門天盡水漣漪

二月二十二日

羅浮二月春如煙江花酣春人眼鮮句漏就丹未免俗  
陸郎懷裝殊自妍素絲皎皎在所染黃雀飛飛謝少年  
五湖四海青眼幾與爾剖符知英賢

擬高常侍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

都亭風拂柳絲長握手憐君謫兩鄉三峽建瓴奔灩澦  
九疑如黛望瀟湘清江鴈落裁巴字絕巘猿啼溼楚裳  
聖主恩深霄漢上忍令雙鵠久摧藏

家兄雲淙落成

雲淙別墅在白雲山有寶象林朋泉無畏巖海曙樓邀瀑亭餘蕭閣

勝之

北闕遙遙荷聖君東山還欲謝人羣仙家可住勝黃閣  
卿月流輝照白雲蒲澗瀑飛煙翠溼桂林秋爽露華芬  
若爲池草成佳句高會連枝日未曛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一

四

詩雪軒校刊本

杖履寧尋楚澤芳出郊高處選林篁人看謝傅營棋墅  
自擬盧鴻臥草堂金界別成開士舍白雲元是列仙鄉  
華陽弟子知無數誰領松風過瀑長

歸善王明府招同曹彝伯葉必泰姚瞻子遊豐湖

卽席賦

鵝城西畔入龍渠茂宰閒邀出郭車畫裏雲山偏過鳥  
鏡中菱荇不潛魚斜陽隔岸通樵唱明月當空照客裾  
到處風流問湖水郎官今夜醉何如

漁艇鷓鴣



過河魚泣未忘筌比目寧爲比翼憐小似垂雲浮積水  
眞看銜石出重淵嘉名何事傳烏鬼賤質依人羨羽仙  
嫋嫋竹竿頻應接白頭相慰報青錢  
烹鯉休驚尺素書論功恰似賦苧狙桃花源口同爲業  
蓮葉江南識所如拂舞白鳩長祝噓饒歌朱鷺亦稱魚  
扁舟卻笑鴟夷子遠聽濤聲避伍胥

豐湖

橫橋微向合江分流水淙淙出淺瀆直接鵝城排雉堞  
斜飛白鶴迴青雲香風著草搖書帶明月生波濯練裙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一

五

詩雪軒校刊本

絕類錢塘歌舞地羅浮仙靈別氤氳

一望山圍敞舊樓通江文物易傳郵抱關近接丹砂令  
瀦水微開赤縣州漁父滄浪時鼓柁王孫桂樹莫離憂  
輕風冉冉吹菱芡隨意觀魚更狎鷗

長堤猶憶直如弦學士蒙恩剌賜錢窺月似分橋廿四  
徙溟誰擊水三千清塵漠漠銀魚影碧草深深石馬煙  
已覺春風懸荔顆攀枝全借燭龍然

桃李年年解笑顏朝雲小字托巫山只緣勝地西湖似  
不使佳人南國還黛寫青螺皈淨土魂招黃鵠下前灣

將離士女于今贈露露芙蓉盡等閒

新寮旅主雞黍乞詩

鳥啼天白響柴門雞熟杯清出菜園謬以著書留老子  
眞能進食愧王孫忘年亦有榮枯紀無欲休將好醜論  
昨夜牀頭歎梁甫贈君閒步及朝暾

落第後將往潮州赴李喬之司李之約呈家兄宗

伯

泣玉空將策屨千家林袍笏映儒冠秋風落羽辭蓬閣  
春水乘舟訪李官載筆欲尋驅鱷地擔簦期共祝雞壇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一

六

詩雪軒校刊本

風流自笑任公子東海依人乞釣竿

曲江舟中懷張文獻

亘矣南天張相國遙遙風度繫冠裳功名金鑑臣心直  
鄉國簫韶帝樂長燕子自銜宜白羽鴿書相問蕩炎方  
千年漢塞通周道五馬爐煙冷墓霜

公墓山有五馬歸槽香爐蠟燭之名

冬心

長城血戰窟曾腥百二雄關不在肩安得將軍奮猿臂  
生擒老上搗龍庭絲綸遠大承皇祖爵祿分明點客星  
借問東南多竹箭君王親發爲清寧



山北山南應鷓鴣舟來舟去似飛鳧上林盧橘熟何晚  
子夜梧桐歌有無青瑣玉堂垂北極翠翹金粉豔南都  
瞻天日共高帆上夜半橫過海鶴孤

尉佗城對素馨田日日香風度畫船十月梅花盈島嶼  
二樵雲氣護神仙堪窺載籍蘭臺裏不惜酣歌錦瑟邊  
報主實多梁閣老風流遊豫武宗年

詔擬初唐應制

丙戌閩中行在祕省作

萬里梁龍正御天四方歸馬詔安邊鏡歌昔奏之回曲  
鑄燕新書卜雒年袞色且披臨玉帛爐香風靜肅貂蟬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七

七 詩雪軒校刊本

臣稱聖壽霑三爵還向明堂綴五篇

梁非馨歸至行在因贈

一片南雲對轉蓬五噫歌歇見梁鴻氣凌燕筑高秋外  
悲滿秦淮細雨中廿載風流羞結客幾時天下罷從戎  
鄉關信爾遊蹤近桂樹南山有小叢

贈羅文止祠部

過君花縣上君堂杯引清泉汎稻香不學驂驪寧厯塊  
同爲葵藿好傾陽春壇巨麗來三品宵鼓織阿倚七襄  
近聽軍書頗恢廓卽推文氣更飛揚

戲簡艾千子侍御

花點朝衣憩郭西輕風一引夏蟬嘶時名且狂呼牛也  
君姓猶煩問鳳兮今日好爲真御史前籌何以慰蒸黎  
漢家邊事廷臣重恥對侏儒作滑稽

度虔州

虔州四達康莊路數月艱難忍戍邊日落黃雲高野燒  
塵飛青草亂江煙一身瑣尾金門外中夜迴腸畫戟前  
最憶士行修戰具九牛無恙嶺南船九牛驛也

凌江中秋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七

八 詩雪軒校刊本

舟緣清淺發重灣八月潮生客好還世亂隨時忘涕淚  
月明今夜尙關山卽飛白羽催軍令自拂黃塵定壯顏  
四海轉輸勞尺澤菰蘆何處釣竿閒

代贈效李義山體

自覺粧髮太沓拖不因君意卻因何車中果亦同心少  
座上香須見面多犬子于今還綠綺牛郎無夕不銀河  
此心醉久公然說冷淡朱顏更易醜

越王臺

南天草昧越都開南越風光武帝臺萬里樓船元渺漫



百年君相自遲回晴雲白日空陽鳥畫角清歌出嶺梅  
獨有海濱漁父嘯郊原騎馬半厓墮

舟中瓶梅

顧影中流棹竝斜寒姿清切望天涯綠珠價重曾名井  
碧玉生來自小家亂卻遊蜂過別苑添將立鷺寫晴沙  
卽看瑣碎明璫色何處揚帆采石華

清川臨鏡認醜骨象亭亭本應圖楚客微辭懷白雪  
江妃彈淚謝珍珠欲離塵網遊三鳥量著仙衣點五銖  
一樣芡蘿山水水鷗夷生計決歸湖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五

九

詩雪軒校本

木蘭花老覺新香橫笛風迴水一方南雪崢嶸不到地  
中庭搖蕩早經霜催來兩槳湖煙冷配得孤山鶴夢長  
情在隴頭愁隔谷且看漁父濯滄浪

山人衣白到扁舟昨夜朝天露綴旒世上波瀾疑沐鵠  
壺中形影不驚鷗囊鬚獻笑分前席內手知寒映傲裘  
二十三絲叢水調一時一瓣記筵篔

遠趁銀雲海市光擎將小貝出龍堂月明鮫女珠爲淚  
水冷溪姑石是郎似有珮遺遵漢廣欲隨帆轉望瀟湘  
誰憐美哲來遲暮蘋草汀洲日已黃

春日東臯席上卽事

東臯風日靜堪依結伴憑高步翠微王氣自居丹鳳闕  
徵書嘗下釣魚磯長楊賦就才應貴子夜歌成調亦稀  
莫向五陵思杜若可愁清夢與雲飛

花燭詩

何年洛水獻明璫此夕天河有報章鳳吹月連青鑲闥  
鳳銜春度鬱金堂香匳嚮曙催鴻雁畫閣輕寒擁鷓鴣  
聞說莫愁新度曲儂家夫婿勝王昌

白鴉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五

十

詩雪軒校本

方塘萍荇蕩紛紛曲曲朱欄泛泛紋似任風吹成獨往  
偏能日浴向同羣花邊被服眞浮月水際彈冠妄切雲  
今日呼名在鄰里義之何必不憐君

用齊梁體作唐律

白雪紅桃養莫愁明珠翠羽粲登樓風斜乙鳥搖窗格  
露滿丁香上帳鉤昨夜蘭缸金蛺蝶今晨楊陌玉驂驪  
卻呼左右扃重戶莫使東西怨御溝

少年

冠玉簪貂結束新鳴弦攬轡薄家臣鴛鴦是馬能千里



繁弱名弓已百鈞近壘煙花攢皎月斜陽金鼓急清塵  
獨將脫兔三千騎可信驍騰處女身

無題

戶轉闌干花自生鉛華終日洗來清單衫半臂雙條脫  
白紵紅牙子夜聲沈水裊煙穿瑟瑟守宮回印點猩猩  
鴛鴦鷓鴣徒相比記得乘鸞吹玉笙

子夜一作絳樹

步搖

步搖粧近趙王筵名列琵琶最小絃  
璧者井頭羞上客  
卬兮城裏願求仙偷來香麝薰周史戴起金貂學董賢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一

十一 詩雪軒校刊本

猶笑卓家新寡女遠山眉黛畫屏邊

既作前詩因閱袁公安卽事起語云箇是春江舊

舞樓海棠花下小梁州愛其尖麗復演前意效

而小變焉題曰箇是

箇是春江絕豔船芙蓉塘外小遊仙偶看竹淚迴雙袖  
全譜楓香入四絃細馬馱來羞虢國流鶯驚起隔韓嫣

東南亦有秦家女白日高樓只愛眠

自感

夸父深林托杖根巫咸渺渺自天閭空江落日雙懸淚

衰草秋山九逝魂何處歸耕无妄邑有人搔首莫愁邨  
孤清得學於陵子李下寒漿足灌園

莫臂饑鷹莫釣鼇泰山遮莫等鴻毛日光肯照馮生鈇  
霜色先凋范叔袍迴出樓臺何歲月相依籬落此蓬蒿  
因風漫謝蘆中父海島俄奔白馬濤

贈暮岡內兄弟

上池之水玉山禾敬佩今如負戴何地主或兼憐宅相  
暮岡全不比朝歌卽傷饑渴牛羊下不數于鬣犀兕多  
自惜流離真瑣尾人林端倚碩人藹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一

十一 詩雪軒校刊本

雨

榕樹垂垂雨欲沈短屏斜竇畫陰陰簷閒鳥雀寒相向  
浪裏魚龍迴自深身世虛舟還木偶江河大地有蹄涔  
輕塵只信陽關唱今日滄沱別更禁

孟嘗君傳

四愁

我所思兮在駿臺行行當日陟崔嵬真輕伯玉胡琴價  
自負相如漢苑才待漏瑣闥深鳳籞防秋金甲盛龍堆  
北風不那吹華髮荒徑南園翦碧苔

一思京華之美先君在諫垣而子升



得觀其盛也

我所思兮在鵝湖西陵歌舞未荒蕪此時問俗真黃口

憶昔循陔有絳趺禹穴秋風餘霸氣耶溪春色上姑蘇

遙遙牛女同消息水國青煙散舳艫二思先君嘗為當湖令子升稚齒趨

庭奉訓也

我所思兮在鴈峯高高晴雪記前蹤皇華戒路賢勞獨

赤帝名區紫翠重投賦汨羅曾痛哭專經繁露實儒宗

梅花絕塞今牢落雪壓寒香對偃松三思先君以冊封就荆襄踰衡岳而

子升從以遊也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一

詩雪軒校刊本

我所思兮在劍津高歌起舞四愁新河梁共上還攜手

祕閣曾躋亦潔身秋月光陰連碧草雄風飄舉托青蘋

杜陵同谷哀無數山雪林猿忽過春四思子升於延津初受命為祕書也

謝伯子久遊不歸有懷

四愁西望浩難憑詩思何堪向子稱天際歸舟曾易識

江中孤嶼若為登尙餘華表吟丁鶴無限秋風歎季鷹

欲采汀蘋時已過九疑煙霧隔層層天際歸舟元暉詩向江中孤嶼康樂

詩題

白燕 和袁景文韻

故人相見乍疑非海外精神座上稀休傍八宮鄰國號  
新特賜扇曲江歸銀花屈戌窺輕翦玉匣芳諸對卷衣  
縱是銜泥身不污自捐塵網得飛飛

哭雲淙兄

取義先申報國勞師行將克絕號咷一生心事莫宏碧  
百粵經營伍子濤肯裂旄頭清露泣身騎箕尾玉堂高  
平生雁序曾師友今日招魂尙讀騷

蒼梧禹日束魯孺發巡撫

西江過雨水盈盈薄暮荒山片月明舊俗虛傳分界樹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一

詩雪軒校刊本

新功應號受降城雕牀貢馬春齊舞畫角啼烏夜莫驚

翹首五雲豐鎬地六龍先問亞夫營兩粵之交有分界樹東者高茂西者

之次

和鄺湛若蒼梧訪太真綠珠遺跡

宛轉斜陽草徑陰遺鈿香襪杳難尋山虛舊井鴛鴦鬢

水澹孤邨翡翠林錦步障前花漠漠紫雲回後夜沈沈

牽牛織女人間世黯絕明君遠嫁心

謁伏波將軍祠

白鷺低飛遶漢旗烏蠻灘上伏波祠雲臺極望懸天闕



銅柱經營出地維古相來風呼罔象叢茅搖火獵委蛇  
金賡下粵空談笑蕙苴明珠豈免疑

至行在拜吏垣感賦 戊子端州

五嶺光華復旦初六龍停蹕詔新除不堪海島從王事  
遂向天垣讀父書南國風輕岡上鳳西江波動轍中魚  
天顏咫尺青蒲地采得忘憂寄倚間

贈金道隱

西湖濃柳上林花天下風流在子家采采芙蓉俱木末  
飛飛鷓鴣復天涯越臺春韻虞廷石楚水秋高漢使槎

白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五 詩雪軒校刊本

最是伏蒲伸白簡忽看行殿絢丹霞

酬職方潘員外霜鶴

青春湖海挾飛仙白馬朱明祭錦韉日下心期比鳴鶴  
秋來職事託輕蟬通侯解珮酬新賦侍女添香媚晚筵  
欲學盧諶守從事翻飛仍在聖人前

寄方密之學士

桂林西去雪雰雰皖國殘山轉鬱雲偃息自憐徵鄭宦  
激邛人識相張君王玉堂春別夔龍侶石室天空麋鹿羣  
還倚松風癖好爵九臬鳴鶴動相聞 方前遊粵  
曾變姓名

臘興 同六

征西仗劍倚霞開獻歲新謠獨酒杯明月半簾虛入燕  
白雲層嶠遠舒梅箏調靜女鮫綃卷陣破愁□羯鼓催  
兵甲尙懸春帳夢盈盈碧水隔高臺

贈馬五郎大金吾

煌煌京雒想君家十載淹留桂海涯新執金吾何所戀  
久虛蘭室莫長嗟鷓鴣絃度曲繁三調虎帳談經屈五車  
對酒欲期歸隱事碧山何地邵平瓜 馬久擊  
莊缶

遙訊萬膳部寓處

白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六 詩雪軒校刊本

南浦經年澹綠波美人東路思如何滕王閣上風流遠  
陸賈城邊荆棘多桂水月寒淹擊楫蘭臺春暗失鳴珂  
思君宗袞陟危日一曲筌篲怨渡河 宗袞謂萬  
公元

與少司寇黃公感述

古桂煙空石室寒扶桑低拂海門寬屯田日月愁充國  
賭墅風流泥謝安漢苑望迷承露掌楚天彈破劫雲冠  
巨魚出沒無消息猶自期年守釣竿

後白燕

春風翻覺冶遊非公子西園遇亦稀桃渡僅隨團扇影

瑤池初勝婉羅歸寒分玉塞難傳語月下銀塘早振衣  
正是江南花草雜將軍重幕慎教飛

寫意

芳草出門花在閨小屏無影遠山低流黃已亂迴文錦  
尺素還將隱起珪官渡晚瀾虛鶴立女牆斜月冷烏桤  
不堪衫袖淚重疊誰唱竹枝湘水西

新秋

平昔問天天不應新秋閒坐覺峻嶒銅龍滴水情何竭  
烏鵲填橋力自勝宮樣漸收蟬翼鬢客懷須重鵲文綾

中洲直堂遺集卷之七

七 詩雪軒校刊本

洞房靡曼揚州俗何事觀濤必廣陵

七夕

九天香露下真珠誰望銀河意不輸侍婢皆思代烏鵲  
男兒爭得似黃姑月中鍼孔真穿未雲裏機絲定卷無  
安得丹青挾天手年年茲夕繪新圖

可思

柳色如煙冒綺塵月光何必掩香茵頭將金雀如無股  
甜人瓠犀不見脣司馬長卿還病渴乘鸞簫尺正宜春  
桂開鸚鵡從渠罵啄碎桃花未足嗔

試楨

試楨花房露盡垂心星相照夜何其戲魚大抵因蓮葉  
鵬燕從來是柳枝趙后凝粧招赤鳳陸郎分麩促斑驩  
安知爲雨爲雲意十二巫山不可移

寄鄺湛若

南郭灰心念故廬西園飛蓋結交初觀魚樂去逢莊叟  
歌鳳狂來是接輿日色有時榮木槿海風無象避爰居  
年年脈望看仙化空老雕蟲舊祕書

贈某將

一合銜枚畫不譁一聲傳箭滿風沙帳中辯士秦犀首  
門下材官漢虎牙繫肘詎嫌金印重開顏新貯玉樓斜  
勸君須惜河山誓不滅□□不作家

上定興侯相公

袞鉞遠離行在所威聲雷動九天加帳中辯士梁丘首  
戟下將軍漢虎牙雁值飛書曾落羽霜迎舞劍不成花  
夜分指顧高臺上已自心過北斗斜

昔昔鹽

已下五首皆唐體也  
昔昔鹽也樂府題爲之  
鴛鴦樓下烏欲棲玳瑁梁間燕吐泥月暈圓隨漢東蚌



天河傾向汝南雞萬方儀態幸銓出一笑橫陳翠帳低  
愁見曉鴻征塞北不知天將定遼西

朱鷺

將軍不事漁陽慘伐鼓揚歌朱鷺飛白馬濤邊朱鷺

朱鷺城下捷書歸天聲併作蒼山隰日色中懸朱鷺

燕領何辭驅鴈塞玉顏春思在金徽

碎葉城秋起陣鴉圓花牀輾動靈鼉白魚本是洞王瑞

朱鷺新成漢凱歌鞞鞞流征馬汗燕支山照美人酤

黃龍顯見麒麟至陛下垂衣協太和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

九

詩雪軒校刊本

將進酒

明月三五二八夜春風絲竹管絃時若復不飲獨歸去

空留可憐持與誰雞黍寒家崇漢臘虹梁曉胡姬

人閒烏白馬生角一醉君前渾不知

秋思

佳人蘭室寤青陽朱鳥窗臨墮馬粧一夜秋風秋思

幾家明月照流黃琵琶聲斷羞和□錦字書回拜護羌

猶自畱情願華寢豈知牛女限河梁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一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二

明南海陳子升喬生著

七言律二

南中塞上曲

膠寒竹箭猶揚越笛散梅花已漢關小月陣前雲

骨都營外火進山江邊玉帳樓船度馬上金錢御府頒

百尺朝臺兩銅柱漢家何日拓南蠻

漢上篇

漢家宮闕入邊塵白艸黃榆問遠亞南越荒墳嘶石馬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二

詩雪軒校本

北庭清露泣金人山河不改千秋色衛霍原輕百戰身

莫忘羣公驂駕路柏梁冠履應星辰

蒼梧懷古

戊子

水綠三湘下几疑海隅風動帝巡時五絃惟託南薰奏

二女何孤北渚思軒后衣冠同委蛻楚臣椒桂獨陳詞

誰將百粵文身歟會向簫韶學鳳儀

厓門弔古

南渡何因斷好音兩厓松柏晝陰陰魚鱗屋裏君臣會

羊角風前社稷心重譯海遙天上下九州金散鼎浮沈

中原倉卒移龍戰淚盡元黃恨至今

舟中勸學非迂闊縱有孫吳可奈何實異處豈安燕雀

虛言梁海有鼉鼉樞衡竝擁慈元殿柴市遙聞正氣歌

千古興亡問窮海幾時還見不揚波

瞿溪禮大鑒禪師塔

寶林天外皆真梅花發菩提五葉開祖法云何便南去

新州元白具西來山間逐獵人終散鉢裏降龍蛻已灰

聞道此心無所住願隨溪水日滌河

登樓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二

詩雪軒校本

萬山深入且登樓蕭散看春不斷愁朝雨疎煙搖大壑

夕陽空影納神州七哀詩思無劉表十賚文心有敬游

今日風光仍漢臘白雲多處任淹留

早春夢遊羅浮

葛令安期幾歲年夢魂春上曜真天白雲影入飛泉碎

滄海波涵赤日圓竹葉成符丹自轉梧花棲鳳色相鮮

如何識路歸來遠身在齊州九點煙

始安尋顏延年故跡

延年錯彩歸風雅體降元嘉自爾時曲水屢承三月詔



竹林惟綴五君詩，懷人定向海陽醉。從宦那因汨渚悲，  
緩唱倚梧高鳳句。桂林秋淨月離離。

之清遠

負郭田空客已逋，登舟袁虎漫傭租。門前小試雙文履，  
江上輕浮五石瓠。帆挂三江涼雨急，寺殘中宿遠煙孤。  
潮聲到枕聞吹笛，爲譜清愁寄二禺。

宮人入道

長信堦前草露晞，碧桃花發紫鸞飛。我眉月上眉雙遠，  
羣玉春深玉一圍。九籥駐顏銷楚夢，八瑯垂手落秦衣。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二

三 詩雪軒校刊本

君王萬壽山川闊，環珮何年妾獨歸。

八音二首 有序

弭節相逢目馳鳧，藻空牀獨守夢遶龍堆。遂微  
好色之辭兼鈔銷魂之墨，八音偶爾六義存焉。

金母防閑貯絳宮，石城煙水戲魚通。絲抽園客心還亂，  
竹寫湘娥淚亦工。匏葉春舒迷鷺雉，土囊秋啓怯雄風。  
革言尙未聞三就，木落寒宵倚斷鴻。

金隍歸騎杳無蹤，石闕銜將玉筍重。絲履遠遊愆雜女，  
竹枝清唱喚吳儂。匏星妾讓牽牛匹，土塊誰頒汗馬封。

革緒風時初景在，木蘭秋晚罷芙蓉。謝靈運詩初景革緒風

春夜聞角

尉佗城上春吹角，月暗千門夜可憐。幾處驚烏棲未暖，  
往時詞客淚應懸。江山一爲迷孤枕，笳鼓何勞媚遠天。  
無限微吟向明發，曉風吹斷越臺煙。

光孝寺鐵塔

霸國禪關問大雉，南朝鐘梵襲遺風。曾然劫火藏沙界，  
似立金莖表漢宮。獅座何人高說法，貂璫皈佛漫論功。  
檐鈴不動諸天寂，薄暮愁看海日紅。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二

四 詩雪軒校刊本

奉贈東方先生

斑鬢風沉滯漢貂，獨憐朱鳳出神霄。彈琴不覺鷄裘敝，  
賦獵迴瞻駮袋遙。池草昔遊專甲帳，嶺梅今雨帶申椒。  
莫馳河朔鷹揚譽，聞道祁連厭射鵞。

珠江與嚴伯玉話舊

鳴鳥難聞羽翼稀，身餘萍梗涕沾扉。故山在客雲松老，  
初服從誰畫錦歸。世棄君平方賣卜，年高遽瑗早知非。  
南中蕪絕乘驢路，目盡吳閭匹練微。

春初答曾篤卿去年見贈之作



顛顛江潭賦卜居半生裘馬愴樵漁同林已恨三荆別  
環堵空垂五柳疎梁甫吟成孤管樂建安才老減應徐  
春風把臂光人勝懷袖猶珍隔歲書

人日寄曹秋岳方伯

漁磯獨坐酒微曛人日高歌想使君一字國門空戰壘  
三城煙火挹春雲青山不隔金龜侶盤餐堪隨竹馬羣  
顛顛江潭孤獻歲茂林芳樹太氤氳

曹方伯聞予談西樵之勝有作賦答

十載移家疊嶂前心期五嶽尙悠然白雲樓倚松間月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二

五  
詩雪軒校本

碧玉琴揮石上泉學道定須龍作友還城應見鶴爲仙

誰兼濟物高情在爲問洪厓幾拍肩

白雲碧玉  
俱洞名

中秋寄楚中舊遊

蟻蝶浮去傷高蘿千里秋空對寤歌霜落鴈低衡嶽影  
月明人遠洞庭波頻年玉塞燕支老別苑金盤白露多  
夜靜湘南倍蕭瑟二靈清淚碎雲和

山居聞吳客來五羊多是舊遊遙有此寄

月冷吳江楓葉聲葦蘆遙慰十年情舊游半倚生公石  
新語重攜陸賈城麟閣驚心仍草莽雞壇回首識肥輕

何當七發開眉宇秋晚觀濤氣暫平

對酒同黃子

酒酣耳熱君勿喧世上悠悠安足論龜策不開嚴叟肆  
雀羅終守翟公門天空芳草催鳴鳩寒入梅花斷嘯猿  
痛哭窮途今淚盡且回青眼看乾坤

贈高嚴若

吾愛高生高且奇釣竿高拂若華枝談天河漢俱無極  
蹈海風雲自有時雜佩實愁芳艸歇畫圖虛使萬山移  
德輝未覽同增感遮莫狂歌笑鳳衰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二

六  
詩雪軒校本

寄黃季恆

秋江楓落鴈聲繁去歲同君深夜論醉倚蟻蝶浮北極  
夢驚胡蝶化南園臨文每歎風雲事作賦能忘筆札恩  
不見柴桑故人久幾回煙水限桃源

奉答業師歐先生見懷之作次韻

策杖何從出世氛避人深識海鷗羣明珠暗道皆叢怨  
磐石虛名誰復聞蘭畹不供騷客佩松風時播隱居文  
從遊獨近朱明路已小羅浮四百君

幾載談天辯五車浮雲城闕望彌遮洲中有橘千頭實



牆下無桑八口家金石古文封小草丹青明誓託繁華  
每從南郭欣聞籟終負東陵嬾種瓜

寄懷祖心禪師

師故大宗伯韓文恪公子時戍瀋陽

彌天覺路竟孤攀滿月毫光想別顏舍利不緘金口傷  
袈裟投老玉門關清齋碩果懸春暑故國梅花指雪山  
寄語遼城千歲鶴祇園無恙待師還

寄澹歸上人

上人嘗與子同官時在羅浮

諫草重焚入紺園曇花初發掩黃門何能容易談天下  
祇學阿難白世尊南海潮音通瀑布西冷花雨接風旛

中洲菴遺集卷之十二

七

詩雪軒校本

二樵青翠堪相問明月依依九逝魂

答區叔永見懷之作

風吹城樹散羣鴉萬事摧藏感鬢華舊國自傳燕市筑  
輕舟寧阻越溪花西園鄴下難重集東嶽平原憶共誇  
誰倚蘋洲怨春晚碧雲新對一江霞

鴈來紅

上林繒繖亞枝低下國煙花晚更迷女草逢人應絕豔  
賓鴻背日不聞嘶候殘星火虛躔鳥書度燕支恨收抵  
最是鳩鳴芳易歇朱顏終覺負春闈

聽百舌鳥

新葉新花淑氣融芳郊芳陌幾多叢豈無鳴律噓寒谷  
自有微辭悅後宮春思盡傳朱戶外曙煙初滿綠楊中  
平生輕薄絃歌者爲爾移情曲未終

宮鶯詩

難齊雙闕鳳皇飛易引重門燕子歸駘盪春晴翻豔曲  
林光花落卷金衣幾回綠樹停宸蹕一抹黃粧透夕暉  
空見人間紛羽翼托身無出省郎關

端午別萬履安嚴伯玉朱錫鬯還山卻寄

中洲菴遺集卷之十二

八

詩雪軒校本

楚水遙遙浸鈞磯江樓歸興倚鼻飛辟兵是處逢端午  
望氣何人識少微花壓長林麋鹿過泉深曲沼鯉魚肥  
風流飄泊同湖海期爾名山一掩扉

憶鄜祕書

潔身曾比向陽翹祕閣終存桂樹招鸚鵡賦成人欲殺  
鷓鴣裴典令空朝彩毫飛檄邊霜起玉貌圍城薤露消  
淚落丹臺尋故宅仙羊無跡雨瀟瀟

訪黃儀部

紅蕉花發碧山陲雞黍邀人鶴髻披我祖豈知王氏臘

叔孫曾定漢官儀當窗遠樹烏棲盡翦燭寒宵月上遲  
舊府百齡丞相在祇應畱得白雲怡

春日山居卽事

籬落春風自滿堂華門煙火近傳觴忽驚水面千文皺  
亦覺山眉半額長草綠遠郊間赭白花叢深樹隱鷓黃  
九州未縱凌雲步醉後行歌拾禹糧

七夕雨集彈琴同朱子茂子祐子習

悲秋一借陽臺雨初怪明河此夕陰翦燭試窺牛女渡  
落梅先入鳳凰琴情隨天上乘槎客響切城南擣素碓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一

九

詩雪軒校本

回首珠江花艇夜玉人歌罷漏沈沈

四失詩和徐文長韻

失書

五車書備隱囊提一自東遊鎖舍西踏踏官街翫積葉  
編編私印絕緘泥都無關尹逢牛駕自合莊生惜馬蹄  
安得結繩歸混沌便便鼓腹樹陰低

失畫

摩詰無端認畫師禪心真在輞川時自餘平遠轉相襲  
何代推遷能久垂盤礴人應歌薤露名山僧每說茶毗

只今飄泊蕭然矣禁得狂風四壁吹

失貂

潦倒風塵鬚髮黃生涯歸問五仙羊秔侯七葉還西漢  
季子千金散洛陽火鼠不灰憑造化青蚨無種信空囊  
美人幾有襜褕贈大醉吟詩雪到牀

失磬

硜硜鄙質久相畱燕石周人漫應酬一足或當夔夏擊  
泗濱空記玉方流浮圖鉢應三更早碧落鐘虛五嶽遊  
笑問泉明歸去後還堪如此折腰不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二

十

詩雪軒校本

憶昔戲效韋郎

故園嘗競海珠遊海氣金銀十二樓霸主臺邊調叱撥  
女郎花裏出簪篸鳳凰棲老邀琴摯鴻鵠飛回對弈秋  
此處寂寥空悵望乾坤原是一沙鷗

元夜與友人話舊

剪燭燒殘白鳳膏舊時人擅五陵豪笙歌夜出如琴轡  
蘭麝春歸似草袍越地比年空蒟醬漢宮何處醉蒲萄  
然藜閉戶知誰共紙帳吟看壁月高

山枝



去年今日詠山枝風細金墉月滿池竹尾雖遙應有實  
藕心頻折不勝絲畫圖想像軒皇態歌調殷勤帝子嬉  
何幸丈人峯頂坐碧笙吹罷對彈棋

客贈昭明文選玉臺新詠二書山中循覽率爾成

詩

甲觀鴻都安在哉壁經猶怯祖龍灰椎輪有事驅銅輦  
寶軸何人擅玉臺明月珠分隋掌玩結風衣稱楚腰裁  
六朝芳草皆銷歇空隱西園游上才

新製丹砂之冠爰賦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二

十一

詩雪軒校刊本

飛遞何妨服好奇儒冠只自信天時嵯峨合上朱明洞  
酣醉渾空白接離日下朝元賓戴勝澤中逢霸笑委蛇  
胎禽未老原丹頂紫鳳青鸞是羽儀

竝蒂蓮

青天雙華削初成芳沼移根翠蓋傾  
漢宮繁露擢金莖飄香一比文禽翼倚權全翻絳樹聲  
同夢綠房深子夜見君誰道不分明

鄴臺懷古

鄴城斜日散陂陀銅雀荒涼蔓艸多  
薤露一爲稱漢世

墓田空自對漳河中原孤寡窺符璽甲帳嬋娟泣綺羅  
詞客幾迴羈旅恨月明烏鵲迴飛過

寄吳門故人

吳門千里故人歡每折疎麻意莫殫  
茂苑初鶯啼雜樹太湖春水溢微瀾  
馬飛匹練清塵遠魚隱雙鉤白日寒  
十載長謠滯桑梓賃春何地待梁鸞

謝伯子戶部自香山見過

會趨建禮共鳴珂一落丹霞髮已皤  
月滿千山惟獨寤花藏三徑忽相過  
池邊命酒觀王鮪石上題詩拂女蘿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二

十三

詩雪軒校刊本

歸去登臨空海嶠君家還有幾羊何

讀區太史集因贈區二廷之

虎變龍文有化工新詞還屬舊家風  
西園駕軼中郎將南國書藏太史公  
蓬轉秋山歸旅鬢花飛春澗度詩筒  
明堂鐘磬音如縷誰謂江河日向東

寄陳子明

家本高涼  
今居蘇州

荆蠻逃去見仁風久客逢人問粵東  
水國有蘆遮伍相閩門何廡寄梁鴻  
雪晴書繫□天鴈江冷魂銷楚客楓  
歌作吳趨君試聽白頭寥廓素心同

病起

病起柴門春已深遲遲日影向前林  
楊花落盡曾生肘  
萱葉齊來好樹襟  
渡海月經聞五石  
垂堂炯戒謬千金  
何曾行樂城東去  
顛顛空知作楚吟

中園坐月

獨坐中園欲二更  
棲烏寥絕樹無聲  
六時蓮水風微動  
五色瓜田月倍明  
狹室自娛真已幸  
離居相望不堪情  
朝來雨過林林綠  
閃夜誰教白髮生

薛二過宿歸後卻寄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二

十三

詩雪軒校刊本

翩然來對艸堂閑  
又愛元亭自閉關  
沿岸棹隨黃犢去  
向汀人共白鷗還  
蟬追高唱傳深柳  
雨漱微酣到暝山  
後日相思尋步履  
隱囊依舊綠苔環

懷一靈上人塞上

方袍經歲曳邊塵  
一鴈橫秋鴈送春  
碎葉不飛窮海路  
征蓬那顧住家人  
煙開山院臨關月  
雪映龕燈弔野燐  
白馬經尊驢背字  
只今詩思幾由旬

薄遊方歸過某生館

長松一路接柴荆  
昨日言歸軫友聲  
翠鳥斜飛荷沼漾

玉人端坐竹風清  
舟維壇下歌漁父  
琴取閨中撫馬卿  
羽翼無多君自愛  
秋高鴻鵠謝盧城

贈楊明府

飄泊何堪寄一塵  
鄉心淮海片帆懸  
卜居攬盡中洲莽  
嗜酒烹餘大邑鮮  
矯制益知長孺直  
著鞭終擬祖生先  
看君一鶚橫秋在  
雲散昏鴉落野田

秋野獨行因寄茅鍊師

秋做松關對淡寥  
悠然散步引長謠  
冠當岫色沾雲葉  
杖應泉聲響石橋  
遠樹亭亭孤鶴起  
荒原漠漠萬蓬飄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二

十四

詩雪軒校刊本

故人獨在朱明頂  
白鹿新驂學子喬

答歐秦字訂遊吳門之作

春深吟過赤花洲  
酒半思爲汗漫遊  
江渚幾聞袁虎詠  
秋風一振馬卿裘  
黃雲極目尋知己  
芳草何心問塞脩  
此去龍威書可識  
玉函先爲報羅浮

赤花洲歐楨伯先生所居近焉秦字其從孫也

道逢周木天有贈

柳拂銅章早折腰  
還聞星使影搖搖  
宦途傷海愁鴻漸  
旅食逢秋作葉飄  
羽獵尙勞千里駿  
饒歌新動九江潮



風塵夢想披雲得何惜班荆定久要

崧臺有沈宋故跡秋日過之賦此

古碑無字綠苔封猶有初唐詞客蹤  
蹤海燕惹香貽補闕夜珠流月鑿  
昭容明河京國空翹首寒食驪州  
詫貫胸今日笑看垂拱世楚裳秋淨  
采芙蓉

野闊

野闊蒼梧雲向西離江東下楚天  
低清秋牧馬羚羊峽落日跼鸞鶴  
谿炎嶠從來尊赤帝寒煙幾處哭  
黔黎可憐舊種桃花客重問武陵津  
已迷

中洲直堂遺集卷之二

五 詩雪軒校刊本

己亥秋日有寄

秋鴻翼陣起滇池上相初隆劔履時  
身奉至尊為手足心惟不二有熊羆  
長江北振靈鼙鼓馳道西揚翠鳳旗  
會見收京求鼎寶嶠梅辛苦一南枝  
秋入疎槐想漢宮遙遙天上集鵠鴻  
青山色在離愁遠玉漏聲微曙夢通  
七聖何曾迷大塊五丁元自出蠶叢  
功高微管先江左還遣車書萬國同

半醺

細雨頽簷酒半醺商聲一弄嶺猿聞  
南車指去空滄海

西母謠成間白雲合浦風生杉葉起  
番禺秋老桂枝芬何當雲鬢看諸少  
銅虎金魚倚翠裙

邨居寄友人

燕去雕梁竟不還臣居疑在屋舟間  
溪邊列沼夜涵月竹裏開明朝見山  
每踏雲根期白足偶書霜葉戲紅顏  
淹留若此向君說遲暮桂枝空自攀

送查伊璜還浙

花落臺荒始見君嶺梅如雪惜離羣  
驚人上座金盈橐載妓歸舟水映裙  
柳嫩西陵鶯語澀峯晴南嶽鴈行分

中洲直堂遺集卷之十二

六 詩雪軒校刊本

只今諸弟絃歌宰越豔吳趨遠莫聞

荔支

側生炎夏綠陰陰答選會同獻上林  
巴蜀錦封頻送騎羅浮丹就亦來禽  
香披絳袖窺如玉宴醉紅雲勝賜金  
聞說渡江萍實赤朶頤休負日邊心  
龍眼一名答選思君顏色比瓊枝  
豈是炎天雨露私山帶頰霞初起處  
日翔朱鳳尙饑時摘來偏倚三珠樹  
捧出宜堆五色絲爛向卿雲瞻火藻  
楚臣猶自薦江離

五月黎梅萼刺史齋中納涼

一水何煩遠溯洄，荔支灣上柳塘隈。大夫舊勅迎風館，  
中聖新持避暑杯。疎雨灑松碁子落，暗潮翻荇櫂歌來。  
濠梁陳迹湘纍怨，玉塵揮殘賦莫裁。

寄遠

若爲樽俎滯銜杯，衰草荒煙積漢臺。關內好將屠狗入，  
郭西何患斬蛟回。河山遠送音書喜，風雨寒生鼓角哀。  
我獨羊裘披歲暮，一竿慙爾濟川才。

己亥書懷

雞鳴拂旦羽書開，元武湖前太乙軍。檣似鄧林開楚望，  
騎隨吳練躡燕雲。野晴他日游安石，濤起從來怒伍員。  
獨有子牟瞻魏闕，月船煙鳥思紛紛。

寄方密之

時爲沙門

綵毫長挹袖中書，秋色寥寥寄淨居。金粟後身仍怖鴿，  
碧山回首漫焚魚。潮生白下聞仙梵，葉墜縱陽見舊廬。  
誰遣湯師吟怨別，暮雲江上倍躊躇。

寄毛子霞武昌幕中

楚吟高徹鴈來聲，詞客飄零尙甲兵。一訊懷沙淹賈傅，  
三爲祭酒識荀卿。迷陽草長歌先斷，夢雨山沈賦不成。

他日江南采蘋地，瀟湘多少故人情。

寄陶仲調

九畹蘭邊五柳家，沅湘歸去阻瑤華。名山太史傳青簡，  
瀕海諸生想絳紗。懷古獨尋洲畔樹，悲秋還聽月中笳。  
上林搖筆空雲夢，肯向遊畋逐後車。

寄懷江夏隱士艾木田

賦裏懷人楚澤餘，漢陽秋色淨君家。荒田偶種狙公芋，  
丈室時飛天女花。門對遠峯先落鴈，枕欹鳴葉過棲鴉。  
聞風不得便相訪，千里月明江上沙。

己亥歲暮

仲冬金吾姪也

尙平遊嶽定何年，飲蜡羣中戲拍肩。雙鬢欲霜梅嶠雪，  
孤懷悽斷竹林煙。衡門細雨淹三徑，欹案隆寒對一編。  
吟傍檣梧看臘盡，此心潛發在花前。

庚子元日

煙霞深處捧春王，漫就農人較雨暘。一日又看添馬齒，  
十年曾是入鴛行。媽紅欲醉桃開戶，微綠含滋柳向塘。  
薦罷辛盤願何事，太階平後慰高堂。

江城旅興



旅思搖搖拂旆旌百憂如草蔓江城重關不鎖浮雲態  
孤枕空淹夜雨聲浦外漁燈窺燕壘津頭人語應雞鳴  
四民一業都無據誰任飄零困地征

止酒示內

接羅空與酒人偕顛顛身依楚水涯典却鶴裘司馬渴  
夢回鴛鴦太常齋花間綺席年今老柳外旗亭雨更霖  
猶爲細君時割炙陸沈何處進如淮

圭峯戲呈友人

滄波西望與天平攜手聞遵紫水行明月車迴歧路夕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二

五

詩雪軒校本

綠荷衣振一峯晴鶴羣遶樹多窺塲蜃氣爲樓半入城  
莫是雲潭犯龍性故人何敢鵬鴉生

陸參軍貽書招飲不赴戲答以詩

金門索米謝休儒騎馬羣兒笑酒徒蓮幕塵生高士榻  
蔗漿寒徹大官廚青樓鴛鴦夢重城閉綠樹鶯歌故苑蕪  
鄉落不知蠻府事參軍何用說媿隅

城西七夕

倦客當檐步列星銀河天半落飄萍安貧恰與秋皆素  
怨別那能歲久青城樹暝煙籠喜鵲水軒新月蕩飛螢

誰堪故里成羈旅欹枕殘更酒乍醒

避寇

氛起潢池接野煙秋生阜帽失遼田婆娑忍別枌榆地  
豁達惟看鴻雁天畏道迴車疑九折芳鄰將母尙三遷  
腐儒書劍期無恙愁展蒙莊肘篋篇

入光孝寺宿自先上人蘭若

三城秋動白雲層舊地重遊獨拊膺感策聲中纔避寇  
菩提樹下且尋僧危巢鵲顛香臺飯暗路人歸古殿燈  
君問窮愁不堪說虞園書破剡溪藤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二

三

詩雪軒校本

送董無休還會稽兼寄陸惠迪子占兄弟

嚴城風物倍蕭森斜日河橋去客心三策漫勞趨闕獻  
五噫還爲出關吟苧蘿黛色歸裝入茗雪煙波倚櫂尋  
且欲從君稱二陸雲間鬢鬢似山陰

陳邨

皇皇避地此重過喬木鄉園在伐柯水遶邨墟宜短棹  
松陰石路好長歌名流莫負前脩在氏族其如故國何  
閑步赤花洲畔望綠筠清沼隔煙蘿

過石帆一株蘭若

虛沼長涵鐘磬音菴羅秋色引相尋天荒金界疑蕭帝  
人傲朱門似道林法雨定霑獅座近霜風不到雁堂深  
平居詩思偏憐汝還爲晴窗一朗吟

寄錢牧翁

虞山遠見紫芝榮鶴髮人間有老成眉宇欲開枚叔賦  
齒牙曾忝謝公情縹緗字化千編蠹絲竹歌殘百嘯鶯  
誰共容臺高興禮鈞天回首醉咸英

宏光時牧齋大宗伯先兄同官掌詹

府事

宿從大堂憶表兄朱子潔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三  
詩雪軒校刊本

庭院風飄夜合香舊遊人事闕星霜朱絃欲撫無鍾子  
白日終迴惜晉陽卿月宵懸樞府冷□□□□□□□□  
良朋歎罷鶴原寂悽斷風前鴈兩行

陶鉅標行人見訊卻寄陶有舊歡故調之

會稽何處學逃名茗雲煙波一葉輕行李舊恩銜帝闕  
落梅新唱動江城十年星散楊朱路半枕雲愁宋玉情  
莫是南中畱桂樹皇華歸客贈生平

東過鬱洲與空和尚飛錫相近不及往訊歸後作

寄普雨澹歸二上座

病軀漫擬維摩詰神駿那投支遁林道路近來稀會面  
津梁疲絕好棲心身歸獨闕松蘿跡書去難酬鐘磬音  
爲倩關黎報方丈淒迷門外見恩深

九日江樓雨中

樓居髣髴問仙人亦插茱萸桂水濱秋雨一江沈落照  
海波千里暗揚塵蟻浮素影辜黃菊雁歇清聲在白蘋  
言送將歸歸未得羊裘衝雪去垂綸

弔南越王佗

霸圖曾與海天賒真定南來號帝家未得攀龍空左纛  
何須逐鹿向中華笙鏞報本推任尉劍履專權笑呂嘉  
一自高臺稀漢使樓船幾度咽金笳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二

三  
詩雪軒校刊本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二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三

明南海陳子升喬生著

七言律三

舟泊平步懷孫典籍蕢

榕陰江岸起炊煙忽憶詞人草奏年使節不須來陸賈  
臺關空說鎮梅銷至今舉眼思堯日終古招魂隔楚天  
吟向南園此時節蝶殘花盡草芊芊

經南園書院廢址有懷葛無奇侍御

周家柱史漢廷威繡服風流天下稀湖上鴛鴦香閣鎖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三

詩雪軒校刊本

南中翡翠筆牀飛棲鳥幾樹當城出避馬何人醉月歸

惆悵翰軒采風往白雲歌斷越山薇

姑蘇

楓葉紛紛自古愁如花歌舞不曾休臺臨水殿終成沼  
春在梧宮已報秋但愛青蛾蟾月下焉知白馬怒潮頭  
五湖煙景和人遠日暮間門空棹謳

燕臺

南人北去路茫茫吹面風高鬢易霜望斷冥鴻飛碣石  
自驅鴛馬拜昭王臺經駐輦山空翠客待捐金日欲黃

幾度蘆溝橋上過燕歌臨闕限河梁

楚宮

幽蘭采罷佩繽紛憶得微辭善諷君清怨瑟堪彈夜月  
細腰官亦夢朝雲天低沔口來魚騰帆轉湘南出鴈羣  
會見長沙尊傅禮汨羅沈盡賈生文

先子曾奉  
冊荆南

咸陽

羸馬垂鞭氣亦豪關門勝蹟莽相遭錫來鷄首霸秦繆  
會去鴻門與漢高三輔依然環帝里二嶠不動表神臯  
少年卻在遠林下閒臂角鷹新放條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三

詩雪軒校刊本

沛中

秦關西作漢家基草色無窮鐵馬馳雲氣居通高拱處  
竹皮冠卸遠遊時遙林鳥盡秋方淨大澤龍歸雨更滋  
何物至今傳得在山河不及大風辭

雒陽

周王定鼎初營邑及至東遷近孟津往事併流清雒水  
舊京終化素衣塵銅駝荆棘愁看汝笙鶴雲煙笑謝人  
自是書生徒解咏五詩無復授西賓

蜀中

山木森森閭杜鵑路難真擬上青天當關一士可勝萬  
分鼎中原翻在邊劍閣舊蹤雲棧暗錦城新雨海棠鮮  
文心對此幾能寫綠綺淒清蜀國絃

鄴中

漳河流盡故宮塵霸氣如從馬首新東漢綴旒因有國  
西園飛蓋若無人風悲古塚啼山鳥日射寒塘散渚蘋  
孤客吟邊不知暝建安年後有良辰

金陵

秦淮新月浸微波曾咽當年玉樹歌雙闕荒涼山鳥至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三 詩雪軒校本

六朝煙靄寺僧多桃迎渡口春無限蘋采江南晚奈何  
莫把鬚眉倚紅粉酒樓高絕客顏酡

隋宮

浪結同心嗣太平一朝閒夢決東征紅顏泣盡宮誰守  
白骨流多殿自行仙李根深搖柳色後庭花謝到蕪城  
橫波若久畱人住還望江南無限情

江樓歸興

將歸更上尉佗樓樓外煙江惹客愁白髮影同汀鷺晚  
黃花香在井梧秋平蕪迥絕千林鳥獨樹閒遊一葉舟

惟望故山今夜月清輝前路慰同游

重移邨居既北復南未返吾廬慨然興歎

桑梓依依歷草茅故園應爲長蠨蛸望窮北渚湘蘭種  
棟盡南枝越鳥巢淮海豈同公路浦輞川新有孟城坳  
柴門幾處秋蕭瑟後夜行吟月下敲

寄板橋黎方回務光

美周二  
嗣也

板橋霜色帶芳籬四海才名悵昔時流水竟孤琴一曲  
臨風長見玉雙枝藏書曝日恩猶在裏革終天淚總垂  
國士只今慙馬隊凌江不用奮長離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四 詩雪軒校本

送談蘧懷遊潮陽便還京江

滿天寒雨問將歸滄海東流碣石微鄉思已馳京口去  
賓鴻猶欲嶺南飛春生石蛙嘗鮮饌雲起金焦見羽衣  
還望臺關轉寥落折梅書信莫教稀

示族中諸兄弟

秀氣環洲雲浸磯粉榆時見舊恩輝丁年盛事族人說  
丙舍殘春江燕飛竹長龍孫畱勁節松彫馬鬣幾成圍  
先廬獨遠北堂老一賦南陔愁廣微

循州車世之來江邨度歲而還比以詩見寄答此



兼訊葉姚諸子

愁寂孤村閱九春二樵煙靄若為鄰素馨田外苦吟客  
紅翠聲中肥遯人一昨梅香薰水部祇今蓬戶笑山賓  
采薇便擬行歌遠東就鴻濛問曜真

寄葉猶龍金吾

鶴峯高臥羽林郎聞道將雛舞鳳皇頓遜杯新擎到酒  
博山爐舊賜來香門前月冷彫弓影宅內湖涵寶鏡光  
早晚靈洲見佳氣可能無意共翱翔

走筆因柬止言澹歸二上人

靈鬱誰能滯此鄉飛鶴走狗共津梁鉤輅笑客行不得  
靈壽扶吾當自強句漏洞中期葛令扶搖枝上過雲將  
寄聲白足同心侶古月明燈何處堂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五

詩雪軒校刊本

寄壽湯惕菴先生

二十年前出憲時美髯元髮映清姿觀風只許凜相對  
執法敢求深見知丹陛也曾留汲孺碧雲何異詠休師  
莫疑棠蔭餘霜雪今日南巖生紫芝

過白石邨訪唐明蔡聳其從兄明犀久遊未歸因并懷之

過白石邨訪唐明蔡聳其從兄明犀久遊未歸因

采菱風急暮天浮一枕聽潮沂上流每向親朋稱旅客  
獨迷煙雨見江鷗頽垣護果丹垂樹小艇穿苗綠滿疇  
知爾一鄉棲息好白雲何處伴人遊

赤花洲七夕同李樵懷家皖公

龍目離離坐暗津漁家燈影共星陳名香竟日熏荀令  
繡被深宵覆越人斜漢欲將雲樹合閨年貪向月華新  
桑田滄海君休問結襪閒生雜浦塵

和薛秀才舊識邯鄲歌姬後入靖江藩府藩國遭

亂姬便流落偶於逆旅逢故宦者述姬寄語之

作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六

詩雪軒校刊本

名士傾城兩不慙叢臺歌舞繫征驂綠珠終合藏金谷  
碧玉曾聞嫁汝南縷斷銀牀飛桂瘴絃更瑤瑟怨湘潭  
西風短鬢勞相問惆悵當年玳瑁簪

寄覺度上人

青龍曇壁輞川遊最憶移花拂寺樓千梵放生深院午  
一枝扶老故山秋塔苔轉日搖平仲窗竹鳴風過鞠侯  
十載支離有尊足不妨尋我白蘋洲

歲除答梁義倩敦五兩甥



荆扉閒掩碧江邊十載愁如水上煙溪樹半含鶯語澗  
朔雲中斷鴈行偏知音幾處逢歌雪問字何人識草元  
做宅屢遷無足相飄零還見汝家賢

當年竹馬外家遊共看初生似阿侯山豆種來楊氏盛  
楚蘭滋遍女嬃愁春深豹霧薰書幌水接鵬溟動釣舟  
千古運期更姓字虛名知爾世情留

壬寅元日

漫拂峩冠向曙煙頽簷猶得拜高天鯢溟見擊三千里  
鴈塞聞歸十九年米汁從今齋繡佛露盤依舊捧銅仙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七

詩雪軒校本

閒吟欲製將雛曲且奏邨燈社鼓前

挽何司寇

漢署星沈紫水濱岡州難問老成人萬錢憶會鳴鐘里  
五穀俄悲相杵鄰棗下歌傳真厭世橋中棋散竟藏身  
承家更有元成嗣喬木他年念世臣

春日言懷

寂寞於陵獨灌園秦人雞犬共桃源烏皮几在客誰對  
龍眼花繁蜂自喧澹澹春波平草閣槎枒老樹夾柴門  
河清可俟還愁暮試上高臺禮日墩

八九吟

八九者蓋云十有八九也  
本百一之旨以名篇焉

劍氣方寒南斗墟河清難俟亂離餘滔天卻訝憤如屋  
齧雪猶看旃遠廬但有金牛通棧道可無駟馬出莎車  
干戈滿目風雲晚深入薜蘿還讀書

秋日西郊讌集

時屈道人  
歸自遼陽

寥落王風蔓草生荒郊何意會羣英十年喪亂同王粲  
萬里歸來獨子卿林際遠煙鴉噪晚雨餘新月鴈窺晴  
故園秋色攜琴在吟斷西樓畫角聲

癸卯早春口占呈友人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八

詩雪軒校本

今年豈謂去年非漠漠慈顏認舊闈眷屬不離居士室  
勞生元息丈人機邨僮警夜當風語汀鴈嫌泥帶雪飛  
三陟自知吟更苦早春憐爾遠遊歸

得錢收齋宗伯書

爲拙集  
作序

吳江飛雪上梅枝海曲人歸積雨時雙淚正綠烏哺盡  
尺書還爲鴈行悲生身金粟能深信博物張華謬見知  
遠目不堪迷匹練夢周今已覺吾衰

首夏東遊江上作

高帆挂月轉江濱回首孤邨在水雲賒酒願逢顏特進



運租期有謝將軍女牆獨樹搖烏影官渡千艘載馬羣  
前路草長勞未歇况從先哲挹清芬

謂潮有韓昌黎  
惠有蘇眉山也

### 送鴈和元孝

雪後長途在遠天榆關風細客心懸跡畱南浦因成別  
啼過西樓忽渺然新影欲低青海月故羣仍破黑山煙  
稻梁不免重來食多恐驚沙沒水田

### 四會訪朱子敬表兄學署

潮平江影見秋山桑梓程途莽蒼間亂後插萸中表共  
庭前收橘廣文間曲池皓月恆相鑒高第浮雲未可攀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九

詩雪軒校本

笑我出門多內顧片帆西上昨東還

### 程周量梁芝五二子同過

二子會試鄉  
試各第一

嚴城旅食笑孤身結駟同來第一人近市久知齊晏子  
登壇何有漢韓信官街鼓響迎秋急卜肆簾垂過雨新  
歌罷無車終不出媿君風雅爲扶輪

### 酒酣贈汪漢紳工部

曾爲番  
馬令

杖藜無賴到東城話到懸河酒遂傾桂樹小山成吏隱  
桃花深水見交情欲持元賦還西鄂卻選青錢憶水衡  
四座相歡重問我十年憂患感生平

### 贖琴

蕭條深負嶧陽材裘敝經時笑古臺白雪調高人和寡  
青蚨飛去爾歸來秦庭壁在相如晚漢日笳清蔡琰回  
重拂細塵摩玉軫一彈還欲進千杯

爾一作鳳

聽在慘禪師講法華經兼較金剛經異同師曰陳

喬生意者其情陳如乎因紀一律

火宅蓮華露特寒比來禪味愴忘餐淨名復有稱摩詰  
鑿齒非徒對道安物論已齊莊馬喻經文重把魯魚看  
他年儻授菩提記妙法懸知得者難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十

詩雪軒校本

### 送某還義烏營母太夫人葬

何事登堂慰伯俞空闌一拜舊羅襦白楊風急吹護草  
鴻鴈天寒泣孝烏玉帳珥貂身暫遠瑤臺遺蛻手親扶  
祥芝定發金華嶺雪遍梅花隱絳趺

### 寒江

寒江兵氣兩無窮海國漁家沸鼎中羅網法張迴獻鵠  
鼓鼙聲急散哀鴻且鄰空舍爲孤客難挾殘書命一僮  
奔走至今何計是杳然虛谷待愚公

### 生日

植根長似九秋蓬，戢翼徒看萬里鴻。晚節可稱詩聖得，生年真與覺皇同。佛生於周昭王二十四年之甲寅累朝紫誥歸逢掖，兩鬢清霜點次工。從此亦知陶寫去，缺瓶沽酒按枯桐。

冬夜贈曹自悅司馬

圍爐曲宴爛燈花，客話平生益自嗟。六國印銷愁委佩，五湖舟泛不歸家。隨身祕笈諸郎負，寄跡殘山萬樹遮。頭白逢人工定拙，好從方朔學龍蛇。

拱北樓望仙湖里故居

樓下雙門車馬塵，樓頭五夜唱鷄人。十年清夢里閭改，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十二 詩雪軒校刊本

一片彩雲窗檻新，雀噪北林窺殿影。顏傳南郭育天真，迴翔卻問烏衣燕。此處雕梁誰舊鄰。

甲辰小除夕作

零落黃門歎白頭，幾年萍梗泛滄洲。結交悔作四公子，學佛思隨五比丘。穹室煙深歸祀竈，金銀雲起去登樓。明春未得避喧計，空負曉林黃栗留。

將歸九江邨舊居先寄親舊

浮家今擬動歸橈，家在中洲宛轉橋。菊落秋英頻掃徑，池平春水漸通潮。妻兒已解安容膝，親友難忘是久要。

斑鬢經冬，拌白盡青山如畫，待歸樵。

送梁甥敦五德慶廣文

越江西上近湘灘，薄祿還同酒一卮。舅宅昔聞成此相，聖門今見作人師。猗童語雜城邊市，龍母神歸樹裏祠。莫謂山陬限文教，看君前去擁臯比。

七夕前梁阜已宅逢王震生初歸自豫章

庭邀皎月樹含風，歸客吟孤舊友同。老醜自看詩益好，賢豪相待命猶窮。白藤穿枕眠徐孺，龍眼推筐鄰左冲。勸種宜男家計得，小星言在此城東。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十三 詩雪軒校刊本

寄潮州宋上木太守

二十年來名甲科，雲間華望郢中歌。騷壇到郡聲逾藉，詩思爲官政自和。揮翰珠光凌夜出，褰帷山翠面南多。因風黃鶴東飛去，爲說朝臺有薜蘿。

哭朱遠公

絕技翻如不愛身，奄然朝露墜蕭晨。矍形自合騎高鶴，生態空歸畫美人。世上名從蓮社記，扇頭書作藪山珍。平生拌得稱文弱，遺嗣如何遣負薪。

城中咎王東邨家元孝，送歸中洲草堂之作兼示



二三同志

歸心一發尉佗樓一點晴煙見渡頭三徑尙堪攜客入  
中洲曾是爲誰畱青含浦樹喧黃鳥綠遍江苗過白鷗  
七十二峯無恙在更於城郭念同游

初返故園

昨上歸舟尋水雲故園閒曠使情欣無窮月色望皆見  
不斷花香行卽聞五畝宅邊敦素業三層閣上蓄奇文  
梁間燕子似相識飛下小塘銜嫵芹

王阮亭客部在評子詩作此寄贈兼懷令兄西樵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詩雪軒校刊本

吏部二首

十年不擬北書通閒聽歸人話北風黃葉小窗尋句在  
玉人清暑寄聲同霜凋桂樹香猶烈海浸珊瑚氣亦紅  
長是微名自珍惜汝南評卻重山東

南雲長望北雲飄詩思相親不覺遙欲挽頽波誰獨峙  
解承仙露是雙標肯邀舊友藏深署應爲官人賦洞簫  
朝夕看山已相識琅邪遵海有西樵

答沈甸華見贈

風流歷歷沂西洽皦日偏高處士星遠訪遂過梅嶠路

出尋閒傍李官廳龍蛇歲去身猶屈鸚鵡谿迴眼盡青  
來就嵇含詢草木欣然攜手折芳馨

丙午臘月羊城對雪

怪得年來事事殊嶺南飛雪舊時無雲凝不見三山黛  
天漏爭盛含浦珠野寺一僧燒楮柚官街羣馬從糴稔  
衝寒便欲還山問參到溪梅第幾株

暮春三宿鄜無傲齋中遲高望公不至同許式微

許二咳賦

邱壑身存鬢任頽柴扉深掩草堂開三春燕語幾人問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詩雪軒校刊本

昨日漁舟特地來僮煮碎香凝白室烏翻層葉墮青梅  
離心轉劇畱連地延佇高高只古臺

將泝端水而上貽二三知己

邨居無計隱煙蘿強走江關無奈何舉案婦愁儲粟盡  
牽衣兒競念書多行同老馬猶知路食有嘉魚且放歌  
寄語離居數君子道心隨處恐消磨

初至瀧洲訪從姪山莊遇故里杜子

諸峯叢翠復叢煙縣境聞開未百年山鳥獨啼宮保廟  
土人多種客家田林交虎跡諳樵人石闕星文厭俗鐫



誰謂龍鍾行不得來巢飛燕共翩翩

官保家龍崖公諱璘初闢此州

### 荆棘

草色如煙偶出筍參天荆棘晚森森未曾說劍逢噴目  
乍可虛舟觸漏心石竇蝙蝠遺土氣柳塘蛙怒象雷音  
知君捷徑南山度乞放騷人澤畔吟

### 西遊歸貽王大雁姪元孝兼懷梁阜已

重城郭外野溪濱講德誰能似此親  
整別卻無高臥處薄遊還有未歸人  
心如蠹柳常經折字泣鮫珠不救貧  
萬里聲名千古業只應相愛寂寥身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五

詩雪軒校本

### 答贈葉虎竹

少年何事被愁侵玉樹蕭蕭憶故林  
萬卷幼依慈母讀七言閒對野鷗吟  
若教視草知能手便擁如花不稱心  
暫覓交親道情素山中蘿月約秋陰

### 送譚天水遊燕赴周舍人之約

南武城頭吹海螺秋聲不覺入離歌  
一尊酒盡聞人別中祕書藏國士過  
向晚脫貂眠火炕當風嘶馬踏冰河  
丙家宋錦裝潢巧戲寫蛾眉價必多

### 題詹明府碧紗書廚

明府緝書興不窮一編編貯碧廚中  
未開屈戌牙籤見雖隔交疏腹笥通  
曬盡最宜高閣日披來都是古人風  
與誰汎覽流觀意遠屋扶疎樹一叢

### 客館秋夕

每日無慘此客居吟過晚市息喧呼  
溼煙滿竈隨僮懶高月黏牆怕影孤  
秋色當空看去淡道心於物損來無  
曲肱便作家林寢羞向城西伴夜烏

### 萬事

萬事推移萬慮輕此身卑賤此心平  
舊牙笏寫雕龍句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六

詩雪軒校本

殘玉珮敲風馬聲泉布不私尋葛井石田  
祈孰問端阮室中多半僧家具長擬空空學淨名

風一作簷

### 貽離患上人

市邊爲客忽經時愁極偏能自放眉  
催換夏衣彈吉貝待炊朝飯數蹲鴟  
人情冷暖逢方覺物價低昂聽不知  
欲訪西郊舊禪侶共看圓月浸秋池

陶苦子邨居築樓同元孝姪閉關秋日過之賦此

少小辛勤壯欲休著書拌得是窮愁  
懷人屢閱經年札借地新成對月樓  
煙渚棹過妨宿鷺晚畚鋤遍學歸牛



竹林聚會時當記此處陶家菊正秋

齡兒學字詩以勉之

花下看兒學字初本來文業肯生疎拈將斑竹枝常畫  
摘得口口葉亦書記誦料無延碩並呼名奢望曲江如  
山妻笑指同堂老他日飛騰莫學渠

喜梁阜已初歸同王大鴈何皇圖吳儀漢陶苦子

離患上人分賦得乾字

風塵一拂慰心肝君別春卿已歲寒過嶺葉飛聲總脆  
負霜鴻下跡微乾京粧說與持家婦野服歸逢到邑官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七

詩雪軒校刊本

那肯揣摩聊曲就高絃應得任君彈

同梁顯若歸西山草堂留題二首

都市行歌徑有苔遊人方共主人回山連埤塊松遮斷  
池映闌干花倒開數卷細編畱載筆一庭明月照持杯  
懷人欲攬重重翠余又西樵歸去來

通津深入小橋斜城裏青山卽到家善讀父書藏舊草

閒攜兒戲翫晴花水松雨後全生韻石壁亭西不厭遮

仲叔自知無累邑勞君樽酒對桑麻

寄陳伯璣兼懷藥地禪師

灌嬰城內想吾宗遠水將冰樹近冬廬嶽瀑飄常過雪  
豫章風起忽無榕文期不朽身堪困詩讀平生面盡逢  
待訪青原老開士約君聯榻道心胸

寄曹秋岳

別來猶見興飛揚雅事曾歸布政堂親入水巖尋子硯  
自開山篋揀生香湖梅夢破多多藥代雁書稀一行  
詩體更知無敵甚戟門看試挽弓強

聞鐘

鐘叩三回三十六正當七十二峯前聲如步步漸出寺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六

詩雪軒校刊本

我向僧僧同人禪數里秋林皆滴露一江寒月欲浮煙

此時響歇更何聽佛以一音醒大千

第四句一作報與山山齊坐禪

破寺

瀑水交流山路斷蕭蕭孤寺半峯藏瓦邊紅葉墜蓮座  
窗畔昏鴉投竹房饑虎習聞持戒語溼螢分點坐禪香  
幾人到此團團久爲撥寒爐上石牀

以詩索何且兼竹杖何曾許覓一僮并及之

五十閒身老待扶孤生筇竹笑人孤驚心自覺顛危極

回首相憐侍從俱便取一枝攀桂樹還添九節採菖蒲

因君步步尋高嶺嶺上仙童遇得無

少年行

一身出沒總如龍會卻通侯大邑封  
鴛鴦疊飛金抹額  
貓睛嵌滿鐵芙蓉  
旌心雪片能消淚  
走地星芒要悞烽  
猶自不忘兒女輩  
母城關入鬧歌鐘

美人

人間真見藐姑神  
月狀雲容見敢真  
尙以半身憑保母  
不知全能寤文人行  
宜處所朝朱鳳塚  
必年時佩玉麟  
川上採珠何足算  
生成的是掌中珍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九

詩雪軒校刊本

古劍

無端寶氣燭幽沈  
掘得稜稜赤堇金  
土裏開花原帶血  
石頭磨水要明心  
奸邪必斬昭生色  
王霸經提倚獨吟  
出匣未能藏可惜  
拌教飛去有人尋

水樓曉起寄鄺無傲

樓頭高臥此勞生  
春倦渾如罷力耕  
百舌叫乾朝雨至  
蝦蟆跳出野塘清  
紗巾拂拭何曾戴  
竹杖摩挲卻少行  
有約西江先聽取  
販魚船踏水車聲

羅旁山中

路人崎嶇地可憐  
土風人事總紛然  
穴中蛇死山猿手  
擔上魚行水客肩  
漆樹筒添侵露取  
鐵山爐熱併人煎  
誰知宿在茅欄者  
學得殘僧暫坐禪

寄許清漳

詩心不滓骨尤清  
小許公呼作小名  
繁弱挽將才更健  
駟驢騎著句還成  
酣歌要得姬人賞  
朗咏常教俗客驚  
暫返僻邨誰可語  
遠園思迸豆花生

與藥亭夜話

與君相得似嬰兒  
頭白來城且共嬉  
紅玉印章鈴後玩  
石楠書榻臥前移  
山衣日曬裁蓮葉  
井水宵寒浸荔支  
長此閉門書卽著  
轉憐曾對俗人時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三

詩雪軒校刊本

寄牧止弟

成名不逐衆登天  
學得元門又學禪  
細巷引僧離水寺  
潤衫隨鶴過秋田  
樓尊大士騎獅相  
經夾先皇篆鳳箋  
城裏不逢那足恨  
諸郎新近把詩傳

西來菴放生

來尋初地便如歸  
石薜蒼蒼著野暉  
向晚信心人早集  
出籠梳翼鳥齊飛  
錢財少亦通慈念  
功德多煩搭戒衣



法事正完吟思發微風生樹月微微

七夕戲贈小男

稚子聽人談七夕舉頭真欲尾星行催孃案上排生果  
替姊箋頭錄乳名亂唱仙歌敲竹簡私斟聖水貯資賢  
雖然時節為兒戲不覺能添老大情

贈陳美公

吾兄歷宦兼中外不肯悠悠負甲科詔擬漢唐閒體別  
詩臨吳楚處風多宮袍更繡猗猗多泉酒新斟翡翠螺  
家寄揚州書卻寄一秋秋思入綾羅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三

詩雪軒校刊本

謙王氏宅

趙瑟秦箏未肯陳聞歌視聽一齊新切看日本魚腸劍  
踞酒暹羅象背人袖領暗薰沈水片采頭高擲出山銀  
欲從文士誇餘巧書帶盤旋訝舞身

送離公遊羅浮

羅浮未得置茅廬深羨吾師願有餘欲往便辭監院事  
臨行猶接捨山書鐵橋立已觀空了啞虎逢當答話初  
獨笑離家在城客眼看雲影但踟躕

江上吹笛

日夜龍吟人不知因之截竹江間吹風呼一葉應高鳥  
雲裂四天敲凍嘶誰復啞嚶塞蟻穴直當演漾浮天池  
悄然終曲入懷袖不見其人千古悲

寄慧公上人用前寄在參禪師韻

袈裟西出雪峯寒舍衛曾分一鉢餐白馬經惟童壽譯  
黃梅心自祖師安春江欲引迴腸去濁世宜將慧眼看  
居士辯才今善病君來酬對未應難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三

詩雪軒校刊本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四

明南海陳子升喬生著

七言律

孟蘭盤日西來菴禮舍利

金作浮圖藏舍利師僧請出衆人觀生天直用時時切  
消業迴思世世難驚眼威神燈外轉徹心悲涕水中寒  
病身禮罷空行院爲指芭蕉在藥欄

寄羅浮古鍊師

飛簷當嶺綠煙蒙玉勅真師住此中濯髮尚存兒日黑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四

詩雪軒校刊本

照顏偏向子時紅靈蛇腦後揮奔電元牝門邊富響風  
我獨遨遊在人世從師還欲究參同

自贈

好處都非外物成自看不解自心情談詩舞著忘垂老  
聽梵悲來感宿生半口尙沾曾戒酒終身拌別舊居城  
人家積穀塵皆滿獨掃明窗花裏明

贈把秀卿金吾太師

流落身曾冠羽林殊方那識程侯心從他屋破迷勳府  
不爲囊空恨賜金柳絮慘腰牀上暖蒲葵遮頂路旁陰

官家舊事閒閒說說與江干病客吟

過沈郎舟中題贈

平生禁裏金吾衛近住梧江木馬船絕跡幾時隨浪尾  
看山一路在牀前烹蔬笑引抽關吏載鶴閒分糶穀錢  
手把內家香一片玉皇宮闕望燒煙

贈馬太監

先世  
回人

羈雌啼過定山春零落先朝一內臣長憶九重天子事  
還悲七尺丈夫身青宮伴久書因熟紅本批多字愛勻

閒向教門隨禮拜白巾偏稱尙衣人

事一  
作賜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四

詩雪軒校刊本

秋夜同王說作梁器園梁藥亭作

危葉脫枝孤鳥出兩三人鎖在虛堂霜天透徹中開卷  
月地鋪排處及牀靜極慣修陪鶴禮吟成新得補心方  
不行行便尋溪寺寒磬聲西白藕香

中秋夜集詹竹殿宅

不知秋骨漸稜稜月白聞招帶病承浸地一庭清上酒  
涼天四角白垂燈衣單怕倚禁霜樹坐缺思添住嶽僧  
重把閒心看童子累花爲塔細分層

贈詹竹殿明府



南面居非舊縣庭西旁穿石竹常局留貧客任分官俸  
奉老親歡誦佛經花下心開將自採研頭功大待誰銘  
參差年紀同生日往往叨承削玉瓶

秋釣

行至幽溪清見底閒閒愛下一條絲流中白小遊無恙  
石上紅衫坐獨危鷺立併將人影照葉浮空有水紋知  
悠然網罟前時世久厭葷腥伴老師

汪罇石生子詩以柬之

汪曾幸  
番禺

鶴攢丹頂雛方得松結虬枝子正生鼎畔金銀鑄福字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四

三

詩雪軒校刊本

房中父母協官名預知冬月初勤讀便返南陽晚足耕  
未曉紅顏歡幾許東門飛鵲報西城

聽葉山人彈琴

兒時操弄到于今今日寥寥太古音彈到無聲方得手  
聽來如語只呈心瓶花上蟻兼香墮研水涵龍逗海吟  
近淨耳根惟梵唄即當攜此就禪林

人日

舊官閒叟及愚民此日從人喚甚人刻就玉章行別號  
洗青桐樹倚吟身妻兒過計多因穀鬚髮推尊畧似銀

獨往獨留還復值空園一片鳥聲春

和陶苦子見示遊濂泉之作

苦子前身濂  
泉寺僧也

生世前身誰復認多君本是住山僧無生法忍終應得  
不朽詩篇久已能雲閣外拋高樹果水簾中徹壞菴燈  
秋遊新句還相示願證真空益有憑

寄贈泰和蕭子

名家最是蕭居士往往名山衲子稱壓卷愛摹螭鈕璽  
包經多剪鴿文綾千致收橘供徭役五老登峯作近朋  
世好不曾逢道貌自來文體識廬陵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四

四

詩雪軒校刊本

謁南海神廟

從來祀典尊南瀆古廟森森肅海濱波影貼旗皆翠羽  
日光浮瓦是魚鱗廊榭銅鼓雌雄應船指針盤子午親  
身著短蓑來一拜讀碑猶識奉差人

夢兄文忠

堪悲堪仰事無窮三十年來舊夢中見老豈因埋血久  
呼兄不省易名同棠花寂寞開當夜渚鴈離襪叫向風  
他日衆看惟廟貌壁燈猶閃半窗紅

屈翁山歸自鴈門有贈

詩名重譯處應聞四十休嗟未策勳邊草亦沾蘭芷氣  
隴禽皆學鳳凰文座擎七首看豪客車挂流蘇載細君  
歸到陸生祠畔歇開裝飛出華山雲

訪李生池館

桃榔里外薜蘿陰隔一溪居便自深書屋總拋蔬地置  
詩人多過板橋尋閒書野事收山葉偶喚家僮聚水禽  
多少名流空眼底得無迂拙屬知音

贈吳僧

時人一見訝多能老僧爭聞得未曾干手眼堪懸筆寫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四

五 詩雪軒校本

萬由旬只振衣升移來天界千花滿推出湖頭片月澄  
話到同門吾世好欲因親近作欽承

嶺南牡丹

昔年花引人看去今日人間花卻來薊澤乍從新雨長  
茅堂仍作故家開翻呈脂粉於圖肖擬掘珍珠當土栽  
安得窮陬皆有此普天無地著蒿萊

爲屈翁山悼妻華姜王氏

朱絃彈罷鳳凰飛金縷空銷蛺蝶衣芳佩一臨湘水岸  
仙魂終傍華山畿長懸戟府將軍愛卻逐瑤臺阿母歸

徒使文通對團扇畫成秦女是還非

送李喬令北遊兼寄程周量

八千里遠誰堪客第五名高爾過人竹戶閉曾因學道  
金臺到便不憂貧陣尋涿鹿棋無敵店倚蜚龍藥有神  
知向嘈嘈絃管裏細吟佳句屬鄉親

種梅

古梅一株偃荒圃移種高齋得所欽帶土任他苔色上  
當空仍此月光臨人方斂氣真能傲詩要忘言正好吟  
憶得騎驢深雪裏只知香極不知尋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四

六 詩雪軒校本

之青原訪藥地禪師畱別諸子

敢將孤寂動行塵每念交游訪夙因求性浪過知命歲  
出門羞說在家人深燈閉院空山曉寒樹移舟遠岸春  
獨領衆心前禮足一時緇白勸行頻

一嶺分江亂石欹半空飛霰下流漸名山兀兀看僧在  
心地懸懸不自知手札到如經字讀頭巾行卽戒香披  
舟程一發欣相見雲際松寮月上時

彈子磯寄離公

爾緣白鶴峯畱住不及雲門逐本師輪掌未收迎供地



幘頭空報獨行時船衝晚潦多逢雨鳥置春巢不露枝  
壁立已令諸念削向東猶是一相思

雄州贈陸孝山太守

當關劇郡是南雄太守心將靜者同黃綬上頭紆相度  
朱幡前面引宗風樓吞煙雨層陰積嶺吐梅花五處通  
獨策疲驢向山寺乘驢郊路思無窮

太守家當湖有煙雨樓五代時建

贈蕭孟昉

心過虔江汨汨流一峯晴處且夷猶名家彭蠡湖西著  
姓氏梁皇寺裏畱園列邨莊皆歇馬池分沙激各眠鷗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四

七

詩雪軒校本

藏書自秘誰看得聞說高僧共一樓

過豐城簡陳元水

雨過江城赤日寒此中知有草堂寬虬鬚似雪吟時撚  
鳥迹和雲篆處看亂後畏居賓客列悲深難語弟兄歡  
陶公歸去非常傲故對閒人道下官

望廬山鐵壁崖寄阿衍大師

父是法王身嗣法無煩定省近堂頭銅餅久許腰將出  
鐵壁還應面不休松子敲菴嚇蝙蝠藤梢黏果摘獼猴  
可合瀑布三千丈下引鄱湖一小舟

自南安至南康晤廖昆湖太守

江頭江尾極行行一片心如江水橫老樹臨流無積葉  
夜魚停月倍開晴休牽世態遮山色任改鄉音和櫓聲  
一見鄱陽賢太守臺關今接石頭城

豆葉屏

廬山歷訪諸精舍豆葉屏前啟半扉牕眼放雲先篋貯  
盆頭替米後僧歸鬼神未得專奇事狼虎何曾有殺機  
遊罷殷勤爲君說此中泉石好相依

湖口書懷寄輔曇上人

自憐頭白遠棲棲訪舊沿洄楚水西憶別正看楊柳長  
愛行那聽鷓鴣啼心從章貢諸灘下手待匡廬五老攜  
誰似輔公年未艾高高茅屋絕攀躋

入黃山謁槩菴和尚

茲山如海亦如天心有歸依足倍前藜杖擲來猿忽引  
松關開著虎常眠客裝僅似頭陀卸鄉貫多煩上座傳  
信宿却看無所得衣環初捧玉隆然

和尚見贈漢玉衣環

四千里許恭參謁一兩日來那便辭欲去重看人世佛  
本來教得自家師石松拱立如相送澗竹扶行勝自持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四

八

詩雪軒校本



別後或蒙方丈念古壇疎葉鎮風吹

姚六康石埭署中醮會同張芑山秦又宛沈天士

盧弗疑曹扶三張師仲堵雪懷分賦

子明壇上衆香焚法鼓仙音四境聞喧處會來皆靜理  
異鄉名下卽同羣薄書樂得交情助七筋能將道味分  
陡見滿堂浮動極江南煙水嶺南雲

陵陽江館送韋寅東訪漆夫邨居

安樂窩中惟自得逍遙公後解相尋偶逢已是難忘處  
獨往方諧莫逆心僧過落樓思暫坐蟬堆隔水益長吟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四

九

詩雪軒校本

空餘倦倚江樓客數盡晴峯日又陰

池陽道中寄懷梁藥亭

高梧窗遠尙聞吟不隔秋空迴隔林樓古試搜文選體  
寺涼堪禮大悲心定因客住頻修館可賴官遺得贖琴  
恆說齊雲山窈窕峯峯輸爾盡情吟

毘陵重遇宋鴻生次韻

笑出高齋罷念離不詢行止只言奇鳳衰終絕泥塗跡  
松老始多霜雪姿樓匣且張臨得畫借錢教刷梓成詩  
滿瓶苦茗道情故若問沈酣非所宜

宿朱吉人蓮花莊是趙松雪故居

荻橫楓落見蓮花謝絕時流此故家通水恰宜官路斷  
當山不任女牆遮疎籬次序編叢卉小椀分張試洞茶  
見說高齋松雪是可憐臺柏剩霜華

吳興舟過盛舍鄉懷凌忠清

遂有芳名異代傳瑣闥悽慘烈皇年致身只向龍髯上  
埋血還爭驥尾先絕筆可曾通紫極評文猶見點丹鉛  
誰知滄海閒遊客灑淚雙流雪水邊

罨畫溪寄慎旃副憲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四

十

詩雪軒校本

門當水郭隱湖灣秋憲家林自愛閒偶出總經騷客地  
端居能鎮道場山座參奇石聆深語酒對禪僧發靜顏  
頓使嶺南歸思緩刺船仍約畫溪還

旅中同吳仲徵周彬野集龐君燕寓舍韓叔夜病

不至次吳韻

客身渾欲托禪門且莫尋僧度曉昏古道不孤山月鑿  
清歌仍共院鐘言資盤白剖霜梨大石檻陰層露桂繁  
况值枚生才健甚相如何事病梁園

客中自慰



松長陰崖只動梢鶴凌秋漢不知巢無涯好境非難歷  
有數賢人定得交疎放肯拘詩裏格推移休卜易中爻  
隨他問字殷勤應欲採方言著解嘲

留別慎旃

更盡烏程酒一觴贈言書取續篇章重華問去天俱遠  
三箬尋來派共長憲府開時偏脫畧宗門悟後好商量  
相期爲覓書郵便海客江帆集半塘子與慎旃源子三箬

訪曹秋岳侍郎

鴛鴦湖口櫓聲催已見名園徑盡開對月客心長水滿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四

十二

詩雪軒校刊本

觀濤詩興廣陵回曾於牧伯承清蔭自作樵夫信不才

絲竹東山樽北海豈期簞笠一趨陪

婁縣贈孟傳是明府

芳菲成佩自青春海內名高獻賦身五色羊邊行橐舊  
九臯禽際綰符新多將雅論延諸士一話尙書憶丈人  
三十餘年交誼在鷄壇重見豈無因

贈徐安士

最是君家人盡識雲間西問採花涇鵠當浴處心全白  
松長寒時歲正青養底肯餘新熟酒案頭皆置舊橫經

□□□□□□□□□□□□□□

雲間遇臯旭有贈臯旭平湖人先君曾宰平湖

鱸魚江冷卻歸遲客裏陳山有所思萬里心旌元爲友  
百年尸祝會看兒頻來鴈疊沙中跡半折梅交嶺北枝  
世故黃金難可必此情聊與郭生知

夜集曹秋岳齋同俞右吉項媚雪次韻

寒客未應無暖席深齋燭影斂空寥衣邊水氣來三柳  
園裏山心憶二樵鳥倦預依營壘燕草芳頻接上盤椒  
勸酬總是平生侶大隱偏能賦小招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四

十三

詩雪軒校刊本

贈張友聲尊人振侯受知于先子早逝

白頭重訪鵝湖來見爾那禁喜復哀尸祝後人每畏壘  
絃歌當日有澹臺松筠節在終難折桃李根深不厭培  
咫尺鯉趨成往事周旋多謝出蘭陔

訪李灌谿先生

攜來情愫滿江航宿昔平生欲併將纔以屬民過里閉  
久因良友附門牆叢蘭砌暝宜閒日列柏臺寒有舊霜  
聞說閉關渾謝客狎鷗還喜步山塘

甘露菴訪姚文初



晶晶甘露滴祇樹君向此中長樂飢紙帳日高眠起後  
茶鑪火絕客尋時先人交籍惟增感近日科名總不知  
我亦禪門辦歸宿虎邱雲極嶺南陲

索王勤中畫菊

守溪先生之後

共僧搖策入閭門借問先臣七葉孫道在卽堪忘祿位  
宅拋猶得住閭園簾前養鳥能通語筆底爲花覺有魂  
便欲恭求寫秋菊好移霜質傲籬根

過虞山憶錢牧齋先生

日淡寒臯雪樹枯若爲千里進生芻絳雲樓筆求難再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四

三

詩雪軒校刊本

先生有絳雲樓會爲子序詩集黃牡丹詩賞遂孤故友黎美周於揚州  
士賦黃牡丹詩十首糊名易書鄭起宗區同四方名  
請先生鑑閱取黎詩爲狀頭他日藏山司馬在而今

述古老彭無脊令原外悲鳴遠那答先生以弟呼

詩序云南

海之弟猶吾弟也

虎邱寄吳梅邨學士

虎邱深雪閉樓時一讀婁東學士詩吟苦祇成江客事  
名高翻畧世人知湖船代榻看遷岸園樹增橋臥及池  
幾度有懷猶未訪臘寒鄰壁響參差

贈梅子初

梅生客住吳門久楓葉霜吹鶴髮稀隔嶺月高長自照  
離鄉人見卽如歸故園果熟開書賞廢苑花深掃榻依  
爲取山編藏好在待予相伴隱靈威

贈葉漢客

豈擇龍江與虎邱飄然只是采真遊自甘藜藿如僧戒  
不戴芙蓉亦羽流千里煙波隨放蕩一房花石共綢繆  
他年約爾頻相見來往三茅峯上頭

吳門旅興

浪跡吳門且暫休幾多拋擲幾多收百金未買不龜手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四

古

詩雪軒校刊本

一石尙看能點頭斷簡故開管井匣寒梅新照面山樓  
木人獨入叢花國誇盡王孫春草遊

呈靈巖繼起和尚

和南示偈有總持翰墨管領煙霞之語

總持翰墨興堪闌管領煙霞肯便安千地匡廬方築址  
半天黃海已垂竿誰將西子廊閒跡都作南宗位下看  
今日靈巖前立雪悄然身竝老梅寒

頓修上人與子相聚吳門有詩見贈予從雲間橋  
李往返度歲而上人又入池陽未回因畱此屬

和



吳苑秋風飄桂花殘僧羈客敘生涯投人詩博雲間布  
養母錢資廟後茶野寺寄泉飛尺牘湖船攤被護袈裟  
隔年那覓團團處獨撥松灰坐九華

吟茶所產以廟後者爲佳

泊舟白門寄贈胡星卿

大江飄泊見閒雲知屬金陵舊世勳蹤跡田間差可覓  
姓名城內總無聞尋常身被麻衣色方寸心鐫鐵券文  
莫怪盤桓無所適孝陵旁擬表孤墳

歸宗寺呈天然和尚

四十年前恨不同高山忽仰客途中面當真處纔云識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四

圭 詩雪軒校刊本

心待歸時更叩空墨碣字影池水淨雪房爐射殿燈紅  
欣從兩世師承地况自曇摩海岸東

重入廬山歸宗寺受天和尙戒答西堂角公見贈

之作用韻

鉢飯餘香著一身竹房宜貯客囊貧詩篇或許超名輩  
道行多慚讓別人石竇納風泉響細金輪承日塔光新  
歸宗舊地歸心屬一見同門卽甚親

南州訪黎博菴

師表身將高士同異時猶著起衰功五羊交臂惟餘我

兩浙文心總屬公春色生於微雨外遠情歸自大江東  
滕王閣畔非貪住不那頻年夢寐通

哭藥地和尙

青原山色皖江湄不道來尋是別時世出世間雙淚盡  
吾師吾友一心悲難趨覺路呼元伯謬以音聲見子期  
從此無生的須學淨名仍要藥王醫

鶴

無窮山澤鍊臙形幾許行藏見性靈明月四垂天宇闊  
秋鐘初扣石堂扃閒於竹下愁何事白徹心中夢自醒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四

去 詩雪軒校刊本

只合超然絕雲影任人遙指一星星

懶

少著經營便不禁頽然諸念總無心閒堵日影黏人駐  
高樹蟬聲到耳沈強讀只隨風展卷醒眠猶對鼠行琴  
有時早起緣齋沐散髮當頭瀑水斟

井

清涼消卻幾家煙亦向飛流嶽頂懸導得江河原伏地  
貯來涓滴盡通天藻垂四面簪瓶滿月下中心疊鏡圓  
且就桐陰默然坐已勝雲液注丹田

燈

休燒華燭列銅盤小竹檠新剔起看偶結紅花如自笑  
但畱青燄益人寒油邊鼠跡時三過卷裏螢尸近半乾  
願托光明通般若夜深惟見戒僧壇

錢

藕心榆莢不知秋初把銅山一一搜共出紅爐添火熱  
散行塵世學泉流金邊界得天應裂寶字排成鬼亦愁  
莫訝遠方金鑄面貴人偏肯破顏求

塵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四

七

詩雪軒校刊本

填滿虛空君不見見飛簷曠日光中為心祇怪紛紛細  
有色多呈漠漠紅葉盡清秋山霧別車流平野海波同  
誰能灑落獨離此人定僧臨竹院風

乞藥

曾經九死得餘生不意人前喚老成秋雨滴親孤榻臥  
古藤扶作兩枝行心酸實被陰陽患口苦因吟草木名  
今日向君聊乞藥空齋爐白十分清

典琴

覓遍牀頭金已盡殷勤却倩古桐材斲從西蜀知無價

彈得南薰不阜財曲牖一聲饑雀下前山半死凍梅開  
錦囊在抱朱絃痺煩為知音一往來

寄母族諸表兄弟

每憐棲息大洲時看盡魚苗餒小池暑氣夜消眠聽雨  
涼颼朝在起吟詩頽年不覺週花甲禿鬢徒然戴竹皮  
惟向外家畱一宅幾株殘菊弄秋姿

任公祀名宦祠

異朝猶仰大夫賢往昔曾聞父老傳風憲直能截日本  
外臺偏肯挫中涓開藩預有三槐兆帶印兼為玉穗仙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四

六

詩雪軒校刊本

今日孫曾修俎豆海南新薦大魚鮮

山子禪師還寶峯經佛山為眾說法作詩紀事

龍象高高幸得攀法筵開在水雲閒好教大眾為禪侶  
方許茲鄉號佛山一馬自天無不踏五羊餘石亦非頑  
誰能洗發摩尼色供與吾師繫衲還

春日登粵王臺

飄零回望故園空縱入芳菲似夢中草接塵沙青不得  
雲離煙火白無窮豈因萬馬驚歸燕愁向千家數廢宮  
寂寂古臺南武迹肯容山褐振春風



偶成書壁

拱手仙城謝故廬，挨身來卜佛山居。開門或有新朋至，編戶還將舊秩書。雜遝商船分水路，轟騰神火走雷車。儻然現出毘耶室，何似烏衣灑掃初。

送曠園大師結夏羅浮次見贈韻

此去無煩遇葛洪，欲移靈鷲峙南中。藏身自會神龍變，開口當令啞虎通。泉喜獨探過夏伏，衲畱人補待秋風。飛雲絕頂勞相寄，昏黑擎將曉日紅。

喜天然和尚自廬山歸雷峯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四

五

詩雪軒校刊本

四十年中泥望雲，三年前謁又萍分。何期耶舍寺中語，還向雷峯鐘後聞。滿地豺狼難塞路，一天龍象肯離羣。鄉園幸附匡山侶，羞號青蓮與右軍。

效杜樊川體

南金收盡九州餘，魍魎逢人鼎象虛。自有掘屍從楚望，可無翹足待商於。羊頭乍爛稱開國，馬角頻生命副車。未必蒼蒼非正色，綠沈紅鮫竟如何。

懷遠

秋風入戶一蕭騷，隔歲離羣夢倍勞。江閣臥看楓葉盡，

楚天吟過鴈聲高，傳聞已覺生歡暢。未見那能免鬱陶，料得飛飛鴻雁羽，儘將雲漢覆蓬蒿。

早鴈

此心元與朔方睽，為探風沙羽翼齊。新起渚田聊且下，舊開雲路不曾迷。天連衡嶽青居半，水極瀟湘白自西。近日穹廬徒無所，好音先得報秋閨。

虎賁將軍

王興

不謂丹心熱欲焚，星光炯炯燭黃雲。從來草澤堪龍見，轉憶花田葬虎賁。去壘燕猶飛舊社，交鋒人亦拜高墳。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四

三

詩雪軒校刊本

秦家督責田橫在，未必韓彭獨策勳。

凌海將軍

陳奇策

滿城人看將軍死，絳履寬衣慷慨行。戈折肯辜迴日志，印畱堪對伏波名。壇裘近血甘當濺，魍魎逢魂必盡驚。一木不支誠足恨，凌煙高閣後人成。

閣夜

寸土不汗星宿在，四天如夢戶庭高。飛騰鸞鳳皆雲氣，變幻魚龍自海濤。世亂微軀珍晚節，塵空老眼極秋毫。露蟲風葉聽沈盡，大塊于今正怒號。

至日

至日不寒晴更好豈惟茅屋坐欣欣風紆翠輦織離馬  
日炙紅旗太乙軍待日獨眠愁輾轉將除人事笑紛紜  
烽煙已覺臨三歲口口口口口口口

詠懷古跡 乙卯

蒼梧

憶昔光天共帝臣翠華西狩復南巡百蠻奔走千秋事  
五嶺蹉跎萬死身兵甲漸加成戰地鄉關纔出尙比鄰  
從來發軔騷人興野曠雲流望轉新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四

三 詩雪軒校刊本

臺嶺

辛壬癸甲出關回行路雖難歌莫哀做舍亦勞千里望  
中原只透一門開傷心逆旅通行李屈指將軍有姓梅  
風度樓前融朔雪大唐今數曲江才

銅柱

分茅嶺下尋銅柱薄海人思漢伏波列陣不難招象馬  
為梁真欲架龍壘山川據險將無敵金石銘功在不磨  
莫道南征猶緩計凌煙他日看巍峩

桂陽

廣郡延袤古桂陽郡人不省是維桑換鹽忽漫逢賓客  
食藕因思製楚裳天下幾州真刺史我來一度舊劉郎  
而今不作看花恨消息王孫草盡芳 柳人以藕至  
連州易貨

藍關

韓公謫宦嘆崎嶇我亦曾遊恨有餘催老祇緣千嶂雪  
罷朝非為一封書晚年好佛心方切中路逢仙事也虛  
能使世間魑魅息不煩空徙惡溪魚

附

集唐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四

三 詩雪軒校刊本

一生自是悠悠者遠落丹青起愛憎嶺樹重遮千里目  
雪山愁送五溪僧窗臨絕澗聞流水葉盡孤村見夜燈  
不為困窮寧有此曲欄愁絕每長凭

此心期與故人同獨把一杯山館中古往今來只如此  
讒言巧佞儻無窮孤雲獨鳥川光暮九點秋煙黛色空  
欲弔靈均能賦否楚魂吟去月朦朧

送遠集古

艱危須仗濟時才儒術於我何有哉萬里只攜孤劍去  
羣心能捧口口來忽蒙漢詔還冠冕更取峰霞入酒杯



期向金陵醉江樹東山朝日翠屏開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四

三  
詩雪軒校本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四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五

明南海陳子升喬生著

五言排律

立春日社集學小庠體限韻

覽歲璣衡政陳書鐘鼎文囊錐休錫勳杯酒且殷勤金  
門牛馬走丹穴鳳鸞羣海觀卑測蠡雷聲辨聚蟲山形  
迷七聖濤氣溢三軍柳枝低豔曲桃花入舞裙文豹藏  
深霧斑駁白雲花風殊繾綣燈月又紛紜蒸民思帝  
力詹尹遡皇墳立春觀笑語行年務見聞不教荆璞肌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五

詩雪軒校本

誰令魯壁焚此時同越祝今日便逢君

西閣書壁三十六韻

嘉名占地木曾覺豫章生橘自淮南種桐猶爨下聲精  
神少微曲生小廣州城問業金閨口隨官竹馬行東湖  
聞吏事西苑覽神京江夏無雙譽何郎第五名少年羅  
雀謝公子釣魚成白鵠非常浴丹雉詎泛盟立談知侷  
儻為說近縱橫自有雌雄劍非因黑白枰得臯甘注瓦  
促柱忌彈箏竹實全棲鳳蒲牢易振鯨黃鐘無瑣碎墨  
翟遠咸馥氣與穹蒼近羞為豎白鳴射稽推築板騶衍

說環瀛器有瓠樽用工非荆棘程相如綦組祕季子揣

摩明躍馬秦中相驅車甘上卿不難同朔薦方欲請終

纓拾芥徒云易懷芳奈不呈一朝花掃地三刖玉埋荆

宋葉金相失燕臺駿自更固窮休鬱鬱負下莫惇惇適

意從懷褐消愁且酌觥高歌陵白石幽曲啟朱櫻錦裏

分驕蹇香匳會品評臂留釵股印眼注燭心榮愛客殊

無劍飛仙自有笙澤蘭香朱玉臺柳繫韓翅激沼鱗魚

寵為園重女貞有時開後閣未事已先庚秋幹心能結

春城笑肯傾衛生師七發學道斬三彭且盡夔蛇說寧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五

詩雪軒校本

隨鼠璞爭白華垂粲粲芳草對怳怳畫上龍還在應憐

未點睛

贈李調甫程鄉

花滿移新縣源高發遠流風開山起伏泉濯土剛柔境  
內馴胎鶴庭前過目牛招來近者悅出仕學而優練武  
兵搏兕斑文杖祝鳩歲寒重相結一掖點狐裘

下篷辣灘望陰那山

梅州行李出雁渚釣魚過偃蹇一身小表徇九面多灘  
聲迅篷辣山色暗陰那篙打魚蝦國松搖猿狖窩滄浪



看逝者白石唱來羅是處僧煨芋前溪鷺食荷市稀糧  
少宿風健酒虛醅歲暮遊還遠將如杖履何

古樂府爲何食食荷

下茄卽荷字

### 倡婦思

日照鳳城鴉賤妾是倡家單衣八蠶繭雙帶四蓮花青  
樓盛垂柳玉井蔓甘瓜柱鴈移絲足門獸啟銅牙東平  
紫驢馬西陵油壁車願君長似玉令妾亦無瑕

和惱公有序

長吉惱公本言閨豔亦有名士足以傾城魚腹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五

三詩雪軒校刊本

愁子雄飛燕爾良有適也僕因感山木之心用  
備繁華之義和斯篇焉

卓女眉方斂何郎粉乍紅春生清澗曲家在紫煙叢桂  
魄無非滿桃蹊總是穠魚書新約素象簾舊韜筒閉戶  
看天棘開窗對水萍芳齡推寶鳳短羽拂華蟲五味調  
雞舌雙鬟進鹿茸夜依蘭燼靜春向柳絲融莫指王孫  
草聊分少女風門楣牽荇菜殿脚近芙蓉虛牝秋傳續  
羈雌月作籠魂縈因餌蘭意涸爲巢蜂素綆雙鉗擊朱  
璫複帳蒙春城扶海州霧縠借巴賓驗訣親飛燕披圖

憶有熊方諸懷小鏡繁弱慣柔弓勦載驅停隼星綳靡  
屈虹陪遊應馭娑下拜卽崆峒蓮子拋垂幔撞花點細  
封里兒貪射鳥國主識游龍子午山心鐵陰陽露掌銅  
超瑕休矯駕踐董實殊蹤羃歷流蘇結團團織苜烘同  
袍青似草橫佩玉如蔥鴉管抽湘竹鷓絃落楚楓竝肩  
銜繡褸反舌喚高墉甲觀擣文倦蠡杯把醴濃人家蕭  
史玉姓異霍家馮鼎熟淮王藥峯寒白帝柯蕙蘿身久  
託鳧藻目先從藍吧舒香麝蒼琅振綺權姝顏專小史  
卿號疊安豐磬折傷秋藿盤餐惜晚菘劍門高蜀彈梁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五

四詩雪軒校刊本

父後齊僮杖淚窺黃曆迴腸引素總幽居防保母淺立  
擬昭容涉水橋交甫登山代子充大兄譚稷下幼婦讀  
盤中錦襲倉庚羽絲纏叱撥駿白團嬌建業綠猗動臨  
叩砌淨臯壺利紗明瑣語通雀飛秦婦戀雖發陸郎慵  
翠蓋輕舟舉金九大道逢繚鷹難忿速鈴犬易怔忡碧  
玉甘顛倒茗華報吉凶珠驚如意袖花媚細腰宮帶笑  
嘲房老忘機學海翁弋梯中隱起襟帶兩邊縫修渚移  
河鼓繁霜警曙鐘蠟光彤管祕翻訝玉臺空

手錄新詩因成十四韻寄呈業師歐先生



伊昔操柔翰何期逐轉蓬克家辜舊德報國竟無功不  
朽高前訓所思維古風愁增青瑣秩賦在明光宮幾度  
哀時命微吟守固窮幸生慚散木不覺復離蟲祕想開  
丹枕幽思放八鴻青山嘗獨癖白社向誰同夫子步趨  
遠煙邨花木中吟邊貧是樂靜外氣彌充今日前聞在  
一言千古哀俗情不厭拙文字若爲工何以循三省新  
篇寄一通高秋吟望盡搔首更書空

中洲草堂新成

去國徒爲爾爲家今在茲門庭環牝蠣花竹間蹲鴟皓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五

五 詩雪軒校本

月尊前汎青山牖內窺五株彭澤柳四海習家池雲物  
非懷土乾坤有立錫祇應與親串晨夕重心期

巖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

和唐人

此夜山中月當年鶴上人眾清無不總吹斷洛城塵問  
子遊何遠而今曲尙新秋光皆遍漢簫韻異調秦世隔  
鈞天樂雲移放浪身願追餘響去抗手揖羣真

秋夜書懷呈知己

生平難重說良夜感摧頽老與時艱至貧從世胄來千  
人虛郢曲一飯愧韓才偶貸河侯粟時傾地主杯秋空

天水合腸轉女牛迴不是君心鑿沈憂那自開

次韻寄答某

有懷秋色裏西望極鄉關人遠三湘水天開獨秀山圖  
書森憲府牙戟換仙班儒行惟尊宋詩名恰類顏虞章  
披豸合漢員勞師頒揮斥風雲際綬寧楚粵間轅門邀  
七萃粧閣侍雙鬟子月陽方進臣年鬢未斑建陵飛檄  
出臨武凱歌還招隱承相念衰遲敢浪攀揆天雄筆麗  
照日大旗殷祇覺西江注能浮釣艇閒

長興陳高祖陵下作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五

六 詩雪軒校本

陳祖奮南朝長與此豐沛清谿派綿邈聖井源汪濊雲  
氣鑄黃屋樹陰團翠蓋公卿漢匪慙側陋虞亦大九五  
旣登庸子弟闕歸會革命行虎變陟遐返龍蛻歷世莽  
荆榛鄰寺森松檜徒聆故老譚遂發王孫慨微生信地  
賤遠系詎茫昧緬從韶石至一取椒漿酌

七言排律

奉送方孩未先生巡撫粵西十二韻

當今注意新開府夫子能言舊直臣日影虎符明遠色  
海波龍戶灑先塵八公山氣充函夏五嶺花香拱壽春



已引祥鸞鳴足足全禡猛犬吠狺狺深觀南極張形勢  
急訊天潢慎齒脣山海轉輸須有力陰陽調護詎非神  
柳好量使西門豹移檄懸奔東郭魏座極長風通淳涵  
旗盈高角動嶙峋躔星欲借三台近捷羽因推百粵頻  
揮手蜃煙銷且夕披心蠻部固尊親獨揚周代歌元老  
已靖唐邊信大人銅柱直堪依日月玉堂應創畫麒麟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五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五

七  
詩雪軒校刊本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五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六

明南海陳子升喬生著

五言絕

四時詩

子春振琴響卜夏擅詩家還邀奕秋戲一路款冬花

柳波曲 井序

客有以煙鎖池塘柳五字具五行屬子為對句

因成柳波曲二首與好事者正之

煙鎖池塘柳燈坐錦檻波回波初試舞折柳即聞歌 一坐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六

詩雪軒校刊本

填作

燈坐錦檻波煙鎖池塘柳妾夢五湖湄郎家大堤口

續作鎖柳銷鴻之曲

煙鎖池塘柳烽銷極塞鴻東枝罷春水南翼怨秋風

又續鎖柳沈燈引

煙鎖池塘柳鐘沈臺榭燈燈心紅縷密柳眼綠波澄

元夜咏燈影

珠映千門月生四壁春還因相見處得倚可憐人

懷歐大之康州

君向西江去西江春水深回看升斗水猶苦涸魚心

上元夜不得傳二同席

春燈合形影却被春燈隔今夜燭光殘絕縷何處客

歌者文鸞曾為岑公子使免於難岑心感之與子

別二十年江村重遇索予書扇因援筆以慰之

曾排公子難會是美人恩偏餘歌舞意滿灑叩柴門

口號訊黃公

官闕崔嵬盡間關灑掃多嗟君追駿足西去近如何

示家僮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六

詩雪軒校刊本

翟尉方羅雀任公尙釣魚行藏吾若此君意定焉如

家僮答

世才無八斗君業少千金欲審低昂處空傷去住心

明君怨

單于出何所燕支山上獵當日此山名誰知便呼妾

長門怨

髡鬢鋪淡色屈戌動虛聲不是君恩重誰堪問長卿

飛燕詠

射鳥還來鳳君王總不知承恩看合德玉面發禱詩



五階草

斂袖出屏香搖基歷階草三十六宮中自守青苔老

楊白花

可憐楊白花飛似海青鳥鳥銜花不來空見他花艷

客居五咏

竹

屋後藏深竹情知欲避人釣魚向東海難折一竿春

梧桐

斲琴小自足棲鳳對相求今年逢葉落又似去年秋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六

三

詩雪軒校刊本

梨

茅牆數間屋梨樹一園枝欲問春風早其如客思遲

枯梅

急憶家園裏梅花滿東畝等閒看便過不得詩一首

菜

荒畦老婦鋤數日菜根舒懸思三千客只望孟嘗魚

犀簪

犀簪長可憐有如美人髮細直隱髮紋真心應在骨

題畫爲汪伊遠

煙樹半邨墟青山日將暮看山尚不歸期爾孤舟涉

馬蹄清夜月 有序

南唐李後主作玉樓春詞有待放馬蹄清夜月

之句其臣馮延巳有詞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

水後主云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答云未若

陛下細雨夢回難寒遠小樓吹徹玉笙寒也子

因其意作短曲比諸玉樹後庭花暨紫雲回以

風焉

馬蹄清夜月人影玉樓春朝來池水皺定有賦風臣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六

四

詩雪軒校刊本

古結交行

識盡四方人身經萬里道今日歸山中傾心與君好

峽山早秋

天上河如帶盈盈落翠微可憐中宿月空照白猿歸

古別離

紫燕去若飛君今竟何之妾返紅閨中從今夜夜思

菩提樹

人見菩提樹亦有菩提想此樹無人時颼颼千葉響

三堂詩

文章經濟之堂

迴異凌雲構惟銜昔日恩文章與經濟何以副王言  
文章聊復爾經濟亦何為誰識小堂上高高天語垂

中洲草堂

夷猶君莫問棲息草堂深自有盧鴻業非同澤畔心  
羣山環四面獨立江中嶼天際有歸舟遙遙日延佇

五老山堂

阿五皤然老嘗遊五老峯歸來環堵內高臥對雪松  
五老攢一峯五峯一老奚必商山翁窮巖拾芝草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六

五詩雪軒校本

為孝廉弟牧止咏心性堂

堂名梁文康公為  
乃祖侍御公所題

欲以居心性當從心性居伐柯則不遠堂構想規模  
先臣命堂額質朴有深意莫漫說經綸君看心性字

草有鴈來紅者又名老來紅戲題

咄咄欲書空低徊視草叢白頭吟莫苦當是老來紅

雙鶴吟并序

天啟癸亥予時十歲隨先君諫議先兄編修京  
邸中有桃一株鶴一雙方置酒兄呼予曰汝試  
即事為詩予應聲曰雙鶴桃根啄兄曰吾到

以示汝則云三杯棣萼酬蓋今昔殊絕斯亦切

語未或忘也舉筆墮淚足成四句俾後生聞焉

雙鶴桃根啄三杯棣萼酬參差人事異空憶帝京遊

水詩首句謝靈運次句沈約

濯波激浮滿湛澹泛清淨瀉瀟瀟瀟瀟沉湘波浪深

集王鞠川句附

之子去何之愚公谷正愚遙知遠林際青霜入看無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六

六詩雪軒校本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六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七

明南海陸子升喬生著

七言絕

羅六

漆暗雕琴象古人彈琴誰者葛天民正襟忽見山頭月  
涼露微風下角巾

望圭峰

圭峯歷歷樹燈殘回首岡州落照寒欲上峯頭散愁思  
匡門東下水漫漫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七

詩雪軒校刊本

韓公橋歌

船繫連環石兩頭一頭鹽餉接官郵一頭刺史登臨處  
清鏡寒潭映北流

鐵馬

紫燕桃花舞並旋高臺輕骨響連錢人間不少關山恨  
絕迹依風也可憐

自五羊至河源得二十絕句

方八首

帳借江風蓋借雲離情倚劍帖龍文樓船更倩戈船護  
初學乘槎謁聖君

行李參差兩路塵行人行矣送歸人風前盡醉林婆酒

白鶴晴峯無那春

蘇子瞻寓惠常飲林婆酒

木棉臨水爛紅霞躑躅何之白鼻騾傍岸每嗔童子上

插瓶渠為采山茶

抹額成羣錦纜牽分明旗號亦喧闐帶牛佩犢非兒戲

待闢吾皇九有田

帶馬春沙蹇牧場今朝春水沒中央水接房星天上殿

分明匹匹肖鴛鴦

煙起山坳有竹廬篷窗一半對風虛青衣急走奚奴馬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七

詩雪軒校刊本

缸嘴深窺翡翠魚

圍山周匝倚高墩多少經營近水邨世亂深居尋不得

那知山頂是桃源

不見人家冷却春青松山上立如人招來試語神仙事

背指桑田拂袖塵

瓶梅

何郎徒倚不成詩御月凌風折一枝好比禪心共清淨

澹然冰雪供軍持

自先上人偶以訶林綠瓦作枕子亦效之

曾從浩劫憶蕭梁  
領斷休誇漢未央  
試爲閨黎留一枕  
迦陵身倚綠鴛鴦

潘奉伯善彈琵琶比且廢置聊此戲之

迴窗無語墮風花  
玉匣纖塵閉月華  
已識琵琶流怨久  
何須今日怨琵琶

山中七夕

不知天闕復山庭  
欲近銀河鵲駕停  
幾處離憂逢七夕  
孤臣不寐看雙星

七夕寄容舍人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七

三 詩雪軒校本

青山秋澹月初明  
羽服臨風望玉京  
烏鵲橋前今夕酒  
鳳皇池上故人情

秦淮曲

十二樓昏千斛醪  
夢中和語撥檀槽  
秦淮一夕秋風起  
百尺帆檣海氣高

素馨花

素馨花本名那悉茗  
陸大夫得種於西域  
因說尉佗移至南中  
南漢劉鋹美人素馨  
喜簪此花故名今  
美人墓旁特盛號曰  
花田

宴罷紅雲擁素馨  
紫宮回夢酒初醒  
香風皎月橫陳處  
不許諸嬪出後屏

銀每於荔支熟時大宴羣臣名紅雲宴

題自公房

尙白只今成白法  
披緇從不染緇塵  
何須四百八十寺  
始作東西南北人

聞鴈

鴈翅城南南鴈聲  
朔風無盡夜淒清  
懸知萬里關河黑  
欲下方塘一片明

送人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七

四 詩雪軒校本

莊躋滇南路不迷  
相如擁傳漢宮西  
而今帝業驅銅馬  
莫遣儒生辨碧雞

寄無可上人

疎煙不斷遠鐘鳴  
楓葉殷紅江水清  
試望江南秋色裏  
一僧揮麈石頭城

題故園龍眼樹

故園龍眼實初垂  
三徑荒蕪鳥雀欺  
借問交親情幾許  
風前消息荔奴知

送屈修古遊閩中



八閩一半海侵城萬里波濤一葉輕邊塞中原今莫問  
鷓鴣聲裏送君行

寄周四

閩越煙波未阻修春宮歌舞倚鉤輶遙知高宴鵬山上  
笑問仙城舊貴遊

早將詞賦答雄風貴戚元推第一功遍操南音新顧曲  
周郎何必在吳中

送譚說劍

也爲無車出每遲蒯緱何處合雄雌閩中公子深相憶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七

五 詩雪軒校本

珠履行行躡武夷

客館呈主人

五畝方塘一畝宮滿林花葉笑飄蓬何當歸作灞陵隱

感激裁書報伯通

王粲當年托景升登樓猶自意難勝莫教鄴下畱清燕

月照秦川一水澄

題中洲水樓

高樓矗矗起方塘跨作飛橋宛轉長雖有荊州樓可賦

秦川元是仲宣鄉

舍姪買驢因戲之

猶子移家策蹇驢定穿山逕入街衢懸知日日逢京兆  
可得詩如賈島無

曉題樓上

年來蹤跡太東西歸臥高樓思轉悽睡醒五更聞百舌  
朝朝都在一枝啼

戲畫并題

碧澗深深一線天薜蘿空冷石根懸老僧獨在澗中過  
不識往來何處禪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七

六 詩雪軒校本

崑腔絕句

九節琅玕作洞簫九宮腔板阿儂調千人石上聽秋月  
萬斛愁心也總銷

蘇州字眼唱崑腔任是他州總要降合著幽蘭辭未吐

不知香豔發珠江

青藤玉茗浪填詞餘子紛紛俚且卑我愛吳儂號荀鴨

異香偷出送歌兒

荀鴨填詞人假名也

遊戲當年拜老郎水磨清曲厭排場而今總付東流去

剩取潮音滿懺堂

讀白沙先生詩

蟲垂虛室一條絲  
爐上孤煙四壁知  
歇下苦吟抽卷看  
呼兒抄出白沙詩

遙題藥地禪師青原新得瀑泉

施愚山目  
為小三疊

遠公卻住青原寺  
三疊泉流七祖山  
纔向虎狼邊振錫  
晴虹飛下翠微間

混混曹溪水有源  
青原一派號山門  
不見大師傳祖意  
三條冰柱一峯尊

官長樵蘇盡歡喜  
舊山忽見新泉水  
師將一口吸西江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七

七

詩雪軒校本

誰共解者愚山子

不肯常升講法臺  
只應隨意把山開  
為憐舊友相如渴  
片札將泉過嶺來

拜水詞

炎風吹日熨秋禾  
拜水呼天咽濁河  
無計可令溝洫滿  
千人迸淚作滂沱

丹陽道士澆花歌

丹陽丹室壯丹臺  
臺下雞冠花獨開  
未到明年春爛漫  
可知丹在道人胎

謠俗

行樂鄉中羨佛山  
肯將螺髻換雲鬟  
優場亦擺香花供  
唱出清詞菩薩蠻

玉漏無聲寶鏡開  
笙簫細細度雲來  
如何競賞中秋月  
打鼓鳴鈺響似雷

山子和尚索水巖研贈之繫以詩

文字因緣未脫離  
參禪欲轉寶峯機  
雖然不解東坡帶  
也為山門贈研歸

法曲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七

八

詩雪軒校本

翻歌換舞逐千春  
求舊方能變得新  
不見漢宮傳髻樣  
白頭梳教及笄人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七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八

明南海陳子升喬生著

葩經體

此種富編三詩詩之前以篇什闕略體格未備而吉光片羽吐雅含風補載於此

川流

川流悼也

川流浮浮我今斯居不遑朝餽吁嗟乎權輿

川流澼澼我今斯息不遑朝食吁嗟乎宿昔

園中何有有薪有蔬吁嗟權輿胡食而魚不遑朝餽日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八

一 詩雪軒校刊本

猶徐矣薪蔬惟棘莫之敷矣

園中何有有茶有藿吁嗟宿昔胡食而鱠不遑朝食日猶繹矣茶藿騷騷莫之藉矣

川流四章二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八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九

明南海陳子升喬生著

詞

菩薩蠻

雨柳

冰絲綠帶當空織西風淚掩斜陽色慘淡不成眠更添  
千縷牽離津空遠指似繫天河水堤畔想同心無情  
春水深

憶秦娥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九

潮州作

鐘聲寂寒鯨隱動江波碧江波碧鱷魚溪口鳳皇山色  
蘆中夜起誰吹笛川深疑有神仙謫神仙謫子牟身  
在海潮江逆

客思

江邊樓遙峯極目懸清秋懸清秋青牛關上白馬潮頭  
風前吹笛悲啾啾試將檀板調新謳調新謳百家村  
外九曲江流

小秦王

題妓

不分明珠轉七盤爭教淡霧隱雙鸞高唐洛浦知真假  
玉樹銀缸生夜闌未二句  
少時詩

愁

擊汰揚舲桂水隈西風颯颯上高臺芳魂娥魄空勞望  
日暮碧雲殊未來

浣溪紗

江上作

郭賦潘才枉自豪江河萬穴總勞勞煙波何處寄漁舸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九

女曰觀乎溱洧水神而非者廣陵濤銀雲東起蜃樓

高

長相思

感秋

瑟瑟秋泯泯流老樹寒雲暝色留江風吹小舟 鴈啾  
啾葉颯颯獨立蒼茫起百憂仲宣何處樓

燭影搖紅

與友人感舊

與子同衣紫駟嘶入花叢裏每因索酒並揚鞭翻惹胡



姬指幾度花船燈市探囊中嬌紅姹紫興來作賦滿袖  
春風長天秋水 不惜絲絲兩邊華髮微霜起可憐心  
事昔拏雲今日滄桑矣請看山雄水駛青眼中高歌望  
子歲寒松柏共寶南金休同淮枳

荷葉杯

惱花

繡戶忽來紅雨如舞閉戶不看他惹得頻嘶白鼻駒花

麼花花麼花

花盟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九

三

詩雪軒校刊本

一聽春風管領花影扯你對花盟只恐盟花花不應卿

麼卿卿麼卿

小鬟

小小春花風裊春曉記曲向鶯調纔弄聲婆檀六么嬌

麼嬌嬌麼嬌

望江南

初秋夜坐

炎夏過夜坐對淒清个个竹風搖草閣團團桂魄浸桃

笙多少玉關情

閨雪

驚玉砌深護寶爐香疊被也曾窺燕姐添衣遮莫喚鸚  
娘生怕朔風長

戲改李景浣溪紗句

春事歇秋氣忽悲哉無可奈何花落去不勝清怨鴈飛  
來何處著安排

望江南顧曲五疊

初顧曲不那浣春紗勸汝玉卮醅酒聽奴金井水紅

花今日死君家

明劇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九

四

詩雪軒校刊本

連顧曲無故拂琵琶贈汝同心文錦帶聽奴減字木蘭

花奴未有人家

宋詞

中顧曲心與蠟煙斜君欲有情須盡飲妾歌無處不飛

花不逐五侯家

唐詩

頻顧曲拈動守宮砂妾愛瑤臺今夜月君憐玉樹後庭

花妾是莫愁家

隋歌

癡顧曲室邇似人遐未就蘭房連玉枕還歌桃葉映紅

花春色在兒家

晉曲

蝶戀花

因編詩韻作示學者

沈韻平聲三十四兼製三聲大苦詩人思雖是纍纍千  
萬字君看一鉢降龍易 押得來時全不異押未來時  
天地森元氣莫怪便便無腹笥珍珠船到君須避

南柯子

贈妓

羽曲清三疊鴟絃碎六么綠珠絳樹總魂銷何必鳳皇  
臺上憶吹簫 鬢影騰蟬翼釵光轉翠翹歌殘眉語把  
人撩莫負可憐人度可憐宵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九

五

詩雪軒校刊本

如夢令

詠指環

親向玉人纖指換得紫金鑲子肉好最相宜圓了又圓  
如此心裏心裏白鍊一團金水

生查子

秋怨

一行鴻鴈飛一樹青楓老總是故園秋衰颯王孫草  
南山豆已稀北海樽誰倒君若問春心花落家僮掃

鷓鴣天

集李長吉句

紅壁闌珊懸佩瑤柳花偏打內家香三千宮女列金屋  
十二門前融冷光 裁半袖據胡牀楚腰衛鬢四時芳  
鯉魚風起芙蓉老但見池喜春草長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九

六

詩雪軒校刊本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十九



嶺歛題詞

予弱冠時嗜聲歌作傳奇數種因經患難刻本散失僅存清曲數闋名曰嶺歛今從枯槁寂寞中舉此綺語不堪再覽矣况令傳諸玉兒按以紅豆乎亦以志吾過也嘗作絕句四首并錄而存之其一曰九節琅玕作洞簫九宮腔板阿儂調千人石上聽秋月萬斛愁心也總銷其二曰蘇州字眼唱崑腔任是他州總要降含著幽蘭辭未吐不知香豔發珠江其三曰青藤玉茗浪填詞餘子紛紛俚且卑我愛吳儂號荀鴨異香偷出送歌兒其四曰游戲當年拜老郎水磨清曲厭排場而今總付東流去剩取潮音滿懺堂南越中洲居士書於桃榔樹西之鉢地

舊刻雜劇弁言

訂刻茲集於遺笥中殘編斷簡一一揆奪務期美善章昭此則先生歿後十餘年得之故人黃純則述示者也純則為父友羽可先生哲嗣其人長於記誦晤對之頃信筆疾書持以付我謂不差隻字云借序則兩存篇多散失因音律一進身人編不甚解即藏書之家亦以其不善解而不知寶護故予家經患難流離遇世交舊好詢之而茫乎其味矣以小子所聞先生傳奇之一有金瓶玉之名儻博雅君子家有藏本乞惠借以錄續授梓為子孫者生生世世其曷敢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二十

詩雪軒校刊本

志

僕嶺南人也生非吳音安用作吳歛哉惟小事嬉遊因習成聲因聲成文是今日適吳而昔至也是僕之過也僕聞之蛾眉殊貌而俱動魄芳草異氣而皆悅魂天下事何吳越之有嶺南先賢會於中原之所無有者而有之矣何必於歛歛之有是僕之過也今也心如死灰喙徒三尺回首嬉遊如泡如電斯歛也尚存乎哉昔有僧讀西廂意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云老僧以此悟道存斯歛也庶幾此意然而僕之過也終不可解也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二十

詩雪軒校刊本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二十

曲名篇餘

明南海陳子升喬生著

題別

桂枝香 仙宮

綠楊三月春風傷別、可憎龍馬銀鞍、堪惱鷓鴣、舟蘭、檝、聽、  
一聲去也、聽一聲去也、陽關三疊、柔腸千結、你是豪傑、  
灑著臨歧淚、全無一句說、

不是路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二十

三

詩雪軒校刊本

一望無遮、孤鳥飛飛、增繳絕重城、堞蒼然、平楚杏林、樾、  
亂山、疊、登山臨水、此去何方歇、怎得、箇長房縮地、訣、這  
裏、聽山鷓、你那邊廂若是憐鵲血、快歸茅舍、快歸茅舍

長拍

虎豹長關、虎豹長關、鴛鴦春社、你心狠我、卻心怯、勤、勤、  
千萬一一珍、重望書紳、不厭重疊、穩、踏、阜、羅靴、那野、花、  
閒、蔓、閃、得人、跌、莫、學、齊、王、求、大、欲、遵、海、去、放、瑯、琊、越寬  
褪、我楚、腰、衣、褶、總、此、情、抵、住、石、爛、波、竭、

短拍

妾總憐君、妾總憐君、君還念、妾守盟言、莫誤文牒、你宋  
玉忒歪、邪慣把那雨雲來沾惹、沒亂煞、風姨月姐、浪做  
箇牆外戲花蝶、

尾聲

君行徑、休胡劣、我魂夢、兒隨君去也、剩得、寂滅、在空、閨、  
向佛爺、

閨望

四季花 羽調

花下綠茵鋪、認胭脂、溼芭蕉、破、做祕帳、流蘇、模糊、輕烟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二十

四

詩雪軒校刊本

遠先窺、綺疏、暗絲、裊空、牽繡、裾、一枝、花、移、絳、跌、錦、屏、深、  
處、鴛鴦、有無、金塘、自飛、雙、小、裊、或者、那、亭、隅、悄、與那人  
兒、相遇、儘、鶯、語、燕、語、花、語、月、語、眉、語、

集賢賓 以下俱商調

秦樓此時日照、初不輕、採、那些蘼蕪、乳燕雛、鶯相、爾汝  
全不知、鳳、隻、鸞、孤、風、衣、自、舉、累、沾、惹、落、花、飛、絮、絲、繡、取、  
諧、綠、綺、馬、卿、卓、女、

簇林鶯

簇御林、川、誇、洛、雲、豔、坐、這、搭、兒、泥、了、奴、春、風、著、處、情、堪



赴黃鸝兒考同心甚書咒相思甚符一般兒花發鶯啼處怎不如河洲匹鳥沙暖一雙魚

琥珀貓兒墜

碧烟紅雨香膩到肌膚採了明珠又拾翠羽問他施粉定施朱春服枉自做顛倒花前一捻身軀

水紅花

畫帘招颺酒家胡惹香車時來時去隔牆聞喚小奚奴策龍駒不酸不醋我有箇簾前鸚鵡可會把十郎呼不如歸鎖阿甄鋪也囉

口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五

詩雪軒校本

尾聲

幾多魂傷南浦幾多香夢繡房孤生生的剔起蘭缸清夜徂

客居閏十一月和方密之

玉芙蓉正宮

初爻小半添三畫平分欠信行藏不必向易求占竹因棲鳥低成點柳似穿魚拖到尖雞聲店盼來僮久淹亂山風引將人眼故衝簾

尾犯序

換頭 中呂

重拈八字寫丹蟾寸寸葭灰刻刻燈焰手掇寒衣念縫裳摻摻招颺旗亭冷沽來酒薄桑樹老嗟無婦豔將薄暮看看一日搓斷幾根髻

朱奴兒正宮

暫倚萬高樓廣簷門外是遠水危塹剝菜畦邊煮白鹽聲軋軋蔗醃漿甜佳須漸江心洗纈休洗卻猩紅染

尾聲

月重十一人重念千里離家月幾瞻惹人懷最是置酒飛籤

口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六

詩雪軒校本

懊儂有序

清曲曰懊儂者亦閨情之流也清曲為閨情大率自言嫵婉且敘別思而已此作自嘆其不丈夫若有所懊恨於己者亦有聞而寫之也故因夫古樂府之稱焉

瓦盆兒中呂

宮砂小印茶藤鏤漢月書秦漫急就拜封新早琢成連環小鈕象回文總則是一索爻八箇字氤氳怎輸了渡銀河黃姑不女身自稱做女郎閨隱那些箇賣風流弄

書法蘭亭本他還去學那衛夫人

榴花泣

石榴花

總玉麟彩鳳附得起鬢青雲些兒不信忒乾坤

既然鳥飛魚入妒羣分怎巫雲是髻湘水又拖裙泣顏

同張良婦人就陳平冠玉雌兒近體飛鳧燕燕鶯鶯面

桃花葉葉根根

喜漁燈

那人把我琴心問似絃共軫白頭怨兀自尙青春怎能

句變身變身若帶嫵姚嫩塵雌隊曳雪牽雲清塵明脂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十一 七 詩雪軒校本

現粉獵陽臺八九已吞

尾聲

芙蓉語隱恨舞鶴飛龍骨象分自覩情天有一痕

贈歡

榴花泣

中呂

石榴花心窩一幅圖畫著你俊龐兒烟生美玉氣通犀

深深湘管染千回中央錦字特地款銀題泣顏同桃花

雪水轉轆轤照出鴛鴦對愛親親失我燕支惜惺惺醉  
倒醪醑

喜漁燈

莫非自做羊欣婢投交甫珮托孽尾得與你為妃自從

你非兮非兮我便相思你花印信玉作文移花媒卿卿

喚堦你看玉山兒因卿久顏

攤破地錦花

俏魂飛三十三天裏四百四疾只害得箇如醉如癡別

又難禁見又生疑燕差池莫使我憐朝日伴鶯啼

麻婆子

馬嘶馬嘶芳草樓中玉一圍魚尾魚尾郎須食甘唇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十一 八 詩雪軒校本

妾似飴好翻將一百首比紅兒正撞著五百年會真記

尾聲

銀股銀股檀郎臂深護遠山眉

桃葉我桃根共梅花二十五絃知再莫勸我鷓鴣入

酒杯

定情

粉孩兒

中呂

巴巴的盼君家捱子夜隱芙蓉霧露口生石闕銀牀後  
園梧樹遮金彈兒打向林樾想繡幃中罷了盤蛇問雪



衣娘因甚眼麝

紅芍藥

眠著麝，夢著蝴蝶，啼著血，罵著鴟鳩。我算你紅鸞照庚帖，臂痕兒守宮休借春。白燕乳若耶，枉擔閣錦鴛春社。為鸛鷓，裘犬子能獵我敢做赤鳳來鳥兒會射。

更孩兒

赤鳳休歌傷姐姐，不學黃姑怯。花馮婦莫笑重疊，也那央打幾萬丁香結。早則是心坎上沈香，葵怕的是梅香泄。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二十

九 詩雪軒校刊本

會河陽

就倩梅香半癡半呆，王家小婦字桃葉。做帖搭一箇銀鈎，在練裙細褶白團扇。應多謝快些，二十四番花節慢些，二十五絃彈月。

越恁好

五絃彈月，七絃彈雪，雁柱十三列，胡笳十八，霓裳譜。識侍第三疊一聲終，樹曲自別雙聲合也。訴得來一字字，琵琶說記得來一點點相思訣。

紅繡鞋

相思柳，躡花斜，花斜懷人玉也烟。那烟那風動了，女青葉花到了，丙魚穴涎寶馬膩香車。

尾聲

香車寶馬春雲熱，為你嘯鶯鶯一闕傳與那鴛鴦顛倒寫。

喜遇

香遍滿 南呂

香風吹至羞花閉月，你箇尤物兒不遠在東鄰來。到此出牆花一枝催，花風幾時臨風樹，萬絲鈎搭這青春是。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二十

十 詩雪軒校刊本

懽畫眉

一見教人喜孜孜，看久翻然似夢思。相看相對欲何之，面面低低視。只得要席地遮天著意私。

梧桐樹犯 商調

梧桐樹親親合口，脂隱隱粘懷字，築起情壇發箇紅心。矢一圍玉體卿休恃，百感瓊漿。這般教我焉敢辭。五更轉鳳求凰不是輕嘗試，我叫你文君，你倒叫相如犬子。

浣溪紗 南宮

欺帳紗，瞞窗紙，鎖銅鋪掩過，翠恩幽來不必專褒姒。驛

極居然勝楚辭、潛舉趾、管甚麼被鴛鴦水瀉、瀟、厝混著、不辨雄雌、

劉潑帽

皇娥沐浴歌、文梓甚青溪、獨宿專祠、人間做了天仙事、這首詩總出落相思字、

秋夜月

織女絲端的是牽牛使、並蒂芙蓉真相似、鸚鵡請自今、為始笑揚家大姊、惱周家小史、

東甌令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七

詩雪軒校刊本

傳青鳥比紅兒、西子名施定姓施、潘郎果有烏梅柿、戲擲箇櫻桃紫、橫將玉臂枕龜茲、封你做閼氏、

金蓮子

金屈厄心星一點、在房星、駟借一把廣寒宮鑰匙、不教對蟾蜍怨、清暉空倚桂花枝、

尾聲

你常是憐小生、身獨自、把詩經展過記、平而須信道、浪子風流忒三思、

閨思

金落索

起一字至萬字 商調

金梧桐、一堆豔、瀟愁、二女瀟湘瘦、罵盡三春四柱琵琶、扣輕衫、試五銖、東甌令、罷鸚鵡、恰惹得、細嵌玲瓏六面、散七襄、暗記得、年前有、針線、雁八字、將無命、不猶、解三、醒眠、清畫、懶畫眉、捱得過春光九十、急切又怕悲秋、寄生子、我為你、百歲綢繆、把千葉紅榴、疊出箇、萬遍桃花、咒、

前腔

起萬字至一字

花封萬戶侯、粉買千金、廢百輛、于歸十、指年光、酒、仙丹、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三

詩雪軒校刊本

費九還、這病根、由怕不為、八斗多才、湊上了、七國憂、六、朝人去、花如舊、指望得、五馬君、來日照樓、春還幼、蒼茫、四海、不必太、遨遊、待訴與、三寶風流、將二水中、洲、現放、出一座巫雲岫、

贈眉雪子

二賢賓 商調

二郎神、春深也、倒青樽、對醉醺、醉、纈君是我、高歌青、眼、者風流、意氣升、沈莫問、龍蛇、集賢賓、天荒地闕、只隱約、同心一結、歌按節、贈一箇、小字兒、好藏衣、褶、



啄木鷄 黃鐘

啄木見 便數著雲間月山上雪的的冰紋傳白雪看人  
兒玉樹臨風題詩句柳絮飄雪繁華卻對梁園雪孤清  
獨自袁郎雪只羨子似峨眉山頂雪 黃鶯兒 端合字眉  
雪

水紅花 商調

記得 梅花月影透窗斜是君那相思昨夜置書懷袖沒  
多些幾重遮十年不滅看盡了翻雲覆雨人事儘堪嗟  
高山流水自清切也囉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三

詩雪軒校刊本

三段子 黃鐘

唾壺叩缺拂霜花無魚有鈇貂裘傲者惱春風輕羅數  
疊霜兒露兒 點滴 蒹葭節星兒月兒 明白 天河瀉風兒  
雨兒不變也

意不盡

書空曼倩春顏熱 倩 幼婦輕裁黃絹寫更分付雪兒記  
者作歌人陳子南雪

相思

山坡羊 商調

梅花絃一絲一片藕心錢一絲一串織秦機抽絲幾回  
裂齊紈製就絲絲扇絲可牽相思不可言些些素縷  
得銀牀轉簌簌龍鬚枕痕一線花箋花心寫幾篇香烟  
香魂靠一邊

水紅花

拉星扯月問天天縱神仙他還不免推時算日怕年年  
正嬋娟奴怎不怨真箇是月明珠淚日暖玉生烟風花  
雪月總埋冤也囉

梧桐花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十四

詩雪軒校刊本

這裏 妾相思君不見自守著君心見不得面今朝喜子  
尋窗遍倒不及吳蠶儘著三眠 更休問 月冷梨花那一  
院算同心何物是烟花翦

尾聲

鶴毛輕絮春心選屈戌銅鋪鎖半邊 且 悶過了春三二  
月天

贈繁華子

楚江情

香羅帶 雙飛未必甘專房也堪越裳授車原指南龍釵

一、撮台瓊函也繁華特館屠蘇小菴巫山舊夢青出藍  
一、江風 粲粲朝霞翻覺秦樓暗絲絲馬與蠶絲絲馬與  
蠶卿卿曾見男進退箇觴非濫

憶昔曩括唐人詩句

集賢賓商調

清歌午夜月滿樓想昔日曾遊露滴桃花濃到酒繡檀  
痕玉枕雕鏤珍珠在手當筵有千金為壽如做帝全視  
得無兒長袖

大勝樂南呂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二十

五

詩雪軒校本

銀箏二八輕擗甲第歌鐘樂五侯聽鶯策馬嬉春畫芳  
草路太蘭舟百園公子名無忌南國佳人字莫愁此事  
今如夢也剩娟娟戲蝶片片輕鷗

不是路

溪水東流晉代衣冠成古邱山依舊閒雲潭影日悠悠  
莫登樓舟人漁子歌回首獨上高城萬里愁雲連岫斯  
須改變如蒼狗只見白楊烏柏白楊烏柏

掉角兒序仙呂

嘆東陵瓜邱故侯悶西風夜遊田竇為干戈雪應滿頭

怪陰陽柳生於肘試問那素馨田呼鸞道白雲山南園  
社最增倜儻令人烟橘柚蕭條素秋看汀洲江南江北  
總使人愁

前腔

怕不教江州淚流更誰禁沈侯腰瘦謝交情名呼馬牛  
悵詩書字迷蝌蚪只落得笑秦皇悲楚霸王屈原懷阮  
籍一場虛謬合前

尾聲

林猿為我啼清晝羨殺桃花洞口天人滄浪一釣舟

離思集句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六

詩雪軒校本

榴花泣

張九齡李商隱羅隱  
王筠王維李頎秦嘉

石榴花 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洞房簾箔至今垂小

園花暖蝶初飛春蠶方曳緒新燕正銜泥泣顏同王孫

歸不歸憶君淚落東流水爾不是居帷帳焉施爾不是

照華燭何為

喜漁燈

李商隱詩經魏文帝古樂府估客  
樂王僧孺卓文君木蘭辭蓋嘉蓮

此情可待成追憶我心匪石願為雙黃鵠比翼戲清池  
君家誠易知易知一去無消息愁來不理鬢春至更攢



眉、淒、淒、唧、唧、復、唧、唧、打起、黃、鶯、見、莫、教、枝、上、啼、

撲燈蛾 劉孝綽費昶則天后 王昌齡無名氏李白

徒、勞、紅、粉、粧、不、見、青、絲、騎、回、袖、掩、芳、春、簡、取、石、櫛、裙、淚、  
也、看、朱、成、碧、為、憶、君、憔悴、支、離、覓封侯 悔教夫壻 戒之  
慎、勿、忘、廬、江、小、吏、仲、卿、妻、

尾聲 李白蕭子顯溫庭筠

相、思、相、見、知、何、日、思、君、昔、去、柳、依依、門、外、蕭、郎、白、馬、嘶、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二十二

明南海陳子升喬生著

襍著文 序 書 說 贊 銘 檄

譚公子南征詩序

會稽譚子至南越訪陳子於越王樓畔未覲面而先贈以詩若平生然陳子既見譚子復以詩答之遂定終身交焉譚子之言詩曰蚤歲時人人以文為應世羔雁病於為詩邈年無人不詩又苦不知文是以既無真文復無真詩陳子之言詩曰唐人作自己詩有三唐之分今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二十二

一 詩雪軒校刊本

人作唐人之詩無一唐之合是以不成其為唐詩復不成為自己詩兩人所指大畧如此於是相視莫逆於心又陳子以為次韻之詩拘攣無味壯夫不為譚子則有非次韻之論於此一端不謀而同矣會陳子客城久趣還山譚子又將歸會稽執手而語曰為我序南征之詩嗟夫忽忽相對未遑促席命酒累日揚摧友生廓落騷人所歎昔家伯玉碎千金之琴遂騰文譽若譚子者遍諮風雅遨遊大都自言欣然而往噲然而返今乃得於南越之陳子陳子之琴無乃為譚子所碎乎此可以窺

譚子南征之意矣於言詩乎何有

書馬戴詩集後

唐人馬戴佐大同軍幕許棠久困名場往謁戴一見如舊識留連數月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一日大會賓友命使者以棠家書授之棠驚愕莫知其來啓緘即知戴潛遣一介恤其家矣子展閱詩話偶舉其事或意若少之曰是好名者耳予曰是未可少之也請暢其說夫世人不肯贈人以財無論已其有欲贈者有陽許而實吝者矣有今日許而明日背者矣有少施以惠即矜其功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二十二

二 詩雪軒校刊本

而此人不盡被其利者矣戴有一於是乎且世之所謂賢豪士大夫者襲取清高竊附文事以邀結客之名而使其客燃鬚以吟磨精於墨加以強飲伐性肉食與謀日不暇給其究也內顧之憂莫解室人之謫屢聞嗜彼結客非好名者歟何其使客至於此極也常情贈遺不於其親則於其暱既欲使人聞之又若為其受者私之何則慮尊且賢者效之而請卑且劣者望之而怨也能如戴之昭然而與眾見之乎戴之待棠若此其待他客必有以服其賢劣安其尊卑矣夫再見封侯立談賜璧



游說之士恆得之棠雖未能驟受之於戴而計其往返道途棠家宜州戴官大同由恤家之時推發念之日猶夫再見立談之不久也遣使而潛往其迹類詭欲堅棠之心也會賓而出書其義至公欲揚棠之名也或曰戴之不待請而遂施其於義則厚矣而必於會賓之時以揚已之德其視人也近於輕子曰棠則自輕戴烏能輕棠夫士有大不得已而後求於人又有大不幸而後依於人棠擇戴而往謁詩酒云乎其意有所屬矣假令棠戴如尋常之交隱而終不請請而或不給旅處則辱於

戶部草堂遺集卷之三

三

詩雪軒校刊本

眾賓歸家則羞於妻子棠之自輕無以告人戴雖輕棠若不任其咎者然君子於是責棠而恕戴也戴則反是可不謂之賢乎雖然戴終爲好名之人也故曰三代以下之士惟恐不好名

### 送沈甸華歸澗序

予先君命於澗之當湖先兄又典試於全澗故澗之文人予家獲與交遊十之八九自燕吳齊魯秦晉楚蜀以及於七閩豫章弗加也予從先君宦游歸卽淹伏諸生中不踰嶺者十餘年然而聲應氣求於燕吳齊魯秦晉

楚蜀以及於七閩豫章面隔而神交者若而人手握而心許者若而人不少也而况先君先兄之於澗乎是故度嶺而南至則見訪歲以百計月以十計日以人計則必邀歡命酒登山汎舟留連繼繼而後別豈予之名足以相聞才足以相致乎所藉者舊德而所乘者當路也今又十餘年垂首驚魄竄野循牆以息交而絕游其爲燕吳齊魯秦晉楚蜀以及於七閩豫章與澗之文人度嶺而南亦不少其爲歲以百計月以十計日以人計邀歡命酒登山汎舟留連繼繼而後別往往而是然皆非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

四

詩雪軒校刊本

予所有事也有之則惟沈子甸華始嗟乎既無舊德之藉又無當道之乘何名足以相聞何才足以相致而甸華惠然愛我先申之以瑤華繼同之以簞笠其素心古處毋乃猶吾先君先兄之交游也乎甸華文名著於澗杭者三十餘年是與予同爲垂首驚魄竄野循牆者也何怪乎面隔而神交手握而心許也哉甸華初至予折簡招之酒惟一壺食惟四簋不能如當日之待燕吳齊魯秦晉楚蜀以及於七閩豫章與澗之文人度嶺而南者也其歸杭也文以送之水流山峙登臨在人書此以



問全潮并以問燕吳齊魯楚蜀以及於七閩豫章之來與不來者

與南海明府書

南海爲廣州首邑所治鄉落佛山九江並稱繁盛所以治之則異佛山地接省會向來二三巨族爲愚民率其貨利惟鑄鐵而已邇來流寓叢雜商賈充塞土著射利併室而居以取賃值客勝於主里巷駢闐比於城市佛山之人以爲非官不可治也而不然九江爲南海盡境與新會接壤盜賊往來難以蹤跡池塘相錯養魚逐末

白雲堂遺集卷之三

五

詩雪軒校刊本

田穀資於他鄉至於言語服用佃疆自別九江之人以爲置官恐滋擾也而不然夫治佛山不必置官即以省會之官治之治九江雖省會之官召而日撻之無庸也則當以九江之官治之其故何也佛山之人習於城邑而九江自外於城邑也九江之人別爲鄉落而佛山不屑爲鄉落也今佛山駐防已罷而復置九江防守雖置將官未有定署愚慮兩鄉之人徇一時之便而昧久安之計也惟加之意焉

命兒子字臣張說

汝孩提時吾以慕唐相曲江張公而名汝曰齡之及汝

就塾字汝曰元張蓋字所以表名之義也忽憶我高皇

帝御諱悚然思曰字異音同奚以初弗覺也乃更元以

臣字曰臣張汝其勉之哉吾生也晚去張公千載而廣

與韶吾家於公爲同鄉讀其書想其人千載如見也夫

公居相之忠誠也詩文之粹精也風度之雅令也獎薦

之多英也近古以來罕其匹矣公所應科曰道侔伊呂

維公實侔伊呂又誰能侔公乎凡人對君則自稱臣朋

友致辭無以臣呼人者而載記所述在朝在野均可繫

白雲堂遺集卷之三

六

詩雪軒校刊本

之曰臣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由與求也可謂具臣汝當知所以爲臣則當思所以爲張矣得其一爲具得其全爲大顧名思義汝其勉之哉

熬鷹說

凡物相持而求勝彼欲罷而此必制者俗謂之熬猶以柔火而煎炙之也熬鷹之說吾聞於西北之人有持鷹獻其主者主曰熬未答曰未也主曰熬之吾問之曰何謂熬曰不熬則不戀人必颺去是以熬之吾視此鳥殆鷄屬非真鷹也然概呼之爲鷹熬鷹亦概辭也其法繫



鷹之足每夜設人以熬之鷹夜思睡人則拊其背捺其翼呼其名與之語使不得睡以是爲熬初夜一人司一更熬一更而止次夜二人司二更熬二更而止如是五夜五人熬至五更曰鷹熟矣戀人矣搏鳥而飽不颺去矣吾於是而嘆鷹之苦也夫鷹生長山林稟性剛鷲百鳥見之而懼一旦虞人獲之獻與王孫受絛鈴之束忘山林之趣力能搏鳥而不能不爲人所熬使其有知如烈丈夫視此侮甚不如就死耳吾於是而又嘆人之愚也以鷹爲能搏鳥將藉其力而用之而吾見此熬鷹之人竟夜不寐喧囂羣聚役於主命甘以七尺之軀事瑣瑣之羽至於詰朝日既體憊役人既自以爲功主者因之而生喜不知夫熬鷹者反爲鷹所熬也悲夫

顯微鏡贊

以象牙刻爲瓜仁之形如其小以彩色畫唐學士十八人於一面揮毫者彈琴者展畫者對奕者眉目疎朗冠服殊色坐立異態几案瓶爐位置有次而餘一面則書七言八句詩末云某道人畫并題時年九十又幾如此者誰能爲之爲之矣又誰能視之有器於此製自西洋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十一

七

詩雪軒校刊本

形如碁子質若琉璃以金銀環而鉗之作三足鼎立名曰顯微鏡以所畫瓜仁置於鏡下視之則瓜仁大加數倍毫髮分明粲然可觀然此鏡照此瓜仁僅隔一指許耳初不知畫者何從注目何從捉筆也用此鏡耶不用此鏡耶畫者九十餘歲然耶否耶皆未可知也又以鏡視蝨則蠕蠕蠢蠢大過蒼蠅尖頭如壺兩目如漆背文錦旋間有毛起臙臙映徹伸縮流動數足肥滿脈絡貫通亦可怪也又視少年美好男女肌膚皆覺麤皴如獸皮狀爲之爽然則棘刺雕猴矢鋒貫蝨蟻蟻巢於蚊睫蠻觸戰於蝸角其信然矣况乎方寸之內無端無倪記誦萬卷包羅眾妙其微也莫知其所其顯也無乎不宜安在其鏡照而後可見目見而後可信哉淨名經稱方丈室中容三萬二千師子之座無所妨礙又云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不燒魚鼈鼉鼉水性之屬而彼大海水本相如故諸龍鬼神阿修羅等不覺不知己之所入於此眾生亦無所燒若此者顯耶微耶小耶大耶真耶幻耶有耶無耶吾將問諸空王矣爰爲贊曰瓜仁可畫蝨狀難罄何以視之顯微之鏡細瑩仙肌俄驚獸皮觀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十一

八

詩雪軒校刊本



之以空何顯何微

莊子五憐贊

夔憐蛇

多多益善嘆倚韓信吾慕魯連排難解紛信叶

蛇憐蛇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于以用之無用之用

蛇憐風

空諸所有實諸所無請君自擇其孰得乎

風憐日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十一 九 詩雪軒校刊本

磁石引針方諸取水孰主張是在此非彼

目憐心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信手拈來青州之布

為兒銘研

不雕不琢如磨如錯

研銘 此研蘇作

羚羊峽中之石鱗諸巷人之琢于以用之倉頡字始作

邪伏羲卦未畫邪

又銘研

超於筆墨文之神離於文字性之真能解此者與爾親

為阮伯髦作鐵研銘

鑄劍者疑歐冶好鍛者非叔夜濡毫者嗣宗也

杖銘

扶我於匡廬黃山之中君之功

討唾人氏檄

有唾人氏者生本牛哀惡同陽貨濫叨繡衣之豸□□

白額之駒蛟並列於三橫蠶反吞夫六駁機似李斯之

鼠酷如郢都之鷹逐子傷恩謬稱一豹在兄居長俗號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十一 十 詩雪軒校刊本

大蟲負嶠而視者罔市之心渡河而來者居官之蹟北

阮欺南阮人知雁序之分行蹠徒陵舜徒獨伺雞鳴而

早起飛則加之以翼行必先之以俛鬼哭東臯豈舒鸞

嘯□□西岫猶作狐威某居恆避其咆哮家難遭其辛

螫苛政安能喻其猛不共戴天譖人尙不食於豺投界

有北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十一

明南海陳子升喬生著

硯書

一論質

端州有羚羊峽東西江之水西越諸山奇鬱綿延滙流而下勢趨於峽硯溪在峽旁萃諸山之氣其石至純粹溫潤可以為硯李賀詩曰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此非謂佳硯出於高處也水則潤下石為雲根故採於深溪乃得佳硯溪中出硯之處其名不一惟水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二十三

詩雪軒校刊本

巖為上下此者朝天巖宣德巖梅花坑最下則屏風背其他名號尚多不足數也水巖中石故事有禁非權貴莫能開採巖口頗狹中暗甚水冬春常滿欲採硯必用膏燃炬俾煙不觸人乃率人尾炬入巖次第斟水出巖外水盡石乃可鑿工既艱繁而選石之尤百僅一二故得一佳硯勝於拱壁水巖石色有鵠鵠眼有蕉葉自有火熨紋有雀斑有硃砂點有翡翠點有黃龍氣或曰石貴有眼或曰眼為石病均非篤論貴石質精美耳蓋自全巖言之則靈秀之氣結而成眼然石隨斧削不踰徑

尺取合硯度石之精粗未必皆與眼相符即眼亦有高

下也眼貴有睛貴綠色貴多層色黃色者次之枯者為

下眼生石中如珠圓琢硯者須磨至半則睛見過半則

睛去矣硯心不宜畱眼以墨污不堪玩且磨墨日久硯

凹睛亦隨去蕉葉白每渾成一片嫩淨如柔肌如凝脂

溫而澤沈而密注視之深深然隱隱然如見其裏惟水

巖為然朝天岩雖有蕉葉白然淺而露矣火熨紋烘然

團結紫光內曜朝天巖亦有之不及也雀斑碎紋相錯

若隱若見惟水巖有之硃砂點翡翠點石中間見黃龍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二十三

詩雪軒校刊本

氣彎環如貫色微焦澀在硯旁可存在硯心則為病若夫紫雲一片深靜細潔不可多得大抵水巖石色如美人取紅花白雪醜面天然肉質自作光悅也朝天巖在水巖上層亦有鵠鵠眼蕉白火紋易與水巖石相混獨無雀斑以此可辨宣德巖開於宣德年間亦有眼石色古老差可備用耳梅花坑最多眼有徑寸而數眼者殊不足貴至於屏風背之石頑而無文端州硯工恣取於山流布四方世罕知有水巖之超羣絕倫也

二論琢



琢硯須倣古製前賢各有雅式好事者已譜之然廣狹厚薄參以己意未必今不勝古惟狀欲拙而工務精斯爲要矣世徒慕古硯不辨石質卽宋代御府及名家所藏端硯今已罕存至明成宏間先輩所遺端硯有老坑之名卽宣德巖朝天巖諸石出於端溪已足甲於天下水巖石開於近日數十年來始知重之舊硯實不如也故欲求佳硯須審琢工其琢之式惟人所好不可以一律惟石之文理有平有側有正有斜如木之文有橫有豎琢者取其平且正者以爲面側且斜者以爲旁庶文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十三

三 詩雪軒校本

質不掩與墨相宜也硯工琢硯初鋸石用水注細砂隨鐵片鋸之乃加以斧鑿使成硯狀卽用碎石蘸水帶砂磨之又用本硯碎石蘸水細磨之磨不厭細庶用筆不損毫且磨之愈細研墨愈發也磨後必用火微炙以蠟潤之使不受垢火不可烈蠟不宜多仍用水和炭末去蠟務盡硯乃可用蓋存蠟則與墨不相入不用蠟則遇墨卽膠故也水巖石磨之愈細其色愈深而浮動他石磨多每見鐵光封於石面研墨不發終損筆毫此亦辨石之明徵也端州偵硯多雕龍魚花草之文以掩其瑕

其稍純淨者則方正不鑿池如磚形卽售之雖佳者亦然猶未雕之璞也硯無池猶人之無目旣琢而復歸於璞斯爲完器惟琢成之式方角宜鈍圓體宜渾劔處宜無痕起處宜不礙開面宜相質留眼宜得位池濶則底須空邊大則池須狹務置之几案終不厭傳之久遠而無弊其式不可槩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三論用

人有贊端硯者曰硯之佳者呵氣卽溼可研墨所以爲貴有戲應之曰吾有水盂可以貯水研墨卽不足從江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十三

四 詩雪軒校本

中汲水繼之安用呵氣爲斯言似近於達而殊不察於筆墨之理也蓋端硯惟水巖最發墨以其性溫潤與墨相入試取一水巖硯與他硯并研他硯研數十次墨色始濃水巖數研卽濃矣他硯研數十次墨愈暗腐水巖數研墨色鮮潔以之作字則安詳生態以之作畫則濃淡應手非徒呵氣卽溼之爲異也硯石細潤則濡毫圓滿作字有神粗枯則蘸筆艱澀與思蕭索又非偏愛於免毫徒免中書君之禿也至有硯似佳初用半年或年餘猶能發墨用久則生鐵光與墨格格不相入此雖水



巖下品往往不免若其最佳者雖彌久而不變洗法當用活水以浮炭磨去硯心墨垢或多蓄蓮房擦之然浮炭亦時當一用至於硯旁則用手盥濯可也每洗宜俟水乾盡乃滴新水以墨研勿借洗餘水溼卽研墨不鮮潔矣硯不厭洗必潔淨日久微帶手澤暗存古色尤堪賞玩世徒取破爛及積墨者爲古硯甚而用意敲損塗墨生垢以效古狀以至滑膩不堪若墨是豈翰林之雅事墨士之風流也哉

四論藏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十三

五 詩雪軒校刊本

硯有匣所以愛護善藏不使塵蒙拒墨傷筆不可少也匣用漆素爲上次用紫檀爲雅漆勝於檀者不滲水氣故也匣容硯而稍寬庶用綾錦藉硯毋傷硯質置之几案開闔得宜誠爲快事或有遠遊攜帶則除匣用綿絮囊貯之尤覺輕便凡置硯處不宜爲日色所射墨旣速乾石亦易燥北方人每於隆寒冰結必須炭炙硯熱水磨墨但寒天筆墨頗簡臨池稍輟宜藏端硯暫取常硯代之若南土相宜終歲力此硯田當不倦也至于刻銘慎之慎之必使硯與人竝傳文義與字法兼絕加以刻

工精妙斯可以銘若強作解事蹈襲庸腐混題姓氏乖悖古法殊汚此端友也請爲好事者之戒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十三

六 詩雪軒校刊本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三十三



中洲草堂遺集卷末

杲菴老人

文社小約三首示升兒

綵筆如丸別有神  
濺除塵冗出清新  
後生若剖鴻濛寨  
跋扈飛揚不怕人

若耶溪上逢仙子  
脂粉俱無只稱身  
自教歌舞吳宮去  
珠翠粧成失了真

漢主連營七百里  
本誇雄大反支離  
而今只用三千甲  
雪夜銜枚人不知

中洲草堂遺集卷末

詩雪軒校刊本

陳喬生制義稿序

稿名廢化

時文以我輩古文詞手為之不難於才而難於窈窕不  
難於理而難於趣不難於學而難於出之深遠時文幅  
弁於古文譬之舟居初則坐臥覺其狹小久既相安而  
後研牀瓶卷楚楚俱有餘致故才放者須得曲折窈窕  
非久為之不能也凡為文者一題一理也而時文則分  
八股故必雜不則必複此如奕然生死連斷比日映帶  
嘗得之有意無意之間為文而啾啾說理能無支平複  
乎以奕之散者為整則八股可為一股故恆得趣時文

既幅弁而務見其所學必致堆積壅滯今為獺祭魚者

濫入六朝犯此也觀於畫美人矣有坐而拈繡一鈎紅

瓣者善於畫足者也有畫背而窺鏡者則前後皆見矣

夫為文之工於用古而使其事理相出者亦然是以深

遠予與喬生為此者凡已十餘年矣然嘗恐其無以易

古文詞之樂今喬生乃屏去一切而為之是宜其有三

者之樂也嘗與秋濤師論為文生而不熟與熟而不生

皆不習之故故必熟後而生斯為得之則所云三者是

已師亟許予言因于喬生近藝漫題以質之今海內同

中洲草堂遺集卷末

詩雪軒校刊本

聲知有予即知有喬生無煩更敘爾

崇禎壬午禊日年通家社盟弟黎遂球題

附見

與歐嘉可

兄子壯

以吾嘉可而向淹鄉書無乃不及格之病抑過殉法之

病歟文體一解不如一解曩之為怪僻汎濫者今改而

尚卑淺庸腐此法必不能久然此時與嘉可論文何異

對夷吾三戰三北之日而或與談兵法有掩耳而走耳

廣州輕薄成羣不知何地可置嘉可若游大人以成名



索朱儒之一飽賢者不有以自處耶卽畫地穿研亦有  
以大拙爲巧者其誰能代靈氛之告哉歲云暮矣念清  
齊煮字風景可知謹割俸一金遠致此意舍弟少年高  
才能文章犯昔賢三不幸之慮以師友代父兄舍嘉可  
誰望焉

### 與陳會斌

部中磨勘各省解牘天下之稱才者咸得厲目焉可謂  
愈下愈甚已而吾鄉之不得會斌猶南宮之不得陳彥  
升也彥升才性學殖與會斌同少從其尊人遊關塞間

中洲草堂遺集卷六

三

詩雪軒校刊本

形勢扼塞兵馬出入之數與夫古今利害歷歷能道之  
其有志天下而不以經生自局也亦宜爲會斌所許可  
乃今又同落落而無以徵僕之成言僕交遊之得二陳  
生也亦云奇於彼而偶於此矣會斌則又盛稱舍弟之  
文試以彥升示之當亦共爲心折大兒孔文舉小兒楊  
德祖又將奚居焉

### 書卷子與陳喬生

釋函是

智山居士卽陳喬生予四十年前聲氣友也予與黎子  
美周少年時爲莫逆交美周又與喬生爲莫逆交出世

來形跡隔絕而心中常有其人後聞皈依先師法名今  
住字草菴而心中之人較切離亂之後去住難覓予前  
六年自雷峯徙丹霞去鵬又從丹霞入歸宗春日晴暖  
偶與西堂角禪宴坐丈室有投刺索見者則心中之人  
忽在目前握手歡甚觀云歸去旣恨相失之日長而又  
嗟相遭之日短三界旅泊韶光難駐謂我輩相期安得  
更有第二事耶智山臨歧乞作優婆塞爲之陞座并畀  
以偈偈曰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兒嬉不知出入馳突梁  
棟傾圮朝不遑夕長者徬徨諸子豫懌惟有一門道路

中洲草堂遺集卷六

四

詩雪軒校刊本

孔宥捨此別無當慎決擇古今聖賢斯道是適道以戒  
先性戒自律勿隨順流與世汨汨囑我陳子惠迪厥吉  
寄喬生

山中一日風味儘公受用蓋欲公還而思之家食知足  
不爲將來裹足之由則坐進於此矣大江吟讀至過虞  
山一首直追古作者近時詩多新聲唐韻寥寥矧其尤  
耶公但學道持戒一如其詩斯老僧所爲加額也再會  
何時願毋忘是

### 與陳喬生居士書

釋正志



人莫不欲壽至問其已往之年曾有事利益身心世界則又啞然無以置對誠不解之惑也居士文章志節已自命一時是行復以志老禿爲歸願聞出世間法鳥倦知還所求漸近裏良不虛但願顧名思義曉了自家來處俾一切煩惱山轉爲智山雖在百由旬外無異同堂矣別後一日有貴遊自皖來頗聞彼中梗概今得令親所錄示益洞然此老故聞人何獨處衆後或姓字偶同未可知也

復陳喬生

蔣 棻

五洲草堂遺集卷示

五

詩雪軒校刊本

一從分袂物換時移離索惘焉難遡平生知己僅可於夢寐中求之即夢亦不數也不肖才慵性拙衰齡待盡值此時艱適遂初服顧以門下之雄文偉畧而亦與世浮沈不得大抒經濟爲可惜耳十餘年來憂患杜門枯禪守寂昌黎所云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爲未死也遠慚黎罔卿近愧程畱守鮮民之生何足道哉夏間貴省文宗抵里動詞與居輒喜手爲加額茲羽可兄持來尊翰如椀芝字盈誦大集及扇頭新句珠璣觸目不啻饑十日而享大牢惠教侈矣世變以來風雅道喪粵中聲

氣久瀾得此鼓吹詞壇同人之快也開度歿彝伯病豚兒悠忽無成尙逐隊赴省試寥落之感皆不堪爲故人述者幼兒伊字謂公今廿三歲遊庠數年稍有著作爲時所稱差強阿兄耳無近自登樞要久不聞問當託駿公轉道高雅年來詩文拙藝願又成帙然多傷時之論未敢付梓又一時不能繕書請教容覓便鴻附寄也率動布復不盡瞻馳

寄喬生

釋宏智

五洲草堂遺集卷示

六

詩雪軒校刊本

劉叔導轉寄煥老處新年數日又接懷古之什卽此遣放卽此薪火正須以無古無今一覘視之濟世超世自是兩端然大人致一用兩未嘗不代明錯行也十年來爲他人評莊乃合古今而炮之讚謗竝列隨人自觸安於所傷乎業緣難避乎竿木泥洹亦何暇更作計較耶因寄炮莊一部別刻數種請正有高興爲批數語見示爲望

又

青原得一瀑布愚山目爲小三疊又起一歸雲閣今志



已成喬生元孝二公何可少此一句適有鄭水景黃粵  
遊皆劉晉卿先生之孫也幸揮毫付之

致陳中老

釋行密

自入羊城于劉煥之畱石堂得讀南雪集至今照顏還  
照月憐水復憐空之句猶作話頭看尙思拌老以乞指  
迷

致陳喬生先生

譚宗

細讀諸作古詩五言靜理高氣不踵蹈漢魏而實追漢  
魏七言奇逸不可名近體開寶無此幽別大厯無此刻

戶洲草堂遺集卷末

七

詩雪軒校本

隋元和而後無此高閒方且兼三唐之長至寄內返故  
園兩篇則尤稱傑出不能不使人心折而北數日前弟  
亦適有一寄內詩讀大作始知不及也弟舊刻竣於丁  
酉樂府五古而外舉無足觀十年來作亦頗有然不能  
繼舉茲擬以南遊別成一小集稍爾災木皆仲春出門  
以後詩鄙性從不取弁於鼓冕敢求吾先生隨長短賜  
以數言歸惟詞謀之鄧口麗京一二子耳稿本呈上正  
求縱筆可否也儻不靳尙有所教乞以尺幅箋直書數  
首使歸張之齋壁何幸如之弟二十內必行尙圖晤別

餘不具

又

千里相慕不失所期卽未得暢晤言然生人聚散原是  
如是鱗羽自在惟不忘所要雖萬里一室也讀大序有  
品格無習氣高出時人百等矣謝謝佳刻領到容細讀  
奉教弟行決不能出月尙當畱字尊館不旣

舊刻東臯雲淙賦序

崇禎庚辰

區懷瑞

陳子東臯雲淙二賦成以示區子區子曰斯道也將絕  
響矣海嶠之間其有興乎相如拓屈宋而起聞知於子

戶洲草堂遺集卷末

八

詩雪軒校本

雲雨都接軫見知於平子左思潘陸而下局量淺狹古  
意浸漓夫賈誼東方朔得其質者也曹植王粲得其華  
者也極昭明之採掇瑰璋琦燿皆華之屬也李唐宏詞  
試士曩括數韻爲羔鴈遂無賦矣况南北宋射策譚經  
務爲布帛菽粟求聲光而不可得者乎今吾子復聞知  
於千數百載後其神峻其局寬其旨舒以遠其義淵以  
密其勢鵬騫鶴舉其采鏤金而礪玉其嶒岵若干石鐘  
其變化日新若應龍戲海昭燦雲霧而攫擎元間將明  
興以還北地之骨幹次榎之腴藻弁州之廣大靡不賅



也靡不合也吾子將以裁昭代之兩都乎奏牘掌故者無慮二十家走於髻齧之年輒欲伸紙倣之媿於優孟衣冠詩騷芻狗既苦標題法象襲宋板腐又洪纖委瑣因革繁蕪多未勘究兵戈槍攘朝野恥譚文弱灰此熱心今主上惕厲責治氛消沸止而走髮短心長徒以抱恨馮唐子方丁歲探此發硯且夕泚筆承明廬變化板腐以歸日新幸竟走未竟之志青眼高歌望吾子杜陵長句今以相勗矣

舊刻城南集自序

洲草堂遺集卷末

九

詩雪軒校刊本

予自丙戌歲別城南故居丁亥歲奔走流離幾不自全伏處江邨中猶手錄近體詩一通寄業師歐壺公先生蓋憂夫泯泯而託諸皦皦者也迄今庚子十有四年八遷所居復以避寇□□師家師歿已久仲子奏孚氏出予所錄謂予曰吾先君爲子存此囑令勿失嗟乎文字之相成尙如此况其上焉者乎予舊刻有三益堂集仙湖集綏絃閣集東遊稿今多不存卽存欲重刻之亡貴也存此錄而刻之亦曰無忘丙戌以前之業云爾故名曰城南詩集凡三十三首

舊刻感秋詩序

陳恭尹

風雅漢魏之詩其情濃濃則醇醇則簡有一唱三嘆之遺音四唐之律選聲鍊辭如律呂和鳴金石交作其妙常在言意之外故漢魏以上聲生乎情者也唐律清生乎聲者也其於感人一也試嘗譬之哀猿之鳴蟋蟀之吟此聲生乎情者也聞鼙而思將帥聞琴而志山水此情生乎聲者也唐人之指事也或避實而擊虛或舍直而摹曲言境也或取神而遺形或舉小而畧大皆所以致其聲也故事同也言同也一字易而情乖四聲同也

洲草堂遺集卷末

十

詩雪軒校刊本

五色同也清濁殊而味減近世以來言其法則甚詳得其門者或寡矣吾家拾遺喬生先生早富才藻齊名哲兄中歲閉居益肆力於著作其所爲詩固已翼飛雲霄蹀走海內五律高妙靜遠逍遙規矩之中最其自得者也近所賦感秋四十首於本色中更就古質如入崇岳千巖萬壑分則各具一觀合之乃成博大不復以字句見奇夫四時感人唯秋爲甚先生挾曠世之懷發彌高之調對搖落之秋興壹鬱之感悠然之韻觸緒紛來聲生情耶情生聲耶不可得而繹矣夫感人以理者淺而



感人以情者深感人以言者有涯而感人以聲者無方  
詩之道所以後六經而獨存也讀詩者因聲而得其情  
邇情而得其人則是編也雖復威鳳一毛而文采已備  
矣

感秋詩評

毛會建

能書家行草中有篆籀能畫家丹青中有書法正以錯  
綜變見三昧此四十章體格屬律姿調全是古風蹀躞  
文通明遠之間而自出杆軸此調不彈久矣安得起袁  
孝尼問之

中洲草堂遺集卷末

十二

詩雪軒校刊本

舊刻五老吟題詞

趙潛

僕於三泖將有六年之交喬翁先生於五老實爲千古  
之知然湖無他美惟尊最清峯有萬幻則瀑尤奇大抵  
山川品物之佳無不爲吾人奚囊中所得故朝吟夕嘯  
筆酣墨飽天之所以資吾道之不窮者也今喬翁髮白  
矣游益廣詩日益壯其奧思奇氣堪與諸名山敵辛亥  
之冬復遙攜五老以示三泖不惟短長優劣立辨則必  
恍然自失望厓而退也僕乃起而嘆曰偉哉鬚眉因置  
數語以志景仰之私

舊刻大江吟後跋

過銘篋

無山川之壯觀以豁靈府則詩不雄無山川之秀色以  
滌塵襟則詩不雋是以少陵彌工於劍閣子瞻臻妙於  
嶺表也喬翁陳季公沿忠孝之家學久標赤幟於詩壇  
邇自東粵歷遊斗牛之墟益攬勝槩以成葩采情中景  
景中情典麗沈鬱宕逸新警且令老杜大蘇合爲一人  
兩窗快吟數過鸚鵡湖頭飛入萬點晴霞矣

詩評

王士正

讀中洲先生詩落落詞高飄飄致遠洵海內之冠冕篇

中洲草堂遺集卷末

十三

詩雪軒校刊本

章之極則也

撫軍粵西留別美周喬生兩門人

方震孺

擁旄持節粵西行去闕離家一葉輕猶折五羊門外柳  
一枝持贈兩儒生

得喬生初集兼讀見寄之作賦答

何吾騶

絕盛難爲繼何因見二難雲中雙華出天外一峯寒向  
月衫猶短飛空翮共寬仁聞流水調按節待君彈  
依韻答懷五弟

兄子壯

海烟來不近三月意長懸送喜燈花際忘憂背樹邊小



人思擊缶中婦解安絃江夏無雙譽何郎第五賢玉麟  
傳信蚤金粟注生前拍浪搥銅鼓飛花戲玉鞭興拖雲  
外瀑幽動竹間蟬往恨消聽鴈時名等逐羶縱橫遲六  
印感慨繫終篇豔說東西廡平居日月泉有人閒伐桂  
無土不舒蓮若論紅顏在脩琴賣藥年

寄懷陳喬生

張溥

遠訪傾言語新評出上官花深千尺水各滿大江千同  
氣山川台孤心日月看遙聞蓬閣口夕秀待君餐  
贈陳喬生

張明弼

蘇東坡集卷示

三

詩集卷示

我來羊城八十日絲衣紛紛上月窟獨歎秋風有一人  
仙湖陳子坐蕭瑟秋桂不及秋蘭枝五霸只如五嬰兒  
廷尉獄吏汗鞮繫玉環潘妃穢硯池世間萬事罕一理  
竹林大醉非無以狂來或飲東海乾我恐涸殺神鯤子  
懷陳五喬生時在虎邱

黎遂球

獨酌不成醉憶君言別時玉堂仙客席花檻美人厄好  
夢閒陰鶴新聲走里兒誰何更同調相信恨相離  
新年喜喬生見過

風雨新年茗氣和瓶花深護侍人過樓隨柳色看鄰遠

坐卽桃笙擁袂多禪案有情憑筆墨名流何事不江河  
長齋擬學黃庭帖到處臨池好贖鵝

初拜官呈陳喬生黃門

鄭露

口室威儀觀大君黃金臺上客如雲鳳凰省初霑命  
天祿星躔夜較文滄海已口魚鼈長神州新掃口口羣  
他年飲馬論功日誰傳嫖姚霍冠軍

訓陳給諫喬生

潘駿觀

鑪烟裊裊望宸暉才子承家拜瑣闥紫陌花翻春障動  
玉堦環引曉鐘微重來畫省香侵袂獨伏青蒲露溼衣

中洲草堂遺集卷末

詩集卷末

宣室只今多補闕憂時莫歎諫書稀

癸巳九月與喬生先生夜話見其壁間畫像乃十年前  
梁生所寫撫今追昔有少壯之殊爰賦二詩以贈因

書其上

薛始亨

歎息王風蔓草殘憐君弱冠早登壇六朝闕闕歸江左  
一代文章擬建安當日填車看衛玠有時傳粉口邯鄲  
只今試口奚奴口半是長歌行路難

十載曾輸祖述鞭班荆重對沈寥天烏衣舊巷迷芳草  
青鎖名章化紫烟一室苔侵高士榻三秋瓜熟故侯田



平陵松柏歌聲歇愁聽荒鷄夜似年

贈中洲 兼寄薛剛生

朱彝尊

明興詩人初崛起高楊張徐推正始是時嶺表五先生  
不讓閩中十才子南園清夜飛蓋游華月金樽對江水  
文采風流洵足師蘭若翡翠徒為爾後來繼之誰最雄  
香山學士多古風蘭汀石洞亦高格瑤石蘧園思不窮  
端溪先生擅五言時人妙絕難為工百餘年間大雅喪  
後有陳子超羣公即如新詩寫懷抱芙蓉初日爭言好  
金蕊珠瑤遠擅場玉臺綺麗繇來少如從清廟撫朱絃

中洲草堂遺集卷末

五 詩雪軒校刊本

似向齋房食芝草君家門第自清華勝事南園跡未賒  
坐中子弟烏衣客門外風塵白鼻駒石竇雲踪探未徧  
吳歌越吹日將斜相逢或傳何郎粉調笑曾分碧玉瓜  
自從天地成傾覆賢兒殉國甘誅戮鵲鴿急難忽翻飛  
騏驥道傍徒躑躅可憐隴上棄蹏驄誰向平陵賣黃犢  
腸斷寧傳隔谷歌心摧敢作同聲哭艱難焦飯裏陳遺  
日夕懷羹同穎叔乍見彈冠紫禁邊旋焚諫草滄洲曲  
榻來避世九江村生涯搖落從乾坤下榻陳蕃塵滿室  
刺船孺子席為門炎方草木稭含狀荒徑蓬蒿仲蔚園

三徑東籬長獨醉百城南面自言尊我亦年來事農圃  
風雨漂搖守環堵無端作客今遠遊長使窮途淚如雨  
與君相見即相憐與君楚歌復楚舞抱膝同為梁父吟  
羸身便學漁陽鼓逢人大冠杜子夏開口小兒楊德祖  
君今歸去臥山阿薜荔青青帶女蘿石上援琴遲月出  
林間鍛屐避人過羅浮道士如相見為問丹砂近若何  
寄懷陳喬生居士

釋今無

十年不相見隨處見君詩食檠心常苦看山眼獨疲片  
雲清竹院驟雨漲魚池每想同居士談禪及此時

中洲草堂遺集卷末

六 詩雪軒校刊本

答喬生居士

釋今釋

會遇仙城客問君近益貧有家旅食穩無稅筆耕勻自  
覺塵中幻題詩物外親丹霞山水好莫覓武陵春

乙巳春會有此作丙午春復與喬生晤言光陰過電  
丹霞之約未有後期念之惘惘十八年前同舍何如  
十八年後同參此來每年為紀歲月弟今釋再識

酬陳喬生見寄依元韻

黎元寬

嶺路如難續梅花自有心石腸同雪白世路與雲深南  
海波猶潤西山日欲沈誰家饒大力為我負長林



送蔡鶴舫遊粵兼致喬生先生

陳上善

乍晤還成別歲寒天一涯隨身惟布帽度嶺正梅花瓊

島遠尋約江城聊寄家

時家口暫置劍江

若逢陳給事為道髮

全華

寄陳黃門

屈大均

美人遊四海滔滔傷不歸龍鬣銜左驂中流援者誰我

欲拔劍去路長無糧資人馬皆饑瘵徬徨淚濡衣駕言

陟高岡嗚風呼所期吾子白衣冠嗚咽前致辭丈夫懷

心膽報德當乘時母以天年終聶政今何依眾人鳥獸

中洲直道集卷末

七

詩雪軒校本

散葉我忽如逝逝將袵金革與子同驅馳但視滄浪天

莫顧黃口兒

送陳中洲

問子遊何之長嘯而不言民生悲局促輕舉思浮天寄

躡於飛蓬陽風乘飄然夜光無自耀明膏不自煎服丹

身無影所至如雲烟贈子寂寞牀元虛為廣旃行行至

青原朝夕

白髮微光儀年華亦已暮如彼蘭蕙芳離披向霜露子

才逸卿雲復有鶴龍度慷慨泣明珠光輝誰不顧吳越

多知音而今重詞賦問子父兄名新知盡成故行矣路

方長時時望邱墓莫即學蘇耽仙成上煙霧

會稽春暮訓南海陳五給諫懷予塞上之作兼寄西樵

道士薛一

我家扶桑下日日見東君遺我紫瓊花風吹落白雲白

雲泱泱起南海蓬萊宮闕須臾改往日三千玉女羣祇

今惟有麻姑在與君攜手入羅浮瑤琴一曲難消憂綺

季終當共漢室張良未得報韓仇君家相國奮長劍曾

捧軒轅出金殿嗚嗚吹角為龍聲大呼元女來助戰蚩

中洲直道集卷末

六

詩雪軒校本

尤未滅妖氛多可憐碧血歸天河君棲蘆中凡幾日悲

風吹斷鴉鵲歌神虬久蟄無人識黃鵠高飛奈我何高

飛忽向天山月月照天山皎如雪丁零爭獻葡萄杯蘇

武共持青海節鴻鴈南從大庾回口含尺素落龍堆開

緘未讀淚沾臆城上吹笳淒且哀處處牛羊銜白草紛

紛雨雪下輪臺問君塞上胡□來當時敕賜有龍媒投

筆曾無班子志吹篴能讓伍胥才新詩字字琅玕重何

時草就西樵洞西樵道士劍俠流應共悲歌擊銀鑿春

風三月梨花飛我遊禹穴方思歸黃鸞間關啼碧柳萬

里鄉心連翠微誰憐寂寞耶溪上淚洒西施金縷衣  
送陳五黃門訪藥地禪師

白頭陳給事五嶽去何遲君父真無所神仙亦後時折  
梅過大庾炊黍憶東菑此日宜高臥浮山與爾期

丈夫殊未遇努力食嗟來况有青琴在那憂白髮催吳  
山朝步馬越水暮流杯不有三禪客誰憐一代才

寄陳中洲拾遺

李恕

水犀軍散後回首楚天秋雲暗芙蓉闕風飛鸚鵡洲故  
人焚諫草何處泛漁舟無限南朝事長歌付水流

中洲草堂遺集卷末

五詩雪軒校本

寄陳中洲給諫

王鳴雷

相見年華却共悲少年曾見柳絲絲浮生浮世有何事  
花落花開能幾時一任諫書雲易過獨畱詩卷石難移  
鬢毛焦盡青銅改白口無情說與誰

又寄

九江江口釣魚灣江上柴門盡掩關關下幾年休疏去  
城中十日賣文還天寒燕子巢深屋春暖桃花開淺山  
今日工詩陳給事題詩應記七巖間

宿白嶽寄陳中洲給諫

梁佩蘭

江鄉深處看魚標風駕船頭幾尺潮蜀國罷絃誰爲解  
楚人能些自應招有時佳句書牙笏無故禪心指藥瓢  
我亦嶽雲畱上宿滿山壇鶴亂秋宵

同陳中洲夜話

罷琴收奕卸茶巾簾簾鋪開薛地新懶散不堪常入俗  
聰明生恐太高人口心口捻菩提子仰面口扶竹杖身  
寒月到樓斜未下穴蟲聲切在南鄰

訪陳喬生先生不值書懷

譚宗

未到珠江耳已喧元亭隔在白沙村連旬藥餌難移蹇

中洲草堂遺集卷末

三詩雪軒校本

昨日蓮帷空叩門遶海艷陽嘗寂歷高秋明月許温存  
來朝便欲空懷返願得人間最妙言

答家中洲先生

陳恭尹

鳩鳥出草飛毛羽何翛翛昔爲講上鷹今者居無巢豈  
若綵鳳皇高舉乘迴颺小音合笙管大音中咸韶覽德  
一來下至今空寂寥寥虞人羅千仞安可招倚伏本  
無門變化誰能料何時戾天翰從君鳴九霄

尋中翁於鴈水菴先寄以詩  
十載無雙鯉三秋在五羊客居聞傍柳詩夢每臨塘舉



世推能手終身泣鴈行不知違侍從元鬢幾經霜

送中洲先生歸草堂

移家歸及九江春舊館初開事事新圖史暫地中酒日  
枯樺閒作灌畦人花兼細雨泥深巷柳帶高鶯出近鄰  
卽戀芳菲難便捨詩篇先許寄交親

送中洲先生之青原訪藥地禪師

老依江徼謝名稱門徑蒼苔日漸增遠興忽生黃菊節  
舊心期對白頭僧吟過曉岸風千樹舟竝寒山夜一燈  
想到吉州攜手地石橋新瀑半爲冰

中洲先生集卷末

三 詩雪軒校本

答家中翁百還見寄兼懷梁藥亭

西還北去各經春暫別俱爲久客身江客寂寥同賦地  
水邊朝暮閉門人蛙求怒敵行階草鳥引饑雛踏甃塵  
報與窮途狂大阮陳平家巷古來貧

老廢枯坐破寺遠辱陳喬生尊輩自嶺南來枉顧注存

爰贈二律用敘平生

姚宗典

易世重論孔李交宵來驚座海天遙瘡痍口口口口色  
詩賦先騰百軸標啼鳩秋深口口口口臥龍雲散夢魂消  
何當惠顧存樛朽欲續班荆迺久要

憶昔龍門王謝高金帛玉友竝人豪崑岡餘燼鄴侯架  
梁甫行吟羨里操閒踏虎谿尋道侶戲招漁父補離騷  
應憐涸鮒途窮况茗椀無能乞井螯

題水墨牡丹爲陳中洲先生

王武

名種翩翩本洛陽不隨桃李競芬芳姚黃魏紫都消歇  
剩有天然淺淡粧

贈陳喬生先生

韓則愈

秋氣集山郭遽然意已悲病肺臥匡牀寧有好懷時有  
客嶺南來白髮映東籬懷刺忽見投神采固多奇長揖

中洲先生集卷末

三 詩雪軒校本

無寒温貽我懷古詩高韻激林樾世人那得知獨漉伊

可懷青原緊足師吾生秉幽尚對之頗自怡嗟哉容臺

叟垂名無盡期

題畫答贈陳中洲

呂潛

口口照庭戶溪東倦起遲不來高士駕誰枉草堂詩塵

滿孤筇瘦吟多雙鬢絲爲圖雲樹去嶺外共心期

陳喬生自海南遠訪有詩見贈賦此奉答

曹溶

歲晏扣門驚野老慣吹清響落珠盤不辭藜藿兼宵坐



尚憶旌旄萬里寒聽鴈冷催人代去折花閒語海天寬  
謫仙空有沈淪感孰解金龜向客看  
喬生同嶠雪右吉夜過齋齋分賦

吳山粵海夢迢迢命駕時看慰寂寥永夜城闐驚鼓角  
暮年身世託漁樵禦寒那厭新開榼辭臘常懷舊賜椒  
攜手入林無事日淮南藜桂不須招

贈智山禪士

釋迂儲

總持翰墨難辭老管領煙霞未放閒相見風標儘清絕  
梅花寒骨雪容顏

出韻堂遺集卷末

詩言軒校刊本

贈中洲先生

葉中英

擲却華簪白髮初年騷只自種園蔬時尋故老論遺事  
夜對寒燈泣諫書半世負才傾漢苑一身如鴈口汀蘆  
安知有客闕墻下來候先生午夢餘

挽黃門陳中洲先生

黃河激

給諫危時拜中原已口口廿年銜涕淚幾月見口口黃  
髮新口少烏衣舊事長孔融殊未遇誰表鄭公鄉

維摩圖歌

并序

子元基

家藏陳從誥所畫維摩圖像與先黃門相似九月四

日黃門諱日展奉堂上瞻拜作歌恭紀

維摩妙相無人識寫作吾翁神似極是誰意匠善描摹  
賢至情中非爾力才人末後多入禪佛土稱有婆羅門  
吾翁於佛有夙契根株所植匪偶然少小夢胸開一孔  
智慧蚤駭東且眾平湖先輩劉尚書試以讀書覽輒誦  
銘鑄六籍兼百家莊騷盲腐紛拮拏神鸞羽翮備珍綵  
卿雲爛漫生光華激賞最有顏司李當日攝行郡守事  
拔曰十六邑奇重古調今文歎觀止豈識何郎賢第五  
絲來江夏與無雙伯氏才名推阿季山東李白相翺翔

出韻堂遺集卷末

詩言軒校刊本

先是鍾譚詩格出何異禪家落鬼窟後來吾翁主風雅  
似有空王爲解脫藍衫著自烈皇朝海內英豪引領交  
故鄉白雲望不遠射策多年暮復朝宏光改元獲恩薦  
筮官中祕趨闕殿爲勤王事使粵還奔復閩中駕已晏  
徘徊扈蹕向端州忍令日月不重照繼世黃門宜鎖闥  
兩遷兵吏直螭頭著論辨姦何烜赫疏上封事多感激  
忠誠深荷聖人知國步艱虞心慘惻欲迴柱軸還乾坤  
可憐勅敵難其人邊軍勢下如電掃烏鳥之聲不可聞  
烽火搖搖天欲墜美人倏爾傷遲暮南巡豈合正乖裳



崧臺卽灑厓門淚英雄到此夫奚爲魯陽返日戈莫揮  
熱腸化作寒灰燼行吟獨采故山薇憤時更譜吳歌曲  
歌罷山青水深綠打鼓何如王老師其中音響非絲竹  
脚踏碎地百花洲等閒擊楫水東遊援琴流徵爲南操  
舊恨沿週了未休世間智能皆結習迦葉作舞仍故物  
情知好事不如無至此恍然如有失不將行脚惜衰顏  
曾參廣嶽禮黃山天然呈與槩莽志得戒安名邁復還  
世後杜門無雜味諸山爭傳居士法吾翁大笑語向兒  
者裏還將信不及我時間此空跳呼焉知者裏胡爲乎

中洲草堂遺集卷末

詩雪軒校本

循牆學步開黃口字句之外實庸愚轉盼吾翁離四大  
淚盡血枯身欲代孤兒差可慰諸懷欲命終時無罣礙  
人生歡樂能幾何鄉下承顏事已過槌碎虛空翻北斗  
始知絲我匪絲他天地萬物一指馬遇著知音瓶倒瀉  
惜哉不及親在時闕關共說無生話昔時我友陳從諸  
身長白晢微髭鬚澄神盡態畫佛相畫出維摩意自如  
觀者讚歎咸禮足謂當歸與陳王屋維摩老似中洲老  
王屋曾得黃楊木從諸遺我十五年遺時鵬月今秋天  
我不任受從諸德此情說與後人憐此圖設挂淨峯上

看我橫肩柳栗杖兩宗末法有何人只合維摩默相向  
二大居士本無形是一是二莫交爭兒曹四恩兼總報  
彈指毘耶離大城

中洲草堂遺集卷末

詩雪軒校本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末

右中洲草堂遺集二十六卷明南海陳子升喬生著先生文忠介弟鼎革後目視滄桑寄跡菰蘆以寓其秀黍離之感其人品自不可及王阮亭謂先生頗用楊用脩格調朱竹垞謂古詩愛仿玉臺金樓五律規摹太白浩然心慕手追者區海目也似未足以盡先生所長先生詩無所不仿亦無所不合閒有效范致能楊廷秀陸務觀者未免自蹈窠臼且亦微嫌太盡少含蓄之致而要能於屈鄺陳梁湟溱九谷諸子而外另樹一幟伍鐵山梁南樵王蒲衣吳山帶一輩恐未如也各通志府

中洲草堂遺集跋

一 詩雪軒校本

縣志俱無傳阮通志僅著錄藝文畧中新脩南海縣志列傳亦據集中附錄薛剛生所撰傳爲之雅善鼓琴尤工詞曲故第二十卷第二十一卷嶺歛琴燥附焉然張孟奇西園存稿有先生所撰白玉樓記序而記已不存矣第一卷有狨賦鈕玉樵觚臚續編謂陳元孝賦狨特假以寄慨然獨流堂文集賦序客有示余狨賦者推其意而和之則客殆先生矣第二十四卷疏草焚餘第二十五卷四子義易義第二十六卷中洲說詩均註嗣刻然已刻者亦幾湮沒不傳良可慨矣是書爲黃石溪明

經影鈔本云假自先生後人者因轉與其嗣君借鈔而重梓之庚子浴佛日後學伍元微謹跋

中洲草堂遺集跋

二 詩雪軒校本



雲南叢書集部之十一

高澹生詩文鈔

共二卷

雲南圖書館

館藏板

甲寅  
年刊



序

高澹生詩文鈔二卷昆明高應雷著應雷字澹生雲南昆明人前明諸生舉永歷丁酉鄉貢授中書舍人初流賊孫可望入滇滅沙定洲遙附末帝而實持兩端召舍人舍人不就襄糧游三迤窮山川阨塞思得一當以報國會李定國奉末帝至滇舍人應舉授官從軍趨黔楚已亥師潰於辰州獨身跳免遁隱於澹浦寓大潭舒氏授徒自給垂十餘年後不知所終或傷卒於澹浦舍人少頗美而絕記家饒於貲以讀書結客自喜為文敏贍嘗從雲南提學使黃尚何國中戶部員外郎劍川趙炳龍游學大進國變後棲澹浦身世之感壹寓於文字有詩四卷趙炳龍序之謂如擊燕市之筑鼓雍門之琴淵壘澤畔之行吟舉羽西臺之痛哭狀其詞哀其志也後皆散佚澹浦舒立澹鈔存古今體詩百餘首雜文十餘篇以付劍川趙藩舍人昔卽館立澹家而藩卽炳龍裔也今已付梓李坤譯

高澹生詩文鈔序

詩

高澹生詩鈔序

昆明高子一生以其兄澹生詩鈔四卷郵致楸園復述澹生之意必得一言於簡首余病日收視令兩兒子遞誦於側兀坐聽之閱八日乃畢緒風吹萬瀨月盈耳如擊燕市之筑如鼓雍門之琴又如湘壘澤畔之行吟舉羽西臺之痛哭余固愴然以悲而兩兒子亦怦然有動於其噫澹生昔嘗從余問詩又序余詩而交舊之號知余與知澹生者莫不謂兩人為詩有沆瀣之通淄澠之合顧余自揣余之為詩有合於四始大義之旨否余固不自知也而遑謂澹生之為詩余則知之雖然余忝一

高澹生詩文鈔序

一

日之長窈知澹生之為人則亦不得概謂不知澹生之為詩澹生少頗美敏而強記家饒於貲以讀書結客自喜為文章瞻捷有聲庠序間崇禎庚辰余遊昆明澹生館之松華別墅復移寶珠寺僧寮朝夕譚藝與處凡三年澹生心益虛氣益斂枕蓆益勤而有得沙賊亂定歸正者方秉權飾弓旌以餌士澹生不苟就裏糧出遊足跡遍三迤嘗一再至洱海省故提學何邁菴先生又視余於向湖村舍留楸園者七月澹生闔厯既久頗窮山川阨塞慨時勢之日飛憤思得一當以報國已遂舉永曆丁酉鄉貢當專才之授中書舍人從軍趨黔楚已亥



師潰於辰州獨身跳免隱激浦授徒以自給困躓饑疲  
渝十數寒暑而不悔嗟乎自余涉世不乏酬接所見交  
遊中於學問出處之道君父師友之間具纏綿惻怛之  
情有高明伉爽之識而又貞之以堅確不拔之操如吾  
澹生者殆指不多屈也有澹生之人固宜有澹生之詩  
而或乃求之授受之末是未知詩也且不得謂之知澹  
生與知余者也且其知不知亦何足恨余與澹生平昔  
相期雅不欲以詩求知於人亦不欲人之僅知以詩然  
而余且垂垂老矣滄海橫流餘生待盡卽澹生意氣消  
索可知志節所存固葦於莢莢是寄矣其或幸而爲心  
高澤詩文鈔 序 二

高舍人傳 趙藩  
高舍人名應雷字澹生雲南昆明人前明諸生舉永曆  
丁酉鄉貢授中書舍人鼎革後隱湖南激浦厲大潭舒  
氏授徒自給垂十餘年後不知所終或傳卒於激浦莫  
能詳也舍人少頎美敏而強記家饒於貲以讀書結客  
自喜爲文章瞻捷嘗從雲南提學黃岡何公閱中戶部  
員外郎劍川趙公炳龍遊學大進流賊孫可望入滇滅  
沙定洲遙附末帝而實持兩端飾弓旌以餌士舍人不  
苟就裏糧出遊足跡徧三迤頗窮山川扼塞慨時勢之  
日非憤思得一當以報國李定國奉末帝至滇舍人應  
舉授官從軍趨黔楚己亥師潰於辰州獨身跳免迺隱  
激浦不復出身世之感壹厲於文字有詩四卷戶部趙  
公序其詩如擊燕市之筑鼓雍門之琴湘壘澤畔之行  
吟臯羽西臺之痛哭狀其詞重哀其志也詩文後皆散  
佚激浦舒文泉明經立澹鈔存古今體詩百餘首雜文  
十餘篇以付劍川趙藩與戶部居易軒遺集合鈔待刊  
舍人弟子多文泉宗人而藩則戶部裔也文章有神歷  
劫復合非偶然云



題詞

讀文與詩其人品學問俱高深難及不知已列淑浦邑  
乘流寓內否如未列則他日脩縣志者當急補入以發  
幽光至詩文有關激地激人者皆可入藝文而哀義陵  
一篇尤可想見當日情事但正意本言悍帥賊兵之害  
未忽說人猿蠻前後頗不相蒙似乎可商鄙見如此未  
識高明家以爲何如激浦舒雲槎識

末段言猿山尙可避敵蠻洞尙容亡命甚言兵賊  
之禍烈於猿蠻也前後似非不相蒙雲槎未深思  
耳趙藩識

澹生詩鈔

題詞

四

澹生詩鈔

南高應雷著

四言

東林七章寄勉林長人

東林之山仰之則高維其高只草木毛只 東林之流  
俯之則深維其深只鱗甲森只 所謂伊人乃在山麓  
其人如玉脩德而饒 德音翹翹與山偕高德音澄澄  
與流齊深 草木之官為章為句鱗甲之聚為詩為賦  
悠悠我詩何日忘之山水則歧傷在遠離 以言贈  
人君子之情我不敢知曰我敦厥情

澹生詩鈔

五

有泉六章勉舒文蔚

有泉斯清流而成川瀦瀦其波溶溶其瀾 盈科而進  
不踐不競惟其善下自率其性 君子之學必逢其源  
成章而達有如此泉 苟其坎只必曰滿只苟其涸只  
必曰澄只 我觀于易曰成曰蒙蒙以養正厥惟聖功  
以虛受人山澤氣通 子之劭兮古則倣兮子慥慥兮  
蔚如豹兮我猷告兮中心好兮

石虎六章恤廬墓也

石虎之麓銀頂之岡有廬有塋其土孔臧 虎之躡只  
廬則門只銀之雲只塋之墩只 于嗟廬兮匪余孰居

于嗟塋兮匪余孰經 乃如之廬倡伶以宿乃如之塋  
牛羊以牧 其宿其牧將如之何悠悠我心涕泗滂沱  
彼其之子云胡不矜子亦有廬子亦有塋

南山五章壽舒九搖

南山有木如龍如虬歲寒後彫植蟠孔周 飲天之和  
爰永其壽巢鶴卧麋芝蘭以秀 其質則樸其神載全  
霖之曝之于萬斯年 俛佺結廬倚于其麓瑤池之姝  
贈丹辟穀 我瞻其蔭山光若晨于胥樂兮同大造春  
蕭蕭者竹峩峩者柳之子之館兮飲子之酒 有酒既

澹生詩鈔

六

醇有酒伊芬子則鼓琴以寫我心 牲牲山鹿鱗鱗川  
鯉其聚其散物則如此 今日不樂樂兮幾何子琴我  
歌落雲孔多 亦既醉只薄言歸只慎爾威儀貽我徽  
只

慎汝過河三章雨中送文蔚

知我惟汝念我惟汝來雨去雨 雨來其勤雨去惟慙  
與汝云云 云如之何射工孔多慎爾過河

有所思五章寄舒國先生

我有所思劍湖之渚其室則遙其人伊阻 劍湖之渚  
金華之邱春山峩峩春水滌滌 計地萬里瞻天一方



御天無風行地無糧 悠悠我思如水之曲其深其潔  
去而愈續 唐棣可逸采葛不刪我思古人携手同還

故園秋色十二章懷歸也

故園秋色明太華兮竹煙松靄翠交加兮誰朋鹿豕隱

春霞兮依依風景天一涯兮太華嶺省海上名山有升

焉左即玉故園秋色渺昆明兮菱紅荻白沙鳥沉兮誰

操桂棹泛天津兮依依風景遠無垠兮昆明池即滇

園秋色藹松華兮澄雲繡樹護僧衙兮誰題江賦夜飛

花兮依依風景道阻遐兮松華嶺滇省東山勝地有僧

數畝手築園亭以為休政適情故園秋色迥迥然兮温

澹生詩鈔

七

泉碧玉滌塵煩兮誰携蘭佩濯清漣兮依依風景雲之

端兮連然即安寧州去昆明六十里其地有溫泉聖湖

湯故園秋色阜瞿陽兮霜梨雪稻薦芬芳兮誰稱朋酒

烹羔羊兮依依風景天一方兮瞿陽昆明池對岸相間

之故城蓋高故園秋色秀高嶠兮臨深枕險老漁樵兮

誰醺網蟹試香醪兮依依風景中心遙兮高嶠西山下

舟之所其上故園秋色爽螺灣兮半鼓社醴唱村蠻兮

誰巡野俗醉扶藪兮依依風景雲之間兮螺灣在南關

美人所居其春社秋社男女故園秋色澗菱塘兮翺

浴鷺影斜陽兮誰哦葭露倚南牕兮依依風景水蒼茫

兮故城在南華門外對園所鑿中築一洲構亭閣故園

秋色瘖寐縈兮石羊華表嚴立陵兮栖栖異域風木清

兮歸鴻預策思續紛兮 故園秋色憂樂懸兮玉昆金

友匹薌蘭兮栖栖異域雲樹繁兮歸籌自論思踴躍兮

故園秋色搖心旌兮驚猿怨鶴招山人兮匪余長客

苦烽燧兮歸囊自檢思凄清兮 故園秋色淹歲月兮

榮名厚實充德閭兮匪余長客陳蔡羈兮歸船悄發思

猶夷兮

樂府

將進酒

澹生詩鈔

八

進酒君前君莫辭君不自醉當醉誰浮雲悠悠月沈海

春花落盡秋風吹當今豪富五侯宅五侯門下多橫客

當今赫奕三公權三公子孫未必賢君不見劉一石李

千鍾昂昂筆墨凌秋空又不見文君寡長卿窮相逢得

意春風中鸚鵡裘滿博蛾眉笑酒甕壓霜花草紅

周穆王

周穆王曾從造父驅車臨八荒晶熒葆棧霄中起詔引

白雲遊帝鄉帝鄉遠遠難即九闕高高無極白雲縹緲

紅日蝕八駿衝騰怒向雲萬里乘風疾如翼停驂脫劍

入仙都中有僮僮安期問訊鼓長鬚下睨員嶠與方壺



錦西民物熙以蘇青  
指引拜天帝笑問天子離都欲  
何計勞之百珍歌舞陳鈞天罷節仍馳逝逝無際金閭  
開出沆瀣臨崔嵬道接飛瓊獻以王母瑤精玉液之霞  
杯超馬下臺竟酣宴眼中時見碧桃沉綠苔春情孟浪  
酒方勸顧令蛾眉賦春願輟舞迴簫跪進卮願侍宸遊  
壽盈萬當中夕樂未央飛狼煙亂僊王造父御之翻翻  
出扶桑天子當鑾氣昂昂赫赫然一怒拚機槍但見瑤池  
之西飛來雙鳳凰

春宮怨

東風不放柳眉展  
織就翠煙鶯抱宿年年強力舞宮門

澹生詩鈔

九

耐與宮娥伴  
自獨帶雨飛來金殿花粉亞香融徑落霞  
承恩宴上無心入  
潛泊御溝尋曉槎花愁柳恨三春暮  
開閉宮門蝶無數  
一枕巫山夢未酣鷓鴣叫斷陽臺路  
生嫌薄命負君王  
情思悠悠渭水長暮雨殘花春不管  
碧綃無緒繡鴛鴦

秋閨怨

鉞樓望斷寒生臂  
玉鵲銀缸秋影碎梧葉搖風漏箭清  
人懷遠道難孤睡  
展下流蘇淚欲盈寒鴉幾度失雄聲  
惱他薄倖山山隔  
羞我紅顏歲歲更君不見牽牛渡河  
苦無楫秋波不許郎私涉  
又不見織女機梭萬札愁眉

山長鎖隔波秋天上  
相思慣如此况復閨閣秋風裡  
臨高臺寄楸園先生

平陵一帶傷心碧  
高臺望盡吳江隔回首白雲天渺茫  
不知身是南洲客  
霸業王圖涕淚多柏梁銅雀空嵯峨  
何如歸釣江頭石  
秋雨瀟瀟衣綠簑君不見秦之陵趙  
之印芳草滿阡青復黃  
又不見范大夫嚴先生一帆一  
竿留其名

妾搗衣

妾搗衣郎在邊城  
霜雪霏霏雪霏郎胡不騎邊馬歸中  
原訓養未敢悖  
十年壯志雙頰肥可憐負弓弩冷鐵淪

澹生詩鈔

十

春暉愁者在閨閣  
征夫方采薇孤眠共遠食相望徒依  
依鴛衣寄情淚難寄  
夢去夢還勞雁飛

大畧如此

白頭舊日紅顏子  
花開花謝春風裏秦家宮闕漢家陵  
陳人口實隨人齒  
一夢邯鄲一局碁古今大畧都如此

貧者歎夜

杵頭得米牀頭蒸  
茅檐濕重炊煙凝霜壑雪筭如飴冰  
飽後索陶無夜鐙  
竹雨打堦門一層縕飽死凍寒不競  
一年易盡儼苦仍  
兩鬢愁禿癯於僧手無風波觸禍  
何事問天長拊膺



江上翁

君不見江上翁朝帆轉西暮望東日販江雲貫江水兒  
不讀書婦不紅讀書絕糧孰如隱女紅辛苦無完粉得  
魚糲米寒換綿笑看世事猶朝槿噫吁兮江上翁樂何  
窮披羊裘馮怒風名姓已入雲煙空室家老與天地同  
一竿春雨半帆月沉醉水聲山色中

望郎歸

楊柳青青花發芽春風春雨燕還家妾心無際長江水  
郎在白河天一涯

紅蓼花開藕葉黃女兒亭上望瀟湘湘山湘水望不盡

澹生詩鈔

十一

風捲暮潮妾斷腸

采茶曲 二首

玉笋纖纖籠綠紗花垂羅帕髻橫鴉不須問妾家何在

隨妾上山同摘茶

殺雨雨中郎莫來茶山過雨杜鵑開天晴等妾半山上

妾早上山先掃茗

滇人曲

滇中人胡爲不醉高曉與雲津滇中人殿下臣昔獻珍  
今負薪少年不事齊與秦舊家不積金與銀秋風短劍  
天涯出招屈亭中哭慘神赤跣踉蹌讀亭字山鬼來時

形最厲古木寒鴉天沈慘傷心最是孤忠地問壁懷沙  
調已殘至今澤畔水猶寒漁翁獨笑三閭醒豈識醉深  
行路難

華山行

去年有人來自金碧間道曾遊我青青之華山華山下  
頭絡酒店賣酒盡是如花顏今年有人道自華山還華  
山亭上之門無僧關但見怨猿與哀鶴懸崖萬仞憑飛  
攀嗟哉華山不復古華山之下之人臣于虎獨有頑頑  
播放民短缺長衫入湘浦鞭月清隨玉燕嘶筆花秀拂  
青蠅舞好因命薄致身貧豈羨金多學媚嫵菊徑松庭  
澹生詩鈔 三

澹生詩鈔

三

景若何今年歸計復踈跲江楓任爾凋行色笑對白鷗  
心事多中聖人請僊子不聞蹋踏紆朱紫梨花白白珍  
珠紅相携盡醉花之叢憐余亦有青州癖未必心閒如  
兩公十五年頭春意好整鞭上趁五華風

五言古

賦得楚江有游客 四首

楚江有游客採竹爲山居隨身三尺琴一僕供樵蘇和  
蔬數碗粥不歎食無魚隔林貫春衣不帶書彈琴  
復浩歌過門無鹿車榻裏荷雲香夢遺羲皇初  
楚江有游客手闔懷騷亭靜對江上峯晴雨雙青青下



榻參馴鳥畢門對  
子雲字曉誦三閭  
經興擬請仙豪自  
醉還自醒表表歲  
寒中不知霜雪零

楚江有游客過者  
不知名斗室掛雙  
缺風雷龍自聲時  
坐菊籬間放鶴怡  
其情長歌發金石  
林鳥爲之嚶短鬢  
吐微雪童心曾未  
更天地一考槃客  
耶遑外營  
楚江有游客四十  
消鴻心著書一家  
言筆墨濃春陰禿  
鬢若癯衲緇袍風  
雪深鹿豕與之偕  
狂然入深林有時  
出賃酒或坐松邊  
琴苒苒忘歸歎戲  
婦殊無金  
懷滇寄楸園先生

澹生詩鈔

三

海去不向東是以  
名滇海水性宜善  
下滇獨在天壘操  
舟水一方昔與今  
猶乃恨望銀漢長  
牽牛送光彩

同在之基飲

輸君一着棋飲我  
三斗酒酒盡我輸  
君反覆由君手鏡  
花照眼紅玉漏敲  
霜久醉送殘月中  
寒鴉入高柳

岑居寄楸園先生

岑居謝賓故豈以  
舊跡偏迎閭繡金  
帛染蔬適長年野  
花對詩瘦素月愁  
中圓曠望華山鶴  
翮翮雲樹邊

心感

有心只自悲難復  
對人說說之人轉  
疑笑我癡以拙銀

漢天迢迢秋波晶  
如雪如何一葉槎  
漂流且傷別

余別桃源凡八載  
其煙霞山水之勝  
鄉亦草草得之而  
今恍惚不復記矣  
頃門人舒生文伯  
買舟歸問所遊歷  
因不禁今昔之感  
臨去貽之以詩  
武陵有奇蹟過者  
問桃源豈意逃秦  
客局終長閉門石  
花繡春碣斧柯餘  
蠹痕門前大江流  
帆櫓如雲奔艤船  
眺其麓仙霞千樹  
存捫蘿瞰深壑中  
疑雞犬村隱隱一  
穴盡泉流春氣溫  
往者醉留宿卽今  
縈夢魂快子去來  
遊朋友操壺殮言  
之非見之賞心非  
俗論俯仰古今事  
胸次生乾坤明年  
同澗湖重結桃花  
昆

澹生詩鈔

四

入溪訪隱

前溪有新竹後溪  
竹如簇出入溪竹  
中幽香發蘭菊嶼  
巖一片崖架石攢  
天屋上接九閩雲  
下指千尋瀑猿鶴  
守秋畦半栽蔬與  
菽樵者澹忘歸牛  
羊不敢牧珍彼屋  
內修身閒性且樸  
軸寄碩人樂芻蕘  
伊人谷日月許深  
晦天地成古獨姓  
名安在哉莫許或  
其蕙中心景仰之  
攀緣願偕宿其如  
石隱者可仰不可  
見豈動采菊還竹  
露冷膺膺

挑燈誦古思從中  
來得秋風剪蠟之  
咏

秋風剪銀蠟素月  
淪清輝含情讀章  
句怯情生羅衣庭



梧颯還聞蟋蟀何依依薰爐淺不然夜涼鐘漏稀遠道  
遠難記飛鴻飛復歸功罪古人筆江山無是非掩書出  
庭除晨雞聲已微

寄別向元素

客久暫貧老况煩行役憂披髮遜大荒而匪頑民傳吹  
箎與擊筑烈士各有謀凜凜十年氣愁看湘水流去路  
渾不記歸思正悠悠緘辭謝故人嚶鳴何所求

自勵寄楸園先生

豈以出游遠而爲同俗深同者適有時丈夫無媚心再  
再惜流歲依依懷故林困窮勵貞操先民垂德音

澹生詩鈔

五

雨夜念文蔚

疎君一夜雨雨將君夢愁我適夢君來聽雨芙蓉樓虛  
屏下黃鼠爛螢當檻流石蕉響不移茶竈風颼颼兩心  
負形累兩形山阻脩硯筆與秋悴何堪吟遠遊

討鼠

盜藥身無丹齧書腹無墨或醉酒壘中時拱青藜側駛  
走夜壁搖寶劍汚顏色怯篋與穿窬白晝不可得烏合  
盡一姓首鼠成深賊當驅貔虎師燧掃宵墩默

是歲謀歸昆明方有此賦兼柬向元素明經

明河夜迢歷南鵲河邊飛有懷忽不寐入君詩月幃橘

圍翠張幙蓮渚紅褪衣琴樽興如昨關河書且歸劉伶  
與向秀翻悲見面稀來年問春信春雁涵春暉

余走明川之日中道足疲偶於林陰假寐若有覺

然者恍惚聞咏曰山色聚花氣黍竹成茂林忽  
驚覺四顧蕭瑟杳無人跡訝其爲山魃之孟浪  
也然誦其語蓋山色聚花快景也而黍竹茂林  
則又苦境雖義屬不蒙獨造句古秀淵渾不忍  
置去因續而咏焉以誌感也

山色聚花氣黍竹成茂林俯仰高下間百感生余心倦  
鳥且知返故爲人遠吟邱園邈難矚兄弟分晨襟空庭

澹生詩鈔

六

妻不容携兒搗霜砧虎兕率曠野雨雪頻浸淫出入遇  
坎墮林木空森森信是命途塞豈知天道深深山自徘徊  
夢杳何處尋書囊裏蘿煙惻然思古音

七言古

彈憤歌

君不見重瞳夜宴憐烏騅旁有美人珠淚垂雄圖霸蹟  
終塵土至今惟見烏江之水生漣漪又不見荆軻易水  
別漸離酒酣歌發秋風悲孤忠欲雪燕陵憤浪入秦廷  
劍骨鏘明如一曲琵琶暮牧騎紛紛出南戍何事輕遺  
傾國姿頻年反索中原賂浪雪濤花捲漸臺香魂頓結



江靈右持節歸來賦大招蒼茫不見盟心路成敗悲歡  
事不齊夕陽流水自東西春銷鳩鵲檐花亂月黯麒麟  
壁草萎繡戶香綃蝴蝶夢石林華表鷓鴣啼塚邊掛劍  
難逢主桑下投金自喪妻此日風光更堪涕玉關釁發  
金門閉霜刀披竹下三秦血詔移鑾終二帝直指朝衫  
已廢機東山黃髮皆垂鬢幾咏烹魚適大軍幾人採蕨  
秋山際獨我顛連楚水濱煙波泛泛一漁身青錢敢傲  
黃金吏綵服終違白首親千里星霜閒筆硯數年愁病  
達鴻鱗看殘稗史鏡花淚避盡鳩媒杵粒貧屈平幽憤  
湘江岸君山縹緲雲飛斷似有湘靈石上啼山鬼乘狸  
澹生詩鈔

七

夜招喚羈旅之愁天不聞名節之坊我何憚長嘯還登  
翠遠樓煙起蘆灘日將旦

哀義陵

義陵星老三十四老老能言里中事兵荒剝損十六秋  
天地之厄古所異夷齊餓死箕子髡董狐信筆深山存  
遍數往來諸大鎮盡稱王伯朱其門春王紀歷延丁亥  
萬騎潛來義陵殆鳥道銜枚作翼飛旗風靜捲雲光隳  
朝渡煙谿暮入城上川下川皆落管招安不奉列劉儵  
來奉招安賺作兵可憐三十四里甲無一牽牛理鋤鋤  
富者死刑貧死餓人將相食無生法大家二姓鄧與舒

太平曾乘駟馬車公子公孫苦剽掠至今每食嗟無餘  
忽聞笳鼓江頭亂煙溪戰血和冰泮迴卒持克縱夜燒  
三十四里明如旦毒焰陰熾瘴癘山不禁攻灼毀朱顏  
相謀各擯荒崖死慘無淚衲能潺湲從此萬郊盡瓦礫  
鳥鷹憤虎司城壁春草芊芊路渺漫驚回鬼眼遠兒遂  
聽說中軍大撫蠻一村千火數人還耕犁甫接南天雨  
驚夜官兵又過關霜笳夜遁郊魂哭零星子婦驅逐  
忍令周民靡孑遺重陰意者窮於六丙申黃鉞會東都  
時雨熙陽萬木蘇昔年戮去垂髻女贖返南營識丈夫  
衡陽百捷湘波赤桂林珠海陳書壁謫戍流亡次第歸  
澹生詩鈔

六

田菜墓蕪湖行迹歷今五載勉開荒歲歲添兵未減糧  
白眼茂才請飲犢青春靜女曉攀桑阡偈仄濃苔僅  
黃鳥思人不深隱江干無復芙蓉紅短籬僅見冬瓜粉  
石盤古寨愁雲垂白骨爲邱血滿陂金珎松蘿寢豹豹  
昆虛殿閣黃塵吹招屈亭中木猿嘯虛峯鼎畔斜陽照  
仙去雲間江水寒丹楓颯颯漁收釣更有紫荊兼白雲  
兩山秀色空氤氳策屐已無鄧廉訪摩崖且失向將軍  
人才消長關元運近見讀書起城郡祇是瘡痍忽曠深  
庸庸忘却邱陵憤慨我天涯苦辱臣耳聞目見增酸辛  
迨有萱幃淚遊子白雲望斷傷心神火奄不帶月爲蒼



未報簡書汗如瀉思公子兮杳何之江颺愁人號中野  
君不見義陵四面皆高山山猶巨弩叢其間鄉人畏猶  
如畏敵避敵猶山乃生還又不見辰州崗蠻性叵測貪  
我金珠奪我食羅旅不敢窺其疆鸞兒亡命反相德故  
知事變始蕭牆揖盜開門盡女璫未病不珍七年艾良  
醫何以已心狂方今赤日昇扶桑天子宵衣求治康龍  
虎將軍登殺場義陵人家多屯糧勿然厭厭耽醉舞霓  
裳

謫仙歌寄李素元

謫仙潛吟義陵西霜花徧籬雲滿溪南州播客來輸酒  
澹生詩鈔

九

別去不作鰥人啼江天景色渾如昨白雲麤麤下黃鶴  
杖履蒼深燕不巢燈花冷燭春星闌兩岸青山笑索居  
空宵時時生躊躇豺狼道上羞分食蘿薛林中僭著書  
何能枕拔堂西夢草秀花香回酒凍霜管新臨白帝秋  
枯桐緩習淵明弄君不見書生賈誼出長沙過弔屈原  
淚如麻又不見太白詩仙謫采石磯頭苦月傷心碧同  
調如非白與鍾高山流水生悲風

何遜菴先生輓歌

點蒼流雲十九峯洱海洄瀾千萬重中有黃岡一竿竹  
峻峭秀骨昂如龍秋聲解脫晴川上飄然化作仙人杖

翠羽鸞音夜寂寥惟有西山月相向山下寒砧夾恨飛  
鄉關夢杳不須歸誰澆金粟堆前酒試展牛眠枕畔衣  
漆燈炯炯標靈焰玉玦銀魚落雙劍土木難忘國士知  
蓬蒿儘結蒼生念文寶名山德譽馨歲寒松柏常青蔭

別文蔚之湘城

義陵之山鬱嵯峨義陵之水洄清波南遊放臣寓臨眺  
有時水際時山阿三秋校定楊雄字歲月忘貧手忘勤  
燈帷夜雨竹牕雞剔蠹焚芸殫心智聖脉賢精氣類通  
豈獨函丈揚休風能文妙歲君奇發慨我踪跡猶飄蓬  
煙溪去路渾難識湘水湘山望何極自此相思入樹雲  
澹生詩鈔

三

夢懷想見君顏色君家父兄樸且勤假館育兒書念殷  
餘師整在求歸處城郭少年何可羣

花朝歌

滇中風高土煖每花朝節則百花齊發稍後者  
惟杜鵑牡丹城西郭外爲黔國西花園名卉續  
紛窮宇內之奇麗北門出郭二十里至馬村其  
金汁河銀汁溝二水委折而赴阡連澁引左右  
皆桃林或間以櫻桃海棠錦燦霞鋪蒼漢俱紅  
東南郭二十里間皆士大夫所構園亭圃業素  
馨挽架茉莉攬籬而地香葩鶯蝶亦醉屆期則



國中罷市紅翠出遊舞效歌童絲管迭韻碧雞  
金馬之勝固不遜曲江錦城也余十載天涯動  
懷曩蹟但恐故園戎馬風景未必長妍情隨事  
遷感慨係之矣空亭把酒勉賦一歌

東風吹醒花神睡四十五日魂猶醉昆明池上春融融  
亂鶯咽盡枝頭綠山曉碧雞人賣花玉娥朝起立屏紗  
招呼子弟濃粧束十里香塵闌寶車紛紛出郭花低笑  
笑揭重簾認年少欲問不問佯看花炯炯春波意深照  
公子翠裘青玉驄障泥簇簇搖春風碧桃樹下張油幔  
兩隊舞衣花映紅須與紫陌爭來往絲管入雲風遞響

澹生詩鈔

三

舞者唱者醉者譁花鳥之間樂淵廣此情長記少年豪  
風景忽復生牢騷楚州芳草連陂綠不見碧山千樹桃  
羈魂昨夜歸南國夢飲花前花萬色杜宇乍啼風曉寒  
醒後一身歸不得欲踏平蕪何處春酒瓢閒挂碧苔新  
山亭耐瘦頻題竹羞見賞花先醉人

清明節

是日風柔雨細人集山原我獨無家躬違拜掃  
雖白雲戀目而青塚銷魂境緒迷留神情搖奪  
賴此心不改以祈

皇天后土祖宗父母上下之知至於慘怛凋肌顛狂

得病風前骨立燈下紅垂窮人之悲卒難自白引  
慙無地激而成歌

西風雨春鳴咽亂影村村瀝花血楊柳插門人掛錢  
心知又是清明節花落清江草滿洲野田無主墓猿愁  
幾人扶醉驕餘祭何處携壺問牧牛故園鼓角千山哭  
帝寢王陵生苦竹石虎岡頭御史塋空懸蚪碣紫苔肉  
松柏森森銀頂山大夫處士廬其間兒孫無祿不成列  
惟仲與季私往還吁嗟十載瞻雲處雁羽翛翛飛不去  
瘴癘林中風木哀關山夢斷天難曙岸岸橋橋燕子風  
紅蕩綠暈水尋東歸心鬱盡王孫草消息長懸暮雨中

澹生詩鈔

三

何時得遇西歸匹漑釜烹魚戴周日重向邱陵試縞衣  
掃苔告罪兒垂膝

夢髮生

白雲冉冉黃鶴飛秋風颭颭秋月微亭中酒寢夜無鑰  
彷彿讀書人到幃匆匆落木驚殘蝶清霜地上吹黃葉  
獨擁紗厨半榻寒川水湍波不可涉茅山道士何時來  
反死之藥誰售哉徒高白玉樓中賦永悞黃泉地下才  
往余死友天漚氏每來魂夢情相似天涯故國皆可悲  
化鬼化人復誰是潛焉紅淚濕秋羅松鶴亭空慨歎多  
名利百年都是夢蕊花其奈曉風何



夜簿歌 音博

詩亭月白秋如畫月中吹笛詩翁瘦豪客醉扶江月來  
開尊對簿喧紅繡坐下月華銀露寒箭收銅注水將乾  
麻君三萬六千酒應笑百年如指彈君不見秤中劫須  
與成敗英雄業又不見壺上籌干戈滿地風颼颼爭名  
角利身空老何如夜夜呼盧好

自壽

蒲月念五先父母劬勞日也雖年登強仕而風  
塵孟浪鬢短身癯回憶故國繁華杳焉如夢顛  
友生情篤進履稱觴然而感自中來不無孤踪

澹生詩鈔

三

曠歲之慘因託之吟焉

石榴含笑蒲掀翠人影夜扶星影醉海鶴欲來雲路長  
謫仙醉飲露華墜天耶戲人生此塵悠悠老我四十春  
萍踪浪蕩湖南水劍囊蕭條塞上身身知富貴若漚影  
幾運神仙歷真境但欲長聞樂聖精泰山武夷勝其極  
夜光遙射亭花紅亭前酒客豪天風操切切脯進雙爵  
願祝容髮年年童童時爛影若昨日竹牕五葩吐江筆  
獨有蓼莪不忍吟棘人樂樂未歸室客欲我喜復浩歌  
白雲縹緲山之阿醉中忽過黃髮者似昔安期披石蘿  
以之忘形得酣夕東方滑稽肖其迹浪說蟠桃五百春

仙蛾贈情核如璧君不見江上松峻岫氣節凌深冬又  
不見山中鶴修明卧雲塵味薄人生不必驕金錢文章  
事業期可傳伯陽出關道五千長源白衣終遐年

題小影

少年明玉生雙鬢今日顛毛堪二鬚一點血心無改移  
春風滿衣身似葉吁嗟乎毛畫媼周夢蝶是非成敗爭  
毫釐子分影兮何擘擘賴者丈夫身不為邊地妾

枯竹行

野人插籬不栽竹砍竹前岡青遶遶以之編葺為秋蔬  
黃蝶綠莎煙雨熟秋霜下葉竹不枝蕭條氣節禁操持

澹生詩鈔

五

鸞聲鳳影隔霄漢笛裏梅花何處思淇園十載綠如簣  
湘水班紋耀今昔悵此數竿戕斧斤凜然立對寒山石  
寒山主人竹為家養鴛鴦石不種瓜飢來剝笋噉香飯  
醉後持竿尋水花青眸識者不恆遇坎坷乃入蕩蕩  
潔夢惟邀蘿月清寒修詎許昏雅聚我性疏直宜此君  
願念萎悴心如醺安能訪藥神仙幄漸近瘵骨干青雲  
吁嗟紅顏誰不老風裏落花霜後草曠特立能幾何  
竹兮竹兮實壽考秋風籬落固窮時君子之貞善自寶  
鶴思歸吟寄楸園先生  
筠篁萬綠開秋塢有鶴南來息雙羽巢結一枝雲自怡



不以稻梁役塵土選地爲槃夜讀書山人伴鶴興適如  
如何歲宴霜千樹物色終難識子虛頭顱欲白生形役  
人去鶴留筠塢夕閉絕綠煙閒古琴卧殘明月沉仙迹  
錯認湘天是故鄉飛歸猶恐驛雲長長年不失闌門愛  
獨笑枕邊雙鳳凰

聽琴

高山瀑玉飛簷角座上風聲調曉鶴雲光忽住遊魚驚  
七柱轉換官商明指端時有神靈神伯牙至今未曾死

雨樹

門前雨樹青婆娑千縑萬縠吹條波波聲着地石聲起

澹生詩鈔

天

三

砌花渠草煙如羅中亭容靜茶虛清鷓鴣縮簾人冷未  
自以樹光澄目神神澄于樹忘區區須臾頓息花草香  
宛然春綠染瀟湘丹青縱許王維妙此景當年何得嘗

惜巧節歌

牛女渡河自古所云巧節又謂之穿鍼會余滇  
鄉俗是夕子婦童女各以瓜果漿醴羣聚於星

月下酌而祝之爲穿鍼乞巧之樂朋輩則招携

兩尊憑眺於江干酒樓擊篴吹簫追歡天際永

夜忘寐洵有情也慨義陵不珍此節頓使嬋娟

清冷兩星笑人兼值旱魃災徒輩之成列者

各以水穀告去齋頭僅二三童子喁讀燈下而  
余秋心憔悴形影自憐強病推牕但見銀漢無  
聲四天垂碧凄其千里月黯關山慘然念之有  
不覺其腸迴淚墮者固不以人間苦緒妄擬天  
上幽歡也挑燈賦詩爲時惜弁以自惜其辭曰

惜巧節兮歡如何溶溶天上銀漢波漢波一望碧千里  
隔岸客星潛處多此時萬雀皆聯眷幻閣懸橋駕天尺  
兩道笙簫會者誰織文停梭牛下軛風流邂逅情宛然  
去年今夜猶今年今年明夜難如此情盡應須悲往還  
含悲下颺癡兒女瓜果紛紛祝塵土僭裏銀河水露香

澹生詩鈔

天

三

錯怪仙房落雲雨情癡無定古今同盡笑天人在夢中  
我老關河歸婢處病顏寂寞撐秋風無心乞巧奪天錦  
何地飯牛得高枕月落山樓雀未眠白露瀼瀼不成飲  
惜巧節思悠悠春鬢看花旋白頭良夜幽歡河上漚須  
與塵世已千秋彼美西方無路求南歸未遂徒淹留安  
得閒爲博望遊西看織女就牽牛

江干曉望

東山日出西山明白波黃磧秋風聲風森木落遠天靜  
漁父張帆江上輕晨江踏路來賒釣煙中水鳥迎人叫  
幾啼芙蓉罨露紅波心漁婦容如照歲歲秋江作主人



不嫌單苦不憂貧凡魚切膾通鄉味有雁投書慰客春  
幾回曠望淹情思積裏霜砧衣上字暝影忽高雲樹蒼  
釣竿起處帆先避

苦雨吟懷端木

江林一夜稀黃葉聚池灣口波難涉風雨尙復淹晨宵  
小牕韻冷間書帖五日門前山不容門杉靜掩苔重重  
禪枯怯訪山僧錫羅絕驚聞憐婦春溫袍昔卧瀾滄雪  
瀾滄酒儕來不絕今獨苦雨楓梧中草蟲冷抱莎房咽  
三徑閒情隱去難白衣何處菊花殘梓樽劇點清貧况  
師第燒芸倚暮寒笛聲煙舫裝綸客醉向磯頭釣奇石  
澹生詩鈔

三

我欲馮何覓酒來望望君家不盈尺

五言排律

旅興

往事花前蝶隨春結主人去來天地影飢渴水雲身萬  
羽連烽壘雙龍慰劍塵鬢銷名半晦愁接夢來頻古道  
尋黃石交情斷白銀德輝無地覽江叟請知津

送別蕭判官歸姚安

烽火故園急遊人瞻白雲與君分艇別從此寄書勤去  
路饒千里含情盡一醺亂鴉紅樹影衰草白羊羣峴斷  
孤帆出天高遠笛聞客身愁雨雪羈想入桑粉自合風

甘苦行行莫更云

滇警

名世未當局戰爭年復年鶴喧金馬岫鷹擊石羊天死  
力空防緬疑兵悞撤川羽書移貴筑猩血湧溫泉北上  
雲千騎西流水萬鞭塵迷江堡樹笳咽野林鷓巷陌炊  
煙斷桑麻鬼火聯吹紅無晚牧望客總青年羽翰難相  
借歸程瘴嶺懸

蟋蟀

落葉寒更起秋蟲百念生月明空戀影風靜不迴聲斷  
續諸商羽淒涼入性情隔城征婦石連榻故人檠夜夜  
澹生詩鈔

三

添離恨霜笳幾處橫

雨坐

閉閣爲書隱秋聲灑樹來雲光搖不定暝色入還開石  
浪低玄鷲牆薇下綠苔澗回詩案漆涼沁酒爐煤芷水  
孤身劍華山萬里臺屨痕刪掩盡梁苑賦難裁

寄答同社諸友

歲月易遷轉人情難去遠詩愁多得連學淺未知非夢  
燭窗西雨行糧道左嶽入湘千竹淚懷越一鴻歸復訪  
雞豚社漸君閉石扉

積雪

積雪高原滿孤踪出入難石皴苔掩翠巢泣鳥禁寒玉  
漱空中畫水簾竹上看樹披雲母甲樓揖水晶瀾笛口  
梅方落簷牙笋盡攢隔山聞杵碓開牖失溪巒鶴立亭  
無影人來屐有痕校書魚蛙縮掃徑芷蕩殘酒枕濃春  
凍爐香熠麝團暮光常自朗邀取玉堂歡

辛亥立春卽事

四海孤身客春宮又入年戲聽朋野俗轟竹倩鄰煙過  
雪茶添粉窺晴鳥試絃兒童謹拜祝羈處見周旋彩換  
仙桃木羅裁燕子細風猶鄉土似物自太平然暫飽東  
人席儲書得幾錢

澹生詩鈔

完



澹生文鈔

昆明高應雷著

何遠庵先生行紀

先生諱閔中號遠庵湖廣黃州人登進士第質樸性儉  
廓乎有容不立崖岸不飾邊幅善書能飲妙於談諷工  
手談接僚友恭教士子直而溫居官治民廉而有禮滇  
雋之德造者疊疊出其門焉辛巳春以苑馬寺卿陞授  
雲南瀾滄兵備固疆振旅有大司馬風乙酉冬逆酋沙  
定州屠滇黔國公沐天波遁入葉榆郡先生督兵佐之  
時故閣部楊公畏知守迤洱海趨先生會議大奇其策

澹生文鈔

三

遂敗沙逆追至楚雄復七邑已而逆兵大益圍攻百二  
十三口糧餉垂盡外無寸援先生鼓憤臨師守視益力  
會入賊餘黨以川西兵擊曲靖沙逆知力不敵且懼夾  
攻因劫殺督師閣部王公錫衰於滇省南城樓同土官  
酋婦萬氏退保阿迷老寨而楚雄之圍遂解以年日稽  
之則丁亥四月十九日也是月二十三日川西兵襲奪  
滇省殺督師撫院朱公壽鏐及巡按御史羅公國嶽黔  
國公沐汝閣部楊各引兵於獅子口拒之而檄先生往  
葉榆救餉餽未報命會黔國兵敗執楊公沐鎮趨守永  
昌未幾被劫惟先生隱焉屢徵不出是歲八月八黨以  
索賂不遂杖殞左中允嚴公似祖撝斃中憲王公來儀

永昌府靖難郡丞王司李劉皆不獎其義先生喟然歎  
曰善類殄絕同病疇憐吾終以山林老矣愈徵不出戊

子正月黨陽奉正朔謀倡大義待沐鎮以賓禮委楊部  
以政權二公遣使求之三請乃至至則長揖不拜舉朝  
憚憚黨素重其名亦隆禮貌因題陞雲南學政太常寺  
卿攝院事滇士皆彈冠慶曰得先生以為文衡人才蔚  
起矣邊鄙僻學咸待鑄於大匠之門而霽月光風披拂  
贊序至今惟有頌其德者師其文者高其才與節者卒  
未有彈不公不明於先生者也是歲冬晉藩李禽沙逆  
於俱革龍悉平其地黨慮餘孽未殲終非長計稍屬瓜

澹生文鈔

三

葛輒付市朝有誣陷故總制督部忠烈傅公胤子錦衣  
衛指揮傅昌明夥賊謀叛者竟遇害太保軍門孔公思  
誠亦罹於難黔國以死力爭之僅得免已丑二月延安  
王艾平東川四月黨自引兵執皮國公熊於黔命蜀藩  
劉破忠國公王祥於蜀忠國死之槍袁鞞降武大定伏  
三譚三馬三王威煽川楚時政權委於閣部楊公因議  
大事觸黨怒殺之又密令親軍指揮鄭國謀殺行在閣  
部臺省科道宗臣一十六人於安隆先生聞而泣曰辱  
及大臣矣仕而獲罪不如勿仕遂乞休焉卜居於洱海  
東城洱海即葉榆所轄雲南縣也先生手闢榛莽捐貲



庀材竹翳於前溪澄於後修廊委樹半隱半會遠遊者  
 歷其中固不知先生之爲主人先生則幅巾道袍惠之  
 酒食若既去而覺覺而來謝必責言者徙蒼山石一片  
 於階側以是人諱其實無貴賤遠近來往皆相忘每五  
 十日彙邑之子衿訂詩酒社任人之長於書繪誦吟者  
 各錄所能以獻先生笑而裁之以酒籌爲賞罰焉白題  
 其跡曰遺菴書院人因有風流御史全虧酒道學先生  
 不閉門之諺云庚寅十月門人高生應雷蔣生昱燾傅  
 生承緒各挾琴篋遊學蒼泃間涉渝水訪雞足由賓川  
 便道趨泃海謁先生先生各醉以酒命昱燾操弦應雷

李生秉俊曰先生自去春徂秋與日豪飲益豁然或航  
 病三兩日神氣不無稍減尋於九月九日筮舉社登西  
 山酒酣指一穴示曰余近體少康倘不測當瘞於此雖  
 無柳余無憂也人以爲先生慣爲悲喜談殊不閤意盡  
 醉而返越旬日而先生禁步謝客又旬日分命僮僕治  
 喪縉紳大夫省安者槩不應接惟遠近名士許臨榻然  
 殊厭談答但云魂夢飄飄雲霧中爾十月十有七夜集  
 其妾婢囑曰余死後聽汝輩自擇嫁金帛任分給喪不  
 必奔從門人卜西山莖書院圖吾像於中寢以所置義  
 田之半充常住招一衲以緣晨昏仍令同社者詩酒往  
 來勿致冷落僕輩有老幼之在室者太平歸故鄉輾轉  
 三歎而歿計聞之曰諸士如失慈怙民之戴其德化者  
 俱爲之不香不歌募僧丐奴無不哀毀於林號擗於市  
 門人輩遵其遺命迎厝西山就先生指示之處開而瘞  
 之果得一穴如石榔然迺羣訝先生之靈必當僊去於  
 是雷緒等束芻典酌同匍伏漣而於先生之墓墓不棘  
 碣不苔翁仲青翠猿鶴遶樹水環山拱左吟而右嘯如  
 從先生林麓中遊焉莫有文挽有詩招魂有歌恨不克  
 築室居焉誦禮於泰山梁木之側然心喪與骨不朽非  
 但三年之悽愴已也是歲高生應雷復遊雞山渡瀾滄



江入北勝緣燕子崖出順州抵鶴慶息篋於川楸園  
謁雲升師居七月偕友人嚴生敦培浴浪穹溫泉遂沿  
葉榆而西歷遊蒙化景東順寧永昌四大郡出外凡十  
有四月趨歸昆明甲午議舉春闈未奉題允雷赧不應  
命復隱於榆再過洱海拜先生墓偕萬生曰聖李生秉  
俊飲先生書院中索其遺筆僅於關聖廟得一額一聯  
及院記田記亭壁快語錄而寶之閱丁酉歲闈試門人  
領薦者十一人應雷允懷秉俊與焉明年雷奉命辰州  
三月兵陷庚子客義陵偶於句侯署中晤黃州胡君茂  
讓者先生故交也翦燭梧窓備談良苦酒間述先生生  
澹生文鈔

語

死相對而泣山魃亦啼然始焉則悲既復深幸其悲者  
以先生之學之名之壽而殞於異鄉妻子家人未詳其  
生死其幸者以先生之生死高生能言之胡君胡必歸  
報其家家之人知舉一日之哀而先生之靈慰且胡言  
先生有子其家道不衰雷復樂其後有傳人將歸而告  
之及門亦庶幾可以無遺憾矣嗟夫士君子沐天子之  
知出身加民樹功於國及垂老林泉之後彌高彌劭師  
表一時以視世之安飽於家名節不彰與草木同朽腐  
者賢不肖相去何如也其如先生之不可復見也悠悠  
我心何日忘之

再遊樹橋園記

戊戌春予偕仲弟一生遊樹橋園主人向君飲焉時予  
未瀕於厄雖行囊洗如意致固自豪也庚子亂後偶托  
足於白竹溪溪之居人傳橋園西去僅十里輿勃勃欲  
往會向君招以赫蹠意寢裕也不報狼狽輒造飲經信  
宿焉古人云情隨事遷感慨係之夫予睽橋園僅兩閱  
歲耳滄桑之變易幾何陵闕之廢替幾何戰士歿於原  
民牧淪於野虎狼食人珠桂落魄者又幾何而園之中  
盆山拳石無恙也雲屏風幙無恙也菊之籬竹之檻翁  
龍而參差者則居然前日也喜市蘿衣徜徉乎北牕之  
澹生文鈔

語

下者則居然向之主人也物不貴多地不貴廣以成敗  
論之則天下隘而橋園舒坦矣王者之重器無足恃而  
橋園之樂可長久矣夫主人有樂顧不自私其樂使予  
得游而復游其通於古人偕樂之意乎竹林蘭亭殆於  
是為不孤雖然昔之頌橋園者曰金多浪得貧人喜彈  
密偏令過鳥愁予文貧於才官貧於過栖栖皇皇不啻  
失林之鳥以視橋園主人能不却步而返

游碧潭記

去義陵東十里為溫湖上溫湖三里為潭坡坡之嶺余  
館焉一潭在下清窮蒼澈雖隨雨潮為深淺而澤屢掘



不竭疑其穴有潛龍焉自予假館以來足不躡城市名  
斥於顯貴惟日與同社諸君子鑄詩校字暇則放眺流  
峙間時炎蒸困人酒肺枯竭因借仲弟一生拉鄧生舟  
仙向生贊華呼門童兆璜際苞挾一老僕挈酒饌爲潭  
中遊至則晴灑習風寒煙幕石披對之餘暑燥漸次減  
去童輩解衣就浴余亦狂興勃發學爲魚泳其中身之  
所之如在水晶廣寒如飲甘泉金盃涼治之致沁浹心  
骨因顧謂諸子曰世之熱中者蓋比比矣設以此境灌  
之胸次當復何似舟僊曰達人心靜自涼彼熱中者眉  
曉風波要識炎涼態耳皆大笑童子際苞進曰古人

澹生交鈔

三

枕流漱石信有然乎曰聞之矣今試之于焉潔其身而  
風蕭蕭也子焉礪其齒而玉璘璘也遂出潭口流觴於  
雙流叠漚之間其左折而入者水煖其右折而出者水  
冷予歎曰嗟乎水亦有炎涼乎舟仙曰先生冷眼澹懷  
造物以溫煖相贈耳又大笑局匝列坐一鼓一觴鼓絕  
則得觴者飲或連奪數觴者或一觴不值者不值則罰  
之歌夫右軍之會蘭亭也清風今古無異獨是崇  
山峻嶺此境不敵會稽然而斜坡小巒茂竹疎松境物  
亦稱幽適暢叙之樂庶乎近之已而振衣歸來遙聞牧  
歌樵笛先後相答予老僕稍解柳枝曲澀澀如聲妓歌

桃葉又大笑夫以曾狂之言志也不言遇而言樂其時  
與事人與地干載如晤今日之浴時則異矣地則異矣  
然而豪人樂事庶乎近之

岩湖潭記

五都之土橋濱江二里許有所謂岩湖潭者余甚感其  
名夫湖以聚水得名而潭則涇水之極深者也言湖則  
不潭言潭則不湖今顧合二者名之而又冠之以岩岩  
也者山石之謂也將毋湖潭中有所謂山與石者存乎  
其間耶抑山與石可以成湖潭也耶因以詢土人或曰  
是水也雖廣延不數畝然其來千餘年矣大凡山雨礮

澹生交鈔

三

雪之澌流江渠溝澮之漲汎無不涇滙於此故謂之湖  
以言其善聚也且其下深不可測漁人之善遊者入其  
中而杳焉不知所之惟其深故兼有潭之名若所謂岩  
也者緣其上修堤曲巒有巖壑崎嶇之狀如赤壁之嵌  
江者然其會二者名之誠有取乎爾何惑焉或曰不然  
是潭通山澤之氣潭中有穴廣大數丈其內幽邃窮曲  
去若無際土人謂之岩屋蓋湖潭鬼神之所居也下有  
石牛靈怪素著能爲雷電風雨浮沉出沒隨波上下人  
望見者或得祥或得不祥然不能見其面僅得見其背  
背博而甲青拱如岩岩之名兼是二者而取余笑而諾



之俱弗之信及查義陸誌書載天啟七年大旱土人集  
水車數十輛將沒是潭之水以灌田園一晝夜四周之  
水皆盡偶潭心一岩湧出如屋之穹窿者然再視之又  
如物之傾覆而匍伏者然頃焉雷電交馳風雨驟至其  
淒愁鬱怒之象推崩霜折之響不啻蛟龍之戰於大壑  
鬼神之號於中野雨數十里而潭之水復平噫嘻是若  
有所謂物怪者存乎其中云然余終不深信余獨愛潭  
之上白雲如帶青山似龍潭之濱綠莎詠漁清風吹牧  
每一遊眺雲開水流信可樂也嘗觀古人行事有生平  
之所涉歷而漠然忘情者有一時之流覽而油然自得

澹生文鈔

三

者非存乎境物之異殆其心之所感或殊焉夫天地非  
廣吾心非隘誠不爲境累不以情役得其所以爲樂則  
雖一拳之石一勺之水以之當釣臺鑑湖可也卽以之  
當泰華溟渤亦無不可也至於鬼物之有無則存乎造  
化之迹闕以俟知怪者何必深求置辨於其間哉鄉人  
周鎮楚諳風土博誌書者也屬余記以登裨官用是筆  
之潭詩

觀止亭記

東林

亭之前有山一屏有池半圭有石藹數本有老桂樹五  
叢又有似橋而小如江南之枳高不滿五尺而森聳乎

臺甕之上者一株又有紫石竹沿牆而列間有斑如湘  
山之產者數十竿皆可計又有草不知名其葉類石蒲  
香而積不以霜雪萎又有花不知名其色類玫瑰香而  
刺亦不以霜雪萎其亭中之書除典謨文象風雅絕筆  
大小戴記及諸儒語錄童子章句外則屈靈均之離騷  
也揚子雲之法言也龍門太史遷之史記也莊之南華  
劉之說苑而斑之漢書與其白虎通也其簡叢詮次綴  
以筆研者則於武庫得七書於隱士得元亮集於釋得  
楞嚴解於道得黃庭經於唐宋得八大家而於我明人  
得七才子也其纂合而載存什一於千百者則有若量

澹生文鈔

三

若賈若枚董若相如曼倩劉淮南孔德璋之徒以及唐  
四傑宋諸家也其古貴則儀禮也左公穀三傳也詩小  
序也爾雅山海經也呂東萊之博綜陸宣公之經濟也  
其小品則藻林薈圃也博物志高士傳廣輿圖也沈休  
文韻編王右軍法帖也古畫譜明四譜藏書與焚書也  
其亭中之物除本業服器外則絃也鼎也棋局與壺矢  
也茶館酒注有所司也枕簟之設而不御者爲問奇者  
虛一榻兼以憩炎晝之南薰也藤之扶木之踏藥籃釣  
竹爲攀芳覽勝而備之具也其亭中之人則林三翁之  
古貌而童心也高子之野情而狂態也長人之卓犖而



其子煥之穎而醇也夫有山則能留雲有池則能派風  
蘭以媚其春桂以妍其秋橘宜於酒竹宜於詩草之不  
雕花之不萎以歲寒松柏當之可也取書之典而碩者  
以醫陋廉而劭者以儆貪逸而韻者以蠲困讀其文想  
見其爲人謂與古人歌哭於一堂可也取物之音響者  
以代歌有賞罰者以侑飲有可以忘倦有可以出游者  
載寢載興惟意所適可也取人之壽者以當仙文者以  
印古蒙養者以留混沌不鑿之眞聚於亭而志於亭謂  
賓主而故舊師生而骨肉可也噫一亭也而眾美畢具  
如此其足樂乎哉雖謂天地小而亭大吾心有萬物同

澹生文鈔

四

體之適矣不可作如是觀噫觀止矣余旣慶亭有賢主  
人又樂其壯我以如是之觀遂名之而記之

同醉記

始余過梅城東坪凡三過而三飲於其湄湄之主人告  
以沿溪而南有所謂林家冲者水融而山潤土墳而木  
蔚其中蓋多隱君子云造而訪之果得飲於其廬廬之  
主人則林生何南也性豪宕濯躡於俗有古逸士風澀  
澁之韻聲氣雅篤問學業可與共千古者莫若其叔長  
人時長人游寓長沙未遂顏面乙巳冬暮又泊舟飲其  
處會長人琴窠返顧知疎遇薄歡溢於悲因而推惠授

餐卑情下榻雖余之遊興鬱勃青萍結絲慚以近地而  
售然天涯獲訂知己心神若榮正如驚鴻斷猿息影於  
葭汀蘿壁之間戀戀不忍去越午歲春霽仍南造齋頭  
日先生曩日來賓誰謂爲東道主者今長人隸東道而  
我悵閣虛無人焉主人負賓乎賓負主人乎館有酒款  
願一灌薄客并灌我客而主之者遂造飲長人俱焉飲  
間之樂減供仗闕絲竹座不施奕指不列壺矢左右不  
新聲而曼舞惟以博奕一具爲戲勝者賞負者罰賞者  
大斗則罰者小斗則罰者大斗則賞者小斗以是無勝負  
皆得飲又計其年之先後相間而歌歌而工者賞不工

澹生文鈔

四

者罰賞罰一如簿筭之數以是歌無工不工皆得飲飲  
竟醉旣醉而散旣散而獲返於室獲寢於榻皆緝御者之  
力而三人酩無知焉詰旦思之輾然長笑蓋一飲也而  
戲回而樂同而醉同形想所化造物順之雖蘭亭及時  
竹林忘年千古之所豪而余與林今日過之矣惜乎湄  
之主人導余潦倒之鄉而竟不得與之同醉也

與強子任同年書

記與足下別在負慶閣後無他語但期異日報國之事  
臨上馬又飲僕二爵誓生死無相忘其夜宿羊林酒醒  
思之汗淚俱下以是知所感激至今心動其言已亥聞



滇變訪足下生死不得恐家爲亂兵所沒無有識者又恐已隨蹕去庚子聞足下在大幸六幸及壬寅聞緬變周麓山歸白威楚道足下新授廣文嗚呼足下疇昔之言已矣陶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兒廣文之俸其薄於五斗可知也而足下甘心焉報國者願如是乎若欲僕暴足下之罪則當裸而縛之尊六人之墓表重禡其悖教然後令兒女子之善唾罵者坐而誦之敲鼓而攻僕猶以爲聖門之薄罰耳僕與足下同年共業其所期許者至詞說唐突知足下不罪雖然國家之事至無如何之時此身雖覺無益抑豈不賴有此身哉文

澹生文鈔

三

信國孤忠被劫何難殺身成仁猶望黃冠出遊者意有在也足下誠欲愛身以俟異日與其隱於吏孰若隱於隱隱於塵孰若隱於野乎隱於野孰若隱於山林煙水之間乎衛之考槃秦之秋水陳之衡門讀詩而見古人皆可傲而學也且夫秦政雖暴不入穽源客星在天釣竿難覓兩大寥廓何地不可容者願必拘拘焉借口於居貧居卑若農門封人之所爲乎願足下亟去官挈妻兒耕於陸山之麓與老農圃爲婚友寒通顯之路讀忠孝之書寧沒世而名不稱其榮於廣文有間矣僕近來善病頗厭梁肉地方齷齪無可寫憂亦無餘財問醫藥

日訓童子章句楚音聒耳心甚煩然舍是無以治生復益勞碌每四時佳節則鄉思沉痛兄弟經夕不寐泣下沾襟雖鄉人饋以酒脯愈篤悼歎誠所謂一日而腸九迴者耳今盡典衣囊約得銀十六七兩暫遣舍弟歸侍老母僕行踪尙未可知丁彥充任說修傅介石皆有書不識可在故處念足下詩六首草舍弟扇頭蕭颯秋聲不禁長讀三舍弟在省知荷提携非詞謝能盡雷再拜

寄同社書

近有人自鄉中來云昆明池及西山皆無恙惟自南薰門以至出郭瓦礫鱗集衢巷蕭然出郭二三十里間盡

澹生文鈔

四

爲草場以牧騾馬牛羊人不畊插舊勳戚墳寢多被犁掘士大夫園築之附郭者則以集倡伶嗚呼果如斯言僕之田廬知不可復問矣夜郎烽火川原阻修回首故園膺肉俱顛僕聞之尙爾如此則凡當日之親履其變者傷心慘目爲苦當何如哉僕少年讀書不能窮理是以居官狼狽碌碌無所建明且負簡書而遯山林間於人臣致身之義欲歸養老母則又以言罪於國者不敢倖福於家客寄他鄉遭俗厭忌力單舌短無可謀生爲僧則犯逃墨之譏爲賈則乏販人之術一弟兩僕執掌無何更逐歲寇盜靡常鄉民惶擾山藪垢壁間虎狼蛇



家之類白晝食人有事不得不避避之不善輒有性命之虞非以錢米雇鄉導者則惴惴不敢去當此之際思欲如故鄉之識所去就也胡可得哉今在義陵二年與俗稍狎居鄉教六七童子僅可博兄弟口糧兩僕出民家作苦工日覓一飽至於四時之烝禰社臘之羔豚賓朋之酬酢則但付之鏡前紅淚酒後汗顏而已悲夫悲夫又義陵酷熱慘寒冬夏難處每當滯暑薰灼飲食則蜈蚣蝮蟻之毒可畏寢臥則蠅蟲蟻蝨之擾可厭其土人晝必江浴夜必湯浸以去污穢塵鬱之氣僕適人性不相合不浴則已浴多冒風風後以藥散之動致虛損性後因辛日稍是泰和耳及乎霜冽而

濟生文鈔

四

冬草木搖落凡濱河山之處或經月杳晦風雨淒淒每雪則江水不流無問老幼男婦悉登之火爐間自曉入夜烘棉櫛衛寒氣性不慣此衣棉則身起瘡疥向火則眼多血障舍是二者又冷不可當地方苦處不產煤炭終夜兄弟抵足有如蝻虫之傷者耳回憶少年時螺峯訪舊寶珠咏雪風景猶依依昨日也而僕自詒伊阻謂之胡說嗟乎相知貴相知心僕僥倖一官不能爲國抒憤又以數年狂客廢菽水於豈辱名教罪深誠爲鄉黨所不齒然栖栖而爲此者實有幾乎故憐靈尾之行使得於鄉評月旦固資以一字之口誥焉則僕千秋

有知己矣時以老母念篤暫遣舍弟南歸兼致念諸君意遠憶詩二首不成體祇足自點幸鑒而裁之雷再拜

警師傳

一警者諺余稱能詩且富於史文予嘗而飲之因問龍門扶風廬陵諸史之純駁其評覈精悉堪服古人談詩沈刻不在聲響其自著數體則蒼渾奇脫之氣軼竟陵而上之予駭異叩其警之歲學也今幾十歲而淹貫如是愴然應予曰僕讀書九年失明以失明之故知不可爲世用惟涉於古可以成一家言因編採羣書使人日誦於其側有不曉者則以幣聘名傳教而識之方是之

濟生文鈔

四

時聽雖以耳視之以心習其文焉未得其理也久之而聽聽於耳者視精於心得其理未遇其神也又久之而戢聽反視置古人之上廢筌蹄黜糟粕化理之黠者而慧腐者而鮮此時覺心官中有油然而生不知其所以然者吾學於是乎成矣邇其從來則二十年警二十年學今年甫當仕不幸而以疾廢既不獲備明王朝夕之諷誦又不克考鐘鼓於辟雍志在四方孳孳焉惟遺書之是求不知老之將至天其假我以年乎予因感而歎曰人惟不視以心徒視以目雖日覽數部掩卷輒悖且無二十年伏案之功是以學不能博博不能約而警師



還矣

春遊啟

桃李含情蝶蜂盡醉二十四番花信半欲闌珊三百六十光陰行將荏苒隔隣春囊餘來信有餘香遍野煙莎踏去儘多逸興金衣能喚酒何須選列妓之音明月已當頭不必賦長宵之燭好聽綠楊啼杜宇莫教紅雨恨蒼苔

暮春樂社友會文啟

落紅亭靜杜鵑聲裏春歸解愠風來芳草池頭夢醒金谷之游已倦栢梁之賦堪裁開几榻於筠牕君子以文

澹生交鈔

哭

會友鑄詩書於鑑海才人有筆生花金斷蘭香朗朗風清四座錦心繡口琅琅氣厭千羣毋貪遁社之禪休託文園之病

元旦辭召啟

布衣拜旦書囊延貧鷺一歲之復新慨二毛之堪鑷鼓聲絲色羞看竹馬兒童燕貼歡羅帳近花韉巷陌春風疑是夢魂符翰故國之紅草閣悄無言苔蘚放曉叢之綠椒盤五味漫招逋客吟香栢葉千春願祝東君盡醉

元旦辭友邀往城市觀燈啟

十年狂客頗驚羽燧之傳千里棘人永切風霜之恨咏

鏡花於唐苑詩情已入浮雲觀風月於廣陵人影半留長漢浪翦金蓮對酒慵聽玉女吹簫閣閉春星宜我夢翔虹路城馳夜柝任君醉踏花街

花朝招客啟

陽春有脚芳草無塵撲蝶園中笑認官身是蝶賞花樓上心憐女貌如花須成出郭之遊暫息下帷之業掛酒籌於香樹相將醉金谷歸來灑詩怨於天涯不必問王孫何處

清明辭召啟

看花陌上少年樂事雖高插柳門前異園春風可涕懶

澹生交鈔

哭

問牧童之酒愁聞帝子之魂書閣春煙伴我囊魚朝蝶睡野田暮雨任他芳草落花深

遊山小啟

鶴來僊洞春餘澗谷皆香花滿翠屏雨過松蘿並秀不作登高之念將孤覽勝之情鄴架風清權放半窗青蚓睡東山酒煖待携雙屐綠雲歸

午日雨中集客啟

薰風薦爽家家領蒲艾之香浦水奔騰處處奪鬪龍之錦採蘭芽於晚曲樹晒林鳩垂黍稷於江干波飛石燕鳧車已溼蘭闌草之遊藥葺新紅繡綵過門之醉笑



賞黃梅時節爭迎棋子燈花

七夕邀友啟

天上幽歡人間冷節秋聲數葉好風先上梧桐鵲架一  
聯明月正高銀漢疏簾開午夜動蛛絲絡巧之紋斗酒  
醉雙星窺織女過河之影滯永好憑鐵閣與狂同泛天  
槎

中秋集同社携酒望月啟

木樨香滿風清玉兔之塵兔杵霜霏影動冰壺之曉有  
詩當管堪吹雲妨開簾無酒為媒孰引姮娥近榻故願  
傲撒鏡之遺事相將賞明鏡於岑樓永夜偕歡此夕無  
澹生文鈔

邀友南塘避暑啟

槐陰作幕草片為茵惠風之遠來對青山之斜倚南  
塘勝地正宜岸幘披涼北海高人雅足移樽醉月灌碧  
筒而送復將吟冰雪之詩捲縹帙以乘間行訪池塘之  
夢

九日招友小啟

籬花可愛白衣破紅蕚之癡嶺石將携黃葉掩綠煙之  
徑蒼茫野色幾人冒雨尋香蕭爽秋風何處登臺戲馬  
試對花亭之酒姑停草閣之書

壽杯浮英豔不分險韻題糕

招友送秋啟

澄鮮遠浦丹楓白荻爭妍黯淡長天沙鳥塞鴻交亂未  
輟黃花之咏俄驚白帝之廻書閣秋聲無復桐陰露滴  
旅亭暮色空餘草際蛩鳴孰歲晏以華予宋玉招魂何  
處識迷途之未遠陶潛解綬其時別酒已賒知心同醉

長至辭召啟

雷復地中陽生律口萬物有含春之樂孤踪銜去國之  
悲日影線長心愁蛩集縱使梅花笛裏不吹驛使傳書  
寧堪鴻雁聲中長慟邊臣卧雪烹羊泡酒君自為之兼

澹生文鈔

燭持丹我空泣耳

雪夜招友小啟

遙空墜鶴窗前竹響梅香斗室煤烘夜半酒閒棋靜溪  
山千里凍興移王子之舟風漏薄衾寒氣吐袁生之榻  
慰豐年其有兆賞玉鑑之宜春此夕須來長燭漫銷陪  
酒煖明朝試出蹇驢徐踏看花開

除夕辭召啟

老天涯之髮鏡前紅豆雙垂堅寒節之心枕上青天自  
惕求明雖切忍棄故以迎新得歲甫多期以夜而繼日  
細數報春之漏遙分祭筆之香歲歲藏闔應有佳兒戲



彩家家爆竹不須遠客添籌

蠟鐘引

大丈夫乘時佐命手創非常生畫麟圖死膺時禰鴻猷  
正氣凜凜烈烈於天地之間曠代以來未有逾於馬新  
息者新息之廟祀盈赫宇內而茅坪僻壤竊庇鴻庥觀  
鐘簷之充懸幸聲教之有主禮曰君子聞鼓鼙之聲則  
思將帥之臣以新息之功德不鼓舞而歌思之豈崇禮  
薦馨之意乎況隸鼓於廟猶狗木鐸於國所以提觸斯  
人之旦氣而使夢者醒聾者覺也費而成之是所望諸  
同志焉

澹生文鈔

辛

自慧大師塔銘

人猶物然胡然而生也胡然而死也皆不可得而知不  
可知而必欲強名之曰空強名之曰寂夫空與寂猶有  
名之說者存也天下之所謂無者將并其名而捐之生  
死非名即柰何以空寂當之而又益以名也然則謂之  
無生不可謂之無死不可其所以生生死死者亦猶夫  
物之倏而掘閤倏而蠅脫已爾此釋氏所以有夢幻泡  
影之喻可以破人世之大迷者也然吾觀編素之流藉  
聲禪妙其不能膠於空寂而以生死爲適然者百不得  
一焉若自慧師可謂得其解矣師出自楊氏生蜀之夔

州從沙彌出家受愍然大師剃度生平志行澹無所營

自以爲了生死緣便切真如祕義外此而能仁功德弘  
教宗風聽有力者之經濟師且得以方外遊傲之於是  
問偈雲巖受泰拙本苦心實行鄙薄浮文已而卓錫潭  
州飄然自遠雖當道顯達之士殷勤設供慷慨備身而  
師內無所撓外無所拒履道坦坦不恡去留咸壬子與  
其徒照澄遊淑川柳溪澄淑人遂止於淑期奉師以終  
身焉居一年而師且長逝矣師臨終謂澄曰余生爲男  
子戴覆載恩不十年今得全體而歸烏幾告無罪於天  
地然僧亦猶夫人也葦毘所爲似屬幻妄況生前面目

澹生文鈔

辛

尙不可知死後骷髏復將奚恤至若蓬蒿千古同卧賢  
愚子孫不識高會孤克豈憐形魄得一抔土掩之足矣  
安用彼碌碌者爲遂歿應雷聞而壯之且慨然興感曰  
達哉師乎其有遺者之言歟嘗見當世之人役生平之  
智力以圖安適其求而獲遂也則喜其弗遂也則憂憂  
喜相乘忽焉垂老以至神沮氣喪死而難釋爲其身後  
計者不啻數世之詳然未十年二十年而其寥落爲已  
甚矣可深悼哉乃若臣子惜身兄弟解體夫婦朋友一  
旦乖張類皆爲生死所愚不能蚤自決裁遂使名湮沒  
世腐草同悲復有假竊道術之徒以神仙爲口實以佛



祖爲語柄稱玄道空靈或庸庸苟爲賢人君子之所攻  
擊至衙舞所容身遭不測之禍求如匹夫匹婦隸依祖宗  
葬鄉里不可得彼又安知夫生死之故哉故吾慨然有  
於師之言而謂其爲達道者也既葬澄將勒銘請諸  
雷因筆其說以應所請且爲偈終之偈曰

天地一頑石大瘞從何剖佛性一狗子有無論瑣  
瑣開雲與妙月此中有真我爾彼棒喝者層枯肘  
欲墮無垢亦無欲乃是智慧果如泡復如電覩得  
因緣破世間醉夢漢皮囊憑願鏡惟師歸白雲四  
大皆安妥咄南嶽虎虜北山獅跋白牛脫並花象  
澹生文鈔

離鎖石頭向誰語天花不成朵師乎師乎潮音水  
月幻光中我相人相無不可

書趙雲升高澹生兩先生遺集合鈔後

吾宗白厓明經賁元居大潭鄉去吾邨四里餘白厓讀  
書過目不忘於宗派次澹一輩而齒與吾家各前輩將  
時以道義相砥厲詩文相商確月必再四往來來則  
兄弟行侍立各前輩側聽其援引古今斟酌各理去必  
數日稽攷然後得其旨趣一日過發雲樓袖一帙首尾  
霉爛中間蠹損者各十數番出以語吾叔雲樞公曰此  
勝國逸老滇中高澹生先生遺集也先生之出處今不  
甚詳當鼎革時避亂來淑授徒於大潭及潭頭坡兩鄉  
以自存活聞竟終老客中每求其墓而不得幸其集流

澹生文鈔

三

傳吾鄉而無副本倘或失之可惜也異日重修邑乘其  
有關於淑者當錄入藝文而誌先生於流寓傳中雲樞  
公遂命澹兄弟抄錄一通而自藏其原本久之諸兄賄  
澹成立知守世業且闢梓華精舍多藏古書迺舉十餘  
傳歷百劫先人手澤殘簡遺編及此集俱送藏精舍中  
以俟傳人今已四十餘年矣光緒戊子澹赴唐鄂生中  
丞之召素筆來滇因編訪高氏之族於昆明縉紳先生  
迄無知其人者比與劍川趙君介伯交偶談及之介伯  
警曰澹生與吾家前人寔有世好我前人農部雲升公  
居易軒遺集因經兵燹失其全稿其與澹生贈答之作



尙留傳數篇是年冬介伯省親歸乃屬其弟荃錄副本  
來攜以示清瀆細讀之乃知高公詩文高古雅澹淵源  
有自而其至激顛末尙具於趙公所撰澹生詩文鈔序  
中不禁狂喜曰文字因緣相結於二百年前誠非偶也  
竊歎激邑於明季遭流寇牛金星之黨牛萬才竄據之  
亂我十三世祖海防簽事履初公方自浙江解組歸率  
附近數十村築寨於城北二十餘里之龜山以自保我  
十四祖明明經完白公昆弟三人齊語姪子弟與寇血  
戰七年而村落廬舍悉燬於寇履初公竟卒於山時順  
治七年也又數年完白公昆弟始偕族返故居其中

澹生文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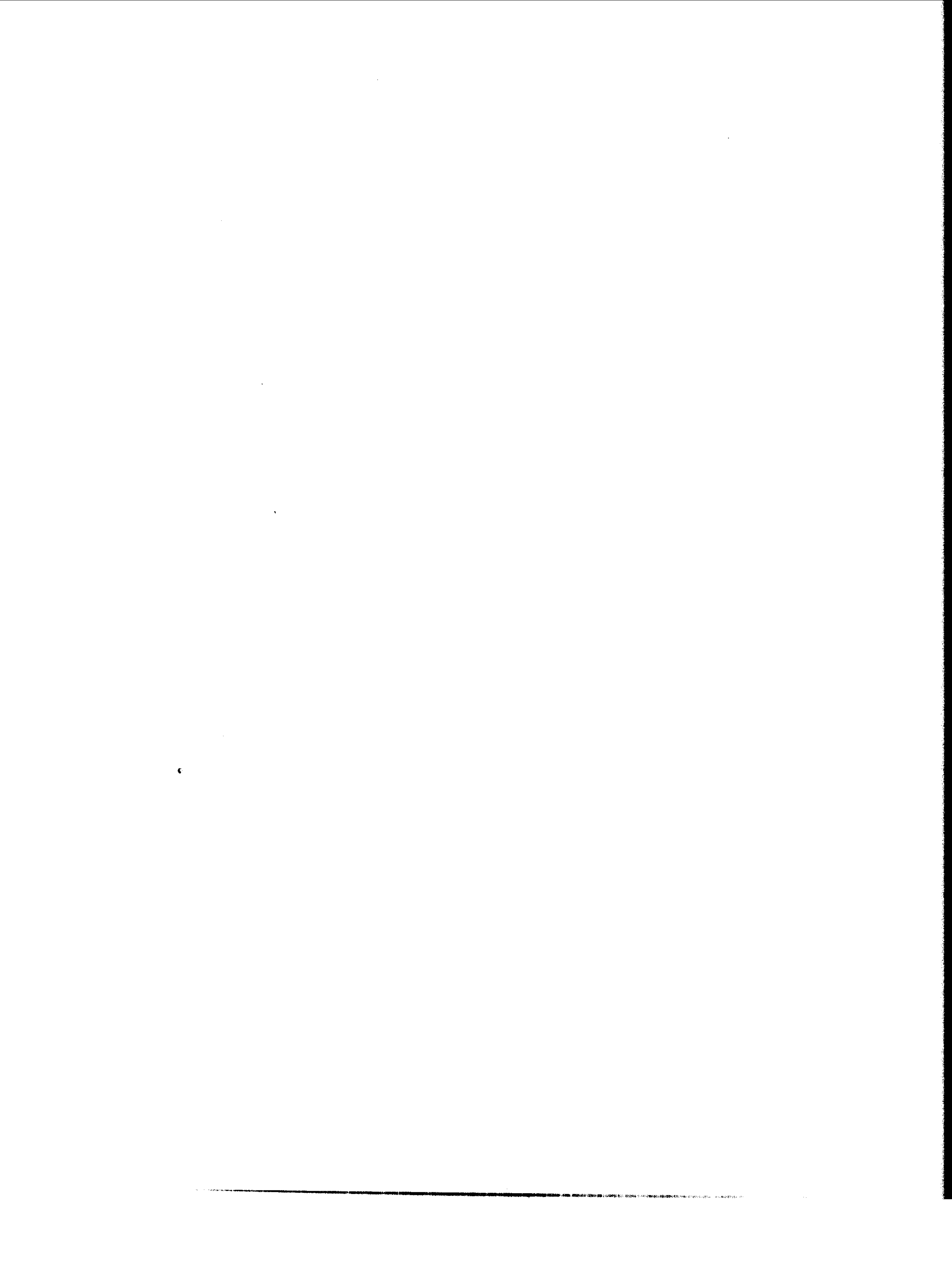
卷五

又有吳蓮之擾十三鐘屯聚益陽分股上侵之擾蓋雖  
茸舊廬仍修戰事而眷念舊君有難與世人語者亦雲  
升澹生兩先生之志也屢經大變遂致國初以前數傳  
手蹟片紙無存然其時兵火餘生鄉中父老尙肯延師  
課子投戈講藝風俗之厚趨向之端從可知矣  
世父鸞橋公叔父雲槎公搜集竹坳舒氏一家集僅能  
得自康熙中年始每以爲恨今讀介伯清瀆前拙庵先生  
居易軒詩文遺集跋誠有同憾焉夫若吳生才既扼之  
於生前使不獲展其抱負又扼之於身後使不獲傳其  
緒餘亦既生之何忌之甚也已丑春清瀆自滇專足走取

澹生先生遺集來以付介伯且屬介伯合居易軒遺集  
爲一編并屬多寫副本徧藏名山使與點蒼雞足峙存  
萬古庶不負吾族各前輩祕藏傳播之深心而又慨吾  
儕潦倒一生於筆墨生計僅供俯仰外了無餘蓄以蚤  
付剞劂使前苦心血廣爲流傳無亦身世之大憾至於  
清瀆私有幸者螢光未照竟獲附名於兩先生大集之後  
則昆明一游庶幾不呼負負也光緒十五年己丑五月  
朔日激浦後學文泉舒立濬書後

澹生文鈔

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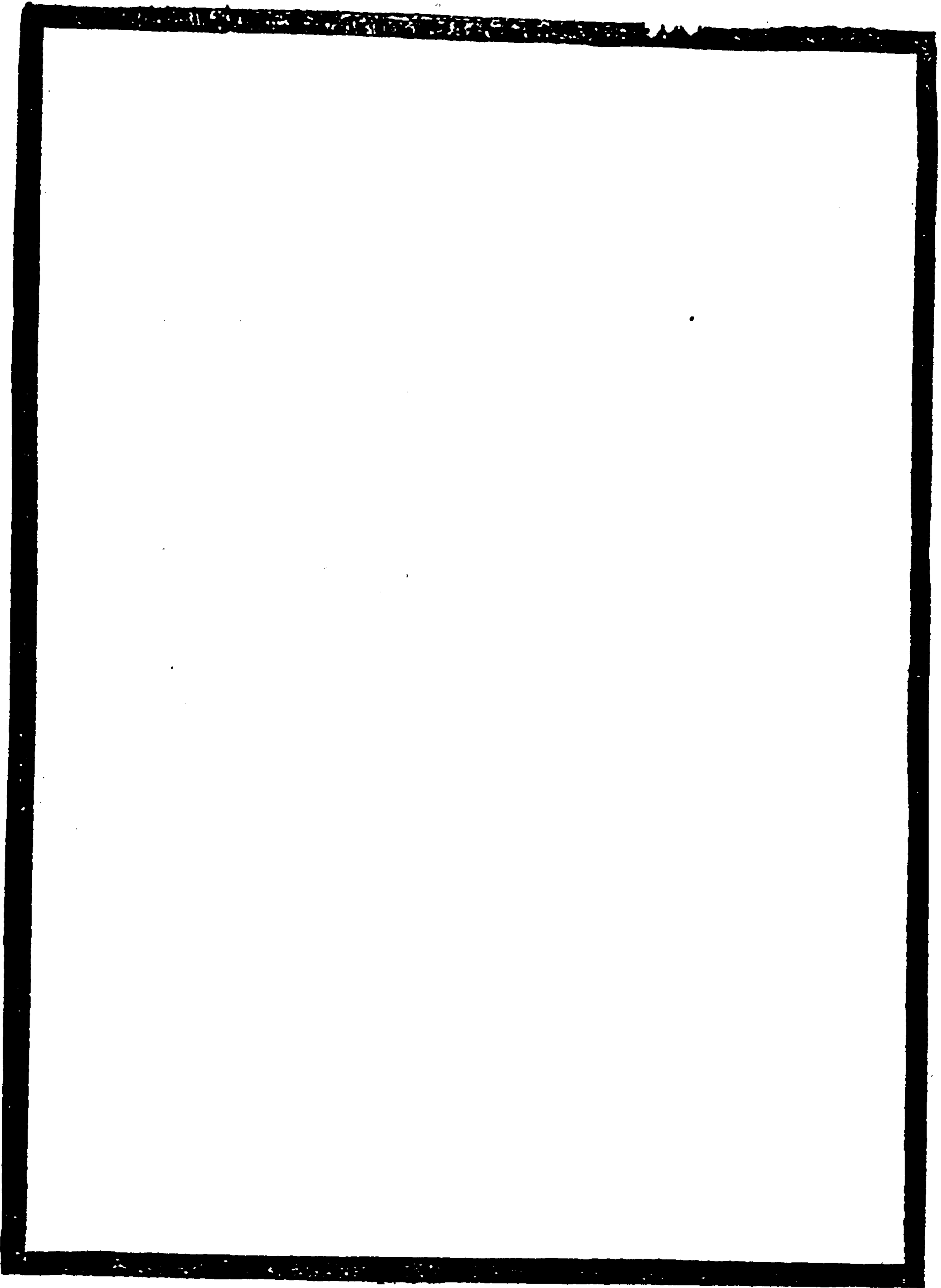


集

四

照

堂





比年以來歲非龍蛇而一時文人傑士如溫陵黃東崖先生以及中州賈靜子豫章徐巨源白門陳涉江顧與治朱遠公張大風皆相繼厭世而吾亡友王于一則尤可歎惜不置也方于一之遊於越也渡江過京口歷吳門達於武林以彼其才交遊半天下所至宜無不合乃栖遲湖上落落者兩載卒以客死死之日囊無一錢至不辦棺殮賴陸麗京嚴子問毛馳黃諸君子經紀其喪廣陵諸君子復贖金俾其子往迎其柩扶歸江右又收合其生平之文哀然一集俾予授之梓余因得而論列之于其先南州人世其尊

四照堂集序

豫章叢書

人太僕公止敬先生家學少有聲于時自止敬先生歿喪亂登臻始遊廣陵遂家焉余時在廣陵知于一深且悉于一好讀書爲詩尤工古文詞偶有所得激鬱纏綿瀏灑渾脫取抒已意而止未嘗輕爲人屬筆人有所求問應之不可迫以時日俟其意與與會胥屬而後兔起鶻落一決而就故意之所至滔滔汨汨雖揮洒累日夕不見其竭意所不至不復強爲甚有經歲不成一字者問友人謙集卽席賦詩于一頽然甘金谷罰退亦終無所應其不能爲無意之詩文也如此及成出以示人必先布其大意所在而後許人

讀讀未數行則又卒與人曰止此中意復如此如此也若是者數四而後人得卒讀且更從旁爲之點首擊節豁然撫掌大笑甚有哭失聲淚縱橫下者至以金石碑版之言請文成輒睥睨曰此等文不當以數百金爲乃公壽耶以故鄉里閒多怪之然至其見人之作有當于其意者則亦爲之點首擊節撫掌大笑哭失聲而淚縱橫下固無異其所自爲余南還遇于一於武林于一曰公返耶濟叔無恙耶聞濟叔與予偕返則淚下因背誦余若盧中某詩或某句則聲淚俱下然後知于一之所爲蓋皆出于至性而人之怪

四照堂集序

二

之者固不足怪也嗟乎于一之人若此可以知其文矣顧于一性豪侈不事家人產雖數困緇遇有所遺贈不能如筐篋自守狀見名籍法書圖畫鼎彝諸玩弄物不吝數十百金購之雖廢朝餐缺冬襦不之恤也以是貲盡散畧無餘蓄不能盡刻其生平之文間有授梓者終以不繼未觀厥成今于一死矣尙不及其時爲之謀不朽而使其奇文淹落不傳于世顧非爲之友者之過耶于是合武林廣陵諸君所寄參以于一庚寅授余俾入文選中者盡付之剞劂自是以後天下讀于一之文者亦必有爲之點首擊節撫掌

大笑哭失聲而淚縱橫下如于一之所爲者而不必于一之自爲之也嗚呼于一可以死矣惜于一之詩不多見輯而傳之不無望于二三同志者或曰于一自刻其文爲之評騰而別以丹鉛則傳于一之文宜加評點使于一之性情見焉于一之志也余曰否否點而評之非古也文之佳美讀者自得之于一之文有目者所共覩也且夫古人之書評騰而丹鉛之者有矣章疏節釋字櫛句比而使古人之意遂止于此焉何其視古人之甚小也以鹿門八家之評有識者尙不能無遺議焉後之人其亦不可以已乎康熙元

四照堂集序

三

年歲次壬寅陽月豫儀同學周亮工題于賴古堂



四照堂文集目錄

卷一

書

與顧亭林書

答毛馳黃書

與友論文書

卷二

序

榕庵序

客紀詩序

元日冒雨尋詩序

留松閣詩序

東湖二仲詩序

閔賓連菊花詩序

四照堂文集目錄

許菊翁詩集序

姜張二家五言近體序

靖嶸山詩序

喬簡襄詩序

姜西銘詩序

朱寧文邗上草序

潘江如穆溪詩序

安雅堂詩序

宋遺民廣錄序

又代

表烈集序

印章續古序

大方便報恩經序

外孫袁子制義序

澹臺講疏序

印否集序

彭彥伯藏書序

卷三

序

賀李石臺攷績序

賀王錫予令郎入學序

補堂老人生子序

贈鶴林梁公序

贈喬簡襄歸晉序

贈紫峯道人序

送鹿谷崔君歸晉序

陳藹公詩序

卷四

序

宋榮公胡傳纂要序

昌谷集註序

贈張侍元序

送孫無言歸歙序

贈三原梁君序

送魏雪竇序

四照堂文集目錄

馬制臺子告還朝序

卷五

壽序

壽司理武公序

李太虛七十壽序

包穉修七十壽序

孫廷評新齋六十壽序

羅震初六十序

羅太母龔太恭人八十序

李母王太夫人八十序

賀鄭水部士介公暨汪夫人五十雙壽序

黃母顧夫人七十序

賀王錫予壽序

卷六

壽序

侍御姜公壽序

壽少司馬李公序代

少司馬李公元配羅夫人六十序代

太學士王公六十序 李母陳太夫人壽序

壽喜崇素四十序 壽盧樂居表兄六十序

侍御姜公壽序 壽武城方君六十序

卷七

傳

太傅新樂侯劉傳 熊孺人列傳

四照堂文集目錄

三

張仲明先生傳 梁烈婦傳

孝烈張公傳 兵科給事中張公傳

李一足傳

卷八

傳

孝廉張公傳 許氏七義烈傳

樗叟傳 杜昌之先生傳

王瑞虹先生傳 洪母汪孺人傳

毛母許孺人傳 孝賊傳

湯琵琶傳

卷九

記

滁游記

閨情閣記

得樹庭記

石圃記

寒碧琴記

義虎記

桓囂記

卷十

碑

重修漢壽亭侯廟碑 重修五司徒廟碑

改葬宋金將軍墓碑 又代

四照堂文集目錄

四

重建文選樓碑 又代

卷十一

祭文

祭侍御李少文文 祭萬年少文

祭尙寶丞劉公文 祭梁君仲木文

祭姚亦方文 祭高母張太夫人文

祭李觀生文

募疏

揚州募建許真君行宮疏

黃山慈光寺募疏 代 笑隱菴募疏



募修興教寺藏經閣疏

卷十二

雜著

錢烈女墓誌銘

書袁山先生四山樓藏卷補入溇陽手蹟事

書陶菴集後

表貞遺墨弁言

觀道說

餘中說

古月頭陀書經紀事

德全禪師紀

聽琴詩引

介壽編小引

蔡德卿結菴小引

題明宣宗畫冊

四照堂文集目錄

五

跋紫苔山房帖

跋董文敏公書

跋馬忠節公壽劉母序

題馮大將軍像贊

明老儒孫聯所像贊

柳敬亭爲左寧南寫照而自圖其像于旁識不

忘也子爲之贊

戲論紅拂伎奔李靖

菽園賦

南昌王猷定于一著

書

與顧亭林書

日從冗隙中快聆緒論受教良多僕自慙老馬不堪鞭策而世之謬愛者復欲強之歷九折之坂而不已此顏闔之所謂必敗也北者鬱火上炎病發兩目不能窺隻字昨稍平復取足下救文格論讀之如飲良藥因思學人通病在于讀書寡識不能觀理而又執心粗翹急于見名始不能疑何緣得悟如是者安可

四照堂集一

豫章叢書

與之上下今古言文章得失之故乎足下學殖既富勤且敏矣更心析秋毫遇一事一物如赴大敵必以全力注之此古人之所難也但中有一二則願共商榷未必有當願足下教之書云不當為人作傳僕向與錢牧齋先生言之亦如足下云云也退而思之殊不盡然古人輔軒所採每據家乘以為國史故太史公以司馬家傳纂入史記范史以鄧禹傳稿列于漢書他如龐娥傳為皇甫之私筆高士傳屬中散之野編推而至一家言若華嶠漢典張勃吳錄魏澹魏書車頻秦書王隱何法盛十八家晉史中間皆有列傳

豈皆身列石渠金馬之班方可與銀管麟角之席乎且作者審時孔子以尼山布衣痛世道之亡而作春秋知與罪總不暇計學者無孔子之聖自不敢妄擬褒誅然史有時不在朝而在野蘭臺不能守經草莽自當達變不然天下之忠魂貞魄幽蔽泉壤而姓名不著于後世于後死奚賴焉若曰誌銘行狀亦足傳矣誌銘行狀一家之私言也其為人子孫者求顯其祖父吾始得援其實而志之苟其于孫之無求于吾止當作傳不當作誌狀若無子孫無墓又無生平履歷之可紀其大節不過數事此可以為志狀乎故愚

四照堂集一

七

以為無妨作傳者此也據論年號當以實書竊謂義以事起制因時變故改元編年在漢後遂為正朔之巨典尊卑正偽于此攸分倘雜用各國年號豈所以大居正定一尊乎且後代與前朝不同紀號較紀數畧重原不得以春秋侯國為例蓋春秋魯史也有內外之殊無上下之體故鄭僖四年鄭簡元年皆可彼此互言相為主客若綱目紀年實以天子臨庶邦正統厭偏霸冠裳未可倒置真偽未可齊登愚以為南北朝之諸君唐末之十國不妨分注年號以明列土相敵莫為君臣乃若三國魏吳晉之十六國宋之遼



金自當統于所屬尊無二上又烏得紛紜雜出漫無紀綱乎至天鳳地皇諸號茲特新莽篡漢海內無君不得不姑以大號歸之亦從實以書無礙正論也據云非三公不得稱公然楚葉公白公皆大夫也而稱公此而爲僭則齊亦有棠公矣齊未嘗稱王而其臣得稱公何與如以爲楚之邑邊吳而特重其號則吳亦邊楚何以不重其號耶此說之不能相通者漢高祖爲亭長時送徒驪山中道多遁散謂眾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此以卑稱公也呂公欲以女妻高祖其媪曰公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是以夫稱公也鼂

四照堂集一

三

錯議削六國錯父謂曰公爲政用事人口議多怨公此以子稱公也毛遂指其十九人曰公等碌碌陸賈謂其子曰無久涸公古樂府題有公無渡河非必皆三公然後稱公也若所云沙門稱公如深公遠公類者必以其名冠之是矣然公既定爲三公之稱公侯釋徒迥不相及以王公之號加之緇素之列豈謂得其例乎至云梁陳以下僧乃有字而人相與字之不復稱公則杜甫之稱明公贊公又何以說耶諸如此類難以悉數僕嘗薄古之文士好爲攻擊者多矣雖孟堅蔚宗皆所不免若歐陽之與子固論氏族書以

無文考究不能周悉爲恨而晦菴之與象山東萊折衷理學往反至以十數此皆意圖相盡非有所排竿也知足下不以爲罪

答毛馳黃書

猷定頓首頓首僕自遭亂飄泊廣陵南北舟車之會多所接遇得以周知四方之賢者聞西陵諸子有足下善爲詩古文辭式間願見宜辱埽門竟以川途遼絕不得時時望見顏色城闕之嘆曷日無懷昨介夫至承足下書謬爲推譽及惠所著撰僕覽之穿綜百家佃漁六學駸駸乎古之作者矣僕何能復爲足下

四照堂集一

四

言昔歐陽公送徐無黨序云班固藝文志所載及唐四庫書目其存者百不一二悲其言之工而不得一傳後世無異飄風好鳥之過耳僕爲悚然自懼且年老矣又復善病不敢爲文亦不敢論文乃足下當今作者而又虛懷若谷商于僕無所短長之人敢不書所見以暢足下之旨來書云理可明則文傳理事可述則文傳事文章之道盡于此矣然文傳理莫過于經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剝處也浮滄海而知江河之瀦沱也陽明子曰聖人憂後世而述六經猶富貴者之父祖慮其產藏之積或至敗散而記籍其所有以



道之使子孫世守而受用焉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將之覆軍者相繼天下不疑兵書之難行醫之毒人者相望天下不疑醫書之難用六經爲吾心記籍而綴詞之家反欲廢焉此陽明子所以傷也若文傳事莫過于史昔者馬喜馳騁班尙裁制子長胸多憤激自爲文章故馳騁而易工孟堅一代史臣故言必簡練各有短長未可優劣晉宋齊梁靡冗不稱史矣而有李延壽之六朝焉唐宋遼金僻濫不稱史矣而有歐陽氏之五代焉李唐之初也歐宋之盛也陳壽不學而能自成一家之言然爲父貶孔明沈約魏收

四照堂集一

五

之徒多用私意爲抑揚失是非皆史家之弊也昌黎之才奚患不史而順宗錄有取舍之譏曹王碑多軌苗之諛宗元以史筆推之至矣而韓且勿任也今人纔學制義即便作史無其才無其位無其心則是非益淆亂且孔子不敢自居史官之列而歸其權于天子况下此乎卽以馬班而論之各自爲史史百代而有餘合而爲史史一代而不足則史非專不可也馬氏不啻談遷也世爲太史至遷始成而猶少孫補也班氏不啻彪固也半因太史矣至固始成而猶大家續也則史非久不可也亦足以見文傳事之難矣且

非經自經而史自史也經不得史無以證其美刺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老泉之說然矣而未盡也經可以爲史史不可以爲經也尙書史之善善者也春秋史之惡惡者也詩亡然後春秋作詩非史乎禮經紀一代制作而檀弓其史之至簡者馬班非所望也故春秋詩書以字爲褒貶者也左傳檀弓以詞爲褒貶者也司馬班氏以事爲褒貶者也而要之以明道爲斷夫六經明道之書也道者所由適于事之路而見其理之端者也聖人之道如坦途諸子之道如斜徑坦途無不之也斜徑無不之也然適坦途者樂津

四照堂集一

六

梁適斜徑者苦荆棘人將爲其樂者乎人將爲其苦者乎是以騏驥雖良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有人力不能自斷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經以聞道烏能斷古人之是非以文章垂世哉僕非有知因足下之明問而畧言如此而足下固無俟僕之言也所遲荳蘇書不盡意

與友論文書

頃辱足下書示僕以今之爲文者如漢淮南云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胃以綺繡尸祝均稭大夫端冕以迎送之及其已成之後則壤土剝草而已矣始



信文以氣爲主古人豈欺我哉嗚呼子可謂知文者  
矣然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阿房之高且麗也魯  
靈光之巋且煥也臨春結綺之侈且麗也揚子之亭  
葛氏之廬之幽且閭也亦甚不同乃其爲之也楹檐  
榱桷則無不同也故耳目四肢皆具始可以爲人根  
莖枝葉皆備始可以爲木也然則辭固有體而氣乃  
行于體之中者也古人之爲是言也有所兼而言之  
後人泥其言而不察亦已過矣故明徵定保如金如  
石謨訓之垂也正大焯煌如綉如綸詔誥之頌也簡  
質嚴厲觸目警心箴銘之誠也羅列理亂確證古今

四照堂集一

七

陳事之忠也按剔謬戾顯彰奸慝繩糾之直也聲義  
致討墨墨梅梅軍旅之歌也揚德敷功明明弼弼廟  
堂之頌也以至感懷而造端則畢然四望皇然遠慮  
之無窮也贈答而抒思則融然怡懌鬱然纏綿之靡  
盡也慷慨而賦物則辰經星緯嶽峙川流艦輶陵闕  
園囿殿臺之必蔚瞻也游覽而寓意則島阜陂渚麟  
植羽毛寒煥晦朔杳冥變怪之必流連也若夫張皇  
撼動發必穿的則爲說士捍闔之術擷葩舉英詞必  
衍巧則爲騷人文士之習嘶吻棘喉索隱窮異則爲  
曲士支離之說此體之大畧也夫劍之下型未能斷

蔬及加之砥礪可以刺犀甲鏡之下型不能見日影  
及粉以元錫摩以白旃可以鑑鬚眉然則體亦爲文  
之砥錫也夫體何自出理而已矣張文潛曰理勝者  
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爲塗澤而隙間百出此猶  
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  
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于子貢問字于楊  
元其何益之有故氣之充充于立體而體之所急急  
于明理仁義中正之旨理亂得失之林灼然見其本  
末而後靜虛以澄之精明以致之優柔以畜之廣博  
以貫之範古以宏之峻潔以行之宛轉以暢之有承

四照堂集一

八

蝸之專有貫虱之巧有解牛之神故天下見其言望  
而可畏究而不可測隱然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而灑  
瀨龍門時時激發奇壯曠然大行九坂造父飛轡越  
之而行空也而其大旨光明如陶冶耒耜不可一日  
而闕如黼黻丹黃可以一望而曉豈非體具而氣足  
哉不然何以上古聖人有辭中古聖人又起而續之  
而後先連綴如出一人哉至于豐玉荒穀不能相兼  
春華秋實不能相擅杜預有武庫之名君子謂其錮  
疾韋昭窮周禮之義君子謂其疵曠房輝遠稱爲五  
經庫無益于時殷踐猷號爲五總龜無補于世是固

其得于天者各有長而資于人者必不足也拜手裁  
答足下試寓目焉其以予言爲然否



四照堂文集卷二

南昌王猷定于一著

序

榕卮序

人之才傑者能傳其身止耳孰能傳人傳人止耳孰能傳地傳地止耳孰能傳草木至于傳草木而其人詩人文人也抑非第詩人文人也元亮先生寄子榕卮近什余讀之異焉先生著書等身不汲汲自為壽惟收拾網羅其鄉先達暨四方天枉舊交之遺文殺青恐後日傳萬紙是非所謂傳人乎先生所至所居

四照堂集二

豫章叢書

不期崇飾而獨于古賢名蹟湮滅是懼樵川詩話有樓翼然遂堪千載是非所謂傳地乎乃今而榕卮其集也三復其詩凌陶轢鮑高深要眇恍然如坐千畝之蔭而積翠橫流酒波微漾則草木亦傳矣操是以往樓桑不得以魁奇爭廟柏不得以高古爭大樹不得以雄杰爭子荆之松彭澤之柳和靖之梅不得以小有致爭必也求其配其召伯之棠乎詩人所謂勿剪勿拜者也然召伯不以能詩聞而先生之名章迴句使此樹被其光華則草木之遇先生視古尤幸而余獨竊有慕者先生來書云頗與酒人遊故謂之榕

卮酒人為誰使余得廁其間則余亦傳哉

客紀詩序

客紀詩余鄉羅訥菴先生遭時抑鬱之所為作也王子讀而嘆曰子于先生非所謂居則同里而遭亦同時者耶丙戌余先生別里門渡淮循山以東過齊魯之墟憇幽州復返居陽平者三年而後乃知先生客天長之小關然則客途之長且久未有如余者也而余不知其為客也及余客秦郵水寇數百里人來輒問曰小關無恙乎曰羅先生吟詩自若也再客廣陵歲饑人來輒問曰小關無恙乎曰羅先生吟詩自

四照堂集二

二

若也至是余始知有客意焉辛卯八月先生來邗上余訪之西寺先生顧余驚曰吳哉吾昨夢與子吟詩詩曰亂後逢君瘦如子更白頭噫兩人六載不相見而面皺髮宜若此豈非客之驗耶于是續夢中詩成使余和已乃索其小關所吟者歌之使人忽而越南洽忽而遊巨海忽而行麥光宮黍之間忽而墮空坑厓山之畔忽而見故鄉戰壘焉忽而見父母丘墓焉愀乎恤乎何其感人一至于此則甚矣客之有功于詩而余之無功于客也客亦何負于人哉顧有幸不幸耳杜甫陷賊中脫身西走而受拾遺幸矣及出為



華州掾則似不幸入蜀後依嚴武幸矣蜀亂逃梓州次雲安移夔州以至下峽走荆南而卒老劍外則似不幸夫時與地第較量于世所可少之人甫竄其身于四十年中僅收俄頃拾遺之涕究其所傳者安在而幸不幸非所論也先生行之類于甫也以拾遺而詩之類于甫也以客今天下之爲客者衆矣而工於爲客者不槩見何哉蓋以客于一時者多而客于天下萬世者寡也客于天下萬世矣則何悲之足云先生其可以夷然遊于世矣

元日冒雨尋詩序

四照堂集二

五

趙子孟遷有詩癖每酒酣不平遇山水友朋必叱咤跳擲不吟詩不已歲除天臘則例有紀自以爲詩歷不求工也壬辰上日欵予扉甫見不交一語投以除夕詩卽反走予曰何爲趙子曰趁此日尋吾詩所在予曰安在曰吾詩在梅嶺蜀岡一帶十五年委棄于此幸今遇之他日名山物無失也去出北門之梅華嶺嶺旁爲史相國瘞衣冠處拜而去會天雨倉皇走斷烟荒草間左右四顧執樵者問曰若知隋皇一片土耶樵者曰客何爲者告之故樵者笑趙子亦笑于是具告以寶城迷樓螢苑平山諸勝且爲指點前代

戰壘及興亡之事趙子且悲且喜仰天大叫顧其僮曰安所逃雨乎雨左則袂鄣以左右則鄣以右卒一一至其地次第憑弔而歸行市水從頂下口哦哦不休塗之人咸目之莫測其故也次日示予草備述其踏躓尋詩狀王子曰詩之于人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凡人所爲必其不可已者而後傳趙子可已而不已其中必有獨得者存而工者願失焉趙子傳矣作歌以贈之

留松閣詩序

四照堂集二

四

往余與盧龍韓子新言古今興亡之事甲申後草木告哀天下之所留者寡矣韓子曰有一物焉垂五千年不亡吾圖畫其形今以贈子脉之則大隗山軒轅老松也懸之茆堂靈光沕穆如見古帝爲歌以紀之後之京師弔故宮及公卿邸第見報國古寺雙松裴回不能去則又託之詩歌嗟乎以一物之微而繫余思若是毋亦有甚不能忘者存于其中耶欵之孫子桴菴情深于余十年客廣陵欲歸不得無以攄其憤懣不平之氣寓之于詩至饑渴困乏不自知見處士之爲詩者不計工拙棄百事而求之吾知其志之悲也桴菴告余曰吾家雷溪之側有松如蒼虬蒼蓋偃



覆夜現赤光衆鳥不敢窺颺發則數里外如聞波濤  
甲馬聲宋元豐間物也吾閣峙焉十年詩將藉此以  
傳故以名噫桴菴思深哉世之變也志風雅者當紀  
亡今不紀亡而紀存蓋言其僅存者有深于紀亡者  
也思老成者紀人思中原者紀地至老成中原付之  
涕淚不可問而紀草木則草木亦能傳詩哉今夏揚  
州聞江上兵至傾城奔竄桴菴堅處委巷中吟詩不  
輟嗟乎視世之巧于避禍而自爲工于詩者何如也  
今而後有慨于興亡之故者讀留松閣詩又不徒言  
甲申之事矣

東湖二仲詩序

西昌有兩者碩仲暘予妻兄宣仲則執友也兩公皆  
明德之後有聲名于時卜築東湖人謂之東湖二仲  
云仲暘負才高放後學道于紫柏老人閒爲詩不欲  
以詩名王子見之京師予方童子也宣仲性元曠不  
喜見賓客見亦未嘗言詩惟焚香燕坐而已予居湖  
上兩公年皆六十餘徐亭蘇圃間輒共晨夕所聞皆  
嘉隆先輩長者言甚懽也迨國變而兩公死于浮家  
江淮南浦人來言戊子後東湖蓬蒿十里白晝多鬼  
哭又十年而兩公之子孫竟無存者獨予與伯璣從

兵火遺篋中搜其殘詩刻之以傳嗚乎能不悲哉旅  
人王猷定題

閔賓連菊花詩序

年來畏詩如赴敵裹甲不敢窺城下故筆墨甚寡而  
世士出疆之贊在焉匪是則士不祝鮀其奚以免甚  
則走四韻于壘斷燔間賈焉乞焉已矣嗚乎風氣日  
下吾不紀存而紀亡屈宋以降感哀樂而亡雅正魏  
晉以還感聲色而亡風教宋齊以下感物色而亡興  
會今之所亡者何等也予于此輒閱默無言私與一  
二同志曰此道易近而難犯易近者狂夫孺子所不

禁難犯者耆儒宿學所不追而世何偏欲犯之以自  
取桎梏爲亦有以輕重大小之律告之者乎其說近  
于爰書暴人之情昭于黑白海非不廣也至于弱水  
則不能汎羽自非通人難與解此閔子賓連余夙欽  
其才始而集杜子見而賞之曰此非閔子之詩而固  
閔子之詩也已緘其全詩示余久而未有以報蓋余  
知閔子之才可以無所不有猶欲進之以無所不無  
凡人之情始而喜旣而厭厭斯離離斯畏畏斯入矣  
菊花三十咏是其離有入無時也吾聞閔子居三阿  
峇雲牛畝不妄爲人所破閉戶日讀離騷斯其人豈



輕爲詩以干公卿者哉閔子母憂貧餐秋菊之落英  
吾與子歲歲澤畔吟焉可矣

許菊谿先生詩集序

中鄉乃有許氏之學以澹靜爲宗菊溪先生承其家  
學以風雅聞于天下一時慕其風者爭進惟恐後余  
嘗聞酈城有菊水漢司空王暢太傅袁隗皆飲此水  
以自綏養是以君子留心甘其臭尙先生實家臨之  
厥有自矣先生自登仕版遠罹寇亂挑刀走戟塞滿  
南陽乃溯襄水歷彭蠡崎嶇九折而意氣自如逮干  
戈甫定秉節秦嶺秦固有商塞卽沛公攻武關繞峽

四照堂集二

七

關踰箕山擊秦軍最險要處而上洛黃川亦春秋寇  
盜之藪匿矣塢壁弗靖先生處魚難盡尾間朝携壯  
士暮接詞人以盾鼻磨墨吟嘯于白雲之堂噫非得  
力於淡靜而能然與莊生之言曰苟能無解五性擢  
聰明則萬物炊累而其居淵靜先生無喜怒無哀樂  
無慮嘆變懣一詣乎詩是以會心而出六集臻焉其  
何能以不工詩之道吾能言之其發也若干鈞之弩  
一舉透草縱之則文漪落霞一入促節則怪雨盲風  
窈冥變幻而苟一收之則橐聲一擊萬騎忽斂斯物  
也道攝之矣而世強以有累之神合之不亦悲乎昔

先生家休文流宕以來津塗四塞三江五湖盡爲敵  
庭休文經歷東甌閩越之國絕糧茹草漂薄風波而  
後得成英奇偉士張融廣越嶂險史稱其行關入浪  
宿渚經波獠賊將執之而融方作洛生咏嗚乎其天  
定哉抑有江山助歟然後知先生之學之深非旦夕  
也金陵古帝王州觀察奉三尺紉吏民其柄方視中  
執法等先生經濟之餘翳然林木中觴咏陶然豈世  
所得而及者哉予別先生十餘年習知其家學因以  
識其所學之本而復述其境遇使學詩者先明其所  
宗無漫言風雅可也

四照堂集二

八

姜張二家五言近體序

去夏余渡京口訪姜張兩先生于北顧適兩先生刻  
七言近體成余序而傳之一時海內之言詩者翕然  
嚮風旣一年予躑躅長干極涕淚悱惻囂凌詬辱之  
事而未敢一見之詩今夏有客言兩先生來廣陵溯  
流往從及見而兩先生五言近體又復哀然成集其  
間山川觴咏友朋贈答之情無一不見之詩余屏慮  
讀之高響可以至于天而中有希微寥沈之音則人  
未之聞也蓋兩先生得古人之神以淺得深以真得  
幻以樸拙瘦硬得變化雄動所謂月明冰化無之而



有者也嗟乎江河日下山鬼行吟予之緘口此道久矣兩先生挺然特立以古人之心行之山川觴咏友朋贈答之間而余以涕淚悱惻囂凌詬辱之况謬托知音得無不類乎哉昔人謂詩必窮愁而後工以今觀之事殊相反乃一見之詩一不見之詩其故謂何也

晴嶽山詩序

盟津王藉茅先生以太史藩屏江左既二年入覲于朝將梓其詩行世問序于王子王子讀之作而嘆曰詩之關於世運豈不然哉古者採詩之官屬之太史

以觀民風嘗讀詩三百篇其間征人思婦戍士農官之詞不過里巷歌謠而已何以叶宮商被絃管使千載而下詠嘆淫佚而不能已雖極後世之才人無以過竊疑陳詩者有以文飾之此其人非通于政與樂之微者不能故嘗恨不一見古太史之詩也自採風貢俗之典廢里巷歌謠不達于天子而民間之詩亡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史氏所以紀王政之得失者也王政不存于詩而存于史今先生以史氏出爲採詩之官則王政既存于史而又存于詩先生蓋合詩史而一之者也所以然者先生之于詩根架三百

篇不爲一切浮靡之音力追雅正詩與政通也爲其近于樂也天地之元聲世運之升降于是乎在吾不見古太史之詩今得先生之詩而讀之不可以想見之歟夫江左在春秋時不與會盟陳詩觀樂皆非其地至六朝而後庭玉樹之音作去古益遠先生倡明風雅江左之風俗悉形之咏歌以獻當宁繼採風之盛則是役也不獨政治之得失可攷而知而民間之詩因之以不忘其所關於世運爲何如也先生之意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先生曰然詩固吾家事也先生家世太史能詩者其尊人文安公也

喬簡襄詩序

今年秋余辟亂于高郵之盧堡饑驅至淮甯閭子再彭嘉樹軒時烽火達淮泗韓侯臺前馬矢塞斷又時傳湖水稽天將穿屋老穉棲浪頭旅魂數驚忽疽發賴友朋周旋得強飯而喬子簡襄尤朝夕餽問不少間私念丈夫不能學韓侯提兵百萬以與項籍戰而第感王孫之一飯亦可羞也士亦惟知已爲足重耳一日晨起喬子扣扉執贄北面長跽以請余貽聘謝不受既不獲辭久之喬子錄其近詩以質余曰吾知子之詩矣人倫相與以情而莫真于患難之際三百



篇情之祖也北風雨雪携手同行者彼何人與邢衛之不恤旄葛譏焉然讀其詩雖至瑣尾流離不忍遽絕而其旨仍歸于和平此古人之厚也世俗偷薄至今日極矣余與喬子處戎馬崩騰之日驚心灑淚俄刻萬狀有骨月不能自保宗黨至相隱辟而喬子乃勤勤懇懇未嘗一日暫離乎前其孰使之此其中有必不可已者存焉不可已者山川所不能阻劍戟所不能奪謠詠排擊所不能撓亂何者水溼火燥天地之經雖沸鼎浴淵而性終不變也聲詩之盛至今日抑又極矣間有鏤心剗腎詞雖工而余望之若讐者

四照堂集二

廿

誠惡其中之薄可已而不可已者也喬子深情內蘊輪困盤鬱發而爲言如人之歌哭情至而莫能自喻余是以未讀其詩而知其工也語云事變之來未知所移喬子益展其才將必有大過人者余序喬子之詩特有感于一時患難知己之情而亦以使天下之讀喬子詩者明作詩之有本也

姜西銘詩序

姜子能詩余初不知姜子之能詩徵之于其志也厥志維何曰事關忠孝者吾爲之然姜子儒生也而善貧不得志于時曷行其志余少聞之長老云萬歷初

慈谿有姜給事者言建儲事上怒貶極邊黨人當國復擠之居北山咏詩闕湖者四十年光宗卽位詔復天下言官甫用公尋爲閣黨所錮天下惜之余嘗想慕其人而不得姜子西銘其曾孫也姜子曰先曾祖年八十三而吾生去世吾三歲不克親承其訓其志可師也夫當神廟時天下士大夫莫不欲得高爵厚祿爲子孫計而給諫獨有見于社稷根本之重危其身而不恤至于貶謫邊尉困阨流離歸念君父猶欲抗疏論官府封疆大事爲執政所泥鬱鬱以終姜子生當太平長而遭世變所見戎馬之塵彌天漲海數

四照堂集二

廿

十年所號爲高爵厚祿之家子孫湮滅不知凡幾而北山闕湖之間有窮居隱約而歌咏不衰者此何人之裔也噫忠孝之食報于天詎必其身親見之哉此余所謂不知姜子之能詩而徵之于其志也姜子勉之今世之言詩者多矣吾懼其或亡也子力持其作詩之本有旨哉惟無惑于邪說吾將執是編以攷其後焉

朱甯文邦上草序

朱子甯文刻邦上草成問敘于王子王子曰夫作詩者必知其地之山川人物與世代盛衰之故其性情



乃可得而言也廣陵爲古重鎮南北戰爭往往于此  
一禍于吳淠再禍于魏太武孫孺之徒弔古者豈獨  
一鮑參軍哉夫以廣陵重鎮處四戰之地畧稽往代  
以富強甲天下者有唐三百年耳青巾以後屠殺更  
慘不忍道而從來歌咏之士過其地者僅傷心于南  
部煙花以寄大業之一慨何歟嗚呼吾于盛衰之際  
竊有感也魏文當全盛之日以傾國之兵向廣陵而  
不能一窺江左宋之衰也韓蕲王以一軍振江上逮  
國亡矣而李丞相猶能以一郡綴敵人之師使二王  
得建國于海隅由今思之廣陵之所關于東南者豈

四照堂集二

三

其微哉朱子客此其間山川人物與世代盛衰之故  
應有獨觀其深者吾未知朱子何如也讀其詩質而  
靚婉而多風居然得性情之正焉夫朱子方年少何  
以遽能若是蓋有其本矣其師姜真源先生挾緯世  
之畧朱子朝夕講究必有洞然于古今之際者况臨  
安宋之舊都山川之所磅礴人物之所結聚數倍廣  
陵朱子歸而過故鄉窮其性情之所至而益老其才  
所得當不止此噫江山流覽之際蓋可忽乎哉

潘江如穆溪詩序

穆溪在鶯脰湖之濱其地多隱君子江如尊人木公

先生世居于此厥後徙潤之北顧山下余昔往來經  
過疎籬野水廬井蕭然大江橫流于山之外每尋孫  
劉當日談兵狼石處而不可得因嘆英雄寂寞唯留  
勝地以待後之隱君子幾欲造訪而先生歿矣江如  
承家學以詩名海內余交二十年未嘗一言詩丁酉  
夏遇于北顧問其居健兒繫塞馬踐庭戶糞與曉齊  
而其家又徙于城西求所謂疎籬野水者無有也相  
與嘆息別去今年秋余辟亂適淮江如從漣水至淮  
時南北鼎沸岷江數百里山飛水立禽鳥之過者翔  
而不敢下余與江如登韓信城望戰雲城下羽檄颺

四照堂集二

十四

馳聞左幽障之兵鞭淮戍卒挽舟以就鋒鏑老弱號  
哭于道江如淒然泣下曰吾家城西不當如是耶當  
是時余雖勉慰之而中懷慷慨恒與振腕終宵以至  
酒悲歌怨病嚙夢魔狂走西東而不自知而世所號  
爲明哲者目語心笑江如掉頭不顧方欲涉下邳歷  
齊魯之墟以自堅其志以此思君子生當斯世有終  
老他鄉而不悔者其爲感憤可勝道哉比少安其子  
鍾渡江省親抱頭相慰言潤州事輒嗚咽城中十萬  
戶蕩爲冷灰獨妻孥屹無恙嗚呼豈非先世之德然  
歟而欲求城西之居則又不可得矣凡此皆江如之



詩之所爲作也秋盡余南還執手河干謂之曰霜露  
既降天意沈寥九州之大蹙蹙而未可騁也子盍歸  
江如曰諾穆溪先人之遺業在焉吾十年來聞關道  
路由烏石至于延津弔雙龍之逝其所爲詩皆先人  
之志而不敢忘也吾不敢忘先人敢棄其遺業耶然  
則江如之于詩深矣題曰穆溪夫江如豈終以穆溪  
老者哉

### 安雅堂詩序

庚子秋予客武林宋公荔裳分守越東攜其近詩使  
爲之序予既老寡言辭且見天下之言詩者多退而

### 四照堂集二

其

學道夫已不言詩而爲人序詩不可及東渡越之人  
士喜公至欲刻其詩者爭恐後予居怪山垂六十日  
未有以報會大雪公載酒邀同人詠詩千峯閣予初  
初覺曩習不自禁狂歌忽作乃爲序曰嗟乎吾與公  
不獲論詩者十五年矣其間山川人物合散悲愉遞  
遷凡幾而公一身徧歷之則其託諸歌詠者豈當問  
之悠悠之衆乎古者士大夫讌饗聘問贈答感懷之  
什將以紀盛衰明正變風俗人心于是乎在白子遭  
亂見公京師公方窺身吳越歸見里社邱墟渡桑乾  
相與悲歌燕市曾幾何時一旦奮庸復先人之舊業

視予潦倒無用于世豈不稱大丈夫哉俄驚謠詠罪  
罟斯興至今讀北寺之詩使人涕淚楚激不能已而  
公意氣自如逮遷隴西予躑躅江淮不復見公每思  
少壯欲一至秦關達成紀觀太皞所生之地問馬伏  
波提兵破隗囂諸葛武侯攻祁山遺制尙有存焉否  
也因而歷長城走盧龍塞弔田疇之墓旣阻于兵戈  
欲往不得或庶幾如公其人者資其力以肆遊覽復  
憚于道路而又不得乃公一一備見之詩則予向所  
夢寐欲至其地者皆得于公詩見之嗚乎山川人物  
之變亦可知已今公以東海之大夫仕于越越東海  
之裔郡也禹朝諸侯于此勾踐因之以霸觀其遺烈  
足以經理中原予幸無兵戈道路之虞得因公上會  
稽詢越甲楯五千所棲以審知興亡之故顧衰老不  
足用惟得從公歌詠之餘所不能親得之燕秦者而  
得之于越豈非幸歟然則吾之序公誠有見于山川  
人物之變而不在區區聲詩之末也若夫公詩之傳  
當其盛年業已囂鳴海內海內家傳而戶誦者無以  
異于越之人士予也復何言哉復何言哉

### 宋遺民廣錄序

李小有氏廣遺民錄成南州王猷定讀而嘆曰悲哉

### 四照堂集二

其



吾友之志也古帝王相傳之天下至宋而亡存宋者遺民也知宋之所以存則當知宋之所以亡知遺民之所以存宋則當知宋之所以存遺民者安在也嗚乎難言哉夫一代創業之君其得天下與夫享國之久長非徒恃其威力其深仁厚澤有以收忠臣義士之報一再傳而英武之君殘忍寡恩以篡奪之故推刃懿親屠毒忠良使國家之元氣中更挫折雖其子孫培養綿延數百年而怨毒之氣終乘時而發至於廟社邱墟本支凋落然節義之在天壤不獨殺戮之所不能禁而璽書徵辟或至再三不能回八山蹈海

之心則開國之德澤入于人心者深也當藝祖之得天下也人無兵革之患其誓碑不殺柴氏子孫而全李煜之門諸降王來朝者歸之韓通拒命罪殺之者而贈通以官仁厚爲已至矣太宗則不然德昭之自殺德芳廷美之幽死視李唐喋血禁門何異焉至青城之稠篡奪之報見矣公卿士大夫爭以媚敵爲得計而都人萬億然頂煉臂號哭踣泥淖間以冀二帝之還僵死枕藉于道嗚乎豈非藝祖德澤之所留也歟南渡而後棄中原于敵國其間遺民既不爲薛方之委蛇復不同翟義之輕試堅忍幽墨竄身于盲風

怪雨之中甚則癡憂抑鬱以至于死欲考其行事而不可得及孟珙破蔡滅金稍據遺民之氣未幾崖山一潰遂使古帝王之天下忽然淪喪豈不痛哉嗚乎宋之所以存與其所以亡者亦可知矣且天之生此遺民也殺戮之所不能及璽書徵辟之所不能移何爲也哉冲主旣沈孤忠盡隕仰觀天意俯答人情天下事其無可望也明矣而遺民獨甘老死干饑寒流離惻獨無告之地則天能亡宋于渤海之君相而不能亡宋于天下之人心蓋至終元之世高隱不仕之風未嘗少絕則是古帝王相傳至宋之天下迄元末未嘗亡也矧羣雄割據小明王之號猶稱宋焉卽謂遺民之存宋以傳于昭代也不亦宜乎嚮使以太宗之殘忍則統緒三百二十年與夫忠烈殉國之報皆非其所宜有也而況于遺民乎然後知藝祖之仁厚有以豫培于三百年之先而始食報于三百年之後如此也此謂宋之所以存遺民者也我故曰悲哉吾友之志也

宋遺民廣錄序代

程篁墩輯謝臯羽鄭所南十一人詩文傳于世題曰宋遺民錄李子讀而廣之爲之序曰嗟乎此皆南渡



傷心之士也夫自建炎迄於祥興中原血戰其間一百五十三年興亡之故不具論歷數將相以及仗節死義之士其行事俱載之史而遺民不少槩見何歟蓋一代之史成之易世其史官皆尊崇本朝有所飾於彼則有所漏于此而宋史爲甚延祐天厯間朝士不知義例屢詔而不成至正二年使脫脫鐵木兒塔識輩爲之裁定他人不足道也歐陽元呂思誠之徒豈不知尊宋爲正統而乃以三史比于晉南北諸朝之例致使崖山同漂之孤忠不盡詳于正史而一二裨官野乘猶能傳之嗟乎彼遼金之臣不知宋之君

四照堂集二

九

父而況于遺民乎甚矣篁墩之有功于宋也雖然遺民數子當國家顛覆之時雖未享高爵厚祿猶是宋之民也篁墩身非遺民之列而又時當太平無麥秀黍離之感胡至毛髮上指涕泗交頤徬徨嗚咽于殘編斷簡之中豈非以忠義之在人固不隨世運爲存亡者耶吾嘆篁墩之有功于天下又不獨宋也余不幸不當篁墩太平之年又不能效宋諸君子傾貲赴難瘞骨納饋之義竊自愧焉因思少而讀書有志纂修宋史以繼先文定之志迄于今日白首荒邱仰視蒼天寒噤不敢一語而老病復作徒以區區之心附諸

君子以不朽後世豈無明其故者若云自以爲功則傷心之士更有不可言者矣

表烈集序

錢烈女之死其一時爲詩文者述古旣彙爲初集刻之以行于世而志未愜也屬予爲誌銘以傳之又告予必得海內之能文者共傳之而此心乃無憾余思世之能傳烈女者實難每見一二同志輒索之得詩若干篇授之梓並爲序曰烈女死十五年天下無不知烈女者有人以傳之也十五年以來天下忠臣義士以至匹夫匹婦其能死者亦不少矣卽揚城死者

四照堂集二

三

自督師史公而下其最烈者莫如太守任公當其懷印坐堂上自以鐵穿兩手誓不屈支解時罵不絕口而無人以傳之至交衢荒州枕屍八十餘萬越數年猶有人見鬼夜行市上牽人語嗚咽不休豈非忠義之氣抑鬱無以自明而有待于人歟蓋天下之事不傳者有三先朝殉節國變後多所忌諱繇不讀史不知表章忠義自古有天下者所不禁其次或小民之家無以自託于文章之士或有託于文章之士不幸而非其人文采不足見于後世皆可悲也余聞錢氏之先世當正統萬厯時其女子多以節著而國變之



際與烈女同死則有錢公君羽錢公肖林之妻何及  
外家女卞皆有待于世之君子獨卞女得附見于吾  
弟平格傳中而餘皆掩蔽無聞抑又悲矣述古爲予  
言吾家潤州欲立祠以祀錢氏諸死節者予爲我記  
諸石顧余老不復言文章事惟不識忌諱見舉世以  
此爲不急之務窮愁中藉以少遣歲月俾諸死者庶  
幾于不泯則予志也夫

印章續古序

余嘗執人而問古字而世鮮識字者以是慮古學之  
將亡也結繩而後龍穗雲鸞蝌斗龜螺之書皆無聞

史倉鳥篆變龍穗史籀大篆復變蝌斗而斯邈之徒  
又從而變焉君子謂篆經五變而至漢古文之所存  
者或寡矣漢許慎之序六書周保氏之變也唐李陽  
冰自謂斯後一人而後浸以衰印章不明于六書而  
能善者我未之前聞故其藝莫精于秦漢何者其去  
古未遠韻籀之法未至訛謬譬之測陰陽者必先圭  
影圭影既差雖保章氏無以施其能矣予往見顧氏  
印藪一編因嘆古之作者其技巧無不生于古法文  
彭何震庶幾近之而論者猶不免離合之譏矧下此  
者乎吾友吳子大令遊心古學不爲時代所壓恒語

予曰此雖末技心術形焉近世多纖詭之習吾欲力  
追秦漢而世未有知者嗟乎人心之不樂于古匪獨  
于此子何患乎漢孝武時得孔壁古文時人不能曉  
孝宣召通倉頡讀者以授張敞敞復傳之杜林古道  
之不亡存乎人耳且惡知世之不秦漢也哉因取其  
手鐫印譜名曰續古以俟知者鑒賞焉

大方便報恩經序

有恩不報爲無慚愧人然而知恩者少矣何謂恩菩  
薩無我相以深心奉塵刹而又無衆生相以塵刹爲  
深心以無恩故大恩生何謂報恩生身父母昊天罔

極然吾有身卽爲大患而諸佛方便提獎出諸重冥  
故有身爲患而無身爲恩故無身爲報恩而無衆生  
身爲報大恩故有受償爲負恩而平寃親爲報大恩  
故曰知恩者少也嗟乎諸佛以願力爲本是經發明  
如來甚深微妙方便一切衆生能令如來滿足本願  
則衆生于佛爲大恩人知佛于衆生有大恩而不知  
一切衆生于佛有大恩故曰知恩者少也菩薩以發  
心名因亦名華極之鐵輪上行圓明不失是名發阿  
耨多羅心衆生欲報佛恩無踰于發阿耨多羅心矣  
發阿耨多羅心而後無恩無受者而後無身無衆生



亦無佛是名大方便報恩經

外孫袁子制義序

乙酉金陵不守總督袁公督師下九江遭變被執京師余以納餽收骨故間道北行已而公死節三忠祠公子一藻聞變奔赴道死亂兵蓋予壻也先是癸未公罷江督挈家之金陵余自廣陵省公吾女抱外孫甫二歲隨別去余飄泊江淮十餘年回首里門欲歸不得思吾女而不見輒嗚咽不已因念外孫昔在襁褓欲想像其笑啼面目不復記憶亦可悲矣丁酉秋老友張爾公忽緘其文寄余乃知垂髫兩髦已能自立

四照堂集二

卷一

立余持之不知爲制義也蓋如聞王哀夢我之慟焉益又深余桑梓之感也雖然亦可以見公父子之有後而忠孝之食報于子孫不衰也書言堂構詩稱燕詒余老矣尙幸于公父子見之軫石老人題于金陵劍臺之寓齋

澹臺講疏序

澹臺祠爲吾豫章講學地也今天下方亂四方暴骨而士大夫方且登堂而講堯舜周孔之學豈其所謂俎豆不問軍旅者耶余懵不知學然聞之學必有術其大者在于拯世撫化亂則戢之解糾紛應卒易如

承螭是謂學術武城禮樂豈其緣飾吏治屬有疆場之事國人受甲絃歌之人若手足之捍故稱易使也其所亟于子羽者不過彷彿其大畧砥直履方示我周行如斯耳乃若衰衣緩步矜莊一履德然一室之外裹足不入則安所稱得士而緩急之儒者謂子不語亂而論語首亟犯亂而歸于爲仁夫仁者小儒以爲鑄性卷知且以爲慈煦而有子以爲偃革之畧何也古大儒之效無論卽如前時有以良知爲介冑講幄傳箭而推叛藩夷山賊機畧鋒出豈不學無術者所知國家以制藝取士罷老講談不知堯舜周孔之

四照堂集二

卷一

學爲何事而一躋膺仕舉國家安危治亂之事絕不復問人間世金革一振捐甲棄綬相望于道如羣羊蹲伏坐待虎飼其有匹夫之決者不過仰藥絕吮以是爲急策耳夫孰非服寵高議之人歟而一學宮視爲贅行餘食近且有銜壁泥首甘作中行說者乃出于青青之子學之傲也一至于此印可先生少有孝友稱士林浩然歸重其訓吾邑也與郡士當事大夫及縉紳先生課治一祠所著論務明夫堯舜周孔之道及一切當世之務故豫章之學以先生爲宗今先生以遷分寧行矣夫學術何施而不可今先生八而



授兩雍席矜式弟子必響若振玉出則康濟以其所講明于澹臺者於以愛人使民則沈猶氏不飲其羊矣

印否集序

大哉人外而作印語我友乎雖然殆甚或曰何殆曰子釋匏之詩乎邶鄘朝歌之故墟鶉奔矣鵲疆矣雌狐其梁矣水幽而不可涉也君子攘詢而奮曰此涇渭之滄也印與人宜辨也曰我則淵泓之獨抱者也流胖而合必並赴于深曰我友深之至也今何時哉羣而遊人耶非耶有辨其爲印者耶印知我否耶無

四照堂集二

美

人無我矣抑有友焉否耶嗚呼悲矣我友之言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嗚呼我心也誰則知之不知則非我也非友也併非人也故曰殆也或曰古人有言曰事變之來未知所移智愚者禍福之罔也若然涉者智乎否者智乎冀蚩有鳥焉爰其巢一鳥獨號其母羣鳥曰何佺也徒而去之明日則羅者得之矣智者獨而不故不殆雖然亦有辨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畏者涉耶否耶否者畏耶大哉印乎是大不然即采山飲河豈所須之志哉所須奈何曰蹈海者東北異

方不涉釣也一則薇山抗首而無悔一則鼓刀涼武而不疑詎惟不友抑且相讐何歟非也釣涉也水與水不可食也琴瑟之專一不可聽也友與友讐與讐苟同之世不必共也古之人有涉而否者有否而涉者有以涉爲否以否爲涉者故檻車不辱槌秦不危胥靡代食不苦同人之卦利涉大川夫豈一航之濟長年之智哉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是則我友也夫是則我友也夫故曰大也知其解者且暮俟之

彭彥伯藏書序

彭公彥伯守通州嫺于政治閒以事道廣陵輒持俸

四照堂集二

美

錢購書越四年書得如千卷藏之署齋問序王子王子躍然而起爲之言曰嗚呼載籍之存亡關乎氣運然其存之故豈不以人哉自秦火熾而天下亂漢興除挾書之律石渠虎觀諸儒脩明典章聖人道隆則戎馬不生于郊迨世變頻仍而典章不墜隋嘉則殿三十七萬卷唐麗正殿二十萬餘卷宋崇文書院八萬卷皆有人焉訪求而護惜之故韋編竹簡猶得存于世而不廢世之亂也一失于莽卓之篡奪而縑帛散爲帷囊再失于周師之入郢而江陵盡于焚燒三失于爾朱之倡亂而洛陽之經史散四失于砥柱之

覆溺而東都之卷帙亡然後世之存者猶賴魏徵虞  
世南顏師古元載諸人修集借錄以千錢購書一卷  
至五季而四庫盡至靖康以迄金元而三館亦盡明  
初稍稍采輯自流寇發難蕩析無遺先生崛起鼎革  
之後慨然興復古業搜括遺書而藏之厥功偉哉而  
吾更嘆其購書之難也往代書籍或掌于秘書監或  
校于上衮或繕寫于五品之子弟或懸官爵金帛廣  
募于民間今蘭臺石室之名空存所購者不過一二  
凋殘而廣陵商賈輻輳無緇帙之氣其地又屢經戰  
伐先生既簿書委積且時時負弩郊迎上官或執麈  
鞞驅馳行閒斯已難矣而又能以其餘力博覽羣書  
上自墳典周秦以下經史秘錄醫卜圖讖之書靡不  
備斯豈易得者哉先生之言曰吾束髮讀書豫章游  
覽鵝湖鹿洞歷緱嶺麻姑及張真人昇仙處足跡所  
經必皆紀載不忘然則先生之嗜書匪徒獵虛名誇  
南面百城之雄良繇靈山遠壑灑漑胸中如子長歷  
盡名山大川而讀老氏柱下之藏故三千餘年掌故  
七十萬言之書赫奕今古非偶然也今朝廷崇右文  
之典將做漢唐故事先生行且登承明著作之庭追  
蹤扶風中壘諸賢其所得當不止此夫天地氣運相

爲循環者也苟周孔之道不熄則斯文之寄必有英  
絕起而領袖之然則公之是舉其有關於世道爲何  
如哉予故喜而爲之序



南昌王猷定于一著

序二

賀督學李公石臺攷績序

兵甲起文事衰寇亂數十里士之貽既邦國可勝道哉救之者歸咎制科欲效古鄉舉里選之法世未有不識文字而可以泄官行政者也曷若究明制科之初意以正告天下而萬選舉之法乎制科之設將以正人心使爲士者通經學古明先王之道以達于治自帖括之毒蠱壞人心父師之教子弟率以是爲弋

四照堂集三

豫章叢書

取功名之具而古學廢盲吏銓官盲官銓士宰相以迄百執事問以禮樂刑獄軍燾筦庫諸大政懵若罔漆天下事尙可爲哉我豫章倡興古學盡去一切浮靡之習天下翕然從風亡何僞學起而竊之忠孝襲以取名而實則恃兵氣戰羸兆于文章識者不待星蝕日赤河竭嶽崩久知斯文舛鬱之氣必有所歸操觚之士救之而無其權今運際休明天子取士十五年一仍舊制而意加毖在憲令遣使視學必察之三年官守問天官文學問大宗伯吏治問御史大夫今銓吏者又從而攷其制義甚周慎也李公石臺以豫

章大儒上膺特簡一時牘走四方家傳而戶誦之猗歟盛哉然往歲江南督學用御史臺勢不得旁撓今畿列省會秩與兩司參等奉天子之法而位居御史下故今之爲學政者獨難耳公分校上游八郡受命之日朝夕飲冰懼失真才以負朝廷而士亦爭自濯磨盡去一切浮靡之習期于通經學古不三年而士風爲之丕變所以然者公當爲諸生時灼見章句之不足以有爲毅然以匡濟爲念及得行其志所以正人心黜僞學者甚堅而有力此謂救之而有其權者也如是則選舉之法何嘗不行豈非制科之初意也

四照堂集三

二

歟夫江以西于春秋不在五服之內吳越不與中國會盟士欲觀周樂而聞六代之音者未數見也况秉鐸其地而進退人才乎自秦以廬陵屬九江郡漢以揚州刺史領豫章始爲南服要地迨歐陽修知貢舉稱得士而文章甲于天下然景祐熙寧間時當太平歐陽公開于方盛之時公救于已衰之後抑又難矣則是役也公有造于八郡之人才其功小而有關於天下之人心其功大天子方憫念瘡痍不久將大用公行且入爲卿相使治禮樂刑獄軍燾筦庫諸大政進而調燮陰陽其經畫當不止此庶幾使天下之爲



士者知豫章之學大而有本制科之法雖百世無弊可也

賀王錫予令郎入學序

王氏之族甲天下其系出太原爲最盛古今以來自王侯將相以迄卿士大夫勲名道德之隆學術才藝之美萃忠孝于一家歷數朝如一日未有如王氏者也蓋嘗言之周靈王子晉而後王陵定諸呂之亂世分茅土王霸建南陽之策賜爵雲臺兩漢勲名之所重也翁孺子陽輩相繼以道德顯于時逮典午中微隋唐易祚故家大族流離變姓者不知凡幾而諸王

四照堂集三

三

之子孫赫奕江左間右軍才藝河汾學術其最著者未易更僕也乃挾佐命之才以安晉者非猛乎北伐以定中原繼猛而封萬戶侯者非鎮惡乎至于宋而文正立朝帝書老臣之碑沂公作相志絕溫飽之念一家之盛數朝之久未有如王氏者也錫予先生以太原世闕其讀書取青紫如拾芥棄而不爲而教其子朝夕詩書之業今乃入學爲諸生矣其戚友相率丐余言爲賀因告之曰古者十五入大學升于司徒司馬而爵命焉其人才之效見于勲名道德之隆學術才藝之美者史籍可攷也子其爲陵霸之定諸呂

策南陽乎其爲翁孺之活萬人子陽之昌三世乎學術之似河汾乎才藝之似右軍乎挾佐命之才以安社稷如猛之與鎮惡者乎若是者皆子之所能爲也子能爲文正之立朝沂公之作相乎一家之盛數朝之八子之所能爲而不能爲亦勉之而已矣夫入學者功名之所始而品行之所由分也錫予先生克自砥礪以孝弟聞于宗族鄉黨而又輕財好施以來四方之譽苟極其才之所至侯王將相安往而不可得乃棄其功名致身畧筴之間而今于令嗣一稍擴其氣天之報人何其不爽若是也王氏之名甲天下其在今日知必從太原始矣吾聞錫予客歲寓廣陵復生子嗜嗜吾嚮者之說殆驗矣王氏之業又豈獨在太原也哉

四照堂集三

四

補堂老人生子序

補堂老人者王子猷定友也王子辟亂三阿之水濱聞老人生子將往賀時老人年六十有六其子娠于丁酉正月居母腹三年以己亥七月十八日誕于湖湖老人辟亂地也湖之人賀曰此三十六湖鬱久而發也反于揚揚之戚友賀曰老人居吾揚活人無算此揚之老穉禱祀而得者也聞于潤城潤之宗族賀



日吾錢氏世德至老人益厚此祖宗之靈也王子曰未也不知老人之德惡知天夫老人年六十有六矣天與以子不于少壯而于衰暮時則已奇生子至鼠鳥履武怪矣而彌月則生今三年中日珥星妖山關河徒男化女陵寢老樹人言波斯莊鵲巢麥田門列戟歷變頻數而腹子自若也則奇老人曰其母疑不祥也手擊之不動以爲瘕藥攻不動既乃使眾捍之別本作乃使老嫗捍之則益堅不可撼也則又奇六月兵興江上驛騷城夜開吏民竄男女塞于塗奔馬劍矢衝欲前人穿馬腹下傾仆則人馬踐踏傷而殞者枕藉或

四照堂集三

五

擁之入濠而老人攜其家擠叢眾中腹子竟無恙及湖猝然生不圻不副纔出腹則輾轉草間三日忽起立噫此曷故哉吾以是知老人之格天者異而天所以報之者亦殊也余寓居去補堂數武與老人日相往來見其爲善如嗜欲問缺乏志不卽遂則中夜徬徨達旦驚產假貸必濟乃已凡宗族而外無親疎遠近婚姻待以配者不絕于庭焚馘掩骼者不絕于路嬰兒所失者不絕于哺雖流離播遷而急病讓夷不移其念如是而天不竭力以報之豈可得哉天官家言亥于數爲究夫十二子窮于亥卽生于子則乘氣

而生者必有非常之人余所謂天不其然歟或曰烈女淑賢之殉節也通于上帝以一女子備極慘痛以從天下忠臣義士之後其志豈須臾忘人間世哉且當日念祖宗之不血食惓惓爲父計嗣則老人幽墨十五年而今破涕于誕生之一日安知非烈女欲有所用其未足而重來以慰其父母耶此固事理之常儒者所不道余第言感應之異以見天道之卽在人且以爲常人勸也

贈鶴林梁公序

余友上谷鶴林梁公隱于寶應之兔避村學道既十

四照堂集三

六

年丁酉夏來廣陵約余遊攝山六月癸未爲公五十五生辰先一日齋戒嚴潔味爽肅衣冠陟中峯之巔望拜孝陵拜且哭余亦哭拜畢風大作泉瀾瀾若悲鳴公旁皇遶山行已出其中原遺紀及獄中上先皇帝書其經理山東河北中原諸紀則甲申三月十九日後公從賊中結義士以圖恢復所上閣部史公而不見用之書也余撫卷太息者久之流涕言曰嗟乎士君子不幸而躬丁末造家國之條可勝歎哉崇禎之季寇禍莫憚于中州當是時總督畏賊不敢擊借招撫以欺朝廷大將領禁兵歲糜餉數十萬中原千里



無敢一當賊鋒守令則或降或竄以致膠庠胥隸皆賊爪牙公以三日縣令介馬行古戰場部署勦撫練土兵伺賊所出入設伏掩襲大小百十餘戰境以內賊凡三十六窟不半載而殲除殆盡督撫上之天子調商邱未幾闖賊壓境孤城血戰援絕妻孥數十口自焚公嬰賊刃仆亂屍中商民救之三日乃甦嗟乎豈非天哉甲申春賊蹂躪秦晉京師之危岌岌矣上繫天下郡縣官以失城抵罪公方歸命司敗瀝血請太子撫軍南畿繫屬天下人心擇宗室賢才分建要地而招徠山東河北河南諸處保砦自固之兵重督

四照堂集三

七

撫之權倣方鎮遺意執政尼不行逮神京淪陷南郡諸臣棄中原于草莽公間行出都召義旅倡中興議以山東河北爲江南藩蔽其言曰若無河北山東是無中原江北無中原江北區區江南豈足自保今當于山東設一大鎮經理山東及北直之河間天津等于河南設一大鎮經理河南倣唐節度使宋經制招討使之制以大臣文武兼材者爲之而武臣爲總鎮一切便宜行事于江南漕糧中爲各鎮厚業兵餉以蘇息北方殘黎于濟甯歸德爲行在以備巡幸示天下一刻不忘中原之意議上閣部不報又言曰四鎮

宜使之分不宜使之合宜別而異之不宜比而同之務別其忠順強梗之情而閣部大治兵以自強嗚呼此霸王之畧也使當時用公之策蚤夜以圖何遽至有今日哉余以是惜公遭時之不幸也宋靖康之際李伯紀大抗敵鋒以固京城其後力贊高宗計圖興復宗忠簡固守中原屢請巡幸憂勤盡瘁終于過河之三呼故宋之終于南服天也今日之事何以異此公少負王佐才余知公二十年丁亥始訂交涇上每酒酣談往事輒慷慨悲歌累日不休不意公忽忽遂五十而余衰可知已雖然公學道者也古人進退屈

四照堂集三

八

伸之際一因乎時時既去而留之與未至而逆之其心適足以自累苟視一切勲名皆古今尋常之事卽時至事起出而應之功成身退而已不與今吾與公繇此山登降循覽京口鶴河以達石頭龍關諸勝思古帝王戰爭之地攷其故壘杳不可得有足悲者况當太祖功業之所在開平中山遺烈迄于今不衰而頽仰江山盛衰之故亦可知矣公曰旨哉子之言深于天也相與各賦詩飲酒旬日溯潮而歸

贈喬簡襄歸晉序

簡襄晉人也居于淮淮古楚地余客淮者三月簡襄



輒從將歸與之別簡襄曰先生去吾亦歸平陽之坂  
矣余曰子胡爲者簡襄曰吾縱目江海之上慘阻而  
不獲吾志平陽之阪昔之同心在焉夙夜以思安能  
鬱鬱久居此也余曰若然子殆有見于天下之故之  
微者矣夫夫差侈則伍嗣寄知伯貪則輔果行韋鼎  
鬻江東之宅馬援棄天水而歸洛陽古之人何爲是  
汲汲者哉外度諸勢內斷諸心夫固棄目前之安而  
圖將來于無窮也今子晉人也而居于楚楚之城郭  
人民非其舊矣以子之晉阻四郡十一州之間斬龍  
門大陸而東西封之首揖秦隴肘壓燕薊倚蜚狐而

窺滎陽成臯之險鹽池之利桑麻之饒旃裘羊馬之  
富甲于天下古帝王嘗用以安內攘外所以總職貢  
張捷伐于邊陲者皆有其故當周之衰蠻夷之毒方  
熾也重耳一亡公子崛起太原仗欒狐原趙之力遂  
能西抑強秦東招齊魯南服荆楚豈非得山川之勢  
士馬車甲之雄易立強于中原也哉吾讀詩至蟋蟀  
之章知其憂深思遠可與圖治也讀椒聊之章嘆其  
有剛果之氣而待人之作之也讀揚之水之三章曰  
素衣朱纁從子于沃知其可親上而從長曰我聞有  
命不敢以告人知其可與安患樂難且可與微言百

世而下猶可取而用之也今子輕去其鄉而來于楚  
揚越之間下土鬱蒸其民器雜昔人之所哀也魯頌  
曰蠢爾蠻荆夫楚起荆山薦及吳越徐僮之南遂皆  
爲楚蠻夷君豈其類也哉又曰荆舒是懲當春秋之  
世而能懲楚者惟晉耳悼公三駕而臨鄭之東門虎  
牢之南楚軍埽跡而不敢問也故析公雍子苗實皇  
皆楚產也而猶北托于晉彼誠熟視夫當日之勢而  
又察盛衰順逆之端故斷然去之而不疑子從此北  
渡黃河過大梁之墟入壺關之口踰羊腸絕井陘最  
巖而登太行之巔遠瞻江淮近顧景霍追霸王之雄  
圖悼生民之多難其有慨然思起荀營趙武諸公而  
從游者乎予老矣雖不獲從三晉豪傑飲酒上汾陽  
之橋說劍入榆次之市然而予子之歸北望河山心  
焉往矣子其勉之

贈紫峯道人序

高子隱于紫峯故自號紫峯道人云或曰高子營菽  
園以養其母曷爲乎歸紫峯也且高子儒者也紫峯  
在攝山猶西竺之獼猴江也覺浪大師于此演浮屠  
氏法高子學孔子之道將無有不合歟予曰是不知  
道又烏知高子哉予子之聖也道本孝經而惟勇于



行者稱焉人知敬所生爲孝不知學無生之爲孝而以無生奉生我者之爲至孝也孔氏以舉關卻萊之勇任斯文釋氏亦以射鼓禦象之力名文佛覺瓏伊眞三世奉母爽然不與曾子異道也高子孝而勇于行生平介然不欺其志身月可糜而丹不渝色余廿年學道對之輒赧然未嘗習浮屠法也一日謂予曰凡人喜遷延淪愛有不可與丈夫事予矍然曰子幾于道矣識投崖斷臂之爲守身識父母未生之身以報生我之身此眞丈夫事也高子聽予言目瞬神動吾知其心已在攝之兩峯間矣詎意攜手一豁利刀

四照堂集三

七

之下遂無蔓草次日同予與憚子謁大師五馬渡爲母求法隨渡大江指紫峯一茆卽與建梵刹竟嗚呼豈宿植善因已于恒河沙所經受記前一聞鷓鴣鳴而稅駕者耶未發之夕身指牙笏手持鐵如意僧踞猊牀金杵龍蛇之瑞忽來見夢佛覺也覺卽非夢而又以夢覺何歟儒者之言禮十有二月有聘問王夢者焉夢可聘與欲其來也吉則拜而受之爲天之祐惡則榮萌而祭以遣之去夢有正而喜有徵非盡冥茫無據者也高子修之吉是以示祥于龍變非佛之光靈夢斯覺耳大師貫綜于苦縣栢阜從六十七衆

隨順世諦曲徇機宜以拯于人之耳目而高子將居是山品外鹿泉淙淙縮佩又若寶峯山幢見大身小身蹲踞翹足乃于彼中出作師首由其一念宏毅以爲量列缺光舒九土膏墳經有云丈夫食少金剛終竟不消要出于外以金剛不與形軀雜穢同止也紫峯所植德本亦復若是欲出一切諸行煩惱過于無爲究竟智處以善根不與有爲諸行同住也孝思維則是之謂與吾將持此以告世之儒者曰道在紫峯無專言菽園也

送鹿谷崔君歸晉序

四照堂集三

七

將爲豪傑之士則必勤苦以求天下之財勤苦以求天下之財則必趨人急振人危結天下之豪傑以成其名天下之名未可以驟成也則必始于孝悌姻睦之事世道壞而此事殆難爲言故天下之爲豪傑者寡崔氏爲三晉甲族代有聞人鹿谷少穎異讀書不屑爲章句能孝其父父奇愛之兄弟八人友愛于子如也以是見重里中生平好施與凡鄉黨宗族婚嫁殯葬以至窮乏者悉倚之日給數千百緡無驕吝色四方賓客至其庭者殷然禮樂之歡已中落告于父曰衆蛇不可以守一淵請得分橐治裝遠爲積儲計



昔猗頓用鹽筴起家吾鄉遂與王公埒富誠能審知  
貴賤徵反之理權衡度量而出之甯憂匱乏哉于是  
涉汾晉踐涇原邁九河過鴻溝以東芒碭以北西至  
洮隴踰張掖燉煌轉而浮荆湘沿江淮以至廣陵往  
來炎蒸霜雪中十餘年婁金頓幣得與官府議輕重  
爭低昂而家業以是益倍今且蘭玉充于庭圖書列  
于庋使忌者無譏讒挨枕之事而喜者相率而加手  
則其所謂因心衡慮又且畢智而增益之豈非世之  
所謂豪傑者哉夫桑宏羊一賈人子耳爲治粟都尉  
筦天下鹽鐵當漢疲耗之後而經營灌輸置平準于

四照堂集三

三

京師劉晏幹吏也以區區十五國之賦而供度支不  
乏使天下誠得君才一二輩用之何宏羊劉晏之足  
云國有奇羨亦何至于此也今海內公卿及五陵諸  
游俠皆雅慕君爭欲揖之車騎接轂君盛具供帳置  
酒高座抵掌而談兵農錢穀之務歷歷有所建明余  
見天下人士多矣未有若君者彼朱家田仲王公劇  
孟郭解之徒雖著聲當代然時扞世之文罔而君外  
能慷慨結客內奉其父母婆娑邱園之下以樂其天  
年曾無危疑變患以憂其心世烏得而及之

陳謨公詩序

上谷負三關之勢居畿輔以衛京師其人勁果而多  
雄槩其士大夫之賢者又往往被先王之澤五土之  
氣不得雜糅故遇事輒慷慨其爲聲亦然余曩昔至  
燕道滹沱渡易水弔古帝王俠士問其軍壘衣冠舊  
地數百里寒風朔雪野水悲鳴此中激盪恍惚當年  
劍筑瀏灑瀕洞于胸吻間因念古今興亡陳史何與  
野人而感傷若是况予居其地而被先王之澤之深  
者哉陳子謨公上谷產也余乍覘其雄槩竊心儀之  
已數從酒酣時見其慷慨悲歌私謂陳子少年安往  
而不得志于時又竊疑焉一日陳子手一編擘涕而

四照堂集三

函

告余曰吾郡以十萬戶拒逆闖于孤城百戰之日吾  
幾死吾郡士大夫之抗節枕屍于城者相望而吾不  
得死吾家自王母以迄母妻若女弟赴井以死吾瀕  
死而卒不死吾以一身承三世艱難百折淪痛而不  
能已者寓之一鳴以不死叙我者非子其誰王子撫  
卷嘆曰悲哉子之聲吾于無聲知之矣夫人上急君  
父既及身家此性也情也至君父身家之不可問性  
情將安抵乎天地蔽虧元陰沍結百鳥爲之寒噤豈  
復有雷電達諸重冥卽偶見于小雅十月之篇靈均  
山鬼之什一則憂埋瘋血一則路闕幽篁皆性情之

變也至于幽昏無聲之中崩轟訇訇豈世所得而聞者哉吾是以悲陳子之詩而心服其難也以彼具康濟之才而挾慷慨之氣騁名驥于修途且有施黃棘之巧者矣而陳子愈益沈練處變而不失其正其爲聲誹惻而旨一歸于和平嗚呼若陳子者豈非被先王之澤而克自振拔于流俗者歟余交陳子久且敬今其歸將必有所樹立其郡士大夫之賢者與其京師之人必來請于陳子陳子毋雜五土之氣以操南音語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異日者吾將過滹沱易水而問之其相視又不在區區聲詩之末矣陳子勉

乎哉

四照堂集三

五



四照堂文集卷四

南昌王猷定于一著

序三

宋榮公胡傳纂要序

已亥夏江上用兵秋罷歸余自揚之通造宋子榮公之廬墉穿釜見扁戶而哦問曰何書也宋子曰余少習舉子業治春秋今老矣將以課子閱之則所纂胡文定公傳將以備制義之用也余蹙然爲之序而告之曰嗟乎以孔子二百四十二年治天下萬世之書而爲士進取之具乎國家之興廢已可知矣士至今

四照堂集四

七

豫章叢書

日既不明孔子治天下萬世之故又不白文皇帝尊胡傳取士之心始則射覆牽合繼則顛倒避諱大義亦乖爲士者奈何奉一時之功令而不審諸此乎故今日而欲知治天下萬世之故莫大于治人心欲治人心莫急于治章句之學而先辨其要覈而言之其要有三知此三者其類可推也治內外者首嚴其防會潛會鄧盟暴盟唐其進退予奪之旨夫人而知之矣召陵之來楚城濮之主晉以桓文二霸主而不少假借焉至虢之書必先趙武而夫差不敢挾周室之長于黃池此曷故哉其次治臣子忘其讐夫臣子而

忘君父之仇春秋時亦未數數見也趙盾不討賊歸生畜老憚殺皆比于弑君至忘父大仇者獨魯莊耳主王姬狩于禚君子誅之及戰乾時師敗傳曰內不言敗此其言敗爲與仇敵雖敗亦榮若詐而勝長勺之戰豈非春秋之所深惡歟又其次治亂賊誅其黨人不知君父謂之賊賊以黨繁亦以黨而自忘其爲賊黨州吁黨華督黨崔杼其徒實繁繁則肆而勢易成故東門之圍郟鼎之納隰鉏之請成是也一列于盟會則不致討魯宣曹負芻之悖豈自以爲賊哉噫久而忘之矣凡此三者皆孔子之義而文定著之以

四照堂集四

二

治人心雖萬世不刊可也文定當宋紹興南渡之時金人之禍方熾高宗不能討賊棄中原之地退避一隅文定憤而作傳其扶強宋室之意尤見于楚滅庸一事是以誅篡弑之楚虔斷斷責成人事而不歸之天何以明之文公十有六年庸人率麋百濮以伐楚楚人謀徙阪高爲賈不可伐庸庸滅文定壯之將以張宋也當是時韓岳諸人豈智不若爲賈效臨品之一戰而庸君奸相偷安目前曰彼之禍吾國者天耳楚虔執徐子圍朱方滅陳滅蔡諸侯畏不敢救而以興亡委之天道至使窮凶極惡師潰于訾梁竄棘里



縊申亥人不討而天討之豈不愧恥而可恨哉嗚呼  
文定斯言可以厲天下萬世忠義之氣匹夫匹婦之  
有心者皆當奮發以有爲寧獨張宋也歟昔唐開元  
初吐蕃金城公主請經籍于休烈獨請去春秋無資  
其智宋之君智能尊其書而卒以亡國其故又何也  
宋子稽首再拜謝曰子之言固文定之功臣而孔子  
之刑書益凜矣命子焚其制義不復用

昌谷集註序代

嘗讀韓愈三上宰相書爲之感憤流連士何不幸而  
生元和之時哉李賀阨于讒不得舉進士愈作諱辯

四照堂集四

三

可謂愛賀矣然讒者百愛者一是愛不勝讒也古今  
仇才者首上官子蘭而成屈子以千古未有之離騷  
則愛者且千萬人讒何傷賀才學騷者也而處時不  
同德宗猜忌用人不信宰相憲宗英主也裴度爲相  
當賀七歲愈與皇甫湜深器之及愈爲御史在貞元  
十九年而賀年二十有三矣數上封事何難一薦之  
度而攷之史卒無聞焉何歟或曰中原時當用兵無  
事儒生而叔文之黨方錮天下賢士大夫不使登進  
卽愈一身一貶山陽再貶潮州躬之不恤何暇爲賀  
逮後爲彰義行軍司馬用其文而已而賀適以是年

死豈不悲哉或曰賀之阨于讒宜也屈子悼宗國之  
亡其憂大故其辭感賀當平世何至哀憤楚激嘔心  
作詭譎之辭以致忌者投詩溷廁斯已過矣曰非也  
賀王孫也所憂宗國也和親之非也求仙之妄也藩  
鎮之專權也闕宦之典兵也朋黨之釁成而戎寇之  
禍結也以區區隴西奉禮之孤忠上不能達之天子  
下不能告之羣臣惟崎嶇驢背託諸幽荒險澁諸咏  
庶幾後之知我者而世不察以爲神鬼悠謬不可知  
其言旣無人爲之深繹而其心益無以自明不亦重  
可悲乎故余以爲屈子之讒在一時而賀之讒在終

四照堂集四

四

古何者世不盡愛賀也卽有能傳其詩如杜牧者可  
謂愛賀矣然猶以爲理所未及雖愛亦讒也賀死無  
註賀詩者元李孝光張昱輩迄明初李長史競工其  
體而不明其心山陰徐渭曾益雖註多所未備龍眠  
姚文燮曰世多以詩註詩而不知本于騷又以騷註  
詩而不知本于史斯註傳可以教天下之言詩者矣  
豈獨有功于賀也哉蓋姚子爲穿札古今之學攷證  
務求精覈不爲影響鑿空之論故賀詩雖最密如參  
元據植應有莫知其解者而姚子一一傳之如燈取  
影不失累黍嗚呼是真能愛賀者今而後賀其免于



讓乎卽以之繼愈辯可也

贈張侍元先生序 代

嘗觀古豪傑之生必於天下氣勢之處關中省會長安自周都鎬京以至秦漢隋唐皆都於此其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古稱下兵於諸侯猶高屋之上建瓴水而膏野沃壤千里古今形勢之勝無以過自漢迄唐漕河渭以實關中而帝王之業定焉予幼嘗涉大河望函關慨然思古名臣傑士之所聚欲一見而不可得明興太祖嘗幸汴欲都關中以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良臣之亂戎馬蹂躪所過皆空城而建業

四照堂集四

五

廟祏遂定及文皇北遷而帝業傳于永久然及其後世亦以此而失之若夫關中之地棄不爲天子之所都則其氣當孕爲才傑然其卓然有以自立者顧不多見何哉逮李自成發難起于秦其禍及于天下繼復據關中爲窟而明祚遂傾其地被兵二十年野無青草焚屠淫掠之餘所在邱墟十年以來而後生聚漸繁稼穡漸殖物產漸富至于今而都會之盛乃可以漸復也山川之氣久積而孕爲才傑其卓然自立者非爭自濯磨以奮於功名則高隱終身優游自放于畎畝之中而已矣予蓋亟欲一見之而未可得也

一日張子穉恭謂予曰余伯父侍元先生今之隱君子也慷慨而有經世之畧予爲我識之予觀今之人其無志于國家之務亦已久矣苟其有志乎此者猶將述而稱之而况忠孝之大出乎其性者哉先生生平以義俠著喜周人之急衣食婚嫁殯葬之資多賴之焚券之義賑饑之仁然諾之信族黨咸被其德也而又深維乎國家安危之故總總然以風俗人心爲患然則公之爲人其殆地氣之所發蓋將有在于是乎予所欲見其人者以公當之庶其可歟昔鄭國渠白渠兩渠之饒衣被京師億萬戶口而杜祐言大厯

四照堂集四

六

初所溉田已減三之一以有唐全盛之世原田沃美人民繁庶而祐言已如此况今承流賊殘滅之餘欲圖生聚則必修復舊業以通渭實關中爲經理中原之首而曉習地利者必在其土之豪傑則當推擇而用其才畧今公優游山野中意其於地方之利弊將有所見誠濟世之一資也推擇而用之殆在此乎夫以關中百二之險漢唐河渭輓輸之利皆在于此使能修渠通漕以復周秦漢唐之舊嗟乎豈不盛哉予山中之人也懷故都而不見則見故都之豪傑而說之詩曰彼都人士蓋不能無望於今矣



送孫無言歸歛序

詩不云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人而不念其所生之鄉乎哉燕雀之過故都也猶有唵噍躑躅之意焉而况人乎余嘗論之命世王霸皆有情之人而審時則爲英雄天下既定何地非家威加海內而猶思故鄉者隆準之真也天下未定何者是家甫衣錦衣而遽返故鄉者重瞳之陋也霍驃騎一匹夫耳隃烏盤討邀濮涉狐奴歷五國王輜重人眾攝警者弗取而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壯哉斯言所謂善有其家者非耶若夫處士而思歸者有之其心同其跡不必同也

四照堂集四

七

陶潛之歸栗里李愿之歸盤谷一自爲詞一昌黎爲之序若二子者可以歸矣栗里盤谷山川之勝固也悅親戚之情話樂居民之鮮少二子者抗志高潔豈以歸不歸累其心哉余友孫子無言歛之隱君子也淹于廣陵四方賢士多與之游而于余交更篤一日歸別余邸舍余見孫子車馬之色自念十年不歸故鄉墟墓之思傷心戰壘間遭時若此噫可哀也雖然丈夫不得志而歸與不得志而不歸跡異心同而離別之際蓋亦有難言者焉孫子謂我曰吾鄉自隋末汪華用兵據五郡復歸于唐而其後兵革之憂稍殺

漢洞吾鄉辟兵處也吾將老焉嗚呼若孫子者真可以歸矣陶潛李愿又何羨乎

贈三原梁君序

揚州爲南北都會居其地者多四方之人而鹽筴居其半余客居十年每求可與言之人欲一見而不可得而權奇贏逐錐刀者往往遇焉然陰察之未嘗無傑士三原梁君少讀書以儒術著既游京師爲國子生見里中諸儒習章句困不足以謀身慨然曰儒者之效果如是乎彼抱道而貧者吾無論已若占畢之儒幾侍富貴訑訑冲冲至于窮老笑治生者之鄙賤

四照堂集四

八

彼豈志誠不屑歟無擊鐘聯騎之才而甘席門藿食之辱固素封遊俠之所羞爲也于是奮身走江淮理鹽筴不十年而富倍諸族以復先世之業嗚呼豈易得者哉蓋嘗論之方齊煮鹽于渠展燕煮鹽于遼東鹽利自此興也漢苦用兵縣官財匱乃始立鹽官然東南惟會稽一郡廣陵無之唐倍于漢秦中以及河中藩鎮擅鹽池之富爭衡中原而不敢較爲賦淮南者亦惟鹽漬海陵二郡而已未若後世之治鹽法網益密也故漢唐之時秦人與齊晉咸能盡富媼操其要會而後惟觴重淮南以奔走天下亦可以觀世變



矣君知其然輒居南北之衝隨俗爲用悉心于貨殖  
平準之書舉利害興廢灼知其然而不亂于以見君  
之才可以有爲而世不能用爲可惜也方今天下多  
故豪傑之士斂才以俟時君當蓄其財而審處之計  
然霸越之策朱公所資余雖老矣尙冀君之有用毋  
徒以家爲也

送魏雪竇序

魏子至越閱兩月負笈欲歸客告子曰魏子將行矣  
嗚呼魏子濟世之器也來越越之人合舍業厚遇之  
霍月擊鮮引滿舉白張具日爲酣飲于其行也亦宜

四照堂集四

九

出千金爲囊中裝乃僅與子等落莫者稱相知食糠  
覈啗蔬菜伸楮染翰倡和以紓於抑嗚呼魏子濟世  
之器也而所遇窮愁如此得無有搖其中而降其志  
乎子曰魏生以舟歸乎請以舟喻方其浮大江亂巨  
區洪濤橫厲上與天際風雨變怪杳冥不測亦天下  
之至險矣乃登揚侯之激湍崇朝百舍無遠不屆者  
何也唯其舟之足憑也舟于水則漚也曷足恃也夫  
材猶吾質也取諸陽木纘理而堅以其可施剗斲平  
沉必均也帆猶吾氣也取諸宏以完藉風必強橫畝  
不墜也檣吾心也取諸正而直正而直雖危懸重繫

其何震撼之有柁吾志也取諸匡且廣常操而善運  
操匡運廣雖滔天巨波其何搖蕩之有至于篙若櫂  
吾才也取諸剡取諸羸而鍛而舟成矣雖然又貴乎  
人事之工也夫閉戶而學操舟者自以爲能矣乃出  
而試諸山溪之濫大者風水奪其技次者灘漩敗其  
治無他諳練不素而審慎之意少也若人事工矣尤  
貴天時之順也世固有強濟以要利者弗畏于天日  
招招于江之濱水澗之濱雖有維楫一旦颶風作水  
怪興而覆于洪流者尾相銜也故善操舟者舟與水  
一人與舟一而天不與人一寧舍馳馬逐龍之具于

四照堂集四

十

洲渚島嶼之間而不輕進也今以魏子有其具矣又  
有其技矣而時之不偶故寧與吾輩二三人相與周  
旋于山榛隰沓而不願入市朝以爭利也而子疑其  
搖其中而降志焉不亦謬乎客作而曰子真知魏子  
哉敬往告焉以當三爵之饒

馬制臺予告還朝序

代

古之大臣負天下之重者匹夫匹婦無不被之澤其  
精神學術貫通于天地民物之間不隨氣運爲升降  
故進退間生民之命繫焉留侯鄴侯社稷臣也功成  
而名不居郭汾陽藩屏唐室入相出將數十年天下



有安危而一身無出處之數公者苟以功名繫其心  
烏能高視千古垂竹帛于無疆哉乃今於我督府馬  
公實再見之公天賦瑰異資之以淵博誦讀尙友凡  
小雅之材輒擯棄弗錄蚤年獨步三韓雅有隆中之  
望曩以督庾兼圖府簡貳度支造福南服予不佞實  
佐下風服公剴理紛劇迎刃立解于時江南草創案  
牘山積十行一目手無停批諸司郎吏心懾英爽皆  
惴惴于職之難稱夙夜冰兢事以大集書曰正己率  
物公之謂矣歲甲午上以海疆多事計非公罔任彈  
壓自晉移節正位中樞兼中丞如故開幕府于金陵

四照堂集四

七

兩省隸焉至則簡軍實蒐戎伍激厲戰士人人思得  
一當聞警卽躬介焉而馳兼程至吳會集撫軍諸帥  
面授機宜先聲所及迄無敢踰狼福西一步以公忠  
飭最密無隙可乘也大江以西若吉若袁若信贛叢  
箐幽阻奸宄所伏從來羽書弗絕於告自公坐鎮不  
聞有逆顏行者蓋公暇整之氣有以奪之江南夙習  
俗稱華大逐末者多蒞茲土者遂以祇應供帳爲恆  
事民用不支公至卽下嚴檄有取寸絲粒粟不以橐  
而煩吾民者白簡隨之毋輕試吾法用是諸屬吏咸  
斤斤秉約束公則誘掖惟勤期月間大法小廉風俗

翕然丕變會城滿漢錯集勢易譁公劑之謚如事無  
鉅細立裁不以假胥吏千里之外剖若目前繇公精  
神學術貫徹人天非尋常之才所得而企也然公大  
政壹意以愛養元元爲先寃者申暴者戢情罪可矜  
不妨有所縱舍于三尺法外其至誠惻怛深山窮谷  
之民皆足以知之而園扉幾爲茂草尤加意作人以  
情控者未嘗不改容而禮兩士在市窘於兵底兵者  
將罪士士益危公則奮袂起爭直士乃已他爲士聞  
之無不感泣者匪直士凡四民之在宇下者有一人  
不怙恃公者哉當公督庾實用威望懋厥績新命旣

四照堂集四

七

下無不屏息以需旣至而熙熙然登于春臺則又大  
喜過望治亂國用重典猛濟以寬公蓋精于學古而  
善用之非今昔殊也公王父瑞軒公以經明行修通  
守姑孰有惠政至今春秋走祠下不衰屢新其宇塑  
漸失真今年公肅拜像下追憶笑貌低回久之父老  
知公意歸而各捧小塑以來皆其家所私俎豆者儼  
若平生公悲喜不自勝觀者如堵歡聲雷動皆嘖嘖  
嘆曰朱邑桐鄉不聞後有顯達羊叔子遺愛峴山莫  
傳先世若公子孫後先光映蓋千古無兩也今江南  
人又爭塑公矣新朝令甲毋得生立祠則相與謀野



曰公緣本經術爲政稽古之效見矣吾儕小人惟力是視其爲公建書院集公所培士講肄其中而祀公於堂以永公澤余竊以爲公旣厚施吾民他日子孫必有繼公來泣者相與拜于堂下我父老子弟感動狂喜又將奚若猗歟休哉且暮跂之耳公澤旣周兩陽時若歲以大豐穀賤如土民皆以爲此太平之象五十年來所無不圖今日復覩實惟我公之貽公則不自爲功而曰此皆吾皇休養所致臣何功之與有且上封事于朝曰以臣盡瘁疆場膂力中竭懼獲戾以滋君父憂願返初服上亦念公勞欲前公宣室于

四照堂集四

三

是內召公以去兩省之童若叟若奪嬰于慈母之懷予謬忝佐政秉銓弗克代父老請留寇公愬甚旣而私自念曰此天子異數也愛公深矣朝廷珍惜不肯輕畀者不在名位而在恩禮公名在御屏忠貞之畧簡在已久暫釋鞅掌正將坐進論思公以留鄴自居造物者實以汾陽相待兩省之人以公去爲悵而不知將與薄海同被其澤我江南人徒知臥公轍下惜公有未竟施而不知其難進易退之風于以立懦廉頑風百寮而師百世功不爲小况乎公出處旣一致而天下安危無殊情與朝之長治不遠邁漢唐也哉

予不佞昔忝寅恭辱公知最深家世秦郵濡公恩波最渥故於藩臬諸大夫之請樂爲桑梓頌其私且以志望焉公其以予爲知言否

四照堂集四

四

四照堂文集卷五

壽序一

南昌王猷定于一著

壽司理武公序代

今天下之治何其不逮古歟其道莫先于刑刑者所以厲人心風俗之具而天道神明之所在也古今論刑莫備于易其繫之象曰折獄致刑曰明慎用刑雖有金矢之文而不及棟刑之敗法焉聖人不欲以貪黷之行逆後世之官士也至呂刑而滋詳矣曰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五者皆棟刑之敝也

四照堂集五

豫章叢書

而貨爲之崇彼其不務令德而惟賄是聞故威勢可撼女謁可移報復之私可行干請之言可入故終章申之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罪狀獨歸之貨而官反內來不及焉功之云者卽後代考功法而又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豈非天道所在哲人惟刑則被以無疆之辭者哉司理統哲武公理揚州五載士民歌之先是子官京師聞公治狀頗悉其除巨憝大猾如疾風之掃葉一時遠近懼公之威屢以風波中之公屹不爲動子聞而嘆曰理官雖克砥立何其自信不畏人若此也旣而有來言于京師者曰公執法而民懷

焉彼不欲以法枉民一切周內鍛鍊之行所不樂聞惟是利于民者爲之故民至敲朴析楊痛入骨髓而不忍怨子聞之復喜而嘆曰此國僑之流亞歟公之威蓋其惠也去年予請假歸寓邗上因得見公而揚之人心風俗爲之一變乃以素所聞者質之行事而始知公之所以自信不畏人者洵有本也公清廉自守故人不致以苞苴入雅好圖書金石之文案牘之暇惟與四方一二好修搜剔古今間旁通書學用自娛悅如此而已季春之月爲公誕辰子同鄉劉子王子以公與予有一日之雅向子丐言爲壽夫壽言非

四照堂集五

七

古也古之君子欲揚其人必求其本而稱之而後其言不近于誣今天下之爲理官者衆矣所讀者虞夏之書所治者申韓之法子惠之意不存刑不已而將至于兵夫兵刑者事之相因者也況在今日烽烟疊告獄訟繁興司刑者其何術之操使公持其本而益大其所爲將其治益不止于是至公所自爲壽天道具在士民歌之子復何言哉

李太虛先生七十壽序

神廟戊午春王余識李太虛先生是歲撫順陷勝朝始失封疆諸臣徂承平故事不之怪先生與子方爲



諸生究理學或談經世之務聞之喟然嘆息今何時  
哉屈指三十九年廟墟社屋其間天地山川人物之  
變皆不可得而言而先生以七十老臣竄身于荒江  
野水與白頭窮餓之儒相共形影噫可悲也已先是  
先生客西湖吳越之士于其誕日交襟而舞于堂先  
生蹙額舉王琨于宋齊禪代之際以壽爲戚及返邗  
上邗之人士亦如吳越之所以壽先生者先生泫然  
流涕復謝去而獨惓惓于知己之一言則定何敢辭  
記曰七十老而傳使人僅以老傳則必推彭篔簹矣篔  
當殷季歲踰七百其生也當在孔甲帝皋之年有夏

四照堂集五

三

割政洎商九世亂不聞史臣載其一言一事周師之  
入以三姓八百歲耆老而讓孤竹二公子采薇之一  
日何歟先生則不然其所傳者乃在人才邪正國勢  
存亡之間與夫履危蹈險百折而不失其正者也夫  
逆璫之禍吾不罪小人而罪君子天下不得已而有  
事君子樂之以立名國之大痛也彼媚璫者以要典  
亂天下先生不欲爭是非于一書毀則順用存則逆  
用兩言而一時之邪正卒賴以定亡何先生傷于讒  
去國十年巨寇不突畿輔蕩若飄絮天子寒心獨立  
思先生一日三召及見痛哭陳遷都事而宵王修鈞

黨之隙尼弗行致神京淪陷嚮之朋黨安在哉先生  
圍危城被盜拷掠血月糜沸昏仆中不敢死乃徒跣  
泣血倡謀以葬先帝嗟乎人才國勢至于如此使先  
生巧于謀身已逝之君忍誰則懷之然後知履危蹈  
險百折而不失其正者其得于理學者深故足傳也  
定不才嘗有志累朝掌故自官府邊鎮及用兵以來  
一切忠義感憤留連之事錄其見聞斷自神廟戊午  
以備國史而歷年流落墨墨不得語每望故壘枯邱  
俯仰今昔二三文獻既已凋殘而異方所重者率皆  
車馬旌旄之色求一少時里閭之人暫同笑語杳不

四照堂集五

四

可卽而先生以三十九年之知豐功偉績當傳史冊  
今乃各以羈人嘯歌侘傺于風雨晨夕中豈易得者  
哉若夫日月常新經綸不易精神之極上通天命子  
與先生修身以俟之而已矣

包穉修先生七十壽序

神宗皇帝乙卯歲大比崇川包穉修先生射策舉京  
師是歲稱天子能得士猷定時應童子試見先生之  
曠走四方成家傳而戶誦之曰包先生包先生云方  
天下之平也人無兵革之擾故能肆志并力于學而  
先生以三十年讀書明道之儒雄長其間確然見國



家元氣盡壞之端章句之不足以有爲使其得志爲公卿何難力排黨錮以弭後來兵戎之禍而乃竭精耗志老其身于道路使天下徒習其文斯已悲矣又不幸不盡其用于朝廷而文章之遇亦窮先生曰吾游于藝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苟可以盡其巧智使天喪其功地亡其貨人失其巧迄今一物之微懸五都之市三尺童子能指而名之曰此學于包先生者也嗟乎使天下習其藝吾乃不知朝廷之所爲當流寇發難四海之勢已岌岌不可支矣國家盛時旣不能使爲唐之房杜逮其晚而用之又不能如宋之龍川

四照堂集五

五

乃僅僅博一第于天地崩裂之日而先生年將六十矣或曰此天之所以報儒者也又十年儒者之道不明于世而先生益游心于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之間以爲儒者之在今日合於周禮其道可以爲畫繪爲籩豆爲帨氏草人之職日修郭橐駝之業而人莫知其所以然也故去歲土人之釁頗足以危先生先生冒風雪走數百里挺身於刀鋸之場卒也無所于患而人心定于慕先生四十年今先生春秋七十而予亦老矣莫春相晤於維揚先生謂予曰秋府屆期知我者莫子若也子烏可以無言予曰唯唯居嘗慕白

狼之山思陟其巔以望雲物大海之中日月之所隱避魚龍之所窟宅窮其所至其地必有可觀者焉又其東爲軍山宋室顛覆文丞相以一旅夜渡入海幾欲憑弔而不可得今先生不越戶庭而得之天之厚先生如此先生第不言惟高坐兩峯之上忘年味道聽海濤以觀天地之氣豈有量哉

孫廷評新齋先生六十序代

余讀宋史至孫明復先生輒廢書三嘆觀其在慶厯間講學泰山天下師之丞相給事藉以見稱于時及在太學爲太理評事天子召拜賜緋魚以爲榮嗟乎

四照堂集五

六

士君子當有道之世言行而身化之其君與卿士大夫遇之如此其重也吾郵孫莘老繼之爲經社稱龍圖學士當是時兩先生以經術顯于宋天下號孫氏之學迄今七百餘年此學廢而國家官人之典不復見吾鄉老成碩德之人矣乃今而有吾廷評新齋先生廷評余貧賤交也知廷評無余若者其讀書恥爲章句不爲巉刻過高之行躬行孝弟以式于鄉余每至其地人安耕鑿有淳古風行其庭門以內肅雝如也余先廷評仕十年而廷評乃成進士此十年中國家多故戎馬婦寺之禍內異外訌自慚崎嶇瑣吏空



蝗梁黍無裨于世而廷評學益進人材國論儲峙胸  
中一時賢士負笈而從之游不遜明復泰山莘老經  
社時已佐廷尉而斷獄得其平典蜀試而取士得其  
真由此道也自是聲名日起太宰欲爲吏部得人擬  
廷評廷評聞而辭曰銓衡朝廷治亂之所關也吾有  
不可者三色柔一也情熱二也言語不能詐三也于  
是當事者始罷嗚乎若廷評者乃真可爲吏部者也  
余不才濫操斯柄嘗凜凜持廷評當日之語以求天  
下之材百不得什一而廷評以經術明道之儒無能  
竟其所學而坐老山中豈不惜哉今丙申上元之前

四照堂集五

七

一日廷評春秋且登六十齒進而神明不衰五湖浩  
淼之鄉昔賢之所憑而遊也廷評與其昆弟戚友銜  
杯賦詩二子時來挾策讀書願而樂之吾視其虛止  
蕭閒舉天地間一切欣厭之事不得以撓其心豈世  
之所得而及者耶余少廷評兩歲俯仰數十年人事  
合散憶曩者攜手而看湖光如昨日事而不意廷評  
遂已六十則余亦老矣彼明復爲魯人之所重孔李  
諸賢重明復魯人因而重孔李莘老與子瞻少游友  
吾郵重莘老紀其游必推而及于子瞻少游然則余  
之得交廷評願不榮哉不腆爲文未敢夸侈以當爵

酌之辭庶覽者有以識吾兩人盛衰之感而亦以明  
孫氏之學蓋有其本也

羅君震初六十壽序

代

古之王者以仁孝治天下立大宗小宗而合氏族故  
周禮太宰九兩之法宗以族得民次于師儒之後而  
宗伯所掌食邑者有都宗人食采者有家宗人門子  
正室下及游倅皆得春秋學射以備王國之用何其  
盛歟後世井田壞而世祿絕宗子之制不可復于是  
天下有族而無宗宗廢則不得不重族族亂則不得  
不重譜魏晉而下官人以族九品中正之選素門平

四照堂集五

八

進者特不便也乃一時人地自高者率記其苗裔以  
寵後輩至唐立譜學明譜之士輒以爲博聞然自元  
魏都雒驟更華姓氏族之亂已久家譜之設固不可  
少也而大宗小宗則既荒矣吾家震初欲起而復之  
慨然以合族爲重歲時伏臘子弟勝冠以下誠其孝  
弟媿睦有學不帥教者用祖宗法讓之以故族內多  
禮讓君子庶幾先王立宗之意歟方吾祖以祝融之  
後封國于羅附庸江漢之間屢與楚戰後雖不競于  
楚而內史公當漢高之世出守九江與灌嬰築城而  
居其地內史傳十三世而徙于柏林者予與君所宗



也柏林傳三十三世而徒于呈坎者君所宗也余因感古昔盛時建侯而井天下之田士之生于其時者比閭族黨相親和睦以和其心綴之同姓而立爲宗子冠婚燕饗登大宗之廟而進退揖讓于其間其爲播遷轉徙而輕棄故鄉者固已鮮矣逮及末世干戈紛亂寄孥帑于異國自爲別子之祖以傳諸後問其所本而有不能自言者是可嘆也當呈坎之未分吾族實大且久同在里閭熙熙往來正月以至歲終無不相親屬者洎唐末避亂東西并峙而君能不忘所祖立身行己無愧大家斯豈易得者哉族之長老更

爲予述君生平愛弟且教其弟之子猶己子也至族之媿婦孤兒窮阨而無告者迎養于家嗟乎天下無故而有甚貧甚富之人無故而有甚貧甚富之族惟宗子法廢故至此也由君之道上承祖禰下治子孫推而廣之以復五宗使王道之興見于今日必自吾族始矣記曰尊祖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財用足百志成禮俗刑然後樂以此而壽君誠可樂也

賀內翰羅公太母龔太恭人八十序

古者士大夫之仕皆不出封內自起家鄉里而官于

朝遠者不過畿甸千里之內其于養親至便也故其時仕于朝者未嘗以王事而奪其將父將母之懷惟銜使命于四方于是始越境而行然亦不踰時而復若夫以驅馳王事不得見其父母而北山岵岵之詩作蓋亦無幾矣且先王之恤其臣也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如此其至也又曰將母來諗然則雖出使于外而上之所以恤下終遂其歸養之思下之所以事上亦得以歸養之思而告于其上未嘗以王事而奪其懷也以王事而奪其懷其起于後世歟自秦漢以來幅員既廣仕而離其父母宦遊所至往往極四方

之遼遠于是有欲乞鄉郡以便養而不可得者夫士以身許國而不得遂其私非人情也此非先王之制之所有也至于今所得自盡其私者惟子告歸省之典不廢而世之功名之士藉口君命而忍于絕裾者豈少也哉龔太恭人內翰羅公之母也以名族之女歸太翁事舅姑克孝姑嘗邁危疾扶持不離左右藥必親嘗繼姑性嚴毅太恭人事之婉順惟謹太翁好學有文數蹟秋闈每讀書至夜分太恭人執女工相對佐其勤苦者數十年下至臧獲待之一以寬和生平無疾言遽色及子既貴不改其寒素時可謂賢矣



今春壽八十初內翰官禁近奉太恭人就養京師至金陵不果行因卜居焉內翰念太恭人乞假歸省奉母爲壽余因感昔之士大夫驅馳王事欲歸養而不可得今內翰能得之內翰孝養之思于是有以自慰矣夫江以西于三代不在五服之內春秋時吳楚不與中國會盟計其時士之得觀周樂而聞六代之音者未數數見也況仕于王朝而以祿養歸榮父母乎自秦始爲郡縣以廬陵屬九江郡而漢以揚州刺史領豫章遂爲天子內地文章節義號爲最盛士生其間出而從王入而將母猶東西州也而金陵于豫章

四照堂集五

十一

不越千數百里其在金陵猶鄉邑也夫以六代鐘鼓式靈之區士大夫生長其地誦北山之詩而隕涕者不知凡幾而內翰以他鄉而得之噫幸不幸之間非天其孰使之故予于太恭人之壽諸士大夫之與內翰交者將乞言以介觴而予深嘉內翰之得遂其孝養也故序之如此

李母王太夫人八十壽序

誥封李母王太夫人于戊戌九月十六日爲八十設悅之辰太夫人方伯見衡公之子婦大中丞順衡公之夫人而文學天行君之母文學浩源君之王母農

部書雲公之曾王母太學晝公之高王母晝公之子之太高王母也太夫人躬膺錫命歷春秋八十俯視子若孫凡六世天祐明德備受多福近代以來未嘗有也其子增王奉嘗螺山倪邑令紫芝孫增王孝廉聖起暨子若孫稽首再拜謀某一言以介觴予先君與中丞公弟侍御明衡公同年友也太夫人之相中丞公者予耳熟焉其相德淵懿爲子婦以孝爲婦爲母以順以慈不具論則專陳其大者可乎予觀自古人臣事關君父初未嘗不慷慨激烈鼎鑊可甘及謀之妻子遂恍于小利小害始終判若千里以致身名

四照堂集五

十一

兩敗爲天下後世笑曾鞏之言曰王政必自內始今之士大夫苟于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也豈不信哉公初爲御史時當神宗初年江陵罷政大瑞竊國政擅弄威福是時主少國危在廷諸臣鈐口莫敢問疏劾當誅十二罪家人皇懼慮不測太夫人趣公奏無毫髮齟齬迨瑞餒甫熄公遷問卿而壽宮之議起執政媚公太夫人力勸公歸方公之疏劾瑞罪也太夫人贊成之而見機明決又如此尋起光祿而封倭之議起公劾首輔樞臣不修戰守而許封貢罪在辱國時論方以挑邊釁凌折剛正



人人危公公目太夫人無憂色既而公巡撫遼東每上封事可否輒聞之太夫人關白沒倭棄釜山遁公請留東征之師復古遼陽力爭馬市木市之議朝臣益忌公公蓋岌岌矣初大帥有寵子孫僮僕持斧鉞領方鎮備宿衛者十輩公劾帥部曲侵牟軍實又糾瑄樞遼稅殘暴狀帥與瑄合而嗾公太夫人勉公曰時事方危公毋以家爲念也當是時公以一身處邊廷內外交讒之際使太夫人稍計禍福憂形顏色公雖毅然大丈夫能無以內顧累其心哉今國史所載父老所傳第稱公慷慨多大節耳孰知太夫人之剛

四照堂集五

七

勁不回無一言撓公寧惟無一言撓公且從中羽翼也今中丞公下世若而年天地易位陵谷貿遷其間君相之所更者凡幾朝大瑄大帥之貽禍廟社者幾何人縉紳之故家大族竄處于窮荒僻壤者幾何家太夫人白髮皤然撫六世子若孫錦衣翟珈登堂而話當年其可羨也夫其可感也夫古今稱備福者推唐苗太夫人然世際雍熙無憂危艱大之任其父子夫婿皆位躋太師而所以佐忠者無聞焉以視太夫人何如也今言中丞公之忠者則必舉忠臣之夫人言方伯公世篤忠貞之臣者則必舉世篤忠貞之臣

之子婦至于文學諸君之才能世其家學農部公之廉能有聲太學父子之徇齊克濟其美風聲所播莫不歸之太夫人則太夫人之藉藉人口者傳之百世豈有艾與故予之觴太夫人必本其大者且以風示天下亦太夫人之志也

賀鄭水部士介公暨汪夫人五十雙壽序

己亥冬十一月水部鄭公士介齒登五十其配汪夫人季夏生先公五月如公壽余與公稱執友所歷天下盛衰骨肉友朋合散凡幾變以迄今日能無一言初公爲諸生與其仲兄職方公超宗並有名于時時

四照堂集五

古

袁公臨侯以御史出爲揚州副史忤閩人遠嫌罕有至者公獨偕職方公往侃侃言地方事于利弊罔不中袁公重之數爲余言余之知公自袁公始也崇禎十四年袁公治郎以襄事被逮道揚州至者益罕公獨操舟以迎左右見緹騎目攝公公曰前袁公執公手曰苟不死當相見公歸語夫人夫人曰袁公曷懼哉具酒食俾公送之子以是知桐德之賢不以死生禍福恤其中者不獨公矣十六年天下苦賊余竄江淮間見與職方公慷慨論列年方壯也明年春職方公舉進士歸國變隨罹禍朝廷破格用人詔以六曹



之嫺習者授京秩如國初例當事疏薦公公傷兄不  
欲仕時東南新立國門戶角立中原漸成瓦解乙酉  
黃澍起左師東下興晉陽之甲劫總督袁公當是時  
阮大鍼督兵備江上舉朝議總督不宜從左公獨毅  
然爭之曰安有不明春秋之義如袁公者乎已而袁  
公抗節死燕市人乃服公先是公授工部守鐘阜門  
築城繕甲凡麗譙敵堡蘭石渠答之屬不旬日而具  
告夫人曰吾官卑不忠罪等今日與城存亡爾去毋  
亂吾方寸夫人曰諾攜其子去宛陵山中暑雨饑渴  
經百罹無愁嘆聲噫難矣然則公之不以死生禍福

四照堂集五

五

忱其中非夫人孰贊之歟居數月金陵又變大臣競  
鑽營戀戀不能去公獨辭主者不可固請泣血乃許  
當是時方帥領兵肆掠州郡夫人復攜子徙新安既  
聞公辭官喜相從以歸丁亥余赴袁公難自燕反與  
公握手廣陵俯仰悲歌忽忽十有三年而公齒五十  
則余衰可知矣今秋與公各避亂于湖之東西比反  
余做廬蕩析而公門閭既完且新因嘆人生盛衰合  
散雖百年須臾事然自余知公以來及見公壯年慷  
慨論列時天下之變骨月之所存友朋之相見有幾  
而公與夫人轉徙兵戈中若而年迄今春秋方艾見

子之榮雖余衰且老流離患難之餘猶獲從公歌詠  
以再覩其盛豈其幸哉于是相與酌酒畧陳往事以  
紀歲時

黃母顧夫人七十壽序

吾師少參黃寓庸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一時學者翕  
然宗之其後乃以節義著稱備德焉子少受知先生  
則自先生而下凡其壺教與其子孫之賢皆可得而  
知也先生長子東生有才早世其元配顧夫人以未  
亡人撫兩孤者三十年辛丑夏六月春秋七十其子  
燦焯暨孫敬修屬余言以介觴余惟夫人才節備矣

四照堂集五

五

其稱婦也而兼子道稱母與祖母也而兼師道余之  
祝夫人何以加于諸君子哉雖然夫人所易知者跡  
而難知者心何以知之徵之于其訓二子之言也蓋  
安不忘危與困而能亨兩者君子不能以自全夫人  
生當太平公卿士大夫處燕雀之堂覆巢破卵棄故  
主如遺而茹荼泣血爲祖宗守法至風波震盪百變  
而猶存者乃在孤兒寡婦吾讀析箸篇如聞姬且鴟  
鴟之詩焉非閭閻而聖賢者耶古之王者以仁孝治  
天下立宗以合氏族後世井田廢而世祿絕宗子之  
制遂不可復于是天下有族而無宗宗廢則不得不



重族族亂則不得不重譜逮及末世干戈紛亂華胄之家有問其所本而有不能自言者甚且棄其祖父之墳墓而不知顧夫人既創立宗譜而又多方經畫以置祭田示二子曰孝莫大于報本爾其世世守之無乏祀吾慕范希文義倉之舉而無其力嗟乎此仁人孝子之心王化所關孰大于是至于訓女則表章聖學讀史則憑弔英雄誌婦德則舉民屯之當興憶征戍則恨封侯之不早凡此者丈夫見不及此是豈尋常縱筭所可及也哉余嘗嘆世之無才者輒藉口無非無儀之說以自飾其短至失業蕭條上無以饗

四照堂集五

七

祖考下無以支門戶儀不著而非實叢之其謂之何夫婦人不欲有名歸美于夫不得已而以才節見蓋所遭之不幸也夫人曰吾之拮据卒瘞以僅免漂搖之患者未易一二爲人數也其德既昭彤管而其心仍欲盟幽獨此則所謂無儀者耳今少參公下世若而年文章節義備德于前而夫人如其才節繼之于後善乎吳公之言曰不朽先生者不在趨庭之鯉而在祖述之伋不在僅存之羊舌氏而在未亡之共姜是矣未盡也世變以來黍離詠而王化微異端興而世道熄由夫人之教以變今之俗豈獨黃氏一家之

幸歟蘇子曰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余奉教于師門不敢同世俗之譽謹述其大者若此夫人其以余爲知言而進一觴也

吳母胡孺人六十壽序

胡孺人吳公天明之配嗣君延支母也父伯高公暨舅嗣宗公里人稱長者母姑皆賢兩家得孺人益聲著溪南云孺人事父母十有七年事夫僅七年稱未亡人撫菟孤事舅若姑者三十八年于是年六十矣今秋八月之望爲孺人生辰先是余友孫默偕延支顧余乞言爲壽夫壽言非古也余素不樂爲惟喜事

四照堂集五

六

關綱常者間從婦人女子見之然每嘆世之爲文者遇婦人必取列女傳所載貞順賢明諸事備歸之于其人語節則必極之捐軀決脰以自飾其文至庸行而爲丈夫所難者反置而不道苟知立言之旨必從而笑之矣且夫古之貞婦烈女未必盡皆習義理之書其初無異村童牧豎及臨事會慷慨粹行其志一合諸聖賢夫豈知有名亦其天性固然行所當爲而已孺人事父母十七年父母初艱嗣則盡子道事夫七年強半寢疾則盡婦道夫人而能之矣至不幸而夫歿譬之國破君亡匹夫慕義尙能自勉彼委質



爲臣者何如哉此其說人人之所當爲而人人不能爲孺人斯時苟無遺孤不亦甘從地下而無悔幸吳宗不殄天以其祖宗數百祀寄之腹子免身之一日豈非有似于爲臣者當廟墟社屋苟其君之血胤猶存視吾身有一刻非天地鬼神所鑒臨之身乎當時使孺人一殉小節則無以存藐孤使無以存藐孤則天明公之祀斬使天明公之祀斬則無以存舅若姑而嗣宗公七十二年之身不獲延又使無以存藐孤祀斬矣舅若姑之不保矣則伯高公偕其夫人寧不怨恫于九泉也耶以是知孺人明大義非捐軀決脰

四照堂集五

九

者可同日語也余嘗嘆今之丈夫不若婦人者姑舍其大卽謀生瑣業儒者羞言之一旦貧不自振衣敝履穿乞憐于世之公卿爲妻孥營一飽而不可得孺人值家中落又當戎馬間關之日自堂上以迄襁褓所以佐饗殮及一切吉凶婚葬之事出其心計區畫裕如也教子讀書國變後絕仕進令治生業不十數年而家道日隆嗟乎此豈非人人所當爲而人人不能爲者哉立秋之夕余將渡江延支告余曰廣陵五方雜處之地不可以久小子行將奉母以歸黃山白嶽間誅茅飲水以是老焉是母誌也噫有子如是豈

世之公卿所得而貴者歟延支一子甫六歲頭角嶷嶷見余揖如成人禮則天明公不獨有子且有孫孺人傳矣然則天亦何負于節義哉余故樂爲之言俾采風者攷信焉

賀王錫予壽序

士苟可以淑躬而濟物使孝友睦婣之化成于閭黨而達諸朝廷翕然興感于一時非世所稱賢豪間者耶吾友平陽王錫予先生卓犖不羣少讀書輒勤苦有聲庠序不肯碌碌以爲功名可立致旣見天下多故諸儒狃于章句聲偶之文無異見遽取組綬夸耀

四照堂集五

三

于鄉里以忘其國恤其占畢之徒幾倖富貴訑訑冲冲至于窮老而乃笑治生者之鄙賤彼其志誠不屑與無擊鐘連騎之才而甘席門藿食之辱又素封遊俠之所羞也兩者君竊笑之于是奮身走江淮綜鹽筴以世其先業斯豈易得者哉予慨天下財賦竭于西北而江楚又時時見告一二專財小己之夫日夜痛心疾首憂之至于毀形瘠骨爲之減車從廢飲食遇友朋故舊伺其緩急先引匿避去謝不敢通者比比是也君生平恂恂孝謹及遇族黨婚嫁殯葬以至四方窮阨之士輒義動肝脾傾已應之于以慰薦其

心者無所不至而復不矜其名太史公謂朱家郭解  
之流宰相得之隱若一敵國以君當之可無愧矣今  
年爲君懸弧之辰君之戚友丐余爲文以壽之余讀  
管子之書見其上請于公使行賈於齊魯者立芻菽  
五養之等以示獎勵及崑邱之役表君子之假貸于  
鄉者式璧以聘之是以布衣之雄皆得以表見于時  
君雖不樂于邀上之榮而振人不給以待聖天子子  
惠元元之治必將有表其閭而聘者矣



南昌王猷定于一著

壽序二

侍御姜公壽序

國家開創以來兵餉之所仰給鹺賦爲重而兩淮甲于天下與關西茶馬相權衡法久弊生而其後不得不變遂停鹺使者歲額之入司會以稅課上之朝廷而商之疾苦無聞焉夫東南元氣乃在禺筮商無所牟利其匱乏不在閭閻天子東顧方殷欲剔釐而重新其政詔公復理鹽漕一時兩淮商民間公至而後

四照堂集六

豫章叢書

喜可知也先是公受命河西秦涼一帶爲爪牙外境自遭寇亂若茶若馬山林原麓彌望凋殘公至商旅如歸神皋六曹井井比至廣陵其積蠹巨猾長安已廉得其實下車第稍示懲創而霜威已稜稜礪齒間一切姦物無所穿竄蓋鹺政之在今日較曩昔難數倍始憂在商繼憂寇復憂兵而國受之奚以明其然也揚州南北都會泗潁汝亳豫楚荆襄千里待命于商商負其重貨出沒于風濤危險之地重以烽火望若畏途矣其難在招徠北淮億千萬戶聚漉波之利列肆駢坐邇來伏莽擾亂食戶半凋而賦額猶故其

難在補葺律嚴私販兵民不得與商爭利所以重國賦也今南水所經潛波躑躅物梗頤中巨商舢舨紛出而莫可稽其難在明禁公當此三難之時而馭以六轡之手不數月商不招而雲集竈不鼓而烟騰民歌于路商出于途視當年劉晏勞動不大徑庭乎哉雖然此公之所以爲國者而公之才不止此其揮斥八極吐納風雲走四海之名人傑士如在几席衣帶間不知其寥廓也蓋自吐握風微山林藪澤之士不獨烏臺驄馬如虎豹九關之不可通卽卑瑣下吏稍得氣其視寒峻一介奚啻霄漢之于淵泥彼固曰

四照堂集六

十一

吾以絕請託也而實陰借之以自利使天下豪傑解體遇國家需才燕昭黃金之臺有志之士裹足而不前然後知公之爲鹺使異夫人之爲鹺使也經營在商而四民歸心真有合于古大臣之風異日者進而阿衡以人事君不必關門以求四方第上下左右眉睫間而雲蒸鵲起其儲之者素耳今仲冬之吉爲公嶽降之辰揚屬諸邑侯謀所以奉觴者而乞言于余余何以壽公哉今夫海之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廣大而能受也公官海而有其量浩浩乎蕩雲沃日栖納百靈聞世之所收而無其所未名俯視專才猶之溪



澗耳介茲景福豈有量哉況乎受事以來馮夷效順  
刁斗無驚公能無怡然紆籌畫而酌大斗也耶世有  
知者或不以余言爲佞

壽少司馬李公序代

昔憲汝爲諸生時蓋知吉州有梅翁李師云今上甲  
午冬仲師舉六十壽維時師之子弟越千里交蘂而  
舞于堂四方之賓客儷詞稱慶者趾相錯于道憲汝  
屬在門籍雖不文其焉辭已念古人感恩知己一言  
其敢以浮夸之辭進頌俯仰歌詠而言曰有以也夫  
天道之屈伸人事之合散其可知于六十年中者豈

四照堂集六

三

其微哉自吉州鄒忠介先生倡明正學會忤于時師  
少而事之當是時天下非有事也而人心爲之一變  
未幾而元祐黨碑之禍始矣師成進士可以有爲之  
時也而限于官閒不得展瑞禍亦遂以烈雖然使師  
而居高位寧有幸哉及其爲吏部也以冢宰之權不  
能庇其私人而黜陟一歸于朝廷天下之人咸服而  
嘆曰若是吏部之不阿權勢也吏部之識之足以辨  
賢奸也吏部之輕爵位也皆如此汝也不才未嘗謀  
師之面而已心擬其人在李文正韓魏公之間無何  
而黨人方欲快其私讐遂遷師楚幕噫天人之際已

可知已逮旋起光祿寇賊內訌海宇風景何如耶以  
是知世之篤生豪傑也不偶不歷世之艱危百折不  
足以挽氣運之變故至于陵谷貿遷師用其所學終  
不負其生平謂非天之有意不可姑無論其他汝事  
師十年而知師之學世之所賴以綏安者有二一者  
有感于和平一者共歸其正直古之大臣以其身爲  
天下不爲矯激過高之行以求名于後世審人情之  
所安故不危又不屑爲唯阿柔媚之習以求容于當  
時處人情之所難故退易師爲司馬浮沉于宦海風  
波之中三黜而不驚其神豈無故歟乃師之德量殆

四照堂集六

四

不盡于此居嘗見專財小己之人視祿位爲可私之  
器不以援引後進及得志又從而嫉之比比然也汝  
自癸未上春官相從燕市以迄于今其間因棘備嘗  
師左提而右挈者不知凡幾每有佗僚相與悲歌中  
夜留連而不能已去歲汝乞假省母而師亦罷官徇  
祥于涇水白田之畔晤言邗上其神定其氣益以平  
彼固齊得喪忘順逆視一切軒冕等諸浮雲而一歸  
之于道卽再出而爲蒼生祇以竟其所學豈增毫末  
于胸中者哉然則天之厚師蓋未有艾也汝何以徵  
之惟歌詩日神之聽之終和平而已又歌詩日神



之聽之好是正直而已

少司馬李公元配羅夫人六十序

代

自昔聖人垂婦訓而著之經傳曰德言容功此序列之也稱德而三者並焉毋偏廢也又統括之也德在而三者該焉非兩事也而後之儒者往往鑿其指以爲婦人貴德而已他皆所畧也甚至舉古今最嫩之實曰才者而胥置之而爲之說曰婦道有德無才何其謬哉夫周才十人皆有聖賢之德者也吾夫子特著之曰有婦人焉彼非大雅所詠德之至備者乎而顧以才稱何耶蓋德之所運卽才才之所成卽德大

四照堂集六

五

抵有德而後謂之才未聞有德無才之說也且夫婦人之所謂德者可得而數也謂孝能奉其舅姑順能相其夫慎能淑其身儉勤而中饋以辨和睦而六親以悅處常不忘其綢繆處變不失其整暇此之爲德固矣然向使無才將舉此數端而怯不能勝室不能達徒抱其區區之意而無一長之可論則又將何者而指其爲德哉于是見古之賢媛才德爲一而聖人稱之或曰德或曰才交舉而互發其說爲不易而後世曲儒之所謂德蓋失于偏而未之思也如其所謂德不過如賈大夫之妻不言不笑而足矣顧其委靡

頽惰匡坐不事事以求內職修而家道隆其何術之

臻故不佞某忝貳統鈞躬逢聖天子建修齊之極敷

家肥之治每思颺言在下蘋蘩之婦才德著聞足以

繼大家而端闔範者以仰贊風動俾翟芾有所取則

焉其惟吾鄉少司馬李公元配羅夫人乎夫人以今

年禋月壽屆六十其設悅之辰距司馬懸弧僅八閱

月將與司馬揚齊眉之觴而同里諸姻好蘸筆以屬

不佞不佞與司馬深矣旣誼不可辭且又喜附徽音

以明吾才德合一之說也茲不暇更僕數則姑舉其

大者而其小者盡可知也已如曰奉舅姑此不易言

四照堂集六

六

也夫養志之難繼者失之而豐者亦未必得先意之難傲者違之而謹者亦未必合何者才不能以中節故也乃夫人則膳飲維時克佐其舅之豪爽周旋無失曲諧其繼姑之嚴肅也是孝之德乎則孰非其才以成其孝乎如曰從夫此不易言也蓋婦猶相也竭誠盡信而或難于以人事君智有所短矣惟夫人則旁求名德譬蕭規曹守也身奉庭闈譬種內蠶外也而且謀斷如流不減房杜俾司馬得寬內顧爲時名臣而膝下英英夫人愛之猶雙璧也是順之德乎則孰非其才以成其順乎若夫禮重慎終記曰勿之有



悔焉爾矣顧人子親其事勿悔易人婦荷其事俾人子勿悔難也乃司馬方官大行時懷靡盬夫人實克襄其事至今談者咸以爲至文也是其德之極又孰非其才之極哉彼欲離乎其才以爲德古何嘗有是人歟蓋嘗聞之衆所視聽曰望今海內望族若煥下之羅穀村之李視唐之清河京兆無多讓也以此才德風天下有餘而況夫人固念菴先生之同譜也理學淵源於以範世而立教無間然矣抑不佞因夫人竊有慨也夫大江以西非所稱一都會耶而廿年以來輿于百戰廬舍爲墟蒿萊可隱存者不能自植流

四照堂集六

七

者不能復歸一望蕭然餘烽殘焰飛鳥爲之裴回矣問其所以致此則惟乏才之故耳藉使當時男子中有若夫人其人勤事如家而才又克濟則亦何至于此極哉故嘗讀東漢書而趨其識焉夫龍門蘭臺稱古良史然不知傳列女范史獨傳之庶幾吾夫子嘆才難之意乎顧頗怪其所傳摭括一代寥寥十餘人耳何其少也今以夫人觀之固何能多也味其言曰區明風烈昭我彤管是足以壽夫人矣爲之序

大學士王公六十壽序

代  
天子御極十五年冬十一月某日爲大學士王公之

誕辰一時京師及四方公卿士大夫咸致賀謂公國之元老天下安危所倚任皆有以致其頌禱之辭宏安忝居後進且辱公之知弟自新又與公嗣君亮士爲婚姻則安能已于一言卽言安可同于導諛游詞而不明公之歷官所以爲世道者良苦而與天下共見其心乎蓋自古大臣遭危履變必先明其心術而後可以論事功心術之形誠與不誠而已矣苟有惻惻一世之心則凡職之尊卑大小事之利害禍福與人之是非毀譽皆所不計傾其身以爲天下審所甚重者而圖之使天下受其福而已不居其名不然縱

四照堂集六

八

聲靈赫濯經綸滿天下未見其可也公爲大理寺卿時當鼎革吏治若救火揚沸公按獄務爲平反圓扉多頌聲嗣晉少司農國家新造帑藏空虛又軍興驛騷往時冗費貪冒科索逋欠之弊相仍則度支益不給勢必加賦以困民公疏請釐剔一切諸糶政著爲令甲亡何樞府乏人以公代公不獲辭坐司馬堂勅邊帥絕苞苴徵調問朝廷外日討軍實而訓之戎事益振尋陞都察院掌院事公整飭風紀糾纒隆邑令不法狀用警官邪條奏差官京詳會審新招叛黨五事未幾特簡拜內院大學士昇以幃幄之任已復兼



吏部尙書掌銓事拜命之日天子錫秬鬯脫御冠加公首申之天語曰欽哉汝其克勤乃事無忘朕命公稽首再拜當是時天子之寵眷可謂隆矣使公稍有矜氣態色敷奏不甚中機宜不惟上負聖明如蒼生何哉公益加愆慎夙夜勤瘁至于瀝血髡枯謂吏治之本必先于廉乃躬行節儉衣蠶食糲以勵百官上銓事甘疏上多所嘉納衆乃始曉然知公傾身以爲天下能審所甚重者而圖之公若曰吾所自盡者此心必如是而後可告無罪于天下云爾名非所敢邀也今寰宇多故公雖暫勤庶務然鼎鉉之業終有待

四照堂集六

九

于他日公之心諒不以尊卑大小而溺其職也明矣豈復有利害禍福是非毀譽之入其胸也歟何者惟其誠也噫公真不愧大臣矣抑余聞公生平孝友好拯人急少會父母病兩劑肉以啗國變航海歸溺者數百人賴公以活歲饑爲粥賑活鄉民數千人公多善行其膺天福未有量也余不具載而第述其有關于國家者如此

李母陳太夫人壽序

夷門多恢奇博達之士自國僑子罕季和元禮外代不乏賢載在左氏史漢傳吾先子爲函谷長凡郡國

縣道邑有好文字敬長上秀才異等出入不悖所聞者輒以名聞又陳登有言曰閭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太邱遺風在人者不獨子孫賢女德尤良先子往往稱道不絕太夫人陳氏族也史有之齊母家駟釣立齊則復爲呂后家薄氏謹良子以孝聞然則氏族洵所重已且諺曰行于涂父可知此言教成于外耳顧教有內兼外者同爲嚴君夫人母而父父而師乎椎斲斷織截髮畫荻大都饑艱羸頓之秋能勉其子以取通顯至貴而誠何有也貴而能誠若朝政畫講之言如文伯母者亦足稱矣然至勉其子進

四照堂集六

十

退人材濟拔幽隱何有也今似公賢不具論論其乘驄馬理鹽鐵巡東南之間若列肆駢坐聚漉波利爲賈區牢盆聲與江湖答公居膏不染處盈思眺矚卓家德之畏壘庚桑樞比而有何其潔也悼道之鬱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崇化厲賢以風四方自一爨得憲而三賢儼象斌斌文學比于鄒魯又何惠也公少而穎慧知三世事若餌菖陽意傳說房箕流降人間且往往呼吸杓觴參通龍角自魁而下六星兩兩相比名曰三能上星男下星女文則精所聚昌則揚天紀輔拂並居成天象也公揣模帖括題于告斗之期



三卜皆食卒以是命中踐爲文昌豈非作天喉舌玉衡正泰階平敷河東柳公昔傳太夫人盧氏備德咸以爲九族宗師漆園纂真人內篇曰大宗師陰教之與陽教皆有是名得毋繇其道以爲表式大宗師者女宗師所自淑與某忝在通家靜言欽嘆敢不躬步天池傾聽鐘鼓隨掖禁之下交襟而舞進嚳神屬于嚳進勺神屬于勺進爵神屬于爵以爲太夫人壽夫三觴者三代之尊也三王之神所屬以虞其親孝之則也其並以爲先生孝思則

壽喜崇素四十序

四照堂集六

七

仁壽之說儒者以爲常談而頌禱者例竊之以爲獻亦何誣天道之甚耶備是二者莫過于黃帝莫先于神農而一二方伎之家或不足于術或不足于心詭于其名而爲之抑誣聖人甚矣夫古者神聖類知天地神祇之次明陰陽吉凶之數貫微達幽不失細小匪獨仁能愛物其智足師也今人不然父兄之教子弟授以孔孟之書不能則羣而指之曰此不肖者也去徙而學黃帝神農之業曰吾姑令其學此其效捷于謀身朝讀藥性賦而暮思奪人于司命之手詰以五色五氣五聲百脈之所在懵如也其最不肖者令

治嬰兒謂其收效稍狹而于學不必深嗟乎黃帝神農之學吾不具論以彼苟且于術取千萬人之性命爲一己之謀而僥倖于不可知之數斯亦不仁之甚者矣崇素潤州之望族也潤州山川多奇賢人君子多隱于岐黃間而喜氏兄弟爲尤著其學傳于高曾凡七世亦既精矣而公怒焉加慎其視嬰兒無以異于耆艾也若天地鬼神之臨其旁也恆語人曰凡人疾病皆能言嬰兒不能言也吾診視時心竊悲焉嗟乎其于仁深矣公爲人和雅故人樂與之遊又其性好施子見窮巷中小兒獨藥餌助之餽以金輒不受

四照堂集六

七

余嘗讀太倉公傳意傳黃帝之脈診病知人死生而或不爲人治病病家多怨之繇此觀之其不仁而得禍與仁而得福所謂天道非耶而史遷謂美好者不祥之器其禍不歸于心而歸于術豈理也哉且公之學精而能變如秦越人過邯鄲聞貴婦人則爲帶下醫過洛陽聞周人愛老人則爲耳目痹醫聞秦人愛小兒入咸陽卽爲小兒醫吾嘗渡大江所至聲名藉甚其在廣陵是其入咸陽時也今孟冬之月公覽揆四十余旅人也不能具觴以介禮四十日強壽之非古也第質言其所自致者以明仁壽之端他日存吾



說而徵之使人知心術之所在天道不遠而世之爲  
頌禱之詞者必求學公而無愧或庶幾焉

壽盧樂居表兄六十序

歲甲寅先太僕官御史時忤黨人歸里道秦郵過舅  
氏盧家長舅體泉公相見道故舊爲笑樂飲酒極懽  
久之別去自是不復相見歷于今乙未蓋四十年四  
十年來先太僕既已見棄舅氏亦卽世世變多故南  
北道阻兩家聲問杳然余兄弟避亂遷徙衣食于四  
方客廣陵今春過秦郵始得與樂居相見與余稱外  
家兄弟握手道故悲喜兼至余追惟四十年前天下

四照堂集六

七

太平民物安阜親戚雖遠在異地往來問遺猶東西  
州也況仕宦于朝而足跡在天下如先太僕者尙或  
以道阻且長不得歲時相見甲寅以後天下漸多故  
矣軍旅一興靡然騷動四十年間普天之下無一非  
戎馬蹂踐之區而國步遂傾至使流離在道親戚睽  
阻經數十年而先太僕先太恭人及舅氏皆已逝乃  
今于遷徙奔竄之餘驚悸之暇兩家兄弟始得相見  
嗟乎合離之難易如此誰實爲之豈非天哉於是君  
年六十矣君居于湖之東余兄弟過訪見湖水環匝  
蒹葭柳菼鬱如畫君行阡陌間操短舫舉網取魚

嫂氏習浮圖家修淨業爲子兄弟親執烹飪與子酌  
酒而言曰吾郵頻苦旱澇歲入之稅釀酒不過十數  
石盡此而歸毋笑田家鄙陋也余爲之流連累日旣  
念君孝弟醇謹生平不知官府事輸官稅外足不一  
至公庭又何幸也余少有四方之志及遭世多故自  
放于江湖而流離客處恆願得蚤返故里先太僕門  
第旣更變亂籬門草舍厯落數椽親知故舊歲時伏  
臘候問往來談說生平里社飲酒歌呼笑樂放懷天  
地之外兄弟姻戚白首追隨口不及戶外事如昔人  
高話羲皇兒孫更抱者之樂而不可得卽君家與余  
客舍相去百餘里亦至今纔得一見不意君忽忽便  
爲六十歲人也君年可賀而余蹙蹙靡聘維憂用老  
亦豈能忘今昔之感哉

侍御姜公壽序

天子御極十二年詔復天下御史命我姜公出巡兩  
淮鹽務重國賦也先是商困甚繁費日興如漢初罷  
鹽鐵官文學大夫之議爭衡不決三年而後復之夫  
朝廷命吏以爲商商困則議省重困則議復勢固然  
也國家理財用人非有兩端貨殖平準之書繇其道  
可以程材天下鹽筴之法自黃帝夙沙氏始而管夷

四照堂集六

七



吾用之以其君霸于齊漢武置鹽官二十八郡國用富饒而兵甲雄微外逮唐宋五代之季立宮障立蠶鹽裴劉甄王之徒雖綜核不足道乃呂夷簡范仲淹則宋之社稷臣也其監泰州西溪鹽倉皆以經綸天下之法行之若此者何歟蓋宋之巡院鹽倉往往以名賢出守以此知國家理財本于用人如其不誣也朝廷鑒往事之倣銳然與天下更始以公當之可謂得人矣公挾緯世之畧當誦讀古人時深知天地民物兵農食貨之事朝廷知公才史館之不足以盡出而巡茶馬茶馬又不足以盡改而巡鹽漕夫斥鹵

四照堂集六

五

之鄉秦越河東長蘆以及閩粵未若兩淮之地廣而商勞也不恤其隱以究其利弊之所在則商窮于莫可告中原耗乏豈獨商受之乎公知其然以爲議政無所爲利弊去卽利與私煎有禁私市有禁鬻窩賈窩有禁猾商違禁者法無赦而又于申飭諸禁外杜姦竇以待莫可誰何之人其苦心若此如是乃可以言利矣昔胡安國之言曰祖宗時鹽法行于西者與商賈共其利行于北者與編戶共其利行于東南者與漕司共其利今之日利安歸乎不在于國不在于商徒令有心者蒿目而憂而後知公當時勢之艱籌

畫不勞公私兩利非經綸天下之才而能然與他年鼎鉉之業視呂范何多讓焉今仲春之月公懸弧佳辰郡士大夫以公明德屬不佞一言以介觴夫壽言非古也余聞之在官言官公有功于議政姑無論其生平而第述其爲國者如此

壽武城方君六十序

士苟可以淑躬而濟物使孝友嫻睦之化成于閭黨而達諸朝廷翕然興感于一時固當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然舉天下之大未數數見也而方君以服賈之士獨能質行醇謹聞于郡國者六十年非世所稱

四照堂集六

六

賢豪間者耶君之少年修其先世侍御之業讀書勤苦思以振其家聲旣而見朝廷多事士大夫之拘守文藝者居官以私奉養不能自毀其家以紓本朝之急是以發憤廢書去而爲賈人咸以此惜君而予以爲君之才何患不顯舍而不爲夫故欲得當以報國也自漢初興去古稍遠禁閭閻出入之徒不得任宦而膺一命之榮者倉氏庾氏子孫以爲姓而世其家一有經費則園視而莫恤是時四方雖稱太平而北困于邊烽火達于甘泉及建元以後欲雪平城之恥知儒緩之不足用遂興鹽鐵算緡錢除賈人爲吏之



禁自此以來果有輸其家半以助縣官者而中國之勢遂以大振商賈之無負國家以君之賢其講之詳矣流俗不察徒見天下之弊起于國用不足因欲病商以富國卒之商病則國益困故北周重斂而君子以爲張弓之法誰其弛之至括錢稅屋之事起貨幣充枘而不能阻奉天之不西也然則龜貝錢刀之制帝王以此散天下之人而士之以財自衛者則聚貧困之黎民給其衣食轉粟流輸以應上之所求而無憾焉是以文官俗吏遇天下之匱乏持籌以算頭會箕歛而不可得者素封之家以談笑而釋之國之仰

四照堂集六

七

賴于商其重如此況能周閭黨之急任俠自喜如君所爲豈易得者哉觀君生平恂恂孝謹外而姻族婚嫁殯葬以及一切窮厄之士輒傾已應之所以尉薦其心者甚至而不自矜其名其天性然也邇來天下財賦竭于西北而江楚又時時見告一二專財之夫日夜痛心疾首憂之至于毀形瘠骨爲之減車從廢飲食遇友朋故舊伺其緩急先隱匿避去謝不敢通者比比是也夫同體不能相恤而欲望其慷慨以赴公義得乎然則公之樂善不倦以享子若孫之報非偶然也今秋之季爲君攬揆之辰諸與君交者謀所

以壽之而丐言于予予嘗讀管子之書見其上請于公使行賈于齊魯者立芻菽伍養之等以獎勵焉及崢邱之役表君子之假貸于鄉者式璧以聘之是以布衣之雄不惜其微賤之身以資世用而後日與利之臣嘗竊其術以鼓動流俗今君之行雖不樂于邀上之榮而振人不贍以助天子子惠元元之意必將有表其閭而聘者矣若乃壽君于醬爵醕跪之間是何足道哉予蓋觀于國家食貨之事而重于君有感也故舉其大者以爲壽云

四照堂集六

末

四照堂文集卷六終

四照堂文集卷七

南昌王猷定于一著

傳一

太傅新樂侯劉公傳

太傅新樂侯劉公名文炳字淇筠順天府人父效祖以孝純皇太后恩封新樂侯母杜太夫人妻王夫人弟左都督文燿右都督文炤女弟二長歸武清侯子李國瑞以子存善嗣進太夫人季歸恭順侯子吳希彬叔父少保繼祖叔母左夫人崇禎甲申三月十八日闖賊李自成圍京師侯奉命守崇文門上召侯與

四照堂集七

上

孫章叢書

都尉鞏公永固中左門語秘不得聞十九日昧爽復召侯議調京營兵侯策馬馳至營營潰還報上問護衛軍侯指立指士駭走上遂入有頃城陷賊登城潰卒大呼曰城陷侯躍馬巷戰射輒中賊賊走連射數賊無不中顧謂鞏都尉曰吾與公畢命此賊賊數百騎至一賊厲聲曰闖來眾賊佯笑曰癡何為者侯聞賊入大內急馳歸第道遇賊輒射賊多帶鎗辟易侯拔佩刀手刃數賊然後歸先是召對歸母太夫人度城將陷呼侯及燿炤登樓樓懸孝純皇太后像皆拜母泣諭侯與燿曰爾無忘太后恩努力殺賊侯與燿

泣拜去時瀛國太夫人年八十匿老友申湛然家母牽炤手曰兒無死善事太夫人瀛國者侯祖母也乃作數十縷積薪樓下隨命老僕鄭平召侯二女弟須臾至握手泣一僕奔告曰賊入內城矣侯妻偕吳夫人文炤趨登樓李太夫人次之杜太夫人既登復下以二盆抵戶侯妻偕吳夫人先縊氣絕文炤將縊平推墮樓曰太夫人有命矣杜太夫人見季女縊乃自縊樓瓦忽震陰風颯起縊絕杜太夫人墮地復縊墮者數母頭裂血涔涔六縊乃死當是時李太夫人就縊亦墮地者數見母死以頭觸柱號曰母不我待乎

四照堂集七

上

墜樓臂折齒半落稍甦見一僕在傍曰若非鄭平乎手取縊脫付平曰酬汝掖吾登樓速舉火蓋九縊而後絕焉侯歸見樓焚投井忽顧影曰戎服也不可以見皇帝覓冠服不得申湛然免己憤與侯憤小不可冠左右曰曷不裂幘幘裂乃冠投井死初少保公繼祖與侯伯仲嘗愛坐井旁汲水飲之戲曰苟急難當死此城陷少保赴井嘆曰吾平日戲言今死是豈非天哉大呼皇帝數聲投井死左夫人先焚死文燿在外城馳百里至渾河內城陷入見闖門焚死撫膺痛哭曰天平文燿之不死以君與母在也大書一板置



井會曰左都督劉文燿畢命報國處亦投井死侯年三十一門媵妾僕從死者凡四十二人余詳之文炤云

王猷定曰余至京師欲哭先皇帝求當日死社稷所在老內官邱印指萬歲山海棠樹下望拜哭之是時憑弔故宮徘徊不能去印爲予言劉侯一門死節語與文炤同今文炤流落江淮貧困無以自活予因感昔之故家大族其飄零散處于窮荒僻遠之境如文炤比者不知幾何也嗚乎可勝嘆哉

熊孺人列傳

四照堂集七

三

昔猷定日侍先恭人每道外王母事未嘗不泫然曰小子識之嗚乎定生也晚猶記方髫時從母之外家孺人髮鬢鬢嘗擁樹面予口授史傳諸事晷背上口則喜比稍長見先恭人事姑孝聲言不出相曰孺人是儀也孺人于先太僕有神鑿今已矣嚮之口授子者亡矣先恭人之所儀而命予小子識之者不復聞矣世遠事湮使無聞于後子罪也夫作熊孺人列傳孺人姓熊氏南昌人爲豐城涂公煒卿之妻公號霽宇府學弟子公大父御史巽齋公父國子監生屏羅公孺人爲府學弟子汝驥公女按察司副使公楫從

孫孺人生有至性讀書通六經尤好孝經列女傳七歲率意口占多警語長歸霽宇公時御史公卒太姑于庶太姑祁及翁若姑皆在孺人曲盡孝謹每饌必出其手且進呼婢子還執器細視者數間有減食必長跪以請其後祁卒于亦卒屏羅公又卒孺人持諸喪哭必極哀及姑又病且卒孺人搏頰籲神以禱至血出姑委頓日取中帟廁牕澆滌之姑尋卒發篋得金并手書曰以予孝婦孺人悉以佐喪事先是于且卒篋金珠及券授孺人孺人泣強受及卒乃以上屏羅公其誠孝蓋天性也孺人事霽宇公自始歸迄

四照堂集七

四

公亡後恩義備至公好學有文以篤行稱其應癸酉鄉試出闈中牘示孺人孺人注視文氣忽掩卷泣謂先恭人曰吾不忍言矣明年公果病且革孺人日夜籲天公瞑乃絕水漿諸老人更迭泣勸乃強食初公室有座嘗坐之孺人自是不傳曰吾侍公座卽侍公也家有火災孺人冒火入室人曰是且取若藏乎乃奉公木主出置別室以禮哭其守貞大節類如此生平有識鑿先太僕總角時孺人聞歌聲驚曰此誰氏子也若巨鐘召見令屬文乙其半奇一二語曰是子必貴遂許字先恭人先太僕試于鄉孺人夢赤虬蟠



其樓占曰是在倩矣果得舉試春官孺人筮得屯曰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曰當先凶後吉先太僕果病喉危甚而後成進士生平敏慧善書書摹率更令至陰陽占候方技音律之學無不習遠近以爲異既寡不出一閤一日自閤墜傷足却醫治當昏仆中間神語曰耐之必有傳爲汝增壽一紀已而果然生孫名之曰傳孺人未卒時鄉里以貞孝聞于縣侯侯陸某表其門

王定猷曰外王母之始生也父名之曰從貞其後竟以貞孝著異哉外祖有諸弟同居別墅廢故址及外

四照堂集七

五

祖亡諸弟構屋故址入居之外王母曰未亡人不宜獨處孤墅亦鬻產構居之其守貞嚴謹如此卒後二十五年舅氏暝三日復甦云見孺人乘輿儀衛甚盛蓋帝命有職矣貞孝之至死而爲神余別有紀詳其事

張仲明先生傳

先生名昌祖字仲明涇陽人也爲人智識明敏遇事慷慨多大節自流賊起陝西初起遂薄涇陽其後蔓延徧天下復攻關中及入關李自成僞行仁義人信之先生曰此詐也其家故在涇陽之永長屯至是奉

母遷洪水寨徒步百里隨其母策一驢風雪中居二日賊果大索永長屯脅堡長曰張氏男女少一全堡皆屠然先生已去賊終不可得亦遂去先生始家永長屯既以賊亂遷徙散處或在洪水或在醴泉縣或在乾澤寨先生往來經營有事輒先見遠徙其後一至永長屯有兵突至殺掠是時山寨得自城以守故永長有城如縣于是閉門距守兵攻之城中人寡不能守乃棄而守樓是時山寨保家者多以樓樓堅如城六重高七丈最上六重以少年壯士守禦五重以下居婦女二重及最下一重者居老弱先生率眾守

四照堂集七

六

六重樓上指麾矢石擊傷兵甚多而兵攻之益急矢斲入自樓牕中壯士腦血自六重直注第一重人人惶擾失色而先生意氣自如或勸縋樓走先生曰眾在是可獨逃乎益堅守凡相持三日力盡不能支眾下樓出降兵數百騎持利刃擁眾西行每一騎驅二人三人至城西坑之桃園凡數百人先生方雜眾中行道旁忽見板扉先生一躍趨而入兵皆不見以免後乃知板扉者楊氏孤冢也已出北門兵又獲先生問何姓先生遽曰馮索金先生曰身無一錢此去二十里乾澤家在焉乾澤先生徙居側室地兵擁至乾澤



先生念曰倘有人呼我姓名奈何及至人皆不知先生言姓馮望見忽共呼曰馮先生安得脫身來乎兵始信先生果姓馮非妄言也寨上釀金贖先生以免人皆曰先生以智免于聞者莫不多先生之臨事多智也先生慷慨尙義初賊起薄涇陽時路公振飛爲縣人人震恐路公觀兵七里原賊勢甚張先生家在縣北二十里或勸之避不爲動乃與其兄以牛酒造路公營犒士于原士氣益倍賊遂遁涇陽北當賊衝烟火遠遠賊長驅可立至縣北五十里有古智慈岩遺址縣崖環谷可城以守時總制疏請三輔得自

四照堂集七

七

城堡人各爲守先生乃親操版築率先里人城之其慷慨任事如此其遇永長屯之難甫得免念母在醴泉一晝夜徒跣一百二十里奔至醴泉省母是時長號山中及見乃破涕先生之將卒也病且革恐煩母憂隱之醫至尙周旋如平時聽雨端坐而卒初爲縣學弟子食廩五應鄉試不中歲貢當廷試以母老不行子六長恂癸未舉進士當李自成入關時方觀政京師賊授士大夫僞官其大索永長屯時欲得恂授職不獲蹤跡先生先生不少屈語賊使曰兒去京未歸吾家可破兒不可得也賊大掠去使報恂曰倘出

都則變姓名毋爲僞吏所窺未幾賊果敗于是聞者不獨多先生慷慨有大節而益多先生之見幾明決也卒時年五十五

王子曰余獲從進士君穉恭遊間問周秦漢唐故都風景昔人所稱四塞以爲固而沃野千里歷于今不改夫以關中百二之險古今建都形勝無踰于此余慨然想慕之先生家有齋業在廣陵亂時匿大形山往來嘗取道法上法人士交先生父子陳祖道直達百泉相與登嘯臺慷慨懷古閱六日遊三百餘里乃別蓋所至人愛慕之如此君述其行事俾立傳予頗

四照堂集七

八

朱次其語

梁烈婦傳

烈婦張氏清苑梁公以樟妻也父爲四川布政國銳母李氏烈婦生有至性識大義庚辰公以進士授太康令明年調商邱時賊犯開封所過糜爛商邱聞賊逼境咸皇懼公按行城堡修守禦拓成邏凡渠答蘭石砲弩之屬無不具數單騎走風雪中拊循士卒烈婦窺公憊輒廢食泣下慰勞兼至當是時朝廷屢詔督撫殺賊而督撫及諸將畏賊不敢戰倡議招撫廷臣又各持門戶封疆益壞郡縣守令多儒生不習兵



事聞風則棄城逃匿甚則奉印綬以降公憤甚語烈婦曰吾爲天子命吏誓必滅賊與城存亡烈婦曰諾第日公佩刀各奮衣而起壬午春三月闖賊李自成合袁賊羅賊衆數十萬攻商邱公乘城距守既夕胄而進拜辭其父中議公主與烈婦訣曰城且陷儻陷我必死知汝亦必死左右皆掩面泣烈婦亦泣指所居樓示公曰尸我於是命老僕楊材積薪環其樓且告曰若城朝以陷則火朝以舉夕以陷則夕以舉毋遲我死公胄而出呼守陴者發砲石頗擊傷城外賊賊稍却烈婦傾橐裝市牛酒以資軍賞垂五日賊攻

四照堂集七

九

益急仰射中人中人頗死鼓音四面不止相驚以賊至人馬蹀躞遶城走夜過半一城傳呼曰賊入公嬰城以戰賊刃公仆地烈婦聞之驅婢媵登樓曰吾夫死矣若等從我死毋苟活遂衣平時白衣繫纒於梁將自縊呼楊材舉火材哭不忍發烈婦厲聲叱曰汝忘爾主訣別時而背之耶賊至等死少延使我不速死汝罪莫贖矣材伏哭叩頭舉火烈婦死三十餘人從死其慷慨赴義如此一子變方九歲隨烈婦登樓火熾哀號磔中老嫗急掖之曰主人唯此郎幸得脫歸以後梁氏從樓上推墮兒僕王政負兒逃是夕邑

民求公亂屍中救之越八日甦而烈婦則死矣商邱人相與感歎立烈婦祠春秋祀之至今不絕也

論曰商邱古睢陽地今人過雙廟每歛歔留連不忍去以爲張許猶生云越千年而烈婦出與之比烈異哉其邑人言昏夜嘗見白衣人蓋樓址間則烈婦固不死也予與梁公善恆述烈婦生平孝敬勤儉輒嗚咽茲不具論論其大者

孝烈張公傳

公諱清雅字玉楚世居潛山縣北鄉父純吾公生三子長卽公次清憲次清宗皆業儒公貧而力學累試

四照堂集七

十

輒不售立塾授生徒嘗截竹爲筒每食必念父乾饑脯餼藏諸筒袖歸以進年三十一清宗死公晝夜哭憤以頭觸柱遂眇左目人咸敬之其家在城北白主澗之濱距城八里崇禎十年獻賊焚殺北鄉舉家遷頭寨長子超載同清憲居城授經公力勸父避寨上父不可時年八十矣公乃偕幼子超藝侍朝夕外報賊勢急父病將革命公攜超藝去公痛哭掖父起父瞑目曰吾恨不能殺賊同畢此命言未訖氣絕猶視公抱父痛幾隕復甦超藝同僕雲滿從窖中昇棺具衣冠以殮賊將至滿趣公去公擗踊叱曰吾身親身



也肉未寒而舍之去將安歸汝從超藝伺澗中伺焚  
廬吾以身殉滿日滿年七十餘敢惜死願守棺煮茶  
待賊公從之于是蹲伏梁隅超藝匿厠舍賊擁入大  
索不得欲開棺滿捧茶叩頭乞免賊童笑將加刃一  
賊曰徐之老漢尙知禮一賊抽刀逼其喉曰出汝主  
貨汝一賊裂布拭膏繫竿首將舉火滿仰屋睨公公  
從梁間墮賊大驚斬棺公撫棺哭以兩手覆棺手斷  
血濺賊手羣賊笑賊怒砍公仆地超藝聞殺公從厠  
旁躍出泣求代將伏公背賊舉刀碎其首父子死焉  
超藝死年十六英爽不羣賊悔而憐之相與移棺中

四照堂集七

十一

堂以草覆公父子屍而去有頃後堂火發滿登屋以  
帶瀆水撲之火滅越三日賊盡去滿泣告隣人乞兩  
棺殮其主屍長號不食死

王猷定曰自獻賊發難天下忠臣孝子之慘史不勝  
載予每欲徧歷州郡錄其見聞著爲一書而海內方  
苦兵革慨想久之偶遊通公子超載官司訓爲予述  
其全家六十口死賊而公父子一時殉難尤足傳者  
使其出而事君則捐軀報國豈顧問哉予又聞雲滿  
死隣人焚其骸踰晝夜心堅赤不化如方剖然羣鳥  
飛噪不敢食嗚呼世之罹禍而不顧其主者視滿爲

何如也

兵科給事中張公傳

張公名德字仲敬丹徒人父善甫以詩名元季家雄  
于貴當勝國初定江南仇家訟其僭侈幾坐大辟已  
減死論永成公少負忠義建文元年大臣薦公才詔  
試禮部授右軍都督府斷事公上治安五策曰守祖  
訓謹用舍安宗藩興教化詰戎兵冬使寧夏歸獻三  
邊地圖是時諸王盛強朝廷以爲憂大臣建削弱之  
議公抗疏言古者封建所以藩王室也卽地踰古制  
宜裁之以禮不可以細人告變輒動搖宗室人人自

四照堂集七

十一

危非社稷之福疏入不報公見兵部尙書齊公泰曰  
公以諸藩爲憂非謂各府護衛軍乎今遼寧燕谷疆  
而近邊其若用踐更法取精銳以備邊其在國中者  
都司得掌尺籍伍符如有不軌以法繩之此不戰而  
解兵之道也齊公曰事急奈何公曰燕王雄畧頗類  
太祖其地遼金元常用之今以一軍屯永平一軍屯  
保定徵燕之護衛戍守遼陽順命則已不則移師蹙  
之一北平焉能抗天下若待其先發河北震動諸藩  
應之南北自此裂矣齊公深然之亡何燕師起公復  
上書言漢吳王濞之禍成于鼂錯後用三十六將軍



竭天下之力以爭之七國雖平漢益重困唐昭宗詔誅李茂貞杜讓能以天子近臣仇人刺刃而莫禁今治兵無鼂錯之才料事無讓能之智徒使國家踵漢唐之禍而諸侯有吳岐之謀此微臣所日夜腐心而泣血也又遣方公孝孺書曰燕師已迫公宜練兵以衛京師周公誅管蔡未聞用周官周禮以成破斧之功不聽及盛庸師出改公戶科使犒師公至東昌勉將士以忠義士皆感泣效死居數日與北兵遇奮勇擊殺將數十人會大風沙礫揚起日中青光如翳師亂北兵乘之公馬蹶被執有識之者曰此張斷事也

四照堂集七

七

見王王曰是言遵祖訓安宗藩者乎趣釋之公瞋目攘臂言曰殿下以諸侯王稱兵犯闕爲遵祖訓乎天子應安宗藩宗藩反欲危天子縱令事成異日何以見高皇帝于宗廟王怒劍斷其臂左右刃交下公至死不仆軍中咸異之爲排牆覆其尸而去公時年四十一無子姪孟岳具衣冠葬之建文時詔議贈諡未行當永樂元年榜齊黃方練等宗族朝堂名逆黨次第行誅公以陣死不入逆籍族得全家人避禍隱其事不傳越二百七十年公族孫九徵悉公死事狀俾余敘次之如此

論曰帝王之興自周秦漢唐宋以來皆不越再世內釁作古今之變其可知矣公當靖難時徵引七國洞如觀火當時惜不用及盡節行間以未籍逆黨宗族諱其事故公一時議論及殉難慷慨史不及詳夫文皇太祖之子雖非繼世然族類固非他也而死節之盛亘古莫及焉豈非開國者之所培養也歟

李一足傳

李一足名夔未詳其家世有母及姊與弟貌甚癯方瞳微髭生平不近婦人好讀書尤精于易旁及星厯醫卜之術出嘗駕牛車車中置一櫃藏所著諸書道

四照堂集七

七

遙山水間所至人爭異之天啓丁卯至大梁與鄆陵韓叔夜智度交自言其父爲諸生貧甚稱貸于里豪及期無以償致被毆死時一足尙幼其母銜冤十餘年姊適人一足亦婚母召其兄弟告之一足長號以頭搶柱大呼母急掩其口不顧奮身而出斷一挺爲二與弟各持伺仇于市不得往其家又不得走郭外得之兄弟奮擊碎其首仇眇一目抉其一祭父墓前歸告其母母曰仇報禍將及乃命弟奉母他徙遂別去時姊夫爲令于宛往從之會姊夫出姊見之驚曰聞汝擊仇仇復活今徧跡汝其遠避之爲治裝贈以



馬一足益恚恨乃鐫其挺曰沒稜難砍仇人頭遂單  
騎走青齊海上見漁舟數百泊市米一足求載以濟  
遂捨騎登舟渡海至一島名高家溝其地延袤數十  
里五穀少居民數百戶皆蛋籊風土淳朴喜文字  
無從得師見一足至各率其子弟往學焉其地不立  
塾晨令童子持一錢詣師師書一字于掌以教之則  
童子揖而退明日復來居數年積錢盈室辭去附舟  
還青州走狹邪不數日錢盡散終不及私由遼西過  
三關越晉歷甘涼登華岳入于楚抵黔桂復歷閩海  
吳越閒各爲詩文紀遊二十載乃反其家仇死所坐

四照堂集七

十五

皆赦母亦沒登其墓大哭數日不休自以足跡徧天  
下恨未入蜀會鄢陵劉觀文除夔守招之同下三峽  
遊白帝綿梓諸山著依劉集一卷其弟自母喪不知  
所在一日欲寄弟以書屬韓氏兄弟投汴之通衢韓  
如其言俄一客衣白袷幅巾草屨貌與一足相似近  
前揖曰我張大羹也兄書已得達言訖不見辛巳李  
自成陷中州諸郡韓氏兄弟避亂至泗上見一足于  
途短褐敝屣鬚眉皆白同至玻璃泉談笑竟日數言  
天下事不可爲問所之曰往勞山訪徐元直韓笑之  
一足正色曰此山一洞風雨時披髮鼓琴人時見之

此三國時徐庶也約詰朝復來竟不果甲申後聞一  
足化去先一日徧辭戚友告以遠行是日鼻垂玉筋  
尺許端坐而逝袖中有周易全書一部後數月濟人  
有在京師者見之正陽門外又有見于趙州橋下持  
挺觀水佇立若有思者韓子智度不妄言人也述其  
事如此

論曰古今傳神仙事多怪誕一足爲報父仇遂仙去  
然則神仙必由于忠孝哉吾獨怪其以擊仇不死悲  
憤窮蹙竟竄身海外復極幽遐遠遠之游夫豈專避  
禍亦其志之所存終不能一息安也卒之旣化而持

四照堂集七

十六

挺觀水得道之後此心不忘不亦悲乎然事之濟否  
則天也子房博浪之恨千載而下可勝道哉

四照堂文集卷八

南昌王猷定于一著

傳二

孝廉張公傳

余束髮為制舉藝即知海鹽有張孝廉者讀其文在馮具區黃寓庸兩先生伯仲之間崇禎季寇亂余棄諸生制義盡焚去今衰老自放空門然結習未嘗忘也春至杭州訪所為張孝廉者不得遇其子給諫公惟赤乃知孝廉死二十三年矣黃門為其父謀所以不朽者屬余為之傳余愾然曰嗚呼國家設制科三

四照堂集八

豫章叢書

百年當社稷邱墟諸臣割挈馬免而走豈可謂有人哉夫祖宗取士何典舉淫浮之蠹而加諸高才學古者之上一旦有急雖欲不以君父子敵勢將安能以孝廉之文而不得一第以死可嘆也孝廉當萬曆時士相習為帖括至腐敗不可讀孝廉力詆而救之自太白居選藝出而天下之文始趨于潔故制義之有選自孝廉始也時浙人吳伯霖陶君爽沈無回胡休仲最知名雅服孝廉出其下吳門士大夫爭延至其家率子弟往學焉孝廉負高志恥事干謁巡撫劉公石閩建虎林書院徵孝廉主之不干以私與林公慎

日交最篤及林公巡按浙江未嘗往見自以困頓公車不得志乃捫拾本朝大事記之曰識大編為書六十卷其不得見用于世君子惜之孝廉事親孝交友不苟然諾嘗往來若雲角里諸士雲集弟子貧者不計束脯其高致如此娶顧夫人佐以節儉生二子孝廉既棄世夫人嘗垂涕教兒有歐陽鄭夫人之風故二子卒得孝廉之學及給諫起家進士為天下直臣母夫人之教居多嗚乎是可傳也已孝廉名奇齡字子延世居海鹽之聞琴里

四照堂集八

二

王猷定曰余聞孝廉祖海泉公有才識神廟時海溢建議活鹽人數十萬里人稱之至今孝廉生其祖父先一夕同夢曲江張丞相至以為貴極人臣乃竟困厄不得一抒所學豈鬼神之說亦有時而不驗耶今給諫簪筆持橐克振其家聲天道無親嘗與善人其在是歟

許氏七義烈傳

按察許公內鄉人也有弟曰宣曰宗曰官崇禎壬午流賊陷南陽許氏居山寨固守先是河南諸府縣既陷賊輒置官吏許氏先人協守孤城不下者十餘年既歲饑無儲城乃陷置吏時朝命會勦詔諸路山寨



起兵恢復城池按察公聞命乃圖恢勦知鄉寨不可  
守欲挈家東下謀聚眾再舉宣曰寇敢據城邑以境  
無聲援易以虛聲恫喝耳歲無常款吾率丁壯且畊  
且守與村社相聯為犄角乘時觀變可也奈何棄墳  
墓去將安之公曰時勢至此恐未可卒圖也趣諸弟  
盡室行不可公復誓以覆宗宣欲行宋不可公不得  
已乃行已而族人承業倡義入鄧州執偽官戮之事  
聞烈皇手勅授都司為諸道勸宣等率義勇夜襲內  
鄉槍偽知縣主簿以露布送之上功督府道逸去是  
時朝廷日嚴旨督大臣勦賊顧總督多畏縮不敢擊

四照堂集八

三

朝議往往以朋黨私隙謀報復陽為推轂實借寇兵  
報仇督撫一命如驅羊就虎甚則借招撫與賊通而  
諸將益驕蹇不用命以故賊益張至以亡國使盡如  
宣等天下事不尙可為哉偽官既逸賊帥怒驅眾力  
攻許氏寨他寨無敢援寨遂破且破宋生母常氏先  
墜井死宋繞井悲號隨入井宣妻鍾氏宋妻陳氏自  
縊妹許氏嫁布政李公子占鼇寡居從母兄亦自縊  
賊斷繩墜將膺辱皆厲罵一賊謂許氏曰我孝廉也  
汝好順我我不殺汝兄弟為婚姻許氏大罵曰汝既  
為孝廉負義辱身甘從賊又欲犯吾名門婦耶時賊

方肆焚火烈甚欲奮身入火賊刃交下折骸死宣官  
鍾氏陳氏皆死既兵科給事李公孝源上其事宏光  
時部議贈宣宋官知縣後巡按李公若琛以許氏死  
節聞特旌焉按察公名宸號菊溪歷官按察司

王猷定曰余與菊溪先生有世好自尊府君與先太  
僕始先生官金陵余獲從遊因念昔從先人遊宦道  
大梁時方幼能問昔有宋官關陵寢賢士大夫所聚  
及李紀神師道用兵之所而獨未至南陽今乃于先  
生問之夫自周公相宅澗瀍遷鼎洛邑後遂為東周  
而東漢亦為都邑不知馬鄧耿賈諸人之遺跡猶有  
存焉否耶先生仁明善吏治工詩蓋自尊祖尊君詩  
書禮義之傳至今不衰一門男婦皆能赴義甘死如  
飴有以也夫

四照堂集八

四

樗叟傳

叟姓袁名芳長洲人善醫所至多活人間為畫皆不  
欲有名自號樗叟云王猷定曰叟蓋有道者也萬曆  
季總理內官監李道樞湖口稅叟父故與李文交因從  
父之湖口其地當上流之衝山勢險阻江楚閩粵川  
蜀滇黔之人操百貨而來者風檣多不利其游倖四  
望一舟至則先扼之巨浪中掠其貨以漏稅報關商



賈吞聲莫敢辯叟一一白其冤左右咋舌闕爲感激  
下令捕諸害商者坐以法連疏乞休叟別壽以千金  
頂之遇盜馬當山攫金將加刃岸土忽崩十里許水  
湧數丈舟覆羣盜駭散叟從波間躍出得不死水平  
舟復全人咸詫神助云天啟六年魏忠賢亂政御史  
王心一糾客氏及忠賢罷斥錦衣指揮田爾耕受關  
意旨殺天下賢士大夫使其元蔭私賂叟叟陽與元  
蔭交而陰趣御史歸里夜乘一驢送之崇文門外平  
時賓客無一人至者御史謝曰若歸無累若叟策驢  
行且憤曰嗟乎袁山人一頭何惜不爲御史殉耶抵

四照堂集八

五

張秋風雨中痛飲泣下別去崇禎十二年來豫章余  
見之東湖貌壯氣溫和粥粥若無能者淮南李盤曰  
此叟外和而中嚴越二年李盤爲懷集知縣叟往粵  
復遇盜潯陽江口傷刃墮水水赤有物顛動若敗絮  
驚視腹穿出腸矣恍惚一人按之得故舟自納腸于  
腹緝桑皮紉之而裹帛焉不死國變後癸巳渡江訪  
予揚州鬚髮盡白己亥復來聞李盤死往高郵哭之  
六月江上兵動余偕奔湖中而叟七十矣十月叟歸  
執手言曰老人去不復出矣與子交將三十年能無  
一言余唯唯跡叟生平孝友端慤而好義屢有以貨

色動之者必正色拒之事不具載第傳其周人禍患  
不避權勢者如此其兩罹大難不死有以也一子名  
鶴齡業醫有父風

杜昌之先生傳

先生諱鶴齡字昌之三原人杜氏之先自劉累豢龍  
有功食采于杜因賜姓世家京兆其後遷三原城北  
楊社里又自城北入城家老西門先生父爲秦王府  
儀賓母縣君秦愍王八世孫先是王女爲婚率不出  
長安城適外邑自茲始先生生五歲縣君抱危疾先  
生泣籲天乞身代躬親醫藥旬日無少懈儀賓晚得

四照堂集八

六

痼疾先生侍其傍三年不脫冠帶而寢嘗夢黃衣人  
授方藥中有海風輔醫人咸不知已而子恆燥忽得  
之京師人以爲孝感先生有兩弟其季少好遊戲負  
子錢千金子錢家索逋甚急日肆窘辱先生割腴產  
償之先是僕賓沒先生盡以遺金資仲弟治生又丐  
貸助之仲乃走塞上與少年日椎牛飲酒擁趙女彈  
琵琶歌舞不休資盡費先生不問又盡出縣君所予  
服飾錦綺質錢償貸妻王氏亦爲捐衣物日奈何傷  
高堂意耶已而兩弟亡先生撫其子若女如子其孝  
友如此先生喜賓客通四方交造廬往來無虛日客



至必留飲極歡道故舊爲笑樂一日玫瑰盛開子恆  
煇采一藤筐令蒼頭馳奉先生先生簪花滿駢帽以  
繡鞍覆馬隨兩僮徧詣親知流連索飲晚歸草堂復  
開尊召隣友慷慨話舊淋漓不已既復盡醉大笑曰  
人生白駒過隙諸君努力毋忘今日哉衆頗怪之無  
何不起矣先生少補諸生好學及天下多故關陝苦  
兵饑饉遂絕意宦達棄舉業後從兵憲張公出西塞  
縱觀金城天水間慨然久之子恆燦副榜恩貢恆煇  
邑諸生季恆焯

論曰古稱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先生生長王官身親

四照堂集八

七

綺紈驕貴之習而孝友好士其天性然哉天下變故  
禍及宗支過秦州者念京周之遺墟不勝下泉之感  
焉而先生之家聯婚帝胄今復振起于功名詩書之  
業不墜蓋流風遺澤所從來者遠矣

王瑞虹先生傳

昔孔子論次逸民詩人歌考槃十畝之間豈有慨于  
中歟何條刺之足迹也君子當俗流失傷謠詠之善  
淫鄙握齷之詭遇而恐不免爲世役也乃潔修長往  
託物以見志七松五柳之名後人嘆美不容口甚者  
溷市廛中操作不少休以故吳越之間人爭道鴟夷

子皮不多其相越功而多其所致富輕散千金稱陶  
朱公不衰云余由淮渡江至杭州得交王瑞虹先生  
竊高其行古人之流亞也樂得而傳之其傳曰先生  
名湛杭州人也生穎異不與羣兒伍及壯容貌魁梧  
清臚密理父肇儀公器焉更字曰澄之敦孝行歲時  
伏臘雍雍如也逮事父母承志竭歡人無間言補博  
士弟子員潭思銳氣以發其懷抱藉藉有聲士林無  
何國變乃慨然曰嗟乎鳥以高山爲卑而爭巢其上  
魚以深淵爲淺而蹙足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衛有  
釣河而得鰥者子思過而問焉對曰吾始垂一魴之

四照堂集八

六

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嘆  
曰鰥雖難得食以食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亦足悲  
夫先生味其言遂絕意舉子業託跡風塵間肇遠服  
賈洗腆以慶二人其高致如此生平好施予不侵爲  
然諾杭之人四方之人待以舉火者數十百家慮無  
德色其天性然也嗟乎闕穴之流無寸長以自表見  
脅肩強笑關說于重客欣欣自以爲榮矣而嗜利之  
徒飾其私智見金而攫之如胡貉然夫貉戎狄之畜  
狗也多者十有餘少者五六然不相傷害令東雞豚  
而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嗜利者甚于貉而不



自知而猶號於人曰皇皇求財小人之行吾所不爲  
聞先生之風亦可少愧矣嗚呼若先生者固詩人之  
所歌而孔子之所取也余老而不敏雖有言徒款言  
耳何足以傳先生哉

洪母汪孺人傳

孺人姓汪氏歙縣洪公諱正宜之妻年十五歸洪氏  
時舅沒生事日削姑寡居賴孺人左右操作勤勞間  
乏絕則鬻嫁時衣手織紉以供朝夕亡何姑又沒徽  
俗善畜賈饒心計累貲多巨萬公疎朴不治生產窶  
益甚見里中富兒輒遠避不貸一錢卒有吉凶不營

四照堂集八

九

而具皆孺人力也亡何公又沒孺人獨持門戶教三  
子指公木主曰吾守爾父志不貸人一錢存活在汝  
令就外家塾從師束脯皆出十指間及諸子成立令  
折節交賢士客至躬親中厨給甘膳有湛母風人號  
其堂曰款逵甲申國變時總兵高傑帥兵掠揚州孺  
人心傷時事日夜哭遂眇一目徙居金陵明年金陵  
不守朝臣惶亂奔竄或降或逃有死者孺人召三子  
趣歸里夜拜辭其先人主忽自縊諸子驚救乃蘇流  
血被面及歸徽州亂縉紳家奴乘釁結黨數千人剽  
刃于其主因大掠相誡毋入洪氏門頃之官兵討亂

悉誅叛復大掠洪氏獨得免眾以是德孺人云已而  
復至揚州丁酉仲子以艦事之楚舟覆蓮花洲溺死  
孺人聞哭之慟時年七十九矣病以是愈劇語二子  
子曰遲我十年死何爲嘔血盈盆而卒當聞報時遣  
人至溺所求屍哀號顛天不得屍吾不瞑人至果得  
之經一月形色不變乃瞑

論曰武宗時有洪公名遠者官南工部尚書寧藩叛  
攻安慶公督理守禦以死勤事迄今百有餘年感憤  
忘身之事乃出于女子嗚呼古今變亂之際卽閭閻  
賢不肖亦易以顯至追論其先世然則其祖宗之賢

四照堂集八

十

者無亦有幸不幸與孺人二子良儉良儷余與二子  
友乞余言因爲紀其事

毛母許孺人傳

余友毛先舒以其母孺人行畧屬猷定作傳猷定謝  
不敏居數月復持授女篇見示曰此吾母平昔之言  
也猷定受而讀之作而歎曰嗟乎言行之闕于相教  
豈不重哉余觀經史所載上自王宮后妃夫人下逮  
閭閻之家其德昭彤管者無論不幸大者釁起宮闈  
釀亂數世小而失業蕭條子孫陵替觀者太息而莫  
知其故而不知無才爲德之說往往足以禍天下其



弊也休其蠶織而習于驕奢子女臧獲姑息隱忍伏  
慝藏垢變端芽蘗不可剔治孺人性樸端嚴而有才  
少羣婢從之嬉即畏不敢犯父業賈利弊織悉諮之  
無不中十六歲適毛公繼齋先生先生蚤歲喪父從  
母以居諸姑娣姒比屋鱗次每歲時伏臘莫不盛珞  
珮瑤環瑜珥以相焜耀媵婢之從者亦皆執綺行列  
扶持左右孺人荆布雜衆中莊敬無赧容歸誠諸女  
曰婦道故應爾我奉姑型四十年未嘗弛此意姑嘗  
居峽石有貴人婦集閨媛張筵召姑不獲辭既惟結  
以往或疑其矯姑曰我故取若憎使見疎耳其守姑

四照堂集八

十一

訓皆此類先生既早孤孺人奉姑二十年日治麻枲  
織紵以供晨夕姑患癰癰決孺人躬撫摩勞瘁未敢  
形諸色以是益見重宗族云辛酉火室燬貨盪盡不  
數年豐裕較前數倍皆孺人助也孺人督子姓嚴處  
妯娌以和而御下以禮臨事果斷然特惡深刻讀書  
不甚好嘗言曰女子識字取記名數而已勿以無益  
害有益也見諸女觀書者必屏去之又言曰婦道貴  
柔順必以剛方濟之故終其身無失色于人其家無  
廢事庭前植花卉女有採之者孺人怒責之隨拔去  
甲申國變孺人愴然勸繼齋先生弛業命先舒曰與

汝偕隱越明年遂歿余因感孺人生太平之世甫遭  
喪亂遂能全其志而此十八年中陵谷變遷人事反  
覆興廢不可殫述所見公卿士大夫類多渙忽蒙頭  
乞命于銛鋒利刃之下武夫酷吏之手求所謂剛方  
者百不得一二而孺人教子強立克步門戶非所謂  
笄嬪而丈夫者耶先舒能文章不妄交閉戶西泠以  
著述自娛然四方之賢者多造其門樂與之遊自孺  
人歿十七年余始得交先舒登其堂肅雍如也日與  
儕伍嘗隕乎其容嗚乎豈非母教使然歟余故樂得  
而傳之孺人姓許仁和人其世次葬表年月詳墓誌

四照堂集八

十一

不具載

孝賊傳

賊不詳其姓名相傳爲如皋人貧不能養母遂作賊  
久之爲捕者所獲數受笞有司賊號曰小人有母無  
食以至此也人且恨且憐之一日母死先三日廉知  
隣寺一棺寄廡下是日召黨具酒食邀寺中老闍黎  
痛飲伺其醉昇棺中野負其屍葬焉比反闍黎尙  
酣臥也賊大叫叩頭乞免闍黎驚不知所謂起視廡  
下物亡矣亡何強釋之厥後不復作賊  
軫石子曰於時民不幸生于亂世不得已而爲盜賊



此上焉者之罪也苟遇良有司爲之給其衣食殯葬之資教之忠義其民可使也至窮而作賊豈不悲哉雖然賊而孝可以做矣

### 湯琵琶傳

湯應會邳州人善彈琵琶故人呼爲湯琵琶云貧無妻事母甚孝居有石楠樹構茆屋奉母朝夕幼好音樂聞歌聲輒哭已學歌罷又哭其母問曰兒何悲應會曰兒無所悲也心自悽動耳世廟間李東垣善琵琶江對峯傳之名播京師江死陳州蔣山人獨傳其妙時周藩有女樂數十部咸習其技罔有善者王

### 四照堂集八

三

以爲恨應會往學之不期年而成聞于王王召見賜以碧鏤牙嵌琵琶令着宮錦衣殿上彈胡笳十八拍哀楚動人王深賞歲給米百斛以養其母應會繇是著名大梁間所至狹邪爭慕其聲咸狎暱之然頗自矜重不妄爲人奏後征西王將軍招之幕中隨歷嘉峪張掖酒泉諸地每獵及閱士令彈塞上之曲戲下顏骨打者善戰陣其臨敵令爲壯士聲乃上馬殺賊一日至榆關大雪馬上聞鶻策忽思母痛哭遂別將軍去夜宿酒樓不寐彈琵琶作鶻策聲聞者莫不隕涕及旦一隣婦詣樓上曰君豈有所感乎何聲之悲

也妾孀居十載依於母母亡欲委身無可適者願執箕帚爲君婦應會曰若能爲我事母乎婦許諾遂載之歸襄王聞其名使人聘之居楚者三年偶汎洞庭風濤大作舟人惶擾失措會匡坐彈洞庭秋思稍定再泊岸見一老猿鬚眉甚古自叢箐中跳入蓬牕哀號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躍水中不知所在自失故物輒惆悵不復彈已歸省母母尙健而婦已亡惟居旁塚土在焉母告以婦亡之夕有猿啼戶外啟戶不見婦謂我曰吾遲郎不至聞猿啼何也吾殆死惟久不聞郎琵琶聲倘歸爲我一奏於石楠之下應會聞母

### 四照堂集八

南

言掩抑哀痛不自勝乃取它琵琶夕陳酒漿彈於其墓而祭之自是猖狂自放日荒酒色值寇亂負母鬻食兵間耳目聾瞽鼻漏人不可邏召之者隔以屏障聽其聲而已所彈古調百十餘曲大而風雨雷霆與夫愁人思婦百蟲之號一草一木之吟靡不于其聲中傳之而尤得意于楚漢一曲當其兩軍決戰時聲動天地屋瓦若飛墜徐而察之有金聲鼓聲劍聲弩聲人馬辟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難明者爲楚歌聲淒而壯者爲項王悲歌慷慨之聲別姬聲陷大澤有追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刎聲餘騎蹂躪爭項



王聲使聞者始而奮既而恐終而涕淚之無從也其  
感人如此應會年六十餘流落淮浦有桃源人見而  
憐之載其母同至桃源後不知所終

軫石王子曰古今以琵琶著名者多矣未有如湯君  
者夫人苟非有至性則其情必不深烏能傳于後世  
乎戊子秋予遇君公路浦已不復見曩者衣宮錦之  
盛矣明年復訪君君坐上室作食奉母人爭賤之予  
肅然加敬焉君仰天呼曰已矣世鮮知音吾事老母  
百年後將投身黃河死矣予凄然許君立傳越五年  
乃克爲之嗚乎世之淪落不偶而歎息于知音之寡

四照堂集八

五

者獨君也乎哉

四照堂文集卷九

南昌王猷定于一著

記

滁游記

歲庚寅叶諸大橫之卜乃中怪怪兮獨居塊處如不  
可以終日因思離騷賦遠遊遠遊必涉江乃抱食糲  
筆篋偕高子從廣陵雨行三十郵籤抵滁陽滁古南  
北譙也土荒儉無足觀亦無地道主款交者乃做禹  
貢紀山川不紀人物如左

越日上元後八日也出城步西澗飛潮若江上古木

四照堂集九

豫章叢書

寒篠極幽蒼之致東南皆有澗西獨得名繇韋蘇州  
詩也人知野渡無人之句不知其永日無餘事山中  
伐木聲更爲元對三隱奇蹈此爲野人初步矣作西  
澗詩

廿四高子留城中予登滁山山甚樸類人之重厚少  
文者循幽谷至豐樂亭訪菱溪石皆無存亭無駕霄  
之奇祇以文忠保豐醒心二意迴卓霞表乃知古之  
君子既樂人又樂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也予勞勞  
休休攀躋至此豐耶樂耶相與酌紫薇泉去繇來遠  
亭三茅廟望豐山如市樓之共天旗折而南崇岡複

道古柏千章有冠劍離立狀予曰是必有異至山門  
見遺構絕壁之下神淵怪滅玉柱騰閃乃至龍祠祠  
飼馬祠東隆碣矗立蒼苔恍惚日月雷霆風雨鬼神  
則高皇帝龍章在焉予驚拜展讀始知爲柏子潭卽  
歐公賽龍阮也五龍各王其爵所繇來遠昔高皇帝  
禱其上注矢于淵者三後戰勝免胄而祭赤電排空  
白龍夾胄受命之符古未有也爲詩恭紀四章復酌  
酒潭上呼龍而告之曰爾龍之血食茲土也二百八  
十餘載當爾夾日霖雨三軍帝遣崇山侯坐禪祀于  
爾京帥早亦禱爾無亦俾爾永護山靈長子孫勿替

四照堂集九

三

也吾意高皇帝千秋萬歲後魂魄猶應在此而爾處  
陰霾黑蹟荒風苦雨中沁沁怳怳晦朔不知餒將日  
甚予代爾慮也于是作呼龍歌投諸潭潭水窅冥陰  
風颯起山鬼晝嘯羣峯暝合聽黑雲臺下汨汨微作  
聲有牧豎過而言曰潭北一竅遠通山腹大江之葦  
管達是水昔人之禱于此者或幟紅鬣或驚鼉鼓或  
現壽能異哉茲吾不能測其變化矣是夜宿豐樂之  
後館風號達曙夢中蕭緘如大海波沸質明高子至  
登醒心亭再過潭石夜崩數丈

廿五從柏子潭至波羅窟小祇園坐祠石亭觀白鶴



洞洞東銅坑不知所在行西南三里兩峯交峙有亭翼然曰醉翁飛瀉兩峯之中與石爭鳴者爲釀泉過薛老橋數武入歐門問公手植僧導予至梅亭古鐵崢嶸欲竄欲突一株中枵偃臥如飛虬之飲澗可以清人可以壽人可以教人作拜梅詩須臾黃雲四布雪片如掌玉樹千山人鳥影絕予與高子陟崔嵬之巔大叫曰此菊山所夢玉真峯頂也四百萬劫無人至矣寒梅一樹鴻蒙之雪構爲花骨今天地荒老又四百年乃酌大斗嚼梅花數千片夙骸腥滓盪滌悉生香霧至峯迴處汲玻璃泉飲之作醉雪歌謂高子

四照堂集九

三

曰此醉翁後不聞有人醉酒泉一片地散髮盜樽安可言醉醉翁意不在酒故千日可葬腐脇可死談胚渾之道甕可化登春渠之石釀可王吾與子從茲入于古莽陰陽莫別夢覺無分寒暑昏晝靡辨窮劫羲和沈湎改白日爲元天斯亦人生之至樂也夜宿瞻歸閣聽梵唄若潮聲戶外竹甚壯不能負雪裂聲破

夢夢中作悼竹詩

廿六蚤別梅作別梅詩輿行深谷中雙眸不能敵雪眩時輒障以袂又地氣蒸寒嘗達人面不寒而暑至回馬嶺雪沒蹀其謂回馬者建炎寇盜充斥部守向

子伋因山爲寨植二門茲其一也東南爲栲栳山山下有熙陽洞皆不能往盤紆二里許津逮而上後屐棧巖左右兩山逶迤前抱歐公所謂蔚然深秀者瑯琊也此山作鎮東海從帝子而南肇錫是名遂挾有江海柳河東曰遊之適有二曠如也奧如也瑯琊之奧以石以樹靈槎糾紛槐檀相攘雲氣擁成宮殿磨崖齒石沈悶鬻黑如陰獸銅猊銜環據柱升曠如嶺長江浩浩千里無聲羣山踰拜多狀其間若頽若槁若干越蓬葆之形怒而憤若太傅之虎臥者不能測其何名居人曰此蔣山也曩昔鹿十萬蹄松萬木仇

四照堂集九

四

啓司之今安在哉魍啼夔立燐火夜搏熠燿江外鳴乎子山而在豈能寫哀歟是日臨庶子泉問李陽冰古篆其旁有明月溪白龍池上有華嚴井歸雲洞日觀亭了了堂或存曩廬或振長烟蓋景之所不及留者抵載之址所不及留者意存之可也雖然意亦何存庾亮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正在有無間耳今日之遊乃付諸隔江風雨西山哭聲有意耶無意耶

繇石屏歸雪鴻洞旁有吳道子畫須菩提像甚古古今繪事多矣惟道子獨著謝朓云立象昭勸莫著乎



圖繪道子攝魂入魄所謂李公侯圖應圖者耶宿馮  
公祠作瑯琊寺詩

廿七蚤起望朝嗽雲霞草木悉颺空際江氣如圓登  
浮百里外與山氣連易曰山澤通氣信然歟別山僧  
欲往龍蟠未果聞黃沙窪頗幽勝遂忻然往焉道經  
龍泉寺寺旁有馬神廟少憩按是山爲房宿房天駟  
也國初設同寺掌馬政以此今惟存殘碑斷蒨老檜  
數株而已至幽棲寺不迨今聞舍玉巒而矜龜階何  
歟

王子曰茲游也不經旬而雨三日雪一日吾得洞三

四照堂集九

五

得泉四亭之可停者八臺之可以望雲物者一潭之  
黝黝可畏者亦一而觀止得古體歌行近體凡二十  
首刪其六而詩亦止昔屈原見放彷徨山澤見楚先  
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儵倏及  
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而問之以渫憤懣劉夢  
得遊連朗州亦效屈子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  
倚其聲作竹枝詞十餘首予之呼龍拜梅毋乃類是  
歟枯居沈鬱則遊以散之而山川蔽虧道路荒塞周  
流而無所極也猶有蹇產而不釋者謂之何哉

閒情閣記

軫石子老而篤于情放逐江湖之上跼跼若孤鶯飲  
啄一聽乎天或竟日不得食未嘗輟乎情也生平慕

淵明之爲人尤愛閒情一賦欲築小閣名之然且未  
能而姑爲之記曰夫人未有無情者也人百其情要  
皆止于兩端利福者天之所以私衆人而智福之人  
不與焉是兩者交相仇而忙與閒亦隨之以畢世彼  
固各有權焉至尊而不爭性情主之卽天不能與之  
抗至死而各不相悔也今天錫我以貧故吾于世也  
如行虛空偶有所觸一往而深雖周孔仙佛不能以  
旁撓吾情然其中虛止蕭寂無一切塵垢染着其間  
也至矣閣之中無一物登斯閣者不一二人以是老  
焉客有笑之者曰子方求道盍去其情而可乎軫石  
子曰子欲求道是大妄想謹閉吾閣謝勿入

四照堂集九

六

得樹庭記

梁子異卿居枚里之北有慕乎古之學道者游飲自  
晦不近榮勢居旁有樓樓之外有隙地可數畝有樹  
森蔚參錯隅左主人曰此可資吾庭之勝者也累土  
雜蘘攢以數峯復架广其上以寵吾樹小廊迴折隨  
其高下與後楹接簾權窈窕几席可私于是乎跬步  
之內別有天地已亥八月十七日主人謙客張樂甚



盛殘陽在樹翠行虛壁已而月上影達人面酒半主人具綽楔以屬王子命名王子執醜言曰今何時哉戎馬紛馳中原無安土顧茲河曲猶有昔時絲竹管絃遺音之盛者乎有之而觥籌旅獻不足引重風雅其謂之何今羣彥畢業文雅縱橫抑何盛也何地無樹雖青牛采華撐霄障日其不爲人游息之具者猶之叢莽無人之地而茲庭得之又何幸與因取少陵老樹空庭得之句與標斯勝古之名庭者不一如盧徵君草堂曰枕烟翠皆本于揚雄爰靜神遊之義今之名亦取諸此一時同集者爲張鞠存先生高漢

四照堂集九

七

思袁青來程婁東張季望閻百詩張雲子諸君而王子猷定爲之記

石圃記

石圃者包穉修先生所構讀書地也其地在城之西南營其居面城其市罕駟儻器凌之習宜靜者故先生居焉其所居之前後爲圃昉古二畝半在邑學老圃以明不仕其圃發以石草木環侍異圃人先生曰洞庭之濱靈壁之下石多奇巧以奔走天下之人南宋而後江南豪右之家傾財至于爭鬪吾好朴將以訓子孫故亡國富家之所好不存焉江岸五山石類

有道者端峭矩厲俗人例不觀皆以朴故其石取諸琅從所好也先生之語余若此余交先生十餘年恆思一覽山海之勝往至其居而不可得迨今春來而先生下世三載矣其嗣君也魯館予華舫華舫先生種菊地也折而東爲石圃殘石雜襲若有待者問故則先生之所營置已廢不可復識感百鳥聲聞花數叢相與追嘆往事忽傳海警遂別去仲冬復來主人揖而入則突兀五山立吾前曾幾何時而向之廢者遂易舊觀閭闔之中如在空谷然則予雖未見先生之營置若或見之矣由石磴盤折而上有臺臺廣數

四照堂集九

八

丈可亭主人請予名題曰朴思取唐人詩主人雖朴其有思也夫天下之俗未有不由于好奇巧之人其好奇巧者皆自以爲不俗一自矜其不俗而天下之俗歸焉故醜不至厭而美嘗取憎往往然也余每見世之愛石者動引米顛輒代爲忸怩自入石圃而吾慚始解何則其所好者朴也舉世不好而先生好之後之人又能世其好以異乎舉世之好是圃也可以傳矣余故樂爲之記以勉其後人之能讀書者

寒碧琴記

余幼嗜琴聞四方有蓄必造觀然佳者往往不多見



余論琴頗與人異審其質以攷聲而知陰陽之所自  
生察其形以驗氣而知清濁之所由出故琴之有當  
于余者百不得一二癸巳春漢中楊公木千來廣陵  
聞蓄琴甚善過公求觀啟其函則鏗然石也公曰子  
識之乎此蘇子由之寒碧也子由有寒碧琴說子爲  
我記焉昔子瞻爲登州司戶參軍子由省之攜琴遊  
大海舟覆琴墮海後高麗人得之獻其王王視爲蘇  
氏物也藏之數百年迨明崇禎間高麗困于兵請援  
上遣總兵黃某帥師救之高麗戴天子德意而以黃  
帥之有勞于其國也賚予甚腆瀕行復贈之以琴而

四照堂集九

九

琴遂復還中國其後黃帥道淮上總漕路公聞之易  
以良馬不可黃帥沒其子辟亂懷琴渡江至金山匣  
琴繫以鐵絙墜郭公墓下沈諸江者三年黃子有姊  
甚貧困謂姊曰吾無能爲姊計有先人之所寶者足  
朝夕矣乃告以琴所在遣人取之其姊謀而售焉王  
子曰茲琴也失于海沈于江淹于屬國其瀕于危者  
亦屢矣幸而復返于中國使又不幸而終于擊劍負  
販之徒無寧其在江海也而今得公而託焉公其毋  
易視此石之鏗然者也公曰諾吾將歸而藏諸南岐  
紫陌之山矣琴長三尺四寸闊六寸缺兩足

義虎記

辛丑春余客會稽集宋公荔裳之署齋有客談虎公  
因言其同鄉明經孫某嘉靖時爲山西孝義知縣見  
義虎甚奇屬余作記縣郭外高唐孤岐諸山多虎一  
樵者朝行叢箐中忽失足墮虎穴兩小虎臥穴內穴  
如覆釜三面石齒廉利前壁稍夷高丈許蘚落如溜  
爲虎逕樵踴而蹙者數徬徨遠壁泣待死日落風生  
虎嘯踰壁入口銜生藥分飼兩小虎見樵蹲伏張爪  
奮搏俄巡視若有思者反以殘肉食樵入抱小虎臥  
樵私度虎飽朝必及味爽虎躍而出停午復銜一鹿

四照堂集九

十

來飼其子仍投餒與樵樵餒甚取啖渴自飲其溺如  
是者彌月浸與虎狎一日小虎漸壯虎負之出樵急  
仰天大號大王救我須臾虎復入拳雙足俛首就樵  
樵騎虎騰壁上虎置樵攜子行陰崖灌莽禽鳥聲絕  
風獵獵從黑林生樵益爭呼大王虎却顧樵踣告曰  
蒙大王活我今相失懼不免他患幸終活我導我中  
衢我死不忘報也虎頷之遂前至中衢反立視樵樵  
復告曰小人西關窮民也今去將不復見歸當畜一  
豚候大王西關三里外郵亭之下某日時過饗無忘  
吾言虎點頭樵泣虎亦泣迨歸家人驚訊樵語故共



喜至期具豚方事宰割虎先期至不見樵竟入西關  
居民見之呼獵者閉關柵矛挺銃弩畢業約生擒以  
獻邑宰樵奔救告眾曰虎與我有大恩願公等無傷  
眾竟擒詣縣樵擊鼓大呼官怒詰樵具告前事不信  
樵曰請驗之如誑願受笞官親至虎所樵抱虎痛哭  
曰救我者大王耶虎點頭大王以赴約入關耶復點  
頭我爲大王請命若不得願以死從大王言未訖虎  
淚墮地如雨觀者數千人莫不嘆息官大駭趣釋之  
驅至亭下投以豚矯尾大嚼顧樵而去後名其亭曰  
義虎亭

四照堂集九

十一

王子曰余聞唐時有邑人鄭興者以孝義聞遂以名  
其縣今亭復以虎名然則山川之氣固獨鍾于此邑  
歟世往往以殺人之事歸獄猛獸聞義虎之說其亦  
知所愧哉

桓囂記

盧龍韓子桃平以庚午遭變攜家南下卜浙之上虞  
居焉己丑亂虞城復破徙會稽寓若耶之濱庚子冬  
予遊會稽韓子坐予最高樓樓柱懸折梅丈許貯小  
瓶內花半萎韓子愀然旣而憤爲告予曰傷哉吾囂  
之不復見也吾外曾大父朱公名錦者宏治間守青

州盜發齊桓公墓獲寶玉刀劍鼎匱事覺藩王及諸  
有司分取之外曾大父得銅罍徑二尺高如之土花  
繡蝕天將雨現五色雲氣光怪陸離不一狀歲臘貯  
梅其中自藥而花而實三月不衰數傳至吾祖寶之  
罔失亂後余置小驢載而南亡何虞城破吾囂殉焉  
久之有言土豪陳朝廷者入余家攫去遣人屢求贖  
不應夫以吾先世守之物不沒于盜而沒于豪其甘  
心乎予曰甚哉子未曠觀于古今之際也且以齊桓  
言之當其憤周室之廢于山戎也刺令之斬觚竹縣  
草束馬踰太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以朝天子何其

四照堂集九

十三

盛歟及其亡也邱墓之不可保雖盜皆得而侮之山  
戎之于周猶盜賊也以周室之神器周天子不能自  
守山戎覬之桓公爲周天子報仇固周鼎四百年使  
山戎不敢窺春秋特書曰齊侯伐山戎大之也今以  
齊諸侯之慕守之二千餘年一旦見發于盜賊爲齊  
之藩王諸有司當必憤然曰此爲周天子伐山戎者  
也桓公之仇周天子之仇也抑我仇也藩王諸有司  
不能制盜賊又貪盜賊之物且爭取之爭取于數傳  
之後歷喪亂而猶不忘是何溺于小而忘其大耶或  
曰罍得之盜賊之手非韓取之也今爲韓有矣有而

棄之是忘其先世也曰非也齊之滅紀也紀侯大去  
其國襄公復九世之仇何有于獻迨頃公九年鞏之  
一戰而以紀獻獻之于晉使桓公有知必痛恨其子  
孫之不克守其社稷寧紀獻之不忘哉子休矣盜之  
發塚也山戎之禍也豪之得鬪也紀獻之痛也子明  
于春秋之義其于輕重大小則必有分矣韓子曰然  
抱器而歸固予志也若子之言則誠大矣然則世之  
遭亂而忘其家者毋介介于一物之微而修怨匹夫  
哉爲之記



南昌王猷定于一著

碑

重修漢壽亭侯廟碑

漢壽亭侯以佐漢忠義死而威靈昭赫自天子達于庶人薄海內外都邑廟社無貴賤賢愚老穉男女所在無不尊仰崇祀隆以位號至推加大帝歷千百祀不衰嗚呼盛矣昔先主為平原相以侯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稠人廣坐侍立終日而寢則同牀恩若兄弟君臣之間古未有也當其既斬顏良曹公遣張遼

四照堂集十

豫章叢書

試之使有禍福死生介于其中則安能決去而侯斷然以為吾之于主手足之不可離也故其周旋患難備歷艱險死生禍福曾不少動雖以曹公之禮遇靡所不至而封金拜書終不遠千里而從其所事逮蒙難臨沮漢祀亦屢更矣其威爽顯燦護國庇民猶見于疆場戎馬之間此無他誠之至焉爾也盟津王公藉茅事神最謹一日告余曰吾邑有關王莊者廟貌巋然禮祀隆赫嘗奔走遠近之人歲久漸墮藩拔級夷梁桷赤白彫剝不治今合族人而新之余嘗有疑禱神輒見報夢中兄病篤且死余叩神曰先宗伯公

歿賴兄持門戶請以身代叩頭至血出神終不許兄遂卒嫂有遺腹眾咸慶得延兄嗣余怛怛未敢言適兩室皆娠乃哀號謁告神曰願嫂得男余生女可也己室人生女余喜謝又禱曰願余再生女嫂必得男已又生女而嫂果得男也子為我紀其事永諸石焉王猷定曰甚哉誠之至于神也匪神所為此天地之理也日星雲漢風霆水火以至川流嶽峙草升木降鼓盪于天地而不自知此何故也而何疑于神乎則由公推之而天下之為兄弟者可以勸矣由兄弟推之而天下之為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者可以勸矣則

四照堂集十

二

凡天下之有志于忠孝者皆可自信而不必問諸鬼神矣爰受簡而為之記

重修五司徒廟碑

揚州神異傳五司徒與蔣子文並傳異甚神茅姓勝其名與許祝蔣吳四姓結為兄弟忽溪傍見一媪遂迎歸以母事之不知其非所自出也飢虎食其母五人奮立殺之地無虎患州人思德為立廟隋封司徒侯爵及宋紹定中驅李全礮新塘明世宗廟三十有五年護郡民匿形襜中着鍍金鎧持斧立橋上烏夷顛仆弗即逞尤異者歲旃蒙作噩寇窺城筮諸神斫



牙旗旗折而賊壓焉人以爲神世德于揚也爭修廟社以崇報云吾謂人僞俗澆肝膽楚越陳思王稱大嚼者咋斷其舌左斧右鉞傷夷一身有五姓而跼跼相承者耶怪鳥九首相啖而不悟其爲腹之一何胞何閭何脇屬支偶而厥宗以噬膚之且愛有所移呱呱之費盡而孰圖異取箕諄語胡顧菟之腹而忽焉以集忽焉以麗不圻不齟而居然多子人之忍有漸矣越人涅膚避龍秦人借父禳而德色岳鄂討產鬻子春秋扣人鼻以血社習有所濁膚可涅父可德色子可鬻人血可社何有子母兄弟哉人所自出雖異

四照堂集十

三

姓莫不同出一人曾元相禪訖爲路人溯之同出一人又鈞出于天天亦人之高曾也五司徒者不失其天居恆五騎同獵拓弓弦作劈礮聲箭類鵝鴨叫平澤中逐麀鹿數肋射之以充庖奉母長者取多焉少者取寡焉流示諸利而無所私遇不平五人但各視佩刀而去必殛殺盪滌乃已蓋仁孝勇決天性然也司徒旭德也德次于天而敝土成灰三周煉之可以補天英靈之氣聚而爲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可得而弗彰歟夫自東晉以迄今日陵谷崩隤草莽木降不知凡幾國殤鬼雄弗論即明君哲后有功德于民者

當時則顯沒則已焉甚至天地化爲斧鑕日月化爲豺虎而燔柴瘞蕘王宮夜明之典荒絕邱墟徒以博後來有心者之一愾有如精誠之至貫金石水火不渝而禱祀歷千百如一日若五司徒者其視此爲何如也吾意充是母是子之心將乳有萬民以孳活而赤縣一闔黔首一乳五音一生萬竅一聲亦將見焉吾懼夫世之封壇者盟而未有已也公沙荀爽割席而分坐賢者猶或蹈之伯桃羊角僅見于兩人未有五子同其一命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又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金以黃擅數五此司徒堅金者歟進而求之什十伍五以至倍蓰舒肘知臂舒臂知尋焉何難之弗濟通之勇戰教陣尊君親上司徒其在于免且公侯之耦矣凡古者鄉先生坐里門教子弟殺則以配于社是役重興庶幾近古三老率其子弟以護公家仁與孝所自出焉范金削木其歲歲配食縣社無休斃

四照堂集十

四

改葬宋金將軍墓碑

嘗讀史德祐元年文丞相至北軍議事爲伯顏所執從京口夜遁道真州李制置疑之走通州渡海時客之相從者自杜架閣而下凡十有二人而金將軍先



死通州余爲之感憤悲將軍之志欲往求其墓而不可得己亥閏三月余至通包子孕靈語余墓在鹽倉壩立雪窖蓋將軍之葬在德祐丙子閏三月十一日丞相之言曰不敢求備者邊城無主恐貽身後之禍異時當裹骨還葬廬陵而後死者之目可瞑噫良可痛也是月十一日余欲往拜將軍墓時苦澇墓當水衝忽傾洪濤中孕靈奔告予及往觀見大樹浮波上兩骨着樹根不去命居人瘞之問其樹居人曰此將軍樹也相傳四百年來人呼爲將軍樹云每風雨之夕如聞雷霆甲馬聲崇禎十七年國變聲遂絕嗚呼

四照堂集十

五

宋室顛覆夢炎諸人不足道獨怪丞相北行僚從星散以至親僕皆逃去獨將軍上下相隨二十年崎嶇險難刀戟水火不渝其志卒也殞身雪窖無以發舒其所欲爲而後之子孫不能負骨以歸者豈其存歿不可知歟悲夫余以其事告之顧子國琬顧子曰先司馬講院遺址在狼山藏將軍骨莫善于此因與其從子楫謀改葬之而告于州守彭公士聖會六月江上兵興趣歸比甯復來乃卜十二月二十六日設儀仗綵樂以帛裹兩骨納石函葬焉葬之日海風大作潮湧數丈余酌酒以祭爲文焚其墓前因嘆唐玉潛

瘞宋諸陵遺骨處迄于今榛莽狐兔不知幾何而將軍猶存兩骨矗立蒼崖之上余以同鄉遭逢異代庶幾邀惠將軍之靈自今遷葬以來作鎮土疆一新山海且丞相與岳少保並祀茲山相與永奠神州不至陸沈而將軍之魂以雪窖爲陽谷不亦丞相之志與異日者吾歸而問其子孫俾崇祀于鄉里亦所以慰將軍而報丞相也將軍名應廬陵人其行事官級載州志及文丞相集云因弔之以歌歌曰

四照堂集十

六

下馬先拜丞相祠回頭卽問將軍墓墓到于今幾百年一旦水噉將軍樹我來己亥三月三悲風吹雨連江南黃雲萬里猶征戰橫海流民飢不堪滾滾波濤城下走壩出西門鹽倉口頽岸空遺兩骨存死樹波中立孤鳥一老向我前致辭我生太平猶知之此樹每逢陰雨吼老狐夜夜獻殘碑崇禎國變聲遂絕六州錯鑄將軍鐵我讀殘碑丞相詩字字如聞泣幽咽天留宋室苟不忘將軍留骨在沙場豈知渡海人亦滅柴市雪窖兩茫茫嗚呼此恨結千古英雄白骨本無主今朝移爾向狼山豈爲將軍一抔土冬青陵上近如何杜鵑猶叫舊山河將軍魂魄渡滄海鞞鼓聲銷讀此歌嗚乎將軍樹死將軍不死後代誰爲傳青



史狼山之上青青天狼山之下悠悠水

改葬金將軍墓碑代

古今忠義之士車轍所經者莫不載于誌崇祀于祠以爲疆域重而埋骨之地尤令人想見其生氣而不能已當日或陰負其尸或賜地爲冢甚且結蒲爲身首以分葬誠重之也迨其後第循故事修歲時蘋蘩未有從數百年後爲之改葬者改葬非得已也苟目擊其變使遺骸之不保則守土者之過矣通州至五代乃顯名賢少所駐足最著者無如宋文丞相渡海當時同行十二人有江南第六鎮將兵馬都監金應

四照堂集十

北

者病死于通之寓丞相葬之排七釘棺上覆以板哭以二詩然後去蓋將軍廬陵人爲丞相同鄉少事丞相甚謹相從甚艱丞相藉之甚深故其死也哭之亦甚慟此景炎丙子閏三月十一日事距今凡四百餘年矣墓在鹽倉壩之南原上名雪窖崇禎戊辰總鎮王揚德表以碣石于是將軍之名益著今年春淫潦洽旬水折而東出將軍之墓首當其衝獨存兩骨挺然著樹根不去余方省觀閭勢有告予者余見之愴動欲收其骨瘞之碑陰將有待也適南昌王公軫石來通亦將軍同鄉覩其事來告予也亦以閏三月十

一日相與謀遷狼山時州務方殷繼以海警不遑舉事比寤乃卜顧司馬書院隙地葬焉予因之有感也將軍之于丞相一體也祀丞相不以將軍配于典則缺顧將軍不與丞相同死而先之死不幸也丞相之骨自燕歸與母夫人同日至而將軍迄今寄他鄉且見厄于水不幸也皆天也雖然死于燕與死于通等死耳將軍之死也丞相葬之厄于水也守土者與其鄉人改葬之等葬耳豈非幸哉王季葬渦水之尾樂水衝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殆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其棺三日而後葬將軍之意其類是乎枯骨無

四照堂集十

六

主文王曰寡人爲之主余于將軍猶文志也夫

重建文選樓碑

委宛之山有石匱焉赤珪日碧珪月其文金簡玉字故名其地曰秘圖壺關抱嶺石室中素書不辨其字若成紀畫卦之臺無字也雪後見卦痕耳而其地皆傳文選樓能與三者皆不朽與六經非聖人作文也不得已而有文而後世乃以爲鞏嶠古今選人尊孔子然能刪詩書不能刪易一縱一橫何可刪也至于翰音車鬼刳羊噬矢類詭奇矣而亦不能刪何也象也象也者非事言所可盡也故存之韓子曰離奇而



法者莫如易無論虬戶銑溪澀體可熟即踣贏首贊  
部洲方家元擬易矣然有氣無朔紀日紀月成何道  
耶孔子序書止百篇刪詩止三百篇亦曰取其可信  
可傳筆諸經耳乃穆王作君牙伯冏三書用人訓刑  
稱賢君焉後世信稗史不信聖經謂鉞山黃竹意不  
在天下而甘泉羽獵之徒靡不誇瀛洲方丈以爲西  
王母欣然上壽也選而可存歟不可歟更其大者鹿  
鳴天子所以燕嘉賓也而橫槩僭咏聖君臣子所以  
羽皇極也王粲從軍之什尊操而忘漢何耶詩有關  
雎螽斯蝦蟇相鼠貞淫各有所取先王明庶物察人

四照堂集十

九

倫故別其微焉若南都鸚鵡鵲同載三都洪桃豨  
蔓並陳又何說也誠然文選何以立學余嘗攷其讀  
書處爲文樓者有五而宗選學者恆推江都李善敷  
析淵洽李邕附事見義五臣不如也仲尼曰君子博  
學于文文者貫道之器也天地譏祥盡解人事興廢  
盡究籍田郊祀之禮盡誠山海之文盡知而又下及  
蟲豸草木欺猥類類一物已上莫不關會脫朝廷諮  
一物一事不能舉以對則號稱博學鴻詞者當其罪  
嗚乎孰謂文與道二耶昭明元良之未究者也其臣  
下之與選者止劉庚輩跡其址尙不如延平嶽麓談

經爾雅之地更千年故國歌鐘蕪城荒葛帝子空樓  
長寒蓼耳而升其墟者猶叩寂寞以求音闕壇壝而  
俎豆若是者何也帝子悲懷兼慕蔬餽不溢止于孝  
矣又于民也矜恤庶獄多所全宥以至雨雪周行閭  
巷施襦袴備構橫輦下歌慈惠焉以是包舉藝文充  
積勝帙文也幾于道矣且世之言選者曰類治兵尉  
繚子殺其士卒之半則天下無敵揚處道對敵不能  
陷陣無多少悉斬之登斯樓者曰必若是可以稱選  
鋒東宮卷三萬也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  
有也其所存止文選三十卷爾存三十而去二萬九

四照堂集十

十

千有奇此二萬九千有奇者弗與矣幄氏涑絲七日  
夜不捲桃人鑄金也務竭其氣自黑濁黃白以底純  
青繇文註經繇經合道樓之傳所以永歟嘗謂六經  
之道閱肆尊顯散列于天下風之靡也繇于知有麗  
文不知大文之爛朴太子文行交至啟土而祀之歲  
月日時具黍稷進雞彝拜瞻更集邦之秀民萃止樓  
下想見元良叡哲敦倫樂善不亂于百家不蔽于枝  
葉易曰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其在茲乎樓在太平橋  
北凡四楹始于庚寅端月成某月日文命聿新爰祀  
司命之神于上



文選樓碑代

廣陵交帶崑崙于州爲最古其介茲千百年不朽者  
舍德功與言孰並乃以余攷諸郡乘謝樓董井猶依  
依玉勾甲仗間籛竹林繁露之學如其所自爲山川  
頌久不崩陁也而鎮西之棠亦以圖功百仗獨是人  
文化成暉麗日月何遽不及晉漢而文樓湮圯莫傳  
豈雅頌寢教化衰歟屈宋以降感哀樂而忘雅正魏  
晉以還感聲色而亡風教宋齊以下感物色而亡興  
致君子之風盡而王澤熄後將胡底余自安宜達儀  
鄉往往問沛侯釣魚處有所謂紫宮營室者歟且子

四照堂集十

十一

桓觀兵戈矛元甲耀日成山馬上詩尙在也而彌望  
梗莽瓦礫雜戰壘中秦餘空江漢遺茂草無已徒傷  
心于抽琴一歌苦辛吞恨焉耳而曲江之濤似神而  
非者三閭疾作不能一望其氣以澡槩胸中嗚呼吾  
不嘗婉變而誦五臣之書耶夫德施元良麥粥欽愴  
腰圍減半觀其居貴嬪之喪盡得其所爲人子焉且  
引納才臣東宮書三萬晉宋以來莫與之京吾嘗遊  
覽山川見文樓多所紀載輒欣然欲往一日高子胎  
簪氏指予旌忠古剎指岳忠武王魏二將軍曰此國  
殤戈甲也稍進有樓翼然磅礴太清循而上仰瞰扶

桑橫觀滄海廓然天地大文舒卷在目慧上人揖而  
前曰此樓自大建迄大業以至紹興凡幾易疇昔之  
夜余夢有披鎧持寶杵者曰曷不拘袂而退以待仁  
者釋日高子至至則言夢適與帝天之言會綿世伏  
匿一朝發皇人歟神歟夫高子履忠蹈信人也先是  
與阮子晉林謀興斯樓琢文屢空至是銳然一之日  
斤斧之功除二之日污墜之備息再晨而成嗚乎豈  
人力也哉余嘗稽諸天官家言五星聚奎于宋後百  
餘年而文之形暗奎壁間猶多黑氣其在于今如夢  
斯覺高子以履忠蹈信之人符諸數百年文氣聿新  
之日茲夢也適其所爲覺也歟于是以蒙來求煥若  
神明以敬來趨肅若神明籛文而道成豈第二三逢  
披進雞黍俎豆之事已乎且余又念乾坤蕩圯元湖  
之水東莽石城之颿夜走無論南部烟花卽蕭氏臺  
城幾潛狐兔而帝子斯樓柱天不傾指日不蝕其精  
神猶孤存天壤豈非仁孝之所留耶天爵馨香人觀  
斗氣成于是乎在吾旣愴然有慨于古今之間而樂  
高子之有是舉也于是乎記

四照堂文集卷十終



南昌王猷定于一著

祭文

祭侍御少文李老師文

嗚乎小子猷定別師幾何時耶師遂死痛哉夫人生而死死而弔洪荒一例之辭也死者無知而生者以爲人世不可已之事以此詔視聽而殯魂魄卽情莫可解不過寓一哀于衆中久之過其廬而或忘焉比比然矣嗚乎小子則安敢且實有深悲于中而悠悠不能已者非人之所與知也定因諸生久不喜干謁

四照堂集十一

豫章叢書

師初埋南昌時法甚峻宰相銓部子弟入見不少寬以禮數獨遇定懽然若家人父子嘗角巾野服抵掌而談當世之務忌者側目定不顧師亦不顧庚午定有母之喪憤然不能須臾師日事鬼薪貫索慰恤靡有間先是學使者舉先太僕鄉賢旋入闈校士會先恭人病且篤小子憂勞窘棘謀襄事格于勢不得達師從風雨中舉體淋漓角崩踞請督學得俞旨乃起人以此詫師師曰我爲王生自尋常事嗚乎爲人父母謀而生者得以濟死者得以榮此豈尋常事乎定懷此恩二十五年入祠廟如見師焉過邱墓如見師

焉庶竭頂踵以報萬一何期不才淪喪若此定之負師天歟人歟師抱濟世之畧顧瓦于時定每過金陵造謁師必曲盡謙款感憤流連念龍沙劍于百戰絃歌十萬戶蕩爲冷灰倖存餘息相與傷往事者小子一人而已仲春觴定郊園足站站遮泥塗惟恐別豈意渡江一月而師遂棄予小子作百年永訣耶痛哉師初病痿痺定與師之伯兄小有居廣陵驚聞趣國醫診視尼不用未幾遂疽發不可救噫人事果無憾乎天之殄絕善類兵不已而重以疾乎抑師厭世之不可居寧絕見聞鬱鬱以至于死乎皆非小子所能

四照堂集十一

二

知也所無解于心者聞師病革猶慙慙以不獲遺贈爲恨命似君簡定生平筆墨藏之嗚乎小子何修而師謬愛若此哉定悔不能舉學道事勸師從事于早又不能躬視師疾聽顛倒于庸醫之手負師之痛詎止一端惟有輯師嘉言懿行以傳千古如斯已耳嗚乎師其鑒諸

祭萬年少文

維歲在壬辰夏五月萬君年少卒于清江浦之邸舍其年家友弟王猷定寓廣陵聞訃欲往弔牽于事不果越明年癸巳秋八月君之子舉君柩歸彭城定抱



疴不獲工爲文辭謹齋辦香造君之草堂而哭焉其  
言曰嗚乎君死矣夫君死入吾夢者三焉每夢知君  
之死涕淚嗚咽不自勝覺而猶依稀幅巾布衲其笑  
語有莊者諧者有荒唐而莫解其故者此何莫非疇  
昔之情靡境弗造而吾經年不得一展拜禱旁似乎  
人情之眞反不如夢誰實爲之嗚乎忍言哉萬厯之  
季予先人與君之先人同舉于鄉復同官御史予多  
君五歲先君謂予曰萬氏子才汝識之迨庚午君得  
雋予始遇君于淮而兩家之先人已下世君方盛四  
方交出入車從甚都是時齊魯方苦寇君慷慨抵掌

四照堂集十一

三

談天下事何壯也不謂十年而天之所爲遽若此君  
能以無死耶曩者乙酉之役君之爲生亦岌岌矣當  
是時予赴友難竄身燕薊間已挈妻孥涇上顛毛種  
種羸憊非人而君亦縕袍艸屨瞥見似不相識久之  
乃執手相勞曰子爲故人良苦自是每過韓王臺下  
必造君之浦委巷春泥茅堂秋草不留連不已酒酣  
則徜徉于黃河之岸望故壘聞水聲濺濺雄心激盪  
相與走狹邪狂吟大叫世俗之人鮮不詫王子貧而  
乞食何乃猖狂若是而不知王子苟非是將不活蓋  
舉人世可悲可涕之事藉君以少寬焉及予再遷邗

上求一髣髴君之聲音笑貌而不可得予以是歎友  
朋之難也去歲君自吳歸訪予故居止君宿君倉皇  
且出關詰朝偕歸子元恭來就朝食維時四月廿日  
也子見君脾病頗達于面豈意未幾而君之蒼頭至  
忽報君死竟以此日成永訣耶傷哉君學道人也浮  
生百年之夢腐而不足道何懼何榮而介介此乎所  
可傷者吾儕老人生無井里邱墓之樂而又畏見一  
切後來功名之人惟是二三遺老相與談洪荒海外  
之事以送餘年而今亦並奪之去使人寂然如日行  
陰雪中仰視蒼天謂之何哉至于君有子足以光君

四照堂集十一

四

之業君之文章天下後世必有能傳之者奚俟予言  
嗚乎尙其饗之

祭尙寶丞劉公文

丁酉冬十二月朔尙寶寺丞劉公西佩以疾終蕪湖  
之邸舍其繼配黃孺人相繼逝友弟王猷定聞計金  
陵欲爲招魂之詞每執筆輒嗚咽涕淚不勝越二年  
己亥春嗣君將奉喪歸里乃勉爲文以告曰嗚乎吾  
不復有可與同歸者矣吾不復聞吾過矣吾不復可  
咨先朝之典故矣丙戌吾與兄脫身鋒鏑未幾里中  
亂親朋相食殆盡兄三至廣陵雖共相慶幸而余陰



察之已覺兄不言而神傷也十年以前兄約身不取一錢余賣文以食窮且殆恆念兩人俱老思一上父母邱墓相與謀歸不得余性卞急處世多所激昂動輒得謗兄屢勸色相戒余亦自悔及遭詬辱福性復然每冀朝夕奉拜良規而又不得先君爲御史時以抗疏見嫉黨人後官太僕璫饑方熾文端公旣罷政歸而廟堂一二君子不顧國家傾覆借銓政立門戶先君遂以憂國嘔血卒京師此乙丑三月事也余不獲侍先君易簣不及親見行事之詳而當年國事糾紛邪正消長之故有記載所不及微兄孰知之早夜

傷心思就兄盡詢其本末以成一書豈意兄遽舍我而逝也嗚乎方與兄謀同歸而竟不得矣吾賴兄聞過尙懼不免而今又安得聞矣先朝典故誰復爲老成人而先君之行事益無從問矣傷哉傷哉兄病噎醫者謂久鬱傷肺人詰其故不答余曰此非藥可治退而涕淚勸勉告以知命之學兄然其言而不能用也嗚乎兄以沈憂而自殞其軀卽今人不知後世必有知兄者况當文端公時主少國危宵壬竊柄而兄以英年遠畧密參大政迨國步旣移昔日忠孝之裔走富貴如鶩能不辱其身如兄者亦可告無愧于先

人矣惟是旅櫬蕭然數日而黃孺人相從以殉仰視穹蒼不知其所照臨者竟何在也予老且死亦于前所稱終不遂者抱無窮之恨于沒世而已矣

祭梁君仲木文

戊戌秋七月廿六日南昌王猷定聞清苑隱君梁仲木之喪往哭之寶應越明年二月朔日乃具酒脯爲文以祭而告于其靈曰嗚乎吾年六十而君死君死前一年李子小有死劉子西佩死吾弟子展死老人飄流江淮十餘年憂危窮蹙賴以朝夕者一載頓盡北望涇河相與揮淚弔數子之魂獨君兄弟耳胡今

一旦而君又死傷哉初丁亥春余自京師來寶應君在越中公狄爲予言君與海內賢豪遊旣從其司馬公馳驅王事及佐弟戎行孤城血戰時心竊壯之迨相見言昔年收召中原河北義士事不就酒酣擊柱髯戟張靴頓地起余旣悲君之志自念未卽衰與君兄弟風雨雞鳴從容抵掌論天下事尙未至潦倒無用于世而余忽忽遂爲六十人天下事已可悲已又孰意君遂從而逝也丁酉六月聚京口登甘露山頂各賦詩是夕君被酒狂呼嘔吐終夜及旦予舉賓筵之詩相勸謂吾輩皆老年宜自愛君起揖曰子古人



哉去越半載聞君困江上明年元日泊舟邗關予往  
視則瘡發寒噤擁被強謂予此遊良苦爾時吾憂君  
之病而深悲行路之難也嗟乎士不幸而生斯時以  
絕世雄畧既潦倒無用于世世遂目爲賤士使可免  
飢寒蓄妻子不亦甘心老死無悔而勢有不能則不  
得不妄想昔人上書卿相柔靡其骨冀沾升斗內顧  
不勝愧恥而世之卿士大夫方輕肆得志以賤士危  
亡呼吸之歲月供其優游笑傲奈之何其不窮且死  
也君已矣生平雄畧徒付有心者之一慨而余知君  
之深雖一時慷慨抵掌言天下事然閉戶宴坐讀老

氏周易見人病中戀戀兒女態常竊笑之其于性命  
豈無得而然耶如是則君方與小有西佩子展含笑  
于地下所可悼者余與公狄白首孤瑩形影相弔既  
傷同氣復慟友生述君行事以表章于世而吾兩人  
身世合離之感益不知其所終矣嗚乎痛哉

祭姚亦方文

丙申冬王猷定聞慈谿隱君姚亦方之喪哭之甚哀  
不獲往弔其家越五年庚子冬客會稽乃得爲文佐  
以酒脯之儀拜託其仲弟紱歸而奠之曰嗚呼亦方  
士懷才而生當斯世豈不悲哉以子之才何難立取

卿相而甘自淪棄至天下之人不知一國之人不知  
栖栖道路求廣陵片席授生徒而不得亦可矜矣廣  
陵之人又無知子者子泣向我曰嗟乎吾之隱忍而  
不死者以有老母在也日登平山之堂而哭焉人相  
與笑之去明年復來時江上苦兵革士出疆載贄于  
四方者頗不易豪門貴客非媵媵善媚輿隸且將侮  
之以子之骯髒不合于時人不得而榮矧得而辱之  
與則又登平山大哭喉咯咯嘔血盈盂顧余仰天嘆  
曰吾慕魯連田疇之爲人而不克行其志命也遺囑  
付汝苟死遺我孤兒余淒然送之江上勉以學道之

言留連不能去詎料不數月而凶問至嗚乎向之隱  
忍而不死者而今竟死矣邗江如昨余欲再聽平山  
哭聲其可得哉所可慰者紱爲余言高堂尙善飯嫂  
撫八歲孤兒令就外傳讀書稍不若于訓則對君木  
主長號家人無不垂涕者今孤頭角嶷嶷成立可待  
子而有知亦可瞑目地下矣乃作歌曰大江之水滔  
滔兮日月奄其下藏緊塵冒夫古天兮視下土之茫  
茫妖狐夜噪而晝舞兮宜麟鳳之不祥舉世沈湎而  
若醉兮動志士之激昂嗟詩書之牆壁兮不得已而  
悟之以文章何娥眉之善妬兮目英雄以爲狂惟余



知子之心兮子亦謬許余以肝腸曰薛政雖有母兮  
豈效委蛇乎薛方羌借劍投淵之兩不可兮爰灑涕  
於蜀岡指嘔血之淋漓兮恨不濺彼沙場三嘆赴玉  
樓之召兮鬚哀壑之無光信皇天之忘老而忌少兮  
譬草茁而蕙亡思漬酒以比于古人兮竟荏苒兮五  
霜表章後死之責兮留遺文于傲囊處大夢而忽覺  
兮知勞生之可傷返貞魂于冥漠兮乘白雲兮帝鄉  
隙片辭以當楚些兮屬介弟之是將苟白髮其無忘  
兮源鳴夷于錢塘

祭高母張太夫人文

四照堂集十一

九

維庚寅仲冬廿六日高母張太夫人享春秋八十有  
五溢然正逝其通家某匍匐將往焉視含殮哭于寢  
門之外越祭日乃酬酒靈輻前稽首而言曰嗚乎予  
視今昔天道人事可勝悼哉母已矣吾事母不逮二  
載而母竟已矣傷哉母聖善其相則宗黨暨涂之人  
能言之無俟予言也癸未予識胎簪于江州時袁山  
先生令參戎幕胎簪謝曰古人有言曰臣有老母此  
身未可以許人也已得母信乃強赴亡何軍中報賊  
勢急衆倉皇胎簪投袂起曰吾今日恥與賊同生者  
以有母耳及歸母驚喜以爲兒復生也當是時予知

母賢胎簪孝有若此乙酉揚城破殺人起髑髏山元  
長借母匿壞壁十晝夜胎簪從長干走血肉川谷閒  
負母以出時年八十矣嗚乎母不死于當日天人之  
際何如耶兒孝而母以生母賢而兒以生此豈庸衆  
人之所知乎小人無母二子之母吾母也母在而迎  
鶴以調母寶鼎以奉母繖山求法以覺母吾猶然痛  
弗若焉者矧俛俛又無依也先賢謂近世禮重拜掃  
道路間士女皆得上父母邱墓梗莽瓦棺無不受子  
孫追養喪亂以來六載寒食推心鋒刀人有父母兮  
繄我獨無今願母而登堂則無聞焉盼庭柯則無聞

四照堂集十一

十

焉不知涕泗之何從也幸哉吾之子二子也兄弟而  
友者也母以猶子子我亦以猶子之婦婦我吾家在  
塗去夏大水挈孥居館舍蔭一壁煬一竈母察之給  
米假擔薪十五朔以來無勑容先是余室病三日前  
導而往室既薨螳母亦就木管夷吾云天生鮑叔以  
爲夷吾也我死鮑叔豈得獨存將無閭內亦有管鮑  
欣然事母于地下乎嗚乎男兒事事仗人卒無時可  
以云報是吾又兒女子不如者也聞之萬鍾之家卒  
鮮黃髮母壽矣令終矣殯之日帷以內帷以外宗老  
負東牆諸姜女負西牆芻靈茅馬傾鄒泗邑者甫舉



儼聲動地稍定諸各以其職得母之孝敬睦嫻慈卹  
明懿者細大垂數十百事其少者質長者而信親者  
語疎者而信亦可以無負形管矣獨予小子顧影寒  
河之旁白日宵匿清霜晝燦撫今追昔天道茫茫謂  
之何哉嗚乎

祭李觀生文

維壬辰冬十月吾友李小有第三子觀生卒于清涼  
山之邸舍其友人王猷定與小有同客金陵見其慟  
悼不能往未獲弔懼傷老友之心也越三年甲午仲  
冬聞歸葬于京口駕鼓山之麓乃不腆爲文隔江招

四照堂集十一

七

其魂而告之曰以予聞瀆陽峽口抱一木以救父于  
崩濤顛覆之中者非君也耶已聞君避亂于句曲之  
黃連墅病且殆後乃禱于三茅峯夢吞藥而愈焉可  
謂天道邇矣胡今一旦奄忽而就死噫悲哉君也君  
年十二而能救父以不死君年三十有一而不能自  
保其生天亦烏可恃哉而翁謂我曰吾老而貧矣可  
以慰朝夕者在子惟涇又曰兒嗜子書法得片紙必  
珍而藏之有所求厭之可也維時君雜儔輩澹靜之  
氣形眉宇間予私度曰此必某某也已而果然寒風  
把袖雪子落硯池子爲君呵凍書東哲華黍由庚諸

詩而以養親爲言君引咎泫然泣下別去遂不復面  
嗚乎人生父子友朋之際百年聚散竟止于斯能不  
悲乎君病偶中暑耳非有膏肓不可解之疾彼何人  
者召諸庸妄一月之內凝冰焦火百戰以苦其肺腸  
君之見殺于庸醫命也君孝子也詩曰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而翁思君而益以老矣老人廢食其何以堪  
君能無以默相之歟君治春秋而明于義大江以南  
韓蘄王戰爭之地其英靈至今猶有存者而曹武惠  
屯師十萬于君墓爲近魂遊駕鼓之山俯聽江濤能  
無感今昔而奮然也哉若夫君才而天天道之常苟  
生而仇書聰明永錮君也壽已夫又何悲焉嗚乎

四照堂集十一

三

募疏

揚州募建許真君行宮疏

晉寧康二年八月朔真君許公得道上帝詔其眷屬  
四十二人白晝拔宅飛昇以至雞犬皆得仙去迄今  
千四百餘年其丹竈鐵柱諸跡一一具存究其功德  
之在民者莫大于斬蛟一事昔者聖王御世凡民有  
菑害天必篤生一人鋤而去之其氣運醇龐天以全  
力畀一人故聖人驅除民患竭手足之力而無事乎  
神術禽獸偪網罟與蛇龍舞泆排作水妖物怪鑄鼎



象神姦以辟不若皆出其心智治之無異術也後世氣運既薄天之力不足無以厚界一人而民害橫甚不得不資于鬼神之術變化神明使患害無所逋誅用力苦而成功較難此真君之功所以不在上古聖人之下也嗟乎真君生司馬晉時其君臣父子兄弟之際禍亂相尋人道或幾乎熄而甯康之時聰曜勒虎號雋健垂之梟傑紛紜擾亂天下災異頻仍犬哀馬驚兵器動魚羊食人民生其間日迫于死亡而蛟患乘釁起灌城窟奔楚豫蓋不啻洪水蛇龍魑魅魍魎肆行之日也真君以淨明忠孝奮其神武剪其妖

四照堂集十一

三

孽則救民當不專一方而迺以經畧中原之事讓之謝安祖逖劉琨諸人毋亦天禍晉室羣克得志卽諸君子不能挽氣運於分裂之日而真君已蚤見及此歟往者戊子之亂我江右劬于百戰當孤城圍困百萬戶號呼殿庭冀以拯救不得豈真君在帝左右不一哀故土歟抑其時有不可歟廣陵乙酉之慘猶豫章也此地未嘗有特祀真君者而豫章之人生此地爲繁今鍾子師義傅子美悔彭子僕劉子一山等相率擇地創建行宮以崇祀事可謂不忘本矣然事資衆力謂予當有言以告于人余與鄉人旣邀靈貺得

免故鄉鋒鏑于全城焚戮之餘倖也爾廣陵十五年以來所存之人亦猶豫章十二年以來飄流殘息無謂功德之在民者遂分畛域天運官渺其未可測也凡此下民其可不益勵修省以無蹈厥罰况晉之蛟孽未盡爲禍九州廣陵爲大江南北要害安知不實偏處此預防其逞而爲之所無徒修崇祀之文務實求忠孝淨明以爲昭事庶乎其可也

黃山慈光寺募疏代

黃山負勢數百里發靈數千年而慈光寺迺以著鳴乎人與地之興廢固亦有時哉按黃山以黃帝名上

四照堂集十一

西

世事不可得而見也然嘗慨然遠想當日人在鴻濛百里之國萬區不聞有西方聖人之教及一切土木之華施諸僧寮塔廟至于今第仰瞻白雲相與憑而弔之曰此飛龍丹鼎之歸然者也越數千年而普門出值萬曆時佛法之隆徧于中外慈聖遣中使齋法寶范金爲四面佛作鎮茲山當是時天下之平久矣四方無兵革之擾水煖災異之見告東南財賦充然而有餘建一刹不必求之境外而用足然而黃山之所爲硃砂峯者猶然萼草弗除一椽一瓦留以待後之人其故何與予楚人也生平慕三十六峯之勝恆



思至其地以庶幾其人之一遇而不可得竊嘗聞恒公之高風矣今春恒公自黃山振錫來邗上顧予草土中具言此地之鎮帥與諸士大夫共謀所以興慈光者而徵言于予予曰諾俄而揚之民飢者有棄其妻子者矣有食野草者矣有抱石而蹈于河者矣甚至望死而不得有羨白骨而枕之藉之者矣當此之時人有施一錢可以緩一刻之死施數緡可以緩數人之死使佛而有知其慘痛必視衆生彌甚今捨其死亡而不知救而又竭人之膏血腦髓以自庇其身無乃非佛意也乎恒公曰不然黃山之事不具論且

四照堂集十一

五

以吾佛濟人之旨言之天之刑人甚矣以天下之人之衆不數年而兵共殺之兵不已而歲又殺之夫天豈好爲此不仁之事哉抑人實自昧其致此之因而所以救之者無具也苟持其具以救之則莫若奪其所甚愛而堅其所必信信則有以明天道生死禍福之本所愛去則人我不立而同患之念生今見人之飢者矜之憐之目前而已目前逝則念與之俱逝久之日遊于食草蹈河棄妻子枕白骨之場而以爲固然矣且笑歌觴咏于其旁矣人心多變習忍成風吾恐小民盡而君子繼焉可不爲之寒心哉我服恒公

之言甚深而有本也黃山一巨鎮耳恒公不憚習其身于勞苦以告四方之人又其意不在于一隅而怒然以世道人心爲慮斯舉也以其人處其地度其時劉子曰可以勸矣况乎鼎湖在望賜鉢猶存黃帝普門之靈其亦可感而思思而蹶然以興者乎嗚呼獨黃山也哉

笑隱菴募疏

肅魯大師嗣法靈隱性孤遠厭山居之囂結茅湖上距學士橋僅數武自署其名曰笑隱時爲詩文自娛不欲人之知也楮厓子慕而見焉曰嗟乎喪亂以來

四照堂集十一

六

百里湖山軍裝馬服飛鳥爲之不栖况于人乎師之隱于斯也異哉願聞其旨師曰吾于天地間不知何者爲隱竊嘗笑之夫萬年者沙劫之俄頃也九州者大海之浮漚也以此廣長之世當窄促之時其爲生也微矣而愚者執而有之不亦悲乎此地故宋聚景園也當日爲浮屠之廬者九悉歸禁園高宗率三宮遊宴于此學士輩觀魚花港何其盛歟及其亡也蒙古夷而爲墓田至于今吾居之側爲牛羊之所踐履樵夫牧豎不知有翠華之臨第相與指曰狗冢云此吾之所以笑也余聞之爽然曰師爲浮屠氏說法盡



于此矣古今興廢何嘗然宋之君臣忘大仇不討悖心佚志廢梵刹以恣遊觀究之禁園何在佛火長存以此知帝王之家不能與釋氏爭氣運盛衰之故亦可知已庵當草創而堂廡寮廡埽壁之費尙懸而有待不無藉于衆力夫猴江鹿苑實相之昭然者也若借口師言而曰無作一切有相觀以亡國之戒爲謗佛解嘲師又將輟然笑之矣

募修興教寺藏經閣疏

揚州興教寺晉謝康樂宅也康樂始遊東林遠公以其心雜不令入社歸而捨宅爲寺請延跋陀尊者講

華嚴其中聲名興嚴逮宋維則禪師從而新之始更茲名余每過招提未嘗不三致嘆也夫康樂曾家始寧會稽矣其伐山開道求回踵休塋湖爲田以豪侈問太守事佛且將笑之何獨捨宅一事毅然爲之而不以爲難余是以知一心不雜則天下事何不可爲使其學道尊者豈不高于十八諸賢哉今太初老僧以苦行三十年建茲寺一刹竿講經修懺彷彿尊者當年譯經青龍汲水時不數康樂也歲久殿閣崩弛將有藉于衆力僧來金陵余語之日爾揚州十萬戶故家大賈列肆駢坐竭智力以營者不過美田宅爲

子孫計一旦蚬于兵革彌望青燐灌莽而巋然獨存者乃當日所棄而不以予子孫之居過者嘆曰此謝公宅也由是觀之康樂宅在萬古非古今之善營者哉雖然微遠公之激發不及此今大江南北豈無多智若謝公者君其持此以求善營之人吾授君以陰相之法列三等其一心不雜處贏而能詘者不爲名不爲一時此千古之大貪也無俟激發彼將求君其介于誠于雜之間多昧于福利而不知貪君迎其機而導之或與或求君毋躁其溺于雜而茫然不知返者例居尊處優心馳百貨之場見披緇持戒珠者輒引避幸彼不吾求乃求彼乎哉哀哉其人志狹而反廉君宜用道力運慈悲心慎勿嗔如是者可以募矣余之告太初如此爾大江南北之人各具菩提種智無謂廣陵功德無與吾事余且操三等法作選佛場顧人自居何等勿作一切有相觀



南昌王猷定于一著

雜著

錢烈女墓誌銘

揚州有死節而火葬於卞忠貞祠南十五步為鎮江錢烈女之墓烈女死乙酉四月二十七日五日乃火以家于忠貞祠卽其地為墓當其死告于父無葬此土以尸投火父如其言南昌王猷定客揚州與里人談乙酉事輒為詩文弔之歲丙申春其父乞余銘痛哭言曰吾老人無兒自吾女死而老人不欲生也城

四照堂集十一

豫章叢書

破督師史公率兵趨東門女決其必死已持刀欲自到余挽其手積薪以焚余又奪去結纒絲絕纒又斷余皇急不知所出不得已乃予以藥曰汝姑視緩急可也猷定為之感泣時賓客聞者皆流涕又言曰嗚呼吾老人十年以來頭童然禿且盡而視聽茫然而肝肺崩裂如沸如屠然每憶吾女吞藥不得死吾老人不知生之可戀而死之可悲也兵入以戈刺牀下數刺輒抵其隙乃去不知女反匿牀下藥發喘不絕余與老妻抱之慟強飲以水不死女泣謂余曰兒必死無緩兒為也兒受生養十六年父母又無男兒不

能與父母相養以生相待以老俾至于終身而今使父母收我骨目不瞑矣父老祖宗之不血食家世江南當與母勉圖歸計耳時注水庭中立起以頭投水水淺自頂以上不及頸余力持之起目瞪口瀉水如注是時雨甚門外馬蹄踐血與泥聲濺濺比屋殺人焚廬火四起夜女以紙漬水塞口鼻強余手閉其氣令絕余心慟手不能舉又解衣帶強母縊之母倉皇走出聞足擊牀閣閣嗚呼死矣猷定聞益悲忍不銘烈女名淑賢父為鎮江錢公應式母卞氏公善醫活人者眾女死後受兵挺刃數十不死兵縛公欲殺以

四照堂集十一

二

手格之皆仆地反得免下時病甚亦受刃久之復甦人以為女之陰助云銘曰三光絕一炬裂后土爭之士欲裂瘞爾于忠貞之旁麗重離以照四方之缺

書袁山先生四山樓藏卷補入潯陽手蹟事

嗚乎公燕市一死上帝駭怛雨瀕洞三日公尸立勃勃面若生雷霆發夏無遠近咸異焉獨乙酉江州首變公郵家筒若詩若書凜揭大義使亂臣賊子匍伏端門聽南史執斷也孰貽之孰白之與次年夏有騎犢男子詣都自稱故太子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未考察遽加以刑當是時人情悲憤思先帝



冀得真大臣又賂賄不法遂欲殺太子不仁於是左  
鎮良玉得間請以兵臨闕下誅首惡且謂公大臣有  
重望國故所繫脇與東下公曰晉陽甲不可訓也自  
古潯陽發難若桓南郡何嘗不移檄京邑罪狀元顯  
耶弗從未幾九江焚左乃使壯士持陌刀留繫單船  
公飯陌刀亦飯公弗寢陌刀亦弗寢越日持牛酒江  
上邀公誓公佯應曰如是願所過郡縣秋毫無犯軍  
中曰諾已公乃從容讓左曰高皇帝負若耶烈皇帝  
負若耶奈何欲以鄙夫故劫天子今又暴百姓百姓  
皆戴先帝太子者也以太子嗣先帝之故殘百姓安

四照堂集十一

三

得賢我段秀實也豈從泚反耶良玉雖暴抗然聞言  
背汗下喘發曰我終不可以抗袁公一夕自盡死先  
是公知良玉意不返以密章達都下使使橫截江中  
架大礮至則皆糜也故翦鬚髮一束馳書上皇帝  
錄其副馳白父母曰人臣事君猶父母也今爲君故  
而幾危父母以不孝名吾有死耳念受兩朝鉅恩凡  
一身皆朝廷賜也顛毛種種則是親所貽全而歸昔  
張湊趨顏昕髮於其妻疑之髮若動我髮歸見父母  
當如是因慟哭失聲其後書衣帶藏敗笥使牧兒投  
定俾蚤達又貽定書曰從此雪窖冰天爲異域鬼矣

寄語家人收我骨南歸幸甚爾時定酸痛愴痛人鬼  
共泣豈意今日尚有魂魄哉凡責人以死已難然斷  
頭瀝血或志士之分至于求死而不得出九江發  
池陽無一日不求死益不死溺不死七日不食復不  
死豈真如祝宗祈禱一死而竟不能得者耶公之行  
與信國文公何異服腦子當死板橋遇兵伏叢篠中  
當死空坑七日不食當死卒之纍囚燕獄從容南面  
而後死蓋天留正氣以一死奠乾坤按節候氣咸其  
自主水火兵刃弗能斂也公處構穽中鼠變出沒氣  
息纔屬矣而清嘯睥睨獨炯炯如星光電燭常不肯

四照堂集十一

四

卽隕者心不死故不死也至大兵下秋浦王侯將相  
一時奔潰圖籍印符狼籍道上公檻車北道望哭西  
山艱難百折乃殘頸血三忠祠下含笑入地嗚乎公  
之笑天下萬世之哀鬼神之愁猩豕狝之啼猷定  
與其門人高孝先淚盡而繼以血者也孝先平珍公  
手蹟多藏維揚城破孝先從長干坵足步歸塗附附  
面丐行入市屍蟲蠕蠕然達齎股間人豕被髮羣立  
而啼重關複壁絡版磬石卽其家碎矣欲得其八十  
老母及公蹟于血肉川谷中不食朽蟬斷者無是決  
也及歸搜其母與藏帙依然所不及收者潯陽一編



屬猷定補入宋張毅甫負信公願骨還葬吉州林惠  
州亦昇母極同日俱至人謂忠孝所感定愧不能如  
惠州之昇而孝先則已成千載高風矣余嘗過四山  
樓下風雨晝昏星辰夜動如肅衣冠呼之或出精誠  
之至斷而復連將公灑氣所憑二祖烈宗其呵護之  
者歟嗚乎昭陵玉匣金粟寒堆其誰知之定與孝先  
當效鐵函沈狼山古井年年焚香陳酒漿祭醊聽杜  
宇哭冬青耳公其鑒諸

晉陶菴集後

余讀陶菴詩喟然曰嗚乎斯真靖節也與杜樊川云

四照堂集十二

五

與之揖讓言笑的分其狀貌者而幽雄楚激過之  
吾以是悲黍離弁旻之不幸也義熙可怨而不必怨  
時也不能如義熙之不必怨則宜于怨宜于怨時可  
知詩亦可知矣昔人有言曰能爲之工不如不能不  
爲之工也其不能不爲者非人也時也嘗怪神鼎未  
移時當杪暮干戈戎馬之氣騰入泓穎間以至龍城  
塞上之曲窮巷士女引聲競效聽之如危柱咽流寒  
蟲急暮以此知性情之微通于天步橫目蠢動而不  
知矧懷忠此日卽哀郢誦橘音節已殊而欲矯飭圭  
璧之辭于黍離行邁之時得乎但當其血指捫天呼

劍斫地幽雄楚激中未嘗不縹若秋雲之遠使人思  
之耳若夫肝膽先僞語言求工猶夫肝膽誠語言僞  
皆不然也夫靖節行吟下澗心懷典午天下效其詩  
者衆矣似之而愈以遠未有能效其心者也陶菴詩  
不求似靖節實似靖節復過于靖節似靖節可言也  
過于靖節難言也可言者所同也不可言而可言也  
難言者所獨也可言而不可言也是故論其時效其  
心而後可以學陶詩而後可以學陶菴之詩

表貞遺墨弁言

劉忠正公念臺先生與先君辛丑同籍且同志復同

四照堂集十二

六

厄于黨人乙卯先君以御史例轉分巡浙東越二年  
京察復被黜此黨人仇辛亥之察百計以傾東林未  
快其志而又借丁巳計典以修前隙者也先是忠正  
公太夫人以旌節請于朝報可郡大夫謀建坊苦費  
絀十三年不克舉先君至慨然力任請之三臺使者  
又率郡縣官各捐俸以助坊乃成先君題之曰宇宙  
完貞冰霜勁節先生作孤兒行書高麗紙裝潢一卷  
以貽先君先君受而藏之琅琅數百言悽惻纏綿感  
動行路尋先君擢太僕璫禍起矣乙丑以憂憤嘔血  
卒京師丁卯猷定渡江乃得拜見先生先生執余手



熟視久之怡然流涕曰嗟乎吾獨不得與尊公同游  
地下乎維時伯繩年方十四也自是小子遭家不造  
困躓跬步不敢前忽忽三十四年今冬以鋒鏑餘生  
再登先生之堂而鼓山片地巋然首陽撫今追昔可  
勝道哉伯繩自遭喪亂以竹編御史大夫門親朋不  
得入余計給門者掩扉出之使不得避然後告以曩  
者先生執手之語而亟索其遺文伯繩蹙額曰吾先  
子遺命不得傳布其文刻文類浮夸浮夸者欺罔之  
漸也故生平所著多軼去第簡其表貞一帙及先君  
手書見示余持之悲喜交心念故鄉百戰先人手澤

淪喪劫灰而伯繩猶能存兩家翰墨于兵戈慘毒之  
餘豈非幸歟惜哉孤兒行不復見也畧記數語並書  
啟詩跋錄梓人貞婦之節孝子之情友誼之眞世  
道之變胥盡于此以示後之人如伯繩者乃可謂善  
繼人志而余之老而飄零爲可愧也庚子臘月二十  
一日南州王猷定書于東武山之千峯閣

觀道說

余己亥七月十一至淮萬嘉樹軒八十日與閻子百  
詩言詩言文言山川及古今人物遇快意傷心之事  
或放言或寓言有不能言者歌哭以代之而其旨一

歸于學道非世所與知也一日閻子問道于余余獨  
笑而不言閻子問而疑卽而爽然以解甚矣閻子之  
可與言也夫人終日言詩言文言山川及古今人物  
自以爲得矣而不言者竊笑之何則未有能明其故  
者也以是顛倒替亂狂逐背馳事之快者譬之傷者  
快之故我歌而人哭我哭而人歌日月經天而盲者  
不知方且以人爲顛倒替亂狂逐背馳而莫知所趨  
嗚乎不亦悲乎余十餘年來求天下之可與言者百  
不得一二原其故見閻而不見明見一隅而不見周  
行也居嘗譬之夫人目之所及不百里而天地之際

合及至百里以迄千萬里未嘗合也其去之乃愈遠  
使瞋目而觀之而天地之無窮皆得至于目前知此  
則可以言可以不言十月閻子將徙居居有樓廣可  
數武樓之外高城湖水烟嵐草木紛錯交峙閻子讀  
書其中將欲爲詩歌古文窮山川之幽勝上下古今  
人物提衡于方寸之間得志不以爲快失志不以爲  
傷內照無形外觀有象吾不知其有合焉否也臨行  
謂之曰吾向者笑而不言自今以往子將笑我矣子  
益勉之題曰觀道用宗少文語也作觀道說

餘中說



商餘山一名秦餘自殷人避周以至于秦也夫周且避之而況于秦此其故人知之不必言矣獨唐玕琦子敘居篇敘商餘爲詳云山旁復有山名少餘山間有谷名餘中余嘗掩卷留連思他年婚嫁債畢攜一心人入此谷中築一室顏曰笑秦以白雲封斷不通世路老是足矣而年來奇蹇所謂一心人者已舍我去余遊于世縹緲虛無似雙足未嘗着地覺此願亦復多事因嘆今世豈但無此人亦何嘗有此山哉適友人程善初問號于余遂舉以贈之善初爲人恬淡寡營自圖史鼎彝外畧無他嗜如此則豈但不必有

四照堂集十二

九

此山亦何必有此人哉第意中常作此山想則雖日踐百戰之場遊五都之市尙不知有周無論秦矣程子然吾言遂以爲之說

古月頭陀書經紀事

古月頭陀歛人姓胡名明勳字與立嘗官中書舍人既削髮遊方外號古月存其姓也師儒者生平不喜佛丙戌冬居鎮江兩膝忽患瘍初起如石痛入髓屈伸不可得醫者刺以刃刃出肉隨實潰如蜂房日墜筋肉舐許遂成人面眉目口鼻畢具沃以肉汁痛稍定臥榻六年醫計一百三十餘人就木者三辛卯十

二月七日痛幾殞如炙鑪火肉騰震瘡忽人言曰我梁時盧昭容也子害我于洛陽宮今報子醫何爲者詣佛讖悔可也居有頃復甦卽謝醫發願書經書水懺至九卷漸痊杖而起終三十六卷閉關書法華經八十四卷華嚴經八十一卷遂能行又書涅槃經四十二卷金光明經十卷心地觀經八卷報恩經七卷金剛經十二卷凡一千二百日書五百萬字無訛者當書經時異香滿室時于昏夜見光乙未春雨雪去簷寸許忽空中結幔如寶網橫施方七尺餘遠近聚觀以爲異其友海門王源美不見者十年一夕夢神

四照堂集十一

十

語曰古月頭陀闕供驚覺不知何人明日從酒家飲聞人語古月事乃知爲故人也遠餽以金玉山僧長鏡感神語攜斗粟走大滂中相餉時師以水漲床下坐床不得食賴僧以活其得天人之應如此師嘗遊淮陰市遇一僧貌獍甚忽批師頰死相窘赴水投獄不休師皇急僧曰子誦佛卽休日與俱督師精修三年忽辭去曰勉之毋退轉二載後難將及矣問其名居終不告已乃知爲少室得道僧也師契于佛自此始

軫石王子曰余客廣陵晤師于李宗伯園述書經事



出視雙膝面目宛然坐客皆駭嘆因憶袁盎晁錯事古今類此者多矣豈天之示警歟而愚者不信何也又聞師官中書時魏忠賢矯詔刑比左忠毅公得師飲以濁少緩死璫怒并杖師師又收其遺骸嗚呼師之爲人何如哉及宏光朝書忠孝經以進江南之人有傳之者

德全禪師紀

德全禪師湖廣人少嘗有家室忽自感動棄家爲僧道逢異人謂日子有師在峨眉山號張居長者師往果得之相聚數年張化去囑曰汝有師在南海名某

四照堂集十二

十一

須往求師往果得之相聚數年南海師化去囑曰汝有小菴在進賢英山湖金進士廷壁所師往金果住以小菴菴荒蕪不治師畚土築室金爲募盆米以給之偶欲斷茶假富人金某刀富人子見之遂持去是夜師夢神曰刀寃物毋留彼明日師告其子堅弗與既而兄弟小爭忽操刀破兄額血流竟死是夜又夢神曰汝知其兄爲屠者乎弟前生殺也今相報耳久之里人見菴內有神爲然燈焚香伐鼓跣坐見白毫光高丈許凡遠近吉凶隱微之事皆洞悉愈益崇信一日忽命人具龕端坐而逝時丁酉二月四日也遺

命送至菴前道旁大樹卽瘞其下見根而止右手指間有紙錢將逝身中火發自燒聚觀誦佛者五千餘人及送至樹掘地及根見一方石上有大字三云普光佛師詩不具錄有偈云合眼成小夢打坐勝長年清苦磨入佛冰霜鍊心田己亥正月里人饒幼吉爲予言其事

聽琴詩引

羈淮六十日無事僅得聽楊太常彈琴會家人報絕糧客日子能無過歸乎不聽作聽琴詩詩成自歌而自哀焉僕以爲患客又曰聲詩雖樂不急之務也僕

四照堂集十二

十一

若解余意者往應之曰未應是樂吾見之純是愁苦嗟乎僕知子哉顧彼所謂愁者安在吾知之矣舟過涇上以語鶴林子鶴林子曰天下事類如此索詩置袖間漏三下狂雨如注徬皇繞室行人不解所謂詰且出手評示余余曰無端之愁又及于子不重余僕之惑也耶鶴林子曰然此窮天畢地而無可告者也昔晉師曠鼓清角而飛廊瓦破俎豆天應若此今何時哉吾與子姑懸此愁以俟終古于是命僕理舟楫戒行李鼓柁而去

介壽編小引



古未有以生辰爲壽者間有頌禱之辭不過如詩所謂如岡如陵云耳其事不知起于何代而晚近爲甚其所列屏障裝綴華縟費金錢不貲購市肆傭書者以樹汁染毫續金以飾其文例不實簡古人嘉言嫩行掇取而用之又必臚列人之生平往往類誌狀其體類于誼而人不知或遺漏其一事求言者必怏怏不慊于中子非是無以奉其親鄉鄰非是無以媚其親戚朋友舉觴之日賓筵醉飽噤然成一闕之市聚觀者莫能辨其非而其親及其親戚朋友亦靦然當之而未嘗捫心一問其安不安也過此則芻狗棄之

四照堂集十二

三

不復再觀矣余每見之嘆息持此以告世之爲人子者曰子之辱親不當如是也私冀有大人君子起而懲革之維挽風俗莫此爲大則不庶幾一二雅人盡祛一切浮靡之言以相從于古抑猶獵較之意也一日吳子爾世向予乞言壽母余度其可與言也以此告之爾世然吾言力反廣陵之習走求海內之能文者彙集以授之梓余曰如子可謂不辱其親矣余有文畧舉其端故復暢言之序不足傳戒勿梓

蔡德卿結菴小引

王方平與麻姑會蔡經家說別後滄桑宛然在目此

真古董也德卿蔡翁年八十神明不衰好古日篤數往來江上不識所見滄耶桑耶今耶古耶然余聞翁近日獨坐微塵深入性海十世古今都無着處則此無孔竅無形段古董余且欲翁從此無立錐處轉身願與有志量諸君同留翁少住塵海中談性海事此中國土幸勿作蔡經家觀

題明宣宗畫冊

自古帝王以書法傳者多矣工于畫者推宋徽宗一人然青城而後委神器于草莽魂羈雪窖而傳技人間亦足悲矣獨明宣宗章皇帝英武天縱當在青宮

四照堂集十二

四

時從文皇北征習知兵畧迨御極十載巡邊閱武者四焉石門遇敵以三千鐵騎躬履成陣何其壯也高煦之亂將帥縮胸涕泣不敢戰乃親率三軍兵不血刃而大難以夷此豈尋常之君也哉繪事其餘技耳而已非專家老畫師所能及此冊爲菊溪先生家藏一展閱問山川草木蟲魚飛走腕下直以造化爭氣運非慌氏之業也余嘗怪宣宗時際昇平與宰相諸臣讌飲太液池染翰賦詩爲樂庶幾鹿鳴天保之盛歟至景星晝見于天門麒麟屢獻于海外而壽命不及庸主之半唯是范金搏土一切制器出宣廟者輒



與商周彝鼎爭重此其故何也先生謂余茲册購之  
荒崖蔓草中僂失而復得之此可以知天意矣當徽  
欽時內府書畫悉歸于北而先生此册獨自北而南  
然則帝王所遭卽一物之微亦有幸不幸歟先生其  
寶而藏之俟景星見麒麟生出以示人可也

跋紫苔山房帖

法書自晉唐以來墨蹟多不可攷前人辨閣帖中猶  
多贋書至石刻必如鍾太傅勒石褚何南雙鈎庶幾  
近之時搨相沿失真如庸筆寫炤面目雖存神氣亡  
矣鼎革後每見內府所藏法書流落人間者與俗傳

四照堂集十一

十五

石本迴絕因嘆良工不易此帖爲新安徐若水從眞  
蹟摹勒上石鈎盤磔勁黍累無差湮蕪塵土中余購  
得之公之海內俾後之覽者知古人書法之妙非俗  
本所能傳而且以知世之傳者不必盡工于書雖能  
好者而亦傳也

跋董文敏公書

余少學書于董文敏公公日子知琴乎余釋褐時有  
琴師諷學琴因請教嚴中舍中舍曰此事極難初下  
指時一聲不合卽終身無復合理書道亦然然則初  
下指時一筆不合則竟不合顧所合者何法也米南

宮謂吾書右軍無一點俗氣東坡詆子厚謂從門入  
者不是家珍乃知離合之故理絕言提古人妙悟故  
自不傳公書初學北海南宮晚學顏平原然皆獨露  
本色天然秀拔迥出標格之外其合處當從未落筆  
時參取惟菊溪先生知之耳

跋馬忠節公壽劉母序

右馬忠節公文成于癸未今年母且登七十矣日  
月旣遷岡陵永峙讀公文蓋不勝欣慨云其子純學  
思所以壽母者不可得復取是文命猷定書之繁幃  
而觀之以侑康爵噫觀公之所爲壽母者卽純學母  
子可知矣以此介壽雖百世可也

四照堂集十一

十六

題馮大將軍像贊

將軍之貌虎視鷹揚將軍之績破斧缺斨人見其衣  
錦玉歸故鄉而不知其飲者血裏者瘡提三尺劍而  
經百戰之場其事干振也如韓淮陰之未見漢王其  
教背鬼也如岳少保之破賊穎昌逮鎮蒙寇逼門  
牆誰護陵寢誰掃機槍四鎮自誇宗澤朝廷錯認李  
綱恨將軍之寡助乃倏忽而滄桑銅柱標金鼇之頂  
俎豆列龍山之陽超海坐石變化無方噫嘻哉此眞  
大樹將軍之裔戰赤眉討隗囂變服而伏道旁時耶



百拜請之以清我邦

明老儒孫聯所先生像贊

波流茅靡孰砥隆污松心竹筠保樸全觚而衣袿袞而冠梧梧其有先民之遺風乎胡爲乎生斯爲斯而容服不改乎彼都嗚呼是其自號曰明老儒吾敬之重之欲企而效之而不能不致恨于猿狙

柳敬亭爲左寧南寫照而自圖其像于旁識不忘也予爲之贊

辯士舌將軍刀白骨遇之以枯以豪人知辯士之所快者英雄既朽之生氣吾知將軍之所恨者當年未遭者歟噫嘻刀亡兮舌勞

四照堂集十一

七

戲論紅拂伎奔李靖

唐杜光庭傳紅拂伎奔李靖事迄今皆盡稱之乃余于是深有感也嗟乎興衰去就之際苟失大勢雖以英雄處此不能保婢妾之心况其他乎嘗讀楊素傳序其英姿猛畧用兵如神戰功首虜至不可勝紀又善爲詩才思藻富與薛道衡素嘗閱師江上滕矐樓櫓麾幢戈甲精采耀日人望之儼若江神此真英雄也乃棄此而就彼何哉曰尸居餘氣不足畏也此

直棄其衰暮耳安見靖之能出其上乎或曰河南楊

柳謝河北李花榮童謠若此國旣協讖則家亦同符矧宮中吐餒之詩煬帝亦自知不免大勢已失不可復回素雖人傑乎行且爲亡虜矣能鬱鬱久居于此耶然非先幾而去必及于難夫天下豪傑蠶起雲擾鹿駭有過人之智者即在閨房亦懷擇木之思而靖方坎墮失路曳裾侯門落落無所遇也不亦悲乎吾不知立談之間能識王侯將相其所操何術又往往得之婦人女子豈非有大過人者哉欲其與暮年驕貴者淪胥同盡必不能矣然吾聞僖負羈之妻勸其

四照堂集十一

六

夫加禮晉文而盤餐寘壁卒以免禍千古偉之彼紅拂者曷不贊素以收拾人才爲救時計而坐令國土之亡與日尸居餘氣不足與言彼無扶顛持危之心久矣李亦不終爲我留則奔之是而豔傳之也亦宜余獨怪夫興衰去就無婦人女子之知而憤憤焉失其身而莫救何也此又婢妾所羞稱也與附四絕句皮相逢人白眼輕秋波曼睩轉分明風塵攜手同歸去一拂咸陽王氣清鴉噪寒林近夕陽飛塵乍染鬢雲黃同車真有乘龍婿不怕當衢臥虎狼餘氣邦家逐曉風可憐楊謝李花穠先幾脫得重圍去忍見迷



樓一炬紅此鄉難得老溫柔戎馬疆場直白頭草昧  
相逢能幾日空閨依舊鎖深愁

菽園賦

余客蕪城誦鮑參軍賦則佗僚無聊蓋淮海之方  
域甚多而今以江陽與鍾離淝水稱別郡甚陋故  
非其舊版且也處在必爭千百年來具可歎獻子  
不遑撫隋宋事亦無登高作賦才是以悽惋怔忡  
每自抑默所居隣東郭之菽園主人賢客多至其  
中水石亭堂嘉樹館榭義各有取彙括之名實在  
將母不穀旅人樂其人與地宜遊飲自晦遂忘且

四照堂集十一

九

莫先是知主人者咸侈其勝或詩或文如琇瑩充  
耳顧以賦儼然授簡予惟園之作匪貧仗爲洛陽  
之有名園記也固其盛時迺若於陵陳仲南州雲  
卿之徒以茲飛遁則志士而數奇于時者之所爲  
也且辭之安仁閒居乃賦太夫人之輿則以園爲  
養者又有加焉不穀雖不文以主人溯德續緒于  
太保平山公之雅遂及于袁山先生以望于廬陵  
弋陽兩古人若暉豫章而聲之則堂翼如是可不  
諉迺賦之以俟采風者其或郡乘收之亦于忠孝  
人倫少有裨益云

江大淵瀨邗液淡沱而支受潮汐厥流糾舒其斥龜  
坼是作曾城隍于左掖亦有重門旁施曲陌碣壙考  
宮乘猛載石假百雉以障屏顛羣鱗于壑澤比次參  
差比鶴市之閉塵遊舫簫鼓像秦淮乎第宅故曩者  
之所同也迨夫睥睨黑雲雍狐赤戟墨翟莫克守崇  
垣子高詎得安方屐蓋斗牛之墟宇頽坳廬鉤鉅蕨  
者青燐者赤倚喬木而歎衽席于是菽園主人締懷  
擇處泰卜叶疑臣有老母將以棲遲匪無枳里之宵  
寂綿山之屣屣北堂攸芋惟在曲碕水鯉不置寸草  
蕨蕤與其或歌來諗或牽衣裾或待嚙指或踈門閭  
無寧溫清寒煖滲漚臄臄且以承萱暉而讀父書于  
是梁架寒河發因陂陀緬竟陵之嘉錫集般爾以有  
邨以堂以亭以館以閣以葺以室旣周城而布翼爲  
林爲峯爲臺爲榭爲花爲竹亦審宜以婆娑主人迺  
遷辰良理蠶脆孫跽孀婦具悅冠聖善而觀之儼命  
名之攸係曰兒無似固且泥竊銘心罔有寢惟桐江  
之羊裘垂釣緝于溶瀾緬蘆漪之獻蕨慙劍客之鼓  
棹疇牽船而處陸矢微尙于清厲兒未獲請君羹負  
賢米以事吾慈其或敢置古萬蹈非鑿詒憂于介眉  
者之耄歲迺疎音楊殘葉錦樹文石先徵君手澤之

四照堂集十一

十



攸存安忍委棄西郊雜落莎兮煙際毗攀木蘭之霰  
霰娛佳賓于青荔聊以省侃母之經營殆庶以共表  
于纓蕙求鹿蜀而思珮嬉純采之裔裔蒔壽杞以條  
茂方瑤藥之滋藝調仙禽以憚顏惟新葩之榮綴卽  
未備乎青饌置能饌乎雞豕鄒嶧泉內則復嘉斛  
飯之空諦薄伽梵之宣仁從羣溺而旣濟期頤則興  
懷于蓮邦齋心則味道于聖偈莊莊乎國開香象地  
敷文闕可以楯界金繩雲爛寶髻駕權實之相輪拔  
半滿之沈滯瞻紫峰之嵯峨越南冷之迢遞羌明氏  
兮比肩持祖葉于不替雖匠者無胡寬而委土則師

四照堂集十一

三

大慧且鶯鳥惟日之似迎陵處轂而惠子之事母三  
飯斯計母也將無謂景升兒乃思與瞿曇契耶西清  
云何羣書之藏市增皮幣人薄縹緗于焉宛委皮其  
琳瑯似考之詒雲仍是強母夫人蹙額而言曰老于  
暨若篤之弗忘惟爾之先入踐文昌作帝喉脣祉錫  
萬方予溯元魏以及虞唐夫所謂清介忠信受帛百  
粟千之賜者惟允也光博學勤篤有護雞漂麥之譽  
者惟鳳克翔抗慨激壯齊易水劍筑之名者漸離非  
狂宗祊闕里修履影啟螿之行者子羔維臧知夫八  
元八凱實出于高辛高陽若徒衍于苗裔奚嚴事于

蒸嘗于是主人慢難愾敬肯構則堂聳其顛以集靈  
憶四山以蒿槍稽太保之植壁實挺秀于蜀岡取平  
山之摩豁如把臂于歐陽抑忠貞之世篤因肆類于  
豫章節袁州之崎嶇則有若聳翠羊角望鳳蟠龍雞  
龕石室水平坤長眺廬陵之岸粵則有若香城嶧嶸  
龍須將將青原金鳳瑞等神岡挹弋陽之礫柯則有  
嶠吻鳩藥寮巢君陽石亭寶峯以標峙龜岑蜃樓之  
列張惡不可乎從遊恒愾古而淋浪彼景侯贏者夷  
門是慨思隨會者九京斯傷夫士苟能審其飛蟠又  
何殊乎仲連與子房母若口予今而後將不賢智于

四照堂集十一

三

東海可以竊比于敬姜矣若夫園之四表形不一勝  
水部官梅之署太傅邵伯之徑廣川正誼之特祠昭  
明文選之照乘蕃釐玉蕊教簫月明煬隋宮斜建炎  
鑿鐸皆昔人之所豔非有當于不佞爰及鹽官煮海  
司算觀風故膠鬲之所隱泉夷吾之所可舟銜尾而  
楚吳估轂擊于右左偶取暇于盤遊獲頌酒于果羸  
彼夫尸不方陳平之轍迹諾不重季布之千金者也  
卽有園亭亦就銷沈而况金谷之豪華平泉之縱侈  
非主人之樂爲詎足以述記于翰墨之林哉于是主  
人之母聞斯賦也稱美稱善欣慰進觴比于訓典



四照堂集十二

卷

四照堂文集卷十二終

四照堂詩集目錄

卷一

五言古三十首

七言古九首

卷二

五言律八十八首

卷三

七言律六十九首

卷四

七言絕句六十一首

四照堂詩集目錄

十一

豫章叢書



四照堂詩集卷一

南昌王猷定于一著

五言古

三月晦日集子暢園即贈并以寫懷

大邱何道廣遙情託深素即物會所欣雜焉呈眾媿  
人外選幽城于斯理恬步我愛靜者心閒閒共芳樹  
晚晚日將曉款門適竹露清閣落蕭機澹與流烟鴛  
戶下水香新芳草亦相務隨意酌清言酬折自成趣  
人挾萬古情所悲無一遇日月不易處精神嘗生懼  
從此掃落花沈冥理已具楊柳何青青扈鳥宿中露

四照堂集一

豫章叢書

扈鳥一聲啼春風已非故得性遂古歡悠然竹光暮

久雨忽霽喜伯棟至仲木松庭携美人溪上酌

晚霞

天氣結古陰吹雲色惆悵望霽如望友沉默生高仰  
空景忽焉開迷情得悠鬱聲則鳴桑林桃花逐春漲  
芳草碧遙遙光風澹飛颺迺逢尋烟人悠然策几杖  
沼淥步空香布席掃花妨四矚無凡情虛明任天放  
同志二三子小舟操林曠盛之老瓦盆受爵無交讓  
昭渺挾飛仙清歌答靈貺須臾天帔垂羣目赴霞上  
乍起似夷猶情爲烟霞養解馭漸升華高城負奇壯

林外暨林中隱見非一狀我思世間理陰陽各殊相  
當其在幽蓬風雨生窮巷一旦揚光靈百情奉豪宕  
天道苟有然盈縮自相償感子意氣深冥心尊古尙  
日落且啣杯彈琴復高唱文魚時一起樂我中懷暢  
此夕夫何如忘情失所向

初夏同友人集士雅齋賦贈

天地飛炎風嘯旅春光去伐木正鶯時芳草碧心路  
之子零芳人稱心易成趣圖史列烟庭見聞靜花樹  
結韋思何深茗柯理即寓綠外一樽酒牢神入古宙  
四海豈有隣情至泯新故燈下落枯棋清機雜然赴  
燕歌妙旨存慷慨住柔吐嶽嶽京峴才風雅相與助  
顛黃日以遠崎嶇歷朝暮感君神明強光華自周濩  
日月有飛英喬松與馳騫聖老信繇然觀化亦可悟  
觀化無端倪泠泠一鐘度

四照堂集一

二

宋民部招同陳爾新太史陳元聞侍御集湖舫

卽席限五言古得十一真

碩果留天地方回萬古春草木偃霜雪晦朔肅無垠  
仲冬感微陽寥寥望羣倫偉人表東海巋然天廟珍  
獨扛梅子鼎神明炳若輪亦稍驅墨兵崢嶸動三辰  
驅車向南紀古道多荆榛商旅競錐刀檣艦候通津



遠慮關王政細微推至仁區區一綫流仗公濟世身  
譬彼泰山雨蹄泔膏澤勻賤子亦何愚釣月珠湖濱  
擔簦望紫氣 屢逡巡何期公輔度梗棘歸斧薪  
吳楚兩太邱風規迭主賓高談輒驚座靜理當書紳  
層湖張廣筵老眼暫一伸烟霜汎萬鳧滉漾天水隣  
渺思入空濛瞬息已失真景曜匿淵谷雲雷鬱經綸  
矯矯神龍姿魚服友波臣撫茲發長嘯幽懷轟高

劉太夫人節壽詩 并序

竇應劉近思余年家兄弟也太夫人韓母而妻練  
江先生先生立朝風節天下莫不聞與先君同年

四照堂集一

三

立朝又同風節相愛也余至涇上登堂拜母念四  
十九年如昨日事而登堂不見先生欲睹兩人相  
與情狀不可復得惟見山峙水流草升木降昔時  
之風景具在焉使兩先生尙在不知當何如會近  
思徵詩壽母夫定也于母微獨闔德宜詩重以世  
好昔人之思與夫一俯仰間小子不述後將何聞  
因質言侑爵焉

貞松柏之友鳳停鸞乃颺同類自森標匪彝表伉儷  
珈笄象山河嶽柔協琴瑟坤儀溯所司延胡永年配  
水流石不泐蔚鬱山有礪維我讀國史家乘旁搜記

時當神廟中蟠木有雙蒂日子先顯考盤錯皆遠器  
同升謁明堂軒冕皆瑋秘元黃門戶割清涇矢不二  
誰能號東林不避豺虎噬國事漸苞稂中外盡元氣  
梁黍竊空蝗雲臺徒掩涕歸歟講席開吾道存衣帶  
飲水註離騷排闥叫忠義丹鉛星斗殷山鬼拜蘿薜  
至今深夜吟恍惚雷電出鹿門有做廬寒流抱冲闕  
揭來剡溪船枯雪靜言對麥飯共瓦盆箕帚恒坐地  
想其淵泊心猶嫌紵縞賚是時海甸寧三綱賴扶揭  
乾坤歟野馬梁木正深喟滄乾烽火燃皮骨無地慙  
藐姑子小子飄流離賓屬釋簦問龍門冰壑留庭砌  
登堂覲肅離母也仍象掃闔咳聞不聞緯恤有餘愾  
再拜欲失聲哽咽傾倒際豁達類彭衙亂離呼兄弟  
我翁譜而翁而母卽子慙振振列聞孫釀酒各相媚  
艱難媿深情猶子乏甘毳日月磨銅丸鬢絲終夜織  
滄瀛見乳血凜然風化視撫茲念往史典刑勤寤寐  
介母肅不言霜柯歷百歲

奇懷邊城南駕部

朔風吹寒雲牖北星辰舊愴念故人三川挹神秀  
古貌碩無朋便便孝先冑兩世締深盟不啻若婚媾  
昔君宰昭陽子方學維穀涉江訪先生鐘鳴大小扣

四照堂集一

四



存惠及車魚旅病亡顛覆及予先子沒熒熒予在疚  
井凍及牀寒奉母坐冰雷君抱古人心千里辱芻醢  
季也爲請恩泣向長安走維時天步艱烽火嚴斥埃  
遊子日徬皇賴君時左右倏忽三十年乾坤易昏晝  
蓬蒿沒層岡騶虞伏古岫關河念阻脩遐陬尙龍鬪  
幽鯉戒金鷲痛哭江河漏魂魄暗山燈晦冥不知候  
以茲勞夢思援琴發孤奏擔簦挈妻孥漂泊無停逗  
長淮歷西東如枝掛猿狖拔劍起哀吟茫然視宇宙  
咄咄隴西公軒輶適奇邁爲言布芳訊松柏知華茂  
青鳥復西飛緘辭代親覲遙望碧山重仙宗隔雲竇

四照堂集一

五

和韻送周櫟園先生

棘土有輿氣園樹惟啼鳥一日謗書起萬里成羈孤  
感激破械出浩蕩見江湖春鴻急歸羽風勁更啣蘆

其二

問君出幽薊君言鬼門還豈無一杯水將淚洗塵顏  
分明見故舊疑夢歸鄉關夜聞戰馬嘶漠漠在陰山

其三

裁詩別咎繇儼如別故人昨夕仍秋夢曉乃知爲春  
魚鑰開重局銀鑰猶照身環視四壁中劍在恥言貧

其四

牽衣渡黃河泣血曾幾時堂上懸雙旌怪雲如陣旗  
生還亦旣多復官將何爲誓墓未有辭幽泉心自知

其五

置身冰雪外拂袖怨仇開車下太行阪舟自瞿塘迴  
唐阜脫險難歎曰夷吾才還尋侯嬴車忼激登吹臺

其六

後先十餘載君初返邱園遺民半黃土白髮兩三存  
晴雨或能習出處非敢論秋穫田水漬春耕燒畚翻

阮仙先生居草土以大孝稱五十壽某不敢爲

諛詞里言三章代摭永慕

四照堂集一

六

天道一陳局百齡胡爲然哲人洞元化精心結大年  
江河日以下生孝直不全今日良宴會徒保壽命堅  
誰云板栢號不可被管弦彭籟曾閔心千載疇獨賢

其二

六月炎風吹芒燥揚赤土言念北堂中乾螢炤繩戶  
旨酒豈不柔顧復逸何所斗儻如枯甌冰心自寒暑  
藜藿感所生啣恤涕如雨我來拜先生樂樂河之濟

其三

河水亘長淮橫流大江去瞻彼雙棲鳥亭亭在孤樹  
琴瑟一以乖栢棖益深慕道福匪所求元氣自來赴



天地厚光華海瀾結烟霧何者爲喬松永念良可悟  
介爾無形聲悠然遠鐘度

壽許太翁七十

鬱鬱蜀岡松灤灤邗江水至人秘棲冲穆然範視履  
當其事咕啤詩書薄糠粃焚籍對古人奇勲策良耜  
羲農嗟何辜而爲簪纓滓卜式椎無文人粟拜夫子  
一室有好爵白雲多微旨黃山高差峩靈光矚其裏  
播簞緬昔遊高蹤勵厥齒我讀睢陽傳翁世傳青史  
時事棘以艱壯懷空撫髀秋風吹鷲雀飛羽白猓猓  
大厦迄未成相率固營壘不見鴻鵠雛心期在萬里

四照堂集一

七

元霜將戒塗日月會龍尾菌桂已零落菊芳雜紅紫  
酌醴餐其英爲翁介繁祉海氣射扶桑高堂日方始

清明夕僊招遊狼山

清明天忽霽集侶狼山遊出郭紛車馬晴光滿綠疇  
數里見嵯峨山遠心已周末暇辨山外一心趨上頭  
須臾臨絕壁十丈峭且幽巨靈何代斧積鐵無寸柔  
懸溜滴蒼崖鶉鴉聲啾啾登臨肆遐矚乾坤互綢繆  
海水流下天天盡水不休遙望三吳影一抹青黛浮  
把酒發長嘯軍劍如孤舟

晚步劍山至朝陽庵復還若公蘭若

策杖條東往沿江復高阜盤躡下層崖波濤喧肘後  
上有雙人峰積石蒼苔厚窮巖一戶開居然見縞叟  
指點渡頭山山山落吾手歸塗穿日脚月出斷山口  
下看捕魚人乘潮若飛鳥咫尺寺門深海氣到林藪  
默坐觀此心鐘磬亦何有

渡軍山

一洪如弱水輕舟渡須臾積想十年山茲日始投軀  
山逕寂無人長松夾路衢東折海天碧微風吹我裾  
僧舍三五家冬青編門閤休沐且未暇遂訪老苾芻  
開山五十年事事見古初隔圃種桃花墜壁手自鋤

四照堂集一

八

莽僧呼我飯甘滑異常蔬深羨此山人唐虞亦我疎  
一死青濛濛歛魂歸虛無祖龍駐軍地快哉勝腐儒  
森森空濤外人間豈有書潮來復潮去今古嗟何如

步石門看沿江一帶峭壁

鴻濛氣不收大海落孤嶼溟漲壓天柔峭壁向東補  
香亭下石門尋幽仗同侶沙軟亂石鋪左右艱布武  
差峩十丈雲倒崩垂一縷何時浪薄天洗濯無寸土  
老魅雜宵燐鷹鷂與之處巖黑閻陰泉白日飛天雨  
僕夫掖我行蹒跚不得語歛忽凌蒼崖微徑嵌空取  
颺迴石窟腥團團漁火聚悵彼結茅人痛遭綠林侮



花光蕩海春煙岫誰爲主突兀見丹臺波濤互吞吐  
疇割女媧石天然落方所酒人見之顛魚龍見之舞  
不見日月生諸峯粲可數遠影生微白將心息半晷  
乃問燕公洞危樓亦歌腐胡變島夷名愾然念今古  
倭夷至此遂自笑老人癖不知筋骨苦審潮正方來  
名倭子洞視日亦已午忽到斷水崖狂瀾一峯阻

步椒嘴

朝行樸榆灣日暮坐椒嘴寸步萬里濤坤維從此止  
氣候異昏旦淺渌卽江底乃知山海情詎能測終始  
北風捲潮來漸見海雲起舉頭矚四山層巒疊一指

四照堂集一

九

纔回衆山畔茲山失其趾渺渺一帆懸從天下江水  
坦步至前林風吹落松子

登軍山頂至西南諸庵訪羅漢不值兩看山茶

花

海氣欲漂山浮空自天幕絕頂日光生衆樹呈微碧  
堂堂古殿開萬里在几席北望煙火濃悲哉見城郭  
乃有西方人陶陶此中樂山茶逞奇紅作意媚遠客  
對此不厭頻重來就花酌所歷山谷窮下見夕陽脚  
徘徊萬松下泠泠鐘磬落

看月

日見海天低夜見海風苦海水浴天時星辰皆作雨  
惟月下海中百道金光聚波響月可聽波來月可取  
試問山中人月來幾寒暑

采蕨辭

東山有薇蕨根芟潛后土天清飽雲霞天寒耐風雨  
棄置大道旁莫適誰爲主我同二三子閒來時掇取  
蚤莫烹食之可以香肺腑山鷹善攫人往往厲其羽  
此物非所欣虛驚罷笑語始知高蹈人寂寞心良苦

雉雌曲

山中聞雉雌起我故山心飲啄一何適顧盼非舊林

四照堂集一

十

北山有張羅幽谷無鳴禽茲山一水隔草木遂能深  
山雉知我閒耿介發長音拂彼南山石可以彈素琴  
琴心在千里聲落海山岑回頭顧彩翮滅沒不可尋

捕魚歌

我欲捕魚兮海風發發日網夕陽兮夜撈明月一朝  
風止兮我欲從之水深泥滑我欲捕魚兮海水洋洋  
蛟龍爭鬪兮斷我魚梁重思結網兮誰齋我糧顧  
舟楫兮我心傷大魚飛上天小魚落江底吁嗟捕  
魚翁飄泊隨江水掘江場廟灣口我欲捕魚兮莫  
搖手軍山與狼山走聞之童謠兮今驗否吁嗟乎年

少捕魚今白首

酌石上

手提一尊酒南山下復上山上一花飛山下十年想  
纔去隔山灣空山木魚響

別軍山從山茶灣登舟渡江遊朝陽洞

五日遊一山所欣當告誰揚帆絕壁下片石有餘思  
老僧相送別訂我後來期宿霧寒朝景前峯忽在茲  
一壚掛青漢白雲繚繞之白雲有時盡青山無了時  
高坐西山石東山知不知

大人峯

四照堂集一

十一

黃泥山下一峯俗名朝冠石莊敬肅穆側立道左  
僅見其背感而記之

咄咄慎威儀胡爲茲石在見之使我驚蒼然無世態  
感君道旁情南山已破碎道旁此何時藤蘿生障礙  
欲移大海濱問君撫其背忽思看桃花一往不可再

榮公招遊北山

同方朔汝受皆山

乃聞北山名人力何年肇累土成自然綠淨行人少  
老友招我遊深情詎醉飽來訪子雲居楊酒生  
赤文也頽垣  
見叢篠瓦盆盛酒酌爲我剪春韭流水一舟來風吹  
何渺渺遂登碧霞宮雲空蕩飛鳥遠樹忽如城周迴

恣閒眺亂碧呈微黃海波行樹杪氣動亦何寂濤聲  
在天表歷歷五山峯一望北山小

禮惠溫禪師塔

塔在狼山

人代閱滄溟入山自知老來此整心魂隨步登清昊  
靈光伏幽崖萬物皆枯槁昔閱淨居尼門逕何人掃  
空山有古雲不黏斜陽道仰視碧重重俯見白浩浩  
端然禮師塔春風吹蔓草

螺舟招集北園小閣漫興

同方朔圭峯辣泉皆  
山菊裳天日香令同

叔

遠風似潮來瀕洞到羣木小閣如乘潮開牕恣遙矚

四照堂集一

十二

一鳥鳴前林衆鳥相與續林外紛笑語聞喧轉幽獨  
俯看池上波羣陰走大壑彷彿上鬢眉漸見斜陽綠  
主人肅盤殮兀坐意已足靜密聽無聲高堂闕修竹  
閏三月十九日閏衣招集螺舟北園二首

微雨當初夏園林忽似秋感此今何日歎天有閏愁  
氣候變寒暄草木不自由朝影撐東牆暮逐水西流  
客心能無悲百鳥正啁啾飛鳴豈不樂恥彼稻粱謀  
不見池上禽卑棲各有儔

其二

我來楊柳黃今日見飛絮飛絮纔沾衣轉盼流水去



芭蕉抽新條剝落棄其故新條雖可喜故根委何處  
念茲白髮生能不謀歡聚王子窮且豪脫衣事酒醕  
狎坐四方人飄零無一遇我憂與晝長胸行萬里路  
日光颺野馬乘空飄且住日落何所依悲風在孤樹

七言古

溪上見梁叔鸞攜其子牧羊城東戲拈長句爲

贈

兀兀城東日將暮城頭唯見鴉團樹樹外町畦叢草  
生數羊升降斜陽路一人攜兒行且止兒持羊尾聲  
芊芊旋復置兒別有思布袍岸幘臨溪水正憶當年

四照堂集一

七

北海人突兀眼前叔鸞子吁嗟叔鸞之貧不言貧數  
閒茅屋容千春胸中雷電書幾尺豈知天地有新陳  
有時大叫嘖鸞鷄牀上悲歌擊魚鼓十年喪亂雉媒  
啼短日幽幽下荒土試望嶺巖一鶴歸城郭淒迷神  
仙苦君家伯鸞出秦關鴻濛笑必灞陵山百拜已辭  
名姓去五噫之聲滿閭閻人生百年埒過客何暇忙  
求萬古宅不見金華石室騎羊兒不去鞭羊去鞭石  
與爾寺前聽晚鐘明朝牽羊西復東

南雲篇

我欲一觥醉春春無主陰城密密飛天雨雷風薄地

草離離黑蜮晝見鷓鴣舞城東老媪哭古墳槐羹麥  
飯飄泥土望日當心不可知共結花魂棲輿府丈夫  
何事日苦饑斂斂困倉變飛蠱長劍淋漓束縛之不  
縱不橫劍光死我家石井緱山下石氣炤人顏色古  
此山唯有老猿啼白晝荒荒失寒暑鴉笙響徹鳳皇  
來仙的神囂月方午一片精神廣大雲旌旗肅肅卷  
湓浦趙牛魏鼠走空青星辰下遠崑崙柱淮南滌旱  
黍苗枯迎貓擊鼓愁秋扈田家詎緩望雲心蠖螻危  
人消息苦我欲招兮望鳥飛遼天水闊絕中野我欲  
不招兮化鳥歸叢棘淺棧怨毛羽招不招兮奈鳥何

四照堂集一

七

深山口血濺空釜釜空猶自咽殘薇口血深山亦何  
補虛聽無端厭鬼神夢魂只與虛空語胡爲長歌擊  
石白雲間自憐自泣傷心腑我勸君酌鸚鵡

壽辟疆四十

我鄉玉山鄭太史閻合巽篇見其紀上沂文皇大典  
書序自東林冒公始經龍義虎星列陳已識家尊偕  
令子巨源爾公數晨夕日走輕郵與密驛讀得鶴鶴  
第一篇王佐才稱遍江嶺君過洪崖我遠游翻我東  
湖露庫格我歸君去鄧尖山鄭鷓鴣聲遠紛碧十年  
願掃舍人門今日何繇降阡陌古人不恒輕拜人亦



不容人輕一拜陳徽庾袞辭未同相逢詎便低冠髻  
吳楚東南望見君紛紛獻紵贈縞帶古今白望殊足  
愁芥穢嘗橫滄海流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談端緒  
曷抽松枝塵尾慢相捉僧虔誰知善自謀今見夷吾  
無復憂始信士慕韓荆州便坐樹下與我語不令拜  
止詎卽休聽雨齒牙樹眩頰王伯袞袞輕公侯平原  
信陵作聲價樓上美人笑蹙者車騎朱門屠狗迎珊  
瑚珠履空豪冶易水東流蹙羽聲荆卿劍術從來下  
君身金粟文人慧爲粥于路待蒙袂空筇滌釜倚苴  
桐國人望君猶望歲春申孟嘗不數賢何況清芬咏

四照堂集一

五

載世能祝之壽壽一室無祝之壽壽大荒勸君碧琳  
之美酒進君雲璈之八琅河翻瀆瀉岱嶽倒縛樹爲  
屋樂未央游飲自晦適遇君爲君拍壘舞山香千里  
渴人多醉色殮風按劍羽翼張

姑山草堂歌

我鄉麻姑之山四百里上有百道神功之飛泉奔流  
盱江岷江勢乃止十年仗劍不得遊波濤斫斷蛟龍  
愁今秋徐子願我邗水傍曰子家在姑山之草堂噫  
吁哉爾乃得有姑山之草堂使我聽之神徬皇姑山  
曷有白雲千畝槎牙虎石蹲若闕萬壑蒼鱗風雨吼

日月標空石上生仙人鐘鼓靜無聲滄海幾枯柯斧  
爛一局碁枰且復且徐子居此幾何年况有壑山堙  
谷皆名田一朝江南飛戰瓦陵陽山繫將軍馬草堂  
從此絕古春荒榛豈有隴耕人夜夜老鴟山鬼叫愁  
殺李白同謝眺謝眺青山李白樓到今只聞野水流  
似此何能不感傷人生各各懷故鄉懷故鄉君且歌  
百年徒爾喚奈何有時頭白蔣陵樹有時聲咽元湖  
潮乾坤已老君且少烟鹿可友芳蘭可樵君曷不圖  
混沌倒天瓢于以揮入極而游逍遙如我有山歸未  
得日走大江望山色古云望遠可當歸不如君言此

四照堂集一

未

山猶依稀噫嘻果如君言此山間作主我將負君春  
賃君庶割君半嶺雲當我家山譜不然送君將歸我  
心苦

壽趙太夫人六秩

在昔長沙之烈振南楚截髮斫柱聞陶母陶母千年  
陵谷陔乾坤真氣絕戶牖衡湘乃有岫嶺七十二峯  
之崑崙雲車絳節來高門殿中赫奕御史婦有兒孝  
廉陬母生東屯煌煌京雒且勿道請除挾瑟奏瓦盆  
上言新婦時大父憐婦苦蕭然壁立庖無雙鯉二月  
纈蠶絲五月鮓南畝行人江潭望不歸井邊里役持



門戶下言十六年來如電掃芙蓉山下天亦老回首  
山東流血時一官匹馬邯鄲道母奉板輿何鞅掌而  
漢而江而濟上豈意龍髯逸白雲折檻猶能見吾黨  
勿言往事使母悲勿言今日使母喜舊國滄溟去不  
回日出日入洞庭水麒麟構杌安在哉眼前突兀丈  
夫子今日壽爲母歌母日止止無多君無彈琅玕之  
璫擊昆明之筑發排空之歌侈華存而舞婆娑但憶  
當年機杵一絲聲可譜此是長沙之烈振南楚噫嘻  
此是長沙之烈振南楚

買花歌

爲學士李闖翁賦

四照堂集一

七

學士磊砢厯落之畸人一船買盡江南春江南春色  
年年早二月看花春已老半塘十里種花田賈客賣  
花如賣稻朱元寫意態更奇五嶺梅橫一尺瓷價值  
青錢十數萬使人瞥見冷心脾并州兒笑欲死騎馬  
還看廣陵市廣陵市上塞羶裘馬蹄能使春風愁碼  
鹵廣表三十六黃金巨艦作販牛嗚呼人生富貴何  
足數天下學士奔波苦干樹流鶯喚不醒夢牽黃犬  
猶栩栩夢栩栩亦何有不見歐臺之叟七十餘手鋤  
荆棘種楊柳柳條不待春半柔引人清興到筮篲入  
門便聽歌聲沸閉戶還貪花樹幽今春陡然雪三尺

閩海徵兵動阡陌官吏捉船急豆芻有船不裝買花  
客我未見兵愁已生但聞滿城弓箭盡南征起看一  
人花裏行

亂石灘看落日

并序

三齊紀畧云始皇欲渡海觀日出有神能驅石下  
海去不速隨鞭之俗傳狼山卽其處也偶遊茲山  
坐亂石灘看落日故有此作

秦皇渡海觀日出何神能驅下海石海日可似秦皇  
時此石今猶着鞭迹小石纍纍到海沉大石不動守  
高岑我愛此石坐石脊以手撫之聽海音海音颯颯

四照堂集一

末

從東起浪湧孤光勢不止半天紅紫落千林轉盼扶  
桑已西徙

軍山看日出

天難叫罷海水黑萬里扶桑絕消息長鯨鼓浪吼天  
門北斗薇垣辨不得有客通宵坐石林寒風三月吹  
人心以袖蒙頭臨絕壁樹外倒看天沉沉須臾東際  
生微白碎剪波光亂天碧丹霞氣盡尙氤氳已有金  
蛇兼電掣可憐久雨廢畊種萬戶愁雲方入夢頭白  
書生愁更深眼見陽回心轉動那知聖人出深宮九  
霄步步光玲瓏橫空作勢屢與沒羲和攬轡何從容

劃然半壁紅輪起，砍斷蛟龍四海水。三湧飛光上碧空，回看一寺桃花裏。

正月三日宋使君荔裳攜酒過千峯閣對雪集

宋旣庭唐豫公張登子

怪山一夜空林吼，獅子街頭絕行走。老夫朝起開半扉，撲面雪花大如手。巖巷俄成白玉階，山茶滿樹落莓苔。呼童花雪莫輕掃，掃花廝卒紛喧豗。口稱官長來未絕，倒屣坡前車騎列。坡舊名東武飛來君故山，故山坐到他山雪。古壇盤空何快哉，萊雞佐酒隗囂杯。公在秦州土人自隗囂宮掘得之者閒看饑鳥啄簷瓦，鳥驚瓦墮三人

四照堂集一

九

來高臺極望迷，城郭翻身再上千峯閣。千峯莽蕩化白雲，大海波濤湧山脚。天柱傾折石帆懸，渺渺香爐飄玉烟。苦竹城頽何處望，攢宮樹死亦淒然。須臾日射山光發，纓帶橫斜爭起滅。乾坤氣候變鴻濛，萬壑微茫辨禹穴。樽前醺黑天模糊，使君豪氣凌五湖。縮取山河來几席，秉燭更看輞川圖。輞川圖寫二十幅，飛走煙雲看不足。崔生巧欲奪化工，化工染繪較神速。醉罷莫歌黃竹詞，羣公騷雅勝南皮。草堂載酒嚴公少，訪戴誰傳剡客詩。如公韻事今稀有，朱門酒肉笑屠狗。狂歌莫待春風來，明日春風已白首。次日立春



四照堂詩集卷二

南昌王猷定于一著

五言律

涿鹿道中

風塵傷老大髀骨瘦征衣日落高原迴天青  
燿火微樓桑弓鼓怯督亢黍苗稀兜虎休長  
詫相呼白雁飛

白溝河感懷

趙氏三百祀長城只白溝人心恃險阻天意  
絕優游東鹿曾憂戰虛龍今罷愁深情惟古  
水活活向誰流

漫河

四照堂集二

豫章叢書

祝國疎戎馬今傳五壘城去留難自定疑信  
卜人行

石埭雲千里冰谿雁數聲愁風吹大陸那復  
辨陰晴

杜橋語章甫

路春烟候靈風動旅魂碣殘芳草寺橋綴夕  
陽村

蝸殼勞人意龍磯海客尊空天何所繫花藥  
在雲門

阜城 古沙丘 嵇叔夜曾彈琴于此

莫問祖龍轡嵇琴亦不聞智愚千載事今古  
一谿雲

寒鴉啼荒井泉狐嘯野墳往來多涕淚幾誦  
蕪城文

濟陽旅宿

一劍荒城外人家半掩扉梁塵飛破釜馬慙  
臥羣稀

何處青春醉空憐蠅蠓衣兵聲不聊寐寒雨  
况霏霏

神頭鎮弔東方先生墓

厭次荆榛裏西風弔歲星殿中尊典訓物外  
見精靈幽隧同金馬沙灘叫鶴鶴百年均此  
幻長嘯古烟青

宿獻縣

滹沱戎輅色偏與旅心違荒闕債秋草寒光  
趁鐵衣

望淄川家信不至

鬅髮拘天地龜山奈斧柯紫人書帶草厭世  
白麟歌八口戈鋌內千江鴻雁過如何春又  
至只說羽書多

四照堂集二

二

窮天

窮天看獨樹百鳥意紛紜若葦難巢夢兵戈  
又別羣心瘴嘗裏藥僕智願從軍隨處蛟龍  
劇朦朧幾角雲

移梅覺翁夜坐不去

偶言元化事情性在花房幽幹生新煖天陽  
動古香呼春浮蟻綠何夜待龜黃去去猶星  
盼艱難盡帝鄉

自淮之寶應

既雨兼之晚弱心安所歸鞠塵疎野步澀勒  
暗春扉憐我唯孤劍逢人半落暉橫波羣艇  
亂何者是漁磯

舟泊楊子橋

韎韐風濤外閒心寄沈寥馬嘶黃草岸人急暮江湖  
塤影眠寒水谿聲走斷橋夢中敲古缶長憶廣陵簫  
坐菴亭有懷 昔子展方別余往白門

半世殘書裏相憐白髮存無家愴舊友垂老別諸昆  
浩翠明谿路寒鷓下菊門何當木葉盡重聚更傷魂  
菴亭觀荷

壑老秋容澹花繁水不貧葭風吹蕩子菴意想禪人  
淨淥時私鳥深香可贈隣前溪烟月上未忍論疎親  
促織

天地冰霜日微生及此辰競心依野草氣候感勞人  
四照堂集二  
望宇全非舊爲名變屢新哀音長伴汝星晚到雞晨

和韻訓鶴林贈別三章  
貧交惟我友相背復南行古道高雲照荒心野水鳴  
詩書真繡黻草木盛戎兵別後通君意湖山空外聲

其二  
季偉高風在窮年憶汝歸茗燈勒雁羽冰雪照牛衣  
白髮殊難料素心忍更違海音喧日夜靜聽此中希

其三  
獨影殘陽外浮沉涇水鷺蒙戎贍紫氣韎韐老華鞮  
叢桂勞人夢雕雲望不齊同君詹尹卜莫辨路東西

送仲木之揚州余亦移家高郵仍用前韻  
攜累同孤影寒江奈此行獨憐髀肉在相視古刀鳴  
乞食窮心路驅愁借酒兵茫茫春氣內不辨鳥禽聲

送香山遊潁州  
一年經四別無語萬端中飢渴誰宜老詩書亦禦窮  
以讓堅道力有過賴心同他日看雲處蕭蕭各轉蓬

其二  
何者爲長策看人老一生鼎湖愁入夢清潁淚無聲  
古道黃塵暗炎天白髮行秋風雖有約惜別不勝情

酒諧分得蟹螯同限四韻  
四照堂集二  
萬樹酣霜日懸愁向汝刪酒城摧片甲水國動雙鬢

風雨輪芒疾星河噉石頑老饕持作賦公子幾雲灣  
送鳧嶠之白門 時鳧嶠歸葬其母  
不見李生久 杜用多聞喜漸真論心臨遠水緘舌戒行

人有淚暉春草將詩娛老親一舟南北路黯黯望風  
塵  
其二  
虛舟方見月翻載石城行酒候離人熟琴城朝雨聲

鳧嶠家釀初熟招余虛舟雖然餘別恨卽此已深情  
祥琴在御爲彈渭城之曲  
秋影飛花亂春懷處處生



誕日口號子家白狐嶺下龍塘則先慈墳墓在焉亂後屢夢先君囑子買田墓側  
母難悲今日吾哀愴昔年眼昏雙淚後髮白五更前  
狐嶺橫兵甲龍塘買墓田夢回先訓在嗚咽蓼莪篇

其二

兄弟團樂日于今六載違儻逢容鬢改况別信音稀  
白日看雲亂青春羨鳥歸閉門翻自慰寂寂喜同饑

其三

去歲鑿江至兒牽母拜予一棺今遠寺獨子在荒廬  
難畫親娘面趙雪江爲亡者圖像兒見不似輒哭誰宜老父書憂深天  
寸寸冷月照窗虛

四照堂集二

五

其四李小有藏彭仙人黍珠金丹二粒是日分其一貺予悼往悲今感涕而已

飄零羞對友學道此生殘一粒丹能壽千行淚不乾  
晨鳧勤僕念魯酒怯風寒莫厭貧交味從君話肺肝  
訓蜀中楊青石

記得論交地西風古渡頭石梁烟水闊劍閣虎狼愁  
索米窮偏嬾談經道可謀裁書猶昨日鴻月已如鈎

登燕子磯

來問草堂寺初鐘已度橋人烟屯石港漁火上江湖  
野戍重關靜王畿設險遙憑高天萬里僧影共蕭蕭  
繇招隱往白龍洞看梅

不解忙何事人扶危草行亂山爭日下古洞挾風生  
只有空香入翻嫌春鳥鳴白頭今始到步步覺心驚

北固山

大江東北望半壁下孤城古寺風烟積春濤日月生  
人稀同石靜帆遠覺湖平五夜招提夢三山空外行  
往焦山望北固一帶

四眺無間目忘身到渡頭江風恬日末草氣上孤舟  
狠石何年坼神山不斷流滔滔今古意端爲一人留  
鶴林寺

黃鶴山南路無僧亦可留也知前境宵不禁數峯幽

四照堂集二

六

谷鳥隨風亂滄江何處流花邊春漸老莫上杜鵑樓  
招隱寺

處士當年宅蒼然古木存雙泉明落日獨寺望寒村  
炊晚僧歸院鐘鳴虎過垣行行吾自適高隱不須論

金山寺

孤峯百里見身到識陰晴滿地江風動如聞廟鼓鳴  
蒼雲連海暗駭石接沙平九載登臨後空山草又生

妙高臺無月初度

東風吹北固雲上妙高臺一點難同炤千山畧舉杯  
天懸江海坼夜靜鼓鐘哀纔說無生話春星過水來

十七日同蒼畧赴談十五招集戴公園兼懷于

皇于皇是日誕生去春同飲妙高臺無月

不知今處士誰信戴公名斗酒歌新句黃鸝變舊聲  
去年爭待月茲夕共君明一望高臺上春風白髮生

京口晤蒼畧

潤州京峴望山水開空城晚市看飛鳥閒行得舊盟  
逢人四韻苦獨坐萬峯明君悟塵沙外江鷗箇箇輕

其二

幾日淮南棹揚州復潤州渡江何處好歸寺可忘愁  
百草吹香路三山照碧流春風知我慣無夢謁諸侯

四照堂集二

七

壬辰除夕同三弟竺生五弟五庸聲姪暨舒子

固卿守歲隨所憶口占得八首

三弟竺生

屢夢難爲覺真成此夕歡七年纔頃刻千里共艱難  
短蠟邨醪薄單衣幽井寒有家傍戰地翻作異鄉看

四弟子展

忽別韓臺下三年淚不乾朋來無一字汝病有千端  
歲閱干戈戲心傷俎豆歡嗟余更飄泊長夜路漫漫

五兒茂

失學吾誰咎長貧汝乏師江天風浩浩母櫬草離離

弟妹何時壯衰臨又合園欲歸那可得白髮任肩垂

固卿

作客情偏重天涯勝似家勞君同貰酒入市且看花  
瓦鉢存鄉俗墳音雜暮笳莫輕離亂苦細與說彭衙

小有是夕同其弟三石廬曹太夫人墓

老友江南去書來淚幾行兒居原曠野母墓卽高堂  
百歲今宵暇孤燈索句忙哀哉猶有弟灑血在親傍

于皇

久立人能富長思靖郭君汝悲兄事我况與日爲羣  
殘臘拋貧室雙親隔暮雲丈夫淪落此世事豈堪聞

四照堂集二

八

肯民

一晤卽云別知君豈我疏大都皆慘痛不用更躊躇  
懸釜空求市衣鴉且賣書晚行江水上雙眼入空虛

紫峯

萬井喧殘夜淒然縹緲人一年皆有累此刻反無貧  
蘿屋新泥燕江天舊馬塵東皇吾不問坐待曉爲春

除夕又示兒茂

憶汝頭平案全知漢將名龍精又戒旦麟角幾時成  
茅舍三更夢雲莠里情當知吾勉學白髮少年生

小有別予渡江

小有喪子兼有遺妾之舉



居然六極外胡乃僭稱貧羸博兒何地陰山草未春  
憑虛皆邸舍破浪作風塵抗手無言去知君別愴神  
小有若姬善琴丁丑予見之章水辛卯聽彈琴

高沙忽聞他適愴然賦此

三回君不語神頌每多疑慮仲吾難效成連情蚤移  
桃花南浦面流水雙湖絲此意狂夫解牛衣獨臥時

代小有若姬作答

半世同儂湯當年茗水心相舟羞自怨葛藟痛君深  
許邁甯求道韓康未賞音蒼天何太酷死誦白頭吟

聽楊太常彈琴詩 并序

四照堂集二

九

蜀人楊懷玉先生名正經前太常也善彈琴予耳  
熟其名十五年乙未三月予有事淮上先生在焉  
或曰僧也問故瞪視口僵而不言予聞之凄然曰  
嗟乎吾聽琴矣淮有張子爾常任俠士貧而來四  
方之客所居之城爲昔年屯兵地兵去瓦土崩疊  
牛羊之糞盈欹屋中過客例不入張子編蘆爲室  
偕虞山與居太常主之三人晨夕絃歌不輟雖日  
踐蟪蛄之塞恬如也予生平不妄聽人彈琴獨于  
先生有神契未易詰其所以然一日擬造張子廬  
聽琴中道而返維時三月十九日也退游湖寺越

日見先生先生布衲芒屨揖予坐自叙其先世爲  
酉陽宣慰使司代有戰功及自爲將值己巳之變  
從思石提兵入衛尅復上谷樂城諸地劍氣落鬚  
眉間予訝曰先生太常也胡然將軍哉先生蹙然  
改容有間復言其受知先皇帝之故及召見便殿  
審定郊廟諸樂章律先帝謂過于師襄云日昃客  
有請賜琴出觀趣先生奏者先生撫視淚縈曉環  
顧四座皆屏息乃端坐援琴而鼓三曲悲風動人  
王子曰止無多言遂別與友人程嘉弟甯步于河  
北之野憇柳下三嘆而作此詩嗟夫太常

四照堂集二

十

昨遊胡不樂慟徹普天時忽漫行東郭哀哉聽苦絲  
庭空一鳥下曲罷野風吹甯復籌身世人間何所之

其二

七十僧行脚居然老太常自稱楊業後醉臥幾沙場  
百戰防山海三餐侍帝王聞聲不敢讚天語過師襄

其三

野哭排闥闔終朝祝聖君青霄嘗獨立白眼望高雲  
大地聲頻吼幽潭咽不聞此中人少解鴉噪亂斜曛

其四

楚騷終古怨擬議卽俱非蕤鐵湮埋久黃鐘甲坼微

元穹聽邈漠殘夢到依稀十載鍾期絕相逢有布衣

光岳樓社集訓朱甯文

大雅荆榛日論交得素心千秋名轉偽一日道原深

老樹驚風雨高樓自古今酒酣休感慨刻燭見升沉

酬姜匪翁留別步韻

儒冠溺客日相對幾沉吟光岳千秋氣龍蟠大海音

湖山期後會風雨見前心別夢秋砧下西陵古渡深

九日同方朔集寓齋望于皇不至

目斷孤雲住西風一雁來塵坌心自苦幽獨眼光開

望弟招兄聚思親喚友猜黃花何爛漫偏向野人哀

四照堂集十一

十一

晤緯之得于皇亡姬耗

黃子言方罷看天獨掩扉但增愁侶歎敢道甌貧非

楚客生無賴情人死有威道心難乍用桐月夜微微

同于皇因圃抵足聞歎四首

一歎白人頭肝腸事事休縈愁須有地于世總無謀

夜靜星辰苦霜嚴鼓角道老夫裝被薄寒重為君留

其二

到處頻呼顛聞聲更寂然天心真善妬世態轉堪憐

保吉全宜拙防愁反畏禪感君終夜歎相別忍孤眠

其三

死別強生聚余愁羨汝愁奇才甘薄命苦行見風流  
亂世黃泉潔歌庭白日幽饑寒從此後厭說是封侯

其四

多難逢今日全生賴一絲子卿非好色奉倩豈終癡  
情逼英雄死才傾妻子危相酬誰較苦沙劫不能知

于皇亡姬一女余亡室一兒情頗相類枕上口

占

三歲如枯木連宵淚雨傾孤兒思母面嬌女喚翁聲

河上悲同調人間怨豈平遊魂俱悵悵幸爾絕詩萌

于皇將移居成賢街

四照堂集二

十二

念子遷流地全家近鼓鼙荒屯惟躍馬野屋不聞雞

只為雙親暮難經十廟西傷心何處好痛哭是菩提

同于皇觀劇後作

歌哭何多故悲歡為一人登場紛將相滅燭見星辰

明月空街設隣雞孤枕頻與君幽夢醒何處叫蒼旻

送于皇歸秣陵

北風吹游子難說是歸心日對梅花苦生憎江水深

忍愁歡白髮勉孝重黃金入室誰相媚空齋有默琴

于皇琴名默翁

和韻酬劉遠公廣陵見贈二首



見爾容初瘖傷予久白頭苦從三世好換作一人愁  
夜雨憐孤寺重雲黯客舟忍商歸觀事淒絕是南州

又

舊巷誰經過難爲去住心孤帆江路渺春草寺門深  
金盡當衰俗哀多莫苦吟那堪更飛雪與汝各分襟

雨中發舟往通州懷三弟竺生病中

作客何淒楚爲心非一端雨含千樹暗霧去幾家殘  
敲火黃灣近牽舟蜀道難舉頭看雁序淚落晚風寒

舟行 三月朔日

海陵城忽過四望遠濛濛布被經斜雨蒲帆飽大風

四照堂集二

三

驚鷗飛不定初柳意無窮三月今朝是扁舟東復東

又

百里風帆勢遙天逐望非人家樹屢沒春草岸俱飛  
斥堠雖頻見弓刀此甃稀前邨今夜泊燈火向人微

舟過如臯懷山松

一月陽光沒饑寒有萬家海隅聞戰鼓鹵地少春花  
閱世驚多感謀生水一涯故人南去杳東郭酒難賒

上巳雨泊丁堰

上巳驚雷雨維舟羨野農剪蔬童子朴赴社老人恭  
水怪殊難被村醪不易逢柁樓炊漸晚雲暗幾山峯

贈翁山上人 并序

翁山羅浮僧別號也其先世楚人爲屈大夫之後  
丁酉別母偕其弟殘僧越嶺抵燕走盧龍塞上欲  
出關訪剩公不得遂南歸爲五嶽遊道經邗上因  
數晨夕於其行也贈之以詩

日月生東嶺嶺頭僧忽來乍逢知遠性久客歎奇才  
海霧昏難了關邊晝不開看君五嶽上花發首重回

其二

塞上風煙峻親看射虎歸感時貪佛日證道別慈闈  
雪窖羝羊瘦炎天孔雀飛所期定何處相願一牽衣

四照堂集二

古

其三

立春日予病翁山見過

僧來方臥病老去復逢春煮藥妨茶竈挑燈問海濱  
琉璃能悟性翡翠不謀身刻却詩名好還娛白髮人

其四

時翁山欲偕子訪鶴林

十載幽州夢重提倍愴神眼看氈帳雪血漬海棠春  
柴市悲屠者園陵哭寺人遲君涇上話此地有孤臣

其五

盧龍飛將地下卽李陵臺落日三關望悲風萬里來  
蛤螺何太苦荔子熟應回看盡長城路虛空徧草萊

其六

亂後匡山隘何峯可住君笳聲常入寺戰火欲燒雲  
幽夢寒崖到前心耆舊聞誅茆今日晚謝爾意殷勤

其七 翁山往元墓看梅  
適子有狼山之遊

同行嘗獨坐吾又愛殘僧此去聽江雨連牀共夕燈  
鐘聲來客棹花氣動春冰二月狼山望煙波隔幾層

已亥七月移家盧家堡舟中卽事

亂離曾幾日兩度出嚴城國難輕妻子時危重甲兵  
鳥飛赤羽急月照白江明茅舍三更夢茫茫野水聲  
返揚城喜晤孫子無言

却訝秋還在蕭條滿目非江山千騎暗城郭一人歸

四照堂集二

五

見子南冠淚猶驚楚客衣庭花何爛漫寂寂伴伊威

射侯談崇邑先賢事甚快晚同慧融夜坐約遊

靈隱

白社開何日青墩見未曾野風穿破壁老樹掛危燈

史信多聞友山深夜語僧西湖明日去贈我一枝藤

呂仲音招集蔭芳園 借若干麗京  
時石門兵警

白頭偏愛客藉草夕陽深郊外仍吳越樽前說灌尋

水涵城闕影樹逼戰場陰幽巷還通寺時來聽鳥音

又

擊劍雄心在當歌笑鼓鼙酒真過趙壁果不數張黎

蒼鼠緣衣桁朱藤掛石谿徐行看二子扶杖小橋西  
仲音出兩幼子纔  
數齡頗知禮數

四照堂集二

末

四照堂詩集卷二終



四照堂詩集卷三

南呂王猷定于一著

七言律

同安瀾坐菴亭言懷

汎汎溪光照遠心寒塘芳杜此幽尋多情酒滌文章  
草不盡花開夾纈林滄海已無明月夢射湖空憶玉  
雞音小山詞賦堪招隱鷺渚漁梁自古今

不寐早起彈琴亭子上

似有幽人步曉吟起看鶯語隔橋深長溪小艇潛霜  
岸野屋鶯花墮鳥林有淚沁收明月篋無聲獨響泉

四照堂集三

豫章叢書

山琴鄰翁靜晚持簪立一曲流泉滄海心

涇上有感兼懷葭園野客樗樵

澹烟寒水遶吾廬採菊何心賦揭車牛背眼光滄海  
外鶯啼詩興白田初忘情草木慵觀歷錯認羲皇慎  
續書莫道花源春色好弓刀也自備樵漁

其二

督郵可是義熙初標榜柴桑慮亦疎湖意晶瑩思避  
兔野行蔽芾欲依樗星河百尺樓前樹鴻雁三更榻  
上書今日爲憐周士賤北風雨雪肯同車

其三

謠言亂後又逢春敬慎威儀讀小巾悲喜共分彭澤  
酒安危難卜武陵津芄湖幽草人間世聖磬花申夢  
裏身莫上高樓凌海望與君俱是未歸人

其四

饑驅南北度殘年我笠君車皆可憐春草夢驚江上  
鶴孤飄影斷海陵烟慚看白髮私妻子醉倚紅泉學  
老禪笑傲物情詩卷在石橋斜月水濺潑

李叔則明府枉詩見訊賦答

駿彩仙風百尺樓飛音南望古揚州濤聲自壯中郎  
句花氣難留季子裘照夜疎燈催短鬢插天急鼓下

四照堂集三

二

中流白田唯有鶯堪聽叫斷春風又麥秋

其二

雲市霏霏結遠天法華香散舊青蓮玉鷄啼夢猶存  
樹流水傳音不在弦半卷陰符投野谷一江明月載  
歸船狂夫無那溪光外顛倒星辰看醉烟

坤五先生贈西佩詩索余和韻二首

三洲舊夢鼓鐘瘖片月孤飛海外禽江上鯉魚纔一  
字枕邊珠樹已干林乾坤身老何年歷清濁波澄此  
日心淚盡同貧方作客幾株殘木且秋尋

其二

瓠子河邊萬木瘖蒼茫何處繞孤禽江雲藜火牽秋  
夢蔓井蛛窸黠故林世事只看明鏡髮干戈猶剩古  
交心鳩茲正有黃柑酒咫尺烟波不可尋

次韻別寤明

廿年擊劍老相如風雨來尋楊子居白眼看人三斗  
淚黃衫投我幾行書蓮峰雁冷江濤闊螢苑霜殘岸  
柳疎別後酒醒何處夢高天渺渺獨愁予

重九同道生胎簪元長集平山堂時公狄以病

未至

日落高臺俯大荒連天江樹隱微茫雙懸日月存空

四照堂集三

三

寺十里烟花墜野棠對酒戰場孤雁叫佩萸秋墅古  
泉香傷心不待章郎至黃菊歌殘鬢已霜

杪秋胎簪道生子有登天寧寺後高阜限五韻

望斷新豐萬感生同人野外拾秋蕩一樽樹擁殘陽  
盡滿地烟流古寺橫掛劍嶺梅星斗暗敲詩壁壘鼓  
鐘鳴君行莫向吹簫市難聽昭關雁幾聲

秋客清江萬年少自徐州至晤集有感

不盡湯湯對濁河隔江猶自見漁蓑幾年馬角悲雄  
劍半衲浮雲共女蘿滿地霜戈替國外粘天雪浪石  
城多鷗飛不定看幽樹把酒寒空間老荷

其二

幽薊神皇四十年芄蘭猶記策先賢弟兄異國看雙  
鬢聳聳人間學半禪故壘黃河明月夜新詩鴻雁朔  
風天石鐘沈響山河在紅葉蕭蕭下楚船

其三

南北風烟一海濱家園鞞鼓雜聲聞琵琶亭畔空啼  
鳥芒碭山中幾朵雲樓燼無勞王粲賦戰頻應澀李  
華文洋洋河水公無渡畬火龍蛇莽不分

其四

淮揚人家雜多白日飛  
去海水不成鹹奇事也

陰符焚盡寫丹經日月交微守一星幽磬已隨蕉夢

四照堂集三

四

遠古刀猶帶獵風腥荒雞久戍飛殘夜鹹賦難供絕  
海濱堪痛隕霜黃葉後農官仍望黍苗青

贈王雪蕉先生

言詩今古幾人同撥盡塞鐘午夜風響徹元聲鐘蠡  
外迸來真氣鐵裝中江湖矜履烟嵐厚鞞雜鄉關象  
緯雄深悟讀書多未破十年遲見浣花翁

其二

黃流厭渡莫聽冰古路隄河細似繩愁過客邊新蜡  
臘淚多家傍舊園陵夔州以後論工部凝碧歸來識  
右丞誰說渡江東晉事太原風槩自稜稜



同陳元聞先生客淮關夜集賦贈

冰霜天地黯重重振腕寒宵話舊蹤  
捫蝨誰曾知景畧臥樓此日見元龍  
鷗衣練水何時狎雁影湘雲幾處封  
吟詠不須多感遇冷然還聽寺門鐘

贈牛于野郡丞

曾向河姑締舊盟暫來吏隱駐仙旌  
論交豈必孤雲外開署惟聞流水聲  
湖海百年誰嘯傲江淮千里客關情  
問君河上熒舟意却道印須是友生

聞鄉信寄邳州姚廣文

英雄何地可藏名孺子橋邊聽水聲  
戰火青門瓜蔓

四照堂集三

五

苦荒秋溢渚石鼉鳴鄭虔尙有寒瓊在  
杜甫今無兵馬行十六州吟俱是淚可堪  
重下灌嬰城

送嵇子震北上

甘羅城外趨移軍千里寒濤悵袂分  
鐵石關河憑虎路東南箕斗錯星文  
綵毫已倦青苔賦長戟難開碣石雲  
故舊儻逢思縞帶滄江幾點白鷗羣

至日偕鶴林香山子震登淮城眺飲已復看月

限五韻

高城落日俯層霄欲抱孤輪送遠潮  
大氣黃鍾吹海動荒心白練接天遙  
牛羊幾上將軍墓唐將程醜金墓在城東紫

霄宮前鴻雁高呼太古樵醉後不知何處笛  
滿城空水浸寒蕭

其二

百尺游絲裊碧霄一觥鯨吸海門潮  
糝糊草樹蒼烟近歷亂乾坤古壑遙  
暮鼓千年荒舊水釣臺今日上新樵  
葭飛又遣靈烏盡殘月孤僧自緯蕭

宿白雲菴

寒燈寂照夢難成但覺逢僧尙有情  
關外客船喧野岸枕邊官馬踏殘更  
兩淮風火人初靜千里星霜雁獨征  
爲弔漢家辛苦月夜深猶傍釣臺明

四照堂集三

六

客淮雪夜同四弟子展宿天興觀時子展將歸江右

廿年布被擁荒城古寺驚心候二更  
特地冷風窺鼠竄橫天大雪下鐘聲  
弟兄語少衣多淚老病愁深夜不明  
爾去戰場誰作伴康郎山下又移兵

臘月廿四夜同香山泊舟邵伯

舟迴臘盡又逢春飄泊湖天也結隣  
禪子候門炊竈冷老夫剪燭祭詩貧  
百年殘漏驚銅史一路荒雲老雁臣  
憐我布袍方臥煖夜深猶有渡江人

黃葉篇紀年七詠

予不穀自壯至老哭妻妾者五胡孺人其殿也曩

有一生盪面嘗餘淚之句斯已苦矣又兩室孀子  
七見星回遂以永畢吁嗟乎修短何常之有乃兩  
婦厄于七霜五人不得百歲司天籙者曷度不愆  
誰謂視天寢寢哉最悼痛者氏從予不半載流離  
轉徙百罹備經一子甫五齡不能俟其成立棄之  
而往泉門潛昧索母無從每號一聲抱枕嚙臂左  
右環爲解弗聽喻以老夫吟詩或止因爲紀年七  
詠以代黃葉噫以詩止啼欺其無知也十年後將  
廢黃葉爲蓼莪矣且年短悲長詩亦何能紀邪  
國破家亡此一時天崩豈復問干支新裳已濺銅駝

四照堂集三

七

淚舊枕難聽薤露辭母到墓門勞淑婦天爲祖廟錫  
孤兒當年閣下東湖水短草幽燐却照誰

右甲申是年三月予自石城歸九廟殄滅一妻淪  
亡病臥一小樓人倫念絕戚友責以宗祊大義趣  
予娶九月氏歸予十二月葬先恭人佐予襄事  
市地烽烟接舊京北邙何處卜先塋星辰夜照芒屨  
路關市朝開鐵馬營逆將聚兵三日戰亂山懷子一  
人行兒今忍問桑弧事苦月荒風聽母聲

右乙酉時事日非正月挈氏歸里改葬先王父二  
月改葬先王母及葬先太僕公氏從予處荒谷誅

茅管窀穸畢始入城七月兵亂子居圍城中得不  
死氏奔竄落星橋土寇發難趨豐城十月亂平  
復遷省城

包胥誰爲哭秦庭佗佗崇墉戰血腥白鷺舟前醉古  
月黃河馬上乞殘星廿齡弓韞愁邊酒半夜刀環夢  
裏泮我去天津橋畔望兵聲都作杜鵑聽

右丙戌三月吉州城陷子家上五湖船至螺子山  
尋故人不見城下噫血爲江掘土泉自汲峽江白  
晝焚殺遂夜渡章江達蠡口五月繇石頭城抵淮  
渡黃河舍舟趨馬陵道上暑雨雜蒸燥穿鬼谷中

四照堂集三

八

十晝夜耕泥河蹈橈恒輸予步亦躓蹙氏病瘍終  
日抱兒哭無怨聲古稱行路難未有踰此者七月  
朔駐淄川稍憇望日氏初度予貰酒瓦盆相勞五  
鼓卽單騎北道赴所知難也八月至薊門山東兵  
亂環淄川道梗不得歸苦若此

家書初報渡桑乾盼盡殘陽又曉鞍旅店候雞成淺  
夢窮途減食勸加餐只言薄命同飢渴誰信狂夫有  
肺肝風雨一鏡花白落不堪容鬢與君看

右丁亥正月予出都二月返淄川攜家南歸城戒  
嚴從兵間十餘日始渡河僑寓寶應四月予往于



湖問故園消息舟迴鑿江不幸效相如反成都事  
噫竹竿嫋嫋嗟可再詠邪八月返涇上氏病脾懣  
悴甚矣

鄉心曲曲陣雲西老慣窮愁咽鼓輦每對黃花羞汗  
漫可能白髮有端倪網衣葬火殘書淚土竈生塵野  
鵬啼賸得一棺螢苑冷戚家芳草尙萋萋

右戊子正月江省亂道路荒塞夏秋乞食于淮歸  
則行戚家溪草上手一編憶亂城中火三日氏棄  
裙布納書于篋良苦旅烟不起有梟來庭氏攜兒  
子采野菜自給殯之日無嫁時衣悲夫

四照堂集二

九

五行同寇此殘身處處聲吹下鬼神八口夜魂棲白  
浪半帆孤樹點青燐餘生賸作寒河夢臘火粗同柏  
酒貧記得祭詩今祭汝不祥賈島作詩人

右己丑五月遷高郵寄孥走邗上秋大水及其半  
扉予驚操短舫屋梁下手持門扇渡亂流至河故  
道乃易兩舟泛太湖雙行樹杪止寒河十一月去  
淮稍得食祠竈日反氏作食請余祭詩

悔殺看山獨遠行一年送盡百年情蒼天豈子驅巫  
卜沈鬼愚人守藥鑄難汝臨危空有累氏逝日屏兒  
不顧持珠朗  
稱佛 慚子忍慟說無生從今只愛黃泉路惟恐黃泉

路不明

右庚寅正月子往滁山氏小病三月往攝山復病  
七八月病甚十月免身病二十日卒

索母歌

此歌題序在前難于  
策分故仍附此篇內

一聲索母出夢中泉門烈烈號悲風初索赤身踣地  
遠牀走走向棺前大聲吼將頭觸棺恨木牢無從抱  
母更抱兒使兒唇乾舌燥徒周遭翻身再索雪江老  
人之丹青胡爲呼孃不見形吁嗟汝母病久面皮皴  
癡兒何得循其舊聲聲喚爺抱兒向壁間將兒血染  
丹青換母顏母顏雖換肉已朽能復惺惺抱汝否畢

四照堂集二

十

竟何處索親娘顛狂大叫復登牀謂娘棄兒魂魄當  
在牀我執魂魄依母傍須臾哭久聲漸細如見母來  
潛隕涕雙手抱母誓不離離母兩月兒常飢我今扳  
母頸吮母乳接氣歸喉胡不語癡心猶似在彌留欲  
哭不哭望母瘳口嚙心言遲且久劃然一聲枕在手  
當其抱枕當母時星辰山嶽孰推移瞥然母向枕邊  
去母在天時兒在地嚙臂長呼血迸流照人今古無  
春秋吁嗟乎兒血枯心已灰哀哀汝母安在哉我聽  
晨雞未唱鐙無主唧唧如聞訴娘苦酸然天地皆風  
雨



清明後一日登文游臺雨眺

目斷長湖三十春，千帆暮雨海東塵。梨花白髮臺前

客，麥飯黃冠夢裏人。癸亥予往昭陽會宿此臺道士餉予麥飯猛士歌風

長憶沛泰山，封石恥言秦。湖西沛城有漢高祖廟荒荒白日過

天地鐘鼓樓邊照幾巡

秦郵漫興雄邊臺宋時所建

臺矗朱旗閃舊津，雄邊臺下幾黃塵。花門伏弩長連

塞，駟馱沈舟已斷秦。日蝕可憐喧市鼓，雞鳴難喚渡

江人。何時雲黯蒼梧野，猶結家鄉夢裏春。

其二文游臺以東坡少游莘老定國得名

四照堂集二

十一

秦臺不見舊人行，蔓草碑前識姓名。納納五湖元祐

氣，蒼蒼萬樹海東情。春潭鼉吼菱城立，古血風寒藕

劍明。廟祀從誇南渡後，長淮甲馬亦濤聲。金人陷揚州宋張華

駐龍潭積菱爲城金人不敢近藕劍亦出州志

其三

三十六湖鉦鼓多，郵人以鉦鼓取魚湖中人唱打魚歌。春風

禾黍神農郡，州有佳禾一夜月骷髏城子河。異代庄

官傳野史當年丞相幟，天戈青山大路今如髮。咄馬

灣頭又幾過，宋文丞相行城子河出入亂屍中至嵇

邊之句嵇公諱舜有義俠丞相賴嵇津送達行在宋史閱焉

其四

春風白晝旅魂驚，垂老傷心見太平。雲草千盤孤雁

色，海天一線暮潮聲。夔龍事主工謀國，貔虎蒙恩亦

罷兵。慚媿腐儒偷炙背，滿垣星斗下空城。

次韻訓侯充魯見贈時充魯有秦中之役

延秋烏夜續殘書，寶玦猶存照短裾。天地烽烟雙鬢

改，嘯歌風雨一燈疎。夷門道在抱關重，太傅名傳舊

井墟。署爲謝太傅宅故井尚存莫嘆西京行邁苦，閒庭枯草看烹

魚。

送充魯入秦

四照堂集三

十二

百戰關河一劍遊，照人無淚是雍州。圖書盜賊歸何

處，財賦兵車莽未休。鐵嶺塵飛三輔暗，瓦雲風動五

陵秋。君行莫唱烏烏曲，烟盡銅川水不流。

癸未子從蕭伯玉舟中識李子緇仲石頭城下

將十年矣辛卯冬瞥見潤城恍惚若夢中訊

其家無一存者越日子渡江會緇仲游大梁

道次邗上偕小有訪予因酌酒而贈以詩

十載同舟古石城南徐風雨，舊江聲甲申亂後誰生

死了卯橋邊。識姓名頭白，幾人遺老在眼橫。衰草大

梁行故人，况有春浮夢對酒如何說此情。



雨集同社得肴字

并喜同人得遞交綠陽吹雨濺春庖只分淺酒堪埋  
照何處青山可藉茅石鼎香吟蒸蕙草海天遙色夢  
雲巢元心自寂聲光內不效黃門賦解嘲

遊上方寺得門字

十里江帆到寺門春風何處不傷魂殘碑古字留人  
代廢井蒼苔照短垣墓下鳥耕芳草路酒邊牛散夕  
陽村蕭條翻愛憑荒墅城郭瘡痍未可論

壽王元倬六十

吳下風流顧陸殘薜蘿山雪滿漁竿江銜落日雙洲

四照堂集三

七

見霜淨高天一鶚寒采菽川原周黍稷登堂鐘鼓晉  
衣冠莫言商老芝顏暮勲業還從鏡裏看

其二

甲子周回古夢遙草堂風雨聽江湖十年破帽餘雙  
鬢半卷殘書見六朝紫氣鈎陳天厯歷白雲廬舍影  
蕭蕭將詩娛母高人事虞夏商周酒一瓢

邵伯舟中同陳實菴太史八十翁張畫子先生

杜蒼畧夜酌時實菴示悼亡詩因步前韻

亡姬喜鼓能  
為漁陽三絕

轉喜舟遲得比隣東風不厭酒盃頻共看皎皎雲中

月遠立珊珊夢裏人搥鼓英雄思婦女高歌虞夏有  
遺民兵戈又報杉關息且汎湖天一葉春

壽李宗伯太虛先生

唐人詞賦漢文章七十春風鬢未霜元祐黨碑懷涑  
水西京遺殿想靈光救時忍謝蒼生夢隨處先開綠  
野堂近日歐臺多勝事管絃更奏白雲鄉

別李以理司理

春風三月客揚舫樹裏南湖入望青問俗誰堪追漢  
治平宛先擬奏虞庭海邦久沐隨車雨斗野遙瞻貫  
索星此別故人勞夢寐幾多心事短長亭

四照堂集三

十四

寄許丹綽

春風吹夢到長安欲問飛鴻借羽翰五馬渡頭曾一  
別十年忍淚向誰彈銀臺還憶吳江冷崎路惟歌蜀  
道難自笑蘆中人寂寂夕陽殘月老漁竿

其二

百戰場餘兩弟存殘生漂泊向何門自慚白髮悲王  
粲每望丹陽夢許渾憂世肺腸惟雅什作天喉舌亦  
騷言相看雲樹三千里莽莽黃河水北奔

送孫無言歸歙

幾盼江雲返故林年年芳草戰場侵久遮黃海千峯

面長繫青天一寸心每喜無田傷麥秀翻然有路望  
陵陰東南鼙鼓杉關急古水雷溪深不深

雨過豹人概堂

時同急雨過通齋費爾奚童破草鞋南國史臣傷舊  
壘西池流水上空塔農林已笑香泥溼將甲猶聞戰  
血埋爲問射湖垂釣者商霖幾點到幽厓

九日集紫苔山房

九日高談靜掩扉登臺舊夢尙依稀夕陽纔下西堂  
好疎菊重看片月微幾處東籬人送酒一聲孤雁客  
沾衣遙憐崔氏莊何在細把茱萸未忍歸

四照堂集二

十五

其二

長干車馬踏荒祠古道黃花又一時短髮不嫌烏帽  
落秋心怕向野風吹劍臺斗逼看虹氣御墨雲生到  
硯池秉燭莫愁羈旅客百年難共此襟期

饒士衡辱詩見寄次韻和答

從別兵戈十五春雙魚猶帶戰場塵與君同命逢先  
甲怪我他鄉說苦辛梅嶺可舒青眼望鶴原俱痛白  
頭人年年江水無情甚何處移家共比隣

夏初送龔太常北上

辛夷花下幾盈觴躡柳重看送遠航禮樂暫因風雅

緩管絃偏向別離忙春風紫燕時何促夏日黃河水  
正長此去樓桑天萬里一聲庭樹是雷塘

訓姜匪思留別步韻

廣陵散後楚聲悲古調冷洽奏此時滿座賓朋依北  
海臨觴風雨憶南皮六橋舊夢秋雲遠一雁新驚物  
候移極目滄江無限意莫攀堤柳賦將離

九日雨花臺步許觀察菊翁韻

高人勝事每相關老客悲吟亦強刪短髮還傾千日  
酒夕陽猶照六朝山黃花爛漫長千里秋水悠閒碧  
落間幾處管絃催夜月籬邊獨伴一僧還

四照堂集二

十六

九月望日集秋水堂見墨農遺跡淋漓壁間歸

步月中喜而成詠

爲愛佳名坐草堂捲簾幽處細生香黃華小閣臨秋  
水碧柳空天下夕陽醉石幾年殘蘚在墨莊親見此  
農荒尋歡十二時難報明月秋光較短長

壽許菊翁觀察

幾年江左舊謳吟此日觀風季子心劍珮三山生遠  
韶笙簧六代有遺音同鄉我愛丹雞好難老君同菊  
水深況是天心遲節候秋光九十到于今

西寺步月有懷



石臺樹影幾層層，獨望南樓已倦登。  
何處高城來遠笛，三更殘月照孤僧。  
靜嘗顧影朋疑在，老覺焚書道可憑。  
遊徧江湖諸寺廢，佛前長見少年燈。

漫興

十里龍溝古岸遙，行吟秋水樹蕭蕭。  
到今始信公無渡，來此空嗟王過橋。  
五堰幾回東越馬，三城時見夕陽樵。  
思歸不爲愁衾薄，已有寒風咽暮潮。

中秋見月

晨起出卜向南市，此身躑躅將安之。  
歸逢飢鼠伏古瓦，臥看落日掛游絲。  
索米問僕計何拙，典衣寄兒歸。

四照堂集三

七

已遲仰天忽見明，月上今夕豈非中秋時。

苦雨後射侯過談

青苔封路幾多時，鳥跡蟲吟總不知。  
作客清宵憎僕歎，讀書異代喜人悲。  
腸中明月偏昏眼，夢裏秋花豈放眉。  
旅况只誇前去好，西陵松柏曉風吹。

贈宋荔裳參藩浙東二首

吏部文章絕代雄，盧龍旌節海門東。  
朔雲秋日行秦壑，玉簡金書謁禹宮。  
關輔久瞻釐保迹，山河還遡鑿疏功。  
會稽亦是先王地，趨走羣靈寶蜃中。

其二

隼旗鼉鼓大江隣，內地安危寄重臣。  
雅度朝哺三百士，雄心秋祭六千人。  
日生秦望多懷古，花發蘭亭獨岸巾。  
自是風流賢僕射，行廚應洗玉盤新。

四照堂集三

六

四照堂詩集卷三終

四照堂詩集卷四

南昌王猷定于一著

七言絕句

芭蕉和韻四首

院落狂風冷自披孤懸葉葉報春知蟾光影散千重  
見好護芳心到曉時

其二

殘心空自怨東風好夢誰教覆鹿中間殺月明青不  
了早移孤醉到荒叢

其三

四照堂集四

豫章叢書

宿漸平聲雲路在蘇臺嫁與春風不用媒寄語沈郎休  
草信秦樓有照為誰開

其四

願作綵絲不怕吹淒風錯解綠衣詩淇園縱有千竿  
竹難寫青青絕妙辭

庚寅孟冬十四日子產一女以蕃釐臺花字之

日瓊生四十日母亡又十日瓊亦亡悲哉作

百十二字懺之冀此種不復再落人間與一

切有情永斷終古耳

母死兒生知不知兒生兒死一人悲悲時不為尋娘

乳乳斷生前母是誰

其二

何曾啼母只啼飢也脫緋衣換孝衣孝得母時剛十  
日雨衣齊着一棺微

其三

懺汝來生勿再生只今恩怨未分明弟兄但識娘恩  
重頭血濡濡撞阿窮

此末句疑有誤窮字  
或作熒字溫炯注

其四

百千萬恨無言說想像惟憐肖母形懺得情銷天地

四照堂集四

二

外殘生只寫法華經

寒食四首

何事驚心榆火新東風有例送殘春隔年舊雨邗江  
落斷送今朝寒食人

其二 戊子寒食予  
夢作祭先文

不倩烏銜紙上墳夢魂久斷祭先文請看金粟剛頭

火飴粥雞毳幾片雲

其三

市地烟飛爨獨遲家家繡草酌餘醪誰辭好祿封綿

上應笑當年介子推



其四

去冬一百五十日何日春風不可憐最是龍蛇三復  
後水雲歌斷甲申年

歐臺卽事

聞君忽到買花船百種名花列檻前臺上莫誇蘇玉  
局但能閒坐卽超然

其二

誰云望遠當歸來日在家鄉六一臺便作故園烽火  
後滿城花柳一時開

聽柳敬亭說史

四照堂集四

三

一百年來一史臣憑君哀樂轉傷神高宗南渡無消  
息惟見流傳說史人

其二

破賊當年事已非猶存遺像說軍威三韓銅柱多戲  
下誰念將軍舊鐵衣

其三

百萬軍中託死生孫吳知此笑談兵千金散盡尋常  
事不換盱眙市上名

其四 時說水滸一段

英雄頭肯向人低長把山河當滑稽一曲景陽岡上

事門前流水夕陽西

安禪自豫章來分惠武夷茶口號

十年夢斷武夷茶今日纔烹倍憶家記得新時開箸

簍家家汲水到龍沙

其二

一棧微香對夕陽幔亭雲氣滿衣裳如何閩海三千  
里葉葉春風過故鄉

觀劇

等閒花裏識朱櫻又聽春鸚第一聲欲貌雙瞳清絕  
處層層烟水不分明

四照堂集四

四

其二

從來勝事每無端欲待商量興已闌今夜月明風定  
後兩家歌舞一齊看

朱櫻口號

莫將定眼對朝山一曲凌風閒外閒便寫洛神誰得  
似只留秋水炤人間

市上購得書几故家物也得絕句三首

閒情無計可消磨幾度尋人市上過自笑伯通何處  
廡殷勤望汝入烟蘿

其二

南郭先生樂有餘  
嗒然隱几欲何如  
看來事事從前錯  
白髮于今始讀書

其三

會住朱門又華門  
到頭一著總銷魂  
老夫無淚談興廢  
驗取尊前舊拭痕

蛻翁社伯生日至廣陵

歲暮辭家恰誕辰  
杜陵有子盡風塵  
長江何事多行客  
策策寒風待老人

寄剩公

真雲長覆六銖衣  
何處空山拾翠微  
諸法說來無可

四照堂集四

五

說天花片片嶺南飛

其二

明月年年照漢關  
黑山峯外幾人還  
春風莫羨江南好  
十二樓前損玉顏

其三

五千貝葉總灰塵  
誰向冰天轉法輪  
會得殿前無聖意  
渡江悔殺折蘆人

送翁山元墓看梅

未到花開已出家  
曹溪不着舊袈裟  
吳山一夜春風發  
四百峯頭盡是花

羅浮有四百峯

其二

赤脚陰山說老年  
看花又費草鞋錢  
道人莫說花開盡  
春到花開亦悄然

送僧惟識歸白狐嶺

從別山中樹幾圍  
春來春去野棠飛  
多情寄語袈裟石  
莫放雲歸待我歸

訪侗若聽誦經聲書壁間口號

翁山舊寓此

香林無地不傳衣  
忽有經聲出板扉  
曲巷井欄門逕僻  
嶺南僧去一燈微

遲方朔不至嘲之

四照堂集四

六

池邊初綠罷清談  
却愛琉璃住小菴  
夜坐雨窗聽佛號  
彌天春思落江南

五月十九日集濟之北園聞海警因憶閏三月

十九日同人畢集園中余聞竺生病革倉皇

走歸今日重遊一俯仰間悲涼何限同遊者

仍杜子方朔王子鬪衣願子天目香令孫子

皆山

池畔傷心一鳥啼  
暮春此日草萋萋  
相看仍是飄零客  
綠樹陰中聽鼓鼙

余寓石圃日看新竹竹外主人種菊輒往視因



憶廣陵種菊者比屋而然種多至數百本誇  
繁鬪侈酒人盈塞庭中菊意蕩然故真知者  
寡也惟竹亦然二長好讀書兼此二好定不  
類俗于其索詩口占二絕贈之

日對新篁又菊籬君同石圃亦何奇世間真賞無人  
會不待凌霄也滿枝

其二

每逢勁節思高士更愛寒香有韻人兩客凡夫對不  
得奇書萬卷一間身

喜石圃主人新移竹石八首

四照堂集四

七

綠到君邊不可知黃金斜日影參差簷前小鳥皆能  
說說到高臺已有枝

石圃多畜慧鳥  
能爲百鳥聲

其二

數竿疎處見君能石上青霞看幾層滿目瀟湘何處

畫小船泊岸一孤燈

其三

手把長鑱兩目瞪朝看荒土夕陰成今宵不獨琴書

韻繞屋齊聽月有聲

其四

紫琅片片碧嶙峋一石欹斜更可親大笑名園多酒

肉青苔石上寂無人

其五

連宵暑氣想空濛北戶披襟受好風我去巖扉應有  
伴海棠花下聽秋蟲

其六

日載愁心到薜蘿懸知轉眼雪差裁碧天如海人間  
世一寸清涼不在多

其七

羨君事事幾曾無獨有傷心媿老夫閣下有山山下  
酒弟兄來往不須呼

四照堂集四

八

其八

樂事須憑興有餘清音晝靜復何如揚州若買幽蘭  
到石上涼風一卷書

送高六之九江絕句 用正韻

正值君行息鼓鞶黃花有約豈東籬英雄只是依人  
老大笑三聲在虎谿

其二

一路休嗟百戰場蒙塵舊恨是潯陽西臺若弔袁司

馬緘淚君邊寄幾行 司馬謂袁  
臨侯也

古月頭陀書經後紀事四首

七百餘年宮樣新長門春暗幾黃塵如今鳳髻看圖  
畫猶是唐朝宮裏人

其二

久別顛毛卻認誰我非君是兩狐疑老夫亦有傷心  
事七卷蓮華報佛遲余丙子發願書法華經以懺亡  
者迄今未成輒以爲恨

其三

少林纔去一僧來雲水飄飄任爾猜雲水亂  
中語腰帶不  
懸消息斷滿天風雨落江梅

其四

半菴夜半做禪關惹得千年鬼又還大夢覺來諸法

四照堂集四

九

幻空江何處見焦山

仲木出厝東郭挽以絕句

就土英雄血可憐幽泉無路灑蒼天顛狂阮籍何常

醉痛哭人間十五年

其二 余三年喪兩弟

嗟余喪弟屢傷魂爾弟悲兄骨僅存兩姓弟兄還見

面白頭人哭亂離郵

其三

嫂死兄歸已隔春芝山裝橐不知貧莊生豈是無情  
漢一笑相逢地下人

青來爲公狄畫鶴令圖口占絕句

一鳥哀鳴訴九州斷雲斜日動荒邱知君能寫飛鳴  
意難寫無聲地下愁

讀潘木公先生詩漫題

十載幽居憶薜蘿三山詩賦想差裁紫衣童子今還  
在誰想當年香草河木公先生曾泊舟香草河紫衣  
童子跡之忽不見說者謂其前  
云身

其二

烏石關前老雁臣龍髯無夢哭延津開函三尺龍泉  
水古鐵光寒尙照人

四照堂集四

十

中秋夜坐訥法師朗樓聽吳童歌

菩提樹下聽歌喉却有知音在佛樓聽到月明人散  
後無聲聲徹寺門秋

具範上人折贈木樨花

余故里有雙桂今亡矣  
舊稿猶有夢桂詩

故園香銷夢已殘秋香持贈白頭難晦堂舊話休重  
說劫火焚林正好看

中元前一夕泊石門聞岸上作浮屠事泣然有

感

石門陌巷柳青青舊日鏡聲此夜聽枕上有魂招不  
得秋風腸斷語兒亭



四照堂集四

廿二

四照堂詩集卷四終

校勘記

文集卷一第二葉末行國上原脫三字 五葉十二行宗下疑脫實字 七葉十六行寓原誤遇 八葉二行粉原作紛 卷二首葉十八行迥疑當作峻 二葉十六行治字疑誤 三葉二行以下據抄本補至字 十六行他日下疑有脫字 四葉三行市下疑有脫字 五葉八行自下疑有脫字 七葉十六行六集臻焉兩句疑有誤 十二葉十行平下原脫長字 二十葉十三行州原作中 二十四葉六行亟疑當作戒 卷三第三葉十二行僕下疑脫數字

四照堂集校勘記

七葉六行自焚原誤日焚 十葉二行哀原誤衰 卷四首葉十行矣原作已 卷五第五葉十六行去原誤者 七葉十六行憶原誤億 八葉十七行先王原誤先生 十二葉四行嘗疑當作常 十四葉十一行副史疑當作副使 十六葉二行其疑當作非 十八葉八行孤原誤姑 卷六四葉首行訂原誤訂 卷七第七葉十行砦原誤皆 卷八第七葉十八行握齧疑是齧齧之譌 八葉四行容原誤宵 五行贖原誤盧 末行得字疑當作待 卷九第四葉末行共字疑誤 卷十第十一葉六行圯原

誤犯 卷十二第二葉十五行瀕原誤傾 十三葉十三行則不疑倒 二十一葉五行鄒嶧句疑有誤 二十葉十五行舟原誤用

詩集卷一首葉十七行黑壤原作妄字疑誤 十八行讓原誤釀 四葉九行滄疑當作桑 十行姑當作孤 五葉十行宗當作踪 七葉游狼山一首與曾賓谷四家詩選互有異同 十四葉十三行我原誤君 十九葉十三行宮原誤官 卷二第三葉十行真原作填 四葉二行肉原誤內 十一行推原誤催 五葉二行憬疑當作憶 六葉五行稀原

四照堂集校勘記

誤希 十葉十四行太常原誤太嘗 十二葉十五行晏字原闕 十四葉十九行何原作河 十六葉首行柎原作祐 卷三首葉十七行漏疑當作晶 三葉十六行昭原誤招 五葉六行吏原誤淚 十三葉二行陽疑當作陰 十六葉十八行鷄疑當作



四照堂集校勘記補

卷一七葉七行兼疑作懶 八葉十四行治誤治

卷二七葉首行毋誤毋十八行革誤革 十三葉二

行儒誤孺 十七葉十行十一行入均誤八十六

行禍誤禍

卷三首葉五行十當作千 五葉五行徙誤徒十八

行所失二字倒 六葉十八行際誤條 十葉六

行責誤實 十一葉七行育誤有九行罔誤罔

十五葉八行毋誤毋

卷五十九葉末行誌當作志 二十一葉二行待誤

四照堂集校勘記

豫章叢書

得八行待宜同卷六末篇作助

卷六十五葉十四行興誤與 十七葉十三行慰誤

尉

卷七首行搯士疑作搯立

卷八四葉八行李下脫伯字 五葉七行其下脫黨

字 八葉十四行侵當作輕 十二葉六行冷誤

冷 十五葉七行土誤上

卷九三葉十三行王當作玉十九行暑疑作粟

卷十一十葉九行刀當作刃 十七葉首行嘗當作

常

卷十二首葉十二行縣誤絲 四葉九行屬疑作萬

十五行平下當脫時字或上脫生字 十一葉三

行懺誤讖 十四葉十二行戎誤成 十八葉二

行讖誤讖

詩集卷一首葉八行木誤水十七行舫原脫依韻補

二葉七行心當作沁十一行任誤住 三葉十

六行與疑作興 九葉四行歌當作歌 十八葉

十四行雞誤雞

卷二二葉十行鉞誤鉞

卷三二葉二行花申疑倒申疑誤 十二葉十三行

四照堂集校勘記

二

烟當作咽 十六葉九行干誤干

魏元曠覆校

四照堂集校勘後記

卷一 六葉二行其誤共 八葉七行雄誤元

卷二 二葉十七行邱誤址 十葉八行亡誤忘

廿四葉三行六行兩亟字均當作稱十四行一下有脫字

卷三 七葉十一行都誤郡 八葉五行大抗敵鋒

李適堂選本作抗大敵 十一葉五行糜誤麋

卷四 一葉十七行會潛會鄧盟暴盟唐按春秋隱

二年春會戎於潛秋及戎盟於唐桓二年秋蔡侯鄭伯會於鄧又及戎盟於唐無盟暴之事疑有誤

四照堂集校勘後記

陳章叢書

二葉二行主王姬狩於禚按春秋莊四年冬公

及齊人狩於禚此言主王姬亦疑誤 六葉十行

祐當作佑下同 十一葉十二行介焉當作介馬

卷五 六葉十行及在太學爲大理評事天子召拜

賜緋魚按召拜下疑有脫文宋史孫復傳言復由

布衣除祕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車駕幸太學

賜緋衣銀魚召爲邇英閣祇候此召拜下當補邇

英閣祇候五字大理評事當是直講之譌 十六

葉二行豈其當作豈非 二十一葉五行伍誤五

卷六 四葉首行旋字疑衍 十葉五行家薄氏上

上當有代王母三字

卷七 九葉五行主字疑是出字之譌 十二葉十

二行爲誤謂

卷八 一葉十八行雅服李選本作推服 三葉一

行恢勦當作會勦九行擒誤搶 五葉七行使其

下疑脫子字 十一葉三行少下疑脫時字

卷九 二葉二行龍祠祠當作龍神祠 七葉首行

翠行疑是翠竹之譌 十一葉二行業字疑是集

字之譌 十二葉九行令支誤令之孤竹誤觚竹

十行縣車誤縣草

四照堂集校勘後記

二

乙卯七月胡思敬校



于一治古文得名在魏冰叔先同時流輩皆極口推服無異詞顧其集世不多見曩在京師得玉蔬軒本校刻不精前後皆無歲月不知出自何人卷首有周櫟園序當是從周本翻出非原刻也嗣假雷菊農鈔本校之改正四十餘字藏之篋笥歷有年所至乙卯叢書開局始取以付梓據周序于一嘗用丹鉛評騭其文而自刻之所收必不止此後以貨竭未觀厥成而櫟園僅就文選所錄參以武林廣陵諸友所寄彙集成編是于一自評丹鉛本櫟園尙未之見蓋身後

四照堂集跋

豫章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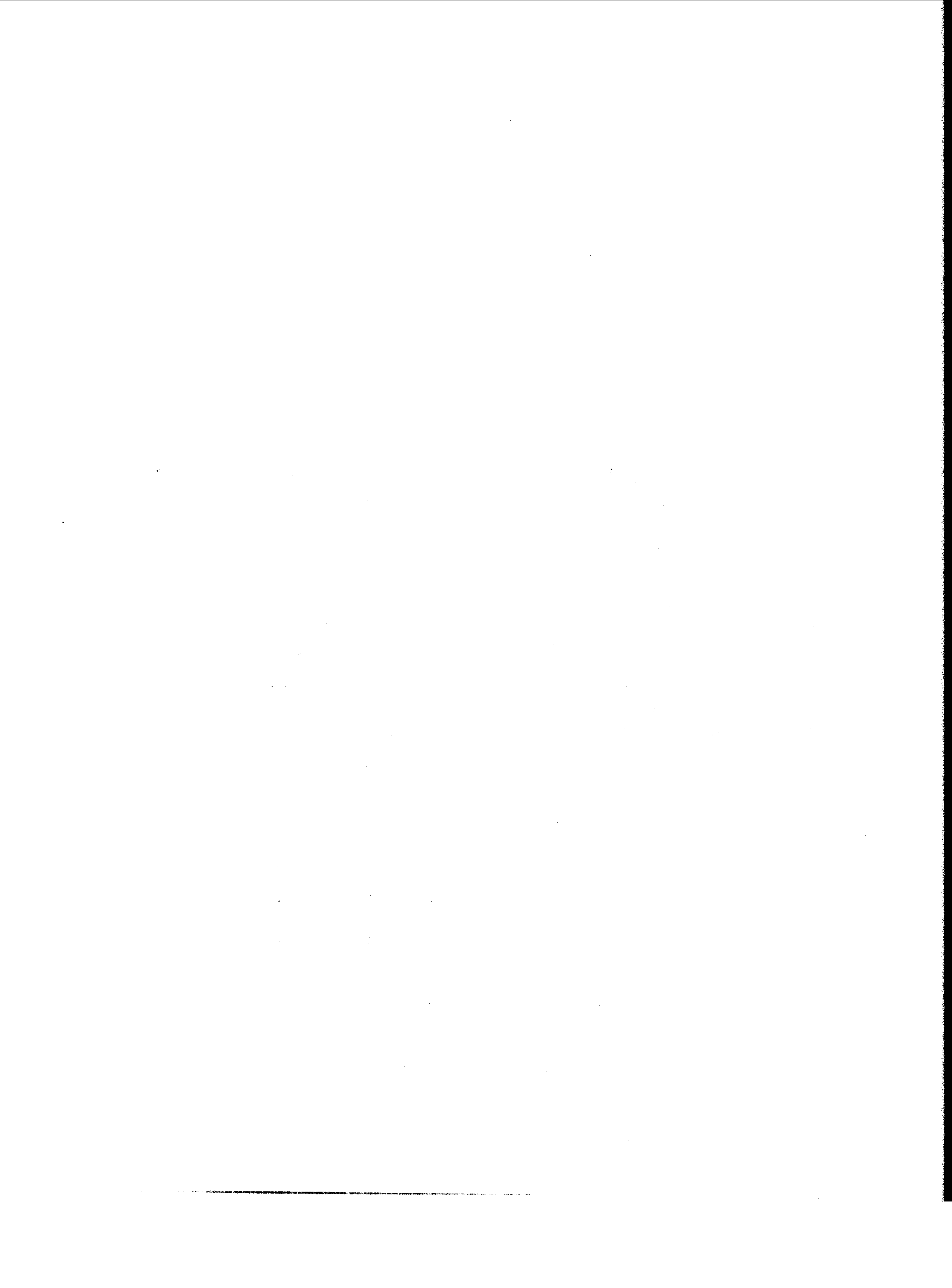
零落久矣近世論古文者譏于一文不脫小說餘習然義虎湯琵琶等作不過偶一爲之而集中與馳黃諸友論文書要以明理爲重偶及異代滄桑輒有無窮悲感奔注筆端匪獨文辭之足貴其胸中素所蘊蓄殆非尋常所能測也乙卯七月胡思敬識





一化  
卷  
增石  
錄







貴池縣志人物志忠節本傳

曹大鎬字北京父參芳教以韜略順治二年福王既執明巡撫程世昌薦大鎬於桂王稱其才可大用時江西既破命大鎬往收殘卒軍聲復振所至收郡縣戰輒勝以功授總兵官旋授直浙江閩總督節制三十六營文武賜蟒玉尚方劍兼兵部尚書挂平海大將軍印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少保兼太子太保封定南侯揭重熙為桂王江西總督時入張自盛軍約大鎬並進後自盛敗大鎬勢猶張重熙往依之侍郎傅鼎銓亦入其軍自是大鎬常往來廣信邵武間八年四月從閩出數騎至黃村遇伏被執誘降不從下獄閩四月大鎬獄中三上請死書一言鎬生禮義之鄉於君親臣子生死關頭籌之熟而守之確豈以區區刀劍自喪生平再言死不烈者氣不正見不明者忠不精鎬之正氣精忠久已磅礴宇內執事

傳

試思我國為何如朝廷公侯為何如爵位大鎬為何如人品而肯柔聲下氣為人奴隸節義綱常至今已矣大鎬不扶孰可扶焉三言執事必欲惜其餘生則當聽鎬復至雄關再整旌旄抱憤長驅濟則君之靈也不濟以死繼之不然即黃冠故土抱悶林泉終非血性男子所願又裂血衣作家書別其父母有身先士卒萬死一生百折不回鐵石此心等語又胎其弟屢書曰我輩要作此事會具豪傑丈夫胸襟死係分內事有何怨望惟恐老母過傷弟須朝夕勸解云我欲生何難但不死可惜欲千百世後知我念之不差耳遂死於章江門其兄大鑑持書函首以歸葬於東阮嶺下乾隆四十一年載入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諡忠節道光四年復奉旨勒碑入忠義祠

化碧錄傳

曹京山先生化碧錄序

曹公大鎬邑之曹村人京山其字也父參芳為諸生祭酒人稱為心易先生云大鎬在桂王時寄籍廣信累官都督府左都督少保兼太子太保節制三十六營文武協理精餉稽覈將吏功過聯絡各路軍馬便宜行事總兵官封定南侯當是時江閩間設有四營曰曹大鎬曰張自盛曰洪國玉曰李安民招撫羣盜倡義恢復金聲桓敗張自盛帥眾入閩明遺臣督帥兵部右侍郎揭重熙詹事府詹事傅鼎銓入其軍約大鎬等分路並進庚寅夏四營兵潰於邵武之禾坪大鎬以生辰設宴召諸將會飲為大兵所襲被執瀘溪山中解至章江門不屈死兄大銓與中表檀達祖相繼殉國難大鎬在獄時裂衣襟幅刺血修家書處分後事既見戮兄大鑑齎書函首以歸葬曹村東阮嶺下厥後桂孝廉超萬嘗上牋儀部為

序

二

大鎬暨馬副將應魁汪副將思誠程參將宗喜請崇祀忠義祠道光乙酉漆明府日榛議修邑乘曹氏裔以大鎬血書並遺詩送志局血色紺碧惜為蠹魚所蝕文多殘缺讀之凜凜有生氣以視楊椒山預書遺囑無不及焉暑夜挑燈錄成副本顏曰化碧錄取長宏血化為碧之義亦先生感憤詩語也為叙其崕畧於卷首仿史例書名不諱云銓浦蔣淦生撰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九

化碧錄序

化碧錄目錄

文

初請死書

再請死書

三請死書

上父日贊公書

與長兄彰書

與弟集孔書

與五弟大鑑書

與妻方氏藩長夫人書

與妾徐氏周氏范氏書

與繼男天祐書

與家人書

目

三

詩

續夢

平黃侍中

弔武安將軍文掄三兄有序

章江門口占有序

辭老親

別女兒

感憤

絕命詞二首

補遺從高承延自序錄錄

別兄

又



化碧錄

貴池曹大鎬

文

初請死書

欽命恢勦浙直江閩總督節制三十六營文武稽覈將吏功過聯絡各路官義兵馬賜蟒玉尚方劍兼理糧餉便宜行事兼兵部尚書挂平海大將軍印總兵官中軍都督府少保兼太子太保定南侯曹大鎬致書於外國執夏先生台下丈夫生而正性得居中國以為君民賴丈夫之幸也如終身異域失望中原丈夫之不幸也至既為中國倚賴而復陷蠻夷是不幸之尤不幸也嗚呼鎬以三朝元老五月居夷其於幸不幸之間為何如哉今執事雖非大明之官亦大明人也雖昧華夷之防亦曾聞華夷之分也耶豈不知綱常大義以胡俗

化碧錄

禮

四

異族為自幸至此乎若然今日之事執事猶當度之豈幽居隱忍所可了局乎鎬生中原禮義之鄉立累代堂堂正之朝其行寄春秋志在社稷於茲有年矣遭時不造變出非常卒為異類羞而君親臣子生死關頭籌之頗熟守之頗確矣區區區區刀劍遽自喪其生平哉此萬萬必無之事也今將置之鼎俎加以斧鉞縱傷人臣子之形庶不傷人臣子之心鎬誠得吐氣天廷修書闕下正華夷以不能屈之義夫是所望於斷頭將軍也是不幸之所以成其大幸也惟執事毋以犬羊之心測之至負綱常大義所深幸耳鎬再拜

再請死書

死不烈者氣不正見不明者忠不精大鎬之正氣精忠久已磅礴宇宙故盜冒刀劍請纒闕下誓不反兵者其志誠有在也不幸遽墜泥塗志未得伸則惟有殺身可鳴而執事何不

化碧錄

遂我烈死之心以彰明其志氣哉自此鎬當披其忠肝噴其熱血上報君父以為大丈夫今日一痛未必非平日之一快也如其不然仍謂反戈相向富貴可圖是豈有血氣者所忍聞耶執事胡不反而思之我大明為何如朝廷公侯為何如爵位大鎬為何如人品而肯柔聲下氣為人奴隸哉嗚呼冠履倒置節義綱常至今已矣大鎬不扶哉惟執事諒之鎬再拜

三請死書

今天下大義未成死書履致誠可為天下慟矣承執事以生死之故教之鎬獨何以不諒哉然天下事有大謬不然者豪傑所及見也而執事烏足以知此鎬幼負忠義長立朝班既承累世厚澤身任長城志在掃滅醜虜上酬聖眷以答蒼生何期一朝失統便墮天涯即攘夷報國貫在中天今復何言

化碧錄

五

哉然大明之於胡奴寔不共戴天之仇非鹿死誰手也人臣如大鎬在大丈夫之列非無知孺子也夫天下有正毅丈夫當不共戴天之時尚肯隱忍偷生以移易其志氣哉故頸可斷頭可碎山可移而綱常決不可敗者此大鎬之心也華夷有必正之分君父有必報之仇社稷有必安之勢而冠裳必不可毀者此大鎬之事也加以鼎鑊刀鋸鎬當形影樂蹈矣執事必謂惜其餘生全人父子則當聽鎬復至雄關再整旌旄抱憤長驅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不然黃冠故土抱悶林泉終非血性男子所願也至紛紛無知之說可屢辱忠臣聽乎嗟乎丈夫至此毗裂相承惟此身不二重報先皇矣心頭正氣掃除惡賊口中熱血噴出常山豈睢陽厲鬼獨非此地明臣耶從茲報國不屑多談

上父日贊公書

化碧錄



男錫不肖兩負君親徒勞七載歷盡艱辛恢復閩百戰開  
城餐霜宿露晝伏夜行身先士卒萬死一生百折不回鐵石  
此心寄身虎穴夙夜冰兢練兵選將三十六營猶冀南下復  
我金陵豈知數厄凌視胡氛單騎出閩薄慶生辰夜胡匪測  
潛匿山林四月念一被執黃村細痕傷跡血飛衣襟醜夷羅  
列求死無因三十之日解至章門撫鎮會審婉誘投誠誓死  
不屈收禁獄囚晝夜肘鎖屍鬼為鄰幽囚三月瘦骨伶仃捫  
心自問無愧影衾所不足者有負尊親未能終養先累解京  
屢世家業蕩為灰塵次所不足上負君恩寸功罔報徒受世  
勲不足者三令人傷情生守忠義死作孤魂幼妻少妾空守  
閨庭長兄季弟東西各分言念及此涕淚沾巾男妻方氏兩  
贈夫人半生之後勿喪厥身小姪天佑令其繼承持此上疏  
便襲簪纓男雖不孝贏得芳名一時靖節千載流芳老父老

化碧錄

六

母善保遐齡聞報之日萬弗哀鳴臨危殉難百拜稟陳

塗生按曹公所書字畫端楷其遺囑十事則用行書書後

注云永祿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定南侯不孝男大錫書於

江西南昌獄中

靖難之日遺囑十事列後

與長兄彭書

三兄大銓履危涉險奔馳營中已經六年隨征艱苦不能罄  
述先任副將續授總兵嗣挂武安將軍印為弟行營中軍辛  
卯仲春叙疏具題更授江西按察司副使三月令其帶兵出  
江西會師行間抱瘡初十被執解至章江罵賊不屈四月初  
十殉難江西忠魂不散常示形於弟臥側夢中弟嘗與其議  
論國事商酌軍務如若生時兄長須將姪永和為其承繼受  
其廢襲代其祭吊為其建坊將弟分下所存餘產分一半與

永和存一半與天佑凡事須賴長兄秉公一一簡點不必以  
嚮日陳言宿事芥蒂置弟言於膜外也

自識辛卯仲夏定南侯小弟大錫臨難拜書

與弟集孔書 按集孔名展見那邑志文苑傳

賢弟未歷事時我已仕矣不料世變時違一至於此致累代  
家業荒蕪垂老雙親受累劣雖享微名其如錦繡夜行何大  
抵我輩要作此事會具豪傑丈夫胸襟死係分內之事有何  
所怨望劣所不敢詳陳致稟於老父母前者恐老父母聞音  
過傷耳賢弟須朝夕勤解以婉言致呈云我欲生何難但不  
死可惜耳即當老父母只生得長兄與賢弟兩人不必以我  
一身在念我雖死猶生千百世以後纔知我念之不差弟亦  
題授總鎮府命命下三年矣日後自有大榮顯處賢弟孝順  
父母尊敬兄長自必多男子姪天佑雖係賢弟長子襲爵亦

化碧錄

七

必須長房可將其劣處承繼聞報之後今在爾嫂房內居止  
家事弟須簡點管顧兄長係忠厚人不能十分擔任凡事宜  
儉而在供養老父母則不宜儉老父母之光陰日淺飲食衣  
服為人子者事奉豈可損節爾嫂少年孀婦寡媳老母宜寬  
嚴相濟待之過於寬恕則貽譏千古矣此不可不慎銓兄雖  
為朝廷而死寔為我死令永和代其承繼事奉其嫂如其嫂  
不願守節宜逼其自縊庶不致我忠義門中有不美之名也  
此事總聽老父母尊裁唯永和姪將我分下家資田地房舍  
分一半代銓兄與其執管一半與天佑此又在弟與兄長二  
人也諸事不能詳達賢弟老成小心謹慎和順謙光處世則  
劣九泉之目瞑矣錫弟已代其題叙督命弟宜不時簡東毋  
使飄流為囑我有殉難詩百首同教書二道齊刊頒送親友  
自識定南侯兄大錫臨難手書 東之下脫下亦二字謹注



與五弟大鑑書

五弟大鑑至營日久不令爾理事每聞爾言即正言厲色相  
加我忍薄爾若此耶我有此心天必誅我不過欲賢弟老成  
諳練為我爭氣為祖宗增光家難時弟不出救我不為之怪  
獨惜爾不歸恐作他鄉流落耳爾當以先世公為法則可帶  
我勅書二道歸

自識兄大鑑手書

與妻方氏潘長夫人書

夫人方氏雖乏嗣無後曾受兩朝封誥俱贈一品夫人於思  
文皇帝時又謬受御書世篤忠貞區顧待已身不為不降沐  
皇恩不為不厚聞報之日萬弗起一點壞心須善事我父母  
以盡子婦之道和處妯娌婉言勸銓嫂守節撫子天祐成人  
勤教其讀書使其襲封之後榮顯滿門亦不負爾從前解京

化書

九

苦楚亦不負我丈夫一世聲名如不敬舅姑不和妯娌不治  
家事不撫嗣子終朝涕泗稍起邪心我在天之靈當來誅爾  
爾死在目前矣我生作忠臣死定顯赫爾當謹慎小心諒爾  
決不負我諄諄是囑也永福已受思文皇帝優襲熊氏亦贈  
夫人令天祐為其建坊徐氏出自勳府須善撫卹處之

自識夫主大鑑臨難手書

與妻徐氏周氏范氏書

妾徐氏周氏范氏獨范氏娶未旬日即出沙場使爾空守閨  
房我心寔為不忍屢寄書使爾別室他人不得回信我行之  
後爾與爾兄速商之今爾兄擇人另嫁毋誤周氏長自宦門  
心性極好我寔愛敬爾却不知以為我有偏意也終日憂傷  
我心惻惻聞報後須歸爾父母使爾父母擇配為上策爾  
爾自裁或不肯道人同歸正寢更為策之上者萬弗夜名節

貽我沒世之愛惟徐氏生於勳府我豈以爾為妾但爾亦曾  
室人自然宜任妾婦之道且爾年將三旬光陰已虛度矣又  
豈有再適他室之理須設處盤費帶徐祥隨二爺至我家代  
我朝夕奉我老父母再令徐祥回浙江接爾子到家以作我  
之次子安心敬重我妻方氏夫人如爾有異心不聽我言我  
即取爾之命究罪於陰室中決不爾恕也爾亦係女中丈夫  
諒不煩我贅囑

自識夫主定南侯遺筆

與繼男天祐書

繼男天祐爾雖非我身所生寔係我之親弟所生所爭一間  
耳爾生未滿期年我已將爾名奏陳天廷矣爾出世即有造  
化我一身背親棄家拋妻喪子冒危履險萬死一生至結局  
時還受許多苦楚殞身於刀下者我何益不過博得一場

化書

九

大富貴與爾爾稍長之後尊敬爾祖父母善事爾母且爾母  
非比爾生母我初娶之時則身歷家事不能刻暇後赴任時  
又遺其在家倡義時又累其解京我與爾母處處情甚薄於  
心亦覺歉然爾長須體我之意而事之爾年十六即收拾上  
朝襲爵不可求為地方官此際世界擾亂人心嶮巖非爾少  
年輩可歷事也爾在家養親俟他方平定出處聽爾裁行各  
房兄弟須和婉處之

自識存諭長男天祐知父定南侯遺筆

與家人書

檀表弟 達祖者奔馳至營已經兩載我見其面如見老母  
待之極厚馬融任其選擇金銀聽其浪使後不覺亦老成矣  
初願補副將任我將歷今四月為我祝壽二十一日亦被執  
引頸受戮此少年忠烈為人所難及者其幼子少妻須為爾



點看顧即舅母亦常常照理母使其怨望  
自識定南侯臨難致書

詩

續夢

只緣家國重夜夜哭霜林出世知天遠臨歸得道深懷親千  
里夢報主一生心形影期無愧何勞泐古今

弔黃侍中

正氣空江漢烟波酬主恩何年北風厲吹起夕陽魂人世誰  
無死孤忠竟一門江頭兒女子清怨作啼猿

弔武安將軍文掄三兄有序

三兄大銓殉節章江門時辛卯四月初十日

吾兄頸血濺章江白日風飄俠骨香假使夷齊俱喪節空令  
被厥哭山陽

化書

章江門口占有序

八月二十一日靖難時與兄大鑑攜手同行人皆流  
涕稱為二難口占示之

攜手章江仔細看千秋此去是仙班人間自有真忠孝何必  
紛紛頌二難

辭老親

熱血淋漓貫白虹百年只此是孤忠從今遊子無消息莫向  
門前數去鴻

別女兒

風雨含悲自吐吞家山同斷此時魂無須更重曹家疏白髮  
蕭蕭望玉門

感憤

文星黯澹照於蘭萬里霜飛玉葉殘滄海未蒙新日月洪都

化書錄

文星黯澹照於蘭萬里霜飛玉葉殘滄海未蒙新日月洪都

誰念舊衣冠怒看寶劍腸猶熱事到傷心膽亦寒有血不教  
然化碧留隨風雨洗長安

絕命辭

百浪千濤可自安父將神理研心觀生成俠烈非易道在  
從容莽亦難金鐵逢鑪還有焰鬚眉對劍不增寒塗窮事即  
蒼穹性白日何妨黑夜看

天命難回數已違艱難常逐陣雲飛寶刀揮去鋒流血鐵甲  
磨穿肉作衣八載雄征空有願一身報國恨無歸忠魂未肯  
隨風散夜夜寒光護紫微

補遺

別兄

一望秋高月獨明小樓歡接鵝鴦聲刀頭自有求仙訣何必  
勞勞泣死生

化書

又

慷慨酬明主從容別長兄衣冠留節義刀劍助忠貞不比三  
千客還過五百人孤鳴與鬼肅安得不忘秦

右詩二首六弟遂陸世瑗從高承挺自靖錄一名崇機

錄出因補於後縣後生劉世珩謹注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九

化碧錄終

化書錄



曹京山先生遺詩跋

曹京山先生被執黃村抗節不屈羈囚南昌獄者前後凡四月擬諸空阨陣柴市餐刀魚首章江從容慷慨其遺書二集孔言有殉難詩百首今其存者蓋寥寥焉然而殘膏賸馥彪炳垓埏抑亦正氣歌之續也此亦無足為先生恨獨屬以姪天祐為之嗣遠桂丹盟請崇祀獲允始令若敖之鬼不歎餒而集孔以文學名義不及此何為也耶道光戊子冬余以漕事赴池謁九華門祠見鄉先達在明前有三忠後有七烈輝煌祀典並配饗趙文節公嗚呼爍哉銚浦蔣滄生

化碧錄跋

十一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九

化碧錄跋

我

世祖章帝初元東南諸省擁戴故明遺藩所在屯聚唐魯既燔江西湖廣兩粵咸奉桂王為幟奮刑天之威以膺顯像迄於死不悔如吾縣曹京山先生則繼吳忠節而起者也公寄籍廣信當福王敗後由巡撫程世昌薦之桂王用為總兵官旋投浙閩總督節制三十六營以一軍縱橫贛閩之交與張自盛相為犄角自盛敗後揭忠烈重熙就公未遇被執公亦潰於瀘溪繫下獄累數月就義於章江門兄弟駢首人為隕涕公在獄三上書請死又預為書別父裂衣嚙指為血書與家人處分後事從容盡致不為毫髮顧念公沒後二百餘年血書猶在唯遺令十爭已亡其三又遺詩數首皆就義時作鄉人蔣滄生哀為化碧錄一卷用公感憤詩語公之詩文中有所涉忌諱者多以墨圍規之敬謹付刊為吾鄉忠義之勸

化碧錄跋

十三

碧出甚宏之血昔左太冲猶為蜀人爭之況余以鄉人而爭鄉先生之碧血者乎噫嘻怖矣宣統壬子六月二十六日蘇後生劉世珩謹跋

化碧錄跋





懷嵩堂集

己未仲夏  
刊於退廬



自魏叔子先生歿而文章幾乎熄於戲以文章名天下豈君子之得已哉孔子孟子志反春秋戰國爲唐虞不得已而刪述不得已以空言爲寔用且夫輪人梓人弓人矢人之文美矣至矣聖人將欲其文之美已乎將使天下後世爲輪爲筍爲矢者蓋善以利用乎梁子質人受業彭躬庵魏叔子兩先生門兩先生俱負經世學弗獲用而叔子先生則以文章顯質人樸摯強毅嘗隻身走數萬里欲繼兩先生志而

懷葛堂集序

一 豫章叢書

法曷能禁暴亂衛民社而暴亂之莫禁民社之莫衛兵法又奚用也予自幼受知魏先生先生序予文嘗期以鄧仲華周公瑾乃今四十餘年而余與質人俱落拓京師竊且老依人故老彫喪已盡行輩存者無二三悵悵然白頭相對俛仰一無可爲世情變益荒奇非復人所料時時握手悲歔泣下爲文章呼搶天地或痛飲酒慷慨笑罵古今相娛樂而質人之文益復沈鬱炫爛如千金之璞川谷澔旣因出其平生之文使予序予竊以質人閱歷深矣燕趙秦晉吳楚齊魏之墟西盡武威張掖南極滇黔跡之所及者廣矣

山川形勢近代興亡成敗荒遐軼事得諸見聞者多矣天地之氣之不可知者亦既窮其變極其致故其爲文莫不足以砥頽靡昭軌物而維世運斯文之緒之不墜其在是與噫經生文士誤日以誨天下久矣亦有反乎立言不朽之故者乎質人之文之傳亦觀其用而已丁亥九月旣望北平同學弟王源譔

懷葛堂集序

二

友人甯都魏徵君冰叔雖隱居不仕益讀書好觀古  
治亂之迹以逆揣其成敗得失之所以然所著書以  
畧見其意者有左傳經世一編康熙戊午年或應詔  
以博學宏辭薦竟不可起有弟子梁君名份字質人  
徵君謂可以傳吾學者自徵君沒後數年而梁子來  
京師出所爲懷葛堂集示余其爲文鉤貫經史包括  
古今以立言究其旨歸嘗慨然有濟物之意何其一  
似吾徵君也使梁子而得志則徵君之學行矣然梁  
子緣師志退守窮約年過四十不求仕故其身愈困  
著述愈富今徵君沒既久而其學愈重於天下者亦

懷葛堂集序

豫章叢書

梁子之力也梁子嘗游西塞著西陲今略未及成書  
適今安徽按察張公前駐節西安以千金資梁子縱  
遊塞上梁子以孱書生隨數騎結束出關徧歷河湟  
四郡以極之朔方上郡覽其山川城郭之險隘退而  
歷訊之老將戍卒得其可以資守禦習戰攻凡用兵  
地所至各繪圖圖有說西塞三邊環七千里之地形  
勢瞭然在目的是書余尙未得見以梁子平時著書所  
嘗聞於師者觀之則信乎其爲有用之學矣夫智謀  
之士俛仰規畫乘時抵隙以赴功名之會亦時有所  
論述及試之有效不效者其爲己之私勝也苟利於

己將不難懸飾利害冀以速售其說已爾梁子於世  
無所求於己無不足而又其識足以權變其筆力之  
馳騁足以達己見而言人之所不能言則其書之成  
以爲世利益無疑也余滋喜梁子之學之得所傳因  
牽連及之慈谿姜宸英譔

懷葛堂集序



懷葛堂集目錄

卷一 書

卷二 序

卷三 序

卷四 論記

卷五 傳

卷六 議說 題跋 書後

卷七 墓表 誌銘

卷八 哀辭 祭文

附錄 詩

懷葛堂集目錄

豫章叢書

送邵敬日

別林方之

送人

送仲叙功

送人之海南

歸舟候潮

送楊而上還劍江

靖遠衛除夜

吳城望湖亭

沔水拜武侯墓

送梅定九北上

寄李乃鵬

奉贈廉訪蘇萬石攝理鎮閩將軍

道山和方伯涵齋石公元韻

懷葛堂集目錄

書

南豐梁 份質人甫著

與李中孚書

為今日碩果處關中而有譽於天下者舍先生而誰份與世浮湛不欲受知於世惟懼無短長足當先生之知顧立談間許為異姓骨肉竊幸不敢自外惟懼為先生玷耳先生知份舉魯仲連為况不敢當亦不敢不勉份壽魏和公先生亦論列仲連特抒所見先生又別有深意而大旨則要歸一致也戰國之際秦

懷葛堂集卷一

一 豫章叢書

趙諸侯各君國而子民猶可苟安旦夕秦勝則趙敗趙敗則天下且折而入秦爭地爭城百姓肝腦塗地其害未可一二數譬之邑令一舊一新貪均也與民習而欲既厭者其舊也夫既無廉者則孰與舊令之猶賢也天下人不知此而仲連知之其欲解紛排難為天下非為趙也趙人不知而以仲連為為已欲廢之好爵則趙人之見仲連固內笑其愚耳古今惟善立言足以動人亦惟善聽言足以定天下事仲連以口舌卻秦軍非新垣衍不能彼秦虎狼之國視一人之從違死生何足輕重苟衍徇私心膠執成見不善

於聽言仲連雖率天下之人蹈東海死秦且并六國混一函夏偃然而黃屋左纛帝制自若誰得而禁之古今高人奇士如仲連者不少其無成者為多則仲連不可謂之非幸然仲連亦豈易及哉若夫無取於人特其小節士之自好者優為之因先生意更推廣焉不識以為何如其有不當幸勿惜十反以教

復賀天修書

關中推三李為世高士雪木先生其一也頃相見稱道足下甚盛又出手字情文縉綬一如重晤書中獎借過盛何敢當以此期勉則拜教多矣足下學問人

懷葛堂集卷一

二

品份蚤聞之足下之師劉君體元詳且盡從來高人奇士苛於論人份以是信足下所學所行足傳於世無疑矣古庠序學校皆宦成者碩為之師今非所論則足下司鐸之任不可謂非違其才而洋州人文蔚起於焉教育謂君子之樂存焉可也然今日之人才謂振興於學校則斷斷乎未之有蓋制科取士三百年來豪傑士亦出其中然所學非所用童而習之以至老死皆無用之空言故不足以得真才而適售其偽又取之不必公文連日衰士氣日弱學校未廢而廢莫或過之矣又仕路厖雜居津要者類多不繇庠



序雖以孔子司成顏曾秉鐸七十子爲學正山長諸生必慍見束書掉臂去何也窮經非以致用也夫窮經果非以致用而學校可不設矣份則以今無實而存其名無權而有其位如一髮之引千鈞者惟廣文一官耳孔子不爲乘田委吏乎乘田委吏何足煩孔子而孔子不曠官職嚴君平不賣卜乎卜所言何事而君平與人言慈孝今廣文雖無教士之實又無其權而名位則尊於乘田委吏矣與多士言則有加於慈孝矣因名位之存盡教誨之職無簿書之勞有餘廩之奉視世之宰百里束縛於訟獄錢穀苛求於上

懷葛堂集卷一

三

官欺蔽於掾吏畏首畏尾而蚤夜不甯者何啻天壤况振興人才非異人任苟有胡瑗何地不可以湖州之教教之哉今居其位者志沮於資格貪得於暮年惟臆脯之是問而不計職之曠廢則雖禮樂修明之世人才盡出於學校之時亦安用此冗散爲而况於斯世斯人乎則今之學校賴以振興端有望於足下非足下才行且殷殷至此份亦不敢妄發其狂言至此也

與熊孝感書

都城數月朝夕左右承教誨頃有秦游之役依戀不

能別惆悵至今份至秦與居停張觀察相得甚歡因得徧交達官及諸名下士頃一游榆林縱覽河套地增益所不知因念向客河西妄有記述於四郡山川險阻凡耳目所及既可無疑其他得之傳聞見於方策亦皆可信然身未游歷所知非真採摭舊聞豈無踵訛增僞緣飾成書之病此份十年中有不能自信者至今益疑更念河西時事邇來變遷向所習見今有不同非今昔參觀不足以知得失擬欲重游如漁父入桃源處處識之篋中多具楮墨左圖右書見聞並記以補向所不逮然雖輕裝策蹇非百金不足用

懷葛堂集卷一

四

居停主樂成其美欣然爲治裝今方整轡發長安矣此行自河州西甯莊浪涼州甘肅州折而東南至靖遠甯夏而止合客歲所游西秦之邊盡是矣份竊笑言邊事繪方輿圖者類多勦襲臆擬如畫鬼魅欺人所不經見蓋地旣險僻士君子所罕游居人又罕能文間有傳載得一漏萬置重舉輕無裨實用雖衛各有志而無穢虛文展卷欲睎宜乎邊事之難言也西甯之四衛敦煌之三衛載在史冊弘治末改沙州爲罕東左衛著于實錄皆非隱僻丘文莊知西甯有罕東不知左衛別爲一處忽畧左字之增遂以七衛



爲六祖制藩服一旦陸沉其爲謬妄豈淺小哉夫文獻無徵足跡未及執空文而肆其臆說則書之不可盡信類多如此文莊博綜今古猶且不免他何怪焉凡書可閉戶而著惟地輿必身至其地否雖虛心訪求精詳考核其不爲水經之河水經張掖文莊之六衛所惑者幾希黃河自元都實窮源始得其真七衛則葉進卿所考亦確而水經文莊之書行世已久往往亂真地形如此況其他哉昔臧旻于西域諸國大小道里遠近人數多少風俗燥濕山川草木鳥獸異物皆口陳而手畫之袁逢歎曰班固西域傳何以加

懷葛堂集卷一

五

此河西較西域爲要地份才不逮古世之知我如袁逢者微問下而誰耶異日且相見當爲問下聚米陳之瀕行率爾奉聞諸託朱字綠口述不宣

與朱字綠書

四游神京未及一謁陵寢每出廣甯門面發赤痛自訶詆無及矣輿地不身歷徒聽人言往往自誤份問昌平諸陵率答以路甚遠費甚多展謁甚少啟閉甚艱而虎甚猛眾說紛紜聞之色沮宜乎數中止於發邁也獻歲脫除俗事客燕勝友僅得六人期以元旦偕行至期以事不能行者一人越二日又止者二人

又踰宿旣發止者一人份慨然奮發矢之曰旦明卽孤身必往也夜分趣僕拼揣以俟如約者黃宗夏一人耳乘駟驢出德勝門數徒步者抵昌平州日初晨又賃一傭襍衣被詰朝步陟至長陵拜謁盡禮其十一陵以次謁最後謁烈皇帝攢宮合三日乃旣天壽諸陵凡山川樓殿碑塚寶城周垣之方位深廣日覽足步手書泐成一册左圖右說又懼歲久滄桑變則臺殿湮而不存於是因山之根河之壩城之趾處處計之某至於某若干跬某陵至某陵若干跬又恐迷於所向則考極相方定二十四山位某位某方某陵

懷葛堂集卷一

六

位某方遠近交互參相考是二法並行而明室一代之弓劍百世後不可按圖索者斷乎其未有份每念漢唐以來之山陵其存者且彷彿疑似不可別若湮滅於兔葵燕麥中者又何可紀極生則君臨萬方死乃抔土莫別可不痛哉唐珣之種冬青樹心亦良苦然可百年計非悠遠也份之圖說不敢謂爲創始圖用宋人石刻開方法相方用指南鍼山麓水濱取易改邑不改井之義惟計之以跬則出於心裁非有所襲者蓋律度量衡之不同也久矣九州之丈引人人殊至以里計率漫然計之一無可考也份則以人之



短長有不同而跬步則無以異司馬法曰一舉足爲  
跬再舉足爲步計跬而里可考矣世卽有能爲計里  
鼓者有操度而量者誰與一舉足之不毛髮爽且近  
而取諸身也是份之獨見也圖說之成勞瘁於徒行  
忍饑渴五官並用手足俱勤者份得宗夏之助爲多  
至於近代諸書采摭參考惟顧炎武之昌平山水記  
可謂不刊身歷其地也猶不免於一二出入他如蕭  
松錄燕都遊覽志小草齋集春明夢餘錄湧幢小品  
北遊紀方帝京景物畧芹城小志無用閒談國朝典  
彙白頭閒話方輿紀要水東日記大政記治平畧獻

懷葛堂集卷一

七

徵錄野獲編名山藏石泰錄宙載今言諸書多挂一  
漏萬且悖謬舛錯書不足盡信不如無書况乎人言  
哉乃者往還五日人費錢七百車驢飯飲逆旅賃僕  
賜守陵皆在焉是役也僕備皆飢渴况瘁不免愁歎  
惟宗夏壯年能勉彊份自笑年雖暮而筋骨猶未之  
衰也字緣欲問津故一一及之

與入大山人書

警歎不相聞者辛壬癸甲矣長兒文起來述近視甚  
悉碩果之足以見天心也份年來坎壈無一足爲先  
生道者惟徂歲同黃宗夏走昌平州謁一祖十二宗

之陵寢殯宮留數日繪圖列向開方記跬圖各有說  
爲古今所未有之書尤昭代所必不可無之書行授  
之梓十五國中各流布十册天潢之賢肖者與忠孝  
之後義士仁人并藏弄之俾聖祖神宗之弓劍永永  
垂於天壤不致如歷代帝王棲神之域或湮沒於膾  
水殘山者庶此舉與種冬青可絜長量短而份且藉  
爲祖父報數百年茹毛踐土之恩矣想先生聞此必  
爲開數十年未開之笑口而展圖一覽又必淒然於  
此日矣春冰呵凍不宣

答劉體元書

懷葛堂集卷一

八

初春伏蒙吾兄手書問西行梗概併當匆匆未遑裁  
答及今六閱月邇來眠食何似幸示我以慰遐思七  
月杪份已返長安此行往還萬里以南方乘舟之人  
策馬五月登頓勞苦髀肉盡消且天西絕塞飲饌大  
異進食又不以時饑不得食飽則羅列當前夜卧土  
牀多蚤尤苦蟹蝨大於瓜子多至可掬一土牀藏可  
數升移衾稠卧地上則從屋椽間自墜下如雨雹密  
灑歷歷有聲一爲所嘬則泡高起半寸搔爬急則痕  
破血流一二日內身無完膚居人咸露宿或擁妻子  
避屋上其地率平房覆土代瓦馬糞牛羊矢所薰蒸



初至嘔吐不能止其人強半西羌次土達次回次西  
彘男女飲食卧起盡出人意想外言語不相通展轉  
翻譯多非本意間爲畫地作字百十人無一識者塞  
上人與之相習無間惟操漢音差強人意耳份不善  
騎手足不便捷往往墜馬經河州漾卑川爲山椒林  
所觸仰墜馬後衣頓百結而身體幸無傷所經地自  
名販皮馬客姓名不使人知甚至爲人叱罵都不與  
校其狡黠者詭非賈客從僕夫詰難若譏察非常則  
遇之益恭常笑語友人曰謝靈運好山水所至人疑  
以爲賊身好山水所至人疑以爲官大可笑也走河

懷葛堂集卷一

九

渥時賚公韓總戎知而晉接發馳騎前導所至謹烽  
墩千百夫長間佩刀屬弓矢盤帶切鞞以迎亟揮之  
不爲止出長城塞外則健兒十數騎握弓刀左右銀  
塔寺高僧綽爾吉類有修行獎奉爲活佛相與握手  
問勞若平生歡語意若能前知者爲設供帳如貴客  
至導看金銀佛銀塔諸寶器黃衣僧百數十趨踰執  
事惟謹瀕行出禮禮爲別往還報稱使數輩交錯道  
中絕不一問休咎河湟間知爲總戎客或厚餽賂則  
矢天日卻之於河西受二北馬則皆十年所締交子  
與氏以餽賂爲有辭貪夫往往借口份切恨之友人

笑曰河湟四郡朔方北地山水城郭各繪圖圖各有  
說西塞三邊盡入奚囊伏波之聚米臧旻之口陳手  
畫裴矩之西域圖記無能過者所得多矣可不爲貪  
乎份向在黃定山所寡聞渺見未能成書今觀察魯  
菴張公爲成其美以所著可信今傳後召梓人剞劂  
以傳然微定山發端不至此此則吾兄所素知也西  
行之概詳與孝感熊公書中別錄一通請益秋深風  
勁惟節宜自愛

寄劉忠嗣書

懷葛堂集卷一

十

里外當大事草片牘語簡事詳能使人通曉無餘義  
此忠嗣本色耳上已後十日份買舟夏口比至金陵  
茹紫庭已還家方嚴程之任滇南痛談浹日始南北  
分行渡江淮逾泗浮漳衛下直沽時已初夏魯菴張  
方伯退居一室覓然爲喜留百有六日暑退涼生湖  
潞之燕市此七閱月舟行四千里之大暑也北平爲  
十五國大都會車馬塵黑臭不可近無一足當意征  
衣未解欲卽行徒以素所不得讀之書素所不得見  
之人素所不得聞之事往往能得於無意然後知士  
之有意於時者不當自錮於山巔水涯矣五方雜處



士皆喜馳逐以無知己爲憂而份以無知己爲幸羣  
焉眾人中而有所親愛羣焉眾人中而有所投贈者  
知我也風塵之中受人知困約之地受人惠幸矣而  
份謂爲不幸者良以受而不報爲辜恩受之而報則  
喪已斯二者皆士君子持身所不出也與其有德怨  
以亂吾心誰與饑寒而自遂其志故所交皆貧賤士  
所流覽皆今人不讀之書所見聞皆今日不言之事  
若不知僦居爲市朝地所往還非富貴之人其以份  
爲過情者非也謂忘情而流於二氏者又大非也世  
道至今日亦極難言矣譬之河傾海倒狂瀾波靡爭

懷葛堂集卷一

十一

趨乎下力不能挽惟有置身高岸不爲漂流斯已耳  
苟隨波逐流而又揚帆鼓棹以先之其不至淪胥以  
溺而不止而猶自詡爲豪傑誰其信之夫然後知閱  
歷不久者不易以浮沉於世忠嗣與份浮沉亦既久  
矣是說也非忠嗣不之知非忠嗣不之信也忠嗣奇  
貧大年舉一子不能傭乳媪而餓死紫庭聞之心動  
交不篤關切不如是深然流言在耳巷伯所爲深惡  
也李天僕盛德長者宰衡山巖邑大事大疑行就忠  
嗣以決願出緒餘以匡不逮份先業師積學累功天  
僕始得成進士作一令份負師恩願吾友爲之報之

也頃人言黃叔威客瀟湘間此八閩人傑也肝腸過  
熱天性過醇受人欺給過甚賢智之過願以所長補  
所短以有餘助不足此朋友交相爲益也若膠與漆  
同而已何益之有玉石相磨也水火相賊也而後相  
成故相親而不相切劇豈所望於良友哉叔威之困  
困於納粟慎之於今猶未爲晚捐粟賑秦當令下日  
份客秦大吏府如處巖穴非不能取其利知利之爲  
害不至折閱之甚不止人咸笑份爲矯激份持之益  
堅今貧雖甚然無他端以亂心忠嗣視份爲何如貧  
不能守他何望耶份老矣時命不猶知己難遇徒軼

懷葛堂集卷一

十二

軼落魄以自苦行將絕人逃世取數十年間見聞事  
人爲之傳垂之於世以不負游蹤周海內之志後世  
或有知者非份所敢望也忠嗣以爲何如遞中患苦  
難達人便觀縷溢幅主臣

答朱字綠書

枉教尺具悉台指矣貧之一字殫心力不能救今不  
但不救且以爲性分所固有貧其如我何范少伯功  
成身退營利以自汙三致千金出緒餘爲之蓋英雄  
技癢非君子持身之正道也份貧到欲泣欲悲處用  
以自解輒破涕而笑有笑份才不能救貧者份謝爲



誠有所不能也今之才智士鮮衣怒馬多僕從日奔走豪貴氣傲家察色之喜怒幾之向背進所言以求所欲得其卑汙萎蕪掉闔翕張固其習也平心而傾聽之其言也皆人所不能言心所不忍言言方出口而心已忘之使復於旦暮不能也復於言下亦不能也聽之者非不能得其情而指摘之然美其意矜其情護已之私甘受其愚而不恤耳夫言甘而美市井則然買者疾得賣者疾售市井也而才智稱非所敢知也其甘受之者尤非所敢知也雖然爲是以求富庸亦有不得者皆歸過於命命不受也才不足

懷葛堂集卷一

十五

以致之也不能致而求與能致而不求其人之賢不賢何如也貧而不善其賢則貧不負人人負貧也何如何如

上彭躬庵夫子書

份淺露之病福隘之心爲吾師札中一一道出譬之國醫已見垣一方矣卽錄置座隅爲觸目警心之助朝夕自誦一過如夫差勾踐立人庭中出入時輒大聲疾呼也然積習既深頑鈍不敏每有發不及覺覺不及持者夫不深沉不足濟天下之事不容忍不能有用用之人不勇決不可改生平之失兼是三者竄

伏山林絕人逃世猶懼不免若欲馳驅四方酬酢萬變徒爲市怨賈禍債事殺身之質的耳份常念及自爲寒心然靜能強制動則有乖暫可堅持久則驟發至于接人應事勉爲周旋識者輒謂有意回護不能增益所不長反自露其所短氣質之偏積習所致遂至於是也然天下無不治之病則必有治病之方有國醫則活無國醫則棄捐填溝壑份于吾師之謂矣吾師其以何爲藥石爲補泄而生份也

復伯兄書

除夕前一日自楚歸得大兄及姪各一函十八年不

懷葛堂集卷一

十四

相見接手書真空谷之音喜何如之反覆細釋捐粟拜爵求爲仕宦此意良厚今舉世皆然姪何不可之有然以份能得之則大兄過聽未爲一思之也方今納粟盛開四方之持金以往多爲幹辦所欺且并其物失之未有徒手乞假之理苟以份有高貴則份兩子何爲不前第五倫之有私愛姪之心不先於子也今兩子一爲邑文學一爲博士弟子員皆賴祖宗之靈友朋之助非份有金以捐也份少時念吾宗自占籍南豐歷七八世中間將仕郎三人耳曾未有一爲郡邑諸生者寒門衰祚力學無人心實傷之是以就



外傳時輒妄自許必光大吾宗年十五六則視舉子  
業良不足學第俯首二三年取巍科如芥拾卽位極  
人臣非異人事不幸罹患難者九年遂困頓其身摧  
殘其志氣以至於今日然身雖貧賤而志別有在視  
今人所爲舉無足介意若少年所浮慕世俗豔羨之  
榮名則土苴之不若矣世方以爲姍笑不顧也此志  
卽不遂則辛勤立門戶以承先而啟後有不得已而  
爲之者使族屬不甚衰微黨親不甚貧約父執交遊  
不甚寥落或尺土可階做廬猶在則份雖讀書行道  
必有可觀況所志不徒乃爾也今六十之年鬚髮欲

懷葛堂集卷一

十五

白兩眼欲昏馳逐四方而尙未有息肩弛擔之期者  
豈好勞哉祖宗墓地未樹貞珉又多非吉壤何以安  
體魄家廟未立何以妥先靈而聚族姓譜牒未修何  
以尊祖而收族又食指漸繁俯畜不易無一畝之宮  
儋石之產是皆極重至急之事尙皆闕然份之載筆  
行役豈無故哉夫以韋布之士而王公大人相晉接  
足取重於時者徒以誠樸廉介不貪其非分不義之  
財而已而十餘年來外腴中枯有貧之實而又不得  
居其名舊逋未償新貸日廣生寡食眾用疾爲舒大  
反古道此人所甚憂而份不憂者追遡三十年之先

求如是之憂不可得今奈何憂其憂也天假以年承  
先之志不出七十要必有成若大兄必欲子弟爲官  
是志又大於份矣份之教子則如農夫以立心積德  
爲種以好義全信爲耕以力學好問爲耨以推讓爲  
收穫以廉潔爲倉困而以仕宦貪吝爲治田之水旱  
稂莠蠹賊兩子雖不肖而身教固已有日矣人誰不  
可仕宦卽納粟如漢司馬相如張釋之且以起家但  
今人學行不能如相如釋之而貪殘之心則甚於殺  
人於貨夫殺人於貨未有不磨牙淬劍而往亦未有  
不卽於法者卽於法而歸咎於劍牙劍牙不受也若

懷葛堂集卷一

十六

張徒手而禦人國門則未能殺人於貨而先卽其法  
矣份故不願兒子之爲之也不然豈不見及大兄所  
見哉兒子游泮宮殊小事何煩遠涉儻天哀志氣有  
能繼乃父幼少浮慕志僥倖科名斑斕塔下其時與  
大兄引滿浮白差足樂耳

與陶甄夫書

事不面語莫如手書凡傳言必不能達意數語耳或  
後先之倒置或偶增偶減遂大失真卽不失真其辭  
氣輕而失重重而失輕則判若天壤而彼此之情通  
塞於其口將命所以難其人也昨所言者份之意破

毀胎卵靈物不遊而威鳳以難見爲神此居身處世之常經也漆園叟好談作用達之入於無疵俛仰因人蓋亦勞矣媚於養己之虎卽抉銜毀首之馬二而一也語曰善游者溺蓋不習於水方避之不遑習久則玩玩則怠心生怠則水不溺人人自溺耳可畏也況乎其能溺人也份之意蓋此也將命者所不能傳也

寄朱修齡書

過發不更告別良有戒乎需之賊事也門人饒抑之同襍被百舍重繭而前比至適當事會所爭呼吸耳

懷葛堂集卷一

十七

百雉城中卒徒填欲滿紛擾爬搜居人閉塞門竇鷄犬不得有聲戶外皆畏途平日諸人自詡爲才智爲死生不肯負至是皆屏息蟄伏避之惟恐不遠人空好大言祇此亦試金石子耳禍患不能傷人人苦畏之過甚防之過周禍患因而乘之古今坐此不少醉人神全虎何足畏之有今事勢已定如雨軍相持但能自守必有可乘之機批郄導窾在乎我矣份每以事當初起莫妙於拏及其既定莫妙於推今方用推之時不敢不勉成敗禍福夫亦聽之何如何如王生仰藉其師不容斯須緩份抱甕下農筋力疲而憔悴

甚翹首密雲之自天甚於槁苗枯草也不旣

懷葛堂集卷一

十八

懷葛堂集卷一終



南豐梁 份質人甫著

序

孝經定本序

書之爲重於天下莫如十三經而人亦有昧然者惟孝經則童而習之人生無不讀四子書者惟孝經則先四子書而讀之豈非人皆愛其子則教皆以孝習於少而讀之最先優游涵泳端蒙養而感發其天良舍是書無以乎然是書也盡人而學習之而經義之精微則未易以盡人而強得之此兩浙中丞可亭朱

懷葛堂集卷二

孫章叢書

公有孝經之刻取吳草廬定本而爲之廣其注也孝經自秦火後與書禮論語並出於孔壁流傳至今則漢諸儒之力居多中間亂於隋末離析竄增小有異同唐開元釐正序且注焉是爲石臺孝經夫以天子之尊而尊聖經教天下以孝人之讀是書有不想見其用意之深且遠者乎朱子以孝經大學皆出於曾子大學已分經傳遂以分大學者分孝經而刪所引詩書及後儒之所附會定爲刊誤一書其有功於夫子曾子駕漢唐而上矣未及註釋深自惜之先是唐初注孝經者王肅韋昭輩不下百家宋則司馬君實

之指解范滂夫之說元儒董鼎朱申有大義有句解其章疏字訓學者皆有取焉吳草廬有云唐注宋疏諸解雖詳義未明暢於是草廬隱布水谷解經特多其於孝經則標曰定本一從朱子刊誤庸亦有傳離爲二或合而一旦刪其可刪註疏則發所未發雖朱子復生殆無以加之矣世顧未嘗尊信可不謂爲詘於一時者哉今中丞公深於經學政事外一編不去手如儀禮禮記大戴記張子全書朱子語錄皆手校錄本至於孝經以吳文正定本爲定書不標目第自署曰朱某學公大儒也大臣也而謙撝若是其註多

懷葛堂集卷二

十一

從定本間補一二以廣草廬明暢之意使經義得申於百世不在是乎公之出治也以禮齊民而愛人也以孝教之嗟乎孝之道難言已人啣喁於髫年昧經義於白首者皆是也然則於是經也猶夫食稻終身而不知稻之味也非人之所能強之也夫安得可強者而強之也

史學提要箋釋序

史學提要吾江右南城黃成性所著始上古而迄宋成性蓋宋人也新城涂允恒取元史續之皆四言韻語編貫可誦讀吾師魏叔子序之其嘉惠後學意良



厚也武林楊君天常爲箋釋凡幾卷鈔版行世而問序於余嗟乎帖括盛史學之不講於天下也久矣自洪荒以來經史百家書浩繁窮年歲讀不能一過提要又限於四言學者往往不得其解君官薇省曹喜著述公餘手一卷人稱爲史癖癖箋釋也箋釋本經傳以正譌補闕參以史鑑百家考覈加詳焉發提要所未發而言所難言其文簡其事詳而其意盡其有功史學雖老生宿儒利賴之豈惟提要之功臣已哉今之仕學者吾知之矣干祿利達而外高出世俗之人其陶情撫景鬪麗矜奇駕漢魏而陋三唐者此傳

懷葛堂集卷二

三

世之詩也揣摩模擬工詞翰逞才於珠玉行間者此應世之文也一言之足奠安九有一舉而可進退百工者此治世之經濟也皆所願學而樂爲之非不聲施烜赫駭俗震聾也求一言一字足以傳四方垂後世爲經生童蒙朝夕所誦習觸心目廣見聞有得於前言往行者其不能也必矣然則箋釋之書不謂之史學之功之大者惡可哉今之學爲已也無一以及人而實非所以爲已箋釋之書爲人也非以成已而成已莫或過之猶之酈道元之註水經非爲已也而水經適以註道元之註也而箋釋亦猶是也

拾遺雜咏序

拾遺雜咏七截句百首首有小序皆摘取酌中志而纂錄之其事詳其言簡而寓意深有裨於史學其作者姓名不著於篇一云諸生秦元方虞性佻達不羈長於談諧然無可考而其詩則清新豔麗得唐中晚之菁華惜與酌中志皆傳寫無版刻世以是罕得見焉嗟乎天下實學之書多傳於不版刻此秦火之不能燒也酌中志者寺人劉若愚所撰皆神光熹三朝事自宮闈以及朝政小大隱微靡不載二十三篇雖文不雅馴而事歷歷可見其憂傷感憤惡奸闖而悲

懷葛堂集卷二

四

正直雖未必盡軌於中正然能滌洗染習自外於刑餘且指斥惡黨其亦巷伯之遺風雖孔子猶有取焉者乎小人雖奸不欺同類蓋朝夕與居習之久而見之深雖欲欺而不能欺第同類無巷伯其人或有見不能言言而失其真此史氏無徵則傳信者不皆信也郭崇韜盡剪貂璫至不乘駟馬不亦過乎雜咏一書括三朝深宮事凡天子婦寺瑣細媿昵妬寵爭妍之態皆左右史所不及紀亦唐人小說累策長篇所不能描寫曲盡者能以二十八字出之雖儂薄之口未能忠愛於國家而寓規諷於稱揚或亦變風變雅



之外逸於經而載於傳且與王建宮詞李白清平調  
可絜長而量短耶余雅愛其發明酌中志之概有補  
史學此余命書史纂之而序之之意也酌中志則藏  
書家多有又帙高寸許心雖甚愛然懼捉筆者之腕  
之脫也亦以雜咏已纂要而鈎其玄也

代家津園序曾南豐文集

余少時讀經史以餘力流覽古文辭於茅鹿門所訂  
唐宋大家者有取焉而於曾南豐先生尤深景行以  
其文也古人能爲文者至衆多矣使呂公著當日所  
嘗議有當於先生則雖文何取焉考宋史載生平本

懷葛堂集卷二

五

末甚悉最後讀元豐類藁而後知先生之人躍然於  
余心而自信景行於先生之文爲不爽已余屢困公  
車始謁選戊子始採筴得南豐自念年且服官政艱  
難得一令不足喜喜得宰南豐至先生鄉庶幾一酬  
宿昔志執笏自顧心怡然也比至居兩月而令不可  
爲幡然引疾歸父老遮留不顧矣南豐壤接閩土瘠  
人稠負氣而好爭數十年來士習日偷俗日壞爲人  
上者不撫綏而股削之宜乎民之重困不可謂非一  
邑之不幸也余拂袖亟去官則時命之不猶然得待  
罪於先生之故里禮先生之祠堂瞻顧先生之學舍

書院讀書巖接見先生之後裔雖不得盡請先生之  
隆平集續元豐類藁別集外集諸書而於元豐類藁  
得益肆力以卒業余之厚幸不在是哉先生所學皆  
原本聖經上接孔孟之心傳下啟程朱之理學其文  
有功斯道見文人所不見言文人所不言故其居家  
也則孝友竭力養光祿孝繼母撫弟妹宦學婚嫁一  
力爲之直諫多聞雖王介甫亦爲心折其在太平越  
齊襄洪福明毫滄諸州皆有異政在史館中書屢爲  
神宗所褒嘉先生之顯當時垂後世者豈非所學正  
大發爲生平本末以能爛然天壤而至是哉彭淵才

懷葛堂集卷二

本

不知詩故不足以知先生猶之公著不知先生之行  
誼政事又豈知文章也哉夫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  
之盛事先生文章至今存焉者寡矣惟元豐類藁邑  
中今刻本有四懼或失真後裔國光欲更鐫版可謂  
能孝而以序屬余余景行於先生不徒以文也而於  
文且如此此余所樂得而序之也

平叛記序

讀史者郡國易而一代難修史者郡國難而一代易  
蓋一代之史統其全郡國之書核其實也史文勝也  
核實之難也非承平之難而叛亂擾攘之難且時移



代易方策故老之存者寡爲尤難余讀平叛記而後知郡國之史之無難也萊州崇禎辛未圍於叛亂墨守十有八月乃解與當年守鄖守黔之功烈等而是記則表表焉者編年繫事綱法春秋目倣左氏固矣昔孔子作春秋子夏十四人求百二十國寶書書以寶稱則亦晉楚之乘之檣杪乎今齊民之家其疆土譜第歷數皆能燦然具舉而互異紛紜持其一說者惟是非曲直耳主家政者奈何不精於義而各爲之區別也嗟乎亂臣賊子莫不摘過以尤人當其發難也鼓不平之氣奮然悍然以庶幾一快其心雖加以

懷葛堂集卷二

七

刀鋸鼎鑊於其身而不可解及其銷沮也一懦夫慨歎顧盼亦將震懼駭服况語以是非成敗係於身名之大且久者乎夫殊死之刑在一時清議之公在萬世然必義例明則史爲信史懲一人而莫不懲勸一人而莫不勸華袞斧鉞之加其用無窮極要非聖人之徒莫能也往讀謝象三視師紀及崇禎長編於萊園得其槩是記也荆石毛君取謝韶石日記張北海歸園日記及視師紀摺摭成之而綱舉目張義例特正亦既擅三長矣且以萊人而言萊事其見聞親切爲今日之寶書也信矣一代之史今未成求百二十

國之書有如是也亦已難矣

溫虞白遺事後序

虞白先生歿後二十年其子德裕與份交手先生善狀使爲之序若行述若諡議若傳亦既繙閱之矣最後讀宿松朱翰林書所爲墓表其言文其理暢其事貫以該累生平於筆下而充然有餘四五過不能去手不如是不足爲傳也然猶怪其置出處之正大以爲小而不之錄深爲作者惜之夫甲申之變海內函齒植髮有天地崩坼憂其狗忠義立名節目爲頑民義士所在蠶起有不可得遏抑而爬搜者豈惟山左

懷葛堂集卷二

八

豈惟堂邑而已哉先生成丁亥進士七閱月遂有民社又三閱月遂予錮奪得喪之速爲仕宦所罕有而堂邑適當其變此人情所大不堪而能無所顧惜者先生蓋念之深也當是時邑之人奮乎螳臂屍死扶傷翦刈欲盡其根株所及蜿蜒於銀鐙斧鑕間無所控告以求生者不知凡幾千百也人不能生而先生委曲以生之固以死生之在千百人者爲重而一身之仕不仕爲輕棄一官而生千百人舍輕取重毅然爲之蓋先生念之深也嗟乎擾攘未定之時爭赴功名者類殘民以逞固有殺千萬人以庶幾一命之榮



是其心爲何如心也視先生之得失有不爽然而自廢者吾不信也閱七年甲午巡撫甯夏黃國安堂邑人也感先生肉之於白骨中思所以報不知先生不以顯榮爲貴當削籍之日已不屑與同官者之求賜之環也而堂邑之德先生者固可知已先生之初心不及是也故特表而出之以立士君子進退之大坊非直以補表墓之所不及也已

劉氏家藏墨苑序

物之質堅凝爲世所珍御則藏而益出失而能得惟圖與書不然卷帙散亡水火蠹蟲之害紛然雜出其

懷葛堂集卷二

九

問世之好事而有力者夏鼎商彝兌之戈和之弓歷千百年能得而寶之夏商之禮聖如孔子身爲殷人而難言文不足也自亡而之有則足矣圖書之自亡而有者幾何哉余友劉繼莊於書無不讀家貧甚而藏弄金石圖書特富其家先生得墨苑一書愛惜甚藏于燕久矣丙寅劉子偶客吳門過友人所偶視架上書偶披視則墨苑也書纔半部劉子偶曰客中間請以全帙假友人曰諾居無何以他端不果劉子亦以他端不復請矣墨苑強半皆畫新安程大約所藏本大約以墨名天下故工緻絕倫士大夫爭購藏百

年間兵火相尋消亡殆盡不易得矣劉子以友人故留吳門久一日門人挾書置几上則墨苑全帙亟披視則前見其半者既盡則固劉子所家藏也一時爭傳爲異事友人知之乃舉以歸劉子語詳其題跋中夫劉子之墨苑藏於燕而失於燕已而歸之九州之外之人又展轉而至數千里外之吳地已而歸之劉子之友人已而卒歸劉子之旅次若有鬼神默相陰持之者其失其得有非劉子智計心思所能自主也余聞劉子方孩提時其家先生嘗手是書提示山水昆蟲花卉之形凡人物典故尤娓娓詳盡故是書楮墨之全缺丹鉛之跡一一識于心蓋精神所貫注焉者三十餘年於茲矣禮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夫讀猶不忍況敢失之劉子既得是書寶之若拱璧世以寶玩爲寶而不知寶手口之澤其與禮相背而馳則亦劉子之罪人也矣

一硯齋集序

余客金州與劉子體元雅厚善已而出詩文相示久益交親已而齒鴈行於今四載劉子固知余余亦不可謂非知劉子者劉子殆天資穎異人也今夫學問由於人事而美質則得之性生毓毓桔槔以運水必

懷葛堂集卷二

十



有間於雨露之滋土田瘠薄則農夫亞旅操耒耜竭  
胼胝之勞灌溉滋培其所生穫猶不得與沃壤較故  
語曰聰明爲入道之門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余  
每對劉子未嘗不仰天太息降才之殊如是非學問  
所能及而劉子則未嘗不勤勤於學問是所以爲劉  
子也已劉子故世家子爲諸生爲鄉進士需次爲廣  
文倜儻而皙白修長目光炯炯望之爲美丈夫娓娓  
善談論工真草書作詩文爲名下士是皆劉子之郭  
郭緒餘人以是重劉子劉子姑受之而不辭是豈劉  
子之自命與余之所以交劉子者哉劉子之詩文敏

懷葛堂集卷二

十一

捷如風搗雖酬酢中有時花美女陣馬風檣之致焉  
是不謂之天之縱之不可也余居鄉所師事者三人  
所友不下十人相勉以士所當爲而戒以文人詩人  
自域間作詩文則相與指摘瑕疵謹嚴於一字顧余  
遲鈍皆無所成就今且馳逐風塵離索久日以放廢  
劉子未嘗有師友之益乃能如是使生長名邦得切  
磋漸摩則所造當不可以易量余又悲劉子之不遇  
也今劉子與余日就衰老又不能超然於形勢之途  
所謂聰明減於平日道德負其初心則詩文雖工其  
足傳者幾何也此劉子與余自知之而未嘗不交勉

焉劉子藏弄一硯以名其齋且以名集嗟乎土生今  
日硯田之不可耕猶石田之無所用也詩文之不能  
盡廢猶冠履之不能皆去也此劉子之深思也

甘工科奏疏序

工科條奏凡五疏觀察甘公在諫垣時所上也公起  
家邑宰留意於時務以治行最擢爲司諫正色立朝  
遇事無所隱其五疏累累各千言指陳時政有鼂家  
令賈太傅風下大臣議奏可引爲條令或格於議世  
亦爭傳之故天下莫不知有甘工科奏疏者友人陳  
繹思常語余曰生喜讀史尤喜讀歷代名臣奏議蓋

懷葛堂集卷二

十二

古人成迹可流覽而知一時之政事機宜則萬變紛  
紜而無一定以無定之事勢測以一人之神明凝目  
屏氣起坐而沉吟方以爲竭智殫慮揣摩已至矣言  
脫於口而事勢已非議論失策古今坐此者何多也  
况堂陛之嚴持以入告非有深謀遠慮過人之知識  
足以裨國計而利民生得於心書於牋奏坐言起行  
無銖黍毛髮之差者則言雖至文章雖報可豈足煩  
記載而垂久遠也哉自周秦以來二千年間奏議之  
存焉者代幾何人人幾何疏此生所以每讀一過未  
常不感慨淋漓反復流連而不能自己也傳曰興王



賞諫臣書曰后從諫則聖今天下非臺諫督撫例不  
得有疏疏上內廷以議論屬之六卿而六卿以從違  
謀於胥徒胥徒徇其私意因緣爲奸動引科條以拒  
言者雖臯陶爲士伯夷典禮夔教樂各陳其事且曰  
例已有之無費辭也嗟乎臯陶伯夷夔之言顧不足  
以啟胥徒之聽而胥徒之所允惟行文書守法令之  
疏是行文書守法令之疏顧賢於臯陶伯夷夔之言  
此不待智者而辨之矣然則諫之不從非不從於后  
而不從於胥徒彼胥徒也而如是焉未必不非六卿  
之過也嗟乎名公卿之學術旣不得盡用於天下其

懷葛堂集卷二

十三

碩畫名言且不得與古奏議並垂載籍者豈其少哉  
雖君子忠君愛國各盡其心而已不在奏疏之傳不  
傳也然孰與讀其疏而想見其人乎此生所以於奏  
議一書尤感慨淋漓而不能自己也釋思之言如是  
余深韙之戊寅遊楚南因繹思交甘公公謙和長者  
晉接以禮若不知其爲方岳大臣且不知其諸公子  
冠纓結綬接武於天朝其爲人可不謂賢乎公五疏  
當變起東南軍興之際其救時之務行之二十餘年  
承平久而無弊何思之深而見之遠也則是疏之傳  
也固宜先是公官常岳歲戊辰武昌兵譁咸謀以應

公不動聲色以秘計消弭之武昌以平其識時濟變  
定禍亂大率類此此不具論論其五疏之傳者釋思  
曰善請因以爲序

乾坤正切序

西陵袁惠子名儒也學律歷新法盡得其傳著書成  
命曰乾坤正切余披閱之左圖右書兩間七政二十  
八舍皆了然心目此洛下閎郭守敬以來尤精密者  
袁子不欲秘爲謀之同人梓以傳之夫天下事理莫  
不可學惟天官學爲古今所難蓋天道高遠其運行  
次舍有盈縮遲留伏逆之靡定而且成法有不能因

懷葛堂集卷二

十四

測量有不能用竭耳目心思而有所不能竭而且分  
至朔食存於分鈔銖黍間微驗於草木昆蟲之細一  
不合則無以授時而前民用可不謂難乎易曰澤中  
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孟氏曰苟求其故千歲之  
日至可坐而致由此觀之則又未始爲難者余不知  
天官學而考西漢至今千八百餘年言歷法者四百  
七十餘家歷書七十四改而未定測日以精法日以  
密圖書日浩繁變易紛紜而未嘗脗合於天道昔堯  
舜作璣衡爲仰觀立萬世法也三代之久書傳所載  
者義和畔官周末失閏而已雖夏商之亂湯武興天



下之政皆損益而歷法則頒正朔外無間焉其千百  
年間定時成歲者幾衡在而七政齊也然後知後世  
之法雖密於中古而衆人之法乃疎於聖人使幾衡  
不泯於秦火後世知轉渾天累黍黃鐘管窺表度諸  
法不合於天道合亦無所用之則何事若是之紛紛  
爲哉近代以來歲差失次歷法往往壞彼術士家無  
問矣吾儒又以爲靈臺太史一家言無復講求者夫  
義黃堯舜觀天制律歷欽若敬授聖人之用心如此  
今幾爲世之絕學吾甚爲吾儒懼焉歷學若天方泰  
西亦各有其法傳曰禮失而求諸野今泰西新法爲

懷葛堂集卷二

十五

古今所庶見然利瑪竇之崇禎歷書越十六年而亦  
改何耶學西法如徐李諸君子著書立說多矣乃爲  
吾儒所不欲道者耶昔孔子問官問禮而未嘗師郊  
聘之學灼灼明矣余亦嘗欲讀其書求其法而未暇  
也雖然九州之大當必有好學深思者求古今法集  
其成殫竭心力累歲月以著書而不謬於古聖賢之  
意使百世下知今日天官學吾儒中尙有其人也今  
袁子精研西學而不師其教其亦有見於此哉天下  
後世讀袁子之書亦必有以知袁子矣

坡山朱氏宗譜序

坡山在瑞州西四十里忠靖朱公四世孫茂翁所始  
遷地也山環水聚族日以蕃行人文蔚起代有簪纓  
於焉爲瑞州著姓世欲譜其宗未就也歷年四百歷  
世十有六今撫浙中丞可亭公手自修之歷數載而  
坡山之譜始告成庚子鈔版摹印始授各子姓以譜  
手是譜者吾知其珍惜而藏弄也固矣其仁孝油然而  
生心也必矣今夫譜自氏族之職廢而家自爲之  
大宗之法廢而族各爲之其爲之者謂其無尊祖收  
族之心者非也謂其得尊祖收族之實者又非也何  
也世祿寒微好高失考之通病皆未之或渝也夫受

懷葛堂集卷二

十六

姓名氏千百世皆本於一人而代遠屬繁其非血胤  
天親有不能起祖先而定是非者夫豈無之遙遙華  
胄何姓所無司馬遷生秦火之後而所自出於三代  
之前識者蓋已笑之矣然則善爲譜者必考其所可  
知而親其所當親若歐氏之譜九世蘇氏之譜五世  
蓋善於闕疑乃善於徵信不然以承叔明允之才之  
學豈可知者不百世乎哉坡山望族也奉茂翁爲始  
遷祖而以夢炎爲始遷所自出蓋從忠靖而安置筠  
州者夢炎也是又始遷瑞州之別子也皆有徵而可  
信子子孫孫世世相傳其與歐蘇之斷自可見若合



符節而世代之綿遠則又過之矣吾聞茂翁之先代後世其烜赫皆震人耳目而坡山之發祥則自茂翁一人始當其播遷之初以子然之身艱難締造殆有非人力所能爲者夫惟盡其心於積累而慶乃流於百世宜乎生長坡山者追崇俎豆百世而不祧也要非坡山之子孫考之詳而尊之至烏能此世之功其功而德其德者與此絜長而量短也得乎哉又聞坡山蕃盛小宗祠多至十餘區月吉必於大宗祠而聚族工祝之致告長老之戒辭丁甯提命歷世有然其禮制修明又如是宜乎科第之聯翩士風之澹雅且

懷葛堂集卷二

十七

流風被閨幃而暨遐邇邇世稱收族之有明驗惟坡山其然矣是譜也中丞公鐫既成份適至越公屬以授帝虎因得盡見歷世之璽書名卿之篇什先代之家乘寓勸勉者亦既諄諄矣今則家有訓譜有例第宅風俗有說冠婚喪祭有禮其義正其辭嚴皆中丞公以之治國治天下者以教其宗散見於譜牒垂於奕世有如是宜吾所見坡山之人士言規行矩謙退循循若不自知爲故家大族之子姓非有得於家訓而如是乎然後知是譜也非徒今以之知昔後以之知今之類族辨物之書已也

查氏重修族譜序

自宗法廢而家有譜譜也者所以尊祖而收族也本源不明則支流無別其尊之也適以卑之收之也適以散之故不知尊祖者則譜牒不足信今而傳後雖然難言之矣今人祖免外或有所不知况生千百祀之後邈千百祀之前歷年益遠播遷離亂益多族益蕃衍傳聞是非益失實脫漏誤謬牴牾益無徵者不一而足夫豈惟修者之難重修者尤難之唐祖李鼎魯僖躋閱不可以爲訓而後起者能明其義辨其誣衷之以禮使百世上下昭穆有序而無紊此天下人

懷葛堂集卷二

十八

情所共期而不易得者也查氏星子之望族謀修其譜咸讓於查轍轍字小蘇博學多才至性鬱於中無所發修譜成以示友人梁份份展閱再三世系有序大書小書有別引證辨論有條理用心苦而考核繁此查氏之孝子慈孫也份曰譜成矣世次顧闕而未編何耶轍曰譜以傳信亦有傳疑吾查氏得姓自延公始由丹陽遷九江自柏公始又十五傳有三師乃分遷異派而師誦公仍居九江吾星子修譜系與公爲一世繼修則改系師誦公轍皆疑焉未敢定也曰禮不云乎別子爲祖公族遷他國亦謂之別子朱子



謂始祖者始遷及初封之祖也夫始遷若蘆源者非柏公乎譜傳所載既班班可考則與禮與朱子所言無不合者其爲一世祖也何疑按星子去若蘆源纔數十里秦之時星子隸九江夫一郡之中數十里之內非他國亦明矣碑載與公世居九江未載封爵不聞非別子初封而可以爲始祖者師詡公實爲興公之孫大父世仍其居而倏躋孫爲一世不經孰甚焉故本之於禮揆之以古今之義系柏公爲一世無疑也惜乎舊譜之修無以是告之徒執分遷之說苟同於他譜使始遷之祖恫怨於餒而則修譜者之陷於

懷葛堂集卷二

十九

不知也起九原而問之必有不妄於心者今譜且重修及今不定惡乎定曰然是轍之心也舛錯於今五百年矣以子之言定之雖質鬼神俟百世焉可也曰譜之中疑者可無疑矣其信者何以自信曰始遷九江者爲始祖始祖而上年遠事湮仍舊譜而不列世次畧所不得不畧也始祖而下一支中有疑者釐定之詳所當詳也始祖而下多遷徙則各有其始祖皆分註之如猷州祖偉婺源祖師詣淳梁祖銓鹽官祖伯圭者各親其親也支分則譜異此次爲十世彼次爲一世此第系其數世彼已系十世數十世者同而

不能無異也得姓爲始祖所自出吾之始祖爲各支之遠祖各支之始祖爲吾支之族祖皆仍舊譜其親其親萬殊而一本也此譜法之義例轍何敢有僭差焉凡各譜字之訛世次之顛倒增損之懸殊此異中之異兩存而分註之凡議論不經引援失義者則筆削所不辭焉是譜也因之革之信者可傳信疑者不傳疑蓋轍之心也今譜成從子之言而定子其可無言乎份曰尊祖敬宗序尊卑別疎戚爲傳記纂家乘集名人詩文世之修譜者皆優爲之惟是人倫大義之公常壞於成說溺於因循疑之者不能闕闕之者

懷葛堂集卷二

二十

不能辨辨之者不能從憚於改革其非而甘於認其宗祖此其心何心哉天下之任纂修者觀於小蘇可以感矣人情之好旁撓而中制者視查氏之族則亦可以息矣於是次問答之辭以弁於其首

江西帥氏大宗譜序

譜也者尊祖而合族者也祖莫尊於得姓固矣問遠古之賜受皆今可考乎後世變遷或賜或冒或避或更支不分而派不遠乎則譜自保姓受氏以至今求如三代之世國世家有史官系世次於世本信以傳信其可得也能乎夫禮天下之大典孔子千古之聖



人夏殷相去不遠且無文獻可徵世之尊所尊而合所合者吾不知所徵有足有不足何如也今讀帥氏譜可謂能徵其可徵者矣江西之有帥實自宋始按萬姓統譜氏族諸書帥及率姓皆希譜載魏晉間有師曷避諱詔改帥而帥之姓因以著初師稱出力牧出周太師自是師與帥別婚嫁外皆置於勿論矣夫姓何常之有沈避王審之改尤劉避錢鏐改金子孫世以者比比然矣師曷以百世不易之姓一旦受詔而省畫焉帥其姓者賜也鈞之賜姓於天千古遠而疏晉親而近也則帥爲百世不易之姓曷爲後世始

懷葛堂集卷二

二十三

遷所自出之祖其苗裔宗之固宜曷子從宦四方西家於太原平原東徙於瑯琊南至於金華傳聞無異辭其詳非所知矣二十傳而有逢原其長子正蔭補豫章此江右之始遷所謂自宋始也著籍分甯爲今甯州蔓延於奉新靖安武甯新建安義德化建昌都昌高安新淦峽江臨川之十三邑逢原冢嗣如斯也次家河北一本之枝非不欲譜地遠人衆渙散莫稽而江右之血亂天親則已無遺義矣譜能統同辨異而收其可收要皆大宗所有事也吾聞姓之右也不右於姓而右於人膏梁華腴無表見而玷宗祊者何

限帥之門地以世祿論在宋則有若漢瓊膺五等封若逢原襲江陵統制使若韜保義郎從岳忠武征以科名著則有若汀揚範日宣應和以達皆進士在明則有若用昌性祥機皆名進士若厥左都御史在國朝則有若承發我士元六韜連威遠皆舉於鄉我之子念祖官翰林不可謂皆能起宗而非宗起者乎族於右也何有譜初修於宋進士揚歷五百年屢修未就今斯託振顯先定輩奮起修之江右大宗譜成以告廟辨所從出考所從分徵所可信而一無所附會歷辛壬癸甲以迄於成非善體先賢應旂定瑞呈眾

懷葛堂集卷二

二十三

承發之志不至此讀是而仁孝之心不油然而生乎夫仁孝而生心也則姓希者固不希而著者益以著也

杜陵蘇氏家譜序

姓也者天子因生以賜也上古民生質質如禽獸然必犧正姓氏重人倫之本而民始不瀆後世因之三代之世本漢晉唐之氏族志宋之歐蘇氏譜皆以正姓也而親親尊祖敬宗收族本此矣失其正而能厚親崇恩愛遠於禽獸而別婚姻者無之呂祖謙云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百世不變者也世之爲人後同宮同財而必同姓然後血胤續而天親一也惟上



所特賜或冒於下者姓於是乎不可正而譜於是乎不可修善夫元景皓之言曰安有忘已祖而從人之姓者夫一本而外雖親異姓也齊於父者母父之女兄弟曰姑親也母之母家姑既嫁皆異姓景皓之所人也武墨欲以武易唐說之者曰未有姪爲天子而奉姑于太廟者則爲甥爲外孫未有可禰其舅可祖其外祖者也蓋異可以同而同姓則不可以異舅外祖而祖禰之將以已祖宗祧骨肉而異姓之忘已祖不可也宗祧骨肉而異姓之則宗亂而婚姻不別大不可也古先聖王所深惡孝子慈孫所不忍見聞者

懷葛堂集卷二

二十三

也份聞之姬良避秦而改姓張人稱其善冒姓朱祿復姓名爲范仲淹人嘉其能正姓若夫當逃隱而匿姓當變姓而能復姓者蘇位州先生其人也先生爲漢關內侯子卿裔世居杜陵先是祖蘇家公以母楊命主舅後再傳爲先生先生逃難伏平陸遂復姓蘇食飢長子孫矣子孫歸杜陵爲學官弟子爲明經於今六十年仍蒙楊姓未忍卒復者先生曾孫生芝也生芝修譜欲復而疑焉以相質且曰不忍蘇家公之舅之無主後也份曰位州子孫之歸故鄉也其田里不有收之者乎收之非蘇家公之舅之主後者乎異

姓有主後而不忍不爲之主後則將使大父不子於屬毛離裏之高祖派系源流不屬於得姓之祖而皆莫爲之主後不謂爲忘已祖也可乎非惟此也子子孫孫既不掃楊氏之壟又不復已祖之姓將兩失之爲伊尹之生空桑乎姓氏何以正人倫何以明乎生應曰命之矣此位州公之心亦先子之志且老泉公譜法之深意也今而後無疑也於譜焉復之疏請復姓則有待焉也

李鶴莊詩序

懷葛堂集卷二

二十四

人生而孩提而成立而壯而老日與居而最久者非兄弟乎天性之親長非盡於兄幼非始於弟乎一父之子體異而氣同一從再從禰不同而祖同也兄弟之賢智有不同而必不能曰非兄弟也猶四海之賢弟者未有同姓而曰同祖父也而後知天性之親非可意氣合人力爲也孔子曰兄弟怡怡夫怡怡非妯娌之和已也同氣日久則庸有所鬱而不能宣而憂傷感慨之聲出亦和也夫惟憂傷感慨而後能洩其至愛之心號終日而不嗻者和之至也小弁之親親舜之怨慕皆是也然則有疾痛疴癢不得於身而不



憂傷感慨以呼號其親舒其積鬱之氣則視其親爲何如人而其天性之和至不至何如也知此者可與之讀李鶴莊之詩鶴莊名家子也往余經毗陵耳食孝友名操奇羸折節問學日遇於漢江墜市地則恂恂其人讀其感懷詩其爲名家子無忝矣鶴莊舍京口而來從兄也合金粟歸之兄無銖黍漏貯中愛親也以鶴莊之才何施不可顧久客楚用而不大而中止竊意其必有幽憂鬱勃致憾於規事建議之人是亦人情所必至鶴莊羈孤無聊賴無幾微見辭色其爲詩論志又若不自知其至和者鶴莊其自是遠矣

懷葛堂卷二

三十五

孔子稱詩可以羣可以怨鶴莊詩其懷親則詩之陟帖也憶兄則棠棣也思家擇交節用述懷憂讓畏譏諸作於三百篇之意脗合爲多其稱兄之賢智庶幾神聽終和者一篇之中數見意焉而憂傷感慨則皆刻責自訟以達其至和極順之情而已所謂可羣可怨者非也鶴莊秘不示人余序以傳之鶴莊善韜晦世不識其人讀其感懷詩而友愛和平之性有不油然而生心者乎嗟乎天下之詩安得鶴莊其人而與之爲傳也乎

揭韡然文集序

壬申春余楚遊倦歸道出鄂渚友人揭子韡然遇於旅次縱談連日夜不能休者六旬日莫或忤於心余與揭子別蓋十有四年矣既而出詩文相視各持所見揭子以爲知己命余論定且序之夫余向非知揭子者哉今猶爲知揭子者哉往余交揭子時年纔弱冠耳余見其善辨能文章守其家先生學蚤孤事母孝友愛異母兄兄子無間言然性倔彊好忤豪右爲里閭所倚賴寡交遊重然諾敢任難事不自顧其身從父遺命走數百里事吾師躬庵彭夫子甫執贄一日三呵無愠容吾師喜曰是可教者己未余以古文

懷葛堂集卷二

三十六

辭遊四方揭子方壯年亦出爲達官客其餽遺族里故舊無虛歲獨不自治生產吾邑咸高其義而怪余無益於貧也夫余與揭子居之地同學之師同遊且久又同天下之知揭子者豈復有加於余者哉余十年中紆迴數萬里閱人多與物無競而世之譎詐傾危變幻譎張之情僞且雜然日進於吾前夫人之本根不厚則閱歷多見聞日廣易以移易其心志損其天真求志行之不汗學術之不壞取與之無傷者余不敢輕以信人人亦不輕以信余余且不能以自信則何以信揭子且爲州郡客則訟獄征徭咸取決於



注措雖至仁慘怛豈無成命之偏事會之中撓而出入輕重類多隱忍委曲以成之如是而必有不可以告人者則其所用心與其所學得失消長何如也使余與揭子十餘年不遇遇不久又惡能信揭子之有本末乎哉揭子徂夏偕從兄攜千金至楚聞友人難輒傾囊救之未嘗存德色或目爲騃揭子大笑弗較也余視揭子容楚且一年金盡典鬻既身外無一長物而米鹽凌雜逋欠日踵門余且顰蹙不自安而揭子手一編吟哦旅次無幾微怨尤色若不自知其年大家貧婚媾之未舉又若未嘗久遊客達官厚俸精

懷葛堂集卷二

二十七

囊千金至此者是則揭子之用心豈人所得而窺測哉揭子文學躬庵夫子多有可傳爲詩有深意然操方言四聲多出入昔曾子固文章本六經而不能詩吾南豐人雖好學其不能擅風雅之長也有是哉

有美堂集序

有美堂集筠庵李先生所著也先生刺史金州於今六年歲戊辰肱橐付梓氏成份讀未卒業作而歎曰何先生之才之學之心大遠乎今之人耶今之仕於朝宦遊四方者各有所著述富有而能工文章之道可不謂盛哉世言詩盛盛唐文盛晚唐份於唐特愛

元次山次山守土之官也天寶間民生不可謂不困獨次山慨然有憂時疾俗保愛元元之心其著於篇章者令人流連觀感而憂民愛國之情悠然而興起非但辭之工才之大與當世諸人絜長而量短也惜其才不僅二千石而官守道州苟得行其志以治一州者治天下則貞觀開元之風未必不可復覩而藻飾天朝清廟明堂之什當不止春陵行諸篇膾炙古今已耳夫詩文之道文士易工仕宦難好天下親民之官莫如令有司之長莫如守而刺史則兼之雖際會昇平原田沃野之邦政繁事劇方日昃不遑能不

懷葛堂集卷二

二十八

曠官者鮮矣何暇及於詩文乎能吟咏山川花卉禽魚發胸中之蘊者鮮矣何暇計及於民依乎有其才者不必有其學有其學者不必有其心今之詩文其何以臻於盛也金州在秦嶺南介乎楚蜀千里間崇山荒谷虎豹多居民鮮少水火災殛屠戮相仍於數十年間土宇凋殘不可謂不極今觀於州民物安阜熙洽之風媿美於前代其誰爲之耶杜甫曰得結輩十數公參錯爲邦伯天下少安可待又曰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其先生之謂乎先生才大而好學詩文皆力追漢唐讀者自能得之先生治行在芷陽時



爲天下最於金州既循良如是矣嗟乎今天下吏治何如哉天獨付先生以匡濟之才胞與之心豈僅僅施於一州一邑間哉份知先生政事文章之大者方自此始請序焉未有艾也

履閣詩集序

通天下之理在於識妙萬物之用存乎才識以入其中而才以舉於外故才於古今爲尤難張華語陸機曰人之爲文患才少子患才多夫多未易言也才士之文文而已多未易言也友人張子逸峰有才名踰弱冠舉京兆益有聲天下夫人以才見者其神采必

懷葛堂集卷二

二十九

發越飛揚左右旁矚無一足當意而逸峰爲人顧勃穆溫恭有大雅雍容之度藹然而可親若不自知其有以度越於人者此其爲難能也尊甫方伯公宦秦余嘗從游方披與經流覽河套議傷棄而不復之失會逸峰來省親一見從容語余曰地在河南強名以套則舉黃河以南皆可套名矣余驚歎其言惜當時謀國建議諸君子何見之晚而論之卑又惜逸峰之識之敏而生之今日也方伯公理郵政於秦廉訪於吳方岳於八閩逸峰以仲子受命督家政且定省秦吳越閩間薄遽馳驅之際以餘力爲詩文日多而

益工其下筆若不經意而抽思綴辭若初日芙蓉劍光之出匣是亦逸峰之才而未足以盡其才也天顧不使逸峰出其蘊藉以見於天下姑以吟咏性情小試其才耶將老其才以大其用耶吾益歎以逸峰之人而生之今日也逸峰方壯歲善用其才以不負天之生才之難者惟逸峰自得之而自勉之逸峰文傳世久序之者衆余草野陳人也才少不知詩而嘗序次仲聲百秦游草今讀履閣詩而益羨逸峰之才請序焉以附茂先之知機雲者

秦游詩序

懷葛堂集卷二

三十

自燕之秦凡水之有名若桑乾滹沱洹黃河灞滻山大而高若北岳太行霍華地若燕趙韓魏秦路以里計合二千四百以日計二旬有奇行者夜漏下數刻欹枕方黑甜聞車輪馬蹄聲輒驚起就道日晡盼旅舍益遠求俯仰休息不得輒至雖所歷接於耳經於目足以動心思者雜至於前輒屏謝不遑及蓋精力疲志之不足帥氣者多也余友張子聲百觀親來秦其所過山川古帝王先賢地輒流覽憑弔索紙筆作詩詩多至百十首諸體畢備統曰秦游初余與山陰楊可師覽癸西北闈試錄可師指張子名且曰是年



踰弱冠偉然一丈夫而明敏練達好交賢士重意氣  
有一往莫禦之概蓋有志氣士也余心志之烏知其  
能詩詩成於櫛沐風雨間輒能工語意輒驚人爲老  
師宿儒所莫及者哉張子與余共晨夕已四浹旬張  
子善自晦不炫以所長然其事尊甫先生之藹以和  
識見之遠以深處事之當以敏接人之恭以讓然諾  
之重以信議論之高以恕張子雖謙讓未遑而光華  
四映有不可得而掩者張子年未及壯乃能如是則  
他日所造夫何可量余日就衰老精力倦見少年才  
俊有志士輒悚息愧服不自安夫惟年力富而有美

懷葛堂集卷二

三十一

閱春容之志氣勃發於胸中若花之發蓓蕾戰士之  
鼓朝氣於焉發生盛大以造豪傑聖賢之域何施而  
不可孟氏所謂志至氣次雖老少同然然孰與少壯  
者之爲途日長也余聞尊甫先生將之關東張子纔  
十齡許佩弓矢從忽免起馬前張子一發不中縱馬  
直馳去塵翳遠不可見於時日下春虎豹豺狼啼號  
山谷內尊甫先生立馬待久而傍徨張子顧馳六十  
里許返佩帶間繫兩兔血淋漓瀉錦韉上從者驚失色而張子神氣安閒自若嗟乎是足以讀張子之詩  
而想見其爲人也矣

潛修軒詩集序

讀國策至馮驩彈鋏歌竊歎士之便其身圖而不忠  
所事又歎當時之公卿大夫貴公子惟務富其家而  
不知有國皆是也不若是者惟魏之信陵君一人耳  
夫齊楚趙之封君皆以喜士名然自爲也過多若夫  
信陵之喜士猶夫人之喜士也而好善忘勢本於忠  
君愛國之心史册班班不謂之公爾忘私國爾忘家  
不可也司馬遷之傳戰國封君也齊趙楚皆君之惟  
信陵獨稱公子嗚乎公子者孝於家忠於國常變經  
權之事異而其心則一不如是不足以稱公子非徒

懷葛堂集卷上

三十二

侈食邑之大班位之崇泛泛然享一國一封而已耳  
善乎趙王之徧贊信陵也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  
者史氏有見於此而稱引之不以之爲信陵定評不  
可也信陵之客至多信陵之食報也甚大彼歌食魚  
歌無車無家者信陵之客無是也區區接巖穴隱者  
不恥下交特其一端焉耳中之佟君今之佳公子也  
先是十三載劍氣珠光已見一班於滇之薇省中方  
是時髫年也今從尊大人中丞公撫吾江右日月之  
大難爲光江海之盛難爲水而公子之賢聲益藉藉  
於口耳然人所知者資品才學之卓絕發越於外其



好賢禮士根於忠孝之誠得之天而成於習以庶幾於聖賢豪傑者未必能深知之也漢儒有言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歌者志之所存也讀潛修軒詩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也份老而貧不能爲馮驩之詩歌又不能如侯嬴之却金而公子之爲長者則過信陵遠矣若夫潛修軒之詩清新俊逸超軼於當代則有薄太史諸君子之序在份何足以知之

滇游詩序

滇於九州處西南極徼塞遠去京師萬里道險隘舟車不通非仕宦使命征戍莫或及其境提封數千里

懷葛堂集卷二

三三三

受羈縻歸版圖數千百年學士大夫無詩文以傳其地夫地極險遠遊人希又無詩文以傳於世則後之人必有足爲滇重度越前人其詩若文又非碧鷄金馬渡蘭津諸作所得較長短而後可以游而後於滇爲無負歲癸未貴池吳子復古游滇其詩集有二自燕之滇自滇之迤東西凡古今興廢及山水氣候動植之屬身歷目涉皆著爲詩不謂之雄於詩不可也復古爲次尾先生孫有至性亢爽洞知人情善談論娓娓不倦入座則坐客嘿不得言喜交游交既定不少變易以故公卿豪傑士爭結納余與復古處歎其

有大過人者顧不之知而何獨於詩復古雅不屑爲詩人而詩足以傳滇者余於復古見之矣唐之人世以詩稱者杜審言杜甫審言當盛世其雄長諸人不過篇章之雅藻繪之工非有忠君愛國憂時憫俗之心如其孫者是垂裕無足觀則世何以稱焉復古有志士仁人爲之祖而滇之游又足補子美車轍馬跡所未及卽其詩已與稱世詩者有同有不同焉要亦自成其爲復古而已夫詩三百篇人各爲詩詩無一同而無不同者性情之正此孔子刪詩而取之之旨也余嘗以箕子之洪範著於書明夷繫於易而多秀之歌其性情與黍離諸篇無以異顧不得附商頌周詩之末豈其有所忌諱逸於采風之使不收於百二十國之寶書則詩歌有不見採取者雖其人如箕子而亦有幸不幸焉者乎然作者之心惟抒其至性傳不傳無問焉滇自宋而後風氣漸開又先是四五十年間事變之大極四方萬國千百世所未有者滇皆有之今能爲之傳者伊誰也復古具至性感慨淋漓反復咏歌有大過人微復古夫誰爲滇傳之余序復古之詩耳其不屑以詩人名所不具論也

問真堂詩集序

懷葛堂集卷二

三三四



問真堂集漢陽狂士文賓門詩也賓門乘異資少讀書輒恥章句學喜學詩古文辭習右軍書皆不肯頽首學又不善世俗詩文負才勇喜走馬擊劍走軍前視戰陣又無一當意棄去遊燕趙落落寡所合人竊目爲狂荆門胡學士修于獨重之謂其意氣出於學問顧好大言益伉壯遇顯貴不苟納交顯貴人亦莫與之交張中翰日容言其詩於韓宗伯元少元少曰賓門積學肆志遊世無悶之高人也行序其詩因作詩贈之海內以是始知其能詩久益困則之秦會秦大祿七年賑之詔捐粟拜爵增秩海內輦輸數百萬

懷葛堂集卷二

三十五

車馬填道路時賓門客用事家金帛山積告身符牒盈几上漫不一省覽顧起坐吟哦作弔古詠懷詩或據上座叫呼嫚罵是時事多不平輒喜出氣力不平事畏兀兒族素橫毛髮事輒喜起鬪一日方戟手罵數十輩爭解衣攘臂躍起進不及近已後先顛仆負傷踉蹌走長安人時時說其事賓門顧嘿不一言昔唐秦王平東都凱歸繫兩國主於馬前王披黃金甲齊王元吉及李勣二十五將從其後鐵騎萬匹甲士三萬前後鼓吹震動山谷賓門當其時擣捷負神力爲下將作饒吹歌而後喜可知也華陰王山史却

徵聘謝客一日覽賓門華山松樹歌立修刺延賓門主其家賓門則循循謹謹退然若昔之故事村于皇者先是齋產資行裝至是家中落食指多苦飢僅走以告出片紙書懷兄詩畢立遣歸而傾囊質衣物濟人緩急自若客關中十年海內無不稱文賓門其人也戊子始歸里解其裝充然者問真堂詩一卷耳學號嘍者不得見猶竊竊然媿笑之唐荆川曰以大地爲架所不能載者此煙消草腐之物嗟乎賓門不幸生今日而以詩見也天下盡煙消草腐而賓門之詩不爾也賓門之詩若文不幸而與煙消草腐者同也

懷葛堂集卷二

三十六

而賓門之人之狂不爾也

知樂齋詩集序

人之形骸古今有異乎無異也人之心聲古今有同乎不同也形骸同而聲心異何以見其然也於詩文焉見之殷盤周誥非先王之文教乎小民莫不知而後世通儒曾莫得其解何也商周之時賢聖君無問矣下至征夫怨女人能詩詩著于經後之畢生吟咏曾莫有篇什可著爲經何也將天之生人靈於古而蠢於今乎不然則黨庠術序之學廢遂生復性之教衰功利揜闔之迷甚乎不然則賦予之偏習尙之異



俛仰隨俗相與爲升降莫能奮發自抒其天性之良而詩與文求幾於古者日以寥寥乎讀知樂齋詩而後知古人可幾也非徒詩可幾古人可幾夫古之人之天性也箕子過殷墟也欲哭不可欲泣則近於婦人乃作麥秀歌蓼莪之什王褒讀而悲傷門人因廢是詩褒不以詩名蓼莪且因褒而更傳若褒者謂與古詩人天性不相近不可也友人汪嶠林顏齋居曰知樂因以名詩余庸末於學不知樂其樂者何在而知其根祇忠孝又才足以肆應故其詩遠追漢魏近逼三唐比嶠林之士苴緒餘也嶠林雅不以詩見猶

懷葛堂集卷二

三十七

之嶠林有大異於人者而五官百骸則不以異於人見也余聞客以篋書寄嶠林嶠林發而讀讀而大哭披別部哭如前如是者三日下春不一食涕洟被面嗚咽聲遠出戶外膳奴走起皆大驚莫知所以孔子曰吾惡夫涕之無從也異哉知樂之涕何從也小史檢書則周忠介順昌年譜楊椒山繼盛集黃孝子覺經紀程之三書也異哉知樂涕之何從也知樂詩從可見矣

二十四泉草堂詩集序

二十四泉內翰王蓼谷構草堂誦讀其上數十年詩

名尤著歷下名宿莫與京寓內日思讀其詩未得也丙戌捷南宮朝夕借余飲燕市慷慨談天下事獨未及詩明年余將南歸始出所著草堂詩屬余序蓼谷一字秋史才高性卓年十八能詩涉五載不一示人然日爲詩歲爲帙帙積至二十有七富於詩而用力久甯有加於蓼谷者哉詩腴而雅澹而能永格律風調洋洋大雅之音田司農綸霞吳徵君天章相講貫久得之性情爲多其工而可傳也則宜余聞歷下詩李于鱗主風雅不屑屑天寶以下而袁中郎鍾伯敬議其後較北地之非笑西涯爲尤甚文士之習舍

懷葛堂集卷二

三十八

本疵末紛紛相訾訾者何哉夫詩各適其情已耳天之生才也迥異地之南北聲之清濁固殊彼尙性靈而鄙聲調工體格而薄才情蔽其短而忽人所長未見其能平也且詩不昉於三百篇乎風雅頌辭不同也而本於情宣於口美善而刺惡則作詩之旨也其修辭立言長短高下有一同焉者乎好惡之公有一不同焉者乎蓋善惡別故好惡公好惡公則性情正性情正則是非得失灼然於人心而天下後世勸懲於是乎在此先王之教漸涵浸漬入人心者有甚深非泛然也彼歷下竟陵生皆叔世其詩失之摸擬失



之淒清而不雅馴有目者共知之然其心知好所好惡所惡不可謂之不正則不謂爲得之詩教不可也使爲詩者好不必善惡不必惡則美而無刺頌而不規雖鉞心推賢流連於河山草樹魚鳥煙雲間其詩工不工無問也工矣其不足興觀羣怨使忠孝生心可知也則舉一世皆詩人而詩皆工也亦安用夫詩爲也而歷下竟陵皆不至是則安用相嗷嗷爲也夫惟性情異而後好惡偏其伏機也微而爲禍也大惡善而好惡必至於反道敗德倒行逆施以漸滅天理民彝於殆盡且必怙其私智矯誣飾說狙詐講張以

懷葛堂集卷二

三十九

欺自心者欺天下後世其初心不過寡廉鮮恥失性情之正馴習爲固然而世道人心因之矣嗟乎洪水之患患在一時能治者起而治之告平成於歲月風俗之壞雖聖人起必世百年未已也且懼夫先之以水旱飢饉盜賊兵火虎狼疫癘死喪爲之驅除可畏也不幸而身際其會若相忘而不知且非貶其知者是則重可慨已蓼谷有見於此其詩一本於三百篇且遠出歷下竟陵有憂時嫉俗之思焉又性廉介不諧俗視軒冕齷齪無一足當意往往孤行市中人莫知爲名進士入座掀髯談名理旁若無人行日介貧

日甚而詩日益工所作詩合若干卷手自編次蠅頭書藏弄不授梓視候蟲穴蚓爭聒於一時夷然也後世有有之不二復淋漓感慨太息傷其不遇者吾不信也二十四泉在歷下蓋趵突七十二泉之一蓼谷草堂當其上語詳余二十四泉記中

闡游草序

聞於天下在東南隅其南皆海東兩浙北則江西當嶺之陽南幹脈於是焉盡氣之所聚山水人物土風與大江南往往異轍軒往來其水道步道皆險隘會子回道山亭記言之詳矣取道於淞有仙霞之阻廣

懷葛堂集卷二

四十一

信之鉛山則迂迴曲折費日力惟杉關較捷行遊者多託足焉然自光澤至福州灘高水陡疾峭石如戟拳曲舴艋中而巨浪驚濤時時駭心目欲一訊事舟子輒搖手戒噤不得聲聞之地不易游於水道且然矣會稽智涵童君負經緯才爲吾外臺石公上客辛丑冬公攝理鎮閩將軍事道出建昌僕因公接見其澹雅和平心聲之如面不再見而知之深矣童君越產而客江西皆與閩壤錯則所見聞無足驚異而可驚異者於水道顧先見之夫人之德性才情存於中而發於外眉宇警欬其外也而尤著者非詩文乎僕



私計客豸府理案牘意果決而辭色厲雖仁厚之主  
儒雅之賓有不免所居之位則然也而非所論於童  
君也僕游閩謁外臺與童君數晨夕讀其文瀟深恬  
雅無幾微峻厲氣讀閩游諸什則秀麗冲融直逼王  
孟而閩之人物山水風畢著其中此有心目所共  
見僕非以爲譽童君固無待於人之譽也

香樵集序

柱客張侯宰新喻斥地爲書屋公餘日吟哦其間額  
曰香樵集所作若干卷因以堂名集非才之大性情  
之真烏能工且多一至是新喻爲臨江支邑當楚南

懷葛堂集卷二

四十二

孔道地偏土滿水陸舟車紛來沓至於其地而期會  
征徭簿書訟獄填委無甯晷所從來矣年來西征歲  
儉民飢積逋多廩無餘粟庫無餘金稽覈日繁空文  
具而耗實甚此寓內千二百邑之通病而新喻或不  
免焉則邑大夫亦已難爲矣然未可以槩張侯也張  
侯世祿之家由禮之君子也幼英敏軼倫與母兄定  
遠少文負軼世才而勤於學問視天下無難事慷慨  
任俠交四方知名士世所共推賢豪間者已非一日  
而名未嘗以詩著豈風雅一道掩於今之政事之循  
良乎夫詩者心之聲也喜樂根於心則懽忻之辭暢

於口七情皆然也世之爲詩者情意不必真而蹈襲  
摸擬牽合刻畫以炫其才華雖工無當於詩也何也  
心自心而聲自聲也王寅夏張侯與余始相見於豫  
章一見尋別去快快於余心亟讀其香樵初集其遊  
覽贈答宴會言懷景物諸詩猶夫人也古律排截長  
短歌行其氣格詞旨音節頓挫猶夫人也而景在人  
目語在人口意在人心者雖極平常而一經吟咏不  
求工而工莫或過之如五官同人而天姿秀挺無一  
同人人亦無能同焉者嗟乎今之任民社當執掌之  
時能因應咸宜神閒氣靜而不廢吟咏於自公之暇  
幾何人乎張侯固優爲之不謂之心無不徧才無不  
全不可也往讀定遠詩才氣縱橫鋒銳犀利今讀香  
樵則渾厚精明各擅其長是兄是弟夫豈易及耶讀  
至却刀歌則與明之李先芳還富人精鏐硯無以異  
而皆宰新喻受饋之不苟今豈有遜於昔賢耶而却  
刀之志慨豈不大遠於昔賢者耶

律陶序

往讀傳成七經詩訝其不自作而綴緝成語雖渾然  
天成其與學語小兒夫何以異及讀王介甫集陶疑  
淵明忽自易置其詩於以歎介甫之才不可及夫淵

懷葛堂集卷二

四十二



明詩幾何其可集者又幾何非如三百篇茂林之材不勝收藪澤之泉不勝汲其去其取惟意所欲而莫之靳也夫陶不易集集而能自然以介甫之才且難之介甫而下雖才如葛亞卿輩可以不集況得以近體律之乎余舟次鹿渚因友人熊養及交其學子葉聖詳聖詳好奇計通知時變排解人紛難其穎異出人資疑湛深於學問而几案未嘗置卷帙余灑然異之已而手律陶若干首聲比句律合乎天然如四十賢人在坐相接歡然無一聲牙駁雜其間者余驚爲聖詳近體非淵明所得有淵明詩集且不易況以近

懷葛堂集卷二

四十三

體律之耶今人集句類多服叔敖衣冠庶幾其形似夫衣冠一人爲其衣冠者又一人不似也似矣而益知非真也况爲叔敖之不在乎衣冠也聖詳以已之性情欲發舒焉而淵明之性情與聖詳之性情適相合於無間故聖詳之律陶句皆其意偶皆其駢聖詳之詩也猶之公扈嬰齊之心既易雖其妻若子弗之辨也語曰學焉後知不足聖詳穎異而才美於律陶既見之矣天下事可學者至多今年甲申聖詳年纔四十願加之學將見穎異而才美甯獨詩而已也

聽猿吟序

四方清切之音無如楚百物哀怨之聲無如猿此皆入耳驚心避之猶懼不遠蓋人情所必至而今昔有同然也醒園先生大中丞滙白公季子也公撫閩越江右軍有過存神化績醒園雖未從宦遊其翩翩聲聞若麟之趾而鳳之毛也居金陵其曠懷高致詩文名垂海內舟車所至其吟咏等身藹吉溫和有古風人致誠者爭傳誦擬諸鶴之鳴虬龍之吟鸞鳳之雝誰啾啾也夫著述多聞望隆數十載車塵馬跡所徧及而楚則大父僉憲公之浮家之窰窰外大父外舅之里開顧生平至止而僅四至焉其亦大有所感焉

懷葛堂集卷二

四十四

於心者乎楚聲如屈原之騷尙矣百世而下不同時共國猶將愍其忠而痛其死則其辭皆可命之爲楚况爲其徒如宋玉者乎憤激悲愴呼號旻昊以渫其蕙此九辯招魂所以嗣續夫離騷到於今而繫之楚辭也僉憲受能襄愍特達之知吳侍御則襄愍之戚里皆不死國法不死封疆而一死於黨襄愍一死於斷送國君之貂璫奸輔其去沉汨羅以孤忠而死不得其所者何如也宋玉所哀傷師一人耳况乎大父外大父同禍之烈者二人哉宜乎醒園之於楚流覽聞見所驚所喜羣怨興觀一皆觸類傷情無聊不平



於以舒寫其悲哀而託之聽猿吟也其於生平藹吉  
溫和之作不侔者聲之變矣先生以份恨人使評論  
之份篤老於詩也無能爲役思得僉憲之幽憤傳侍  
御未上之三疏讀之未見也僉憲題壁云生逢堯舜  
死慕夷齊首陽無愧天日鑒知份於是詩也第讀一  
過腸斷且寸寸不但淚下三聲也醒園其聽之

暮猿啼詩序

江子石豈振鐸於新淦居尊甫畧陽公憂讀禮哀痛  
無由達取劉淵三十平韻按次成七律以寫如嬰兒  
失母聲命曰暮猿啼而屬余以序夫有聲之物觸斯

懷葛堂集卷二

四十五

感感斯啼啼之聲清以永人與羽毛皆是也而山空  
日落淒切三聲不勝其哀痛者惟猿則然夫情不篤  
者痛不深物之深痛在所生人則莫大於生我其悲  
哀疾痛發於聲聲不一也吼號之聲非哭泣而甚於  
哭泣能動聽聞之心脾其痛爲何如痛也石豈仲子  
也事父孝迎養於鬻舍病而扶歸湯藥衣棺亦既盡  
生事喪葬之禮其哀亦可以少節何悲痛逼切觸事  
傷心淚血皆枯無間於旦晚如夜猿之嘯不堪聽聞  
者乎今讀其詩抒其欲言一如嬰兒號其聲楚其音  
悲其辭悽以愴雖古風人之怨慕何加焉顧托之暮

猿其哀痛較甚讀其詩者自得之而拘迂之儒猶然  
笑之彼見夫居喪讀禮哀至則哭禮之常經也原壤  
託於音朝祥而暮歌皆禮所擯斥今暮猿啼雖歌以  
告哀然不歌於所當哭乎安在有當於風人之怨慕  
也余應之曰情本乎性哀樂本乎情情鬱於中發於  
外散而爲七七者不同其本則一歌咏有聲也詩無  
聲也詩之爲教有哀有樂非有樂而無哀也猶人聲  
之有啼有笑笑不同於啼啼不同於笑不可以其啼  
而槩之於笑又何疑於告哀之詩也且性情所感大  
莫大於君國而箕子之麥秀夷齊之采薇皆歌也痛

懷葛堂集卷二

四十六

莫痛於喪母而孫綽有表哀之什古今之豁情散哀  
莫如詩詩非樂而後作也作詩必樂固矣夫若之論  
詩也原壤行歌苟發於思親而哀傷罔極孔子將善  
之不遑夫又何譏焉石豈之暮猿啼永號以告哀以  
爲無當於風人之怨慕將使深於哭者必毀形滅性  
唯不對對不言言不文如瘖如瘡而後爲守禮則是  
蓼莪之什亦歌於當哭雖孔子所定者亦無當於風  
人之怨慕矣

鷗聲集序

詩之道有實學者其才大有至性者其情深不膠於

法而千態萬變之法裕其中不深於其道者不知也詩至三百篇尙矣流而爲漢爲魏晉爲六朝盛而爲唐唐特爲後世所取法顧世之論詩者往往舍才情而言法何哉夫法猶規矩也人之才情猶材木也材木不勝用則規之適可圓矩之適可方而且不可爲圓方如是而徒法何所施今之學唐人者摹倣爲工字權句衡兢兢然懼警欵之不似庸知其能似耶庸知天下之似者之非真耶惟其似則詩可以不作嗚呼惡得有至性實學者而與之言詩哉豫章陳亭石詩特多才情所著鷗聲集能以近體發胸中所欲言

懷葛堂集卷二

四十七

合於古人法又不屑屑於其法是亭石之詩非夫詩人之詩也亭石爲遠山夫人弟學士醒齋李公之舅氏其人沈靜而明敏廣交而善遊其志氣隱見眉宇間則豈但以能詩表見者耶遠山夫人詩天下莫不傳學士之才天下莫不推重亭石則遨遊南北雖不賦詩以見志天下當無不知亭石者而亭石之才能言古所未嘗言言今所不能言此鷗聲集所不能已於作也詩率紀遊覽其酬贈則韋布爲多而金陵懷古諸什慨然有黍離麥秀之風焉謂非根於性而能如是乎夫以亭石明敏之才當必益有以發舒其

志氣內不負於心外無負所學者以表見於天下豈第以其才情與世之詩人爭雄長已也

懷葛堂集卷二

四十八

懷葛堂集卷二終



南豐梁 份質人甫著

序

春水堂詩集序

事之成也以志詩之傳也以時之言也余蓋得之余師云夫詩之工拙存乎已詩之去取存乎人何言乎詩以時傳也處窮能堅交寡益篤何言乎詩以時傳也雖然詩不有經乎三代之久千八百國之多公卿至庶民之眾傳者止三百有十一其一語單辭皆足以興觀羣怨裨益無窮然是詩也作於無採風之典

懷葛堂集卷三

豫章叢書

無巡行之官無孔子之刪定雖思深旨遠執人祛而強視聽不能得已詩之傳也將作者為之政乎宋取士以經義廢詩賦使應制皆李杜主司雖狄仁傑陸贄必黜落而不收何也下之所應非上之所求也則詩之傳也去取者為之政乎漢魏之詩尚矣會當槍攘日尋干戈而大風短歌之什開風氣先卓絕今古蘇李子建荀生於異代則五古之詩不始當日七步之敏不稱於後人唐倣隋科目以詩取士士無不能詩人無不知詩於焉崔信明薛道衡輩不過五言一句而已耳一膾炙於素不謀面之人一吟咏於忌高

才之主苟選舉以近代八股十八房則五言千百首供覆瓿外無所用之而謂詩之傳也不以時得乎而世之詩人作意鑄心求工求巧袖手至穿如裴祐眉毫盡落如孟浩然以庶幾其詩之或傳幸而生於熙皞之世人好義而無利祿之謀家絃誦而無委巷之語則句即遜於康衢而遭逢為盛不幸而非其時人皆貪殘鮮恥反道敗德自喪其天真雖陳雅頌於前讀且不能句夫何傳詩之有而後知余聞之不謬也許子蘭谷余友尹重之弟也刻意工詩詩可傳也有春水堂詩集人多以詩以傳人人以傳詩許之余衷

懷葛堂集卷三

其說而序之

帥周合藁序

帥子宗德周子勿逸南昌人也南昌漢豫章郡以枕木樟木生庭中而佳名錫矣夫郡土廣而沃千尋之木百卉之佳足供宗廟棟梁任者何限而二木顧以氏郡非垂蔭有獨寬參天有獨上出於羣木凡材之品類則錫名當不以是邇來白中丞王文宗加意人才甄錄十三郡士闢書院顏曰豫章教養其中在今進賢門則漢之松陽豫章之所生也夫漢以氏郡今以顏書院是二木也必分之各有其長合之皆適於



用可知也士之學於書院有志於聖學人心世道者視此矣科舉之文雖不廢而其末焉者也宗德勿逸天姿聰穎文藻軼羣書院課藝不問而知其冠曹而學益勤行益謹帥子未及立年磊落英多屹如夙學且秉尊甫備皆先生教其成立有未易量周子纒踰弱冠其秀發如劍氣珠光不可逼視顧循循謹謹音吐不洪退然不勝衣而一覽不遺貫穿今古人則以是忌之今庚子鄉薦書院入彀者八人帥子其一也帥子不自喜且不爲周子遺珠憂周子則未嘗芥蒂見罷耗猶然笑之夫二子人文若連璧雙珠二而一

懷葛堂集卷三

三

者其遭遇若此器量若此夫豈易得哉王文成有云書院之設猶軍伍中選精銳者別爲一軍朱子之設教白鹿書院也胡平一謂時文之外別無可相啟發者使二子得人師如朱子則舉一反三其學其行與鹿洞鷺湖之昔賢可絜長而量短豈時文之足云乎哉而時文則亦大遠於人矣二子課試近藝文思之俊偉筆力之渾雄如簡練雄師望其壁壘旌旗有不氣短而披靡者吾不信也文不皆成於豫章書院合課試以問世世雖欲不以豫章稱之夫安得不以豫章稱之

寸知錄序

寸知錄者管子約三所歷試課也曩友人林石友稱其及門之才之大不讓天下士世顧莫之知困頓諸生二十年者約三也因出其擲虛吟及集唐二帙余覽而歎曰何言乎約三不見知於世也約三年未強仕負才學嘗以五經廿三藝戰寸晷風簷下使主司知掄擇於多士中升之國士而已耳詩不作唐可不能集卽作詩必不失意不憤激無聊尋不平之胸臆且不能致多如是世之傳必少而歎息者不深也比余過臨川尊甫因出是錄坐客亟稱其理暢旨深而法

懷葛堂集卷三

四

嚴謹修辭則珠圓玉潤宜乎名卿士皆掄擇以冠其軍也余歎曰約三誤矣不見知於主司者此也漢光武小敵怯而大敵勇戰以是勝約三亦用是術焉而大敵獨北焉何哉勇也者弱而禦強寡而敵衆用以決勝也非弱非寡安用勇爲約三誤矣夫小試不過二藝窮一日之心力初非難事約三年旣富強加以二十年之績學顧凝神萃精兢兢於筆陳中惟恐方畧疎部伍紀律有不肅不克以摧鋒畧陳爲沒世不復羞此約三之文必冠其軍用此道也制科則人占一經成七藝而止較晷度而惜精力由來舊矣今五



經廿三藝非求售之過焉者乎吾意其起草書真當得二萬言不兼二人而過半乎雖文敏於宿構得心注手不加思吾懼夫操筆所就之腕不能不脫遑計乎遊羿之設之中央乎約三偶一爲之吾甚惜夫輕用其鋒與肉薄血戰之一夫何以異顧不用正堂堂之大勇豈不惜哉歷科雖不出此推是心也豈非不屑以小試之售用之大比則甚矣用勇之過也人誰能勇約三之勇勇而過也而約三之才則加於人也多矣君家夷吾氏爲天下才齊人魯人且知之其自言則曰知我者鮑子蓋鮑子知其所短者短而長

懷葛堂集卷三

五

也約三之才第猶乎人斯已耳才果過乎人也人誰不自負而甘以齊魯之人之知知約三也

大觀山七夕詩序

武昌楚都會中峙三山大觀爲最友人郭子善夫僑居焉余來遊儻僧舍相近者往來數晨夕蓋素心離索於茲十年矣明年遊鄴漢上與武昌相望而閔隔大江江漲風浪惡雖皇遽重大事艤艘巨艘不敢渡無問小艇而郭子問饋如初也暑退客久歸思動郭子肅客爲七夕會七客分居江東西皆皓首皤然余且逾八十惟郭子富春秋服官政於時名流畢集接

坐清談張筵飲滋味美彭祖之調鼓涼扇堯厨之筵陶然秩然醉醒皆適昔人所稱美景良辰賞心樂事今夕兼之矣夫大東之詩咏牽牛織女諸星而淮南子遂有七夕歲一渡漢之說經星在天終古無移徙雲漢非河一無津渡淮南非不知也彼蓋以太上忘情猶不能相忘於聚散日人相見日出皆隱一日夕間而有聚有散一至於斯星且如此人當何如毛詩所謂室邇人遐一日三秋者是矣淮南一歲一會與之略合後人增爲文飾皆本諸此而推其情之極致至事理之有無在知者能自得之余嘗謂情者天地

懷葛堂集卷三

六

之膠漆物之無知者草木而春花秋實松竹之青葱皆情也苟亦無之則日聚於前方芟艾之不暇雖材美莫之留此聚散之本原也是說也惟郭子得之千里之外如一堂其聚也皆有爲而聚也非徒七夕也六客皆有詩不同格不限韻如飲之醉醒各適其適也余不能詩而勉而爲之序

王五柳詩序

王五柳詩哀旣成帙合五七言古律絕凡若干首旣富而工其述懷贈答卽事咏物之作爲多其選辭徵調步趨少陵爲甚至詩至是非積學甚其何能之今



人之能樹立者莫難於不違事父母而尤甚於少而孤蓼莪於怙恃失所依以爲命也少而孤且所未能者不知學學焉而莫爲之教則雖百尺之豫章摧折於萌芽之方生圭璋不追琢於玉工適頑然大璞已耳嗚呼是不重可惜哉五柳先人以博士弟子年四十卒祖母鞠五柳甫九齡就外傳僅九閱月耳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不抱既不抱矣今之抱者誰耶李令伯謂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然則五柳當日可謂爲失教者耶先王之制禮也孫爲祖齊衰不杖期故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服上殺也然則王

懷葛堂集卷三

七

母於孫也雖教之將與屬毛離裏者其亦有間焉者乎以上殺之親撫父母不及教之子以能有樹立詩所稱似續妣祖者余於五柳見之矣五柳於祖母旣孝思而悲歌之亦知其無成而代終者等而上之爲若而人等而下之爲若而人不徒五柳之身一人已也詩之能不能固無間已五柳念之哉若夫詩或病其過奮激庸亦有之然三百篇之相鼠巷伯而責以溫厚和平不可也人之情但有喜樂好而無其他是責天以春溫而無肅殺也可乎五柳可不病其病也已

文陟予印藪序

君子可爲有令名於世此夫人而知之而人乃不爲君子傳習之有益於學此夫人而知之而人乃不事傳習人固不盡爲君子而學則四民百家皆不廢今之人趨利日以工其業術日以壞業術壞率苟然其間奇表而無一適於用君子生斯世不爲衆人之所爲而學衆人所不學然後爲特立獨行之品雖六藝中可以覘生平之大余於文陟予印藪有以見其人矣陟予穎敏好學以餘力學其家三橋學積十餘年始盡其蘊己丑余經由漢口陟予奉印藪示余因謂

懷葛堂集卷三

八

之曰顏魯公書碑因自鑄之以故神采鬱動李陽冰謂摹印者當備神奇工巧四法今陟予所雕鐫其亦有見於此乎若翁以諸生屢困雅不欲子擅一藝而又樂其勤於學則陟予學過於勤也固宜印藪本於蒼頡以端其源考於史籀以得其正觀於李斯程邈以通其變詳於許慎以統其宗衷於顧汝脩以窮其法近取三橋何雪漁以博其趣旁參鐘鼎碑文以妙其用夫而後金石之勒各殊也秦漢之篆不雜也章法字法之各當含毫遊刃之適宜也字無間於手手無間於心方也而有規圓也而有矩以能臻於是而



不自知是斲至於三橋而已加於三橋矣陟予嘗語  
余曰三橋誠家學然以是傳者蔡君又莊也又莊漢  
陽人甫三十三而棄代於今年矣嗟乎陟予今學  
子挾一長則私爲已有以斲勝乎人其去達蒙幾希  
者皆是也聞陟予所稱說不內愧於心者吾不信也  
夫傳者能傳而不強人以習習者不必習而必泯其  
傳之人推陟予之心彼有善而不輕千里告者吾不  
信也雖然陟予知三橋之父乎名滿天下今之稱真  
山者伊何也陟予乃父乃叔父與余交交且久余老  
矣自許也涉於輕屬望也過於厚陟予之學之品不

懷葛堂集卷三

九

至三橋余無取於乃父乃叔父也加於三橋而不能  
進益無取於乃父乃叔父也陟予其念之

碧梧軒琴譜序

斧斤者雕斲之器而有所以雕斲者也規矩者方圓  
之具而有所以方圓者也物之聽命於人人之化裁  
乎物者心與手也而非徒心與手也此其間有法焉  
無其法則物自物人自人也人與物有相間而不爲  
用者故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也萬物且然而况琴  
乎琴之法在於譜譜至今亦極多矣奏而不雜於箏  
聲琵琶聲者亦少矣夫琴雅樂也八音中惟絃備五

聲善變也柱絃之異物緩急之殊聲也以各異之物  
諧至殊之聲雖操縵安絃循微協聲且未易能况乎  
求木與絃之相合絃與指之相合指與意之相合也  
豈易能哉此無他掌腕之運爪指之布其法未之能  
得耳庖丁之解牛奏刀其法也輪扁於輪郢人於鼻  
用椎運斤其法也嗚呼法豈易言哉琴之法識於心  
也易以忘傳之人也難於授其彈按轉折吟猱綽注  
雖手法之迹形而下者固有口不能傳而傳於三不  
成之字故譜之善未有不秘而藏之也稽康曰衆器  
之中惟琴最尊尹文子曰爲巧使人不得從此獨巧

懷葛堂集卷三

十

也爲巧與衆能之此巧之巧者也彼秘而藏焉則何  
爲也今大雅不作淫詭滋甚而正始元音亦幾乎絕  
余甚惜之己丑余北征道經漢陽與呂君友桐相厚  
善一日援琴爲余奏余心賞之因出其碧梧軒譜且  
使余序余因知友桐之和平澹雅者本諸性情爲  
多也昔戴安道阮千里於琴也各適其性情而皆不  
失其正吾不知友桐何所取法也而於余已如是則  
其譜從可知也爰不辭而弁之其首

東籬徵詩序

趙价人慕陶靖節之高致因自號東籬酷好人作東



籬詩中翰王秋史以書介於余曰東籬豪於飲酒澹於世故其況則蕭然自遠其癖則逢人索詩又大山劉太史稱其索詩日累累克懷袖行街衢雖塵市聲鬻然常掉舌搖頭津津若有所誦人見其有索詩癖多非笑之東籬爲余言今所徵合古律絕得四百首嗟乎東籬斯世何時燕京何地東籬顧獨非人情乎何好詩一至此夫商周盛世以太史氏之尊采於天下而陳之王詩不甚盛乎孔子所刪合二代諸侯士大夫萬民之衆分爲風雅頌篇纔三百不已少乎今讀其詩頌者嗟歎者衰者貶者諷者刺者寓規於美

懷葛堂集卷三

十一

者莫不具焉未可以爲少也漢以後惟唐以詩取士士以詩進其工固宜卽遠不逮商周而後世學者率以之爲鼓率明制科取士以入股於是學詩者類多宦成或放棄草野之人務爲名高起而賦詩工不工無問矣庸有工如三唐者然不可槩見今以詩人自命者滋益多是人人皆詩人也夫人人而詩人也而詩始亡於今日東籬不屑屑於勢利高視濶步拓落自喜而雅慕淵明志之度越於人也遠矣淵明詩高出三唐則東籬於詩知之必審矣余竊怪東籬生長燕市凡乞哀昏夜攫金白日者何限詭怪離奇士一

且擁高貴躋膺仕者何限皆東籬所耳而目之顧不好俗所共好而好俗所不習此所不解於東籬也經史百家雜引逸詩皆采風所遺孔子所不取今所徵至四百首則作者當四百人豈其可采者過於二代而數不嫌多於三百十一篇乎此又所不解於東籬也詩至今日率揚而不抑頌而不規將多至四百皆能穆如清風者乎此又所不解於東籬也余不能以不解解詩請卒讀所徵詩且請東籬爲余解之

送茹紫庭守景東序

滇池去燕京萬里景東軍民府又南去千三百里天下之極西南也盤江葉榆之深阻山嶺林箐之蒙密爨焚摩些西南夷之長所世守繼結獷悍寄語言於象胥莊躡或有所未通唐蒙馬伏波諸葛武侯或有所未至天下之僻陋無以過者夫地極於西南而俗極於僻陋險遠則陰幽鬱鬱之氣當必假其人以宣導之理其風俗政教以煥然而維新而其人又必奇傑非常其中有所蘊小試之而莫展者其人其地皆極而必變不可謂爲偶然也吾媿紫庭茹先生往守景東吾於是益信君爲人陽明而剛中材高而智奇爲之必成策之必中其智力所窮往往有默相陰扶

懷葛堂集卷三

十一



出尋恆意計之外故志雖未行而道無所枉此余所  
耳而目之者多也初令於西而岐治佐郡於南而衡  
治皆小試已今且守西南之景東人以是觀君之政  
余特因君之行而觀象於易夫易之繫以四維者小  
畜小過曰西郊明夷九三曰南狩惟西南則繫至於  
三於坤曰得朋於蹇於解皆曰利何也岐山天下之  
西也文王之憂患存焉離南方之卦也文王戒以疾  
貞矣若夫西南者坤之所宅也君之道秉乾臣之職  
效坤坤之爲德柔順含弘舉四方萬國而載焉故萬  
物皆致養也且西南者陰方而坤十月之卦也陽極

懷葛堂集卷三

十三

不生陽而生陰故陰極不生陰而生陽靜不極則不  
動柔不極則不剛坤又剝之極也極而不能過其所  
生可知也以紫庭之才歷試未竟今益畜極而通履  
乎天下之極西南合之易所垂象西南者則其爲政  
又可知矣天下安堵無事方數十年而民生窮困甚  
於禍亂之日如處坎窞中君子當思有以出之登之  
於厚德之載雖險難當前動而不能出亦必求所以  
布雷雨甲坼合乎利西南而解澤大施使僻陋者煥  
然丕變而後無媿於王臣之義也君深於易者是固  
知之審矣此行也莊躋唐蒙伏波武鄉侯之後吾於

紫庭族之至於荷天之休而切明畏嚴以遠陰私之  
小人而寬以養邊陲之黎庶固君素懷余不復道也

送張方伯往山海關序

太行之麓厯居庸連山東走忽轉而南滄海之水自  
直沽排空東注忽放而北山南轉若趨而入海者時  
於北海北放若吞吐於山者瀦其南山海之會踞其  
雄而屹然者爲關若囊之括餅之口以屏京畿而扼  
全遼者於是乎在不如是不足以重於天下也羊祜  
曰自有天地卽有此山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關  
之險自明洪武間始設昔之委爲蔓草荒郊者其世  
其年蓋已不可考矣隋置臨渝於西唐爲榆關東北  
古長城燕秦所築距關遠皆不足輕重金之伐遼自  
取遷民始李自成席卷神京敗石河而失之天之廢  
興人之成敗而決於山海之一隅以一隅之地決勝  
於一戰而天下遂定以天下之大而定於一隅荒榛  
千百世之上而偏重於三百年間如茲關者薄海內  
外曠古以來無有也明正德中守關纔百人今省屯  
戍用關吏譏行旅出入備非常而已民生不驚烽火  
休養熙恬相安於用武之區則會際昇平天下統於  
一矣先是數十年屯兵且數萬統以宿將大臣往來

懷葛堂集卷三

十四



絡繹擾攘無甯日竭天下之金粟輸於關而天下重  
困關內外虔劉靡遺子關益固而人心益危然後知  
天下定則山海安山海困而天下舉困相爲安危一  
至是其重可知也三百年中事變不常時重時輕又  
可知也而古今視此矣關之得名當全盛之日山若  
增而高水若浚而深而山海自若也三百年而上牧  
豎之所躋漁人之所泳而山海無損也時重時輕者  
人也非山海也此山海之所以重也份常薄遊塞上  
徘徊山水間顧未常一至山海魯菴張公往往爲份  
言問讀志地書具知其彷彿公世家山海而生長直

懷葛堂集卷三

十五

沾往來數是行也某樹某水某丘公益賦詩請解裝  
以讀公益面命之份所知有更進於今者則雖未常  
遊而玉份於成與秦塞無以異此份之所厚望也

送丁酉典試秦太史序

天下之山水至多佳無踰于慧山者山在大江南無  
錫西秦伯所初封地氣所鍾靈其甲于南紀也固宜  
歲庚申份從叔子魏夫于游錫山主諭德秦太翁先  
生昆玉之館舍以其暇登慧山望太湖臨源泉世所  
謂曲水亭也泉出于山石源流齋淪其靜湛碧空其  
清燭毛髮其味甘芬滄瀟灌注如澄潭如貫珠如人

秉至行而負清德故品天下之水必曰慧泉而陸鴻  
漸以第二目之不已過乎泉西有園負山而面泉室  
宇廊檻亭臺池沼千歲之壽樟萬木之條達高下大  
小咸列其中泉曲折而環繞之其寸草尺木位置經  
營極天下之匠心若天造地設無不各當其可故推  
天下之名園者必曰秦園今太史公南沙其主人翁  
也是時公富春秋以世家子鍾至靈至異之秀已隱  
然有衣被天下之槩明年辛酉太翁典吾江右試所  
得士捷南宮躋騰仕者十人而九天下號爲公明最  
乙酉公子登賢書壬辰介弟成進士奕世之鵠起聯

懷葛堂集卷三

十六

翩而公聲名已洋溢于天下矣份則自脩謁以來二  
十有八載而公登慈榜珥筆承明爲帝子傅又九載  
主江西丁酉試聞吾江西作人之盛自太翁以來所  
僅有而當事縉紳又言之侈矣顧份老而貧賤馳逐  
四方一無所成就視公有雲泥隔今公名位尊重在  
騶從而式廬舉一世所罕爲而爲之行古人之道則  
得矣吾懼夫不知者以無私之水鑑若之何而過情  
也今一榜中份所知識纔二三人而作人之稱藉藉  
思欲一一識之昔九方歎畧驥黃牝牡而取神駿所  
得者其一耳一榜今九十人各有其神駿可知也以



江右之僻得神駿九十則盛之極至也等九方歎而  
上之也猶名園之有松柏杞梓豫章拱把之不齊而  
大喬蟠天地無一非名園所培而植之也宜乎其盛  
莫踰于此矣韓昌黎謂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千  
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文文山之謝江古心有曰  
受恩非天下所少知已得君子爲難一榜中諸君子  
知世不常有之伯樂當不負其所顧知難得之君子  
宜不負其所知爭自拔擢以得出于大賢之門是幸  
而後爲無負于天地之鑑萬物之鏡此則秦園主人  
翁衣被之盛心也於其送公之行也爲之序而告之

懷葛堂集卷三

十七

送朱脩齡敘

秦楚之際天下號爲極亂天欲撥亂則生子房蕭曹  
諸人輔高帝以救之降而東漢而唐而宋代必有撥  
亂之人雖潰壞如前後五代其間亦有一二出類之  
豪相與彌縫大者功在天下小者利濟于一方各視  
其時之所處而竭其才智以從事吾師樹廬彭先生  
游楚識朱子修齡於二眉山

亟推其賢邇者浙人被難子女係累以萬計  
修齡出力脫之天下聞者莫不引領修齡以濟一方  
者濟天下而余之願見修齡若不可以一日釋也庚

申初夏余在南州侍勺庭夫子疾因得邂逅交修齡  
數數好從修齡游而修齡且遽行矣余常疑子房受  
書黃石其後欲從赤松游類于學神仙有道術者而  
生平行事皆聖賢豪傑人事所當盡豈史氏拘牽不  
肯詳其事以惑天下後世耶然漢高困睢水大風晝  
晦其天時之偶然抑子房之爲之歟子房與人言多  
不解亦不詳所言何事然當時所欲與人言者計惟  
覆秦亡楚二語耳其不可解者豈亦有數往知來驅  
役鬼神之術乎誠有之則又未可一二與人言也子  
房與滄海力士擊始皇帝索十日而不得時子房尚

懷葛堂集卷三

十八

未經見上則已有陰符辟兵術矣史亦不言其所以  
索而不得者使天下後世疑之至今未已修齡才足  
肆應又得  
不傳之道雖武夫悍卒語言所不通  
者猶能感其心而懾服其暴戾而未嘗用其所謂道  
術以濟人于險吾不知修齡于子房當日其用意爲  
何如然子房韓人也爲韓而不止于爲韓則修齡豈  
亦僅僅爲浙東哉余將從勺庭夫子追及樹廬夫子  
于浙懼其有以問也故于修齡之行敢以所疑私質  
之

送張燕克赴武鄉試序



余授徒於鄉未久及門者僅三十人得補弟子員者  
二人其來學之初質愚鈍常語之事譬以形示以前  
後左右尙不得其端倪者僅燕克一人余教之學焉  
而益勤者亦僅燕克一人燕克補武弟子今又得高  
等將試於鄉騎射論策優則登賢書在此行也余時  
抱病從寵當入深山將以遠絕人世世人亦皆絕之  
燕克獨篤師生誼服勞不倦果何所見耶然則燕克  
其可與言者歟今之取士其名貴實賤者固無如武  
諸生諸生所重得科甲科甲所授官僅逾千夫長耳  
方鎮大帥今科甲罕與之矣所見高牙大纛坐擁傳

懷葛堂集卷三

十九

呼者非自邊徼家世傳襲者乎否則解甲投戈之渠  
率或剽竊寇攘負嶠之小醜招之則降降則官者乎  
昔韓信封侯歎曰生乃與噲等伍三尺童子不肯拜  
路人今亡命盜賊之徒偃然居于上人之執弓矢屬  
囊韃以執事周旋奔走迎送於其下者其恥與辱爲  
何如也今科目正不免此是諸生得且爲辱不得爲  
榮也况今取士或不在騎射論策奈何不自愛而重  
於得一科名乎豈以世俗之見居鄉亦得稱鄉先生  
與有司分庭抗禮村傭愚婦亦畏之得行其喜怒而  
家人婦子以得之爲榮也今燕克有父母有大父母

日望燕克之成立燕克其將順乃祖乃父心以其學  
往試之耶前年龍當山以二十餘人拒千餘賊燕克  
伏溝中發一礮幾中渠魁賊大駭懼燕克勇敢技巧  
如是以是而馳騎射疏及遠可以貫革命中則取科  
名以慰大父母父母其或得之也無難而余所謂恥  
與辱者則今之人工於逢迎意指搖尾乞憐有求之  
而不得者又不止於盜賊亡命之前世已成風恬不  
之怪豈獨武科目中人哉獨燕克得科名卽不得與  
余游講求學問化其愚且固者以至於有成則余何  
以答燕克之勤勤也燕克其必思所以自益也與

懷葛堂集卷三

二十

送王都督之遵義序

中國西南僻而爲蜀去蜀益遠而東南爲遵義是蜀  
黔之交播州之舊壤也萬山攢簇林箐之茂密土民  
苗獠所錯雜而居也往天下多故橫被兵革者九州  
內外皆不免雖巴蜀號稱天險獻賊之禍虔劉靡子  
遺爲古今所庶見而播自萬歷間將軍劉綎平其亂  
改遵義至今且百年歷龍虎戰爭之變兵戈盜賊相  
尋獨安於無事豈盡地利之險而牧民保障之功歟  
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余於遵義重  
有所感矣歲辛未都督王公肇庵實往鎮其地甯都



之薦紳士庶咸德公不忍公去競爲詩文以祖餞余  
僑居久聞其歌甚悉曰戈甲藻績不以服戴曰屹屹  
長城原隰以清曰不有所取不靳所與不憂被服之  
藍縷薦紳士則頌公之孝友溫和篇什多各言其所  
見然大意皆不能不致私憾於遵義焉甯都地僻而  
多盜盜一日過村里亦已成禽而吏議左遷公官公  
固累官加崇秩又出征絕漠宜有封侯賞始起家副  
總戎一旦赫蹏書下士民咸血涕走數千里外爲大  
吏言疏再上乃復官還舊秩時代公者至已四越月  
矣公謫而復復而遷遵義天下傳爲盛事甯都又謳

懷葛堂集卷三

三十一

思如是是皆數十年中所未有者而公則歉然也夫  
民之情貧則貪貪則爭爭則爲亂文墨之吏徒恃其  
威福繩以繁文或因循苟且漠然不關於心一夫不  
逞亦束手無所措而皆諉之戎臣天下坐此不少求  
斯民之安也得乎哉故古之大將必愛民愛民者必  
見事於幾先圖功於遠大養士求賢以盡其職守雖  
世有盛衰封疆之內民無不遂其生而不及於亂治  
道於以挽回天地生物之心於是補救此大將之用  
心百年間所少見而今日尤屬望焉者公優爲之則  
不忍其去遵義也而又何怪焉公嘗爲余言往借百

許人出塞北五閱月仰視北斗在南方又少時浮海  
歷泰西則未常見北斗今遵義在吾江右西南公固  
不以爲遠他日四方于蕃則於吾江右夫何遠哉甯  
都之士民其亦可以慰矣

送孫效李歸桐城序

效李省親於楚將歸就學而請益焉余告之曰讀書  
者學爲聖爲賢也不爲聖爲賢則畢世而伊吾牖下  
書自書也讀之何爲效李世家子穎敏其資生文物  
衣冠地學不猶夫人之學也必矣余少愚失學所讀  
多不得其解然於書也雖一字一句必會通一章而

懷葛堂集卷三

三十二

求其大意至一章必會通全書而求其大意蓋聚多  
以明少合異而求同雖聖賢之立言微妙有未易窺  
而經義之辭了然心口不借筌蹄於箋註良以解說  
繁而經義晦也此固不可強語學者而愚下之資則  
固持之有素矣夫窮經以致用也孔子稱躬行君子  
又曰脩辭立其誠經也者言之必可行者也言之必  
可行無妄而有用可知也窮經而學聖人之言行善  
讀書者也言行皆無妄而有用善學聖人者也王介  
甫創制科以取士亦欲讀書者之善學非欲背聖經  
以爲學也然人必不能不背聖經以爲學則帖括爲



進取之階驅之也帖括不妄語不工不凌虛不錄故  
所學在立誠而行文則作偽所學在實用而所謬則  
虛辭揣摩於題面字句之間結構於繪水鑄風之末  
自發端以至簡末豈惟聖學無關且大無補於書疏  
小無當於會計朱子所謂無用之空言已一旦弋獲  
以一無知識之人任迂疎執滯之性馭左右贊惑之  
奸應紛擾沓至之事其不喪生平而敗天下事千百  
中不十一車已覆於近代至今未有已極士之自待  
者固薄而以之爲賺老英雄者作法於涼流風餘毒  
殃及子孫貽禍於天下後世則誤於安石而至此極

懷葛堂集卷三

三十一

也效李命名綱而思所效在唐則有若直言極諫忠  
太宗父子之間在宋則有若持危定傾著南北迴天  
之力效李善學其所學余又何以益效李矣

告別倡和詩序

周子儀一游燕公卿大夫爭結襪四方士至者爭議  
而皆樂與游周子亦樂客於燕歲戊寅周子一旦爲  
詩以告別自道南歸志所厚善莫或留諸君子和其  
詩者亦莫或留之夫向樂其留今不止其去後先之  
情何不一也非不一也從周子志也不如是非知周  
子者也周子醇厚恬雅而慷慨其見幾明決軼等夷

樂於游而勇於去豈無所深知而能是易曰知進退  
存亡而不失其正又曰幾者動之微疏廣曰知足不  
辱人固有功名成而鮮令終非不足也不自知也嗟  
乎知豈易易哉天下之客去就而能知知而能勇決  
者余於周子見之不言而喻其意於屬和諸君子見  
之游而樂而不樂而不已於游請以是爲反招隱之  
詩以喻之

贈顧玉停序

學也者成其行者也古之教人取士行焉而已自帖  
括興而世不知有行周禮教以鄉三物而賓興之行

懷葛堂集卷三

三十二

也學焉而已自帖括興以無用之空言弋取富貴而  
世不知有學學失則愒行失則僞學行交失而世無  
自知之士亦無知士之入滔滔然久矣夫安得超軼  
之士學焉而躬行砥狂瀾而力挽以庶幾聖學存於  
一二此有識所望慕咨嗟謂難其人也歲丁酉秋杪  
太倉玉停顧君訪余於豫章把酒論文相善也君非  
學行之優者乎其未易見而本難知也余聞乙酉  
江南榜號稱得人君年尚少而羽儀多士樹德垂聲  
者惟君工制藝注於手而誦於人如珠之光璧之潤  
者惟君稽古右文聚羣儒於天祿而登首選博綜經



史千言立就者惟君科名也文字也君之緒餘人所  
知君舍是無從也世之負知人之名者皆知君宗邵  
子學留心律呂音韻象數而得神解所著八矢注字  
圖說鐘律陳數皆成書問世矣其尤知君者驚喜其  
書奉爲枕中秘然噤口而瞪目者皆是也知之則知  
之而於君也何有書曰知人則哲余師魏叔子題水  
滄傳奇有云君不求賢相不求士士不求友乃在於  
此諺謂死者復生生者不媿嗟乎人豈易知賢豈易  
得哉以余所聞寶城嚴太僕癸巳典楚試遂卒楚於  
時賓從鳥獸散有孝廉獨執義經紀其喪護以歸留

懷葛堂集卷三

二十五

滯不及與南宮試天下高其尚名義等之古繆彤向  
雄能不肯負人於生死孝廉固帖括中人也寶城何  
以得此於孝廉哉夫人與人相接者情而已情所不  
篤雖勸以高爵臨以殊刑其能強乎金錫鍊鉛氣不  
與磁引磁固無如金錫鍊鉛何也不求情之所以  
篤漫然求人之篤雖勢位之崇高不能得之於一介  
比窮禍患害求能收人所棄庶幾一遇也得乎哉且  
今之所重在科名科名之極則在成進士計偕之急  
雖風雨舟車斯須緩猶怨於天地夫何有於羣同  
別異之交然則窮禍患害之相收死喪之威所不畏

以孝廉而獨身經營歷歲月甘勞苦置榮名於度外  
不以繫其心其至性之篤雖古之向雄諸人所難能  
而顧易之於科名之士乎孝廉其誰今而後知爲君  
也君備鄉三物於一身是固難知宜乎知之者之難  
其人也寶城往矣世豈無聞風而起使其獨負求友  
擇人之明於地下不可惜哉癸巳君在楚得人之名  
著天下其得意矢志之士交相慶頃游吾江右杜門  
稱疾者涉月吾江右無一人知今吾黨之知君者方  
慶相朝夕而君遽行不得叩所以失之交臂不亦大  
可惜哉於君行書以爲別

懷葛堂集卷三

二十六

紫硯銘序

江漢間自古多奇士而李惠伯特著於今惠伯名家  
子少聰穎人目爲奇童負茂異資而折節問學才益  
大人益奇之工書法其含毫運腕鋒藏而力出作奇  
字詩擅奇思其奇句酷肖李長吉其爲人奇而不失  
於正要之士之奇者也好奇者無所不用其奇宜乎  
有紫硯之銘之作也甲申余客漢上見惠伯銘硯僅  
入言環列如規循之不得其端竟之不得其末初不  
能句審視久而後知其文字之奇也文字非奇入言  
而可讀至三萬三千七百九十二字之奇也擬以藝



文類聚所載不倫也擬以蘇蕙蘭迴文詩尤非也按  
達摩真性頌二十言耳讀之則詩四十首達摩無語  
言文字而頌有之則以語言文字之正而奇惠伯之  
銘非知惠伯也惠伯初字無無豈所謂空無所空者  
其於語言文字不欲有有可知也伏羲畫八卦乾之  
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易二篇之  
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無語言文字而語言文字之  
奇莫或過之惠伯之銘合二篇之策而三之何其欲  
爭奇於伏羲之所畫也請以惠伯之奇以質之天下  
之好奇者

懷葛堂集卷三

二十七

贈吳其矩序

吳子其矩學於躬菴彭夫子者也夫子之設科也因  
材爲教不强所不能而同歸於有用一時門下士英  
才輩出吾邑子則揭韡然郡人則吳子其選也吳子  
之學宗程朱韡然喜經術質有所近各行其志世雖  
未能用而躬菴夫子亟稱爲皆可傳其學也余與二  
子奉一先生教皆不逮二子甚吳子與先外舅爲執  
友長於余七歲其愛余如弟余不敢不事吳子如兄  
而視韡然如弟余與二子各游四方未嘗匝月聚聚  
則各述古今事歡然如共事未常有離索感二子非

奉師教蚤夜不敢怠安能取重於時而與友相視莫  
逆能不負所學可不謂爲難及者哉甲戌余重游秦  
塞取道枹罕執爵壽吳子蓋徂夏吳子客枹罕年已  
六十矣夫吾儕憂德業之不成事功之不立而不憂  
歲月之已晚孔子六十而耳順曰苟有用我期月而  
可聖學之成已成物者必達四聰四聰達則世道民  
生入於耳而動於心而後位育之功能以出今夫秦  
古雍梁地文武成康之所都而河州則黃河入中國  
之始禹治水先積石厥貢所浮自今觀之古前王所  
都所疏鑿當非無意其所以致治保邦奠安民物底  
於平成卽叙者皆必有其道下至漢唐千百年之得  
失是非成敗利害之故方策具在邈而考之必且較  
然夫體國經野內外安攘類非經生所能知而學聖  
人之道者必有治平之實用而後爲格致之極功吳  
子身歷其地亦旣期月吾知吳子期月中耳目心思  
之所及必有所以爲世道民生地者吳子卽不用於  
世當詳以教我夫不用於身而可用於人不用於今  
而可垂於後是固師門之教而吾儕所學者於今而  
考業焉蓋同堂之誼也區區以客遊爲念衰老爲憂  
非余所以壽吳子亦非吳子之自壽也

懷葛堂集卷三

二十六



查小蘇九十序

星子濱彭蠡當廬嶽陽落星石突起湖中邑因以名焉山水環聚標秀而呈奇古石隱大年往往遯跡韜光幽棲於其地一丘一壑恒以人傳歷千百年而名爛然天壤使匡廬一山不爲緇黃輩所託處豈不以代有其人哉小蘇查先生實生長其地先生志士也行年今九十健飲啖視履精明有嬰兒色其取重於人不以壽而久視長生歷期頤而上壽無已極人之重先生者於壽則然聞之華封人於堯也曰多壽相如於梁孝王也曰王之壽大而天之所以賦予與人

懷葛堂集卷三

三十九

之能得於天者皆未之及則亦警祝之浮詞耳夫壽有壽於老彭者乎受封於帝啟及周而失國雖歷年八百其閱歷變更播遷憂患不少其妻更四十九其子鞠五十四其和氣折傷營衛焦苦則八百年間安居無事享平承暇豫開口而笑者爲日幾何也則古今之享大年爲榮爲辱者其人又幾何也先生少遭亂絕意仕進無得喪榮辱亂其心以能養其身而登於大耋固其所矣周長孺常語余曰身從宋未有先生後講節義同志七人隱髻山與易堂之經濟程山之理學鼎峙江西有聲於天下七隱中小蘇年最少

云先是先生以舉子業受知學使者侯廣成爲諸生高等亂則棄去人所重莫如科名乃澹然於中者當弱冠之歲季父天球罹非辜則破產竭智力人皆推節義聚於一門先生則有痛心而飲泣家貧行藥有韓康風而多所全活有餘貲則以濟人行義俠則交四方豪傑士而五子三孫長貧食其力自若也喜談論慷慨風生晚年重聽則以筆爲口以目爲耳作字不苟簡點畫目不用玻璃障尤好讀參同契用以煉精炁神且健步日行數十里近往黃山採丹藥幼少隨之莫能及髮斑白而神特王先生九十年所著

懷葛堂集卷三

三十九

見有若此而非其志而著見若此非志氣之盛而充之於禮耶抑本之身者厚而得之天者優耶甲子再周百有二十爲上壽古來多有惟多歷變更老而鄉飲大賓盥洗揚解於聖明之世爲千古有壽之榮無壽之辱者崑山周壽誼一人耳微先生誰能繼之余齒少先生二十許引爲小友於今三十年所耳而目者知其老未知其少知已事而莫知將來先生而百年上壽而憲老乞言余庶幾厠惇史末先生其何以教之

潘東柳八十序



潘氏五丘其先世越產也家燕遭世變繫籍於楚天  
下之人稱孝友萃一門而高尚爲今最者必曰五丘  
壬申余客鄂渚與太丘介丘再丘相周旋其季尤莫  
逆於心時年方中身則燕丘先生自號東柳其人也  
東柳好學多才能世家子居貧醜醜不求知於世世  
亦無知之者漢陽鄂渚阻隔於一江水淺深莫測詩  
所稱江廣漢水不可泳方者也東柳沉江者再及底  
而出未常吸清水人皆以爲神而余五歲溺於河亦  
與爲無異夫人不克知人之定命而水之明德獨知  
之東柳篤行之至通於神明其人而不溺也審矣野

懷葛堂集卷三

三十一

史載王十朋不溺以料錢糞土不溺以黃蘗汁之爲  
水於榮枯一無所軒輊則又何也東柳與余聚散無  
定而誦不能變心以從俗固將愁苦以終窮之句則  
無以異余迂拙不偶於時固宜東柳生再歲而國變  
又二年而基業壞於宿衛又五年而失怙又十九年  
而伯兄予告又十七年而仲丘早世其歷世之大故  
既多則因應之機權必審而旅館旗亭未嘗一以詔  
余也東柳資敏異其力學擇交遊通知時務而立身  
操行爲正人君子則得於賢母諸兄之家教爲多東  
柳顧浮沉閭巷授經博古作詩歌賣文賣字取足供

菽水一門衣食費不苟求贏餘爲鼎食鐘鳴計何自  
待規模之不弘遠也又性剛慤少可多否實未有城  
府而人畏其口求無齟齬於世也得乎先是五十年  
天之顛沛坎坷以鍛煉者已無不至爾來三十年則  
天倫之樂老成之人天皆籠之以去而世態艱難又  
什伯於昔日愁苦之窮甯丁我躬矣則東柳雖窮益  
堅余不知其何以安於貧而存活於今日且歌我  
生何幸遇貧賤以自鳴其志也夫以東柳之才少貶  
損俯仰從時何求不得則加富二等就官一列其利  
達如司馬相如張釋之且不階貴即而得者而東柳

懷葛堂集卷三

三十二

晦迹江臯棄人之所取取人之所不收豈真有得於  
義命之安重於此而輕於彼者哉以時俗視東柳能  
爲而不爲愚而愚者也以東柳視求富貴利達得不  
得其身與家胥失者愚不愚何如也而東柳則不俟  
計較而安之若素也古之壽人者壽身而必及世余  
既耄耄而怠荒無能爲役東柳強健之精力於筆腕  
適婉亦見一斑而天之福東柳不徒精力也如徒以  
精力則八十之賣字與八十之屠牛其強其弱將無  
別也非所以福東柳也

仲昭吳翁八十序



南昌爲吾江右大府雖僻在吳楚間而山水環聚舟車畢集人文之秀穎有聲於天下其故家聚族居敦禮讓四民安生業無鬻凌氣雖好脾睨一切多譏評然親賢友善之誠又出於天性往往有三代風世代或否泰升降而公道常存故能遷居占名數於斯歷數十年三四世而相安非盛德仁厚入人深如仲昭翁者莫之或能也翁先世自歛僑居維揚維揚當甲申乙酉間虞劉俘纍靡遺子翁盡室獨無恙卽財賄殫亡而養親周人急皆裕如時年甫十四識者稱其才多其孝友而覘其後之必昌而翁計久大卜居長

懷葛堂集卷三

三

子孫環視四方則莫如南昌善遷南昌自翁行年四十始南昌城市當滇閩變起烽火達四郊懲前毖後轉徙多有司莫能止翁獨好行義延禮師儒型仁講讓哀鰥寡賙恤貧乏通有無以利濟一方而安集之人以是感德翁惟恐翁一日舍以去翁敦厚藹吉寡言笑喜茗飲圍棋論文品畫逸致翩翩而飲人以和食人以德宜乎南昌士庶相朝夕親而厚之至四十年之久引其子孫世世爲郡人也要非翁之盛德仁厚不至此昔管幼安所居人相敬旬日成邑上安其賢民化其德以視夫翁何讓焉且翁先世之遷吳者

非泰伯仲雍乎史記吳世家泰伯弟仲雍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比居吳歷世滋大今翁亦中子南昌又義之翁子若孫從其賢者遊交海內鴻名大德能卓然立有自致青雲之樂則延陵季子之風於今可復觀孔子論逸民於虞仲曰隱居放言而說者謂卽仲雍夫仲雍舍其弟而從其兄者也翁之伯兄行素季弟行玉皆同居友恭交盡天倫之樂全矣而循循謹謹言若不能出諸口以視厥祖之中清中權及不及何如也辛卯二月下澣爲翁八十之辰長君上舍之直與份爲兄弟交屬爲文以侑觴份讀書至七

懷葛堂集卷三

三

世之廟可以觀德竊以德存乎人者也而耄耄期頤之壽子孫曾玄之多則得於天而非人力所能及今翁之富壽子孫可謂多矣以功以德延長百世又與先世之創業垂裕不相謀而相合則壽公者自此而無疆矣八十二云乎哉

吳柳田六十序

上舍吳右尊方謁郡宰選適與余重逢喜而款留出主席則尊大人柳田也余交羣紀間不稱監郡侯者重其地尊於爵也柳田儀表魁弘吐音洪目光於電見而知爲奇男子酒半論文出贈公蘭谷手澤香浮



寶軸外有倪雲林文衡山之逸品焉早年散落人間重價購而世寶之次展趨庭圖則九世之祖妣笑語志意儼然聚一堂不但峩冠象服之威儀而已余笑指高樓所充斥則經史字畫彝尊惟不蓄方罍樽彝簫管具嗟乎藏弄富有非宏覽博物之家風惡能是於時賞心縱飲其喬梓則杯不向口而雄談自若問其年則十日十二子將周右尊因以壽言屬問其畧右尊云人之孺慕二親已耳家君孝友性生以百世爲一世一族爲一身而宅心也仁制事也義此其畧也余曰是足以稱尊大人慶矣夫句吳稱神明後而

懷葛堂集卷三

三五

季子特賢左氏史遷於讓國歷聘觀樂將兵皆記載且詳善論者欲畧之而不能畧也柳田豐南著族而宗季子以余所聞有妣葬唐咸通訟八年不得直柳田能直之上祖之妣墓碣堙迷兆域柳田能求得而暨之族屬負賦稅柳田能輸之婦人年六十遲受賀柳田能舉之修石梁之圯者葬權厝之攢者完忽曠之甕者周無告之急者更僕莫數也柳田不家食也久矣一旦還桑梓而奉先睦族彰彰如是雖天性孝慈引爲分內然世教衰微之日父子兄弟不無縮瑟萎蕪較計秋毫之末况源遠支分求事之集有如是

者豈易能哉而柳田能無難也余又聞柳田之馳驅四方二十年識名賢鉅公卿於稠人廣眾內海內賢豪爭結納世推爲斗山爭羅致門下以是輪蹄迹徧燕秦蜀楚三吳地無不取重於人者高其義爲豪傑士與今之宦遊豪舉相去杳鑿也世爭利而不知有義也久矣柳田顧爭所不爭而輕其所重皆足以風世其不以利爲利在柳田猶爲細行也凡若此者屬人邑子詳言之賢智之清議在事之公移白叟黃童之輿論又詳言之而柳田之好學一編在手有聞見而劄計於夾袋工詩文而於詩尤工顧未之及何也

懷葛堂集卷三

三十六

則詳也而非詳也太史公稱季子仁心慕義無窮夫神明之後苗裔爲難其志其事有繼之而莫得其精述之而僅踐其迹且將兵在行年九十則季子之賢求於詳不得也求於畧不得也然則柳田才六十慶也稱之夫何以稱也右尊其知之

許尹重六十序

豫章與楚壤相錯而夏口爲尤近夏口四方萬里水陸津要地居行雜處烟火環百萬家肩摩踵接甲九州都會其民物好尙風氣足與九州相轉移於今數十年矣余足跡徧天下而往來朋從莫多於夏其具



人自始交至今十餘年如一日而無變者惟友人尹重許君君歛人性倜儻善獎借人排解事輕出財力謹唯諾工詩喜書畫古法物四方名下士至夏口而如歸者惟君好客家中落一無改其初者亦惟君今年癸未君年且六十矣夫今之時爲何時君獨非今人之情乎何所好之篤而持之久也天道三十年一小變百年一中變天運於上則人應乎中運會推行必至之理也前此六十年余與君齟齬髮未燥雖是時海內一大變第耳而非目者也中間壯歲所歷亦相與安之獨怪夫甲寅至今纔三十年耳人猶是人

懷葛堂集卷三

三十七

也耳目口鼻四肢猶是也至其情或歲一變或時一變焉迄於今則張翕揜闔怪幻離奇矯詐背謬其變也月不給而日日不給而瞬息矣變而失其常變之中不勝其變而瞬息萬變矣以昨律今不得也以未瞬息之初律瞬息之後不得也其幻也非白衣蒼狗之有形其詭也非牛鬼蛇神之有物其相欺相賊相角逐以入於微而未有已於是天人之感召有不足憑經史之垂戒有所不驗自混沌以來未有者皆有之而至此極豈但尋常一變之天道哉奈何人不自知而第使不變者耳之目之慨歎悲傷而汪然涕泣

之也易曰窮則變語云獸窮則攫人窮則詐今之人可不謂之窮耶夫窮固有窮之者而變者誰耶孔子厄陳蔡不火食猶曰君子固窮何也韓愈謂國家失太平六十年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將天哀斯人而賜之平耶未見其誠然也夫窮則誠窮而窮能不猶夫人變者自變而能不變其變之人也百年之內舉世之中不易遇之於旦暮者也今余與君年皆踰六十髮皆短且白相見交相戒勉第賦詩飲酒課兒讀經史彼薄世悠悠之變夫何足云

黃復菴六十序

懷葛堂集卷三

三十八

北平劉繼莊處士也好獎借善類所交徧天下士執經門下者以千數其言可屬大事艱難百折而不回者則必曰黃君復菴吳下張采舒義士也傲岸不羈於人少許可其言受寄託不自欺其心者則必曰黃君復菴二子有名於天下人皆知而信之而特與余交相篤余之敬信二子也深於世之人而亦有所不能不信者則以君之子宗夏一言而始定蓋宗夏師劉子而友張子其知之深而所信篤也宜哉余草澤陳人無所短長於世訥不能言遇宗夏晚然每一見之則感慨淋漓上下千古刺刺終日而不休不自知



其言之何以多雖宗夏亦莫得而知也方欲以世事  
身事屬之而宗夏以綠衣拜君壽而東歸矣君年方  
六十宗夏不能苟富貴以娛親歸之日貧無所操操  
名人之文若詩以稱慶而宗夏固欣欣然有喜色也  
昔張齊賢之親壽賀者旅幣充庭人不能行親大悅  
之夫貨固厚實而言爲浮文宗夏獨非人情乎親雖  
不言其何以自解於齊賢也庚午之夏君客余嫻茹  
紫庭所與余同飲食居處浹旬日君性沉默不苟言  
笑於時賓從雜沓而君與人不款曲然旅中人下逮  
臧獲無不目君以躬行君子至今有十四年恍然如

懷葛堂集卷三

三十九

昨日也余聞福澤以厚庸人而令聞必歸善士其久  
暫真偽惟曠觀者深知之宗夏第歸操所得詩若文  
以須若翁且曰處士之言約而富義士之言簡以切  
名人之文若詩麗而工皆可以信一觴者也君雖不  
自詡其躬行之德而稱道生平者乃出於師友之至  
誠非世俗之浮譽候人之椒祝固樂受之而不辭可  
知也余不敢自附於知君庶幾託於知言可知也此  
宗夏之所欣然也

揭扶九八十序

不可求而獨得者非幸也所得求其可求也不能得

而皆如所求者尤非幸也所求得其不易得也不可  
求者在於天而人不以可求求不能得者由於人而  
人不以難得得是則分天人而二之而不合天人自  
我而一之然皆未易言也吾於吾豐揭君扶九而有  
見於祐之自天申者命之自人立者也君爲蒲子公  
之季子家世書香生當入版圖初若應違興者質英  
敏而好學性孝友而慈和邑程山講程朱學心焉嚮  
往志趣加人一等已以上庠試棘闈僥得而失弗恤  
也比大耋一編不去手先是君與份同里相朝夕邇  
來份僑家百里外音問疎而令嗣國學勩倫次五虛

懷葛堂集卷三

四十一

心實學猥推一日長以是益知君如管中一斑見君  
瓜瓞綿延衣牽乃祖更牽乃祖之祖手抱文孫且抱  
文孫之孫自郭令公黜領文震孟一身五世見曾玄  
而外翳何人也而龍馬精神爲祈天永命下至導養  
服食鼎鼐所不及君身猶夫人夫何修而若是也玉  
之產也在藍田所產不必其皆玉物之不齊人之不  
齊一也尹陟無聞祖輩賢不到孫所從來矣君以身  
教教其家子有六子之子二十孫之子三十曾孫之  
子有五合乾奇坤偶非易卦乎一門五世皆賢無不  
肖此堯舜不能齊而委諸天者非乎考君之氏族字



內惟江以南爲著姓漢揭陽令迄唐宋若鎮若佑民  
可班班考然奕世替纓莫最於文安侯斯以宋鄉進  
士來成爲父侍郎法爲子明弘文學士樞爲孫歷事  
三朝文安親見不親見未可知也而君所見青其衿  
者十人奮跡未易以量中子斯禮志行端方已膺華  
袞袞羣英視此矣謂爲一身具慶者非也謂非一身  
有慶者又非也夫何修而若是也從來席豐厚者不  
侈靡則貪吝君皆不爾也修譜置義曰歐蘇范之尊  
祖勸學也濟故人子於成立有慨夫劉孝標之廣絕  
交也買田而歸其人之母蘇子瞻不收陽羨屋值也

懷葛堂集卷三

四十一

不問已屠之豕劉寬之失牛歸牛也訕呵不應富弼  
謂非詈已呂蒙正不問譏參政也緩急弗乘人急劇  
孟不以親疎爲解也積而能散厭訝君耗其財君蓄  
中人產未嘗耗而人人之心皆得也夫何修而若是  
也身之眉壽也家之賢肖也眾之悅服也華封之祝  
有其三箕疇之衍兼其五也世庸有各得其一端然  
未有統會其全美非如今之若固有也以是爲易知  
易能乎海含谷虛以行其德者歷年不已八十乎以  
爲難知難能乎人倫日用之常經初無巧謬豈理出  
天外事軼寰中乎非予人以不可及而人不求及顧

無如人何也語曰德者福之基也書曰有容德乃大  
夫海長於百川九年之水不加溢七年之旱不能竭  
善容也江淮河漢且盈也吾願人之慎無易盈也

魏雲舉七十序

義之於命二而一也而往往二之猶易之象數與理  
三而一也而往往三之人未有不知命在天而義在  
人乃不行義以造命則義不精而命不立其不交失  
者幾希矣夫力耕耨而歲不登人無如歲何也歲水  
旱而力作不輟歲其如人何哉然後知命之不能立  
者義之不能盡也故君子精義以俟天不任數而違

懷葛堂集卷三

四十二

理是說也余得之易堂躬菴彭夫子吾師生平不言  
命而於命也知之至其於男女聯姻也擇息之家世  
矣父若兄無不擇也冢婦之兄賢又生有異兆與段  
思平之青昔合符節則翁雲舉其人也翁性明敏而  
剛方體昂藏望而知爲奇男子自上卿以詩書綿世  
澤翩翩庠序者六世及翁之身親老二弟幼而家中  
落翁特憂之夫時有消長世有升降而因革在人管  
子曰士之子恒爲士子與氏以惟士也能無恆產而  
有恆心此爲安常處順者言也矜世族於多難強絃  
誦於饑寒守其緒而不變則無起敝亨屯之才智也



必矣故守世業而不知變通與能變通而失世業皆不得謂之仁孝余友胡心仲有言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爲翁言也翁年十八棄舉業學計然學孝養厥父母備歷艱難際事機之會成人所不成遂人所不遂若有陰扶默相於其間故家隆隆起捐貲而拜爵義方教子素書成名今司永甯鐸諸孫簇起爭復上鄉故物皆所裕如也周禮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翁之教養諸猶子無異於已子置季弟後均產以成弟婦節分財利以睦族人建宗祠以饗列祖故翁之因也善變而變也善因五十餘年於茲其

懷葛堂集卷三

四三

宜於時而達於孝者率類是翁妹婿彭子載居相隔水行千里往還數子載述其婦歸甯德丘嫂鄧夫人甚飲食服御嫂與姑無纖芥異幣帛則於嫂過之舟車饋遺且稱是是姑不易得之嫂者非刑干之善曷至此吾意翁幸際承平則振興家世又未可以易量今之人智巧百出因時變遷以求錐刀利利不得而害隨之又安能善其身且爲善於家於里於鄉翁則優爲之人以天道獨降之祥不知非天能降祥也能獨行善而祥自至此未易以與俗人言也昔李虛中以人之生年月日時謂之命田文曰命受於天平文

之生以五月五日兆亦有之同是青昔也段思平以是開其國翁以是承其家古今人不相謀而相合有如是是但謂之命焉不可也不謂之命焉又大不可也若翁者始可謂之不負乎生之有異兆也

同學賴牧庵七十序

友也者東西南北之人也於天倫非親也天倫無之則不親於人身無屬也人身無之則不成列於五倫猶信之於五常土之於五行也由順親獲上而推之凡所以成身成名者無一而非友也然益友恆少勝已常無則擇之有精有不精交之有至有不至而觀

懷葛堂集卷三

四四

人之法不知其人視其友是則然矣余竊以爲尤必先視其取友之人如吾同學牧庵賴先生則其人也以洛川公爲王大父職方公爲大父藩參公爲父世美家學聞於郡邑通都難爲其子其孫曾而能無難以能承先啟後者先生孝也家饒經史羣書天資穎敏下筆千言立就且督仲叔季三弟學承二人歡門庭內外無間言先生悌也辛亥年十六同仲晉公受知王學使青其矜年廿九貢於國學每念范希文爲秀才以天下爲任一曰委其質則致其身先生忠也身清而癯頤而健其接人則溫恭藹吉咸推爲有寶



禹鈞風儉於自奉而豐於待人其刑于之化上下稱賢先生宜室宜家也蓋其秉於性者有獨隆故其見於行者有獨篤一門之內四世流芳矣而先生歉然也會昌在贛郡東而壤連閩粵名宿往來居停霞綺園如歸相講究身心性命之暇投贈詩文高起數寸命集曰友聲先生則於歡所當竭者惟恐有不竭情所能盡者惟慚或不盡潘參公偶見爨煙不息咲曰是繼志也猶之以志養志也細至於賑饑周急必滿人意而出其意外此潘參公好行其德之末節先生亦未嘗以善小不爲也甲午遊北雍於吳門則交蔡

懷葛堂集卷三

四十五

九霞於白下則交高康生龔半千吳竹友諸名下芝蘭臭味非是不交歸而有志於通體達用之學庚午迎魏季子於易堂師事之采經摭傳考古綜今自若也而後以章句辭章之學學非其學也先生國器有四長君滄嶠端人也弟子員高等貢於太學入正學書院取十三郡魁礪才合志同方修兄弟好而齒最長於今七年今歲秋中爲先生懸車又一之辰而龍馬精神國珍人瑞也親朋鄰族賢士大夫咸嘏祝竊計門大堂高是日也滄嶠率三弟斑爛階下而正學諸君子膠庠上舍國士天下士邑宰詞林合應黃鍾

律濟濟躊躇雁行登堂上稱子姪各進巨觥先生點頷洪飲喜可知也以諸君子之至止舟行輿行或百里或千里不期而畢集敦友誼而及於覩其所學以明倫不在是乎與宋四大書院之多士相去何如乎學之正不正乎是非滄嶠之於友能擇且非庭訓之深不至是先生與余均遊易堂門諸君子固屬余禪翰以序敦倫之盛先生其引滿而進一觥

石城黃肇五母周孺人壽序

女子從人不必以才見而才不可無說者謂男以有德爲才女以無才爲德是說也爲安居處室無非儀者言之不然則陰柔沈鷲用非其正不然則萎蕤依違徇私恩而亂大倫無才以濟之可也夫女果可無才乎則地道無成有終終豈無才所能代乎苟大難大疑非常之變使無才女子處之焉能保其所難保全其所當全乎余於石城黃母周孺人獨重有感也孺人今年年六十守志者三十有二載令子肇五持徵言走千里留涉旬餘屬序其母之苦節嗟乎孺人不但以節著而節亦不猶乎人之節也孺人年十八歸次瑾公孝謹於尊章勤儉勗夫子世之安常處順盡婦道者猶夫孺人也良人豪舉則泣諫失所天則

懷葛堂集卷三

四十六



甘殉欲奪志則柏舟自矢撫孤兒播遷則勤操作教之成立世之際變盡妻道母道者猶夫孺人也人誰不死莫痛於非其正且變起門庭凡有血氣可死之時也雖遺三尺孤胤嗣之重有不暇惜而孺人則計之深矣婦人有所哀傷不痛哭則仰藥雉經性果敢則號呼并命真若有爲其不至決裂身家于倫理天和兩敗俱傷不少止而孺人亦計之深矣古今無不受親之節婦亦無不達變之常經天性之親仁可過義不可過仇怨之深者恩義之所絕也此孺人忍死濟變以潛消默化於其間俾上安而下全和平以至

懷葛堂集卷三

四十七

今日夫豈匹夫匹婦之所與知與能者哉吾意當戊午間孺人母子豈不私相計死者可如生絕者可復續蕩析離居者可還舊物藏怒宿怨者可相忘而無間藐焉孤可光大門閭母子莫畢其命可六十四十而未有已極庶幾有其一二亦不辜茹荼畫荻之苦心至今三十年來無不全備皆如意之所期若有默相陰扶者豈非孺人之宅心仁而制事義因應之才處變而不失其常之大驗乎此惟古大臣受寄託弘濟艱難而利安君國所能爲顧出閨中之女子非女中之才全德備不至此或以孺人設斃之辰爲浴觀

音古佛日故受福如是援釋非儒者所道然福以德致其受之也何疑

郭母陳太君七十序

易之言坤曰資生生也者代天而成物也人之稟於天者氣而始終麗於地者形份常曰母之於子其愛也倍於父其教也什於師其浸而深入也百於海世之母不能教與教非其正者無聞矣彼性陰柔而昧大義習陋俗而善因仍貪利祿而忘遠大苟非識量之獨弘志趣之有定其不爲時勢逼之而遷困約久之而變者鮮矣則於安貞之德也何有又安望其能

懷葛堂集卷三

四十八

身教以母而兼父師如易所謂生之成之者哉然不敢謂世之無其人也余浮湛於世走四方交才學士類多根柢於忠孝今四十年中零落盡其巋然者於閩有一人曰黃叔威因叔威而交者一人則郭子善夫善夫孝慈人也翩翩儒雅寄居關中而義聲動遠邇不侵然諾廣交遊貧待之舉火遠客名宿至如歸常子伐應而善夫方搖筆作詩文人莫測所以令子景文純以名諸生一日匹馬追余馳三十里致贖金談甚暢亟道其祖母陳太孺人賢余歎息以善夫之才學乃親賢友善如此蓋太孺人之教之也太孺人



以名門嫻內則幼讀有用書則有女博士之稱歸御  
老太翁取科第歷龍里西安著治行則有鷄鳴戒旦  
之令聞課諸子則熊膽和丸之勞今晚春朔子孫斑  
爛祝七十則金母瑤池之宴太孺人作成之美如此  
蓋坤貞之德致之也昔孟母之教三遷其家陶母之  
教截髮延賓高風不可尚矣書曰敦學半子與氏謂  
今以昏昏使人昭昭夫聖賢之學不在詩文然六經  
之文六經之詩如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學者有  
至有不至舍是而學非其學矣今之教者已未常學  
雖教而不知所以教宜其志不出於利名交不越於

懷葛堂集卷三

四十九

權勢文不踰於帖括則王安石取士之法誤之也吾  
聞習優伶者外其身而言人所言動人所動夫違背  
其身之言動以彷彿昔人之萬一非不能動人視聽  
而希賜予比罷舞則依然伶人矣然後知蹈襲之非  
真淨言之無當於實用此神明於秦之愚黔首者顧  
父之教師之督皆不出此則舉一世之大惑也求不  
惑之惑夫豈易能哉太孺人好學著詩文等身本於  
心發於言以是爲身教者子若孫率循數十年於茲  
學之而皆成也久矣或疑其榮名遜舉子學是以堂  
上之聲音不若場中之謳曲此又甚於大惑之尤者

也善夫試以是請益於太孺人則頷茲言也必矣

### 江母八十壽序

江子約齋將自楚歸通州爲其母鄭太君八十壽介  
於王五柳以序屬余余私於五柳曰通州濱東海擅  
魚鹽利而約齋徽產也徽之俗善心計擁高貨所居  
必夏屋被服必統綺挾趙女燕姬多麗僕張筵設伎  
樂出入必乘堅策肥交通必顯達以赫奕其聲勢嗟  
乎是亦不謂之盛矣乎而徽之在通州者其尤盛莫  
如理鹽筴雖利源得所歸而商且困然氣燄之盛猶  
夫昔也四民之中而理鹽筴其不扼腕延頸豔羨之

懷葛堂集卷三

五十一

者無是也約齋徽之故家子故家子甯有是耶不如  
是亦足以承母氏之歡耶五柳曰約齋不出乎此也  
約齋性豪爽識遠大侃侃談名理工詩能真草書好  
交遊喜議論臧否意所不可雖聲勢藉甚不爲屈不  
徇俗不以利爲利是約齋之行也是約齋之承歡于  
母者也余曰張齊賢母壽百官往賀旅幣克庭人不  
能行母大悅年八十餘上常召至宮中撫之曰婆娑  
老福嗟乎非此母不生此子也約齋客楚二十餘年  
矣其取重於人人倚庇之者亦已多矣約齋能推移  
以入世乎能軟美以順人乎能甘言以飭人之利乎

能則游揚聲光譽滿于遠邇而幣帛山積充斥于門庭可知也仕進之途於今特廣能今日捐粟則明日拜爵可知也坐擁傳呼當已十數年歷仕宦階當已不可限量吾不知約齋何以能爲而不爲可仕而不仕二十餘年美鬚髯蒼且白而猶然故吾所以顯揚其親視張齊賢當日何如也將以浮雲視富貴而成母氏之高風乎恐未足以承耄耋之歡心也五柳曰約齋之母不出乎此也約齋甫三十而失怙與其二弟二十餘年間所以成立家所以興六孫所以羅列者其誰爲之不苟於然諾納交于有道者約齋也而

教約齋者誰耶楚詎通州約三千里二十餘年中約齋歲定省可謂能孝人誰無子有子而能孝者誰耶以約齋之才何施不可顧安于時命非惡夫利與祿也惡夫貪之而取非其有得之不以其道有豐而適以歉榮而祗以辱者此母氏所不願其子之爲之也約齋則從其所願而已也余曰甚矣子爲約齋之解嘲也雖然今之爲其親稱慶所必欲得者冠蓋盈門顯貴之客也簫鼓俳優快心之樂也泥金大書報祝之辭也書其名不必識其人仕籍中之高官大爵足眩時人之耳目也甚至天語褒崇必立棹楔監坊表

金碧煌煌者不爲不多也約齋乞其言以稱慶易易耳而何有于草野之陳人陳人之言何足以承母氏之歡心也五柳曰約齋之所以必出于此也約齋無世俗之見而吾子爲世俗之言非爲約齋言爲知約齋者少而不知者多從其多者言中有所激而云也雖然是善言約齋之孝也是善于頌禱其太君之壽也余曰有是哉子之爲余解嘲也雖然問答之言甚暢也請次之以爲序而歸之



南豐梁 份質人甫著

論記

駁貞女論

三百年間文人之文惟歸熙甫最工持議甚正爲一代宗工其論貞女也則失之謬不可爲世訓熙甫曰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此立言之大謬也夫女子之嫁與許許與未許其不同如黑白初不難知也男女不相知名未許也婚姻之禮通之以媒妁告之於禰

懷葛堂集卷四

豫章叢書

廟主之以父母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族之長者主之矣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矣男女相知名矣若是者皆許之也六禮惟親迎謂之嫁然必五禮行於先而後謂之許也桑中淇上雖極狎昵私人不之齒者非許也婚姻之禮未有未親迎而可曰嫁者亦未有未親迎而可曰非許者也女子從父身誰之身也未有父主之而女不從者也未有父許之而女非許者也自納采而往已命之爲婿謂之爲夫矣而猶曰未有以身許人之道則是媒妁之言不足聽禰廟之告不足重父母之主不足從而必牢

同巷合既嫁之後而後以身許耶夫以既嫁而後謂之許則將篤夫婦之私輕父母之命而違於禮者必熙甫之言也禮女子許嫁笄而施纓雜記女未許嫁年二十方笄燕則鬋首此許未許禮之明文也今夫馬未乘而絡其首不可曰馬非其馬牛未服而穿其鼻不可曰牛非其牛則女雖未嫁而曰身非壻之身者無是也何也許之也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苟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夫許友以死許君以身許以一言耳許以言不可以食况六禮行其五而可不爲之死且可以改適乎是必婚禮未制之先而後

懷葛堂集卷四

二

可也不然則反道背德之人也若已許爲昏而從一以終無間於死生者女子之中道人倫之正古今之大義也女子不幸未嫁而夫死者將若何女子未許人者父主之已許夫主之夫死則身無所主無主而後女得以自主其發於情本於禮義志專事烈雖父母有不得過抑而旁撓者豈惟父母雖古先聖王之禮有不得而禁制之何也臨大變能不食言而盡其情者不可以常禮強而一之也禮也者順人情而制者天下中人之質而強其必爲夫死禁其改適先王無是過情之禮也中人以上而強其必不爲夫死必



且以改適者先王亦無是不近情之禮也不及情而強之則傷生過於情而強之則害義此禮經不著言者先王之意至深遠也孔子有言壻免喪弗取而嫁者疏之者曰嫁也者壻未親迎而父母送以于歸也或曰嫁之爲言改適也夫世未有無故而弗取者無故弗取而後嫁明乎嫁者舉一世不數見也又言女未廟見而死則歸女子之黨者蓋以廟見重於合卺爲恒情言也非謂女死而其喪可歸以槩乎壻死而其妻可嫁也聖人不若是之黷禮亂倫也且以嫁則嫁喪歸則歸而女氏之貞者有不因俗情苛禮以動

懷葛堂集卷四

三

搖其勁節貞心則不宜引喻失義求其說不得而爲之辭也熙甫曰未嫁而爲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禮也此言未及親迎而壻死非夫婦也是以禮之常經責人之死之變也父母已主之未可謂爲無命也稱之曰夫未可醜爲私奔也是說也所重親迎一禮耳舉其一而廢其五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夫死亦如之此爲未親迎者言也成服而弔壻可以來女可以往使非孔子之言則熙甫將譏爲導壻之樓處子而教女以私奔矣

又曰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斯言也爲女冠女尼言之可也非可以語於貞女也古有養母而終身不嫁者君子賢人之高明常出恒情之外故賢智之過聖人所不禁若貞女則固中行之道也彼生而有偶夫死必嫁雖下至禽鳥翔飛蠕動所與知與能者君子語次不及也嗟乎議禮之家文人之文求申其說而不自知其悖謬往往然也熙甫之記貞節旣比之奔又比之伯夷夫伯夷至可與私奔竝比也其悖謬爲何如也是立言者所當戒也

懷葛堂集卷四

四

陸抗論

三代而下信可行於天下不可行於敵人蓋以國家之兵爭地而謀人國其處心積慮惟恐詭道不足勝人非如平日知交不忍相負也不明乎此而徒欲以信濟者非愚則矯矣陸抗與羊祜拒守荆襄間祜餽以藥抗服之而不疑抗之信祜亦至矣夫醫者妄投一劑猶足以殺人敵人非豎也卽不我醜猶懼其妄投而速我以死孔子曰丘未達不敢嘗同朝之大夫且然彼羊祜果何人哉且祜嘗陰陳伐吳之策方欲取其國而何愛於抗不愛於抗而抗且信之何也華



元登子反之牀告以情實子反猶俟不勝而後歸孫皓無抗江東久折而入於晉故祐還其所俘反所獵之獸以小信結吳人之心然後大舉一蹙之而取其國祐豈一日忘抗者哉即使叔子不醜人抗或可以相信安知其使命欲倖功如陳湯傅介子者不易藥而餽之乎是叔子可信而叔子之藥必不可信也然抗卒服之而無醜者何也抗所服者抗之藥非叔子之藥也此抗之智也

阿衡廟碑記

陳留在汴城東五十里古有莘國也邑東有河曰伊

懷葛堂集卷四

五

水西郊曰莘野橋曰有莘殿曰先覺臺曰樂道坊曰元聖里曰伊尹並見陳留一邑中班班可考者以伊尹大聖人宜其歷百世而不湮也宋真宗曰始就於桀以勸人臣之忠後歸於湯以清天下之難柳宗元曰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又曰聖人之急生民莫若伊尹是皆善言聖之任者已然其居莘也三聘未及五就未行方躬耕之日天下生民固已不獲爲堯舜之民且皆納於溝中若鼎鑊炮烙有仰首疾呼悲號宛轉請命於大聖人不能以斯須緩此舉一世而皆然也夫大旱流金石土山焦則

苗無不稿固已彼老農者雖不能爲霖雨必不忍不隨力而灌溉之吾意伊尹雖在畎畝中澤可以及一夫則一夫安及十室則十室安當日有莘之國百里千萬夫其潛滋陰庇於堯舜之道也必矣豈負天民先覺之任當天下無道之日而獨善其身一無所補救如孔子所譏果哉末之難者乎夫自任者必任於舉世所不能爲之時而賢知所不及知之事而後可謂任之聖其在於一方與澤被於天下初無二致志之得不得有不同而任無不同也知此而後知伊尹在畎畝而樂堯舜之道非泛然也陳留名郡更易無

懷葛堂集卷四

六

定而邑於有莘則古今不異故元聖禮祀於茲邑歷代皆然崇禎辛巳邑屠於流寇無人跡者三年求廟貌如初不可得矣歲庚申邑宰鍾定始修之廟址城東北角地低窪日久屋頽基圯環盈野水中歲時致祭率掃地遙禮甚非所以妥靈者爾來積二十餘年矣甲申許真意遇來宰是邑其治也保愛斯民惟恐其或傷者既無不至比謁廟怒焉心傷欲新之顧難於陶甄一日命工鑿井溉樹穿土不及尋有甄埋地下乃下教能掘百者錢若干民踴躍掘獲十萬奇苦窳不與焉乃盡以資基砌臺臺高五尺許廣二十



步縱加倍深入地中不與焉前甃甬道達南岸延長  
倍於縱塔級平城井中甃始告匱乃構堂三楹前爲  
虛檐棟梁牆扉丹雘黝聖奉安元聖神主南向聖嗣  
伊陟西向明鄉賢劉忠東向配享亦既煥然赫然矣  
湖寬百畝許深一仞東北倚城其高與城埒則樂道  
臺環臺以甃臺東甃井泉甘無鹹卽浚而得甃處也  
創始以某年月告成於某月日費若干金皆真意清  
俸所捐也董其事太學生某邑庠生某是役也不傷  
勞民財力而元聖廟貌聿新加於昔真意其能自狂  
者乎於是役亦庶幾見之論世者從可知矣份於真

懷葛堂集卷四

七

意執友也義不敢溢美而喜其善任有如此

正始書院碑記

鄆於周爲子國提封地特小而中州之壤聯繡錯界  
以汝穎東洙泗而西伊洛惟鄆則然地氣之所鍾教  
化之所及宜其人才蔚起聲名文物之盛甲四方今  
昔有然也三原溫君載淵世廡仕學問淵源歲甲申  
宰鄆凡所以勞來安定化民成俗斷不負國家教養  
斯民之至意者於茲六年孔子論教民也在既庶既  
富而後故曰既富方穀伍員曰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嗟予先是六十載流氛蹂躪百姓夷滅無噍類鄆二

岡三河地所餘茂草寒煙可慨也天下民物敗於二  
日而有餘其興復也積數十年而不足中古君國子  
民政成猶必以漸後世牧民視邑不如傳舍者幾人  
哉君於鄆也六年中流亡者招之襁負者安之闢蕪  
萊溉流泉月吉聚民而拊摩教戒之激澧檣帆爲安  
集之汴洛道路爲平治之封內民駸駸乎風俗勤勞  
士習端愿能以貪吝爭訟生分爲戒已雖然問鄆之  
今人其有士利如錐如漢之汝穎間乎五經無雙如  
許液長其人乎仕學並優如宋之掌景純其人乎羣  
居操尚如金之五老麻知幾元遺山張伯玉張子和

懷葛堂集卷四

八

王雲南其人乎天之生才不厚古而薄今有其才而  
未裁成造就之豈非有民社者之過乎不然豈東通  
鄆魯西接關洛而謂聖學之源流顧不漸被於召陵  
也夫豈理哉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書院學之肆  
也鄆城南二十五里有地曰紫岡有寺曰普濟其地  
爽塏而四通君於其側亦既立義學招生徒而廩給  
之矣義學東舊有滄祠亦既詔土著毀之矣一日慨  
然曰富而不教有民社者之過也乃卽其基構書院  
爲楹三左右廊廡各一前建重門額曰正始門牖欄  
楯階阼陛級几榻庖福靡不畢具鳩工於己丑某月



以某月日落成費金以兩計者合若干皆捐已俸一  
椽片瓦不以厲民也夫學必本於正正必慎於始始  
進以正未有不正君之創書院也斬諸生講貫誦讀  
於斯非徒斬如鄗之昔賢而已斬加於昔賢以接於  
鄒魯達乎關洛之學也是舉也其亦所施在一方其  
仁足以示天下事雖行於一時而法足以傳後世後  
之守茲土者斬引長而勿替則鄗何不古若之有份  
與溫君昔講學於京師今復北征經其地觀其事樂  
其學之化民而政之成也於是乎記之

重新德勝門關廟記

代石外臺

懷葛堂集卷四

九

祀也者天地神祇而外爲祀典所載四海萬民所通  
祀都會城市聚落所專祀合祀惟後漢前將軍懸代  
冊尊爲侯爲公爲王崇極爲帝君者關聖一人而已  
自有書契以來莫或與京焉江右於漢爲吳地會城  
城北之德勝門古曰望雲宋李綱所改築者新城得  
其名矣城闔重門甌脫爲牙城除地立祠貌像塗金  
其創始莫可考而城內外之祀惟此爲最古靈爽最  
赫奕祈禱最盛乞杯琰最驗無虛日在天之神不以  
此爲生平未至地而昭布森列洋洋如在有如斯豈  
不盛哉當是時周公瑾指操爲漢賊孔明謂漢賊不

兩立而功名之士各用於其主者不之賊也夫周葛  
皆天下士一宣於前一表於後中間申大義而征誅  
正名定罪賊魏賊吳尊一綫不絕之漢祚使人人興  
起忠義心而正氣常存於天壤若夫漢室之興不與  
身之存不存皆非計之所及此漢前將軍之仁至義  
盡而萬古常新其與天地神祇並祀誰曰不宜然則  
豫章牙城之一廟如地有高下而莫不漸潤者水如  
人處暗室昏夜而莫不照臨者日月夫何孫吳故疆  
之有廟修於明天順成化間歲久將頽庚子夏中丞  
白公過而倡修之暨省會諸寮佐合捐資二百金而

懷葛堂集卷四

十

廟煥然以新而請記於予其所以抒敬恭明神之意  
答福國佑民之靈皆可記也昭示來茲又何能已於  
言乎詞曰

炎劉之祚短以曹孫在天忠勇國與俱存豫章城關  
廟食明禋歲久材朽撤舊成新俸捐在位仗助諸紳  
并日而作工良吏勤創始夏杪成以秋旻經營慘澹  
繫白撫軍摘詞勒石歌以降神

茹公渠記

秦塞之遠出三千里爲河西極西地環堯幕東通僅  
一綫者惟肅爲然關則嘉峪通西域貢道順則以賓



來庭逆則以絕交關路用捍全秦而釋西顧憂者亦  
惟肅焉然肅之爲肅既孤懸天末而又繫中外之安  
危則爲之計者必地加闢粟加多而民加眾甲河西  
五郡使之爲樂土以固苞桑而後可余嘗讀禹貢至  
聲教被流沙西戎卽敘歎唐虞治化之遠乃在弱水  
既西厥土黃壤田上上之後何其本末輕重燦然具  
舉者固秩然而有序耶今流沙在哈密地而合黎弱  
水在肅東境上然則肅當堯舜之世固已奏成平不  
自漢武開五郡置酒泉始矣國家撫馭萬方而肅則  
自哈喇灰之禍雖休養生聚於今六十年邇來增置

懷葛堂集卷四

十一

大鎮而民生起色猶且遠遜甘涼此其故耳目所及  
盡人而知之矣今上巳丑以觀察茹公秉節使肅兼  
理屯田水利秋八月甫臨卽下教條勸課開墾夫肅  
富祁連弱水間廣二百七十里袤不及百里山澤有  
其半地狹民希亦已甚矣而塞雲荒草彌望蕭條者  
火耕水種擐甲荷戈一民而百役也豈非屯田水利  
之不講則民物不殷阜之過與宜乎公方蒞止蒿目  
憂心而首及之也余重遊肅與辛生成用遇途次因  
問唐虞漢唐之肅何今之不古若生曰祁連雪溶則  
討來河水可灌廢久跡湮今因故渠而疏鑿之自臨

水至雙井東西六十里南北二十里墾地五千畝增  
國賦利民生闢荒蕪而田上上矣先是吾儕六十四  
家分地八區做八卦也八家任一區做一卦爲八又  
八家同井也輿論同而合力爲此此吾儕六十四家  
之幸尤吾肅百年之利也然非渠之先疏不至此而  
留心民事相原隰授方畧非茹公其誰實爲之於是  
命是渠曰茹公渠志不忘也不寧惟是今紅水壩開  
東洞子渠二十里溉田千畝計皆公躬督率成之以  
次而及將肅無不治之水則無不耕之地必無不庶  
之民安知今之肅不如唐虞之盛若夫漢之屯漕中

懷葛堂集卷四

十二

歸美趙充國唐涼州粟麥一糶數十斛史稱郭元振  
之功以視公今日孰全孰偏必有能辨之者又何不  
古若之有余曰有是哉如生言用是策於塞上則中  
外治平可立效區區秦中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  
又何足云用次生言以爲之記公諱儀鳳字紫庭宛  
平人

修復甘泉碑記

雕陰上郡間邑有以甘泉名者歲癸酉余以事之榆  
林經其地墜居始成市民始眾宿息樹井始備駸駸  
有勃興之勢余顧而樂之時維隆冬水澤堅冰雪彌



山谷飲水而甘因問泉所在邑耆老曰在城西南五里許伏荆榛沙磧中今涓涓牛涔然矣余悵然太息久之夫泉水原也水潤下作鹹土勝而泉甘品之上焉者品之上者人所貴而名係焉甘泉之在秦或以名山或以名苑或以名宮名城自秦迄唐名宮之地不一而名邑者惟此千餘年莫之或易今若山若苑若宮城問其地鮮知之者則其泉湮沒之故夫泉而湮沒名安係之余甚爲茲泉惜也少選進守土詔之曰邑以泉名邑方興而泉伏榛蕪沙磧間涓涓然若牛涔可乎今旣安集其人民矣是泉之修復豈異人

懷葛堂集卷四

十三

任守土曰敬諾明年秋以修復聞泉之上蕪蔓者芟之淤塞者疏濬之傾者築之贅之汰泉也今出地中矣沃泉也今流沫飛瀑矣其原長其味香冽矣一修復已耳無加其初也泉前構亭爲棲息之地亭名仍邑非仍邑也仍泉也而名實並存矣是役也農事竣始選材而鳩工不傷財勞力而民勸不崇朝而興復若有加于隋唐之際者余於是深爲甘泉慶也夫民未安居而求古之跡與旣安居而蔑古皆不知務者也甘泉小邑在萬山中當延安孔道明季火于寇民草薶而禽獮今生聚始繁五六年中西安旱邑爲移

粟移民地恤鄰又如是宜其興之勃然也然邑之泉幾與秦漢隋唐之宮苑同其蕪沒者蓋五十餘年于茲矣茲修復有不容已者余重守土之請樂爲文以記之守土者甘泉令姓田名啟盛者也辭曰甘泉澆澆潤斯百里行旅商農不憂以喜民之慶矣泉之長矣昔淪榛蕪今可防矣爾有稻梁金錡以湘爾有豬雞亨孰羶薌耆老以壽幼孤以孳天厲是除式恬且熙飲和食德伊諱之力山高水長瀆瀑靡息

清香閣記

初建昌郡治枕鳳凰山麓限城堙壯麗寬弘寮案庶

懷葛堂集卷四

十四

司聚處而分廨壬辰叛兵火東遷於西街狹隘近市走起執事吏無棲息所頻修治顧以傳舍視無改其舊於茲六十年矣壬寅海寧陳公以刑部尚書郎來守是邦不期年百度一新明年於廳事東斥地構閣爲燕居之室閣一區樸素不雕斲而爽塏高明左右列圖書軒楹前濬池成山疏泉爲瀑有臺有坂有渠有亭有徑徑透迤登以小石亭小覆棕欄代瓦其側假山其下梅桃李花竹方一畝間有萬壑千谿之致閣後爲方塘深廣視山蓋爲下因高客土成丘矣池不畜魚而種蓮爾雅所謂荷葉藻也周元公以水陸



草木之花可愛者獨蓮出於淤泥而不染濯於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花中之君子也茲聞之構池之所種夫豈偶然哉盱江之俗士慧而文也以好學民悍而爭也以好訟箕風畢雨民性之不齊固已邦侯古大國之諸侯也不言而化民成俗亦在其性情之正耳學者士之所有事而訟則小人之尤好士之所好而惡小人所不惡一轉移間則已無餘事矣國家子惠元元七十年所休養生息而盱俗日薄民日益貧者其故何耶豈非拂士之性徇小人之情而加甚焉者皆是耶宜其習染於固然莫或易之而

懷葛堂集卷四

十五

久也今其人雖往然是非之公方流傳久存於心宣於口歷歷如昨日事所謂沒世不能忘者非耶公名進士今大宗伯冢嗣而諷吉諫冲爲海內所推下車則廉介端方造士愛民用以表率五邑而不大聲色盱人士咸驚異數十年所絕無而僅有而公自若也杜子美謂得結輩十數公參錯天下爲邦伯則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嗟乎子美何言之易易耶一郡歷百年得其一已爲過望敢望十數公耶今盱之四民安生樂業者竿牘不行賓客不入境訟庭虛輿臺伍伯六曹椽無所得食逆旅酒家多闔戶去非教化轉移

之善不至此公方開閣優游自樂手一編傳家學爲一代真儒且不屑與經生夙學爭勝於石渠天祿者固欲香之遠而益清也宜乎顏閤曰清香公自此遠矣若夫掄拔真才語具修府學記中茲不復云

新修廣潤城門記 代王中丞

國家經理天下分布都御史以撫治者十有七行臺所在爲省會府曰大府江西之南昌其一也南昌西枕大江城門有七其臨水者四廣潤其一也舊名橋步以舟羅江許可上下而得名也是門也四方冠蓋之所經齊民行旅負販樵汲百貨灌輸之所出入晨

懷葛堂集卷四

十六

昏啟閉稽考之所謹也較各門尤鞅集焉而當院治之南出納天子之明命必於是如古諸侯之皋門應門者顧不重乎門上建高樓魏武稱爲麗譙解者曰華藻而雌嶠者也門之內外列市肆居民雜還而環繞偶不戒於火風刮煙障救焚之人未至而廣潤之樓化爲灰圭首橋坎之石爛而墜矣嗟乎國門所繫爲何地出入如織幾何人重新之誠不可緩者予忝侍從荷皇上特簡撫綏是邦自臨蒞以來夙夜兢兢求無煩聖明南顧憂客秋早薄收念十三郡戶口億萬日食多艱積穀家又因以爲利饑者雖少而誰實



饑之因出帑金告糴於楚地泛舟之役蔽江而來減價平糶民遂以安今春麥登稻夏熟化凶爲豐山谷中不一聞啼饑聲皆聖天子一人之慶和氣感通福及於江右予亦藉以告無罪而廣潤城門樓於是不敢緩斯須矣古城郭關門修舉以時周禮職在掌固則所任各有所司巖墻之下不立知命者慎之國門津要一有不戒雖蝸飛蟻動之有損寧不惻然於予心而況於人乎况今上之寵眷付以保釐之任封疆之大乎用是捐俸命日鳩工鼎新登甕門則疊貞石購巨木以架譙樓廳堂門壁雉堞圮堵皆堅而厚煥

懷葛堂集卷四

十七

然以新望遠壯觀啟閉守固於是乎在且以爲有民社者勸夫地有小大民有多寡事有簡繁而城池關路則尺寸皆朝廷之封疆人臣所有事非徒省會之麗譙之城門宜然也知此而董其工勤其事者有功民社例得紀名矣至若門之石高廣若干尺樓之柱若干楹瓦甍甍殿丹雘漆油屋灰銅鐵竹木甄石之物工匠傭徒之費合若干皆出於捐俸營度於某月日迄工於某月日屬寮必有能記者

新修建昌府學記

江右十三郡用江之人文特盛雖隆替代殊其大槩

則然已郡有廟有學宮創自宋慶曆間一時文章節義士後先繼美有聲當世李泰伯曾子固輩班班較著也國家養士七十餘年才俊迭興遠軼他郡郡故有藩封府大阜突起亢爽而寬衍臨盱水負鳳凰山左右麻姑從姑相拱揖遠山羅列如千官環侍形勢之勝說者謂非孔廟弗克勝此今上壬戌從諸紳士請築宮其上爾來三十餘年一郡五邑中值承明登陞仕肩摩而踵接大比則計偕且百人考郡邑志皆昔所未有嗚呼盛矣夫郡猶是郡學猶是學而文明大盛顧至此其亦地靈之祥鍾於學宮乃致是如青

懷葛堂集卷四

十八

烏家所豔羨乎何士君子罕言之也人未有生而能盡其性者黨庠遂序此二帝三王萃子弟於學也教之陳禮樂歌雅頌於釋菜奠幣之時教之揖遜恭謹於飲射讀法養老治兵之際朝絃夕誦以養其心敬業樂羣以廣其益凡所以開導甄陶者無不周而於道德性命齊治均平之理無不洽此人才所由盛世道所由隆風俗所由厚無一非上所教化培養既深且久之明效也自秦焚棄詩書漢武始立郡國學宋則於州若縣皆建學其造士尊聖學之至意固垂之千百世而無窮極已聞之趙汝愚曰榮辱升沉不由



學校士子無進修之志視庠序如傳舍目師儒如路人季考月書盡成文具嗟乎仕途龐雜學校之弊亦至於此乎天地生物而不能強物之不能生聖人設教而不能強人之不好學猶之一父之子有賢有不肖其賢者自賢肖者自肖子也非父爲之也得歡心於逮事之日垂裕於在天之靈者子也非父爲之也而父之生成固樂其賢且肖者好惡之公也聖人之垂教亦猶是也吾郡學宮歷年久傾圮蕪穢甚壬辰冬海寧陳公來守吾郡以風化爲己任觀廟貌觀勝勢愀然久之捐己俸特理而新焉自殿而東廡

懷葛堂集卷四

十九

西廡而禱星門而大成門以次而齋宮庖湍巍然煥然既堅既固有加於舊自甲午某月庀材鳩工以某月日落成凡木竹甄瓦丹漆灰油匠石諸費合若干金某學某董其事寸椽片瓦銖黍之費皆公所給直不依助於長吏士民不病於工役不恡費之多而功存於學校爲大且久吾郡士民惟樂觀其成而歌咏其福吾郡且方興而未艾也公家世貴盛科第蠱起以大宗伯貴公子成丙戌名進士起家太守吾郡伯自魏公諱勳以來以科甲爲邦伯惟飲盱江水訟獄無竿牘童子試諸生進取公且明爲數十年間絕無

而僅有惟公一人而已矣學宮成猥以份能不諛命記之不敢辭傳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後之觀斯記者其亦有所感焉者乎

說秋齋記

癸未秋仲余將南歸過張子逸峰張子肅客命酒遠近戚若友盈坐中酒半雜起坐歡然相洽也張子曰吾治吾齋未有以名者諸君子集願有以名吾齋者客未及對坐定屬有以秋字爲觴政客俯仰各屬思張子之仲父帆齋先生遽起大呼曰說秋余曰此真可以名張子之齋已張子學易者也兌說也王弼曰

懷葛堂集卷四

二十

說違乎剛則諛剛違乎說則暴說之必正而大凡讀易者知之也今吾一人耳竭身之力說已之心有日不足者若夫天下之人紛而至多也心隱而難測也以一人之心說人人之心雖位極於崇高功用侔天地而必有所不能夫不說不可也說之不能也知其道而妙其用其唯聖人乎孔子之說卦也曰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四時之令不一而肅殺之氣唯秋秋之日天高氣清霜露降草枯木葉脫於五行爲金於方位爲酉於卦爲否爲觀爲剝陰遞進而極舉一歲之消長殺生於是焉決天道之一變而萬物之方



成方壞舉聽命焉不知者方悲思惴慄之不暇而何說之有然人之情安常處順者難於感憂疑傷感者易爲恩故澤沛於非所望之日隱通於不能達之時而情孚於必不得之際此古人之膏澤下民事半而功倍滂沛洋溢治乎肌髓者蓋彫傷陰慘之時也不然春夏冬皆宜說而傳願不言三時者此聖人之道之所以能成平天下而孔子之聖所以爲聖之時也非讀易者所易知也張子剛中而柔外深於易之兌者也兌之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以余觀之朋友之道幾乎熄於今矣何講之有張子行古道而敦於朋

懷葛堂集卷四

二十二

友合兌之義而交盡其切磋者則以此名其齋知之者必不河漢余言也

趨庭圖記

趨庭圖吳柳田思親所圖也人子之身親之身也而心則子之心心之向慕謂之思思有賢不肖有思有弗思所尊所親不得強焉者孔子曰思事親禮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舜之身非堯之身也食而思堯則見於羹坐而思堯則見於牆心乎堯也况屬毛離裏心豈非親之身之心乎然未可與不肖而弗思者言也蘭谷諱應建字念

武妣氏程皆以柳田貴秩其子之秩爲贈公爲安人而孫右尊又貴受贈有加猗歟盛矣贈公性情雅博學陶情字畫東坡所稱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則摩詰而後惟贈公有之贈公二子長柳田次斯來義方教倦倦於忠孝而領袖人倫慷慨施濟則身教有素且不忘言柳田視聽顧能得之形聲外則其庭訓非善之善不至此余循覽其圖如入深院閒亭清曠爽垲所布景植則有松槐竹桂所藝有蘭芭草木皆香氣亭有湘簾面面捲所陳設架有書軍持有畫几上有筆研注水甕雜置杯棬有饌將進所寫照南向魁頭

懷葛堂集卷四

二十二

藍袍左手曳書右拊几而崖然道貌者爲贈公其並坐稍右素粧常服而端坐者爲程安人其承色笑左側侍鈸笠朱纓補服鞞服官政而有嬰兒色若捧檄而喜者則柳田也童年子姓有長揖携手牽衣者二左右走起者有奚童有女使各二著色畫如此亦工矣親之賢能賢其子子之貴能貴其親而容貌情神恍然尺幅上雖柳田能守身以事親承先啟後有進於聲音笑貌不係於畫不畫然微是何以觀容貌精神一至此則畫之惡能已也右尊亦傳九世神以慰思慕於宦遊自內臺公下受延世賞威儀咸漢自贈



公父而下服色從時制祖德宗功世異榮同也春秋  
大九世爲卿歷世至九形容一一可見如此黃嶽山  
外雖三恪未之見也夫心而思親雖圖未展耳目所  
及所未及皆親也無其心則耳目所及如二氏之搏  
土削木雖百世何有也可爲賢而善思者言也柳田  
名緒周字黼承斯來名綏周柳日子二長名之璉右  
尊其字也次名之璉斯來子四長名之琦字非尺次  
之璋次之玠次之璠右尊之子一名邦本非尺之子  
一名邦仁皆贈公之繩繩子孫當日之童年子姓也  
因記及之

懷葛堂集卷四

二十三

重新望湖亭記

望湖亭在吳城土山巔名最著於江右與西湖之樓  
並稱而角勝者游觀之大名勝之奇也世傳吳猛斬  
蛟處爲吳城南距南昌百有八十里四方商旅所輳  
集往來舟楫所停泊章貢湖西諸水入彭蠡所經由  
也舳艫十里煙火萬家北通吳楚南接粵閩宜乎其  
盛有聲於四方已寧靖武奉之水西來經海昏蘆潭  
爲後湖而注於江故夾流者二水二水合而崖洑起  
者山穹窿高聳魁然而峙其上者亭亭南下十五級  
爲堂堂三楹縱八步廣倍於縱又南五步爲門門南

十步爲順濟王廟世謂之小龍王廟東向宋真宗伐  
蛟文蘇子瞻順濟廟石碣記皆存此也又南三十二  
步爲張睢陽廟世稱曰令公又南爲雙忠祠張許二  
公台祀處令公廟東下三十有三級爲門臨街市市  
東則江也門有樓爲歌臺優伶登場則觀者填立三  
十級西望不見級見人面層累耳人之出入蠡湖者  
必乞靈於廟伐鼓鳴鐘刑牲焚香燭楮幣獻俳優無  
盪晷故登亭以望者蓋肩摩踵接亭創始不可考廣  
袤不數尋外爲重簷周石檻而虛其南爲階凡游人  
所陟降也歲久棟朽檻摧蒿埃恩蹂游觀率却步爾

懷葛堂集卷四

二十三

來十餘年矣丙戌慎齋王公來守是邦下教重新居  
人哀貲以應不傷財勞力而煥然新矣登是亭者北  
眺匡廬五峰列障東望鄱湖萬頃之波水天無際風  
帆出沒其中小於一葉若浮若湛斯時也爽目快心  
怡情舒氣歎息山水之奇千態萬變雖黃鶴之大觀  
岳陽之巨浸殆已過之要非賢太守之重修不至此  
余因之重有感矣彭蠡一湖大禹以江右之水滯之  
未常以貢道浮之也後世莫能神明其意於是以滯  
水之澤爲溺人之淵而莫爲之所四千年於茲矣夫  
洞庭瀟楚水震澤滯吳水避其險者何如也今南康



九江間其可疏鑿者具在奈之何俾其必入於險也昔漢武不開西域用其力以徒大河則事簡而功倍且垂於千萬世惜乎於齊人延年所言驚怖爲河漢也漢武且然而况他哉而况他哉

重修建昌城隍廟碑記 代陳郡侯

古之建都置邑經營不一事其先務之急莫城若鑿之築之濬深而纍高以捍外衛內有功德於居人者莫城隍若矣城並隍稱始自易而禮無明文祭法山林川谷丘陵皆曰神則城隍其百神之一也五祀國門國行門與行無大於城隍也夫大有功德祀典所

懷葛堂集卷四

二十五

特重而古今自京師下逮郡邑春秋必祭祀其儀文與社稷山川之爲地祇者同然有不同者不坎壇而立廟則城隍獨隆豈非以其神尤尊且親也宜乎通上下之居人而禱之乎建昌在蠡湖東上游山高水清七閩相錯繡郡治臨盱水枕鳳山屏從姑固江右名勝之邦也某守官三載樂其人文蔚起百廢方興獨城隍之廟有愀然予心者廟春秋朔望例行禮附郭例趨陪蓋守令一城也廟基爲古太平寺在郡縣兩學中創始在宋紹興重脩在成化二載棟梁朽折上雨旁風神無棲息所蓋不葺治者涉今二百五十

餘年其壞也則宜祈社之祭以所以報也天下之大德以能報而後及人則去市道也幾何市道君子所不屑其於神也何有而於居人則非所論矣考晉史建武南渡司牧多僑置南城宋建炎迄開慶獨建昌用保聚他郡流離多歸之郡於古昔乃如此嗟乎百年間兵寇交訖城郭之不攻陷焚坑喋血化丘墟而鞠茂草者有之乎茲郡之高者爲城深者爲池數百年歸然與姑山盱水並存其保障之功豈安居於內可漠然相與忘之乎然相忘也亦已久矣予葺郡學成乃撤廟而新之殿堂左右廡重門寢殿凡梁柱栾

懷葛堂集卷四

二十六

桷榑甍凡石咸去朽易堅期垂之永永始乙未某月成某月合費金若干悉屬某官董其事不賦郡之錢不役民之力皆予探諸囊以應庶神人罔所恫怨至若何文肅廷秀以神爲漢穎陰侯灌嬰或又謂爲九江王吳芮則是人鬼非地祇矣予不暇具論要亦祖配享以勾芒棄之意乎然非予所能知也爰繫以歌使春秋歌以祀神焉歌曰

苞桑百雉實維盱水河垂大紳山環高壘壙何爲崇孰敢正視池何爲深孰能舉趾眾志所成何憂封豕鞏固金湯惟神是恃外侮爲殄災沴爲免民有智愚



性靡不善世味是非惟神彰闡時和年豐雖勞罔怨  
仁義漸摩民方競勸默相陰扶惟神幽贊春秋二仲  
牲醴告獻明德惟馨斯年於萬

柳溪大宗祠祭田記 代陳臬臺

三代之頒爵祿也卿大夫有公田既足以養廉且有  
以奉宗廟故諸侯世國大夫世家皆能上治祖禰下  
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而食蓋取給於祿米而裕如  
則制祿分田之制之善也阡陌既開無問矣人亦有  
忘其身之所自出或不忘而貧無尺土其春秋薦饗  
恫怨無田雖卿大夫世其家曾不如古庶人代耕有

懷葛堂集卷四

三十七

百畝此秦漢以來有若是其可慨爲何如耶吾陳氏  
神明之裔至五代長城公昆弟支始分而出於高宗  
之一體遷泰和之始遷祖舊新譜牒柳溪南寮有同  
無異其道得也予祖秉義公諱廷鉞迄予之身七世  
系籍燕京始遷自泰和泰和宗祠莫大於柳溪百支  
之一本也禮所謂尊祖敬宗收族不在是乎予幸際  
曠典提刑父母之邦與思水木本源追維禮教未能  
一日忘今柳溪十三支族眾以燕京六代主禮請入  
祠用是鐫俸三百餘金買高壠澗塘二處租田一百  
四十七石有奇皆毗連大宗祠祭田有如壁合於以

上供吾祖蒸嘗之祀中台泰和昭穆之歡富無世祿  
之際而享泰盛之豐餼餘之共垂千百年而不匱其  
在斯田乎若夫祠屋弘壯邑莫與京然前無屏牆側  
無甕門似非規制培圮地圻因循至今用均創治費  
亦不貲皆清俸也若夫踵是增益則在承先啟後之  
賢者

馮渭陽畫像記

傳神布景新城萬湘林筆也庭軒廊檻屏几湘簾堵  
瓦蒔芭蕉松蘭蕙砌遶白鶴尺幅中具峻宇邃堂之  
致堂有几案有書有爐有瓷餅香氣上騰餅貯菡萏

懷葛堂集卷四

三十八

有奚童二携琴捧茗椀一少年子衣時服銀笠朱纓  
步向堂上手捉蓮回顧二孫二孫疾趨隨爭看菡萏  
堂中一老衣冠據几坐目光炯炯凝視子若孫者爲  
渭陽老人老人爲誰上言馮君也君世居撫州之詞  
源生年己丑於時鐵馬金戈爭剝水殘山地而撫之  
焚擄屠坑幾於無遺子今君享年六十有八翩翩成  
立五丈夫子諸孫遶膝下得於天者則可謂厚君積  
學好古工書法爲學官弟子四十年善教子家嗣謹  
錄於庠次二詠上舍生次三謙癸巳舉於鄉次四  
邑諸生其發流祥慶有未易以量余讀漢書至兄弟



代守河西人歌大小馮君第就野王立而言耳惡知其弟兄譚遠輩各守一經樹功業極一世人才之盛且惡知本於乃父奉世學春秋善兵法家學淵源爲漢代名臣乃至是君非其華胄耶何後先之一轍也夫世道之衰也無人才人才之亡也不好學有家學而不好也爲尤甚蓋席父師之聞望足以動人而聳視聽苟不學則徇私隨俗侮聖言而踈正士父師之督責卽嚴子弟之敗類益甚其始創於鄉曲一二之人而流俗徧於遐邇嗟乎學之係於世道人心蓋如此吾江右之長者憂之程山之理學易堂壽山之經

懷葛堂集卷四

三十九

濟節義各抒所學傳其人有聲天下爾來六七十年矣昭武才士三十餘人聞風起互相切磨通經學古鄙薄時藝文而科第踵相接於今甚盛君之子詠才士中尤有聲者賢肖而善學名公卿爭結納要非君之善教不致是吾不知詞源之於上黨子明之於君家學有同有不同何如也傳神有像象也韓非子謂人罕見象故謂之想象余彷彿君之家學後人於像亦可深長而想象之矣

江邨負米圖記

江郊沙嶼空遠無涯涘虬松二皮皴如魚龍鱗藤蘿

糾結松下一少年皙白英多目光四矚嶄然露頭角科頭短後衣衣黛色布囊一任右肩上左右手括囊口囊充然有物實其中束帶結鞵鞵腰以下舉趾欲前者彭子大采也是爲江邨負米圖古先以孝稱者以天下養莫如舜養志莫如曾參而勞其力以養口體惟子路以負米聞韓愈有言心難強而有智也力易強而有功也窶人之子苦筋力蹶趨盡孝思以承菽水歡固宜如是蓋愚之不能勞心猶智之不能勞力也大采貴公子也雖生七月而孤而世父宦成名宿有慈愛風母夫人冰霜苦節善教子不苟衣食大

懷葛堂集卷四

三十九

采又賢智視五鼎萬鍾若固有夫何升斗之求爲且事有不必爲而力所不能勉達孝者之用心有求其大而舍其小者大采其何以自解雖然吾聞子夏言事親曰竭力舜之事親曰盡道惟爲所不必爲勉所不能勉而後爲竭且盡不竭不盡則怠與懈可以自諉此賢智者之所用心也夫不必爲而爲不能勉而勉况其心力之所優爲者乎孝百行之原也大采當垂髫事其親已若是古之善養者何多讓乎大采年未四十載筆遊四方非其力不以奉規則謂之自少至今皆負米之日焉其誰曰不然



學院王永齋按部建昌碑記代

朱子之記建昌進士題名也於郡中之山水形勝士之經術論議文章亦既記載簡而詳矣至於取士則謂夫取之之本在教之有方而教之之法在以德行道義而興其賢能是固本之周禮合萬民而教以化之之至意而古先聖王設庠序學校教以人倫者在其中矣自制科盛取之之法益以密而教之之道益以疎求其寓教士之法於取士之內而化民成俗之道存教士之中久矣未之或見也今學院昆明王公真其人矣公以宿學主雲南書院而東西迤文明始

懷葛堂集卷四

三十一

大盛公入詞林制藝傳四方而四方奉爲標準若泰山北斗吾江西學政七十餘年未有董以太史者今特簡公爲之天下士皆以爲名世而得時居位必有以度越前人者翹首相望不獨江右亦不獨郡中而郡中爲尤切也公今臨蒞校文也勤而敏待士也寬而慈接人也恭而敬所簡拔之人士雖婦人釋子莫不以至明至公頌蓋郡中固貧瘠在位之賢者處埃塵而不染亦已足矣公則并塵埃而無之且校士者自明以來百有二十人人之頌於口而醉於心者侯廣成峒曾劉介庵琰二先生而已耳校士之姓字流

傳至今百二十人中而僅僅二先生而二先生之作人猶不越於以文章而取士則與古先聖王立教之本意有合有不合焉可知也今昔之有識而期望者其意滿不滿亦可知也語曰重名之下其實難副若二先生所謂無遺行者非耶吾郡中之經術論議文章信乎有聲天下矣而孝子有黃覺經者史傳之詩咏之樂府之詞梨園歌舞之四方萬國耳而目之而泮宮俎豆則孝子未之前嘗者五百平不可概數公至則首先奉孝子入祀鄉賢建石坊額曰純孝謀置公田遣官祭專祠次第舉行矣夫非高出今昔之人

懷葛堂集卷四

三十二

必不能行高出今昔之事五百年來孝子盛傳於天下而曠典乃在學宮是舉也應期名世非公其誰也夫學校之堂不以明倫名乎明王治天下不以孝乎公之校士江右不以五達道作時藝以教導諸生乎其與朱子欲興舉德行道藝之意五百年來不先後同揆乎則斯民頌應期之名世其誰曰不宜從來以文章取士雖得人亦庸有箕畢好惡之偏議其後公之教化也興舉純孝雖反道背義不孝其親之人欲不頌公也安得而不頌乎

何氏宗祠記



古聖王定祖廟之制下逮官司以等次雖土庶皆得立祠程子所謂管攝人心穆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也故小宗皆立祠以祀始遷祖祠既立如宗廟與國祚同垂於永永此天下通義古今所同然其始遷一世以及世世求其孝子順孫之能立之也固日望之按何氏本叔虞裔代有傳人至何休名盛於漢一世祖逸遷金谿后車爲大宗十三世坦遷南豐二十世立貴遷邑西門外得軍溪之陰平疇蔬圃畝可食十人者居之始名曰何家洲長子文美生子深子澄次子文高生子善子張所生實爲蕃盛雖聚處而服

懷葛堂集卷四

三三

屬易疎分支爲四各置醮田各祀其祖若夫祠宇之立置度外則已歷年多所矣邑西門外聚廬居統名爲市山窰準窰準析爲株山株山析爲八堡堡皆以族名北揭東彭西北吳西趙南何阡陌交通皆不踰一里鷄犬聲相聞居其中占其勝有美宅人謂之野鷄巷喬木茂林深池薦草雉多飲啄而棲息緇黃所垂涎甚矣天啟崇禎間孝廉劉一濂設帳聚徒顏以大治堂尋歸謝氏延名碩李藩主講席邑之理學經義皆於此發軔出而能臣退而高尙率門下生已而貴遊子弟以堂遠在城闈外無復負笈升堂者第宅

新主謂是詩而不痛徹於心者伊何人也嗟乎天下之創修難而侵傷易者惟牆屋聚集難而爭分易者惟墓田垂久難而傾頽易者惟屋宇皆事勢固然人情必至要非所論於宗祠也夫族之爲言聚也湊也木主棲神盡尊尊之義合族而食篤親親之恩疇不願爲高曾祖考疇不樂有子孫曾立祠立而鬻心必不忍豪右強宗未有不知眾志之成城未有不畏一夫之莫禦并吞祠宇心必不敢而聚族同居住往無祠則畏三難而諉三易者之多也宜乎仁孝之心茫然無所寄則羅大經所謂視一族猶一身視百世猶

懷葛堂集卷四

三四

一世其人之不易遺也先是伯英有志而未逮子良願良願幼小從予遊已欲繼父志良願尤濶達英敏曉暢時務康熙五十三年甲午揭紫魚叔任以大治堂求售良願喜應時以謀于四支應者半不應者半良願不能強也合應者二支哀貲竭力而購之完舊益新繕以周垣固以重門棟樑斗栱瓦甍門壁灰油銅鐵工役之費飲食之需金以兩計者貳百許而後煥然一新始奉主人祠其不應之二支同祖之主咸在不恫於怨餒而非散而能聚權而經之烏能是窰埠市山人稱而尙義入版圖初山寇出沒邑周遭村

落靡不受其害審卑市山聚千人效宋危全諷團練  
保固謂之義勇邑之圍恃以固順治辛丑郡侯高公  
帥之以平廣昌羊石砦康熙乙卯邑令王君不用而  
城屠身死勇而仗義勇而能忠率多類是良頤是舉  
雖本天性而精詳剛決其亦有見於此乎可風也已  
祠址廣五尺許袤七丈三尺享祀有堂寢室有院寢  
室之夾室左右各入報功之主昭穆分列衣冠祭器  
簋豆几筵咸在焉敦睦堂之別室如夾室之制足供  
牲房更衣庖湏之所重門外隙地縱三丈橫至六丈  
外則清池寬八丈直長三丈五尺祠後隙地三丈五

懷葛堂集卷四

三十五

尺餘載契約中此其大較也良頤以記請應立祠名  
二支之同心立醮應名創祠出貲助修者皆得附於  
石遂記之



懷葛堂集卷五

傳

南豐梁 份質人甫著

王承憲楊憲高拱極陳于宸傳

王承憲世襲楚雄衛指揮遂為楚雄人昂藏有膽畧  
挽強善左右射初以世襲已而折節讀書中武舉授  
游擊將軍南渡乙酉秋元謀土司吾必奎叛其黨高  
科吾定國陷定遠武定祿豐吾世安被楚雄滇中大  
震會金騰道場畏知以迤西兵討賊承憲將選鋒為  
先驅奮其勇力屢戰皆捷斬馘多遂復楚雄畏知以

懷葛堂集卷五

豫章叢書

是知其能甚親愛之功未上土酋沙定洲反沐天波  
西奔時郡中初恢復城小而卑陞堊樓櫓多頽壞器  
械朽鈍矢石缺乏饑糧匱人無固志承憲綜理甚備  
畏知按行埤堦大喜口壁壘旌旗改色矣天生是人  
以固吾楚雄耳明年賊至承憲接戰大敗之賊起臨  
安橫行迤東地挫其鋒自承憲始賊相顧謂勇不可  
當獨王將軍耳二月賊知楚雄不可拔乃西圍大理  
蒙化屠之丁亥春乘勝還攻楚雄承憲與土官那篇  
更番出戰輒勝賊賊日益多築長圍鑿壕三疊環楚  
雄城承憲及弟承頊慷慨乘城望長吁曰賊不破楚

雄城不休我不盡殺賊不返城中人相顧歎息為之  
飲泣承憲起腰弓矢佩劍衣重甲兜鍪大呼陷陣突  
圍出貫穿賊墨賊大驚承憲矢不虛發發必應弦斃  
近則揮刃手刃賊無慮百十數賊輒辟易尾而攢射  
已而潰圍入矢兩服皆盡顧謂從騎取矢方返顧流  
矢中要害死賊襦其甲沾濡血肉糾結不解也承頊  
馳扈兄不及戰死陣中畏知痛哭曰天不欲殺盡此  
賊耶何先斷我兩臂也

懷葛堂集卷五

二

軍書到蒙化麗江武定方響應賊黨王弄土司王朔  
蒙自兵頭李日芳已次楚雄郡城鼎沸憲揚言於眾  
曰賊乘兵未集而追上公上公在股掌中矣逃鷲之  
雀叢薄猶能生之大理豈不如叢薄乎智謀勇力固  
城守捍禦彝郡中人事郡中人豈為裸彝辱也長吏  
郡民從其言皆刑牲瀝血盟誓嬰城守二月賊大至  
攻下關踰黔蒼山圍龍城數匝憲日以忠義激勸人  
而督家人造節凡守陴者餉之不問為誰也殊死守  
九閱月憲未嘗勸懈已而沐天波潰圍出西奔永昌  
守禦單薄城遂陷憲使盡室登樓梁已垂縷使自經



憲之妻女媳孫女弟婦姪女凡六人憲曰男兒不能自引決者吾無責焉耳徧視六人氣盡絕乃然薪火熾甚自躍入死樓下薪憲積之經年也

高拱極太和人也積學舉於鄉不求仕進沐天波至罷城未嘗投名紙沙賊圍城拱極奮然曰蠻彝猾夏賢聖所必誅也遂與諸生尹夢旗夢符馮士成畫守禦策傾貲募士守九閱月城陷拱極哭曰我家世忠貞受國家恩厚先人靈不可令土酋汗乃坎地盡瘞祖父木主壘已縱火火屋自投池中死夢旗夢符士成城方破先後皆自裁

懷葛堂集卷五

三

陳于宸字葵若蒙化人萬曆丁未成進士任巴縣令致政歸布衣蔬食如窶人子恬然無營也烈皇帝哀詔至哭臨不能起南都陷大慟曰老臣以壽爲辱于宸之謂矣戊子年夏五月沙賊攻郡城城陷于宸策杖扶賊賊不死死之

耿廷錄張朝綱傳

耿廷錄河西人天啟四年舉於鄉崇禎十五年授耀州知州疏陳時政曰將多不如良兵多不如練餉多不如核又曰羣臣恩怨當忘廉恥當勵報小怨孰與報於國賊之元兇酬私恩何如加於飢寒之赤子縷

縷千餘言切中時病刺史所未嘗有也上優旨答之尋陞山西按察司僉事明年監宣府軍皆著勞績南渡安宗立擢副使分守九江先是朝議以流賊入四川命大學士王應熊督師合四方勁旅往殄滅又以雲南土司沙定洲吾必奎等所部種類不一皆精銳跣足踰山險疾於平地善伏挾鏢鳥鎗佩環刀弩矢傳毒藥器械犀利輕死好殺萬里長征上下無異志屢著戰功請調發別爲一軍渡金沙江取道建昌北攻流賊便上報可以廷錄雲南人乃加南京太僕寺少卿往監定洲等軍廷錄辭卿爵於是授遵義監軍

懷葛堂集卷五

四

陸辭以往崎嶇至滇督師王應熊奏罷四川巡撫馬乾請以廷錄爲僉都御史巡撫四川疏上報可而廷錄未行乾治巡撫事如故會流賊張獻忠死餘黨殺曾英陷遵義蜀搶攘益甚雲南則必奎已伏誅定洲已叛據迤東西地朝命不可制道梗咫尺不得達廷錄擁空名里居趨起無策無何獻忠餘黨張可旺陷黔及滇揚言討定洲定洲逆戰革泥關大敗時丁亥四月也當定洲之叛也破蒙化陷大理圍武定攻楚雄敗李大贊祿永命龍在田軍雲南數千里地無一足當定洲者土司苗羅之強可不謂爲無敵乎至是



席勝勢以當流賊決一戰遽敗北走死而後知土司之不能軍也藉令不反雖廷錄監之成師鼓行夫何能爲君子以是歎謀國爲無人耳流賊入滇所過盡屠戮河西小邑城庫不任保聚廷錄曰奉命討賊賊乃亡吾國破吾家吾死已晚矣出循深淵自溺死妻楊氏賊磨至倉卒被執罵曰奸賊我大臣妻也巾幗弱不能爲天子殺賊賊當殺我賊遂殺之

張朝綱廣通人貢于鄉任渾源州同知解組歸皂帽私室泰然無求廣通小邑屬楚雄也丁亥八月流賊下楚雄誘執金騰副使楊良知前鋒且逼邑邑且望

懷葛堂集卷五

五

風降朝綱曰余官渾源見燕趙未陷時望賊來知弔伐師已而荼毒爲自古易代所未有燕趙人悔無及我懼夫不死而悔之也况國家恩厚忍受之而不報耶妻馮氏曰君意決未我唯命朝綱曰均死也到不如縊序分東西矣請就西於是夫婦投縊死子耀邑諸生瞪目視一哭而絕已更息忍死殮殮成禮厝窀穸已亦維經

王士傑張烈傳

王士傑太和丞也有幹濟才邑附郭大理守以下事無大小咸倚任尤得士民心具知民隱其言出嚴於

教令丙戌黔國沐天波避亂至龍中二月沙賊黨王朔遂圍城士傑言於衆曰沙賊皆裸髮耳長於伏山澤梯高履險耳攻城所短也今亟乘墉有纏頭裹足戴皮盔腰環刀持鏢近牛馬墻者卽下石殺之皆應曰諾會大理兵少外援絕自長吏下逮曹掾各分地守士傑得城南董率諸人昕夕更番轉木石無少休十旬如一日衆共稱之一日蕭時顯步城南怪士傑已離次士傑遺矢擣起時顯曰沃焦釜墻下煮渡渤澆賊可耳賊不緩攻如後者跬步不當移也士傑曰謹奉教時顯故永昌同知解組東行道梗僑家太

懷葛堂集卷五

六

和者十一月食盡援絕城遂破士傑死南城上不踰咫尺府學教授段見錦府經歷楊明盛府司獄魏崇治皆死之官民男婦死者凡七千人屍相枕也時顯周覽大慟冠進賢朝服加紳縊寓廬

張烈蒙化衛千戶也有神力精於技擊乙酉丙戌沙賊亂搃雲南烈奮激言曰土酋焉敢如是所不能殺賊不與共天日於是鍛甲冑發弓矢礪刃待徵調時巡撫雲南吳兆元異儒昏瞶不能討賊劫威勢願與賊與從日往還明年疏請以沙定洲爲將叅代沐氏鎮雲南以是不下各聽檄兵不得發會金騰道羽書



聲沙賊異烈捧之歎曰殺賊此其時矣顧漢兵少不任戰莊丁尋兵已入山刀耕火種未卽集五月賊李日芳偵知蒙化城空虛引獠尋疾攻之烈每出必斬賊驍將從數十騎歸各解馬上囊纍纍然級也竿諸城堞指而笑曰賊留旬日城頭皆賊首矣城中人頗傳其言識者憂爲先兆云是時暑甚盛城小汲道絕守者怠遂陷衆奔潰烈揮刀巷戰呼聲震屋瓦身孤受損矛刺創重且死猶手刃賊也弔之者曰張公眞丈夫矣名稱其實也

朱壽鏞徐道興羅國巖宋文旦陳六奇傳

懷葛堂集卷五

七

朱壽鏞曾藩宗室也家兗州崇禎十三年授雲南督捕通判正直有能聲十七年陞副都御史提調楚蜀雲貴兵馬賚詔雲南徵滇兵於時土酋吾必奎沙定洲後先亂兵不能集丁亥三月流賊張可旺乘亂窺滇營曲靖城西北壽鏞知不免盛儀從響道傳呼金鼓麾蓋張牙旗鼓城門出雜以班劍儀刀響節骨采籐棍卧立瓜金鉞及父繳扇靡不具導以各旛告止傳教信大書曰親臣萬里天子一家乘輿輿直入賊壘賊相顧錯愕見可旺三揖曰吾聞將軍師有名誅土酋爲黔國復仇代天子行征伐此桓文之功青史

芳流不朽也吾所以揖將軍者謝將軍入滇以來不殺不掠之恩也壽鏞辭氣慷慨聲音如洪鐘賊皆驚異可旺挾使降不爲屈坐繫他所浹旬強以顯秩壽鏞曰豈有天潢支庶而污潢池僞職者我死何害所恨河山未復敵寇披猖耳遂絕粒不食賊知不可奪殺之僕二人不忍去求死賊併殺之

徐道興睢州人也崇禎間擢雲南都司經歷居無何署篆師宗州州素梗道興督勸有方州人咸愛戴輸將恐後當南北鼎沸新君立播遷流離有言及國家事者道興涕泗橫流曰禍害中原貽患聖天子毒

懷葛堂集卷五

八

蒼生首禍皆流賊也恨株守一官不能枕戈一寢食其皮肉已而流賊張可旺犯滇屠曲靖道興集士民語之曰斗大州地僻民稀不能禦賊也明矣禦之必屠我不忍以無罪民而罹此毒也其亟舉家避我則死此勿以我在而姑留我不能而保也士民爭奉以避免道興曰封疆臣死封疆耳我志決矣毋多言衆大哭倉卒去道興左右顧獨一僕夫留詰之僕曰主死奴當從道興出白金二錠授僕曰汝亟去此朝廷予我俸也今以一賜汝其一留市樽收我遺骨汝今且亟去僕置金几上哭曰奴從主死安用金道興曰



汝不去則死死則誰收我骨汝罪則甚大僕不得已叩首踉蹌去賊入道興正衣冠堂上大觥引滿賊逼出迎可旺道興怒甚以酒盞擲賊曰死賊我天朝命吏也肯迎賊耶罵不絕口遂過害

羅國巘宜賓人崇禎癸未進士歷官御史巡按雲南會沙定洲亂以兵威要挾文武諸大吏吏皆莫能抗國巘無所屈行法自如丁亥初春按部至曲靖流賊卒至城崩被執守甚嚴不得自引決至雲南諭令降縱歸院署國巘密購火藥納章華樓中登樓火發遂焚死明年昆明諸生胡雲病疫目瞑見焦面司行疫

懷葛堂集卷五

九

叱使歸雲喜就問公爲誰曰觀風以若冠多士顧不識耶雲曰羅大宗師神人也死生無間矣

宋文旦曲靖知府陳六奇南寧知縣丁亥二月流賊謀犯滇文旦語六奇曰罷城爲滇喉吭城不固無全滇矣鑿池築城君之任也六奇曉夜立畚鍤版築間城乃完先是定洲以兵扼盤江至是以李日森守罷六奇自計策料民積糗糈芻蕘爲死守計四月平彝屠交水告急文旦戎服率先登陴守日森戰交水大敗交水屠二十七日賊進圍城百道攻文旦百道拒之三日夜賊穴地薄城實火藥藥發城三五丈崩賊

乘之遂陷城中人無一降者文旦六奇赴闕力竭死之

曾異撰夏祖訓冷陽春周柔強傳

曾異撰榮昌人也舉於鄉崇禎時授永寧知州州在黔萬山中所領長官司曰頂營頂營當山陬間地偏側城踞山梁不能容十室徑小於綫人馬不得並驅而關嶺峙其東盤江阻其西實爲滇黔驛路州刺史往往泄治之頂營西南八十里有衛曰安南城周三里戶口多亦滇黔孔道尾瀕高峻可以守會時方擾攘異撰以知永寧州領安南事安南土沃風俗淳民

懷葛堂集卷五

十

好行其義異撰素善拊循民甚德之時丁亥春正月流賊張可旺等陷貴州巡撫范鏞匡國公皮熊遁去黔中皆惴惴莫能自保集異撰與梁總兵集紳士謀戰守衆慷慨激烈誓與城存亡會滇土司沙定洲據有滇藉口防流賊以猓彝扼關嶺盤江於是種人交錯道路間安南人搜城守置郵往往絕三月大戰鎮孟州流賊佯北捷聞城中人方交相慶流賊已躡敗猓至城遂圍異撰率士民死守猓席勝勢鋒城中人力不支遂陷異撰自焚死城中人多格鬪畢命無一泥首者後人於城東豎片石紀其名石巖惡亡何漫



德名與城俱亡矣

夏祖訓字仲有嘉興人也博學有才名崇禎十六年以吏部侍郎王錫衮薦召對平臺稱旨授雲南呈貢知縣會寇氛南北道阻絕祖訓崎嶇馳萬里明年六月始至滇京師不守烈皇帝之變滇始知之祖訓灑涕膺民社殫心力興除利害甚著政聲於時亂丁亥夏流賊入滇祖訓與上官紳士謀聯絡州邑以拒賊六月義旗起晉寧昆陽皆登陴守二十三日賊王尙禮來攻呈貢首當其鋒城陷執祖訓拘擊見尙禮奮躍起以首觸賊繩皆絕賊羣起縛遂遇害妾金氏抱

懷葛堂集卷五

十一

幼子赴水死呈貢屠

冷陽春石阡人也知昆陽州流賊犯黔滇所過屠城守雲南行省也怵於威迎降昆陽屬雲南以是按堵他州邑不及也居亡何賊殘忍性成殺降如不勝法令煩苛民不知有生樂偶語斬藏器械斬畜馬驟斬竊盜斬賄斬淫斬醢酒斬市二價斬出入城門失腰牌斬張燈火畜犬防緝事斬重至剛磔剥皮實草沒其家婦女入局搜山海屠城邑草菅民命無虛日陽春憂之與旁州屬邑舉義賊黨李定國來攻城陷遂屠陽春死之亦六月二十三日也

周柔強江川知縣也善於撫循民依如父母江川小邑屬澂江當流賊之入滇也以兵威掠定諸羗邑諸羗邑劫於威望風歸附解印籍戶口奉版圖以歸誠用緩須臾死柔強不忍也邑南有撫仙湖湖有孤山可限戎馬柔強往避焉邑民之從之者五百家賊怒其不降也屠之人比之田橫之義士云

席上珍段伯美李開芳王家祥傳

席上珍字待聘先世江西占姚安籍爲姚安郡人上珍以乙酉科膺鄉薦磊落尙節義有古國士風丁亥四月流賊孫可望等入滇屠城邑斬殺如不勝人重

懷葛堂集卷五

十二

足立上珍積憤不能平欲舉義顧無足與謀久之得太和舉人金世鼎姚州知州何思守備杜朝明僧普惠雅同志期會要約舉義旗明年八月上珍等起姚安殺賊守備執僞知府傳起麟以響鼓馮牙復姚安城聲大義遠近稍稍應之勢甚張可旺懼使張虎往攻上珍出奇兵轉戰小勝相持久賊衆日益攻圍急金世鼎負其勇力肉薄賊中堅歿陣義兵力盡城乃陷上珍思朝明皆被縛詣雲南可望使皆駢首上珍顧大罵賊使寸磔益牙款罵聲不絕賊初其唇口吻不得張鼓腮頰聲從縫中出怒皆迸裂賊磔人率以



千計自趾及跗必滿百剔肉如黍大布赫蹠上數筭之磔一人率辰至酉不及酉死則行刑伏誅竟日血淋漓屍上行者過碧鷄金馬坊咸色變寒慄莫敢直視上珍忠義受殊刑氣既絕其面顏如生也先是姚安既陷上珍父母妻子十許人率先自溺無一生得者

段伯美晉寧孝廉也丁亥四月與紳士宋光祖諸生余繼善耿希哲等謀守城拒流賊時孫可望竊據已再閱月凡城守者潛之曲靖廣西臨安武定四縣也避匿昆池者殺之昆明昆陽呈貢晉寧諸州邑數萬

懷葛堂集卷五

十三

人也已納欵置僞官吏且格殺駢首剗剔褫皮實以草滇人之死者不勝計也伯美曰是賊也不盡殺滇民不止也初劫於威勢今民不堪命因而殄之死猶不失爲大明義士也會昆明孔師程謀糾合呈貢諸州邑起義師於是伯美等殺流賊之在晉寧者登陣守會賊黨李定國屠臨安已聞伯美等起義馳一日夜至晉寧伯美等死之惟師程跳身去

李開芳富民人有學術舉明經與邑子王朝賀友愛如兄弟流寇犯滇州邑無堅城開芳語朝賀曰賊嗜殺天下人知之不自死則男爲戮女爲汙矣朝賀頷

之居無何富民陷開芳妻及二子赴井死開芳同朝賀走松花壩自經朝賀持斧鑿穴封埋已就開芳死所亦自經

王家祥楚雄郡庠生也與弟宗祥不苟言行內外無間里間器重之丁亥八月賊孫可望使黨王自奇窺楚雄金騰副使楊畏知出精銳逆戰於祿豐失利家祥聞之大驚入語家人曰楊公敗矣前年沙賊叛勢猖獗所過迤東西無堅城楚雄當吾必奎殘破後裹瘡痍禦方張寇者三年墨守八旬日環長圍三匝食盡援絕嬰城守人有固志恃楊公也今楊公敗矣賊

懷葛堂集卷五

十四

頃俄至吾屬等死耳與其殺於賊身首異處也誰與溺於淵宗祥曰楊公既敗楚雄誰不死迤東屠城民死慘毒甚賊卽不屠能從賊以賒一死哉衆皆曰然男婦凡二十有九人人懷沙抱石自沈死家祥宗祥外惟之義之道之路以名聞

劉廷標王運開王運閱劉謙之劉廷樞黃氏傳劉廷標字霞起小字存玉上杭人性孝友湛深敏決有幹濟才善談能屬文賢士大夫交稱之崇禎初上厭薄資格門戶阻抑眞人才國家事日益壞九年開辟召科使內外大臣舉所知人才方輩出而起家進



士者亦往往陰持之十三年汀漳兵備副使章自炳以廷標名特聞召試銓曹署邑丞拂袖歸淮督朱大典貽書曰當路以賢士戲是以國事戲也君盍不破淮浹就之塵中轉輪堙上旋馬使知天下有不可戲之士廷標慨然起謁選得永嘉永嘉浙巖邑素梗逋比至邑大治爲永嘉所未有三院以廉能特薦十六年陞永昌通判寬厚靜穆務以德化人明年威宗殉社稷南都立哀詔下哭臨絕復息解腰綬縊龍亭側長子謙之救復蘇會永昌守行廷標攝守事不坐堂皇不識獄兩造至諭以事理使平去罷人德之踰父

懷葛堂集卷五

十五

師乙酉丙戌黔國公沐天波奔永昌避沙定洲亂明年丁亥流賊張可旺寇滇破定屠洲曲靖據雲南分黨張定國屠迤東張文秀畧迤西下楚雄至於大理雷動風颺人莫敢抗爭迎降可旺索永昌印且急時推官王運開攝金騰道與廷標雅厚善二人謀扼蘭滄江以拒賊滇自大理而西地益高山峭峻壁立道險阨一里百折蘭滄水深怒濤漂木石江干石如削兩岸樹桓支鐵絙懸度播蕩搖曳人馬不得相躡踵可一夫守沐天波說二人解印以講二人正色曰國家印攝於我二人我二人聽上公解以講是我二人

降也我二人受先帝命官茲土甲申國變宜以身殉今能從賊偷生乎我二人者書生耳義不爲賊屈上公三百年世臣賊未至而先謀款異日何面目見祖宗地下且我二人在印必不可得天波慚不復有云永昌民懼屠戮咸哀請廷標知皆解體乃命謙之曰東西道梗絕若屬不能生還里閭矣騰越阻潞江險且僻亟就婚偷活草間延嗣續耳遂使弟廷樞護親屬以西會致氛壓境人洶洶出入廳事廷標招耆老語之曰他城降者亦不免死生有定命若輩何畏之深也衆皆哭且曰人誰不畏死者廷標曰若謂我亦

懷葛堂集卷五

十六

畏死乎我欲死也久矣立命酒酒至納鴿立舉卮飲衆惶恐走起抱持立覆卮地立龜圻衆泣下立散去入夜治觴延運開飲酒數行起運開大言曰籌之熟矣惟此路行之爲得也廷標曰敬諾罷人竊聽者私相慶以二君行亡去一罷可無屠也夜分運開竟縊死時九月三日也輿僮奔以告廷標曰真男子也我年大當先今何後耶遂沐浴焚香草疏告先帝疏言後死罪臣劉廷標從皇帝地下以永昌府印印疏上又賦絕命詩四絕詩成取素練懸楣梁結爲纆聳身就縊蹴踟躕翻廷標體幹素重練未絞纆遽絕仆地



客走持掖之曰天留公也毋自苦廷標瞪目大叱如雷轟客還走避乃盥漱正衣冠閉戶更帛急絞縊遂死

王運開字子朗夾江人也崇禎十六年以孝廉謁選授永昌推官英果剛介人不敢以私干與同官劉廷標趨舍異尚而以文章氣節相友善流賊入滇運開攝金騰副使顧無兵不能戰守人情渙散咸請以印往運開與廷標約同殉難酒闌歸無一語及他事先廷標自經死

王運闕字子遠運開母弟也登崇禎十五年賢書蜀

懷葛堂集卷五

十七

亂依兄至永昌會運開以家人走騰越謂闕曰弟未仕義可以不死將婢子而西毋居此亂人心曲也闕從之運開死闕借劉廷樞還至永昌治兄喪厝運開九龍坡弔者悲號嗚咽哀傷甚闕曰此我輩布帛菽粟事何痛之深也葬已復走騰越居有頃賊黨至感歎運開廷標死欲官其後或以闕對遽命二生往招闕闕欣然就道至潞江中流手幅紙給僕拊膺大言曰我兄弟可異路耶遽起挺身躍入江沈尋丈許湍激波濤洄瀾之起色泰然也衆疾聲呼救舉篙權板擲泱流中楫柱相觸闕手揮去之竟自沈僕出劄記

云得我骸附我兄葬處題曰夾江兄弟之墓越數日得屍沙磧瘴江中顏色如生殯之如遺訓丁酉劉謙之葬父關坡北嶺遷夾江二樞同穴封馬鬣上賜祭日故永昌通判劉廷標推官王運開舉人王運開當烽煙孔熾之時矢堅白不回之志賦詩瀝血字字皆忠孝之言繼練沈江烈烈動鬼神之泣論兄弟可稱雙節言朋友不媿三忠人因制詞稱三忠墓至今過者泣下云

劉謙之字無咎隨父廷標至永昌廷標死國事有司以聞詔廢謙之官迨至己丑冬補趙州學正積官戶

懷葛堂集卷五

十八

部主事十三年雲南陷被執逼使髡髮謙之曰死即死耳禿頭鬼盍能見先人地下遂遇害

劉廷樞字拱斗廷標弟也性耿介言行不苟寇至廷標以死守土樞自騰越往哭董治兄喪寇逼以官不爲屈撫兄子於騰越者將終焉己亥春二月兵敗玉龍關敵長驅至大理兄子謙之死之樞束髮整冠裳躄踊大哭曰兄死賊猶子死敵吾敢愛其生乎乃引絕自絕

黃氏劉廷樞妻也聰慧持大義賢聲著內外有殊色己亥閏月車駕自騰越狩緬氏語樞曰十五國所存



尺寸耳今棄去百姓男女死不較甚一紀之先耶鍊  
騎旦晚來妾不能待請先君死樞可之是時年二十  
有九其子最少者先黃氏縊之死

薛大觀李上林傳

薛大觀字爾望昆明人端嚴耿介寡交重氣節有聲  
巖序城居宅一區分其半教授自給布衣蔬食澹如  
也流賊孫可望等犯黔滇所過屠城守昆明爲滇大  
府人民衆懾其威計無復之燃香啟六門迎大觀皇  
遠遷蒜村不一入城市者十年丙申春正月駕幸滇  
遠踴躍歸舊居曰不圖到今得復覩天日也居有頃

懷葛堂集卷五

十九

朝政紊馬吉翔輩因緣爲奸日鬻爵奸人賈自明行  
間王公大將帥不爲戰守備大觀聞之竊歎息十三  
年春聞沐天波議狩緬大觀大駭曰去雲南無尺土  
一民矣依小邦以緩斯須死他日求殉社稷可得哉  
卽日命長子之屏更移家蒜村村距城北二十里與  
龍泉觀相咫尺觀側有潭潭上樓曰魚樓俯視黑龍  
潭碧波澄澈深湛不可測大觀昔村居住往往遊其上  
繾綣不能去家再遷聚室而言曰我願爲明室鬼不  
能爲編髮人我今日得死所也之屏曰父死以義兒  
宜不當死孝耶曰汝母在其妻應聲曰父死義焉知

母不死節也媳睨視之屏曰君父母死節義君死孝  
我奈何獨以生爲六觀大笑操雲南鄉音答曰得猶  
言可也皆大笑時侍兒瑣抱幼主立階下聞哄然一  
堂曲折旁趨上問曰主等爭死名皆正顧何以處婢  
子大觀曰汝能夠主亦義也瑣大笑皆出明無一反  
顧者以次登魚樓大觀捉筆題壁曰一家六口成仁  
處題已擲筆大笑以次躍入黑龍潭死明日六屍相  
牽引浮水上手無一脫者侍兒瑣一手抱大觀幼子  
如生也先是大觀女適鄒避西山及聞髮當雍夫婦  
燃薪自焚死適大觀死之日云之屏母氏楊妻氏孟

懷葛堂集卷五

二十

之屏亦昆明諸生也  
李上林宜良邑庠生也有至性豪邁不羈雅好學已  
亥滇城不守宜良土沃地平去滇城近羣情方洶湧  
上林則日治具縱家人晝夜飲人謂獻歲適然或譏  
爲樂禍上林不輟也居有頃浴鐵馳且至則率家人  
持壺觴升屋飲盡醉上林善忽雷彈不絕聲見鈸笠  
朱纓停忽雷躍起罵騎士盡怒欲礮欲叢射欲生捕  
得爭未決火忽自迸發屋薪盡燃煙焰障天日猶隱  
隱聞忽雷聲比暮里人去餘燼拾數人齒豁就其地  
共坎壘之江頭村惟片土至今不屋也以上皆滇南死節傳



文學譚從仁家傳

譚從仁字質先初字先之南豐人也南豐著姓喜聚族居出入里閭間意氣張甚譚氏自宋占籍城東世科第入明尤盛其故家子被服儀節爲邑中諸族冠而尤恂恂儒雅知不知咸推爲長者則從仁也初名從行崇禎間受知學使者榜諸生名筆誤作仁從行以爲言咸謂所易名佳名也乃已性和厚樂易淡然而無所好好廣行善事有關邑利害者毅然任之不少阻豐西偏界撫宜邑山林險僻崇禎戊寅寇起封山民洶洶無所措時東粵林公壽芝爲邑宰從仁力請

懷葛堂集卷五

三十一

招壯士設方畧募民出鏹爲援勦守禦費捐數十金爲紳士晉城賴以完邑通濟橋圯當事議創之從仁慨捐數百金爲倡有貧無以爲喪者必助其衾棺親友宗族間救災周急尤皇皇如不及方是時海內承平久貴介子弟豪舉放曠相尙羣飲縱呼吹徵妓按歌度曲以爲樂或鼓吹塗朱粉登場演雜劇笑歌達衢市燈火煌煌達旦不倦從仁獨恬然自歛飭雅不喜酒舉杯茗相酌醉笑行客酒意興飄然人於羣中占壽徵於時齒最少也雅愛書畫古珍玩名詩文集所善並知名士往還相徵逐評賞把玩從仁口談詩

文手摩挲法物竟日夕神采益旺一時名流交口稱其不可及年三十有九當崇禎甲申國變天下大亂而行樂諸人士及談詩嗜古者風流雲散太平極盛之徵不能復覩嗚呼其可慨也已從仁至是無進取意安步里門不問外事惟理學中有聲實者爲子師嘗誠以讀書行善勿愧清白云支祖萬二公樂善好施有令望邑稱三譚長者遠祖青永樂間徵拜工科給事中高祖鯨嘉靖丙申歲進士鯨生泮泮生嘉言嘉言生近義則從仁父也自鯨以來皆富而好行善俗爲之語曰不竟其祿子孫之福從仁仰承先德益

懷葛堂集卷五

三十二

行利濟事焚券賑饑蠲田租爲邑素封最乙卯重九前二日賊攻破邑城屠戮焚俘少壯靡遺子從仁時年老矣匿危樓中獨免夜昏磔血從水竇間脫去已而享年七十有八視履精明以無疾終故老往往稱述其事謂爲感應之徵驗云  
贊曰余經行望煙樓故址想見譚萬二先生高風邈不復遘少時得聞從仁懿行及交仲子持歷證其事又灑然異之從仁一日將之府人定乘簿水漲激湧至橋石柱渾反側汨水底從仁自水底出若有負之者橋石柱則從仁所創也嗟乎謂非爲善之報哉



江灣司李巡檢傳

巡檢姓李名如璋幼名仁在官名始易也字子孚南豐人性敏慧而溫厚馴謹壬辰度田令下邑之田地山池有別上中下則壤有分統一邑賦集善算數十人涉旬月積算不能得肯繁仁年纔十五從塾學歸經署解厯階升問而哂之乃布珠盤左右手撥動如飛聲若流澌水觀聽咸心駭數日一邑糧立清攝篆崔郡倅名世驚曰何物甯馨雖唐順之算廬州糧無以異巧者所以不過習者之門也遂延之幕內三年其受知有如此已而挾貲客齊豫聞父馨心中奇禍

懷葛堂集卷五

三十三

重繭歸傾貲脫父難人益以是多之年弱冠念士商不足學欲起家吏事入藩椽江右素酒樸惟十三郡七十餘州邑凡錢穀出入吏緣爲奸盤踞蠶食弊滋多雖典領簿書無從詰如璋乃竭精力且晚勾校不使邦賦錙黍吏雖奸莫能欺隱江西之賦役簡明皆所手定也歲除人盡醉如璋則取歲入歲出歲存燃官燭比對稽覈珠盤聲達戶外余方伯廉得之大獎賞藩服大小事多倚辨焉甲辰歲大饑令下發倉粟賑如璋以各郡邑十年來積穀緩金合萬兩積逋不能填請以作賑荒除豁用是郡邑追呼以息先是

滇南軍興催科亟江浙士紳多逋負詔以名聞坐觀望削籍終身不復江右踵其跡册已繕真如璋捧册進曰易輸者賦稅難得者功名請以新征抵舊追宿逋以實新糧一轉移而保全士紳無算方伯是其言而止如璋未嘗一宣洩而有德色其見信於方伯蓋以此丙辰注選得嘉定江灣司巡檢其職宋初爲忠翊承信郎今則督率游徼斗食之佐史所行文書可否事自管轄境外一不得有爲而江灣並顧逕分轄各百里接上海崇明壤濱海上寇時時發官斯土亦極難矣巡檢至則目規心計計里建烽臺築三土城

懷葛堂集卷五

三十四

以居弁兵守戎至欲擴大居民咸爭文武大吏莫可決巡檢曰海邦之地賦重價高人且滿寸土寸金也擴之則輸無田之賦民所爭是守戎不能難而規制以定民田之坍塌於海者例蠲租巡檢履畝丈量留餘地過多吏怪之答曰餘地皆潮沙所衝立坍塌沉而後告無及也大吏心服其言猶戒以勿徇民而隱賦嘉定田畝征三斗明初沒入沈萬山田賦僅一斗上官以爲言巡檢曰水無所洩旱無所屏賦宜從輕且由來非一日矣有嫂訟其叔據其田遂自經巡檢判之曰厚葬嫂而歸其田使死者瞑目人皆稱廉



明焉有挾幻術攫人金能脫桔萃而控者逮捕北上  
舉巡檢監督乃釋其銀鎗第遣健卒躡以行盜曰正  
人不能以左道欺吾術窮矣會江左大吏屬所部各  
以豪右報一時承望風指爭偵探受金營解巡檢獨  
曰江灣土瘠民貧勢力均敵豪無所豪強無可強脫  
誣陷居奇心所缺上臺所惡也一境帖然其明達法  
理聽政治劇診視死傷皆重民命掩所部齒豁特多  
其勤涉王事十載中轉運度支金四千里間日夜慎  
甚如是且七未嘗有意外患冗散所避忌者運京餉  
實主持於藩椽知所以避忌而不避忌不謂之獨賢

懷葛堂集卷五

二十五

耶且竭心力奉職其效皆彰彰如是宜上官特舉而  
大用以裨益於國計民生必無先於巡檢者顧昧心  
盲目猶且劾之此巡檢所以投劾而休脫職事於服  
官政之年也自是優游家食不一及官常事常捐百  
金濟友於當厄未常有餘財而如此邑親族如趙公  
安希階李衡山長祚宰巖邑皆以禮延亦一往非以  
其習政事知掌故故實莫或過乎且心存於利人所  
至殫力宣猷著實效尤莫與京乎世之苛於論人以  
仕非科目不得謂之正途雖功高天下不見稱於士  
君子籍巡檢微員一雪此言耳休官三十年居貧目

忽肯然眼見其季子瀕餓於庠著四書解行世孫延  
芳弟子員高等視世之正途於子若孫蔭不蔭必有  
能辨之者

論曰古帝王舉人於側陋而賢才輩出及論門第重  
科目而實用無由表見天下之治少亂多不以此乎  
程明道以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李震亨謂士苟精一藝以推及物之仁雖不仕於時  
猶仕也數學雖本黃帝周公然不過六藝之末巡檢  
之籍不列搢紳儒林戎政中顧世之稱鉅公學博爲  
世虎臣其姓名爵位赫赫在人耳目者求畢生之政

懷葛堂集卷五

二十六

治能如巡檢十年之一二得乎哉而知巡檢者顧出  
於一藝之長從事之末何人之難知而知之不易乎  
巡檢不幸求知於世乃不得如一藝之長從事之末  
猶幸而有知之人也可慨也

王文佐傳

王文佐字君選南豐人南豐當明二百七十年以翰  
林起家者二人王璽其一文佐則四世孫也世業儒  
父居易端志行從程山講理學文佐生而英偉神采  
異凡兒性和順笑啼不苟學語時父口授書能成誦  
稍長父講學歸舉知能之良在善擴充文佐從旁聳



然聽若有會心者衆皆羨爲可教不但其親色喜也  
甲寅滇閩變寇蜂起民竄散山谿險遠間百物貴且  
乏於時年十三饒心計廢誦讀懋遷給家食備甘鮮  
盡室若不知地之僻價之昂家之貧者十有二年且  
逆知其養不徒口體也父病則延醫購藥日走百十  
里喪則哀毀骨立盡歛葬祭禮不減城居而家益落  
弗恤也念生殖莫如服賈乃挾貨徧南北審時度勢  
變通以中要會人之智竭能索而不得顧獨得之歸  
而取復故業家足衣食母饜飫甘旨擇師以教子矣  
西遊秦會設新例捐粟賑饑咸慇懃捐至學正在事

懷葛堂集卷五

三十七

論其素尙義有季布風今力卽不足宜更爲子孫計  
乃弗從者豈非以年少而學淺入官爲之計者害之  
也識者推爲子孫計善無善於此矣母年行七十憐  
愛季兄甚亟往迎歸同斑衣舞母喪一如喪父日且  
築塋室廬三年墓於時歲凶喪次中指揮幹濟糴粟  
以賑已而大府郡城各首邑及父母邦咸捐米賑之  
之法先期白以五日一給給則先婦女次老幼最後  
殘疾人雖眾無躡踵摩肩患四方遂推爲良法有語  
之者曰君好義才力雖足勝然人之緩急禍患若病  
瘵於身素所敬信者且不言而喻尙義則尙義然均

非以報德非以市恩尤非以權子母無所爲而爲而  
重貲於以竭夫財積命之膏也生有道而用無度宜  
羣起笑爲芸人田而舍其田一何愚且駭之甚也文  
佐默不答色怡然也白公潢之撫江右耳正直名以  
國計民生訪乃陳以六事救荒無過於社倉必里社  
自立捐粟在樂輸之民歛散必里鄰之衆賑如朱子  
之法皆不通聞於官吏是則救荒之實策身願於郡  
邑先捐數百石爲之倡此其一大比之年江右解額  
不及楚越而人文過之當興舉之賢能多困於限額  
乞疏請廣如楚越此其二視江右學之劉文宗琰鑑

懷葛堂集卷五

三十八

空衡平登峰造極而祀典久虛請準祀名宦以爲儒  
宗勸其俎豆牲牲身任助所費此其三忠孝廉節之  
旌皆盛典也而旌婦女爲尤多則但知有母者營求  
切而受包苴賂者弊竇多請嚴諭州縣士民保舉必  
公吏胥索詐必禁違則重罪此其四彭蠡水落則澤  
路必勾曲舟每覆於旁風必在颶瀾左蠡間其地舊  
有救生船而舟子貪殘冒手援之美名行下石之罪  
惡請責成都昌星子二縣勒令地鄰汎兵確查其有  
人船俱救或船貨獨存分別詳報以定功罪又沿湖  
打草船名爲糞田實行夜劫乞令南康府通行各縣



毀舊禁新則鄱陽三百里內水陸皆膺拯水火而登  
衽席此其五時俗貧民溺女奸邪棄男傷天地好生  
之德乞令七十八州縣多設育嬰堂以廣好生德身  
願於本郡邑捐涓埃以助仁政此其六白公覽而大  
稱歎謂爲體國經野切中時宜以次採行矣已而口  
陳郡邑事曰南豐在郡五邑中田賦人文次首邑而  
考取儒童額在三乞疏請廣額於時各當道咸集公  
大言曰伏羲執言爲國爲民不謂之賢豪間者不可  
也有笑於列者以品題猶未足公曰智能行其德力  
足展其才亦已足矣先是文佐父學優志廣而未能

懷葛堂集卷五

三十九

表見心每傷焉及其身勇於爲義若唯日不足者其  
助橋工修會館置義塚應人之急濟人於危固不吝  
金錢皆推愛敬所及而各當其可斯能人所難能已  
至於修祖塋兆增置墓田篤於敬兄愛猶子則性分  
內爲所當爲也其子有七孫林立和順穆穆雍雍守  
庭訓一門內無一干進取世路之險側宦海之風波  
庶乎免皆作法之所遺已年六十有六以病終正寢  
惜哉未滿其志願也已

野史氏曰學必存於心心必見諸事耳目口舌其後  
焉者持躬苟不能論世亦不知則學之爲學遂無復

見於天下人莫重者身家亦莫急於衣食安坐端居  
無間矣勞心力以殖貨財其候時轉物致遠窮深經  
日月出入地所經營日不暇給而處心應事有大過  
人者乃以經術經世律之不亦過乎世之名儒守一  
經以求榮一命其升沉得喪咸委之命況乎其他吾  
不知學之負人人之負學也可慨也

處士陶之典傳

陶之典字五徽別號愔庵世爲楚長沙甯鄉人父檢  
討汝鰲與益陽郭都賢交最契各以忠孝傳其家之  
典冢子也生有異徵天性孝而奇英敏舞勺試冠軍

懷葛堂集卷五

三十一

明年食餼肄業濂溪書院材名藉藉於遐邇癸未闈  
賊陷楚北南人罕遺子時檢討宦粵新會之典奉母  
避桃源深處兵寇交訖不知也之典之選入國學也  
敬業樂羣皆楚北南譽髦士不十年躋九列而位三  
公者多矣人爲之典惜之典怡然也丁亥潰兵肆掠  
人無所逃命檢討深軫念不憚艱危往撫諭之典媿  
恨不身隨援手識者稱孝焉壬辰仇怨鼓貪殘誣成  
大獄之典請身代不得則走南北謁知交暨朝列咸  
莫能禱雪計無復之有告之曰昔能殺活李東陽者  
慕康海海不修謁東陽不得生友道且然子其圖之



之典立往謁初若無意感篤孝爲訟寃釋繫立奉父  
還山讀書談道樂天倫樂畢生平志願足矣明年洪  
經畧以之典才能薦力疾固辭辛丑年強仕不出戶  
庭久祖父孫三世肆力詩文各著等身書檢討雖耆  
年心耕筆織柴木堂集海內家傳之戊申周中丞奉  
詔徵山林隱逸舉之典以親篤老莫能應固勸亦固  
辭安親王視師長沙庚申以書幣聘虛左待講易論  
史外他不與聞明年班師載後車傳經授業禮數隆  
客莫與京也明年父八十請假歸癸亥父疾篤侍湯  
藥廢眠食者七旬日號天請命如先是三十載不得

懷葛堂集卷五

三十一

終天訣痛哭數絕幾滅性其情文備極廬三年墓葬  
祭哀傷感路人而變邑俗皆郭郭也而當事欲以上  
聞其亦見之不廣矣初郭都賢負人倫鑒以父執折  
行輩爲羣紀交老且彌篤之典則退就後進列禮益  
恭義益重輿論以古道於今爲庶見云江右樂勝無  
素也耳識義聲舉妻子寄食則推宅分田妻死則厚  
葬子幼則教督迄成立而施不倦宜仲子煊受江祥  
劉羽逃寄託語詳張孺人墓序中雖破產而內外無  
尤怨世德之延綿此其一已一邑稱義一本稱賢三  
黨稱愛奴隸稱慈其性分之仁心義質有固然者然

非之典體親心烏至是是則稱爲孝之純也亦宜  
野史氏曰度事可成而事其事量力能爲而爲所爲  
小智倖名非夫也人之際多難臨大節類多險阻艱  
難危疑珂坎必閱人多而歷年久皆足變其心曠所  
守臣焉不盡其忠子焉不篤其孝蓋志不能帥氣豈  
能以感天地而動鬼神古今坐此者多也之典於壯  
歲於耆年隱忍艱辛置死生度外皆三載成人所不  
能成爲人所不及爲知有親而不知有身且善保其  
身寧命之忠忠而愚之典之孝孝而愚者非耶

大賓郭維始傳

懷葛堂集卷五

三十一

因心之孝行於家愛敬之俗成於里以能和順其鄉  
者則效可以風天下古先王之教萬國必先於鄉而  
禮必隆於鄉飲酒尊讓潔敬必備於賓者意至深遠  
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其是之謂  
耶大賓郭維始九江德化人也性警敏而篤孝兒時  
能視聽形聲外隨父兄學曉暢大義不屑屑章句偏  
髻輒能文文輒驚人非有意也世父希俊以文庠改  
武中崇禎壬午科角弓犀兕請纓之氣赫然乃弗一  
顧時年未舞勺也念天下多故郡當吳楚交士馬去  
來無甯日身席祖父蔭雖咿唔雪几風燈下往往懷



簾燕憂明年左良玉兵變城市墟土民鳥獸散家遂  
破隨父避德安故里三載始還郡荆榛滿目父時年  
雖富同懷羣季多身爲元子莞家政匪異人任遂捐  
棄筆研治生事不以世亂食指多費用不貲貽厥考  
憂遂蚤夜持籌計奇贏舍末事本積歲月以次豐亨  
堂上之甘毳盡室之透衣同食歲時之贈答賓從之  
供億下至布帛薪蔬莫不畢具視田宅之良者買之  
同產弟維炫維燦維燧之婚嫁畢之糜金錢莫可數  
計皆出於心計慮靡不周舉無失策用能當轉徙流  
離後二十餘年間門戶家聲日以大人莫不多其才

懷葛堂集卷五

三三

而歎爲難能也甲寅滇閩亂時誦遭父喪殯葬成禮  
致數郡客有家翁伯風而食衆生寡率子貸應其仔  
肩家督不弛也如是六年始衰乃均所買田四分  
之而獨任所舉債家分異自是始又三年內艱治後  
喪埒前不少殺家於是中落不恤也有詔之曰物力  
艱難之日君喜排解飢給食死給棺焚券遺遺金戚  
黨脫坐繫完全夫婦皆好義行利濟事然素封豪舉  
罕一爲之君勉力而力竭其如易所難而輕所重何  
天性之親惟兄弟童而鬪牆亦惟兄弟君年垂指使  
愛弟愛猶子一子髫齡不爲計不幾失於慈而偏於

薄乎日子以義所當行可不行乎父母所愛而不愛  
非不愛弟不孝乎親也友于兄弟爲親而友于也吾  
知義不容辭盡心力斯已耳貧富有定命吾行義所  
當行子言非所欲聞也居無何風道莫不償衣食纔  
足而義舉無改其初壬申九江舉行鄉飲酒有揚言  
於衆者曰鄉飲徒具文彼結納而揮霍雖不尊長養  
老不孝弟無不飲於鄉求六行之大賓非郭燦華不  
可歎皆曰然舉之燦華者維焯字也

懷葛堂集卷五

三四

贊曰陶朱公之才之大也千金不易致而致之者三  
其積也無從而知之其散也無從而知之大賓豈慕  
陶朱者耶積有爲而積散有爲而散乃適與之符耶  
睦嫻任恤於其鄉要皆以成其不匱若大賓謂之純  
孝者非耶嗣子光文爲予言歲儉族子二日不舉火  
以告呼婢探盎中粟婢以可充一日對則輦蹙曰舉  
與之昨日不食較明日不更急于嗟乎是亦難能已  
去推有餘者亦已遠矣

方于光家傳

于光姓方字垂裕號澄嵐先世德清人永樂間徙居  
大興歷五世諱天敘者始補順天郡庠生天敘生從  
哲希哲神宗朝從哲晉中極殿大學士卒諡文端贈



三代如其官希哲爲諸生積學有名生士瀆歷官饒州知府有善政生子三君其長也君生而穎異弱冠貢成均當世代變遷學不輟登順治乙酉賢書己丑成進士除知蘄州蘄爲楚門戶先是流賊充斥已而左良玉兵變焚殺無虛歲田野荒戶口藉燬棄有司徵調無度豪右侵軼民失業散逃其不逃者相聚依寨居頑梗不率於是徵輸調發無所出負固而難化官其地者號稱難治君至誨諭周詳誠於撫綏百姓翻然革故習君更訪求民間得天啟中舊冊始正疆界均徭役殘黎得安其生業皆曰吾刺史公之賜也

懷葛堂集卷五

三十五

方七閱月境內大治乃以父憂去服闋補知商州在秦萬山中故流寇盤踞地城市無炊煙百里內外不聞鷄犬其彫殘較蘄爲尤甚君招徠有術流民稍稍安集政治清簡與民相休息居無何以舊令事落職崎嶇歸里門六載泊如也按驗得澄雪起知陳州君至是凡三爲刺史矣然得之不色喜矍然曰昔汲長孺治此吾甯負古人爲治行尋最中州八年如一日報政著勞績陞台州府同知受事甫月餘寢疾終官舍時年蓋五十有三也君家學有本原性孝友於親族師友間特厚周衣食之不足者資遠宦流寓之

不能還鄉者賙陷於罪者扶植孤寡之遇欺侮者自起家科甲日不暇給尤寬弘不計人過凡急難顛沛中雖夙怨且振之才尤堪大用任巖疆安集流亡疆域以正井稅以均催科撫字益於上無損於下其理煩劇綱目畢張治楚治秦治陳如一轍也惜委頓於州郡不克大展其才可慨也君沒後三十有七年子伸揚述其生平是可傳也乃爲詳次其事歸之

論曰余讀光宗實錄反覆於所謂紅丸者而致歎盈廷之論之失平也夫帝方彌留憑几命召李可灼此時文端安能止而不召乎高孫諸君子號稱正人其

懷葛堂集卷五

三十六

持議也遽以趙盾之罪罪文端豈不過與文端和厚有餘所不足者明決耳今觀于光歷試州郡皆有成積以視厥祖可謂克家者已

孝廉張之治傳

孝廉姓張名之治字陳安小字乾楚湘潭人父豈石以戊子鄉薦令無錫邑人稱八十年中神君者語詳其邑乘孝廉生而穎異軼羣三歲學語試以祖母伯叔父母誕生年月日一過詰之百不一爽祖母喜曰行年四十四抱是孫足吾願矣祖母素嚴毅顧時時依膝下齟齬不好嬉而好學強記羣兒中岐嶷莫或



匹年十三仲父爾石得雋於癸酉至是宰高邑迎祖  
母養欲攜行難其離母孝廉揣度告母曰祖母年高  
喜弄孫欲順適往旋往旋歸兩全兒職耳祖母喜喻  
於無言且非一言動偶當於心已也比至叔父蔚石  
捷南宮讀書中秘明年隨祖母還里念家世書香祖  
父伯叔聯翩起益力學旁及家事三年應童子試青  
其矜甲午登賢書探聽以名聞跣足曰誤矣季父蘇  
合何姑媿傲幸之有榜放識者指其名曰是孝子也  
名與實符也無媿孝廉也明年隨父上公車丁酉畢  
婚娶季父秋闈中副車孝廉鬱鬱不樂隨父計借傭

懷葛堂集卷五

三七

得竟失歸而母氏病篤問藥求醫膚封身禱靡不至  
延數月而母卒哀痛呼搶惛絕移時不欲有其生祖  
母以大義責開陳備至始強視息苦塊中糞粥不如  
葷不入內而經營喪葬黽勉拮据兼盡哀敬入侍祖  
母悲感中委曲勸慰百憂百役萃一身身之尪羸瘦  
削不能支無問矣明年幼弟殤無服而慟哭哀號如  
喪母嘔血數升形日消鑠疾止旋作見聞咸稱世孝  
友而孝廉年少篤行爲難能云明年秋省親無錫未  
幾祖母凶問至痛徹含節三年哭三世貞疾加篤猶  
以父行皆替櫻鵲起曉夜伊吾搦管課弟之鴻經義

未常以疾解明年舉子距合卷五年也於是父內艱  
公私積負不能補星奔不克行而天性疎脫素輕於  
財雖物力艱難而重偏在義二十年來所揮金不可  
數計而產業未增食衆生寡當財盡於俗侈人貪之  
日此孝廉督家政久閱歷知情僞欲裨補闕漏而節  
制於出入以全一介之嚴所日夜關心而不容以纖  
芥忽者病越深而不能起雖有倉公莫之瘡也若夫  
利以和義孝廉固已計之審矣壬寅舟歸卒漢上時  
年二十有六遺孤一乳名錫歲甫一周

懷葛堂集卷五

三八

之誠不患不足而或過之天假以年當不知其所至  
嗟乎人在賢不賢而不在命之修短然則無錫之喪  
子去西河之知命不知命居何等也

鄒節婦傳

節婦姓吳氏名珏京口吳萊公女也京口枕大江山  
區水聚會太平極盛時人文蔚起節婦生更代先六  
載父兄蚤有聲海內鄙夸一世而特愛節婦節婦天  
資淳厚特穎異襁褓受教輒不忘稍長好弄筆硯兄  
笑曰汝亦欲作女博士耶凡刺繡織紵見無不能若  
所素習者諸技巧類是率非所好雅好古書洞晰大



義時時爲家人講說神解若天縱是時年十七歸邑  
子鄒翥翥父季淑念翥素疴羸好學窮日夜不寐往  
往患之比合益讀書不輟疾復作節婦侍湯藥衣  
不解帶者經年翥竟死節婦痛哭欲殉婢覺以告翁  
姑防特峻志不得遂卽絕不飲食家人進糜粥卽屏  
去號躄震喪次母亟往省視姑具以告於是母氏曹  
姑氏鄭同辭語曰我兩人老矣汝今死兩老人能生  
耶汝夙孝今以夫死忍令兩老人亦死耶語未旣兩  
老人同哭舉室聞者皆哭當是時節婦絕復息聞母  
同姑疾聲哭暝復視母同姑更語曰待我兩老人死

懷葛堂集卷五

三十九

汝行汝志未晚也節婦乃領會守益密不得殉強起  
旦夕臨哀號失聲鄰人聞哽咽聲涕輒下母欲且歸  
甯節婦曰守志者不聞歸母家也母領之於是盡撤  
珠璣縞衣蔬食和柔聲色以承順翁姑翁姑忘失其  
子也以是閭里益知其賢賢者爭效慕寢以成俗服  
闋同里有問於鄰嫗者嫗曰我固微感之曰守志良  
苦曰此定命矣苦固所甘也無積聚奈何曰守志豈  
在家之貧富耶未舉子奈何曰守志豈在子之有無  
耶有子則守是守子非守志也於志何有語旣忽怫  
然曰我與若鄰也宜知我若所言云何汚我耳禽獸

含靈從一而已更二庭之婦爲禽獸羞若所言云何  
去毋復我見問者張其口不能閉尼有款門請謁指  
杜間琴曰無絃不理幾何時曰未亡人不理久矣不  
計其時曰長齋甚善不事佛不剃髮無益也曰未亡  
人不舉酒肉爲吾夫非爲佛也尼膜拜反走於是時  
年纔二十姑與母謀置嗣以成其志會族子鵬生立  
之甫彌月禱歸哺乳保愛甚於出腹念翁姑老子幼  
食貧無資非治女紅積纖微無以爲生計初學繪事  
於兄工特甚乃布繡紋點絢增華人人爭購得之以  
是持鍼綫往往達旦睫不交倦不自支燈火燎椎髻

懷葛堂集卷五

四十一

稍覺僅僅拂去紉繡如初會歲儉自食雜糠粃舉精  
粢奉姑餘以飯兒曰就學舍固不可飢也兒偶違命  
輒自怨艾淚淫淫下里媪曰與爲慈母何如嚴父曰  
非不知慈且害之也之子後者也易失於嚴不忍也  
里有新寡日誦諱其伯氏節婦問何故曰伯催孤兒  
租自便其私耳曰汝子伯之諸子也伯庇諸子日方  
長租幾何而傷世父心不可且子幼必假手他人利  
他人與利伯氏孰善自是不復聞惡聲廡下有悍逆  
婦姑躬炊奉湯沐惟謹小不愜意婦吼聲不少止居  
有頃習知節婦孝其姑也愀然曰我罪上通天矣節



婦數十年寡居其嘉言善行足以感人心而正風俗多類此姑一日病醫弗效劓臂肉以進姑霍然愈嫂氏范從絺衣中稍稍見創痕詢得其事驚歎起熟視痕且有兩蓋在室爲母割者曰痛何似曰不覺也嫂曰宜乎兩老人痛汝矣爲女爲婦如此而深自秘藏歷年數十雖古史所載無以加矣今年己卯節婦一周甲子而顛毛盡白老於兩老人云

贊曰余遊瀟湘間鬱鬱久邂逅交吳西潭雅相善朝夕過從具得節婦生平事西潭蓋節婦兄其言之詳也固宜天之生人眾矣婦人之性陰柔不剛與物而

懷葛堂集卷五

四十一

遷其乖人道之常者何限不幸而失所天能守禮義寡儷以終身足表見於一時憂憂乎難之况貧而能養其親死而爲立其後百折難難以興衰繼絕此託孤奇命不少概見之君子而得之深閨少艾之中其所遭雖不偶而勁節高風與世之幸而與匹情老飲食男女遂其燕婉之私不幸而天閔良人屹然自立於人紀淪亡之日其得失難易相去之遠必有能知之者自古志士仁人存天地之正氣不過盡人道所當然不日欺其志而名或湮沒不傳或爛然天壤法天下垂後世立懦廉頑其初念皆不及此此其爲難

能矣苟息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媿於其言陳亮曰五十年間無一豪傑若節婦者豈其人哉豈其人哉

劉烈女家傳

烈女珍英者南昌劉永參之女年十五許字新建萬承雋未昏也既聘之六年戊戌請昏期卜秋中後一日吉而承雋先三月以病卒計聞越四日烈女雉經死先是辛卯生母熊喪繼母萬鞠之如已出以女能孝得歡心伯母羅寡居昕夕就學女紅闢節烈古今事則劓指陳旣嫁而守貞歿世未嫁而決死殉夫若爲節婦若爲烈女往復辨別如黑白區分家人第

懷葛堂集卷五

四十二

以女博士晒之胞兄武蕙語次及文文山謝疊山則津津喉吻慷慨憤激有丈夫氣比承雋凶問至則更衣請往弔不得則入室自縊以救甦明日又縊父持之哭曰兒何忍棄予死女亦哭曰父何忍令兒生大父運琦語之曰死固不傷勇然而祖而父無財力不克爾旌揚死恐身與名兩失耳女曰孫不惜身何身後名之有明日守者疎一縊而絕

外史氏曰大莫大乎死生人物皆知不免也必爭之呼吸之間爭之得其所者死爲輕莊子所謂殤子壽於彭祖也細故小廉古今之舍生赴死且多矣衷之



以義不失其輕重者幾人也今夫女子從夫視人臣事君一日冊名則休戚與同在朝在野無分也比干於朝宁夷齊於首陽二而一也苟免偷生賒一死而終不免死徒失身一姓二姓而不止供千百世之非咲世世子孫所諱言則幾微之際貪生之一念來辱身敗檢之無方也烈女天性之高者吾之徒運漳詔之曰守志善矣歲月之多時勢之變殆未易能豈非有見於愚下之易玷以玉烈女於成耶烈女豈不計之已早耶

楊太君家傳

懷葛堂集卷五

四三

太君河南澠池楊四美女也生而謹厚不苟言笑稍長習女紅執勤不懈事父母以孝聞同郡太傅呂公晉兵部尙書中忌者言拂衣歸年未艾念胤嗣未廣求賢媛聞太君孝有聲以禮聘迎居側室年始笄溫恭靜穆藹然也屬家方貴盛嫡郭淑人善持家政矜重禮法諸媵婢恪恭厥事無怠媮言動服御罔敢少踰度家法肅中外井然太君循循矩矱側身等伍中下至女奴婢子多賢之事田太淑人惟謹善承順尤能得郭淑人心莫忤於神明有謠詠淑人往往推劾太君直太君卽聞不一標白淑人益以是重之同儕

于氏雅不相善太君不與校退亦無齟齬于尋短折居十數年間語次及于氏有爲牙欸不平者則曰人已亡年已遠又何校焉性澹泊於物無所好華靡粉黛積不御故生平無所競其天性則然崇禎十四年李自成犯洛陽城中分地守太傅隸北城日夜坐麗譙淑人及太君倡脫簪珥市牛酒饗乘陣者於是家壯賈勇夜縋城擊殺賊常數十級城中人因有固志會兵官貳於賊城垂危太君隨淑人踉蹌北渡河營將羅泰尋開門迎賊時正月十九日也城陷太傅死之淑人及太君雖免播遷踰涉數載始歸新安之袁家山家旣落亂後無與馬家人婦子悉步足崎嶇山險升降蹙躐不能勝太君從未常色艱難也諸婦子竭力營餽粥家人麤糲常不給採山蔬野草合勺米雜煨之刺刺喉吻間不能下相對塞嘿涕淫淫被面太君則且夕操作以身先僮婢色怡然先是太傅旣殉難襄葬事太君年豐少侍巾櫛之日淺無所出非有旣責嫌無身後望家懸乏恐不能任艱苦淑人微以意諷則默不答惟哀號酸愴飲泣不能止淑人默喻之及淑人終內寢則柴毀骨立無間哭臨太傅人以是知太君之情出於至性益較然矣久之太傅二

懷葛堂集卷五

四十四



子皆貴迎養皆致敬皆如生母五十年中顧復嫡子孫男女襄婚嫁者十有八人諸孫則鍾愛履恆履恆常語人曰李令伯謂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履恆於庶祖母亦云其感人類如此及寢疾一日見輿馬儀仗若太傳來迎者遂卒時年七十矣太傅名維祺諡忠節事詳本傳中

贊曰詩首二南而小星江沱孔子皆有取焉史自范曄始傳列女然妻女之外無聞聖漢數百年豈勝妾中無足當記載抑以微而置之乎何與聖人刪詩之旨不類也夫忠於國者位不在乎崇卑篤於夫者子

懷葛堂集卷五

四十五

不在乎出腹不爾則存形跡爾我之私非忠義之極至求名節之完也難矣楊太君無子而子子孫孫生事喪服雖屬毛離裏何以過焉惟無私者能成其私太君之謂乎太君嫡子孫世爲臺使者履恆少病積聚又患苦疴疾氣蒸於口不可近太君撫摩傳藥久而無倦鼻之於臭太君獨無所畏惡乎宜乎履恆到今言之涕下也第五倫於己子兄子私不私視太君得失何如也

漢陽蕭節母傳

楚戊子鄉薦第四人蕭作聲嫡母氏陳年二十八

稱未亡苦節三十有五年作聲雖舉於鄉居貧有守痛母氏教育成立冰霜操不克請旌表與豪勢高貴齒憂傷抑鬱形瘠頰黃十六載人不知其非出腹子也感而爲之傳

節母陳氏黃州郡庠陳華陽女也幼秉姆教明理而持大義習女紅暇則涉經史歲丁酉歸漢陽蕭正烈克盡婦道會尊章皆蚤世惟大舅高年相夫子敦行孝養大舅益愛孫忘失其子也明年督師洪承疇畧定南方地規進取用人不次正烈年纔十九以故舊子姓備員行間入滇授佐楚雄令非正烈所擬也年

懷葛堂集卷五

四十六

少性剛視世無難事宦海中束縛一官丞負人矣癸卯拂袖歸豪舉益盛初陳于歸待年有姬媵至是漁色揮金羅佳麗而善怒使氣人罕所當意雅敬陳才德非徒以莞家政起糟糠而齊已也間以承大父歡謹身廣胤嗣規其夫夫體其言凡盛怒聞微辭必立解以是內外親黨下至僕婢咸德之丙午大舅喪哀禮備至內助爲多焉再期媵媿身方始生也聞啼聲大喜曰吾兒也懷抱歸其室鞠育恩勤靡不至惟無如乳不生漣耳晬盤學語教皆以正蓋作聲也辛亥正烈病亟以午日沒陳搥胸痛哭不欲生眾媵妾提



孤兒置其懷曰蕭氏存祇此一塊肉爲死者死死易於生爲生者生賢於死乃愕然曰我豈能賢守志立孤吾分也吾爲其難若年正少及今各改適毋令疑吾夫以近婦人死也忍去節母不忍留也時時惟攜孤兒向靈牀哭哭無依倚門內外相蠶食以藐孤危弱弗與校而家中落有爲危言趣重嫁者節母以背夫則不義棄子則不仁舍可傳之于則不智乃大書誓詞門屏間曰妾去妻當留夫亡妻當守忍將側室兒輕付他人手兒命卽我命兒成我不朽勸我改嫁者是卽猪與狗自是人皆息喙矣節母

懷葛堂集卷五

四十七

閱明詩歸有張節婦辭至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之句再三莊誦誦且笑且哭哭且使其子聽子幼少淚淫淫下霑衿也家日益貧益操作歲擇師課其子紡績縫紉供束脩膏火費誘教其子學益力其日孳孳者嚴焉不傷恩慈焉不廢義以督之於成立三十餘年百折艱難行其志而志益堅足以貫金石感鬼神視世之鬚眉丈夫有能及焉者否耶有姬以松筠歲月合旌表則衰綸桌楔安外門輝煌金碧耀觀瞻目今鄂渚城相望也國器學優南圖九萬度越其兒孫遠矣曷不請節母曰節至於苦非求名

也死不能對夫地下坊雖高百尺樹之風聲射之正鵠也歲乙酉無疾終內寢時年六十有二

論曰易言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者凡含氣皆知而德之也然物適成其物鳥獸適成其鳥獸則教化有所不及也而後知庠序學校之功用高於造化爲多彼人倫不明者不知也身不生空桑不出嫡母腹而孝過於出腹且欲表其母於久沒後家奇貧而不少怠懈彼徒知有生之者無問矣科目中明人倫大義如蕭孝廉者表章不及則表章者伊誰也

豔貞劉靜玉傳

懷葛堂集卷五

四十八

豔貞者金陵亭姬劉靜玉也靜玉名瑛生三原豪華地性貞慧恬雅幼習詩書刺繡善奕工繪事妙解音律多技能而丰韻自如古所稱美而豔非靜玉不足當之未及笄父母保愛甚五陵年少四方豪貴客聞絕代姿爭委禽營金屋貯弗許也壬申張觀察魯庵承制府命迓余至秦廣坐中論才士佳人不得耦因及羔雁千金聘靜玉歸履亭事津津不去口坐客傾耳聽於時履亭年強壯受知制府制府率勲戚地望尊嚴統秦蜀二行省位二院諸總戎上而委任履亭專奏告機宜小大事傳喜傳怒出納司喉舌此其才



見知於有識也固宜履亨名坦越產世家子魁梧哲  
白體幹雄什伯人中挺然露頭角饒幹濟喜任難事  
慷慨結納揮霍金錢不介意莫不推爲奇男子顧循  
循謹謹無世俗矜張態人益以是重之是秋禮迎靜  
玉歸西安琴瑟之調極聞樂可知也靜玉定情後  
斥鉛華勤操作以相夫子結駟連騎塞闔巷酒漿滿  
隨籠突煙不得息雜佩問遺周人急賢聲藉藉者五  
六年而日以齊女之戒懷與安者易履亭履亭亦以  
徵四方通謁貨郎選皆不可斯須緩丁丑以浮家託  
友人而之蜀之楚之吳之閩輪蹄徧四方此其爲履

懷葛堂集卷五

四十九

亭也履亭有戚王揆亮妄意靜玉挾厚筴而孤居奇  
貨易侵凌日喧嗽詎許庚辰踞所居推其僕婢靜玉  
立遷依母氏以紓其禍已而揆亮之宗蒸溥令高陵  
且欲劫以媚權要百里侯威令去強暴何畜什伯靜  
玉立築土室居以死自誓穴竇納飲食母氏外其聲  
容莫得而窺焉已而浮薄之豔羨者聞二王伏冥誅  
相戒鬼神所呵護窺之且不可靜玉安居土室十八  
年丁酉履亭以子貴且倦遊寓楚聞而歎曰是永霜  
操也孳益元稹豈丈夫哉立迎靜玉母女至自三原  
歷年二十有一攜來粧具其合歡被依然也

論曰袁閔以四世事漢位三公避亂居士室十有八  
年古忠臣之全身完名節如閔者幾人也靜玉閔中  
一女子耳非有名義綱常之重而守身之嚴歷年之  
久與古忠臣同揆一轍夫何修而至此耶理之不勝  
欲也多矣平居侈談節義能持守於俄頃未必能以  
終日苟逼之以威誘之以利方藉口無罪且以居功  
者何代復有賢者不幸值此則斷胸絕吭引決自裁  
而外計無復之而古稱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又  
遵何說歟夫身爲一己之身當守也身爲君父之身  
尤當守也可死可無死之間非善守身者莫能自主

懷葛堂集卷五

五十一

故舍生取義者死賢於生全名保身者生賢於死若  
袁閔者土室而死不可及也若靜玉者土室而生尤  
不可及也

懷葛堂集卷五終

南豐梁 份質人甫著

議說 題跋 書後

貞靖先生易名議

古之易名也雖天子大行惟其公不徇其私南郊稱天以制諡是也有其行無其爵不得有諡禮制固然然禮以彰輝也諡何可廢周有逍遙宋有和靖國典有逮及勸善也善推周公之制也德園王先生卒其鄉人相與諡曰貞靖按諡法清白守節曰貞寬樂令終曰靖先生之大節在高尙其受祉也在考終命或

懷葛堂集卷六

豫章叢書

曰諡之制質者一言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二言不溢美乎曰學問之勤經綸之大而以不仕終若先生者眾美具焉二言者稱其至者行浮於名非溢也曰禮云已孤暴貴不爲父諡曰易名出公議三代之直也制諡之日先生之孫元衡猶未貴也曰賤不誅貴幼不誅長諡不受於君烏乎公曰此其爲公也南郊稱天所稱者天稱之者誰也褒揚而不過私而公也明乎此則鄉人之議私也而非私也於是乎議

炳文字說

丁亥冬司馬燕克將歸直沽造寓以少子字屬余爲

之說問其年曰十有六問其名曰振祖問其字曰炳文余曰是說也在革之九五大入虎變未占有孚炳文之字此其說也夫人身五官百骸皆適用而鬚眉毛髮無與也有之而不適於用無之而人非其人矣虎之於毛也亦然人齒之毀也鹿角之解也蟬之蛻鳥獸之希革也皆除舊而布新矣虎之變也亦然而人之立志視此矣孔子大聖人也十五而志學童年之及冠者命曰棄而幼志棄幼志而志成人之志則可謂之能變夫虎猶是虎也而其文則變人猶是人也而志之所學不可量故易言大人之變視虎也炳

懷葛堂集卷六

二

文少而聰穎性凝重蓋宋文正二十二世孫明僉憲非泉公耳孫也炳文未志於學則已苟有志焉學二祖之學而後於祖爲無負而後於名爲無忝余又聞炳文方五六歲夜讀書能見僉憲於羹牆夫少既見其形則長當繼其志然後知祖非猶夫人之祖而志所學非猶夫人之學非炳文其誰屬也炳文年未及冠而距古人入大學已一載是易所謂未占之時也日月易邁炳文其勉諸

又持字說

人之生也父命以名比長而字人皆可字也不盡出



於父而義恆不越於名其不越名之義者嚴父也此  
孝子所以顧名而父之慈如見也吾友粹然棄代之  
期年丙戌余重來京師其長子燾年纔十五一日夢  
綽然曰燾也藐然孤也願有以字也余曰諾先生以  
燾名之子也按說文燾溥覆照也中庸言覆幬而先  
之以持載持植也執也物不能植立無所執持則天  
地雖仁於生物而覆照無所施故曰栽者培之此也  
燾失怙恃內外無所親依二庶母以爲命願其能自  
立而有守也字以又持是先生以燾名之子之意也  
覺而又持過余告之夢又持欣然長揖謝又持其知

懷葛堂集卷六

三

禮乃父之慈者於此卜之願又持勉焉已也

培菴說

人而聰慧也易流浮薄而難歸於厚則小智蔽其聰  
慧也君子以厚德載物君子固聰明睿知之極也築  
堵者知隆其基植木者知壅其本知自厚也斯厚矣  
莊周曰九萬里風斯下矣而後乃今將培風記曰栽  
者培之天之所培天也非天也天人之際非大智不  
知也知而不自培失其聰慧矣則亦惡用夫聰慧也  
曹生聰慧而用心欲厚者自榜其菴居曰培吾知其  
善用夫聰慧也於其別爲說以贈之

晚學圖說

晚學圖曾君秣田自侔其狀也卓犖一丈夫神采清  
秀布置鬚眉目光所注射飄然有度越尋常能正襟  
坐手一編隱隱伊吾出口內影肖其體筆傳其神執  
江漢間途人問皆識爲秣田也夫萬物皆身外物惟  
學無一不切於身心雖人有生困之分而學皆不可  
廢故有生而後無事非學之事無時非學之時則亦  
何後何先何早何晚之有秣田初字非百生而羸弱  
六齡授論語半部疾作形消脾虧心血少藥罔徵何  
有於學然玩具陳喜摩挲楮墨人皆異之相工獨曰

懷葛堂集卷六

四

是兒也一事無成者於時勃然怒其語不須與忘少  
長習見裝標畫必凝睇久忘病之在體歸必緣情染  
翰以自娛識者皆購求而經史則荒於病比少間淹  
通涉獵訖若成人賢豪士君子恆倚任年十四橐筆  
走四方資菽水費而學荒於貧又十年母憂棟家督  
又二年父背患癱激酒露吮而瘡又十年家多故弟  
婚始畢執父喪而學荒於失怙恃夫病也貧也宅憂  
也人生有不免然不畢集爲學之年且未必不得一  
日安其身執經受業從遊於家塾大小學之舍則秣  
田雖異資遜志時敏有勤而不專是亦遭逢之不偶

已而稭田不諉之遭逢也昔趙晉平佐宋祖成佐命功而後半部論語始卒業稭田富強壯時志氣激昂學有成詩名字畫品赫赫人口耳而枕藉經史乃在遲暮之年雖與晉平之炳燭不可同年而並譏然不謂之晚焉不得也圖顏晚學夫豈誣哉是圖也由前觀學也而非書則一編在手爲不足由後而觀書也皆所學也則一編在手爲過於勞彼富春秋此父兄優游雪几風愴而失學視稭田之一編在手何如也夫學其學者不以正言之勸而加功不以邪說誤人而少沮則學如登山舉趾數而險益甚何也不學也

懷葛堂集卷六

五

無一編之在手也

跋臂閣銘

此凌庵郭公所銘也典雅清新極妍盡態其墨蹟之妙燦然如新是銘亦足見公所學矣盤盂觴豆凡所日用觸目而警心銘之所不可已者公無事此物而銘而藏之將以有用爲無用耶舉以贈客將以所無用而歸諸有用耶用不用之間公命意何居也小子學尹公之他而未得見公見是物如手口之澤讀是銘如夏謨商誥而有所不能釋然者舉而問之公之客夫亦何以釋夫所不能釋然也公之客雲子姓游

沔陽人

學書堂印譜跋

此易子思成所摹也思成學書法名甚盛益肆力六書八法作石印久之成是譜張長史曰筆法玄妙非志士高人詎可與言蘇子瞻謂見其字想見其人超然者也思成之人其名之成豈在書法哉而名旣已成有日矣繆篆摹印六書八法之一也顧聚精神覃思竭力從事於轉運布置筆法刀法間積歲月以臻於神奇工巧宜乎今日之名非猶夫昔日之名而何以依然食貧也不幾以有用之心力歲月而爲無用

懷葛堂集卷六

六

之用耶夫印者信也人不恥不信而後表信於其印雖然周有璽秦漢有璽章印矣非玉與銅爲之耶自天子下至士人佩其一無位者未嘗有也夫秦之篆之者非李斯耶錢之者非孫壽耶貴爲天子爲有位而後佩爲之運筆操刀者則丞相大夫印之見重於秦也且如是哉至於宋始易以石或施之秦牘其濫觴也甚矣至用以代署押則閭巷小夫不知誰何之人而私印纍纍然則雖鳥跡虎爪媲美前人其不足重也必矣思成故家子學有淵源性醇謹藹然可親而攻苦茹淡習右軍墨蹟俯仰事畜畢給於賣書賣



書外一介不以苟而澹然自足余聞古之高士恆托業以自汙朱桃椎之履雍伯之脂思成其庶幾乎其小印得名遠追宣和近韻頡頏文何諸子具玄鑿者咸稱之而狗請託雅不自愛惜故致多如是雖非其人而亦爲爲之而神奇工巧自若也猶之履也脂也初不擇人而市也然思成長貧如昔則無解於以有用之心力而爲無用之用也

枯樹賦跋

尙以朋書法工巧微妙名重一時此其醉中所草者語具自序中余聞王逸少之書蘭亭也醉中若神助

懷葛堂集卷六

七

自謂筆法得之夢中之白猿明日酒醒復書積百十紙無一及醉中者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神者妙萬物而言者也昔熊渠射石沒羽明日復射其不能者以矢不以神也又何怪乎逸少之蘭亭哉今夫書筆不能而運以手手不能而運以心各奏其能以臻於妙而心與手不相忘也不相忘而後可以復復可至於千百其妙猶夫初也雖然未離乎形氣也莊子稱醉者骨節與人同而有異焉者其神全也蓋醉則五官百骸皆忘而一任其虛靈夫虛而靈也五官百骸雖運動而五官百骸不知也所謂以天合天也

神云乎哉逸少之醒人而已則是賦書之不能全也又何怪於以朋哉夫一鱗片爪謂龍不全見焉可也謂非龍之鱗爪不可也况其不僅於鱗爪也後之觀此者必不河漢於余言也

瓶庵贈言跋

今之贈言盛矣自王公至布衣莫不哀然成高帙雖千萬里外未常一謀面之人皆可贈以言言人人同其言可知也夫無其實而爲其言者諛人也當之而不辭者自諛也諛人則言不足以勸自諛則足以取知不知者之譏笑夫烏用是言爲哉余客姑蘇曾一

懷葛堂集卷六

八

覽瓶庵贈言諸體無不備意以爲世之贈言已耳俄而聞諸君子稱道瓶庵甚具百工下走頌瓶庵不去口俄而余師勺庭魏夫子亦主其家亦以言贈瓶庵故余知瓶庵獨異也瓶庵曰吾自幼失學然尊禮賢士則今年逾六十不少衰余曰君本孝友以立身而愜慨好義急人難樂交賢人隱君子彬彬然澤於文雅天下之學孰加於是世之號讀萬卷書下筆千言立就求力行君之一二事不少概見何哉西漢石氏唐顏柳氏一家之法得以風天下而史傳載之以傳於後世惜乎瓶庵之不值其時也然得諸君子爲之

揚抗道其平生鉅細事無遺者足以補史傳所不及然則贈言又烏可以少哉

岳忠武至寶跋

敬之深者信之篤楊君次璜篤行君子也得岳忠武至寶二字珍惜藏弄如拱璧蓋忠者敬人之忠忠武之忠天下後世知不知皆敬也况忠孝性成如楊君者乎至寶二字忠武之墨蹟稱之者久傳之也多敬忠武者不在二字之存不存可知也然敬君而及於路馬敬親而及手口之澤二字經忠武所書其與君親之器御何如也二字之可敬非敬字也經忠武所

懷葛堂集卷六

九

書之可敬也必忠武墨蹟而後敬則博古之論筆法辨真贗非敬忠武也楊君所篤信之深心非膠執所能知也

書梅勿庵推一元消長圖後

邵伯溫之說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此自洪荒初判以至閉塞之大數也就中以一會計之會三十運運十二世世三十年則積一萬有八百年而為三百六十世積三百六十世而成三十運為一會之數十二地支視此矣自子會至辰渾淪之初無間矣年代可紀斷

自黃帝作甲子始黃帝八年甲子四百二十年為堯堯八十一一年之甲子此已會之三十運第十一世也堯之殂落也在癸未舜之受終又四十年癸亥而已會告終矣舜四十一年甲子為午會之第一運第一世第一年自是歷夏商周秦漢三國晉南北朝唐五代宋元至明宏治十七年合六十二甲子三千七百年二十年為午會之第十一運一百二十四世自宏治至今未久也考之於曆書稽之以史冊自舜至今為歲者纔三千八百年耳自今至午會之終當得七十餘年生當今日而不知幸際中天之會者何其不流

懷葛堂集卷六

十一

覽於康節之書之甚也元明善以禹未即位前八年甲子入午會至至元元年甲子為午會第十一運其積算之誤固不足輕重獨於朱子答天關於子之間也有疑焉宋高之時當午會之十運去未會七千三百年而朱子乃云堯在巳午之間今漸及未夫堯去午尚遠而宋去未尤遠此余所不解於朱子也沿訛踵謬相習為然梅勿庵究心天人之學積數十年著等身書皆闡古今之蘊偶於一元消長圖推算以今日尚在午會之前半盛陽之時嗟乎勿庵此言豈但有功於前賢其啟迪今人可謂振聵而發聵豈淺小



也哉天道人心足挽回者微勿庵而誰望之

熊襄愍復邊將手蹟書後

芝岡熊司馬當世日以剛愎自用羣然一辭去今百載論未有以定余客夏日覽公復大同邊將書草書法道勁得顏魯公爭坐位之神其塗乙改竄亦如之右則邊將原本首尾僅一稟字不署名其人不可考其辭雍容爾雅字端楷類非桓趙所能者其自稱曰職公稱之曰公通爲一福蓋公起草於紙尾者往還問軍國大計無後世萎蕪卑汙氣可風也其請益兵八萬助守邊公曰六萬人已足矣請以兵守臺公曰

懷葛堂集卷六

十一

更益以火藥火器可矣又曰六百里長邊決無處處受敵之理又曰分數宜明節制宜密行法宜嚴爲國家建久遠計不宜計費此公所策事明於大者遠者如是檀道濟所謂萬里長城矣顧謙和溫厚之氣溢於文墨間藹然有家人天性之親焉覽邊將之文而不以公能勇於聽言覽公之報章而不以爲社稷臣者必公之仇讐而後可夫悠悠之口不樂成人之美古今之肩鴻任鉅往往得之余獨惜公之受禍獨深而國步因之矣大同六百里邊兵至六萬乃僅云足守余竊疑焉又惜余生不當公之世與公上下其議

覽此不無遺恨耳時壬午臘月同覽者許尹重正任陶甄夫竄尙以朋友汪農夫踣于郭善夫恆

再跋芝岡手蹟

芝岡不死國未或亡其傲不做雖激烈或見於書疏與封疆無損也况剛愎出於亡國諸臣之口乎太史朱字綠評跋手蹟者誤矣跋在壬午今二十年並手蹟歸余友郭子善夫裝潢什襲若天球河圖之至寶手蹟垂百餘年一展讀間墨瀋淋漓如新特一端耳其指畫戰守機宜壯志雄風噴薄出楮墨外惜其家手澤之莫能存也楚弓楚得與其去人去楚也孰與

懷葛堂集卷六

十二

得而子子孫孫世世保之也而况芝岡之手蹟也

書郭忠烈傳後

國家多難人臣效命之秋也然任非受命地非封疆職非禦侮者可以無死可無死而死者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國家而不知畛域知進死而不知退生莊子所謂不擇地不擇事而安之若命也志士仁人非不愛其生惡人之可以無生而生也此備兵榆林而殉鄜州郭副使其人矣副使死崇禎五年歷三朝而謚忠烈豈惟有血氣者之所悲傷卽流賊以至叛臣逆黨亦且爲之飲泣十數年中天地崩裂而慷慨從

容取義成仁者所在多有非副使之赤幟樹之其前  
乎夫叛臣逆黨知死之流芳賢於生也亦自知死所  
不免何以當可無生之會而生也副使名應響字希  
聲號在臯福建解元福清人

二揭紀事書後

二揭服賈恆持義爲閩里所推一旦舍業從吾師樹  
廬先生遊備歷艱阻始終不懈其天性耶抑有以造  
之也夫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二子顧捐妻子家人崎  
嶇走數千里外凡五六年垂橐而返不名一錢窮約  
如此而無尤怨見於顏面此豈無所見而能然耶使

懷葛堂集卷六

十三

數年中乘世多故不畏名義效狂俗所爲顯名厚實  
未必不能倖致然多行不義天每濟其惡而斃之余  
所見聞爲空煙逝波瞬息消亡者殆不知其幾千萬  
狀孰與二子所爲如是乃爲賢人君子所稱慕耶吾  
師作紀事二子名益彰宜益自礪毋變其初令大人  
長者負失言之誚嗟夫余言二子於吾師而數年間  
曾不若二子之朝夕相從也可悲也因書之且以志  
愧



南豐梁 份質人甫著

墓表 誌銘

懷遠郭將軍墓表

懷遠郭將軍者閩之福清世家子以武舉選授西安衛累官都閫葬西安郭杜間則厥嗣恆所始著籍也士以制科選始於隋科以文武分始於唐天長起家以武舉異等始於汾陽郭子儀是則武科之盛自古昔來莫郭氏若矣而汾陽之先人後裔皆不以武稱則又何也將樽俎干戈世異而階殊家傳而各用耶

懷葛堂集卷七

一 孫章叢書

福清之郭與汾陽華胄屬不屬未之考而將門不將何古今後先之合符節也走交將軍之次仲子恆也久矣知將軍於觀察李我郊之墓文也深矣將軍諱登龍字際發別號御六性孝友溫恭凝重祖父以諸生孝廉世其家將軍固孝子順孫尤篤志天人性命學詩文其緒餘也弱冠會草創開科偶以弓馬策論試中式非所志也宴鷹揚典試則周櫟園亮工分校則李山顏明整皆當代名宿交相慶將軍賦詩充羔鴈二公期以天下士然惟用武有地則交相惜焉比壯授西安衛關中古帝都被山帶河心甚樂之而自

督屯課耕耘已耳未幾轉江陰而歲輓輸漕粟已耳未幾陞龍里衛而理錢穀訟獄賑飢禱雨技士修學宮化椎結侏離之鬼國已耳將軍十九年中歷三衛兵官也所治無一兵非字民之職也所有之地軍也皆民也用武之無地也將軍循吏矣名實素而服官政之年遂初已賦矣隱六朝風雅地載酒榼詩筒陶情於湖山花月下與名流杜于皇潛輩角勝爭雄長人不知為故將軍而將軍則自適其適也其篤於愛猶子推解故人輯先賢祠置義塚好行其德雖萬戶侯何以過焉捐館時子四孫六雖遜汾陽然已分其

懷葛堂集卷七

二

半矣恆為走言先君晚擅風雅然匡坐不偏跣造次頓啖不苟人皆肅然時恆幼小多不能記憶惟易簣命恆輩曰生能指柱天地方可謂人云郭杜間山既買亦朱邑之桐鄉矣走過而指之曰此牛眠地也恆然之甲午乃葬於今七年矣恆以走不諛墓而以表碣屬不獲辭將軍子恆字善夫方需次州牧善夫之子景文純已任興平教諭今陞知縣候補則將軍詰封從文階等而上之方未艾而表稱將軍從武是遵何說歟走讀葉文忠之蒼霞集矣其誌同里郭雲橋墓曰吾鄉稱古文詞始自郭氏及誌雲橋子肖雲都



闕則曰父子兄弟皆以文學著聲公獨用武公子孝廉續祖之緒而光大之又讀林杜史之文曰擬之東京之班氏且定遠之後不能及然則將門不將福清之郭於肖雲已然矣肖雲蓋將軍之叔祖也走師葉林二公之意而稱而表之其誰曰非歟

黃君麟裁暨配溫孺人合葬墓表

石城黃氏二孝廉曰道瀾道漪一父之子也康熙癸巳開特科慎選主司同考並公明以非常典也黃氏舅弟並登雋宴鹿鳴歸咸羨雙珠聯璧顯出詘科名石城地殊異數也兄弟益謹勅守賢父母教績學並

懷萬堂集卷七

三

大著名於世及二親終求可以傳其親者不謀諸顯貴而微表墓石於布衣則亦奇矣份固辭弗獲謹按狀明經義侯爲君父陳太孺人爲君母兄弟六人君其行五也君諱鉞字麟裁私謚文莊生明崇禎戊寅卒癸巳六月得年七十有六元配溫孺人先君一飯生稱未亡人者十年諸詳劉子青麓誌中及黃永年合葬墓志銘中先是君葬南山之原青烏家卜佳城今某處請改葬於是舉孺人擬合葬禮曰魯人之附也合之詩所詠同穴其是之謂耶子三長道澗早卒次幼則道瀾道漪二孝廉也女二孫八曾孫五曾孫

女一君爲人孝而純處兄弟和而直接人以信好義任艱危事不惜施予性警敏十急雅不容人過教子嚴而以身作則幼力學攻舉子業視科名如探於懷而提諸掌也戊子石城陷俘掠入闔以智計脫甲寅又陷免盡室於刀鋸解同繫之全家人皆縮而保首領之不暇君任機權脫之於當阨其才能應變有裕知若此怨家且忌而誣之君不置辯而事立白人益重焉丙寅析子姓巽薄遊江南北京畿地名勝留題然恥書壁其奚囊則撲滿矣先世雄於貴君雅長幹濟尤厚於宗族祀事不豐者死不能葬者男不能婚

懷萬堂集卷七

四

者衣食不能繼者病者老者孤者皆曲體一周之必使可受且口不言而色無德也甲申石城饑多閉糶君約好義分城門賑村落相倣倣邑皆果腹向之謗其慝者於焉頌其賢君則德怨皆無之初試童子亞冠軍補弟子員輒高等寶興則贖笑曰千佛名經我獨無二子必有之益督二子學癸未君耆年有六郡邑庠以君達尊二請邑侯舉大賓或曰君爵天爵也又十年癸巳特開科二子道瀾道漪皆有名識者莫不爲君慶且爲石城黃氏慶爲特科得人慶以家學世德皆食報於二子人所無而君皆有也比二子



歸拜家慶君軒渠一笑默不一言非不言也豈不以是爲君家固有耶學之切於身者莫大乎事親從兄處已接人焉耳已君生平務其實而教子以身夫何不可致之有拜慶子且二非不言也此君家所固有也孺人以具慶趣君言始大言曰託公伍先生家南昌若輩訪之否二子齊聲對已訪今何如對曰傳子孫止三喪未厝也君蹙然曰昔石曼卿三喪未舉范堯夫以麥五百斛及舟助我夫教爾何知夫曼卿父執也伍先生我師也助麥舟可少緩耶亟往助不得備計吏行也二子行不越月而君長逝矣君生平備

懷葛堂集卷七

五

百行而篤在三於易簣可不謂之全人也耶辭曰名成在學得失在天父失子得父子何分失一得二天厚高賢既葬改葬壙納名文隧表不朽以風後人

節母汪太君墓表

節母姓汪氏歛縣潛溪人汪公其梁之季女也年十六爲邑子方君微之妻生子男二子女一年三十而寡又十七年以疾終詩言女子無非無儀而易曰地道無成而代終節母爲女孝爲婦爲母爲祖母順且慈三十餘年人無間言嗚呼可傳也已節母天資貞慧篤大義初微之君買遷家政身爲筦之姑老養之

幼子殤家嗣穆符弱成之及身爲未亡人也且爲辨祖龍之吉凶且爲守先人之廬舍其爭也懷伏突其讓也推新宅若古大臣之托孤寄命者長子長且爲卜而婚焉弱女長且爲笄而嫁焉孫男士瑄士瑚士璣生父母儼然在也歲儉則恆饑以飽之患痘則求死以生之興居出入則提攜保護之知有夫有子若孫而已不知身之憂傷劬勞躋難百折老而且死也是皆人道之常而女婦所難能者節母之孫三而士瑄長節母愛之也甚於人之母而士瑄之孝思也過於人之子士瑄每言祖母執事輒淚淫淫下而不自

懷葛堂集卷七

六

知也李密之陳情也曰臣無祖母無以有今日竊以其言爲過夫親親之愛代隔則疎祖母固一傳而再也木之蔭也止於實火之炎也盡於薪故禮五世則親盡而上下旁俱有殺也陰陽合而成形老陽老陰半也再傳半之半三什一有奇四且什不一矣故五世親盡主祧不爲服且夫陰雜進而益微不若陽之老窮少傳雖百世之遠猶陽之一綫也故有百世不祧者祖也非所論於妣也稱祖及之者配祖也然則孫之孝其祖固人所難而祖母則尤難者今於節母見之可不謂賢哉節母以清順治丙申年六月六日



卒越三十有二年士瑄等始克以康熙戊辰十一月十五日葬於大塢尖之唐由清江熊頤爲誌銘新城黃光會有記份於二子學同師士瑄交份且久請表其墓上之石故述其大畧使世知孝慈之可風而不能者可以媿也

方母徐孺人墓表

孺人徐氏歛之傅溪人父曰英尙母方氏孺人明大義悖行孝讓年十有七嫁方君西城卓然有桓少君孟德躍風當家道中落夫子游四方尊章之甘糲薪米之凌雜朝夕之尸糞皆孺人身任之機杼縫紉燈

懷葛堂集卷七

七

火率常達夜分艱辛况瘁而奉養不少缺乏若非處隱約窮匱者又未常色艱難負勞苦而自矜伐徹夫子之聽此其爲賢也先是父母聞孺人操作苦常有所贈饋孺人並出齋裝以周用翁墓田之訟有費二叔之藥餌有費小姑之槃匱有費兵亂之伏匿有費畢給於孺人孺人儉於資已厚於所親好行其德而善用其財無愆惜於心忘其身之苦力之竭也人皆以爲難而孺人恬然也其視遇內外屬自爲女及嫁皆有恩而衷之以禮里婦偶欺突不動聲色其人反媿不自安其於喪祭大事鯁鯁焉不欲以須臾緩祖

姑汪太君未葬賓客形家往來無虛日治酒脯作食肅然無聲厮與人咸醉飽其夫子常以往昔困頓爲言孺人曰貧人所恆有苟自給願無忘往事耳體特羸多姪戊辰二月朔產女既食頃暴卒時年四十有二卒之九越月十有四日附祖姑葬大塢尖之唐由昔孺人所經營者其耐也固宜子男二曰良孺曰良霽子女二一適槐塘程氏子其一尙幼孺人死之日內外族黨咸雪涕其二叔哭尤哀若子於其親者蓋孺人無間於爲母感至深也其夫子字西城節母汪太君之冢孫士瑄也份既表節母因並書孺人之墓

懷葛堂集卷七

八

石

封位齋先生墓誌銘

先生字禹成遠近士大夫下逮里閭婦穉無不稱禹成者曰位齋從先生所志悔也吾南豐文章忠義炳然寓內自曾子固鞏李寅青經綸蕭雲濤漢以來往往而有雖世代升降學絕道喪之時其人挺生懷才養晦毅然爲守先待後之儒一旦未究其用以死則後之人扼腕咨嗟曰古君子用以風世嗚呼其亦可悲也已先生姓封諱濬人之推崇先生者稱其孝友有之稱其任恤有之稱其善學善教稱其均平田賦



有之先生之心，斷必至於古人。雖素所朝夕號稱，知已者知之，或未必深也。先生爲環溪公季子，其事親敬兄，也得之天性，敬二他人，子如母，兄事庶母如母。撫兄女如女人，以是賢先生。先生職分所優爲也。先生湛深於學，蔚爲儒宗。四方賢士咸稱吾邑學以先生爲正。先生工舉子業，日據案講說，程學子課藝。一經指授，輒中程度。飽於庠，明經登賢書，濟濟出門下。別業在茗柯山房者，辟旁舍不能容，至插籬中分其室。或以其經轉相傳習，有不得出師門，輒對其父兄。歲脰脯豐厚，最吾邑用以救給黨親，窶人子而子若

懷葛堂集卷七

九

孫被服澹泊，食糲糲，熙熙然也。先生神宇清爽，性和易，年三十五歸自燕，下血體日羸，面黃輾轉牀第。間聞友人過，則若負重，疚立力疾往，諫勤懇懇必改悔。而後卽於安親，串族家子乞平事，卽損耗已財。未常以貧病解，媼黨鄰踰閑，檢立反復，開導必匡。救乃已。常曰：爲所當爲，病不加劇也。如是者八年，病亦尋已。生平所排解而保芘者，無慮千百人。遇其人未常有德色，或姓名且忘之。同里約齋謝先生講學。程山遠近咸宗之。先生崇禎十四年補博士弟子，又十三年貢成均，又八年壬寅年四十有二舉丈夫子。

若而人執經門下，若而人交易堂海內名，下士若而人。一旦執贄所素友，善之謝先生，頰首稱弟子。與甘健齋京黃維緝熙，曾美公曰：都諸先生同堂合席，自以理學任君子，以是推先生過人者大矣。性好纂錄，古今文各成帙，遇後進勉以實學，獎掖不少。倦居九年，會丈量令下邑，措紳例，會隱校，先生列諸紳重。違羣議，乃以爽脆身獨任勞怨，版圖以清田賦，定戶無虛稅，人大以是尸祝。勞者縮，愆余師躬，庵彭夫子。規其出位，因自顏所居曰位齋。所謂志悔者，此也。又三年西南變起，邑與閩壤錯，縱髮復冠裳，而羣蠢藉

懷葛堂集卷七

十

以蜂屯肆掠，先生避亂蓮花峰山石斗，登降崎嶇，料守禦甚悉。山中人戒出，受執繫，則善計策，走橐，餽必營救，而後已。以是知時事不可爲，輒蒿目幽憂，亡何病病中，亦以畏天命爲宗旨，不少輟。歲丙辰移疾歸楊梅村，村距城絕河二里，曰此首丘所也。八月朔日終正寢，距生年天啟辛酉年，年五十有六。會鐵騎復邑城，而楊梅猶然。畫外屬，纘欵以儒冠撮髮，遂初服爲一代完人。從先生遺約也。葬石壩之撮斗窠，先生以廷璘爲曾祖，以玉七爲祖，以文舉爲父，有隱德。蓋環溪公也曾祖妣黃氏，祖妣曾氏，妣陳氏，娶朱氏。







含殮成中禮哀毀骨立人以是多君之至性篤於倉皇禍亂中則可謂至孝而君且歎然也君兄弟二人伯氏光曙輩出也君亢氏甥外祖以貴雄嫁女累鉅萬父屬所親曰洪洞饒先業長居守之季亢氏甥當得外家物已而所親橐金至君笑曰一父之子兩人耳祖父業盡以歸兄豈獨利吾母氏物乎雖父命不可以欺吾兄乃盡以讓伯氏伯氏存則父事之死則撫諸孤如已子而諸子亦事季父如其父人無間言君爲弟子員時有以方底遺學使者誤以遺君君誤發之則陰屬學使者黜君君笑而置之洪孺人曰忌

懷葛堂集卷七

十三

夫子而不得行焉適深其怨也曷緘識與之以逞其意君曰諾其人終不知君之知之也君亦終身不言誤致書事君二十補弟子員已而爲太學生好學不輟匡坐終日戶外不聞咳唾聲洪孺人善心計盡筦家政於是君得一意讀書然不屑屑仕進雅好清淨涉獵佛老書行濟施事焚券捐逋無虛歲出則策杖從奚童蕭然如寒儉士人無知不知咸稱君曰善人善人云初君奉父歸舊阡母氏獨居張灣兵亂門內死者十八人賞財簿書已散失殆盡亂定伯氏從晉來理之無有也相對歎息洪孺人簾箔中語曰伯何

憂有一篋在姑垂危妾從津門奔哭得於灰燼中者伯氏與君並喜出意外並啟篋則公私出納券並具韓氏之業不墜君孺人力也嗟乎利欲之中於人心深矣兄弟同氣異體之親各母其母則私義生私義生則爭心起加之媼黨之徇私女婦之媒孽則不至等天親於仇讐而不止其視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幾希而富厚之家尤往往不免焉君其非今之人乎何所爲若是余又聞君家居如慈母而孺人課子如嚴師君就養吾邑時吾邑人見君往還温恭和藹之氣見於顏面宜有令君爲之賢子以光前烈而未艾也夫行人所難而忍人所不能受如君者誠足以風末俗而洪孺人佐之其深識遠慮有足多者是可誌也謹爲詮次而系之以銘銘曰

懷葛堂集卷七

十四

整飭肅州等處地方撫治番彝兼管肅鎮屯田事務按察使司副使中憲大夫茹公墓誌銘  
公姓茹名儀鳳字紫庭通判西安府諱珍之仲子也



先世山陰以家起倅府占宛平名數以是爲宛平人  
公生而有異質聰敏濶達有大志風神莊重俊偉望  
如玉立少從宦西安就外傳輒恥章句學學經史務  
求大意識者器之出府解裝馬翩翩美僕從日肅容  
燕會選勝徵歌歡聲達旦夕極一時之盛雅非所好  
好交聲氣名宿重然諾慷慨豪爽揮霍千百金不一  
介意家人婦子弗善也尋以上舍生謁選輒以澄清  
天下任比宰岐山佐郡衡州守景東楚雄廣南府副  
使肅州皆西南微塞地不克展夙韞而志則自若也  
公通明果毅喜奇猷易人所難而才足以濟爲不成

懷葛堂集卷七

十五

不止岐山荒民不堪命舊令萬端請檄愈急公一請  
而蠲賦至八萬丁丑湖南民忿長吏羣謀圍城治凡  
二十八州邑茶陵爲甚公捧檄水陸疾進廉倡首九  
人平明讞州民咸集故展轉稽緩入夜縛九人馬上  
間道去而茶陵以定民無復譁雲南廣西羅彝爭地  
界蜂蟻聚且戰戰僮屍必累萬公陳盛兵戎服入片  
言立語咸懾服立解散去儂智高舊巢人不識一丁  
公勸誘請立學宮今號稱多士肅州孤懸天末宦率  
以遽廬視公開臨水洪水二渠絕塞始足食此皆出  
公結餘爲之而大吏咸震詫爲今所未有公博綜名

理其言簡而詳盡性卞急每拂鬚髯談人率際不得  
聲有言善則霽顏傾耳俾徐徐言聽受恐弗盡從之  
若轉圜故爲政以風勵著人畏其威其湛思默運區  
畫措置因地與俗而動中機宜用是塞草黃沙漳雨  
蠻煙反側地以能撫綏安定而澹然於奏績聞世之  
矯飾詐僞而希世乞哀者則啞然笑之初令岐山也  
關中李中孚陋李雪木柏講理學李天生因篤擅長  
詩則晉接館餐如宓子賤之宰單父任衡州則燕之  
劉繼莊獻廷江右劉元叔廷獻蜀劉忠嗣羽逃後先  
至禮遇三劉者不異三李君子以是多公能禮賢公

懷葛堂集卷七

十六

亦輒自詡生平交特達非常士足有爲於世而多困  
窮強半彫謝往往扼腕悲傷至於泣下惟不喜俗吏  
迂腐學究見輒鄙夸談諧訓笑凡跡跡士曠目語難  
下至方技雜占州人市賈亦使各盡長西安孫維周  
田警寰素豪華相尙徵逐聲色一日棗陽令閔警寰  
朝捐夕授益咄嗟出橐金應之以千計者七他所耗  
多類是自奉則薄蓄書外無長物不事家人產視事  
對客罷則手一編雖宅憂顛沛不少輟善詩文不多  
作必出經生意手自書判牒雅贍得情僞善飲頗  
不好生平無酒過體素豐歲戊辰腰脊疼乍作乍愈



作則僂僕行坐堂皇擱輿中不覺也己丑持節使肅  
州地極西高寒甚溽暑輒雪公每誦份西寧象嘴肅  
象鼻句間從騎挾弓矢約總戎合射竟日矢矢相屬  
皆中的三軍驚咋舌再期秩滿以次推江西按察使  
忽疾作中風無遺令一語所屬發其藏惟陳書數櫃  
而已父字君輔官至西安別駕以公貴加封光祿大  
夫母夫人鞠氏豐潤文秀女也兄翔鳳早卒無出公  
生順治庚寅十月二十三日丑時終康熙壬辰二月  
二十二日卯時享年六十有三元配恭人孫氏莘陰  
令成都雲錦女也無出側室程氏秦氏夏氏子男二

懷葛堂集卷七

十七

長杭吏部候選州同知娶江南太學生張玉樹次女  
次桐吏部候選州同知娶江西布衣梁份長女夏氏  
出子女一翠貞字淮安布衣王恆哲第三子預來  
氏出初桐入燕試罷往省親未至而公逝乃扶柩歸  
江南以某年月日葬上元賈家山 首 趾蓋公所  
卜葬孫恭人墓也先是份至雲南署飲至夜分公召  
杭桐使持通鑑前指趙簡子授簡李克論相二事使  
各朗誦一過且分疏大意領之遽起指份目桐大聲  
曰此爾丈人耶我伯兄也汝自思之份老矣無能爲  
役每讀李克言則汗淫淫下嗟乎受人所期許能使

其不失言者幾人哉爰掩面而系以銘銘曰  
繫才與命兮有餘不足斯世斯人兮於何有福天道  
茫茫兮是蕉是鹿觀察位高兮耳順年篤耐葬合葬  
兮歸全骨肉於萬斯年兮鍾山東麓海枯爲田兮必  
長百谷

涂君惕巖墓誌銘

冢宰後如涂公四世孫爲公所鍾愛者君易堂凝叔  
魏夫子多門下生爲師門翹楚者君也君諱尙律字  
雲石晚號惕巖冢宰公撫之曰世吾家者此冢孫也  
君孝慈和厚精明而謹密好學務實踐文厭浮夸不

懷葛堂集卷七

十八

屑屑章句試諸生輒高等其家大人允恆丙戌棄弟  
子員以君非凡兒使師事魏夫子講忠孝大義夫子  
取古大變大疑事掩其卷使君意度並揣摩壁畫世  
故家常事君言往往中肯綮夫子亦往復辯晰皆躍  
然而後已新城當入閩孔道建昌之巖邑世族高貴  
家崇尚豪侈善心計於所親尤嚴一介君循循謹謹  
積書詩名花涉趣外恬然無他好人莫窺其際識者  
賢之伯父允臧無嗣以母弟偉立主其後偉立多男  
子君舉會大父大父產悉資之二親謝代凡喪葬費  
則一身獨任蓋以爲人後者所後之生事葬祭皆其



事於所生服且有降費無重耗君之秉禮教讓所當讓任所能任如此君少小未接事叔祖澹菴亡多金莫可窮詰君則曰胼胝者僕某也穰得之無銖兩謬人始以洞達情偽稱焉丙辰閩逆擾郡城縛叔祖以遁比恢復有構蜚語以中叔祖禍莫測君以事關門戶立走郡城白於尼大將軍遂立解當是時兵寇互踴頭顱骨縱橫山徑焚邨落燼猶明滅風雪壓竹木聲震遠近百里間烏鳶不敢下雖健兒強有力縮武跡跡莫敢進君膏粱弱子弟願勇往不惜身命且能說大人申辭說以解非常禍其膽力才氣非愚不可

懷葛堂集卷七

十九

及者不能及也人之藉藉稱君者當院之濟年饑之賑祠墓之修躬行不言之善狀直君之士苴積餘耳嗟夫所同欲者利所各避者災人物之始生能然也人固有學古之力師資之功一旦臨小利害蠅營狗苟決裂敗壞者亦多矣君不欲欲而不避所避夫何修一至此謂其無得於學問不知求益者也謂其皆得之學問不知性天者也君以允恆爲之父道冲爲大父冢宰後如爲曾大父世德相承其賢也何疑君生崇禎壬午十二月二十九日戌時終康熙庚子六月初五日丑時享年七十有九元配鄧繼配黃又

繼配黃側室璩子男二長學珙邑廩生次學琇國學生考授州司馬子女三長適鄜州刺史長子郡廩生黃象恆次適張名遐早卒幼適王泓亦早卒孫男六志灝志琪志潮志滙志瀾志海孫女五長適楊超次以下皆在室曾孫五卓成裕厚敦曾孫女七俱幼丙戌余客新城時吳子政爲君相地而屬余以生壙誌子政余與君同師門皆先君一飯是請也晒其太早計而心服其以身後事皆篤信於友如此今學珙兄弟葬君於邑東鄉之漣攸又以序銘請不獲辭銘曰君無崎行人無匹大耋之年嗟欠一孝於曾祖慈孫

懷葛堂集卷七

二十

曾行已無虧歷世七君無崎行人無匹

鄜州刺史黃君畏巖墓志銘

畏巖諱光曾字叔昭姓黃氏世居建昌新城康熙己酉舉於鄉王申筮仕河間南皮令三考著績擢陝西鄜州刺史不匝月引年歸家食十九年令終距所生明崇禎丁丑得年八十有四建昌在盛都北四百里從叔子魏夫子遊者特多以孝廉起家出而仕者惟君師門中孝友根心者聰敏練達者學淵源者優匡濟者兼其長而濶達其度耿介其操者惟君君遺腹四月生新城之陷在丙戌大父殉隨母依外氏窺山



谷備嘗艱苦一編不去手雖突煙常冷而母子相對融融洩洩如也時年纔幼學學已不事章句稍長有見器異於涂前輩陶鑄於魏夫子其有志於斯世以弘濟艱難者意念之深不在登賢書後也嗟乎士生當改步如草茁萌芽被之以霜雪牧之以牛羊挫折其生機者不一志科名則無成於皓首甘避世則空老於山林節義之士如結蚓才辯之哲如寒蠅求能與世推移以利濟爲心而不失保身之哲憂憂乎難之此份讀吾師之序君之年譜諸孤之行狀益服君生平學行出處去就當斯世所不易及一至此然益

懷葛堂集卷七

二十七

悲以君生平學行出處去就當斯世而止於此亦無如幸不幸何也南皮古稱寒水清泉可念邑北隸燕京九河之所會邈道之所經邊海鹽徒之所萃也其難治已久矣加以莊佃之怙恃上下之妬刻奸狡之覘窺其於令也如鼓入風以盪孤舟能不覆也得乎君之蒞臨也治邑如家視民如子其政嚴以濟其慈其罰薄以行其重其服御儉以成其廉其儀表則尊嚴儼方頤廣額美髭髯吐音清亮見者莫不肅然至於水旱蝗蝻饑饉訟獄盜賊供億力役征輸凡循良所不徧及者君無不及焉理女子之死胥并判田

舍之吞豪強則舊令屢更莫之能決莫之敢決君無不決之己卯北闈典試二鼎元同考十二房獲重譴獨君及三房矢公明而全名節朝野亟稱之丙子將西征戰馬命牧天津衛兵部郎中典牧政以河間之一州三邑環鄰境請頒金買草一州二邑忤不應獨君曰王土王臣何鄰郡之有且去草得錢利民而非病民也立應之典牧德君而以景州東光河橋薦草地請移牧一州二邑勞費無紀極獨南皮不以疋馬至邑人謂以佚道使民兼之擇禍莫如輕非君神明豈及此君宰百里九年如一日治難治之治且然已

懷葛堂集卷二

二十三

庚辰秩滿大吏交推第一不屬君而屬誰耶惜哉猶然循次耳鄆州壤錯河套當三秦七載荒捐粟之金數百萬上下相蒙爲欺隱而責償於下車之新吏非重歛於民則簿錄其吏而世爵之大吏惟守令是問亦可慨已君至以治南皮者治鄆州鄆州稱爲一片冰心于秋間氣居無何方以上下四旁柄鑿不可處而數千金之耗缺責君任舊刺史之任此拂袖之先幾宜乎不再計決已世固有患得失甘自居於措克盜臣而一不爲國計民生念且不爲身家門戶計固不足語昔之依隱玩世陸沉金馬其於進退存亡視



君之嚮然不滓較然不欺者誰賢也而學者猶以處賢於出繩之則已過矣君之治州治邑政績不能更僕數份覽州邑乘益服君生平學行出處去就當斯世所不易及一至此然益悲以君生平學行出處去就當斯世而止於此亦無如幸不幸何也按狀祖諱嘉縉父諱有昌以君貴追贈文林郎母氏王追贈孺人伯兄亨會仲兄宜會當亂離日君必迎二兄二嫂以慰母氏心不以貧解元配江宜人俊千女也君寄情豪飲飲必醉常往丈人家袖米歸遇飲米落地盡而陶然自若除夕不能舉火丈人排戶見雙履牀下

懷葛堂集卷七

二十三

問壻安在江宜人謾答以他往笑曰高卧耳履在牀下何謾言也用不足若母使資至矣呼起歡然飲食其高曠儻然有如此君娶繼室劉子三長象恒郡庠生配徐氏早卒元配江出次仲邑庠生娶王氏又次汲邑庠生娶魯氏均劉出女四孫六孫女二以某年某月日塋君於某山某原伸汲以份同學師門知君深屬以誌辭曰士有志兮已物皆成苟身世之不偶兮雖聖智末由否塞而屯亨惟達節而貧仕兮行素位之當行食蔬處土羽鍛樊籠一朝遐舉天際飛鴻八甲七子永壽

惟翁此山此水高長此風

李草堂墓誌銘

草堂姓李諱一鳳字五文草堂其別號也世爲南豐聖巷人父曰養靜母氏曰聶娶徐氏生子男一其秀孫二曰邦柱曰邦梁草堂爲博士弟子餽於庠歷年二十志不得遂鬱鬱終世生明崇禎三年十二月甲子卒清康熙壬午三月癸巳享年七十有三以壬午十二月偕徐孺人合葬惠政橋南九都魚湍坑始祖翠山公之右甲首庚趾其秀以狀乞銘按狀養靜公饒於財慷慨施與饑者之賑病者之藥死者之棺緩

懷葛堂集卷七

三十四

急之資靡不以求應不以緩常禱於軍山武當南海年五十七始舉子以是初命名曰晚鳳草堂生而神采煥發性倜儻好學勇於爲義幼師弘齋邵夫子獨器重之謂爲可傳其學者也長事李先生淑旦學舉子業爲文日益有名其天資英敏學益務博喜涉獵詩歌古文辭習真楷草書間作畫皆臻於工妙丐求者無虛日坐則書卷筆硯楮墨未有不隨身善談論常擘畫時事指得失成敗婉婉動聽聞言兵事則踴躍勃發有張橫渠少年風人以情于才輒能肆應旁及空桑白學一時談苦空者未嘗不接待亦樂從遊



初婦翁徐祥祉負公私錢禍且不測草堂方弱冠謂  
急難非金錢莫可救乃傾貲救之以是家中落無僮  
石儲泰然也家人福童其子孫皆擁厚貲念福童効  
忠終其身未嘗一訶譴已雖貧其子孫富未嘗過而  
問家既貧以教授資衣食聞有邨曰白眉距吾邑不  
百里延館其地凡四十年門下士以百計嗣父子孫  
四世執弟子禮爲多於是吉凶憂患燕樂下至錢穀  
之微莫不稟命受成算婦人孺子聞其言俯聽唯謹  
遠近以是稱之歲甲寅滇閩變喜事者爭攘臂草堂  
作詩見意云熟審千秋業何如著鐵函人以是知其

懷葛堂集卷七

三五

不可強起也生平作詩文若不經意千百言立就雅  
不自愛惜無潔本兵寇亂篋中屬草燼今所存石鼓  
歌春感秋吟菊梅花鸚鵡諸什及贈答碑銘序記論  
皆門人子姓所傳寫藁不存者固多嗟乎師道之不  
講也久矣世不乏高資才俊士誘之不盡其心教之  
不以其正庭脯則責之父兄模範則不可對弟子其  
覲顏師列爲草堂罪人者夫豈少哉以余所見今之  
人天親之愛一家中好惡殊而事勢異歷年多則疑  
怨生積久滋甚又必有所齟齬而齟齬求合眾志如  
一心數十年如一日其不可得也必矣况賓師以義

合又今所進取無事於問學學子心益懈陽奉以虛  
名苟無足服其心而契於神明求有如奉天子之命  
吏任父兄所不能任之重者吾見爲師者之難爲也  
草堂若易易者非盡其道之彰明較著耶使草堂得  
時以行志必有大建白於天下豈區區終老牖下如  
今日是則吾黨生不逢辰之不幸也已草堂不治生  
產其孤以質遷自給二孫學未卽成立嗚呼以草堂  
才德何施不可而安於食貧不以非義財遺子孫此  
亦知所愧也夫余在弘齋夫子門墻日草堂已十年  
以長宜余之審也不獲辭而系之銘銘曰

懷葛堂集卷七

三六

弱冠不冠數何奇浩歌永嘆生非時眾下隨俗擅文  
辭陸沉於世此其宜俊爽風流迥不羈別有如石堅  
難移斯人心事其誰知萬古愁埋七尺碑

明威將軍和君墓誌銘

將之闖舟次大埔之三河泊焉千櫓夜集成戒嚴若  
孤軍之遇大敵者大埔固粵地橫亘汀漳間山海交  
錯荏苒之數也於時首春刁斗聲深夜不絕鄰舟語  
刺刺出蓬外有曰去年夜泊此我鼙聲自若也惜哉  
守君有答曰榜人詛防之過嚴士卒歌撫之良厚惜  
非文臣而起家以武科余方竊作嚙語曰有是哉郭



汾陽不以武舉起家耶語未終舟發如鷗鷺散不得問所謂守君者今而後知爲君也按狀君姓和諱鈞天字仙奏先世邯鄲人父諱世奎以督郵從征至楚遂占籍長沙君來時始九歲耳君將種而性明敏端方折節好學善屬文幼應童子試輒冠軍棄而就武年二十有四偕弟堯天領湖廣丙午鄉薦君有志氣卓犖不羣雅自負能易人所難而素馴謹有所持循然欲得一當以表見于天下試夏官歸父命之曰武科不易得官卽轉漕例不過千夫長不足爲惟事大司馬馳驅王事閱歷多習知機宜庶幾一遇君卽日

懷葛堂集卷七

三十七

治裝北行明年甲寅滇閩亂惶擾急卒跡跡土揚臂奮發以僥倖功名之會給事大司馬門踵相接未嘗乏異材而大司馬獨賢君特委任輪蹄跡遍冰天桂海地以專對敏給特著于時不遑將父母者六年而先後出入大司馬門有已貴而分符者君始以當得四品官需次而君恬然也當是時長沙陷南北隔絕丁巳家人間道歸邯鄲君始得省其父明年趣歸掃母隴會長沙平君亦以家還時麻司馬勒吉方用兵西粵雅知君賢傳將軍弘烈尤善君特薦辟爭致出門下比至軍方互有勝負事無大小君特與聞出計

策以佐兵事朝夕幕府未嘗矜賢勞而以餘力理軍書置候目視口答五官肆應事無不畢舉以是人人唯恐失君居無幾滇閩平論功行賞給告身下至廩吏弱小不勝衣以名聞者官至大將軍秩增至百十級君才足有爲因緣事會儼然朝市中一啟口問何求不可君顧夷然不以介意君子以是多君之賢過於人遠矣其在粵西凡五年始謁選又四年始授太埔守戎時君年已四十有五矣君魁梧鬚美髯喜豪飲生平無酒過重然諸疎千金錢熱券蠲租無虛歲家居孝友其爲人得於庭訓爲多父年已七十彌

懷葛堂集卷七

三十八

留日猶詔之曰移孝作忠是孝也又曰母教汝無異范希文母也時老僕奉湯藥前指之曰是添壽非吾僕也明總兵官段魁寰其主矣又曰吾生平恤人之孤繼人之世者眾矣何況段君汝異日當爲地語既出遺言授君君雪涕受命唯謹君居父母憂人皆稱孝而比達待戚里特厚有以非禮加不報比難作且爲解紛若未嘗有夙怨人以是多君之賢爲難能也君守大埔初視營壘敵視卒伍無人色愀然曰藉其身而耗其食誰實爲之軍吏曰成例奈何曰成例不可去權變不在人乎聚十人而饑疲之寧擇九



人而騰飽焉於是乃闕得選兵盡足其糗糈凡老弱可汰者汰之逃亡不補足所耗而止不期年而超距士甲東粵大帥驚喜下其法于諸部行旅經三河多死盜君廉知其故移檄諸邑舟各授符五舟相保罪則坐舟至斥埃所驗符發否則焚船杖舟子八年中水陸無拾遺者君設施多類此方欲有建白尋病不起死之日無餘財諸孤可貸護喪歸君生癸未八月初七日是爲明崇禎十六年也以乙亥五月十七日卒於大埔官舍得年五十有三夫人劉氏益陽守君諱龍之女生子男二長紹中善化縣庠生次由中業

懷葛堂集卷七

二十九

儒女子一許配善化縣庠生張圻孫男二長羨次易俱紹中出以某某年某某月某某日葬君於善化之某某鄉紹中與子友相善也以狀乞銘其稱述又有加焉不獲辭爲之銘銘曰

恂恂者儒桓桓其武志趣不凡科名盛數南北知受夏官開府於焉逶迤金魚銅虎一節硜硜身名無補位不酬庸守茲大埔盜是用弭軍是用撫贍彼四方誰乃與伍奔競非今蒞官師古漫漫夜臺以風守土

處士王鍛村墓誌銘

景陵之南有村曰方樂在漢水分流間澤國也王氏

世居之有隱德八傳而生處士按狀處士諱綸字斌籀別號鍛村先世樂平人明初始占籍居此土沃子姓蕃駸駸有文明之盛學則世其家而景陵推爲望族處士以君後爲父以奉南爲大父以次渠爲大王父以東陽爲高祖代爲諸生高等處士天資穎異早失父能大其家聲而孝友性成藹然溫厚崇禎甲戌補學官弟子員有聲譽序益修身潔行不苟言笑而語軼等夷中倫眷因言益重其人皆是也又十年棄儒冠不復事舉業學聖賢有用書而銷光剗蹟以終其身家故饒田宅則澹然不介意庶母弟爭其產人

懷葛堂集卷七

三十

咸不平則舉子之楚征徭里責一人收賦稅辦雜役如漢嗇夫承平往往破產受笞箠辱壬寅西山之役賦斂倍他日則舉厦之廣以間計田之腴以畝計率百直可千金一旦棄而贈人族親爭不聽家雖落而泰然人初笑爲癡旣而稱爲智非處士所擬也性雅不喜素封名好行利濟而督伯仲二子課特嚴日使耳食忠孝事必友善親正人交勝己子已是能賢生平務實行合天理口不講學或問則曰性學不外明倫苟不躬行徒高談性命無益也其身所爲手必記歲一軼高起數十冊皆棄諸生以後積多至是其宅



心制行可考已人以是識不識咸以處士稱之處士  
怡然也當甲子之遭父喪也處士雖首子纔五齡耳  
乙未內艱哀毀如喪厥考自少至老獨處時喉吭間  
隱隱作聲如嬰兒啼諦聽則呼父母也人情所慕歷  
歲序則遷年當強仕去孩提遠而嗜好深雖世不明  
倫序痛母倍切於嚴父而母篤老性昏起厭怠則躡  
躡悲傷求如孺子之終日號於四十五十之年非天  
性厚老而彌篤夫豈易能若處士者孟子所謂惟少  
則慕夫豈其然余又聞甲戌間流賊犯豫而蜀而秦  
皆以楚爲奔突地將相方養寇自封而處士與同學

懷葛堂集卷七

三十一

之錢于常李君牧三十人以君子營名其社敵王之  
愾顧得之新進書生如是耶又十年處士年最富脫  
冠最先夫時移世變之日廣蒐羅繫人心之會第俛  
首應科第其際遇之隆有未易以量而處士不以彼  
易此亦獨何哉吾懼夫儒生孱弱雖奮發攘臂於先  
顯名義而畏足於後其不克以衛社稷而救黔黎徒  
潔身隱約自活草間已耳雖世之尚論稱道其賢以  
風頑懦然未一有表見於世徒與枕漱泉石之流同  
志而並稱其亦可悲也夫處士生萬曆己未十月十  
一以庚午四月初三卒距其生七十有二年娶彭氏

子男八人長邁次遠又次逃又次通又次適又次達  
又次遵又次遂子女二人長適朱綱次適程大啟孫  
男十人是行是毗是承皆邁出是穠是裝是秀皆遠  
出是力是獲皆通出是則適出是任遠出孫女十三  
人遇遠逃各出者一通出者五適出者一達出者二  
遵出者二曾孫三人南枝南佳皆是穠出南咳是裝  
出曾孫女三人是行出者二是穠出者一先是某年  
某月某日壘處士城南白雲村之月河歷今三十年  
遠懼地卑有水患卜漢川梅承鄉高祖次渠公冢次  
欲改葬而未果以志墓序易於談不以屬他人而豫

懷葛堂集卷七

三十二

屬份且日行述不敢妄襲古人遺蹟誇詡失真是則  
可銘也已銘曰

生也純孝爲少微星滄浪廣矣不以濯纓葬改崩湧  
西伯躬行舊阡新壠惟吉是營孝思之永安先人靈  
張采舒輒榔誌銘

張采舒名翬蘇州上沙人家貧力學能詩文勇於義  
俠常坐事流關中九州內外咸奇之甲戌余重游秦  
相與交善居五年省余於長沙又六年余客燕采舒  
顧先至余不解音樂聽其一彈再鼓往往盈耳而悅  
於心覽所著樂律喜其學益進非復少年豪舉氣明



年四月南歸握別唏噓不自禁踰歲有言其客死常山者余嗤以爲妄因悲海內老成五六十餘年間彫謝盡以余所交有志識士可爲天下用如劉獻廷萬斯同王鉞劉羽述輩亦後先淪喪惟采舒強壯天所以曲成全者豈其無意則傳聞當必有誤明年余還山取道常山訪求之無有也越宿始聞之王別駕坦齋始命書吏閱牘徵召逆旅輓柩夫始畢集使導視始得視於水門北城隈雜纍櫂橫間漫無所識別又不施苦蓋暴露風日中余哀號失聲采舒果死非其所於以見時事無足爲而天心未可問也悲夫時別

懷葛堂集卷七

三十三

駕攝邑篆立修刺報謁立鳩工買塋甄和蜃灰甃砌外柳圭首樹石碑以表曰張采舒極立鐫刻之垂久遠也逆旅出手字云篋有國學官文書當歸之侯官林上苑又云舊好李穆庵爲廣西永安刺史有約今不能踐又載記衣書率寥寥數字無一及身後事謝代日年纔五十有一其子三粵勝星長九齡耳棲居孤藐遠在西安其顧命不一語及嗚呼人情至此益見其真余交采舒爲不爽矣懷寧程景清捐金五十以振其孤采舒所交可知矣旅櫬右城左河孺當石梁上地高無水患其子成立扶葬可不迷失甄柳以

九月二十九日成適再期三月禫服闋不寸晷爽常山聞者咸嗟異之銘曰

吳人也胡以入於秦方適西粵也胡殞身於越之濱悲歌絕寶劍沉廣陵散寂無聲死生長夜無時明今之世失人倫友道不絕存乎君君今已矣夫何云丙戌秋仲朔日瞑貌孤流落家奇貧地柳天棺君達生君之交好幾何人大祥禫服竟茲辰某歸迂路殯君身盲風怪雨今無驚更酌斗酒爲茲銘某何人斯乃梁份

待誥贈息庵雷太翁暨元配陰太母合葬墓誌

懷葛堂集卷七

三十四

銘

汀州雷殷薦成康熙乙未進士既宴以養二親告歷年十有二息庵太翁陰太母後先卒丙午殷薦奉二親柩將台塋泉上自閩之江右南豐者五不以份不能文以誌銘屬固辭弗獲謹按狀太翁諱雨潤字二濤別號息庵汀之寧化人食饒華宇其王大父明經震粵其王父文學無疑其考書香世習也太翁性孝慈而資穎敏體哲白清奇甫勝衣王父試以數與方名應如響屬對如成人祖父咸器異焉就外傳且督弟及子姓課講說經義以孟子之自得程子之在我



爲讀書大旨辛丑陰太母于歸相夫子色養承二人  
歡二人交相慶以佳兒有佳婦也甲辰丁外艱母氏  
王孀居伉儷益敬謹視聽於無形聲有所之必稟命  
告以方數歸期不敢稍易爽已而大家病痿通體須  
扶掖摩搔太母日夜無怠懈櫛沐縫紉履衾襦下至  
滌溺器執厠箒不以役婢子事姑執勤無或過者至  
於秉家政勤操作木屑爐煤敗楮做屨皆擘畫井井  
相勸儉於自奉厚以待人於時親黨傭奴稱賢藉藉  
則其餘事矣其旦戒鷄鳴必勉夫子於學夫子則無  
待於勉也辛亥太翁始青其衿補增廣又三載甲寅

懷葛堂集卷七

三五

年三十始舉子則殷薦也愛不弛教嚴不傷恩出其  
腹惟此子在人咸以瓊樹一枝目焉父師之教有餘  
而折屨每補其不足太翁益以是賢之丙寅丁內艱  
哀毀一如喪父太母勸節哀而已幾減性蓋事姑如  
母二十五年如一日已尋有以祖葬之吉壤求售者  
太翁曰安有葬已母而暴人親者弗忍也有從弟進  
賦羈於岸太翁曰父母不同而王大父同體雖四身  
則一立傾賞出之償弗受也幼侍父側稔繪事一點  
一拂皆得心應手幾可廢陸探微之六法見鼓琴乃  
悟拄指鉤絃得之首聲外父晒曰技皆至此乎多技

且精技而已耳不欲爾曹習古人戒之者多也於是  
益聚精神於學既而殷薦登賢書第進士捷聞或曰  
太翁來年七十傳政之秋也卽君登藥榜姓名天上  
矣不三學士則百里侯政不必乃翁傳也太翁曰然  
不以家事辭王事違親而不違榮自有制科以來皆  
然也吾兒不爾也吾兒於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  
之句常高聲再三誦垂頭張兩手作自得狀則鷄黍  
速存吾無憂矣言未既健步資綸音至則予告也或  
曰太翁料子常情之外易料聖恩非常之典難曰無  
難也溥天率土皆王臣予一人告豈無臣圓頂方趾

懷葛堂集卷七

三十六

惟一子得第服官則無子事親日短此體臣心子職  
之極至也少選殷薦歸偕妻氏邱愛日誠備極愛敬  
凡五年太母棄總幃又五年太翁亦無疾終全福也  
稱太翁太母者何殷薦今未仕馳封未定也從未定  
稱禮也太翁生順治乙酉二月三十日未時卒雍正  
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巳時享年八午元配陰太母  
生順治甲申十月十六日亥時卒康熙五十九年十  
二月二十日戌時享年七十七子男二長殷薦康熙  
乙未進士娶邱氏次煒康熙戊寅殤子女子二一適  
王公望卒一適吳汝昌孫男二士弘也庠生娶陰氏



士恭娶謝氏俱殷薦出曾孫女二一士弘出一士恭  
出俱幼某年某月某日合葬太翁太母於泉上涼傘  
岡甲首庚趾佳城也爰系以銘銘曰

仕之亟也不愆三月岷岷大夫興歌明發五倫本孝  
忠以孝教五鼎承歡要歸色笑彼貪利祿罔念風木  
鬼責人非無榮不辱此君一男告養抽簪養告一紀  
孺慕無厭百川南下汀水獨東山山水水仰此高風

陶母張孺人墓誌銘

寧鄉賢士陶奉長有元配張孺人卒再期奉長走伴  
千里外以狀乞隧銘余與奉長異姓兄弟也義不可

懷葛堂集卷七

三七

以辭奉長世家子有聲宇內周官所謂德行義者於  
奉長兼之余意其得之性生薰陶祖父教又出交賢  
士大夫閱歷磨礱久學問博以深用能教於家家人  
婦子咸雍雍穆穆成刑于化惡知其有內助之奇佐  
以成其行古道遠過鷄鳴戒旦之風於以見古今相  
夫子者要必以德合無疆而後爲婦人之賢之至也  
按狀孺人寧鄉文學張公士楷長女性恭順洞悉義  
理年十九歸奉長執婦道善承姑志事上接下必以  
姑爲法姑聳然異之曰新婦真克家者也妯娌中惟  
孺人不能一去左右奉長選拔貢帝學教習名王家

踰涉四載太翁太史公尋捐館舍則內佐尊章襄大  
事大小歛棺塗必誠信伯叔姊姒以是益知其嫻禮  
姑尋棄堂帳則哀毀如喪母歛祭備情文弔者若不  
知奉長尙留燕也自孺人之綰家政也事翁益謹晨  
昏遣女奴省視必以時進饌必豐潔米鹽纖屑則沈  
靜詳審一一區畫不使缺奉長歸不以問孺人不以  
告奉長益無內顧憂得一意東西南北而孺人竭乃  
心力爲益甚翁盛名久交親徧海內奉長多新知往  
來候問問巷間輿馬常充塞則命兒輩晉接必恪恭  
飲食贈遺必當可皆縮衣節食撤簪珥空鷄枵豕牢

懷葛堂集卷七

三十八

爲之而意豁然也奉長好義任寄託若職分所當爲  
數十年如一日其同姓則澗之某子女四十指族家  
子士儵父遠客皆爲之寓廬爲之衣食爲之教誨異  
姓則江都江文山之子灑蜀劉忠嗣之妻女皆養之  
教之男爲婚之女爲字之皆相視若固有曾不知非  
屬毛而離裏也孺人贊於內而玉於成雖基業坐是  
單竭弗恤已課兩子則不事姑息兩子知其以母道  
而兼父道也遇長息如女長息之祖母如母恩禮所  
加人無自外而後知其感人之誠之至也若婚友若  
子姪若息若孫中外黨親咸心服僕婢走起三十餘



年無一受捶朴而敬恭如神明孺人猶皆歉然也會靖州校文以奉長能延奉長往孺人曰翁年望九十非人子千里遠遊之日可謝謝之不可則惟旋去旋歸耳奉長心是其言而重違靖州意孺人產五子長及四五皆早殤比奉長行甫二旬中子暴病亡孺人大慟病日劇仲子兩刃股肉進卧床第七旬日遺戒以事翁未盡媳道相夫未盡婦道出腹子僅僅仲子存憂不能釋遂卒時丁亥十月二十五日距生年甲午某月日享年五十有四子男五人長二歲殤次士儀寧鄉縣學生卽兩判股進母者娶長沙趙永懷長

懷葛堂集卷七

三十九

女次士儻聰穎好學卽八月十二暴亡者娶湘陰蔣氏四五皆早殤子女二長適長沙黃文韜次適同邑賀懋勉俱庠生孫男一文鏗士儀出孫女四長次未字三許字同邑楊士照四卽士儻遺腹女以某年月日葬孺人於某鄉某原先是歲庚辰余客長沙與奉長定交尋因余交劉忠嗣忠嗣天下奇男子也不得志客歸死巴陵舟中時壬午秋也忠嗣妻與一女爨爨居僕僮六人貧無所寓食日不東依梁則北依陶耳會奉長往哭歸具以語孺人孺人曰是不能朝夕支者君不負死友尙何踟躕爲亟迎以來指園推宅

此分內事耳丙戌長沙大旱米石一金園簾空廩食之如昔且日劉並瀚宗皆客也苟絕食卽死可死吾闔室後不可使初志不白也余己丑道經夏口劉五源傳此語爲奉長云然者余甚悲之奉長條其狀而後知爲孺人言何孺人曉暢大義而動人心至此極耶余汪然涕淚懼無以對忠嗣於地下卽生而何面目見奉長也奉長名煊行四五徽先生之子太史公仲調之孫也銘曰

尊章克孝能無匱也否弘而厚順之至也魂魄可升降也賢聲無可閤也沅湘環之衡嶽隧之於萬斯年

懷葛堂集卷七

四十

德合地也

汪母何孺人生壙誌

汪氏自鼎英公以孝著於歛世之樂道其事者甚悉孺人其家婦也孺人之少子精悍負命世才敦道義天性有然其奉母曝日詩藹然孺慕之誠人以其家庭母子之常卽大異於常情依然嗣續其世德而已己丑余客漢口一日踏其門及屏脫堂上則白髮皤然據特坐者孺人倚身侍應對雍容則少子也娛親之稚子拊畜顧復之慈親於焉見之曝日圖又何以加焉少子扶接入出肅容其承歡色猶然顏面聞於



時孺人年七十有六也孺人爲何隱君文初季女年十五歸汪君孟超孟超母老二弟幼穉孺人則事姑事夫待叔咸盡道歷二十有二年無少變亡何而稱未亡人斯時也姑老子幼家縣乏有調以改節所親咸稱便孺人以受性於父母不可以改之人言姑春秋六十六誠篤老長子嘉木甫十八少子三齡誠弱小爲未亡人計便則便矣如堂上階前老弱何甘脆之養衣食艇脯之貲問餽征徭之物春秋俎豆之儀不典任於一身不取給於織紉之十指不絲蓄粒聚以應則門戶凋殘俯仰絕事畜何異扼諸孤吭而絕

懷葛堂集卷七

四十一

良人於地下未亡人不忍出於此也所親自是不復言當是時蕪膏火夜作熒熒達旦中自刻苦不省勞而十指尋曲攀不訕申不任接莎肩臂莫能運掉天陰雨指節痛切心齋者積數十年醫莫能瘳也不空惟是以舅之仁孝而夫早世兩叔無主後以夫之友愛而失長子失家孫此數十年中所哀傷悲痛雖少子能得歡心而終不能解豈徒以手足之患苦連蹙爲隱憂之大日夜展轉於其心如常情所憂其憂者乎先是年六十以少子爲叔子魚後時長子家孫強仕而幼學今少子巋然能肩大事方百斯男則所後

所生無孫而有孫各綿祚於無窮皆於少子焉望之而韓退之兩世一身形單影隻之言孺人所不能一日忘也少子之曲體其心也固矣少子始浮家於楚孺人以可家也命少子扶舅柩及夫柩從蕪湖遷葬黃州陽邏堡著龜從也著籍於楚非敢於孺人乎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禮曰君卽位而爲禘歲一漆之藏焉後世豫爲滿室其本諸禮乎孺人孝慈行且雖老又視履精明健帥然於禮於孔子所言則豫營之固宜此少子奉親所有事也卜於某山少子之志也少子名嘉樹字嶠林

懷葛堂集卷七

四十二

賴母彭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彭會昌承滄人父曰章母裴氏崇禎辛未母歸寧舟次零都孺人生生有異兆父母愛之逾於子性謹厚明敏饒幹濟畧戊子冬邑賴君盤山委禽焉於時擾攘盤山家盡覆逃難餘生堂上惟祖母鍾母劉自城中跳身出隱伏承鄉之南坑山孺人于歸執婦道事祖姑如曲謹罔或懈涉月祖姑卒山寨隆寒喪亂後哀毀如禮人以是覘孺人之才之大也先是會昌於七月屠翁延邵道殉難伯氏叔氏死者四俘者二奚僮輿臺喪亡二百有六十親友死忠節不可



以數計城內外骨撐柱白晝青燐相掩映兵寇交馳外無人跡明年閩王總始敗去孺人隱痛尚餘盈城野勸夫子亟往瘞立貨金可四百懼不克要事孺人立脫簪珥合百金以佐費於是召遺黎餉糜給直舉畚鍤拾骨坎城南地雜埋之建浮屠以表遺化顏曰萬靈買膏腴供蒸嘗祀尋知兩幼叔俘所在立舉債三千金詣營將並戒友子弟之在繫者咸贖以歸資使得所皆孺人所力匡贊也盤山之義聲於是益洋溢而元配文孺人父君猷始崎嶇三百里從安遠之太平鄉來盤山抱持哭愴家破結髮自沉死壻一身

懷葛堂集卷七

四三

子然娶後妻奉祖母母君猷撫且笑曰勿悲吾女死於水而水不死之勿悲告其故羣驚異立迎歸與孺人相見交相讓以齒稱姊妹皆正嫡不分若爲冢若爲介也而家政則亮於孺人孺人讓不克以固辭當戊子之變文孺人隨祖姑姑避追騎及文聳身投河僕喜其得死所比君猷夫婦走正亟遇而拯之遠避太平往來閭隔莫能知也居無何虔撫劉喜事且爬蒐羅織有以建塔葬祭相排陷者中丞喜立逮盤山收繫仇家悍佃起証佐禍且不測用事者關託曲貨約輸金七千貸豪帥餉立應帥立發卒走山寨坐索

卒皆爭獫其叱咤震聾贖姑及姊各股栗弗以止孺人勸姊奉姑避洛口而已獨居守姑謂必同往日晝室逃則索坐繫者彌急非所以舒吾夫於厄也留僕多治具供億走起何如曰人益多心益不一擇數人愿者老者善應對者有力者他盡隨姑姊去乃白父日章曰父携女徧告貸取諸人責分命幹僕善待索債兵呼必謹諾飲啖必豐美須金錢必給無使若輩怒已乃犯霜雪櫛沐風雨步陟崩岑林箐間置死生度外望門求哀請假索逋負涉四月許事乃集盤山乃得歸則庚寅二月事平而家已中落矣孺人謂盤

懷葛堂集卷七

四四

山曰富之爲累大君世受之盍均產損其名而行其惠癸巳盤山三十一顛俗稱壽於一置酒三分其產授二弟各一祖延邵公所遺戊子全闔城債則已獨鬻產以償舉家歡然歎爲難能也孺人丙申生長子又二年次子生而文孺人亦生一女交相乳哺無出腹不出腹之別子女纔三歲盤山以貢入太學其顧復則孺人居多又五年舉方岳姑鍾愛幼孫雖老病猶舍館明年姑寢疾數月起坐則孺人扶掖湯藥則嘗棄堂帳則情文備至如喪祖姑甲寅西南亂山賊攻邑城盤山捐金助守禦丙辰邑陷於鄭氏盤山疊



受執東至汀州索賂千金西至平遠索如之皆銖積粒聚於二十餘年者孺人亦莫之惜也丁巳遷家郡城又四年亂定始歸里孺人年五十而執母之喪如孺子慕明年盤山謁選當得參軍留京師四載比歸而文孺人病涉歲文孺人以卒三子躄踊衰經哭如離裏盤山拊几熟視文靈曰爾奮身入淵時不圖有今日孺人聞所言痛哭益哀明年盤山終正寢孺人血淚枯悲痛不能止既而以年垂六十旦晚從夫君地下忍死待諸孤成立及喪葬畢益操切督諸子孫曾立子女益嚴密命三子析箸事必稟命稽子孫日

懷葛堂集卷七

四十五

所爲事所往還客時時告誠懲勸諄諄靡不至二十餘年無一息倦較盤山存日有加焉孺人生崇禎辛未二月初一午時以康熙壬辰正月念六丑時卒享年八十有二子男三人方勃考授州同知娶胡氏繼娶鍾氏次方度娶劉氏又次方岳娶劉氏俱諸生入太學子女四人長適黃峻發次適胡應柏次適沈聞進次適胡夢資孫男十三人鯤升緯鄴邑廩生騏升鯨升幼俱勃出鳳升雁升俱附生騫升歲貢生虬升鴻升幼俱度出驥升鵬升鸞升 升幼俱岳出孫女九人曾孫男十三人曾孫女九人玄孫一人玄孫女

二人方勃輩以某某某年某月某某日合葬於洛口盤山公墓中坤首艮趾以狀來乞銘不獲辭嗟乎廣田宅號素封者習於吝嗇求好行其德以邀福報雖高明積學之儒罕能之至人倫大義口或言而心罔恤皆是也巾幗中如孺人重名義而才識足以濟之可銘也銘曰

火無焰體且衰金無刃朽寧斯婦無才德安施彼君子女事見先幾掩骼何罪獄岸其宜棄體不走家帖於危艱難弘濟且衍宗支誰非臣子負及鬚眉彼鬚眉者視此銘辭

懷葛堂集卷七

四十六

懷葛堂集卷七終

南豐梁 份質人甫著

哀辭 祭文

熊見可先生哀辭

先生序鄒秋山之文曰逆天之民不得行其志也宜哉份於先生亦云先生年七十有三則壽考居官則良吏在族里則鄉祭酒作詩文則名下士皇考殉難則思臣子于頤善繼志則孝子父先生之志可不謂得乎先生宗顏恩貢生也令建寧遭時不可為艱難百折轉餉入援卒無救於國運生平負氣節乃白髮

懷葛堂集卷八

十一 豫章叢書

卷然廢放詩酒間被服古衣冠賣藥市上更交節義賢豪士而數十年間沉淪死喪不可紀極而先生亦資志以沒先生之志得行乎哉嗟乎天之所助者順也先生不能奉承天意故不能得於身者又不能得之父若子更不能得之交遊閱歷之人求其耳目所及以快心志者皆歸烏有此刑天舞戚為無能為不量身不足填東海移太行王屋徒抱區區愚志以與天地爭所不能爭則摧折坎坷一無所見於世而死也不亦宜哉份三過鹿清皆匆匆去獨辛酉留旬日先生為縱談天下事尤怨天人哭笑無端歷歷如昨

日事先生每以大義屬後生尤自許為楚丘且能投石而超距志氣之盛可謂老而益壯矣惡知天之必欲泯滅先生哉份聞訃哀不自勝又恐頤不克節哀作哀辭以抑情以慰頤以奪先生之志辭曰

貴不如賤兮匪昔伊今生不如死兮孝子孤臣九萬里兮大塊四十年兮陸沉冠毀服裂挫志摧心徒遇蹇而求友徒采藥以行吟不可回兮靈確不可俟兮河清微靖節之自奠有炎午之生臨嗚呼已矣斯人之身悲傷鬱結兮後死沾襟

哭確齋先生文

懷葛堂集卷八

十二

份離冠石纔一月而先生遂云亡矣天不令份有所成就而遂隕我先生耶份舊冬來冠石見先生顏色寢衰心竊憂之今夏將歸先生謂今年當死子歸必速來復與份言他事悲悽慨嘆淚數行下份以先生善調攝必不至此不謂先生之言果信也份歸十二月再至至不三日而歸誰知一月之內先生竟奄然長逝乎份不幸有妻子奔走求衣食遂負我先生命先生之湯藥不得侍先生之尸不得枕而哭先生之穴不得臨份之負心生為何如份未死之年皆自悔之日矣份竊謂人生天地百年之內得一二知己死



且無憾份所中心誠服而最受知者四人耳蓋份生而質直爲世所不容激而成癖又不能容物今樹廬夫子遠出而未歸先生與弘齋夫子釋大方師皆舍我而去世之知我者盡矣份何知有人世之樂乎昔弘齋夫子嘗問冠石何以待于份以樹廬夫子嚴父確齋先生慈母爲對而恕份所短取份所長於有過中而諒其無他者惟先生一人耳先生凡細微事耳提而面命之于出處大義反覆叮嚀告戒之份有所失如己負疚不動聲色而威于斧鉞先生之盛德至愛若此雖嚴父慈母何以加焉已矣自今以往份之

懷葛堂集卷八

三

人之心誰復知之份之所爲誰教誨之份有過而誰救之是天非死我先生而死份也嗚呼痛哉份前後至冠石皆不半載惟癸丑卒歲侍先生其教份之語已備載之書冊份請以餘年從事先生一二語以報先生然追思先生之盛德至情雖使天地今卽閉塞閉塞而開闢求有如先生之待份者不可復得矣先生遭世不可爲隱居講學種茶以代耕老而托談苦空以自遣先生所謂以陸放翁詩爲遺言者則有子有孫孫復有子必可以慰先生身後之願是先生有以自慰而終無以慰份也嗚呼痛哉

哭魏勺庭夫子文

門人梁份捧新刻夫子詩文集陳柩前蹣跚而哭曰份奉命較讐有成功矣乃夫子遽至是耶夫子固善病昨僕夫自真州至暮叩門心動從門間問夫子安然後敢而納之書中亦言體大健以是份留數日待此集之成惡知二日內而病病而如是哉份傷心夫子者不在不得永訣不親視含殮爲兒女子之私耳夫子生平事功無從表見其發爲文字蓋時命之不如然傳天下而垂後世必有讀其書想見其人者乃親炙久而悅服深若相與忘之昔夫子居廬陵萬山

懷葛堂集卷八

四

中份揭衣水行日夜百十里就區畫大事其後成敗不失鎬黍此惟份知之而未嘗與人言者意將見諸行事使蒼生實被其澤而夫子亦因以不朽天乎何當斯時而不假以年不得行其志則豈一人之不幸哉夫子詩云我有鞘中刀空床徒徙倚欲以貽及門未知誰者是嘗高聲誦目光炯炯注射人雙眸子份是時垂首不敢復仰視也份事樹廬夫子于今八年視份猶于今年春更命從夫子出遊且爲門人份遠巡久之蓋幼學者歲易師或不必卒歲或閱數歲而一人其非所悅服亦奉以空名已耳蓋壯而強者已



爲人父師而師事人豈苟然哉禮曰哭師于寢又曰左右就養無方服勞至死心喪三年此古今之通誼也份所以深知夫子而未遽就弟子列者懼其慕虛名而情文有所不盡孰謂不期年而遂有易服變食居喪次儼然苦塊之中之痛也樹廬夫子語份云老夫耄矣以子從勺庭豈無所爲歟嗟夫份今日焚燹數千里外就靈几理夫子斷簡殘篇而徒悲手澤之存也謂之何哉

祭族子源文

余讀書翠微峰忽左捫內顛數日家書至謂三月二

懷葛堂集卷八

五

十八日暮汝往視水春爲賊所刺身受二創破頭顱歸不能言死嗚呼汝何爲爲賊所刺刺乃至於死耶余族子十餘人昔年余遠出無信汝則徧詢余知交問卜筮雜占無虛日惟恐余死余妻子遠居龍當汝則遷余家就汝父母汝諱姓名負重擔儼然如傭僕辛苦行百十里出入盜賊虎狼之地余家以全汝亦無所傷害汝平日孝友性謹厚待人謙和力稼穡足跡不越百里平居無過舉非有怨家仇隙吾兄正直爲鄉黨所信服不致令人殺其子豈汝會見奸賊陰私遂殺汝以滅口或有所仇誤以汝爲其人汝受害

之所離家不數百步居鄰散處環四面賊何以得持刃刺汝至死而竟不知爲誰令人哀痛驚疑不得其故也余外父謝退思死於賊蓋丁巳三月二十六汝今死亦同是月日余於外父初不知賊爲何人既獲賊以祭然後權厝於樂安三華山汝父汝兄不能得賊不知汝死之由乃遂葬汝嗚呼汝死有靈當以賊姓名死故告余余必有以報也

祭朱贈公北坡暨冷一品夫人文

人之愛子也莫不鞠育而恩勤顧箕裘之誘教惟科名弋取之云云置中和位育於度外宜相孚一德之

懷葛堂集卷八

六

無聞蓋庭幃不善於教雖際龍虎之風雲千秋之大業未立末由歸美乎其親則何以應五百之運而爲名世之臣此非所論於大師相尤非所論於生者之二人夫鳳之生也必丹穴玉之出也必藍田贈公暨太夫人所教篤忠貞爲家世之流傳上不負於天子學無忝於前賢至若民無饑溺士沐陶甄仁心仁聞自中土以至窮邊是皆聖賢之所有事亦臣心子職之所當然歷三十年於仕路而作忠作孝之皆全及贈公捐館之會聖祖之寵錫自天太夫人婺居壽母八旬黃耆天章聯額頻頒疊受高封一品貴誰出右



於時皇上續承丕基迪簡乎耆舊晉師相於端揆宜  
乎天以壽平格者壽太夫人以期頤何黃閣之登百  
日金母繼木公而棄總幃雖出腹之既登庸有一日  
如千秋之久况三月而位三公聖恩賜葬馬鬣高封  
文摘翰苑奠遣臣工禮不哀毀詔出九重星奔乘傳  
予假從容自古不奪情之元老六豈有如是之遭逢  
豈非太夫人之母道合於無成而有終太師相母子  
之慈孝傳百世於無窮份窮鄉野老聞音驚憤悼坤  
儀之無存慚相君之知愛啓鏡以前絮酒莫酌瓣香  
告哀音容如在嗚呼尚饗

懷葛堂集卷八

七

懷葛堂外集附錄

南豐梁 份質人甫著

五言近體詩

送邵敬日

聚散尋常事離多聚益親  
獨憐秋晚別俱是客中身  
徑小迷黃葉溪深亂白蘋  
登高相送遠但覺寸心真

別林方之

茅簷青壁下花發不勝春  
流落悲公子風塵羨鹿門  
片帆容易遠尊酒未辭頻  
行向鍾陵拜歸來與細論

送人

懷葛堂集附錄

一 豫章叢書

相逢言未了意氣倍相親  
君欲成何事余慚負此身  
賃春仍避漢蹈海不知秦  
恥作桃源客春風坐悞人

送仲叙功

北走風塵客誰如君賤貧  
苦因終養計甘作遠遊人  
裘馬侵寒雪門間隔暮雲  
音書頻寄慰好及故園春

送人之海南

瓊州浮百谷之子涉難尋  
海濶天爲壑潮生日不沉  
風檣雲水合樹屋島存  
深忠介祠猶在千秋一片心

歸舟候潮

三秋惟旅夢萬事付蘭橈  
路遠行愆日沙平坐候潮

浮雲歸嶺疾宿鳥喚雛嬌  
寂寞難爲夜疎鐘度板橋

送楊而上還劍江

最愁浮漢沔晚泊向寒汀  
山夾天垂幕舟輕水建瓴  
家從雲外望猿到夜分聽  
却愛鄉園樹蒼茫到眼青

靖遠衛除夜

納城因人至年華夢裏分  
做裘沾塞雪土屋壓邊雲  
乳酪隨時進金笳半夜聞  
縱然拚一醉能不忘離羣

七言近體詩

吳城望湖亭

孤亭不許眾山齊舊跡蒼  
茫望欲迷野色全吞吳地

懷葛堂集附錄

二

盡湖光高浸楚天低一行  
雲樹連霄漢百戰雌雄散  
鼓鼙書劍飄蓬悲客路扁  
舟又繫聽荒雞

沔水拜武侯墓

亭亭翠柏遠披雲細草依  
然護古墳力盡天心空六  
出身延帝業只三分陌頭  
石碣秋風起磧裏金戈夜  
雨聞豈有吞吳遺恨在  
至今流水淚紛紛

送梅定九北上

會期南國共苔岑班馬蕭  
蕭淚滿襟北去沙塵千里  
暗西來風雨九秋深匡時  
爭重天人學作客難忘木  
石心寄語白雲休悵望燕  
臺非羨築黃金



奇李乃颺

秦川六載共悲秋飄泊依人塞上遊西望有時空倚  
劍南歸何事不同舟文章雄得江山助意氣貧忘妻  
子愁此日一樽心萬里忍教花下唱梁州

集唐詩

奉贈廉訪萬石攝理鎮閩將軍

殊勲并在一門中詔選文臣贊武功聖代止戈資廟  
畧將軍大旆掃狂童寄書河上神明宰行遊霜臺御  
史聽武畧劍鋒輝相府凡今誰是出羣雄

王建 李商隱 楊巨源 李商隱  
李 頎 胡宿 章孝標 杜甫

懷葛堂集附錄

三

一方獨與萬方殊報國縱橫見丈夫天角雄都分節  
鉞孺亭滕閣少踟躕千巖烽火連滄海一片冰心在  
玉壺兩地江山萬餘里水聲西北屬洪都

姚鶴 楊巨源 薛逢 羅隱  
李 白 王昌齡 沈佺期 韋 莊

南昌城郭枕江煙聖代提封盡海隅賊里舊知何駙  
馬大夫持節杜延年寒鴉閃閃山前去吉語云云海  
外傳兩地山川分節制峰巒迴台下開川

韋 莊 柳宗元 楊巨源 韓 翃  
唐彥謙 薛 逢 武元衡 陳 陶

九譯梯航壓要津早持龍節靜邊塵五營向水紅塵  
起四海休兵造化仁雨歇亭皋仙菊潤潮生滄海野

塘春宴殘紅燭長庚爛琪樹年年玉藥新

陳陶 張仲素 楊巨源 王 逖  
王昌齡 元 稹 胡 宿 武元衡

親從新侯定八蠻五營無事萬家閒諸溪近海潮皆  
應激石懸流雪滿灣昨夜西風今夜雨清如玉冰重  
如山天從補後星辰穩曾閃朱旗北斗殷

曹 唐 戴叔倫 李 端 韋應物  
盧 綸 薛 能 譚用之 杜 甫

萬里沙西寇已平三軍罷戰及春耕已知聖澤深無  
限但覺堯天日轉明樹色老依官舍晚繡衣遙拂海  
風清推恩每覺東溟淺相國臨戎別帝京

張 喬 劉長卿 李 益 錢 起  
趙 嘏 法 東 黃 滔 岑 參

懷葛堂集附錄

四

屬車龍鶴夜成羣不並吳鄉楚國聞臺上霜威凌草  
樹門前老將識風雲舟將水動千尋日江至潯陽九  
派分手把命珪兼相印始知天上有將軍

王昌齡 鄭 谷 岑 參 耿 滄  
張 說 皇甫冉 韓 愈 王 維

一門清貴動神州兼秩思歸第一流北省諫書藏舊  
草西江取竹起高樓滕王閣上柘枝鼓詞訟牌前草  
漸稠邊將皆承主恩澤赦書宣過喜無囚

趙 嘏 姚 合 李山甫 李嘉祐  
杜 牧 王 建 張 籍 王 建

紅旗半卷出轅門億萬蒼生性命存偏坐金鞍調白  
羽獨橫長劍向河源風雲已靜西山寇吹律能令北

陸暄野老競避官道拜永依棠樹托蓬根

王昌齡 韓愈 羅炯 李頰  
陳陶 黃滔 王維 黃滔

謾卷詩書喜欲狂五雲遙指海中央春風掩映千門

柳彭蠡秋連萬里江遷轉五州防禦使風流三接令

公香藩臣皆競師兵畧兵氣銷爲日月光

杜甫 李章 莊李 郭獨孤及  
杜甫 李頎 姚鵠 常建

道山和方伯涵齋石公元韻恭祝榮壽

徑盤蒼翠到山巔上謝芳踪玉籍仙百丈金身開翠

壁萬條紅燭動春天花光併灑天文上人鏡重開日

月邊一嶺桃花紅錦躡方期丹訣一延平

懷葛堂集附錄

五

方干 陸龜蒙 司空曙 楊巨源  
劉憲 薛逢 杜牧 錢起

可以橫絕峨眉巔建安才子太微仙滿庭詩景飄紅

葉珠樹瓊枝近碧天昆玉已成廊廟器桃花紅近竹

林邊紫薇芒動詞初出康樂風流五百年

李白 皮日休 雍陶 陳標  
陳陶 薛能 溫庭筠 陳陶



四庫別集存目懷葛堂文集十五卷江西巡撫採進  
本前十四卷爲雜文末一卷爲詩十二首漫遊雜錄  
十一條論說祇嘗學於甯都魏禧得其文律一語而  
已光緒三年溧陽狄學耕曼農知南豐得劉良弼牧  
岩校定活字本刊印凡八卷附錄詩十二首又集唐  
十二首漫錄十一條無之劉識先後所見兩本俱無  
卷數舊得本較復購本多與八大山人書處士陶之  
典傳瓶庵贈言跋三篇復購本較舊得本多學院王  
永齋按部建昌碑記何氏宗祠記葉聖祥律陶序三  
篇集唐暨五七言近體詩各十二首所得皆非採進

懷葛堂集跋

豫章叢書

原本茲刻卽據劉本而移卷五末之貞靜先生易名  
議炳文字說又持字說培庵說晚學圖說五首入第  
六卷王源序一首未載源自稱同學序稱質人受業  
彭躬庵魏叔子兩先生門慈谿但稱其爲叔子弟子  
總目亦云學於甯都魏禧更不及躬庵然讀其哭勺  
庭夫子文雖稱門人乃曰份事樹廬夫子于今八年  
今年春更命從夫子出遊且爲門人份逡巡久之又  
曰份所以深知夫子而未遽就弟子列者懼其慕虛  
名而情文有所不盡是份之學實得之躬庵所師強  
躬庵雖居易堂時親叔子之教亦嘗奉躬庵命使爲

門人未逮正師弟之誼叔子卽已下世雖喪叔子如  
喪師然置躬庵直謂學於叔子不可也世之序人等  
作不深考本末如總目之失者何可勝道班固劉知  
幾輩且然他更無論矣南昌魏元曠跋

懷葛堂集跋

十一

懷葛堂集校勘續記

卷一

首頁十九行能下疑脫聽字 八頁十一行撰搗  
誤併當 九頁六行領誤頓 十二頁末行爲疑  
焉

卷二

三頁四行曹字疑衍 七頁十八行園誤圍 八  
頁九行目別本作廿十四行屍疑弔十五行宛誤  
晚 九頁十六 七行所下三偶字俱衍 十四頁  
十二行抄誤鈔 十六頁十三行所自別本作數

懷葛堂校勘續記

一 豫章叢書

自按所字上疑脫數字 十七頁六行此上疑脫  
及字 三十三頁八行詩一本作草 三十五頁  
六行骯髒誤仇壯 四十頁有有原作有得魏校  
誤改 四十五頁十五行如下痛字疑衍 四十  
六頁十二行昔誤若

卷三

首頁十七行始下疑脫於字 五頁三行別本思  
下有素字 九頁末行雅誤稚 十頁七行孫別  
本作孫 十二頁十五行壹別本作抑疑當作墮  
十七頁七行祿濯誤拔摧 二十一頁十八行

是當作以 二十三頁二行謫疑試五行言下疑

脫是字 二十九頁十五行平承倒 三十一頁

九行爲別本作東柳十一行均誤泮 三十五頁

十二行豐南倒十四行祖之疑倒 三十六頁十

行計疑記 三十九頁十七行可下知字疑衍

四十頁六行運誤違 四十一頁七行具誤有

四十三頁七行鄉一本作鄉 四十八頁十五行

居元誤應魏校改一本作跡十七行伐元作貨魏

校改 四十九頁三行則下脫有字 五十一頁

十一行距誤詎

懷葛堂校勘續記

二

卷四

五頁十二行一邑疑邑乘 七頁十六行有誤問

八頁五行安原作阜魏改七行疊誤分已疑衍

十一頁末行討疑 十三頁八行頃誤選十三

行源誤原 二十二頁八行皆下疑脫有字十六

行精誤情 二十七頁十一行有疑已 二十八

頁末行流祥二字倒 三十二頁八行聞誤嘗

卷五

五頁九行小邑二字當在楚雄下 六頁十九行

將參倒 十頁十三行保下集字疑衍十八行城



字當在遂圍下勢下鋒字別本無 十一頁六行  
時亂別本作宏光據史當作永歷十行縛下疑脫  
之字 十二頁五行民下之字衍 十三頁九行  
廣西當作廣南 十四頁十一行頃俄疑倒 十  
五頁七行懷誤威十二行屠洲倒十八行柏誤桓  
十七頁十九行投誤板 十九頁八行迎上當  
有出字 二十二頁五行惟當作聘 二十五頁  
九行且疑者十五行而下補能好義三字方明  
二十七頁九行取當作收十行設字原闕魏校補  
末行均字疑衍 二十九頁一行安誤膺八行仗

懷葛堂校勘續記

三

誤伏豪間二字衍 三十頁十行奇字衍十九行  
殺字衍 三十一頁十六行也疑交十八行志誤  
序 三十三頁十五行均一本作如 三十七頁  
三行上往字衍十七行聞疑者 三十八頁一行  
是一本作時 四十頁七行禘一本作禘 四十  
七頁十八行綽誤桌

卷六

三頁十一行體誤禮 四頁十行玩具陳喜當作  
喜陳玩具十五行棟一本作秉 五百十行趾數  
下脫而身以高不自知而益進非然者如晦冥行

舉趾數二十字 六頁六行人上疑脫爲字 十  
一頁四行夏日一作夏口 十二頁四行未或倒

卷七

首頁十二行次字疑衍 八頁十五行寓誤寓  
十二頁十四行份誤瑋 十四頁四行兩議字均  
誤義 十五頁八行任上當有自字十七行立一  
本作半 十六頁五行於當作以十四行卜誤卅  
十六行蓋一本作益未行索元作系 二十頁七行  
早誤早十八行學下當補有字 二十二頁末行  
違誤隱 二十四頁十一行以緩當作敢緩 三

懷葛堂校勘續記

四

十六頁十行余下脫知字十一行人誤下 二十  
七頁十三行輪元誤輪 二十九頁十五行知受倒  
三十頁十七行以是誤已 是末行帙誤軼 三十  
二頁七八行三某字一年字元闕魏校補十行序  
疑文 三十五頁十四行滅誤滅 三十七頁末  
行貢帝學疑是貢太學 三十八頁八行翁下疑  
脫負字 四十頁十七行踵誤躡 四十五頁五  
行已誤以 四十六頁一行七某字原闕魏校補  
非是

卷八

五頁五行苦誤苦 六頁十九行發誤發

易堂後起之秀能以文章自見者以質人爲巨  
學游蹤旣廣所與交皆一時名雋觀其寄劉體  
元答朱字綠兩書具見生平志節不獨其文之  
足重也此集 四庫十四卷本及 國初宜黃  
刻本子皆未見光緒初劉良弼趙從佐先後用  
活字印行流傳亦尠予假劉趙兩本互校旣摘  
出誤字多條其詞艱而語近歇後者恐亦未免  
謬說讀者各以意義求之可也庚申三月胡思  
敬覆校並識